

叢書集成新編

二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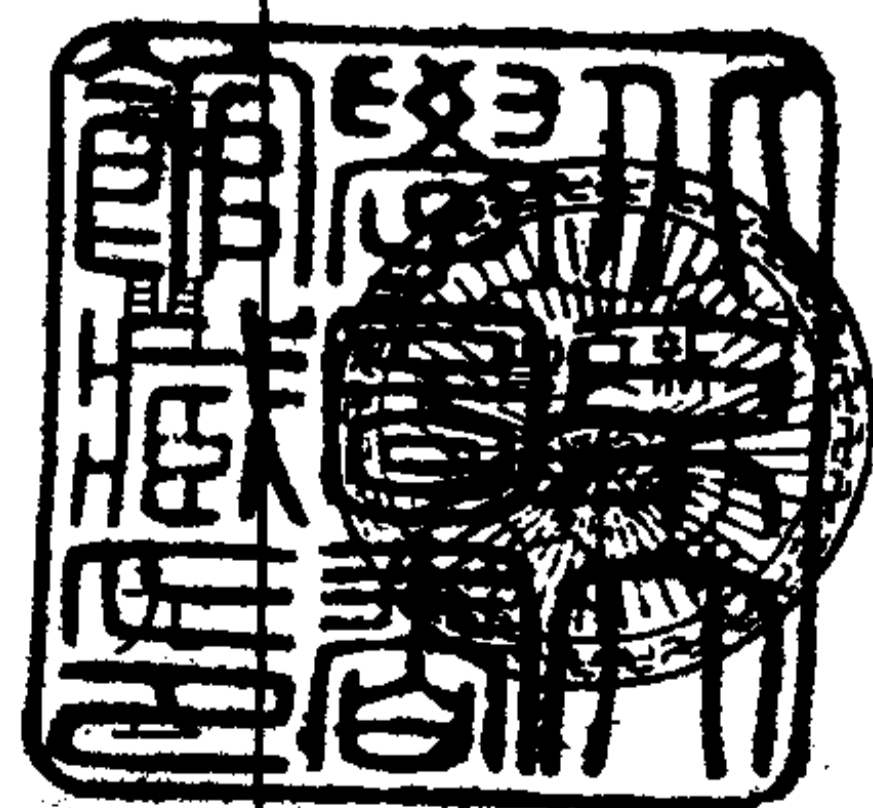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二六册目錄

宗教類  
社會科學類

## 佛教辭書

止觀輔行傳宏決一卷	唐 釋湛然述	澆喜	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四卷	唐 釋慧苑撰	粵雅	一〇
靈寶真靈位業圖一卷附四庫提要、辨證	梁 陶弘景纂	祕册	二六
太上感應篇注二卷	清 惠棟撰	粵雅	三六
道教經典	明 林兆恩釋	稗乘	五三
常清靜經釋略一卷	唐 呂巖撰	寶顏	五六
金丹詩訣二卷附四庫提要	宋 夏元鼎編	寶顏	六三
金丹四百字解一卷	宋 張伯端著	學海	六七
爐火鑑戒錄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俞炎著	寶顏	七二
黃白鏡一卷附續黃白鏡、四庫提要	明 李文燭著	百陵	八〇
天僊真訣一卷	撰人不詳	夷門	八二
玉函祕典一卷	撰人不詳	夷門	八八
金笥玄玄一卷	撰人不詳		

煉形內旨一卷	撰人不詳		
符呪			
靈笈寶章一卷	漢 虛靖天師著	夷門	九四
祿嗣奇談二卷	冲一真君撰	夷門	九七
祈禳			
禱雨雜記一卷	明 錢琦錄	百陵	一〇五
求雨篇一卷	清 紀大奎撰	天壤	一〇七
神話			
神異經一卷附四庫提要、辨證、補正	漢 東方朔著	漢魏	一一〇
海內十洲記一卷附四庫提要	漢 東方朔述	逸史	一一六
枕中書一卷附四庫提要、辨證	晉 葛洪著	龍威	一二〇
拾遺記十卷附四庫提要、補正	晉 王嘉撰	逸史	一二三
寺觀			
洛陽伽藍記五卷附四庫提要	後魏 楊銜之撰	學津	一四九
、辨證、補正、補辨			
華陽宮記事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釋祖秀撰	學海	一七九
社會科學類			
政治學			
商子五卷附四庫提要	秦 商鞅撰	指海	一八一





政治論文

李相國論事集六卷附本傳、 遺文、四庫提要	唐 李 絳著	指海 一九三
芻蕘輿論二卷	宋 張方平著	粵雅 二二三
同意錄二卷附四庫提要	明 陸 深著	寶顏 二二五
仕意篇一卷	明 黃省曾著	百陵 二三七
書牘二卷	明 王文祿作	百陵 二三八
策樞五卷	明 王文祿撰	百陵 二四八
拙齋十議一卷	明 蕭良幹著	涇川 二六三
昭代經濟言十四卷	明 陳子壯撰	嶺南 二六七
明夷待訪錄一卷附顧寧人書	清 黃宗羲撰	指海 三五三
存治編一卷附四庫提要	清 顏 元著	畿輔 三六六
擬太平策七卷	清 李 堪撰	畿輔 三七一
平書訂十四卷	清 李 堪訂	畿輔 三七八
王制管窺一卷	清 耿 極著	畿輔 四〇四
樞言一卷附續樞言	清 王柏心著	湖北 四一三
議會法		
德國議院章程一卷	清 徐建寅譯	靈鷲 四二二
政 黨		
慶元黨禁一卷	宋 樵川樵叟著	知不足 四三〇
元祐黨籍碑考一卷附慶元偽 學逆黨籍	明 海 瑞撰	嶺南 四三九
東林始末一卷附四庫提要、 補正	明 蔣平階編	學海 四四五

復社記事一卷

清 吳偉業撰

借月 四五五

社事始末一卷

清 杜登春纂

藝海 四五八

經濟學

鹽鐵論十卷附考證、提要、  
補正

漢 桓 寬著

岱南 四六七

經濟史

清 張敦仁考證

古逸 五〇一

漢書食貨志一卷

唐 顏師古注

學海 五二二

宋 李 維撰

史學 五一八

邦計彙編一卷

清 郝懿行撰

學津 五二四

泉志十五卷

明 丘 濬編

學海 五五八

錢法纂要一卷

清 高 宗撰

墨海 五六〇

錢錄十六卷附四庫提要

清 蔡 雲談

式訓 六〇一

癡談六卷

清 撰人不詳

藝海 六二一

錢幣考二卷

田 制

成周徹法演四卷

清 何貽霖著

畿輔 六四四

箕田考一卷

高麗李家煥  
韓百謙著

別下 六六九

財政

高麗李家煥  
李義駿 輯

學海 六七二

國賦紀略一卷

明 倪元璐輯

關 稅

歷代關市征稅記一卷

鹽法

清 彭甯求著

學海 六七四

鹽法考略一卷

明 丘濬編

學海 六七七

浙鹺記事一卷

明 葉永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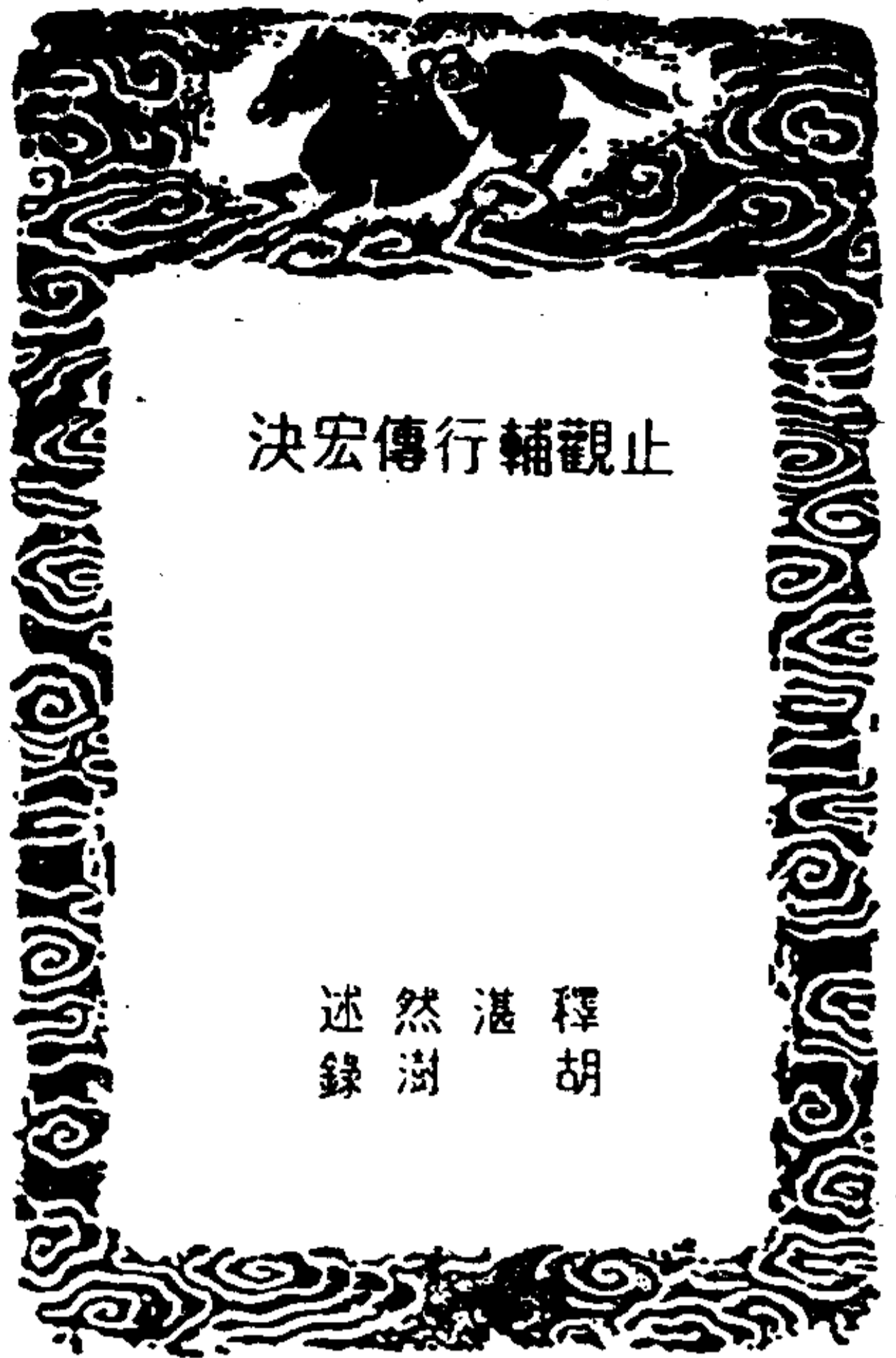
涇川 六七九

鹽法議略一卷

清 王守基著

滂喜 六八二





止觀輔行傳宏決序

釋胡  
湛然  
述錄

止觀輔行傳宏決序

宗虛無者名教之道廢遺文字者述作之義乖古先  
皇乘時利見聖賢道契德音莫違尚假言詮寄諸結集  
況時淹像季學鮮知幾領會之實十無一二至有窮年  
默坐甘節于幡幟白首論心還回於半滿人之多僻其  
若是乎未甯捫象各陳乳色或謂即心是佛悟入之門  
色不異空本末誰述將冥絕待章句何施嗚呼大教陵  
夷若是蓋由未辨文字之性難執喻總持之功深惟昔  
智者大師降生示世誕敷元德大拯橫流吞覆寰於大  
思振絕維於絕命家作古以中觀為師宗立極建言  
以上乘為歸慈爰付灌頂頂公引而伸之欽若宏持廣  
有記述教門戶屬自此重明繼之以法華威威公宿植  
不憚于素復次天宮威威公敬承如水傳器授之於左  
歸元朗朗公卓絕天機獨斷相沿說釋遺恤我文載揚  
於毗壇湛然公開生總角穎悟左谿深相器異誓以  
傳燈膏言止觀二門乃統萬行圓頓之設一以貫之燈  
續承四世年將二百魚魯斯說不無同異方將釋思津  
導元流遂廣斥邪疑旁薄今古質而不對博而不礙若  
輔行記凡十卷備前聖廣略之旨允今人勝劣之機豈  
唯錯綜所聞將以懸括所治所治即行三多之妙運遠

止觀輔行傳宏決

階所聞唯解一真之元覽斯謂夫行有岐路則始終天  
隔解無方隅亦淺深隨類建言輔行以舉其全故自違  
方來詢疑請益擊蒙發覆夜夜日夕庶幾由質欽若傳  
宏道之將行不孤運矣咨予末學輕讓上乘其猶焄火  
增輝二曜若山除燧男普門子敬序時承奉首元興唐  
八葉之四載

輔行記題辭

乾隆間孫淵如觀察輯著頌篇任幼植侍御輯字林搜  
及釋藏於是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慧苑華嚴經音義  
得顯於時厥後元應書一刊於關中再刊於粵東慧苑  
書一刊於滅氏再刊於徐氏陳氏流傳浸廣獨釋湛然  
輔行記十卷沈蘊彼教世少知者武進滅氏雖亦嘗為  
之按錄祇存其序於拜經堂文集而迄未刊行比與續  
漢胡君甘伯論及此書甘伯言曩游浙江曾借得南藏  
小字本摘鈔一過以寇警失去深加惋惜余謂方今都  
下所貯明正統間北藏本尚大半完好查復借錄之甘

伯欣然從事竭十晝夜之力纂成一冊凡屬梵言概從  
翻前其有不按古籍自行已論者亦多汰之以歸省約  
就中稱引遺文堅簡藉存什一所引見存各書字句往  
往別異或出唐以前舊本均足以資考證余喜甘伯好  
古之勤又喜是書之晦而復顯為付胡剛與元應慧  
苑兩家並廣其傳焉其書舊題止觀輔行傳宏決今從  
序文稱輔行記而仍留舊名并存其原序原第俾後人  
有可考同治八年七月吳潘祖蔭



止觀輔行傳宏決

唐毗陵沙門湛然述

續略胡樹錄

第一之一

隋字玉篇加土者待過反字本無走唐祚既與謂隋已走是故加之 皇大也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壯盛貌也 爾雅云皇者正也極也大也

也有盈有虧故名爲圓 廣雅云鏡月扇月 詩云彼

都人士出言有章 廣雅云顛倒也論語注云顛佈僂

仆也 字統云有底曰囊無底曰囊 冠首飾也平聲

呼之周禮云在首日冠亦可去聲謂冠於首 云者說

文云象雲氣在天迴轉之形 廣雅云云者有也

第一之三

爾雅云一達名道路二達名岐旁三達曰劇旁四達曰

衢五達曰康六達曰莊七達曰劇八達曰崇九達曰

日達 六畜者鄭元注禮云牛馬羊犬豕 爾雅云

四極運者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漢益北至祝栗此

極運也博物志云東九夷南六蠻西七戎北八狄次荒

之國也周禮八蠻六戎餘同博物 應有力鳥也俗呼

爲老鴟爾雅云鴟類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失智而後

信 爾雅者仰也詩云萬人頤頤 由者藉也爾雅云

助也 符合也漢書封功臣以竹長六寸分而合之爲

以其間聲知情通天地暢萬物故也易曰聖人者與天

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第一之一

字書云加跌者大坐也 禮云在牀曰屍在棺曰柩

論語曰君子不可罔也 疲者國語云勞倦病也蒼頡

云爛也

第一之二

列子有六夢謂正夢噩夢思夢寤夢懼夢周禮云占六

夢之吉凶 壇者禮云築土爲之 饌者玉篇云陳飲

食也亦具食也 韓康伯云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東

阿王問子華曰君子亦有耘乎子華曰夫拔葵秀養家

苗者農人之耘也修正性改惡行君子之耘也 說文

云不耕曰場詩云九月築場圃 尙者說文云骨法相

似也 爾雅云鬼者歸也尸子曰古者名死人爲歸人

又云人神曰鬼地神曰祇天神曰靈 阮籍兄孫瞻每

執無鬼論忽有容詣之言及鬼神之事客乃理屈作色



周是國號姓姬氏帝王世紀曰帝嚳妃姜嫄履神人之迹而孕以爲口口棄之陋巷牛羊不踐置之寒水鳥覆翼之姬以爲神收而養之童戲好於稼穡及長仰伺房星以爲農候舜進之於堯以掌農正而爲稷官故謂之後稷賜姓姬氏始武終報三十七王頌曰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厲宣幽攜平桓莊僖惠襄頌匡定簡靈景悼敬元貞哀思哲威安列顯順親王三十七撫不經口口云三十八 左傳云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大戎者即六戎是初名六澤今時其地置六澤縣謂唐虞已上有大戎狻猊鷩鷩居天之北邊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而遷徙無耕田有畜養各有地分而無文書有言語約束兒能乘羊引弓射鳥唯習弓箭而無禮義君王已下皆食畜肉少者食肥美者食其餘貧少賤者父死妻其母兄死妻其嫂自殷周以來侵抄中國後口口伐大戎逐於洛北時時入貢名爲荒服口口已後大戎不至 列傳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魁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讀書累日不出或口口山水信宿忘歸嗜酒能嘔忽忘形骸時口口謂之癡晉魏之世天下故多名士而口口者因不交世事耐飲爲常及文帝輔正拜爲東平相乘牛而往旬日而還雖性志孝而不拘禮教母終正與人棋對者求止固留決賭賭訖飲酒二升舉聲一號吐血數升裴楷往弔但踞醉直視而已見禮俗之士以白眼視之由是禮俗之士嫉之若讎或時輒叩鄰家少婦之側或他有亡者無親而弔駕口口路窮則哭還宗集不復用杯圖坐圍盆而口口歡 口口國號晉姓司馬氏高陽之子黎爲夏官口口以夏官爲司馬因以爲姓懷愍至孝武來一十五帝愍帝之時晉國亡者由諸賢不習兵戈尙文奢誕後公卿子孫效之遂爲五

止觀輔行傳宏決

胡俊國因幸江東故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因茲惠帝第三子獻等徒都建業號爲東晉稱元帝至孝武時仍多酒色由茲祚傾 阮籍兄子咸咸次子孚元帝時爲口口蓬頭飲酒不以王務經懷恆爲右司所口口容之後拜揚州長史帝謂曰卿鎮軍府宜節飲也對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以軍旅之重臣不敢有言者以今王莅作威風教赫然皇澤遐被寇賊息迹氛祲既澄日月明白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 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避之居于朔野鮮卑奉以爲主其後曰普迴因狩得聖普迴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故曰宇文初登之時亦信佛法後信識緯云黑衣當王遂重道宗親承符錄元冠黃褐內常服用心忌釋宗盡欲誅珍而思信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士張寶詭詐罔上私通其策潛進李宗排斥釋氏元嵩相副帝納其言欲規經世貶量佛失召僧入內七有行道帝與同場七宵無過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鸞上笑道論三卷三十六篇用笑三十六部其時又有安法師與帝情重又著二教論十二篇明道教攝在九流之內不應獨爲教主故教唯有二遠法師有抗帝論後帝東巡任道林開佛法又因王明上表以開佛法其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家於蜀川梁末都東城即後梁蕭察也察滅歸立至天保十二年當陳太建六年即宇文建德三年滅佛道二教宇文經于七年至天和二年當上表云唐虞之世無佛國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滅但利民益國即稱佛心夫佛者以大慈爲本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請造平延大寺容著四海萬姓不勒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典平延寺者無開道俗罔擇寔親以城隍爲塔寺即周武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恩推令德作三綱尊者年爲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是以六合無怨紉之聲八

方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大水陸任其長生都上一十五事 莊子云西施心痛而嘆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亦歸捧心而嘆其里其里富人見之堅閉門不出貧者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頰不知頰之所以美 穴者深潛飛者高逝此之二句在莊子毛嬙麗姬文中今文將此二句共成西施之文彼注西施文云夫麗義者當時而用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即鄰女也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槩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口故禮義法度者須應時而用之今取猿狙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噬攪裂盡去之觀古人與今其猶猿狙之異周公 說苑云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一者前兆未現見存亡之機名爲聖臣二者進善通道功歸於君名爲大臣三者卑身進賢稱古行事以勵主意名爲忠臣四者明察早見終無憂患名爲智臣五者守文奉法飲食廉節名爲貞臣六者國家昏亂而不論犯主嚴顏言主之過身死國安名爲直臣

第三之一  
莊子云而世貴言傳書不足貴也 老子曰知則不言言則不知 莊子云人長七尺不以爲大螻蟻七寸而得大名

第三之二  
說文云未冠而死曰殤禮云十九已下曰長殤十五已下曰中殤十一已下爲下殤七歲已下爲無服之殤私者蒼頡云不公也

第三之三  
莊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諍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 老計守雌

第三之四  
廣雅云閉者正也 五行者此起黃帝感元女星精說此五行白虎通曰火者陽尊水者陰卑木者少陽金者



少陰土者大包故二陰三陽尊者配天水者唯也在養萬物木者屬也屬動萬物火者化也謂變化萬物金者禁也禁其始起土者吐也含萬物也 六甲者甲頭也

一甲五行一行二日六甲六十日一年之中甲經六而甲如甲未開乙者屈也如萌蟻屈未欲出也丙者明也謂萬物明也丁者德也戊者盛也己者起也庚者更也

辛者始也壬者任也癸者度也子者慈也丑者紐也寅者演也卯者茂也辰者震也巳者起也午者長也未者味也申者身也酉者收也戌者滅也亥者該也 陰陽

者太元經云營大功明萬物者曰陽幽無形不可測者曰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八卦

者謂震兌高坎乾坤艮巽一卦六爻又謂適時之變又及者效也謂陰陽氣也易曰掛一以象三十有八變而成卦 五經者白虎通曰孔子見周道陵遲自衛反魯

以定五經而行其道禮記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謙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禮有三謂周禮儀禮禮記傳有三謂公羊穀梁左傳故云九經 子謂百家諸子史謂諸國史籍集謂古今賢良所抄如御覽之

流 王晉目夜云道通者謂暢通之意夫至理內足無時不通亡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又云理無幽隱道然而富形無巨細遙然俱適故曰逍遙 李仲卿著十異九迷以斥佛法南山作十喻九

常用形邪說今略其五一曰老君逆常託牧女而早出世尊順化因聖母而誕生二曰老君有生有滅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垂迹示生滅歸寂滅之滅乃煉

金鼎三日重耳誕形居陳州之苦縣能仁降迹出東夏之神州四曰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盛

年為閻浮之教主五日李氏三經三顯無教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懸龜鶴之壽法王一生一滅示現微塵之容八十年開演恒沙之眾凡諸比決其事實多具如

致正辨正笑道心疑破邪二教牟子等論 齊物云秋毫小泰山不大 月末為晦晦暗也月初為朔朔餘也十五日曰望謂十五日日月相望即滿月也故說文

云月者亦名望舒月望則舒 始自弓娥終十四夜以月初出如似娥眉復如弓滿故說文云月者亦名恆娥亦名常娥月初月末恆常如娥

第四之一 陶大刀者今濮州南陶丘城堯曾居之故曰堯城故謂堯曰陶唐氏 臣軌云夫孝者先須安國國安所以家安家安所以行孝 律首陶虞始造蕭何以爲九章爾雅云法也

第四之二 振丹二字並恐書誤下第十所引即云震且琳法師釋云東方屬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且新娶沙云脂那西域記云至那此聲並與震且真丹相近

第四之三 國語云管仲相齊制三十家為邑尚書大傳云凡宗廟有先王之主曰都無曰邑 說文曰造就也聘問也釋名曰州者注也郡國注仰也風俗通云州者瞻也瞻類也說文云田界也 孝傳云三州人者契為父子長

者為父次為長子次為幼弟父令填河以造宅久填不滿為父所責二子發誓若必孝誠使填河有徵發是誓已河為之滿又滿廣濟孝子傳云昔三人各一州皆孤寡憐獨三人暗會於一樹下相問當為斷金之契二人

曰善乃相約為父子梁朝破三人離 釋名云人所聚聚曰郡天子制地千里分為百郡 蕭廣濟孝子傳云昔五郡人謂中山郡常山郡恆州魏郡魏州鉅鹿郡邢

州趙郡趙州此五人者少去御里孤無父母相隨至衛國結為兄弟長字元重次仲重次叔重次季重次雉重朝夕相事財累三千於空城中見一老母兄弟議曰拜此老母以之為母因拜曰願為母母乃許焉事之若如

經二十四年母忽染患口不能言五子仰天而歎曰如何孝誠無感母忽染患而不能言者我有感使母得語應時能言謂五子曰我本是太原陽猛之女嫁同郡張文堅文堅身死我有兒名烏遣七歲值亂遂亡所之我

子曾前有七星之文右足下有黑子語未竟而卒五子送喪會朝歌令長出忘其記號謂五子所竊收三重禁二重謂河內管柱其書始末河內太守乃是烏遣因大哭曰吾生不識父母而母為他所養馳使放三重後奏五人為五縣令 毛詩刺齊云有罪登氏知漏刻之官漏刻不節君臣服亂而倒裳求傾覆度昏亂 爾雅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釋名云書庶也紀庶物也書亦

曰著著萬物故周禮有六書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 劉子云龜以智自害翠以羽自殘丹以含色腐肌石以抱玉碎質 莊子云燕支離肩高於頂顛隳於臍五管在上若賜疾者粟我則有分若差役者兵我則無用是名全生之大用 莊子曰有力者負而趨之而昧者不覺 呂氏春秋曰勞者精神則散也 詩曰

在心為志 爾雅云金謂之鑠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礎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又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人須學以成德如琢如磨自修也人須修以立行

眸者目童子也孟子云心中正則眸子明 翠者翡翠也異物志云巢於高樹離地六七丈夷人下之取其子說文云赤雀形大如鷲翅羽碧色 耽者爾雅云久樂也 宗尊也廟貌也謂尊親之所居社謂后土土者吐

也土之所生如口吐物也地神也國語云平九土故祀以為神曰正也又云戴黃天而履后土土地廣不可盡

也 宗尊也廟貌也謂尊親之所居社謂后土土者吐也土之所生如口吐物也地神也國語云平九土故祀以為神曰正也又云戴黃天而履后土土地廣不可盡

也 宗尊也廟貌也謂尊親之所居社謂后土土者吐也土之所生如口吐物也地神也國語云平九土故祀以為神曰正也又云戴黃天而履后土土地廣不可盡

也 宗尊也廟貌也謂尊親之所居社謂后土土者吐也土之所生如口吐物也地神也國語云平九土故祀以為神曰正也又云戴黃天而履后土土地廣不可盡

也 宗尊也廟貌也謂尊親之所居社謂后土土者吐也土之所生如口吐物也地神也國語云平九土故祀以為神曰正也又云戴黃天而履后土土地廣不可盡

也 宗尊也廟貌也謂尊親之所居社謂后土土者吐也土之所生如口吐物也地神也國語云平九土故祀以為神曰正也又云戴黃天而履后土土地廣不可盡

也 宗尊也廟貌也謂尊親之所居社謂后土土者吐也土之所生如口吐物也地神也國語云平九土故祀以為神曰正也又云戴黃天而履后土土地廣不可盡



敬故封為社稷為五穀總名即五穀之神也故天子所居左宗廟右社稷布列四時五行 夏如者昔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自言余夏如之二先君也龍亡而祭在樞而繼之夏亡以此器傳於殷殷亡又傳於周三代莫之敢發至于幽王末年發之釐流于庭使婦人保而噪之化為元龍入王後宮後宮有未訖童女適之既并而孕無夫而生懼而棄之於路有夫婦夜聞其啼哀而收之遂亡奔於襄國襄人贖罪請入童女於幽王女出襄國故云夏如幽王三年於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乃廢申后及太子立夏如與伯服夏如不好笑笑則百二十媚幽王欲其笑打賊鼓與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如乃大笑幽王數為之諸侯後遂不至至十一年申侯與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打賊鼓徵兵莫至遂殺幽王虜夏如盡取周后而去申侯乃與諸侯立太子 詩傳云非穀而食曰肴肴也說文從肉者啖也 肥腴者說文云腹下肉也 莊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臭亂鼻因悅中類五味嗜口使口厲爽取含滑心使性飛揚此五生害害於五根老語大同

第四之四  
 循者爾雅云如麗善登木尸子言五尺大犬曰猶說文云麗右謂犬子為猶亦稱屬 孔丘云兵食尚可去信不可云 尚書云土無由曰壤 郭注爾雅云勞苦多墮曰窳 博物志云皇南謚問青牛士說養生法云人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過極少不至虛去肥膩節鹹酸

第五之一  
 文選甘泉賦云覽道德之精剛剛即金石中堅也 陳也謂布列也太公六韜中有天地人雲鳥等陣也 後漢靈帝崩後獻帝時有平子深信佛宗盡斥莊老著論三卷三十七篇第二十一救沙門譴是非中立問云

止觀輔行傳宏決

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云大辯若訥又曰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知至道何不坐而行之空譚是非虛論曲直豈非德行之賊耶答老亦有言如其不言吾何述焉知而不言不可也不知不言愚人也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 牟子又云懷金不現人誰知其內有璋寶披緇不出戶孰知其內有文彩馬伏櫪而不食則驚與良同羣士台音而不譚則愚與智不分今之俗士智無繼俊而欲不言辭不說一夫而自若大辯若斯之徒坐而得道者如無目欲視無耳欲聽豈不難乎 春秋中齊威王二十四年魏王問齊王曰王之有寶乎齊無魏王曰寡人國雖小乃有徑寸之珠十枚照車前後各十二乘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謂寶與王寶異有臣如檀子等各守一隅則使楚趙燕等不敢窺前若守寇盜則路不拾遺以此為將則照千里豈直十二乘車耶魏王慙而去 劉子云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著珠而岸不枯焉淮南子亦云泉有珠岸不枯 山海經云高山多青碧郭璞云碧者玉也說文云青者美色也 老子觀身為忠 爾雅云大路曰奔中庭曰走 詩云人之說言苟亦無信

第五之二  
 洪範五行云凡有善者皆名為災春秋傳曰天反時為災又傳例曰天火曰災

第五之三  
 爾雅云休者喜也廣雅云慶也 漢末三人俱詣相者相者見孫劉有社稷之相即便語之曹公不蒙相者所記知相者不逮雲衣示之相者見已舉聲大哭至後漢末此之三人果據三方孫據吳劉據蜀曹據魏前後一漢并王莽十八年劉元一年合四百二十六年後漢末獻帝時董卓作亂殺太后焚洛陽五星失度五嶽崩裂

天狗流行地數振動白虹貫日赤氣穿宮穀一斛五十萬豆一斛二十萬州縣各種羣臣餓死至建安元年操為司隸校尉操本沛人姓曹氏諱操字孟德漢曹參之後少多機警有權數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世人未奇之唯南陽何暉等異之暉謂曰吾見天下之士未見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士不能濟能安者在君乎為校尉時知尚書令事二年袁紹稱天子八年操尚為冀州牧十三年操為丞相十八年後操自稱魏公十九年劉備劉璋益州備字元德涿郡人備父事州郡少孤母販履負織為生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餘常望氣蜃蜃如小車蓋往來者異之或云此家出貴人備小時兒戲其下曰吾必乘此羽葆車蓋叔父子驚曰勿妄言誠吾門矣年長大不樂讀書希走狗馬奏音樂美衣服長七尺五寸手過膝少語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至建安二十年操殺皇后及皇太子二十一年自稱魏王其年劉備自稱漢中王 字統云夜為烽燧為燈鄭元云金燧者火鏡也木燧者火鑽等論請云燧燧改火 爾雅云田者地也 介者弱也詩云介爾景福爾細念也 劉小飛翔迴飛也郭璞云布翅翔 彼論齊物一夢為短而非短百年為長而非長今借喻妙境理稍可通若均山毫等鬼鶴恐未可也且如論衡范質與靜柔論於齊物贊屈于泰者以齊物無理故也 杜延業云福有五種一日壽福二日富福三日康寧福四日攸好德福五日考終命福

第五之四  
 國語曰東西曰廣南北曰逕 備者號也亦鷓也亦可作倏楚辭云往來速疾也 禮云知天文鳥也說文云水鳥能知天雨熱將伐燕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臣從外來遇小水蚌方出巢而鵲啄其肉蚌合而夾其喙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鵲曰今日



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禍兩者不捨漁父得而併捨之  
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弊其眾臣恐強秦為漁父也  
故願大王熟計之趙王乃止出春秋後語 像者似也  
文選海賦云做像其色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甯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爾雅云陰而風曰歸又  
風動塵起曰埃煙雲霧起曰霏 七曜圖云日月五星  
名為七曜日是陽精月是陰精五星者東歲南熒惑西  
太白北辰及中央鎮所言靈者大戴禮云陽之精氣曰  
神陰之精氣曰靈爾雅云八方神為八靈 爾雅曰西  
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宦音怡郭云未詳麻果  
云養養萬物也東南隅 謂之突烏鈞切西南隅謂之  
陬謂屋中隱隱之處 周易云以至於無損 莊周貴  
坐亡故云馳無益又外篇云敬孝易愛孝難愛孝易亡  
親難亡親易使親亡我難使親亡我易兼亡天下難兼  
亡天下易使天下亡我難注云恣之使天下自得安得  
不亡我耶 八風者爾雅曰南為凱風東為谷風北為  
涼風西為泰風從上下為頽風從下上為颶風與火俱  
為虐切 風迴轉為旋風亦是四方四維之八風也  
爾雅云鳥罟曰羅兔罟曰第亦曰置 爾雅云堂堂容  
也白虎通云堂堂明也

第五之五

義即細毛尚書云皆生濡鬣細毛以自溫也

第五之六

玉篇云山神為魃魅水神為魍魎西京賦云山神虎形  
為魃宅神緒頭人形為魍魎俗文云木石變怪為魍魎  
論語第九有楚狂接輿見孔子領徒而行乃為歌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爾雅云雄曰鳳雌曰凰郭艾對魏  
主以此為警警主令其破蜀艾為性吃對魏主時魏  
稱艾艾魏主戲曰艾艾為有幾艾答曰鳳兮鳳兮祇是  
一鳳 淮南子云偷者天下之大賊 安法師著一教

論引班固九流道教則是九中之一

牟子曰堯事尹

喜舜事務成丘學老聃且師呂望四師雖聖比之於佛

猶白鹿之比麒麟比其教也猶鳥鵲之與鸞鳳比其形

也猶丘垤徒結反之與華恆他又問曰蓋諸道蓋幾凡

九十六懼怕無為真尚於佛神仙之術僕以為尊殆佛

法之不如乎牟子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引東為西自

謂不迷如汝所言似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蠅螻而嘲龜

龍然世人有背日月而向燈燭深溝瀆而淺江河豈不

謬乎汝背佛法而尊神仙者此之謂也以道可道下斥

其以邪濫正如新注云若稱可異常之道非世常人所

行之道舊注云可說之道非異常之道名可名例之可

知 道士李仲卿著十異論珠法師立十喻論以喻其

異 聃有無為無欲之語有常名常道之說常無欲觀

其妙 五千之文但去奢去泰自約自儉守雌守弱患

智患身是故聃化以虛無為本憐怕為先 老在祖王

之年託牧母之野合居陳州之苦縣屬鄉曲仁之里字

伯陽諡老聃各往史處小臣莊任漆園德位可憐 嚴

觀法師與何承天論中邊事具如釋籤 列傳云喜為

周大夫善星象因見異氣而東迎之果得老子請著書

五千有言言亦自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化胡經老退

關西喜欲從聃求去聃云若欲志心求去當將父母等

七人頭來乃可得去喜乃從教七頭皆變為豬頭 莊

子蒙人也名周梁惠王同學著書十餘萬言而背萬言

今宋州北故蒙城是其處也現有漆園鄉 顯顯仰也

爾雅云顯顯昂昂君德也詩云萬人顯顯 爾雅云員

居陸者曰顯卑遙在水者曰顯古含

第六之一

第六之二

富者福也周禮云豐財也 莊子云古之所謂得志者

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

身非性命之有物備來寄不可卻其去也不可止故不

可以軒冕肆其意 甯戚遊齊桓公乃於城旁飯牛至

夜叩牛角而歌曰南山崖白石墜下有寒泉文章煥中

有醜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磨短褐禪衣齊至軒

切亦下矣 從朝守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且黃犢黃

犢伍官何時用汝為國相桓公夜聞之召為國相 鼎

者說文云三足兩耳調五味之寶器也爾雅云絕大者

曰鼎奴戴 漢書郊祀志云昔太昊興一鼎象一統黃帝

作三鼎象三才夏禹作九鼎象九州 五行似五戒者

以白虎通博物志意會釋其相木主東方東方主肝

肝主眼眼主春春主生生存則木安故云不殺以防木

金主西方西方主肺肺主鼻鼻主秋秋主收收藏則金

安故不盜以防金水主北方北方主腎腎主耳耳主冬

淫盛則水增故不淫以禁水土主中央中央主脾脾主

身土王四季故提謂經云不妄語如四時火主南方南

方主心心主舌舌主夏酒亂增火故不飲酒以防於火

禮云酒者因祭祀而用之非謂常飲 魏文侯問於

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

知倦故問古樂於彼如何新樂於此如何子夏曰夫古

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均平天下此古樂

之發也夫新樂者擾攘子女不知父子父此新樂之發也

夫樂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疹不作

而無妖祥故曰樂以防淫詩防殺者謂毛詩刺上專防

樂殺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去聲刺上尚書防盜者專明

帝王義讓之德故防於盜易測陰陽等者如孔子有三

備卜經上知天文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使詐者不行

頭圓像天足方像地身內空種即是虛空履溫法春夏

背剛法秋冬四體法四時大節十二法十二月小節三

百六十法三百六十日息出入法山澤溪谷中風口

息出入法虛空中風眼法日月開閉法晝夜變法星辰

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

身非性命之有物備來寄不可卻其去也不可止故不

可以軒冕肆其意 甯戚遊齊桓公乃於城旁飯牛至

夜叩牛角而歌曰南山崖白石墜下有寒泉文章煥中

有醜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磨短褐禪衣齊至軒

切亦下矣 從朝守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且黃犢黃

犢伍官何時用汝為國相桓公夜聞之召為國相 鼎

者說文云三足兩耳調五味之寶器也爾雅云絕大者

曰鼎奴戴 漢書郊祀志云昔太昊興一鼎象一統黃帝

作三鼎象三才夏禹作九鼎象九州 五行似五戒者



月法北斗脈法江河骨法玉石肉法地土毛法叢林五  
藏在天法五星在地法五嶽在陰陽法五行在世法五  
常在內法五神修行法五德治罪法五刑罰墨劓剕宮  
大辟主領爲五官五官如下第八卷引博物志謂句芒  
等升天曰五雲化爲五龍心爲朱雀腎爲元武肝爲青  
龍肺爲白虎脾爲勾陳 心內爲大王居百重之內出  
則爲五官侍衛肺爲司馬肝爲司徒脾爲司空四支爲  
民于左爲司命右爲司錄主司人命乃至腦爲太一君  
等 華他者列傳云字文化浦國人也專遊學舉孝  
廉選而不就曉養生之術時人以其年且百歲貌如二  
十精於方藥心解分劑不假稱量若鍼藥不及則飲以  
麻湯須臾如醉開服取病若在腸中則便斷腸瀉洗經  
腸膏傅二三日便復此例甚眾 扁鵲者後語云越醫  
也因過齊見桓侯云王有疾在腠理桓侯曰寡人無疾  
如何欲治無疾爲功五日後復見王云有疾在血脉五  
日後見云有疾在腸胃五日後扁鵲退走桓侯使人逐  
之問其故扁鵲云疾在腠理可湯熨在血脉可鍼灸在  
腸胃可酒藥過此後在骨髓司命所及不可治也  
第六之三  
崖者岸也爾雅云水濱也又云崖重者曰岸 化胡經  
乃是道士王浮偽造 淮南子云用兵如決積水於千  
仞之隄轉圓石於萬丈之壑 莊子注以圓環內空體  
無際名爲環中  
第六之四  
楚有賈子及賈盾者有來買子語買者言此子壞于盾  
有來買盾者語買者言此盾壞于子買子者猶在買盾  
者復至買子者語買者言遂與汝子而壞汝盾爲得幾  
盾買者無答  
第七之一  
荒爲八荒八極之內亦云四海之外亦曰九州之外亦

止觀輔行傳宏決

云荒服之外故曰荒外如第一卷所引爾雅云九夷等  
四此大荒之國也鳳竹等四此極遠荒之國也  
第七之二  
儻者玉篇云心不力也 脣屑者不安之相亦云瑣瑣  
小陋貌也郭璞云往來貌也亦碎貌也 隆者高也爾  
雅云宛中隆郭璞云山中央高也 扞者除也蒼頡篇  
云酌取也 馭者爾雅云久乘也  
第七之三  
臙者玉篇云癰疽血也 膏者身滑澤也說文云有角  
曰脂無角曰膏禮云犬膏腥雞膏腥羊膏膻 殃者咎  
也罪也爾雅云肉爛也 凡諸諺言皆似聖語故自昔  
來用爲實錄顏氏家訓往往引之 鄭者亦重也故漢  
書云皇天所以鄭重  
第七之四  
券者約也亦契也說文云券別之書以刀判其券故謂  
之契故字從刀 睿者說文云深明也智也 儻者安  
也詩云懷我好音 禮云發然後禁則捍撻而不勝注  
云捍撻者堅不可入也 頌中云儻從禮云導也 坤  
蒼云統者衣統裳也 祿者爾雅云福也孝經注云食  
原曰祿楊承云上古無祿人食野禾因朝爾食獵者賜  
鹿以當於食故變爲祿字 戟者短戈鉤子架也郭璞  
注方言云戟中有小刺謂雄戟也 尙書殷高宗聘傳  
說於傅巖之野云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若作酒醴爾醴惟醴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說文云旁曰帷上曰幕 說文云四合象宮室張之曰  
帳淮南子云將軍騎帳也 衝者說文云通道也廣雅  
云突也 說文云北者乖也又軍走曰北又北主陰方  
陰主殺也 尙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懋者勉也  
說文云巫者祝也祝者祭主申讀辭者也  
第八之一

鬣者魚類也坤蒼云其一鬣偏大名爲鬣亦名執  
火 鬣者項毛也說文云馬鬣也 莊子云白波如  
山文選海賦云波如連山 鳩者郭注山海經及廣雅  
云其鳥身有毒大如鸚鵡紫綠色頸長背赤長七八寸而  
食蛇蝮名運日雖名陰諧以其尾歷食則殺人 婚  
者昏也昏時行禮故曰婚也爾雅云婿名爲姻婦名爲  
婚 婚者娶也周禮曰嫁來曰媾來曰媾媾字切  
婚者謂執玉帛而趨問也 搏節者有禮儀也禮云君  
子恭敬搏節 馴者字林云性行調馴馴字切 亦旬  
音  
第八之二  
鄭元云小聘曰問漢書云令問休豫 脈者血氣所行  
道也夫脈法者本在醫道非可具知今須略知五藏之  
相而用治法四時脈相者春弦夏洪秋浮冬沈土王四  
季用對五行五藏相生相剋以辨脈相略明候法者從  
魚至貫名爲尺澤即大指指後大橫文前名之爲魚大  
橫文後名之爲貫貫後三寸名爲寸口尺後寸前名爲  
關關陽心出左脾肺出右左腎爲命門右腎爲命根肺  
脈來時如順榆葉曰平如風吹毛曰病如連珠者曰死  
心脈來時如管曰平如連珠曰病前曲後直如帶鈎曰  
死肝脈來時薄弱曰平如張弓弦曰病如雞足曰死  
脾脈來時阿阿如雞曰平如雞足曰病如鳥啄水漏  
曰死腎脈來時微細而長曰平如彈石曰病如解索曰  
死諸脈暫大復小爲陰暫小復大曰陽 今文明五藏  
相者非是相生亦非相剋但當藏大增而成於病如木  
性多直今太洪直火大性升今多輕浮金性堅利今太  
尖銳水性流注今則滴瀝土性堅濇今太沈重或性過  
分致病或衰弱故致思也 木主肝若枝葉枯燥是  
木之病故無光澤如木無潤火主心也火若失色不赤  
是火之病故面青肥而成病也金主肺肺色白而今色



黑是肺病也水主腎流處壅滯令體無力故腎病也土主脾如堆阜不平即脾病也 如肺害肝是金尅木遠用肺氣收取金行餘之四藏準此可知 博物志云若裸食者百疾妖邪之所鍾食過少心逾明食過多身逾損故食不可過度故要覽云夫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故君子慎言語節飲食 白虎通博物志云東方木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星太歲其獸青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其味酸臭種南方火其帝炎帝佐祝融執衡而治夏其星熒惑鳥朱雀音徵日丙丁味苦臭焦西方金帝少皞佐蓐收執矩而治秋星太白獸白虎音商日庚辛味辛臭腥北方水帝顓頊佐元冥執權而治冬星辰星獸元武音羽日壬癸味鹹臭腐中央土其帝黃帝佐后土執調而制四方星鎮星獸黃龍音宮日戊己味甘臭香 五音呼喚屬角木語言屬徵火哭屬商金吟屬羽水歌屬宮土 蒼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釋名云人之初生日嬰兒者臂前曰嬰接之嬰前而乳養之故曰嬰也 張華治李子預病病鬼在背背不肯治之華乃走避預自乘馬逐之華乃下道隱聞草中有鬼而相問言弟何不隱去答我往其背背鍼灸不至何須隱去但懼其用八毒丸耳須臾子預至華使以八毒瀉之其鬼叫喚而走出本草郭注 蔣添文吳明微毛喜此陳朝要官皆稟息法脚氣獲除具如百錄 如金尅木則肺瀝而肝弱名爲肝病則止心於肺 如水性寬以急治之餘大準此 五指主五藏故大指主肝頭指主肺中指主心無名指主脾小指主腎 庸者廣雅云也 匠伯斲於郢人伯牙絕絃於子期故僧彪詩云鍾期不可遇誰辨曲中心鍾期若聞伯牙撫山曲云魏鍾子煥然其高聞彈水曲云洋洋乎盈耳哉

陷 戊者爾雅云遇也守以止賊故字從人執戈 楚詞云啾啾靈鳴又云啾啾鸞聲 十二時歌者若五行中名十二肖餘五行法並但十二惟六壬式中列三十六 列子云鸞鼠伏翼 貉者應作貉切 爾雅云雉者曰鷓鴣 今江東呼爲狹狹 臘者臘也於此月中獵取禽獸以祭其祖從事而立故名爲臘或曰臘者接也史記云始皇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 自漢後爲臘以至於今

第九之一 陽者光也月圓明也蒼頡篇云大明也 懽悵者不測之貌出字書 恬靜也莊子云無爲也

第九之二 藝者藏也易曰龍蛇之蟄以藏身

第九之三 禮云凡葬而無墳謂之墓白虎通云天子墳高三仞一仞七尺樹之以松諸侯半之樹之以柏大夫八尺樹之以桑桑者說文云似木濁土四尺樹之以槐庶人無墳樹之以楊柳 汪者水深也廣雅云萬頃波也 吳太伯爲太王長子次弟仲雍幼弟季歷太王有疾讓弟承嫡故託采藥入於東吳 堯聘許由爲九州長由聞之詣河洗耳巢父因飲牛而見之問曰夫人洗者先洗其面子何洗耳答曰堯聘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故洗之也巢父曰吾聞豫章之木生於深山之巔上無通車之路下無涉險之徑工匠難巧而不能得子欲避世何不深藏而浮游人間苟求名利吾欲飲牛汗吾牛口乃牽牛上流而飲之 愉者亦樂論語云愉愉如也 周禮注云備百物曰厲置滋味曰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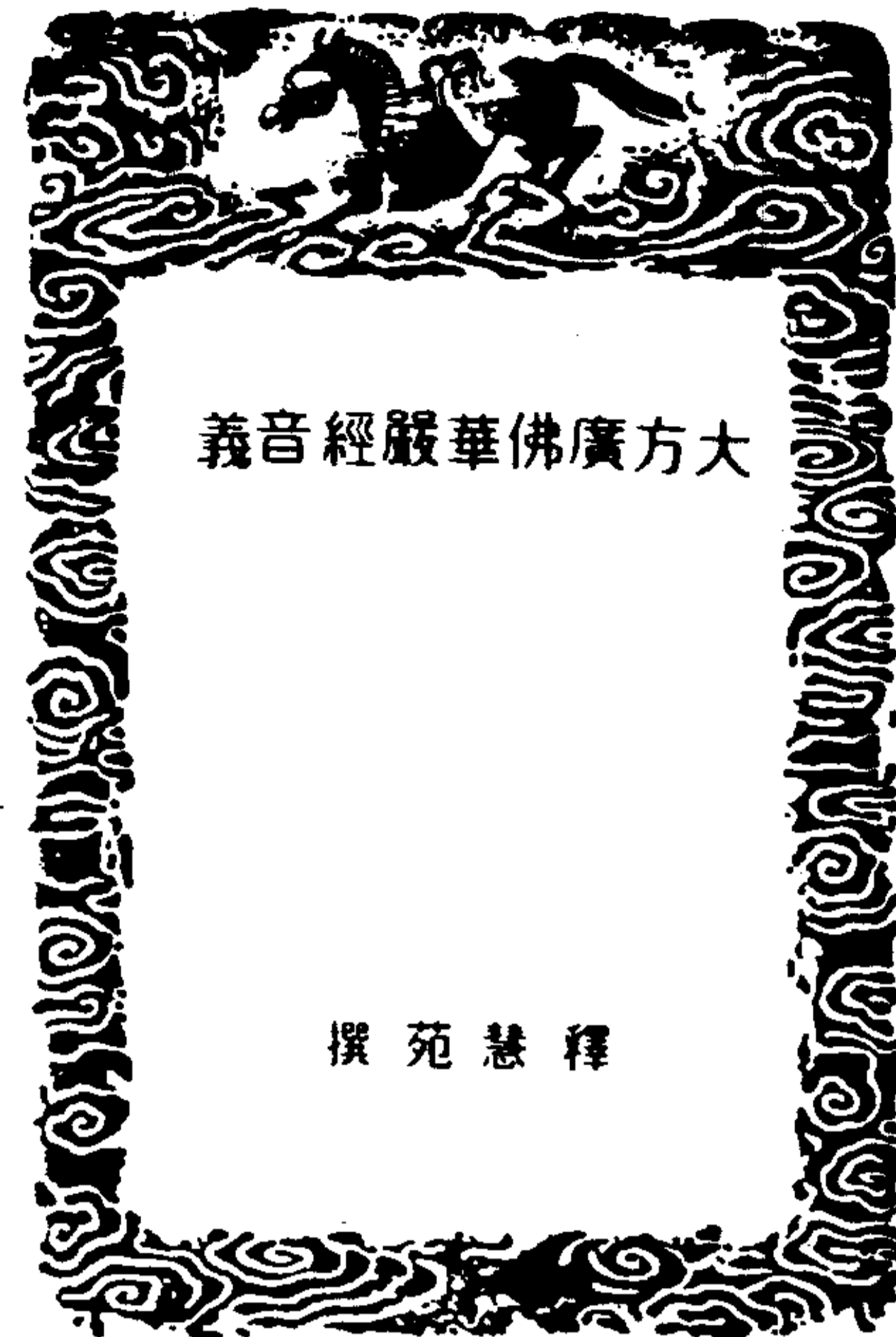
第十之一 莊子云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書云羿善射堯九年洪水七日並出羿射落其六又云養由基善射去樹葉百步射之百中與楚襄王出獵見羆猿遺樹王命左右射之羆猿騰躍更甚王命由基射之猿乃抱樹長啼 掉者郭璞云寬裕也詩云綽綽有裕 曳牽也亦可作拽字林云臥引也 星者說文云萬物之精以爲列宿月至昂張氏婁室胃地動屬水地神是歲無雨不宜麥若至柳尾箕壁奎危地動屬龍神災同前若至參鬼星軫亢翼地動屬金翅鳥災同前若至心角房女虛井畢諸斗地動屬天帝安隱豐樂宜五穀餘如星書

第十之二 廣雅云元黑色 如云太極生兩儀分而爲天地變而爲陰陽故曰是生兩儀兩儀既立變化生乎其中又云天地變化能生能成君臣變化能安能理故知君臣父子之道不出於陰陽八卦六爻亦不出於陰陽變化變化相易吉凶生焉吉凶雖生窮理盡性以至天命 又復周易但論帝王君子之道卜筮陰陽之理故並不出於有老子守雌保弱去泰去甚如云有生於無不可名焉復歸於無 莊子內篇自然爲本如云雨爲雲乎雲爲雨乎孰降施是皆其自然又言有無者內篇明無外篇明有又內篇中元極之義皆明有無如云夫無形故無不形無物故無不物不物者能物物不形者能形形故形形物物者非形非物也夫非形非物者求之於形物不亦惑乎 又云有性有情無爲無形 莊謂孔子爲仁義賊以行仁義雖防小盜不意大盜大盜者謂湯仁義以謀其國湯字非應作湯切 高舉貌也如負運鼓而求亡子詎可得乎 璞者玉也鄭重玉璞若有得者與其厚賜周人聞之規其厚賜周人風俗名死鼠爲玉璞乃將詣鄭鄭人笑之其人悟已答鄭人曰楚人鳳皇其寶山雖以楚王重鳳有不識鳳者路行見擔山雞者問之曰此何鳥擔者知其不識乃戲曰鳳皇其人謂實便問擔者販耶答販問幾錢答萬錢用價買之擬欲



上王得已便死楚王聞之愧而召問王亦謂實乃以十萬賜之 輪珠者意以子也以根爲湯可瀉寸白亦可治塊 爾雅云龜有十種一神最神明故二靈邊如玳瑁可卜者是三攝腹下折食蛇者是四寶五文甲有文負河圖六筮在著叢下七山八澤九水十火其猶火鼠五石者白瑛紫英石膏鍾乳石脂故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鍊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謂合歡獨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 本草云重莫者蚤休也亦名黃精博物志云皇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有食者令人不死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食可長生太陰之精名曰鈎吻入口則死鈎吻者野葛也若不信黃精之益壽亦何信鈎吻之殺人





大廣佛華嚴經音義

釋慧苑撰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第一

唐京兆靜法寺沙門慧苑述

原夫第一勝義是離言之法性... 舟故以名句字聲作別相之本質色香味觸為住持之... 自體嗟乎超絕言慮之旨洽悟見聞之境莫不以法王... 宏造權道之力歟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實可謂該通法... 界之典盡窮佛境之說也若乃文言外談正義難彰真... 見不生尋源失路故涉近以逕遠從淺而暨深去來今... 尊何莫由斯道且夫音義之為用也蓋清濁之明鏡釋

華嚴經音義卷一

粵雅堂叢書

言語之旨歸匪謬漏之構模闢疑管之鈐鍵者也至如... 低徊謔為遲迴彷徨乃成稽返俛倪代乎礙礙環遂... 作女嬌嬌書矯形正斜翻覆幹存幹體樹木參差若斯... 之徒紊亂聲義不加踏駁何以指南苑不涯菲薄少微... 茲經索隱從師十有九載雖義旨悠邈難以隨迎而音... 訓梵音聊為注述庶使披文了義弗埃籌吝紉字知音... 無勞負帙且蟻蟻之量司已穴而疏冥豈定雷之資開... 塾戶於遐邇英達君子希無詰焉

經序音義

天册册則革反說文曰册符命也謂上聖符信... 造化權輿也造謂造作天地變化萬物之初始也天道日... 星辰陰陽變化謂之天龍龍繫繫胡計切竟有神龜負... 而見也繫謂繫繫也人文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孔子述易十翼之一人文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下謂之人文也萬八千歲按帝王甲子記云天皇氏治... 年人皇氏治四千五百有同臨有截之區毛詩傳曰... 本云三皇治一萬八千有同臨有截之區毛詩傳曰... 也言四海之外率服載七十二君司馬相如封禪書曰... 道者七十有二君管子曰昔者封太山禪梁父者有... 七十二家梁父太山下小山也禪音壇也父音斧也... 迷四忍人迷謂人迷也四忍者思益經云一者無生... 忍法無來故二者無滅忍法無去故三者

華嚴經音義卷一

粵雅堂叢書

因緣忍諸法因緣生故四家經五蓋家總謂家室也... 者無任忍無異心相續故家經五蓋家總謂家室也... 悟流隱隱益神舉驚嚴西峙驚嚴謂雲巖山也西峙者... 際准蓋發也驚嚴西峙驚嚴謂雲巖山也西峙者... 於西峙也超四大而高視地王云城中言佛出過城... 內故云超混太空混胡本切按說文混謂混濁陰陽未... 四也混太空混胡本切按說文混謂混濁陰陽未... 也又作混叨承叨他勞切謂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 珠璣曰天子施展於戶扉以爲障蔽也海晏切於... 恬安曰河清海晏也殊願也善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 牒北益切牒從煩切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煩... 孫訓誦切治侯夾切時謂時歲謂歲歲歲歲歲歲歲歲... 歲訓誦切治侯夾切時謂時歲謂歲歲歲歲歲歲歲歲

言諸遠國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 沙漢來歸也獻獻獻獻獻獻獻獻獻獻獻獻獻獻獻獻... 架謂置物在高懸處之上也說文曰航航航航航航航... 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舟... 抱因入切珠璣曰凡以器謂之抱也罕測字希也... 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法中意絕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希望也凡為於細惟上細惟上細惟上細惟上細惟上... 事皆謂之髮細惟上細惟上細惟上細惟上細惟上... 筆削漢書高帝傳曰削則筆削則筆削則筆削則筆削... 也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 畫日凡治故造廓法界之疆域也廓元注周禮曰畫... 新皆謂之結也廓法界之疆域也廓元注周禮曰畫

界也毛詩傳曰疆域也珠函之秘珠函謂如意珠也... 佛舍利也佛舍利在佛身中猶如意珠在函也如意珠... 故佛舍利也佛舍利在佛身中猶如意珠在函也如意珠... 彌十方彌滿也三復復字麻切鄭箋詩曰復反覆也... 也

經卷第一 世主妙嚴品之一

摩竭提國摩竭提首或多摩伽陀或云摩竭提或云墨... 其意義大界不外或自釋云摩者不也竭提至也其國... 將謀兵勇敵敵不能侵至也又有云摩竭也竭提也... 也言摩竭之人通其國內也又有云摩竭人也竭提也... 謂五印度中此國最大統攝諸國故名大體也又釋云

華嚴經音義卷一

粵雅堂叢書

摩無也竭提也言此國法不行阿蘭若法阿蘭若者... 刑戮其有犯死罪者送置阿蘭若林耳阿蘭若者... 或曰阿蘭若正云阿蘭擻此翻為無諍聲然有三類一... 名達摩阿蘭若即此所謂阿蘭若也謂諸法本來湛寂無... 起作表因名其處為阿蘭若若處此中處者即菩提場... 中是也二名摩伽陀阿蘭若謂摩伽陀國處去日勝一俱... 盧舍大牛吼聲所不及處也三名檀越阿蘭若... 迦阿蘭若謂沙磧之處也值音遠歷切菩提場中... 者此云覺也場者漢書音義曰築上而高曰壇除地... 平坦曰場斯皆神祇所遊止也場字有作場者誤也... 覺按諸字書覺字從學字從教字從覺字覺字正云... 未謂未羅此云場也尼此云離也言此寶處不為垢... 穢所染也又云摩尼此口增長謂有此寶處必增其威... 德舊翻為如意隨雨無蓋寶句切光茂茂莫備切爾雅... 意等逐義譯也雨無蓋寶句切光茂茂莫備切爾雅... 茂郭璞注曰謂枝葉婆娑一切遍具之義故切字音從... 也漢書音義曰茂美盛也一切遍具之義故切字音從

華嚴經音義卷一

粵雅堂叢書

十說文曰十謂數之瑠璃為幹幹歌且切瑠璃梵言具... 具也有從七者俗也瑠璃為幹幹歌且切瑠璃梵言具... 山謂西域有山去波羅奈城不遠此寶出故以名之... 幹者字書云幹枝也謂瑠璃也字宜從干經本有從木... 者謂也孔安國注書杜預注左傳及玉篇皆以從干... 為瑠璃枝從木為瑠璃枝從木為瑠璃枝從木為瑠璃... 旁者謂寶葉扶疎扶疎服無切漢書音義曰扶疎分佈也... 之幹本從才嚴麗王逸楚辭曰麗麗麗麗麗麗麗麗... 作者謂也嚴麗王逸楚辭曰麗麗麗麗麗麗麗麗麗麗... 詩傳曰纓絡經本有作纓絡二字並麗也麗字麗麗... 萃集也纓絡經本有作纓絡二字並麗也麗字麗麗... 爾雅曰纓絡之臺有木謂之纓絡非此用堂樹爾雅... 者也杜預注左傳曰纓絡之臺有木謂之纓絡非此用... 之屋并有樹木者也階切戶階切戶階切戶階切戶階... 爾雅曰階切戶階切戶階切戶階切戶階切戶階切戶階... 階道是也廣雅曰階切戶階切戶階切戶階切戶階切... 砌石也說文云在屋曰階在階曰階階音仕也備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第二

唐京兆靜法寺沙門慧苑述

經卷第十四 淨行品

奢摩他 此云止息亦曰寂靜

毗鉢舍那 此云種種觀察

猗覺 猗於宜切掩師文選音義云猗美也玉篇猗野王

經美之貌今此覺支由定加行障流掉故引定身心輕

美安和即當輕美之義故得定者非唯心安調暢亦復

潤矣檀波羅蜜 具云檀那波羅蜜多檀那此云施也

到彼岸後之五度波羅蜜云彼岸也多云到也言施能

羅蜜多皆准此釋也尸波羅蜜 此云尸羅淨提摩切此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忍毗梨耶 精進禪那 此云靜慮謂靜心思慮也般若

華嚴經音義卷第一 譚瑩玉生覆校

足破澤 彼彼為切說文曰穿地也池沼 沼之連切說

矯玉篇曰矯假也詳也今言威儀真實不詐現與相也

經卷第十五 賢首品下 華嚴經音義卷二

瀑流 瀑滿報切說文曰瀑疾雨也謂天澍也船筏







也阿鼻地獄也請交苦無間慶幸幸何耿耿切劉光注公

經卷第二十 十行品之二

無所願願願也毗尼正云毗奈耶此日謂伏謂調身

無偏定 莫望 有所希求也 緣力主 不遷身 鄭注禮記

經卷第二十一 十無盡藏品

分減施 分方云切 不非先制 說文曰非 貢高 廣雅曰貢

疾 嬰於盈切 漢書集注曰嬰繞也 年方 玉篇曰方 梵獨

念 也按書集注曰特獨也 毛詩傳曰於今謂我獨念也 若

也字宜從示邊古經本有示邊作右音尤致切孔子述

不見在人天助 諸根殘缺 缺領雪切 諸不淨微形 毛

經卷第二十二 昇兜率天宮品

彰施 孔安國注書曰彰明也 施猶發 類婆羅香 或色鮮

經卷第二十三 兜率天宮偈讚品

也經本作撫字此乃 克諸眾樂 前雅曰克能也 孔安國

下 拜請一拜也 八日因拜 稽首 稽首 稽首 稽首

也 如 是 儀 則 儀 法 也 悅 豫 安 和 悅 謂 之 儀 也

也 杜 注 左 傳 曰 振 發 也 發 號 施 令 教 也 謂 發 言 告 示 設 教 使

良沃田 沃鳥鶴切 漢書集注曰沃滋灌也 言其土地有

十迴向品

瞋 恨 也 按 玉 篇 瞋 字 在 不 部 今 多 從 立 不 盛 是 時 俗 共

耳 五 欲 所 致 願 引 而 至 之 也 志 獨 無 侶 鄭 注 禮 記 曰 志

經卷第二十四 迴向品之二

供養 瞻 待 毛 詩 傳 曰 瞻 視 也 鄭 注 周 禮 寶 璫 璫 得 耶

一 二 則 為 鏡 鏡 則 是 動 不 安 靜 也 有 無 見 為

也 除 障 障 音 也 具 言 障 障 此 云 請 認 謂 恬 然 冥 寂 恬 田

也 杜 注 左 傳 曰 振 發 也 發 號 施 令 教 也 謂 發 言 告 示 設 教 使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第四

唐京兆淨法寺沙門慧苑述

經卷第六十三 入法界品之四

市肆也謂陳貨物也... 善財言唯唯善哉切孔安國曰唯也謂陳貨物也... 善財言唯唯善哉切孔安國曰唯也謂陳貨物也...

華嚴經音義卷四

泣拔猶豫箭... 猶豫也猶疑也... 泣拔猶豫箭猶疑也猶疑也... 泣拔猶豫箭猶疑也猶疑也...

經卷第六十四 入法界品之五

善知識者是我師傅... 善知識者是我師傅... 善知識者是我師傅... 善知識者是我師傅...

華嚴經音義卷四

目瞿沙... 瞿沙也... 目瞿沙也... 目瞿沙也... 目瞿沙也...

經卷第六十五 入法界品之六

唇口丹潔如頻婆果... 唇口丹潔如頻婆果... 唇口丹潔如頻婆果... 唇口丹潔如頻婆果...

華嚴經音義卷四

無也實注國語曰周備... 無也實注國語曰周備... 無也實注國語曰周備... 無也實注國語曰周備...

華嚴經音義卷四

彼波羅此云岸也... 彼波羅此云岸也... 彼波羅此云岸也... 彼波羅此云岸也...

經卷第六十七 入法界品之八

摩店隣里... 摩店隣里... 摩店隣里... 摩店隣里...

華嚴經音義卷四

香名先陀婆... 香名先陀婆... 香名先陀婆... 香名先陀婆...







率也定也... 坑坎地阜... 高土也... 釋種女聖波... 釋種女聖波... 釋種女聖波...

經卷第七十五 入法界品之十六

愛念情至... 空際之處... 注曰容也... 上分問切... 華嚴經音義卷四...

華嚴經音義卷四

度之數也... 古別今通... 諷誦文讀... 也買注國... 從立暫時... 人夫婿護... 故言巧斷... 折也巧斷...

經卷第七十六 入法界品之十七

禦并樂... 聲類作... 經卷第七十六... 禦并樂... 聲類作...

經卷第七十六 入法界品之十七

禦并樂... 聲類作... 經卷第七十六... 禦并樂... 聲類作...

通也此中... 達太子... 於一切所... 樂也造僧... 資生雜具... 知之物... 說也之...

經卷第七十七 入法界品之十八

我切安... 切安... 切安... 切安... 切安... 切安... 切安... 切安...

華嚴經音義卷四

酒無量... 說文曰... 水飲上... 寄居皆... 謂役力... 梁切切... 信切切... 又按...

經卷第七十八 入法界品之十九

致耳... 捕魚... 聲類作... 鹽故非... 憂明塞... 在喉故... 經卷第七十八... 致耳... 捕魚...

經卷第七十八 入法界品之十九

致耳... 捕魚... 聲類作... 鹽故非... 憂明塞... 在喉故... 經卷第七十八... 致耳... 捕魚...

流急貌... 道如渡... 其起臨... 的度廣... 能普去... 仗除亮... 非此乃... 藥密如... 三應如... 名瑞陀... 言從切... 喜謂得... 皆生歡... 也言此... 嚴飾或... 也迎謂... 夏為雨... 而形似... 孔安國... 日海中... 迎此云... 從角者... 迎陵頻... 經卷第七十九... 流急貌... 道如渡...

經卷第七十九 入法界品之二十

流急貌... 道如渡... 其起臨... 的度廣... 能普去... 仗除亮... 非此乃... 藥密如... 三應如... 名瑞陀... 言從切... 喜謂得... 皆生歡... 也言此... 嚴飾或... 也迎謂... 夏為雨... 而形似... 孔安國... 日海中... 迎此云... 從角者... 迎陵頻... 經卷第七十九... 流急貌... 道如渡...

華嚴經音義卷四

名瑞陀... 言從切... 喜謂得... 皆生歡... 也言此... 嚴飾或... 也迎謂... 夏為雨... 而形似... 孔安國... 日海中... 迎此云... 從角者... 迎陵頻... 經卷第七十九... 名瑞陀... 言從切...

名瑞陀... 言從切... 喜謂得... 皆生歡... 也言此... 嚴飾或... 也迎謂... 夏為雨... 而形似... 孔安國... 日海中... 迎此云... 從角者... 迎陵頻... 經卷第七十九... 名瑞陀... 言從切...

名瑞陀... 言從切... 喜謂得... 皆生歡... 也言此... 嚴飾或... 也迎謂... 夏為雨... 而形似... 孔安國... 日海中... 迎此云... 從角者... 迎陵頻... 經卷第七十九... 名瑞陀... 言從切...

經卷第七十九 入法界品之二十

名瑞陀... 言從切... 喜謂得... 皆生歡... 也言此... 嚴飾或... 也迎謂... 夏為雨... 而形似... 孔安國... 日海中... 迎此云... 從角者... 迎陵頻... 經卷第七十九... 名瑞陀... 言從切...



聽者飛則勁捷注楚辭曰捷疾也勁字從力捷字本從人今摩訶那伽此云龍亦曰象今此力射師射食摩竭俗云大體也謂即此方巨鱗魚其兩目如日張口如魚問谷存舟如流流如欲飲水如望高下如山

醉傲按五告切杜注左傳曰傲不敬也廣雅曰傲慢也陀那婆王阿修羅之別兜沙羅色沙者此云兜沙羅色言兜水也或有經本云獄卒按西方訓長者子瞿波羅按西方訓優曇花優曇此云希有也此儼然坐儼魚加被破皮義左傳曰加蓋也又珠叢曰從加恩謂之被也普眾宣威謂

經卷第八十一 入法界品之二十一  
華嚴經音義卷四  
日斷謂裁輔弼弼皮筆切尙書大傳曰天子必有四輔而從欲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人戴

華嚴經音義卷第四  
譚瑩玉生撰校  
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

右華嚴經音義四卷唐釋慧苑撰案慧苑事蹟未詳俟考據孫淵如問字堂集會頌篇集本序稱會頌要足古書不可不覽頌禮部儀制司郎中任大椿集字林雕板行世星衍以戊辰之歲讀書江寧瓦官寺閣流覽內典見元應一切經音義慧苑華嚴經音義引會頌為多隨加摺摭兼采儒書閱五年矣粗具條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宋人好博知朱文公王伯厚亦未之見中引古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於世星衍嘗掄揚其美屬友刊行焉淵如推

重兩書如此顧一切經音義則莊君所刻之見漢學師承記而是書迄今未見刊行也孫祠書目內編著錄兩本一云釋藏本一云藏鏤堂刪節本鏤堂刪節本或已付刊歟此冊為曾廣文昆士所藏廣文有跋稱北藏本也書中所引劉兆注儀禮漢書拾遺淹師文選音義諸書率皆今世所不傳乾隆間任禮部大樞得一切經音義因撰字林考逸一書其所引各條有與是書詳略不同者是禮部尙未見此書也余嘗校補禮部之書得遇此書喜甚後得嚴厚民茂才抄本校錄一過嚴本二卷

蓋南藏本云孫氏所著錄殆亦南藏本也謹依廣文所校重勘以付梓人咸豐甲寅浴佛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書局承印





靈寶真靈位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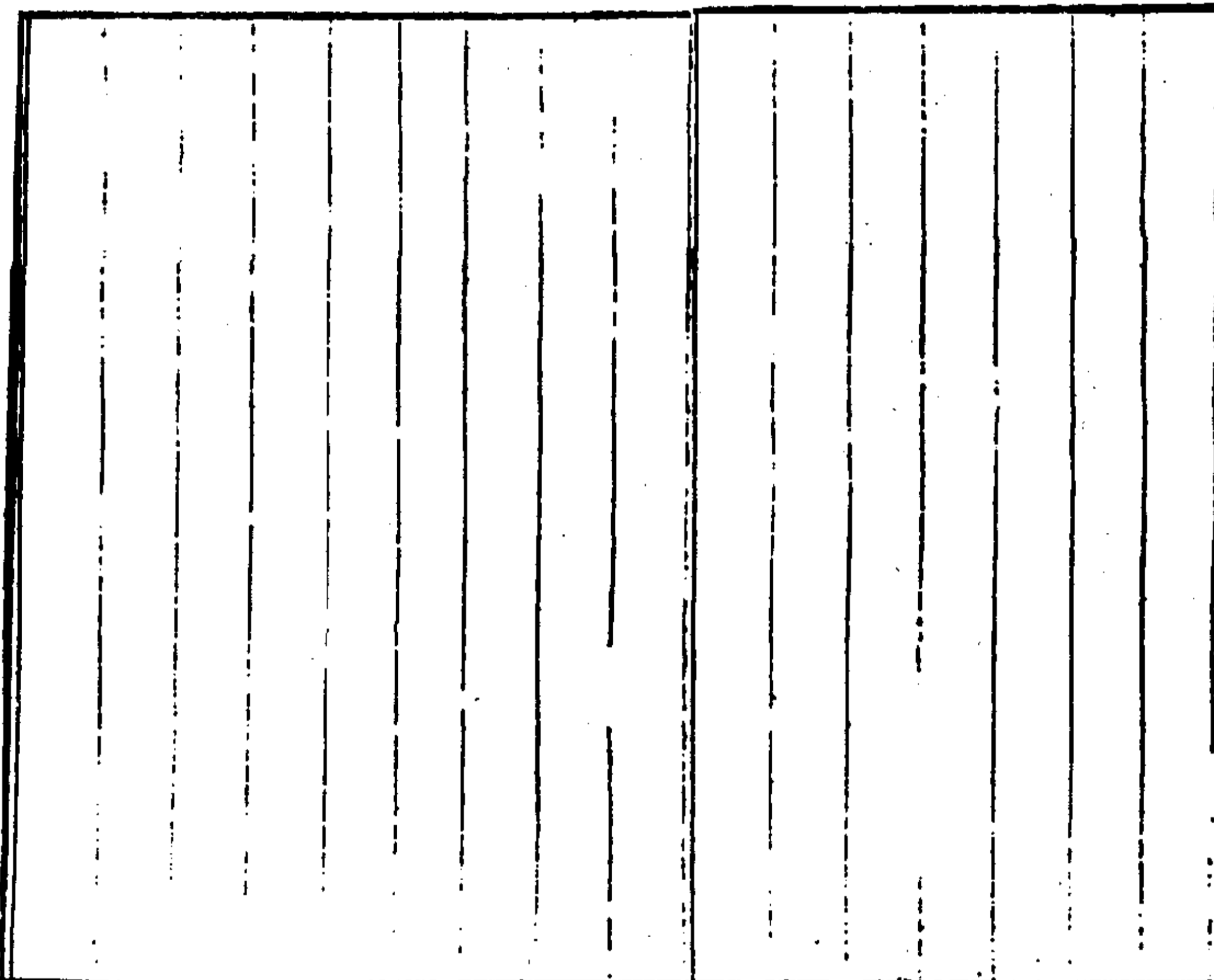
梁景弘陶

靈寶真靈位業圖序

梁貞白先生陶弘景撰

夫仰鏡玄精觀景耀之巨細俯眇平區見巖海之崇深搜訪八綱究朝班之品序研綜天經測真靈之階業但名爵隱顯學號進退四官之內疑似相參今正當比類經正離校儀服埒其高卑區其宮域又有指目單位上皇道君五帝七略說姓名墨利孟卓或任同秩異金剛四帝及下教之業均迹別者諸步綱如希林真人為太微右公而領九宮上相未委為北宴上清當下親相識耶諸如此例難可必證謂其並繼其所領而從高域羸事事條辨略宜後章輒以淺識下生輕品上聖昇降失序梯級乖本懼貽謫玄府絡答冥司今所銓貫者實稟注之奧旨存向之要趣祈祝跪請宜委位序之尊卑對真接異必究所遇之輕重雖同號真人真品乃有數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級千億若不精委條領略識宗源者猶如野夫出朝廷見朱衣必令史句

聖人中國呼一切為參軍豈解士庶之貴賤辨爵號之異同乎



題陶貞白靈寶真靈位業圖

瑯邪王世貞

靈寶真靈位業圖者華陽陶隱居通明造大槩依約真誥所傳而稍編次之余疑以為後人傳會書耳而序辭頗質雅而不快爽類陶筆因手書一通備采翫中有疑誤者略拈出之其第一第二天主世所崇奉如元始天尊玉晨玄皇大道君是已其第三天中位太極金闕帝君李姓下注壬辰下教太平主者何人也攷第二天右位首帝晨後聖玄元道君下復注壬辰運當下生則是此君見居右輔次當補處如觀自在而所謂李姓及玄元號者非伯陽甫而何然至第四天中位太清太上老君又寧非伯陽甫也三之內相成子高蒲衣支離被衣王倪鬻缺下隨華封非人子州善卷長桑秦佚接輿伯昏却問莊列之所寓言者往往皆見而未乃有老聃豈不以莊生所紀有老聃死一條故耶是不知老聃之即為老子且皆寓言也葛玄既列第二左位曰太極左仙公而復見之第五散仙赤松子列第二左位曰左聖左仙公南極南嶽太虛真人而復見之第四散仙召公奭既為第五右位之右保而復見之第七左位其更可笑者呂政為北帝上相曹操為太傅司馬懿為賓友而周文僅與之同列周武下作部將中間張繡韓遂嚴白虎盜賊之雄公孫度劉封偏方之劇何苗賈兄庚亮召亂皆非令終而並列貴職得非因循真誥之口傳而不加考訂耶考通明傳所



載者書在世者一百六十六卷入山者五十七卷都不載有此終恐後人傳會耳

又題  
余始意第三天中位李君即伯陽父及得方諸青童王君所撰上清後聖道君列紀云李諱弘元一諱玄水字子光一字山淵蓋地皇之胃以上和七年丙子三月生於北國天剛山李氏家五歲好道二十辭親遠蹈感天帝下教流光板案授以鬱儀大章大洞真經給以曲晨羽蓋飲以洞水玉精胎以素羽玄翮後道成而紫微上真天帝玉清君遣太景瓊輿下迎授書為上清金闕後聖帝君上昇太清中游太極宮下治十天唐承之年積數有四十六丁亥之間前後在中間鳥獸之世國所啓竭東西稱霸以扶弱主主有縱橫九一之名建號光跡昌元其後甲申之歲前後種善人除殘民役水交其上兵火繞其下到壬辰之年三月六日聖君下臨兆民矣此語似識緯又似受記不知上和為赤明龍漢前後與所謂壬辰者今已過耶為未過耶其事不可知若壬辰後聖則非伯陽父明矣王君職為上相又有上保大丹官南極元君上傳白山官太素真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玉君蓋李君四輔也一云西城總真即遠遊也真誥有上相青童大君而不言姓王又自有西城王君此以青童為遠遊僕其文亦似後人筆  
舟州先生書真靈位業圖云大槩依約真誥所傳而稍編次之者余因搜檢真誥惟自第

靈寶真靈位業圖

七位中位次尊卑一準關幽微耳其上五位所列僊真真誥雖十半載之都無位次可準至玉清三元宮則了不見錄矣然道書汗漫難遽尋校偶閱玉檢大錄所載二十七道君名號則此圖自元始以及左位五靈七明東明西華北玄南朱右位三元上元老三元四極三元晨中黃皆出其中是未必一準真誥也又謂赤松既為南嶽太虛真人不應復作第四散僊召公棄既為第五右保不應復作第七左位此說則又真誥所謂上聖既終二千四百年乃得游行太清其高士逸民以七百年至貞至廉以五百六十年至忠至孝以二百八十年得進僊階蓋前在散地後補上清初為四明後佐九宮故不妨兩載耳此即張奉為太極僊侯復領九宮尚書許肇為東明右司晨更進第五散位例也召爽之下已有明注原無可疑但周公旦為西明公北帝師葛玄為太極左僊公則隱居真誥自注云周公聖德僊鬼之中並無顯出又注云葛玄地僊耳靈寶所云太極左僊公于斯妄乎乃知此圖所列別準葛洪枕中記也其為後人附益誠有如舟州所言者其他若元始天王在第四左位按玉檢大錄當在元始下一位及第三右位又有老聃是皆錯簡衍文不辯可知埃深于玄錄者定之海鹽胡震亨識

靈寶真靈位業圖

靈寶真靈位業圖引

夫合丹激液理必資於百修曠景登霞義亦遵乎三善此靈宗之極軌真筴之上旨也乃探觀是圖校其升降則雖虛無自然之精助華協契之聖固已首出萬靈神游羣帝至於德淪荒穢輒據尊牒功深幽贊僅陪貳譬諸壞朝除目奸魁與譽夫比跡育司放勝駁流揮驚龍先路豈玄格之所推非世檢之能測當是誦詐畢生適究彼之智慧功名振代卒謂天之小人若然則太霄之上瀾於泥塗真聖之班雜於市販即使藥藏响漏寧返遠巡之駕海淺蓬萊不廢揭厲之什矣繡水沈士龍書

靈寶真靈位業圖引



靈寶真靈位業圖一卷

梁 貞白先生陶弘景 纂  
唐 吳真師高元齋蕭岳之遠校定  
明 沈士龍胡震亨 重校

玉清三元官

上第一中位

上合虛皇道君應號元始天尊

左位

五靈七明混生高上道君

東明高上虛皇道君

西華高上虛皇道君

北玄高上虛皇道君

南朱高上虛皇道君

玉清上元宮四道君 各有諱字

玉清中元宮紫清六道君 各有諱字

玉清下元宮高清四元君 各有諱字

玉清中散位一十君 諱字不顯

右位

紫虛高上元皇道君

洞虛三元大明上皇道君

太素高虛上極紫黃道君

虛明紫蘭中元高上停皇道君

三元上玄老虛皇元晨君

三元四極上玄虛皇元靈君

三元晨中黃景虛皇元靈君

三元紫映揮神虛生主真元胎君

玉玄太皇君

上皇道君

玉皇道君

清玄道君

上皇天帝

玉天太一君

太上虛皇道君

太上玉真保皇道君

玄皇高真

太一玉君

高上玉帝

右玉清境元始天尊為主已下道君皆得策

命學道號令奉真太微天帝來受事並不與

下界相關自九宮已上上清已下高真仙官

皆得朝宴焉

第二中位

上清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 為萬道之主

左位

左聖紫晨太微天帝道君

左聖南極南嶽真人左仙公太虛真人赤松子

黃老君 子裝君師

左輔後聖上宰西域西極真人總真君 姓王諱遠字方

平紫陽君弟子

紫清太素高虛洞曜道君

太虛上霄飛晨中央道君 赤松

太微東霞扶桑丹林大帝上道君

後聖太師太微左真保皇道君

紫明太微九道高元玉晨道君

紫元太微八素三元玄晨道君

九微太真玉保王金闕上相大司命高晨師東

海王清華小童君

領九宮上相長里先生薛君 周時得道許長史前錄兄也

太微右真公領九宮上相希林真人燕君 從天

王受王

君替代

司命東嶽上真卿太元真人茅君 大茅君諱盈字叔申

左卿仙候真君許君 諱穆南嶽夫人弟子事帝

侍帝晨青蓋真人郭君 名世

紫陽左真人周君 義山

清靈真人裴君 漢右扶風人漢時得道

靈飛太真太上大夫

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楊君

協晨大夫石叔門

正一羽晨候公楊子明

玄洲主仙道君太上公子 姓勤主關秦仙名

經命仙伯太保真人

八玄仙伯右仙公谷君

正一左玄執蓋郎郝偉玄

繡衣使者孟六奇

太素宮官保禁仙郎裴文堅

左楊王 華仲戒

繡衣使者西林藻 右嬪之姬趙約羅

三天左官直御史管長條

逸域宮 八景城

七靈臺 鳳臺瓊閣

金晨華闕



右位

右聖金闕帝晨後聖玄元道君壬辰運當下生

右輔侍帝晨領五嶽司命右弼桐柏真人金庭

宮王君諱晉靈王大子下教

右輔小有洞天太素清虛真人四司三元右保

公王君諱象魏夫人師下教矣

侍帝晨右仙公許君長史子諱翹

玄洲仙都太上丈人治玄洲紫桂宮玄洲之主矣

太保王郎李君名飛

侍帝晨觀大夫九宮太傅王晨郎

北隲弟子中候仙人姓范諱魏字茂世皆名承漢祖帝侍郎誤魏夫人傳

女真位

紫微元靈白玉龜臺九靈太真元君

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諱華存字賢安小有

王君弟子楊君師

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

北海六微玄清夫人

上真東宮衛夫人

北漢七靈石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真妃姓安晉朝降於茅山

紫虛左宮郭夫人

太極中華石夫人

太真王夫人

滄浪雲林右英王夫人

朱陵北絕臺上嶺管妃

方丈臺昭靈李夫人

北嶽上真山夫人

靈寶真靈位業圖

瓊華夫人

三元馮夫人

右華九成范夫人

紫微左宮夫人諱清靈字念音阿第二十六女也

長陵杜夫人

太微玄清左夫人

右陽王華仲飛姬

西華靈妃甄幽蕭

後聖上保南極元君紫元夫人

後聖上傳太素元君

東華玉妃淳文期青童之妹

東宮中候王夫人桐柏真人別生妹

太和上真左夫人

西漢夫人

華山夫人

玉清神女房素

西王母侍女王上華

董雙成

宛絕青

郭密香

李方明

太帝宮官

靈林玉女

金闕宮官

太保侯范法安

經命仙伯牙叔平

東華宮玉女煙景珠

上元夫人侍女宋辟非

主仙道君侍女范運華

趙峻珠

華敬濂

鮮于靈金

太和殿

紫珠閣

長綿樓

第二中位

太極金闕帝君姓李壬辰下教太平主

左位

太極左真人中央黃老君

太極左真人紫陽左仙公中華公子

太極左卿黃觀子

無上真人文始先生尹喜

朱火丹靈宮龔仲陽幼陽兄弟二人受道於青童君

東陽真人陵陽子明

中玄老人中央上玄子

北極真人安期生

北極老子玄上仙皇

清和天帝君

南極老人丹陵上真

青精先生太宛北谷子

玄和陰陵上帝

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

玄洲仙伯

太極左仙公葛玄吳時下演靈寶下為地仙



西極老人素靈子期	三天都護王長	太極上真公孔丘	明晨侍郎三天司真顏回	玄圃真人軒轅黃帝	玄帝顯頊	王子帝馨	帝舜	栢成子高	夏禹	周穆王	帝堯	風后	西歸子	丰車子	被衣	雷缺	許由	華封	子州	馬皇	大項	右位	太極右真人西梁子文
<small>撰靈書</small>	趙昇			<small>黃帝孫受靈寶五符</small>	<small>黃帝孫受靈寶五符</small>	<small>靈寶五符</small>	<small>九轉神丹入於九疑山而得道矣</small>	<small>湯時退耕修步網之道</small>	<small>受鍾山真人靈寶九跡法治水有功</small>	<small>至崑崙見西王母</small>		<small>黃帝師出四廟者</small>	<small>未顯</small>	<small>未顯</small>	支離	王倪	巢父	卞隨	北人	善卷	安公		
													<small>姓陶乘亦龍矣</small>										

太極右真人安度明	玄洲仙都絳文期	紫陽真人范明期	鬱絕真人裴玄仁	太玄仙女西靈子都	司馬季主	太極仙侯張奉	洞臺清虛七真人	西嶽卿副司命李真仲甫	八老元仙	正一上玄玉郎王中	南陵玉女	陽谷真人領西歸傳淳于太玄	戎山真人右仙公范泊華	陸渾真人太極監西郭幼度	中黃四司大夫領北海公涓子	太極法師徐來勒	耶耶張君	蕭史	太上玄一三真	劉京	玄洲上卿太極中侯大夫蘇君	弄玉	長桑公子	韋編郎莊周	接輿	邨間
				<small>受西靈子都劍解之道</small>	<small>左元放師</small>										<small>吳時降天台山薄</small>	<small>吳時天台山薄</small>	<small>庚桑子</small>		<small>吳時降天台山薄</small>	<small>名林子子玄涓子弟子周君師</small>	<small>白水使者</small>	<small>莊子師</small>				

第四中位	太清太上老君	上皇太上無上太道君	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陵	東華左仙卿白石生	張叔茂	元始天王	玄成青天上皇	南上太道君	天帝君	九氣丈人	中嶽真人高丘子	鬼谷先生	九天郎吏	定氣真人	五仙夫人	二十四官君將吏	千二百官君將吏	趙伯玄	臧延甫	竇仲君	茅初成	少室山伯北臺郎千壽	赤松子	華山仙伯秦叔隱	太和真人山世遠
	<small>為太清道主下臨萬民</small>		<small>諱道</small>			<small>西王母之師</small>	<small>此三人太清尊位不領兆民</small>			<small>此並太清三天東宮之真官章奏關啓學道所得</small>							<small>二條氣化結成</small>								



句曲真人定錄右禁師茅君 <small>諱園字季偉為地真</small>	磻家真人右禁郎王道寧	蓬萊右公李抱祖	蓬萊左公宋晨生	蓬萊右公賈保安	潛山真伯趙祖陽	九疑仙侯張上貴	蓬萊左卿姜叔茂	周大賓	毛伯道	劉道恭 <small>二人王屋山得道</small>	東方朔	馬明生	彭鏗 <small>西入流沙</small>	鳳綱	韓終	樂子長	墨翟 <small>宋大夫水解矣</small>	商山四皓	李明 <small>雷平山合丹也</small>	青鳥公	黃山君	竊封	方明	力牧	昌宇	莊伯微 <small>漢時人</small>	右位	太清仙王趙車子	太清仙王李元容	小有仙王鄧離子	五嶽司西門叔度	中央真人宋德玄	中嶽仙卿衍門子	中嶽真人孟子卓	西嶽真人馮延壽	南嶽真人傅先生	青城真人洪崖先生	九疑真人韓偉遠	岷山真人陰友宗	司命太元定錄紫臺四真人	中嶽真人王仲甫	北陵丈人	太玄丈人	北上丈人	南上丈人	太氣丈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靈寶真靈位業圖

益命丈人	飛真丈人	九道丈人	示安丈人	百福丈人	百千神氣丈人	登天上錄玉女四人	上天玉女三人	三天玉女百人	青腰玉女官十人	下等玉女	北宮玉女	五帝玉女	太素玉女	天素玉女	白素玉女	平天玉女	六戊玉女	青天益命玉女	神丹玉女	五流玉女	右十五玉女號	高上將軍	衡山使者	上天力士	天丁力士 <small>已上四人並天兵十萬號四將軍</small>	飛天使者	九天使者	九天真王使者	高仙啓天使者	游天使者	太清使者	六乙使者	六丙使者	六丁使者	六壬使者	六癸使者	右十五使者自然之神	東方靈威仰	南方赤燁弩	西方曜魄寶	北方隱侯局	中央含樞紐 <small>此太清五帝自然之神</small>	五嶽君 <small>而一替</small>	河侯	河伯 <small>此三條是得道之人所補</small>	西嶽丈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天玉童	洛水神女 <small>此三條亦是學道人所補</small>	飛天丈人	太一中黃	玄上玉童	猛獸先生 <small>此自然之神主天下鬼神禽獸</small>	陰長生	趙昇期 <small>在王屋山</small>	郭崇子 <small>廣人</small>	劉偉道 <small>漢時人</small>	郭聲子 <small>洛市中人</small>	周君	徐季道 <small>鳴山</small>	鹿皮公	仇季子	司錄君	張巨君	趙愛兒	郭芍藥	王魯連 <small>此三人女真</small>	救苦真人君執	司危	司命	八威	除福	帛和	華子期	鮑察	樂巴	葛洪 <small>隱羅浮山</small>	左東元上王	四天官王	昌命天王	佐命君王	飛真虎王	九都去死王	四海陰王	太一元君	上虛君	摩病上元君	七星瑤光君	三元萬福君	夜光夫人	和適夫人	第五中位	九宮尚書 <small>姓張名奉字公先河內人先為河北命崇侯侯今為太極仙侯兼領北</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位在太極矣

左位

左相清虛真人從小有洞天王受王真人替已度上清

左仙公郭四朝兼玉臺執蓋郎赤君弟子齊

左仙公王遙甫赤君弟子齊

辛彥雲赤君弟子齊

散位未受

蘇門先生

孟德然鄭景女師

李法成趙廣信師

王玄甫霍山人

張石生馬東源伯

張禮正衡山漢末服黃精

鄭景世臨江

右位

右相已度

右保司展上公

右保召公爽從羅南明公受此位

右真公郭少金

協晨夫人黃景華之女

文德右仙監張叔隱

散位

張重華晉初服胡麻

趙廣信魏末小

朱孺子赤水

孫田廣登名

許肇先在羅都為職

第六中位

右禁郎定錄真君中茅君治華陽洞天

左位

三官保命小茅君

三官大理守王附子荀中侯不顯名字

白水仙都朱交甫北河司命保禁侯桃俊

左理中監韓崇如大府長史左如司馬

九宮協晨夫人

丈解地上主者鮑靚南海太守

岱宗神侯領羅鄧右禁司鮑元節

地仙散位

許虎牙名聯字文暉受揚君守一之道

王真人上黨

魯女生在中嶽此三人受行三一真一

左元放孟仲甫弟子

九疑山女真羅郁今在湘

杜陵夫人

宜安宋姬此二人並受西梁真人青精方面不書位號未委何仙且在地真之列

許邁字叔玄小名映影各遊遊東華晉為地仙矣

翁道遠姜伯真猛山學道採藥二人映之傍侶

郭聲子

黃子陽一云觀夫人食桃皮師二人尊玄常相隨矣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曲人稚川之從祖也初存長山乘虎使鬼無處不至位在太極宮

鄭思遠即葛玄弟子晉永昌元年入括蒼山

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裴君弟子

謝允歷陽人戴孟弟子晉成帝時得道

施存一號純盆子孔子弟

劉奉林周時人

張兆期費長房之師

周君二人俱得道書七卷得道

姜叔雷氏妻龍

田公劉安之裝君時翼州別駕

亦曾班即黃初

范安遠

李叔勝

言成生

傳道流四人並隸司命王察

真人樊子明

龍威丈人

劉少翁華山

樊大夫

朱純陳留人昔

郭端為縣吏

范伯慈桂陽人少曾習病

鮑叔陽

王養伯

段季正

劉偉惠四人師西

宋玄德嵩高

李東

童初府

蕭開官並男

易還宮八十人

含真臺僅二百人

右理中監劉翊

典柄執法郎淳于斟

理禁張玄質主水雨之官亦保命書

童初府師上侯劉寬命府

丞四人趙威伯王仙籍并

樂長治主災

鄭稚政主考

唐公房主其

明晨侍郎七人比御史中丞

三男真夏複字子恬陳留人同相真人弟子

二人不顯

四女真周夏友汝南安城人河南尹周暢之



女張桃枝沛人司隸朱寓之母二人不顯	監二人 <small>范曲冲達西人漢尚</small>	武解鬼帥者	范樞	除街 <small>四人</small>	地仙散位	中嶽仙人宋來子 <small>先為楚市長</small>	中嶽李先生	扁鵲弟子五人	子明	子戲	趙太子 <small>服木</small>	支子元 <small>作裴君</small>	侯公	石生 <small>入東海為</small>	山圖公子 <small>周哀王時大夫</small>	赤須子 <small>夏明晨</small>	惠車子 <small>淳于典</small>	東郭幼平 <small>桃北河</small>	鄧雲山	西河節公 <small>張理禁</small>	刁道林 <small>龍伯高</small>	趙叔達	趙公成 <small>鶴鳴</small>	修羊公 <small>化為白</small>	崔文子	劉根 <small>版耳</small>
		王延	傅晃					子容	子威	子游	將先生 <small>支子元</small>	廬生	林屋仙人王璋玄		青谷先生 <small>劉上卿</small>	石長生 <small>周明晨</small>	鄭子真 <small>陽翟</small>	唐覽 <small>華山</small>	周正時	郭子華	張季連 <small>三人在</small>	范丘林 <small>女真趙威伯</small>	稷丘子	商丘子 <small>服舊蒲</small>	介象	

白羊公 <small>不顯</small>	劉綱妻	陳仲林	趙叔道 <small>二人藝作</small>	趙道玄	龔幼節	王少道	李伯山 <small>三人童初</small>	傅知禮	女真	寶瓊英	劉春龍	王進賢 <small>行女</small>	趙素臺 <small>黑女</small>	許科斗 <small>長史</small>	張美子	宋漂金母	張微子	山外其東者杜契	徐宗度	孫寒華 <small>女貞</small>	趙熙	張祖常	呂子華	龍伯高 <small>五人並</small>	謝稚堅	繁陽子何苗
介瑛 <small>白羊</small>	嚴青 <small>善禁氣已上</small>	道君	王世龍 <small>許遠</small>	傅太初 <small>遠遊</small>	李開林 <small>遠遊代</small>	范叔勝	李仲文		韓大華 <small>安國妹李</small>	李奕子	郭叔香	鄭天生 <small>鄧艾</small>	李惠姑 <small>夏侯</small>	施淑女 <small>續女</small>	鮑靚妹	傅和 <small>二人合</small>		晏賢生 <small>二人契</small>	陳世景 <small>二人契</small>	方山下洞室主者	劉平阿	蔡天生		王伯遠	馮良	

郎宗 <small>五人在</small>	王叔明	尹蓋婦 <small>三人之外餘三十</small>	辛亥子 <small>自云禁元中即將</small>	比干 <small>在戎</small>	務光	第七中位	鄧都北陰大帝 <small>炎帝大庭氏諱慶甲天下見神</small>	北帝上相 <small>秦始皇</small>	五帝上相 <small>未顯</small>	西明公領北帝師周公 <small>北少</small>	賓友晉宣帝	東明公領斗君師夏啓	賓友孫策	許肇 <small>已度九</small>	南明公召爽 <small>一云東明公已</small>	賓友漢高祖	北明公吳季札 <small>吳王壽夢之子聞</small>	賓友荀彧 <small>字文若魏武諱</small>	趙叔臺	此四明主領四方各治一天宮在職一千六	百年得補仙官其餘不得矣	鬼官北斗君周武王 <small>治一</small>	三官都禁郎齊桓公 <small>姓姜名</small>	水官司命晉文公 <small>姓姬名</small>	大禁農二人位比尚書令
鮑元治				李喜 <small>南陽</small>				北帝太傅魏武帝		中護軍周顛		右師晨 <small>如世中</small>						王世鄉 <small>未顯</small>							

靈寶真經位某圖



漢光武帝

孫文臺 名整

中禁二人位比中書令監

顏懷 字思

楊彪 字文

北帝南朱陽大門靈關侯邾鑒先是高明司直

邾鑒今為之位比尚書僕射

右禁監謝幼輿 名鯉 晉官太常

司馬鄧嶽

右禁監侍帝晨庚元規 名亮 晉時位比侍中領衛大將軍

衛大將軍

司馬馮懷 字相思 晉太常

華歆

長史虞翻 字長翔 武昌人 庚亮

後中衛大將軍孔文舉 名融

長史唐周 為吳尚書

司馬張繡 將軍 後漢

監海伯治東海温太真位比大將軍

長史杜預 晉征南將軍 左傳

北帝侍晨八人位比侍中

徐庶 字元直

龐德 字令明

爰倫 字世都

李廣 漢將

王嘉 字叔

解結 字叔

何晏 字平叔

殷浩 字淵

四明公北斗君各有侍帝晨五人 姓名未顯

河北侯二人

劉備 字玄德

韓遂

右此職統屬仙官

右位

中廡直事四人如世尚書

戴淵 字若思 晉驃騎

公孫度 字叔齊 王遼東

郭嘉

劉封 字子

北帝南門亭長二人

邾鑒

周撫 字道和 代邾鑒

北天修門郎二人

虞諱

紀瞻

修門郎八人 北天君門亦有

北斗君天門亭長二人

臧洪 字子源

王放 晉中書郎

期門郎王允之 王敦

謝鳳

典柄候范明

周劭 字子魚 主客試

北帝執蓋郎顧和 字君平 晉

部鬼將軍王真 荆州刺史

殺鬼地映日遊 魏北帝常使

西門郎十六人 魏主天下房廟血食

主非使者嚴白虎 吳時人為

南彈方侯許副領威南兵千人 已度九官 未委誰代

主南門鑰司馬留鑽 長山人

北彈方侯鮑助領威北兵千人 魏中丞

主北門鑰司馬章遵 吳時昭孫備門主

西河侯陶侃 領兵數千

長史 先用徐寧被彈今用 蔡謨字道明晉司徒

廬山侯魏釗 會稽人也

南山伯蔣濟 魏太尉

此三任各有封掌

泰山君秦顛 字景

將軍顧眾 字長始 晉丹陽尹僕射

長史桓範 字元

司馬曹洪 魏武帝弟字子廉 又

盧龍公曹仁 字子孝 魏武帝

長史司馬 未顯

南巴侯何曾 魏司徒

東越大將軍劉陶 後魏人

右號為四鎮各領鬼兵萬人各有長史司馬

復有小鎮數百各領鬼兵數千人

楚嚴公 即楚莊

趙簡子 此二人先未有

項梁成 作鄧都 官領者

馬融

王逸少

右鬼官見有七十五職名顯者凡一百一十九人

鄧攸 此六人 位未顯

劉慶孫 與賈誼 爭名

杜瓊 蜀人

靈寶真靈位業圖 終



真靈位業圖一卷

舊本題梁陶宏景撰宏景有真誥已著錄真誥見於唐宋志朱子謂其竊佛家至鄙至陋者此書杜撰鑿空又出真誥之下其用緯書靈威仰赤炁怒曜魄寶含樞紐之名已屬附會而易叶光紀為隱侯局九為無據至以孔子為第三左位太極上真公顏回為明晨侍郎秦始皇為鄴都北帝上相曹操為太傅周公為西明公比少傅周武王為鬼官北斗君則誕妄殆不足辨王世貞胡震亨乃取真誥及玉檢大錄諸書詳為考核殆亦好奇之過矣梁周子良撰隋志作一卷宋志作十卷與今本皆不同然第四卷目錄末云大凡四卷真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真或草行所言乃與今本合則隋志宋志均誤也首有陶宏景所作子良傳稱子良字元獻本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年十二從宏景於永嘉受仙籙錄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十一年從還茅山受五岳圖三星內文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述通真靈後一年卒年二十其說荒誕不經此書所記遇仙之事起乙未五月十三日至丙申七月未逐日續載亦宏景真誥之流也然其文頗古雅時有與字黃生義府第二卷未附此書訓釋一篇如治堂為道士之居彌淪為夢歷道義為道友婁羅一作醜續繪言委曲水湯讀為邊請以水滌器道子為弟子約尺為壓書尺五尺為牀之別名帆帆為夢歷鼻中作聲堰字即甌字角家為風角家壇靖皆為修道之所稱履之擬胥洛官反為二履相叠度為橫展兩臂乙為以墨

真靈位業圖二

滅字甲乙告之為次第跪請為以財事神登為登時楫楫為安置傳寫誤從木畔等為同伴扇削為起屋犯鬼神禁忌靖極為道室之齋輔病為口煩病各有考證亦頗駭洽惟蕪陸為乳香則可不必要註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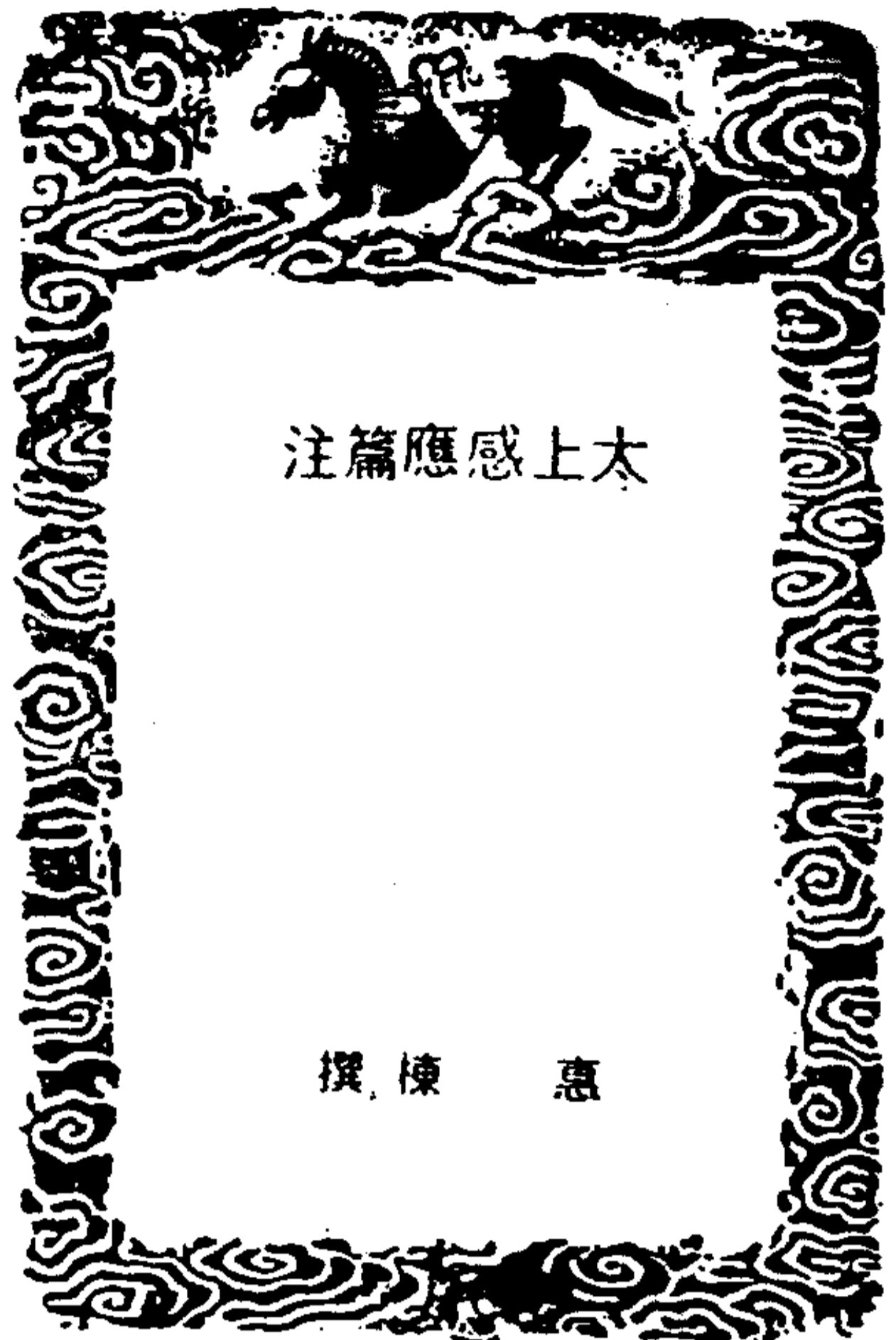
四庫提要辨證

真靈位業圖一卷

余嘉錫撰

舊本題梁陶宏景撰宏景有真誥已著錄真誥見於唐宋志朱子謂其竊佛家至鄙至陋者此書杜撰鑿空又出真誥之下至以孔子為第三左位太極上真公顏回為明晨侍郎秦始皇為鄴都北帝上相曹操為太傅周公為西明公比少傅周武王為鬼官北斗君則誕妄殆不足辨王世貞胡震亨乃取真誥及玉檢大錄諸書詳為考核殆亦好奇之過矣梁周子良撰隋志作一卷宋志作十卷與今本皆不同然第四卷目錄末云大凡四卷真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真或草行所言乃與今本合則隋志宋志均誤也首有陶宏景所作子良傳稱子良字元獻本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年十二從宏景於永嘉受仙籙錄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十一年從還茅山受五岳圖三星內文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述通真靈後一年卒年二十其說荒誕不經此書所記遇仙之事起乙未五月十三日至丙申七月未逐日續載亦宏景真誥之流也然其文頗古雅時有與字黃生義府第二卷未附此書訓釋一篇如治堂為道士之居彌淪為夢歷道義為道友婁羅一作醜續繪言委曲水湯讀為邊請以水滌器道子為弟子約尺為壓書尺五尺為牀之別名帆帆為夢歷鼻中作聲堰字即甌字角家為風角家壇靖皆為修道之所稱履之擬胥洛官反為二履相叠度為橫展兩臂乙為以墨





太上感應篇注

撰 棟 惠

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符爽虞翻于寶諸儒余以滙  
易後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蓋魏晉以前道家之學  
未嘗不原本聖人唯是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為坎  
離術士鍊精魄以一身為坎離為較異耳然玉鈴經言  
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為本故宋藝文志及道藏  
皆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即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成皆君  
子持己立身之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  
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稱為最古自此以下無議  
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棟日夜嘗藥又禱於神終  
一 專雅堂藏書

太上感應篇注序

願注感應篇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有開因念此書  
感應之速欲公諸同好而未果余友楊君石漁見之歎  
曰此書得此注不唯可以勸善且使後世道家知魏晉  
以前求仙之本初未嘗有悖於聖人反而求之忠孝友  
悌仁信之間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也其諸君子亦  
有樂於是歟既錄諸版而仍問序於余余嘉楊君之好  
善因述注書之由趣而為之序乾隆十四年冬日惠棟  
序

太上感應篇詞理質奧羅列善惡影響之微可謂微顯  
闡幽海三代以上之真言也憶予兄弟少時先大夫每  
日課誦是書即以教諸子每獲注本必令講貫其恂恂  
規矩不敢放佚者予是編有得力焉然各注多以果報  
警世繼引不盡雅馴聰穎多聞之士則目笑而闕度之  
曰此豈為我輩說法耶不知其損于身心者多矣茲得  
定字惠先生注本惠君博雅不媿經神乃披覽經史諸  
子原原本本如讀龍威異書足以息夸士之喙而折詖  
淫之心矣予謂教子弟者當與家訓蒙求並授可以廣  
拓見聞潛培心地其益不小兄子錫庚請轉梓之余嘉  
而序之以為嗜學而脩德者勸嘉慶三年歲次戊午四  
月二十一日芒種節大興朱珪識於皖江節署之存得  
齋

太上感應篇注序

專雅堂藏書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東吳 惠棟 撰

太上者最上之稱春秋曲禮曰太上貴德春秋傳曰  
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經傳言太上者皆  
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真誥甄命授曰太上者道之  
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為上清真人為老君  
之師陶宏景注云此即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  
之師也為太極左真人中央黃老君之師又云  
昔太上以德教老子是以老子道經云太上知有  
之願權堂老君以為太古上德之人是也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專雅堂藏書

是書乃修真者述太上之旨而為之當在玉鈴經易  
內戒赤松子經河圖記命符諸書中皆皆以前書而  
此篇言道戒尤關日用尚德者用茲無悔乃君子之  
光易背義者以此思憂實實小人之福易是以昔人  
表而出之名之曰感應夫偶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  
有不全者矣故必慎所以感之者新有感必有應自  
然之道也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春秋傳閔子馬之言無  
虞仲翔注易以坤為鬼禍乾為神福乾坤坤鬼神是

知禍福陰福屬陽陽為善陰為惡故禍福以類相從

字皆從示示神事也說文天行神然則禍福皆天也

而不知轉移之者人也禍分禍伏老禍與福相背

凶同城憂喜聚門易降之者天召之者人禍重于

地福輕于羽易有禍不及禍來連我非自作難

活天作猶可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言感應之理也

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屬擊庭鏡于外而黃鐘

應于內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



象形新序吉凶之於善惡亦猶是也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書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易聖人之言感應禍福速哉書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  
則貧耗多逢憂患

抱朴子案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  
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  
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又對俗篇云上  
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

過奪算合二文觀之司過即司命之屬也是以禮記  
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  
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康成注云小神居人之間  
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七祀皆主察小過故總謂之司  
過其或謂之司命者七祀首司命故也

人皆惡之案去  
下流乃君子弗居多言為詩人所畏玷汝南之月且  
許劭先注難除六朝敕命並云洗除先注蓋當日殊  
洛邑之并繼書終身不齒禮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三  
于斯民四凶之不才載諸于人口乎范蔚宗贊  
刑禍隨之鬼篇  
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莊宵人之  
行事夫各有所當矣兵在其頸焉避害也左天奪之  
魄孰逃威也左

吉慶避之  
易道以乾為善為祥為福為祿坤為喪為惡為殺為  
亂仲期聖人贊易扶陽抑陰以陽為君子以陰為小  
人積惡之徒與陰同類故吉慶避之陽稱吉稱慶也

太上感應篇注

仲期注易云陽吉陰  
凶又云陽稱慶也  
忘星災之  
歲在亥章長宏識蔡侯之禍星出婺女神靈知晉國  
之凶春秋類蓋德隆則星星隆則替德漢惟天時  
與人事相參斯六賊與五殘並會六賊五殘德之不  
脩禮之何益終逮於喪亡而已

抱朴子曰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所稟本多則  
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  
速盡而早斃是則占平公之疾無過十年驗伯有之  
亡不能五稔國語左傳算之盡也何日有之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武陵太守星傳曰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中台司  
中下台司祿周禮案天官書文昌宮第四星曰司命  
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是司命即三台三台即文昌也  
祭法王立七祀一曰司命皇侃禮疏備六以為文昌  
第四星非也司命有二楚詞有大司命少司命七祀  
之司命乃少司命也在虛北見星封禪書荆巫祠司

命漢律祠祇司命皆謂少司命也別詳其大司命乃  
文昌第四星即星傳之上台矣張君房雲笈七籤曰  
北斗九星第五丹元星天之北斗君主命錄籍上總  
九天諸錄中統鬼神簿目下領學真兆民命籍諸天  
諸地無不總統陶宏景真誥曰鬼官北斗君乃是北  
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辰玉君  
耳又云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蓋上天北斗有  
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職是北斗神君亦有二也竊  
謂顏超所遇斗君亦鬼官所置者非必天上星辰也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四  
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  
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饕人祭酬是以每到庚申之  
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  
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真誥協昌期曰凡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擾  
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  
警備其日遺諸可欲太上律科曰庚申日北帝開諸  
罪門通諸鬼神訴訟羣魔併集以司天下兆人及諸  
異類善惡之業隨其功過多少賞罰過毫分不遺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六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淮南子萬畢術曰萬畢人姓名見龜策列傳蓋八公  
見淮南外  
篇今亡 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陸龜蒙祀竈解  
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  
封禪書李少君以祠竈見上如淳曰祠竈可以致福  
孫子嚴祭竈請此如陰子方臘曰晨炊前竈神形見  
因以黃  
羊祀之段成式西陽雜俎曰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單  
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祭洽一作祭常以月晦  
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故為天帝督  
使下為地精己丑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審此



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

天帝長兄剛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

等一曰寇神名壞子也禱五行書曰寇神名禪禪字相

通志神譜曰華莊子曰寇有善司馬寇曰寇神也

李軌音古杜公略引五經異義曰寇姓蘇名古利婦

姓王名字子郭衣黃衣司馬寇曰者亦夜披髮從

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寇

凡人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抱朴子曰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

於人者奪紀紀算之說其來遠矣初學記引河圖曰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七

河圖洛書共四十五篇并今所謂河洛也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

三萬六千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

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又云

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祿所表事賜算中功抱朴

子曰紀者三百日也亦云算者三日也孫思邈李

昌齡傳云紀之為說一云十二年此俗一云三百日

算之為說一云百日式或成一云一云謂人上壽百二

十依河圖之說算主百年紀主二十年合於上壽則

算為一日近之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抱朴子曰請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玉鈴經

曰然求仙者當以忠孝友悌仁信為本若行不脩而

但求元道無益也又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薰蕕不同器邪正不並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

而聰前不揆於是非則有多歧之患不務於進退則

有羸角之凶易是以君子務以道為折衷也

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為防姦也君子之所

由有義路有禮門唯其行之卓卓故能履之坦坦若

大道甚夷而人偏好徑老躬邪趨疾成語橫奔失路

詞一蹉足時終身莫贖矣

不欺暗室

室有屋漏天有日月明審爾動靜及爾出王明叶芒事

無幽而不顯行無隱而不彰是以顏回不改容於夜

浴蘧竣不變節于宵行叶行對夫唯瑩虛室之方寸

白能止虛室之吉祥也莊

積德累功

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綿綿之事者無赫赫

之功大蓋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廣積土成山風

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聖心備矣荀

慈心於物慈心即不忍之心

毛之在躬拔之則痛骨指之在臂斷之則啼莊身且

如此物亦宜然本之為慈推之為恩施諸民則為仁

及於物則為愛皆心為之也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九

和漢仁者之壽考美意之延年荀非其驗歟

忠孝友悌

臣之事君無逃於天地子之愛親不可解于心莊兄

弟者其初一人之身也蘇洵臣忠子孝兄友弟悌所

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雖然言竊謂君子

之道四教孝為先天下之大戒二莊安親為始孝經

緯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春秋傳曰子之能任父

教之忠未有孝而不忠者也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未有孝而不弟者也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

孝廉前而當時人才特盛忠孝成俗非崇本之效

歟

正己化人

表曲則影邪源清則流潔其身不正而能化及天下

者未之有也素書曰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

者順是故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也

矜孤恤寡

藐孤之意曾不知悲恤緯之心每懷無告是以君子

之絜矩務在恤孤先王之啓監至于屬婦惟施恩于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十

不報其利溥哉知發政之必先為惠大矣

敬老懷幼

貴老謂其近于父也慈幼謂其近于子也禮舉斯心

而加諸彼乃謂推恩己不欲而勿施人方能行恕蓋

老安少懷之志天子非有餘匹夫非不足惟力行何

如耳

昆蟲草木不可傷昆蟲也古文作蚋

帝舜使伯益掌草木鳥獸而命之曰汝作朕虞書蓋

以萬物為一體也草木有生而無知昆蟲有知而無

義荀而皆秉天地之大德而生是故蟲舍蜚蜚山

不槎蘇聖王以之立政啓蟄不殺方長不折禮君

子以之律身

宜憫人之凶

惟狂未聞克念書遂入禽門法怙惡莫有峻容見左

傳流為凶族二字見第思饑年之多暴非天殊于降

才夜氣之特亡是豈人之本性孟是故作凶事為凶

人左常人之所畏也賢人之所惡也聖人之所悲也

樂人之善



君子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大戴禮  
龐士元拔十失五猶足為歡孔文舉去短稱長尙堪  
同調俱見唯秉夷之良不吳斯懿德之好無私鶴之  
在陰自相鳴和詩蘭之同臭易豈有差池左宏長道  
業其在斯乎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枯魚在肆仰升斗之無由莊窮鳥入懷望彈丸而知  
畏趙物猶如此人何以堪雖君子之固窮論語相賙  
為義唯善人之在患弗救不祥晉昔人所云饑食而  
寒衣墨生死而用骨左非仁心為質者漢曷能如此  
哉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己有  
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尸子舜  
之立心如此所以和五典而無違教實四門而無凶  
人亦思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  
不彰人短

蓋失數美

傳人之恆情是故接物之道不貴其能察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貴其能容君子賢而能容罷音知而能容愚博而能  
容淺粹而能容褻音惟有容而後知德之大也唯能  
容而後知量之遠也

不街已長

人各有能物各有伎深則藏淺則露舒張買物劉遠  
行而且買文市人皆揮臂而弗顧史乃知一得之不  
足稱偏長之不足恃也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  
德容貌若愚史矧伎能非全才尤當宏此遠讓也  
邊惡揚善易大有之辭

火天之象無所不照大有之義無所不包君子法卦  
象以察物而分善別惡人無道情師卦義以容人而  
過匿衰揚人皆喻志公此順天休命之道也說  
推多取少義若崇百樂曰推多取少是一樂  
讓德之主也爭亂之端也魯國男兒尙知梨小孔安  
邱博士豈識羊肥數當由欲者不多是以取之忘少  
本世知此者可以息爭可以興讓

受辱不怨老君崇百樂曰受  
以白造緇曰辱鄭氏儀身本潔白而隨以汗辱賢宜  
其怨矣雖然有義辱者有勢辱者犯分亂理辱由中  
出謂之義辱晉侮捧辱曰外至謂之勢辱荀義辱  
為辱勢辱不足辱何怨之有夫唯不怨是以真怨  
受寵若驚

高位實疾顛漢書厚味實脂毒厚位喻重蘇子家懷  
思于魯人亦謀之公子懼避于奈天所贊也左蓋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論雖危而无咎者其  
三之乾乾乎以恐而致福者其初之號號乎易  
施恩不求報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謂太上之  
報也老君崇百樂曰

此太上之行也天地有覆載之恩父母有鞠育之恩  
然物不容施于天地子不謝生于父母者志以天  
地之量大父母之情深也太上具天地父母之心尊  
之不以為損子之不以為益愛之不自以為仁利之  
不自以為利所謂下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子  
之知益愛之為仁利之為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七  
與人追悔

易曰有孚患心勿問元吉蓋為益之大莫大于信為  
患之大莫大于心注王王益而有孚患而以心何悔之  
有唯不追悔是以無悔吉又何之矣  
所謂善人

禹稱善人左為無惡也論語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  
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  
見受樂成實然則季氏之惡已熟漢書五五其中必苦  
語東平之善成樂善後漢亦在乎熟也孟  
人皆敬之

人無有不善善人者民之望也君子見而改容小人  
聞而革面敬人者人恆敬之盛德之所致也  
天道佑之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耶頤引易云亦見太公善人天  
地之紀也左傳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解  
福祿隨之

福者天所錫也祿者人所受也好德錫福詩令德受  
祿詩天之道也  
眾邪遠之遠于易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義厭切伊業不患德勝不祥漢鬼不神于有道老妖不  
作于守常左傳乃知庶疫剛瘳剛剛中文不在逐彪古  
字之效改音而在制行之直方也段改大剛也也  
為之見

神靈衛之  
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唯仁是福惟德是依皆見  
昔者三苗之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天神降而輔之  
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寶司命益年  
而民不夭見隋是其事也



所作必成

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何休公注名將成

而物敗之者偽也有所欲而天必從者誠也至德之

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樂何往不成徐幹中論

神仙可冀

抱朴子曰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

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惡人

之苦若如當作也明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

不勸勸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自貴不自譽不疾妬勝己不嫉諂陰賊如此乃為有

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以上抱朴子文王陟

而在上詩歿為明神見黃帝合而不死記法而上

仙莊豈虛語哉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

善

天數十二傳言一千三百非其次三當為二字之誤

也抱朴子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于

俱長生玉給傳曰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

當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腹中行

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以上抱朴子真諦

甄命授曰積功滿千雖有過故得仙功滿三百而過

不足相補者子仙功滿一百者孫仙子無過又無功

德藉先人功德便得仙所謂先人餘慶其無志多過

者可得富貴仙不可冀也

苟或非善而動背理而行傳

自此至殺龜打蛇皆承上大小數百事而言此統言

之下乃析言之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磨磨

底穢不見其損有時而益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

而用非善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故乘然則何以

辨之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

來上

以惡為能忍作殘害

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功以聚斂

為良此中行氏之所以先亡也新序淮南韓商之道其

用民也殘其養民也狹施之于亂世可以微利事平

則受其禍矣馮昔人警之廊革者廊之大則大矣裂

之道也淮南

陰賊良善

伯宗晉之善人而三卻害之卻宛楚之良也而無極

讓之陰賊之禍烈矣然長魚偽訟而卻氏尸朝進胙

興讓而費氏族滅俱見左傳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詩

外信哉

暗侮君親

萬石俯嘗君食固西漢之家風子通跪讀父書實東

吳之遺教唯唯敬誠之兼盡斯忠孝之無虧故戒以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勿欺本純臣之事見其不是陳忠乃逆節之階名義

大防安得不于此謹之

慢其先生

先生者先醒也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有先醒

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新少年喜誇前輩新進每狎

老成此何異醉而新寐殊無足與言者乎論

叛其所事

牛馬維其雜繫牛委已者也委而柔為柔服也而

况人乎納素妻而論前婚之惡以僕虜而毀故主之

暴抱朴斧鉞刀鋸之民周猶知節夷而不屑之甯有

輕狡反覆負恩微利如漢之呂奉先晉之劉生之者

誑諸無識

矜不能而教不及長者之行也若朝三而暮四朝四

而暮三名實不虧而能御眾狙之喜怒豈所以籠羣

愚者哉莊子其愚我也子其警我也子其盲我也子

善乎楞嚴經之語曰眩惑無識死後當墮無間矣

諛諸同學

君子之與人也面誦其短而退稱其長後漢蓋責善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為朋友之道故不厭箴規如內不相訓而外相諂非

親睦也家現朋友之薄而已不得厚揚友之辱而已

不得樂此一舉而兩失也戰國記曰君子絕交不出

惡聲交絕猶然况投分之友乎

虛誣詐偽

詩云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

機械日生而姦偽並起上下相通神奚自而降福乎

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盤有詩張為幻

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侯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靡

商樸女重淮南上下皆有嘉德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矣日虛而為盈或承之羞誣善之人其辭必游魏

懲發詐垂為定律魏分漢律為詐偽律無載爾偽心勞

日拙

攻訐宗親

宗有遠近同此淵源親有親疎無非瓜葛二字出後

斷所當致其敬愛處以忠誠若因一事之乖片言之

忤遂翻然易志倏爾甘心甚者加之攻擊發彼陰私

以此施諸宗是自廢其本也傳施諸親是自剪其翼



也左傳捷則非功敗為有喪反義悖德莫大于是  
剛強不仁

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摩也戰國策天為剛德猶不中  
時左傳強毅果敢而甚不仁知伯之所以滅其宗也

昔人謂不仁之質勝則強猛為禍梯人物志信哉李昌  
齡傳曰孔子以剛為近仁太上以剛為不仁言豈相

戾哉聖人所取之剛剛于理者也太上所戒之剛剛  
于氣者也天錫此注即周子

很戾自用

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徑亡人好獨是以君子  
不鏡于水而鏡于人鏡于水見面之容鏡于人則知

吉與凶子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  
以聾辨聲舍亂妄無為矣子厥角之羊窮于進退枝

巢之鳥終見號咷雖復何益哉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懷迷罔之疾者行非以為是視白以為黑天地四方  
無不倒錯列若猶是人也亦道其常而已好人所惡

而惡人所好則拂性適以取災厚其所薄而薄其所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厚則處家適以致亂是非向背之閒可不審哉  
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君子之所當撫恤者下也所當匡正者上也以不教  
殺人謂之虐以不善先人謂之諂荀子浚民膏以謀景

豈是良臣揆主意以扶非荀子定非後物一事增制  
承為故事之循一語登聽養成在上之惡盡國病民

誰之咎歟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先軫未報秦施致雖狄雉子常惟思舊怨遂覆刑尸

太上感應篇注

左蓋女人必豐是為有禮文選也 舊惡不念惟在古  
賢論是故大德滅小怨左傳寬身之仁也 小怨置大  
德刑戮之民也

輕蔑天民天民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傳故職曰天

職爵曰天爵民曰天民秋官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  
受之登于天府重之至矣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書天

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弃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左傳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擾亂國政  
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更是以古之人君謀事

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韓安乃或求治太急  
用人太驟東坡以聰明亂其舊章忽忘易其成憲譬

烹鮮而撻之治絲而焚之害家凶國所傷實多陸象  
先嘗謂天下本自無事但庸人擾之為煩耳唐書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

則懼及善人不僭不濫成湯之所以獲天福也左傳  
無功謂之亂晏子罰無罪謂之酷素亂則舉枉錯直而

民不服杜預酷則頗類放紛左傳而民無所措手足  
殺人取財方音曰殺人而取財人取位

殺人取財心計之臣也傾人取位傾危之士也心計  
之臣酷以濟其貪傾危之士奸以行其險此傳所云

以護應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怨讎已多其能免乎  
誅降戮服

聖人不得已而用兵所以除暴靖邊疆也當其助  
虐侵陵罪當誅戮荷泥首歸誠宜推心置腹令反側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子自安後漢弄潢池之兵諒非民志烈昆岡之火亦  
豈君心真西古人云誅降者殃及三世又云禍莫大  
於殺已降史記為將者思之

貶正排賢  
人臣莫難于無妒而進賢戰國策是故進賢達能謂之

大夫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白虎蔽公者謂之  
昧隱其者謂之妬妬味之人國家有之則為蔽孽荀子

仁人見之屏諸四夷莊氏之酒酸抑有由也韓非子  
酒者有莊氏其酒常美或使往醜其酒酸人使者不

取往于是莊氏之酒酸大夫位而醜有道之士此亦  
猛狗也東閣之行乞豈徒然哉說苑曰東閣子嘗富貴

為如是日吾自知吾當相  
陵孤逼寡  
青鏡婆娑有子未孩蓬室孀妻遺男始此列無中人

之恒產即天下之窮民帝王且欲施仁行路豈能無  
惻夫因利而弱人之孤虐人之嫗崔子玉清河王誅

棄法受賂  
古文尚書呂刑曰五過之疵維貨維求馬融曰求請

賂也漢法盜律有受賂枉法之科漢律盜篇舉至死  
又賊吏子孫不得察舉唐睿宗太極元年制官典主

司枉法賊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  
文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官典犯賊不在此限宋初

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是知亂  
政同位商后作其不刑盤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

彼贖貨厲民之徒即不顧天理獨不畏國法耶  
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直者刑所不加曲者法所不宥有如王子爭囚而州  
犁上下伯輿坐獄而范宜左右對類遂使直如矢者  
周內以深文曲如鉤者虧除於漏網即絕請寄而馮  
臆斷五聽已頗倘受獄貨而府辜功庶尤必報  
入輕為重

廷尉者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  
安所措其手足乎漢書是以古之人郵罰麗事刑決獄

折中韓詩所以即天倫也王制如生議而與之死比漢書

下刑而傳以上刑書輯小過成大辟加詆欺違明詔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聖王不以怒加刑天罰不極其在是乎

見殺加怒

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古之聖王或下車而  
泣之或微樂以悲之誠不忍之至也乃成獄報囚輒

加嚴暴家語祥刑之意安在乎孔子曰用法一也思仁  
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可不慎乎家語

知過不改知善不為

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

耳凶

自罪引他他湯

卻克與韓厥分謗高允為崔浩引罪古人直諫不以

生死易其辭夫犯禍對曹乃其自取不思痛心刻骨

反欲虛引他人以圖自免究之良與之家何本鄭雖

遭毒手二守見貫盈之罪終伏歐刀何見後亦何益

之有耶

塞塞方術

墨子遊齊道逢日者中行在晉夢值巫臬會方士於  
於旗亭緒先問楚人於東市司馬皆能探抽冥隲參  
驗人區宗語若乃斥以卑汙比之賤簡列傳至使知  
星宿者無望覆衣宿衣不覆索廷尊者幾為奪精所

亦通人之蔽君山而盛德之累也宋忠賈誼前事可  
鑒者矣

訓誦聖賢朱本作賢聖抱

仲任小子偏成問孔之篇論衡孫况老師獨有賤儒

之論見非十亦思非聖無法經有科條非聖無法見

有是條何休注公羊曰無尊尊蔽明傳垂大戒毀

賢賢且朝士之毀何傷日月羣兒之謗空笑蚍

蜂詩祇見其不知量也古文多

侵陵道德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道德者得也道生萬物有得

獲有故名道德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

之覆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下士聞道大笑

之此侵陵之所由至也抱朴子作傷殘道士義亦相

近獲鼓琴之子吉孫策謬誅捕屈膝之左慈曹瞞無

識蓋異術之士亦有不可誣者也

射飛逐走發驚驚栖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宋齊邱化書曰禽獸蟻蟻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

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鳥反哺為

仁雀憫胎為義蜂有君為禮羊跪乳為智雉不再接

為信若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

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

夫刑之怨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

我為貪狼之與封豕鱓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

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焉得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願人有失

願人有得未必得也願人有失未必失也而臧否分

矣今有煥者于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操火將益

之功皆未至雖然吾嘉彼奉水之意而惡夫操火者

之心也畢願人有失亦猶是耳

毀人成功老君說百病曰敗

陳湯斬鄧支班超定西域厥功茂矣而匡衡一言卒

從史議李邑盛毀遂去其妻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

人之美如此哉然史稱偉績高此兩人人笑李匡至

今齒冷毀人者安在耶

危人自安

勢有難全者則瀕人於危而弗顧非憎人也自安之

道在乎此也豈知天道好還危人適以自危越絕書

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為抱朴子曰背仁義之正途苟

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

滅人自益

孔子言不祥有五損人而益己一不祥也序盜愛其

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

故賊人以利其身子墨損人而益己乃盜賊之心也昔

聞益鼓滿者人概之人滿者天概之子晉可不懼哉

以惡易好

好讀為和好之好數世之與國一朝而背之盟心之

密友轉眼而讐之非惑於利即構於讒獨不思同好

而棄惡左傳福之基也與惡而弃好左傳禍之胎也迨乎

兵已交而莫解怨已積而難排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傳左



以私廢公老和說百病日以私廢公是一病

倉頡之作書也自營者營一謂之公背公者謂之公公之相背也倉頡已知之矣非是故君子不以一己之私情妨天下之公理忘私者直也

志滅私者德也尚書以公滅私害公者逆也廢公者慝也

傳君子不託公濟私者賊也以私廢公託公濟私者賊也

竊人之能蔽人之善

人有能而吾竊之可恥孰甚焉人有善而吾蔽之不詳莫大焉且不聞讓善者無續范甯說梁注揚善

者有後乎班固以伯宗之賢而遇讒三卻攘輩者之言也梁以張湯之酷而珥貂七葉揚兒寬之奏也

形人之醜李傳以醜因戲而形容人之醜行戲而虐矣因爭而攻發人之陰私爭而亂矣狀之逼真令人失笑能無折終身之禍乎揭之無遺令人掩耳能無啓殺身之禍乎

耗人貨財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史有耗之者也手編葉子子格戲始產盡于今朝太白詩黃金逐手快意巧笑於周后盡昨日破逐今朝貨

市門資窮於夜合齊桓公事惟匪人之是比豈之子之無良治彼罷民應坐周官之嘉石方之碩鼠宜傳漢室之爰書

離人骨肉肯以相愛離賊開之而父子兄弟相傾也淮南子謀相魯隱危豎牛奔仲叔孫卒費忌納女楚建走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漢書

侵人所愛

禍不好不能為禍古人以不負為寶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非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東虞叔之劍桓離之珠傳玩之者豈非喪志求之者適啓戎心

助人為非佐離者嘗佐闕者傷謂故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人之惡是佐闕也無乃傷乎且小人為不善未必披猖惟有助之者則同惡相濟如市賈焉幾于無忌憚矣漢律名有功有意助人為非功意俱惡漢抽腸毀鼓家訓非不幸也

逞志作威其爵瀾高其志益下淮南志安可逞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易若依勢作威志乃逞矣語曰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死傲不可長禮其能久耶

辱人求勝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子况辱人以求之乎屈王孫于胯下困張祿於廁中非愚則妄易不云乎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吾見多陵人者皆不在矣左傳

敗人苗稼水有曲壘曲壘王法所懲田卒汗萊詩人所歎蓋良苗肥稼上可薦宗廟下以厚民生重之至也若種種而奪諸水戰國牽牛以蹊人田左傳此何異草宅而禽變也周犯禁受罰固其宜耳

破人婚姻媒氏掌萬民之判冰人合二姓之歡雖兩喜何惜兩怨兩喜見莊子戰國策曰周地然非耦必多喪耦見所當慎之始也若夫初聘而強委禽左傳已歸而嗟

分鏡本學非辱于強暴即奪於亂離更有絲蘿將結一語而致參商仇讎方諸片辭而與雀角皆害倫虧義不可之甚者也

苟富而驕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家敦而富志高而揚戰國天奪之鑿左傳鬼瞰其室矣史鮑富而不驕者鮮矣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左傳富斯驕驕斯亂亂斯亡禮

苟免無恥成仁取義烈士之壯心寡廉鮮恥人臣之大戒三代以來其風甚卑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虜行若狗彘而不知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日知錄

認恩推過恩非已出而妄切之何古文認過實在我而強推之任德不任怨已掠其名誰執其咎齊竊恐居德者德易德之涼也避怨者怨之府也齊見左傳

嫁禍賣惡共仲殺子般而歸獄于僕人公羊孟德行小斛而借死於主者曹古來機械變詐之事甚深而難測然孟氏之賊曹氏之姦天下莫不聞者抗轉食槽之禍慶父抗轉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可不畏哉

沽買虛譽羊質虎皮觀草則悅見豺則戰法魚質龍文遭水即喜遇獵即悲抱朴名實之辨也先輩謂好名與好利者相去不遠蓋沽名亦以為利也然虛名一敗萬事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反裂其善有甚於謀利者故荀子謂盜名不如盜貨  
包庇險心

青難壬人畏孔壬者象人懷妊之形文包藏凶惡

之人也壬人之行潛姦隱智厚貌深情其藏之也如  
含沙伏弩雖明者不能然也然猶明也其務之也則

入以貫胸雖強者無不斃也其術之工雖殺數千百  
人而主名不立甚矣其險也

挫人所長護已所短

良相之愛才也一藝必庸小善卒錄君子之制行也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夫誇己之長乃挫人長揚人之

短始護己短謂幽蘭不可佩服艾盈要蘇葉壤以充

幢葉芳蕪穢賢士無名徒工詭譎不善是掩如見

肺肝卒亦何益之有哉

乘威迫脅

威者權也勢也權勢之所在為福固易為禍亦烈遂

君側之惡人志父豈能無罪趙快事見公羊左徒能

都之黎庶太師莫怨然臍傳日志父無罪徒能至於武安請魏其之用

破石奪五百之婦兩漢皆跋扈鳴張不義之甚者也

縱暴殺傷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荀子古之道也乃有人頭羅剎殿

上蒼既任雕面惡少為爪牙五代召名禍將吏與從

事史及夷若草左傳又見庚論報加屠書豈知天道

神明不可獨殺也嚴語師古日言多虞定安之家

門不增一口虞王温舒之滅族豈踰三冬漢法戒

之戒之孟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三才難空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東吳 惠棟 撰

無故翦髮

聖人為衣服適身體私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

愚民也今則不然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其為衣

服不為身體皆為觀好單財勞力單與單歸之于無

用指見此賈誼所謂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

之無寒不可得矣

非禮烹宰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燕以四膳養以三牲禮之所在烹宰所不廢也至于

平居當遵約儉重卿魚趙終能免禍公大夫玉食

必害而家書况乎多列庶羞兼羅珍怪二字出舍靈

龜而觀菜頤易弱之肉而強之食鄭子公之指唯

堪染鼎左趙稚長之腹止用監廚後漢揆之古人無

故不殺之禮不已悖乎

左道中有屠牛為業者其人食豕豕唯日宰太牢

血模糊懸肉格三字出莫敢誰何者此無他禁之之

法寬也案淮南子說山篇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

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

行之者矣高誘注云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

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然則

漢法殺牛與殺人同科也故其時人不敢犯今法輕

於漢而欲使植穀之牛不入屠伯之手烏可得哉李

叔則愛牛說曰肉牛者十之三革牛者十之三角牛

者十之四天下于是無全牛矣此論可謂痛切

散弄五穀  
席間之飯仲堪噉而無餘晉盤中之餐公垂詠而彌



重李紳詩試看盤中蓋食乃民天貨惡弃地其有太

倉之粟慶見因陳畝首之糧或多遺滯豈知儉歲之

饑康四穀不升曰饑生于豐年之狼戾乎念及此幾

欲量腹而食數米而炊矣

勞擾衆生

君子之牧民也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

于巷老幼不愁于庭庭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

召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

孝于親皆見陸嗚呼仁哉漢書若小人之牧民也如寢

關曝曬不得須與甯淮南豈知水濁則無掉尾之魚

政苛則無逸樂之人故令頌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

叶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鍾之以石救火投

之以薪皆見鄧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真話言都回父都方則無辜戮人百口取其財寶殃

考深重怨主恆訟天曹早已申對回法應滅門但其

修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回當保其天年

但仙道之事去之遠已夫以都道徽之賢一事不方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三

幅南猶蒙家訟為家中人所况其下焉者乎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老君說百病曰水

水能反壤漢火可燎原失則為災蹈之者死是以漢

魏人毀亡之律晉書刑帝王嚴決放之條若夫開積

仇家藉之洩忿漂民居之室其傷必多挾旅人之巢

為禍甚烈夫也雖投界河伯南史謝挾諸平莊左

非過也

素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太上感應篇注

君子不壞舊防大人必於細行東青齊之政難

言物土之宜毀重邱之瓶未免閉門之詢傳是知法

不易常怨不在大唯有禮者可以免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貴愿他破散

名位相軋者貨財相傾也獸惡其網民惡其上語自

然之理雖然達而在位豈非積古之榮桓賢而多財

書乃是善人之賞論語若曠貴不久昔出自天公奸

富致殃史記何干卿事南唐設虛願而幸人災出周

書及戰 非愚則惑也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四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貪色為淫淫為天罰左傳見色而悅謂之曰逆外傳慶

封易內負之斧鉞巫臣竊妻罪至族赤私于庚宗叔

孫不食皆見淫于魯宮邪顏伏鑽公羊申池之禍賊

由閭職子貉之妹終喪羊舌左傳嗚呼今人宜鑒斯轍

天有六氣降生六疾左傳亂白女戎晉書女為陽物晦時

生蠱日入作慙天年喪志非鬼非食人生實難皆見

受之以節易清心室慾附遠厚別禮逸則忘善德

則有辟魯語送目治容左傳投情國色晉書事見晉惟

應之階詩惟家之索書縻有先夫左傳季誠弱息詩

不以義交尚書是為感溺公卿宜淫兄弟爭室孟

姘通上淫曰姘淫淫曰通淫現族之妻曰罪大惡積

易生不若死羊公死有餘責書嗚呼上天戰國天威咫尺

尺福仁禍淫左傳不來杪忽遠則子孫近在目睫淫而

無罰左傳未聞其說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平時賈之仰升斗之財則活是貸我以財者乃緩我

以死者也惠孰大焉惡人而欲其死是惑也負人而

欲其死是賊也賊人者天必反賊之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先輩言自家猶不能自快自家如何他人卻能盡快

吾意交富人而與之稱貸交貴人而丐其卒贖恆人

之所賤也安能望其必遂欲不足而忿傳謂之小人

不亦宜乎

見他天使便說他過

人偶失便或值於時或當於數未必皆其自取也若

不揆其素行而輒指其生平以為是固應爾也豈不

悖哉且人即有過得志則括囊失時則橫議亦有識

者所深鄙也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戚施不可使仰籬條不可使俛晉書天刑之也莊天刑

之為不幸人笑之為不仁且踊楮而闕今上楮蕭

同幾於作質公羊登樓而笑愛妾遂喪其元史豈計之

得哉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人有才能即未嘗識面猶當提拂而揚謂之况目驗

而心知者耶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

罪也名譽即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然則知柳下

之賢之稱衡之薦誰之罪歟

埋蠱厭人老君說百病曰蠱

蠱者損壞之名淫溺惑亂之所生也左傳古訓為事易

有蠱卦謂壞極而有事也於文皿蠱為蠱傳先儒謂

蝨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故亦謂之蠱禮記其

法以桐木人以針刺之狸之地以厭人人輒死漢書

即周書所謂左道也周書日以左道事君者誅鄭康

成注王制曰左道若巫蠱及俗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六



漢時巫蠱之禍最烈故賊律有云漢仲放蠱人及

教令者弃市延及後世蠱人之罪並編十惡何通

赦令所不宥法至重矣而其術不長乃知少暉之亂

家為巫史語宋襄之霸鬼有淫昏左召之而至又何

尤焉小爾正曰聖王在上分民神職司民司地絕地天

通何通此嘉祥所以日降靈氣所以不作也

用藥殺樹

風詠甘棠雅歌行草楚楚可憐之樹晉濯濯易盡之

枝皆當廣以慈心全其生意况藁亡七日未必非神

策戰國棟大百圍偏能見夢也莊子用藥者無斧斤而天

厥志不仁不斬伐而枯其毒太苦

悲怒師傳聖發七亦不祥

師無當於五服然左右就養有父道焉服勤至死有

君道焉故樂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也漢重經

師其上章也必稱聞諸師曰以明所受戰國策曰談

是倍也荀子曰言而不稱師謂之倍數而不稱師謂之

喪弃官行服具兩故經義莫明於漢人材亦莫盛于

漢自經師亡而仲山之古訓不存詩古訓是式亦

子之雅言亦絕雅正也康成注論語曰讀先聖典法

不識字不能通經也於是其有施悌求佛而疾其師者矣有燕朋

燕辟而逆其師者矣唐石經禮記荀卿言倍師之人

明君不納諸朝士大夫不與之言蓋師道不立則經

義不明經義不明人材所以日下也

抵觸父兄

武王勝殷得一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曰豈

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曰此非其大者吾

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此妖之大者新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夫驕子傲弟其教不先其率不謹史輕簡父母新書

凌忽長者顏氏小則兆門祚之衰大則貽風俗之患

雖欲不謂之妖而不得也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

市金可採取之傷廉白珩非寶求之有道侵欲崇侈

養飭乃爾奪攘矯虔蚩尤殲旃窮途思返違道不遠

靜言自悼從我所好

虜掠致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攻剽椎埋掘冢鑄幣

意錢搏搶而田叔以之起桓發用以饒貨皆姦富

也雖然善人富謂之實淫人富謂之殃左是故家有

不宜之財則傷策掘藏之家其後必亡淮南天殆

富淫人左此說誠荒唐也韓昌黎詩桃源

巧詐求遷

馬安巧宦而四至九卿漢書翟誦詐盜而先據要

路孫餘也見倖進之端開純臣之節墮矣何以謹慎

為欺設居右職何以禮義為便巧為尊賈誼今人

之所喜者昔人之所歎也且也砥特而結趙宜子

何辱如之遭睡而探珠莊其危甚矣

實罰不平

古者爵賞不踰德刑罰不過罪是以為善者勸而不

善者沮曲唯其平也如賞所愛而罰所惡范則不

平不平則怨怨則爭爭則勸懲不立而爵賞刑罰窮

矣

逸樂過節

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故君子無逸作所

良士好樂無荒詩乃逸乃諺周公所以泳歎也式號

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漢且吾聞之狂者無憂莊

溺人必笑左傳逸樂未終而死亡繼之亦何以異於是

乎

苛虐其下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使下也

鞭朴弛於家庭固為終各僮僕取其遲鈍無可深求

苛虐者重為任詩而罰不勝左遠其逆詩而誅不至

慮夫力不足則偽智不足則欺莊子鳥窮則喙獸窮

則鬪人窮則詐韓詩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不危

者也家

悉味於他

失羣之雁故創未息虛弓可以下之戰國在患之人

者股弁二字出弱者引決豈不痛哉按以周刑應在

造言之律刑積之漢法當依恐獨之條漢盜律

怨天尤人

人之受於天也有三命焉受命以保度受命謂

以摘暴道謂行隨命以督行報之見孝經後神聖

及何休君子之於人也有三自反焉自反而仁矣自

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三命皆天也三自反皆不

求諸人也故荀子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

詞風厲雨老君說日病日竭

天有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禮觀古文師雨師帝王之

所祀周好風好雨日月之所從鄭氏謂日從星不帝

天且弗違之而况于人乎春祁寒而怨暑雨乃黔首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之無知訟風伯而詰雨師實文人之游戲晉子建詩 帝之命以詰風伯而師 有識者蹈之是獲罪於天也 韓昌黎訟風伯本此

鬪而不勝集眾以要之傷必重爭而巳速訟以成 之室必殘案漢律鬪有保辜辜外以傷人論辜內以 殺人論本何休公羊注 功意所必辨也使人傷人為功 意見 漢書周官訟有明禁既入之以束矢又申之以鈞金

亦何所措其手足乎 曲直所必分也功意辨而曲直分彼好鬪健訟之徒

妄逐朋黨

東漢之末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 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 處士復用陳留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 議列國之君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 之謂矣乃絕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備人居二 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 疑論周易泰之九二曰朋亡得尚於中行渙之六四 曰渙其羣元吉孔子作小象皆以光大言之光大者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周而不比公爾忘私之謂也夫洪範九疇必嚴比德 周官八成用戒邦則朋黨之禁其來久矣迹哲士 之微言攷先聖之逸典乃知有黨必有讐喪朋終 獲慶易非知幾達節之人大雅不羣之彥其孰能與 於此哉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髮子不答東髮受 善之子冠子不言韓詩 外傳慈訓不易聞也袖 中之簡三歲可以出之趙簡子之長子曰伯魯幼子 日無檢者謂之簡子 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 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值誦其辭求其簡出

太上感應篇注

諸補中而矣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 賢古詩簡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千里之書終身 可以誦之馬文淵千里遺書其兄何愛敬之深篤 子見後漢書及王允論衡而勿逆勿忘也 雖然妻子具而孝始衰矣荀子 子管子 讓言與而階之厲矣夫必先用其婦人今文乃敢侮 大誓厥父母無於是一轉瞬而姑婦勃谿者有之莊不移 時而父子異部者有之志此其無行義之尤漢所 謂維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維與我民彝大泯亂 者矣 得新忘故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貴易交富易妻此人情之不美荀子非有道之宜言也 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子貴如光武猶思瀨下之賢富 若孝宜尚索微時之劍若乃公孫懷詐莫遇故人西 漢司馬福心重憎老物其與少原之婦悲悼亡符 外傳晉國之臣與嗟弃席者子不可同年而語明 矣

口是心非雲笈七籤曰道教五戒 三者不得口是心非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 器也如器物雖不 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類其 言可

用口言善身行惡國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

任其用除其妖子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

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以為 忠諸葛武侯自表云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 贏財以負陛下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 為忠孔明自謂無負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貪 于貨賂始也臨下乃與盜跖為伍陳情則以曾史自 居偷兒獲廉名誠計之得矣豈知高后降之弗祥般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耶管子 曰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 造作惡語譏毀平人

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垂腴者魚畏之 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韓詩筆 端之文成是貝錦詩 舌端之語稍以齒牙語遂使生 人名節墮地無餘如彼糾彈同之禁錮善武士鋒端 方之蔑矣 毀人稱直罵神稱正

直者不毀正者唯神吹毛索疵流聞不誼不可為直 道者不祥犯鬼道者有殃毀人誣神其不祥莫大 焉天將殃之也 棄順效逆背親向疏

二者之義備于石碻之諫莊公孔子之教曾子也碻 之言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賤妨貴少陵長遠聞親新開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 六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子之言曰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也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鑒猥事

古者天地不通民神異業詩所以防戾豫而絕矯誣 也曰明且奉而不違曰覲音 覲曰巫敬而不瀆蓋天 地至尊神明至正尊不親小事正不干僻邪鄭莊 公之垂黃泉能無後悔左 中里微之盟齊社莫挽前 愆夫至天神不獨其為音 主斯乃民庶莫盡其



氣受命之氣也見楚語九黎三苗非前轍乎施與後悔一病與人道悔是一病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是施因為地也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是與乃為取計也往而不來贈而不答未有不悔其過而濫與者語曰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此之謂也

假借不還老君說百病曰借不念還是一病

泉府之法凡賒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漢元以來有假借不廉之條著於律律曰律律篇見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債過六月免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債過六月免

王符亦言永平時諸侯負債輒有割黜之罰蓋漢尚廉恥故舉士曰孝廉舉吏曰廉平所以重廉也重廉則必罰不廉且假而不返不特傷廉近於無恥廉恥不立風俗日偷啓爭速訟爭財猶其細也

分外營求

子臣弟友分內之事也富貴利達分外之事也君子畢力於人倫故思不出位而行無越思小人罔識義命不能耕而欲黍稷不能織而喜采裳

分內之事而營其分外之求豈知所性不存而所求無益乎

力上施設

持心計權子鎔治產積居俯仰取趣時若猛獸之發得利如鳥鵲之爭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然則識者嫌其銅臭烈天下謂之膏肓實士君子所羞稱也

淫慾過度

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不愆其止蓋陽性純而能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三學推堂叢書

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以殺伏靈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若夫不節不時失儀失度燕好每形於動靜書晦明常失于節宣非九物之移人即治容之喪志且也茲心不爽命不究於高年其生不蕃肌膚莫傳於來世

心毒貌慈

而很不害心很取國酷虐用刑垂涕終無所活置人死地柔懦不異平時何中之惡而外之婉平乃知泉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

穢食餒人孟多酒之蠅匹夫為之弗飲飯有涉筐之鼠君子所以不嘗昔人以食不潔為腸冷誠憎之也况以之餒人乎餒之言餓也如以莖豆飼馬牛賤之甚矣此人之陰過天之大惡也

左道惑眾

盧子幹注禮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禮記僻左之道以之事君則誅以之亂正則殺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六學推堂叢書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其采取姦利周官之法同其度量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其采取姦利周官之法同其度量

制罰察其詐偽飾行債賈賤者而誅罰之法至重也賈而欲盈傳物無中度人而近市必假真偽者必假真以此獲利則為姦利以此致富則為姦富此商賈所不齒乞人所不屑也

壓良為賤

因貧而作賤子見賈誼傳如淳曰淮南俗賈情已堪憐從坐而入縣官罪人妻子女為奴婢法誠難道若家本良與二字出系屬衣冠或乘機而攫取或依勢而脅從視若人奴記役同餓隸豈不聞畧人之法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五學推堂叢書

定自漢朝漢和賣之條彰于魏世書盜律和賣人自昔稱嚴于今為烈雖旅之瑣瑣斯其取災斯恐震之蘇蘇僕將自喪也

謾罵愚人謾罵也音莫官反為音莫白反說文云上馬也龍龜手鑿云踰也

生無才故可募雖然以有識謾無識以有才募無才是伎力皆書器矣不仁孰甚焉

貪婪無厭

近厥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答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

未啣而害及其身也咒詛求直咒詛則用牲古者司盟掌其事

蘇成遇暴辛之諺則出三物以自詛屈原遭子蘭之謗則告五帝以折中楚結思申煩冤求理惟其直也若乃言多僭倣事近矯誣詎可告彼司盟

阿之楚壁問中里之詞未半卒隕其身阿之楚壁問中里之詞未半卒隕其身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三學推堂叢書



之信罔中無世在下刑蓋未直而求直適足握水官  
之筆鳴三官之鼓耳北帝主六天宮二天宮立一官  
名之賦主諸考論而消魔經云岱宗又有左火官右  
水官及文官亦名三官並主考罰今三茅君通掌之  
並見真  
諸也

著酒悖亂

古之人制酒醴幾萍氏立監史將以德維令儀辭不  
興稱須與規初筵在剛斷過三爵不及亂今之人乃  
酒荒儀不令德不將濡其首側我弁既秘復僂僂  
扉有楸門有莠齊慶封鄭伯有就壑谷奔雍梁遠內

實賦朱方告爾士無崇飲百日醉三日醒酒既入舌  
必出舌既出言必失爾言奔爾身由傲伯由賢人  
堯千鍾路百榼惟齊聖能溫克酒人舌出語見管子  
飲伯見易休賢人見

骨肉忿爭

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  
家室大凶地雖有虺者一身兩口爭相齟齬相食因  
自殺今之薄于骨肉者皆虺類也韓非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行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

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夫和妻柔姑慈婦聽此天地之  
大義制禮之善物也易有如脫輓之輿不能正室

幾望之之月戚在征凶易或於此婦人而宮中絕胎  
或夫人不儀也易而凶外稽留公羊刑于之化無間併  
倨之風屢見遺禮義棄人倫其不同禽獸者無幾耳

輕慢先靈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

太上感應篇注

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是以祭則受福孝能錫  
類詩若夫鷹而矯誣立而跛踣類公索之亡性家近  
般民之攘竊書豈惟鬼神不費兼之孤疾天昏左皆  
僭慢之所致也

違逆上命

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  
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表雖然逆命而利君謂之忠  
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荀稱詔書而不用漢書空留  
挂壁之文政論格上命而弗行遂有屯膏之事佛哉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方命之繇至于用刑左傳益茲逆命之苗乃絕厥世書  
作為無益

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作者創造之詞無益多矣不  
可偏舉為事有所害故為無益書作淫巧以滂上  
心豈惟喪德嗚百姓以從已欲書不獨傷財蓋作無  
益未有不害有益也

懷挾外心

策名筮仕精白所以承休巾櫛事人靡他用以自矢  
臣無畔質晉婦內夫家漢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傳

行姦禮於鄰主至下臣何敢即安國語積聚於衛  
人離子婦豈容私貨禮禮有放臣詩梅棄婦良有  
以也

自咒咒他

指九天以為正悵望靈脩出三物以明心吞嗟維暴  
駭人願頌而何傷小雅怨誹而不亂也若遇人不淑  
涕泗滂沱觀閔既多寤言標辟莫余身之有悔公願  
及女而偕亡書祇加懟耳史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  
也其謂是乎

偏憎偏愛

其母惡者其子釋釋音釋其母好者其子抱韓非丈  
夫之愛憎生自婦人也豈無芒莠之妻情親假子珠  
崖之義哀感傍人列女亦各其志耳漢然而佩申生  
之訣已見集枯詩牽孺子之牛書何妨折齒左是則  
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越井越竈雲七籤穢戒忌日忽跋井今古  
吹簫之女載於白澤之圖白澤圖白澤圖黃帝時書成  
云井鬼名史老婦之盆出於淹中之記古禮出故

耿恭再拜而井水飛揚後漢陰氏晨炊而竈神形見  
上神明之也禮越之者有短垣而自踰之語如陳侯  
之忘大德鄭國井湮左豈智伯之甚不仁晉陽沈寤  
語亦肩無道宜折筮以誓之赤眉井竈童子何知當  
執戈而逐之也士句日塞井與竈文子執

跳食跳人

惟食八政之首惟人萬物之靈書故春秋必記有年  
君子不誣十室禮注重之故也若夫暴殄為心狎侮  
自用既蹴爾於一篲復屈人於兩脰呼首山之庚癸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左安知稼穡之維艱見兄弟之顛連西豈識一夫之  
子勝若小人也足與治乎漢

損子墮胎

人道下生通於易氣易氣從下生故畫卦誕彌值宿  
應於天文抱朴子日命之脩短實由在母不憂晉肇  
始揆於皇覽離先生如牽俗懼弗子于庚辰史不  
謂之不子漢天地父母之心其理同其情一也孩蟲有  
禁孟春猶重其文月列別用刑書君子諱傷其類家  
矧自殘其骨肉乎後漢豈生有咎微而必弃諸堤下



或合而非禮以致委諸夢中左傳不然何用心逆人道也

多行隱僻今本作多

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閉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子故不由明坦之途者謂之宵人宵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子隱僻乃其性也以隱僻為性則不義以隱僻為行則無禮多行不義必自斃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左傳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杜預左傳注曰晦月終陰之盡故以為忌雲笈七籤曰臘日宜修齋祭祀先祖金書仙誌戒曰勿以月朔日怒恚禁忌篇曰且起勿噴恚且下牀勿叱呼勿惡言皆見雲笈七籤夫喜怒以類者鮮矣易者實多左傳晦臘為終朔且為始吉人由之視履君子於是履端王志豈

溢喜溢怒之時乎狂者非不歌也淮南醉者非不怒也語然而死亡疾病隨之矣哀樂失時者殃咎安得而不至耶左傳

對北涕唾及溺反對竈吟詠及哭

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凡人不可北向唾北向尿又吉律戒曰不得北向便溺觸柱玉晨老君曰向竈罵詈三不祥禁忌篇曰勿舉足向火對竈罵勿吞唾呼奈何聲此名請禱特忌之

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

以夫遂取火於日禮蕭炳用升禮一莖六穗于庖

書封禪吉蠲音為饋詩故火禁掌于司烜禮新蒸守諸

虞人左傳古人之所慎也吳陽達于牆屋禮豈容穢德

腥聞書玉食薦於君王尙惡勞薪作饗音大則鬼神

弗饗小則賓客不歡皆不敬之所致也

夜起裸露

雲笈七籤說戒篇曰天尊十戒第八戒不得裸露三光當終身奉持老君曰夜起裸形一不祥古人處必掩身禮臥必拱手南史故武王帶之銘曰火滅俯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大戴露而觸三光則不恭從而官風露則不壽可于向晦宴息而忽之乎

八節行刑雲笈七籤八節曰立春春分

真誥協昌期曰八節之日當齋盛謀諸善事以營於

道之方也慎不可以其日忿爭喜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為重罪也雲笈七籤曰凡八節之日是上天八會大慶之日也金書仙誌戒曰勿以八節日行威刑蓋時順之法後漢王者所遵賊莽春夏斬人亡新由是忽焉王莽建安寬緩詔絕後漢立春下寬大謂案建安二十二年二月立春漢室由是衰焉若刑不寬緩者不行見獻帝起居注漢室由是衰焉若刑不須時是謂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必有天殃者也

唾流星指虹蜺蜺音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天事恆象國語失度為飛流張晏曰飛星流星也孟光亦二氣為虹蜺淮南子曰天之渝無敢馳驅相連二氣則成虹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詩况敢唾而指之乎追誦蠅螻之章以為太息

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雲笈七籤養生延命錄曰凡小兒不用令指月兩耳

後生瘡名月食瘡又曰勿怒目久視日月使日睛失

明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

合于人統五星合之于五行三統故王者父天母地

兄日姊月孝經類于上帝宜于社禮禋于六宗音精

意以享禮敬之至也不敬三光是不敬天地也河圖帝視萌曰帝視萌侮天地者凶可不懼乎

春月燎蠶

爾雅背田為燎郭氏謂夜獵載鑑照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獵者捷取之名也昆蟲未蟄王制有火田之禁禮弋不射宿聖人垂愛物之心蒐不以時曰傷天和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禮燎蠶畢七管子所謂無道之君也四稱甯於物也而可忽諸

對北惡罵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凡人勿北向唾罵犯魁闕神金書仙誌戒曰勿向北唾罵犯破毀王破講歲下辰也

王謂王恚之所在也

無故殺龜打蛇打音

雲笈七籤禁忌篇曰人凡一切翫養蠢動不可故殺傷損至於龜蛇異於他族設有靈者或陰精害人深當慎之之二蟲者居於宰路漢書出自然宮左傳南龜却而東龜前禮內蛇闕而外蛇死左傳皆能通元王而見夢列傳負涸澤而為神韓非倚屬異十朋易

正橫道刻剝莊子類非歧首輒見推埋列女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孔瑜之功章於鐘印晉書隋侯之德報在銜珠搜神竊謂作不善者反是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春秋緯佐助期曰司命神名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髯瘦通於命運期度後漢書張風俗通曰今民間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擔篋中居則作小屋汝南餘部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曲禮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鄭氏曰死之言漸也事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卒為終消盡為漸言算與形骸俱盡也  
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易文言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虞仲翔據納甲卦氣之說而申之曰坤積不善以乾通坤極姤生與為餘殃陽極姤生履霜堅冰猶履而活先人餘烈貞良而亡先人餘殃說死之道也 抱朴子據道戒曰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

身取人之位侵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聖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劓胎破卵春夏燎獵嘗罵神靈教人為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廷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害不公不平淫佚傾斜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偽詐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咒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困當作以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三 粵雅堂叢書

不清潔飲餉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誨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抱朴子據道戒曰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

太上感應篇注

口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殺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取之者也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孟子所謂一聞公羊所謂推刃也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餒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抱朴子據道戒曰道家言枉殺人者是以兵刃而更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三 粵雅堂叢書

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饑餒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又良規篇曰無異乎渴者之資口于雲日之酒饑者之取飽乎鬱肉漏脯也雲日即暈日鳩鳥也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

老君曰無謂幽冥天知人情無謂闇昧神見人形心

言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千地收人形委性起命錄曾子

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

未至福其遠矣徐幹中論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

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沈鬼攝之心

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異鬼攝之心蔽藥

餌者物鬼攝之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

應之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并蓋神體物

而不遺心隨感而輒動吉凶善惡之閒可不慎哉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

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轉禍為福戰國策文

抱朴子據道戒曰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三 粵雅堂叢書

若曾枉殺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

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乏人以解之太平廣記九十

六卷引西陽雜俎曰釋道欽住陞山有問道者率爾

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當乞心傷令執爐而聽再

三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

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為

名理夫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

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

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

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之謂福而禍本於有禍詳非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之謂也

故古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二善三年天必降之福

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天必降之禍胡不勉

而行之

古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書視

言動皆是也善無近福抱朴子故以三年為斷惡不言

三年者凶人不終禍之至也何日之有皆見末復言

此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三 粵雅堂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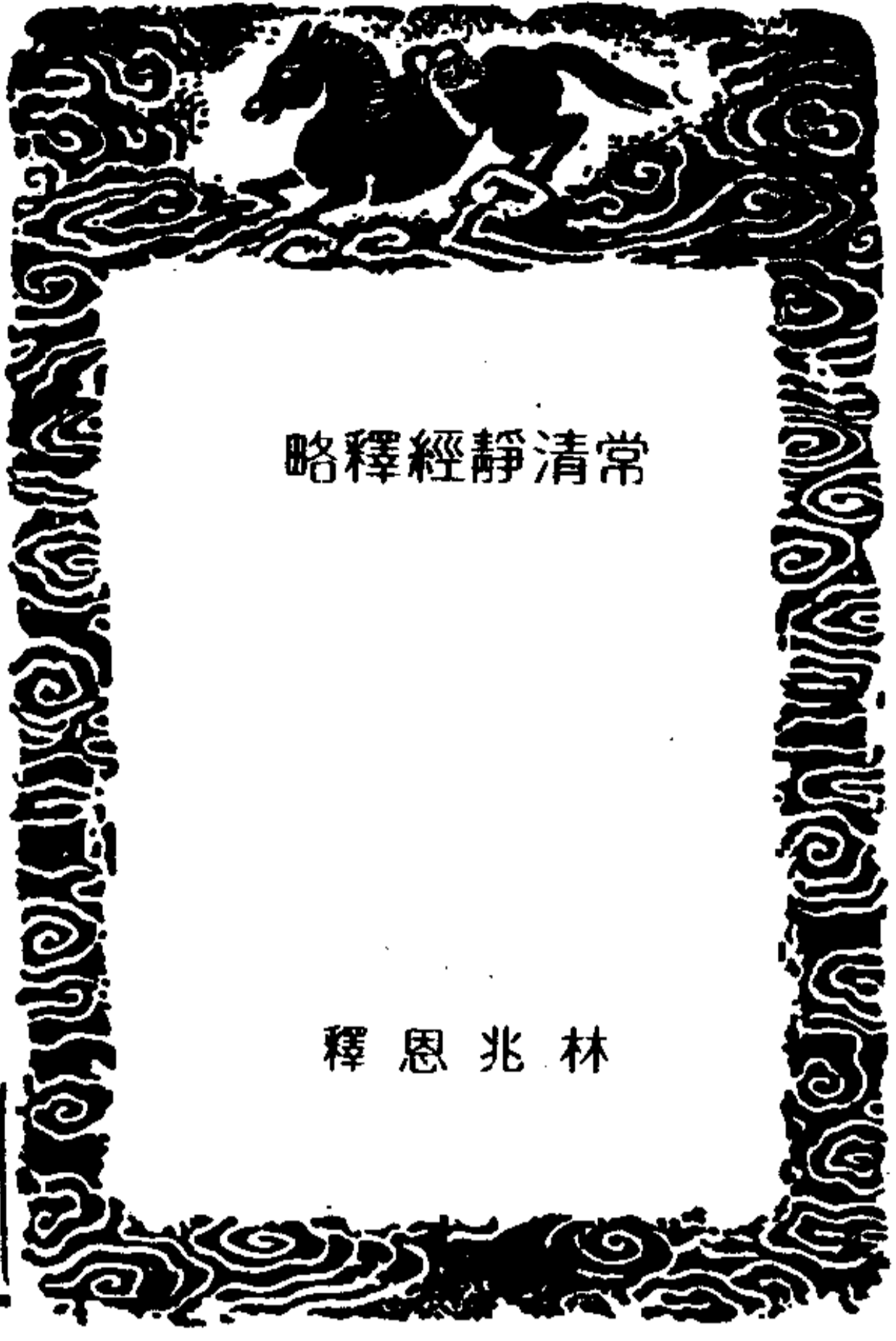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



右太上感應編註二卷 國朝惠棟撰案梁阮孝緒作  
七錄以二氏之書別錄於末劉昫舊唐書惟錄諸家之  
書爲二氏作者而不錄二氏之書例甚嚴矣故太上感  
應編見於道藏而僅著錄於宋史藝文志其他講目錄  
之學者蓋闕如也然流佈獨廣幾於家有其書樂善者  
復刷印以分貽朋好而磊落英多之士類束置高閣以  
爲不足觀則以註者之文未甚雅馴也先生以 昭代  
儒宗高才傾學願於研經證史之暇特註是書淳古淵  
懿且間作儷體文令閱者如讀古書不忍釋手湯敦甫  
太上感應編註跋  
協揆文集稱其最爲典雅洵不誣已夫因果之說迂儒  
每不屑道然惠迪從逆等語經訓屢言之矣殊途同歸  
理無二致江鄭堂漢學師承記稱是書本二卷亦經好  
事者刊行然吳君熙載所刊包慎伯書後者實一卷則  
刊行者殆不一其人矣仍釐爲二卷重付剞劂俾益廣  
爲流佈壁壘斬新晨夕展對身體而力行之夫亦庶幾  
寡過矣世有博古通今之士目空一切者當不敢以其  
近而忽之也註之爲功大矣咸豐乙卯人日令節南海  
伍崇曜謹跋





略釋經靜清常

釋恩兆林

常清靜經釋畧小引

時有儒生胡姓者因覽清靜經遠造林子而問焉曰道能生有天地道能運行日月道能長養萬物道其有若是其大與林子曰子儒者也豈不知儒者之書哉故語道之大而天下莫載語道之小而下天莫破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又况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乎然道即中也而聖人能政中矣天地且自我而位萬物且自我而育凡有血氣且自我而尊而親而常清靜之旨子又何疑焉作常清靜經釋畧

龍江林兆恩識

常清靜經釋畧

常清靜經釋畧自序

林兆恩撰

余讀常清靜經而知老氏之清靜皆出於真常之性矣世人不識真常之常而以俗之所云常常此之謂常常者常也不亦惑乎或問真常之性林子曰釋氏所謂不二之地中唐所謂未發之中者真常也故才發之中本無聲臭不二之地本無生滅真常之性本自清靜夫曰本自清靜矣而其所以先天而先地者固不在我乎故曰天地悉皆歸余常哉考常清靜之旨而知學道則有一大工夫一大功驗而所謂一大工夫者非曰三者既悟惟見於空焉已也而必至於無而無之無無而無之不謂之已精而後致其純以還我真常之本體耶其所謂一大功驗者非曰寂無所寂常應常靜焉已也而必至於既入真道實無所得不謂之已至而復臻其極以盡我真常之妙用耶夫既以常而應以常而靜以常而清靜矣豈其不能人於其道而入口所入真道者吾其感焉願夫子有以發我之蒙也林子曰真道也者大道也無名而生有天地無情而運行日月無形而長養萬物道固若有是具大也而人以弘道也則亦能若是其大矣余最愛論語一弘字弘也者弘之也以充滿斯道之分量而弘之也豈非濁而清之而天地其與我而俱清動而靜之而天地其與我而俱靜者乎然此乃有意於清有意於靜有意於弘者為之也雖曰大矣而非其至也必也其不知有清不知有濁而忘其所謂清所謂濁不知有靜不知有動而忘其所謂靜所謂動者乎無所於弘而無不弘無體無方優優洋洋孰究其真誠測其常三皇得之而為天下皇五帝得之而為天下帝周公得之樂作

而禮制仲尼得之以垂憲萬世此聖人之神聖所以參天而二地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此所謂常是亦真常之常也而世之釋老子者亦等知之然而真常之道其可得而道乎其可得而得乎余竊謂老子猶龍乃孔子之所從而問禮者豈其有所於得而能道其不可道之常道耶余亦何知得以偶有所聞而寄之陳辭以與同志者共之



常清靜經

林兆恩釋

日用經曰：靈臺無物謂之清，一念不起謂之靜。此清靜之義也。余每常於應事上觀之，而知所以常應常靜常應常靜然後方謂之常清靜矣。故曰：口應萬事而心常寂然。

老君曰：人近無形生育天地。

林子曰：無形生形而天地乃形之最大者。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夫大道生育天地而天地亦以大道而生育萬物，豈曰天地而人之所以生育乎？人物之所以生育乎？物者是亦皆大道之所為也。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

林子曰：大道固無情矣。日月豈有情耶？而東而西以分晝夜，而南而北以定寒暑，似為無情而有情也。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林子曰：物之大者莫如大地，而日月星辰而山川河岳而飛走動植，洪纖高下而無非物也。夫物之初豈有名耶？無其名則無以別其物，物而之是亦聖人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林子曰：天地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之曰天地。日月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之曰日月。物未始有名也，而聖人則始名之曰物。諸凡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盈於天地則萬有其族，而中人莫不有以名之。至於虛虛空空矣，而亦有虛空之可見也，可見則可名。若夫大道也，既無形象之可觀，亦無虛空之可見，是惡得而名之？而聖人則強名之曰道，是乃聖人之不得已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林子曰：大道不可得而名矣。渾渾混混無極，而已未始有太極，而况於陰陽乎？太極既立，陰陽斯分，易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既有太極，陰陽則有天地，男女既有天地，男女則有清濁。動靜故道在天地，天地不知道，在男女，男女不知若以而清而靜而謂之道矣，而濁者動者不可謂之道乎？則是道也亦有所不偏之處也。必不然矣。此道之所以為人而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變化而生萬物，故曰降本流末。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林子曰：夫陰陽清濁之分，孰不知之，而曰動為靜之基也。是雖深於道者，猶且疑之，抑豈知天以動而生地，以靜而養男，以動而生女，以靜而養此其基字之義也。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林子曰：此所謂清此所謂靜，其天之清而地之清，而氣之浮於上而清也，非地之靜而地之靜，乃形之凝於下而靜也。而此所謂清此所謂靜者，先天地而清，先天地而靜，不屬於天而本始有氣而清也，無氣而清而天之氣不能外焉。不屬於地而始有形而靜也，無形而形而地之形不能外焉。其所謂虛空本體而能生育天地，以此與或問天地一也。何以謂之生有天地也？以謂之天地不皆歸林子曰：以其未有天地也。生有天地，以其既有天地也，故曰天地悉皆歸。

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

林子曰：此曰神曰心，以與下文所謂性者而此言之，性空故也。寂然不動之誠也，誠則形而神矣。只有一點清靈之可見，爾然神本無心也，而起心是妄，故欲寡而心自靜，而欲也者其不可知，所以遣之者乎？心靜而神自清，而心也者其不可不知，所以澄之者乎？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林子曰：父母未生以前，虛空而已矣。奚有於心而况於形，既無其形，而况於物，觀之一字是乃道家之一大工夫也。自有相傳心法以復還我虛空之本體矣。然此亦惟在於迷悟之間，爾後曰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亦無，無亦無，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

林子曰：豈曰空無其空，抑且無無其無，豈曰無無其無，抑且寂寂無其寂，到此地位，方可謂之無欲而清而靜矣。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林子曰：其所謂清靜者，豈其地然如一木石，其然哉。然此必當於應物上觀之，方可驗其清靜。而果得真常之性，與否故應物由於真常之性，若也未得真常之性，而曰我能常清靜者，未之有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釋

氏曰：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皆常應常靜之義。



也夫性而曰真常者何也心則有生有滅而性則無生無滅形則有存有亡而性則無存無亡物則有成有壞而性則無成無壞然常也者常也不變不異之謂常或問不變不異林子曰此所謂道乃古今之常經天下之所公共之大道也夫誰得而變之夫誰得而異之至於常而曰真常者又何也林子曰若他所謂常者謂之常則可謂之真常則不可而此所謂常乃可謂之真常蓋性本如不變而不異也故不著於清以爲清而濁亦清也不著於靜以爲靜而動亦靜也故曰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

林子曰夫曰如此者蓋指能遺之以下三章而言也若上文而曰人能常清靜者何也蓋此所謂常清靜者謂其真道之既入而清靜也極其清也無所於清而無不清故不可以清名而天且不以其擬其清極其靜亦復如是故曰天地悉皆歸此章而曰如此清靜又何也蓋此所謂清靜者謂其工夫之既純而清靜也無空而空無無而無無寂而寂常感常寂如此清靜而猶曰漸入真道者豈非極則之地不可得而驟至哉故欲得真道而不以清靜爲入門焉不可也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

林子曰道能生育天地道能運行日月道能長養萬物則固有若是其大也道雖大矣是皆人

人之所具足箇箇之所圍成也而爲道者亦然復吾之所具足而圍成者何得之有若衆生則不免以有所得心以求道此衆生之妄心也而聖人亦名之爲得道者何也蓋先欲以長而

常清靜經釋略

謙妄爾其妄既離然後可謂之以無所得之真道此聖人之所以通變以教人使人漸入於真道之中而不自知矣

能悟道者可傳聖道

林子曰聖道也者大道也大道而屬於聖人之身則謂之聖道而曰可傳聖道者則固不在於言語文字而心心相契之下雖欲隱之而卒不可得而隱之者而曾參之曰唯迦葉之微笑豈非所謂可傳聖道耶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

林子曰大道無所不包無所不入大道中無天地無日月無萬物既無天地日月萬物又安有人我釋氏所謂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者亦皆有得於此也道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即有諍心而亦有所不暇矣若夫下士則不知有大道者競乎其小人相我相自生別此其所以好爭也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

林子曰上德不德實無所得而無所於執也下德執德爲有所得而有所於執也

着之者不名道德

林子曰既已執矣必復着之故曰執着執且不可而况於着蓋道德本無爲也而弘道之人不可可以有爲矣而執而着惡乎其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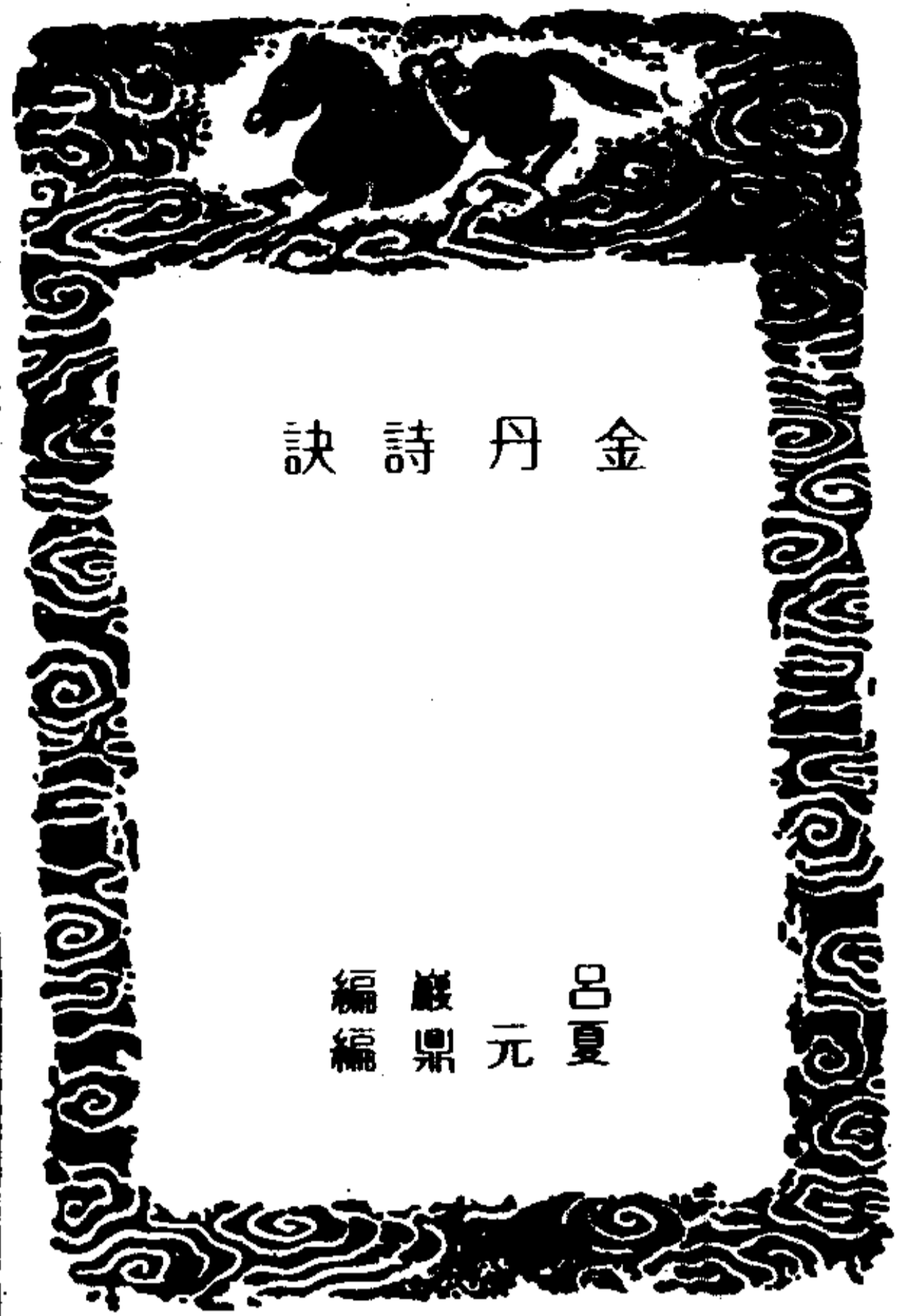
老君曰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未失真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林子曰心本無妄而曰妄心者欲牽之也故欲

以牽其心而心安得不爲欲所引而妄乎心以擾其神而神安得不爲心所動而驚乎既驚既妄便着萬物由是而貪求煩惱由是而憂苦濁辱由是而流浪生死沉於苦海而不自知矣豈不未失真道耶然真常之道不以清靜而得不以執着而失若執着之者而能知所以覺悟焉無執無着常清常靜而真常之道又在我矣故道不遠人人自離道人能弘道道即在人蓋人與道本不相離也而執着之者離之爾雖欲離之而卒有不可得而離者在焉故曰可離非道此又讀清靜者之所當知也

清靜經終





金丹詩訣

呂巖洞真撰  
巖洞真撰  
編

金丹詩訣卷上

唐純陽真人呂巖洞真撰

宋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編

功滿來來際會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  
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嶽冠飲海龜兒人不識  
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須老乞與貧儒換  
骨丹

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得真鉛煉甲庚火取南方  
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鼎隨四季中央合藥  
逐三元八卦行齋戒與功成九轉定知入口鬼  
神驚

勤心久慕希夷道果遇真人指道芽認得坎禽  
棲玉樹從他離獸駕河車虎龍交遘安神室時  
日循環作寶花七返九迴功畢後只殘一粒向  
仙家

若更塵骨亦非難金木交并理最淵抱得金鳥  
來吐海隨將玉兔過秋天三才有備離思助百  
日無差藥大全少服自然延甲子在他桑海變

成田

爐養丹砂鬢不斑豈干名利住人間已逢至士  
傳神藥又喜同流動笑顏老子道親分付得少  
微星許共相攀幸蒙師教甘勞碌處世輪君一  
箇閒

靈芝無種亦無根解飲能餐自返魂但得煙霞  
供歲月任他烏兔走乾坤嬰兒只變陽中母姪  
女須朝頂上尊一得不迴千古內更無冢墓示  
兒孫

玄門帝子坐中央得壽明長感玉皇天下山河  
和雨露袖中日月混瀟湘坎男迴轉金家子雖  
女交騰嫁本郎真箇夫妻能守志莫教惹錯  
陰陽

遙指高岑笑一聲紅霞紫霧面前生每於塵市  
無人識長到山林有鶴迎日弄玉蟾蜍鬼魅夜  
煎金鼎煮星辰他時若赴蓬萊洞知我儂家有  
姓名

堪笑時人問我家杖擔雲岫惹烟霞眉  
非他說手種金蓮不自誇三尺焦桐為活計一  
壺春酒是生涯騎龍遠出遊三島夜後無人說  
月華

世上何人會此言休將名利掛心田等閒倒盡  
十分酒遇興高吟一百篇物外煙霞為伴侶壺  
中日月關嬋娟他時功滿歸何處直駕雲歸大  
洞天

亂雲堆裏表皇都認得深藏一丈夫綠酒醉眠  
閒日月白蘋風定釣江湖長將氣度合天道不

把言詞問世塗山水路遙人不到茅君消息近  
知無

得悟虛無信有哉能交智識辨難猜龍披甲木  
居離位虎踞庚金隱坎胎八卦交中分四象九  
霄宮裏奕三台超凡入聖皆因此為採寒宮翠  
玉瑰

世人不識水中金看盡丹經理最深窮取坎離  
知否泰方教卯酉自浮沉若歸紫府先由丙要  
採瓊花出在壬詩句直言玄妙訣更於別處莫  
留心

祖宗陰德嗣承仙為遇還丹力驗篇金水互并  
歸戊己寅申教足運時年開爐五彩輝神室入  
腹三魂返洞天認取詩中幽隱意莫於別處問  
真詮

陰採陽收應卦爻合和入鼎虎龍交龍逢虎似  
豺當大虎遇龍如雀見猫七度推遷居聖域一  
回沐浴動神胞靈丹善易凡夫體鷄餌為鸞宿  
鳳巢

離宮坎位少人知知者非云逢道基癸母常騎  
白馬子丁公愛養黑龜兒一千日內朝皇主十  
二樓邊卧紫帷莫訝此言多顯煥等閒年限有  
傾時

海風飄浪楓金船只向空中悟的玄子母乍逢  
堪眷戀君臣纔會喜團圓八方周匝龍行火四  
位推排虎降泉為報從來修道者煉丹須是水  
鄉鉛

修修修得到坤乾方號人間一醉仙世上光陰



催短景洞中花木任長年形飛峭壁非凡骨神  
在玄宮有別天唯願先生頰一顧更玄玄外問  
玄玄  
玄門玄理又玄玄不死根源在汞鉛知是一般  
真箇術調和六一也周天玉京山下羊兒開金  
水河中石虎眠妙要能生真本體勤心到處自  
如然  
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陽龍定向  
離中出陰虎還於坎上生二物會時爲道本五  
方行盡得丹名修真上士知如此定跨赤龍歸  
玉京  
公卿雖貴不曾酬說着仙家便去遊爲挹石肝  
逢蜃海因尋雪液到瀛洲山川醉後壺中放神  
鬼間來匣裏收據見目前無箇識謾將盃酒混  
凡流  
世情雲雨訪相孤電閃雷聲振八都長去亂山  
添霧露不來平地救焦枯和融春色迷花逕結  
構秋風害旅途棄却三間破茅舍臨時看得幾  
年無  
萬卷仙經三尺劍劉安聞說是知音杖頭春色  
一壺酒爐內丹砂萬鎰金幾度醉眠山路口閒  
來遊釣洞庭心相逢相遇知多少只恐冲天沒  
處尋  
因思往事却成愁曾讀千文第十三武氏死時  
應室女陳王歿後是童男兩輪日月從他載九  
箇江猪一擔擔下音盡日無人話消息一壺春  
酒且醺酣

風霜三尺鬼神愁大袖高冠得自由喜極笑前  
歌越曲怒來眉際拔吳鉤自從碧海離三島不  
上朱門謁五侯半醉謬然攘臂立問誰懷抱有  
宛書  
未煉還丹且煉心丹成方覺道元深每留客有  
錢沽酒誰信君無藥點金洞裏風雷歸掌握壺  
中日月在曾襟神仙事業人難會養性長生自  
在吟  
鐵牛耕地種金錢刻石兒童把貫穿一粒粟中  
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川白鬚老子眉垂地碧  
眼胡兒手指天若曉此中玄會理此玄玄外更  
無玄  
箕星昴宿下長天凡景寧教不謬然龍出水來  
鱗甲就鶴冲天去羽毛全塵中教化千人眼世  
上難知爾訝篇自是凡流福命薄忍將微妙與  
輕傳  
曾隨劉阮醉桃源未醒人間欠酒錢一領布裘  
權且當九天回日却歸還鳳毛禩子非爲貴孤  
被裘裳欲比難只此世間無價寶不然火裏試  
燒看  
九曲江邊坐卧看一條長路入天端慶雲捧擁  
朝黃道瑞氣徘徊處白烟鉛汞此時爲至藥坎  
離今日結成丹功成濟命長無老只在人心不  
是難  
黃芽白雪兩飛金行則高歌醉則吟日月暗扶  
君甲子乾坤自與我知音精靈滅跡三清劍風  
雨騰空一弄琴的當南遊蓬島處莫教鶴去上

天尋  
龍睛龜眼兩相和丈六童男不奈何九盞水中  
煎赤子一輪火內養黃婆月圓自覺離天網功  
滿方知出地羅半醉好吞鸞鳳髓勸君休說念  
彌陀  
金鏡灼灼舞天塔獨自騎龍去又來高卧白雲  
觀日窟閒眠秋月擘天開離花片片乾坤產坎  
藥翩翩造化裁晚醉九巖回首望北邙山下骨  
體體  
畧將玄理問同徒丹訣鉛霜悟也無鶴性自閒  
冲碧落道昭因靜見功夫龍吟瑞彩籠金鼎虎  
嘯祥風射玉爐九轉未成終日候已知名姓列  
仙都  
真人善會採瓊花與汞爲親合破瓜四象足歸  
黃世界五方全號紫河車能塗朽殼成堅體善  
溉枯根發嫩芽便是淮南王法度帶將鷄犬向  
仙家  
大藥君須自琢磨休將凡類配甘和陰陽若不  
分時刻寒暑相形豈奈何金火一爐騰紫氣玉  
泉千派湧如波先賢明露丹臺肯幾度靈鳥宿  
桂柯  
一片澄清一朵花白芙蓉裏紫丹砂裏中物外  
應無敵天上人間事莫加金虎乍降潛黑彩火  
龍初伏變黃芽神明洞徹歸真景不遇奇人不  
得誇  
杏冥公主洞房間恍惚深藏二八顏七返煉成  
紅玉液九還煉就紫金丹無爲造化無爲物有



理修持有理關日月暗符龍關穩好乘烟棹入  
三山

認取明明志在堅此燈中有火鈴僊黑金煉就  
疑朱橋白永熬成逗紫烟爐閉八關終九五藥  
經七返必三年玄珠透上崑崙頂日月循環自  
已天

一般名物兩般稀良丹潛藏萬歲基龍送電光  
丹已伏鳳幡精彩火難飛真生賴得一公力不  
滅休勞甲子推自固靈臺何所減月娥金殿紫  
綉衣

速拋塵網勿令遲掣電流年即可知欲得制降  
金虎子先須擒取火龍兒丹元易象看成日紫  
氣盈衝待化時大藥只因心志得不勞身外覓  
靈芝

六均何事與風騷執控玄機命可逃四一夫妻  
情纏繞二三男女各勤勞紅塵自覺難拘束紫  
府誰知位轉高莫訝清貧忘俗態好將名字列  
仙曹

雨雪霏霏天已暮金鍾滿勸撫焦桐詩吟席上  
未移刻劍舞筵前疾似風何事行盃常午夜忽  
然怒目便騰空不知誰是虧忠孝携箇人頭在  
坐中

日為陳解月呼丹華夏諸侯肉眼看仁義異如  
千越異世情難似泰行難八仙煉就終成藥四  
海磨來照膽寒平却不平千萬萬騎龍拍劍上  
三天

春盡閒閒過落花一回舞劍一吁嗟常憂白日

光陰速每恨青天道路賒本志不求名與  
心只慕水兼霞世間萬種浮沉事誰能達理似  
余家

修身天地出埃塵造化工夫只在人早使青龍  
拋地網豈知白虎出天真絲絲有路誰留我默  
然忘言自合神擊劍夜深歸甚處披星帶月斫  
麒麟

半醉巖前度幾秋騎龍駕鶴永無憂鼎鍾千指  
非吾事坎離兩卦是奇籌獨坐蓬萊觀宇宙靜  
驅神馬看瀛洲誰為不平心裏事解冤何必取  
人頭

隨緣信業任浮沉似水如雲一片心兩卷道經  
三尺劍一條藜杖七絃琴壺中有藥逢人施腹  
內新詩遇客吟一味永添千載壽一丸丹點半  
斤金

無功功裏用無功功外無功合聖功識得坎離  
居上下任從烏兔走西東丹霄瓦礫為珍寶老  
餌刀圭返幼童此道幽微人少會字中隱義道  
居中

當年詩價滿皇都掉臂西歸是丈夫萬頃白雲  
獨自有一枝仙桂阿誰無閒尋渭曲漁翁引醉  
上蓮峰道士扶他日與君重際會竹溪亦舍夜  
相呼

四海皆忙一箇閒人人口內說塵緣知君有道  
來山上何似無名住世間十二樓臺藏秘訣五  
千言內隱玄玄方知鼎貯星辰藥乞取刀圭一  
粒看

日影光中合自然奔雷走電入中原長騎赤馬  
趨黃屋大啓朱門泛碧泉怒拔昆吾歌聖化喜  
陪孤月賀新年方知却是神仙物得遇仁人始  
授傳

五嶽難頭景象新仁人方達杳冥身天機運處  
三元靜地脉通時萬物生且曉谷神修大道罷  
論性理欲尋真明明說與中黃路霹靂聲中自  
得神

欲陪仙侶得身輕飛過蓬萊徹上清朱頂鶴來  
雲外接紫鱗魚向海中迎嫦娥嫩桂花先吐玉  
母僊桃子漸成下瞰日輪天欲曉定知人世久  
長生

莫怪愛吟天上詩蓋緣吟得世間稀慣食王母  
洞中飯曾着蓬萊宮裏衣馬踏日輪紅霧捲鳳  
喃月角碧雲飛何時再控青絲轡又掉金鞭入  
紫微

雲鬢雙明骨更輕自言尋鶴到蓬瀛與論草藥  
皆知味問着神仙盡得名夜冷赤龍穿碧洞枕  
寒丹鳳向銀城來春又擬携筇音叩竹杖也去為憶  
軒轅海上行

天生不散自然心成敗從來古與今得路應知  
皆出世迷塗終是枉埋沉身邊至藥須攻鍊物  
外丹砂且細尋咫尺洞房仙景在莫隨波浪沒  
光陰

自隱玄都不計春幾回滄海變成塵天宮殿裏  
朝元始金闕宮中拜老君問即試乘千歲鶴聞  
來高卧九天雲我今學得長生法未肯輕傳與



世人

每朝元始訪仙家  
恣上崑崙嘯月華  
玉女控龍蒼獬豸  
山童提換白蝦蟆  
時對海上千年酒  
慣摘壺中四序花  
今在塵寰人不識  
看揮袖入烟霞

凡骨蛻來知幾載  
碧峯高臥餌玄霜  
青城占雪園松榻  
仙掌留雲障石房  
鳳闕每攀瓊藥嫩  
蟾宮時折桂花香  
爛然翠錦曾相啓  
許我同遊玉帝鄉

琴劍酒茶龍鶴虎  
逍遙落魄永無憂  
閒騎白鹿遊三島  
悶駕青牛看十洲  
碧洞遠觀明月掌  
青山高隱伴雲流  
時人若要還如此  
名利華浮即便休

結交常與道情深  
日月隨他出又沉  
若要自通雲外鶴  
直須志鍊水中金  
丹成只恐乾坤窄  
餌了寧憂疾患侵  
未去瑤臺姑混世  
不妨盃酒喜閒吟

曾將金鼎鍊神丹  
始向元中認得元  
恍惚至精歸二八  
分明漏數三千離  
藏真人成直汞坎  
孕靈砂作正鉛  
不向此中求妙藥  
更將何物去朝天

浮生不實為輕忽  
衲服深藏奇異骨  
是非了達世間人  
焉能物外通無物  
共語凡今情兀兀  
若獨行時輕拂拂  
一點刀圭五彩分  
飛丹走入神仙窟

留題詩六首

題岳陽樓

朝遊南越暮蒼梧  
袖有青蛇膽氣麤  
三入岳陽人不識  
高吟飛過洞庭湖

題湖州東林

西隣既富憂不足  
東老雖貧樂有餘  
白酒造來緣好客  
黃金散盡盡為收書

題龍虎山

龍虎道士高且潔  
不下山來經歲月  
星辰夜禮玉簪寒  
鳥兔時馴金鼎熱

題廬阜

秋景蕭條葉亂飛  
庭松影裏坐移時  
雲迷鶴駕何方去  
仙洞朝天有我期

一日安閒一日仙  
六神歡樂體安然  
丹田有寶無人識  
對鏡無心問甚言

鍾弱翁題何山

草鋪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昏後  
不脫蓑衣卧月明

鍾呂丹訣上卷

金丹詩訣下卷

七言絕句三十首

捉得金精作命基  
日蒐東畔月華西  
於中鍊取長生藥  
服了還同天地齊

朝遊海上暮還山  
洞中日月我為天  
匣藏寶劍時時吼  
不遇當人誓不傳

天下都游半日功  
不須跨鳳與乘龍  
偶因博戲飛神劍  
摧却終南第一峯

欲得延年先伏心  
休貪利祿恣荒淫  
祇將泰定調神氣  
千日無虧滿鼎金

南山東畔忽相逢  
握手丁寧語似鍾  
劍術已成君別後  
欲除害處斬蛟龍

龍眉卓豎惡精神  
萬里騰空一湧身  
背上匣中三尺劍  
為天用斬不平人

劍氣星奔萬里金  
風雷隨處雨聲麤  
人頭携到妖魔盡  
騰步高吟過五湖

養得兒形似我形  
我身枯悴子光精  
生生世世長如此  
爭似留神自養身

學道須教徹骨貧  
囊中只蓄兩三文  
有人問我修行法  
遙指天邊日月輪

三畝丹田無種種  
種時須得赤龍耕  
曾將些子教人種  
不解修持道不生

不用梯媒向外求  
還丹只在體中收  
莫言大道人難得  
自是功夫不到頭

不負三光不負人  
不欺神道不欺貧  
有人問我修行法  
只種心田養此身

飲酒須教一百杯  
東洋西泛自梯媒  
日精若與



月華合有箇明珠走上來  
閃爍龍光神物飛好憑心事莫相違傳時須賴  
乾坤力便微三清透紫微  
混元海底隱朱輪內有青童玉帝宸白雪神符  
潛姦女靈胎鎮守太元君  
莫怪瑤池消息稀只緣塵事隔天機若久尋得  
水中火有箇黃童上太微  
偃岳拍手葫蘆舞過嶺穿雲拄杖飛來往八千  
消半日金州南畔有松扉  
鏡子如金藥已黃上升下降續神光三元一合  
經年靜這箇壺中日月長  
搖倒葫蘆掉却琴倒行直上卧牛峯水飛石上  
迸如雪立地看天坐地吟  
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真僊人不肯  
分明說迷却千千萬萬人  
火輪些少出神州用力勾般使鐵牛赤心運上  
崑崙頂誰識還丹號紫遊  
磨礪清風三尺劍袖裏金鎗不亂揮但是警人  
須一報豈教仙道不男兒  
惜精惜氣惜元神精養丹田神養身一氣長隨  
天地運三才並立萬年春  
天邊烏兔時相會我有羲蟾亦遇逢此處若能  
知火候凡夫平地上僊官  
別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  
槐影裏悄無人跡戶長高  
吾家本住在天涯雲落白雲橫石梯蓬島海東  
逾萬里依舊歸來路不迷

金丹藥物世無知縱有知之火候迷不肯降心  
誇富貴如何學道論尊卑  
我自忘神心自悅跨水穿雲來相謁特問黃芽  
肘後方大道玄微怎生說  
時人若擬去瀛洲先過巍巍十二樓自有雷雷  
聲振動一池金水向東流  
猶上高山望帝都黑雲散後月還孤茫茫宇宙  
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五言四韻四首  
通道復通玄名留四海傳交親一拄杖活計兩  
空拳要莫遠巡種思杯旋鑄錢豈知來混世不  
久却廻天  
二十四神清三千功行成寒雲連地軸聖日滿  
天明玉子偏宜種金田豈在耕此中真妙理誰  
道不長生  
妙妙妙中妙玄中玄更玄動言俱演道語默盡  
成仙在掌珠還異當空月皎然他時功滿後直  
入大羅天  
散仙無人識佩劍入大唐回首南址看無意却  
歸鄉昨者摩尼殿早覺掛衣黃風行一陣黑百  
鬼盡消滅  
六言八句一首  
春暖群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獨携玉律金訣  
閒踏青莎碧苔古洞眠十九載流霞飲幾千盃  
逢人莫話閒事笑指白雲去來  
歌行詩十首  
造酒歌

我自造酒從無入有以日月精為麴用五行氣  
為粥二味和勻十二時熟一壺香美馥馥郁郁  
子後斟醞萬神俱足神聖之酒常飲盈口醉入  
希夷元和未守大道猶茲知之不朽  
下棋歌  
因看黑白愕然悟頃曉三百六十路惟有一路  
居恍惚正是金液還丹處一單行一子強無為  
隱在征爭鄉龍泉雙鬪虎口上黑白相擊迸紅  
光金土熱神光烈嬰兒死在中央穴水火尅南  
北戰對面施功人不見羊鹿三車不暫停誰知  
局前生死變人拚處我須攻始見陰陽返覆中  
九重鐵鼓射透過我與凡夫事不同真鉛真汞  
真龍虎返命丹砂隱帝官幸然得到無為地變  
得長生路不窮  
妙手從來我自知幾關衝過斷斜飛當中一點  
死還活聚五成丹世上稀行休速今坐休遲兩  
望中間別有機分明有箇長生路只為時人着  
處迷  
天地一棊盤日月作子細一着無人知箇中脫  
生死  
壺頭坯歌  
壺頭坯隨雨破只為未曾經水火若經水火燒  
成磚留向人間千萬年圭角堅牢不復壞扣之  
聲韻堪磨鐫凡水火尚成功堅牢萬載誰能窮  
修行路上多少人窮年煉養費精神不道未經  
真水火無常一旦臨君身既不悟終不悔死了  
生來借精髓主張正念大艱辛一失人身為異



類君不見洛陽富鄭公說與選丹如盲龍音執迷不悟修真理安知潛合造化功又不見南都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枯不知還丹本無質及傷金石何大愚又不聞三衢趙悅道參禪作鬼終不懊修完身體在何邊辯捷語言終不了窞頭坯隨雨破便是修行這幾箇大丈夫起覺性了盡空門不為證伏羲傳道到如今窮理盡性至於命了命如何是本源先認坎離并四正坎離即是真帝家見者超凡入聖坎是虎離是龍二體本來同一宮龍吞虎嚼文化功離合浮沉初復終剝而復否而泰進退往來定交會弦而望朔而晦消息盈虛相匹配神光深入水晶宮飲醍醐清更濃餌之三月功便成金筋玉骨身已輕此箇境中惟自樂上昇早得朝三清三清坐位我亦有本來只奪乾坤精飲凡酒餌檀腥哺養元和冲更盈自融結復光明變作玄珠飛玉京須臾六年勝不餒血化為膏體不毀不食自然真絕粒氣漸充盈肢體強既絕粒壽

原闕

金丹詩訣 下卷 下

不瀉精女子倚成不瀉經精不瀉今身不朽理不瀉今可長生若曉此玄玄外法便長生

路鉛

余聞世上有金丹學者如麻達者難不在市廛不在山元來只在咫尺間咫尺間人不識子後午前氣裏覓又言行氣非消息身命不從氣裏得千人行氣千人死烹煉真炁不如此神仙大藥只憑丹一粒可壽千萬年三十六氣按成法子後午前無暫歇堪嗟愚徒去參禪一團一隊關巧言巧言雖多難免死真箇佛法不如此真箇佛法便是道一箇孩兒兩箇抱二氣結成一粒丹更去何處覓神仙覓着刀圭不認真執着行氣誤了身朝暮行氣幾時了金丹自在不尋討金丹只是百日功黃芽便長三田中三田若得黃芽在一萬年中身不壞收得陰精陽在裏顛倒思量全在已左手捉住青龍頭右手擒定白虎尾一齊入口總甘甜方知此藥馨香美到頭只是水中金誰識神仙真妙理

我種在黃田五龍吐水日夜澆灌蔭長一花生五葉得新鮮子團圓圓光現滿周天若晴時海也乾是真言我師度爾作神仙秘法信難逢除非識祖知宗無憂樹下引雙童二姓通真崙上起清風霎時送上泥丸宮透徹金關十二重便有霞光迴返照照虛空教爾上天宮水晶宮萬歲養嬰童

可惜許

可惜許可惜許可惜元陽宮裏主一點既出顏色枯百神泣送真陽去三彭喜七鬼舞血敗氣哀何所補靈源真物屬他人赤宅元君誰做主勸世人須慕道休慕色慕色貪姪有何益不念形骸積漸枯逢人強說丹砂力丹砂力人難識誰人肯向身中覓靈源經裏號真鉛丹華訣內名金液三茅真君喚作一子得一時萬事畢聖人秘一不能傳不曉分明暗如漆一神去百神離百神去後人不知幾度欲說不欲說臨時下口泄天機一神離百神悲後日如廢我今念說向汝說時又恐泄天機男子修成

長生歌

與君直說長生理世上能有幾人知爭名逐利心如火那箇回頭問道機哀哉忙忙世上人箇箇不醒似夢人夜眠晝走豈知老會戀榮華秋復春秋復春兮去如飛不學長生待幾時長生有路無人見只在眼前人不知君不知今為君指還丹大要在神水真火煉就結成鉛真鉛結乘龍鳳髓賦如膏白如雪神仙雷下真秘訣煉歸元海號還丹萬神靈兮三尸滅三尸滅兮壽



無數把定靈關降龍虎三千功行自能靈返老  
還童歸洞府運匹配逆順取坎男離女喜同歸  
子并相親美貌舉人人認取本來宗旨古神僊  
訣盡同朝朝只在君家舍何勞外覓走西東勸  
君急急君須修莫待紅顏變白頭忽然至寶離  
身去永劫千生何處求

勸喬公歌

與君識面皇州裏陶陶動便經旬醉醉中往往  
却尋真所不為他名與利勸君休戀浮華景速  
須認取煙霞程煙霞欲去如何去先須肘後飛  
金晶金晶飛到上宮位上宮下宮都來迎自然  
鉛汞消消生送歸元海作雷聲從此夫妻須歡  
會終始踴躍情無外日月却來伴我閒卦候翻  
成地天泰一浮一沉陽煉陰陰盡方知此理深  
欲識根源何處是分明只是水中金喬公喬公  
急着手莫逐鳥飛兼兔走何如修煉作真人塵  
世勞生終不久誰道神仙沒得來須信神僊無  
則有

大道求閒歌

本來大道出塵寰幸得天公賜我閒功未就時  
且雲水功成昇舉列仙班紛紛多少迷途者却  
道神仙路渺漫不識箇中尋氣祖豈能一裏去  
尋三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還須復命源牢鎖  
太虛空內寶此中日月久非難二物結凝方是  
藥赤烏吞兔始成丹冲和煉就純陽體素質生  
成勝玉顏若問希夷誰是祖乾坤產就杏冥間

長短句五首

沁園春

七返還丹在人先須鍊已待時正陽初動中宵  
漏永温温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邁  
進火工夫牛斗危曲江上看月華瑩淨有箇鳥  
飛

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  
濁金水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  
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杳三千行滿  
獨步雲歸

步蟾宮

坎離交會分子午須要識自家宗祖地雷發動  
山頭南漸澆灌黃芽出土  
金精鎖定關牢固煉甲庚要降龍虎有人來問  
阿誰傳但只道先生姓呂

虞美人

金丹百數人難曉今日都明了只將日月定浮  
沉一往一來消息水中金  
雲蓋鼎三家照温養玄珠小一聲虎嘯與龍吟  
最好是滿園白雪晃瓊林

西江月

道在虛無一炁生天生地生人都來些子氣精  
神總是玄門捷徑龍吟南山永髓虎吞吐海鉛  
精依時交媾大丹成火候全憑藥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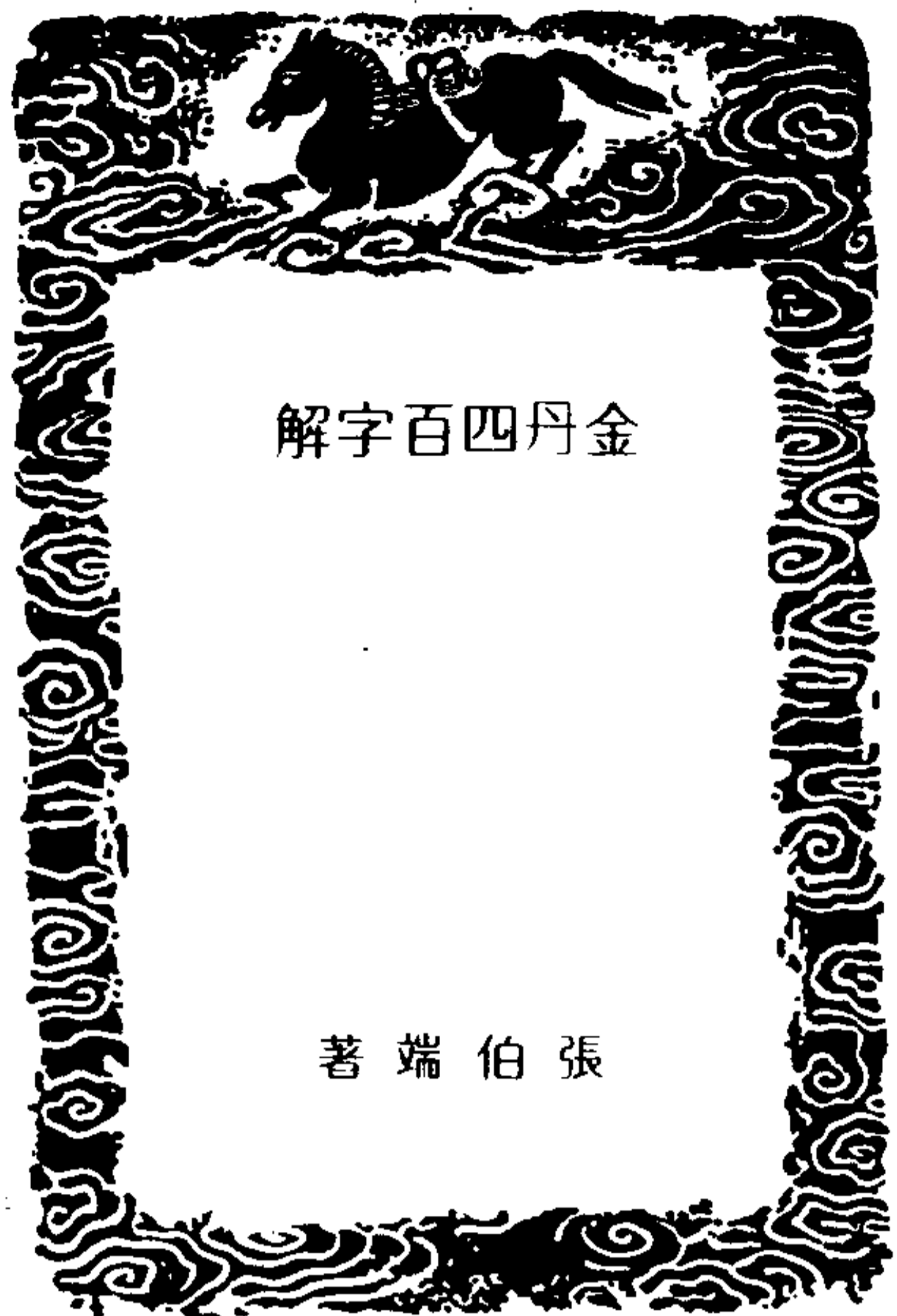
六么令

東與西眼與眉偃月爐中運坎離靈砂且上飛  
最幽微是天機你休癡休不知  
金丹詩訣下卷終

金丹詩訣二卷

舊本題唐純陽真人呂巖撰宋雲峯散人夏元鼎  
編元鼎即作陰符經講義者也卷中詩句皆言坎  
離交媾嬰兒姪女道家修養之術其上卷末附載  
舊題詩六首厲鶚宋詩紀事亦採錄之然巖本唐  
人其詩殊不類唐格下卷歌行九節且唐人棋  
路黑白各百五十故碁經有枯碁三百之語此所  
載下棋歌中乃稱因看黑白愕然悟頓曉三百六  
十路又燕頭垆歌內有君不見洛陽富鄭公說與  
還丹如盲聾又不聞三衢趙閣道參禪作鬼終不  
喚之句是直為人宋作矣殆羽流所依託歟下卷  
末附南嶽遇師本末亦題夏元鼎編述元鼎遇赤  
城周真人指示得道事考蓬萊鼓吹附錄稱元鼎  
博極羣書屢試不第應賈許二帥幕出入兵閒至  
上饒夜感異夢乘官入道至南嶽祝融峯得遇真  
人傳授亦道家荒誕之言不足信也





金丹四百字解

張伯端著

寶顏堂訂正金丹四百字解

天台 張伯端平叔 著

京口 李文燭晦卿 解

華亭 陳繼儒仲醇 校

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鉛汞歸真土身心寂不動

吾人一點不着色聲香味觸法的清靜心即

名真土坎中一爻無聲臭的先天真乙之氣

即名真鉛離中一爻無形象的後天真乙之

精即名真汞夫擒與制者非智力能擒與制

也全在陰陽五行生剋從化之間此子玄微

且如真鉛真土乃天然子母相見則彼此氣

味自然契合此即前輩至妙之擒法故曰真

土擒真鉛又如真鉛真汞乃天然夫婦相見

則彼此氣機自然妙合此即前輩絕巧之制

法故曰真鉛制真汞夫婦既皆歸於真

金丹四百字解

土三家相見仍復渾成一大太極此時清靜  
心纔凝纔謂之金丹從此已後動亦定靜亦  
定再不飛揚矣故曰鉛汞歸真土身心寂不  
動不然則此心雖清靜無欲然尚未真死觸  
景則依然飛去止可名真土不可謂寂不動  
虛無生白雪寂靜長黃芽玉鱸火溫溫陽上飛  
紫霞

乾象虛無坤形寂靜虛無寂靜兩相摩盪乾  
道即生白雪白雪即前章之真汞也坤道即  
長黃芽黃芽即前章之真鉛也故曰虛無生  
白雪寂靜長黃芽玉鱸與陽皆指坤言陽之  
上即指修真之士而言也真汞真鉛懷於鱸  
鼎之內遂實而為坎坎中既有一爻真陽在  
內焉得不溫溫者乎故曰玉鱸火溫溫修真  
者一得汞鉛到手送入清靜心中此時身中  
造化千態萬狀豈特飛紫霞而已哉故曰鼎  
上飛紫霞

華池蓮花開神水金波淨夜深月正明天地一  
輪鏡

吾人一點清靜心昔莊生曾以南華名之又  
以天池喻之大抵此心一經真鉛真汞鍛鍊  
於是乎突然出於癸水之外如芙蓉之乍放  
菡萏之初開故曰華池蓮花開蓮花一開周  
身癸陰被逐殆盡止存一味汞金五彩盤旋

精光閃爍到此纔可稱華池纔能生神水神  
水乃有象無形有氣無質之物焉得不淨故  
曰神水金波淨此時華池之在空象十五  
夜半之月光瑩圓滿清虛澄澈此即天地一  
輪大圓鏡智也天地兩字蓋指修真男女而  
言故曰夜深月正明天地一輪鏡

硃砂鍊陽氣水銀烹金精與陽氣硃砂而  
水銀  
硃裏有砂名曰神火汞中有水名曰癸陰神  
火不經壬水一鍊決不能死於坎內不死坎  
內決不能成陽氣故曰硃砂鍊陽氣水銀不  
經陽氣一烹決不能乾其癸陰癸陰不乾決  
不能成金精故曰水銀烹金精大抵砂是硃  
裏神汞是硃裏精神凝則為陽氣汞死則為  
金精分而言之則有硃砂陽氣水銀金精許  
多名象合而言之不過一味硃砂至矣盡矣  
故曰金精與陽氣硃砂而水銀

日魂玉兔脂月魄金烏髓撥來歸鼎中化作一  
泓水  
日魂玉兔脂即太陽爐中一點神火月魄金  
烏髓即太陰鼎上一面陽金陽金補滿鼎內  
即取神火歸鼎故曰撥來歸鼎中鼎中既被  
神火凝於其內遂質而為坎坎為水豈非一  
泓之水乎故曰化作一泓水



藥物生玄竅大候發陽龍虎交會時寶鼎產  
玄珠

神火即藥物生在日中日體雖明體中烏黑  
所以謂之玄竅大抵月到上面三爻金光圓  
滿全向於天此時正好進神火所以謂之火  
候因其上而一片陽光所以謂之陽爐因其  
此光一團金氣所以謂之寶鼎龍即取象於  
日虎即取象於月日月交會得其時候月纔  
肯受日中一點神火而結命寶命寶即名玄  
珠故曰龍虎交會時寶鼎產玄珠

此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名為神氣穴內有坎  
離精

吾人一點不着色聲香味觸法的清靜心即  
玄關一竅此竅雖是至精無形之物然而當  
時不能自有必藉乾坤妙合而纔有故曰此  
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大抵此竅乃人之命  
根何以知其然哉氣非此竅不生神非此氣  
不住且此竅靈而最神凡有所感無有不應  
者觀其怒則成火而面赤悲則鼻酸而淚下  
噫妙矣哉真個非凡竅也神氣的總根水火  
的源頭確確乎是此竅故曰名為神氣穴內  
有坎離精

木汞一點紅金鉛三觔黑鉛汞結丹砂耿耿紫  
金色

木汞一點紅即吾人一點清靜心是也因其  
此心出於火中所以謂之一點紅夫金即陰

金鉛即陽鉛此兩者雖分陰陽然同出於坎  
水之中所以謂之黑也大抵丹法成始成終  
皆以六候為一周天上三候每一候用陽鉛  
半觔下三候每一候用陰金半觔以觔半之  
陰金觔半之陽鉛為之大藥烹鍊一點木汞  
木汞不得不成結成一顆丹砂大如粟米色  
如紫金故曰鉛汞結丹砂耿耿紫金色

家園景物麗風雨正春深犁鋤不費力本地皆  
黃金

西南大地即我家園生氣之來即我景物我  
能乘此生氣正如和風醒稿首雨甍枯莫不  
勃然長耳皆黃金者正見景物富麗無處不  
有且此道易簡不假犁鋤不費人力

真鉛生於坎其用在離宮以黑而變紅一鼎雲  
氣濃

坎中一爻真鉛其修真家反用之以為火故  
曰真鉛生於坎其用在離宮大抵真鉛寄體  
於坎則權名為黑一歸清靜心與陰陰一合  
仍變而為紅如祥雲靄靄紫氣濃濃細細滿  
鼎薰蒸一身故曰以黑而變紅一鼎雲氣濃  
真汞產於離其用却在坎如女過南園手持玉  
橄欖

離中一爻真汞其修真家反用之以為水故  
曰真汞產於離其用却在坎大抵此汞入我  
清靜心中即是過南園橄欖江浙謂之青果  
借此以喻證仙果也

震兌非東西坎離不南北斗柄運周天要人會  
攢簇

震兌即真龍真虎龍虎即真鉛真汞真鉛生  
於坎真汞產於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  
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  
既無爻位無定處無常所焉得有東西南北  
故曰震兌非東西坎離不南北修真男女入  
室下工一點清靜心端拱無為如如不動至  
如丹房之內挨排爐鼎斗柄誰去運五行誰  
會攢簇此所以要人要人者要同心之人握  
定斗柄斗柄即造化之柄刻刻察周天時時  
定晦朔造坎造離釀鉛釀汞這纔謂之會攢  
簇故曰斗柄運周天要人會攢簇

火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及其沐浴法卯酉時  
虛比

舉世道人火且不能曉安能知其候陰陽且  
不能識安能知其子午中且不能守金木且  
不能辯安能知其卯酉大率丹法中之子午  
卯酉不過取其象而已若泥象執文在尋影  
上求火候求冬至求沐浴正如接竹點月



烏肝與兔髓掄來歸一處一粒復一粒從微而至著

烏肝兔髓即真鉛真汞真鉛真汞掄歸一處纔成一粒然則以何法掄之惟有一點不着色聲香味觸法的清靜心獨立虛空巍巍不動纔能掄此兩者故曰烏肝與兔髓掄來歸一處今日服一粒明日食一粒積少成多累微至著故曰一粒復一粒從微而至著

混沌包虛空虛空括三界及尋其根源一粒黍來大

坎中所懷者一爻真鉛即鴻濛已前之天離中所懷者一爻真汞即鴻濛已前之地此時天地與虛空三界始有朕兆不識不知無聲無臭俱在混沌之中故曰混沌包虛空虛空括三界及至究竟其始而初兆之光景鉛汞兩者合而言之不過一粒黍米之大故曰及尋其根源一粒黍來大

天地交真液日月合真精會得坎離基三界歸一身

天地交會天上一點真液自然降入地中故曰天地交真液日月合壁日中一點真精自然射入月內故曰日月合真精造坎造離之法全藉這點真液真精以立根本所以坎中那父鴻濛已前之天離中那父鴻濛已前之

地正是真液真精所化坎離之基就是此物人若會得取而服餌則三界自然歸於清靜法身故曰會得坎離基三界歸一身

龍從東海來虎向西山起兩獸戰一場化作天地髓

東海之龍即真汞也西山之虎即真鉛也汞鉛兩獸分在兩路入我清靜心中與我癸陰大戰一場於是乎清靜心纔成化成一片紫金霜此即天地髓也

金花開承葉玉蒂長鉛枝坎離不會開乾坤經幾時

坎中一爻先天真乙之氣即金花也即鉛枝也離中一爻後天真乙之精即玉蒂也即承葉也鍊丹工夫自首至尾不離坎離朝金花而暮玉蒂夜承葉而晝鉛枝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日日如是三萬刻中坎離何曾有一息之閑夫坎離不會有一息之閑修真男女即乾坤也

缺陷不經幾時修補圓滿

光明如舊故曰坎離不會開乾坤經幾時

沐浴防危險抽添謹戒持都來三萬刻差失恐

毫釐

凡論沐浴及抽添內而先要定其中極外而須要分其陰陽吾人一點不着色聲香味觸法的清靜心即人身之中極也且如十二地

支到冬至子之半一點陽火絕處逢生胎元於此大抵陽火即丙火也抽將出來運到中極即名春分春分則丙火不得不沐浴夏至午之半一點陰符絕處逢生胎元於此大抵陰符即壬水也抽將出來運到中極即名秋分秋分則壬水不得不沐浴這兩種胎元不到我之中極則已到我中極果然可以添我承氣益我壽年但所慮者人到不着色聲香味觸法之時容易入於斷滅一落斷滅異常危險不可不防故曰沐浴防危險又如抽添之際未免小有所得誠恐根器淺薄之人見此光景便生歡喜因而持盈殊不知一有持盈之心承走鉛飛可惜前功化為灰已不可不謹戒故曰抽添謹戒持總之三萬刻中刻刻要隄防周天息內息息要謹戒

夫婦交會時洞房雲雨作一載一個兒個個會騎鶴

吾人一點不着色聲香味觸法的清靜心未

凝已前雖清靜無欲然尚活止可名真土不

可名金丹止可名黃庭土釜不可名金胎神

室止可名陰池不可名華池一凝之後纔可

名金丹纔可名金胎神室纔可名華池於是

乎神水纔能生乎一身此即謂之金液此液

與神火交會於金胎神室之中則夫夫婦



婦雨雨雲雲此自然之道也天抵神水屬陽  
神火屬陰陽為夫而陰為婦水為男而火為  
女况以金胎神室而為洞房夫婦交會於此  
安得不雲且雨乎故曰夫婦交會時洞房雲  
雨作交會之後雲收雨散結成聖胎溫養一  
載調理出殼如此生來焉得不個個皆會騎  
鶴故曰一載一個兒個個會騎鶴

金丹四百字解終

天台四百字字字慈航金紫二十章章章法寶  
三觔黑肉內有無極真君一點紅中中藏元始  
祖氣水一泓三界完全粟一粒十方具足玉鑪  
寶鼎豈是空言永葉鉛枝殊非浪說我本南園  
彼為北地微獨陽是坤生陰亦地起日寇原在  
人間月兔豈離世上玉兔脂金烏髓鉛汞之精  
華東海龍西山虎陰陽之法象真珠砂不產辰  
洲活水銀豈生雲貴心永不純陽不謂華池氣  
血不潔白不生神水已永實成纒號金精神火  
真亡方名陽氣夫婦非人世間夫婦壺裏夫婦  
雲雨非枕席上雲雨山頭雲雨符火人中宮隄  
防斷滅永鉛歸一殿謹戒持盈白雪原無質黃  
芽豈有形不於混沌中生擒即在鴻濛前活捉  
苟為不然則難免夜半風雷不無穴中烟氣人  
身中自有活子時暑影上絕無真火候前輩乃  
托象以為言後學既得理宜捐象總之不識本

心學法無益不通外藥打坐無功苟非性命有  
修焉得形神俱妙形骸傳舍本體真心傳舍乃  
幻物真心即法身莫認識神為妙性勿將幻體  
作真形妙性本空法身即命性以無為命須雙  
作昔者伏羲因得此道以襲氣母黃帝因得此  
道以登雲天求此道者謂之哲人聞此道者謂  
之高人得此道者謂之聖人此道者謂之神人神人自居焉然亦自信非庸人俗人可比也奈何天下具眼者少知吾者希李文燭跋





爐火鑑戒錄

炎玉吾著

爐火鑑戒錄

宋 林屋山人俞 炎玉吾著

予自德祐後文場掃地無所用心但閉戶靜坐以琴自娛讀內外二丹書遂爾成癖琴之癖欲以六律正五音問諸琴師皆無答後得紫陽琴書兩溪琴統與音玉譜始知旋宮之法乃作周南召南詩譜及鹿鳴皇華等詩弦歌之雜騷九歌蘭亭詩序歸去來辭醉翁亭記赤壁賦皆有請琴之癖遂已丙丹則集漢唐以來丹詩歌訣一百卷名曰通元廣見集至元癸未遇異人授以先天之極元乃撰參同契發揮悟真衍義等書其癖亦已外丹則硃砂汞不知幾成煙焰一夕猛省參同契金以沙為主併和以水銀之說世惟有金丹無銀丹也遂碎其爐竈鉛鑄之屬此癖乃不復作嘗撰爐火鑑戒錄兵後棄不復存今姑舉其略云

爐火鑑戒錄

平陸下州之

王捷汀州沙人賈販往來江淮間遇異人得燒金術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捷亟欲獻於上為有司所欲捷偽伴狂遂以此獲罪竄嶺外未幾通匿京師詣登聞院自稱樞密承旨謝從權當為嶺南官知其術為奏得脫軍籍內臣劉承規以其名聞於上召見與語說之特授許州參軍改名中正詔止京師前後貢金累巨萬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州團練使有老煨工畢升曾在禁中為捷煨金具升曰其法為爐竈使人隔牆鼓鑄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以鐵為之百餘兩為一餅每餅解鑿為八片謂雅齊金是也上令尚方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各一枚餘悉藏玉清昭應宮牌以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天慶觀金寶牌即其金所鑄也每用蛇網製鍊雄黃所殺蛇蓋不少矣後因治第掘土見一巨蛇大如榜棹驚悸得疾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殿直捷初得神術不以勢利輒告於人及得祿賜與所化黃金惟施貧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禮及營繕皆以黃金為獻以助經費國史王中正傳太史曾鞏所撰也名臣碑傳琬炎集云咸平年間捷至南康軍遇異人自言姓趙久之又見于茅山命求鉛汞教以作金法廣陵志云捷於維揚遇道士相攜至五通廊指示畫草傳以合和密訣大中祥符開嘗撰文報謝廟中舊有祝文石刻兵火不存至今嘗有燒金草存焉張文定公詠字復之號垂崖在蜀有術士上謁言能煨汞為白金公即市百兩俾煨一火而成不耗錢兩公立命工煨汞為大香爐鑿其腹曰充

王捷汀州沙人

賈販往來江淮

成不耗錢兩公

大慈寺殿上公用爐送寺中以酒棹遺術者而謝絕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與南郡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遇異人得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之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啓封後其子家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案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胡文恭公肅字武平少善一浮屠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所欲也浮屠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樞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伏火丹砂法以金汞等分結成砂子裹以伏火丹砂煨之成紫磨金未嘗對人言亦未嘗輒用一錢臨終呼世美語之曰我煨法世惟語韓魏公矣非韓魏公德業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自當有授汝者然素知我有此法必有妄求之費因語數法不可成實者又語因觀數人豫此致禍者戒之戒之有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為僧居京師定歷院時曾子宜當軸有堂吏病瘵醫不能療居視之曰應須我神丹乃助刀圭與服而愈子宜大驚吏白之幸獲居四郎之丹奪命鬼手子宜使人邀居不能至也使門下之人宛轉啖其僧資給甚備僧一日謁丞相許分竊為獻子宜喜送僧降階僧退指為馬臺蹶倒應時折足與歸數日遂卒尹和靖先生惇字彥明語門人祁寬云伊川因遠行晚憩一古寺設臥具于佛座前未寢聞若履響聲熟視



之果有鼠在佛腹小竅中銜一文字欲出復入伊川起視之則見佛腹竅中有文字一小卷取而讀之乃丹方而其首曰不換世間術伊川過日悉能了其意遂錄一本仍以元紙納竅中後因郊居嘗煨此丹其法火養四十九日乃成煨近三十日遇夜則四野來問之宅中不遺火某等皆見火發如此數四恐驚眾遂取出焚試以粟粒置銀盃中凡丹到處皆成黃金崇甫開盃尚在其金如線圍轉數匝皆丹著處也其丹半成者封裹於衣箱中以其近怪故終不以告人某嘗乘閒問伊川伊川曰此外丹也若人內丹成煨之可以長年點化五金不足道也某曰胡不服之伊川曰這箇肚皮裏不便著此物晚年許傳此方與一道士未傳而伊川卒後月餘道士至則無及矣

蘇子由龍川略志云吾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老僧出指之曰小院近在此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砂化淡金為精金老僧傳人而思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亦不能為也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當傳爾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當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以其得方不能不為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遺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云此中多名方其一即化金方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以分試以丹砂

一錢益之雜諸藥入乾鍋中煨之鈴即傾出金沙俱不耗但其色淺深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遺應之曰近得其方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轉傳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而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為之陳姑應之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後讀居黃州陳卿子從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嘗為此法否徒曰吾文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瘰而沒乃知僧言不妄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議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興修造所費不貲而不知錢所來文祕其術不以告人介與省聽禪師善密與聽道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恙

又云子治平末沂陝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陰真君丹訣石本示余余因問以燒丹事對曰內丹未成內無以注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散絮而置火於其下無不焚者後十餘歲官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道人為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期年乃成公告子曰藥成可服也余謂公何以知藥成也公曰抱朴子曰藥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問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此以是知其成矣予謂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吾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東坡先生年二十有六初仕岐下有異僧強授之以化金方既得其術自是緘封之後以授穎濱先生穎濱

亦藏之遠居武昌有親故知之因扣其術穎濱曰自先兄見授祕之有年矣暇日當求之巾笥閉久之呼求者至出書示之東坡岐下緘封宛然穎濱即焚于爐中語求者曰貧可忍也此爾可為乎求者愧赧若無所容倉皇狼狽而去

姑蘇查先生得煨硝石法章申公與之為莫逆交而法不傳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硝作孟今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有周旋過而問其由以飲煎水為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硝所成當取承置孟中就火試之果至承死僧更以為希世之遇即往禮謝再三且語其孟之意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孟用力將竭可攜來為師加藥為之僧取孟投查則碎孟別籍門臨大河俟硝成汁即鉗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乃懷恨而歸方子明道人寓瑞州壽聖寺蘇樂城贈以詩云水銀成銀利十倍丹砂為金世無對此人斯術不肯傳闔戶泥爐畏天戒

子由嘗為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火爐將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滿須臾不見子由謂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之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敢講

張養方合大還丹數年未就遇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魁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為神物護持乃取丹餅餌一粒瘡痂而卒

東坡詩云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卻未華故作明窗警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黃魯直注云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近有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效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又詩云



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不鑄金履歷促  
席問道安遂蒙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首見梯趙  
次翁注云劉夫子豈劉宜翁乎先生在惠州有書與  
宜翁云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藥者望不惜分惠其  
書具在毗陵後集趙堯卿注云劉安世待制字器之  
曹南又得養生煉丹術公嘗師之

壽州入公山側土中及溪澗開往往得小金餅世傳淮  
南王藥金有印子篆文謂印子金也襄陽之閉春陵  
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裏踏金如乾精謂之掃子  
金小說謂麟趾裏踏乃裏故所為藥金也方家謂裏  
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于他金東坡有物類相  
感志草部有煮同煮雌等草燕客多用之然不得其  
煮煉之法耳

子宮閱華嚴經第七十八卷有藥汁名訶宅迦人或得  
之以其一兩變十兩銅香成真金有一僧舉此致語  
子語之曰問作華嚴經者則知之僧笑而去予嘗以  
膽礬少許擦刀頭皆金也意者訶宅迦其膽礬之謂  
乎至大享亥鑄錢時予在饒州曾見一膽水化鐵成  
銅但饒州之膽銅坑所出故成銅蒲州之膽出金坑  
必能化銅鐵成金華嚴所謂訶宅迦今人不識之耳  
佛語必不妄也有瓦石砂土皆可變金予春渚記聞  
夢溪筆談述異志涉世錄皆有瓦石砂土金生其非  
變金之物投轄錄有生薑金蘇菜非變金之物清其  
志有蘇葉金不特此也尚書故實有竹葉金喚車志  
有江茶金甚而江淮異人錄有握雪金宜室志有溺  
金述異志有唾銀果皆有之乎曰幻也何謂幻詭怪  
妄誕也

秘閣閒談有所謂鐵釘銀神仙感遇傳有所謂生鐵銀  
茅亭客談有所謂銅錫銀崑山集類有所謂鉛銀邵  
康節詩云鉛錫點金終屬假愚謂鉛錫與銅鐵五金  
之同類固難是假然其變化埋或然也若瓦石砂土  
則恐不能至于蘇蘇竹葉之類而能變化則無是理  
矣夫蘇蘇之類尚有質雪與唾溺是何物也可謂妄  
誕之甚矣

清源莊念祖方外志云西蜀估人孫生者販水銀于長  
安擔夫足跌于棧閣偶觸山石破其鉢遂挽路旁草  
塞之晚抵客舍視之則鉢中水銀皆凝結矣孫生知  
其為異草所制規欲多取之促其僕夫飯鞭驢由舊  
路而去暮登關道驢驚失足墜於嘉陵江中

韓清老農何蓮春清記聞臨安僧法堅言有款客經於  
潛山中見一蛇腹脹蜿蜒草中徐過一草便嚼破以  
腹就磨碾之脹消而去客念此草必消腫毒之藥就  
取置篋夜宿旅邸鄰房有呻吟者客訊之云正為腹  
脹所致即取草煎湯飲少頃不復聞聲至曉但聞滴  
水響呼不應即起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為水急挈  
裝而逃客邸主人及明潔金將炊飯則釜通體成金  
矣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方至旅舍乃與主人共  
語其事

郭雲翼江湖紀聞嘉泰年開吉州禾山寺僧見一蛇擊  
傷惟頭尾略有動復見一蛇旋繞數匝而去未幾復  
見去蛇銜野草復其傷處不逾時二蛇引領同去既  
而寺有行童登樹折足僧取此草覆之并煎湯洗濯  
令寂靜室且視惟有枯骨存肉則刺爛無餘煎草之  
金則金也僧知此草可以化鐵成金遂秘其說里

人昭州守張某聞之厚禮遣僧欲知此草僧不言昭  
州遂令行童父母訟于官繫僧于獄令人語僧曰若  
不言此草終無出期僧終不肯言遂死于獄昭州雖  
慘刻僧亦愚甚耳

張華博物志云劉歆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  
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卒無驗乃以此罹  
罪

太平廣記云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煉丹山合大還丹  
而成強者給侍左在十餘歲後以家艱辭去道者云  
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贈子遺子丹十粒一粒  
化一斤銅成金足以辦喪事弼還如言化金辦葬訖  
復入山更求丹道者不與弼持刀刻之不得乃斷道  
者手又不得乃別具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愈怒乃斷  
其頭及解右肘後有赤囊開之乃丹也弼得丹多雙  
黃金為人所告有姦弼自列能成黃金唐太宗聞之  
召令造金太宗悅授以五品官造金數萬斤而丹盡  
弼窮請去太宗令列其方當任去弼訴之帝謂其非  
挾之以兵不得也遂為武士斷其手又不可言其足  
弼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

江夏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偽蜀成都府有柳條酒肆其時  
皆以當罇者名其肆柳條病經歲有道士常來賣酒  
柳條每加勤奉道士乃雷丹數粒云以酬酒價柳條  
依教服之充盛如初有漢金堂縣土道賓為太廟史  
知其事遂邀柳條求餘藥以鐵鎗盛水銀投丹煎之  
須臾成金因以丹與金呈蜀王問其法對曰有  
草生三學山中乞幸金堂以便採藥乃採金堂草明  
年藥無成知其丹得於柳條遂誅之



劉長官名燻結茅青城山中或云其有黃白法一夕有  
三人攜酒果投宿語及爐火語笑方酣客曰知長者  
有黃白法可以便樂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祈之不  
已作色曰今夜須傳長官曰初暮君子同道乃相逼  
如此三人攘臂噴目晒之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  
不得法必加害於君乃探出白刃脅之長官與妻惶  
懼遂授以法并與殘藥三人拱揖而去長官味爽下  
山不復再往以居與李謙處士

法空無相師嘗川沈待制之季也嘗與焦山僧法全語  
及點化全云我有一術點銅為金乃於袋中抄數錢  
全令空烹之通夕不成汁空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  
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一也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  
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一作日加延敬具請  
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警恐起貪人妄費之  
心反致奇禍實無益于人也請言其自我年二十無  
家與道人同侶三人共舉丹竈紹聖元年七月十五  
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方未遠今當散行以十年為  
期卻以此日會於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即道死  
矣遂舉酒為約三人者散往川峽京洛開我即爾二  
浙至出期豐樂橋三人次第俱集各出所得方訣參  
較之內一茅法差簡易試為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  
我於成都藥市遇一異人得去藥藥彼云奇甚而我  
未試也因取同煎而色益黃意謂藥未至則當一作  
再煎及出則真金也相與謀曰京師醫家金肆天下  
第一往市之無疑則真仙術也至都以十兩就市即  
得高直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共作百兩分以為  
別即市羊邊官醴大嚼酣飲而烹銅不意銅汁澀發

每頁編

爐火鑑戒錄

七

火延于屋二人俱醉一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  
受杖亦數日而死我獨微醒徑破烟微脫命而出懼  
有捕者素善泅即投泔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始登  
岸方在水中悔過祈天誓為僧乃不復再作或遇大  
緣事不能成就當啓天為之不收毫髮己用况敢傳  
人乎空聆其說遂不敢停一旦不告而去不知所在  
焉

韓子翁待制言青城一道士俸小廝買酒待檀越小廝  
中道登東廂將鐵餅掛於樹閒餅重木弱為風所搖  
木葉指磨所著處皆金色自是誠化金之木走四方  
未始乏絕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欲傳  
其術與人而未有可付者陰視觀前一老人賣米為  
業不問荒歉每升求息一文以其為行有常或可以  
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是  
久矣道士曰明日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扇戶  
而共煅藥房道士似有所聞乃穴壁視之見二人  
各以火煅藥傾注于地則赤金爛然遞相把玩稱歎  
乃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誼爭奪卒壓  
死二人而眾士因是而皆坐獄  
何遠云丹竈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于談訪  
者十蓋七八然不知皆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  
陽歲歎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為金化鐵為銀以  
救飢人故後人以煅粉點銅者名其法曰丹陽以死  
此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茅如漢之王陽妻敬唐之成  
弼近世王捷不可謂世無其法但得之者龜毛兔角  
而為之致禍者十居八九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  
皆密受其訣知而不為者也張申公黃八座道夫皆

每頁編

爐火鑑戒錄

七

訪求畢世費貫鉅萬而了無一遇者也

夏候嘉正為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見水銀銀一  
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

紹興開淮境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鐵牛高呼鐵牛道  
人在浮光數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庫乞錢主人問鐵  
牛究竟對曰能糞瓜子金主人欲以資財易之道人  
堅不肯後議止賃一宿令置密室來早開視果糞瓜  
子金數星道人至取鐵牛去主人妄想心熾尋訪道  
人欲買此牛道人不從百色宛轉方允議以日得金  
計之價以一年金價在家數日糞金如前自後更不  
糞視牛尾後有一竅無他異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  
父曠去迹其所之乃道人預買此婦人密持其金作  
其糞前後糞金皆此婦人潛世之候計成而取去繼  
尋之已逃矣出趙灌園就日錄  
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  
何不燒銀自養身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  
世之癡者為藝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

玉吾子友也讀易彈琴晚學內外丹訣自謂得道余  
舊從其借手抄丹經服其收拾浩瀚復以所註易會  
要集說示予方欲刻梓而告逝焉有子不能繼其業  
則其書皆泯沒矣今觀此集蓋欲發其平生所開所  
讀所得所行者也書開東坡亦留意於方外學具載  
於本集中有所得必報子由見於尺牘中所謂經爐  
上一點雪者直土且耳故子當曰此坡老學道真孔  
於此收關今又於玉吾此書見其敗關與東坡同一  
真孔夜半讀至此不覺大笑婦輩睡皆驚起怪問於

每頁編

爐火鑑戒錄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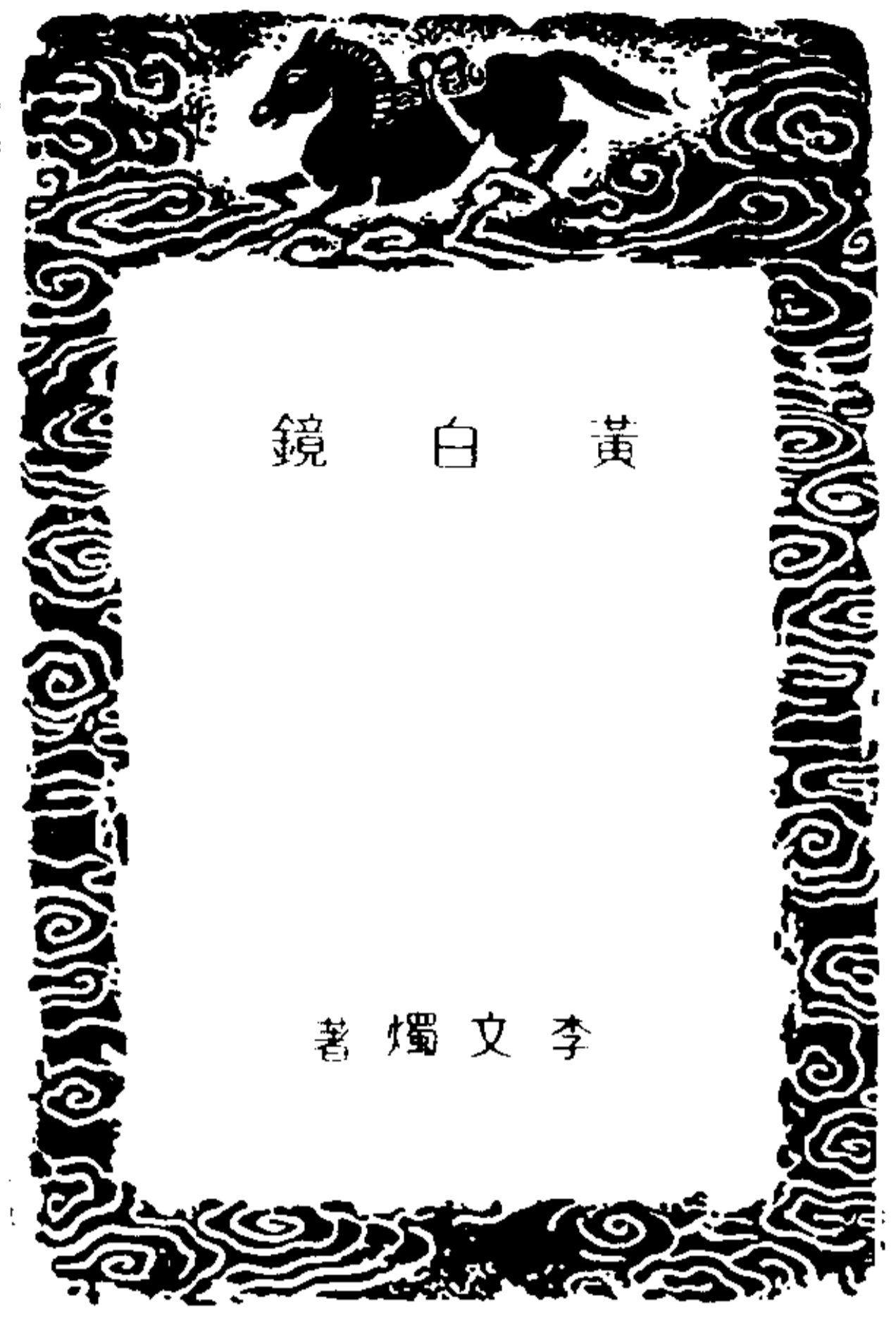


是吹燈就枕明日欲作一書曰枕邊字語與之作對  
未暇姑識之俟予書成併序焉商邱老人宋無志

爐火鑒戒錄一卷

宋俞琰撰琰所著書多闡明元學此書專爲言外  
丹爐火者而發以爲爲之者未必成而致禍者十  
居八九歷引古今事蹟及前人議論以爲鑒戒自  
序謂兵後棄不復存姑舉其略今核其文卽所作  
席上腐談第二卷之下半卷曹溶割裂其文別爲  
一書收之學海類編中然琰原有此書特以散佚  
不完附其大概於席上腐談中溶摘出別行較所  
收鑿空履造之書別立書名人名者尙屬僞中之  
真矣





黃白鏡序

謹按黃白之術非雕虫末技之事也觀夫鼎器方天地藥物方日月火候方四時歸復方昆蟲草木其事亦費矣其理亦隱矣所謂黃白者專指大藥金丹色象言也蓋為鑪火之家以土為藥以金為丹土以火返金以汞還土之色象曰黃金之色象曰白造土乾汞故曰黃白之術吾又聞黃之為物也非世間朱砂水銀黑鉛白錫及一切現成故有之物乃陰陽池內造化窟中劈空立出兩種物來一種鴻濛已前之天一種混沌未分之地有氣無質有象無形雖聖人亦無得而名其名乃強名為黃黃既成矣乃今而後可以令水銀潔白見寶即以此質造黃與種黃芽黃而養白白而養黃而為母子互作夫妻反復接制顛倒超脫自然清真自然點化此黃白之大略耳脩真者勿謂黃白兩字為細務也

自晉到今千二百餘年寂寂無聞求此術者豈止牛毛而成此術者竟如兎角可見此事可遇而不可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此人間富貴尚不可求況此術乃天之鴻寶乎大率天亦不多此術而嘗多此人有人斯有此術無此人必無此術此人者聖人也我果聖人天自予此術天地鬼神最厭者貪天下之貪莫大於貪此術貪此術者天之戮民也天且厭而戮之肯予若此術乎哉世人必欲得此吾與若求之術第一不可有害人心利己心狂妄心貢高心貪財心嗜色心務名心好善心惡惡心凡有纖毫絲忽之心不論善之與惡皆屬虛妄既屬虛妄即失天真既失天真即是不肖天地試觀人間父母喜其肖已而惡其不肖已也天地為我大父母又豈有兩心哉只要此心如天地之寬如山嶽之定不入不動不靜造次死於是顛沛死於是夫惟如是乃為不求之求司此術者將舍若而予之誰焉苟不如是妄求此術非惟不得且干天戮吾作是鏡不獨照黃白亦能照人心人能以此鏡時時一照之亦足以見其本來面目

明萬曆戊戌元旦京口夢覺道人李文燭晦卿甫序

黃白鏡序



黃白鏡

京口夢覺道人李文燭晦卿甫著

姑蘇拙拙道人周守全完人甫潤色

洪都默守居士熊位女正甫刪訂

一照黃白

舉世慕黃白不知黃白義黃白之術全在汞火變化火滅化真土土稟中央之氣色象故黃汞死變真鉛鉛稟西方之氣色象故白黃者為藥白者為丹一藥一丹是謂黃白

二照乾坤

黃白之術先立乾坤以為鼎器此言一留人間未免驚世駭俗殊不知天地乃天地之中乾坤也男女乃男女之中乾坤也砂鉛乃砂鉛之中乾坤也雖一禽一虫之中亦各自具一乾坤何不限定天地繞為乾坤也知此者可以內修胎仙知此者可以外煉黃白

三照四象

黃白之術則以硃砂為乾黑鉛為坤硃砂之中所含者乙木與丁火乙木即青龍丁火即朱雀黑鉛之中所含者庚金與壬水庚金即白虎壬水即玄武青龍朱雀白虎玄武是謂四象

四照母氣

黃白之術先要洞明母氣所謂母氣者就指鉛中一點妙有而言大抵鉛屬坤坤形六段其體

黃白鏡

黃白鏡

本空何嘗有此妙有因與砂交砂中一點陰神移過鉛中與先天一氣合而繞有太上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舍此母外再無別藥可以乾得水銀世間黃金白銀名雖至寶其實還屬凡質獨不聞凡質從來不化真化真須得真中物

五照父氣

鉛中妙有固為母氣還有一種父氣更非眾人所能知者煉丹起手不離砂鉛砂鉛一交結成一粒黍米玄珠懸於鉛內此即謂之妙有也但此妙有感在陰分則為母氣感在陽分則為父氣譬如天上之太陰人間之少女太陰生明在初三日酉時則為新月在念八日卯時則為曉月新月之光便是父氣曉月之光便是母氣少女懷妊得乾道者則成男胎得坤道者則成女胎男胎便是父氣女胎便是母氣鉛中妙有之為父母氣也亦復如是

六照祖孫

汞死即真鉛真鉛水之母惟是水之母故為汞之祖汞曰為流珠流珠水之子惟是水之子故為鉛之孫

七照氣結

方外之士孰不會說砂鉛氣結及其下手則又不然將鉛煉出花色以砂投於鉛面之上可憐砂中真氣飛走殆盡止存一味查質愚人見而

寶之誤認以為天眚指望將此乾汞道人每見此流深笑之而又極憐之丹書之中明明點出

乾坤交媾罷一點落黃庭只此黃庭一點乃砂鉛二物之中精神命脉凝結而成者砂皮石殼譬如一堆死屍枯骨烏足以比之耳故曰天眚原是硃砂精莫把砂皮認作真

八照天眚

凡我同志之士須要知夫天眚知夫天眚者金丹口訣已過半矣所謂天眚實非砂皮石殼乃黑鉛之中一點先天真一之氣是也此氣鉛中本無只因砂鉛一交之間砂中一點神火流落黑鉛之內結成一粒黍米之珠此即謂之天眚也若能以火逼出此眚真乃乾汞之聖藥大抵此眚其色正黃其質乾燥其形堅剛其性猛烈人知慕此眚者高人知此眚者哲人煉此眚者至人得此眚者聖人

九照次第

丹法有次第有去取一此不可紊亂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且如水銀黃眚砂皮合而言之謂之硃砂今而言之則水銀為硃黃眚為砂砂皮乃查質之物古人煉丹取其精華去其查質始而下手先借黑鉛之中一點壬水養死黃眚謂之養砂繼而取養實死繞去轉制水銀謂之煉鉛水銀一經轉制登時實死化成一塊純陽乾金



惟此純陽乾金繞謂之真鉛既得真鉛之後此  
外不復再用黑鉛方士不知此妙泥定養砂兩  
字動輒要把硃砂在鉛上弄死以為天照寧知  
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豈有一黑鉛而能令  
水銀黃硫砂皮一起全死之理况水銀黃硫輕  
浮之性見火即飛所存者不過砂皮石殼後天  
查質之物如此之類車載斗量何足為罕

十照藥火

黃硫出自硃砂之中則為神火一落黑鉛之內  
登時化為大藥故曰藥即是火火即是藥

十一照配合

天下儘有聰明之士頗知其理而于黃硫但只  
不明制伏黃硫之法所以不能成事砂中黃硫  
以五行考之則屬丁火既屬丁火何不配以壬  
水丁壬妙合自然結成一粒黍米玄珠故曰識  
破坎離大丹了却

十二照壬癸

鑑火之家只為不識壬水所以黃硫不死只為  
不識戊土所以水銀不乾壬水長生於坤癸水  
長生於卯卯即水銀坤即黑鉛求壬水須在黑  
鉛之中求之去癸水舍戊土之外別無奇方妙  
藥大藥黃硫要死不死不成戊土癸水要乾不  
乾不成白金戊土者大藥之假名白金者金丹  
之實相

十三照鉛汞

黑鉛之中內含一點壬水其性屬陽在五行中  
獨與丁火相當硃砂之中內含一點丁火其性  
屬陰在五行中獨與壬水相當砂鉛交媾之時  
假如壬水先至丁火後施則陽包陰而成離離  
中一畫耦爻乃先天之地也萬一丁火先至壬  
水後施則陰裹陽而成坎坎中一畫奇爻乃先  
天之天也只此一奇一耦而先天乃天地之  
根玄牝之門繞謂之真鉛真汞其餘凡砂水銀  
與夫五金八石皆屬後天查質烏足以稱其真  
宋人故曰時人要識真鉛汞不是凡砂及水銀

十四照玄牝

玄牝二物居於天地之正位隱於坎離之中爻  
坎中一畫奇爻為戊土為金鉛為玄陽為真父  
故曰坎戊玄土金為父離中一畫耦爻為巳土  
為木汞為牝陰為真母故曰離巳牝土汞為母

十五照火符

坎中一畫奇爻名曰陽火離中一畫耦爻名曰  
陰符且如水銀之中進一爻陽火以象震卦進  
兩爻陽火以象兌卦進三爻陽火以象乾卦卦  
至上九其陽亢矣故當濟以陰符進一爻陰符  
以象巽卦進兩爻陰符以象艮卦進三爻陰符  
以象坤卦卦至上六其道窮矣故當又起陽火  
週而復始始而復終六百火符大槩如此宋人

故曰本是水銀一味週流遍歷諸辰陰陽數足  
自通神出入豈離玄牝

十六照週天

金火歌中有四九三十六方得半斤氣之句方  
士不知此中含畜妙義却將凡銀八兩以黑鉛  
三十六斤分作九池分銖定兩煎煉觀花以為  
得法甚致造出一書刻板傳世何其偽妄之甚  
所謂四九三十六者乃八卦總數一月週天且  
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畫  
八卦之數筭來共得三十有六故曰週天度數  
要師明不遇師傳莫亂行三十六宮翻卦象千  
金莫與俗人論

十七照烹煉

黃硫本為陰火一經壬水配煉登時化為陽土  
故曰硃砂煉陽氣 水銀本為木汞一經陽土  
烹制登時變為金丹故曰水銀烹金精

十八照交感

鏡內雖用砂中丁火起手却不可取出火來  
雖用鉛中壬水配合却不可取出水來雖要  
丁壬妙合却不是將鉛煉到水清月白之時  
以砂投於鉛面之上雖不以砂投於鉛面之上  
却不是砂鉛全不合體水火全不交光砂鉛  
若不使之合體水火若不使之交光更假何物  
而為之乎金丹之法交有時合有法順去逆來



各有門戶得其門戶者升堂入室直抵玄關不  
得其門戶者耗火亡財破家蕩產與君說破我  
家風太陽移在月明中

### 十九照神氣

方外之士都在象中求象所以不得真象都在  
形中求形所以不得真形即如前鏡內說用丁  
火起手不免又落於象矣說用壬水配合不免  
又落於形矣道人據師所傳玄元大道無象無  
形因而連火也不用用火中之神連水也不用  
用水中之氣惟神與氣無象無形神氣相交靈  
苗乃結

### 二十照火候

黑鉛本屬坤申坤申之地有庚金建祿壬水長  
生但庚金有一月一次圓缺壬水故有一月一  
次消長二七而來七七而去惟其此金此水有  
圓有缺有消有長有來有去所以生人生物故  
亦有生有死然雖如此丹門又以圓缺消長來  
去為之火候當鑑者不可不知此候不知此候  
砂鉛雖合斷不結胎若不結胎却將何物以為  
丹頭故曰月之圓存乎口訣時之子妙在心傳

### 二十一照池鼎

丹房器皿有陰池陽池土池灰池華池玉池流  
珠池飛仙池又有乾鼎坤鼎銀鼎鐵鼎鉛鼎金  
鼎流金鼎砂鼎種種異名無非譬喻藥靈不

黃白鏡

在池丹聖豈在鼎不過是銀鉛砂汞四件物事  
變來許多名色愚夫執文泥象知者得理忘言

### 二十二照沐浴

沐浴即洗濯之變名也黃芽凝結於坤土池中  
若不洗濯何由得出純陽先生不曰地震震動  
山頭而要洗濯黃芽出土況此黃芽乃天地之  
心丹經所謂沐浴洗心者正謂教人洗出這點  
天地之心來

### 二十三照煉已

水銀出自硃砂之中名為已汞丹經曰煉已者  
正為教人煉此已汞也蓋為已汞乃陽裡陰精  
不經真陰真陽煅煉一番斷然不能堅固住世  
所謂真陰者即離中一畫耦爻名曰姤女也所  
謂真陽者即坎中一畫奇爻名曰嬰兒也只此  
一嬰一姤繞名真男真女道人丹法不論內外  
皆用男女然所用男女豈世上之男女耶即此  
嬰姤者是也

### 二十四照築基

水銀實死潔白見寶繞可造黃輿種黃芽故曰  
砂汞成銀丹立基生生化化任裁接

### 二十五照過關

金丹之術妙在於死黃疏不到鉛關走過一悉  
斷然不能絕命故曰硃砂不過關如隔萬重山

### 二十六照過度

水銀活則為木木乃青龍也死則為鉛鉛乃白  
虎也青龍分野於房六度白虎分野於昴七度  
故曰水銀不過度神仙迷了路

### 二十七照起脫

黃疏未化戊土定假坤中壬水配合既成戊土  
即當脫出黑鉛故曰砂死則必脫 水銀未變  
白金全藉坎中戊土制伏既成白金即當起去  
天疏故曰汞死則必起

### 二十八照水火

水銀未乾已前本為木汞一乾之後即名白金  
木汞能生神火所以硃砂之中故有黃疏白金  
能生神水所以石函記內故有神水原因出白  
金之句

### 二十九照凡聖

水有陰陽誰不知其為壬為癸壬分清濁孰能  
辨夫是經是神經水生自黑鉛之內源頭本濁  
神水出自白金之中根上原清是故神火與經  
水妙合則成凡孕與神水妙合則成聖胎將欲  
超凡而入聖定教由濁而繞清宋人故曰白虎  
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觀其如此稱讚首經  
其意亦可知矣外丹起手斷然不能離乎砂鉛  
內丹起手斷然不能離乎乾坤

### 三十照枯鉛

丹書云枯鉛乾汞又云鉛枯汞自乾只這兩句



變開二意之言誤盡今古多少丹容噫書豈誤  
人人自不悟耳殊不知汞中癸水即名鉛也枯  
去癸水其汞自乾此之謂枯鉛乾汞愚夫不達  
此理却把黑鉛炒成器塵指望要去乾汞獨不  
聞煉鉛不是煉枯鉛鉛若枯時氣不全

### 三十一照白金

世方士都求白金於黑鉛之內或求於鑛鉛  
之內或求於鷄子鉛之內皆謬矣獨范純仁先  
生序漁莊錄一曰其術士善煉水銀為白金只  
這十個字直打到太上老祖心坎上况晉人亦  
曾點出白金即是水銀胎返本還元水銀制

### 三十二照清真

砂中黃脈不可令其存性若有纖毫生意終屬  
凡質難以通靈汞中陰氣務要令其斷根若存  
纖毫癸水終是含陰難以入聖大抵非壬不足  
以成疏之靈非靈不足以致汞之聖既聖而又  
復生其靈既靈而又復生其聖以聖育靈以靈  
育聖愈聖愈靈愈靈愈聖靈之極自然清真  
故曰你死我死先天在此你靈我靈萬化祖

### 三十三照點化

黃脈實死纔能點得水銀而成金丹水銀實乾  
纔能化得五金八石凡磁瓦礫大地塵沙等物  
盡成金寶故曰磁瓦礫不死汞不乾水銀不死茅  
不白又曰凡磁瓦礫盡成金大地塵沙皆作寶

### 三十四照服食

名葉可以清人之神酒漿可以亂人之性巨勝  
可以延人之年巴葛可以殺人之命世間查質  
之物尚爾如此神異况於無中生有之靈丹妙  
藥乎大際三轉之後纔望清真便能點化五金  
八石而成寶住世九轉之後纔入清真便能鑿  
治諸虛百疴而起死迴生若能接至七百二十  
轉之後卦爻圓滿火候充足清真極而致於神  
化不可言地豈有不可服食之理但服食之  
際六要分別輕清重濁輕清的是藥重濁的是  
丹丹僅擅其點化藥纔可以服食故曰輕清服  
而成神仙重濁點金等泰山

### 三十五照藥品

藥之品類不可不知有至藥有大藥有聖藥有  
神藥四品之藥皆以神為種子此種下在黑鉛  
之內則成至藥大藥下在白金之內則成聖藥  
神藥蓋為黑鉛之內有經水之氣長生白金之  
內有神水之氣長生大抵二水之氣皆能化神  
為藥且以至藥大藥先為吾子今之朱砂之中  
有木有火木之數三火之數二二三合而言之  
乃為五五中却有一點至精至妙之物謂之曰  
神黑鉛之中有金有水金之數四水之數一四  
一合而言之亦為五五中亦有一點至精至妙  
之物謂之曰氣神氣相交靈苗乃結即易之所

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是也然而神氣一凝  
乳道化成一畫乾金周易不曰大其乳元萬物  
資之以始故以這一畫乾金名之為大藥坤道  
化成一畫坤土周易不曰至哉坤元萬物資之  
以生故以這一畫坤土名之為至藥此大藥至  
藥之名由是而定也再以聖藥神藥細為吾子  
分之水銀活則謂之木汞死則謂之白金木汞  
能生神火白金能生神水神火入於白金之中  
與神水之氣妙合乾道化而為之神藥神藥者  
即世之所謂陽神也坤道化而為之聖藥聖藥  
者即世之所謂聖胎也殊不知神藥聖藥比至  
藥大藥更靈更妙使若接至七百二十轉後其  
靈妙又可知矣人得服餌小則長生久視大則  
拔宅飛昇雖死屍枯骨得沾其氣未有不返魂  
再活者故曰返魂丹活生徐甲

### 二十六照合一

內丹外丹事同一體苟得其法煉內丹亦可煉  
外丹亦可且夫內而以心為主心猶汞也外而  
以汞為主汞猶心也心死謂之內丹汞乾謂之  
外丹內丹成謂之仙人外丹成謂之仙銀仙人  
者得道之人也仙銀者得道之物也以得道之  
人而點物物化而為寶以得道之物而點人  
人化而為仙然非人能點化其物亦非物能  
點化其人其所以能互相點化者乃道之力也



執着之徒不通其道謂內汞以外丹之藥為之  
非類彼獨不見列仙傳屢言神仙呵汞可以成  
銀然則外汞偏獨不以內丹之藥為之非類乎  
黃白鏡後跋

吾聞內事作用全在心神外事作用全在汞火  
大率內事之凝神即外事之息火內事之死心  
即外事之乾汞志於黃白者奚必求奇立異但  
去究竟何法可令神凝息火之法自得之矣何  
法可令心死乾汞之法自得之矣火色雖赤見  
黑自黃赤色雖青見黃自白者金丹黑者水  
色水者道樞其數名一火者虛無其數名二一  
名萬物之母二名天地之始知其母識其始造  
化之柄由我握之握造化柄者證仙佛果若探  
囊耳又真事于黃白哉

萬曆己亥歲正月人曰夢覺道人李文燭後跋

### 續黃白鏡

京口夢覺道人李文燭晦翁甫著

### 醒醒歌

石函記漁莊錄兩公留下金丹目胡為今古鍊  
丹家個個無成空碌碌  
玄律嚴天威肅金丹原是神仙祿肯教容易與  
凡夫妄干徒受天之戮  
求此事須積德務要把心先放直陰德積多天

黃白鏡

自予天子不教人費力

與君說休疑惑莫向凡銀討花色殊砂縱死亦  
何用枉把黑鉛鍊枯極

休輕信方上客山中尋草煮八石更將水銀投  
黑鉛草煨殊砂真可惜

要汞乾須火息先要將紅飛入黑紅為火神黑  
水氣神氣相交自相得

神居南氣居北南北之中討消息結成龍虎兩  
胞胎借爾胞胎將永翼

龍虎胎真命脉誰人認得誰會摘有人問我胞  
胎形射日紅塵滾窓隙

浣此塵出水國全憑烈火將他逼逼他出水號  
天眭天眭乾汞神仙則

神既疑天眭熟不怕水銀心不伏水銀見眭登  
時乾從此河車任反覆

火是神汞是谷汞火一家親骨肉火若不疑汞  
不乾汞乾方可名基築

水銀乾色潔白還要將他來鍊汞銀鍊汞造  
黃輿直上蓬萊無阻隔

死殊砂枯骨單凡夫實之如拱壁大家稱以作  
天眭惹得神仙暗點額

暗點額笑人差天眭原是砂精華因到鉛關行  
一轉玉陽呼此作黃芽

砂之精鉛之華結就天眭在坎家不向此中求

秘訣鐵鞋踏破過天涯

過天涯沒處尋坎中一點天地心此心原是神  
火化惟此能除汞裡陰

汞裡陰名為癸癸若乾時汞自死若要癸乾也  
無難坎中一點潛龍髓

潛龍髓即天眭不比尋常查質流砂鉛未有先  
有此莫把砂皮石壳求

死殊砂石骷髏骷髏裡面神氣體可憐神氣不  
留住反把骷髏當寶收

笑世人惑然癡只在丹房弄鼎地殊砂黑鉛真  
鼎器陰陽交合即成兒

造天眭生身同鉛受砂施片晌工雜類一臺原  
不用自然一點鐵當中

說交媾自有期莫教太蚤並太遲若不得時空  
合體一陽纔起正當時

天眭花有兩朵一鑪實無兩樣火辟如懷胎有  
女男莫怪吾言太瑣瑣

太瑣瑣或明明天眭不是無因生只為有形相  
合體一副黃芽兩地萌

砂中汞最陰柔活則沉兮死則浮萬法千方皆  
不死一見天眭癸便抽

汞見眭陰氣滅清如霜色鬆如雪不來而舍求  
乳母依舊前途還未徹

汞實死即金丹須知我接有何難起根轉劑清



真極久久人養生羽翰

水心篇

憶昔逢師在酒樓一時魚水便相投他言下手無根蒂且藉凡鉛起粘頭

卷丹書說死砂硃砂縱死亦還差能將硃裡砂求死方是丹房老作家

硃裡求砂始是砂此砂凝結即黃芽人、都把硃砂死誰肯回思自己差

硃裡水銀名已土砂為神火土之娘古今多少老鑪火不識娘兒空自忙

要死兒時先死娘不將娘死子難亡娘逢壬水方纔死誰解鉛中是法王

養砂之法最辛勤要溫、火要文此處莫教差錯了自然水火氣氤氳

砂到鉛中造化生丁壬相合結精英開爐慢自介龍虎入鼎先須定甲庚

庚為白虎甲為龍虎在西方龍在東而獸捉來歸己未一輪明月正當中

甲龍庚虎而胞胎借爾胞胎把未培但得虎龍同入汞何愁癸水不介開

癸水介明汞裡生一逢戊土便相迎如今睡醒纔方覺戊土原來即甲庚

須知乾汞也無難戊癸相逢汞自乾戊癸化成螢惑去汞銀一味即金丹

汞若乾時即白金白金猶自怕含陰鍊成紫志真金體留在丹房捕赤禽

水銀乾徹即枯鉛世上枯鉛豈足言汞沾半點枯鉛氣便覺癡呆軟似綿

癸鉛枯盡露先天枯盡鉛時汞體堅記得癸鉛初見戊噉噉泣泣似鳴蟬

庚金胎慶癸長生戊土來時癸自盡癸盡自然金現象何勞人去費神情

書傳乳哺在西隣天下丹房說是銀坤母與西繞肘臂凡銀却與汞何親

乳娘沒乳且休言枉把真鉛裡面煎此處不知裁接法依然前路茫茫然

拙拙時嘗到我前從來口吃不多言今朝問我真鉛理汞不乾時不是鉛

又問天疏事若何人間查質結成訛天疏不是尋常物生長西南造化窩

先種天疏在黑鉛從來此處不輕傳誰知先把天疏種會種天疏便是仙

天疏正是方生之物始初成造化根新月一鈎相髣髴俗人半句莫詳論

硃砂因與黑鉛交一點神光射入胞從此天疏纔有象昔人稱此作初交

硃砂交後體無効只用中間一線光譬如男女相交後肢體何曾略損傷

千方萬法把砂為神去精亡剩死尸多少道人皆着假欲將枯骨養孩兒

一鑪火隱一鑪丹火隱何愁汞不乾成始成終惟火汞一毫凡雜沒相干

天疏初用黑鉛裁終是人間濁胚胎若把汞金為鼎器自然生長是靈材

天疏出產汞金中力量原來自不同八石任教隨意養也無一樣不成功

笑殺人間井底蛙盤山度額覓仙葩將來搥汁同砂煮汞走疏飛路愈賒

總識天疏是汞鉛不知起脫也徒然大都起脫皆憑火只在天疏聚散邊

結得脫胎在坎中一時舜母入東宮神仙說道無他法此子玄微在火功

汞藉天疏癸氣收天疏與癸共綢繆全憑火力攻他出野馬氣氤氳片、浮

丁壬妙合胎須脫戊癸天然火要起火散汞乾超出世脫然無累自逍遙

神凝點汞、成銀汞點成銀復養神、養聖靈仍點汞一番超過一番新

火是神子汞是精、為乙木火為丁若非已汞親枝葉誰敢無知汞裡行

靈臺不敢說清澄心上猶貪最上乘鉛鼎有壬今既識硃池丁火豈難疑



殊疏自識為神火已汞誰知是冷砂已汞始乾  
稱白雪殊疏初結即黃芽  
鍊丹起手要清真根不清真枉費神多少首燒  
瞎鍊士嘵嘵只是講凡銀  
東海火庵歲聖汞西山泉眼匪真鉛須向鼎中  
細分剖免使爐邊有禍愁  
丁寧鍊士要防危最怕人妖暗裡窺丹室四維  
縣寶鏡洪爐當頂覆儲惟  
只恐凡夫意不誠人心一正即誠明任教無限  
妖魔鬼盡化丹房護法兵  
丹房伴侶要同心伴侶同心可斷金若是同心  
人做事阿誰魔鬼敢相親  
壇場不可近墳塋古廟神堂鷄犬聲龍抱虎起  
坐生氣之玄而字水相迎  
丹房門戶莫當中坎宅開門在巽風離震地天  
山換澤能依此法自亨通  
竈支鼎立張蕪處鬼盜神偷不可當伴侶弗和  
時炒開火災官事禍非常  
胡宗明是最凶徒此處安爐禍不無寄語丹房  
掌爐者莫將微細反心粗  
王文王用兩星辰仔細評汞總不仁不若貪狼  
並武巨三星之上可相親  
又把三星校短長雷風水火用貪狼軋坤山澤  
偏宜武便用天醫也不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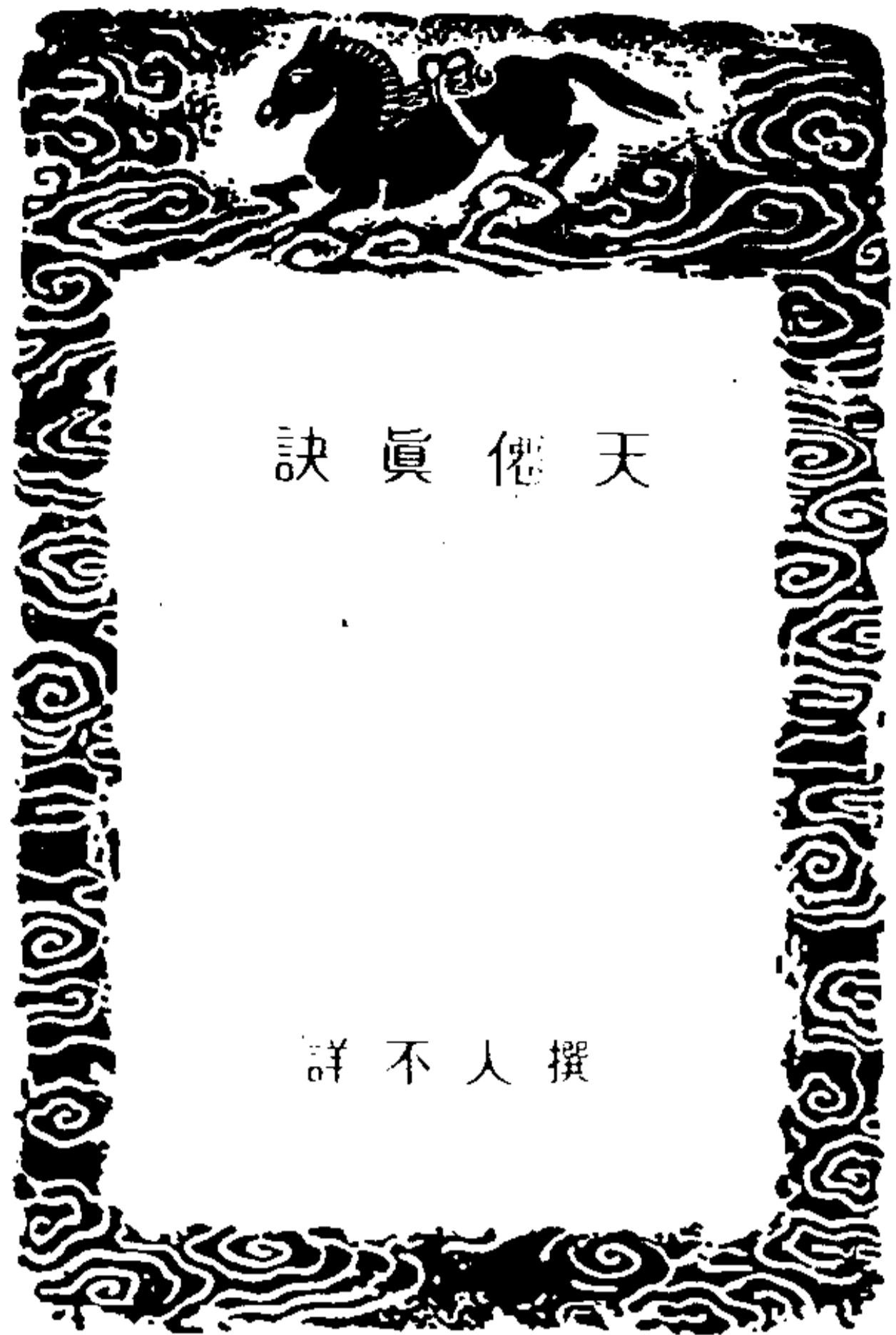
黃白鏡

識得臨爐秘密機不愁鷄犬不隨飛如今且到  
龍光寺看過龍沙即便歸  
禮罷真君就轉棧間雲留我應龍沙不知南國  
烟霞士自有龍沙種在家  
自在滕王閣下歸如今還只掩柴扉三餐了罷  
無此事鎮日窓前寫化機  
昔余遭劉青田累幾成孔北海禍賓客皆散  
去惟姑蘇拙老獨不去已而事白執侍如故  
由是余多老遂欲以修鍊胎仙之法告之第  
憚其性根欠利卒不能悟故續此鏡先以嘗  
其聰明俟其觸類旁通能悟本心然後有以  
教之不然徒泄天寶何益也六祖大師云不  
識本心學法無益老其勉之哉老其勉之哉  
萬曆辛丑午月京口夢覺道人李文燭晦即甫  
識

黃白鏡一卷續黃白鏡一卷

明李文燭撰文燭字晦卿自號夢覺道人丹徒人  
其第一卷專言丹汞之術謂土粟中央之氣色象  
故黃鉛粟西方之氣色象故白黃者為藥白者為  
丹一藥一丹是謂黃白自取藥以至成仙案其次  
序分二十六條前後有自序自跋其續編一卷則  
醒醒歌二十七則水心篇五十則卷末亦有自跋  
云昔余遭劉青田累幾成孔北海禍姑蘇拙老獨  
不避去由是多老遂欲以修鍊胎仙之法告之故  
續此鏡題萬曆辛丑午月然距劉基二百餘年而  
稱受其累為不可解大抵荒誕之談也





天僊真訣

詳不人撰

天僊真訣

老子謂孔子曰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  
 上元夫人謂漢武帝曰汝好道乎勤而不獲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宿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針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氣疲是故精竭而氣消奢則使真離而鬼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亂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截身之刀鋸剗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遠茲五難亦何為損性自勞乎然由得此小益以自知往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於寬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恒為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  
 太乙真君謂許樓巖曰爾於人世亦好道乎曰讀莊老黃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莊子云息之以踵黃庭云但思以卻壽無窮

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

上界青童君仙女語趙旭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運數然耳從此訣判努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桓龍虎隱訣五篇內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洞曉之將且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曰在心所牽耳女曰身為心牽鬼道至矣疎身上升忽不見寒山子語李禍曰子修道未知其門而好凌人侮俗何道可冀子頗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謂汝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齋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人後已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於人不善歸諸身所以積德也功不在大立之無息過不在小去而不貳所以積功也然後內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於髮鬚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簪為飾可謂虎豹之鞞而犬豕之質也

大和中友人盧顯遇裴航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敘話永日使達書于親愛盧顯積積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有得道之理盧子憤然又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即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便未可教異日言之

太和中姚坤居側有獵人網狐每贖放之活數百嵩嶺善提寺僧惠沼利坤莊價飲醉投枯井中以磴石壓井口夜有呼坤謂曰感君活我子孫故來救君投黃精療饑我孤通天者初穴塚中因上窺窺天漢星辰有慕焉恨身不能奮飛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覺飛出躡虛駕雲登天漢見仙官禮之君能澄神泯慮注盼玄虛如此精確不三旬而自能飛出雖窳至微無

瘖矣坤曰汝何據耶孤曰西昇經云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訖去坤信依行之約一月忽跳出磴孔中遂見僧大駭視井依然

泰山直符二使追攝劉無名曰子以何術無計近子劉曰余無他術但冥心至道不視聲利靜處幽山志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黃光照灼於頂迢高數丈得非雄黃之功然吾聞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金一石之謂丹子但服其石不餌其金但得其陽未知其陰將何以起生死之難期昇騰之道乎其次廣施陰功救人濟物柔和雅靜無欲無為至孝至忠內修密行功滿三千然後黑籍落名青華定錄制御神鬼驅駕雲龍而上補仙官求除地簡九祖超鍊七玄生天如此則不為冥官所追捕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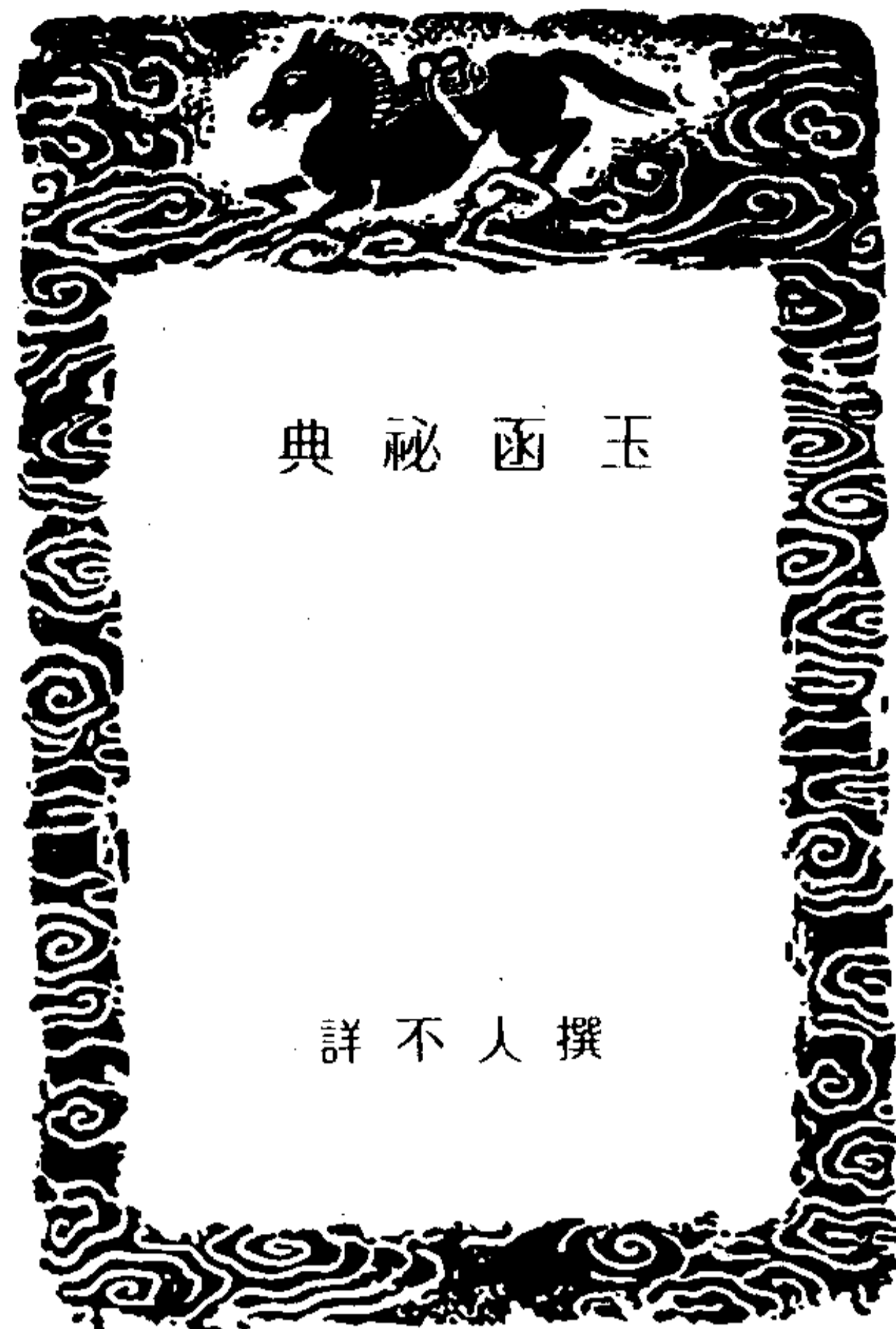
昌黎韓愈曰神僊可致乎至道可求乎姪湘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傲王禁也益州老父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內輔也外張九竅即外臣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救之又何異君亂于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先無病則內輔之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矣况藥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國家治人也老夫用藥常以此為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述名藥不效猶不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夫士君子記之宋元豐三年蘇文定公謫官於筠高安丐者趙生歲暮忽來見蘇蘇曰生未嘗求人而見我何也生曰吾



意欲見爾吾知君好道而不得其要陽不降陰不升  
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用硫水灌漑百骸  
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蘇用其說信  
然而怠不能久又嘗約會宿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將  
與君出遊度君不能無驚驚則傷神故不果來蘇曰  
所遊何處曰吾嘗至泰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  
若見之歸當不願仕矣蘇問何故曰彼多僧與官吏  
僧踰分吏壞物故耳蘇曰生能到彼彼亦相敬乎曰  
不然吾則見彼彼不見我也譬如鬼入人家鬼能見  
人人不見鬼爾因自嘆曰此亦邪術非法也君能  
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不學而能然後為  
正蘇曰養氣如生說可矣養性奈何生不答他日遽  
問曰君亦嘗夢乎曰然嘗夢先公乎曰然方其夢時  
亦知存沒憂樂乎曰是不可知也生笑曰嘗問我養  
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蘇矍然異其言生自  
言生於周甲寅今百二十七歲武原海口仙申曰郎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無夢覺無生死矣須戒定靜專  
之功慧發見微幽明上元夫人指漢武暴淫奢酷賊  
五者為胎性其名甚奇先儒未言也孟言性善天性  
也荀言性惡胎性也胎氣清性亦善揚言性善惡渾  
以下原闕

大德真訣





玉函秘典

撰人 不詳

玉函秘典目錄

呪煉三魂法
每夜卽時呪法
三魂圖
爽靈像
台光像
幽精像
呪煉七魄法
七魄圖
尸狗像
伏矢像
雀陰像
吞賊像
飛毒像
除穢像
鼻肺像
呪煉三尸法
太上經制三尸法

太上真人呪驅三尸法
趙先生除三尸九蟲之法
仁德樂生君除三尸法
淵靜真人除三尸九蟲呪 <small>禹步法</small>
道經除三尸法
蔣先陽除三尸法
伏三尸秘法
老君六甲符法
六甲神符形式
庚申日服符祛三尸除九蟲妙訣
庚申日服符四道形式
絕三尸秘法
神符形式
三尸圖
上尸彭瑤像
中尸彭璿像
下尸彭璿像
守尸鬼像
目錄終

玉函秘典

明嘉禾梅顛道人周履靖撰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呪煉三魂法

當須仰卽去枕伸足交手上合目閉息三叩齒三存心中有赤氣大如雞子從內出於咽喉散布真光覆身成火燒身使而覺體微熱即呼三魂名曰爽靈台光幽精名了即念後呪

呪曰

紫微玄官中黃始青內煉三魂胎光安寧神寶  
玉室與我俱生不得妄動監者太靈若欲飛行  
惟詣上清若有飢渴得飲玉精爽靈護我三台  
養我幽精保生

急急如律令勅

如此行持卽魂神安靜災患不生邪魔竄伏  
身安道成未無憂苦也三魂者陰邪之氣爲  
鬼也能使行尸慳貪嫉妬惡夢咬齒令人口  
是心非遺精好色慕戀奢淫全無淳朴只以  
鬼行損物爲根陰關埋毒害人爲本常迷人  
貞白之路使人入黑闇之方好惡不好善習  
死不習生求強人我壯恣口味昏濁多尸臭  
而穢漏催人而急死圖人與祭祀也若能運  
鍊元氣得丹閉固其精使陽勝陰消無爲害  
也

每夜卽時呪法 呪曰

吾授三皇太極靈章吞丹服氣用去不祥  
急急如律令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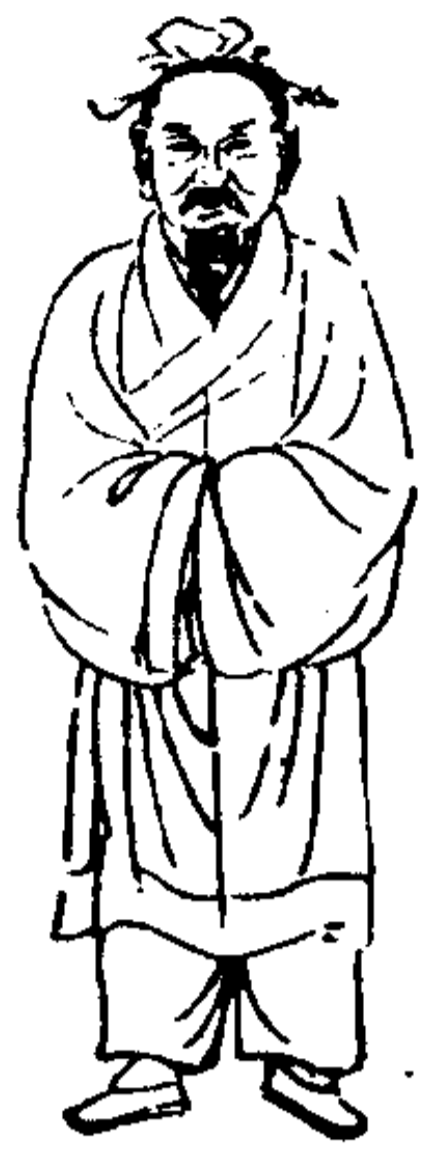
能如是即得眠卧安穩身體康強邪惡灾橫  
未不敢近也

三魂圖

像靈真



像光台



像精幽



三魂在肝下狀如人形並着青衣內黃衣每月  
初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是夕棄身遊外

呪煉七魄法

每朔望晦日七魄不守尤用意制之叩齒七通  
呼七魄名曰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飛毒除穢是  
肺一遍如婦人修煉叩二七遍呼七魄名兩遍  
平坐握固冥心念呪 呪曰  
玉帝高尊上皇至真萬神安鎮七魄佩身不得  
越錯與惡爲羣長居室後俱化成仙永守神形

保我得真游行上官同爲玉宿內有靈液體有

玉津保我護命不得邪淫

急急如律令勅

如此行持心君寧靜疾病無侵延年益算夫  
七魄積陰之氣其形類於鬼令人多欲傷勞  
室塞拘急好穢不好淨能使行尸背生向死  
諛曲詭詐慕戀女色日夜與惡催人早死遣  
入鬼趣能蔽障人生門

七魄圖

像狗尸



像矢伏



像陰雀



像賊吞



像毒飛



像穢除



像肺鼻



老君曰陰魄濁尸之氣在於形魂神常保守故  
學道者順魂靈制尸魄爲鍊形之術也若隨陰  
尸之魄耗動陽靈之精損失正氣易致於死也  
經云魂欲上天魄入黃泉還魂返魄其道自然  
又云煉陽魂而制陰魄蓋人生乃隨魂死乃隨  
魄魂好昇魄好沉聖人委曲示修行徑路使人  
虛心存精運氣五神五神不役神真自然契應  
神仙近也學道者當須拘魂制魄以陽消陰令  
魂煉魄陰穢漸滅長生之道也經云生之徒十  
有三謂三魂七魄也黃庭經云攝魂還魄未無  
傾失魂魄二神是陰陽之精能順而專之拘而  
制之無闕魂不離人則久視之道明也陽與陰  
并而人乃生結胎運氣媾形者並由此成也所  
以圖而明之將傳後世細思而行之



咒煉三尸法 於庚申日靜室跌坐存想

頭中有太上老君泥丸真人二人共坐上着達遊冠子服玄袍坐於冥光帳中下視口目耳鼻清滌氣謂之上一抱部之魂心中有太上帝終宮真人二人共坐着九陽冠服丹南逸景之袍坐於朱陵帳中下視四體情狀肝脾膽腎皆令清潔如五色玉謂之中一拘四肢之邪精存臍內有太黃老君黃真人二人戴十靈之冠服黃羅之袍坐於黃錦帳中下視脾腸之孔竅皆令分明如素謂之下一拘腸胃制骸於是三尸無從得動也

太上經制三尸法

人之生也皆寄形於父母胞胎飽味於五穀精氣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告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滅人祿命令人速死死後魂昇于天魄入于地唯三尸遊走名之曰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不精即為禍患萬病競作伐人性命上尸名彭琚在人頭中伐人上分令人眼睛髮落口臭面皺齒落中尸名彭璿在人腹中伐人五臟少氣多忘令人好作惡事噉食物命或作夢寐倒亂下尸名彭璣在人足中令人下關搔擾五情湧動淫邪不能自禁此尸形狀似小兒或似馬形皆有毛長二寸在人身中人已死矣遂出作鬼如人生時形像衣服長短無異此三尸九蟲種類多烟蟲長四寸五寸或八寸此蟲貫心人死白蟲長一寸相生甚多長

者五寸躁人五臟多即殺人兼令人貪食煩懣肺蟲令人多咳嗽胃蟲令人吐嘔不喜膈蟲令人多涕唾赤蟲令人腸鳴虛脹嗟蟲令人動止勞劇則生惡瘡顛癡癱癲疽癩癬疥癩癩種種動作人身中不盡有之亦有少者其中有十等就中婦人最多也其蟲凶惡好污人新衣極患學道欲調去之即可矣凡至庚申日兼夜不卧守之若曉體疲少伏床數覺莫令睡熟此尸即不得上告天帝又太上律科云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群魔併集以司天下兆人及諸異類善惡之業隨其功過多少賞勞譴過毫分不遺經曰三守庚申即三尸震恐七守庚申三尸長絕乃精神安定體室長存五神恬靜不復搔擾不迷不惑不亂不淫瞋怒平息真靈衛佐與天地相畢每夜臨卧之時叩齒三七以左手撫心上呼三尸名使不敢為害耳夫三尸者上尸彭琚好色慾中尸彭璿好衣食下尸彭璣好奢華凡斬三尸於寅日勤我呼而呪之其三尸自然殄滅

呪曰

太上有命令我修行彭琚彭璿彭璣台光爽靈幽精三尸泯滅現我光明魔王保舉得道飛昇急急如律令勅

右呪斬三尸訖於十日依前所法行持不怠實乃立竿見影玄之又玄勿視非人

太上真人呪驅三尸法

於春乙卯夏丙午秋庚申冬壬子日搗朱砂雄

黃雌黃各三分為細末綿裹之如棗大眼目塞鼻中此謂消三尸鍊七魄秘法勿令有知明日午時以東流水浴畢更整飾牀席三尸服新衣洗除鼻中及掃洒寢席牀下令所止一室淨潔也便安枕卧閉氣握固良久微呪

呪曰

天道有常改故易新上帝吉日沐浴為真三氣消尸朱黃合魂寶煉七魄元與我親

趙先生除三尸九蟲之法

以月建之日夜半子時露出庭中正東向平體正氣叩齒三十通舉頭小仰即復低頭小俛咽液十四過又雙前却兩手十四過前後却授手為之竊呪

呪曰

南昌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為某除三尸伏尸將某周遊天下過度災厄

語訖徐徐左回還卧行之三尸消滅也若月中有重建者亦如之為修之法欲得齋戒獨

處不欲人雜錯務令寂靜勿使人知之六畜鳥獸並無聲為妙此法易行無恍惚之患

仁德樂生君除三尸法

以春甲乙日夜視歲星所在朝之再拜正心窺

呪曰

願東方明星若扶我魂接我魄使我壽如松栢千秋萬歲長生不落除我身中三尸九蟲盡去消滅

淵靜真人除三尸九蟲呪

於春乙卯夏丙午秋庚申冬壬子日搗朱砂雄



以月晦日月出時東向禹步三呪

呪曰

諾臬諾臬者喚聲如言號耳月中有蟲兔蝦蟇  
日中有蟲三足鳥水中有蟲蛇與魚土中有蟲  
蟻蛄腹中有蟲蚘白徒 呪三遍

禹步法

閉氣先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並右足為三  
步也

道經除三尸法

以寅日剪手爪午日剪足甲至十一月十六日  
燒灰為末白湯送下

蔣先陽除三尸法

以朔望日日中時閉目西向存兩目中出青氣  
心中出赤氣臍下出黃氣於是三氣相繞以灌  
一身須臾內外通徹覺如火光之狀良久乃叩  
齒十四通咽液十四過畢此謂煉形之道除三  
尸之法也久行之則體有五香氣也常以雞鳴  
時漱取醴泉咽之凡三漱戊上寅起徐徐定氣  
勿與人言語也

伏三尸秘法

甲子日平明時取東面水一升日中時亦取一  
升日入時取一升黃昏後露星月下至夜半時  
呪面東服之 呪曰

天清地寧日月五星六甲神水滅尸賊兵回凶  
為吉元亨利貞急急如律令勅

老君六甲符法

老君六旬六甲符善祛三尸九蟲能保陽精

玉函秘典

經大驗矣

每十日一服用水銀硃砂研水淨室中書于白  
紙上叩齒三通稽首叩頭呼六甲神名云某奉  
受靈符謹請

甲子神王文卿從官一十八人降下纏吾筆謹  
請甲戌神展子公從官一十四人降下纏吾筆  
謹請甲申神扈文卿從官一十六人降下纏吾  
筆謹請甲午神衛上卿從官一十八人降下纏  
吾筆謹請甲辰神孟非卿從官一十四人降下  
纏吾筆謹請甲寅神明文章從官一十六人降  
下纏吾筆  
右符呪淨室中書化向東服之  
又云用除破日朱書  
六甲神符形式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庚申日服符祛三尸除九蟲妙訣

每至庚申日至晚於淨室中焚香硃砂水研書  
符于白紙上化服萬不失一此夜禁絕尸鬼警  
備用硃砂水研點左右目下用雄黃水研點右  
鼻今小入左鼻中點畢先叩齒三通呪曰  
上景飛纏朱黃散烟氣撮濁邪尸穢沉眠和魂  
鍊魄合形為仙令我不死福壽永全聰聽徹視  
長亨利元

呪畢又叩齒三通嚥液三過以右手第二指攝  
右鼻孔下左手第三指攝左鼻孔下各七過當  
盡陰按之勿舉手也此是七魄遊尸之門戶精  
賦之津梁故以朱黃之精塞尸鬼之路閉淫亂  
之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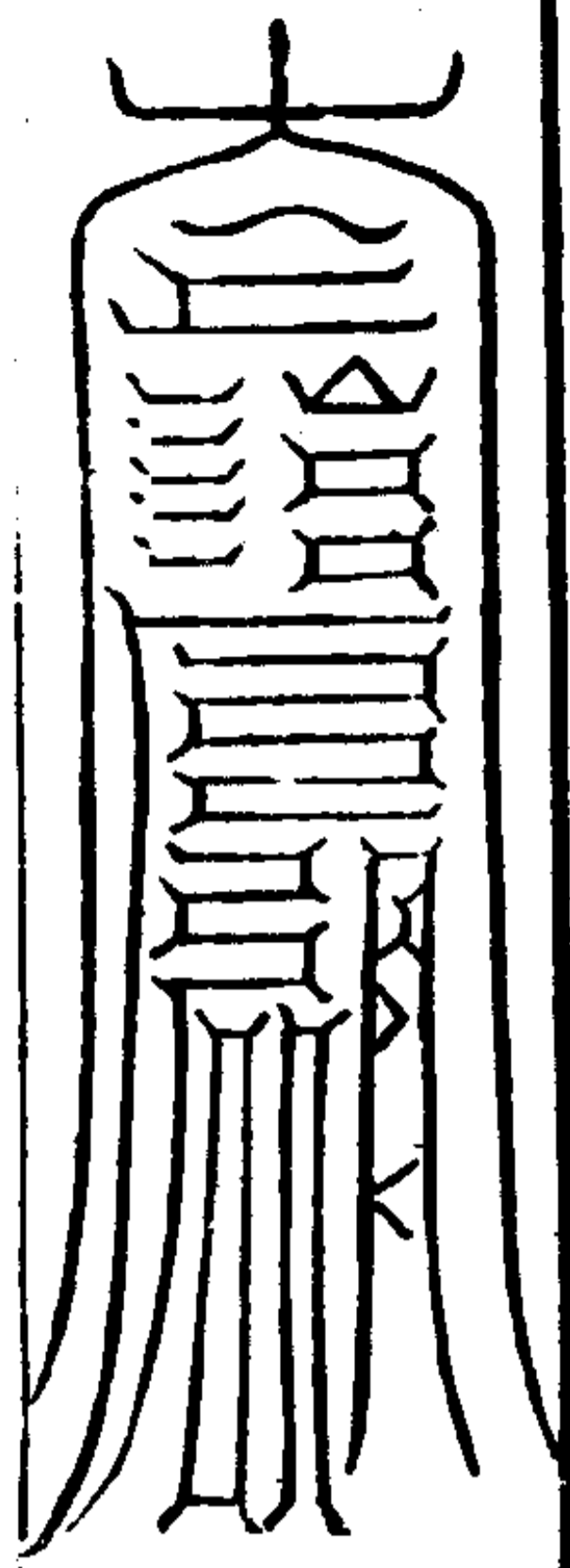
庚申日服符四道形式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日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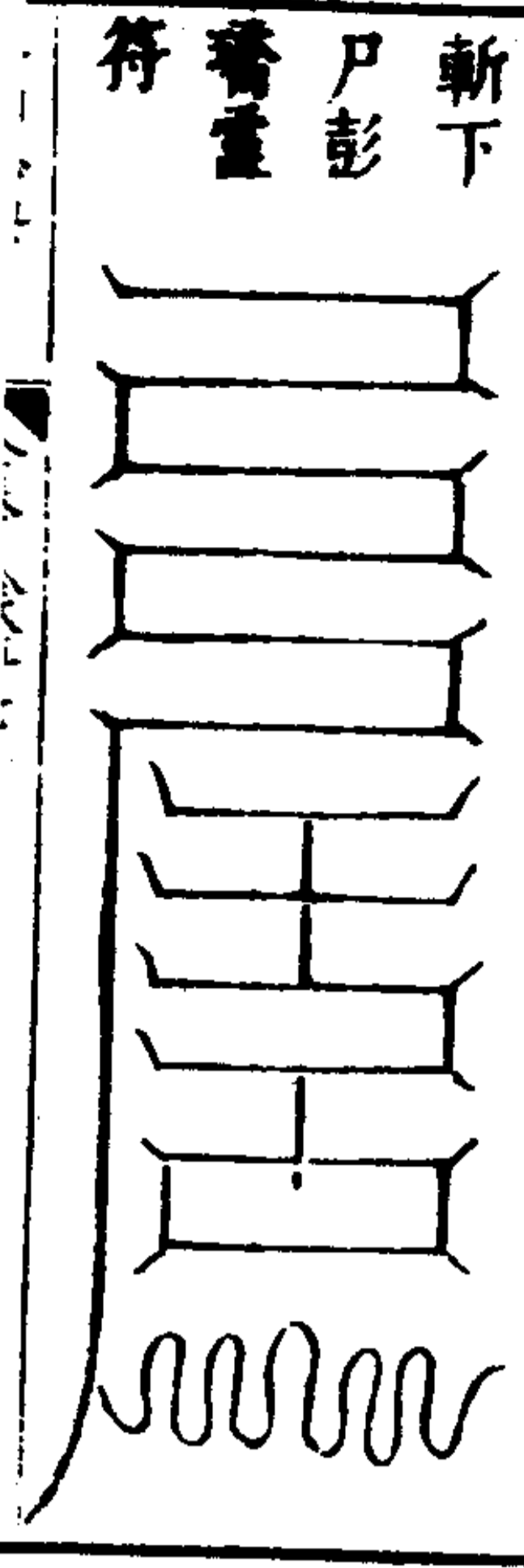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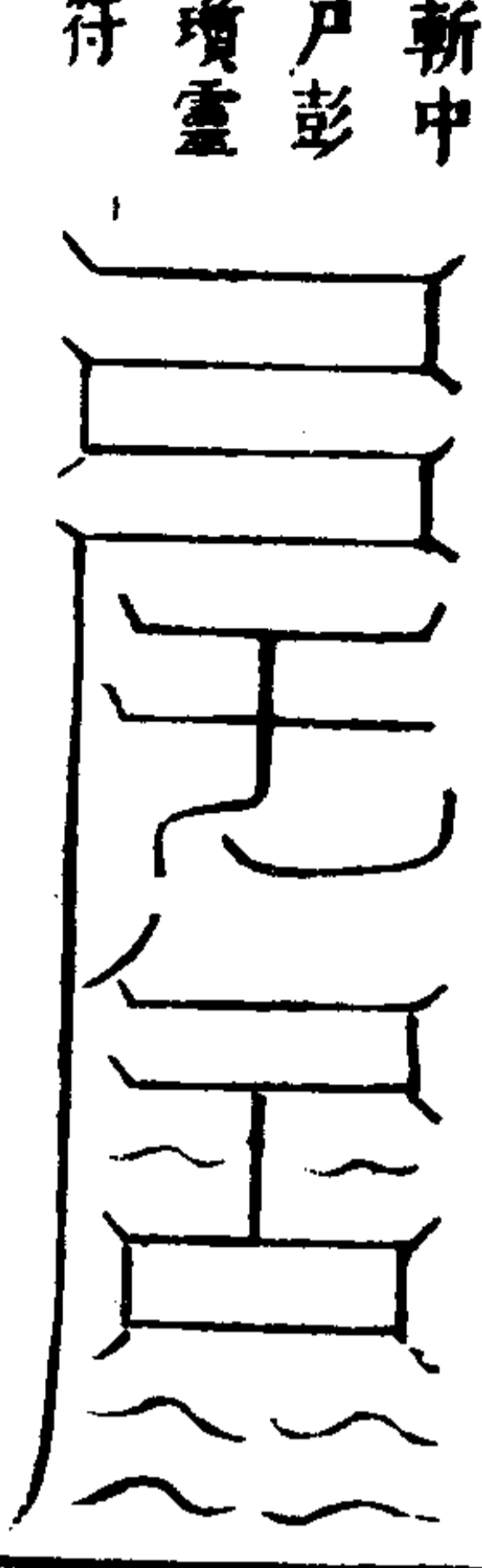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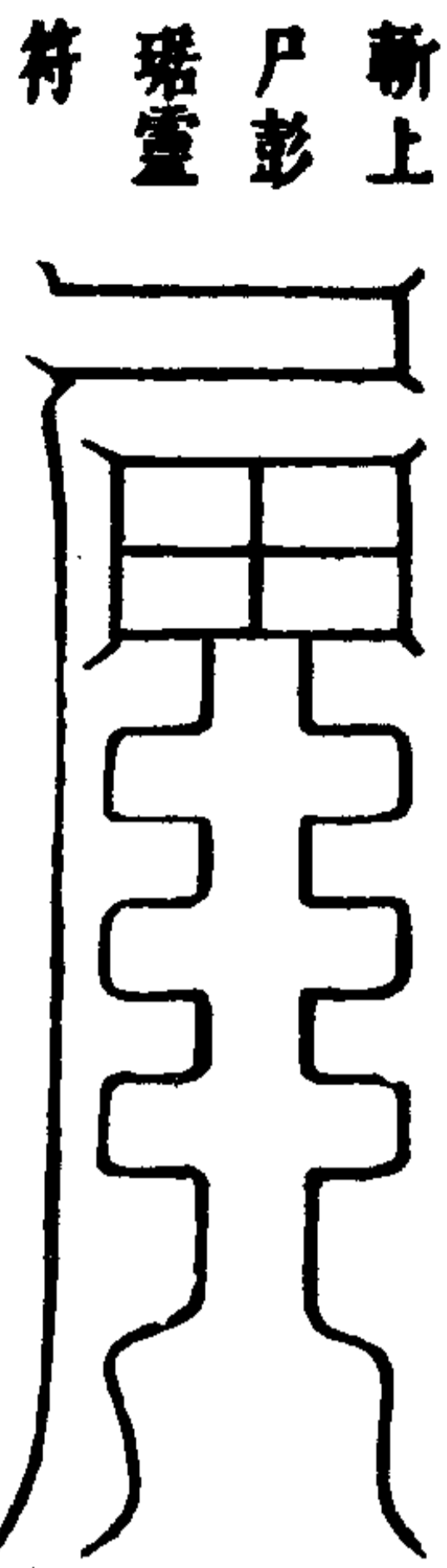


絕三尸秘法

太上曰三尸九蟲能為萬病病人夜夢戰鬪皆此蟲也可用桃板為符書三道埋於門闌下即止矣每以庚申日書帶之庚子日吞之三尸自去矣常以六庚日書姓名安元命錄中三尸不敢為患也

神符形式 符用殊書

書符之法須閉神存炁想金光自空中圓焰若火取來吹入筆中書符無不應驗



王孫書身

此符消九蟲當以六庚日服符以白紙竹紙殊書服每庚皆如之惟庚申書之不限多少從庚申日早朝服止次庚午日又服一道值六庚勿失蟲皆不貫五藏人身無病也

勅符咒曰

日出東方赫赫堂堂 某服神符符衛四方神符入腹換胃蕩腸百病除愈骨體康強千鬼萬邪無有敢當知符為神知道為真吾服此符九蟲離身攝錄萬毒上昇真人

三尸圖

上尸彭瑤小名阿呵在頭上伐人泥丸丹田



上尸彭瑤小名阿呵在頭上伐人泥丸丹田令人頭重眼昏冷淚鼻中清涕耳聾齒落口鼻面皺感人好車馬慕聲色視惡垢同青蟲穿鑿枯人真元使人形悴髮白壽短令人迷昧睡着錄人罪過奏上上天官若能服煉得精氣固實靈藥入口大道不遙九天非遠如未聞暇常以庚申日之夜不寐用前諸符咒于靜室修煉不急陰尸自然消化不能為害方得保守真精得獲永年矣

中尸彭瑤小名作子好惑五味貪愛五色在人



中尸彭瑤小名作子好惑五味貪愛五色在人腹伐人絳宮中焦令人心迷健忘少液氣乏隨邪倒見荒悶煩燥口乾目白穿鑿人齒日夜尅害人五臟六腑成諸疾病睡多惡夢鬼交精脫小便赤白滑泄嘔逆多痰耳鳴虛汗為事恍惚白日昏沉每夜驚魔催人早死圖人祭祀也如能恬淡五情持咒服符無能為害真形當免腐朽促齡而已

下尸彭瑤小名季細在人胃足伐人下開傷泄



下尸彭瑤小名季細在人胃足伐人下開傷泄氣海發作百病牽引意賊慕戀女色勇動嗜慾觸事虛耗不能禁制促命令人夜與鬼通背生向死流浪精氣令人髓枯筋急肉焦意倦身虛腰重脚膝無力頻度小便與邪氣波流漸成大患五勞七傷惑亂染着尸注不絕欲人死往鬼道希期飲食祭祀也如持前法其尸之魄自當消滅而得形全身安也



守尸鬼像



其守尸之鬼亦曰破射形似小兒忽如犬馬背  
有黑毛長二寸在人身中死後號之曰鬼一似  
亡人生時長短夢人求食能祟人頭痛寒熱惡  
心云是亡人也此尸之鬼假詐種類魔人魂魄  
惡夢顛倒而夭如得丹服持前法不能為害久  
坐神光皎潔

玉函秘典上卷終





金筒玄玄

撰人不詳

金筒玄玄目錄

九蟲總目

老君去諸蟲方

初神去本丸又名制蟲丸

造雲芝英法

蘇仙內傳去三尸九蟲方

太清八瓊丹方

太上去三尸鍊水靈砂秘訣

伏蟲圖

回蟲圖

寸白蟲圖

肉蟲圖

肺蟲圖

胃蟲圖

兩蟲圖

赤蟲圖

蟻蟲圖

伊羊蟲圖

傳胎知命蟲圖

附傳尸蟲形

第一代蟲圖

第二代蟲圖

第三代蟲圖

第四代蟲圖

第五代蟲圖

第六代蟲圖

目錄畢

金筒玄玄

明嘉禾梅顛道人周履靖校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九蟲總目

一曰伏蟲長四寸二曰回蟲長一寸三曰白蟲  
長一寸四曰肉蟲如爛李五曰肺蟲如蠶蟻六  
曰胃蟲若蝦蟇七曰兩蟲如苽瓣八曰赤蟲如  
生蟲九曰蟻蟲色黑身外有微蟲千萬細如菜  
子此羣蟲之主今皮膚癢痒為人大風瘡疥惡  
瘡癬癩痔漏陰蛆濕痒能食人牙齒神落無故  
血出惡臭衝人皆此蟲之所為也

老君去諸蟲方

貫衆五分殺伏蟲 白雀蘆錢二分殺尤蟲

蜀漆三分殺白蟲 蕪荑五分殺肉蟲

雷丸五分殺赤蟲 僵蚕四分殺兩蟲

厚朴五分殺肺蟲 狼牙子四分殺胃蟲

石蠶五分殺蟻蟲

右九味炒令香熟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桐子大

以輕粉漿水服五九日三服加至十九三十日

見効六十日百病愈眾蟲盡服丹須齋戒至心

餌之無不驗矣

初神去本丸又名制蟲丸

大附子五錢 八角者重便製熟

青木香 大黃 詹木糖膠 桂心 丹砂

雲芝英 茱萸南行根皮五月五日午時向

東收用已上八味各五錢 麻子仁七合

地黃六錢 蒼木七錢 石菖蒲一兩

清酒



右十三味各搗末三千杵煉蜜為丸又搗八千杵共搗五萬杵為丸如小豆大磁器貯不泄氣每服七九平且東向酒下此藥益補除千疋固魂魄填液血死諸蟲枯三尸亦可常服殺蟲既滅使食穀而無病過飽而無傷此至真之訣也

造雲芝英法

雲母粉五兩 雄黃極細末四兩

右二味合着銅器中微下火令藥色小變畢內竹筒中松脂急塞其口慎勿令泄氣懸於飯甑下蒸熟一碩米飯畢撥視令三物相合如凝脂更以松脂重和之都合和藥用十兩松脂也屋上懸二十四日訖搗一萬杵於是雲芝英成也先齋三日合之雲芝英成後更齋七日乃令制九蟲齋者勿食五辛五肉忌婦人雞犬見之當別室修合若諸齋不精及犯禁忌服藥無益及令人發火瘡而身者以表合藥不精齋中犯禁忌之驗也又藥物當用上精者及每事取妙善而已合藥當取月且及三日七日十一日燒香設神林席於東面其日司命太乙君必監省之也合對席東向也夫造大藥不用天陰及風雨日秘之秘之耳昔脩羊公樓丘子東方朔崔文子商丘子俱服此藥以辟穀皆得仙也

蘇仙內傳去三尸九蟲方

蕪蕪五錢 枸杞根皮二錢 乳漆四錢熬

過烟出

右三味為細末辰旦先喫飲食以三指捻藥并花水和服五日蟲自下初時令人惆悵悲思是

蟲去之驗矣

太清八瓊丹方

丹砂 雄黃 空青 瑠璃 雲母 戎菴 硝石 雌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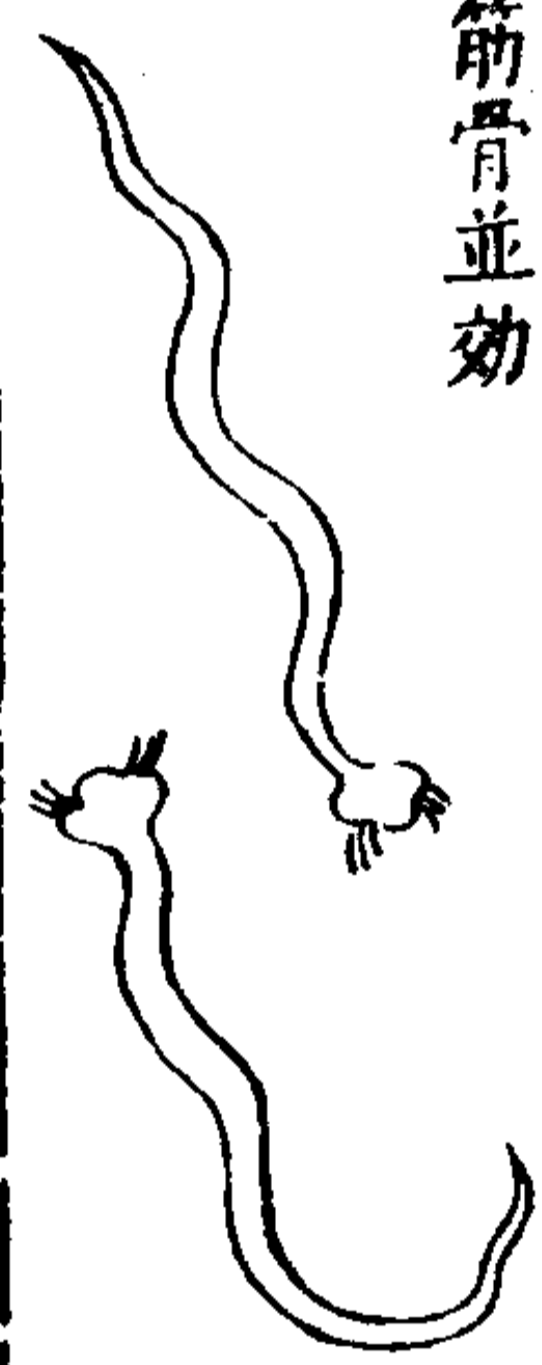
右件准飛鍊諸丹研熟修理布置一依四神丹法並在飛伏諸石經中矣

太上三尸鍊水銀靈砂秘訣

朱汞一劬 太陽一兩 旭黃三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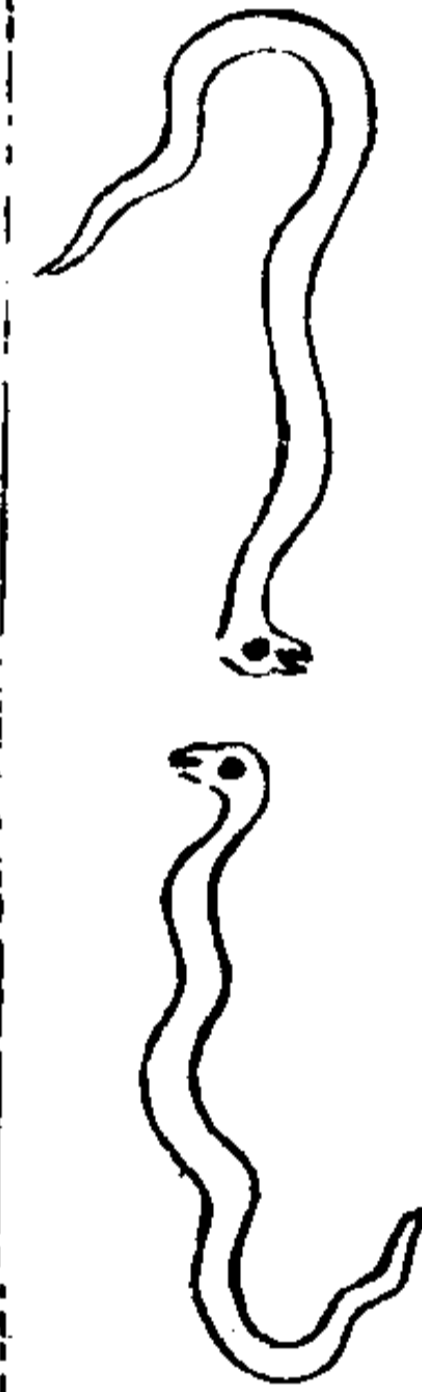
右都榜火炒一伏時候茶色以水火鼎飛七度然後大火煨之出火毒了大麥麩丸如桐子大每兩入輕粉六銖丸之空心服七粒忌羊肉菜菜真人云人服安魂魄固元精補血液駐顏色祛百病壯筋骨並効

伏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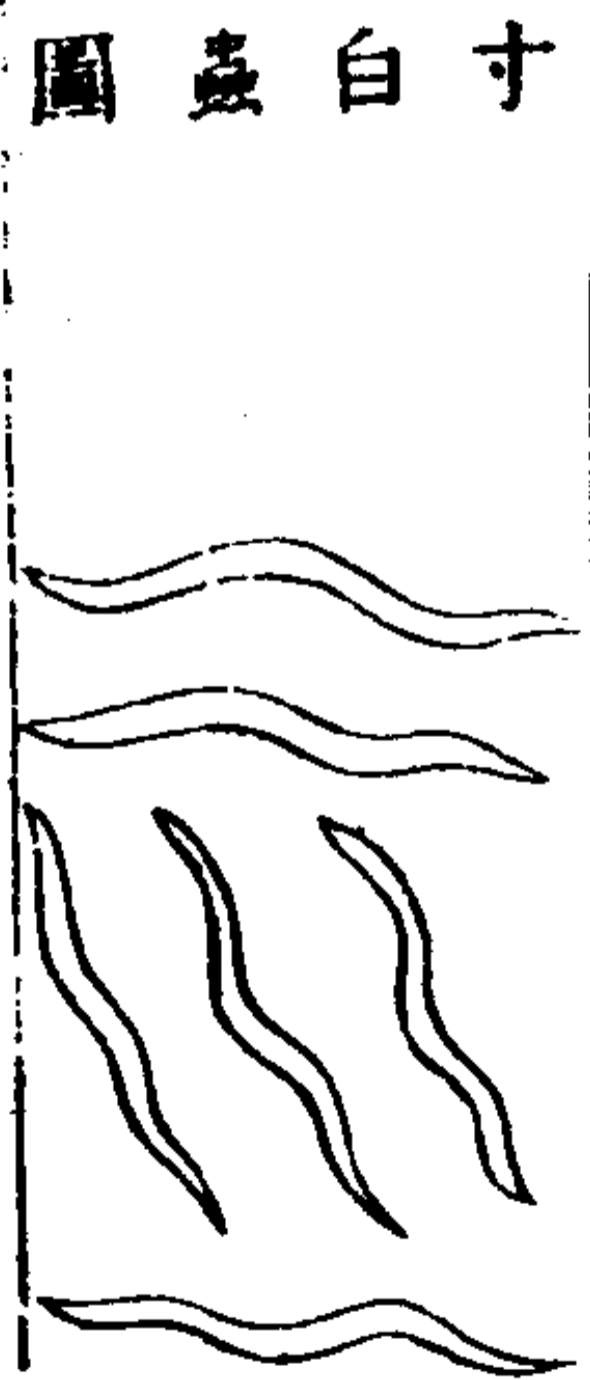
伏蟲色青長四寸有鬚牙嗜人精血令人無力喘乏時有惡心五藏痛悶走作上下攪刺胃腸好食肉味生冷蕩散人真元多陰汗便溺餘瀝背逆腰痛使人氣虛軟弱精滑脫失致疾而死早宜服前藥

回蟲



回蟲又曰蛇蟲色黑一雌一雄心上心下食人血令人心痛氣急肢節煩重小便難澁赤白不定面無顏色放癡慵懶口吐清水其蟲長一尺

飲心血急服前藥殺之不爾穿刺人心脾楚痛難忍而斃及耗憊人正氣令人卒死是此蟲也



寸白蟲色白長一子孫相生或四五寸令人好喫生米生茶生鹼生菓雜肉宜泄臟腑瘦薄人形嘔痰多涕面黃無力咬腹攪刺漸成氣塊痛便難忍瀉疾脫肛若驗難能長此蟲無限穿人藏腑窩成窟穴氣促而死宜服前藥殺滅也

肉蟲色黑如爛李食人血令人正氣泄遺淋漏餘瀝舉動羸弱筋骨無力皮毛癢痒肌肉漸漸乾枯陽靈之精耗盡得病而死急宜服前丸絕滅而免形骸消瘦也



肺蟲色赤狀如蠶老者色蒼或如紅蟻飲食人精氣堅守肺口今人多痰咳嗽變成癆疾腸脹急夜卧不安龍鳴閉五音面無光皮毛枯髭髮脫喘息無力咯血耳張肩骨出瘦惡思睡六脈泄痢膿血變成五痔傳尸癆病血軋頰赤骨



肺蟲色赤狀如蠶老者色蒼或如紅蟻飲食人精氣堅守肺口今人多痰咳嗽變成癆疾腸脹急夜卧不安龍鳴閉五音面無光皮毛枯髭髮脫喘息無力咯血耳張肩骨出瘦惡思睡六脈泄痢膿血變成五痔傳尸癆病血軋頰赤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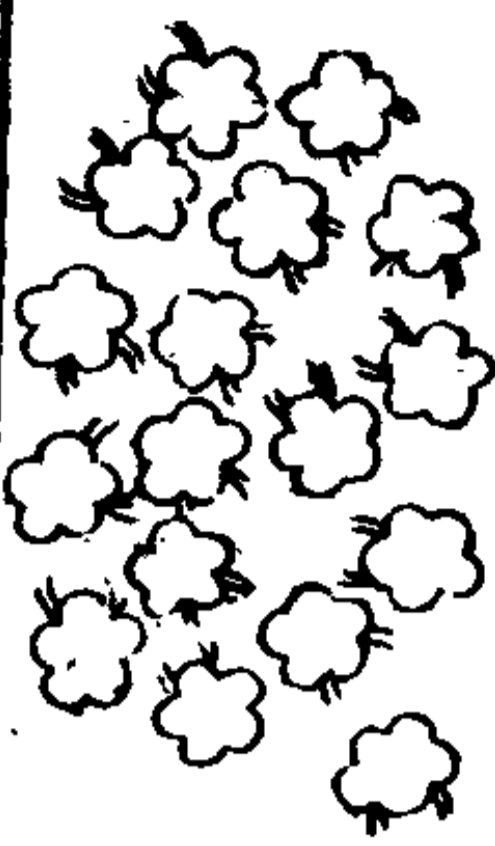
蒸虛汗涕唾腥鹹急服前丹不然肺脈氣乏而天也

圖 蟲 胃



胃蟲如蟻接人飲食令人易飢好血肉滋味之物生冷甜香之味虛人裁臍骨體瘦薄唇焦而口生瘡鼻塞而皮毛癢痒四肢拘急背膊煩勞漸加惡心多生痰涕飲酒嘔逆餐氣結心胃走衝兩脇忽攻外腎氣盡而殞若服前丹蟲化延年也

圖 蟲 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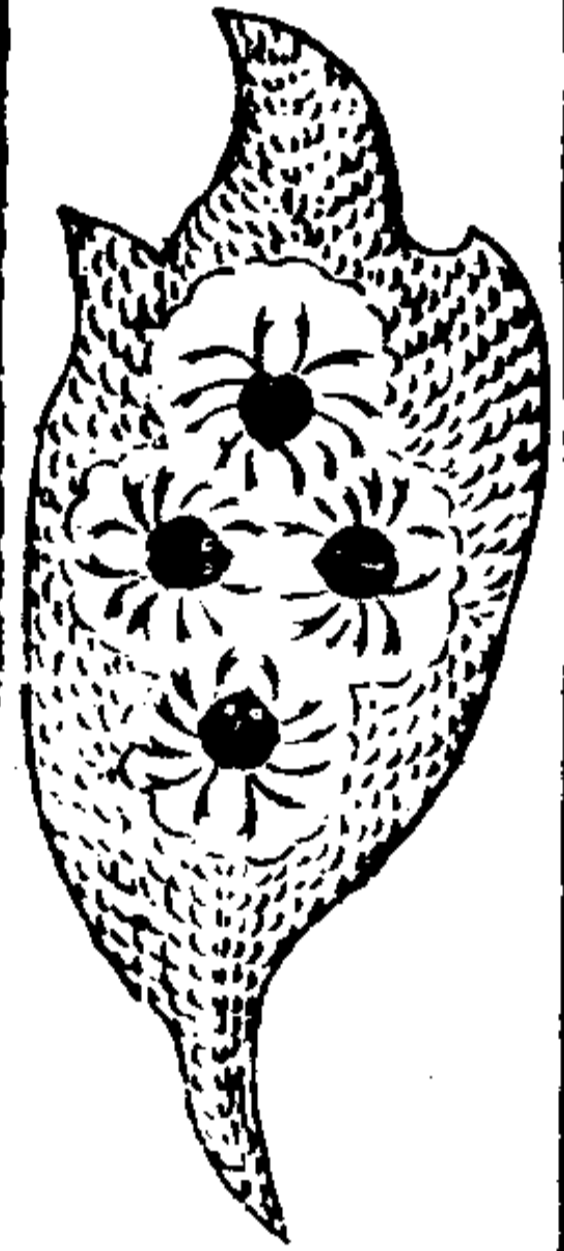
兩蟲色赤青相雜令人六識昏迷少語多睡夢遊他邑登山峻嶺連綿墜落渡水乘船忽遭沉溺柳曲共天桃歡語笑花衢與陰穢相交世人謂魔也此是陰氣蕩動陽氣全輪艷媚牽情靈根斬伐脫失精氣服此丹即得殺蟲益壽

圖 蟲 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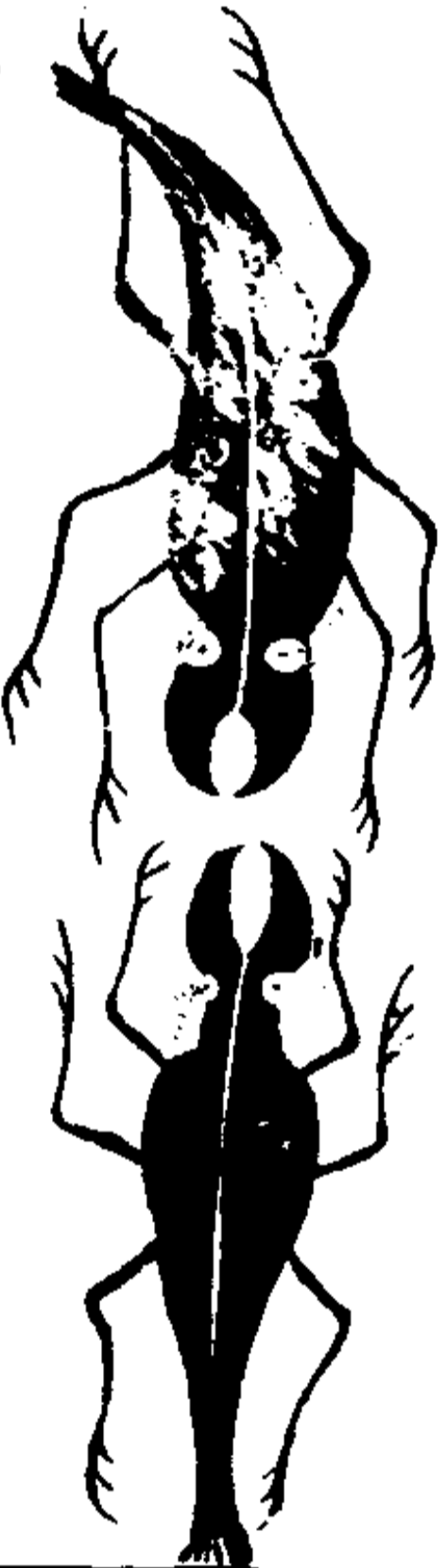
赤蟲色赤令人無氣虛憊腰重眼昏兩耳鳴聾陰痒盜汗精滑冷脫脊痛背悶骨酸疼飲食無味腸胃虛吼精隨水轉化入小便氣濁血滯結成痞腫癰疽致天先服鎮心安魂補虛藥固閉二門使榮衛交通蟲自消化形骸不枯矣

圖 蟲 蟻



蟻蟲四蟲微紫周而細蟲並黑微蟲周而無數細如芥子也此羣蟲之主為人皮膚瘡疥惡癬頭上白屑甲虱并陰疽濕痒痔漏鼠疥白癩等風無所不作蝕人牙齒神落無故出血臭氣衝人及腳下窩旋頑痺大風癩瘡遍身膿血尸臭眉毛墜落肉色漸加青黑通相易人父子絕骨肉之親夫妻棄義合之體故聖賢留妙訣至藥先沐浴齋戒然後服前藥殺三尸蟲而免害子孫也保其形體安康也

圖 蟲 羊 伊



西蜀青城山道士趙希夷道業精微登山歷險時彭州刺史庾河郎中迎在州中師事之後經數年每至庚申日依經守持服餌符藥從午至子晝夜不息亦感三尸九蟲下遂命工人圖其形質將傳保生之人余友陳靈章本東平人元和中屆於西蜀修道至長慶初仲夏月於新橋道友李玄會家絕糧一百餘日攻氣術服陽精水銀靈藥每日服水三盞至九十七日日與一盞覺腹中微痛須臾之間其痛轉甚似欲遊退李公云九十餘日不食必無滓穢應有異事今

於盆子中退良久間下一團脂膜轉動不住以水洗之膜透乃見有蟲兩枚鬚爪俱備色黑每箇有腳六隻鬚長五分丹眼足頭如朱點似柳樹上蟲俗呼伊羊遂取手奉之如石鼠象異之嗟乎五藏有如是之蟲人豈得長壽陳君服退下此蟲畢顏如童稚耳目聰明後入青城山不復出乃編入策并圖其形將警來者

命 蟲 圖



此傳胎知命蟲共飛尸同類抱殺氣流精與人俱生能令人無正性嫉妬善道與惡為侶怕懼陽靈每發嗔怒要人同歸鬼趣日夜凶惑慳貪憎愛人我六情恩愛好色牽染不淨透漏元精作人病本消耗形神勞役真性使人銖求急急苟且波波覺命盡方為休了此蟲好食肉茶及炙燂令人臧腑宣泄耳目昏沉口鼻氣臭淋瀝滴瀝白屑滿頭皮膚癢痒渾身拘急內漸傷殘而歸死路蟲自攝攝其鬼符口塞人生門方始化去若閉精運氣服丹無以為害身安住世而未免受患也

附 傳 尸 蟲 形

茲有九種除胃回寸三蟲不傳今止圖六蟲之形于後

第 一 代



謂如受病頓覺非常其蟲如嬰兒生毛如蝦蟇令人魂顛倒遇丙丁日食起醉睡心腎四穴



金匱要略卷之五

第二代



蟲如亂髮長三寸或如蜈蚣令人神色如醉夜夢對死人食此症庚辛日食起醉睡肺腎四穴

第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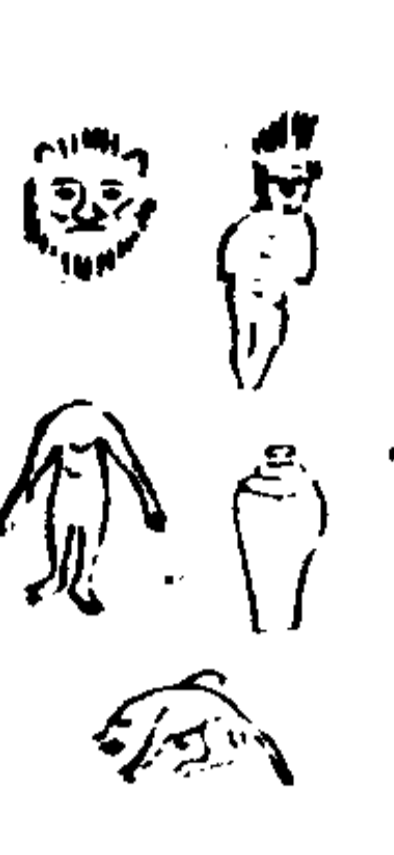
蟲如蚊蠅蚊子或如蟹令人多昏日常思睡嘔逆唇口生瘡面青庚寅日食起醉睡厥陰四穴

第四代



蟲如亂絲或如猪肝如蛇令人腸中如塊肚大青筋或夢思食戊巳日食起醉睡脾腎四穴

第五代



蟲如鼠如瓶狀若人形有手無足有足無頭令人羸息四肢解散面紅潤癸日食起醉睡肝腎四穴

第六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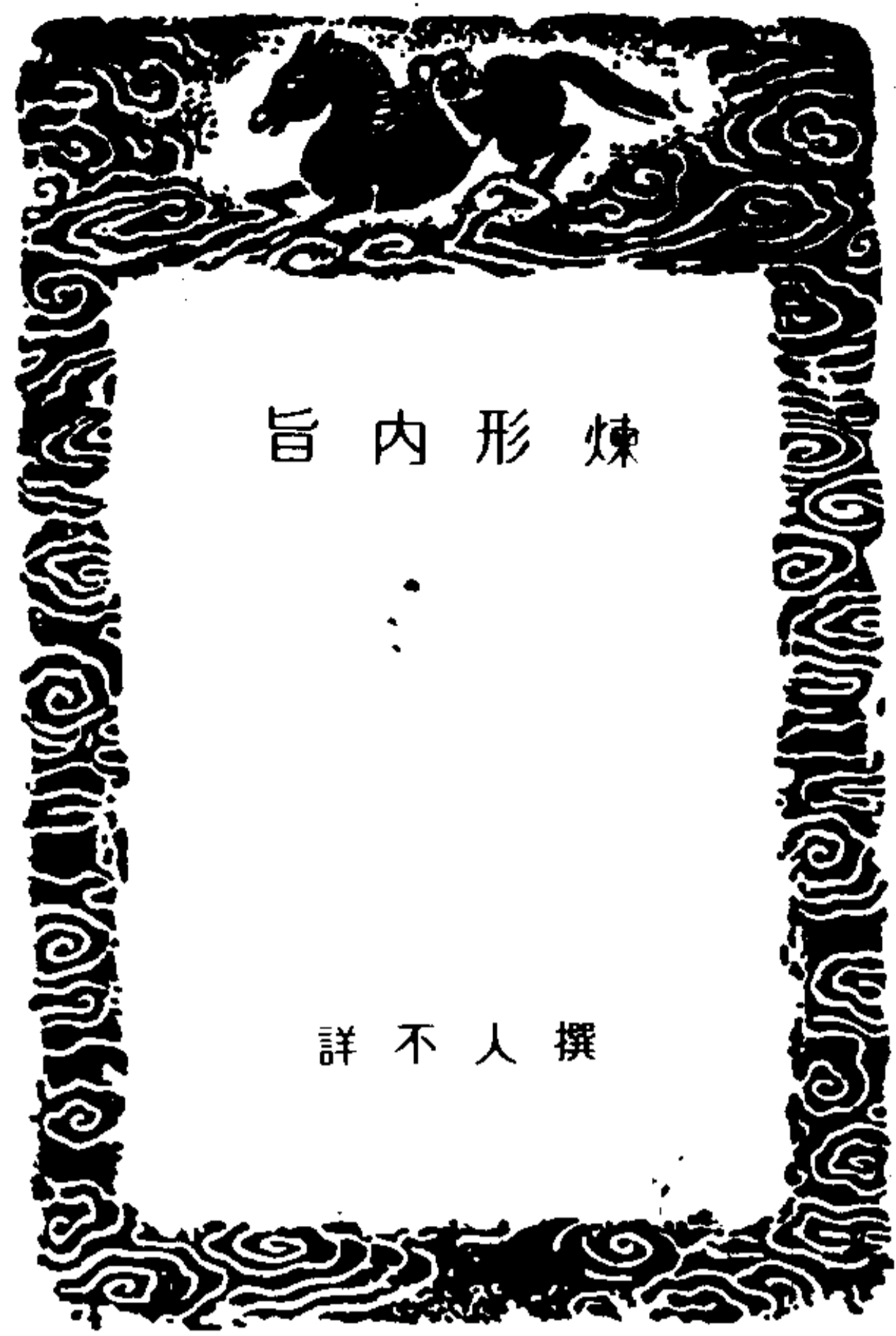


蟲如馬尾有兩頭云是雌雄或長或短如蠅蠅有週全者千里傳人不可以常法治當審而行之

金匱要略

終





煉形內旨

撰人 不詳

煉形內旨目錄

祭丹元君法

太極混元神呪

五帝秘呪

本命元神呪

丹元君呪

心神呪

安神呪

煉形內旨

夷門廣積

明嘉禾梅顛道人周履靖校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祭丹元君法

丹元君乃自己之元神也元皇分身降氣  
下入身中即為本命之主於本命日每月  
朔望日置靜室中備素食茶酒菓各三分  
香燭存三人揖讓坐祭畢用金錢雲鶴各  
一分化畢自服前食不可與別人食之祭  
祀訖想自己左右帶劍持斧如流金火鈴  
大將軍之將狀師行則見其在前止則在  
後坐則在左右百日中可見赤子侍衛于  
左右矣怒則遠於人矣

逐一喚集身中諸神曰

口神眼神舌神齒神鼻神耳神腦神髮神心  
神肝神脾神肺神腎神膽神

大道不凡訣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口神  
丹朱字玄膺舌神通命字正綸齒神脾鋒

字羅千腦神精根字泥丸髮神蒼華字太  
原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龍字靈堅耳

神空闕字幽田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  
華字虛成肝神龍烟字含明腎神玄冥字

育嬰脾神長存字魂停膽神龍耀字威明  
五臟六腑神氣精皆在內外運天經晝夜

存之自長生久久之昇太清

太極混元神呪

一身之主心元君左有青龍肝元君右有白虎

肺元君前有朱雀腎元君後有玄武孔元君好  
逸好樂脾元君好遊好蕩魂元君好動好靜鬼  
元君明之於目眼元君聽之於聲耳元君聞之  
於味鼻元君好是好非口元君好善好惡舌元  
君三十六部齒元君山林樹木髮元君九江八  
河腸元君五湖四海肚元君曹溪路上關元君  
五臟官中膽元君能浮能清手元君能沉能濁  
足元君好和好合意元君太極未判混元君父  
母未生氣元君八萬四千毛元君元精元氣元

君君吾身所屬盡歸真煉氣為神拔斷業根超  
出天外撞入虛空有難即護有事來呈如意變  
化應候來臨吾奉

太極上帝三山九候先生律令勅

五帝秘呪

青帝護魂白帝侍魄赤帝養氣黑帝通血黃帝  
中主萬神無越急急如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律令勅

本命元神呪

天靈節榮願保長生太玄之一守護真形五臟  
諸神各保安寧急急如

長生保命護身天尊律令勅

丹元君呪

丹元守虛內外俱真左右三七助吾身形急急  
如

元陽主者律令勅

心神呪

丹元君長三寸廣七分着朱衣繫絳帛乘威德



願至靈通造化遠玄冥注心中莫離身外有急  
事疾來告人急急如

紫庭帝君律令勅

維

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謹備酒饌祭享吾身中萬

神奉請

弟子 人身中左青龍右白虎之神前朱雀後

玄武之神頭上勾陳足下騰蛇之神左陽明右

陽明之神身中九靈天生無英玄珠正中子丹

回回丹元太淵靈童之神三精台光幽精爽靈

之神三尸彭瑤彭瓚彭璿之神七魄尸狗伏矢

雀陰吞賊飛毒除穢鼻肺之神五臟心肝脾肺

腎之神六腑小腸大腸膽胃命門膀胱之神頭

額眉眼耳鼻口舌之神唇齒喉嚨之神面頤額

髭鬚之神性命神氣精血之神津液思慮魂魄

之神胸膈乳腸肚腹臍膈之神三關九竅之神

十二重樓之神尾閭外腎之神三焦三丹田之

神泥丸之神毛髮之神頂肩背脊之神兩腕兩

手之神兩手指甲之神兩腿兩膝之神兩脛兩

膝之神兩足之神兩足指甲之神兩足湧泉之

神遍體皮膚之神血肉之神筋骨經絡毛竅之

神精光形影之神風雲雷電一切衆神

呪曰

天清地寧三五交并身中萬神聞召現形如或

有違罪准

天刑急急如律令勅

伏念

煉形內旨

弟子 人受形於父母稟氣於陰陽感

天地蓋載之恩賴

日月照臨之德

七星光耀八卦護持心應玄虛仰瞻萬籟未全

善道多積罪愆所識不常用意昏暗多生妄誕

失後迷前妖夢不祥迤邐愁慮驚疑憂患不可

盡宜茲應甘分而殞年欲獲希仙而度世晨昏

在念寢食靡寧謹啓丹衷恭陳淨祭以今 某年

某月某日某時神在道身特神祭享

伏望

衆神普受祭享各生歡喜盡赴身形隨時保祐

隨行隨止隨坐隨起檢驗一身悉皆備具勿令

離散守衛我身使我康寧壽命堅固疾病消除

朝班中護我廟廟中護我橋梁中護我公衙中

護我衆閣中護我軍陣中護我江河中護我山

林曠野中護我水火中護我舟船中護我陸地

中護我遊行中護我車馬中護我神聖中護我

刀兵賊盜中護我疾病中護我設會飲食中護

我飢饉中護我虎狼中護我蟲蛇中護我蠱毒

中護我惡人中護我精邪中護我一切怖畏中

護我一切險難中護我修養中護我醫藥中護

我符法中護我言語中護我行住坐卧十二時

中悉皆護我弗令我驚怖勿令我昏迷勿令我

疾病善人欲來令我先遇惡人欲來令我先避

吉凶善惡令我先知萬里之遙如同目視知人

心事知人禍福人間財寶所求遂意解釋罪愆

增延福壽口舌消除災殃殄滅兇祟潛藏精邪

伏匿未來休咎夢兆報應俾早遇明師傳長生

秘訣助我進修同受快樂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合其吉凶預知未來默契妙道心神靈應

靡所不通每月十五日與人同會後月仍當設

祭伏冀衆神歆饗醉飽各復歸身保祐護持勿

令錯亂有召即出大賜感通稽送萬神伏惟珍

重

安神呪

五臟真官化身中萬神與我同生與我合形享

食已畢各復歸身凡有叩禱願賜通靈急急如

紫庭帝君律令勅

念完叩齒三下

煉形內旨終





靈笈寶章

虛靖天師著

靈笈寶章目錄

勘竈式

斷訣詩

七星不動

七星不見

七星如粉

一星移動

二星移動

三星移動

四星移動

五星移動

六星移動

七星移動

靈笈寶章目錄終

靈笈寶章

虛靖天師著

明周履靖校

勘竈式

元始一炁萬神雷司

神霄玉清行府

雷霆都司 本司謹據某處鄉貫奉

道保安勘竈信人某人詞稱行年幾歲本命某

年月日時建生上屬

此斗第幾宮某星君主照言念某身由於某年

某月某日以來得患某病求神服藥俱無効

應謹消今月某日具詞上告

某雷壇下巧求攻治保安事本壇參照來詞係

干利濟理合施行爲此合行劄仰爾神火急

開會

中天朗靈馘魔上將開元帥啓請

斗府星宮本命玄曹解厄靈官通事舍人尚藥

仙吏治病功曹諸司將吏一合下赴詞家厨所

契勘星米七粒俱不見若本命患人大限未絕

冤家可以解釋乞將原米還歸原處更祈幹旋

星運雪釋愆非注福延年消災度厄佇希

嘉應立俟

感通急疾

右劄付詞家司命土地係干六神准此

年月

日劄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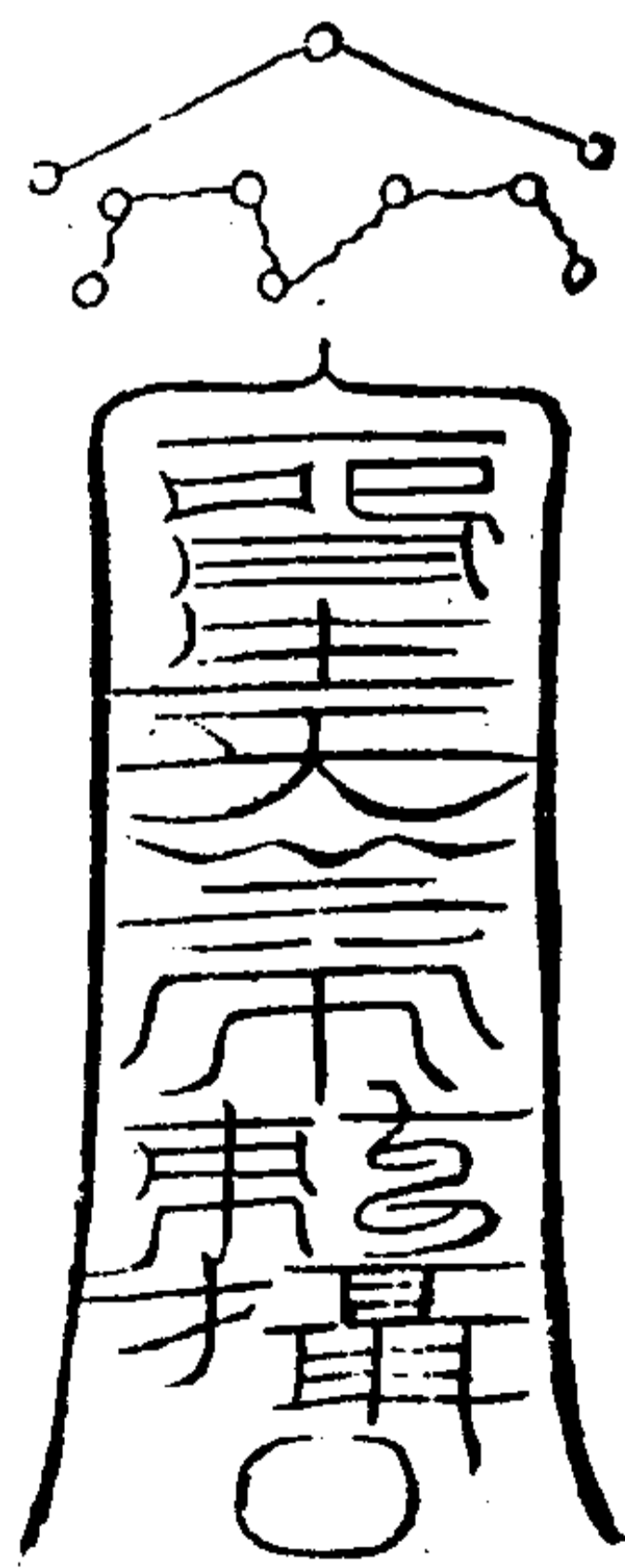
劄付押 法官押心印判日子

右劄用白紙墨書離右劄付三行遠駕年月

靈笈寶章

日劄至紙邊上寫劄付二字要大些

封碗符式



右攝字上加一圈圈內書患人本命所屬 斗

諱在內取五方生炁五口念

朗元朗元益希益希曲延曲生明彰報應塗黑

本命字號 魁子 魁子 魁子 魁子 魁子 魁子

魁子

此符用黃紙墨書 硃書亦可

碗內符

用黃素黑書

陰日斗

丑卯巳未酉亥爲陰

子寅辰午申戌爲陽

陽日斗

背

面

書

神符到處

法官姓押

不許暫停



轟然 念轟天霹靂陰人電光逢神死逢鬼

鬼亡謹請

關○攝 朗靈 念陰鬼神朗元神殺鬼速現

形報應要分明急准

北極紫微大帝勅

關○念謹請大威德大忿怒統天禦地殺鬼馘

魔大將

關○急降靈急降聖馘鬼殺滅形急急奉

紫微大帝勅

右符書在斗口內貼在灶櫃上七星內安白

米七粒以大碗一隻蓋定再用符封定取起

一隻鍋子灶堂內安米一碗燈一盞燈草七

莖篩一隻水中打濕蓋在灶口上乃為千眼

神燈用淨板一片掩灶門勿令猫犬衝冒外

設淨茶三果酒三牲祭獻畢宣灶割就焚干

灶堂內亦閉其灶門次日早起看七星內米

動靜切宜潔淨精誠懇禱庶能感格于

斗真岳將矣

斷訣詩

諸星團聚主瘟瘧官宮米黑病人凶米添益算

凡事吉減之必定見災殃米碎土家神不喜米

失不久聽悲傷七粒若還全不動也須含哭見

閻王

七星不動 鼠被猫驚

七星不動病牽纏咒詛冤家作禍愆舊願神催

土府怪少年祭賽病安全

斷曰占官有驚恐傷財行人未回老病難救

靈寶真章

九

子產人凶

七星不見 牛落深坑

七星不見伏屍殃宿世冤家并產傷債主來尋

天數盡盧醫妙藥主無常

占官事主凶出外人少吉病重難醫丑生人

主死碎了犯土

七星如粉 虎遇獵傷

七星俱碎壽無期土煞凶神犯不宜禍患來侵

當首謝獵人擒虎虎無威

占訟凶傷財行人未歸有災寅生人病重

一星移動 兔走沙場

一星移動有生涯善願神催傷鬼加祭賽天神

告斗府病人旬日得痊瘥

占訟事散遠行至告土求禳卯生三日安痊

二星移動 困龍行雨

二星移出病難痊廟神五道并相纏土煞水仙

為禍崇求之三九始安然

占官事更改遠行人歸病宜祈禱得吉辰生

人守舊見重無咎

三星移動 寒蛇退殼

三星出位犯傷神地主伏屍及遠親醮謝祈求

并祭祀奏聞斗府病方輕

占官事有責罰受刑無罪行人阻滯疾病祈

求得安已生人病主凶

四星移動 羝羊返觸

四星移動心頭病土氣瘟瘧有犯干祀竈薦親

并告斗災星退度病方安

靈寶真章

一〇

占訟先凶後吉行人有信回病者祈保吉未  
生人有災迤

五星移動 馬化為龍

五星移座歲君凶土府神司有犯衝薦祖祈星

宜遣送祈求七日病方輕

占訟吉遠人將回病人祈保午生人旬日安

六星移位 猴猴爭果

六星移動病淹淹舊願家先內外纏醮告天星

災自退再加法遣得安然

占官訟有變先凶後吉外人有災失財祈保

吉申生人見凶

七星移動 塞雞猫捕

七星移散去無踪或有些兒粘碗中此是懸梁

冤債逼患人必定命當終

占官主凶責杖破財行人未至酉生人病九

死一生無救

本命星碎了 病年遇虎

本命星移動 獵犬追兔

本命星移必有災癆傷產死索錢財冤債親魂

三姓鬼像求病好要傷財

占官訟大凶受責罰有困圍之苦行人不回

戌生人主大凶宜保安祈救

本命星失了 承入屠家

命星不見定為凶獄府冥司繫汝魂休把黃錢

來買命點石成金枉用工

占官訟見凶受責罰大傷財病者無救行人

歸遲

靈寶真章

二五



如增米添穀主添壽

米碎犯土无重

米粒黑病人見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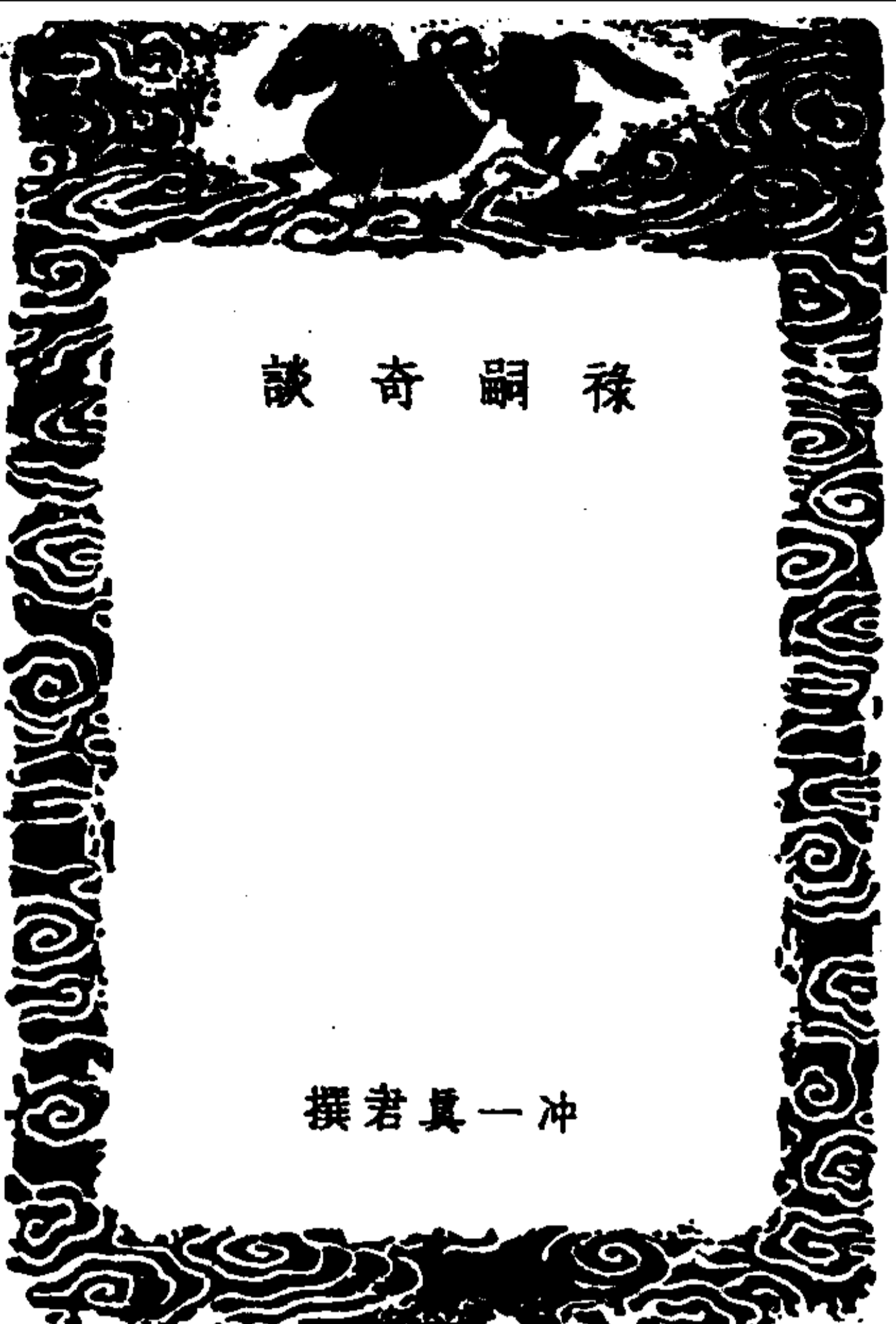
米粒青主吉

米變黃色有瘟无重

米粒紅主有喜孕生男

靈皮寶章終





談奇嗣祿

撰若真一冲

祿嗣奇談目錄

上卷

首叙
南斗文昌上元司祿分三科三品格
天祿科
人祿科
幽祿科
南斗文昌中元定貴分三科三品格
上貴科
中貴科
下貴科
南斗文昌下元進賢分三科三品格
上賢科
中賢科
下賢科
祈祿之訣
右文昌大洞紫陽之咒
九科應夢之圖

祿嗣奇談

法劍斬鬼
持笏擊三人
大鬼現三惡
羽翼排空
玉猫應瑞
白馬出奇
黃鹿啣芝
黃牛顯跡
黑犬吠人
演化文式
南斗文昌元綱演化之文圖
祈祭報白之法
默禱祝文
夜卧之法
下卷
南斗文昌上元嗣祿分一科三品格
嗣祿科
南斗文昌中元嗣貴分一科三品格
嗣貴科
南斗文昌下元嗣賢分一科三品格
嗣賢科
祈嗣之訣
右文昌大洞紫陽之咒
九品應夢之圖
桃李呈實
玉印出匣
日月垂光

祿嗣奇談 目錄

五

龍蛇付體
劍剖腹肋
石鱗金馬
貴人入室
景星覆懷
七曲元皇道君鳳華金簡之文
有神
胞胎
種子有期有忌
附
梓潼帝君誥
金闕至尊御製贊
玄天上帝稽首贊
崇應真君稽首贊
上德真君稽首贊
玉嶠稽首贊
丹陽稽首贊
梅顛道人稽首贊
聰明神咒
祿嗣奇談目錄終

祿嗣奇談 目錄



錄嗣奇談上卷

泰和冲一真君撰

嘉禾周履靖校正

金陵荆山書林梓

首叙

金闕昊天檢校洞照通真先生九天開化主宰  
靈應大帝七曲文昌上仙元皇君張翁諱亞更  
諱孝友周後生吳會間仙去西晉末又生越之  
西雋之南丁未二月三日也以儒學仕祿開世  
以大忠至孝立功蚤年得異人大洞之訣後獲  
仙躋凝真於蜀之梓潼九曲溪上飛鸞開化壽  
衣冠脉植綱常教昌文儒命衍上古光其功可  
云大矣

上帝錫以玄冊列以前職遂為元佐統理三元  
九府百二十曹神仙人鬼生死爵祿定分通籍  
為天下之所遵崇焉然其顯微闡幽之所自者  
元始浩劫至聖於金闕玉房傳之於  
玉宸道君道君授之於

太上聃翁次傳紫微帝君文始先生河上丈人  
黃石公樂臣公太乙元君聖祖軒皇嗣於帝堯  
太舜以迄神禹周益劉月孫上經彭太極鄧元  
劉誼劉洞真卜述彭曉劉希岳蘭公翹公彭德  
張亞復授於劉安勝陶弘景松靈仙人秦杜弼  
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寶畧褚柔李播劉進喜  
胡超宋文明尹文操韋祿王玄辨尹惜徐逸何  
思遠薛季昌王鞅趙志賢車惠弼李榮黎元興  
張惠超龔法師任太玄申甫張道相成玄英符

少明藍公安丘望逸之湘程韶王尚李允願陳  
嗣古馮廓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賈大隱薛閻  
緒圻山人吳涵虛黃雷因邢南和白履忠陸德  
明陳廷玉吳善經李含光黃元契崔玄默余玄  
靜化此五十四家以宣斯教皆歷代口口相傳  
俱入上品故其事所重者先於人之繁衍績繼  
次於科甲爵秩然後定生死壽夭其間皆天書  
雲篆所際預應趨向之奧故授者聞者嗣緒且  
昌天祿且未益筭且備矣中有九品九司三祿  
三貴三賢之級並應兆襲祥禳呪之秘天機週  
垣甲子之屬育神定性運化之良玉文妙篆紫  
炁之文祈祭通誠報白之法老夫聞之於玉蟾  
老師蓋昔授之於玄景先生也仙家不忍世之  
不嗣於善不祿於賢故老夫撰此以授於仁孝  
忠厚者惟道家者流有符籙之設不過依樣葫  
蘆虛應故事使舉世之士視為常典况亦無舍  
心對事者也惜哉乙巳之七月庚申日黃道躔  
於東壁丹陽吳子箕頗忠厚仁孝因以嗣祿之  
旨于於老夫老夫足成此書白之於  
元皇道君得允旨遂啓文昌雲錦之囊太微紫  
陽之笈故泄斯文以壽人世必擇賢而付擇善  
而救得之者固於封牘此非天劫大開玄章豈  
得而聞耶勿妄為宋人之石燕可也三生石上  
兩會津頭同志者尚當益勵進修以圖遞交也  
故為紀之

文昌上元司祿分三科三品格

天祿科

上品紫微天仙之官

中品太微真仙之官

下品少微神仙之官

人祿科

上品王公卿侯之爵

中品方伯鹽牧之爵

下品百官散秩之爵

幽祿科

上品嶽府名山之屬

中品鄴都祀典之屬

下品扶桑水國之屬

南斗文昌中元定貴分三科三品格

上貴科

上品孝行之貴

中品忠節之貴

下品陰德之貴

中貴科

上品仁慈之貴

中品廉義之貴

下品名行之貴

下貴科

上品賢達之貴

中品祖德之貴

下品文學之貴

南斗文昌下元進賢分三科三品格

上賢科

上品存孝之賢



中品存忠之賢

下品存仁之賢

中賢科

上品廉義之賢

中品禮法之賢

下品智度之賢

下賢科

上品布施之賢

中品修濟之賢

下品教導之賢

祈祿之訣

學人先以二月三日繪事文昌像於淨庭過立  
春立秋立冬三節之中卯日是躔天上文曲之  
司心齋秉誠危坐筭六經於香案辰砂篆元綱  
演化之文儲佐定錄之符焚文香岳焚符服之  
咒九遍曰

紫陽開玉笈

元始出金章

洞闕青華府

昭明太乙光

蒼昌回七宿

萬炁贊文昌

頤明顯佐命

通濟永無疆

九華敷妙德

太乙甫丹光

開化明天子

靈光灼至賢

帝心符寶美

神性合龍編

會集中和景

斯文保大全

紫陽敷大昊

華質自資深

月母生天后

玄天益帝心

太真歌舞翻

牝牡合玄陰

大道由昌盛

彤霓布八絃

玄一弘元始

靈通太妙神

文章翊宏運

啓我鎮虛靈

會合生神秀

英姿與日新

調和參大化

通靖輔天人

急急如

至聖神人律令

右文昌大洞紫陽之咒 凡一百六十字

學人依節精心九拜然後焚文服符誦咒默禱  
立春立秋立冬須見丁卯癸卯二日爲之文曲  
天皇其餘四卯不用外逢辛未丙子庚辰乙酉  
巳丑甲午戊戌丁未壬子丙辰辛酉不逢月建  
月破皆可行之如此行持其神識自然入於文  
昌得以編錄進取也慎勿曰詭誕不可信而我  
之富貴自有定數此謂之有目之瞽有聰之聾  
也如此積久但遇寅申巳亥之歲一陽生後九  
十日內庚申甲子五臘之辰每夕服以應夢攝  
天之文澄心以寢待其有兆合格此爲文昌之  
捷報不可預想不可泄談必不應也每遇三元  
八節元辰之日可命正一道士於樓觀隨力建  
醮以謝之

正月初一日天臘

正月初九日天誕

正月十五日上元

二月初三日文昌

二月十五日道祖

三月初三日玄帝

三月十八日茅君

三月二十八日東嶽

四月十四日純陽

五月初五日地臘

六月二十四日九天

七月初七日道德臘

八月十五日中午

九月初九日重陽

十月初一日民歲臘

十二月八日王侯臘

九科應夢之圖

法劍斬鬼 如仗劍逐虎而斬之是也

斬五虎應天祿上品斬三虎應中品斬一虎應

下品

持笏擊三人 如三人侮我不覺持笏擊之是

擊三人應人祿上品擊二人應中品擊一人應

下品

大鬼現三惡 如爲鬼所逐是也隨機應變

厲鬼應幽祿上品大鬼應中品小鬼應下品

羽翼排空 如夢生羽翼之類是也

飛凌上天應上貴上品下天應中品就地而飛

應下品

玉猫應瑞 如夢猫是也須要白者

坐猫應中貴上品行猫應中品猫彷彿應下品

白馬出奇 如夢馬是也但要應色

乘白馬應下貴上品牽馬應中品見馬應下品

黃鹿銜芝 如爲人相贈或獵得是

養鹿應上貴上品得鹿應中品見鹿應下品

黃牛顯跡 如自射祿之類皆是

得牛應中貴上品逐牛應中品見牛應下品

黑犬吠人 如入人家或如羣犬圍吠皆是

被犬吠應下貴上品得犬應中品見犬應下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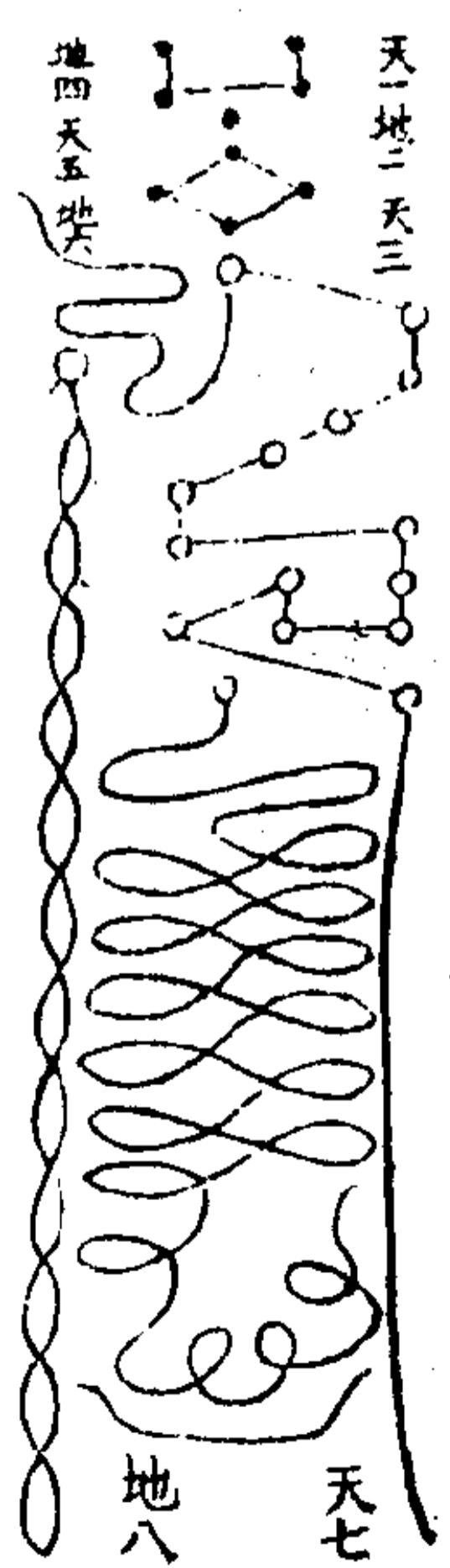
右九科應夢之圖須貴不思而得然後夢

之諸類方爲應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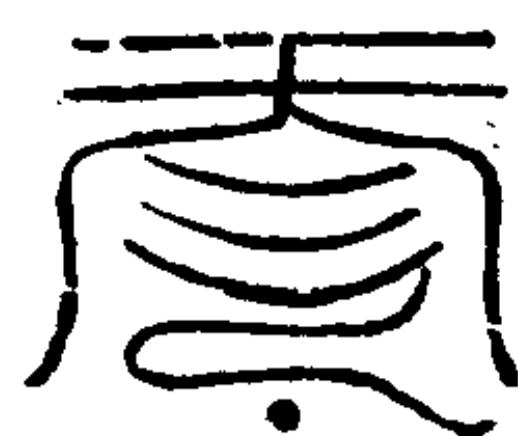
演化文式 用槐黃紙一幅周尺長二尺高一

尺二寸楷書以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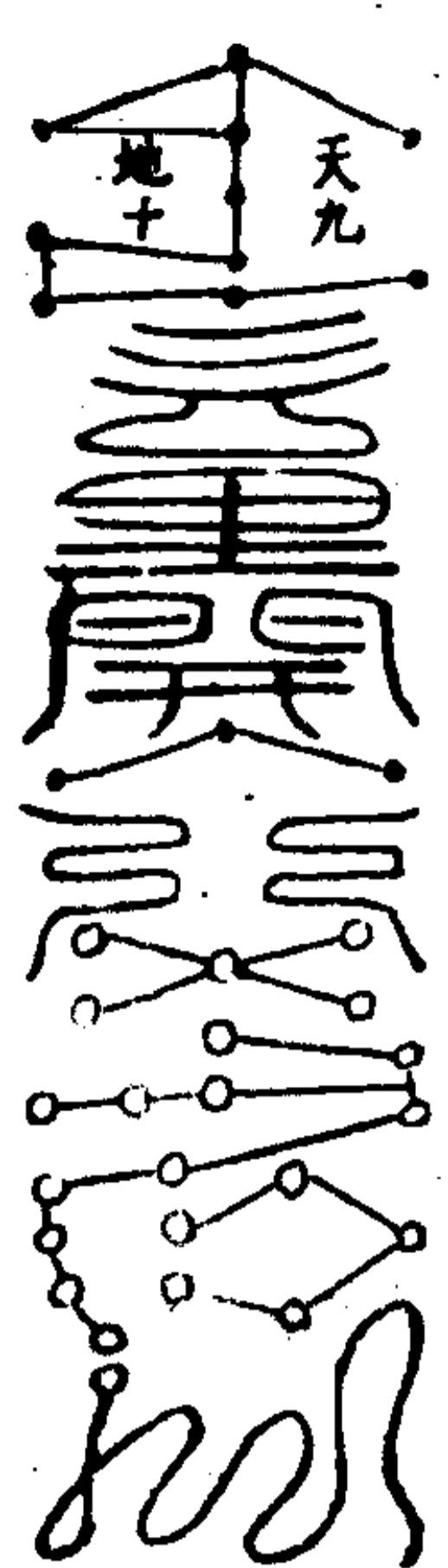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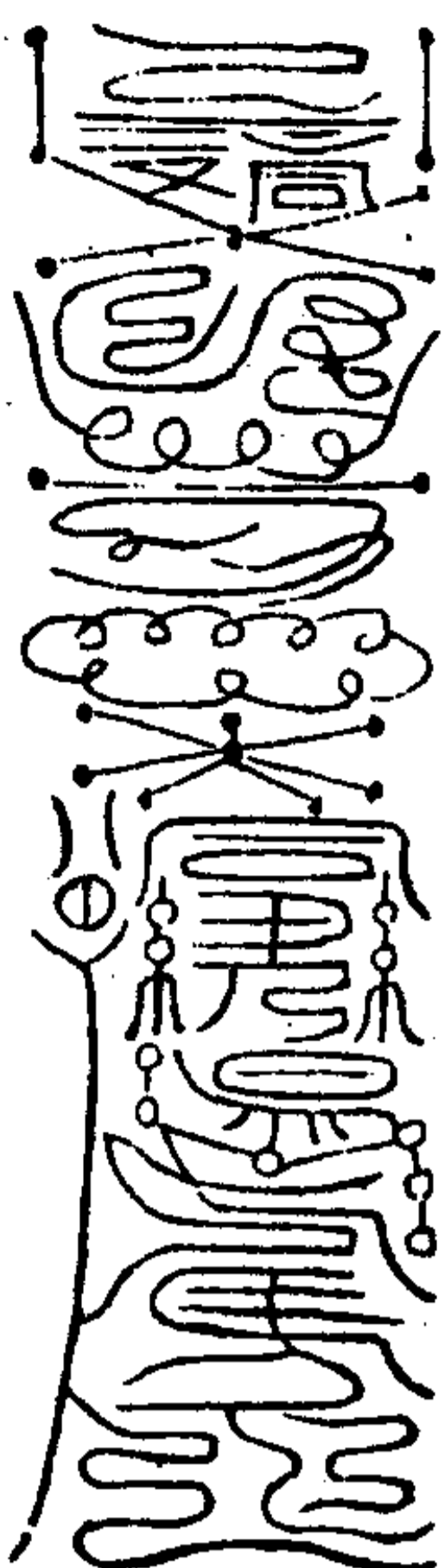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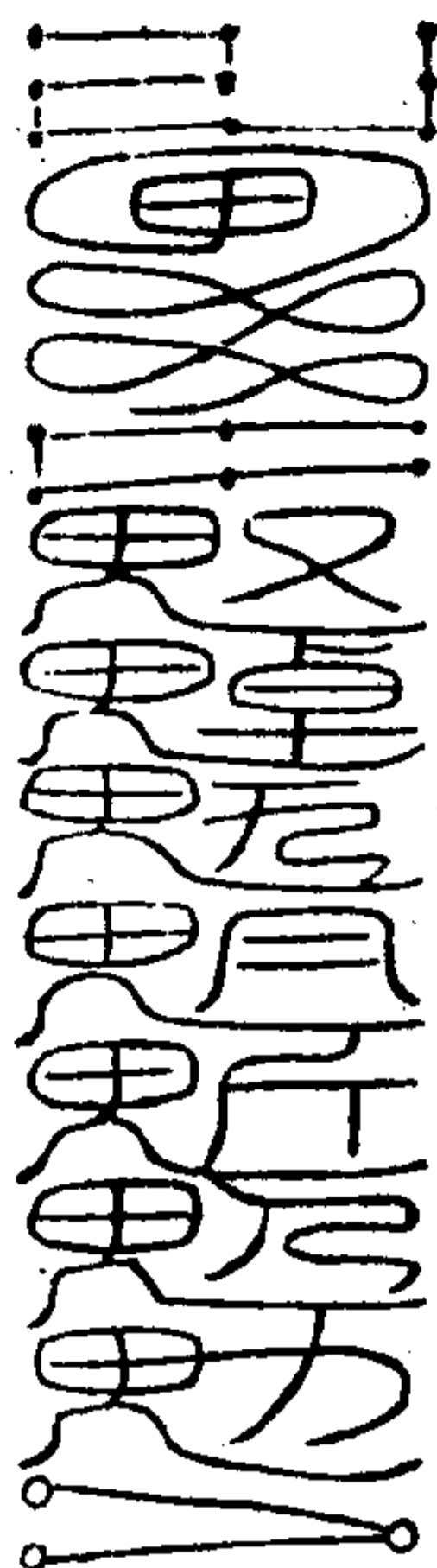
南斗文昌元綱演化之文圖







戊亥天之祖 辰戌是魁罡 變化真人身  
內外無隱藏 中有秘密處 上下無定名



右南斗文昌東壁圖書府

七曲元皇道君元綱演化之文請為某啓  
上清龍羅玄鸞之臺宣告斯文端冀其玄炁降  
神文華清秀才識通明心光自然道學融會孔  
脉昭著塵障不墜瑕疾不干其保守元陽常歸  
玄化願為天醫療痼鬼炁出形弗措於學問神  
思勿非於視聽言動進修德業超益才華贊我  
皇猷宣彼正化致  
君於堯舜之上濟民於成康之時祐我祖宗澤

我後裔普勤修奉永享昇平勿違  
元皇之盟急如  
昊天之上

空一掌寫年月朱符墨字

年月日

尾後功曹單式

用白紙墨字高一尺寬一尺二寸

粘於演化文後

右元綱演化文一幅請

文昌東壁圖書府值某甲子第幾功曹某即為

呈上

文昌衍聖君應瑞定曆定命待圖和神仙人真

宰乞為照應轉聞

元皇者

空三行

年月日

某依命告行

十千受事功曹名目

六甲第一功曹輔興

六乙第二功曹荀明

六丙第三功曹費涉新

六丁第四功曹龐珮

六戊第五功曹魯鏐

六己第六功曹宋炳

六庚第七功曹高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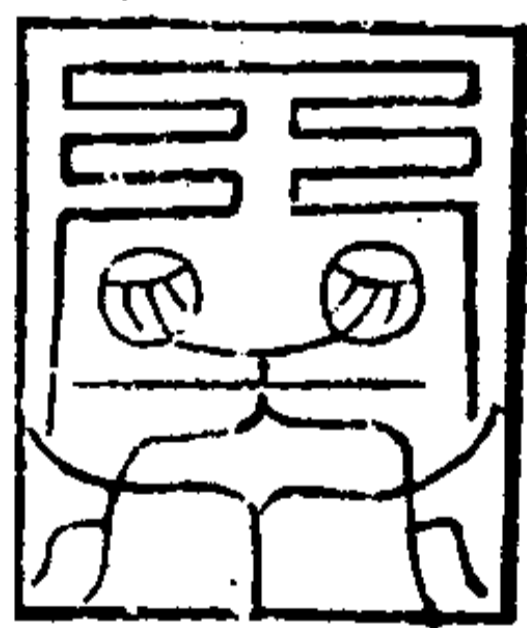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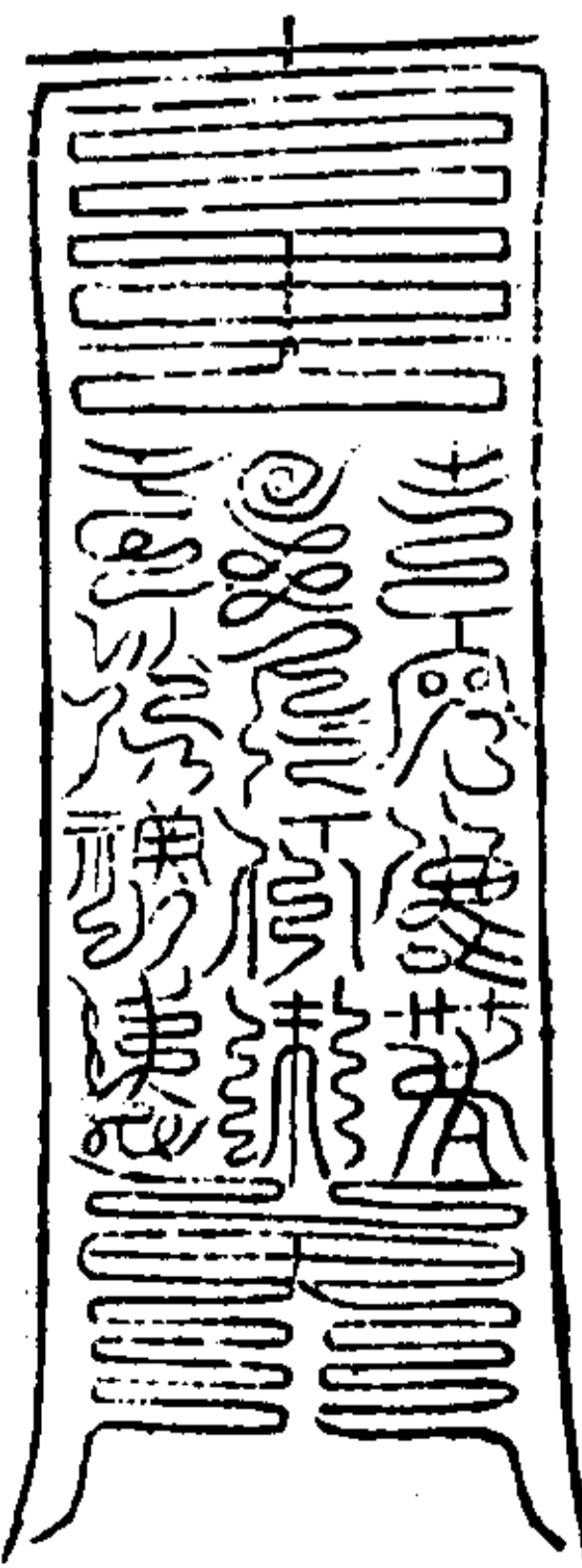
六辛第八功曹趙魯

六壬第九功曹趙期

六癸第十功曹王后

儲佐定祿之符應夢攝天之文

用青紙辰砂書寬三寸高七寸以焚  
服之須端楷



用丹紙墨書寬二寸半  
高二寸半若能丁甲日  
以木板刻印印丹紙上  
尤佳

祈祭報白之法

聖前用羹湯黍湯姜湯蔗飴飴食時菓羊肝脯  
醢華虫黍米玄酒甘泉松葉之類可也必精潔  
減少不在繁盛香燈隨時最忌藝說凡儒學之  
士先知保真行者無不應響此非不經之理乃  
上士高人玄言輿論須擇有德方可授也

默禱祝文

維年月朔日甲子某具職某府縣學某敢以玄  
香潔豆時物清泉頓首致誠拜籲於  
元皇張帝君曰維皇靈儲太極功主三才運文  
昌之機絨為桂籍之元宰上天眷命下士悠崇  
半生窺管一介寒茅錦腸塵塞無太白之文章  
黃絹詞慳乏邯鄲之手段屠龍之藝笑云何用



附鵬之翮敢望飛鸞綠以賓興之禮既設必入  
 華嚴明薦之事累量還於陋巷本聖學不須名  
 祿蓋世教重在登榮伏聞皇德有權開化萬方  
 之道脉紫陽有訣洞符百姓之身階福祿在乎  
 數慚不可邀禮義出於賢當盡此志特假南昌  
 之玉篆用投北斗之金衡應果如響乞昭中夜  
 東井之光心若有誠願得上陽玄關之惠此真  
 靈徹此運亨佳謹凝神守愚掃慮定煩靜俟昭  
 格不勝悚誠之切

夜卧之法

凝神靜定坐久方卧勿思外物勿思夢徵渾要  
 不思自得卧時守此心於神室不起一念久久  
 自睡熟今冬無兆來科下名不可廢行必積久  
 以待不但夢兆或夜起畫行彷徨光恠人言合  
 識家人代夢皆是皆要合前格為應得者勿談  
 應夢攝天玉文如刻就印以吞服不可對人言  
 如此行之則神契文昌德合仙聖為之合天試  
 自然定祿定貴定賢上下之級自知驗矣大要  
 修行養心非智士不授勿視為邀鬼淫祀以求  
 福利之典慎之慎之

祿嗣奇談下卷

泰和冲一真君撰  
 嘉禾周履靖校正  
 金陵荆山書林梓

南斗文昌上元嗣祿分一科三品格

嗣祿科

上品仙聖之男

中品王侯之男

下品官爵之男

南斗文昌中元嗣貴分一科三品格

嗣貴科

上品孝行之男

中品仁慈之男

下品賢達之男

南斗文昌下元嗣賢分一科三品格

嗣賢科

上品孝友之男

中品禮義之男

下品奉法之男

其餘善善惡惡者自然生死報應係於都生  
 育出乎尋常不得入開化品格

祈嗣之訣

亦以二月三日繪事文昌像立春立秋立冬節  
 後依前日期秉誠危坐篆鳳華金簡之文蒼天  
 育神之符混元胞胎之符焚其玉文男服育神  
 女服胞胎誦咒九遍方書符咒曰

大洞迴風振 龍威六炁宮 紫陽敷玉策

定貴下三元 屏斥妖魔障 開明正性根  
 靈胎從此結 仁壽永無窮 建輝凝八野  
 景策輔中皇 丹田舒靈炁 雲華協智光  
 歌盧剪妖鬼 精血合純陽 世家資此立  
 保命得弘昌 北號名幽幽 文豪枕大霄  
 上天開太極 聖母錫靈苗 元父生孕好  
 衛房歌大謠 九龍宣桂籍 妙體出玄胞  
 變羨崑崙頂 二神覆北豐 琅霄專主宰  
 闔闢始成功 大洞陽符質 溟玄陰火工

膠脩流梵寶 百歲付飛熊 急急如

靈父聖母胞胎一炁天君律令

右文昌大洞紫陽之咒 凡一百六十字

精誠叩齒洒淨九拜焚祝文然後焚符文又咒  
 九遍然後服符誠動文昌得縮此格非比尋常  
 善善惡惡之輩不祈自繁之類也此為數窮者  
 設故必求仁壽之男其嚮都定名之男求何益  
 焉若云我之子孫天與不與自有定在者此愚  
 也種子後庚申甲子日夕誦咒九過祝之焚攝  
 天玉文以俟徵兆必要合夢格凡三元節令如  
 上醮謝 三元五臘同前

九品應夢之圖

桃李呈實 應上祿

玉印出匣 應中祿

日月垂光 應下祿

龍蛇付體 應上貴

劍剖腹肋 應中貴

石麟金馬 應下貴







刑伏氣弱者須保固也月信後以一日為陽次日為陰再日為陽時候亦然不論一三五九定日為拘也如朔望弦晦本命甲子每月二十八並三元五腊一切令節之辰迅雷烈風猛雨日月薄蝕皆宜大避

已上祈禱祈嗣要訣千劫難遇非人勿示切宜記之  
撰祿嗣奇談告成請允表

蓬萊第二洞至真闡微達妙仙人領各洞天福地仙籍清虛道院赤陽宣教太和冲一真君 萬安國再惶再悚稽首百拜謹上言  
伏以天藻雲葩燦光明於一丈鈞音槽識啟昌運於萬方五色之筆

七曲恒宣九陽之臺百靈萃止恭惟金闕洞照通真先生九天開化主宰七曲靈應大帝文昌上仙元皇道君 玉墀下妙合胚腴

道符  
元始  
珠垂蒼頡洞聞  
救劫之門砥擊雷基溥運利生之妙於一炁分胎之始定衆生根化之坯香散寶龍掌桂籍窮通之冊函呈金鳳專  
文明嗣祿之科功昭青紫之端  
職佐  
玄黃之上君山一聽聞分質於閨詞劍閣五丁

祿嗣奇談

駭兵除於蜀惡雲棧金牛累為阻滯凄黯琰蛻莫敢櫻鋒九十七化之行藏四海歸崇億千百種之流輝一匡所賴 再惶再悚稽首百拜切念 東吳往拙西益故愚屠龍一學即知世所無為與鶴雙遊自幸仙之有伴遂假黃石之去得承 丹詔之來長風挾翼傍登崑崙越滄海亂雲生足下叫閻闔謁靈霄荷成冲一之名兼錫太和之无履天臨地莫非念念需人解道升玄指趣多多益善啓

東華之正脉講中極之奧章雷從震發久傳太乙之微月自巽萌又識開元之秘祖炁與陰陽上下至精共呼吸歸藏三千八百知遠知親南北東西會攢會簇曩  
玄景先生授玉蟾之外術謂  
元皇君主專天馬之禎祥言脩德者可以祈祿保嗣入科者方能進賢定貴 既授仁術於曾臆敢容痴抑於空穹  
瓊臺五老之文授亦有時

丹穴七真之爐啓於斯日敢仗  
先賢之轍跡強為後輩之梯援 志本玉成豈圖瑤報近者宛都故譜鬻屋雋儒吳箕半生無進取未許朱頭四紀不宜男難逢玉骨乾惕終夕蒙瀆再三鴨爐焚雞舌以拂藍波鳳笈按麟文而飛錦篆因以誠來善應不防語出書成 欲遺愛於人間將壽行於天下既鎖琴心之素強飾昂足之紋敬用步虛仰哀清肯冀望  
神風吹地

祿嗣奇談

五

紫炁結真妙澤凌寰青編如意甘泉墨掃看妙鳳之垂五雲夏口甕開知神駒之下千里龍沙之薦不負赤鳥之流精鶴書之來願納玄螭之妄鼓使  
仙絨見驗  
道教丕張至德至仁衍繁衍慶華冠重璽皆知鍊石之可宗蓬海壺丘迭應餐霞之多選苟片言之獲贅顧大罪之奚辭 安國再惶再悚稽首百拜謹以

文昌玉府元綱演化鳳華金簡之文紫陽玉匱之章蒼天混元定錄之符並科品之格祈鍊之訣應兆之圖編緒為帙未敢自擅隨錄表文上達以  
聞伏候  
來旨  
乙巳太歲令中元日謹具表  
表陳  
元皇批語

子以長才中叨天祿與奪之柄將有子歸何過謙於已過譽於  
老人老人何可受耶元綱之機擇善而泄不可太泛泛者當囑授事者緘三金口也速命建功執節大將軍往察授教者之祖功躬德以為定進監生衛靈大將軍發冊編誠以為給嗣書談可壽世子其諒焉

祿嗣奇談下卷終



附

梓潼帝君誥

不驕帝境玉真慶宮現九十八化之行藏顯億  
千萬種之神異飛鸞開化於在在如意救劫以  
生生至孝至仁功存乎儒道釋教不驕不樂職  
盡乎天地水官功德難量威靈莫測大悲大願  
大聖大慈九天輔元開化主宰司祿職貢舉真  
君七曲靈應保德弘仁大帝談經演教消劫行  
化更生末命天尊

金闕至尊御製贊

咨爾孝仲萬劫之雄忠孝全節世資爾功賚汝  
斯杖無所不通保生救苦末福參宮

玄天上帝稽首贊

玄黃一炁肇形始青虛危上應下炳炎精威鎮  
五岳宰輔三清功圓劫始通神顯靈

崇應真君稽首贊

德被萬物威形四方下統三界上佐玉皇道替  
天地教演綱常分身救劫保制延康

上德真君稽首贊

大洞教主長生真王糾察三界禍福四方輪迴  
救苦壽域八荒億千萬化主宰文昌

玉蟾稽首贊

九天開化文昌帝君曾羅萬象筆掃千軍露如  
春雨化若秋雲普濟蒼生不見不聞仰瞻道德  
莫大之恩

丹陽稽首贊

敦乎古道整乎衣巾咀六籍之英華貯滿腔之

陽春九天開化文昌帝君聲名遠燁乎四海文  
章足潤乎一身此其所以扶持乎皇極而不知  
忝乎皇極所囿之民

梅顛道人稽首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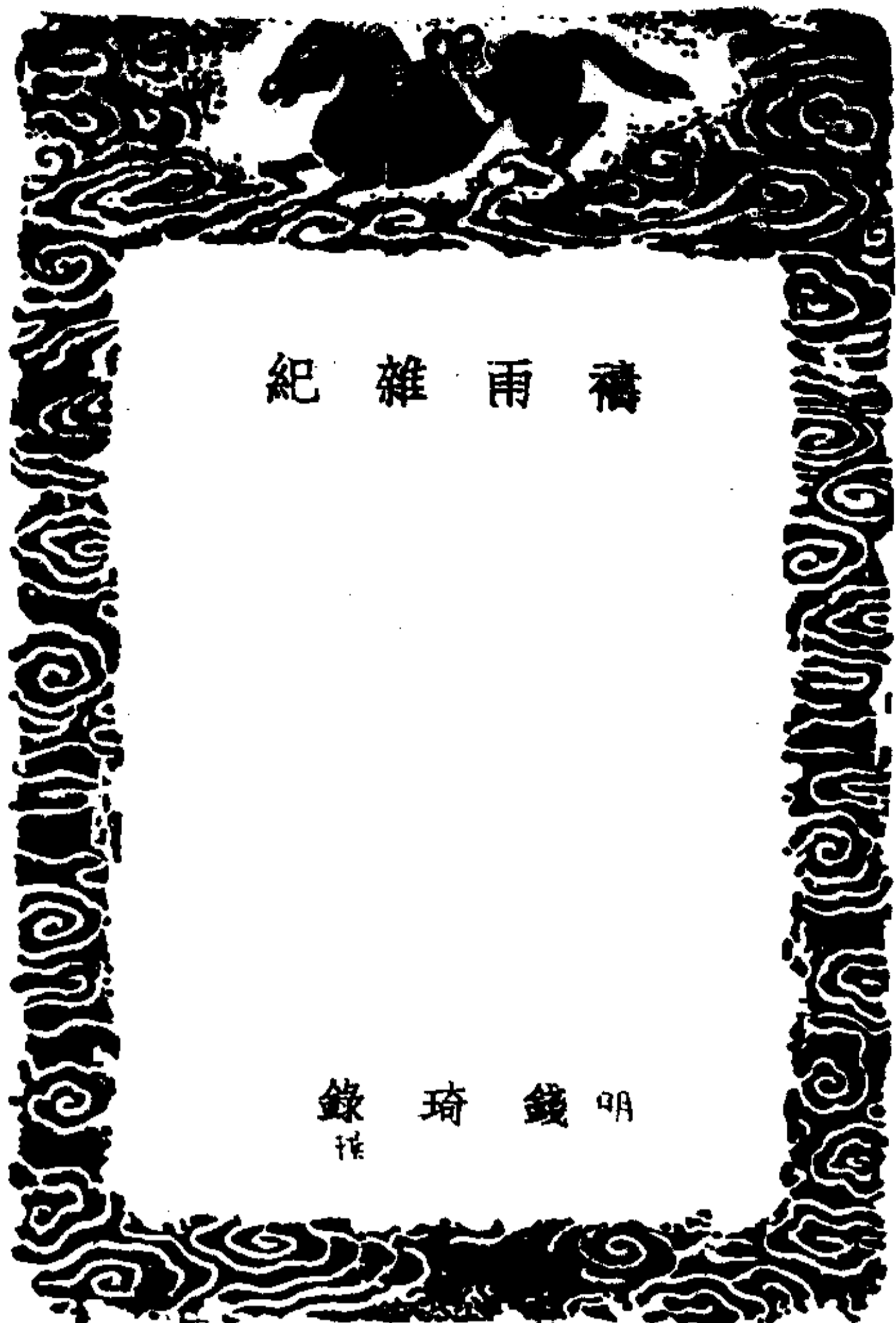
紫雲碧落白驢騰驤天符帝冊俾掌文昌詞科  
甲榜纓珮鏘鏘虔精祗事登汝玉堂

聰明神呪

九天大帝身披白衣日月照耀乾坤翰隨有能  
敬者聰明如斯黃老丹元與念合宜五神衛守  
八聖護持誦之不輟萬神赴機我司大化光耀  
生輝心之茅塞祛鈍除迷誦之萬遍文治瓊瑰  
詞源浩浩筆陣風馳九天開化萬章洞微元皇  
上令勿稽勿違

祿嗣奇談終





紀雜雨禱

錄琦錢明

禱雨雜紀

嘉靖乙巳秋邑大旱余目親民困傷之錄禱雨故  
 跡一編備所司省覽夫天變數也盡人回天立誠  
 拜變理也可盡諉之數乎海鹽錢琦識

湯自伐桀大旱七年洛圻川竭煎沙爛石太史占曰  
 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人也若必以人禱吾  
 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已  
 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持三尺鼎祀山川日無以余  
 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  
 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  
 譏夫昌與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魯僖公二十一年夏旱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早備  
 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有無相濟其務也  
 戴封遷西華令時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  
 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

周暢為河南尹夏旱又禱無應因收葬洛城傍客死  
 骸骨萬餘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  
 人無如減其租稅官人數廣空簡出之諸道橫歛以  
 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

禱雨雜記

之制下而雨

顏真卿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  
 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涪州歲越堤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度神又  
 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那有術人能捕退  
 龍而謀之昔歲嘗然農利其澤及召術人至旱色如  
 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其遺篋有書一幅目  
 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塞陽肆  
 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祭人不饑曷為國旱君道熾  
 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瘴曷為人旱邦燬其  
 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  
 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  
 清而俗阜令貨遊於上刑黷於下百姓焦愁結成根  
 暑所謂人旱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速龍貨雨是猶乘  
 桴適海黍羊望翼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  
 自正月不雨至於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  
 亦以財禍

宋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  
 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與雲吐霧降雨滂沱  
 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代之入水  
 即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那得  
 耳雨

彭林郡山東南有池池有石牛歲旱百姓殺牛祈雨  
 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祠畢天雨洪注石牛背泥盡  
 雨即止

唐玄宗命梵僧不空祈雨不空每祈雨無他軌則但  
 設數繡座手簇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  
 伺木神吻角牙出目曠則雨至

王彥威鎮汴夏旱李杞過汴因宴王以旱為言李醉  
 曰欲雨甚易爾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枚每甕實以

禱雨雜記

五

禱雨雜記

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置於開處甕前後設席  
 焚香選小兒十歲以下者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  
 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  
 牛僧孺鎮襄陽久旱有處士能養龍公請致雨處士  
 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黑龍難制強驅之必  
 為災公固命之果有大雨而漂流萬戶

李靖微時常射獵山中會暮抵宿一朱門有老婦延  
 之夜半聞扣門甚急老婦謂請曰此非人世乃龍宮  
 也今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煩頃刻間遂命黃  
 頭被青驄馬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戒曰馬躩地嘶  
 鳴即取餅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既而覓掣  
 雲間連下一十餘滴既歸老婦曰一滴水乃地上三  
 尺此夜平地水三丈

畫龍祈雨法擇潭洞或湫澤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  
 壬癸日刺史縣令帥耆老齋戒先以酒脯告社令訖  
 築方壇三級高一尺濶一丈三尺壇外二十步介以  
 白繩壇上植竹杖張畫龍其圖以縑素畫黑魚左顧  
 環以天龜十星中為白龍吐雲黑色下畫水波有龜  
 亦左顧吐黑氣如綫和金銀朱丹飾龍形又設皂幡  
 列鷲鷄取血致盤中楊枝酒水龍上雨足三日養以  
 猴取畫龍投水中

西域方士能神呪者臨泉禹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  
 數丈更吹龍輒縮至數寸乃擲取置壺中或有四五  
 龍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便齋龍往賣一龍直數十  
 金發壺中出一龍著潭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  
 臾而雲雨四集

魏管輅過清河時天旱倪太守問雨期輅曰今夕當  
 雨樹上已有少女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  
 起眾鳥亂翔其應至矣倪不之信輅曰十六日壬子  
 畢星中已有水氣又作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



井告雨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須臾風雲並興  
玄雲四合大雨河傾

董奉居豫章時大旱縣令丁士彥請致雨奉曰貧道  
屋皆見天雨至何堪令曰但致雨當為架好屋明日  
屋成暮大雨

狼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燭行百步  
許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潤  
陽石常燥水旱為災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

魯般巧伴造化嘗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  
木仙人舉手指吳地吳地大旱三年十日般所為也  
齋物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

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  
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格遇  
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消也

有僧講經山寺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曰某乃山  
下潭中龍也幸歲旱得聞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  
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輒用僧曰此硯中水可  
用乎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雷雨大作速視之雨  
悉黑水

湘東新平縣有一穴中有黑土歲旱人則共壅水於  
此穴穴淹則立大雨

黃子發雨書曰四方北斗中無雲惟天河中有雲三  
枚相連如浴豬豬三日大雨

淮南子曰黑蛟神蛇潛泉而居將雨則躍  
萍鄉西津有玉女岡石間先湧五色雲謂之玉女披  
衣天即雨

董仲舒治國推陰陽祈雨則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  
反是謂如閉南門內舉火及開北門水洒人之類  
真宗咸平間知揚州魏羽士等祀五龍祈雨法詔頒  
諸路其法以甲乙日擇東地作壇取土造青龍土鼎

續編雜記

二

三

之大小龍之脩短餘方皆如之凡旱建壇取五行生  
成之數焉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茗菓率  
郡官日再至祝酬不用樂巫覡雨足送龍水云云  
開元中大旱馮紹正於殿壁畫一素龍俄有白龍自  
池中乘雲而起風雨大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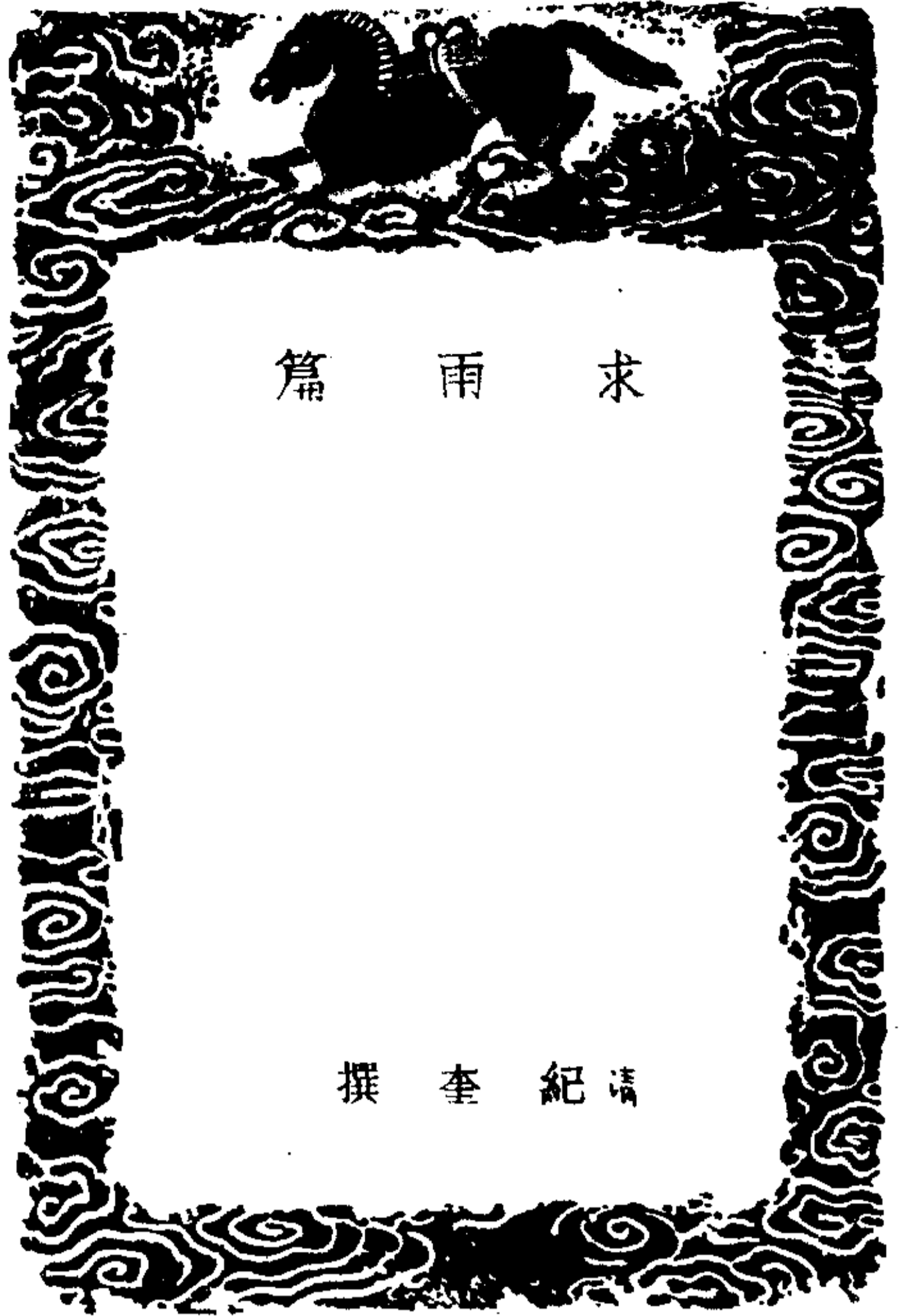
徐州城東有石潭與泗水通置虎頭潭中可致雲雨  
東坡詩云何年射殺南山虎滿腹雷霆暗不吐  
淮南子土龍致雨陽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  
董仲舒曰旱則取五蝦蟇置之社中池方八尺深一  
尺水蝦蟇焉春則池方七尺夏方五尺秋方九尺冬  
則如春皆具酒脯陳告

神農求雨書甲乙不雨命為清龍東方小童子舞之  
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為  
黃龍中央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西方老人  
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  
潛處閭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  
雨命巫祝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神異經曰西海上有人焉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  
十二童子馳馬西海上如飛名曰河伯使者其所至  
之國雨水滂沱也

羅浮山記曰山有龜淵淵有神龜龜身黃銅環若有  
人穢此淵便即雨

武昌記曰城西有石鼓山上有三石鼓鼓鳴天必雨  
也





求雨篇

清紀奎撰

紀慎齋先生求雨文記

先生江右臨川人也由選拔舉孝廉仕至四川合州刺史所歷有政聲遠於易能知未來事素聞其品與學而未得見其人今春不雨屢祈而澤未溥長沙大令陳秉初爲先生門下士出其祈雨文見示義節取諸繫辭壇式按先天卦象次第穿交之知其潛心於易者精而用之者宏也因於暮春廿五日設壇如儀次日濃雲密布旋霽甘霖得五晝夜優渥霑足奇矣哉何以響應如此乃索觀先生著作有觀易外編其於河圖洛書之旨專直翁闕之機獨闡與發前人所未發詳前人所未詳其他如老子約說洋洋灑灑有蘊必宜古律經傳考源原本本無微不析讀書錄書紳錄各種則志在聖賢學歸篤實吾讀其書如見其人異者僅聞其精於易數而不知其理學有如此之醇者祈雨文之靈靈於其數實靈於其理耳聞先生退居林下近二十年習襟恬淡日與及門講學不倦年九十餘自知時至屆期羽化噫若先生者可謂神友造化靈爲星辰者矣吾烏得測其變化也哉秉初欲公其文於世尊師道廣師傳也因樂爲之記

道光丁未年孟夏月朔日梅橋徐澤醇識於湖南臬署之存惺齋

求雨篇

自祖龍焚書後而易先天之學不傳三合之說創自漢儒蓋去古未遠知其大概而莫明其底蘊故揣摩彷彿而實則似是而非至宋康節希夷出其學始大明一洗前古之陋厥後無聞焉乃今觀於慎齋紀先生祈雨文而知遠其理者未嘗無人也爰攷其義壇式遵天地定位一章立其體也出入由乾巽方所謂月窟即陰生於陽之義也乾坤交而坎旗穿之天地交而萬物通又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也其三旂之遞相易位所謂由體達用變化成物也夫易廣大無所不包况其感通天地氣機切近如此豈有不效者歟丁未春湖南久不雨其門人陳秉初大令遵而行之躬親指授一出至誠不三日而大雨如注獲告有秋應驗甚奇不知理實至庸耳蓋先生先天之學略見一斑而其用不窮如此問其他著作甚富惜未得一寓目秉初梓此文並詳繪圖說將以分諸各邑仁人之用心可謂不負師學者且盈天地間不過一理苟通其理而以至誠感之無不應者各邑偶有新禱一以恪誠將事必有異於僧道梵唄笙磬之爲者慎無以迂腐濶略視之也

道光丁未仲秋陽羨萬貢珍謹序

以經術從政而可以利濟一時當吾儒匡居坐論已竊竊然慕之泊筮仕膺君命子惠斯民飢猶已飢則恒雨恒賜顧敢漠視道光丁未春楚南苦旱乾幾不能播種官吏士民皆焦灼百計叩天博諸祈禱時長沙陳大令出所藏紀慎齋刺史易學求雨之術中丞以下積誠依法行之甘澍立沛秋實慶成陳大令因將其求雨祝辭及結壇諸式梓行於世屬序於余余惟古今來良法美意不患不傳惟患不行政舉人存錄系不爽茲法不用方外科儀專集易傳成語彙編細繙交穿可以感格一善也以楊枝

求雨篇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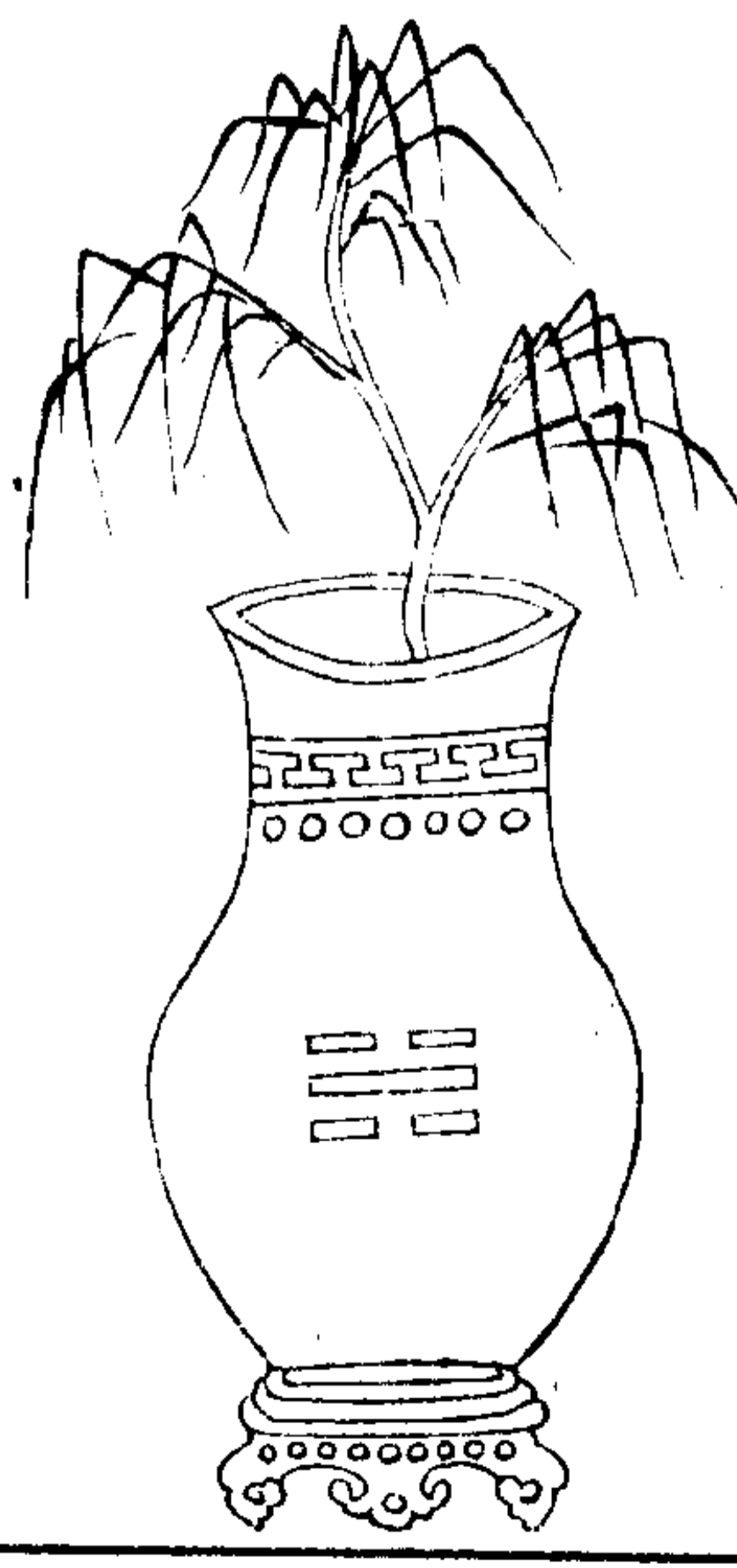
灑水取長養之生氣選道童三人取乾元未鑿之眞二善也濟之以賈賤一心遐邇一心邀聖主如天之福拯一方務本之民所關豈淺鮮哉余故敬敘年月以紀奉行實效亦以見經術利濟如慎齋刺史者可以傳矣

知湖南長沙府事關中雷成樸謹序

求雨篇

六

淨瓶盛水插楊柳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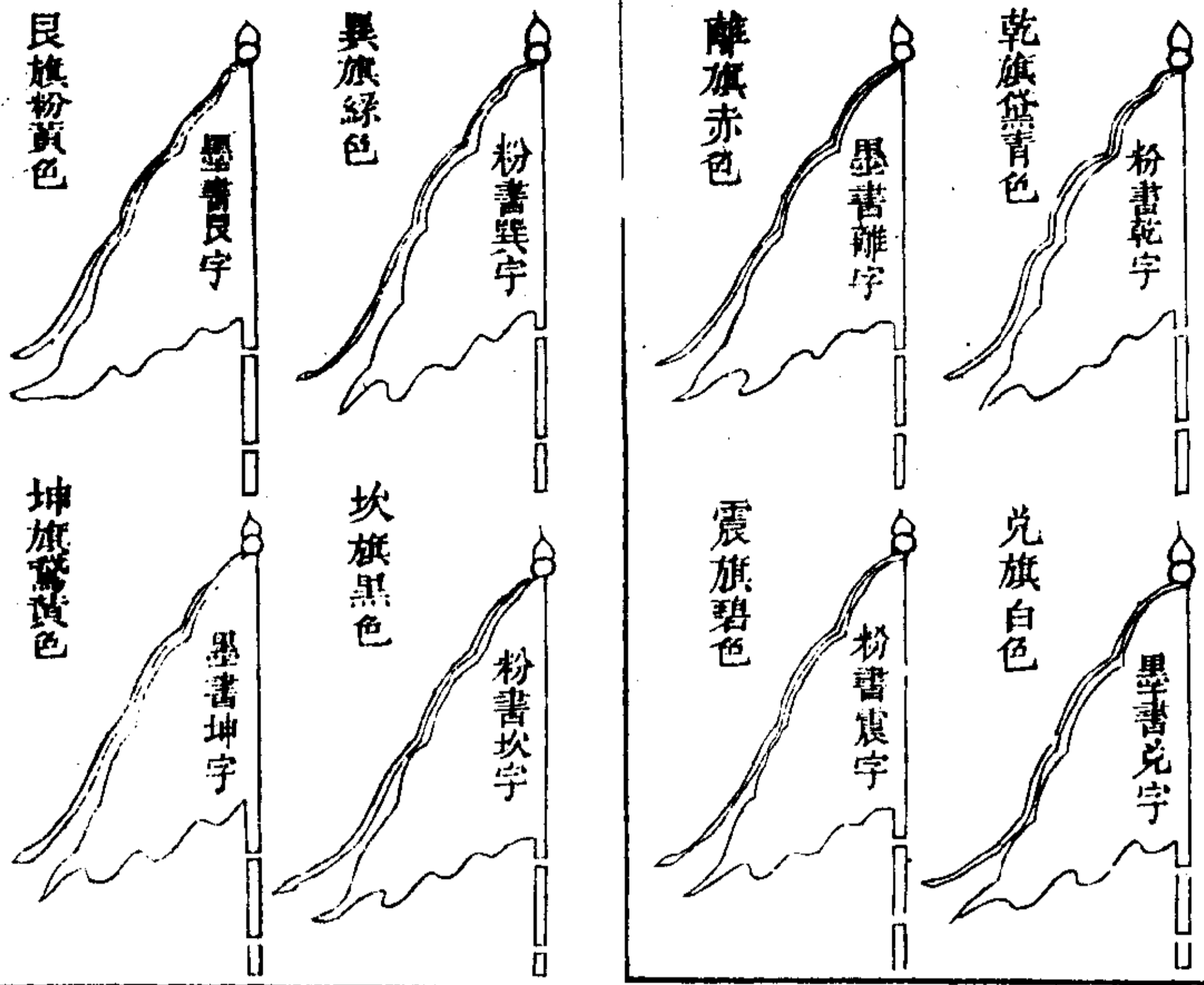
旗底潤一尺六寸



旗尺寸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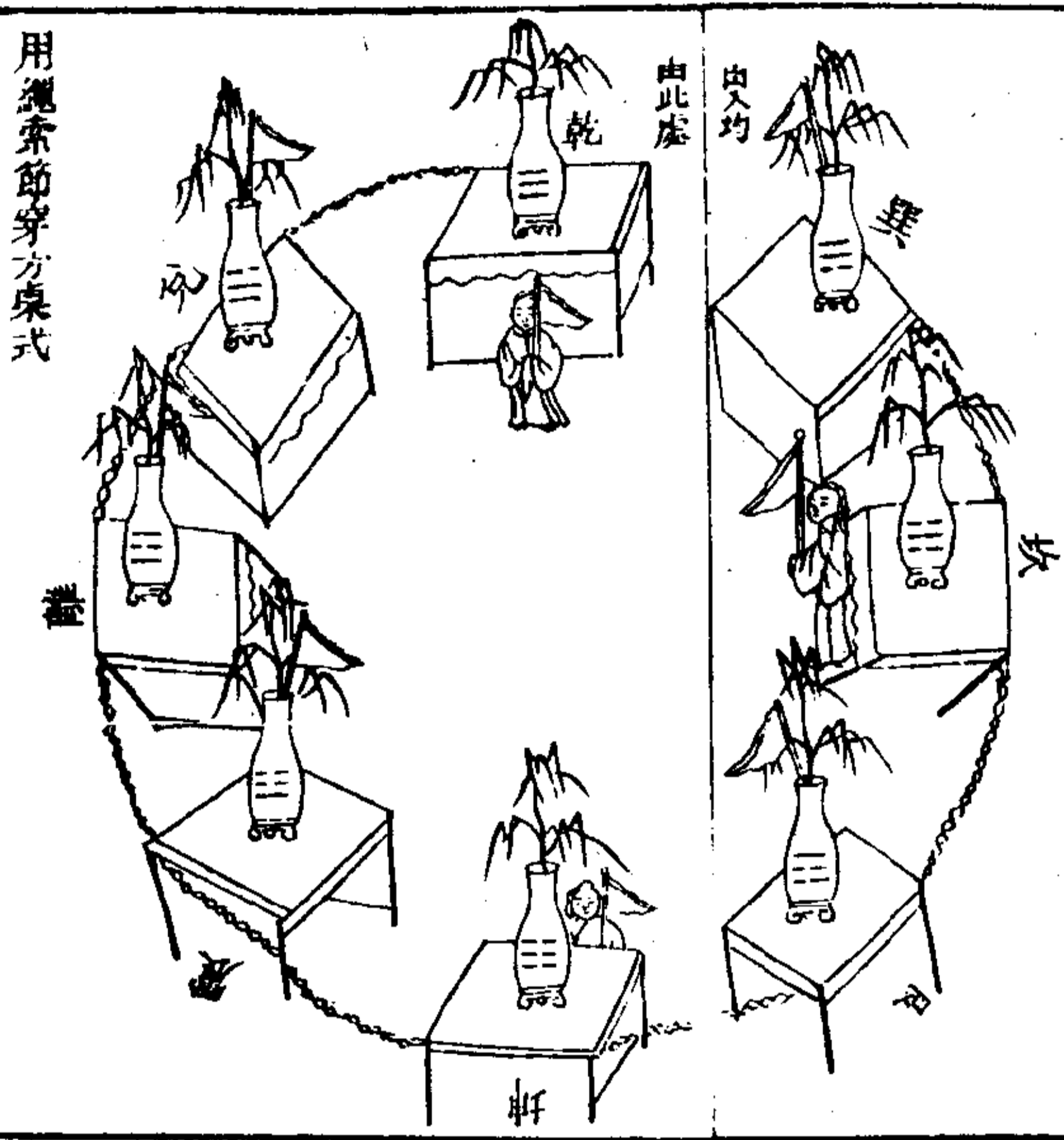
八卦旗字樣顏色式 尺寸 照前



結壇圖說

壇內上供神位案上置斗盛米先將八旗插入斗中左右經案列八字形道士兩旁誦經神前照先天八卦方位安桌八張各置淨瓶盛水插楊柳枝然後神前拈香發旗照後開式遞安八桌上淨瓶內交壇道士二人入壇一立乾位一立坤位各取旗持手中對走名曰交又穿壇道士一人入壇立坎位取旗持手中橫走曰穿均照後開式次數轉移仿此凡出入三次畢仍安旗各瓶內出壇叩頭又選道童三人左手持水碗右手執楊柳枝入壇照前式每位六交六穿以楊柳酒水

以先天方位結壇并乾坤旗交坎旗穿全圖 餘仿



先天壇集易傳求雨文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阿呵呵

鐘鼓應經文一字一聲至阿聲長率則鐘鼓急鳴滄滄淵淵阿畢仍回誦天地定位起周而復始計穿旗凡三遍穿楊柳水凡三遍共六遍畢 共誦六遍 阿呵呵六遍

壇式

方桌八張用羅經格定先天八卦方位大淨瓶八箇盛水插楊柳枝製各色旗八面旗底闊一尺六寸尖長二尺四寸青竹竿三尺六寸乾黛青色兌白色離赤色震碧色巽綠色坎黑色艮粉黃色坤黛黃色各敬書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字樣坤離艮兌巽書乾坎震巽粉書

拈香禱祝禮畢神前發旗發乾一擊磬一聲發兌二磬二聲離三靜震四播鼓巽五敲木魚坎六鐘鼓齊發艮七鐘一扣坤八鐘三扣道士二人叩首進壇入壇按先天方位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次遞安楊柳瓶內畢出壇叩首西南乾巽之間神前左右道士四人誦天地定位經文二人鐘鼓一字一聲交壇道士二人入壇一立正南乾位取旗一立正北坤位取旗先交六次穿壇道士一人入正西坎位取旗乾坤二旗再交六次每一交則坎旗一穿六交六穿畢乾移兌位坤移艮位坎移巽位又六交六穿乾移離坤移坎坎移乾又六交六穿乾移震又六交六穿乾移艮坤移兌坎移震又六交六穿乾移坎坤移離坎移坤又六交六穿乾移巽坤移震坎移艮又六交六穿乾又至坤坤又至坎坎又六交六穿又移兌移離周流交穿不息至經文誦畢呼呵時鐘鼓急鳴乾坤坎三旗依次出壇外左旋從巽坎至兌乾疾轉三周畢復誦經文進壇從乾坤坎本位六交六穿起以坎移兌移離如前儀凡出入三



次畢仍安旗各瓶內出壇叩首道童三人左手持水碗右執楊柳枝入壇照前式每位六交六穿以楊柳枝酒水至呼呵時出壇疾轉酒水三周復入如前出入三次畢出壇穿壇畢僧人誦雲輪經一段間之經

七誦畢道士復穿壇如前儀僧道相間不停  
按此式出入三次續於己卯年改用初次乾坤旗交坎旗穿二次取兌艮旗交坎旗穿三次取震巽旗交坎旗穿乾坤正交兌艮震巽皆隔交坎旗皆本位正穿皆不論交穿數總以呼呵時出壇右旋乾兌至坎巽疾轉三周至穿楊柳枝則照原式每位六交六穿只遠壇一次畢後調旗交穿法亦同

按此法與原式均可用而此法較為周密  
調旗法

若起壇日不雨次日不雨則第三日調旗道士四人靜敲木魚誦天地細繩四字不絕聲交壇道士二人叩頭起入壇先至乾坤二位取旗一交二交三交以乾旗安坤瓶坤旗安乾瓶次至兌艮二位取旗三交兌旗安艮瓶艮旗安兌瓶次至離坎二位取旗三交離安坎瓶坎安離瓶次至震巽二位取旗三交震安巽瓶巽安震瓶八方俱調畢出壇詣神前叩頭仍穿壇四道士仍前誦天地定位經文二道士入壇至坤乾位一道士入壇至正東坎位各取旗六交六穿次移艮兌六交六穿如前儀八位周流交穿呼呵出壇疾轉凡三進三出及道童三進三出悉如前儀  
若得透雨即須還旗仍誦天地細繩四字不絕聲道士二人以次三交還旗先乾坤次兌艮次離坎次震巽一一各歸原瓶再誦經文一遍只敲木魚擊鐘鼓道士二人先在乾坤位空手六交只交不穿次移兌艮次離坎震巽八位周流俱六交不穿至呼呵時出壇三轉畢詣神前叩頭然後撤壇撤壇之儀眾道士敲木魚頌風調雨順物阜民安八字不絕聲入壇內右轉三周畢依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取旗出壇悉請神前用紙帛爐中化訖

按此法不必拘用僧道凡遇亢旱塾師皆可依法行之度書本境山川風雲雷雨神位入宮旗依色以紙為之不拘用布設壇如原式命學徒四人誦經文二人交壇一人穿壇小學生三人灑楊柳水三進三出畢學徒四人誦孔子孝經一遍以問之均一字一鐘鼓誦畢仍交壇穿壇如前儀相間不停總以誠敬為主蓋其理主於調和陰陽而其事主於感通神明以吾儒之理行吾儒之事至平至正儀潔心誠未有不相感格者也同治甲子季夏麥軒氏附識

設壇祈雨祝文

日竊維生民急務首重農功芒種以時驕陽可畏荷鋤負耒望切雲霓播種分秋寶茲稼穡仰惟上帝德在好生伏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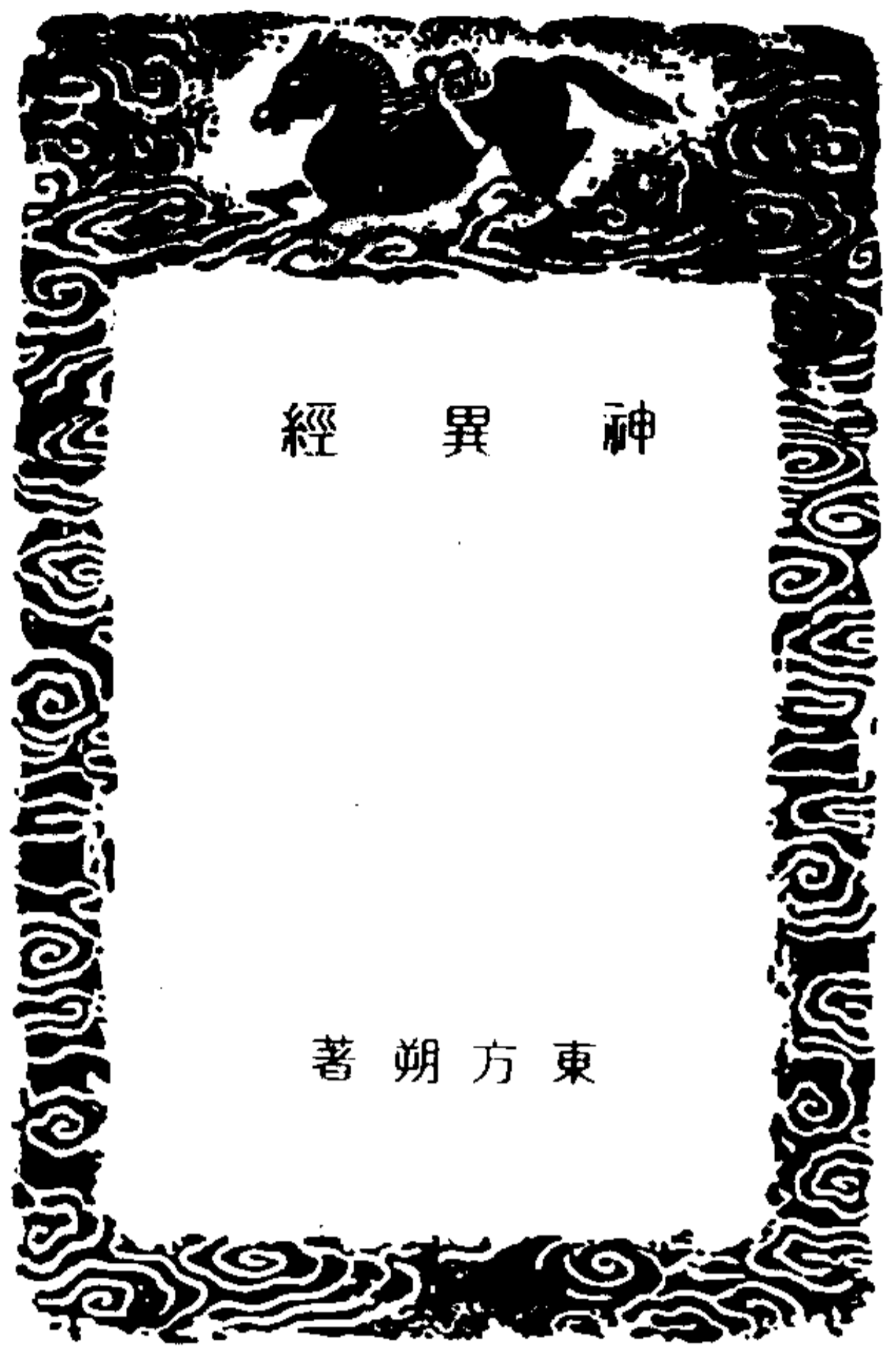
龍神職司行雨謹誦吉日敬設法壇乞佑生靈立驅旱魃宏施大澤渥沛甘霖四野咸沾三農有慶密雲在望膏何恤以旁敷樹德務滋深不妨於下尺楊枝徧灑即是慈悲桑林有求於焉降鑿庶萬姓有油濡之樂百苗無枯槁之虞爰率同社用伸虔禱

神其有靈來格來歆尚鑒

祈雨謝降祝文

日竊維萬物並育民食為先四野惟耕農功伊始方田疇之病旱爰叩禱以乞靈即蒙大沛甘霖決渠降雨羣趨廣畝荷鍤成雲惟大德之好生故有求而必應從此和調玉燭雨不愆期獲卜金穰歲則大熟神麻既沐眾咸同深謹擇良辰虔申謝悃高壇來格伏冀居歆尚鑒





神異經

東朔方著

神異經目錄

東荒經

東南荒經

九則

五則

南荒經

西南荒經

十則

三則

西荒經

西北荒經

八則

六則

北荒經

東北荒經

三則

一則

中荒經

十則

神異經

東方朔著 南豐趙秉清校

東荒經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戴一黑熊左右顧望恒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矯按仙術拾遺子作泉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嘔華日矯出而脫屣不接者言失天為之笑華云言笑者天口流火則灼令天下不雨而有電光是天笑也

東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綰帶元冠女皆采衣男方便可愛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患殺死救之名曰善人俗云一名救一名美俗云士人一名救一名美俗云

東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樹主九州其高千丈圍百尺本上三百丈本如有餘枝數張如帳上有平狐黑猿枝主一州南北並列而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之復生其州有福創者州伯有病積歲不復者其州滅亡亡者州伯死復者木創復也

東方有系樹焉高八十丈數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其上有蒼作蘭長三尺綠一蘭得絲一斤有棋馬長三尺五寸圍如長

東方有樹焉高百丈數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尺其各日榮如今之檉葉但樹大耳其子徑三尺剖之少瓢日如棗和羹食之為地仙衣服不敗碎殼可以入水火一名木棗

東方有樹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名曰桃其子徑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壽按別本食核中仁可以治嗽小桃溫潤既嗽人食之即止按別本作蜜

神異經

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時高深莫測蓋稟至陽之為質也海中激浪投其上踰然而盡計其晝夜喻攝無極若燕與受其酒汁耳

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竹沃椒山按中記云天下之疆者東海之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即消即沃也脚巨洋海中昇載海日蓋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

東海滄浪之洲生驅木焉洲人多用作舟楫其上多以珠玉為戲物終無所負其木方一寸可載百許斤

縱石鎮之不能沒

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栗其殼徑三尺三寸殼刺長丈餘實徑三尺殼亦黃其味甜食之多令人短氣而渴

東方有外有建山其上多楸楠

東南荒經

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丈按別本圍如其長頭戴雞父魁頭華曰雞父未詳朱衣綰帶以赤蛇繞額一作龜尾合於頭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為飯按廣記飯作食別本作飲以第為漿廣記名曰尺郭一名食邪道師云吞邪鬼一名赤黃父今世有黃父鬼

東南荒中有邪木高三千丈或十餘圍或七八尺其枝喬直上不可仰也按云邪葉如甘瓜二百歲葉落而生花

花形如甘瓜花復二百歲落盡而生萼萼下生子三歲而成熟成熟之後不長不減子形如寒瓜長七八寸徑四五寸萼復覆生頂言發萼而得成實此不取

長七八寸徑四五寸萼復覆生頂

此不取

長七八寸徑四五寸萼復覆生頂



萬世如故若取子而留事復生子如初年月復成  
熟後二年則成事而復生子其子形如甘狐少親  
甘美食之令人身澤不可過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  
醒木高人取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羅之人緣能得之  
一名無葉世人後生不見葉故謂之無葉也一  
名倚騎按太平廣記引此作倚騎而發其先  
東南隅太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自  
輔天初立時使其夫妻導開百川不用意  
請之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露其牝勢牝謂男女之  
不飲不食不畏寒暑唯飲天露須黃河清當復使其  
夫婦導護百川古者初立此人開導河河或深或淺  
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壅天責其夫妻倚而  
立之若黃河清者則河海絕流水自清矣

東南海中有一洲有溫湖湖魚生焉其長八尺食  
之宜骨而辟風寒

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依東南面上有  
鳴鶴有侍者謂曰地戶

南方荒經  
南方有大人面鳥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  
魚有翼不足以飛一名鵬光書曰放鵬光于崇山按  
文尚書一名鵬光為人報惡不畏風雨食獸犯死乃  
係耳

南方有人長二三尺祖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  
曰騰所之國大旱俗名一名格于善行市朝衆中遇  
之者投著厨中乃死旱災消詩曰旱魃爲虐或曰生  
捕得殺之則去福來

南方有火山其中生不盡之木按按別本作晝夜  
不盡之木

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  
實華色朱其實正黃高五丈敷張如蓋葉長一丈  
廣二尺餘似管苧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  
如支九子味如飴實有核形如棗子或作長五尺圍  
如長金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食之者地仙不  
畏水火不畏白刃

南方荒中有游竹長數百丈圍三丈六尺厚八九寸  
可以爲船其第甚美食之可以止瘡癩按按先註  
南方有疇曠之林其兩百丈圍三丈八寸促節多汁  
甜如蜜咋嚙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蠹蟲按按引人  
腹中蠹蟲其狀如蛆此消殺蟲也多則傷人少則發  
不消是甘蔗能滅多益少凡蔗亦然

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但居  
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  
其毛績紡織以爲布用之若有垢流以火燒之則淨  
南方蚊翼下有小型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  
樂臂有蝦復成九子張而復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

火燃得暴風不狂猛而不滅按按平元有南方有夫  
大山三月生火其木皮  
南方大荒之中有樹焉名曰粗稼樞相才相榮也稼  
者株稼也樞觀雁也三千歲作華九千歲作實其華  
葉紫色其實赤色其高百丈或千丈也敷張自輔東  
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葉長七尺廣五尺色如綠  
青木皮如梓樹理如甘草味如實長九尺圍如其長  
而無核核以竹刀剖之如凝蜜一作得食復見實即  
疑矣言復見後實熟者壽一萬二千歲按按引見  
先註

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  
實華色朱其實正黃高五丈敷張如蓋葉長一丈  
廣二尺餘似管苧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  
如支九子味如飴實有核形如棗子或作長五尺圍  
如長金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食之者地仙不  
畏水火不畏白刃

南方荒中有游竹長數百丈圍三丈六尺厚八九寸  
可以爲船其第甚美食之可以止瘡癩按按先註  
南方有疇曠之林其兩百丈圍三丈八寸促節多汁  
甜如蜜咋嚙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蠹蟲按按引人  
腹中蠹蟲其狀如蛆此消殺蟲也多則傷人少則發  
不消是甘蔗能滅多益少凡蔗亦然

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但居  
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  
其毛績紡織以爲布用之若有垢流以火燒之則淨  
南方蚊翼下有小型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  
樂臂有蝦復成九子張而復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

百獸食者知言蟲小食人不夫也此蟲既細且小因  
曰細蟻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按按陳章對齊桓公  
於此蟲常春生以季夏藏于鹿耳中名嬰兒  
南方有獸似鹿而豕首有牙善依人求五穀名無損  
之獸人割取其肉不痛肉復自復其肉惟可作鮮使  
糝肥美而咋肉不壞吞之不入糝盡更添肉復作鮮  
如初愈美名曰不盡鮮是也御覽獸部引此糝  
南荒之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  
盡之木火鼠生其中

南方有銀山長五十里高百餘丈悉是白銀  
西南荒經  
西南大荒中有人長一丈腹圍九尺踐龜蛇戴刺鳥  
左手憑白虎知河海水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  
獸言語土地上人民所遊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  
名曰聖一名哲一名賢按按一名無不達凡人見而  
拜之令人神智此人爲天下聖人也一名先通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食如狼惡好自積  
財而不食人錢彊者奪老弱者長羣而擊巢名曰豨  
豨春秋言豨發者縉雲氏之不才子也一名食林一  
名彊奪一名凌弱此國之人皆如此也

西南荒中出此獸其狀若羗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  
而西言西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言食其肉則  
一名誕

西荒經  
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龍而無爪有  
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  
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物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觸



之有凶德則往依惡之天使其然名為薄池春秋云  
薄池帝鴻氏不才子也空居無為常咋其尾回轉仰  
天而笑以史記正義

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犬毛長二尺人面虎  
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搜亂荒中名構机一名傲  
狠一名難訓春秋云頤頤氏有不才子名構机是也  
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胸下有翼不能飛為人養  
養淫逸無禮名曰苗民春秋所謂三苗書云窺三苗  
于三危

西荒之中有人焉長短如人著百結敗衣手虎爪名  
曰狻猊伺人獨行輒食人腦或舌出盤地丈餘人先  
聞其聲燒大石以投其舌乃氣絕而死不然食人腦  
矣一本云何人獸類

西方日宮之外廣記引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  
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味美不雜土石不生  
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  
一丈有餘又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  
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鎔鑿之器淮南子謂曰假丹

陽之為金是也淮南子以下乃後世後人誤合為  
西荒中有獸如虎豪長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  
尺人或食之獸鬪終不退却唯死而已荒中人張捕  
之復逆知一名倒壽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餘粗身捕蝦蟹注不異  
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穴以炙蝦蟹何人不在而盜人  
鹽以食蝦蟹在深山脈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中  
燻州而山脈皆響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  
化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

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冠從十二童子  
馳馬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  
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之國雨水滂沱蒸則還河  
西海之外有鴉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  
好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  
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  
人在鸚腹中不死而鸚一舉千里華日陳章與齊

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入物觸之者中  
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腹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  
茂先註云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三軍勢如  
率然者是也

西北荒經

西北有獸焉狀似虎有翼能飛使勸食人知人言語  
聞人闕輒食之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逆不  
善則食其目名曰窮奇亦食諸禽獸也按別  
青似牛而雅尾尾長曳地其聲似狗而頭人形狗爪  
獠牙蓬蓬信之人而食之逢茲邪者則禽會獸而  
之

西北荒有人焉人而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  
獸貪惡愚頑名曰共工書流其工於幽州幽州北裔  
也而此言西北方相近也皆西裔之族耳  
西北荒中有玉嶺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淡三丈  
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盞取一尊一尊復  
生焉與天同休無乾時石邊有脯焉味如鹿脯飲  
此酒人不生死一名遺酒其脯名曰追復食一片復  
一片一作

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闕圓五十丈二  
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  
甲是也

階西北入兩關中名曰天門按陸公佐新圖  
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分其君朱衣冠乘駱車馬  
引為威儀居人遇其乘車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  
為物所咋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三蟲死便  
可食僊藥也

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間  
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張華云天不食五穀  
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饑時向天仍飲好遊山海間不  
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曰無路之人一名  
仁一名信一名神

北方荒經

北方荒中有叢林其高五十丈數張枝條數里餘疾  
風不能偃雷電不能摧其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然  
赤如朱乾之不輸氣味潤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  
軀益於氣力故方書稱之赤松子云北方大棗味有  
殊既可益氣又安軀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淡  
五丈餘恒水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湖有橫公  
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青在水中夜化為人刺之  
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食之可止邪  
病其湖無凸凹平滿無高下

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磔風在冰下按御覽  
中焉形如風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  
其毛八尺可以為褥臥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聞千  
里其毛可以來鼠此毛所在風輒聚焉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尺頭文曰天胸又曰候左翼文  
曰鷲右翼文曰勒頭向東正海中夾捕魚或時舉翼  
而飛其羽相切如風雷也



東北荒經

東北荒中有木高四十丈葉長五尺廣三尺名曰栗其實徑三尺二寸其殼赤其肉黃白味甜食之令人短氣而渴

中荒經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殊亦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九府玉童玉女與天地同休息男女無為匹配而仙道自成張茂先曰言不為夫妻也男女名曰玉人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半黃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中央有宮以金為牆門有金榜以銀鏤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為牆赤銅為門闕有銀榜曰天皇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為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黃石為牆黃勝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北有宮黃銅為牆題曰地皇之宮

東方裔外有東明山以青石為牆西方裔外有大夏山以金為牆南方裔外有岡明山以赤石為牆西南裔外老壽山以黃銅為牆東南裔外閻清山以青石

神異經

神異經

為牆西北裔外西明山以白石為牆皆有宮蓋神仙之宅也東北有鬼星石室三百戶共一門石榜題曰鬼門西南銅闕夾榜題曰人往門東北銅闕夾門榜題曰人來門

南方有獸焉角足大小形狀如水牛皮毛黑如漆食鐵飲水其糞可為兵器其利如剛名曰齒鐵不黃經云南方鐵按今蜀中深山亦有齒鐵獸

大荒有馬其大二丈髯至臆尾委地蹄如丹蹠可掘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絮纏頭以辟風病彼國人不纏

北方有獸焉其狀如獅子食人吹人則病名曰恣音志恒近人村里入人居室百姓患苦天帝徙之北方荒中

西方深山有獸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體大如驢善緣高木皆雌無雄名綱順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強牽男人將上絕塚之上取菓并竊五穀食更合三舉而定十月乃生

不孝鳥狀如人身犬毛有齒獠牙額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鳥上有文曰不道左脅有文曰愛夫右脅有文曰憐婦故天立此異界以顯忠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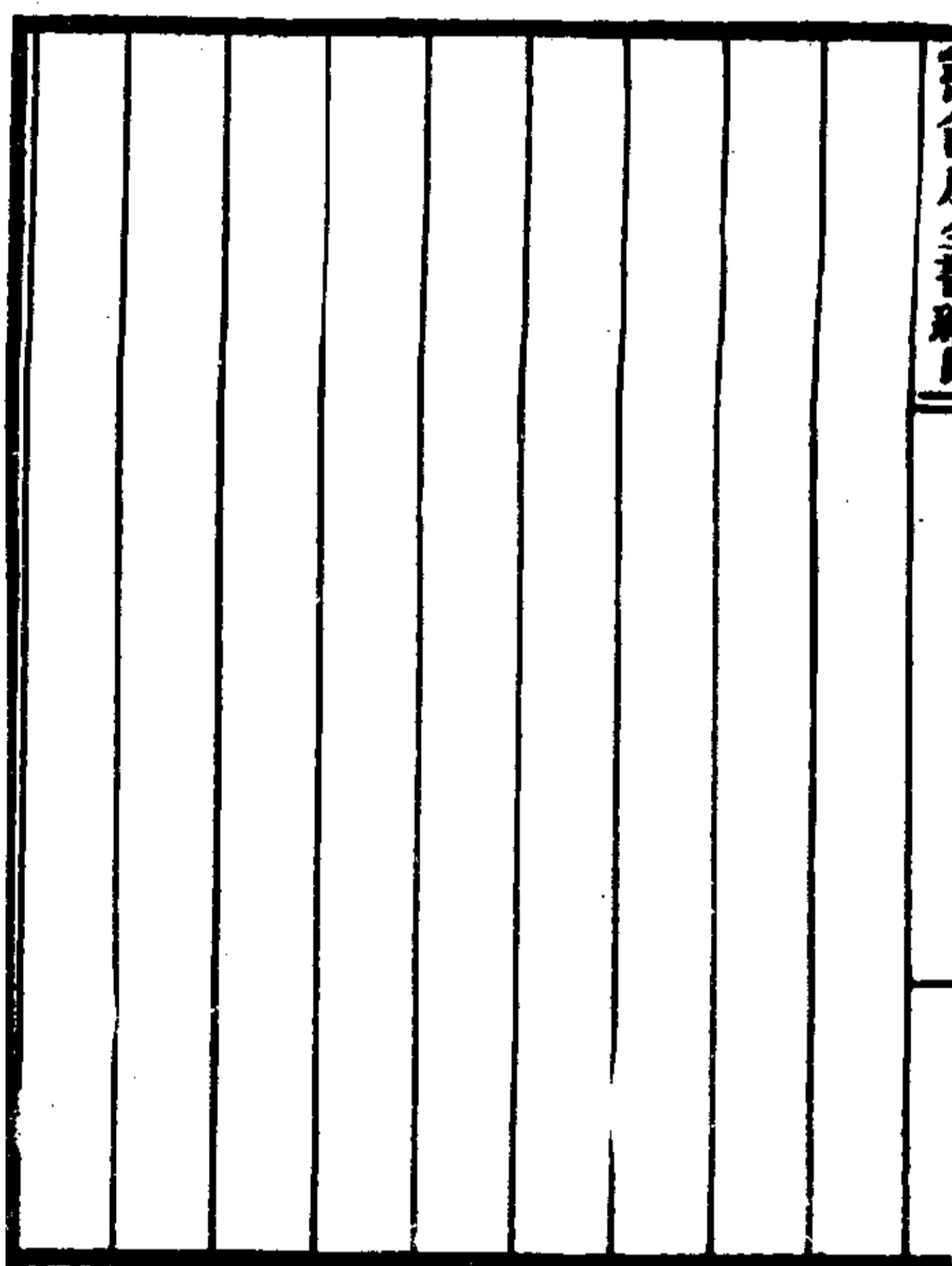
右東方朔神異經一卷十洲記一卷隋志並入史部地理類唐志並入子部神仙類其入地理者以二書所言皆四海八荒事為做山海經而作其入神仙者以神異經第一篇即言東王公玉女而十洲記有蓬萊瀛洲方丈又即海中三神山也漢謂朔之博物雖能曉單方辨駟牙初不若禹伯翳之隨刊焚烈徧歷九州又不能與漢門安期生之屬憑虛御風神遊六合二者所托皆似是而非也善乎班史之論曰朔之詆諧逢占射覆其行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若此二書明非朔所自撰在當時固必有樂為之傳會者史家欲祛妄惑絕異端故詳著其說且於本傳篇末直斷之曰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世所傳他事非也今考漢書藝文志諸子雜家有東方朔二十篇次呂覽淮南鴻烈後惜其書不傳而後世猶流傳此二書及靈樞經甚矣人之好怪也文獻通考以二書入小說家蓋亦有見於此云汝上王謨識

右東方朔神異經一卷十洲記一卷隋志並入史部地理類唐志並入子部神仙類其入地理者以二書所言皆四海八荒事為做山海經而作其入神仙者以神異經第一篇即言東王公玉女而十洲記有蓬萊瀛洲方丈又即海中三神山也漢謂朔之博物雖能曉單方辨駟牙初不若禹伯翳之隨刊焚烈徧歷九州又不能與漢門安期生之屬憑虛御風神遊六合二者所托皆似是而非也善乎班史之論曰朔之詆諧逢占射覆其行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若此二書明非朔所自撰在當時固必有樂為之傳會者史家欲祛妄惑絕異端故詳著其說且於本傳篇末直斷之曰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世所傳他事非也今考漢書藝文志諸子雜家有東方朔二十篇次呂覽淮南鴻烈後惜其書不傳而後世猶流傳此二書及靈樞經甚矣人之好怪也文獻通考以二書入小說家蓋亦有見於此云汝上王謨識



神異經一卷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所載皆荒外之言怪誕不經共四十七條陳振孫書錄解題已極斥此書稱東方朔撰張茂先傳之偽今考漢書朔本傳歷敘朔所撰述言凡朔向所錄朔書俱是世所傳他事皆非其贊又言後世好事者取其奇言怪語附著之朔云云則朔書多出附會班固時已然此書既劉向七略所不載則其為依託更無疑義晉書張華本傳亦無註神異經之文則併華註亦似屬假借振孫所疑誠為有見然隋志載此書已稱東方朔撰張華註則其偽在隋以前矣觀其詞華瑰麗格近齊梁當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與洞冥拾遺諸記先後並出故其中西北荒金闕銀蟾明月珠事陸倕石闕銘引用之其中玉女投壺事徐陵玉臺新詠序引用之流傳既久固不妨過而存之以廣異聞又考廣韻去聲四十一漾收猊字說文玉篇皆所不載註稱猊似獅子實本此經北方有猊焉其狀如獅子名曰猊之文則小學家已相援據不但文人詞藻轉相採摭已也隋志列之史部地理類唐志又列之子部神仙類今核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既有異於輿圖亦無關於修煉其分隸均屬未安今從文獻通考列小說類中庶得其實焉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神異經一卷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所載皆荒外之言怪誕不經共四十七條。如蘇山、龍河、伯使、三條、皆較今本多出十字。蓋雖節鈔不全，而所錄者皆是善本也。最多者何允中漢魏書本，分八卷及中卷為九篇，凡五十八條。每條首尾完具。以唐宋類書所引校之，亦大抵相合。中有校語，自稱漢家陶憲曾以為未詳，是也。謀遠實事，著述至百十二種。其校此書，雖不甚詳，然僅注明異同，不經改字，知其所據，必是善本。非如搜神記遺異記之類，出於抄撮者比也。又有胡文煥格致叢書本，程榮漢魏叢書本，均刻在何本之前。兩本字句，完全相同。總四十七條，與提要合。全書不分篇目，殊少條理。又多所刪節，文義不完。疑是明人從類書輯出，偽充古書，而復耳目眩暈，注編宏多，提要據以著錄，不免失考。然以校何本，多毛人一條，考案類十處，類篇卷二十二，並有獸字。注云：「八荒中有毛人如猴。」毛長，疑是東方朔說。知古本實有此條。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三及卷七百九十，亦引之。而文皆不完。因當據此本補入。又有刀味核一條，即南齊書之如何樹也。今本脫去兩句。此本有之。與北戶錄卷二所引合。可資校。然則此本雖不佳，亦復寸有所長矣。近人安化陶憲曾刻有靈寶齋叢書本，後附神異經輯校一卷，並佚文九條。所校旁徵博考，頗為詳密。然尚有遺漏。如北戶錄說郭太平廣記所引，皆未據校。即太平御覽，亦檢閱未周。不知其前後互異。其詳見於後。又所據何王漢書刻漢魏叢書，未及博采異本，令人遺憾。不能無憾。要其改正誤缺，分別經注，然則不可謂非是書之善本矣。

陳振孫書錄解題已極斥此書稱東方朔撰張茂先傳之偽。今考漢書朔本傳，歷敘朔所撰述言凡朔向所錄朔書俱是世所傳他事皆非其贊又言後世好事者取其奇言怪語附著之朔云云則朔書多出附會班固時已然此書既劉向七略所不載則其為依託更無疑義晉書張華本傳亦無註神異經之文則併華註亦似屬假借借振孫所疑誠為有見然隋志載此書已稱東方朔撰張華註則其偽在隋以前矣觀其詞華瑰麗格近齊梁當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與洞冥拾遺諸記先後並出故其中西北荒金闕銀蟾明月珠事陸倕石闕銘引用之其中玉女投壺事徐陵玉臺新詠序引用之流傳既久固不妨過而存之以廣異聞

案左傳文十八年正義曰：「猊狀似虎，長二尺，人面虎足，尾長丈八尺，能離不遇，聲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此所引猊狀，在今本西荒經中文字小異，惟其言猊之狀，乃大不同。蓋猊狀，分屬傳文兩句，並不聯為一條。其猊字，別有所據。本非用猊與經文也。李貽德左傳注釋卷八曰：「山海北山經云：『猊之山有猊焉，其狀如羊，人面，其目在腋下，虎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猊。』」猊字，像在夏歷左傳所謂猊也。猊亦以山海經之猊為猊。故所引猊狀，其猊是矣。夫此經既為漢代所引用，則至遲當出於漢以前。或且後漢初年，已有其書。蓋因所撰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者也。若如提要之說，以為後近齊梁，當為六朝文士所作，則猊字，本於漢末，安得引六朝之書乎。段玉裁古文尚書遺書卷一曰：「神異經是偽作，未必東方朔所撰，要亦所注也。而服氏注左氏傳，猊字亦引神異經。」則自漢有之矣。學者謂猊可也。陶憲曾神異經輯校序曰：「子慎得經世初注史，實異經之要術，導元之水，經莫不采其異聞，證彼故實，固不惟西海神靈。」









記洲十內海

著朔方東

海內十洲記

漢 東方朔 述  
明 吳瑄 校

祖洲在東海

玄洲在北海

長洲在南海

流洲在北海

鳳麟洲在西海

聚窟洲在西海

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前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待朱關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嘗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履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遊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廣涉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萬北極

勾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歿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之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於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云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戊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官宮室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也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焦所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鉄鎚鍛其頭數十下乃灰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莖蒲塞其鼻即灰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

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汚以灰汁流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仙家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及多大樹樹乃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真仙女遊於此地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五芝亦得長生不死亦多仙家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治其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饒仙家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之水味如飴酪至良洲者也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爲續絃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擊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也乃使



武士數人共對擊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壯桂乾薑等諸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同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刀長一尺盃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為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為反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王金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今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震靈丸或名之為反生香或名之為震檀香或名之為人鳥精或名之為却妖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或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日犬于大似狸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禿怪其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為巨象之王鸞鳳必為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騰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

海內十洲記

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于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賢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義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澗途逆辛若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疾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眾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非有道之君也服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修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憮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獸食噉何物贅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鮮人言語仁慧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絙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與風雲吐嗽雨露百邪逆走蛟龍騰騰處于太上之殿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為大禽之宗主乃覆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災妖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即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地層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纖縵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狀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渴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以者太

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灰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慚衛叔卿於指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宮已八月支國人鳥山震檀却妖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命殞矣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島上俱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八石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羣仙不欲昇天者皆往來此州受太玄生錄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大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真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為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外



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  
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王宮  
蓋太上真人所居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崑崙號曰崑崙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  
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市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  
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  
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告  
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  
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  
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千辰之輝名曰閭風巔  
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  
其一角有積金為天墉城而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  
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  
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  
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靈  
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  
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濟濟不可  
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  
山鼎於五方鎮地理也號天柱於瑛城象綱輔也諸  
百川極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  
陵而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  
形而著爾乃處玄風於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吾鎮  
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生而光獸生于炎野  
坎總衆陰是以仙都宅於海島良位名山蓬山鎮於  
寅丑巽體元女養巨木於長洲高風鼓于羣龍之位  
暢靈符於瑕丘至妙玄深幽神難盡真人隱宅靈陵  
所在六合之內豈唯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標末耳  
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  
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真仙輿  
墟神官所治其餘山川萬端並無覩者矣其北海外

又有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  
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自生玉芝  
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  
帝居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  
勁草山東有東木山四山並鍾山之枝幹也四山高  
鐘山三萬里官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鐘  
山爾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  
經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入穴中乃到鐘山北阿門  
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賢無比焉山源周迴具有  
四城之高但當心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既畢  
乃乘驪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  
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  
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  
但刻劇五岳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  
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諸靈數禹所不履唯書中  
夏之名山爾臣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  
崑崙鐘山蓬萊山及神州真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  
知故人此書又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  
同爾陛下好道思微既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傳授實  
秘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止所有哉然術家幽其  
事道法秘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理散願且  
勿宣臣之意也

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真形圖常帶之肘  
後八節當朝拜靈書以書求度脫焉朔謂滑稽逆知  
預觀帝心故弄萬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師友不可得  
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此人

十洲記終



海內十洲記一卷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十洲者祖洲瀛洲懸洲炎洲  
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也又後附以  
滄海島方丈洲扶桑蓬邱崑崙五條其言或稱臣  
朔似對君之詞或稱武帝又似追記之文又盛稱  
武帝不能盡朔之術故不得長生則似道家夸大  
之語大抵恍惚支離不可究詰考劉向所錄朔書  
無此名書中載武帝幸華林園射虎事案文選應  
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註引洛陽圖經曰華

欽定四庫全書

海內十洲記提要

一

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  
改為華林武帝時安有是號蓋六朝詞人所依託  
觀其引衛叔卿事知出神仙傳後引五岳真形圖  
事知出漢武內傳後也然自隋志已著於錄李善  
註張衡南都賦朱玉風賦鮑照舞鶴賦張衡思元  
賦曹植洛神賦郭璞遊仙詩第一首第七首江淹  
擬郭璞遊仙詩夏侯元東方朔畫贊陸倕新刻漏  
銘並引其文為證足見其詞條豐蔚有助文章陸  
德明經典釋文亦於莊子北冥條下引此書曰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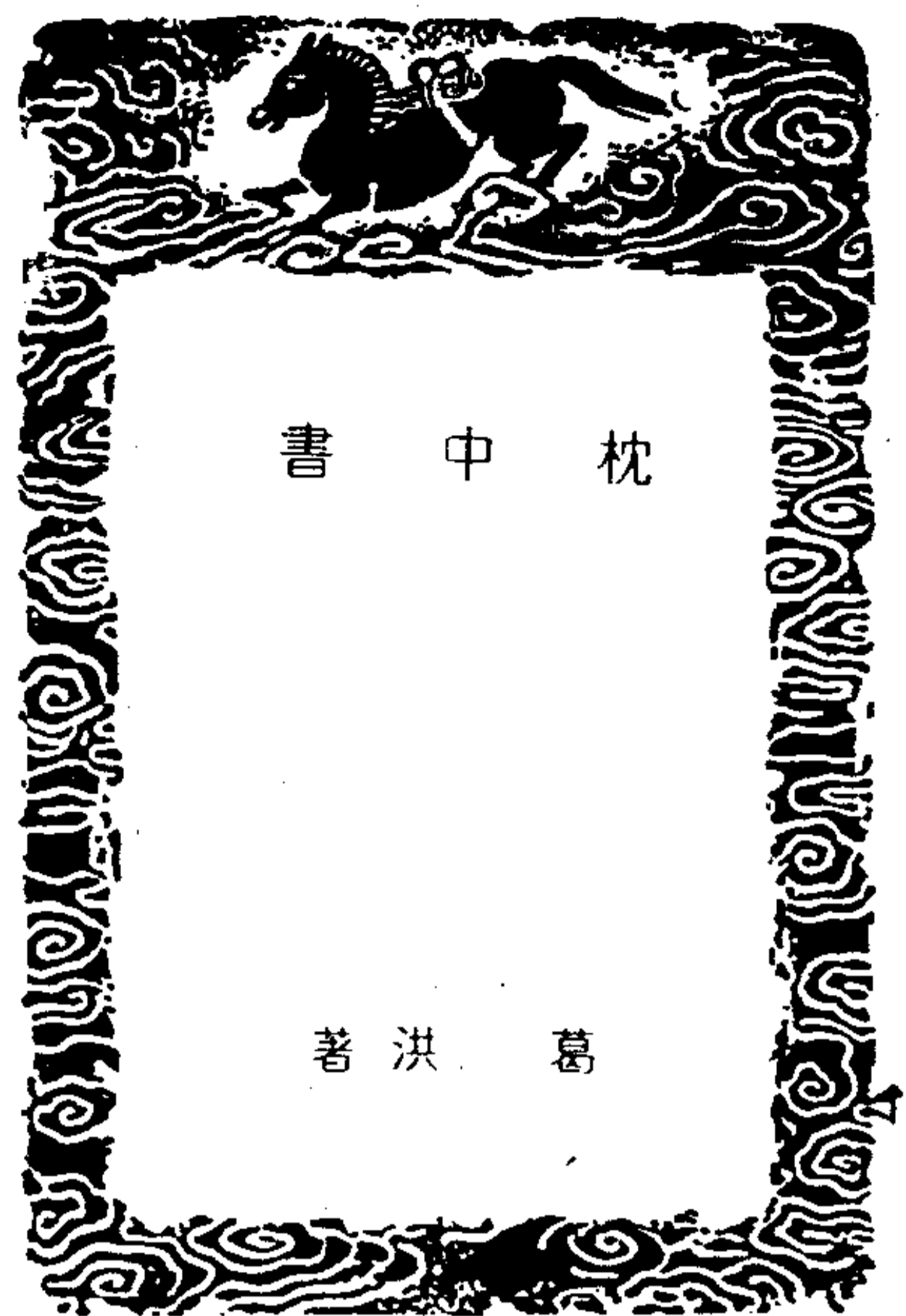
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則通儒訓詁且據  
其文矣唐人詞賦引用尤多固錄異者所不能廢  
也諸家著錄或入地理備名責實未見其然今與  
山海經同退置小說家焉

欽定四庫全書

海內十洲記提要

二





書中枕

葛洪著

枕中書

晉葛洪

漢魏叢書原本

洪歷觀天地之寶藏上聖之宮第至上之尊神仙圖記猶未知極妙之根以去月乙丑夜半靜齋于羅浮山忽驚風駭起香馥亂芳龍鳴虎嘯躑躅空中有頃之問紫雲覆林忽見一真人眼瞳正方項負圓光天顏絕世乘白麟之車建九旌之節腰帶瓊文鳳縷之錦於頭戴六通之冠年可二十許侍者執夜光之火玉羽衛可有千人自號玄都太真王問曰子是葛洪乎何為而希長存洪稽首披陳長跪執禮神告余曰子是籍九天之嘉慶乘運挺英復千年之後太清有仙伯之名今當遠變去世卜宅西鄉相携於太華之上丹宮之中且還時朝以龍淵代身密乎寂往莫識今真子窮甌墳典聰秀逸羣解滯悟惑可謂妙才矣但未知真仙之宮第上聖之所由耳吾今行矣相告計共事不復為久也洪因伏叩頭於是真人即令侍者執筆學紙口授妙言既畢左手授與洪云吾往方丈簡仙官致復相過子歸之焉吾去矣見駕乘丹而

高乃失所在也

真書曰昔二儀未分溟滓鴻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已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溟滓經四劫天形如巨蓋上无所係下无所依天地之外遼屬無端玄玄太空無響無聲元氣浩浩如水之形下無山嶽上無列星積氣堅剛大柔服維天地浮其中展轉無方若無此氣天地不生天者如龍旋迴雲中復經四劫二儀始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水生元蟲元蟲生濱牽生剛須剛須生龍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常仰吸天氣俯飲地泉復經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出而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絕妙當遊厚地之間仰吸天炁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當此之時二氣網緝覆載氣息陰陽調和無熱無寒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並不復呼吸宣氣合會相成自然飽滿大道之興莫過于此結積堅固是以不朽金玉珠者天地之精也服之能與天地相畢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書為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又生九光玄女號曰太真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天皇受號十三頭後生地皇地皇十一頭地皇生人皇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聖真出見受道天無為建初混成天任於今所傳三皇天文是此所宜故能召請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无所不制故天真皇人三天真王駕九龍之輿是也次得八帝大庭氏庖羲神農祝融五龍氏等是其苗裔也今治五嶽是故道隆上

枕中書

三

本上書

代弊極三王三夏禹殷湯周武也是以淳風既澆易變而禮興禮為亂首也周末陽弱而陰強國多寡婦西戎金兵起而異法興焉既而九州湮沒帝業荒蕪此言驗也後來方有此事道隆之代其人混沌異法之盛人民猶偽也洪曰此事玄遠非凡學所知吾以庸才幸遭上聖眎目論天地之奧藏暢至妙之源本輒條所誨銘之于素以為絕思矣夫無心分之人慎勿以此元始告之也故置遺跡示乎世之賢耳真記曰玄都玉京七寶山週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如一宮城一面二百四十門方生八行寶林綠葉朱實五色芝英上有萬二千種芝沼中蓮花徑度十丈上宮是盤古真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真皇三天真王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嶽洞室夫以得道大聖眾並賜其宮第居宅皆七寶宮闕或在名山山嶽羣真所居都有八十一萬處古今有言九九八十一是終天路玉京山上仙受天任者一日三朝玄都太真人也雖有億萬里往還如一步耳世人安知此哉眾仙或有日三朝扶桑公或三朝西王母玉京金闕是太上真人月三朝元始天王太上真人元始之弟子皆如帝王有司徒丞相也金闕老子太上弟子也扶桑大帝元始陽之氣治東方故世間帝王之子應東宮也西漢九光夫人始陰之氣治西方故曰木公金母天地之尊神元氣鍊精生育萬物調和陰陽光明日月莫不由之精神長存命則無終抱一不離故能長久



天失陰陽水旱不節人失陰陽神根命竭世人不能保一守三修生反死固其宜矣可後怨耶吾復千年之聞當招子登太上金闕朝宴玉京也此電項未足為久今且可浮遊五嶽採靈芝尋隱仙之友逍遙無為吾言信可望哉

扶桑大帝住在碧海之中宅地四面並方三萬里上有大真宮碧玉城萬里多生林木葉似桑又有樵樹長數千丈二十圍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名為扶桑宮第象玉京也眾仙無量數立洲方丈諸羣仙未昇天者在此去會稽岸六萬里大清仙伯太上丈人所治蓬萊山對東大海之東北岸山週迴五千里瀛海中清浪衝天九氣丈人所治

崑崙玄圃金為墟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瓊華之屋紫翠丹房七寶金玉積之連天巨獸萬尋靈香億千西王母九光所治羣仙無量也廣成丈人今為鍾山真人九天仙王漢時四皓仙人安期彭祖今並在此輔焉

務成子力墨子為岷山真人今玄子王子為岷山侯太吳氏為青帝治岱宗山顓頊氏為黑帝治太恒山祝融氏為赤帝治衡霍山軒轅氏為黃帝治嵩高山金天氏為白帝治華陰山

右五氏為五帝  
堯治熊耳山舜治積石山禹治蓋竹山湯治立極山青鳥治長山及馮修山長  
右五人為五帝佐相領五帝事五帝一劫遷佐者代焉

許由巢父今為九天侍中箕山公夏啓局發受書為

田極明公或在洞天三周天者為降陵真人二人並漢高祖光武並為四明賓友周靈王今為治波龍山樂子長闔家得仙未昇天任並室神洲受太玄生錄五芝為糧也郭景純命治虛臺也左元放今為天桂真人監仙金闕君命為太極左仙公治蓋竹山又在駕乘虎騎也許映始為霍林仙人許穆在立宅為真人許玉斧在童初之北位為真領鮑觀為地下主者帶潛山真人復五百兵侍郎鄭思遠住南霍常乘虎豹白鹿未懸壘為東方鬼帝治桃止山張衡揚雲為治羅鄴山杜子仁為南方鬼帝治羅浮山周乞稽康為中央鬼帝治抱犢山趙文和西方鬼帝治嶧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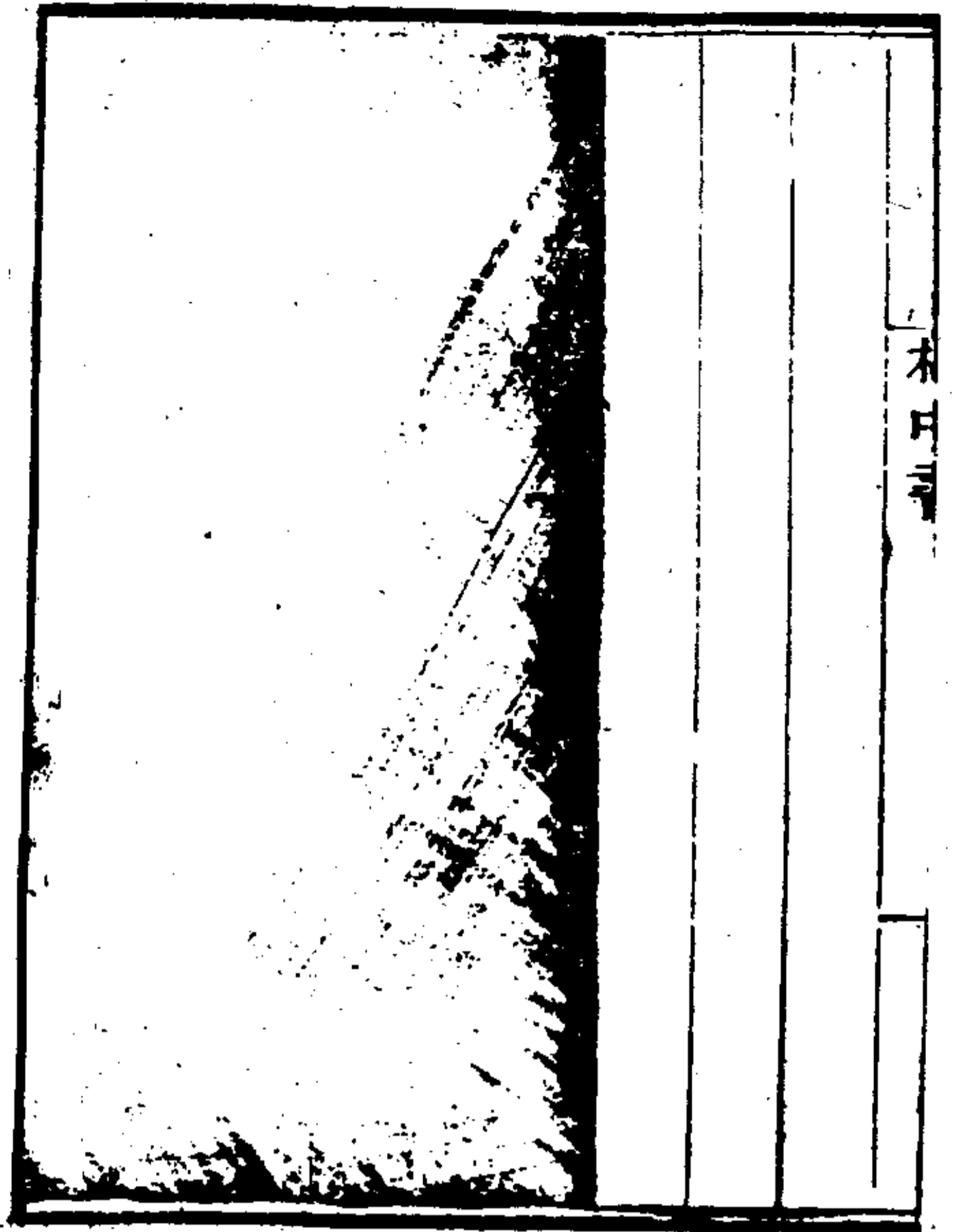
夫地仙遊西王母夕憩鍾山嶽雖未昇天此觀樂亦童初之府易遷之宮唯有此樂也名山之仙去者世人不見不信神仙可哀嘆也夫命心志清白者吾未見虛往也或修之不除貪慾之樂三業十惡未改猶抱石而赴

吳越及梁真故多仙人是以成都之曉丹陽之域會天路所衝善宜修尚也凡此眾仙及命過眾不可具記在小嶽之中者亦畧舉之也

鬼谷先生治青城山王子喬為金闕侍中治桐栢山林仙伯治南嶽山王子登為小有天王治竹伯夷叔齊等並為九天僕射

治天台山孔某為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顏回受書初為明泉侍郎後為三天司真七十二人受名玄洲門徒三千不經北鄂之門項儀山為蓬萊司馬周公旦為北帝師治勃革山莊周為太玄博士治在荆山孫權受任治亦在荆山張道陵為三天法師統御六虛數侍金闕太上之股肱治在廬山三師同宅王方平今為上相治月支國人鳥山墨翟為太極仙卿治馬跡山徐來勒為太極真治括蒼山小宮在天台山陳世安治小台山嚴君平今治在峨嵋山屈原為海伯統領八海王弼為北海監郭聲子為闍風真人魏夫人治南嶽山裴清靈治四明山馬明生今在鍾山陰長生為地肺真人孫登問即真人九華真妃治夏蓋山或在龍山王長趙昇受書為廬山中正一三天都護韓眾今為霍林真人瑯琊為太虛左掾侍史三茅為保命定錄司非監在華陽洞府治北居棲息包山有數千小山亦不滅百皆是神山今略證仙人之數足以令子心堅仰慕矣秘之勿宣若高賢心馳嶺外子去世之際可減以示之苟行業不建德務不仁者終天无令見也凡青嶂之裏千嶺之際仙人無量與世人比肩而不知凡人有因緣者在深山修誤入仙家使為仙洞玉女所誦誦先功厚也初學道不必入山閉門勤修不雜人物長齋執志或清香掃掃亦能降真矣魏夫人許氏之徒皆其流也要當據拾方術真書良久傳影響應便當絕逆耳若出入人間暨拾山谷事緣衣服飲食不須與世交當有異矣外和光同塵內守其真一斯言之妙也





枕中書一卷

舊本題晉葛洪撰考隋唐宋藝文志但有墨子枕中記及枕中素書而無葛洪枕中書此本別載說郛中一名元始上真衆仙記而通志所列元始上真記無衆仙字似亦非此書書中說多謬悠若稱太昊氏治岱宗山顓頊治恒山祝融氏治衡霍山黃帝治嵩高山金天氏治華陰山堯治熊耳山舜治積石山禹治蓋竹山湯治元極山武王爲田極明公漢高祖光武爲四明賓友之類已屬不經至謂元始天尊與太元玉女通氣結精遂生扶桑大帝九光元女誕妄尤甚又在真靈位業圖諸書之下其出後人僞撰無疑也

四庫提要辨證

枕中書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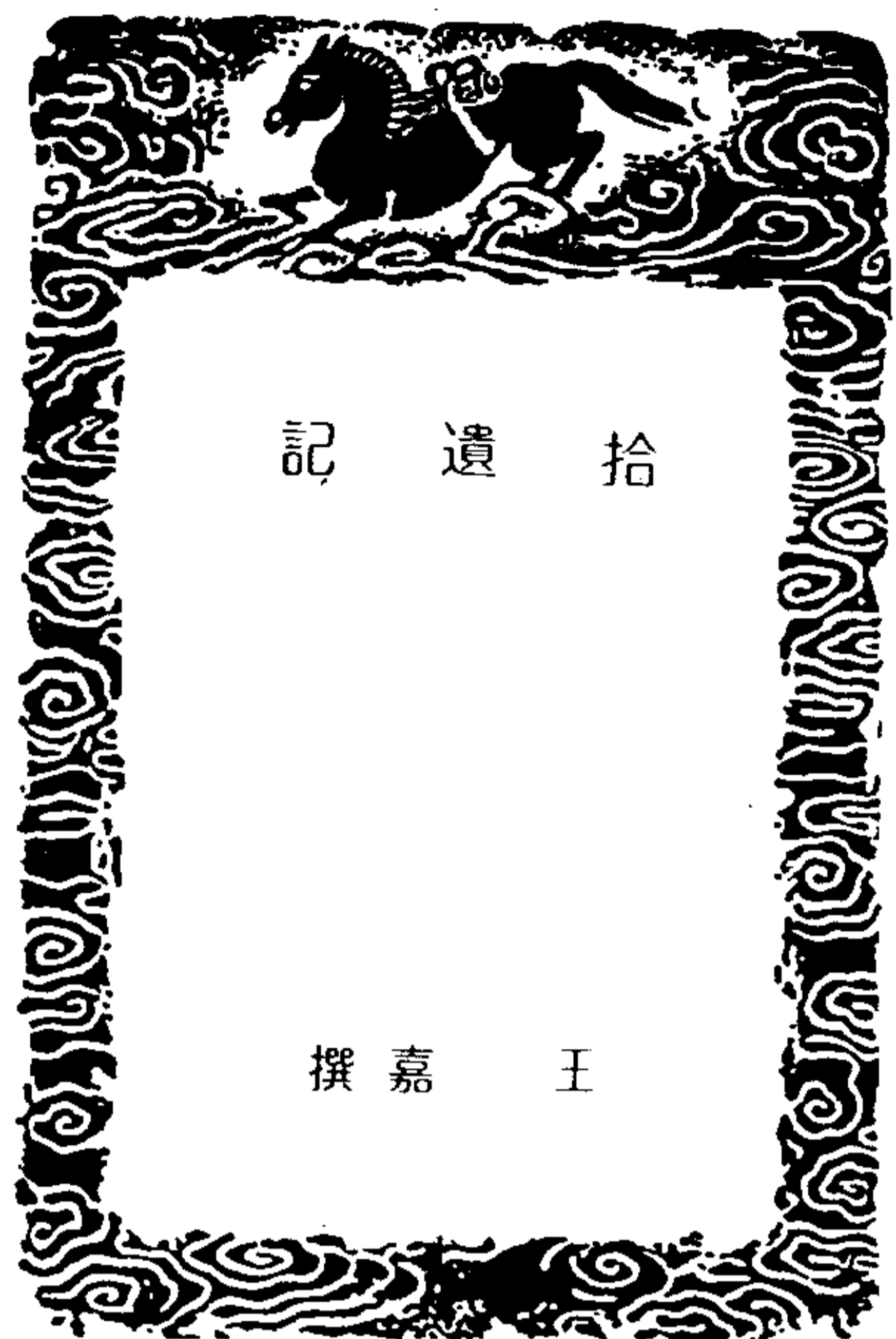
余嘉錫撰

舊本題晉葛洪撰考隋唐宋藝文志但有墨子枕中記及枕中素書而無葛洪枕中書此本別載說郛中一名元始上真衆仙記而通志所列元始上真記無衆仙字似亦非此書。嘉慶案宋史藝文志神仙類有上真衆仙記一卷與通志所列之元始上真記一無元始字一無衆仙字似即一書疑元始上真衆仙記其本名宋史通志皆從其省名耳然則提要以通志無衆仙字遂斷其非此書者非確證也今人劉師培讀道藏記云「元始上真衆仙記一卷次行題葛洪枕中記五字中誌各仙官位號及治所即今所得枕中記也據嘉定赤城志卷三引真寶治天台稱衆真記又上青衆經諸真聖訣卷第五證錄此書書名與此同自設邪所采僞稱枕中記明人所刊均沒其名而此書之書題蓋治也」是此書猶是宋人所見書本。

書中說多謬悠若稱太昊氏治岱宗山顓頊治恒山祝融氏治衡霍山黃帝治嵩高山金天氏治華陰山堯治熊耳山舜治積石山禹治蓋竹山湯治元極山武王爲田極明公漢高祖光武爲四明賓友之類已屬不經至謂元始天尊與太元玉女通氣結精遂生扶桑大帝九光元女誕妄尤甚又在真靈位業圖諸書之下其出後人僞撰無疑也。

案真經卷十六云「夫有上聖之德既終皆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補三官之五帝或爲東南西北明公以治鬼神復一千四百年乃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也」又云「諸有英雄之才彌羅四海殊異靈風拓平九州建號帝王臣妾四海者既終受書於二官四輔或爲五帝上相或爲四明分賓友以助治百鬼緣理死者自奉屬於三官永無還仙之冀坐然伏機隨客生死多故也」是道家相傳原有此感應之說真經謂「黃帝爲北大帝君天下鬼神之主武王爲鬼官北斗君漢光武及撰文靈爲大紫晨」以上三條高麗真經南明公實友」其他如此類者甚多所言與此書或同或否要之不足深論耳。此書又云「許穆在華陽洞天立宅爲真人許玉華在重初之山亦爲真人未有學氣」案真經卷二十有真寶世譜一篇載許穆一名穆水與二年乙丑生太元元年去小男名鳳小名玉華壽初三年庚午年去世水與爲晉惠帝年號太和爲東晉海西公年號太元爲李武帝年號晉書葛洪傳云「洪以年老欲歸丹求爲句通令元帝從之至廣州上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卒年八十一世以爲尸解得仙云」則洪與許穆正同時人洪在元帝時年已老則當較長於穆許玉華更其後輩真經卷二十載許玉華子黃民靈西國今葛洪安女注云「真安是抱朴子第二兄孫也此可見洪與二許之輩行矣二人之去世洪不及見即云三人者皆羽化登仙而洪之得道亦先於二人安得取而著之書中是此書之不出於洪亦明矣。





拾遺記序

蕭綺

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季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為殘缺當偽秦之季主網遷號五都淪覆河洛之地沒為戎墟宮室榛蕪書藏堙毀荆棘霜露豈獨悲於前主鞠為禾黍彌深嗟於茲代故使典章散滅賢館焚埃皇圖帝冊殆無一存故此書多有亡敗文起義炎已來事訖西晉之末五運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撰異同而殊怪必舉紀事存朴愛廣向奇憲章稽古之文綺綜編雜之部山海經所不載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記矣辭趣過誕音旨迂闊推理陳迹恨為繁冗多涉禎祥之書博采神仙之事妙萬物而為言蓋絕世而弘博矣世德陵夷文頗缺略綺更刪其繁紊紀其實美搜刊幽秘摭采殘落言匪浮詭事弗空誣推詳往迹則影徹經史考驗真怪則叶附圖籍若其道業遠者則辭省朴素世德近者則文存靡麗編言貫物使死然成章數運則與世推移風政則因時廻改至如金繩鳥篆之文玉牒蟲章之字末代流傳多乖曩跡雖探研鐫寫抑多疑悞及言乎政化訛乎禎祥隨代而次之土地山川之

拾遺記

域或以名例相疑草木鳥獸之類亦以聲狀相感隨所在而區別或因方而釋之或變通而會其道寧可采於一說今搜檢殘遺合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錄焉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likely for a table of contents or index.

王子年拾遺記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listing 10 volumes and their subjects: 第一卷 庖犧 神農 黃帝; 第二卷 少昊 高陽 高辛; 第三卷 唐堯 虞舜; 第四卷 周穆王 魯僖公 周靈王; 第五卷 燕昭王 秦始皇; 第六卷 前漢上 後漢; 第七卷 魏; 第八卷 吳 蜀; 第九卷 晉時事; 第十卷 諸名山 (崑崙山, 瀛洲山, 崑崙山, 崑崙山, 崑崙山), 蓬萊山, 方丈山, 員嶠山, 岱輿山, 洞庭山.

拾遺記

目錄



拾遺記卷第一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 瑄校

春皇庖犧

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脩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時且閉聖人生皆有祥瑞昔者人皇她身九首肇自開闢于時日月重輪山明海靜自爾以來為陵成谷世歷推移難可紀筭比于聖德有踰前皇禮義文物於茲始作去巢穴之居變茹腥之食立禮教以導文造于戈以飾武絲桑為瑟均畫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時未有書契規天為圓星之文分畀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羣祠審地勢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庖者包也言包舍萬象以犧池之質文宓其教故曰宓犧布至德亦謂伏羲變混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於天下元元之區是謂太昊者明也位居東方以其明獻照於八木德其音附角號曰木皇合養養化叶于

神農

神農始教民未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池丹感無不著焉神靈瀝下流成池因為泰龍之圖朱藻駢生如葢香卿雲蔚萬於兼薄築圓丘以祀朝日草蔓衍於街衢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飾瑤塔以揖夜有流雲洒液是謂靈漿服之得道後諸木石潤澤時之玉號曰夜明以開投水浮而不滅天而老有石磻庖犧之朴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當斯之時漸革

九穗禾其陸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灰采峻鏗之銅以為器峻鏗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入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絨勝也

錄曰謹按周易云伏羲為上古觀文於天察理於地俯仰二儀經綸萬象至德備於冥昧神化通於純粹是以圖書著其迹河洛表其文變太素之質改純遠之化三才之位既立四維之義乃張禮樂文物自茲而始降于下代漸相移襲八索載其遐軌九丘紀其淳化備昭籍錄編列柱史考驗先經刑詳往誌事列方典取徵羣籍博采百家求詳可證按山海經云棠帝之山出浮水玉巫閭之地其木多文自非道真俗朴理會冥旨與四時齊其契精靈協其德禎祥之異胡可致哉故使迹感載著幽祇不藏其實祇心剪害殊性之類必馴也以降露成池蓄龍為圃及乎夏代世載厥絕時有泰龍之官考諸遐籍由斯立矣

軒轅皇帝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祥考定曆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泰龍之頌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為之祥賜滄海為之恬波泛河沉璧有澤馬羣鳴山車滿野吹玉律正葦衡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為九德之臣薰風至真人集乃厭世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劍佩鳥為昆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立館於其下帝乘雲龍而遊殊鄉絕域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及昇遐後羣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跌落凡所造建咸刊記其年時辭跡皆質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



席上燃沉榆之香春雜實為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為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事出封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且遊洄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洄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鱉皆能飛翔有石葉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曰青葉灼燦千載舒百齡誓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

### 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杵木而晝遊經歷弱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燕戲奏娛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樞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蕭茅為旌刺玉為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望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冷天蕩蕩望瀟瀟乘杵輕漾著日傷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為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若歌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城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海浦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即其餘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

拾遺記

山風水之目也亦因以為往未代為龍丘氏出班固藝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 顓頊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為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眾社莫不摠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靈羣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為磬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合英之樂其聲清密落雲間之羽鯨鯢游湧海水恬波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溟海之北有勃鞞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為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貢玄駒千疋帝以駕鐵輪騁勞殊鄉絕域其人依風泛黑河以旋其國也

### 高辛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於鄒屠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遊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為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為八神亦謂八靈聖明也亦謂

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聖成萬象德光流其神廣焉

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璣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克於厨也碼碯石類也南方者為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空飛騰色黃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怒今為器多用赤色若器是人工所創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為瓶孟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魘魘不能逢之一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黃帝除蚩尤及四方羣凶并諸妖魅填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岳數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堊之山堊之義義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為丹石則碼碯也不可斫削雕琢乃可鑄以為器也當黃帝時碼碯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至舜時露已漸減隨帝世之汗隆時溽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三代滅於陶唐之庭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羣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於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於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為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之堂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至後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紫帶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



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入鴻者八方之名鴻大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皆如聚米榮帶者矣

唐堯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壁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川瀦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灾沉翔之類自相馴擾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鸚其聲似鐘磬笙竿也世語曰青鸚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藪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古鑄諸鼎器皆圖像其形銘讚至今不絕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亦謂挂星查羽人棲息其上羣仙舍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復記其出沒遊海之人猶傳其神偉也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曉不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為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激游海者銘曰沉燃以應火德之運也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遊於數澤泉鳴逃於絕漠有祗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羣惡不能為害館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刺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刺木鑄金或圖畫為

雞於彌上此之遺像也

虞舜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萬國重譯而至有大頻之國其民來朝乃問其災祥之數對曰昔北極之外有潼海之水勃滴高隱於日中有巨魚大蛟莫測其形也吐氣則八極皆闇振響則五岳波盪當堯時懷山為害大蛟繁天繁天則三河俱溢海濱同流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是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治水色俱溢無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亂天下則巨魚吸日蛟繞於天故誣妄也此言吸日而星雨皆墜抑亦似是而非也故使後來為之迴惑託以無稽之言特取其愛博多奇之聞錄其廣異宏麗之靡矣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林之上在木則為禽行地則為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故仙人方迴遊南岳七言讚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拾遺記

卷一

為孝讓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異於餘戎狄也爰及鳥獸昆蟲以應陰陽至億萬之年山一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鳥如鵬以翼覆蛟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冥然則暗如薄蝕矣眾星與雨偕墜舜乃禱海岳之靈萬國稱聖德之所洽羣祥咸至矣

南海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蛟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羣龍之官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乃放河汭

錄曰按春秋傳云星隕如雨而夜猶明淮南子曰麒麟鬪而日月蝕鯨魚夙而歲星見夫盈虛薄蝕未詳變於聖典李慧妖泔著災異於圖冊麒麟鬪鯨魚夙靡聞於前經求諸正誥殆將昧焉

錄曰自稽考羣籍伏羲至于軒轅少昊高辛唐虞之君禪業相襲符表名類未若堯之盛也按易緯云堯為陽精叶德乾道粵若稽古是謂上聖惟天惟大惟堯則之禪業有虞所謂契叶符同明象日月益其載歷遐曠筭紀緣遠德業異紀神迹各殊考傳聞於前古求僉言於中世而道教參差祥德遞起指明羣說能無髮髯精靈冥昧至聖之所不語安以淺末貶其有無者哉劉子政曰凡傳聞不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何則神化欸忽出隱難常非膚受之所考筭恒情之所思測至如龍火鳥水之異雲鳳麟蟲之屬魍魎百怪之形欸忽之像憑風雲而自生因金玉而相化未詳備於夏鼎信真記於山經貫月查之誕重明桂實之說陽燧出於水木陰蟲生於炎山易腸倒舌之民蛇骨龍肉之景憑風雲而託生含雨露而養育已表怪於眾圖方見偉於羣記茫茫遐邇眇眇流文百家迂闊各



拾遺記卷第二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吳中折校

夏禹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揚鬚振鱗橫倫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脩立鮪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真岳濟巨海則龍靈而為梁踰翠岑則神龍而為馭行過日月之墟唯不踐羽山之地皆聖德感鮪之靈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能四音相亂傳寫流文鯀字或魚邊玄也羣疑衆說竝略記焉

拾遺記卷第一

錄曰書契之作肇迹軒更道朴風淳文用尚質降及唐虞爰迄三代世紀遐絕載歷縣遠列聖通儒憂乎道缺故使玉牒金繩之書蟲章鳥篆之記或秘諸巖藪藏於屋壁或逢喪亂經籍事寢前史舊章或流散異域故字體與俗說移其音旨隨方平改歷商周之世又經漢簡帛焚裂遺墳殘泐詳其朽蠹之餘采摭傳聞之說是以已亥正於前疑三豕析於後謬于年所述涉乎萬古與聖叶同禮文求理斯言如或可據尚書云堯殛鯀於羽山春秋傳曰其神化為黃龍以入羽淵是在山變為龍入水化為魚也獸之依山魚之附水各因其性而變化焉詩之正典爰訪雜說若真若似竝略錄焉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述代代鑄鼎焉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

玄龜

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為界此其遺象也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犬變為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錄曰夫神迹難求幽暗因辨希夷髮髯之間聞見以之術惑若測諸冥理先墳有所指明是以彭生假見於貝丘趙王示形於蒼大皆文備冊驗表齊漢遠古曠代事異神同銜珠吐燭之怪精靈一其均矣若夫茫茫禹跡杳漠神源非末俗所能推辨矣觀伏羲至于夏禹歲歷悠曠載祀綿邈故能與日月共輝陰陽齊契萬代百王情異迹至參機會道視萬齡如旦暮促累劫於寸陰何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義禹之相遇乎

殷湯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至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早厄後嗣興焉  
傳說質為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為阿衡也  
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



器埋於瓊臺之下使乘康等感所近之國侯服之內  
使烽燧相屬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與師往伐其  
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恚時  
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  
使諸國滅其烽燧於是億兆夷民乃散萬國已靜及  
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水德  
將滅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歷已盡而姬聖  
之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故蚩蚩之類  
嗟殷亡之晚望周來之遲矣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  
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為人世載遠絕而或出或  
隱在軒轅之世為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  
之樂拊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  
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眾國樂聲以審與亡之兆  
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  
陰宮欲極刑殺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濛角之  
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  
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  
脩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與師乃越濮流  
而逝或云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以像其  
形立祀不絕矣

錄曰三墳五典及諸緯候雜說皆言簡狄吞鵝卵  
而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斯文正矣此說  
懷感而生衆言各異故紀其殊別也傳說去其春  
築釋彼備質應翹旌而來相可謂知幾其神矣同  
磻溪之歸周異殷相之負鼎龍蛇過命道會則通  
斯則往賢之明教通人之至規樂天知命信之經  
言也死且不朽是謂名也烏無聲譽於後裔揚風  
烈於萬祀譬諸金玉煙埃不能埋其堅貞比之涇  
澹淄渭不能混其澄澈師延當紂之虐矯步求存

因權取濟觀時珣主全身獲免所謂困而能通卒  
以智免故影被丹青形刊金石愛其和樂之功貴  
其神迹之遠矣至如越思計然之利鑄金以旌其  
德方斯茂矣

周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  
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  
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  
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事出太武王使畫其像於幡  
旗以為吉兆今人幡信皆為鳥畫則遺象也

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  
常從雲裏而行聞雷震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  
關之聲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  
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曆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禮  
也

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王  
駕以赤象至于京師育於靈禽之花飲以瓊漿始以  
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  
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中國飛走  
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沖飛  
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  
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為悲矣

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兒  
輕潔被織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裙帶  
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  
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  
雲從山岳中出有列蝶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珠雜  
珠錦文似貫珠佩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  
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勤於  
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

四言詩曰力勤十項能致嘉穎

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鳴鳩各一以玉為樊其國  
使者皆拳頭失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  
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  
海地洲峰岑鐵峴鳴礪車輪剛金為輞比至京師輪  
皆銚銳幾盡又沸海洶湧如煎魚鱗皮骨堅強如石  
可以為鐘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  
又經地洲則以豹皮為屋於屋內推車又經蜂岑燃  
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虫經途十五餘年乃至洛  
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並童稚至京  
師鬚皆白及還至燃丘容兒還復少壯比翼鳥多力  
狀如鵲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岑之玄木遇聖則來集  
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七年南陸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異  
形改服大則與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金玉  
毛羽為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震之聲或化為  
羣犀象獅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為虎兕口中生人  
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  
復數寸神怪欬忽銜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  
猶學焉得鹿亡精代代不絕故俗謂之婆侯伎則扶  
婁之音說替至今

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  
雲翕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  
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  
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怨之教羽人乃以指  
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  
即卻膳撤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  
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丸補血精  
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  
緘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



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老

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鶴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鶴皆脫易毛羽聚鶴翅以爲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時

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此二人辨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

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涓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

間或以時鮮甘味采蘭杜包裹以沈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綴青鳳之毛爲二裘一名煩質一名眩肌服之可以御寒至厲王流於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於彘土罪人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價直萬金

錄曰武王資聖智而社伐觀天命以行誅不舉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旅一戎衣而定王業憑神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姬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寢刑廟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繼后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雅稱爲令德播聲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賚於遠險之路瑰寶殊怪之物克於王庭靈禽神獸之類遊集林藪詭麗殊用之物鑄斷異於人功方冊未之或載篆素或所不絕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陸窮昏明之際覘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

成康以降世禩陵衰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教南遊

拾遺記

荆楚義垂巡狩游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由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爲深貶差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強諫楚人降之失其死矣

拾遺記卷第二

拾遺記卷第三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吳 琯校

周穆王

穆王卽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取黃金碧玉之車備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萬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遊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載遍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錄曰夫因氣含生罕不以形相別至於比德方事龍馬則同類焉是以蔡墨觀其智忌衛相其才抑亦昭發於圖緯而刊載於寶牒章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禎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銅玉傳其象至如騶耳驊騮赤驥白驎之絕黃渠山子踰輪之異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遙揭石而驟倒暑排閭闔而軼姑徐非夫歸風彌塵之迹超虛送日之步安能若是哉望絳官而驟首指瓊臺而一息緊可得而齊影矣至於詩書所記名色寔多駢駘乎野駝質權乎空谷或表形駟紫被乎青玄難可盡言矣其有龍文騷裏之倫取其電逝而騰逸驂駘駘之儔亦騰驤以稱駉莫不待盛明而首出歷代之神寶矣次有蒲梢鬻膝魚文驪駒之類或擅名於漢石或珍生於冀北備飾於涓正填列於帝阜進則克服於上棄而驂驪於瑤輅退則羈棄於下圍思馭於帝閑俟吳班秦公之見識仰天門而彌遠窺雲路而可難哉使乎韓哀孫陽之復執乾登



傷吻幣策伏匿而不進焉自非神微幽遐體照冥  
遠驅駕羣龍窮觀天域詳搜迥古靡得備焉

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  
術之要而螭鸞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  
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列璣膏之燭遍  
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水壑之中取  
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  
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磨曳丹  
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  
琬琰之膏以為酒又進洞淵紅鶴嶼州甜雪峴流素  
蓮陰岐黑黍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蓮者  
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黍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  
細而柔百年一熟

扶桑東五萬里有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  
萬歲一實鬱水在磅礴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阪之下  
所謂沉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為常也條  
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為宮  
柱所謂蓬宮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  
聞數里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膏之寶器器則有琴  
華鑊管肺澤雕鐘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  
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出穆天岑華山名也  
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為管吹之為羣鳳之鳴勝澤出  
精銅可為鐘鐸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  
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為琴瑟故曰靜瑟浮瀛即瀛洲  
也上有青石可為磬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  
鳴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

魯僖公

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鷄繞煙  
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  
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木似栢而枝長柔軟其花堪

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即此是  
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網羅呼曰  
仁鳥俗亦謂鳥白臆者為慈鳥則其類也

錄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心周行使  
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考以竹書靈簡求諸石室不  
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雖世歷悠遠而記說  
叶同名山大川肆登躋之極殊鄉異俗莫不應拜  
稽顙東升巨人之臺西宴王母之堂南渡龍壘之  
梁北經積羽之地騰瑞池而賦詩期并泊而遊博  
勒石軒轅之丘絕跡玄圃之上自開關以來載籍  
所記未有若斯神異者也

周靈王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  
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微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  
神女擊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微在天帝下奏鈞  
天之樂列以顏氏之房空中有聲音天感生聖子故  
降以和樂笙簧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微  
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  
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  
室五星降庭微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  
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保殷湯水德而素王至微  
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  
以示夫子繫角之絨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  
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  
年矣

錄曰詳觀前史歷覽先誥援神鈞命之說六經緯  
候之志研其大較與今所記相符語乎幽秘彌深  
影響故述作書者莫不憲章古策斟酌舊文蓋以  
至聖之德列廣也是以尊德崇道必欲盡其真極  
崐華不足以匹其高滄溟未得以方其廣合生有

識仰之如日月焉夫子生鍾周季王政廢缺愆大  
道之將崩惜文雅之垂墜乃搜舊章而定五禮采  
遺音而正六樂故以棟宇生民舟航萬代者也所  
謂崇德廣業其謂是乎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  
步自絕筆以來載歷年祀難可稱算故通人之言  
有聖將及後來諸疑更發明其章也

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宜昭聚天下異木神工  
得崑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  
臺用足為大幹為桁棟小枝為榑栭其木有龍蛇百  
獸之形又飾水精以為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  
時有異虹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翁鬱見  
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謠俗之類也乘遊龍飛  
鳳之輦駕以青鸞其衣皆綵縹毛羽也王即迎之上  
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雲霧引氣  
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凍  
又設狐腋素裘紫氍毹文褥熊罴是西域所獻也施於  
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  
彈席而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  
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  
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踈長弘而求正諫  
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  
謂之月鏡有玉人機辰自能轉動長弘言於王曰聖  
德所招也故周人以長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  
言成碧不見其尸矣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虎魄鳳凰高  
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閣中視物如畫向鏡語則鏡中  
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  
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  
明矣靈王末年亦不知所在

錄曰夫誘於可欲而正德虧矣惑於聞見志用遷



夫周靈之謂乎余乃受制於奢玩神於亂波蕩正  
教為之媮薄淫酒因斯而滋焉何則溺此仙道棄  
彼儒教觀乎異俗萬代之神絕者也及其化流遐  
俗風被邊隅非正朔之所被服四氣之所含養而  
使鬼物隨方而競至奇精自遠而來臻窮天區而  
盡地域反五常而移四序惚恍形象之間希夷明  
昧之際難可言也窮幽極智偉哉偉哉凡事君盡  
禮忠為令德有違則規諫以竭言弗從則奉身以  
求退故能剖身碎首莫顧其生排戶觸輪知死不  
去手足衛頭目舟楫濟巨川君臣之義斯為至矣  
而弘遠有犯無隱之誠行求媚以取容身卒見於  
夷戮可為哀也容成長弘並當矣

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王樂官妙辨音律撰兵  
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之時  
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燻目為瞽人以絕塞衆慮專  
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  
春秋不記師曠出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  
百卷晉戰國時其書滅絕矣

老聃在周之末居及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  
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  
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  
及聃退跡為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  
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  
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  
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  
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  
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神勞倦  
及金壺汁盡二人剗心瀝血以代墨焉透鑽腦骨取  
髓代為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

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余存五千  
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錄曰莊周云德配天地猶假至言觀乎老子崇謙  
柔以為要抱虛寡以歸真知大朴之既凋發玄文  
以示世孰能辨其虛無究斯深寂是以仲尼責其  
德叶以神靈極譬二人以為龍矣師曠設數千問  
卒其春秋之末抱朴子謂為知音之聖也雖容成  
之妙大撓之推曆慶襲之理樂延州之聽故未之  
能過也

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  
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癘之歌夏有明  
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  
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  
公靈公情酒心惑忘於政事遽伯玉趨階而諫曰此  
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沉酒淫曼之音無合於風雅非  
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  
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為臣之道乃退而  
隱跡遂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

錄曰夫體國以質直為先導政以謙約為本故三  
風十魯商書以之昭誓無荒無怠唐風貴其遵倫  
靈公違詩人之明諷惟奢縱惑心雖追悔於初失  
能華情於後諫日月之蝕無損明焉伯玉志存規  
主秉亮為心師涓識進退之道觀過知仁一君二  
臣斯可稱美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  
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  
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蕪庭之鷄蒸以密末其酒之  
醴脯以青茄九江珠璣饗以蘭蘇華清夏潔灑以織  
綺華清井之澄華也齊人視時而叩鍾伺食以擊盤  
言每食而輒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為飾

秋冬以翡翠為溫燒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  
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秘請  
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堯大及已往之  
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畫則執筭披圖不服實  
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  
德之不均亂將及矣脩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  
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即子韋也  
錄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抑亦梓慎禪龜  
之儔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列服以絕世之衣服  
以殊方之味雖謂大禽之旨華楚龍象之服及斯  
固陋矣春秋因生以賜姓亦緣事以顯名號司星  
氏至六國之末著陰陽之書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殺三牲以  
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  
為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  
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  
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  
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  
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死越軍亂入  
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取侵今吳城地門  
內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鳥來  
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鳥之異也范蠡  
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弄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  
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  
之井壘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官歷  
古以來未之有也

錄曰易尚謙益善者明諫人臣之體以斯為上傳  
曰知無不為忠也范蠡陳工術之本而句踐乃霸  
卒王百越稱為富強斯其力矣故能伴狂以晦跡  
浮海以避世因三從以別名功遂身退斯其義也



至如寶非遊宮雖奢不惑夫與公之道匪推之曆  
數亦由才力而致也觀越之滅吳屈采之禮盡焉  
薦非世之絕姬收歷代之神寶斯皆跡殊而事同  
矣博識君子驗斯言焉

拾遺記卷第三

拾遺記卷第四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瑄校

燕昭王 五事

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  
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  
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  
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  
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  
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  
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  
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  
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  
文之席散茶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  
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燥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  
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  
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穠穠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  
則生根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穠麟文  
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  
永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  
設枕席以寢譙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玄天  
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遊於  
漢江或伊洛之濱

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肅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  
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肅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  
垂白之叟宛若少童兒如冰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  
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越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  
此爲上仙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  
常遊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惑惑目美味爽口列  
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惠

不如神而欲御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  
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微色減味居乎正寢  
賜甘肅羽衣一襲表其墟爲明真里也

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  
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錫持餅云發其國五  
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  
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  
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爲霧  
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霧霧皆止又吹指上  
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  
之時纒一二十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卽以一  
手揮之卽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  
蓋駕鶴鶴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懷袖之  
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鶴鶴相隨從口中而  
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爲  
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  
向之形呪術術術怪無窮

八年盧扶國來朝渡河萬里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  
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  
衣是謂丹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  
敬如至親之禮死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尸  
閭里助送號泣之音動於林谷河源謂之派止春木  
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爲塵埃然  
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  
國

錄曰夫含靈稟氣取象二儀受命因生包乎五德  
故守淳明以循身資施以爲本義緣天屬生盡愛  
敬之容體自心慈死結追終之慕蓋處物之常情  
有識之常道是以忠諫一至則會理以通幽神表  
由心洞祇靈爲之昭感迹顯神者表降羣祥行道



不違遠通柱德美乎異國之人隔絕王化關闈大道語其國法華戎有殊觀其政教頗令殊俗禮在四夷事存諸語孝讓之風萬不尚也

九年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論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於崑崙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負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為珮此是神蛾之矢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聚神娥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昭王坐握日之臺麥雲上可捫日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有黑蚌飛翔來去於五岳之上昔黃帝時霧成子遊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瑤潭之水洗其沙泥乃嗟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也

秦始皇四事  
始皇元年齊國獻刺王善畫工名喬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為龍鳳鸞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刺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

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胃前果是元年所刺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劍神物隨時散亂也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親曰臣少時躡虛御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為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激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為焦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為大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于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焉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樹鄆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嶺錦栢漂越龍松寒河星柘坳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壑滌嶂霞桑沉塘員籌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梓纂流黑魄閭海香瓊珍異是集二人騰虛綠木揮斤斧于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疑也

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僕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于世出俗之辯即探胃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秦王子嬰立凡百日郎中趙高謀殺之子嬰寢於望夷之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鬚髮絕青納玉鳥而乘丹車駕朱馬而至官門云欲見秦王子嬰關者許進焉子嬰乃與言謂子嬰曰余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同姓名欲相誅暴翌日乃起子嬰則疑趙高囚高於咸陽獄懸於井中七日不灰更以饒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終丹法冬月坐於堅冰夏日卧於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子嬰乘高屍於九達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子嬰所夢即始皇之靈所著玉鳥則安期先生所遺也鬼昧之理萬世一時

錄曰夫含靈挺質罕不美乎久視所以長生苟乖才性企之彌遠何者夫層宮峻宇肆其奢肆約柔曼縱其惑九韶六樂悅其耳喜怒刑賞肆其威精靈溺於常滯志意疲於馳策銷竭神慮剪刺天和秦正自以功高三皇世踰五帝取惑徐市身殞沙丘燕昭能延禮羣神百靈齊集竝欲棄機事以遊真極去塵垢而望雲飛譬猶等溝澮於天河齊朝菌於椿木超二儀於崑崙升一匱而坂重漢何則望之與無階矣抱朴子曰學若牛毛得如麟角至如秦皇燕昭之知雖微鑿仙體而未入玄真蓋由福感尚多滯情未盡至如神通玄化說變萬端故

如秦皇燕昭之知雖微鑿仙體而未入玄真蓋由福感尚多滯情未盡至如神通玄化說變萬端故



曰徐行雲垂之儔駕影乘霞之侶可得齊肩比步焉與之棲息也窮神絕異隨方而來術絕殊形越境而至託神以盡變因變以窮神觸象難名靈怪莫測淮南子云含雷吐火之術出於萬畢之家方堯羽於洪爐炎烟火於冰水漏海螺船之屬飛珠沉霞之類千途萬品書籍之所未詳自神化以來神奇莫與爲例豈末代浮誣所能窺仰天齡促知之所效哉今觀子年之記蘇張二人異辭同述或以字音相類或以土俗爲殊驗諸墳史豈惟秦儀之見異者哉

拾遺記卷第四

拾遺記卷第五

晉王嘉撰 梁蕭綺撰 明 吳 瑄校

前漢上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荅曰爲天子鑄劍慎勿泄言上皇謂爲戲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卽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鐵三猾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爲七首其利難傷水斷虬龍陸斷虎兇魁魅罔兩莫能逢之研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歛鏑終爲鄙器上皇則解七首投於鑪中俄而煙燄衝天日爲之晝晦及乎劍成殺三牲以饗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七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鐵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

錄曰夫精靈變化其途非一冥會之感理故難常至如墳識所載咸取驗於已往謠歌俚說皆求徵於未來考圖披籍往往而編列矣觀乎工人之說諒妖言之遠効焉三尺之劍以應天地之數故三爲陽數亦應天地之德按鉤命決曰蕭何爲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三猾國爲木德漢叶火位此

其徵也

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稱車書同文軌天下太平于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胤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角如獼牙出於唇自乳已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荅曰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弄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她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攬乎精運又問媧人以前荅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自軒皇以來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驚動淫於禮亂於樂世德澆訛諄風墜矣稚以荅聞於帝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於城陰按春秋傳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亂也定是祠韓館至二年詔宮女百人文錦萬疋樓船十艘以送泥離之使大赦天下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適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窳莫落葉依於重扇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見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卮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庭涼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薔薇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



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冷席遂  
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  
夢之或欲見夫人帝兒顛賴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  
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  
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處  
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  
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  
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  
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齋不死  
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  
成託形假歿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  
圖刻作夫人形刺成置於輕紗幙裏宛若生時帝大  
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  
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  
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  
春此石人為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  
之

泉後寶鼎元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  
獻張善該博多通考其年月即秦始皇墓之金鳧也  
昔始皇為塚飲天下環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  
塚中為江海川瀆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沈檀為舟  
楫金銀為鳧鴈以琉璃雜寶為龜魚又於海中作玉  
象鯨魚銜火珠為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  
也昔生埋工人於塚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工人於塚  
內琢石為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辭讚漢初發此  
塚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理匠人之  
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為  
怨碑史記略而不錄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為床文如錦也石體甚  
輕出到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  
以紫玉為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  
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邪侍者乃卻扇以手摸  
方知有屏風又以玉精為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水  
同其潔激侍者謂冰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  
之落階下水玉俱碎偃以為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  
也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家猶有此器而多殘  
破及王莽之世不復知其所在

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  
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鷄混之得其種類而不  
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一云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今雄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  
鷄及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諺言曰三七末世鷄不鳴  
犬不吠官中荆棘亂相係當有九虎爭為帝至王莽  
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官掖中生蒿  
棘家無雞鳴犬吠此鷄未至月支國乃飛于天漢聲  
似鷓鴣翔翔雲裏一名暄鷄昆暄之音相類

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所淪之國其俗淳和人壽

三百歲有壽木之林一樹千尋日月為之隱蔽若經  
憇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  
懷其業者則終身不老其國人綴草毛為繩結網為  
衣似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渠搜國獻網衣一襲  
帝焚於九達之衢恐後人徵求以物奢費燒之烟如  
金石之氣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  
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等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  
夏則聲沉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咎以  
爪徐刮之則嘯聲逾遠故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  
國即此謂也有至聖之君則來服其化

錄曰漢興維六國之遺弊天下思於聖德是以黔  
黎嗟秦亡之晚恨漢來之遲高祖肇基帝業恢張  
區宇孝惠務寬刑辟以成無為之治德侔三王教  
通四海至於武帝世載愈光省方巡岳標元崇號  
聞禮樂以恢風廣文義以飾俗改律曆而建封禪  
祀百神以招羣瑞雖欽明茂於唐書文思稱於虞  
典豈尚茲焉觀乎周孔之教不賚虛無之學武帝  
修黃老治卻老之方求報無福之祀是以張敞切  
言使遠斥仙術指以長弘楚襄懷秦皇徐福之事  
故新垣之徒卒見夷戮夫仙者尚冲靜以忘形體  
守寂寞而祛羣務武帝好微行而尚尅伐恢官宇  
而廣苑囿永垂長生久視之法失玄一守道之要  
悔少翁之先誅惑樂大之詭說至如李夫人絢心  
昵愛專媚蘭閣思沉魂之更生飭新宮以延佇蓋  
猶嬖惑之寵過熾累心之結未祛欲鍊身雲霓之  
表與天地而齊畢由係風其可階乎雖未及玄  
真頗參神遠是以幽明不能藏其殊妙萬象無所  
隱其精靈考諸仙部驗以眾說未有異於斯乎夫  
五運遞興數之常理金土之兆魏晉當焉董偃起



自敗珠之徒因庖宰而升寵竊幸一時富傾海宇  
 內蓄神異之珍術非世之寶一朝絕愛信感衰之  
 有兆乎夫為棺槨者以防蟻蟻之患權欲骨之離  
 聖人使合其正禮惡其踰費疾其過薄至如滄臺  
 滅明之儉盛姬秦皇之奢皆失於節用嗟乎形銷  
 神滅歎為一棺之士為陵成谷瓊珣美寶奮為燼  
 塵斯則貴生加死無益身名也冥然長往何憶曩  
 時之感仲尼云不如速朽歛手足形聖人以斯昭  
 誠豈不尚哉

拾遺記卷第五

拾遺記卷第六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 瑄校

前漢下

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  
 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陰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  
 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難萎芬馥之氣散  
 十餘里食之令人氣常香益脉理病官人貴之每  
 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為衣或折以蔽日以爲  
 戲弄楚辭所謂折芙蓉以為衣在斯也亦有倒生  
 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菱  
 食之不老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土人進一豆槽帝  
 曰桂楫松舟其猶重朴况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  
 以文梓為船木蘭為柁刺飛鸞翔鶴飾於船首隨風  
 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官人歌曰秋素景兮泛  
 洪波揮纖手兮折芙蓉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  
 月低河萬歲為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  
 及乎末歲進諫者多遂省薄遊幸堙毀池臺寶并荷  
 芰隨時廢滅今臺蕪遺址溝池已平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

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常暗  
 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  
 而死有淡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  
 死而更生天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勝稻  
 食一粒歷年不飢有搖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  
 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  
 粟葉屈曲似遊龍也有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  
 人骨輕有繞明豆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劔豆其莖  
 形似人挾劔橫斜而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葉垂  
 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

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為麴以釀  
 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麥穗中有露味  
 甘如飴有紫沈麻其實不浮有雲冰麻實冷而有光  
 宜為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苜蓿也食  
 之延壽後天而老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長一丈葉如  
 車輪根大如藪花似朝虹之色昔齊桓公伐山戎國  
 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瑞也有宵明草夜視  
 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菊謂之日精一莖  
 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飢渴有焦茅高五  
 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黃菓  
 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夢草葉  
 如蒲莖如著米之以占吉凶萬不遺一又有聞遐草  
 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實葉多  
 萎黃詔並除焉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  
 遠氣東引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樹上枝跨於渠水  
 下枝隔岸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帝常以季秋之月  
 泛衛蘭雲鷁之舟窮暑係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為鈞  
 繡絲為綸丹鯉為餌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  
 甲帝曰非祥也命太官為鮮肉紫骨青味甚香美班  
 賜羣臣帝思其美漁者不能復得知為神異之物  
 二年舍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  
 皆能言語鷄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  
 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鷄犬鳴吠主乃握取還家養之  
 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張掖郡有到族之盛因以名也郅奇字君珍居喪盡  
 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  
 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為憂雖夜如晝之明也  
 以淚灑石則成痕者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  
 即鹹俗謂之鹹鄉至昭帝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曰孝  
 感鄉四時祭祀立廟焉



錄曰夫心迹所至無幽不徹理著於微冥昧自顯  
玄義回魯陽之戈嚴霜感死夫之歎在於凡倫尚  
昭神迹况求之精爽以會蒸蒸之心木石為之立  
感鳥獸為之馴集元偉哀號春花以之改葉叔通  
晨興朝流欵生橫石辛縉表跡於樓鸞衛農示德  
於夢虎邱氏之行類斯道焉按漢昭帝時有黃鵠  
下太液池今云淋池蓋一水二名也宣帝之世有  
嘉穀玄稷之祥亦不說今之所生豈由神農后稷  
播厥之功抑亦王子所稱非近俗所食詮其名華  
而不實及乎飛走之類神木怪草見奇而說萬世  
之瑰偉也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為柱鋪  
黑絨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既悅於暗行憎燈燭  
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帶玄綬  
簪珥雖如錦綉更以本蘭紗綃單之至宵遊宮乃乘  
燭宴幸既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  
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  
輦上覺其行快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  
名曰雲雷宮所幸之宮咸以繩絙藉地惡車轍馬跡  
之喧雖惑於微行昵宴在民無勞無怨每乘輿返駕  
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於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  
歌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  
劉向谷永指言切諫於是焚宵遊宮及飛行殿罷宴  
逸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圜也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為  
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鸞首一名雲舟又刺  
大桐木為虬龍雕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為  
桅柁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  
命伏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  
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常怨曰妾

飛燕結裙之處  
錄曰夫言端履拱嘿者人君之尊也是故與居有  
節進止有度出則太師奏登車之禮入則少師薦  
升堂之儀列旌門以周衛脩清宮以宴息成帝輕  
南面之位微遊嬉幸好惑神仙之事谷永因而抗  
諫書不云乎弗矜細行終累大德斯之謂矣

後漢  
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  
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窿長三尺而形屈曲  
味美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崆  
峒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選絕其實  
頗在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  
帝使植於霜林園園皆植寒菓積冰之節百菓方感  
俗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  
之瓜可得而食吾萬歲矣安可植乎后崩內侍者見  
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耳

董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鳩鵲形高  
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鳩鵲羣翔皆漢武時四夷  
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  
雕陵之鵲蓋其類也淮南子云鵲知人喜今之所記  
大小雖殊遠近為異故略舉焉  
安帝好微行於郊坰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綉文綉  
至永初二年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者得為官有郗  
瑯王博郎王吉之後吉先為昌邑中尉奕世衰凌及  
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

美於形兒又多文辭來傲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  
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永寶盈車而歸積粟千廩九  
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薄先  
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更一土  
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  
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  
積善降福明神報焉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米綠苔而  
被堦引渠水以繞砌周流登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  
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漾於渠中其水清澄  
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  
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畫掩葉  
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見千年萬歲  
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  
舒畫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  
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  
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  
六已下皆觀粧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  
所獻茵褥香煮以為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  
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豎為驢鳴於館北又作雞鳴  
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真聲  
也乃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  
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  
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地立小屋名曰餘光祠  
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

錄曰明重兩主丕承前業風被四海威行八區殊  
邊異服祥瑞輻湊安靈二帝同為敗德夫悅目快  
心罕不淪乎情慾自非遠鑒興亡孰能移隔下俗  
傭才緣心綉乎嗜慾塞諫任邪沒情於淫靡至如  
列代亡主莫不憑威猛以喪家國肆奢麗以覆宗



祀詢考先墳往往而載求歷古所記非一販爵  
 齋官乖分職之本露宿郊居違省方之義成安二  
 帝載世雖遠而亂政攸同驗之史諜訊諸前記迷  
 情狗馬愛好龍鶴非明王之所聞示於後也內窮  
 淫酷外盡禽荒取悅耳目流賊萬世是以牝妖告  
 禍漢靈以巷陌傾宗酒池裸逐之醜鳴鶴長夜之  
 惑事由商乙遠傲燕丹異代一時可為悲矣

獻帝伏皇后聰惠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為李傕  
 所敗晝夜逃走宮人奔竄萬無一生至河無舟楫后  
 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脚下如有乘踐則神  
 物之助焉兵戈過岸后乃以身擁過於帝帝傷歷后  
 以綉紵拭血刮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溷帝  
 衣及面潔淨如洗車人歎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  
 誠幽祇之所感矣

錄曰夫丹石可磨而不可奪其堅色蘭桂可折而  
 不可掩其貞芳伏后履純明之姿懷忠亮之質臨  
 危受命壯夫未能加焉知死不恤馮媛之儔也求  
 之千古亦所罕聞

漢興至於哀平元成尚以宮室崇苑囿而西京始有  
 弘修東都繼其繁奢即違采椽不斲之製尤異靈沼  
 遵儉之風考之皇圖求諸志錄千家萬戶之書臺衛  
 城隍之廣自重門構宇以來未有若斯之費溢也考  
 哀廣四時之房靈帝脩禱遊之館妖惑為之則神怨  
 工巧為之則人虐夷國淪家可為慟矣及夫靈瑞嘉  
 禽艷卉殊木生非其壤詭色訛音不稟正朔之地無  
 涉圖書所記或緣德業以來儀由時俗以具質成得  
 而備詳矣歷覽羣經披求方冊未若斯之宏麗矣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  
 黃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  
 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衛

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  
 衛之錯雜實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  
 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  
 無疋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厨  
 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遊未嘗干世事  
 為一時之智也

錄曰夫后族之盛專挾內主之威皆以黨孽強盛  
 肆囂於天下妖幸親政擅構房之親在昔魏冉富  
 傾贏國漢世王鳳同拜五侯館弟借於京都嬌姬  
 麗於宮掖瑰賂南金彌玩於王府緹繡雕文被飾  
 於土木高廓洞門極夏屋之盛文馬朱軒窮車服  
 之靡自古擅驕未有如斯之麗雖三歸移於管室  
 八佞陳於季庭方之為劣矣郭况內憑姻寵外專  
 聲厲遠采山丹之穴積陶朱程鄭之產未足稱其  
 盛歟曾不恃其戚里矜其財勢秉溫恭之正守道  
 持盈而自競慎足可謂知幾其神乎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  
 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  
 父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  
 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  
 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  
 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  
 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  
 亦不悟此人焉

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  
 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  
 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  
 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  
 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邪逵曰憶昔姊抱逵於  
 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為

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昔年經文通過於閭里每  
 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擁負  
 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  
 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織緯及遠  
 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注  
 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  
 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  
 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  
 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  
 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  
 剋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  
 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  
 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  
 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秘奧  
 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  
 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經苑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家財巨  
 億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於是不先親  
 而不食新味也為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  
 畜雞犬言誼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  
 甘清之水曾跪而操餅則甘泉自涌清美於常學徒  
 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  
 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  
 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  
 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煙沒乃積食為倉以  
 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錄曰觀乎劉向顯學於漢成時才包三古藝該九  
 聖懸日月以來其類少矣逮乎後漢賈任曹之學



並為聖神通生民到今益斯而已若顏淵之殆庶  
幾關美張霸何足顯大儒哉至如五君之徒孔門  
之外未有也方之入室彼有慚焉賈氏之姊所謂  
知識婦人鑒乎聖也

拾遺記卷第六

拾遺記卷第七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 增校

魏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為鄴  
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  
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兒絕世隣  
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  
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  
以入六宮習以千金賈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  
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  
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  
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為輪輞丹  
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為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  
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二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  
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  
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  
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因路塵起蔽  
於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  
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隆地又於大道  
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  
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  
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為銅表誌里數  
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  
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  
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  
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  
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  
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  
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

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  
則不服宮中號為織神也

錄曰五帝之運迭相生死起伏因循顯於言端重  
誣信於春秋讖辭煩於漢末或著明先典或託見  
圖記僉詳河洛應運不同唐堯以炎正禪虞大漢  
以火德受魏世歷公襲得其宜矣夫升名藉壁因  
事而來既而柔曼之質見進亦以裁縫之妙要寵  
媚斯婉約榮非世載取或一朝去彼疑賤延此  
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畚鍤天陰凍  
寒死者相枕洛鄴諸鼎皆夜震自移又聞宮中地下  
有怨歎之聲高堂隆等上表諫曰王者宜靜以養民  
今嗟歎之聲形於人鬼願省薄奢費以敦儉朴帝猶  
不止廣求瑰異珍賂是聚斂臺榭累年而畢諫者尤  
多帝乃去煩歸儉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眾祥皆  
應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栢樹其文彪  
發以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開廣六尺望若真  
樹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無有蹊  
徑及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王陰類魏為土  
德斯為靈徵苑園及民家草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  
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眾條扶疎夜則合為一莖萬  
不遺一謂之神草沛國有黃麟見於戊巳之地皆土  
德之嘉瑞乃修戊巳之壇黃星炳夜又起昂畢之臺  
祭祀此星魏之分野歲時修祀焉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  
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彰取便  
利行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髭髮時樂  
浪獻虎文如錦班以鐵為楹泉殿之徒莫敢視彰也  
虎尾以繞臂虎耳無聲莫不服其仁身時南越獻  
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斤  
鐘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乃負之而



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併巴蜀如鷗銜腐鼠耳彭蒙如漢東平王莽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取其朽骨死者歎於地精靈知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事三卷晉初藏於秘閣

建安三年宵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鷗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嘉瑞亦為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畧刻道家云昔仙人桐君采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春碎為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虎魄鷗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類也洛書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明帝即位二年起靈禽之園遠方國所獻異鳥珠獸皆畜此園也昆明國貢金鳥人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餉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昔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各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為戶牖使內外通光官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珥謂之辟寒金故官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金為身飾及行財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衰滅池臺鞠為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翔翔矣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聞官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過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觀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

左眼

玉虎

五

內及諸池井不復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左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領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姐已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鷺以為神物於是金為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鷺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義相符焉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為帝王之所崇母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疑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為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

子游于夏之侍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秘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果符元所夢名冠當時為一代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鷄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為之悽鳴走獸為之吟伏疇臥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求子甚急宜窟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盡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

朽安可逃哉虞曰子萬古之貞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疇亦醉醒

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上帝其馬號曰白鶴此馬走

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錄曰王者廓萬宇以為邦家因海岳以為城池固是安民養德垂拱而治焉夫乎遊歷之費導於敦教之道無崇宮室有薄林園米稼不斲大唐如斯昭儉卑宮非食伯禹以之戒奢迄今三代之王失斯道矣傷財斲力以驕麗相誇瓊室之侈壁臺之富窮神工之奇妙人力勤苦至於春秋王室凌廢城者作謳瘦於勤勞晉築祈禱之宮為功勤於民怨宋興澤門之役勞者以為深嗟姑蘇積費於前阿房奢竭於後自以業固河山名超萬世復滅宗祀由斯哀哀竊觀明帝踐中區之沃威威靈所厲比強列代禎祥神寶史不絕書殊方珍貢府無虛月鼎據三方稱雄四海而聖教微於堯禹歷代劣於姬漢東鯁閩吳西病叩蜀師旅歲興財力日費不能遵養黎元遠瞻前村宮室窮麗池榭肆其宏廣終取夷滅數其然哉任成淵謀神勇智周祥藝雖來舟蓬蒙劍射之好不能加也田疇事死如生守以直節精誠之至通於神明曹洪忠烈為心愛親憂國此穆滿之駿方之白鶴可謂齊足者也



拾遺記卷第八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明 吳 瑄校

吳

孫堅母姪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閨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閨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踐音祚夢之徵焉

錄曰按吳書云孫堅母懷姪之時夢腸出繞閨門

與王子之說為異夫西方金位以叶晉德與亾之此後而効焉蓋表吳亾而授晉也夫六夢八徵者

明周易授蘭懷日事類而非及吳氏之興年嘉禾之號芳茅之徵信矣至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

鑿云時無玉工故以金為印鑿夫孫氏擅割江東包卷百越吞席漢陽威揚中夏富強之業三雄比

盛時有未賓而兵戈歲起每梗心於芴蜀憤慨於燕魏四方未夷有事征伐因之以師旅遵之以倫

素去以遊修之費塞茲靡靡之塗不欲使四方民勞非無玉工也固能輕彼池山賤斯棘實漢鄒盈

車之屑燕棄璞於衡廡沉河底谷義昭攸古務崇簡約豈非高歟及乎吳亾時以六代金鑿歸晉堅

母之夢驗矣

吳主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絲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官

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際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

拾遺記

卷八

一一

可久實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王時人謂之針絕難棘刺木候雲梯飛鴉無過此屢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拊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縱一文卷之則可納於枕中時人謂之綵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吳亾不知所在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為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王使圖其容兒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虎魄如意撫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兒尚能惑人况在權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果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為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又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主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為喜有喜必憂以為深戒至于末年漸相諧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其神吳主於是罷宴夫人果見棄逐釣臺基今尚存焉

錄曰趙潘二夫人妍明伎藝婉變通神抑亦漢遊洛妃之儔荆巫雲雨之類而能避妖幸之變觀進



退之機夫盈則有虧道有崇替居盛必衰理固明矣語乎榮悴譬諸草木華落張弛勢之必然巧言妻斐前王之所信惑是以申稟見列於前周班趙載詳於往漢異代同聞可為歎也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雋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以爲吉神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明爲背亾鳥國中以爲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亾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紫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入雲以告承毋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寶異劍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塚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鶴及承生位至丞相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鶴之祥也

錄曰國之將亾其兆先見傳曰明神降之觀其德也及歸命而縛來降斯爲効矣蛇鶴者蟲禽之最靈張氏以爲嘉瑞吳越春秋百家雜說云吳王闔閭崇飾厚葬生埋美人多藏寶物數百年後靈翔於林壑神虎嘯於山丘湛盧之劍飛入於楚收魂聚怪富麗以極而詭異失中不如速朽昔宋桓盛姬前史譏其驕惑贏博楊孫君子貴其合禮觀夫遠古恒詳中代求諸事迹倫泰相懸至如末世漸相誇矯生恣淫酒死則同殉委積珍寶埃塵滅身

垂於同穴可謂歎歎

呂蒙入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傳覽羣籍以易爲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眾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犧周公文王與我論世祚興亾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窮精極妙末該玄旨故空誦其文耳眾座皆云呂蒙嚙語通周易錄曰夫精誠之至叶于幽冥與日月均其明與四時齊其契故能德會三古道合神微若鄭君之感先聖周盤之夢東里迹同事異光彼遐策索隱鈞深妙於玄旨孔門羣說未若呂生之學焉

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夫人頰血流汚袴嬌姘彌苦自詆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鬪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春爲粉散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通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洗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亂之所居室名爲思香媚寢

蜀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兒特異至十八玉質未肌態

媚容冶先主召入綰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雲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畫則講說軍謀夜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况爲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誠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馬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爲神智婦人焉

縻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性能賑生卹死家內馬殿屋及有古塚有伏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卽棺見剝今袒在地羞畫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卽命爲之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着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承服棺槨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卽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也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縻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飲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讓卻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已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湯燧早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卽滅童子又云多聚鶴鳥之類以護



火災鶴能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鴿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也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為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袍積如丘壘駿馬萬疋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周羣妙閑術識說遊岷山采藥見一白猿從絕峰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曆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禪竈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勤術術及考校年曆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白猿之異有似越人所記而事皆迂誕似是而非

錄曰孫和孫亮劉備並惑於淫寵之玩忘於軍旅之略猶比強大魏尅伐無功可為嗟矣周羣之學通於神明白猿之祥有類越人問劬之言其事迂誕若而是而非也夫陰陽遞升五常迭用由水火相生亦以相滅淮南子云方諸向月津為水以厭火災乎糜氏富於珍奇削方諸為鳥獸之狀猶土龍以祈雨也鴿鵲之音與方諸相亂蓋聲之說矣羽毛之類非可禦烈火於義則為垂於事則違類先墳舊典說以其詳焉

拾遺記卷第八

拾遺記

拾遺記卷第九

晉王嘉撰 梁蕭綺錄 吳瑄校

晉時事

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摠金抽翠花條莠弱狀似金荳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克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克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啜濁糟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為渴羌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馥立於階下帝奇其儻權為朝歌邑宰馥辭曰老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遊中華已為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克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階下高聲而對曰馬圍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為王臣今若飲酒池之樂更為殷紂之民乎帝撫玉几大悅即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為善政民為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荳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三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為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圍醉羌所說之驗

錄曰不得中行狂狷可也淳于偃孟之儔因排說以進諫至如姚馥才性容貌不與華同片言竊諷媚足規範及其排諧詭譎推辭指誠因物而刺言

之者無罪抑亦東方曼倩之儔歟夫心胃之逸朽故有腐腸爛腸之嗜是以五味令人口爽老氏以為深誠未若甘並桂石美斯松草含吐烟霞咀食沆瀣迅于靈於一朝方塵劫於俄頃乎可淫此酣樂忘彼久視者乎夫物有事異而名同者自非窮神達理莫能遙照豈可假於諛辭專求於邪說天命有兆歷運攸歸何可妄信於謠訛指怪於纖草將溺所聞信諸厥術可為嗟乎

咸寧四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曰芸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漫春夏葉密秋葉冬覆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為上蔬其味辛色黃為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為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克御膳其菜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渴飢官人採帶其莖葉香氣歷日不散

錄曰大雅云言采其微此之類也草木疏云其實如豆昔孤竹二子避世不食周粟於首陽山采薇而食疑似卉或云神類非一彌相惑亂可以療飢其色必紫百家雜說意旨相符論其形品詳斯香色雖移植芳圃芬美儔故薰蘭有質物性無改產華本地逾見芬烈譬諸薑桂豈因地而辛矣當此一代之謂仙蔬寔為神異

張華為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蘖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穫之藥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且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為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舍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為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為長宵之樂兩說同而事異也問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言耽此美酒以悅一時何用保守靈而取長久至懷帝末民間園圃皆生蒿棘狐兔遊聚



至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焚惑犯紫微若不早避當無洛陽乃詔內外四方及京邑諸宮觀林衛之內及民間園圃皆植紫微以為厭勝至劉石姚苻之末此蒿棘不除自絕也

晉太康元年白雲起於灞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黃雲興於郊野夏代白雲蔽於都邑殷代玄雲覆於林藪斯皆應世之休徵殊鄉絕域應有貢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萬疋其國人稱羽山之山有文石生火煙色以隨四時而見名為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火石之上雖滯污積涅皆如新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翼製為不謂之丹衣史家云卑衣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錄曰帝王之興叶休祥之應天無隱祥地無蓄寶是以因神物以表運見星雲以觀德按周官有馮相氏以觀祥錄之數晉以金德故白雲起於灞水山海經及異物志云燃洲之獸生於火中以毛織為布雖有垢膩投火則潔淨也兩說不同故借錄焉

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師子玉錢千縉其形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問其使者五足獸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已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肩上一指為一足也其人既失兩手使旁人割裏肉以為兩臂宛然如舊也因墀國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鐵為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遠近也

太始元年魏帝為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衣如今之鎧其使不食中國滋味自齋金

壺壺中有漿疑如脂膏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陰於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洋掃灑雨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為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青燭之處緝石為林林上有膝痕深三寸床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關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是蒼頡造書之處傍有丹石并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為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蠶續人髮以為繩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之水中

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于晉子晉取而食之乃有雲起雲飛于晉以衣袖揮雲則雲雪自止白蛙化為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皆頻斯國之所記蓋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關

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秘異圖緯之部摺采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艾截浮疑分為十卷即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子闢國所出獻而鑄為硯也賜麟角筆以麟角為筆管此遠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

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為各帝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惠帝元熙二年改為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云黃帝殺蚩尤有羆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其聲自呼為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後人不得其令終者此鳥來集其國園林之中至漢哀平之末王莽多殺伐賢良其鳥亟來哀鳴時人疾此鳥名使常山郡國彈射驅之至晉初于戈始戢四海歸山野間時見此鳥憎其名改傷魂為相弘及封孫皓為歸命侯相弘之義叶於此矣永平之末成傷多故門墜巷哭常山有獻遂放逐之

太始十年有浮支國獻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似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中因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人將種還胡中至今絕矣池亦填塞

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若紫聚之大如雞卵投於水中蔓延於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於官中穿池廣百步時觀此苔以樂官人官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若衣襟則如火光帝慮外人得之有感百姓詔使除苔塞池及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在胡中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餐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積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真奇辯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方

拾遺記



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為殉若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為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嘗擇美容妾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為倒龍之珮紫金為鳳冠之釵言刻玉為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皇之冠結袖繞腰而舞晝夜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語笑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迹者賜以真珠百琲有迹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半縷之或者云胡女不可為羣競相排毀石崇受諸潤之言即退翔風為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靈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嘆石氏房中竝歌此為樂曲至晉末乃止

水以為池池中皆以紗縠為囊盛百雜香漬於水中嚴水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燧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縵蔽浴所共官人寵嬖者解縵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至石氏破滅燧龍猶在鄴城池今夷塞矣

錄曰居室見妬故亦姦巧之恒情因嬌溺愛而非錦之辭入至於惑聽邪諂豈能隔於求媚憑歡藉幸緣和嫺而相容是以先寵未退盛衰之萌兆矣一朝愛退皎日之誓忽焉清奏薄言怨刺之辭乃作石崇功擅時資財業傾世遂乃歌擬房中樂稱恒舞季庭管室豈獨古之貶乎石虎席卷西京崇麗妖虐外僭和鸞文物之儀內修三英九華之瑞靈祥遠貢光耀舊都珠璣丹紫飾備於土木自古以來四夷侵掠騎奢僭篡擅位偷安富有之業莫此比焉

拾遺記卷第十  
諸名山  
崑崙山  
崑崙山有崑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關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南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污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者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者木石枯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粉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陰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七層有禾稌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柰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閣直上四十大東有風雲雨師聞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而成此石有琅玕瓊琳之玉煎可以為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波紅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

蓬萊山  
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



向北其西有合明之國綴鳥毛以為衣承露而飲終  
 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倉環水精火藻為階有水水  
 沸水飲者千歲有大螺名螺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  
 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於  
 海際焉有葭紅色可編為席溫柔如爛毳焉有鳥名  
 鴻鵠色似鴻形如禿鶩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  
 皮肉也雄雌相舐則生產南有鳥名鶩鶩形似鴈排  
 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  
 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為羣推其毛長者高  
 者萬里聖君之世來入國郊有浮筠之籜葉青莖紫  
 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沙礫細如粉柔風至  
 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吹風竹  
 葉聲如鐘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巒維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為林  
 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蛟骨之時  
 如生龍或云龍常闢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  
 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者地疑堅可為寶  
 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獻數斗膏以獻  
 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為燈光耀  
 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  
 以火浣布為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  
 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  
 昭王春此石為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  
 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  
 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  
 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  
 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沉生如今之  
 沉香也有草名濡葑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染  
 海人織以為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園

之賓莎羅為經莎羅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  
 滑羣仙以為龍鵠之響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  
 若金而味辛以泥為器可作舟矣百鍊可為金色青  
 照鬼魅猶如石鏡魑魅不能藏形矣

瀛洲

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  
 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  
 乃此魚噴水為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  
 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瓢食  
 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巒之觀飾以  
 眾環直上干雲中有青瑤瓦覆以雲純之素刺碧玉  
 為倒龍之狀懸火精為日刺黑玉為鳥以水精為月  
 青瑤為蟾兔於地下為機候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  
 時有香風冷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歇有獸名  
 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  
 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  
 狀如苜蓿食葉則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  
 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嘗以其珠飾仙  
 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

員嶠山

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迴千里多大鵠高一  
 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鵠銜粟飛於  
 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飢故呂  
 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焉東有雲石廣五  
 百里駁駘如錦扣之片片則翦然雲出有木名荷桑  
 煎樞以為蜜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  
 覆之然後作蠶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  
 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為  
 繡蔽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  
 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

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  
 夜視有白光可以為杖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  
 歲以茅為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  
 羽毛也人皆雙瞳脩眉長耳食九天之正氣然而復  
 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  
 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統之味甜如蜜  
 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其國人常行於  
 水上逍遙於絕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為一息  
 經四軸而暫寢拾塵吐霧以筭歷劫之數而成丘阜  
 亦不盡也

岱輿山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  
 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煙色萬變山  
 人掘之入數尺得燧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  
 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  
 去之十步多人承則燧川之為席方冬彌温以枝相  
 摩則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  
 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曰金  
 塵沙著樹榮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仙宮則晁  
 晝明榮也西有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以履鳥之  
 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為勝眾仙所用焉  
 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  
 食者千歲不飢玉梁之側有斑斕自然雲霞龍鳳之  
 狀梁去玄流千餘丈雲氣生其下俯有丹桂紫桂白  
 桂皆直上百尋可為舟航謂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  
 豫章之木長千尋細枝為舟猶長十丈有七色芝生  
 梁下其色青光輝耀謂之蒼芝榮火大如蜂聲如雀  
 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  
 者腦重頭垂自挂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  
 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天視



日出入恒在其上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  
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  
軒轅之世獲焉有送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  
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復數里故名送  
香草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飢渴體如草  
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常采食之

###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  
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  
鍊石為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劔利土亦  
鋼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  
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劔之精一名拊日以之指日則  
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  
即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兔為之倒轉四名懸  
翦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  
鯨鯢為之深入六日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  
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  
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兔  
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為窟亦食銅鐵  
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  
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今檢其庫穴猶得  
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  
之鐵為兔所食王乃召其劔工令鑄其膽腎以為劔  
一雌一雄號于將者雄號鑊鄒者雌其劔可以切玉  
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後以石匣埋藏及晉之中  
興夜有紫色衝斗牛張華使雷煥為豐城縣令掘而  
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  
華遇害失劔所在煥子佩其一劔過延平津劔鳴飛  
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  
遂不敢前取矣

### 洞庭山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王女居之四  
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  
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  
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  
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  
水之詩醮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  
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  
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  
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  
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為之立祠漢  
末猶在其山又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中有異  
香芬馥泉石明朗米藥石之入中如行十里迥然  
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眾女  
霓裳冰顏艷質與世人殊別來邀采藥之人飲以瓊  
漿金液起入璇室奏以蕭管絲桐饒令還家贈之丹  
醴之訣雖懷慕戀且思其子息卻還洞穴還若燈燭  
導前便絕饑渴而達舊鄉已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  
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采藥不還  
今經三百年也其人說於鄰里亦失所之

### 拾遺記卷之十

拾遺記後序  
晉書藝術傳曰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  
醜形貌外若不足內聰慧明敏便滑稽好語笑不食  
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於東陽  
谷鑿崖穴而居弟子受業者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  
之末弃其徒眾至長安潛隱於終南山結庵廬而止  
門人間而候之乃遷於倒獸山堅累徵不赴公侯已  
下咸躬往參請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當世事皆  
隨問而對好為譬諭狀如戲調言未然之理辭如識  
記當時鮮能曉悟之過了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  
之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承冠徐徐東行百  
步而策馬馳返脫承服冠履而歸下馬踞床一無  
所言使者還以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  
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而  
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  
承服在架履杖猶在地或取其承者終不及企而取  
之承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之物亦如之及姚萇  
之入長安禮嘉如符堅故事適以自隨每事咨之長  
既與符堅相持問嘉曰吾得殺符堅定天下否嘉曰  
略得之其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釋道  
安疾極使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同行矣嘉曰師先  
行吾負債於人未果去得俄然道安而嘉數可謂  
負債乎符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文定公及  
姚萇死其子與字子略方殺堅以定天下略得之謂  
也嘉死之日人有壘上見之其所造三章歌讖事過  
皆驗累世又傳之又著拾遺記十卷其事多詭怪今  
行於世



拾遺記十卷

秦王嘉撰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事蹟具晉書藝  
 術傳故舊本繫之晉代然嘉實符秦方士是時關  
 中雲擾與典午隔絕久矣稱晉人者非也其書本  
 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後經亂亡殘闕梁蕭綺搜羅  
 補綴定爲十卷并附著所論命之曰錄卽此本也  
 綺序稱文起廢炎以來事迄西晉之末然第九卷  
 記石虎燹龍至石氏破滅則事在穆帝永和六年  
 之後入東晉久矣綺亦約略言之也嘉書蓋倣郭  
 憲洞冥記而作其言荒誕證以史傳皆不合如皇  
 娥譙歌之事趙高登仙之說或上誣古聖或下獎  
 賊臣尤爲乖迕綺錄亦附會其詞無所糾正然歷  
 代詞人取材不竭亦劉勰所謂事豐奇偉辭富膏  
 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者歟虞初九百漢人備  
 錄六朝舊笈今亦存備採掇焉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鐸撰

拾遺記十卷

其言荒誕證以史傳皆不合  
 譚廷獻復堂日記五云省唐之朝陽九之運述往事以護切時王所謂  
 陳古以刺今也篇中於忠諫之辭興亡之迹三致意焉蕭綺附錄大義  
 軌於正道是非不謬於聖人者已又案篇記異物輒詳所出蓋皆自注  
 語傳寫誤連正文耳

拾遺記後序

右王嘉拾遺記梁蕭綺錄共十卷隋唐志並作拾  
 遺記二卷蕭綺錄拾遺記十卷文獻通考又以拾  
 遺記第十卷別爲名山記一卷實祇一書卷數分  
 合不同爾嘉字子年隴西人後秦姚萇方士有傳  
 列晉書藝術亦言其拾遺記記事多詭怪昔太史  
 公嘗病百家言黃帝文不雅馴而嘉乃鑿空著書  
 專說伏羲以來異事其甚者至以衛風桑中託始  
 皇娥爲有淫泆之行誣罔不道如此其見殺于萇  
 非不幸也二志厠之雜史謬矣通考以入小說家  
 爲近之汝上王諫識





洛陽伽藍記

楊衒之撰

洛陽伽藍記敘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茲理在人區而  
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  
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  
門飾豪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  
風遂廣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  
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  
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  
提櫛比寶塔巒雜爭寫天上之姿競換山中之  
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  
衣綿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  
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  
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  
灰燼廟塔丘墟墟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  
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達農

洛陽伽藍記

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殿墟黍離  
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  
寮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  
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上大伽藍其中小者  
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  
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  
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  
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

東面有三門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  
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  
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東陽門漢曰東中  
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青  
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為  
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東頭第一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  
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  
自來托樓上後邛郫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  
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為名自魏  
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門漢  
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次西  
曰宣陽門漢曰津一本多門魏晉曰津一作  
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漢曰廣陽

洛陽伽藍記敘三

綠君亭

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為西明門次北曰  
西陽門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為  
西陽門次北曰閭闔門漢曰上西門有銅  
瑛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閭闔門高祖因而  
不改次北曰承明門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  
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  
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寺沙  
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  
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  
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  
承明為稱遂名之

此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  
大夏門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  
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變棟下雲東  
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  
因而不改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  
連被諸城上也  
門有三道所謂九軌一作  
九達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城內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  
 闔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  
 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郊御史臺闔闔門  
 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  
 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  
 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南有太廟廟  
 南有護軍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  
 府南有太尉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  
 級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即四朝時  
 藏冰處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  
 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  
 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  
 像三十一一作千 軀太后以為信法之徵是以營  
 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  
 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  
 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  
 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  
 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  
 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  
 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禪土木之功  
 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  
 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

洛陽伽藍記卷一

錄若亭

聲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  
 極殿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  
 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  
 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瑤綺疏難  
 得而言栝栢松椿扶疎拂簷藂竹香草布護  
 塔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  
 尚於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墻  
 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墻也四面各開  
 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  
 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鏤輝  
 赫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  
 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亦皆  
 如之所可異者唯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  
 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巨以綠水京邑  
 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  
 風送涼豈籍合歡之發詔中書舍人常景為  
 寺碑文景字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通知名  
 海內太和十九年為高祖所器拔為律學博  
 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  
 作通式勅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  
 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  
 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  
 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今甚有  
 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

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出除長  
 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  
 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  
 為榮焉景入參近侍出為侯牧居室貧儉事  
 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所著文集數百  
 餘篇給事封暉伯作序行於世裝飾畢功明  
 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  
 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街之嘗與  
 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  
 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一作光照  
 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申  
 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  
 而此寺精麗閭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  
 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風  
 發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  
 命工匠更鑄新瓶建義元年太原王介朱榮  
 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  
 為第一領民尚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  
 有馬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  
 崩無子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  
 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  
 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  
 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

洛陽伽藍記卷一

錄若亭



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馬五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何穆曰明公世跨并肆英武志略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今日榮即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盟上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壁遂於晉陽人各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像像光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約以爲主長樂即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宗怨望假入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侍郎徐紇舊作紇曰余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長戟指關所謂窮輒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弊以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紇言即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領衆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陵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三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爲建義元年是爲莊帝於時新經大

洛陽伽藍記

兵人物殲盡流逆之徒驚駭未出莊帝肇升太極解網垂仁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爲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爲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棄宅競竄貧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餘官如故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皆如故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汝郡聞余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既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正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余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爲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

洛陽伽藍記卷一

綠君亭

立遺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觀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耻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余朱出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敘哀辛同討兇羯不意駕入城卑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貳生素懷棄劍猜我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弟年遠連枝分業與滅相依假有內闕外猶禦侮况我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即誓義將焉據也且余朱榮不臣之跡暴於秀午謀魏社稷愚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克城邑絕非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爲慙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億天不厭亂胡羯未殄嗚呼狼噬薦食河北在榮爲禍於卿爲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復義一作利是圖富貴可保狗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此黃門郎祖榮之詞也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爲顯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帝



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董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孫竝斬首以殉三軍顯聞河內不守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顯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顯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別顯與數十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為社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永安三年逆賊朱兆囚莊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予奪誠否肆意帝怒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竝入朝莊帝手刃榮於光顯殿穆為伏兵魯暹所殺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榮部下車騎將軍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東華門亦為伏兵所殺唯右僕射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榮妻比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為榮追福焉齋即遣余朱侯討伐余朱那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

洛陽伽藍記卷一

錄君亭

立功不終陰圖蒙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為不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喪生死無恨發言兩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聲振京師帝聞之亦為傷懷遣侍中朱元龍齋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管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為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為長樂知其不款且以言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餘人與歸等戰於鄆外兇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眾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遊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荀為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守長廣土暉為主改號曰建元元年余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都晉陽遣潁川王余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雷波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謂兆未得猝濟不意兆不舟楫

洛陽伽藍記卷一

錄君亭

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一作馬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術之曰管光武受命水橋凝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祇所福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竊梟獍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滕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淫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為虛說時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兼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鏢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還晉陽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為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隨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管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即為挽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觀者悉皆掩涕而已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為火所燒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抹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特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



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都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闕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北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所謂延年里到騰宅東有大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即魏相國司馬文上府庫東至閭闔宮門是也西陽門內御道南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又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正光年中元又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為謀主又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冲諸王權上太后拜又為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二年太后反政遂誅又等沒騰田宅元又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焚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趣以宅賜高陽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朱世隆為築追福題以為寺朱門黃閣所謂僊居也以前廳為佛殿後堂為講室金花寶蓋通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

洛陽伽藍記

處凄凉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為長秋令卿因為名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是晉中朝時金市處寺北有濠池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王工作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說講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閭闔城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為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僊刻石為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僊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

洛陽伽藍記卷一

錄若亭注

持美永寧講殿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巨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竝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入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朱光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瑤光寺媼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婿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即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雖久遠形製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為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憺所立也憺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閭闔南御道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義井里北門外有桑樹數十林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鐘供給行人飲水庇陰多有想者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藥被庭至於大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綵管寥亮諧妙入



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及文獻王堯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脩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樂選伎寺內奇禽怪獸舞升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觀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鹽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之士女觀者目亂睛迷自建義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內道北太北舍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舍司官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開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折云高軒斗升者盡是閹官之廢婦胡馬鳴呵者莫不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關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請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麵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街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之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池西南

洛陽伽藍記卷一

綠君亭

有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逸柯葉傍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為五重每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樂觀者成市施者甚眾帝聞而惡之以為惑眾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芥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顯照於堂宇輝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曰晉大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為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鳴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眾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為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為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人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繼流從無比也

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趙術尉卿許伯桃梁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栢迎風實為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遠嘉樹木楠芳杜匝堦蟬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食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因于博士盧白頭為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丘園放學極六經說一作通首氏普泰初起家為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為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勾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翟泉周迴三里即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水猶澄清洞底明淨鱗甲潛藏一作辨其魚鱗高

洛陽伽藍記卷一

綠君亭



祖於泉北置河南尹中朝時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即漢天淵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上有釣臺殿並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禩日季秋九辰皇帝駕龍舟鸞首遊於其上海西有藏水室六月出水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東有義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姁娥峯峯上有露寒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僊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僊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嚴霜乃熟一作得亦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桃也奈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執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爲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街之時爲奉朝請因即釋曰以高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奈林西有都室有流觴池室東

洛陽伽藍記

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害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滂濶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城東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總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穀水周圍遠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遠我孝昌三年大雨頽橋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街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疑開堂前講內典沙門打爲時節初蕭衍于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遂造聽鐘歌三首行傳於世綜字世讚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姪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

洛陽伽藍記卷二

梁王君亭



舉兵向林陵事既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  
 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行因幸景暉  
 及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  
 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  
 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爲寶卷追  
 服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封丹陽王永安  
 年中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字宮翠公主容色  
 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按徐  
 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奔州北走時  
 介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  
 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我寧受劍而  
 死不爲逆胡所汙世隆怒之遂縊殺之  
 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即  
 中朝時白社池董威輩所居處里內有瓔珞  
 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  
 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  
 僧刹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有像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  
 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  
 皆空炎光騰輝赫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  
 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聞羅王檢  
 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  
 丘同闕一比丘云是寶剛寺智聖坐禪苦行

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造品以誦四  
 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  
 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  
 經者心懷彼我以驗凌物比丘中第一龐行  
 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  
 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聞誦閻羅王勅  
 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  
 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  
 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  
 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  
 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  
 得他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  
 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  
 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  
 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  
 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  
 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  
 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  
 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  
 訪寶剛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  
 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等寺問智聖造品  
 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  
 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  
 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

洛陽伽藍記卷二

緣君亭記

像者任意疑亦入白鹿山居隱脩道自此以  
 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出  
 建春南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  
 太康元年造橋南有中朝時牛馬市刑嵇康  
 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  
 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  
 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  
 談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  
 於誅死  
 魏昌尼寺閻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  
 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東  
 臨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  
 南橋也澄之等蓋見此橋銘因而以橋爲太  
 康初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閻官等所共立也有  
 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  
 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推  
 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  
 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  
 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綏民里東崇義  
 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  
 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  
 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



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爲之指于休園中曰此是故處于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萊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磚還爲三層浮圖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主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懸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

前博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蚤晚造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間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逾半帝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崇儀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爲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爲三門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也北爲租場里有駙馬都尉司馬悅濟州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曠等四宅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二里御道北所謂暉文里里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韶秘書監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室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脩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儀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剎入雲高門向街

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經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草遍滿塔堦常有太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輓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間退陛下渭陽與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教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輓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聞子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輓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輓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輓之義起在於此也頽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爲慕勢諸郎臨淄官徒有在京邑聞懷輓慕勢咸共耻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管丘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凌



遲足為天下模楷荀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  
 雖復秀言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為名在  
 東陽門外御道西一作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內  
 有典虞曹簷宇清淨美於叢林眾僧房前高  
 林對牖青松綠槐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  
 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  
 七一作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  
 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敬  
 義里南有昭德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  
 史尉李彪兵部尚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  
 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惟  
 倫最為豪侈齋宇光麗服翫精奇車馬出入  
 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  
 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嶽峯相屬溪  
 蹊洞竅遞通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  
 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  
 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  
 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疎誕麻衣葛巾  
 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  
 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偏重者愛管先民之  
 重由模由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津梁  
 濠上之客村下之史悟無為以剛心託自然  
 以圖志輒以山水為富不以章甫為貴任性

浮沈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  
 量煥於物表天矯洞達其真青松未勝其紫  
 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  
 新既不專流蕩又不偏華尚卜居動靜之間  
 不以山水為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  
 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為隱放爾乃決石通泉  
 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並危與曲棟相連下  
 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繼列之狀一如  
 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踰蹊踰  
 陀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五尋  
 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  
 何其中煙花露草或傾或頽霜幹風枝半聳  
 半垂玉葉金莖散滿塔堦燦目之綺裂鼻之  
 馨既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  
 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  
 中羽徒粉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  
 白鶴生於異縣丹足出自他鄉皆遠來以臻  
 此藉水木以翔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  
 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候鳥之迷方豈下俗  
 之所務入神怪之異趨能造者其必詩敢往  
 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雲多之處氣  
 嶺與梅岑隨春之所悟遠為神僊所賞近為  
 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預參次於山垂于  
 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鶴於松枝方丈不足

洛陽伽藍記卷二

魏君亭

以妙詠歌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  
 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  
 王孫公子遜通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  
 岑愛曲值石陵欹庭為仁智之田故能種此  
 石山森羅今草木長育今風煙孤松既能却  
 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臥於其側春夏  
 今其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在青陽門  
 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  
 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  
 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  
 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  
 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溼時人號曰佛汗京  
 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  
 其淚須臾之間綿溼都盡更換以它綿依然  
 復溼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余朱榮入洛  
 陽誅戮百官歿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  
 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  
 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  
 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  
 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  
 至十二月余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於晉陽  
 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  
 樂平王余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



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  
世隆以長廣本枝疎遠政行無聞通禪與廣  
陵王恭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  
侍郎見元義秉權政歸近習遂伴啞不語不  
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  
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奸詐夜遣人盜掠衣物  
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日以手指舌竟乃不  
言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第恭常住龍華寺  
至時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  
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  
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  
德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乏主故柱國大  
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任惟外相  
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  
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唯永然  
羣飛未寧橫流且及皆狼顧鴟張岳立基趾  
丞相一麾大定海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誓忘  
勲德招聚輕俠左右壬人遂虐甚剖心痛齊  
鉗齒豈直金板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  
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久曠神器  
豈容無主故權從衆議暫取兆民今六軍南  
邁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然興愧目惟薄寡  
本枝疎遠宜仰異天情俯乖民望惟王德  
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遭多難

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春明德民懷與主  
曆數允集歌訟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矜屬  
便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實踐成業允執  
其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敬之哉恭  
讓曰天命至重曆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  
濟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既寡  
識無先遠景命雖降不敢仰承乞收成旨以  
允愚衷又曰王既德應圖籙僉屬攸歸便可  
允執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人神恭  
凡讓者三於是卽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  
侍郎邢子才爲敕文敘述莊帝杜殺太原王  
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直  
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  
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  
與億兆同茲大慶賜青之科一依恒式廣陵  
杜正人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於  
是封長廣爲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  
令樂平王餘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  
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  
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爲火  
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  
靂擊爲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  
命百官議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云不  
合世隆問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

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  
爲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  
卿亦合死季明曰下官既爲議臣依禮而言  
不合聖心伴翦惟命議者咸歎季明不避強  
禦莫不歎伏焉世隆既有忿言一本無季明  
字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  
將軍史五一作并龍平北將軍楊一作文義  
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  
及介朱兆馬首南向五龍文義等率衆先降  
子恭見五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  
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  
論功五龍文義各封一千戶廣陵王曰五龍  
文義於王有勲於國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  
剛直彭城王介朱仲遠世隆之兄也鎮滑臺  
表用其下都督瑗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長  
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每  
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罪亦合死世  
隆等愕然自是已後不敢復入朝輒專擅國  
權克憲滋甚坐持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  
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拱已南面無所干  
預永熙元年平陽王入幕大業始造五層塔  
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收  
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帝  
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



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其  
詭異中書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  
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為侍中  
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  
鄴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青陽門外  
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  
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為寺因以名之制飾甚  
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  
竝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  
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為介朱世隆所  
誅後捨宅為建中寺出青陽門外三里御道  
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塚塚傍有寶  
明寺眾僧常見秦出入此塚車馬羽儀若今  
宰相也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寺北有車騎  
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  
初從蕭寶寅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  
里民間號為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  
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  
寺一作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為魚  
鱉寺也景仁住此以為耻遂徙居孝義里焉  
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裴蒙渡  
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  
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

海入洛陽借帝位慶之為侍中景仁在兩之  
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  
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彪亦是南  
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胸是  
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  
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  
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  
多溼蟄積育蟲蟻壇土瘴癘蛙龜共穴人鳥  
同羣短髮之君無行首之貌文身之民東萊  
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  
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闕楚  
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  
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悖逆人倫禽獸  
不異加以山陰請婚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識  
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  
知瘦之為醜我魏膺祿受圖定鼎嵩洛五岳  
為鎮四海為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  
跡禮樂憲章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  
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何為不  
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  
奔發杜口流汗合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  
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  
遂憑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噴慶之曰吳人之  
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

洛陽伽藍記卷二

徐君亭記

語則阿儂稱為餅茗飲作嘔呷吸鱉羹啜  
喇嚙黃手把豆寇口嚼檉梅乍至中土思憶  
本鄉急手一作急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  
之鬼口頭猶脩網魚流鱉在河之洲咀嚼菱  
藕拈拾雞頭蛙羹蚌脰以為膳羞布袍芒履  
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遊遊隨波遡浪吟  
唱沈浮白芾起舞揚波發譁急手速去還爾  
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  
兒更不敢解語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  
衍行用為司州刺史欽重其人特異於常朱  
異怪而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  
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  
衣冠士族並存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日  
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  
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  
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  
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  
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  
武入關為上洛太守七年背偽來朝明帝賜  
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諡  
烈侯祖撫明經為中博士父辭自得丘經不  
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魏太守世以學行  
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  
心自放不為時囂樂山愛水好游林澤博識



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日神不亂常慷慨嘆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為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吊親諸貴為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元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袞衣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京兆許兆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疾小乖按令今百聖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余朱兆入洛陽即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游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謂胡兄弟相毆鬪而來觀之乃豬也即舍宅

為歸覺寺合家人人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為文形勝之地奕燧獨美山懸臺觀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雷青臺紫闕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塔堦舍風團露流香吐復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仍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伴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荏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青鳧白雁浮沉於綠水磻磻春蕨皆川水功伽藍之妙最得獨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何閭閻官前受皇帝散花於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驟所莊騷比名僧德衆負錫為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行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為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



雅潤下惟覃思温故知新文宗學府騰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凌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其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具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聽東吳之句籍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中解褐為世宗挽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後遷園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情賞勳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競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辭情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繫前格一作後詔自相子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勅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駢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為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徵為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一作或自子才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讚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隣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為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

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一作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落索之以二十斤與之術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東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姨所建並為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為雙女寺竝門隣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布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禮施供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趾雖類猶高五丈餘即是漢武帝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楹四闥汝南王復造磚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除時虎賁駘子淵者自云洛陽人管孝昌年戌在彭城其同管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一作公來問從何而來徬徨於此

洛陽伽藍記卷三

錄君亭

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淶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水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成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為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園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繪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竝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云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為勸學里里內有大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一作週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含消梨重十斤從樹着地盡化為水有一作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勸學里東有延賢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



也肅字公懿琅琊人偽齊雍州刺史與之子也瞻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製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之其詩曰本為箔上簾今一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一作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針自貫線物日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字愧謝之一本多遂造正覺寺以想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為滂巨經數年以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產之長所好不同竝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竟注坑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

洛陽洛陽伽藍記

綠君亭

此字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卿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願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若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吳遂之夫里內有學擊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譙會雖設茗飲皆耻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後蕭衍于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又欲為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又意答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伏之難元又與舉坐之客皆笑焉

世光宅口函下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岷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侍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丘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列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融曠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建是極神功無競魏錄仰天玄符握鏡重運會昌龍圖受命乃卷書軌永懷寶定敷茲景跡流美洪謨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勤洛泗敢告中區南非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凰似欲冲天勢水橋以南園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日歸正二日歸德三日慕化四日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止里景明初偽齊建安王蕭寶寅來降封會稽公為築宅於歸止里後進爵為齊王尚南陽長公主寶寅耻與夷人同列令公主啓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于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為築宅歸止里正德捨宅為歸正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正光元年蠕蠕主郁久間阿那隸史作環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

洛陽伽藍記卷三

綠君亭



進之下可班郵船藩工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閻填列青槐陰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閒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土庶須臾皆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綵屏風七寶坐床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牆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牆則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為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留於冠中永安末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威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即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

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即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今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杜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軀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晉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為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秀攜畫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為人所殺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口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意

洛陽伽藍記卷三

綠君手

手速去可得無殃油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達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太市北奉終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口作栢木棺勿以桑木為槨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栢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為槨遂不危京師聞此栢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雍為余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正光中雍為丞相給一本多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窳窳連亘飛簷仄一作宇轉轉週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家侈末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鏡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伴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日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今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恠惡衣麤食







無也為文獻追編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  
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  
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康中北海入洛莊帝非  
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  
子城大兵阻河雖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  
為寺及北海敗微國道重輝遂捨宅焉永安  
末莊帝謀殺余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  
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  
曰后懷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微曰  
婦人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為怪帝  
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持一本作至太原  
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  
戲徽脫榮帽懼舞盡旋微素大度量喜怒不  
形於色遠殿內外惟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  
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  
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  
既拜拜微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備  
被委任及余朱兆擒莊帝微投前洛陽令寇  
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投以有舊  
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余朱兆  
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  
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齋金一百斤馬  
五十疋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

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信矣兆得微首亦不勲賞祖仁兆忽憂微云  
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  
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  
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本無金銀此夢或真  
至晚掩祖仁微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  
欵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  
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  
十疋盡送致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  
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  
以為交報楊術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惡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微  
微即託夢增徵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  
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難魏侯之笞田蚡  
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開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開  
官伽藍皆為尼寺唯桃湯所建僧寺世人稱  
之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  
招提最為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  
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神長丈六項背  
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  
得經像焉時白馬負而來因為名明帝崩  
起祇迺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

洛陽伽藍記卷四

雜記

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  
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  
仰真容浮圖前柰林葡萄異於餘處枝葉繁  
衍于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俾於棗  
味豈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請取之或  
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為奇味得  
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  
一實直牛有沙門實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  
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觀三世發言  
似識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  
之問以世事實實公曰把粟與雞呼未未時人  
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為余朱榮所害始驗  
其言時亦有洛陽人趙法請占早晚當有  
爵否實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  
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表大竹者杖  
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寶光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  
以石為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  
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為寶光寺也人問其  
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唯此寺獨  
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  
井眾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磚口  
如初浴室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池平行  
果榮葱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龍咸池



段莢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  
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  
來遊此寺雲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  
題詩花園折藕浮瓜以為興適昔泰末雍州  
刺史隴西王介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  
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  
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在  
寶光寺西隔牆竝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  
氏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  
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寺一所  
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為胡飾丹青炫彩金  
玉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  
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  
草萋合嘉樹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  
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檢揚秘呪神驗  
闕浮所無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為驢馬  
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齋舍利骨及佛牙經  
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或  
宅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  
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珍一作金蟬曜首寶  
玉鳴腰負荷靴笏遙遙道觀者忘疲莫不  
歎服或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  
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家成羣俊

民滿席絲桐發响羽籥流行詩賦茲陳清言  
乍起莫不飲其玄奧忘其褊隘焉是以入或  
室者謂登僊也荊州秀才張裴裳為五言有  
清拔之句云異林一作花共色別樹鳥同聲  
或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紉緋綾者唯河  
東裴子明為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入斗一作  
日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介朱兆入京師  
或為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  
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迴八里市東字一  
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  
餘景明中比丘道恒立靈僊寺於其上臺西  
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釗宅市西北有土  
山魚池亦異之所造即漢書所謂採土築山  
十里九坂以象二嶂者市東有通商達貨二  
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  
有劉寶者最為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  
宅各養馬一疋至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  
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  
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  
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  
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  
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為壯士  
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  
高平失據虎一作吏充斥賊帥萬侯颯奴寇

暴涇岐之間朝廷為之肝食延伯總步騎五  
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即漢  
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  
冠長劍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  
聞之者懦夫成勇劍客思奮延伯膽畧不羣  
威名早著為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  
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令  
僧超為壯士聲甲冑之上踴躍延伯單馬入  
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監二年之間  
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  
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不能過也  
後延伯為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  
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治鰲二里里內之  
人多醞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季  
夏六月時暑赫晡以甕貯酒暴於日中經一  
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  
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輸於千里以其  
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  
州刺史毛鴻賓齋酒之蕃逢路賊盜飲之即  
醉皆被擒獲因復命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  
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醞市北有慈孝奉終  
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為業貨輻輳為事  
有輓歌孫嚴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嚴因怪  
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



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髮而走隣人逐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觀放行路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綠衣者人皆指為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北至秋乃正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啓扇開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議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約河內人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曰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即變為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為茅馬從者數人盡化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寺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為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償金色馬氏悟覺心不遑安至曉醜多病而亡慶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自然金色光照四隣一里之內咸聞香氣俗

長幼皆來觀觀尚書右僕射元慎間里內頻有怪異遂改準財為齊詣里也自退酷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為壽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為一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標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氣獨不見牛馬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圍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栢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栢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鐘以五色絲續為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聲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鑰諸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掖畫卯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

迎風館於後園窻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百餘口既樂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盃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水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縑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數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悅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為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於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融與陳雷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役諸元璫盡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壽兵里間列剎相望祗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廟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



萊僊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  
磴礁曉未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  
出雲咸皆啣啣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畧之宅也畧生而  
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  
爲黃門侍郎元義專政虐加宰輔畧密與其  
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  
雄規不就覺起同謀畧兄弟四人並罹塗炭  
唯畧一身逃命江左蕭衍素聞畧名見其器  
度寬雅文學優瞻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  
者幾人畧對曰臣在木朝之日承乏攝官至  
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駕鸞接翼杞梓成陰  
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  
大笑乃封畧爲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王子  
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劔卒千人畧爲  
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徐尚見畧  
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  
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畧歸國江  
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  
不得無王畧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  
還本朝敘錄存沒因即悲泣衍哀而遣之乃  
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錦綺寶玩  
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  
詩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如此比畧始濟淮

洛陽伽藍記

錄君亭

明帝拜畧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畧至關詔  
曰咎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  
國是用聲彪盤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  
體自藩華門勲風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既  
見義亡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  
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闕下有志有節能始  
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  
卽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旣遷地寓食他邑  
求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景烈  
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  
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畧從容閑雅本  
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  
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諡曰文貞  
嗣王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水獻王擇所立也在閭闔門外御  
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冲覺寺齊等佛殿  
僧房充溢一里比丘墨謨最善於禪學講涅  
槃花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  
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  
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  
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  
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  
章每彈指讚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  
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

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  
北瞻芒嶺南眺洛內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碑  
阜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昇碑云而水背  
山左朝右市是也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  
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  
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名僧大德寂以遺  
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佛浮圖一所是  
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以  
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  
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  
經適茲樂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憇之房蕪連  
亘一千餘間庭列脩竹簷拂高松奇花異草  
駢闐塔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  
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績約百姓野居邑  
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  
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  
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菩提拔  
陀至焉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國北行十  
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  
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強大民戶殷  
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樵榔從扶南  
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

洛陽伽藍記卷四

錄君亭



陀至揚州歲餘隨揚州比丘法融來至京師  
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法陀云古有奴調  
國乘四輪馬為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  
為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廓  
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  
域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  
方浮浪乘風百日便至奉佛教好生惡殺  
寺內有宜牛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  
定公胡元吉等二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留  
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事  
待物無遺風善玄言道家之業遂捨半宅安  
置佛徒演唱大乘教部並進京師大德超光  
挺榮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  
其席諸方伎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  
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  
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寤其旨歸恒來造  
第與沙門議論時號為玄宗先生暉遂造人  
中夾貯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  
廳須臾彌寶坐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遊  
其坐四面脚踏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咸  
來觀瞻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  
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鄴武定  
五年暉為洛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  
迹出閭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教

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  
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  
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為  
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語號為張夫  
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  
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為名晉都水使  
者陳騶所造今備夫一千歲恒修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  
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  
馬僧相善祇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  
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  
二人對為角戲中朝時宣武場大夏門東北  
今為光風園首菑生焉  
凝園寺闕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  
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即漢太上  
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值母亡捨以為  
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栢成林  
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遊觀為  
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高里殿  
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  
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  
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城  
東北上高里殿之頑民皆所止今日百姓造  
窰子人皆棄去住者耻唯冠軍將軍郭文遠  
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  
謙樂能一作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  
闕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佳婢春風出曰郭  
冠軍家元謙曰此一作婢雙聲春風曰俾奴  
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



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即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為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為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二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為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為吐谷渾所吞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四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為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磨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眾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

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得陰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宮一作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從捍磨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緝憤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為飾威儀有鼓角金鈿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或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勞面以為哀戚髮長四五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將一比丘石一作昆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見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曰令我見佛當即從命昆盧旃鳴鐘告佛即遣羅睺羅變形為佛從空而現真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覆盆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面向其中有碎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繒莫能

審之案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鞠波國人民山居五穀其豐食則麩麥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拜孟城三日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管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呪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拾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復王位復呪池龍龍變為人悔過向王王即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一作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非險峭關壘坂方此則夷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一本多入海二字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以種閩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冷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為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



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  
 十月之初至噉噉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  
 無城郭游軍而治以甍為屋隨逐水草夏則  
 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敬俱闕陰  
 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  
 二月為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書勃  
 懃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  
 王張大氈帳方四十步周迴以甍為壁王  
 者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皇為牀脚見大魏  
 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  
 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噉噉國  
 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擊之頭戴一  
 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土  
 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  
 子為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圍  
 圍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  
 之中最為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  
 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噉噉國  
 去京師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土  
 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  
 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  
 管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為二池毒龍居之  
 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  
 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

洛陽伽藍記卷五

緣君亭

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  
 彌國此國漸出葱嶺土田饒曠民多貧困峻  
 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  
 烏場國鍊鎖為橋懸虛為渡下不見底旁無  
 挽提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  
 路耳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  
 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民物殷阜正臨瀟之  
 神州原田膾膾等咸陽之上土神羅施兒之  
 所墜墮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  
 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筚  
 篥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似有夙罪  
 不立殺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  
 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土地  
 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鐘  
 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  
 上佛供養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  
 詔書問太后崇奉佛法即而東合掌通心頂  
 禮遣解魏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  
 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  
 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  
 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僊  
 聖人竝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  
 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即  
 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

洛陽伽藍記卷五

緣君亭

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晒衣處初  
 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腹怒與大風雨佛  
 僧迦梨表裏通溼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  
 晒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  
 至於細縷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  
 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晒衣所並有塔記水  
 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  
 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  
 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  
 世人名曰龍王寺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  
 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  
 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  
 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  
 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  
 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千十一  
 集宋雲惠生見彼此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  
 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  
 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  
 山巖從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  
 婉麗花綵耀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  
 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杖  
 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  
 作摩休國剝皮為紙拆骨為筆處阿育王起



十一  
塔籠之舉高十丈拆骨之處髓流者石觀其  
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  
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暖草木冬青當  
時太簇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舞花叢  
宋雲遠在絕域因囑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  
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  
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  
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  
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去塔一  
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  
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  
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爲師  
子當路躡坐遮幔姪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  
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門子供養一作父母  
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林南北兩  
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  
人太子所食一作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  
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  
及中食此是護塔神渥婆使使之然此寺昔  
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靴之不覺  
皮連骨離渥婆使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  
婆使立廟圖其形像以金傅之隔山嶺有婆  
好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常  
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

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雷停至正光  
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  
國相似木名業波羅國爲噉噬所滅遂立勅  
懃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凶暴多行  
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  
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  
情願自恃勇力與劇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  
三年王有鬪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槍  
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  
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請軍通詔書王凶  
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  
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  
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答曰我皇  
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  
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  
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  
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  
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  
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嗷嗷烏場王茲拜  
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見魏主則  
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  
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  
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  
提國送獅子兒兩頭與乾陀羅王雲等見之

十四  
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於是西  
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  
餘僧復西行三月一作至辛頭大河河西岸  
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  
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復  
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  
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  
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眾道行高奇城  
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  
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前繫  
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聚季冬  
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  
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  
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  
塔寺寺石上有迦葉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  
渡一溪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  
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湖浮圖道榮傳云城  
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余  
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  
有國王名迦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  
後三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  
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即  
失道榮傳云童子托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  
此童子卽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



地四百尺然後止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木為階砌砌檣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尺金槩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脩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轉輪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物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想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為第一此塔初成用真珠為羅網覆於其上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直萬金裁削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即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理之上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

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享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為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勅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干闥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削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為尸毘王救鵠之處亦起塔寺管尸毘王倉庫為人所燒其中粳米燦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瘡患彼國人民須禁日取之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者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簞盛之金箔其土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

牙佛髮竝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瞭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容顏特世所希有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弁為七塔七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元二年二月始還天關街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竝載之以備缺文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關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邙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寺嵩高中有開居寺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升道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漣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魏自顯祖好浮屠之學王胡太后而淫靡焉此伽藍  
記之所錄作也備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故  
亦鬼神奇怪異之矣以當其乘記又非徒以記伽  
藍已也少華苑亦奇思清淨莊嚴故宮之風神  
王太后之妾慈惠太后之妾穆高宗以此地實身遠  
非洛陽王國子太學四門中學外學中書館高宗  
王憲赫亦多并別考崔光華皆以文雅見親制  
禮作未蔚修可觀有觀一百四十九年尚最為希  
有又志可以永平以後身尚舊民而少也湖南元  
晉錄

右楊街之洛陽伽藍記五卷文獻通考作二卷陳  
氏云街之以余朱之亂城郭邱墟追述斯記曩氏  
亦云後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夫多造佛寺或  
捨其私第為之故僧舍多為天下最街之載其本  
末及事跡甚備石林燕語乃謂東漢以來九卿官  
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  
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于鴻  
臚今洛中白馬寺或云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  
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爾寺中後遂以為浮  
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概稱寺本此摩騰真身  
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扇鎖甚固藏其鑰于府廨  
有欲觀者請鑰秉燭乃可詳視然楊街之洛陽伽  
藍記載當時經面放光事而不及摩騰不可解予  
又攷高僧傳載漢明帝于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  
騰即白馬寺是也名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藍  
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于財將毀之有一  
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白馬諸處多  
取此名焉其說白馬名寺又不同故並錄之以補  
斯記之闕故上王讀識

洛陽伽藍記五卷

後魏楊街之撰到知幾史通作羊街之晁公武讀  
書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楊與今本合疑史通誤也  
其里貫未詳據書中所稱知官撫軍司馬耳魏  
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陽一時篤崇佛法剎廟甲  
於天下及永熙之亂城郭邱墟武定五年街之行  
役洛陽感念廢興因摺捨舊間追敘故蹟以成是  
書以城內及四門之外分敘五篇敘次之後先以  
東面三門南面三門北面三門各署其新舊之名  
以提綱領體例絕為明析其文穠麗秀逸煩而不  
厭可與鄭道元水經注肩隨其兼敘爾朱榮等變  
亂之事委曲詳盡多足與史傳參證其他古迹藝  
文及外國土風道里採摭繁富亦足以廣異聞劉  
知幾史通云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  
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事見魏書毛修之傳秦人事  
即用此書趙逸一條知幾引據最不苟知其說非  
鑿空也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糾戴延之之西征  
記考據亦皆精審惟以高陽王雍之樓為即古詩  
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則未免固於說  
詩為是書之瑕類耳據史通補註篇稱除煩則意  
有所愜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  
註若燕大園淮海亂離志羊街之洛陽伽藍記是  
也則街之此記實有自註世所行本皆無之不知  
何時佚脫然自宋以來未聞有引用其註者則其  
刊落已久今不可復考矣







多。死實金色。元稹之遺赤。詞用銀。以上傳奴慢罵。凡紳雙聲。如來手書。浮圖十丈。以上皆廣寒異聞。用資談助。文則頗近乎小說。事不盡涉夫伽藍。如是之倫。殆難更僕。蓋本在子注之中。故不妨著書之體。此所以子支雖讀其確難。不能不服其該博也。若謂舍此之外。別有自注。不知所記。將復何等。豈鍊金未得。尚復披沙。雞肋之餘。猶有棄骨乎。揆之事理。未見其然。故知顧氏之所改定。深合別裁。提要疑為佚脫。殊非定論矣。

子注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楮

洛陽伽藍記五卷

其里貫未詳。據書中所稱知官。官無軍司馬耳。據史通補注。謂隋時則意有所怪。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按條枯列為子注。若廣。大國准。海。亂。離。志。羊銜之洛陽伽藍記是也。則銜之此記實有自注。世所行本皆無之。不知何時佚脫。然自宋以來。未聞有引用其注者。則其刊落已久。今不可復考矣。

李詳。魏生叢錄云。五燈會元卷一。初祖達摩大師傳內。有期城太守楊銜之。早慕佛乘云云。是銜之又嘗官期城太守也。顧廣圻思適齋集是書跋云。史通補注云云。知此書原用大小字分別書之。今一概連寫。是混注入。

子注

正文也。意欲如全謝山治水經注之例。改定一本。惜牽率之暇。汗青無日。世之通才。倘依此例。求之於讀。是書思過半也。已玉楮案據此。則無所謂佚脫刊落。



案提要據史通補注篇斷定此書原有撰者自註是矣惟以世所行本皆無註從而謂自宋以來即已刊落則誤顧廣圻思適齋集卷一百十四有此書跋文謂此書註文並未刊落特此書之最早刊本如明如隱堂本註文悉已混入正文一如明代以前水經注之例因望有人能如全祖望之析水經之註將此書註文從正文析出自茲以來清末有吳若準之集證民初有唐晏之鈎沉並近人范祥雍之校注周祖謨之校釋以及徐高阮之重刊洛陽伽藍記皆已試行將註文從正文析出惟因各人觀點有異正文註文之分不盡相同就中重刊洛陽伽藍記由探究撰者自註體例着手所析最近撰者原書並已於民國四十九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列為該所專刊之四十二矣同文會撰文介紹徐書刊於通報卷四十八 (Frühjahrstag, Val. XLV, LIV, 4-5, 1961, Leiden) 將該書所析文注與各家之書比較而論其優勝之處茲節其要旨按吳氏集證暨唐氏鈎沉所分之失張宗祥氏於其洛陽伽藍記合校本 (民國十九年刊) 序文中已加論列其至結論謂該書文注之分實遠較水經注為難如無較如隱堂本更早之本發現殊不必依顧氏之論強加分析至范氏校注文注之分與唐氏鈎沉實無大不同處周氏校釋除宋雲惠生行記一段與徐書所析相同外就全書文注而論則校釋所分實遠不如徐書正確除分析文注一點外校勘方面徐書以如隱堂本為底本博採各家亦後來居上附有校勘記可以覆按並

附人名地名佛典索引便於檢查惟徐書於當時史事未加註釋就此點論則范氏校注及周氏校釋工力頗深又附洛陽圖及宋雲惠生西遊路線圖足供參考不可偏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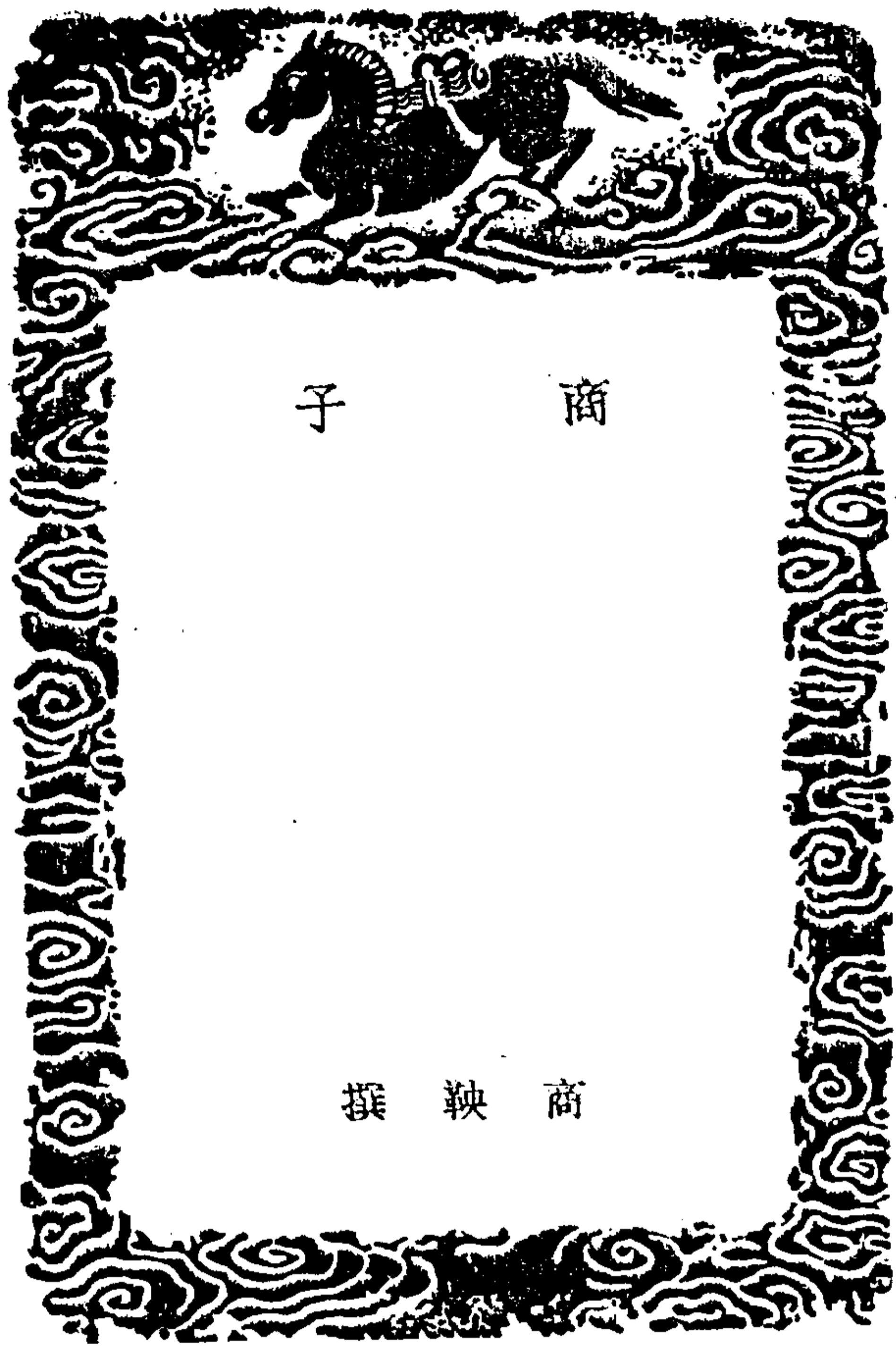


孟和閔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平劉振廢媚川  
都速禁采珠蓋奢侈者禍之媒璧創業之君所諱也於  
呼富有天下美味珍服莫敢以資其身雖土階三尺茅  
茨不剪亦知其可也崇甫之際恭默求治是時非無賢  
能也而蔡氏先據要途祖宗之法去民久矣自是崇大  
苑囿結怨敵國皆出於此不然一夫不臣天下族之彼  
醜裔安得而內侮之邪噫天下之士聞壽山良嶽者皆  
矣孰親觀其興廢復使後世憑何圖記以攷之與因括  
其大略作華陽宮記云

華陽宮紀事一卷

宋僧祖秀撰祖秀蜀人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汴京  
陷時隨都人避兵良岳因紀其邱壑池館之勝敘  
述極詳未歸其過於朱勳梁師成而推原禍本於  
蔡京王侂東都事略全載之此本蓋即從侂書錄  
出也





四庫全書提要

商子五卷。舊本題秦商鞅撰。鞅事述具史記。鞅封於商。號商君。故漢志稱商君二十九篇。三國志先主傳。亦稱商君書。其稱商子。則自隋志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泉公武讀書記則云。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讀書記成於紹興二十一年。既云已缺三篇。書錄解題成於宋末。乃反較是本多二篇。殆兩家所錄。各據所見之本。故多寡不同歟。此本自更法至定分。自凡二十有六。似即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錄無書。則併非宋本之舊矣。史記稱讀鞅開塞書。在今本為第七篇。文義甚明。而司馬貞作索隱。乃妄為之解。為晁公武所譏。知其書唐代不甚行。故貞不及睹。又文獻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為鞅書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詞。非本所論著。然周氏特據文臆斷。未能確證其非。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車裂鞅以徇。則孝公卒後。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書。如為平日所著。則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卷第一篇。即稱孝公之諡。殆法家者流。撥鞅餘論。以成是編。猶管子卒於齊桓公前。而書中屢稱桓公耳。諸子之書。如是者多。既不得撰者之主名。則亦姑從其舊。仍題所託之人矣。

商子 提要

商子卷一

秦商 鞅撰

更法第一  
孝公平。費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御覽四百九。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史記商君傳。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毀於民。○必原作因。依史記索隱。改又案。隱作皆。意林引。非於世。○史記商君傳。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毀於民。○必原作因。依史記索隱。改又案。隱作皆。意林引。人避。○語曰。愚者暗於未成。○原作成。事依御覽四百九十六。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

商子 卷一



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械。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原作怪。依。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與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聖草令。

聖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救。○字誤。七國。農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壅矣。管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壅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壅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壅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則虛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虛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壅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壅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此下有。不情。食三字。依。與七國。考引此文。令。情。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情。民不窳。則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壅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壅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壅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僕。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商不為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商不為荒飽。則農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壅矣。重刑而連其罪。則福急之民不闕。狼剛之民不訟。意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壅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恐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立民一意。○立字誤。釋。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恐。則草必壅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兩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壅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見方。農民無所聞。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壅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傳。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壅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

能匿其罪。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赦。民不赦則業不敗。官屬少。微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微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壅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壅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與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此句有誤。七國。考引去。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一精。依上文。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壅矣。令送糧無取。無得反庸。車牛與設。○此設字。七。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不敗。則草必壅矣。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餽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壅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與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為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廢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其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為之者。以其得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為之者。以未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柱木也。愈不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為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遊。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廢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文選。注。才。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御。與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



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憚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情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法字原空。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胸蠅，○螟螣胸蠅，此其為螟螣胸蠅亦多切。注：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意林作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螟螣胸蠅亦大矣。○意林有甚於此，雖有詩書，鄉一東家一員，猶無益於治也。○意林作蠅，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十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若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彼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怠。○意林作依，意林云農者怠則土地荒，則農者怠則治荒蕪，意林云農者怠則治荒蕪，意林云農者怠則治荒蕪，意林云農者怠則治荒蕪。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去強第四

以強去強者弱。○意林下：以弱去強者強，國為善，茲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政所不敢行，強事與敵所差為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茲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益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益官，必強。舉榮任功曰強，茲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茲民者，必亂。至削國以茲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此。

下。本行國字，又空二格。本無。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與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與國行刑，民利且罰，行賞，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強，作一十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衆從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而空一格。注：後。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而茲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死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十五石死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國字依。府兩虛，國弱。○國字依。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國字依。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蕘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強。國與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富者貧。三官無益。國久強而無益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強。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政。無以致欲。故作一作。則力竭。力竭則強。強而用重。強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強。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家。王斷官。官斷者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強。家斷則有餘。故日治者王。官斷則不足。故夜治者強。君斷則亂。故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思。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來。開則行。倍。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陸道居什一。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士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壘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遠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豁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質倉而兵爲鄰敵。臣故爲世主忠。夫地大而無壘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壘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竭於敵。擄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天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食不滿。腸。五臟作。林。苦其志意。心。林。志。作。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則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以數。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

商子卷二

說民第五

辯。辯。亂之贊也。禮樂。淫泆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泆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上無以守。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守。必與。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覲者。姦也。章善則過。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十亡百。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民易爲言。難爲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謂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與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亂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姦。有姦。則弱。故貧者益。



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不荒。○草下原字。依上文。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則身修而功寡。故事時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民。則民割而易徙。商賈之事。俟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子一宅。而環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做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式亂也。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則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一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藏於地。則樸。樸則安。安則民。人則樸。出則惡。故其農勉而戰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托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故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夫刑者所以奪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微倖於民上。微於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姦。欲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賈賞。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二句乃下篇發端。與上文不相屬。當刪。聖人之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差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差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臣。論榮舉功。以任之者。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復盡其力。而主得執其柄。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則別。愛私則陰陽。民險衆而中設無私。而民曰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

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羸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繆。先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繆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并即屏。否。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王。原。引。不。誤。正。故。與。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啓。之。以。效。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偽。故。效。於。古。者。先。得。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感。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質。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主。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利。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創。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利。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殺。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羸。生。而。羸。處。亂。乃。立。君。又。曰。文。本。無。此。四。字。單。出。下。空。一。格。依。林。補。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此。句。原。脫。依。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無。法。原。作。不。法。又。脫。而。字。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及。也。字。並。依。舊。文。類。聚。補。正。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耕。刑。以。去。刑。



民字中按上爵尊而倫徒舉。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亂。非樂以為亂也。安其故而不論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時移。○今原作令。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匱而姦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為察務。歸心於一而已矣。

錯法第九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強者。祿爵之謂也。祿爵者。兵之實也。以故人君之出祿爵也。道明則國日強。道幽則國日削。故祿爵之所道。存亡之機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祿爵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過祿爵。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為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強矣。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賞而相并兼者。強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謂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強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為已用矣。故明王者。用非其民。明王之所貴唯爵。其賞不榮。○賞原作實。又空三格。並依御覽百九十。則民不怠。其列不顯。列位依御覽。此文類聚引作列爵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也。則民不貴。爵字誤。或依文御覽。則正。列爵祿賞。不道其門。則民不以死爭位矣。人君而有奸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奸惡。奸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御覽二百七十。人君說此二者。字依御覽補。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名隨之。○名原作君。人作民。惡作長。人君說此二者。字依御覽補。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兵無敵矣。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使請謁而後功力之精。則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日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強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德。不任其力。是以不勞而功可立也。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已也。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戰法第十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為意。故王兵之政。使民怯於邑闕而勇於寇戰。民習以攻難。故輕死。見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則衆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政。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

商子卷三

畫言第八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時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壹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搏也。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搏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暮從事於農也。不可不變也。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一務。其家必富而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闕。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持民力而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搏。搏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姦。故搏力以一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一。民一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搏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搏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強。不知齊二者。其國削。夫民之不治者。若道卑也。法之不明者。若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乘權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姦於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明而民力竭。下。行制



敵強弱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算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政久持勝術者必強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其過失無敵深入借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故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

立本第十一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勢一曰輔法而法行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特其衆者謂之資特其福備者謂之巧特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強者必剛剛其意剛則力盡力盡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積貨積則賞能重矣賞一則爵尊爵尊則賞能利矣故曰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而飾於備勢二者有論故強可立也是以強者必治治者必富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富者必富富者必強故曰治強之道三論其本也

兵守第十二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與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與事而已四與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合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之力與各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各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能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各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也○邑字誤釋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故曰客治籌敵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謂之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附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洽而燠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豕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姦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新令第十三

新令則治不留○韓子節令法平則吏無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由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求過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計變誅止貴齊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祿以自伐國無姦民則都無奸市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弛以作則國必削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子爵出則祿不以功○韓子則利是無當也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益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六益必弱國以功授官子爵此謂以盛知謀以盛勇戰以盛勇戰其國必無敵國以功授官子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治去治○兩治字原並作法依韓子以言去言國以六姦授官子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治

致治以言致言則君務於說言官亂於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謂失守十者亂守一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姦者亡民澤舉農則國富六姦不用則兵民舉競勸而樂爲主用其境內之民爭以爲榮莫以爲辱其次爲賞勸罰沮其下民惡之憂之羞之修容而以言恥食以上交以避農戰外交以備國之危也有饑寒死亡不爲利祿之故戰此亡國之俗也六姦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義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軍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姦勝其政也十二者成軍必削是故與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犯也○之原作不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毀也多者不損也效功而取官爵廷雖有辯言不得以相先也此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用利出十空者○利字原在用其國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姦也六姦成羣則民不用是故與國罰行則民視賞行則上利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執賞罰以一輔仁者心之續也聖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力○於字原王君獨有之能述仁義於天下

修權第十四

國之所以治者三○原脫以字依羣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必作則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矣○原脫唯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也○原脫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賞○原本上作不克則下不用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則民傲罪○原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法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信○原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私親近○原本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故法者國之權衡也○原本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知類者也○原脫不以法論智能賢不肖者唯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讓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不以爵祿使近親則勞臣不怨不以刑罰隱疏遠則下親上故官賢選能○原本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或原作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妬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則於治亂之道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議爲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



臣區區然皆欲擅一國之利。○取而當一官之重。○治亡之本也。○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嚮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蠶衆而木折。隙大而墻壞。○兩而字。御覽九百五。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蠶也。故國有隙蠶而不亡者。○取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治而國無隙蠶矣。

### 商子卷四

#### 來民第十五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十四。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十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殺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未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爲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今秦之所以強者。文○取政所字。又強字。誤。重。今。按。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爲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切以爲不然。夫所以爲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

事。秦四境之內。陵阪邱隰。不起十年。往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雖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其所惡也。然即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質壤什虛。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與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令。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愛爵而重復乎。○取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爲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強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爲不可。則臣愚竊不能已。齊人有東郭敝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購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於愛也。故不如與之有也。今晉有晉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敝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爲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力今時。而使後世爲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難也。

#### 刑約第十六

#### 賞刑第十七

聖人之爲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斂。明教不礙。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國。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博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故恐知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爲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夫故兵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以捍城者。攻將凌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凌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資而致之。雖厚慶賞。何費臣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抄本北堂書。抄。地方百里。北堂書。抄。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奕爲列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縱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即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居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破桀紂。海內無患。○取天下大定。遂築五庫。







乃得人兵官之吏。其獄法高爵營下爵。級高爵能無給。有爵人隸僕。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去。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樹墓級一樹。其攻城圍邑也。國司空督其城之廣厚之數。國尉分地。以徒校分積尺而攻之。為期日。先已者當為最。國家已者當為最。再督則廢。內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陷隊之士。面十八人之隊。陷之士。知疾。國不得斬首隊五人。則陷隊之士。人賜爵一級。死則一人。後不能死之。千人環規。諫諫於城下。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將軍為木壹。與國正監與正御史參望之。其先入者舉為最。其後入者舉為最。其陷隊也。盡其幾者。幾者不足。乃以欲級益之。

弱民第二十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越則志。弱則有用。越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民善之則親。利之用則和。用則有任。和則匪。有任乃富。於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茲多。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殺。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穀無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強兵易弱。難強。民樂生安佚。死難難。正易之則強。事有差多。茲寡。賞無失。多茲疑。敵。失必利。兵至強。威事無差。利。用兵九處。利。勢必王。故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強事與敵之所差。為利。法有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濟國守安。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強。亂則弱。強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致物者強。去物者弱。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息而國弱。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農商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生。蠶六。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農有餘。食則薄。燕於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為卒。六。成俗。兵必大敗。法。枉治。衆。○梁原作亂。任善言多。治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為卒。六。成俗。兵必大敗。法。枉治。衆。○梁原作亂。任善言多。治衆。國亂。言多。兵弱。法明治。省。○原脫治字。任力言息。治省。國治。○省原作者。言息兵強。故治大國。小治小國。大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強國贏。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故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故以強重。弱。弱。強。王。以強政。強。弱。存。以弱政。弱。強。強。去。則王。故以強政。弱。弱。以弱政。強。王。也。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於功。賞必盡其勞。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此無敵矣。今離。妻。見。秋。毫。之。末。不。能。以。明。日。易。人。鳥。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聖。賢。在。體。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當。世。之。用。事。者。皆。欲。為。上。聖。舉。法。之。謂。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濟。大。川。而。無。船。楫。也。今。夫。人。衆。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與。危。亡。為。鄰。故。明。主。察。法。境。內。之。民。無。辟。淫。之心。游。處。之。士。迫。於。戰。陣。萬。民。疾。於。耕。農。有。以。知。其。然。也。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宛。鉅。鐵。拖。利。若。蜂。蟻。脅。蛟。犀。兕。擊。若。金。石。江。漢。以。為。池。汝。穎。以。為。隄。隱。以。鄧。林。綠。以。方。城。秦。師。至。鄆。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涉。○菊子譏兵。莊。蹻。發。於。內。楚。分。為。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衆。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此下。精亡。

商子 卷五

商子卷五

境內第十九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為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六日。其役事也。隨而養之。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以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戰也。五人來薄為伍。一人羽而輕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夫勞爵。其縣過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勞爵。能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益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霸主將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國封尉短兵千人。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輕短兵。能一首。則優。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以上。則益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益論。吏自操及杖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為饗。就為不更。故爵為大夫。吏而為縣尉。則賜爵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故爵大夫。就為公。大夫就為公乘。就為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益。就正卿。就為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為左更。故四更也。就為大良造。以戰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其縣四尉。皆由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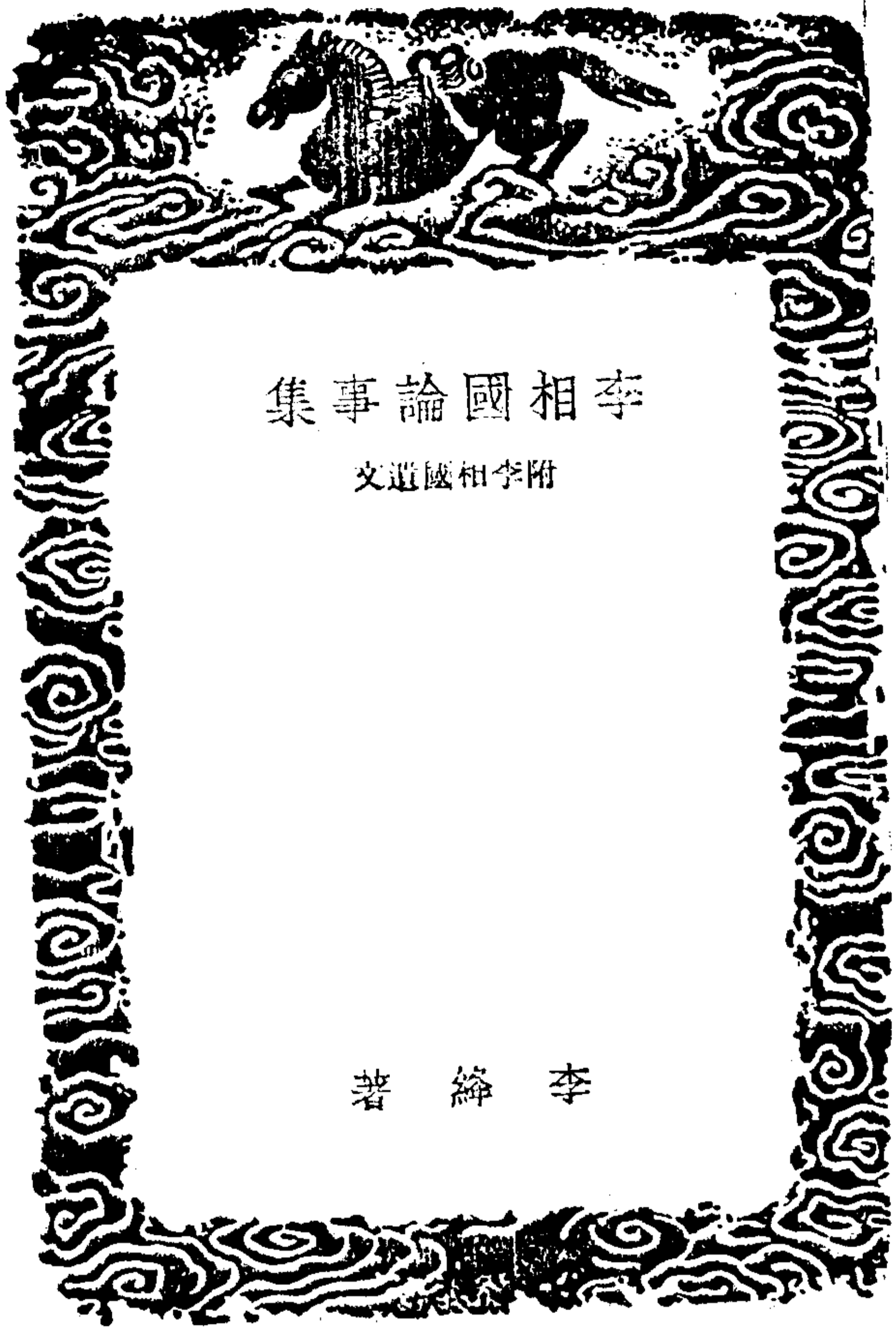












李相國論事集

附李相國遺文

李絳著

四庫全書提要

李相國論事集六卷。舊本題曰李深之文集。唐李絳撰。絳字深之。隴西人。擢進士。補渭南尉。歷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蹟具新唐書本傳。今考其書。乃唐史官蔣偕編。絳奏議之文。與論議之事。雖以集名。實魏徵諫錄之類也。前有大中五年偕自序。稱今中執法夏侯公。授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有直臣風概。讀之令人激起忠義。始自內廷。終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目爲李相公論事集云云。其說本明。此本標題。殆後人傳寫所妄改歟。偕序稱七篇。今佚其一。所存惟有翰林學士時四十六事。爲戶部侍郎時四事。爲宰相時十五事。共六十五條。敘事朴拙。頗乏文采。謝狀賀表之類。雜錄其間。多與論諫無關。又批荅賀屏風一條。宣示李栻密疏一條。盛夏對宰臣一條。皆憲宗之事。尤與絳無涉。編次蕪雜。亦乖體例。然遺風舊事。紀錄頗詳。多新舊唐書所未載。亦足以備考核。王楙野客叢書。引其救鄭綱一條。論採擇良家子一條。謂足補唐書之疏。葉夢得避暑錄話。引其論吐突承璀安國寺碑樓一條。訂唐書之誤。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證矣。陸游集有此書跋。稱舊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蔣偕作敘。以序考之。偕所序蓋七卷者。今一卷之本未見。而此爲七卷之殘本。乃有偕序。豈後人以游跋更正歟。

李相國論事集 提要

李相國論事集序

公元和二年四月。以監察御史選充翰林學士。未幾改主客員外郎。依前充學士。逾年轉司勳員外郎。年來改本司郎中。依前充學士。自始直內署。周旋凡五年。不獨以文章號令爲應職。意欲極直諫之道。開天子之耳目。致生人於仁壽。以爲己任。是時因抗言論事。而命授中書舍人。賜之金紫。時憲宗固以爲南司大用矣。不逾年。自戶部侍郎。遂平大政。其後二十年間。崇踐中外。卒以剛鯁致奸凶之大禍。大中初。有詔史官差第元和間相臣五人。將臣五人。將命圖形以補凌烟二十四人之次。有司即以公之名跡。列在選中。及上奏。獨公之名留中不報。噫。自古忠臣不得其死者。自兩漢王嘉、李固。至西晉張華。如國朝褚河南。裴河東之類。剛毅不回。有類公之遺烈。于公之生。○此下似有脫文。今中執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有直臣風概。讀之令人激起忠義。始自內廷。迄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目爲李相公論事集。下以楷模于後代。上以顯元和聖后納諫之德。昇平之運。可惜其致云爾。大中五年辛未歲冬十月。史臣蔣偕序。

李相國論事集 序



# 李相國論事集目錄

## 卷一

- 論李錡財產請代浙西百姓租稅狀
- 論請驛遞救書狀
- 請立皇太子狀
- 謝宜慰狀
- 論安國寺不合立聖德碑狀
- 上問待賢興化事對
- 造屏風事
- 進歷代君臣事迹五十條狀全唐文作奉命進歷代事宜疏
- 批答宰相等賀忠諫屏風表
- 論表均進銀器狀

## 卷二

學士謝狀

李相國論事集 目錄

李相國論事集 目錄

- 論柳公綽事
- 辨裴武疏
- 論鄭綱事全唐文作辨李吉甫書奏疏
- 論白居易事
- 論國學疏
- 論諫諍事
- 奏事上怒旋激賞事
- 論中尉不當統兵出征疏

## 卷三

- 上令宣示邪人事一作宣示李拭書疏
- 論譏毀事
- 論鎮州事宜
- 上鎮州事
- 又上鎮州事
- 論盧從史請用兵事
- 論澤潞事宜
- 請授烏重胤河陽節度使疏舊別澤潞節度使今依全唐文改正
- 論張茂昭事狀

## 卷四

- 論易定事宜
- 論鎮州淮西事宜
- 論內庫錢帛
- 論量放早損百姓租稅
- 請揀放後宮人
- 論德音事
- 賀德音狀
- 謝宜慰狀
- 又謝宜慰狀
- 謝密賜宜勞狀
- 論許遂振進奉請驛遞送至上都狀

李相國論事集 目錄



李相國論事集 目錄

論不召對疏  
論延州事宜狀  
論簡勸楊憑家產狀

卷五

憲宗出遊畋獵中罷  
論王鈔加平章事  
論天地祭器敝惡  
論任賢事

上言承璫事  
上處分舊例戶部有進奉事  
論戶部開官斛斛疏  
論元義方事

論太平事  
論魏博事  
論朋黨事

卷六

論鹽鐵月進事  
論京西京北兩神策鎮退軍事  
上言德宗朝事  
延英論邊事  
夏中對宰臣事  
上言外戚事  
上言開元天寶事  
上言須惜官  
論採擇事

李相國遺文附

奏疏  
論劉從諫求為留後疏  
論僕射中丞相見儀制疏  
論回鶻請昏

李相國論事集 目錄

四

五

李相國論事集 目錄

六

論于季友尙主  
論尙德  
論徙受降城  
論備回鶻

碑銘

兵部尙書王紹神道碑

賦

太清宮觀雲極舞賦以大樂與天  
地同和爲賦

李相國論事集卷一

唐李絳著  
蔣偕編

論李錡財產請代湖西百姓租稅狀

元和二年。浙西擒李錡伏法。准舊例。籍其家財產。送上都。翰林學士裴洎、李絳等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剝削。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原本一語不。若謂告。據舊唐書本傳改。陛下哀憫無告。爲之弔伐。變愁怨之氣。爲發生之和。歌舞聖時。負戴恩德。其李錡家所積錢帛。皆斂于人。或有酷法。冤濫之徒。斃其身。取其貨。或有枉法。徵納之吏。加其罪。納其財。前後事狀。布聞遠邇。聖恩本以叛亂。誅討。蘇息一方。今並連錢帛。播聞四海。○播原謂有。○原脫謂字。據舊唐書補。惠綏窮困也。伏望天慈。下痛哀之詔。降雨澤之澤。將逆人財物。並以賜本道。代浙西百姓今年租賦。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上覽狀嘉嘆。久而從之。

論請驛遞赦書狀

元和三年三月。御丹鳳樓。大赦天下。知樞密中使劉光奇。黨比同類。奏准舊例。散差中使。走馬往諸道。送赦書。所貴疾速。意欲庇假。其類使至諸道。受納財賂。俟其至也。自獲其半。翰林學士裴洎、李絳等奏曰。陛下自臨御海內。事推至當。易去煩苛。今復以赦書。散差勅使。送是求方鎮財物。蓋非陛下意旨。請付度支鹽鐵。急遞發遣。既得疾速。簡便。又無求取勞擾。上依絳等所奏。光奇又奏曰。舊例如此。難使改易。上曰。

李相國論事集 卷一

一



舊例若是，即須恭守。若不是，即須改移。豈可循舊弊耶？○原即：名臣與議改。宜依裴洎、李絳所奏，自此衆情必知。慮事□可以理奪。○句有。真致治之英主也。故言時事，稱貞觀、開元、元和之政焉。

請立皇太子狀

元和三年，學士李絳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己，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立，典策不行，是開窺覷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謂承宗廟、重社稷也。○原脫重字，據補。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懸諸日月，著爲憲章。伏望陛下抑擢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用與儲副，永固邦家。則主鬯承統，必光於萬代；問安侍膳，道播於百王。上曰：朕以菲薄，獲守社稷，而度德未通於天地，考誠未達於宗祧，而遺示天下，私先及於子孫，朕甚慙焉。然以卿忠誠，累有陳請，援引祖宗制度，援引經典憲章，事重禮崇，豈然增揚，宜依所請，遂下制司，擇日備禮冊命，即惠昭太子也。

謝宜慰狀

今日奉宜聖旨，以立皇太子制下，特賜宣示。臣者祇奉詔命，歡抃失容，伏以時屬昇平，運逢交泰，陛下思固大本，以承鴻休，爰命元良，式昭茂典，無疆之祚，惟永。至德之光，日宣億兆，生靈鼓舞，欣戴臣狂，惟淺陋獲奉軒輝，特降香慈，俯賜宣示，以榮爲荷，倍百常情。

論安國寺不合立聖德碑狀

元和四年，盛修飾安國寺，左軍中尉功德使吐突承璀，令僧惟應等連狀奏請立聖德碑，承璀恩澤無二，實無不行。遂先立碑，石大小高下，一準華陰所碑，及堂構克成，承璀奏請學士撰碑文，且曰：臣以排比一萬貫錢，充送撰文學士，有進旨，令學士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李絳撰。於是絳與諸學士議，以自古聖帝明王，無聖德碑，豈德不追歟？蓋以謂不宜刊勒，且示聖德有區限也。及同狀上論其旨曰：陛下布維新之政，刻積習之弊，行前王所不能行，革歷代所不能革，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自立碑，以示天下，不廣彰滿假之漸，招矜炫之譏耶？大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化成天下，高視百王，豈可以文字而蓋聖德？又安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乃反虧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堯舜禹湯文武，無立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崇碑之碑。○原作然，後有聖德山，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迹，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哉？陛下嗣高祖太宗之基，舉貞觀開元之政，思治不遑，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德？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德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碑，與前事頗乖，可否相遠，是非殊異。況此碑既在安國寺中，即彼游觀崇飾之事，述游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非正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伏乞聖慈，特令寢罷。○原脫令字，據補。臣等職忝近密，理合獻陳，庶申葵藿之誠，冀增海岳之大。謹奏。其日晚奉宜進旨，覽所陳，深歎忠鯁，已依所奏，不令造立。其碑樓遣令拽倒，詎想宜知悉，勅使宜了。學士相視，不準擬一狀便行。尋問勅使如何拽倒，曰：聖人覽狀時，承璀正在旁立，上處

分令拽倒，承璀云：碑樓功積大，卒拽不倒，款緩令拆，意欲延引，候便再論。上厲聲曰：多著牛拽，乃不敢言。遂以百牛拽倒。某見定當了奏聞，便令宜與學士。

上問德賢與化事對

上嘗御浴堂北廊，從容言曰：朕閱覽前史，見興化致理之主，奉公竭忠之臣，未嘗不加與歎。想其風彩，泊我貞觀開元之化，備在青史，垂於不朽，朕不量菲薄，欲庶幾仰承祖宗之道，追蹤古昔之風，將鈞拔俗之士，致濟代之才，舉茲凋瘵，納諸仁壽，邊境靡烽燧之警，郡縣無愁怨之音，禮義興行，盜賊屏息，無忝諡號，不爲宗廟之差，何行而可以致是也？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興聖懷，發德音，追帝皇之高風，紹祖宗之丕烈，思延鈞鑒之士，想致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獲承聖言，而祇應清問也。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發於志，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昔周成王泣啓金縢，皇天爲之反風，宋景公誠發德言，妖星爲之退舍，天人相應，今古同時，記曰：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言聖賢相通，有感而應也。今陛下以上聖之資，撫易化之運，積勵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之賢，感於誠懷，勞於夢想，言出于口，行加于人，神祇將必效靈，才彥固當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傳說，周文獲於渭濱，願言必從，志誠斯感，惟聖人爲能之，抑臣又聞政必觀其實，不觀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誠，從陛下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導其下，則無繇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聲鳴而響不答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禮，而待拔俗之賢，以九品之祿，而望超代之器，是猶垂螭蚓之餌，以釣吞舟之鱗，設弓弋之繳，以羅垂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文王養老，而伯夷、太公出，昭王禮士，而鄭衍、樂毅至，故以身先之，以誠致之，未有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親信端士，遠弃邪佞，盡忠進直者，獎之，希合從諛者，斥之，與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參其事，與賢士游，觀而禮之，不令不肖者構其隙，唯義所比，不論親疏，唯仁是行，不論貴賤，去冗官無益於時者，則祿及才能矣，出宮女之希御幸者，則時無怨曠矣，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慢之奏，則樂得其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治化洽矣，法令行則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遷矣，如此，則聖問周達，德聲遐宣，可使金石爭變，鳥獸率舞，而況於人乎？則必賢者慕義，英彥赴轡，伊尹必負鼎而來，呂望必投釣而起，由余必弃戎而委質，甯戚必捨牛而效用，三傑成功於高祖，四七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山雲起，虎嘯則谷風生，自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羣后，興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倫，遠比堯舜，與崇近與，祖宗合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向者聖念所思，睿心企及，何遠之有哉？唯陛下勤行之爾。若言之不至無至也。○句有。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上曰：美哉斯言，朕當書之於紳，因有進止，檢自古明君賢臣，亂君邪臣事跡，造屏風焉。

造屏風事

元和四年，勅學士令檢自古明君賢臣、亂君邪臣事跡，作屏風三合，其圖畫美惡，題寫其事，朕施於便殿，坐臥觀閱，用爲鑒戒，以自省察。學士李絳、崔羣、錢徽、韋宏景、白居易等，檢討事跡，如文王得呂望以興，齊



桓公任管仲以爲齊宜王誅阿大夫。京房對漢元帝。周幽王嬖褒姒以爲身禍。秦二世惑趙高以亡天下。陳後主方事弋獵遂以亡國。朱異勸梁武帝納侯景。臺城遂陷。如此之類。都五十餘事。造屏風三合。具列其事。進入。并以狀稱賀。上大悅。乃令中使將出中書。以示宰臣。百僚上章賀。即日張於便殿。朝士省閱。顧左右中人指示曰。汝等大須作意。不得有如此之事。

進歷代君臣事跡五十餘狀

元和四年。奏。臣等先奉進止。令檢尋歷代至國朝已來。聖帝明皇。忠臣義士。君臣合體。事跡可觀者。檢五十條。進呈。欲於御坐。置屏風觀覽者。伏以自古聖王。皆憂勤庶政。未嘗不取鑒於前代。致理於當時。昔太宗亦命魏徵等。博採歷代事跡。撰書政要。置在坐側。常自省閱。書於國史。著爲不刊。今陛下以天縱聖姿。日慎一日。精求道理。容納直言。猶更參驗古今。鑒試美惡。朝夕觀覽。取則而行。誠烈祖之用心。必致貞觀之盛。理臣等謹依撰錄。都五十條。實愚成敗。勸爲兩卷。隨狀進上。其書政要。是太宗親覽之書。其中事跡周備。伏望德政日新。成不諱之朝。致無爲之化。

批荅宰相等賀忠諫屏風

朕以負荷至大。惕厲每深。常所憂勤。豈敢暇逸。雖卿等竭忠獻替。蓋臣之教既多。而朕亦追想聖明。諫諍之規是泐。所以列其事跡。文以丹青。嘉乎匪躬。凜然在目。庶以發揮寡昧。辨察正邪。置之坐隅。所期於外。獎示諸卿等。但表於中。懷款之清風。企以從政。豈惟斯美。得在前人。卿等道極致君。才周濟物。何遠義激於金石。成務功格於神祇。事合公忠。言形將順。周省陳敘。誠覽誠明。所賀知悉。

論表均進銀器狀

元和二年春。德音天下。方鎮因緣進獻。哀刻百姓。賦斂煩重。外以進奉爲名。內以貨財爲事。遂有痛哀之詔。斷方鎮非時進奉。其夏。李襄陽節度使裴均。素交給內官。恃其援助。遂進銀盆之類。萬餘兩。憲宗因事繁。誤納於內。學士李絳等論奏云。陛下聖明之德。超邁百王。英特之姿。跨越千古。察百役之繁。憐萬世之愁苦。念杼軸之積弊。知姦臣之徇私。外以進入爲名。內以賄遺爲計。厚斂于下。半入其家。所以特降鴻恩。大拯頹俗。罷方鎮不時之貢。禁天下無藝之費。蘇息下民。革除宿弊。頒宣之日。遐邇華臻。感恩涕泣。仰德歌舞。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觀聖時。利澤布於四海。德施周於萬里。家吟戶詠。氣舒日明。繼及數月。今自廢罷。受納裴均所進銀器。天下之人。皆謂詔書不信。必謂陛下以財貨爲先。此人非益於聖德也。且裴均行不繇道。姦以事君。固違制書。敢進銀器。此是試陛下之意。若不容納。必知英主不可以利啗。則須恭守典憲。遊朝廷。○○字上下。若爲受領。則知聖懷必可以財動。因此厚斂於下。此不忠不誠之大罪也。倘陛下以裴均位當藩鎮。官極崇顯。未能行法以懲姦人。伏望以制書令度支收納。即不違勅文。又免入內庫。無虧聖政。以示外方。上覽疏驚曰。我事繁。都不記得。許令受納。是我誤也。所進是敕書未到前發來。裴均特赦其過。依卿所奏。便送納度支收管。其日遂令中使押領銀器於中書。宣示宰臣。云裴均違勅。進此銀器。緣其赦書未到前已在道路。所以特赦其過。並令送納度支。所宜知悉。宰臣驚悅。進狀稱賀。中外皆喜。

上之從諫求理焉

李相國論事集卷二

學士謝狀

臣絳等今日伏蒙聖恩召對。特賜延納。過有獎諭。又奉宣聖旨。卿守職盡忠。常如今日。朕何憂天下不理。又伏見襄陽進奉。出付所司。安國寺鑄聖容。又罷臨幸者。親奉德音。旋蒙宣諭。目觀盛事。心感皇明。喜戴交并。抃舞失次。伏以陛下憂勤庶政。推以至公。容納直言。事惟求當。臣等恭守職分。自合罄竭愚衷。豈望天香綉纓。特加獎諭。感恩激切。倍百常情。至於慎守德音。出外方之獻。嚴重清蹕。能近寺之游。此皆發自宸衷。卓然光大。足以動四方之聽。感萬國之心。臣等職在禁闈。時逢昌運。以欣以忭。意不能宣。

論柳公綽事

御史中丞柳公綽。與宰臣不協。爲所陰中。憲宗因對學士李絳。忽云。柳公綽。遂突臺中。○○突原謂空。據公事不理。我與一遠郡刺史。以勵後人。何如。絳遂奏曰。自柳公綽爲中丞。公議皆云稱職。性素強直。不依附於人。衆傳掌權之人有忌者。輒欲去之。望聖意審詳根絲。上大悅曰。誠如此。且任之。如有闕敗。去之如何。○○名臣奏。作去之。何晚。此疑誤。

論裴武事

京兆少尹裴武。銜命使鎮州。令諡王承宗。割德棣兩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承宗所







過遂至亡國。向者四君招諫使言。聞過輒改。易覆車之轍。啓忠臣之心。則當收化益光。宗社永固。殷湯周武。安得有鳴條牧野之戰。戎人漢祖。安得有驪山軼道之師。且今補闕拾遺。天后所置。使在左右。司察得失。昔施之於女主。今黜之於聖時。國史之中。何以示後。微臣竊爲陛下惜之。夫臣下貢言。於至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夜思將。有上諫。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於絨封上進。又削其半。其得上達者。十無二三。何哉。啓忤意之言。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相時避禍者也。自非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己。正諫有裨於時。溫言容納。獎勵勸道。忠臣抱義。不顧其身。懷忠不避其禍。苟有致君濟時之益。不識觸忌冒諱之誅。何哉。盡節之臣。竭忠之士。願食君之祿。推事君之道。而致然也。其君上納忠如是之急也。臣下上諫如是之難也。所以明主須宥其過。拘納諫切言者。賞之使必進。極諫者。褒之使必行。然後聖德光明。大化宣暢。今黜責諫臣。使直士杜口。非社稷之利。朝廷之福也。陛下詢於微臣。不敢不陳愚款。上曰。非卿此言。我安知諫諍之益也。

奏事上怒旋激賞事

學士李絳於浴堂北廊奏對。指切時弊。有忤上者。及論中官縱橫。方鎮進獻事宜。上怒甚。頭面俱赤。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奏論不已。曰。所奏陳事。豈臣身之利。是陛下之利。陛下不以臣愚昧。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禍患。盡誠奏論。傍忤侍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之與承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感願太盛。虧損聖明。故不敢不言也。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上見絳誠切不回。怒色卻散。乃慰諭曰。卿盡節竭誠於國。人所不敢言。卿悉言之。朕聞所不聞。知所不知。真忠正誠節之臣也。疾風知勁草。卿之謂矣。他日南面。亦須如今。絳遂拜謝而退。上遂令與改官。遂特命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異哉。論事過則怒。正理當則悅。不避於事。唯在於公。息雷霆之威。布陽和之德。非憲宗至聖。孰能是哉。

論中尉不當統兵出征疏

元和四年。上令左軍中尉吐突承瓘。統神策軍討王承宗。節制諸道兵馬。翰林中。縷陳從古無令中人統各鎮師徒。諸道受其節制者。師出不律。軍必無功。前後諫論一十八度。後宰相論亦不允。遂依上旨。仍令學士李絳撰白麻。其曰。絳又進狀。稱事實不可。適有進旨。召翰林梁守謙。上手執一紙文書。云。宰相悉言。可任承瓘。而學士不肯。如何。遂令中書出敕。夫以人主之威。承瓘之寵。兵戎之重事。學士之微品。天威下臨。道其草制。復有何難。而因循道理。愛惜事體。至於手執相府狀。令中書出敕。不怒學士所守。能察盡忠之誠。雖古先哲王。何以及此。踰歲承瓘果無功。旋師更寵受開府。儀同三司。依前中尉。絳謂諸學士。絳縱蒙恩獎。超越諸公。容思報恩。不顧獲罪。今吐突啓用兵之端。無擒敵之功。傷人費財。貽國大恥。虧損聖德。汗辱史策。此事須上論。不敢迴避。履危之際。絳自上疏。不敢有累諸公。遂上疏極諫。其略曰。承瓘擾改師徒。陷沒將校。衆情羣議。方謂陛下正其刑典。懲之後來。今反極寵榮。重加崇秩。已後更有敗軍失律之將。蹈利干賞之夫。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罪同而罰異。王法之不一也。若捨之。則保身而欲敵。國典之不行。

也。伏望聖心。割不忍之恩。舉不刊之典。責無功之罪。追不次之榮。使備邊之將。有所懲勸。當危之士。無復顧望。實天下幸甚。疏既入。絳謂諸學士曰。此疏事合分陳。豈得顧念禍患。少當貶責。便從此辭。遂於本開取前後所上章及稿草。悉皆焚毀。俟命而已。隔兩月。承瓘遂能左軍中尉。以散伍就院。然後相賀。拊舞聖明。憲皇割恩務理。從諫納忠如是。天下仰觀日月。謂之中興。太宗元宗之盛。無以過此也。

李相國論事集卷三

上令宣示邪人事

元和四年。王士真率其子承宗。輒令軍府事。中人承瓘。勸上與師討伐。時事人情。不願動衆。蓋緣鎮州四面皆叛。換之地。事同勢合。必難成功。又以承瓘統左右神策軍。專政令。諸道取節度。中外極諫。言其不可。前後二十餘度。上意猶豫未決。而宗正少卿李拭。密上疏言。承宗必須誅討。承瓘是親信近臣。合委禁兵。爲統帥。諸軍不敢不伏。上忽遣翰林使梁守謙。把狀狀來。謂學士等曰。此是姦邪之人。知朕欲令承瓘領兵討伐承宗。便希我意。故進此狀。卿等記之。已後不得輒令進用。若非應期聖旨。何以洞鑒事情。豈尋常守成之君所可擬也。

論議毀事

學士奏事。極論官權幸。侵害政事。搆毀忠正。罔惑聖聰。上曰。此輩從古而有。非朕特置也。其何敢罔惑。搆毀朕。豈用其言哉。學士對曰。陛下不信。試取聖意。素所美之事。假以上旨。爲惡聞之。卽爲不願事實。好惡。便隨順聖心而言。此豈忠信所爲。實傾邪也。中人本性。唯在財利。若趨邪行賄者。雖事類踴躍。政如豺狼。而因便陳啓。悉謂賢才。若守正不通者。雖行同顏閔。埋等毀黃。因事中傷。謂之貪冒。不知仁義。不分邪正。此其天性也。臣不敢言。聖意知其如此。遂其喜怒。蓋以常在左右。積於狎昵。能用傾巧之智。搆成疑似。



之端上聞而怒之因而信之。詎謂之公也。如此事狀。備載史言。巧拙為真。○此句。今古同病。上曰。此等是除奴。豈有信其毀謗。如有此事。卿等一一奏論。朕當處置。勿希朕旨。

論鎮州事宜

奉宣。今因鎮州事勢。朝廷欲自除人。如何。學士奏曰。臣等伏以河北專有土地。父子相承。每思此事。常所憤歎。自聞士真亡沒。夙夜思量。誠願別議除人。以去久弊。然以朝廷法制初立。須慎事機。度其萬全。方可處置。伏以自武俊父子相承。至今四十餘年。軍鎮人情。慣習以久。兼聞士真有子。久領兵權。今別除人。深恐未可。況范陽魏博。易定。淄青。皆是父子相承。實同流類。鎮州若有革易。此輩必不自安。茂昭雖有所陳。亦恐未得甚信。竊料四鄰節度。多有此心。必謂進退之間。皆有所利。何者。若鎮州除人。入得其便。以此為功名。若救命萬一不行。因此卻相交結。在於國體。不可便休。即須備守封疆。兼議討伐。因此節度使必加封賞。軍士亦須給賜資糧。臣以知其四鄰。進退有利。況今江淮水旱。財不充力。陛下方懷憂勤。猶思賑恤。當於新河以北。近來稍加恭順。當其畏威懷德之際。示以含宏光大之恩。且令士真口依師道例充留後。既推恩信。且獲便安。近日師道最奉朝廷。猶奏小男引方充副使。則鎮州未可改易。事理灼然。但國家財力漸豐。德化漸及。他時制置。必易指揮。臣等慮及此事。已具開奏。累日思量。非不審細。利害得失。斷在不疑。伏望聖恩俯賜詳察。

上鎮州事

奉密宣。今欲與承宗留後。便割鎮州等內德棣兩州。別置一鎮。又欲令人諭承宗。遣依師道例送兩稅。卿等商量如何者。學士奏曰。臣等竊以鎮州專有土地四十餘年。軍鎮人情。久已附著。今若別議割隸。即成不安。軍情又阻。憂疑怨望。以此為辭。官爵恩澤。悉為虛棄。傷割隸之際。萬一遲遲。事體之間。倍難處置。況鄰近數處。情狀皆同。料其中心。亦憂分割。若潛計會。必有拒違。朝廷計謀。須審利害。捨小取大。斯為遠圖。臣細思量。必難割隸。其兩稅官員等。伏望聖恩授承宗後。因弔祭使鎮州日。令出自其意。以諭承宗。使其感戴恩造。若引師道例。不欲令知出自聖旨。倘或自效。理固合宜。若事或不行。體亦不損。臣之愚慮。敢不竭誠。伏望聖恩俯賜詳察。

又上鎮州事

密奉進旨。今劉濟。季安。皆有疾患。忽有故者。不可盡如鎮州例。皆與其子。今欲乘此便。鎮州別除人。如不可。即議用兵。議者皆以此為然。恐卿不細知彼事情。宜審商量。奏來。勿錯誤者。學士奏曰。臣等再三思度。敢不詳審。伏以鎮州人心固結。難即改移。鄰境事同。必相扶會。當其無事。則相疑沮。見有改易。則鄰同心。意者。以子弟為謀。他日還慮及此。情狀可見。事理昭然。今若欲除大臣守鎮。臣恐必知未可。不如且示懷撫。以收其心。所以頻有奏陳。伏冀俯存含忍。實慮別除人後。制命不行。即須與師。且事征討。蓋以江淮水旱。人力困窮。陛下每切憂勞。尙加賑恤。財賦所入。經用不充。今欲鎮州用兵。須令諸處進討。計用兵數。供費已多。萬一四鄰之中。同類潛相扶結。相為影援。延引歲時。則為患益深。所費轉廣。縱陛下悉出府庫。以

給軍須。若更淹延。將何及計。兵連之後。勢不得休。北狄西戎。素多姦狡。忽乘間隙。侵犯邊疆。又須興兵。以事防邊。首尾應敵。則內外憂危。臣等必知與師未可。自陛下臨御天下。諸州連帥。頻見軍功。言事者不計始終。喜功者輕議討伐。今鎮州事勢。與劉闢。李錡。不同。何者。劍南。朔西。本非反側之地。劉闢。李錡。暴生狂逆之心。唯以財貨誘人。人心本無結固。又四面皆是國家兵鎮。事與河北不同。所以懇請誅討。料其事勢。舉必萬全。今鎮州事宜。與河北有異。外則結連勢廣。內則膠固深。以此用兵。必為不可。其劉濟。季安。雖有疾患。至於事體。與鎮州略同。若亡沒之後。或別有其便。即相其使。可否。臨時裁制。伏以崇勳。盛烈。底定四方。必有其時。可以斷致。自鎮州有故。臣夙夜思量。誠願因其此時。收得一道。事有未可。不敢因循。滯竭肺腑。備陳愚款。貴得萬全之計。上酬不次之恩。事之安危。伏冀聖慮所切。惟望不納浮議。斷在宸衷。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慮從史請用兵事

學士奏。從史比來事跡。彰露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所以曲陳利害。頻獻計謀。冀許用兵。以求姑息。○原以字。擢進今親領士馬。欲往邢洛。假以就糧。實為動衆。去就之際。情狀可知。伏賴聖德。備詳端緒。用絕其請。不許此行。臣恐竊料從史。必更密陳利害。求勸師旅。為輸忠誠。苟私於身。非利於國。更有奏請。伏望以此隄防。

澤潞事宜

學士奏。臣昨已具狀。陳烏重尤不可便授以澤潞。請與河陽。卻除孟元陽澤潞。臣進狀後。至日晚。方見承璫文狀。奏行營事宜。其烏重尤。承璫已會與文牒。令勾當留後。詳覽驚歎。實所痛心。且澤潞五州。據山東要害。河北連結。唯此制之。磁。邢。洛。三州。入其腹內。國紀所在。實繁安危。比者茲道為從史所據。囚狡情狀。昭然可知。比年與劉濟。王士真。相結。又奏其男。充都知兵馬使。如此姦狀。聖情具知。今地降靈。○原當作今陛下神略。坐致凶惡。卻收一道。奈何欲與重尤。卻奔此鎮。陛下昨追從史者。度於利害。須以計擒。然於國家。已失大體。今澤潞重鎮。承璫輒以文牒。便差人為留後。遣請旌節。無若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收澤潞。人神同慶。國柄再立。制度重顯。今忽與本軍將。物情頓沮。朝經大紊。自削形勢。卻恐不如從史。向者從史。雖懷蓄姦。已受朝命。方鎮。今重尤一時。素無功策。承璫一牒。便居重位。河南。河北。諸侯聞之。憤怒之心。必生言語。蓋以專權日久。莫不各有將校。且懼且恨。必謗朝廷。皆謂重尤與承璫。交通作姦。遂卻從史。代其使主。便與節度。豈唯事同致怒。實亦人情難堪。備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宏。師道。各有名位。與重尤同列。繼有表章。陳其情狀。并承璫專授重尤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總不答。即方鎮之體大沮。若別處分。即朝廷之體大虧。是令承璫取怨天下。從史以澤潞不容。遂至狼狽。若承璫為天下不容。何以自保。或恐因此遂亂。今重尤使除河陽。亦是望外之福。況新有從史事。豈慮重尤遲迴。重尤所得方隅。已是承璫之力。元陽若與澤潞。又是事望所推。不唯忠義堪為腹心。兼有才略。實可委任。兩河方鎮。亦必忻懼。朝廷制度。又再修舉。利害懸遠。事在不疑。況重尤頃為從史。託劉濟。士真。搆間虛辭。為國生事。至使聖恩特



遣朝官委曲宣諭。僅得寧止。如是則事跡固無遠大。臣豈與重允間隙。豈與元陽有親故。蓋為社稷之計。朝廷之勢可惜爾。伏望聖恩斷在不疑。與重允河陽。足以資逐從史。效與元陽澤潞。足以歷河北諸侯之勢。朝廷收得威柄。承璫免負發責。機便易失。時事難遇。伏望定於神慮。遂此至公。臣等懇切上陳。不避忘諱者。伏以獲居近密。特授恩光。若緘一字。不言上。負陛下。伏惟聖慈俯鑒。速降制命。以副人心。奉宣。悉依卿處置。

澤潞節度使

學士奏。守謙密言。聖恩商量。以昭義兵馬使。重允部置軍中事。不獲已。須與節度使者。臣竊以此處置。實非所宜。比者以從史受命。不由朝廷。遂至生彼邪心。致茲惡跡。今重允驅逐從史。忽領旌旄。兩河聞知。必生怨望。謂陛下密以官爵誘其將校。遂其主帥。人情雖懼。國體已傷。若以重允主兵。勢須便與。即是威福不在朝廷。於事體之間。與從史何異。議者若曰。重允見主權。必不受制。臣觀事勢。實恐不然。何者。伏緣從史懷惡蓄姦。罔上違命。所以重允得效義獻款。以順為名。其衆遂伏。今重允若不顧憲章。以力取位。即其同列。寧息偏辭。備失衆心。前事豈遠。以此事理。必無異圖。縱軍中有狀請與重允。此時之事。必非忠心。其流輩既多。當不願重允獨得。別與一鎮。少愜衆心。伏望聖恩。先令密諭。重允授以河陽節度使。除元陽澤潞節度使。則人情大伏。國體得全。且重允忽自軍將校。授以河陽。拔於行間。恩生望外。豈於此際。便有遲迴。弄義虧忠。遠福取禍。雖至愚下。亦必不然。元陽功效。素高。公望又積。澤潞接近。久亦承風。今若除授。便徑入潞府。慰勞將士家口。卹其貧乏。各使安存。三軍聞知。自然感悅。重允既得方鎮。元陽又愜人心。如此處置。必無差誤。機事可惜。實所痛心。威柄一失。豈可復得。伏望聖恩。不以臣愚昧。特賜省覽。斷自宸慮。成此聖功。輒敢獻陳。伏候聖旨。奉宣。依卿所奏施行。

張茂昭

學士奏。伏以茂昭舉家朝覲。河北都無此例。雖本情自任。不得在外體。殊可嘉稱。須降恩榮。以存激勵。今迪簡除易定節度。茂昭便是前衛。行理之間。恐非穩便。又所隨將健。悉屬定州。茂昭寂寞。於體非宜。伏望聖恩。速除茂昭一官。并專使宣諭。從將校。悉令取茂昭處分。到京別有進止。如此處置。實協事情。謹具奏聞。伏候聖旨。奉宣。依所奏。遂除河中節度使。

李相國論事集卷四

論易定事宜

學士李絳奏曰。臣訪聞易定事宜。今實感迫。人情惶駭。迪簡髮危。蓋緣府庫空虛。村鄉饑竭。賞給將士。徒設空言。密近強鄰。勢有反變。況易定地當要害。深在河北腹中。此鎮不可不存。此急不可不救。又聞迪簡以衣糧闕絕。解還軍徒。至多以臣愚慮。便恐致亂。何者。易定舉軍歸國。將謂從此保安。今乃困迫於前時。退散於今日。懼怨恨之輩。潛蓄姦謀。鄰道誘扇。便生變故。事若一失。豈可復收。欲令諸道可以效順。以此之故。不可不憂。今所賜綾絹五萬疋。臣竊恐太少。賞給用度。未濟事機。伏望聖恩。更賜五萬疋。通前十萬疋。即冀救其急切。副彼憂危。稍悅人心。永引國計。安危所繫。不敢不陳。宣依所奏。

鎮州淮西事宜

學士奏。臣等前後陳奏。縷盡利害機宜。伏冀聖恩。備賜詳覽。今聞少誠病甚。計必不取。則淮西事勢。與河北不同。須別除人。今正得便。何者。淮西不與諸賊鄰接。四面盡是國家鎮兵。勢力孤危。援助懸絕。重立賞罰。必易指麾。若萬一不從。則可議征。鎮兵足川。事力自豐。臣所以願捨鎮冀難致之謀。就中蔡易成之計。儻若河北四面命將。不可淮西兩處用兵。人既不堪其勞。財又不給其費。人情一阻。時事難量。脫鎮冀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變。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與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即須赦承宗。則恩



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已收鎮冀之心用赴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時因難得事在不疑伏望聖恩俯賜裁斷

論內庫錢帛

憲宗即位後因德宗府庫而性儉約節用四方進奉并破劉關李錡沒入及于頔王鐸進獻錢帛益充積內藏學士李絳嘗從容諫曰臣聞王者積之于人積者積之於國尋常之君積於府庫陛下以超邁英姿嗣膺寶歷蠻夷納貢山澤效珍固當事冠百王德垂萬代行可書之事成不諱之朝今內藏積財來者必納唯願進入之數不問聚斂之由方鎮皆哀刻於人以進獻為號因緣姦盜半入私家百姓積怨兆人與誘殆非今日聖政所宜行也又錢是通流之貨居之則物以騰昂帛是衣著之物貯之則歲轉損爛此皆出於人力匪從天生積難得之財成無用之弊聖心所宜留念伏乞天慈量恩澤頒賜之所要校制作移用之所費三倍已外悉付所司備經用者有餘即租稅寬裕外以令疲人蘇息內以表聖政光昭存之策書足示後嗣上喟然曰朕豈不知積財貨為不急之務受進獻非至聖之事願祖宗理化之所法令賞罰不行今兩河州郡之殷是中夏貢賦之地四五十郡國力不及朝覲久廢征討未加又河湟郡縣沒於蕃醜列置烽堠逼近郊圻朕方欲練智勇之將刷祖宗之恥惡所用不徵於人儲蓄之由蓋因於此朕所以身衣漚漚不安破用親戚賜予繻表誠意而已且漢明帝嘗云我為天下守財爾豈得妄用耶誠哉是言卿當深悉此懷

論量放早損百姓租稅

學士奏曰伏以聖慈憂早務在卹人將欲赦其流亡無如減其租稅則下懷感悅上動陰陽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江淮去年錢米臣聞所放數內已有徵納縱未納者又多流亡早損州縣至今於放錢米甚少百姓未經豐熟復納今年差科疲羸之中徵迫不及人力困苦卻在今年伏望天慈更賜優卹其江淮先早損處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饑饉之際承雨露之恩感動人心無甚于此輒極懇款上瀆宸嚴宣依奏施行

請揀放後宮人

學士奏伏以聖哲之君撫馭之要必順人情以作事感天意以致和從古以來其由此陛下勵精求理損己推誠風動四方事貞百度作範來代掩美前王後宮之中人數不少離別之苦頗感人心怨曠之思有干和氣伏冀酌量所要矜放其餘使其親戚如初復得宮掖省費上以表大德如天之施下以成羣生遂性之樂道映青史化洽皇風敢竭涓塵庶裨萬一如蒙聖恩允許便請入德宮後亦更論減放

論德音事

學士奏今日奉宣聖旨如前臣等伏以時早稍久聖慮時深思降德音除人疾苦比來方鎮過有進奉因此聚斂恣為剝害遂使百姓積怨愁之氣陛下有納進之名臣雖頻奏已蒙寬納今時有處分使載在德音實王政之大猷為時事之切務上符天意下感人心和氣既通甘澤必應其合進奉外尚慮方鎮私有

聚斂者但德音嚴加約束如有違越令在必行仍令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察訪聞奏比來制敕雖下多至因循不守患在賞罰不立不患朝廷不知聖心不移下誰敢犯其嶺南風俗百姓多賣買不得驅掠百姓為口禁止條約犯者依前令有司糾察聞奏橫賊擾亂皆由於此今有敕處分足以感動其心上並依所奏施行

賀德音狀

伏以聖恩緣時稍優特發德音誠意憂勤每事節儉停罷進奉降免囚徒既從減省私率公債又悉蠲除戒長吏之貪求禁遠人之驅掠大革時弊特出聖懷下感人心上符天意實帝皇之盛事為史策之輝光斯則唐堯虞舜之明未過於此貞觀開元之盛復觀於今鼓舞億兆之歡心不降至誠之德意澤以周地陰陽之候自和德既動天雲雨之施何遠臣等叨居近地獲奉聖時感抃忻歡實倍常品

謝宜慰狀

今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恩私俯降抃躍難勝伏以恩澤所覃積弊盡去事關聖政感極人心臣等職忝禁闈喜倍常分奉章陳賀未盡懇誠曲蒙聖慈更賜宜勞感恩承命榮幸實深

又謝宜慰狀

今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以陰陽差序時雨愆期朕每事增修冀感和氣卿等悉心奉上副朕憂勤今有甘澤與卿等同慰者臣伏以時雨既降百姓歡欣聖念猥加特賜宜諭喜戴交集抃舞失圖臣聞唯天無私去人不遠與聖合德有感必通福應之際其猶影響陛下以自春以來陽候稍亢慮成旱暵妨此農功憂勤之誠既形造次惕厲之志不忘寢興爰降德音大修政本過自克責勤求闕遺絕貢獻以息黎元務減省以崇簡易去當今之其弊行歷代之所難發自宸衷曠示天下人心既感和氣自通甘未浹旬遂降膏雨公私暢茂動植生榮姪麥可望於豐盈耕耨不憊於節候康衢士庶鼓舞歡呼感荷皇恩致此甘澤則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事故罕救此雖古先哲后修己備災引六事以責躬念一物之失所感應適速豈過於斯臣等職忝禁闈親承密命無視萬一喜遇聖明理之當者無不行政之失者無不革累積盛美將致昇平感抃欣榮實倍常品

謝密賜宜勞狀

奉宣密旨以臣所論奏事頗切時要特賜慰勞者臣伏蒙獎擢致於近密苟有所見即合啓陳敢望聖明照臨皆賜俯察載降宜諭曲示恩施榮感交深兢謝無地臣所陳之事非止一端實政理之源繫安危之切冀望重於所忽防於至微則億兆生靈同慶仁壽臣無任云云

論許遂振進奉請驛遞送至上都狀

元和五年宣令許遂振詔允依來奏乘驛遞進奉者學士奏曰伏以本置館驛祇緣使命有司所支食料減刻已恐不充今若進奉貨財悉令館驛遞送豈唯館驛不濟實慮州縣難堪且財貨數多差夫遞送便須防援轉益勞煩伏恐人力凋殘物議喧謗况館驛所破並是官錢虛有省闈之名實致擾人之弊儻若



有利無害。承前久合行之。脫若諸道悉然。即是制度紊亂。事傷聖政。不敢不言。伏望與遂振詔中處分。且依舊例。庶望公私通濟。事體合宜。其詔草未撰。伏望聖旨宣依。

論不對疏<sup>○對上疏</sup>

上疏月不召對。而學士李絳等上疏曰。學非稽古。才味濟時。陛下過聽。不以臣等愚憚無取。誤置於嚴密之地。職居肘腋。任切腹心。寵食太官之珍。榮通禁門之籍。靡驅致命。詎報雨露之恩。殉節忘家。寧酬天地之德。所以繼獻章疏。冀增日月之輝。安進懇誠。希添海岳之廣。而不量力分。觸冒危機。徒竭公盡忠。<sup>○李絳</sup>忤犯嚴旨。雖死不悔。當職所宜。臣以謂忠臣不避罪。以匡君。正士不違忠。以汚道。所貴上裨萬一。仰酬。願遇賢臣等之心也。不顧忌諱。合真嚴譴。此又臣等之分也。一月已來。未蒙賜召。咫尺之地。無申就日之誠。跬步之間。莫獲回天之願。兢惕無地。慙惶失圖。臣聞管仲對齊桓公云。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通。此害霸之甚也。臣等不言度日。飽食過時。既無切諫之尤。復道如何。<sup>○上有</sup>社稷宗廟為心。以四海萬姓為慮。詢訪道理。開納直言。知好問而自通。以博聞而自廣。是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耶。上覽疏。令宣諭曰。朕近者以方著事繁。所以不得召對。卿等即宜明日二三殿對來。

延州事宜

延州所管皆新蕃人。比來部落擾動。多因官吏貪尅。失於恩信。務於誅求。致控制無方。威惠不及。塞門要地。切在鎮安。自朝廷初除延榮。領延州。衆情咸以為未當其選。今沙陀等果有不安。撫馭之間。必有所失。恐日久轉弊。須務遠圖。伏望聖恩。令別擇才識相當者。充刺史。辭對之日。賜其誠救。冀極落懷。附皇風宣暢。俯接京畿。使知典法。謹具奏聞。伏惟聖旨。宣依奏。遂除薛綽為刺史。

論簡勘楊憑家產狀

學士李絳奏曰。伏以楊憑犯賊。憲司推勘。舉正朝典。肅清人心。此蓋理之宜然。法度之當爾。臣但不知楊憑所犯輕重。若所坐祇緣賊汚。法令且有明文。合待推勘事終。後微賊定罪。今所與宗儒詔令。一物已上。其數開奏。即宗儒受詔之日。便合勘責家資。遠近流傳。有似簿錄。簿錄家產。皆是逆人。至犯賊不合同例。伏以聖恩再三立法度。<sup>○似有</sup>必歸至公。事體之間。祇於允當。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宣依。不用與宗儒詔命。

李相國論事集卷五

憲宗出遊畋獵中能

上因暇。欲近畋獵。行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嘗諫我畋獵。云虧損政事。今雖不遠。近出苑中。必有章疏上陳。不如此且休。遂卻罷歸。其思理從諫。如是之至也。

論王鐔加平章事

檢校司徒河中節度使王鐔。遷鎮太原。鐔有理事才。長於補完省費。收聚儲蓄之事。雖毫芒不遺。其利必歸軍府。以是府庫充實。兵甲精勁。當范希朝領全軍赴易定。喪失費耗之後。太原虧竭。軍馬破落。堯內諸軍。鎮戍選相兼無三萬人。征馬羸病。并損傷者。纔六百疋。其於調弊事。稱於此。鐔拮拾收補。以率下。至於糠粃無棄者。一二年間。財力贍足。添益遂至五萬人。軍馬有五千疋。戈甲充足。倉庫殷積。因回鶻并摩尼帥三萬人入朝。鐔遂悉出軍迎。以示威武。馬步軍共五萬人。排列五十里。旗幟鮮潔。戈甲犀利。回紇怵惕。不敢仰視。鐔平坐受其禮。威振北狄。上稷知事實。頻有加詔褒飾之言。鐔曾歷容筦。經略使。嶺南。淮南。河中。節度使。家積財帛。是時鐔自願年老。恐積財生謗。遂上表進家財二十萬貫。頃之上。以其有政績顯著。欲加平章事以獎之。幸臣論不可。恐乖公議。學士亦頻論議。且曰。王鐔太原功課。朝廷遠近備知。幸臣亦數言其事績。為器虛損。兼近進家財。似希聖意。後代之所譏。上曰。王鐔太原功課。朝廷遠近備知。幸臣亦數言其事績。為



諸鎮之最。當殘瘁之後。成雄富之實。朕所以懸加官爵。祇獎功勞。有效不酬。何以勸諸方鎮。不虛中書乎。若以進財誘動。不量可否。使得寵榮。即王播前後進奉數百萬貫。便合與平章事也。我但觀事跡虛實。以行其獎勵。非感於財物。卿當悉之。

論天地祭器敬惡

學士李絳因奏事言。祭祀天地。享薦祖廟。祭器敬惡。深乖祇敬。上悚然曰。雖以故事祀天地。享宗廟。不得親行。令宰臣攝事。每至其日。朕未嘗不夜半時起。沐浴盥櫛。肅恭以至明旦時。方始休息。孔子曰。吾不親祭。如不祭。況享薦器物。至於破損。大乖精潔之誠。當時便敕所司。並令修飾。務在精細。無至因循。了日。遂件進呈。

論任賢事

上御浴堂北廊。召學士李絳對。上從容言曰。朕觀前王。任多賢才。所以理。即今日都無賢才。可任。何故也。絳對曰。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賢則理。用邪則亂。明著史傳。不敢備陳。夫聖王欲理當代之人。祇選當時之賢。極其才分。便可致理。豈借賢於異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齊任楊遵彥則理。用高阿那肱則亂。隋代任高穎則理。用楊素則亂。國家任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則理。用李義甫。許敬宗。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事狀橫於目前。理亂存於史策。夫致賢之路。歷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輕待臣下。不以己能蓋於凡器。折節下士。卑躬禮賢。天下仰知聖意。賢能之人。方出。是巖穴無晦迹之待。朝廷有佐時之器矣。上曰。何以知其必賢而任之乎。對曰。聖問至當。誠為難知。堯舜亦以知人為難。況近代禮薄。真偽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驗之。必十得七八矣。任官清廉。無貪穢之跡。當事堅正。無阿容之私。章疏諫諍。無希求依違之苟。左右獻納。無諛諂之辭。名臣奏議。無阿諛之語。無邪佞悅之辭。言必及遠大。行不顧財利。如此則可謂近於賢矣。若言必詭譎。動關名利。但攻人之短。不揚人之美。求己之售。不量己之分。觀望主意。以希合為心。逢迎君意。以恩幸為志。為主招怨。為身圖利。斯可謂之小人也。驗之以行事。參之以輿議。然後用之。委用之後。名實相副。則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代。天下之績。久而化成。然後聖君垂拱而天下治矣。賢者行理端直。身寡黨援。拔擢賢彥。則小人怨謗。杜塞邪徑。則姦人構陷。制度盡一。則貴戚毀傷。忠正進用。則諛佞攻擊。夫用賢豈容易哉。自非聖主明君。懸鑒情偽。不使毀謗得行。疑似生。盡其才器。極其智用。然後政化可得而興。故齊桓公任管夷吾。符之曰。仲父。而齊國大理。是任之之疑也。管仲對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參之。此最害病也。古人以求賢不至。則賢者不出。故喻以蠅蚋之餌。以求吞舟之鱗。設釜鍾之祿。以致濟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數事。驗之以言。校之以實。採之於衆。任之以權。則賢不肖得矣。伏惟聖智詳察。上曰。卿言得之。盡於此矣。

上言承璫事

戶部侍郎李絳於延英對。上曰。朕發遣承璫為淮南監軍。宰相總不知。外人以為如何。絳對曰。外人不準擬陛下出得承璫。上曰。此朕家人何故不能出也。對曰。承璫受殊常恩私。當非次委任。威振內外。權傾朝

廷。無有賢愚。望風畏伏。外間私語。亦不敢斥言其名。中外人云。寧可上忤陛下。不敢斥言承璫。忤陛下。或有恩貸。忤承璫。必有禍害。摧破。黨類相托。無復振起。威福既盛。恩寵又深。所有衆人。不準擬陛下。動得今聞所有處分。皆荷英明。謂聖斷必行。機惑不得。不勝欣賀。且知守道之人。必不盡為中人所害也。上曰。此輩是朕家人。智識凡近。比緣經任使。所以假貸恩私。若事跡無良。違犯有驗。朕處置之。若一毫爾。若有大事。朕亦能斷之。衆聞此言。皆喜相賀。大哉憲宗之為君也。不以私恩害公道。不以偏幸損正人。知宦官之重輕。識職分之本末。故非犯者。弄之如草芥。可不謂有道之君哉。

上處分僂例戶部有進奉事

元和六年。戶部侍郎李絳延英對。上曰。舊例戶部有進奉。近張宏靖進銀二千兩。衛公次公。有說。進絹十萬疋。卿獨不進。何也。絳對曰。凡是方鎮土地。則有財賦出入。或儉省節用。或貨易羨餘。則有進奉。亦非正道。是將貨利以結主恩。今戶部侍郎是掌陛下錢帛庫藏之官。準勅徵入。準勅支用。不合分外更有剩錢。臣豈敢將陛下錢物。充臣進奉。若將戶部錢物。進入內庫。即是將陛下東庫錢物。搬入西庫。爾事號為進獻。且進奉之弊。公議喧然。四方皆厚歛於人。以充進獻。因緣姦盜。大半入私。上招好貨之議。於國虧厚下之澤。況臣忝司戶部。敢踵舊弊乎。上曰。卿言是。朕錢在於左藏。何須進入以為煩冗也。若不見卿繼言。朕亦不細知此事。依卿所奏。更不用進。

論戶部關斛

元和六年。戶部侍郎李絳奏曰。天下州縣。皆有戶部關官俸料。職田祿粟。見在計有三百餘萬石。舊例使牒諸道監院。準時價糶。貨市綾絹。送納戶部。巡院官既少有公心。皆申報估價至賤。三分無一。大為姦欺。及依來牒令糶。皆是觀察。刺史。院官。所由等賤價糶。將貧窮百姓。悉都不收市輕貨。皆貴破官錢。計度所糶斛。迴市輕貨。比及到京。輸納之時。損折姦欺。十無七八。枉破官物。利入姦人。無益於公。有害於理。臣伏見自陛下嗣位。已來。遇江淮荒歉。三度恩赦。賑貸百姓斛。多至一百萬石。少至七十萬石。本道飢餓。無米。皆賜江西湖南等道米。江淮諸道百姓。差使於江西湖南。般運。往返數千里。五六個月。舟船方到。百姓殍殍相望。轉徙溝壑。蓋緣道路遐遠。不救急切也。今天下戶部關官斛。伏請便令所在州縣收貯。如是官察。或說。判官一人。專知判州。即錄事參軍一人。專知判。如有遷轉。改易。分明交付後人。如交割之時。安有情故。虛受物數。懲責承受。專知官。如似損壞。即仰於當處州府公用。卻迴取當年新斛。計。朝到。斛對春給。救倒懸之甚急。免般運之艱難。副聖慈愛。卹之仁。免飢人殍殍之苦。若貯貨之外。斛對甚多。便減價出糶。務救百姓艱難也。上覽奏。深所嗟賞。曰。若在位者。皆能如此。用心奉公。朕豈憂天下不理也。遂依所奏。勅下。至今守為程式。

論元義方事

元和七年春。元義方自福建觀察使拜京兆尹。是時貴人吐突承璀特承寵。義方。由徑小人也。以承璀閩越人。因為廉使。厚結其黨。里親族。悉署軍中右職。令厚加請受。中貴人深荷之。宰相李吉甫自淮南重



入。託身於承璫。為不易之契。與義方同與通結。特除京兆尹。戶部侍郎李絳。素惡其為人。及拜相後。遂出  
 義方為鄆坊觀察使。且令出朝廷。免有通津梁爾。○句有而義方內恃通結力。外憑吉甫援。因謝對見  
 盛奏李絳情故。黨庇同年及第人許季同。自兵部郎中數月。便授京兆尹。乃被黜鄆坊。上問聖德。自行  
 威德。上曰。朕諸李絳為人。不含有此。待朕對日問之。義方不準擬。不信其言。惶遽逃於吉甫。以祈旁救。吉  
 甫謂義方曰。此人勁硬。必不得位。便已大須作意。及翌日。延英對見。奏事。上發言曰。朕不知同年之  
 稱。便有情故。除授之際。遽有偏頗。何也。對曰。李吉甫。權德輿。並非科第。唯臣一人是進士及第。有同年者  
 是四海之人。悉非親族。亦有放出。身然後始相識。謂同此出身。何得便有情故。每年明經進士及第。第一  
 餘人。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亦是同年。言事者知陛下不親小事。敢以此罔上。兵部郎中許  
 季同。與臣同年及第。為韋臯判官。劉闢作亂。季同奔妻子歸朝廷。吉甫賞其忠節。手自為制詞。除監察御  
 史。豈是同年。今為兵部郎中四五個月。未合轉遷。緣親兄許孟容授吏部侍郎。準勅兄弟不合同省。所以  
 轉授京兆少尹。佗人亦須如此。豈得為同年。臣聞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如親故才行。實堪舉用。即  
 合陳奏。使各當其才。為身避嫌。使親故有才不用。是徇私也。於公道何有哉。為臣下私計。則免悔尤。為朝  
 廷敘官。則非至公矣。小人之言。不可不察。上曰。朕知卿不疑。向者如卿所奏。雖是親兄弟姪子孫。但才當  
 進用。更不須嫌陳。浮言豈可信也。卿所分析。方知至公。明日。遂宣令義方即赴本任。

論太平事

元和七年春。延英奏對畢。因問及國朝故事。上甚悅。宰臣李吉甫希意。奏言陛下威德布洽。華夷瞻戴。時  
 已太平。可事歡樂。上大笑着。李絳奏曰。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元齡。杜如晦。輔相聖德。有魏徵。王珪。規諫闕  
 失。有溫彥博。戴胄。以彌縫政事。有李靖。李勣。訓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天下之人。仰戴聖德。猶我  
 我而求理。開導直言。肝食宵衣。不敢滿溢。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視今日事。何如漢文時。上曰。安敢  
 望漢文哉。○原謂且。謂文帝是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皂綈。清淨為理。刑措不用。戎狄面內。致干戈  
 偃戢。而賈誼上言。猶以當時如厝火積薪之下。火未然而以為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中。蔡有五  
 十餘州。法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兼西戎侵盜。近以涇隴。靈州。為界。去京城遠者不過千里。近者數  
 百里。烽燧相接。邊界屢警。此方是陛下焦心瀝慮。廢寢忘餐之時。豈可高枕而臥也。加以頻年水旱。廩藏  
 尙虛。陛下憂勞。頻軫聖念。誠當延訪智略之士。揀拔賢良之臣。精求濟時之規。光大中興之業。又安可事  
 於歡樂而自縱哉。伏惟陛下。誠如卿言。朕所以一錢不敢妄費。一日不敢懈怠者。祇為此  
 言。卿言正當朕意。當與卿等圖之。上退朝。顧謂左右中官曰。適來吉甫奏言。時已太平。勸我為樂。李絳屢  
 陳古今。并言事宜。是憂危之事。吉甫諂佞。悅我顏色。李絳忠正骨鯁。言必遠大。真宰相也。中人皆賀。後兩  
 日。上令中使就宣賜醪酒。具言上意。曰。與眾人之言揣之。○此有蓋遣使徵諸上旨也。

論魏博

元和七年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年十二。軍中扶登處其位。宰臣李吉甫上言。須事討伐。以

德宿弊。宰臣李絳上言。罪誠宜誅。時既不可。勢亦不同。臣愚度之。不必動衆。吉甫遂進用兵之策。具圖  
 畫入兵道路。攻討利病。并載河北土田平易沃壤。桑柘物產繁富之狀。若不討伐。必無變動。后延英日。上  
 又問魏博之事如何。卿兩人所見各異。何者為長。吉甫言。須與師攻取。以示國威。上曰。此勢恐須如此。不  
 討伐。無復有得理。李絳奏曰。以臣愚慮。酌量事勢。必不勞與師。魏博當歸國。上曰。何以明之。絳曰。凡河  
 南。河北。叛渙之地。事體大同。懼部下諸將有權。恐得便圖己。各令均築兵馬。不令偏在一。使力敵權均  
 為變不得。若廣與諸將計會。必謀洩不同。若一將為變。自然兵少不濟。以此相制。先動不得。此是賊中之  
 制。置名區。於事為便。加以酷誅重購。故無敢先發者。今懷諫乳臭童子。領事不得。須假人權柄。  
 而托人性命。即所託者其權必重。所任者其言必行。如此。厚薄不同。怨怒必起。向者權均力敵。適足生患。  
 構其禍也。何者。以兵力齊等。不相服從。自然之勢也。若軍中不相服從。主帥不能斷。即必歸一。寬厚簡易。  
 軍中素所愛者。兵權既有所歸。懷諫自須受禍。若不從處置。即須送入朝廷。部將忽領一方之權。即與兩  
 河事勢大異。賊中所惡。唯此是已。懼其部中傲之。以受國家之利。魏博將若有此變。既懼諸鄰攻伐。必須  
 歸懇朝廷。若不倚朝廷。即存立不得。此必然之理也。伏望陛下。按甲蓄威。以俟其變。不兩三月。必有上聞。  
 所要在應接。速疾。赴其機會。而今但要。嚴敕諸將。簡練排兵。蓋為此也。上曰。卿所陳賊中事宜。深盡機  
 要。詳此事勢。亦不用兵。他日延英。吉甫又盛陳用兵之計。言糧草匹帛。皆有次第。上又顧李絳何如。絳所  
 奏如前。曰。此事分明。不合疑惑。且兵不可輕易而動者。且討魏鎮州之時。四面與師。近十二萬衆。并發兩  
 神策。遠赴河北。道路騷擾。靡費七百餘萬貫。訖無成功。○原謂成字。謂取笑天下。失策之恥。傳之至今。瘡  
 痍未平。休息未定。立功者未錄。戰死者未收。傷殘之人。慎於戰鬪。若救命徵發。驅之使戰。臣恐不樂之患。  
 不止無功。散亂之兵。別有所慮。況魏博事勢。不用兵。伏惟陛下。斷於聖心。不惑浮論。上奮身按手曰。朕  
 不用兵定矣。李絳因激上意。曰。雖聖斷不用兵。○原謂聖字。謂臣恐退朝後。更有人上惑聖聽者。上色莊  
 厲聲曰。朕言不用兵定。何人惑得。卿不用慮。李絳遂起拜賀曰。聖恩為萬姓屈己抑威。誠社稷之大計也。  
 本所言三兩月魏博必有所聞。後十餘日。果魏博使至。軍中已歸部將田興。奏取朝廷處分。使至非時。召  
 宰相對。上具言此事。曰。卿所揣魏博事勢。若合符契。吉甫請且使宣慰。以觀其事。李絳言不可。敕使到彼。  
 萬一妄邀朝廷。事有一蹉跌。即難處置。疑誤之間。機宜已失。即追不及矣。今田興為衆所歸。坐俟朝命。不  
 於此際。便有寵命。他日把三軍表來。請與田興。節制在彼。在此。即不得已。須與恩澤。不出聖心。是依軍中  
 所請。威荷與特拜。○此下似有脫文。謂豈曰且示推誠不疑。如推誠。名臣奏議亦誤。足以應機合變。撫納  
 其勢。總攬其心。平蕩兩河。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吉甫素與知樞密梁守謙交結。潛為援助。曰。舊例。令中使  
 宣勞。不可此鎮獨無。卻恐其不信也。上遂令中使張忠順往宣慰。待回處置。李絳又奏。今因田興投誠歸  
 國。三軍願俟聖旨。不當時處置。赴其機宜。待使救將三軍表來。請授田興。則權柄不由於朝廷。恩澤不出  
 於聖意。此機可惜。今復失之。後雖追悔。亦何及也。今計張忠順行程。纔過陝州。伏望明日。便降白麻。授  
 田興節度使。即恩澤出於君上。而威柄歸於朝廷。利害得失。明若日月。伏乞聖慈。不疑。敕使復宣曰。且與



留後何如待其別後效。即與正授。李絳曰。若與留後。亦恐不得。且度朝廷氣力。坐制魏博得否。不因機會。其誠節。思出不次。感亦殊常。若與留後。忽不受命。即卻成凶悖。又須姑息。與舊日何殊也。伏望決於聖斷。特賜處分。明日遂出白麻。除田興為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張忠順制已到。田興感涕。三軍受宣。鼓舞。李絳又奏。魏博自十餘年不知朝化。賞罰法令。都未及之一朝。以六州之地。歸於朝廷。剗河朔之腹心。傾悖亂之巢穴。不大賞賜。出其所望。軍心不感。事勢難知。請特賜一百五十萬錢。制書上以內庫為名。充三軍賞給。中人有沮其所請者。上言曰。所賜太多。那得及此。後若更有。即又如何。李絳奏曰。昔寶融當光武削平天下。○原脫當字。據河西是未討之國。懷後伐之誅。為免禍之計。尚此崇獎。福流子孫。田興習舊無即日之憂。不順得鄰道之助。○原脫此句。據而天生忠義。志懷雪霜。舉六州之地。兩河之贖。惜一百五十萬貫錢物。不收此一道人心。錢帛用了更來。機會一失難復。假如舉十五萬眾攻取六州。一年而尅。豈不稱賀。而計費三百萬貫。事畢當賞。又在此外。今度所賜未及一半。而顧茲小費。失於大計。深可惜也。上懸覽事情。欣然曰。朕所以深服澣濯之衣。每事節約不用者。祇為大段要切時用。不然。內藏收貯何為。遂允所奏。及詔書到魏博。錢帛隨路而至。軍中踴躍。○原脫此字。據向闕拜泣。時田興初受節旄。諸道專使數十人在魏州。成德兗鄆使各十餘輩。見制書錢帛到。皆垂手失色。驚歎曰。自艱難已來。未曾聞此處置恩澤如此之厚。反叛有何益。河朔人心大變。至今稱之。其時天假魏博。使成忠義。吉甫旋思咽喉之疾。三十日不能起。遂得首尾其事。舉無差舛。不爾。異同之見。其可必乎。憲宗皇帝英明之姿。能斷大事。論奏往復。苟狗理臻。未嘗不洞覽事情。故臨機決滯。有如影響。心有所定。感之不疑。信為英斷之主也。其後田興賜名宏正。平申蔡宿寇。魏博之帥。為軍先鋒。宏正躬領全軍。蕩平齊魯。勳庸烜赫。忠義昭著。可謂感恩盡節之臣與。

論朋黨事

上御延英殿。與宰臣言。向外人言朋黨頗甚。如何。武元衡。李吉甫未對。而李絳奏曰。朋黨之稱。為臣也。臣歷觀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是朋黨。人能揣知上旨。非言朋黨。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譖毀賢良。必言朋黨。尋之則無跡。○原脫則字。據言之則可疑。所以構陷之端。無不言朋黨者。夫小人懷私。常以利動。不顧忠義。自成朋黨。君子以忠正為心。以懲勸為務。不受小人之佞。不遂姦人之利。自然為小人所嫉。譖毀百端者。蓋緣求無所得故也。忠正之士。直道而行。不為諂諛。不事左右。明主顧遇則進。疑沮則退。不為他計。苟安其位。以此長為姦邪所構。以其无所入也。夫聖賢合跡。千載同符。忠正端慤之人。所以知獎。亦是此類。是同道也。非為黨也。○原脫非字。據豈可使端良之人。取非僻之士。然後謂非朋黨也。陛下親行堯舜之道。高上禹湯之德。同也。豈謂上與數千年堯舜禹湯為黨。是道德乎。○此有新語。下親行堯舜之道。高上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堯舜禹湯為黨。是道德乎。名臣奏議作註。年堯舜禹湯為黨。是道德也。疑亦有誤字。孔子。聖人也。顏回已下。十哲希聖者。下有也字。更相稱贊為黨乎。○名臣奏議是道業同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遠者二千年。近者五百年。豈謂之黨。是聖人德行同也。後漢末時。名節骨鯁。忠正儒雅之臣。同心匡國。蓋節髮時。而宦官小人。憎嫉

正道。同為構陷。目為黨人。遂起錮黨之獄。以成亡國之禍。備在史策。明若日月。豈不為誠乎。詩人嫉讒佞之人。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可為三復也。上曰。朕無疑卿等意。況言朋黨。失至公之道。爾絳又對曰。茲利之人。常為朋黨。以同其私。故守正之人。常遭毀以遂其私。故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機直道。常不勝。伏希陛下監其事情。而察其言行。則可矣。

李相國論事集卷六

論鹽鐵月進

元和七年。鹽鐵使王播。每月進奉錢帛數萬貫。謂之月進。李絳奏曰。陛下新降德音。斷四方正稅外進獻。天下無不聞知。海內無不歌詠。事光史冊。聲布華夏。今鹽鐵使王播。每月進納錢帛。不知何以為進。若奉公無私。安得有餘羨之月進。縱有餘羨。亦是官錢。固非割其祿俸。又非貢其家財。即所進之錢。盡是官物。祇合輸納有司。不合進入內庫。進官物。結私恩。外則有隱制書。不可以不懲。臣詳思所獻。進退無補。上損惟新之化。下與衆庶之議。伏請宣布王播。已後如有進奉。並仰于戶部送納。即降詔與王播。故李絳在位。更無進入內庫者。遂盡納戶部。其惟理是從。如是之速也。

論京西北兩神策鎮邊軍事

元和七年。蕃寇徑至州城西門。驅掠人畜而去。朝廷憂之。宰臣李絳因延英奏陳。今邊上空虛。兵非實數。守將貪溢。背公徇私。虛人既多。實兵須少。力既不敵。坐受傷殘。今府庫未充。國力猶闕。未得廣添兵馬。且須即日取置。就其易行得效速者。今京西北。並有神策軍鎮兵。本置此者。祇防蕃寇侵軼。俾其禦難。戰鬪也。不使其鮮衣美食。坐費衣糧。爾今寇賊為患。來如飄風。去如驟雨。兩京節度使本兵既少。須與鎮軍合勢。特角驅逐。鎮軍須倍道急趨。同力剿撲。而牽制左右神策。須申狀取處分。夫兵不內御。須應機合變。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蕃寇方驅掠殺戮之際。百姓塗于草莽。方云入京取遠中尉處分。何異喝渴而穿井。待水。餒饑而耕粟。俟食。豈可及事機乎。縱其將領諸識事體。星言應接。緣是禁衛將無權節使之心。進退前卻。號令不及。既行刑不得。則與無兵同。今須便據所在境兵馬。及衣糧器械。割割當道節度使。法令畫一。豐約齊同。赴急如發機。前戰不旋踵。則兵威必振。賊氛自消。陛下無驚息之憂。生靈亡驅掠之患。若安處無事之地。坐仰厚賜之恩。寇至以申狀為名。不曾禦敵。節將以理管成例。待以平交。徒有鎮遏之聲。都無討逐之力。聖恩使此處分。實為久遠之制。上曰。朕比不知舊事如此。何以得然。事即便宜處置。其京西京北鎮軍。皆元屬西京。為弊日久。不樂割屬節度使。競為阻事。遂因循不行。

上言德宗朝事

上嘗謂宰相曰。朕少年在德宗左右。見貞元中天下不理。何故如此。吉甫對曰。德宗自用聖智。不任宰相。奏請皆有疑慮。別結他門。私恩信納。事傾宰相。公道不行。所以下情不得上達。當時人情。頗亦思亂。上曰。不可盡歸怨於德宗。朕以謂此是當時宰相之過。德宗深在九重。何由得盡知外事。政之可否。祇合是宰相執論。一度不得。至再三。不得。直至五六。道理既當。事實無私。自然上意須迴。詳思至當。豈有固守無理之事。苟違重臣所請。必不然也。朕在當時。不見宰臣執論公事。至于再三。卿等皆須勵志。不得順朕之錯。須執奏且至五六度。不得謂朕怒怪。便止不論。卿等當悉之。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帝曰。絳言是也。絳或久不諫。帝輒語之曰。豈朕不能容受耶。將無事可諫也。○原脫上七十一字。據名臣奏議補。憲宗有此議及處分。是天縱聖明。神授聰哲。勳業理要。深知物情。可謂有君無臣。開代之主也。

論邊事

宰臣李絳。嘗因延英論及邊事。曰。自古及今。戎狄與中國並。雖代有衰盛強弱。然常須邊境備擬。烽燧精明。雖繁顛屈膝。而亭障未嘗一日弛其備也。何者。夷狄無親。見利則進。不知仁義。惟務侵盜。故強則寇掠。弱則卑伏。此其天性也。是以聖王以禽獸蚊蚋待之。其至也。則驅除之。其去也。則嚴備之。今北虜蕃臣。復多歷年載。雖是有功于國家。報之以厚。施者已倦。求者未厭。滿其志。則曰。事當宜爾。悍氣益驕。酌其中。則曰。效之難圖。怨辭立至。故印馬益廣。望饋轉多。無厭之心。實難為足。若不如是。異日必有不顧恩德。為患封疆。寇至而謀事。則不及矣。今西北兩都。皆無備擬。兵但虛數。坐盜衣糧。將無實效。歲遊官衙。衣甲器械之數。○名臣奏議補。破官錢空有其名。部伍訓練之方。務酒樂都亡其制。古者兵無二志。志在殺敵。將無異望。專在誅寇。器用犀利。斥堠精明。若有煙塵。負弩死戰。若無警急。即營生業。今則不然。戰士探拾以供上命。惟責程課。不卹飢寒。主將刻削以結內寵。不輯戎事。惟濟己身。今戎狄繼來婚嫁。于國情實巨細必知。邊塞空虛。有無咸悉。至于山川要害。道塗險易。似皆深知。委曲諂諛。脫或見利忘義。因使乘間。風塵暴至。羽檄交馳。急詔徵兵。無及係繫之苦。○原脫方。據名臣奏議補。閉壁逃瀆。寧救驅掠之災。使邊人仰天而呼。望國而泣。蓄甲不足以衛疆場。命將不足以扼寇讎。此聖主所宜圖之。不可忘于終食之間也。伏望詔敕邊鎮節度。

俾其虛實有無。少闕事宜。分析奏聞。仍請於八座丞郎兩省中。選擇公忠清幹不撓之臣。奉使各與大鎮節度使。各與點閱軍中。○原脫上二十字。據名臣奏議補。下各與二字疑衍。訪問事理。一時上聞。然後申明制度。增緝募兵。謹其殿最。行其賞罰。罰在不捨。刑罰必加。功有可褒。爵賞必及。如此則陛下高枕。邊人永寧。古人曰。備豫不虞。有備無患。此經國之常制也。上驚曰。今邊上豈如此空虛也。卿等便令點檢。切為殿最。時天德軍中城。每屆振武。有鎮兵四百人。其時卻割屬天德軍。交割惟有十人。并軍將在此。其器械惟有弓一張。餘可知也。數月後。李絳能相。遂因循舊弊。

夏中對宰臣

上于延英對宰臣等。時盛夏煩暑。上汗流。御服透濕。宰臣等奏事畢。上留卿等且坐。話及國朝故事。曰。高宰臣等奏曰。高伏恐聖體勞倦。上曰。朕歸宮中已後。惟是宦官婦人更與何人語論。所貴與卿等語言。稱論政要。亦是樂也。

上言外戚事

宰臣延英奏事畢。因言及前古外戚專寵害政。上曰。朕每以此為監。外戚不惟止于無權。未嘗假其顏色。正為此也。宰臣等曰。鑒往古之失。立當今之制。事光千古。道冠百王。今妃后家外戚之勢。向外都不知有。祇畏恭慎。常恐有違。至于職位。賜與賓客。豈惟無敢踰制。實亦不逮常人。所以陛下臨御以來。后族戚里之家。無一人有犯法懲責。蓋制于未然之所致也。上甚悅曰。今豈得知此乎。若有踰越。朕必寬捨。此卻是安全外戚之道也。宰臣陳賀曰。陛下簡御外戚之道。從古帝王無及今者。聖旨宏遠。睿政光昭。可垂萬代之法也。

上言開元天寶事

宰臣于延英殿論政事畢。因言及國朝故事。上曰。朕覽元宗實錄。見開元初事。天下不得無理。元宗初即位。親見不理之由。遂銳意為政。有姚崇。宋璟。蘇頌等。輔弼左右。履正奉公。聖賢相合。魚水相得。何緣而不至于理。及天寶末年。元宗怠倦。為政務於不急之事。有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等。姦敗傾陷。專權狗私。楊氏一門。競為禍本。又何因而不至於亂。前事是今日之龜鑑。朕當自惕厲。卿等各以此為誠。庶幾免於此也。宰臣等兢惕踴躍。拜賀聖言。皆洞理亂之本也。

上言須惜官

上於延英殿謂宰臣曰。古人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卿各有親故。則必有冗食者。卿當與朕惜官。以宏公道。吉甫奏曰。臣每用一官。未嘗不訪于公議。有堪獎進。始敢奏陳。至于親故。不敢援引。權德輿曰。臣寡親故。亦不敢進用。今奉宣示。更不敢有違旨。李絳曰。至公之道。實無親疏。惟觀其人才與職位相當。若有才用。○用字疑誤。名臣奏議補。雖是親故。亦合進用。昔建中初。德宗臨御天下。崔佑甫為相。半年之內。除官八百餘員。德宗謂佑甫曰。卿除授太多。又聞多自親故。何也。佑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不若多之與少。其是臣親故。方謂知其才器。尚不敢用。其不諳者。安敢與官。德宗賞其言論。以謂所對公當。至今人稱之。天后朝命官。猥多。



當時有車載財量之語。故開元中。致朝廷赫赫有名望事績者。多是天后所進之人。有言拔十失五。○按  
指。據唐書本傳。 猶得其半。若拱默避情故之嫌。使聖朝闕濟濟多士之美。是依違容悅之臣。非聖主至  
 公委任之道也。若于位實乖。情故可驗。臣豈敢逃責。以妨賢路。上曰。如卿所言。至公之道。不論多少。祇在  
 至當爾。卿當我倚任。勿負斯言。

論擇探事

元和八年冬。教坊使忽于外間探擇人家子女。及有別室妓人。皆取以入。云奉密詔。衆議喧然。宰臣李絳  
 顧謂同列武元衡。李吉甫。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諫論。吉甫曰。此嗜慾間事。難言。從諫官上疏。李絳曰。居  
 常稱美相公。常病諫官論事為難。則推與諫官可乎。且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豈事有不合論者。吉甫曰。少  
 間待教使出。宣事使諷之可乎。李絳曰。勅使避事。卻不敢言。出臣下口。入聖耳。○聖下當詎可因人言乎。二  
 相公皆舊人。願德誠合保重。如絳蒙不次之恩。受非常之遇。願以凡器。起居相位。無以塞責。獲罪為幸。輒  
 自上疏。不敢有累相公。遂草疏極言探擇之弊。曰。今日之理。實所可惜。流布四方。虧損聖德。伏恐不敢言  
 者。○上有臣過蒙厚恩。無裨盛化。敢陳愚瞽。伏希察納。草狀畢。李武並云。請狀一看可乎。李絳曰。此是公  
 狀。何敢有隱。兩相遂共讀之。皆泣然曰。不知相公捐軀許國如此。雖兩漢章疏。何以過此。明日延英對見。  
 上舉手謂李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探擇事。非卿盡忠于朕。何以至此。朕都不知向外事宜。是教坊使罪  
 過。不喻朕意。以至于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其于樂官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與其  
 父母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敢如此。搜擾人家。各有科責。朕已重罰矣。其所取人。  
 並放歸家。訖。若非是卿發言。朕寧知過失。忠益誠盡。○句有深嘉乃心。朕當居深宮。不知外事。已後脫有  
 處分不合事宜。卿須依此論陳。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有得卿所奏。暫未論守所見。未從其理。直須兩度三  
 度懇論。以至于五六。朕方冀開悟。以道理歸當為限。卿等常宜以此為懷。于是並起謝恩。至于感泣。退歸  
 二相謂李絳。豈知此太宗實錄中且無此事。相公事君之道。為臣之節。極是矣。實慙不逮。有愧于懷。及晚  
 出中書。其先所取人。並放歸家。在于道路。此堯舜禹湯之德。若書之簡策。足以彰示萬古。豈尋常帝王可  
 望清光哉。

唐書本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宰邑。父元善。襄州錄事參軍。絳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祕  
 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員外  
 郎。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孜孜以匡諫為己任。憲宗即位。叛臣李錡  
 阻兵於浙右。錡既誅。朝廷將整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  
 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整連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  
 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謠詠矣。憲宗嘉之。時中官吐突承瓘。自藩邸承恩。寵為神  
 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大興功作。仍請翰林為其文。絳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刻積  
 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  
 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  
 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罽罽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  
 幸之迹。適足為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為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  
 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  
 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闕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況此碑



既在安國寺。不得不殺。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垂理要。殺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廢罷。憲宗深然之。其碑遂止。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感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諫耳。使臣職賦。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遣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為絳擇良笏。賜之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姦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為未可。絳既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能學士守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益然。益嘉其直。詔突承瑞恩。羅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承瑞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瑞。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未俗浮僞。幸以微福。正行慮危。邪謀說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他日延英。上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兆亂。事出一朝。理亂相反。何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管漚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為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內外甯謐。開元二十年以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於上。不聞直言。嗚呼。憚憚。國用不足。姦臣說以與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四海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虜戶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繫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微。覽於化源。實天下幸甚。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諍。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齊交相為用。以致康甯。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於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悛。從善如流。良為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不逮。無以護失為慮也。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軍中立

其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與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皆絳之謀也。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震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論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祇收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甯知此過。八年。封高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能知政事。授禮部尚書。十年。檢校戶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未幾。入為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為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為節制。皇甫鏞。惡絳。祇以觀察命之。十五年。鏞得罪。絳復為兵部尚書。穆宗即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於政。遊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能用。絳以疾辭。復為兵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兗州刺史。竟海節度觀察等使。三年。復為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寶曆初。入為尚書左僕射。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遣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詣闕論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令程程赴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出不及掩耳。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從諫賂。俱請以從諫留後。不能用。絳言。絳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惡。賢不肖太分。以此為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遇於道。播不為之避。絳奏論事體。敕令兩省詳議。咸以絳論奏。是李逢吉。佑播惡。乃能絳僕射。改授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即位。徵為太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遺。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與視事。召募卒以詔旨諭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快快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枯龍。怨絳不奉己。乃因募卒賞薄。乘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為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謀乘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衛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為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右請絳絕城。可以避免。絳不從。乃并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文宗聞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參廟算。出總帥干。方當寵任之。臣橫罹不幸之酷。殄瘁與歎。緝紳所同。故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清直。抱仁義以希前哲。立標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我烈祖。格於皇天。仗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管極清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羣情自許。漢中名部。俾遂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殲良之慟。聞計增傷。是極哀榮。用優典禮。三公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摯沈痛。可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賜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石。子璋。璋登進士第。盧鈞。鎮太原。辟為從事。大中末。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出刺兩郡。宣欽觀察使。子德林。



除劉從諫一軍郡刺史從諫既粗有得必且擇利而行萬萬之中無一二違拒必若不從指揮臣亦以為不假攻討蓋山東三州難自存立若欲旁連魏鎮即須厚賂交通若擬自保封疆即須終日備禦四面受敵必不支支持數月之間定見覆敗況又聞山東官健已不許自蓄刀兵足明軍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長短此方義無便從諫之理今更於意外料度儻從諫事急將所親厚三二千人散授魏鎮必亦屏縛送歸闕廷上取忠義之名下快讎怨之志此必然之理也在魏博鎮州留一從諫亦何所利其將士三二千既是從逆得散卻亦是國家一事縱橫揣度股掌無逃又以爲直使山東之人未得其便僱使受制依違俟時朝廷亦只要明敕四面諸軍嚴兵保境勿令公私來往勿使商旅通流遲不一年梟首必至若或捨此數計事或後時即非愚臣所知亦必他日追悔臣不勝憂憤激切之至

論僕射中丞相見儀制疏

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名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以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爲合宜苟有不妥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未嘗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即與欲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及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

論回鶻請昏

憲宗時回紇使者再朝遣伊難珠再請昏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鵝鵝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言曰回鶻強盛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僞陛下懷此增甲兵飭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夫邊蠻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沒唯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饋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飭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磧道無倚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滿虛虜皆悉知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入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與發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昏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理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中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威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甯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甚計非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犒費非損寡得大乎今惜犒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

李相國遺文

奏疏

論劉從諫求爲留後疏

臣伏以兵機尚速久即計生威斷貴定疑即變起人情未一乃可伐謀事勢已分則難命中據劉涇八月十日得病計是日便死逗留掩匿奏報已遲朝廷既知又數十日都未有處分中外人意共情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同從諫之亂縱有同者不過所厚一二十人直使一半叶同尚有一半守順況從諫不曾久主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亦貧窮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四面一將帥充昭義節度令倍程赴鎮從諫未及鋪置新使已到潞州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真從天上落也新使既到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又設使未到已前謀撓朝命臣亦料得必無能爲若欲多分兵馬守境則事須給付器械將校等既得器械又已有正節度使豈肯更爲從諫腹心若欲少分兵馬則不足抗拒新使之人事宜物理昭然可知臣前月十七日已面陳論并具狀開奏訖至今又二十餘日未有處分恐潞州三軍會朝廷意旨將欲效順即慮忽與從諫將欲同惡又卻恐除別人儻更被姦人爲畫狡計虛張賞設錢數兵士觀望尤難指揮今則已似太遲失於制置若更稽緩事恐轉生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符賜新節度使五十萬匹物令宣示三軍以其從來忠節故有此賜使節級賞設續



論于季友尚主

元和三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擢上英威，爲于季友求尚主。上以普甯公主妻之。李絳諫，頔廢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上曰：此非卿所知。頔大喜，上因使人諷之入朝。頔遂奉詔。

論尙德

元和六年，李吉甫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絳曰：王者之政，尙德不尙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論徙受降城

元和八年，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慮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峭嶺，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絳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

論備回鶻

元和九年，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實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燕項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強，不可無備。准西窮蹙，事要經營，萬一北方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准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爲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上不聽。

碑銘

兵部尙書王紹神道碑

元和九年冬十一月晦，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尙書判戶部事上柱國太原郡公食邑二千戶王公歿於位。君失所重，人懷其舊。大事在戎，以當禍亂。公實居兵部，聚人曰財，以遷有無。公實領地官，天子以兵賦之柄，俾於公。公以忠勞之力事於上，垂玉佩，累金印，錫珪錫劍，書社開國，鬱積公望。綱繆于思，出入三朝，始終二紀，非重而何，非舊而何。公諱紹，字德素，其先秦將，翦之後，翦孫離，楚漢之際，以秦圍趙，死於師。子孫家於太原，世爲令族。曾祖威，衡州耒陽令。祖思，襄州襄陽令。父瑞，工部員外郎。及公貴，累贈禮部尙書。咸以盛時，沈於下位，積有惇德，宜生達人。公尙書第三子也。少以厚實爲士友所重。太師顏魯公守吳興，特器之。表授武康尉。相國蕭徐公察守馮翊，並隨府授掾。丁繼太夫人憂，服除，累授殿中侍御史。江西觀察推官，遂踐臺閣。自倉部員外郎遷戶部兵部郎中，專判戶部事。未半歲，起拜戶部侍郎，寵賜金紫。復加朝散大夫，卽舊官制度。特許戶部尙書所領仍舊。順宗諒闇，姦豎竊柄，拜工部尙書，以假殺自斃。俾去

異己，誠私計也。上卽位，天下文明，彝倫攸敘，檢校吏部尙書，東都留守，判都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保釐東郊，鎮衛舊都，風令既行，姦盜出奔。遷檢校尙書右僕射，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甯軍節度使，支度營田，兼徐泗宿濠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居鎮六年，復徵拜兵部尙書，明年春，詔兼判戶部事。在位三歲，享齡七十有二。徹席於長安永樂里之私第。優詔追贈尙書右僕射，長子前門下省典儀元泰，次子劍南東川節度使掌書記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元質。幼子前右威衛倉曹參軍元弼等。克稟詩禮，備著文行。以十年秋八月四日，奉窆於萬年縣之洪固鄉。以夫人贈西河郡夫人相李氏附焉。夫人故河南少尹知府事贈工部侍郎造之長女，茂於懿範，歸於令人。先公而歿，距茲十九年矣。異時同穴，周公之制也。夫君子之行，已事上也，必執心而端其始，立事而保其中，踐道而要其終。當建中末，盜起，殺下乘與南狩，巴梁，阨區層巖，空虛。武旅氣下，德宗色動。公時爲御史大夫，包估水陸運鹽鐵判官，懷章表披荆棘，懸東車馬，陵踐山谷，達本府之誠懇，策書獻當，使金綵縑帛，爛若波濤。積如邱陵，上於是敷大號，以布天地之施。士由是濡厚澤，以奮雷霆之用。將加寵授，以獎忠勞。公方以國難疾，懷求以詔書復命，致遠之度。當時所稱，豈不曰有其始乎？貞元中，公以材智任職，忠勳注意，不疑。可以進退海內之士，可以縮攝天下之柄。人心所傾，台位如寄，公理財以義，下不厭其取，處權以道，上不惡其專。內守持盈之誠，外宏推美之度。及門而進，與公同升，布於顯列，由乎陰贊。誠無二事，積著一心。豈不曰有其中乎？元和初，徐方喪師，帥人怙亂，樂於禍以幸其利，鼓其變以成其私。氛氳已凝，氣欲方作。公授鉞以出，投袂而馳，倍道而來。其未備，輕騎而出，其不意，先迷得主。大衆歸心，於是安進，遂以三百騎叛於河城，械繫而行。軍令，唐重靖以一千人奔於埔橋，檄召而收其武力，散私積以勞賞，發義徒以祛弊。推以誠信，解其疵瑕，頑固革心。疆內如春，武經戎略，存爲故事。豈不曰有其終乎？是三者忠存於國，政在於人，遺績未映，美化猶新。況乎顯持世權，陰行相事，造膝承顧，沃心獻議。注百辟之耳目，奔九流之車騎。入司國賦之重，出膺邦關之寄。考終厥命，歸全於位。非夫貞固幹事，明哲保身，曷以臻於是乎？然則篆貞珉，表陵谷，庶乎實德，宜無愧辭。其洪纖之迹，顯晦之用，應機之速，奮才以光赫其位，得君以薰灼於時，備用於隴西之狀，精毀於宏農之誌。今所書大者遠者而已，文有詳略，蓋春秋之義焉。銘曰：

賦

太清宮觀紫極舞賦以大樂與大

開元中，賜海內以正朔，示天下以禮樂。舞紫極於宮庭，發玄元於雲輿。乃樹以旌旆，設以宮懸。由中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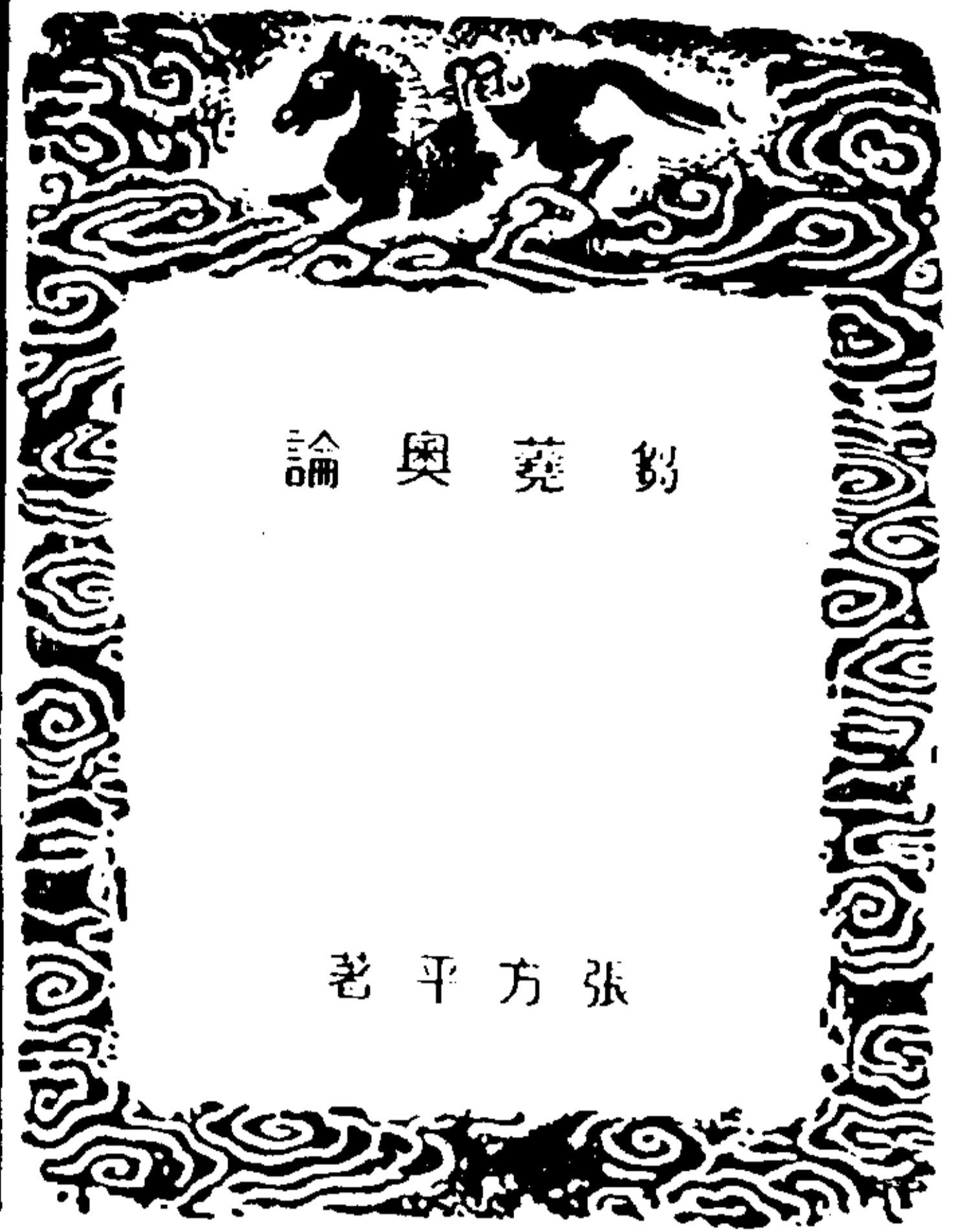


表靜用上薦於告虔。盛德之容。昭之於行。繼至和之節。奉之以周旋。激乎流音之下。存乎大樂之先。八佾以敷。肅然舞於清廟。九奏之作。杳若享乎鈞天。如是則文始不得盛於漢日。大章未可比於堯年。振萬古而獨出。豈百王之相沿。泊乎乘霍而鼓。候樂以舉。協黃鐘。歌大呂。乍陽開於簫管。忽陰閉於祝。致淹速以度。正直是與。若中止而離立。復徐動而進旅。和之感物。應鳥獸以跄。跄禮以成文。垂衣裳之楚楚。山是俾有司。夙夜在公。候吉日。鼓鐘于宮。方將舞。爰節八風。於以易其俗。於以告厥功。因乎所自。制在其中。申敬也。其恭翼翼。宜滯也。其樂融融。齊無聲於合莫。感有情而統同。則其業之所肄。習之則利。作茲新樂。著爲故事。享當其時。舞於此地。退而成列。周廟之干戚。以陳。折而復旋。魯宮之羽籥。斯備。美乎冠之象。以我。我舞其容。以倜倜。合九變之節。動四氣之和。散元風以條暢。洽皇化之宏多。是時也。天地泰。人神會。舞有容。歌無外。故曰作樂以象德。有功而可大。

### 李相國論事集跋

郡齋讀書志。李絳論諫集七卷。其甥夏侯孜所編。大中史官蔣偕爲序。今按偕序。稱今中執法夏侯公。乃授予以公平生所論諫云云。則讀書志之言是也。陸放翁亦祇謂偕序當屬七卷本。不云卽偕所編。而直齋書錄解題。有李司空論事集一卷。卽屬之偕。通鑑考異又作蔣階。疑偕既序七卷本。又另撮其要爲一卷。後人遂以偕序冠之。故放翁所見一卷本有偕序也。今文淵閣本存六卷。凡六十二條。爲學士時四十六條。戶部侍郎時四條。其爲宰相時。四庫全書提要云十五條。而今止十二條。豈傳抄偶闕與。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鑑載絳論諫事。皆經裁剗。惟歷代名臣奏議采原文甚夥。藉以訂正其譌脫。奏議百三十一載。答德宗問開元天寶治亂一條。三百二十一論邊兵備回鶻二條。皆作相時事。殆卽所闕三條。當再考之。崇文總目又有李絳論三卷。惜其書已佚。無從辨其異同矣。癸卯六月。熙祚識。





論奧苑劉

老平方張

劉苑與論卷之一

政體論

樂全先生張方平著

臣嘗讀漢書至是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於權義有  
致主經世之志戮於姦諂之口而史氏不能發其衷  
議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厲反復較錯凡所辨議悉  
國家危事亂經將以圖安建治皆合霸王之軌不可不  
正遷之謬謬嘗試論之古不可變也則是三代無革做  
救失之理而漢所用法當循亡轍也忠恭之異尚質文

劉苑與論卷之一

一 粵雅堂叢書

之殊用禮不相襲樂不相沿固三王之罪矣用寬大革  
苛慘固高祖之過矣夫以文景之世追視漢初之政治  
革既多守錯未嘗變易哉稽遷旨意則是顛而弗扶危  
而弗持興亡倚天成敗推數括囊結舌浮沈容身者為  
智矣此乃夫子深鄙以為焉用彼相可為具臣者也故  
論者稱遷是非謬於聖人斯言誠矣蓋使後人務苟且  
而惡任事貴因循而重改作沮有心之銳為无功之辭  
其於義教不重虧歟臣嘗論之夫為邦之道有制有權  
制為之本權為之用節之以禮行之以信齊之以刑斷

劉苑與論

之以義此不可易之法故為之制長則繁之短則引之  
重則損之輕則益之此不可常之理故為之權其不可  
易者不為艱難急卒而變之其不可常者不為安甯平  
泰而慢之其本正雖危必安其勢順雖治必亂然人之  
大情危必思安治必忘亂均乎二者處權為難非通才  
達義適時知變者孰能與于斯乎易曰變則通通則久  
故樂而不亂復而不厭之謂道矣夫事遠必弊法久必  
衰原其始初各有宜設時遷俗易述在理非聖人執權  
盡即回革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原必正立法

劉苑與論卷之一

二 粵雅堂叢書

垂制不在人君乎言為典刑動為律度苟无愆于大義  
甯一取乎舊章在商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  
懼不敢荒甯在周宣王聿求賢臣憂勤戒御名以振絕  
緒嘉靖庶邦並建中興之業夫豈悉履湯武之迹哉在  
漢孝武引拔俊又文藝隆起武功震權雄材大畧為盛  
漢主又豈咸踐文景之教哉且事苟便俗豈憚乎解弦  
而更張政苟戾時何固乎守株而求滯故夫不知達權  
推變之理而牽易常循舊之說者是拘生腐儒按文泥  
俗凝塞治道此聖智之所常患者也臣敢旁採世務僅  
若小敝者列之以裨萬分焉

王政之本在信命令

臣聞制天下之動者主乎一齊天下之眾者存乎信王  
言惟作命百官承式兆民從又其難其難其難惟新厥德  
天下至大也兆庶至眾也民心至動也萬務至煩也統  
之有宗會之有元使眾而不惑繁而不亂非言何以一  
之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萬物育焉惟其信之謂也故王者居上以制  
下宅中而圖大慮善以動非禮勿言動則可法法必可

劉苑與論卷之一

三 粵雅堂叢書

以繼言則可行行必可以復賞罰政命紀律條貫惟事  
事乃其有訓非信何以成之傳說曰惟口起羞教令輕  
發所以召亂帝舜曰惟口出好與戎謂王者之言天下  
善惡所繫也故凡為人上一語一言罔不戒今上一  
動一靜罔不實畏又况設為法制布于四方之大者歟  
書曰命乃出令出惟行弗為反故命令者國之紀  
綱政之隄防紀綱一弛則萬目隨解隄防一傾則橫流  
莫制故令必信則上得其政下安其事令不信則吏侮  
乎法民慢其禁弊雖微于安靜之初害必大於虞急之  
際且匹庶而无信眾必棄之士而无信友必疎之卿大  
夫而无信家必敗王者而失信天下必危故人可以去  
食而无信不立三軍可以奪帥而非信不行為人之本  
為政之經信為大也比見朝廷詔令或尊即遷改或久  
而自廢吏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慢多違揆大  
體而論之此損政之深者蓋國家切于求理急於聽受  
一人唱之即行一人沮之即止本末固為枘鑿前後自  
願自今凡諸臣有請創端釐舊事于大政必集議而後

劉苑與論卷之一

四 粵雅堂叢書

行下于多方必一定而无變畧其毛細簡其苛蕪勿以  
辨言亂舊經勿以小忠害大德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  
謀勿庸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  
協于中四方風動時政復慢孰不悅從嗚呼弗慮胡獲  
弗為胡成今上厥初圖有終惟明明后邦其永孚于休  
致理之要在廣言路  
臣聞趨利違害去危圖安者世之大情遺身徇時忘家  
存國者人之難事故夫從容於舒逸眷戀于富貴泥于  
情之樂者舉世而是感激于忠義顧重于名節處平事



之難者絕世而希哲后盛王深惟此理故開懷接納勤  
心率勵無言不受擇善而從奇策遠猷必加酬賞犯顏  
忤意曲為矜容愚淺者固恕之疎誕者姑置度外如堅  
之照各盡其衆形如衡之平無爽于一物愚幸智以為  
智因衆心以為心通其情偽分其邪正而君人之道舉  
矣伊尹曰匹夫匹婦獲白蓋人主固與成厥功盤庚  
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此則詢于芻蕘下及庶賤者也  
况於士民乎况於卿大夫乎臣聞之屋漏在上知之在  
下政事有關必訪旁議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

芻蕘輿論卷之一

五 粵雅堂叢書

四國爰究爰度晉文聽輿人之誦克興霸功子產休鄉  
校之誘卒成善政衆所善者我則行之衆所惡者我則  
改之政以無取事以合義是為國者之藥石為政者之  
量準也譬之庶人治一家之政其里人邑子有見其田  
萊不闢家事不脩則勉之以敦業厚生勸功利用之說  
見其羞服玩用不中禮起居出入不以時則誠之以制  
節謹度周身尚用之善居常則勵之以孝悌和睦之美  
緩急則展之以救賑分勞之助者是必其族姻親愛意  
在相厚者也其有語焉不以義游焉不以時開誘其子  
弟使不循於法離謀其僕妾使不親其上是必素嘗仇  
恨或挾姦伺便有所利之者也彼為一家之長者將孰  
悅焉是必說其相厚者謂有益其家也是必怨其仇而  
利之者謂有損其家也今為天下乃不然忠良而相厚  
者誠以為怨讒邪而利之者誠以為悅是固不若庶人  
之治一家能裕損益之正矣嗚呼歷代之昏君暴王不  
自人於道德之門者可知之矣由其臣有利之者歟歷  
代之亂臣賊子不能自立於忠厚之路者可知之矣由  
其主有召之者歟故君臣之誠不盡則天下之患必生

芻蕘輿論卷之一

七 粵雅堂叢書

理固然矣臣竊惟陛下體乾剛之德奮震耀之斷獎拔  
孤介聽納下議帝堯之詢於衆大禹之不自矜成湯之  
從諫弗拂文王之徽柔懿恭道兼前王光被四表小臣  
愚鄙安足以識聖德之大者然嘗覽載籍頗識理亂之  
道見乎英猷之君忠正之臣口口戒今上谷睦相戒莫  
不以博采下言周知衆情而興治德驕佚之主姦利之  
下阿諛順欲牽合迎合意莫不以壅遏忠直漸取衰微而  
至危亂故深願陛下揭日月之明無出詔而不照廣江  
海之度無細流而不納稗穉不以近俗而見棄對非不  
以下體而不採招來讜論以廣聽德音漢魏相曰去尚  
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萬機之微為漢明主  
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  
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  
論事輒令諫官同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隨即諍之  
此唐文帝致太平之本也臣聞人之才有通塞識有淺  
深諍而合義自為深益諍或非當第可置之故春秋傳  
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去者謂三  
諫不從去之以禮此諫而是者也叛者謂諫不合道去

芻蕘輿論卷之一

七 粵雅堂叢書

不以義此諫而非者是故臣之論事容有當否在人  
主明擇其義可從而從若乃闕忌諱之門斷譽諤之路  
公為蔽拒之意以沮忠義之心臣雖甚愚竊所不取伏  
願陛下覽成湯盤庚之令典考漢宣唐文之善制務進  
有心之士時聞造膝之對益為寬大配洪覆於上宵不  
自聰明託視聽於四遠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  
則七世之廟傳裕於無疆蒸民之生率同於慶賴矣  
姑息之賞  
臣聞惟名與器君之重柄信賞必罰國之大經故以德

芻蕘輿論卷之一

七 粵雅堂叢書

詔爵度材居位計勞賦祿量罪議刑百王之通制也二  
典三謨五誥衆善春秋一王之法周官六典之訓功懋  
懋賞其義同歸故車服以庸二帝所以褒德衣裳在笥  
有商所以禮賢爰及成周具存彝制寰內卿士甸外侯  
伯則有九儀之命以異尊卑之數八柄之法以馭予奪  
之權其好賜匪頒之式蓋所以將宴喜之厚意非尊寵  
大臣者也昔者周公輔成王致太平既營洛宅社于新  
邑庶邦家君駿奔咸覲召公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乃  
出取幣人以王命錫之纆束帛爾則知聖人尚德貴禮

芻蕘輿論卷之一

八 粵雅堂叢書

不顯貨利訓天下以恭儉而已及王室衰亂戰國紛擾  
兵革禍結務相吞勝競為賞法以激用命故秦設武功  
爵三十級以授戰士齊立賜金之令魏行給復之制以  
首爭首而享茅茅連從納衡至取封君于賞賂利遂以  
成俗乃至楚漢歷世之王各乘開釁互行窺伺得之為  
英傑失之為姦叛莫不威之以斧鉞籠之以軒冕是猶  
鬻販買賣之道劫質誘畧之術豈先王尊教化獎功德  
法天秩而制禮之意歟至于唐氏天寶幽陵之亂建中  
奉天之逼而爵賞刑罰窮矣財賦不足以頒賚而職官  
之賞行焉職官不足以補授而檢試之號立焉吏胥與  
卓假春坊憲署之秩卒旅冗校僭三公八座之稱繇章  
蕩然官紀大紊五代相蹂亂靡有定响濡姑息務相加  
厚姦臣驕將磨牙擇肉指帑藏為外府視藩王為別第  
人君之御國如燕巢幕上固無暇割深固之弊迹立宏  
遠之規模也伏惟我有宋之集靈命而宅天極也經綸  
屯味削平亂畧不冒無外緝熙光明故歷世之相輔  
所以為我而驅除苟衆政之有因循固宜監彼而創艾  
臣竊見賞典之謬姑息之軌猶有存焉疑朝廷侯議者

芻蕘輿論卷之一

七 粵雅堂叢書



之所發也善乎前賢之論爵賞也以爲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則耗賈而物力不給專虛名不副之以實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賚財賦秩廩所以裁實也差號品異章服所以飾虛也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其掌務而受俸者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逼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彼大行史與空部曲卒校雖執簡曳綬而無賞異之實假名虛號而無憑懼之柄罪不足以論贖循不足以庇復於下則在無喪無得之際於國則有虧名害義之深是故損下之虛益上之實固權收利政之大方子曰必也正名乎夫豈惟名之不正而已哉固有理正之重者臣請備言焉自天下久甯四鄙不聳人安其業逾三十年是富國家全盛之時公私豐餘之日而帑廩之兼年之積閭巷有半菽之民得非由爲費也庶故爲斂也重乎以是觀之設不幸遐陬有蜂蟻之擾連境有水旱之沴邊徼有立功之衆郡縣有施勞之人虛名走盡于無事之初實利不足於有爲之際臨危而書發議已晚矣且兵驕將惰無甚于今未嘗贏股肱扞患難而號列功臣未嘗識亭障出營壘而管益私囊作法于涼散猶不救治而無法可救艱難方今可謂乘治作法之期是宜悉去五代姑息之失而乃虛實之用已竭權義之制

獨義與論

未立此臣輒用感憤者也臣聞衆之去就視乎君心事之重輕繫於國制重之則衆斯慕輕之則人必畧故明主之爲國譬猶執權衡謂其可以輕重乎天下之事制衆之去就也今上惜之斯重矣泛用之斯輕矣今虛名之在人可謂泛而輕者授之既不爲寵罷之罔不足爲怨而乃不加意今上惜作法貴重謀所以爲佐實利而用者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管子曰密事端則上神自古明君良臣講義理道未有不重以輕重消息之術爲政者也若其守一定之制味通久之變過時失會後徒墮臍乃以動衆爲虞易常爲戒若是而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臣不敢知也

恩貸之罰

臣聞洪範三德平康正直言用正直之德以治平甯之世也器剛柔並用威惠相濟之謂正直剛而不柔則非緩懷之道惠而罔威則成姑息之弊且子產有寬猛之說而謂寬則使民易犯不若猛以爲政荀卿有輕重之論而謂輕則令人無畏不若重之近理夫子產仁人荀卿正士其言刑法乃後寬而尚猛是重而非輕彼豈樂苛慘而貴殺伐哉誠審乎治法之宜爾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平世主尊臣卑本重末輕朝無權強士無僞行民篤其業食節用時樂事勸功尊君親上風俗敦厲禮義興行綱紀文章修整淳重此之謂平世其有不及此者未得謂之平也且夫以一國之法譬一身之治平則致養疾必攻焉安佚舒泰而不以時發伸宣道則必有壅滯虛實之疾生焉發伸宣道既失其節疾焉而不時攻延延乎腠理浸淫乎血脈而又怠于針灸煎劑之救滋入乎膏肓則雖扁鵲之技無

所施矣然初由恃平安佚舒泰故也政刑罰者因循之藥石保息者承平之梁肉已平而用刑罰是以藥石致養因循而復保息是以梁肉攻疾也臣實愚忝不達理要竊揆時政屬累盛之世治用中典德化醇醜仁澤深厚民頌流靡事或恩貸其尤著者罔用于下而不用于上賞行于上而不行於下若不整屬銜策箠勒鞅朝則且和鑿失節僭突敗御矣昔舜因天討有四罪之誅湯制官刑著十愆之誡周官八議其議貴之辟蓋謂請獻于王禮曰刑不上大夫謂不虧傷其體皆非謂不入罰科也故內則有放奪殺刺之典外則有細爵削地責伐之制漢氏之法則有免罷謫徒字春輸作之令是故爵位者天下之砥石先王所以礪世磨鈍賢則處之不賢則辟之功則用之罪則罰之自古馭臣之通制也仕者位貴則憂大祿厚則責深今也位重則無憂祿厚則免責臣故曰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賞行于上而不行于下也臣伏願陛下英威發斷高明深燭鑒前王之治軌訪良臣之忠議更立大訓裁其過僭賞苟有功不以疎近而殊賞罰誠有罪不以尊卑而異罰如此則國典正於上官制立於下貽範永世見英主革敝立制之明焉

主柄論

夫人君宅海城之位以據辰極之尊攝天地之政以主名器之重言爲法令動爲制度其所以藏身之固者賞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爲臣僕義勇投命賢傑效智挾纓能者懷爵祿而畢力暴威武者顧斧鉞而死心巍巍乎南面而臨天下人用畏戴由私有二柄而公用之也謂天之大寶必由受命而得是謂國之利器亦以



假人而失故明王誠... 老忠信之臣賢正之才... 嚴恭祇畏奉若天命... 惟其賢及後佚王荒... 惟易柄用下失有失... 有失之藩方原失之... 故柄在藩方其耳目... 關寺柄在關寺其肘... 易伺憑麗重者則指... 獨堯與論卷之一

於門不可虞也至乃... 為豺狼之窟台司公... 之場四方相仇烝民... 害者哉歷代取亂覆... 蓋由厚味脂膏宴安... 垣墉既修關鍵可以... 弄包藏結微蠶漏壞... 霜為堅冰之漸以我... 其心腹雖平勃之謀... 正甫節之惡謝安作... 莫可正隋公之受遺... 之事洪範三德惟辟... 自固生民所寄命可... 亡之迹為鑒焉

后妃論

臣聞禮始乎大婚詩... 帝譽之立四妃虞舜... 自古公王季姜任太... 易是也命之

御于家邦夫三代之... 成內治闔外之事非... 魏冉當國任政政范... 王也及漢呂氏因惠... 陽錯位根幹倒植汗... 王氏皇緒中微正統... 壽考為之宗主至于... 後外立者四帝臨朝... 行柄歸于父兄詔令... 之難邪謀陰策以圖... 士悼心思投鼠而忌... 文帝孝和武章之亂... 子大居正雖嗣王繼... 宰師傅保又乎上躬... 王家其人也故三之... 之亂大臣議所立而... 文之入繼抑由薄氏... 獨斷顧命金雀克隆... 獨堯與論卷之一

京之覆幬立後世之... 六宮之位稽諸昏義... 十一女御之數其在... 明君子不苟於色有... 姬室衰陵諸侯借繼... 崇爵號漢自文景務... 益庶嬖倖用煩至乃... 娛佚之樂起驕忌之... 孽天寶之敗是皆始... 獨堯與論卷之一

獨堯與論卷之一

前因天下之全盛因... 之供沈溺留連漸至... 權帑藏以淫費而耗... 垂墜後人具可哀也... 失之論擇善遠夫可... 全外戚之道則莫若... 禮傳之以儒雅篤行... 以恭讓儉德之實而... 謂寵之以恩驕之是... 獨堯與論卷之一

遺百於唐是可戒矣... 莫若登選良哲之種... 猥微之淫行敘進婉... 照臨無頗以資吳大... 慶若夫保邦求理之... 號罷虛授之虞祿放... 寬民力息曠怨以除... 愛民經國之道莫先... 獨堯與論卷之一

宦者論

臣聞三代之制凡在... 有宦者周官雖有閹... 出入時啓閉掃門庭... 周道衰微官紀紊亂... 漢列為近職然帷幄... 命陪從與常侍諸者... 自武帝臨御長久留... 朝士故請奏機事多... 敗之基焉東漢自孝... 獨堯與論卷之一



中官遂大專斷國命掌握樞軸賢才死於鉤黨黎民弊於塗炭三綱錯亂四海鹹離害備生靈毒滿區夏而帝乃始比起棺于伊且盛帝方更指讓忠為翁母書傳所載獲亡之迹未若靈之際也唐太宗定制內省官階不得逾四品而其數不及百員但分掌五局及在閣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後明皇繼繼崇重宮臣乃至爵為國公門施榮戟中官之數遂及三千則有銜命四方監軍諸道宜傳密旨主掌要務詣一郡至一軍誅索貨賂必千萬計搖動天下紊亂朝經內則思藝為林甫之腹心外則璆琳為祿山之耳目以至養成禍變傾覆基祚于後肅宗有輔國之逼而不得全父子孝慈之性代宗為元振所制而不能庇將相股肱之臣德宗自山南蒙塵而還不欲武臣典親兵乃至兩中尉分掌左右神策天威等軍而委宦者主之由是禁衛兵權之重悉歸于中官矣蘭錡將臣藩徽戎帥自其畜育由之遺置威福之柄非復天子所執元和神武之功猶不書葬昭愍童昏之亂宜難自全士良虎視于太和之朝令致鳴張於乾符之後逮其季世王室如燬南北用比中外

芻蕘輿論卷之一

九 芻蕘堂叢書

大臣從容而議存大體而畧細故儼人窺伺其隙乘機會而竊事權故弊積于甚微懸生乎所忽此漢唐之所慢之君荒殘淫僻危窘弊滅勢不得長雙佞奸孽旋亦夷殛故上權之墜于下也無滋蔓深固之勢抑時有緩急其間不足容乎因循之暇爾臣故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乃同此禍也噫弊之來已既久矣其亦奈何姑可取戒乎漢欽宗廟諱靈之事勿使預乎刑獄以免其誣染善良之虐乎始可取戒乎唐明皇之事勿使銜命出使以省其怖動郡縣之威乎始可取戒乎肅代德之事勿使侵盜軍旅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是三者不失則人君之所以據圖御世士大夫之所以輸忠事主烝民之所以宅生託命可以保全而不陷于非道矣謹論

宰司論

芻蕘輿論卷之一

三 芻蕘堂叢書

變動創艾前弊講究長策於是不愛乎節鉞多命乎帥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內實取其後諸侯入覲漸留不遣方面都府牧伯之位更除士大夫而僚吏掾佐悉天官選備塞觀望之蹊隨覆奸亂之巢穴故四聖累盛大紀于茲寰海又甯不震不擾門無關鍵豈煩擊柝之虞昔無肩竊安容胙篋之變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規模之深遠也乎臣聞而論之曰唐自天寶之亂天下剖裂至我朝太平興國擒劉繼元靜并汾而天下始大一統生民離鋒鏑之禍伏惟祖宗之大功盛德無與較焉然三王之善制不能無敝百世之長軌難以遐御故自古無亂國而有亂君有治人而無治法利害倚伏勢數之常幽厲享文武之國欽宗廟諱靈繼高光之法乘務敗典呢邪遠正周漢宮廟鞠成秦敷夫歷世始王創基垂裕莫不鑒前之敗深思經久其為秦謀者蓋見三代之亡皆由諸侯於是有廢五等之畫為漢計者蓋見秦無盤維之固孤而易危於是有郡國雜建之策魏晉之議者蓋見陳項之事黃巾之擾乘州邑之無備遂潰漫而不制於是行都督持節之命皆所以誠覆轍避亂畧堅

芻蕘輿論卷之一

三 芻蕘堂叢書

芻蕘輿論

芻蕘輿論卷之二

三 芻蕘堂叢書



王室數衰每及賢王九琛復會周厲之削宣王中興秦  
天下一家二世遽滅惡在乎郡縣而安也且唐之授歷  
幾三百年內難四興外寇三作元宗孝和禍稔惟薄憲  
宗昭愍青山宮臣其范陽之亂奉天之逼雖安史為之  
戎首而甫琳實其禍胎恭惠不君紀律虧替私昵執鈞  
衡之柄開寺專帷幄之謀於是患結安南兵連徐土發  
邛蜀之役太上雲代之變恭定繼立王綱已解普天之  
下巢讓之所塗炭自陝以東權儒之所踐食禁旅為涇  
人所殲邠帥以襄王僭命原其禍孽都由令政是故唐

獨堯輿論卷之一

粵雅堂叢書

之傾危不自藩鎮皆自蕭牆之內也向使明皇勤恤無  
怠開元之初神武勵精常若建中之始懿皇紹太上克  
守大中之政則范陽涇帥乘何釁而犯順嶺表彭門因  
何隙而嘯聚譬之壞木蠹由中生譬之累棋勢從上墜  
故知治亂本乎法度興亡繫乎時君御得諸道遠可以  
賓絕俗撫乖乎方近不能保宮室彼方州者關柵動靜  
臂指伸縮制不在外而在中矣且夫我太祖之以睿武  
拯天下則有經綸拔定之畀駕馭威懷之術我太宗之  
以英文繼大業則有緝熙撫甯之道裁節畫一之制我  
貞宗之以至仁繼丕圖則有寬冲恭睦之德持盈保成  
之方計其撥亂守文理致小異然皆王威獨運國命自  
制政不容於姑息恩不假於近習此所以高拱南面子  
孫無疆之法也主上燦震耀之精體乾剛之德攬威福  
二柄以照臨四表制割無牽忍之愛采拔罔卑遠之隔  
謀以明聽愛獨斷而絕浸潤此其上所以建皇極下所  
以綏天下者彼郡縣之制苟日不虞豈所恃者乎謹論

獨堯輿論卷之一

粵雅堂叢書

獨堯輿論卷之一

譚瑩玉生覆校

獨堯輿論卷之二

樂全先生張方平著

選舉論

臣聞設官所以共理擇才所以任官夫位職祿三者官  
之紀也德才勞三者人之分也度德居位量才賦職計  
勞詔祿興王所以治德不稱位才不任職勞微祿重衰  
世所以亂惟君司牧兆庶惟理亂在庶官惟賢惟能其  
難其今古先明王育才考德之道至矣周之取士爰  
始庠序鄉老舉秀茂而省其禮司徒教行藝而升諸學

獨堯輿論卷之二

粵雅堂叢書

樂正品俊造而進其名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而後天  
官執其柄而詔其爵內史書其事而制其祿司士掌其  
版而知其數小宰平其計而弊其治蓋其官人之法如  
是之詳漢之取士亦始鄉邑自幹佐曹使見拔州郡復  
辟公府吏士高第始出除吏其郡國所送孝秀或公車  
延召諸罷職待詔者悉居三署光祿成祭四行茂材廉  
東方補用焉至于魏氏疆宇分蹙兵戎罹亂衣冠僑轉  
陳羣立九品之法而選舉始濫中正定高下以署品吏  
部據升降而授任後其法雖益壞議者紛起而終不能  
革歷六代而至隋中正始罷夫進士科者設自隋煬帝  
于唐而我循之可謂浸淫而蕃大矣為業益浮人仕益  
易唐考貢士之制專委有司歲第殊鮮雖升名王府而  
未階仕牒再試于吏部有屢斥焉其中格者補畿赤承  
尉爾其不中格者或例赴選曹之集從事藩侯之府必  
外效尤著而真命始加我太祖之初受命也王畧猶梗  
人物蓋希進士登科歲無十數抑于時文法闊畧吏員  
簡疎嘗聞郡自牧長而下或數員而已爰及太宗治致  
太平風教浸盛不冒出入一統無外且喜天下英俊盡

獨堯輿論卷之二

粵雅堂叢書



入殿中始親御便殿以臨試貢士博於采拔務盡乎

材待以不次驟升乎美仕國初進士甲科受司寇或蘇

朝官俸大郡或即受直館者進士中第歲至七百人後遂為例至今興國已降遂為常規

然凡諸為士之民惟此為干祿之路術術治國誠王道

之大經文藝起家固儒林之盛選是以天下學士靡然

向風非惟道化所陶抑由寵利所誘也夫子曰以言取

人必極其言而考言彌乖於道所以神儒之稽古之誠

端甫鮮經時之論蓋官少稱職之吏臨事無仗義之節

風俗有澆薄之損朝廷成擄選之濫豈不由乎易取而

驟用之乎此張衡所以深憤嫉於漢日楊綰所以議革

廢于唐年且三王之道不能無微故董仲舒譬之琴瑟

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大周之造士論材始乎庠序

至漢而興廉舉孝自諸鄉里至順帝凡三百年而左雄

建議諸生試章句文吏課牋奏而為限年之格又百年

而魏陳羣設九品官人之制又三百年而隋文立志行

脩謹清平幹濟之目次及煬帝更制進士詞賦之科此

皆歷代舉選之道因時之宜更救其失猶三代忠質文

之政以革倣易化者也伏惟朝廷取賢敏才之方故亦

並開數路惟是進士最廣而其吏鼎司台席之崇玉署

金闈之彥更處乎館殿參布乎臺省國之綱紀民之君

師百辟眾官共清塗要地者何莫由斯而起歟雖名臣

輩出而滄海為多其故出于取之泛也以周漢貢士之

詳而不能盡善良又况採一日之伎味素定之價若之

何責以無濫也歟夫以唐氏之制專委有司者則利在

乎才者必不遺弊在乎啓奔馳之徑而平素者拙焉以

今日之法則利在乎使人循道以求已弊在乎德者不

必才才者不必德而勸勵之教忘焉其利害相形之理

獨堯輿論

思所以折之必有短長矣至如儒術之微削思所以振

重之士節之凌遲思所以興起之皆國家教化之端王

政之本聊用窺測以著于篇謹論

凡資任子弟姓名國子監立格試業補用論

臣聞古有四民皆世其業則象賢世祿為古之道然三

王四代必教諸學藝成德就乃辨材而官之故舜命夔

典樂教冑于夏氏大小之學商人左右之序皆所以教

國子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崇以詩書之教詔以德行之燧

干羽絃誦凡學必時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

德比年考校至于大成然後論材定位而官使之漢制

中二千石九卿待任子弟為郎或沒于刺守名績流著

亦蒙恩典錄其後嗣凡三署郎悉屬光祿勳更直宿衛

歲察廉茂舉四行才迹優顯始蒙選有詮居高第方出

補長丞下自魏晉迄于唐朝臣寮有功利及民勞效在

國始被恩澤賜一子官褒勵勸賞其義甚大臣竊觀朝

制凡職參侍從班在兩首無間中外歲至誕節輒任京

官一人郎官卿監外臺廉刺凡及郊禮輒任選職一人

又近制員外而兼館閣得視正郎之秩三丞而請致仕

亦荷門子之錄誠由盛世一統溥天無外銓除路廣郡

縣員多足以覆瀛王澤周官纖微之品獎勵郡吏無為

子孫之憂然臣之愚意固有不足者夫賞延于世雖盛

主之典而能不富官亦先賢所誡今任任之塗益廣願

教育之道未施且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膏梁之族名為

易驕夫其生享豐餘之養習見逸欲之靡而不淬礪以

先王道德恭儉之言陶染以古賢孝友祇庸之訓是使

立身之道不篤蒞官之法不修罔知小人作業之勢不

念稼穡艱難之勤家緒速淪世美鮮濟故宜然矣彼性

知禮義之貨心存藝文之樂卓爾而立不入於邪令器

自成其亦幾族是以古者作為膠膠學聚而教之非惟為

國造士固乃為臣立家也臣伏請凡今之子弟以資任

入仕者宜悉籍于太學其在都者令日入肄業遊古齒

序之禮臣聞師嚴而後教尊欲尊乎教在嚴其師欲師

之嚴在重其位伏願於朝士中擇宿儒清德名素在人

者正授博士明立條教使行師弟子之禮以肅之比年

考校顯勤勤惰及三年則大比能精一大經量策時務

而通者送吏部依資補用其未精通者復留進業必及

格始得除吏其在在外者以大比時赴集升降同之傳曰

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學也故夫學古人官量才授任著

諸典訓若何捨之如此則名為資任實經誨育雖高華

之冑有寒素之業也父兄必加以夙夜之訓子弟必勤講

脩之志勸勵之道立庠序之教與朝多世德之家官獲

稱職之吏仰補時政旁恢治法非邦教之大者歟謹論

復孝廉舉論

獨堯輿論卷之二

臣聞善論士者先行而後藝善官才者獎本而彌末故

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先王之臨天下也正其

大倫長其義節務隆道化使民歸厚故周官司徒以鄉

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共一曰六行實先孝友漢制始

復孝悌而得拜官武帝遂以孝廉名科郡國不舉孝以

不恭論不察廉者免漢之得人雖稱數路最近王道茲

制為篤歷世而下風教浸微豈古今之俗殊蓋勸導之

方淺且人才行鮮克相兼以慶建之謹厚不進舒宏之

經術以黜式之質直又乏遷向之文雅而今官人之格



蓋進上明經世家而已孝如曾閔莫希勸駕之遺廉若  
夷范不入辨材之論臣愚以為宜復孝廉之科自兩府  
大臣各成舉一人而天下歲貢集于外臺其有持身端  
事親孝生養以禮沒喪有聞友于兄弟睦於族親為姻  
黨所宗慕為里閭之歸仰者可許鄉人署行列狀于縣  
縣大夫詢于眾而實升之于州州長審訪如所習以聞  
外臺外臺會部郡所上各考次其行陟其尤異者一道  
歲取三人為獻于天子不必備惟其人其涉知文義頗  
通經業者命有司量策以時務隨才而敘官之其行實

獨覽與論卷之二

七 粵雅堂叢書

誠著而殊昧于學藝者可罷以上佐助教冗散之秩復  
其家勿徭臣聞勸人以行不以言行教以厚不以薄蓋  
經術者仁義之精相文章者經術之繁晚夫躬行其道  
而不見顯異顧獨盤桓之尚臣疑旌勸之術未為盡也  
且世家廢補歲以百數二科取上一開貢闈而第者以  
千計雜流冗仕不在焉誠參以孝廉之舉則勸善勵俗  
之方不益備乎記曰上舉孝則民不遺其親上察廉則  
民不黷于行邑取一人焉一邑之人勸勸矣州舉一人  
焉一州之人管輅矣天下之為人父兄者莫不勸其子  
弟天下之為人子弟者莫不勉其行之在其身也故夫  
厚人倫移風俗美教化其惟進孝廉之士乎謹論

選格論

臣聞選舉之法自周漢至隋凡六革夫惟更張以救其  
弊立制以宜其時得政之體也且人情安於久習時論  
重于改作通者寡而泥者眾倡者孤而沮者羣是故因  
循之患政之大病古今所同也昔後漢左雄以廉茂之  
凌遲郡國因緣多濫始建議諸察舉者皆先詣公府諸  
生試經業文吏課殿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而拘以限

獨覽與論卷之二

八 粵雅堂叢書

年之法于時胡廣郭皮駿於前張衡黃瓊非於後上獨  
信嚮雄議得行自雄在尚書歷十餘年天下無收妄舉  
朝廷稱為得人後世識者方善其制故知昧時之經者  
必循者以遺實達政之方者乃收實而後名駁於前者  
是疑其胸臆之說善乎後者是見其耳目之效也唐太  
宗時楊綯以貢舉之弊建議請廢明經進士之科而復  
鄉舉里選之法詔下其議而在廷名臣多同於綯遂行  
其制後近臣淺滯者或論其不便上不能待循以復舊  
今二科之弊獨在乎泛濫猥多而取之不能精或實學  
而見遺或下材而高第然天下所以未厭者以國家處  
之以至公而有司不得助其私此所以人自循己反之  
於命不復符於法也且二帝之庭疇容仄陋三王之盛  
感發夢卜至于兩漢上東俯于衡華而辟書在門魏晉  
之際操行內者清議外同夫使士以謹言篤行為無益  
寵者爵祿為儲成苟然之俗敗奮勵之節是於政體  
不已虧乎今一啓禮闈仕逾千數銓衡依等以注授郡  
縣其員以除遺乃復過期停罷延歲月則是賢愚同  
滯涇渭一波不濬源而塞其流不計本而抑其末也臣

獨覽與論卷之二

九 粵雅堂叢書

愚以為宜畧比唐制依其甲品設為選限其在殊等特  
承優恩請循舊即除以旌高業餘當入選率從限格其  
能別決科目自當更蒙賞拔且唐以明經進士為及第  
宏詞拔萃為出身及第者雖有籍王府而未階仕牒乃  
辨材定論之名出身者始著錄官而蓋行公政有為  
臣事主之義故夫以二科雜眾士以詔舉擢異材以選  
限難濫進數路而取為制其備若國行盛禮尊慶四方  
凡名選人復當普敘伏請初人選者稍異其節文可  
委自刺守察其雜論有一介之節一善之長令以名聞

獨覽與論卷之二

十 粵雅堂叢書

即為註授其不預舉必滿選期凡今之士流鮮自致飭  
學業務乎拘就仕進喜乎速至且民之情偽動息事之  
險阻艱難古為政者必周知之自非實生終軍之妙齡  
甘奇辟疆之神敏則雖有明悟之性或多輕簡之失今  
夫立選以重其選設舉以勉其立則必人自磨礪家自  
教育終始修整務為鐵基自然人知謹身之勸士免去  
業之速民里有恭讓之義場屋息爭逐之末官局得才  
良之吏銓調省煩曠之負者其風聲端其教節不亦優  
乎謹論

川嶺舉人便宜論

獨覽與論卷之二

十一 粵雅堂叢書

臣聞唐因隋制以二科取士然諸侯得自辟署仕進路  
廣不專科第多由藩幕人登王朝又閩嶺黔峽士人殊  
鮮兩河之外後為寇境帝都關中近乎巴蜀故禮闈可  
以成啓選第不逾十人開元天寶舉人或至二十人然登第者亦取一我太祖朝其風猶在抑亦王度草創人物希少及舉刑蜀下  
江廣收關越定太原武事假罷文物寢昌興國已來取  
士益廣風教遐被海寓大同博帶於文身誦聖言於  
賦舌歐閩之俗編戶待手賓與耶黎之鄉比閩思乎隨  
計踰劬者崎嶇萬里度嶺者往復一年故禮闈不可歲  
開而賢者能者同時而滯寒貞士必當廣取而狃者濫  
者一榮而混淆且其遠方之人頗有可售之伎雖家積  
食莫拔窮巷之身弗預充庭遂斷亨衢之望託於遐陬  
誠有可嗟臣伏請凡當秋賦之年禮部既以三月上請  
即頒示遠方其嶺南兩川即於中夏發薦其預薦名者  
嶺南諸郡送廣州兩川諸郡送益州委二府如禮部式  
考試當試時本路轉運使及州長吏監考於部郡選差  
文學才望有聞者為試官朝廷特遣臺閣臣察一人傳



多步身而...

請監試比成之妙取介畢事其當解人即遣至都附南  
 省勝送預廷試其不預解人即依到省敘舉其廷試下  
 第者既還本貫許本路計使充攝官如此則遠人免  
 崎嶇之勞寒士無廢棄之歎士俗以鄉舉而民勸禮闈  
 得人省而考精矣難者曰今禮部考試選委大臣遍擇  
 館殿博用才良以司考較又糊名轉錄以防私濫誠重  
 難其事矣捨是而委二府其口可乎臣對曰彼岷嶺雖  
 狹然各踰百城官吏數百計皆王朝任用銓衡選補二  
 府長吏國之重寄兩臺使皆朝必今上擇誠復遺臺閣  
 才臣就而監之嚴其法制明其條約重其委任信其命  
 令可遂御矣如唐時分選于洛邑放第于東都其制近  
 之矣况比試時官集諸州匪容私請權分眾手當由公  
 其且方為薦發之地豈預名器之柄理無疑者於何不  
 安難者曰人變常危事改作惡名今夫二府之選多則  
 長監鮮則起怨且眾聚焉非國家緩遠之術也臣對曰  
 夫變常之事危改作之名惡為其乖民情而動也變之  
 順眾改之就利何危而惡乎臣嘗見禮闈川廣之貢士  
 各纒百人夫豈眾之謂乎且二方之士趨試集往復

芻蕘與論卷之二

士 粵雅堂藏書

官人論

幾年驅涉萬里入四海之眾多角無涯之得失或數罷  
 退鮮不告勞今使不出鄉關坐而就舉藝孝相委名稱  
 相間就有取捨皆其士人擇一方之官吏考百人之所  
 試取之必精又何濫之長退之以禮復何怨之召故臣  
 謂之使理可詳矣謹論

芻蕘與論

求賢授任論才賦政勞于國澤佚於任使堯之克明峻  
 德舜之時亮天功分職用人猶谷四嶽故堯曰時若  
 予采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舜曰有能奮庸帝之  
 載時若予工陶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是播種必稷擊  
 拊必夔各用所長故善其事爰及三代官有世守業精  
 能勵百務用舉在漢武宣之朝亦稱多士之美內則有  
 儒雅質直運籌定命文章應對之臣外則有將帥奉使  
 宣風理民之良咸稱諸用各濟其志以故西漢號為理  
 古凡魏晉而下創圖之主致治之君未有不能駕馭英

芻蕘與論卷之二

士 粵雅堂藏書

髦拔俊彥而能建大功業立大制度貽謀長世垂裕  
 載籍者也然官紀之制世增其弊原本要末請試繫論  
 蓋天子惟君萬邦圖任三事總百揆者則謀建庶官之  
 長列庶長者則博選眾職之任卑治其目尊領其綱各  
 有典司不相侵紊故人有所守而各安其事為法也簡  
 而貞效也詳人君可以垂拱而仰成百度所以條貫而  
 有序及乎隋氏手擊下權一命之微咸自王命三銓洞  
 混諸流繁錯泉陶九德不足以盡官才之方周官大計  
 不足以為弊吏之法毛玠之執衡鑒不足以振頽俗山  
 公之善題目不足以發清議矣唐氏禊用隋制皇朝多  
 循唐舊今吏部之職分而為五仕途煩廣賢愚不可周  
 知資格有常能者固難悉辨然王者設官分職以立民  
 極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大臣舉賢授能分治邦  
 政在乎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夫百司郡吏既非專達各  
 有其長且且夕承弼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左右前後之  
 十固宜周識其善惡各盡其器能孰有致君成務輔相  
 之道可以居廟堂孰有折衝決勝將帥之畧可以安邊  
 域孰有沈謀深識可以斷大事孰有純誠樸忠可以臨

芻蕘與論卷之二

士 粵雅堂藏書

多步身而...

大節孰明通塞之術可以主邦計孰有方重之望可以  
 執邦憲孰有詳練故實稽古之學可以備對問孰有不  
 畏強禦敢言之氣可以司諫諍此皆帝室儀表當世衡  
 石朝家輕重之所賴生民休戚之所憑夫不深詳乎僉  
 議夙存乎簡注一職不舉固有闕政矣至于專使之才  
 如終軍陸賈者牧民之術如延壽黃霸者澄清風俗激  
 厲名節如張綱范滂者明御今上刑獄哀矜平恕如釋之  
 定國者此皆內與之為政外委之宣風揚主之恩威為  
 民之舒慘者又可不素察其能否而克收其功用乎臣  
 嘗讀漢書見元嘉中丞相王嘉上疏曰前山陽亡徒蘇  
 合被為盜欲遣使問狀時無可使者蓋屋令尹逢拜諫  
 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先蓄養使之  
 成就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每讀至此輒  
 廢卷長思夫以孝衰之世其天下之廣職位之眾猶武  
 宜也而朝廷虛空邦國殄瘁至無一使人之才得非由  
 上失素備之道者歟故臣深願陛下廣知臣之明為立  
 政之本采拔固疎賤之問信任存始終之禮使端良之  
 士夙夜乎左右才德之臣表率乎臺閣廉能之吏刺守

芻蕘與論卷之二

士 粵雅堂藏書

考功之法論

州郡則陛下固可以高拱乎太紫凝神乎穆清不出戶  
 牖之前而天下固已理矣臣才庸識近不逆理要相時  
 官人之道稍近乎敝宜損益者論者于後俾後所遺焉  
 謹論

臣聞三考黜陟著于虞典三年比較具于周官在漢則  
 京房劾考功之法在魏則劉邵立都官之制杜預泰始  
 之格則委平建官以考所統崔鴻延昌之議蓋病乎選  
 曹之無甄擇論雖畧著於後事各不行於時南北下衰



無復議者若夫考歷代官人之得失酌一時風俗之薄厚為政之迹其可察知漢之察舉辨論已詳取九卿于刺守取刺守于四府三署承命之高課者而外以六條督郡國之治朝廷時遣詔使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探長吏臧否以謠言舉按輒被黜免不在考功之法而善惡彰矣魏晉之時九品之制中正之職方為脩舉未至陵遲中正第其才行吏部據以除授故雖不行都官考課之制而物議定矣永嘉之亂天下幅裂時政衰感傷日偷安固無暇宏遠之謀猷以經時立政者

獨善與論卷之二

六 粵雅堂叢書

也爰及有隋事不師古罷州郡辟署以收墜下權末品微資悉銓衡除擬官紀系而人材雜矣唐氏以兵吏掌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而考功掌校定中外官考類為九等雖制存著令而人鮮克舉凡二部所領六品而下赴期冬集服唱注補而已夫停年之制崔亮設於神龜循資之格光庭立於開元積歲以為勞歷級以為限無賢不肖混然一律自是上官之任但行令吏之職考課之制徒垂虛文今朝廷官人之式以貴任卑以求任寡賢從類舉罪使連坐其道至公共法至平去偏重之權無專蔽之謬所謂詢于眾與天下共爵人之義也然則曹所以弊郡吏之治者其功過之迹始于州郡書之而州郡所書限于條式徒鋪列其紊文猥及毛細之事逮于筭益益匹婦之用悉籍之有同乎劑約能否之用良惡之迹脈脈不可得而知也及滿歲求調銓衡驗數第能駁其文字小訛日月微舛勘詰細故邀賄引賂吹毛掩瑜去小罅入大州解遠縣得近縣敘遷次補如魚貫雁行去此取彼若探囊發篋以故黜吏無所畏避民政多至紕錯臣謂宜令天下州郡歲詰羣吏之課必先

獨善與論卷之二

二 粵雅堂叢書

疏其功過之狀則又以善惡深淺而相補除策為三等直云某人若某職事能舉其職實建立某功事有利乎民常管幹某事能辦成或獲獄能得隱濫或能發大姦猶去民蠹害其書過罰約比凡郡縣察吏長吏親書之其守倅之職則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核定之逐部州郡設月日期會集上下二司二司之官以其集時咸會治所受部郡之考籍而參議之類其殿最歲上于王府移副于考功伏望朝廷御旨選材識之士以授考功之職益增其員分總諸道受外臺所上部郡考績之狀使得博采乎清議訪察乎風謠有貪暴而居優讓循良而處劣第得以論糾參核其功過之事既合補除之法各以其秩敘或上于宰司或列于審官或報于選曹各依等而行升黜焉凡吏蒞職三年繼考三上者遷陞之三下罷免之二上而一下優敘之二下而一上殿留之其餘以是為差也此其約而易守簡而易辨有稽於古可繼於後吏知平苟且非干時之術必勤於展用士知平名節為取重之道必勵於進德則是為善之士益勉舉職之吏咸勸郡縣之政不肅而成矣比夫房劾之奇制崔

獨善與論卷之二

六 粵雅堂叢書

裴之弊迹不少善乎謹論

用人體要論

六 粵雅堂叢書

臣伏以皇朝兩府前代三司所以平章庶政之經總覽萬事之紀下賦羣吏之職收成天下之務故高宗以傅說作相而說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而漢丞相東西曹或起為中二千石東漢三府察廉秀高第出補刺守入居鄉校南朝晉宋以來五品已上執政與吏部參堂以至於唐宰臣猶得以不次進用官吏代宗時元載當國而公道隘塞密交預政而

獨善與論卷之二

二 粵雅堂叢書

人材凝滯及崔祐甫在朝日除十數人未逾年凡除吏人百員上曰或訪卿所除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相請人才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上以為然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自承旨作相謂學士裴瑄曰吉甫自尙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英俊君多精陰幸聞今之才傑瑄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重吉甫有得人之稱自文宗之世宗閔德裕之輩挾私後公結接相

獨善與論卷之二

九 粵雅堂叢書

傾而朋黨之議興焉故文宗曰去河北賊至易去此朋黨實難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矚恐涉譏議豈至公宰物之道歟伏惟我太祖太宗之朝擢賢任能使人以器才畧奇傑或數年而至公相猥昧無庸或遊紀而不改官或卑品而處要重或高秩而居冗散升沈取捨惟才是視故能興造功業定綏四表制度遺文昭厥後代夫功名所立必由駕馭後世因循成弊蓋自承平之久在今致理之本莫先官人之事助陛下官人者豈非宰相乎官至卿監職參臺省選用之命故在政府郎官已下屬乎審官指授之職統乎選曹是二有司者宰司實掄之且今外任之重國權所寄不在廉刺之職分而為二轉運使提點刑獄是也天下諸道不登百人是百人者誠才則天下之政舉矣此陛下所當東注宰司所宜御旨選者也臣比見詔書吏委兩省兩制薦舉此固朝廷不欲私用人之柄與天下公共之意然凡被舉者又果盡賢乎若類其資歷第其秩位貫魚授寵無復區選定馬於乾不知適變是猶按伯樂之圖而求駿騅于市也臣愚謂宜斷自宸明遠遵往制以用人之柄



責於宰司凡滯淹之才俊傑之器名行磊落衆實共聞  
自可越次甄升急收其效必依階級豈曰用人雖大  
吏而不脩厥職若刺守而不問治狀大者宜罷歸田里  
小者宜退從冗散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  
疾苦條奏之是爲舉謠言又漢制州牧奉二千石不  
任位者事皆下三公遣掾更按驗而黜免之此前代中  
外郡吏升善退惡咸自宰司之故事也既付之以柄推  
之以誠則一夫不獲一官不舉陛下有所問之矣或曰  
經綸屯昧之時則有不次急用之擢持盈守成之時自  
宜遵常守故而己臣以爲此乃腐儒之謬說豈英王之  
遠謀且陛下向者躬擡萬幾再新區極獨斷不謀拔才  
振滯彼一二臣上膺獎擢咸自卑仄驟升清要又豈賢  
任之云乎况此三司實掌衆職動而引例何謂掄材能  
者一日而在下則失一日之益不能者一日而在上則  
有一日之損故升拔善良斥遠邪惡以一日爲晚何遲  
常守故之謂乎夫然故上下盡心庶官脩舉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上無焦勞之憂旰食之慮而百職理矣  
謹論

芻蕘與論卷之二

郡縣理本論

臣伏以今外權之重惟轉運使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  
吏之黜陟財賦之弛斂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  
觀聽其風稜國朝倚辨乎外務提衆職之綱轄實方面  
之師表蓋漢刺史之職而唐度支諸道巡院留後之任  
也漢制刺史掌以六條督察二千石而不主金穀貨利  
之事其主金穀貨利之事者則大農有部丞州一人而  
郡國有均輸鹽鐵之官唐世亂後急於兵食而計臣始  
兼轉運諸堯權之名而諸路置巡院官掌賦貢之式交

輸之藏而不總州郡之政吏民之事其總州郡之政吏  
民之事者則有按察採訪黜陟之使今之外臺乃兼其  
任授國寄用勢望甚雄小大之政無所不統夫其撥拾  
旬制錐刀毫忽之計損餘補寡給報調度之算正一得  
史可辦者爾轉運使之大體在乎訪視風俗革正其因  
循之弊廉察官吏周知其臧否之才此固水木之本源  
衣服之冠冕矣是之弗圖而猥事乎米鹽芻積之微誅  
效乎圭勺星銖之謬而宿姦大猾據都占郡府署爲豺  
狼之窟州縣爲虺蜴之宅以至暴于天聽達于四方而  
外臺猶莫之舉也此豈所以與天子共理之意歟比者  
朝廷議郡長吏之罪而轉運使坐累尤速斯見乎朝旨  
務滄肅乎外政者也夫聖人立法所重成俗習見既久  
回革已難今天下之俗樂和易而惡堅介責循常而重  
改作建一功利必蒙生事之名免一惡慝已落所怪鳥  
衆噪乎早飛故雖網膺之蒙寄任于今猶頗牧之當漢  
文之世也臣又詳轉運之名蓋以賦輿爲主而非專爲  
舉賢黜惡而設也子曰必也正名乎則有居是職者先  
聚斂而後民政又不可多議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  
州而又時遣使四出察羣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  
指傳行郡國得專號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清詔之名  
分行四方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亦時遣郎官御史  
訪事得失臣愚以爲宜舉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才  
識深明風度方重者銜命分道參考民謠以升聞廉正  
劾免庸暴必列疏其能否之跡實錄其善惡之政以行  
誅賞之法以立褒厲之道至于有可興之功利有可端  
之疾苦草萊有幽潛之士閭巷有節義之人因得搜揚  
以輔政道數年輒一遣而勿限于常如此則吏知沮勸

芻蕘與論卷之二

常懷戒懼之意民有侵枉益開辨理之途利害上達而  
不遺恩澤下流而無壅矣謹論

辟署之制論

臣聞周制大國三卿命於天子自大夫羣士皆命於其  
君而卿士之官屬亦各自選用故穆王命伯冏爲太僕  
正曰御在簡乃僚惟其吉士漢之蒞國朝廷猶爲遺傳  
相其中尉千石而下得自署置三府各擇掾吏州郡從  
事列曹衆職悉任之于刺守魏晉始建九品官人之法  
中正數人材於先吏銓授于中而辟署之制仍行不廢  
隋開皇中內外庶官罔論大小悉歸選曹無復外補唐  
代雜考古法稍復其制採訪節廉之官屬判官而下皆  
自延請其已就署徐乃上聞未奉報者稱攝既王命者  
同正肅代之後岳牧權重或自除支郡刺史專戮二千  
石凡諸辟用悉兼臺省皇朝興國初始罷假攝而重臣  
近職出臨方面自介倖賓佐逮諸掾吏得自王官請郡  
相承惟舊於政殊無損者而後議者復爲過論以爲多  
引交臂或容請託又慮孤平之人纔任被代使奔命之  
不暇且郡縣送迎之云勞由是復止奏辟之制臣聞書

芻蕘與論卷之二

戒任賢之貳易美彘征之吉傳發舉善詩賞烝髦且朝  
廷官人之法大抵以保任論薦爲選擇之路位登朝列  
職分半刺固可以舉其所知矣况大臣者上所尊禮而  
信用者騰專理之寄求自助之良設令引交臂而得賢  
容請託而不失才其亦何愆乎義凡所謂善知人者必  
審其善惡察其器能非交臂則何從知之既無交臂之  
素則必求於長者之舉善人之論採清議訪鄉評而取  
之是故涉乎請托矣魏盧毓曰大名不足以致異人而  
可以得常士畏教慕善而後有名是不猶愈於殊無善



可稱者乎而議者迎事端以設防蔽滯俗情而虧大體  
使大臣知善而不得用知濫而不得去是何取乎理哉  
臣愚以為宜復舊制稍為條約遂其援能之善塞其過  
分之請論辟之始當依遞次而補除贊助有聞自用常  
科而獎薦誠有人乖物論非可掩之瑕事出倖私有駭  
眾之迹自可使憲署彈劾外臺察廉暴其妄舉之愆示  
以必行之典如此則當偽誣者有顧今上之意礪名行  
者有伸知之望吏皆勸向事斯修舉翹楚必刈白駒可  
繁上為論拔以漸之道下免滯淹不調之歎于旌好善

芻蕘與論卷之一

粵雅堂叢書

雖紀設郊之美棧樸官人終歸周朝之盛矣謹論

芻蕘與論卷之二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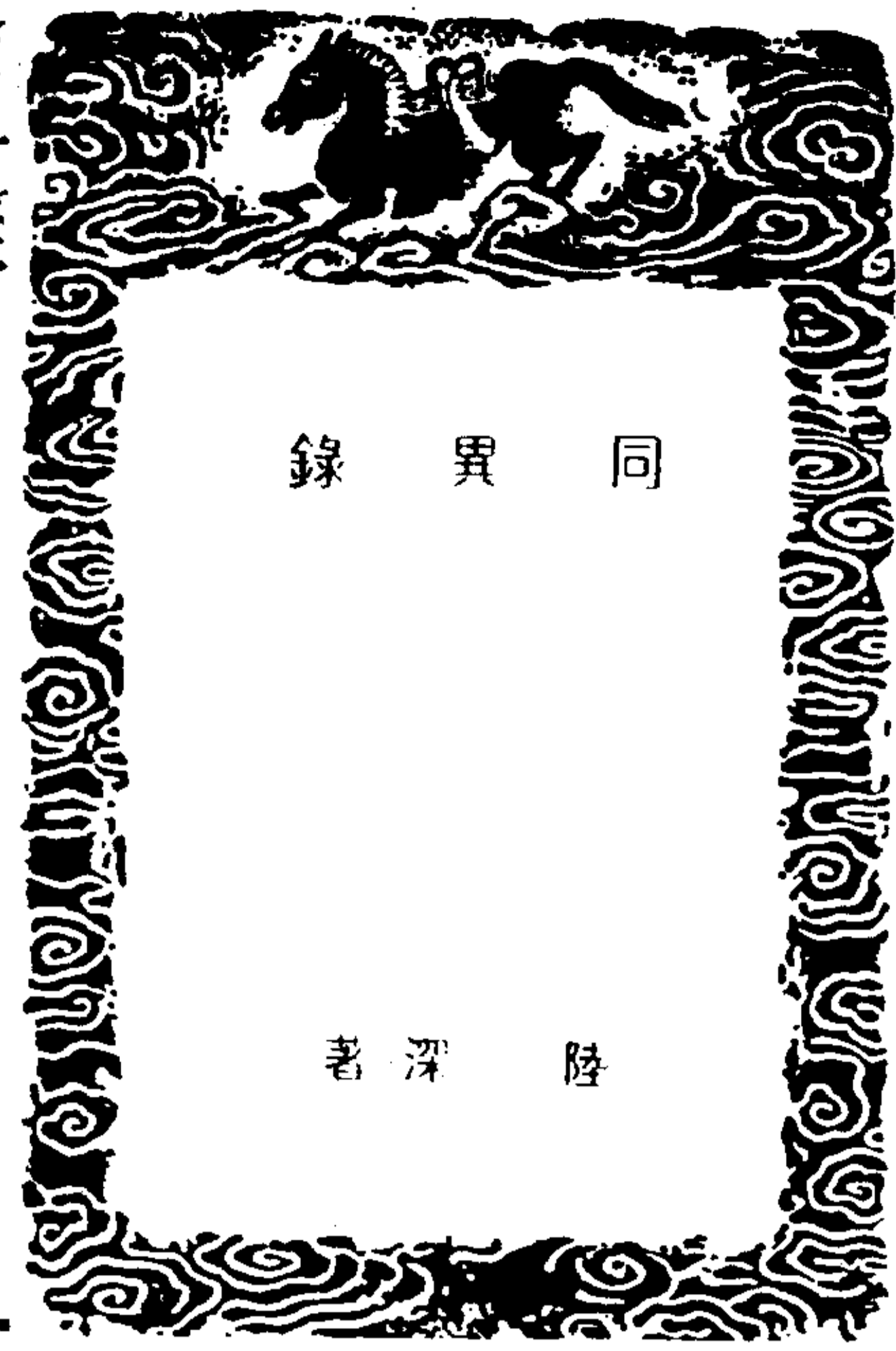
右芻蕘與論二卷宋張方平撰案方平字安道宋城人  
自號樂全居士世稱樂全先生事迹具宋史本傳英宗  
語輔臣曰吾在藩邸見其芻蕘論近者建言之臣未見  
其比即此書也全集四十卷 四庫提要已著錄稱其  
斷明決豪爽暢達切中利弊蘇軾作序以孔融諸葛  
亮比之雖推挹稍為溢量亦近似矣云云然神宗固嘗  
稱其文章典雅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有三代遺風  
書之訓詁殆無以加也此書見吳中吳枚庵謝鳳學海  
叢編中鈔本署曰新刊大字單編芻蕘與論與 提要

芻蕘與論跋

粵雅堂叢書

所稱芻蕘論十卷即載集中者迥殊殆後人重訂單行  
之本歟閒有摹仿范蔚宗後漢書傳論之辭亦自斐然  
顧訛舛極多悉心覆校且有灼知其脫誤者姑仍之俟  
覓善本重校成豐辛亥長至令節南海伍崇曜謹跋





同異錄

陸深著

進同異錄序

臣愚才拙器疎力小固大故管狹陋漢唐之治思欲致身唐虞之朝恭遇

陛下繼統御極天縱性成真堯舜之主也千載一時益思自奮第愧誠意素薄不識獻納之宜言出禍隨動與罪會仰賴

陛下仁聖曲賜保全尚與衣冠之列昨自

講筵出佐延平延平實文獻之邦楊羅李朱四賢之遺風猶在水土相宜職務易稱巨頰得以讀書向學每見先儒議論有切於大典禮大政事者手自劄錄未及三月又蒙

陛下特超常資付以山西學政俾列憲臣增還舊秩非巨捐糜所能報也比至山西巡行之暇偶出舊編粗加詮次分爲上下謹用繕寫上塵

乙覽伏惟

聖人之學貴得其要

帝王之務在知所先儘事博覽沈觀殆非神明化育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頗恨時日有限文籍少隨不免挂一而漏萬譬如涓埃何益海嶽然稟多益寡之志終存而萬折必東之性難改竊伏

同異錄

自念臣本農家僻居江海之上兼有藏書可資考索衣食所餘足備筆札之費儻蒙乞賜骸骨少假歲時臣當部分首尾兼總條貫勒成一家之言庸爲萬幾之助罔知可否若蹈淵冰不勝恐悚待罪之至臣謹序

寶顏堂訂正同異錄卷之上

嚴山陸深著

仲醇陳繼儒訂

謝水白生沈平先校

典常上

臣深釋曰典常經久之意上簡帙之首也是編昔古人之成說乃今時之急務第厥所由蓋將以寓施爲緩急之序而區區一得之愚亦因以附見於此云

歐陽修唐紀贊略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

司馬光應詔論略

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

又曰古之帝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善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舍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肖而天下不肖者皆懼



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

富弼邪正辨略

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為明矣至於煩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

歐陽修禮樂志略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權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遺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

復三代之上而率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劉頴輔名對序略

昔者三王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總百揆書曰夢帝賚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易仁勸道補政益德申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

徐積書鄭祭傳略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禍

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

蔡襄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略

天子之尊下視人民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為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寬儉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

歐陽修請補館職疏略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才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



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才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廡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大略也

劉摯分析助役論略

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棄存者無幾○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所軋已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已之所爲而○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

臣深謹按摯此論蓋當王安石變法之日然安石猶知畏名義創宮觀以處異議而朝廷之體不失卒使宋社丘墟金狄構禍其源已兆於此摯之論可監已臣又按章內空白二字乃前朝臣子尊稱君上之文義當避闕餘倣此

劉摯論人才疏略

臣竊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善惡者君

同異錄

同異錄

卷一

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偽而欲與善者消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爲而爲非也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唐制略

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

孫覺論章疏略

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

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何所利乎

臣深謹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此密說之所由始也竊詳密之爲義蓋具數端有緝密有秘密有隱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微密有機密有茂密若夫君臣事幾之間大抵緝密之意居多而非必專主於秘密也語云有天德便可行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慎獨云者正密之謂也何者有緝密則秘密該焉有秘密而無緝密此禍亂之所乘以起者也昔趙清獻公書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乃所謂密也究而言之其所謂密者乃不敢爲也非不敢告也

宋祁慶曆兵餉序略

世之言兵者緣井田作乘車即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彊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制則然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列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彊臣其弊勢倖則疑力

同異錄

卷一

七



寡則隨故借邦鼎峙而立唐李亂生置帥其弊樂故羣不逞糜潰而爭宋興刻五代餘亂一天下之權借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聚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銳而慄者充之或挽彊或塌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其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軌若管庫若工技業一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管有常廩有橫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為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得擅行

臣深謹按祁論歷代制兵其有要約又斷之曰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亦深著鑒戒宋之後州郡兵弱竟成金狄之禍又令人慨然於藩鎮之設也

潘輿嗣通論略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藏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羗氏羌固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

若以全制也於是萬人留田果無一矢一鐵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於擾攘之際憂不先於天下而憂食不出於兵也於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勢勢莫微於羌事莫急於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為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逆險沂波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旦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惟費廣而坐餉之驕不足以臨敵也

臣深聞之先師章大懿公懋懋至金陵時猶及見

國初人道遇白鬚眉輒下馬問道事有告之曰

太祖最留意屯田嘗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廢百姓一粒米每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為屯田不足則移數衛於江北今江淮六合諸屯是已其法每一軍撥田三十六

畝歲收一十八石為子粒除與月糧歲十二石間加一石餘六石上倉其分番宿衛上直并打差應役一應軍人於數內支給口糧又餘以充倉廩之費行之數年倉廩皆完備而儲備豐足自後屯田悉為勢豪所侵其法漸廢而江北諸屯荒蕪者亦多今

制民出力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二分而後兩弊沿邊諸鎮則歲運府藏以給之驕兵債帥天下之民有不勝其困矣今日之屯田恐不可不講也

朱仲晦應詔封事略

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駘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能苞苴結託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泉歛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冀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張齊賢諫北征略



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奮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仁力不及任人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

臣深始至山西巡行忻代之間因得以訪問三關事宜若諸邊守此上策也但所謂邊吏擾致之今則不然今日之弊乃在報功耳嘗大舉入寇之時邊將盡皆束手無策敗則朝廷任其害寇既出境乃要利割截幸得疲罷之餘者數級則以奏捷要賞也

### 蘇轍上神宗書略

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

同異錄

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貲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諸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悉降為公夫自王以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復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所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也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

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繫雖宗室誰敢觀者惟○○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深謹按王安石當熙豐之間亦嘗裁減宋宗室一時宗學諸生擁馬為之大閱安石立馬從容論之曰譬如祖宗親盡而祧何況賢輩宗室並服其言而退斯亦天下之公議也固當不以人廢

### 馬端臨封建敘略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又曰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己私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為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滅六國再傳而滅西漢之初剽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剽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剽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周雖大封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漢魏而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熾焉而運祚卒以不永

### 賈讓治河奏略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



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股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民當水衝者泛濫自定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亦救敗術也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能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溱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皆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一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臣深謹按河事要領無過於此奏故采其尤得要領者著于篇但古今所不同者讓論自東北入海故為順今日則障之南行入海故為逆以本

朝廷鼎燕都護運道故也臣家江湖下流蓋嘗睹其入海之處江流視河尤盛然江害少而河患多何也大抵水分則力微併則勢悍力微則為利勢悍則滋害又河流或斷而江流常行斷則易淤而淺行則順利而深其所達滯固然也況江源出峽則洞庭彭蠡為之潏科坎既明流止有制是故江患嘗少河出洛陽行梁宋間土既疏而無所游泊併夷夏數十百之水而縱其所如安保其不為害也哉今日治河次第固自有所以讓之論為不殊矣

馬端臨戶口序略

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眾則其國疆民寡則其國弱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

知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數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繁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家之盛衰

高錫勸農論略

勸農者古典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夫農之病者由制度廢也制度廢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僭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凡民之情所急者利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桑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墜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故有輕而出時過於凶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敢言利乎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皆坐而獲利焉誰肯勤於農哉若欲勸農先思舉制制度舉則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下不得宅焉上之服色下不得末焉上之品用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下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者盡息矣農不勤而自勸也臣深謹按錫所論者頗盡傷農害農之故然於國家勸農之法制疎矣采其要者如此



蘇軾徐州上書略

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彭城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糧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眾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下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臣深謹按宋都汴故彭城為左臂子瞻徐州形勢為宋論也亦甚明切我朝都燕則徐州形勢所繫尤大蓋以百物所

同異錄

輪多從南上今日之喉襟也惜乎子瞻自守之策居多猶未盡彭城之利害也

寶顏堂訂正同異錄卷之下

雲間 儼山陸深著  
仲醇陳繼儒訂  
繡水白生沈孚先校

論述下

臣深釋曰道無精粗法有倫要故析為下篇並皆奇文與義可以考見古今之物情習俗蓋有神明之道焉各仍舊篇故曰論述

楊時求仁齋記略

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為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謔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恃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為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削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屢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愆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為事是真有志者哉

同異錄

卷下

二



臣深謹按楊時字中立宋徽宗時人世稱龜山先生今之延平府將樂縣人也程門高第弟子贈將樂伯宋史有傳我朝從祀夫子廟庭臣至延平訪其遺文讀之首錄此文以寓世道之感

朱熹余龍山文集序略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鬱鬱難舒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縉紳下及閭巷章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醜藉裝藏圓熟軟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懷聽其言終日而莫知其意之所歸回視四五十年前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

臣深聞之唐臣劉禹錫曰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哉今世論文章之弊者必曰晚宋晚宋云蓋言文既弊而宋亦晚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觀於文公所稱四十五年前正當龜山之時又觀龜山前所云者習俗已自變

矣宋之盛時可想見也臣於時事頗有所感故知文體所繫大矣

唐庚辯同論略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聖人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之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楊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解焉曰師友有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談哉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講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為孔子殷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謂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一人耳而有所謂昔日之言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況於眾口乎是以先王知羣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同

同異錄

五

異為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為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為喜愠何者閭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不可筮人布著卜人引龜而泰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為申商之學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與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不為少矣而東征之議善稱十夫子異則同者寡而有不同者眾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劔羣臣之異已者為有餘矣真息所向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為此何則駕馭羣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覆可勝諱哉古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臣深謹按唐庚字子西盛宋時人而文亦雄健條暢臣每愛之殆不下蘇氏兄弟也劉更生災異封事略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



儀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文武周公  
崇推讓之風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幽厲  
之際朝廷不和自此之後天下大亂春秋之  
世災異並起禍亂輒應弒君亡國不可勝數  
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今○○開三代之業招文學  
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肯渾濁白  
黑不分邪正難採忠讒並進轉相是非毀譽  
混亂所以榮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  
曹為黨往往奉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  
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  
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  
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叢集於朝羽翼陰  
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  
咎是故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  
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原其所以  
然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謂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  
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  
否泰否者閉而亂也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  
雪應應見觀曰消與易同義昔者蘇共工驩  
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  
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

同異錄

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  
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孟季偕仕於魯季斯  
與叔孫俱官於秦管君始皇賢季孟季斯而  
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汗辱至今故治亂榮  
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  
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  
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  
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  
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  
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  
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  
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昔孔子與  
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  
傅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  
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易曰飛龍在天  
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  
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  
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  
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合黨共謀  
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  
移主上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  
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  
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  
可得而行今以○○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

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  
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晉之所消以為戒  
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撥當世之變故  
遠邪佞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  
廣開眾正之路决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  
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  
基萬世之利也  
臣深始至延平偶得漢書舊本一冊讀之因  
節此文并正家疏略之自此已後則隨所得  
入錄矣  
臣衡論治性正家疏略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  
之正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  
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  
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  
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  
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  
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聖德天覆于愛海內然陰陽未和羣邪未禁  
者始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制度不  
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  
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詳  
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



心大雅曰無忝爾祖幸修厥德孔子者之孝  
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  
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  
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  
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  
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  
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  
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  
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戒所以崇聖德  
韓愈柳宗元墓誌銘略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  
酒食遊戲相徵逐謂謂相親相愛以相取下極  
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  
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  
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  
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  
少愧矣

富弼辭樞密副使奏略  
臣執性至愚惟道為務不是飾讓亦非好名  
美祿高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與不  
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死  
不受今北虜雖斷首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

受賞恐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  
罪臣斷不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  
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責且恐重誅  
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畏懼公論甚  
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實  
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  
蘇軾上神宗書略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結人心厚風俗存  
紀綱而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失人心則亡  
此必然之理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  
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  
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  
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  
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  
乎彊與弱○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  
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深風俗誠厚雖  
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淺風俗誠薄  
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君知此則知所  
輕重矣夫國之短長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  
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危而壽考  
亦盛壯而亡若元氣猶存則危而無害及  
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故臣願○愛惜風  
俗如護元氣古之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

齊東野語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  
成初若遲鈍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  
得小而所喪大也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  
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  
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  
無辭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積勞而後遷  
則人各安分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  
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  
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  
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  
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  
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  
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  
待罪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臺諫未必皆賢  
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  
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夫姦臣之  
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  
之而不足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  
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  
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  
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  
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  
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人交至公議所狂



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  
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  
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  
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  
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  
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  
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慮杞憂懷光  
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  
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  
以知為國者平居必當有忘軀犯顏之士則  
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

陳瓊論蔡京疏略

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  
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  
或以為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  
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

蘇轍快哉亭記略

士生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  
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劉學分析助役論略

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其言皆無補  
於事與豈皆願為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為名

同異錄

而索去與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  
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  
防激闕而發其怒不惟難攻亦為患滋大故  
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  
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忠少  
悟天聽而亦不敢悻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  
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  
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  
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  
助役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  
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已多矣  
不意大臣之怒臣至如此

張舜民史說略

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  
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  
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  
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休於死生顧於妻孥  
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  
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為國者如  
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天折終則將  
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  
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  
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為而一切舍之危行而  
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

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

在鷓鴣祠復論略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  
者君子不之察欲墮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  
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  
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舉  
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  
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  
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  
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  
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  
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  
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而下而為人所制此小  
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虛幼賤不畏高明而小  
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  
以陵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  
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  
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  
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  
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  
有不妥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  
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  
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



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為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為羣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微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

唐庚察言論略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倖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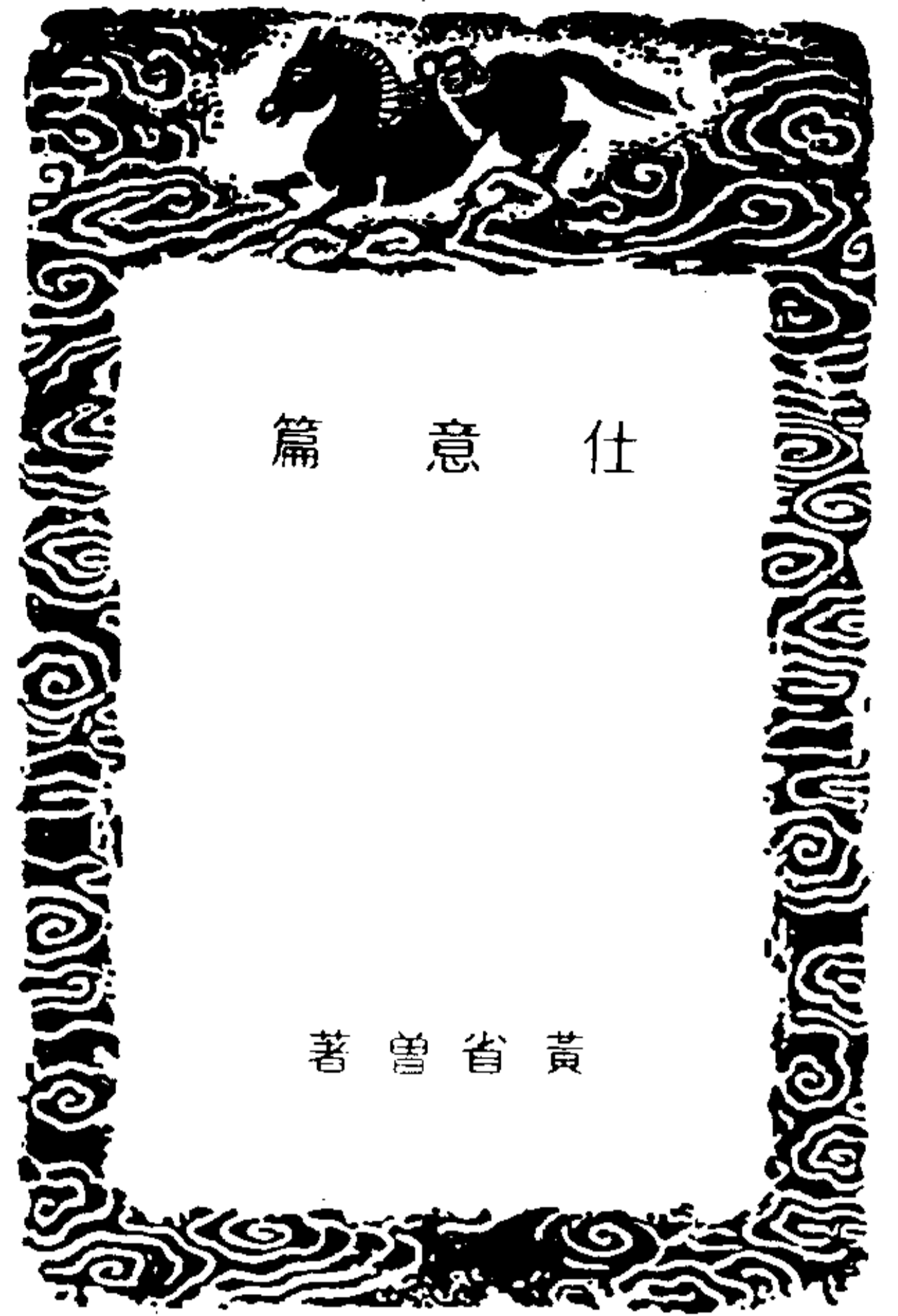
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取目扼腕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臧官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

卷下終

同異錄二卷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書採漢以來名臣奏疏雜文有關於典章政事之大者節而錄之分為二卷上篇曰典常下篇曰論述每條之末各附以論斷大旨欲取古人成說相其緩急而通之於當世之務其書始脫彙於閩中及提學山西重加詮次欲奏上之既而不果其進書原序猶存卷首書中凡原文有陛下云云者俱空白二字而註其下云前朝臣子尊稱君上之文義當遵闕然古來傳寫舊文實無此例世所見石經尚書於帝字王字均未避闕者也





篇意仕

著曾省黃

任意篇

任意篇上

五嶽山人黃省曾著

今之張科且設舉網而羅乎天下之士者果何為哉  
 今之天下之士乳口而聲習中而操觚長而依泮以  
 求懸一各於越席之內者又何為哉予觀乎今之天  
 下求士者不明夫所以求之者而示之士也應夫求  
 者亦不知所以求之者而為之應也是以士日卑污  
 而道日湮求門愈闢而賢聖者不出圭組軒符日授  
 于人而天下益趨於不治也所以然者凡以任意不  
 明而已矣古之仕也以民今之仕也以身古之仕也  
 以國以天下今之仕也以其家仕以古均而意與古  
 繆揮權溢耀作驕發狂益甚於古人而貪襟墨抱虎  
 臨而狼寢者何其紛紛也是以今之天下茅簷而居  
 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額  
 於其夫曰何不仕以華其宮也糠乾而食者其父之  
 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額於其夫曰  
 何不仕而膏梁其口也空匱而歷日者其父之詈言  
 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額於其夫曰何不  
 仕而積夫千金以俟老而利夫子孫為也是故五尺  
 童子方辨蒼頡而即皆以此為之心所以分官以往

任意篇

各以其官而漁獵於億兆環九州布四海去來乎守  
 令萬千乎南面各求飽其糶之欲而已輕之者為  
 質賈加之者為屠沽極之者乃盜賊而已矣夫天之  
 立君君之建臣惟以安民也而俾質賈屠沽盜賊之  
 人以驚擊乎其上豈天心哉豈天心哉此所以民日  
 窮困萃死而寒暑不昌輪風冷雨時奔作於宇宙而  
 禮樂無期而興也雖拱手 天子之位者仁孝如堯  
 舜制作如軒黃亦且如之何哉夫 天子為安民而  
 求士士以貴身富家而求用何其求之應之之不相  
 值也故其釋褐之初以至于請骸之日無非為一富  
 一貴之計而夙興夜寐於簿牒之繁亦不過假此以  
 為圖利之階耳至於民情之樂苦歲事之成懽獄訟  
 之淑慝生齒之流集一切置之心外而無問矣縣以  
 委之於府府以委之於司司又委之於六治如寓於  
 逆旅然棟梁雖頹簾陳雖弊垣墻雖穴惟曰自有主  
 人而已也夫今之士所以逆旅夫國與天下者如此  
 則同一民也標枝野鹿何為不可而顧乃異其章服  
 殊其號名以民而病民也哉

任意篇下

任意不明則進者驕而退者愧至無以立存於閭里  
 而有道之士亦無以自表於天下夫今城衢之內者  
 門將將堂觀煌煌而窮極土木之麗者必進士之家  
 也郊遂之間青疇萬井柳埭百里而肆其畝畝之闢  
 者必進士之家也役奴下走文衣麕履汎鷁浮馬賤  
 妾愚婦翠髻瓊冠一珠千金拱如后妃出則象輿者  
 必進士之家也夫天之立君與夫君之所以建臣者  
 意豈如是而已哉今且天下而成風矣幼之所以誦  
 習者以此長之所以服儒者以此通于帝籍而所以  
 宦貴於四方者以此族屬之所以相高肺腑戚骨之  
 所以相欺交儕之所以相誇者以此父師之所以為

學山

士意而

三

行虎

教子弟之所以為學者以此夫此宮室之巍煥田疇  
 之連闢妻孥之華盛得之者為成器為罕才為天人  
 失之者為不肖為下愚為無賴則三者皆利欲之常  
 情也而且有成器天人罕才之名不亦曷不力驚而  
 爭馳之哉故庶民儒士之家殘瓦斷甍漏日見雨田  
 無尺寸衣無複再而為之妻孥者蓬髮垢頰以當井  
 白凡為里中之富賈者莫不撫掌而笑之滿氣以凌  
 之而士之見道不明者含其笑凌於胸中一旦富賈  
 亦必求與之相敵而為仕之意皆冥然不聞識鳴  
 呼此太和之治所以不復見於天下而亂臣賊子乃  
 地有之也殊不知天之生斯民也而無主以綱之則  
 必亂是以立之君君之欲安乎斯民也非臣則無以  
 遍乎天下而繼其耳目蹈履之所不及故古之喻者  
 以為元首股肱是以建之臣君邪臣邪俱奉天安民  
 而已故茅茨土階鹿裘素馬堯不以為薄卑宮容膝  
 惡衣被體禹不以為陋但為天主民而已初無一毫  
 病民之為何古之天子且儉約如此而今之進士乃  
 珍奉尊處其身如彼也使上天立君建臣之意雲飄  
 海沉而不著是以彼長於此土此長於彼土互相吞  
 噬互相割剝互相標奪而斬關破篋之盜緒視為縉  
 紳之常法游宦之公事而不之恠忌矣夫人而徒欲  
 富貴也則何所為而不至哉茲者宸濠之變名為元  
 老而右輔者偽為儒而諮謀者宦其地而倒從之者  
 與夫潛不軌之心而鼠伺於高位者欲乘便而起環  
 待於下僚者亦不可以數矣凡此者皆任意不明而  
 徒以富賈為心故耳嗚呼任意不明亂臣賊子其興  
 也乎其能免乎接跡於人間也乎

卷完





版書

作祿文王

書牘卷一

上台府時務書

浙江嘉興府海鹽縣晚學生王文禔頓首拜書上  
大台師相大道宗存翁老先生大人門下文祿伏瞻  
山斗久矣前任兩浙宗師每切私淑之願華亭襟  
帶海鹽又幸梓里之鄰恭惟絲綸黃閣靜鎮不移  
高超無滌既不可扼又不可緇非誠性存存如壘  
之存能之乎際會風雲雷霆奮起旋輒闔坤維新  
景象存之深矣文中子曰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  
存元氣而無我所以存我也然天下蒼生仰聖  
矣矧我

聖祖凌宇漂宙洗夷盪華雪宋取瀟唐羞駕軼漢周  
創一統洪基又開科羅賢為歷世之輔至慮也我  
翁冠羣英登首選將入聖而優以任天下之重燮  
調元化泰符允平蒼生蒙福大幸也文祿夙抱欲  
行之志奈何命與時違老且無遇分甘溝壑近悟  
養生之訣期與麋鶴為羣但附質興之末每次會  
試旅資續食叨竊頗多俱民之膏脂也不能報稱  
心曷可已日夜思之祇有芻蕘之獻言行即志行  
庶少盡平生之學乞恕冒瀆之罪仰垂采擇之矜

粵惟治天下之道莫先于調元氣欲調元氣必先于  
伸正氣欲伸正氣必在于辟邪氣邪氣不辟則正氣  
不伸正氣不伸則元氣不能存元氣不能存則神氣  
何由振作之以昭陽明之光而擴陰霾之積是故元  
氣者神氣之蘊于中神氣者元氣之著于外是謂浩  
然之氣正氣也實一而已大君者元氣之主也台衡  
者元氣之輔也百僚者元氣之助也萬民者元氣之  
根也夷狄寇盜者元氣之戾也調元氣而常存不息  
則正氣固而神氣無不行邪氣不得以奸之萬民之  
怨氣不作而夷狄寇盜之戾氣消矣夫邪戾之氣者  
元氣之反非別為一氣也故以調元氣為先焉元氣  
純陽之氣也邪戾之氣陰氣也陰常欲勝陽而陽常  
欲含容乎陰陰每逆裂而出之為害于世故酌之以  
中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立人之道  
仁與義夫仁統義剛統柔陽統陰陽剛也仁也陰柔  
也義也是以聖人立之扶陽而抑陰左仁而右義上  
剛而下柔無非所以致中也中也者溫和也大本達  
道也天下之事運于中而大可慮者甚多請先言其  
急而追致之之由然後及救之之術無它及其致之  
者所以救之也猶調元氣者不過復而存之而已非  
加于元氣之外也萬民之中惟士為榮惟農為苦士  
以希賢為志農以力田為生為士者未必俱賢一登  
甲科盡取給于農而農竭力以耕耘之炎蒸揮汗烈  
日燥肌扒掘苗根偃僕膝步三時暑雨之忙以幸收  
穫之畢多值凶歉而徵輸必盈罄為仕者之供而仕  
者不但安受而已尤未足也百万以巧取之猶循良  
者耳設貪者則削其家而取之酷者則戕其命而取  
之或外假小廉以異大慾無不纖悉取之為一已實  
綠之費何世俗之變至此乎士與農齊民也民吾同  
胞兄弟之義也譬諸父母生二子焉一子聰明而出

仕乃日享其逸樂一子愚昧而務農身集于勤勞  
已不堪矣况又意外誅求必欲務農者不貧不止出  
仕者不富不休畧無憐恤知足之念豈兄弟之義乎  
為父母者心恐未安天地人之大父母也天視民視  
天聽民聽民怨已極天心至公必將假手有不可言  
者此堯舜所以通天下為一身其知不徇物也急先  
務也其仁不徇愛民也急親賢也是賢為急而務之  
最先急求賢所以急愛民也奈今求賢之路太狹而  
偏拘于一甲科三年大比至慎重矣夫何典試者關  
節互通應試者懷挾潛入賢者未必取而取者未必  
賢及選有司貪酷不少也縱不然未見有真賢為民  
者十年一造黃冊正經界均賦役所以厚農也普天  
之下兼并成風溢而跨都創為新增之里連絡千頃  
而規避重徭貧無卓錫之產者及代豪右巨富之役  
有司曾不加問止為故事之應試取今進黃冊而閱  
之足見無愛民之心也駁回重造而擬以變亂成法  
之律必使里甲之均而貧富無隱可也且農以養兵  
兵不能以衛農而使安生出戰不勝及截村農之首  
為功債帥欲掩失律之罪又截陣亡兵之首為功不  
特農怨于兵而兵亦怨于帥則怨曷有已乎債帥失  
律依律而刑之可也創為帶罪殺賊之條是長懦縮  
之風而消勇敢之氣使身經血戰而亡于鋒鏑者何  
所勸則兵何由振乎諫官者宜之使言以通天地之  
血脉而調元氣之先莫急焉者曩有惡其劫已而中  
之奇禍以忠為叛以正為邪或典極刑或貶荒裔或  
監禁未釋摧喪英賢天下痛惜將何以作敢諫之氣  
而使正氣之伸乎漢一汲黯直諫尚能寢淮南之謀  
設得汲黯若人布列左右何憂夷狄寇盜之興然諫  
亦多術孔子猶從諷諫宋人以石介狂顛不可任之  
故賢擇之豫而選之慎也今不論其德性問學凡甲



科有司多徵取而選之矧縣以知為名欲其通一縣而知之天下一縣之積也猶古附庸之國以知之明故任之重間有不更事者曹然固知其尊如天嚇諸下民曰破家縣令也此固相傳謗語豈民父母之言乎黃氏難封建論曰郡縣者視所治如傳舍過客然極其培植而去之貪滿者方謝羨渴者繼來求生民之不盡徙而斃不可得也壬戌大觀聖明洞照視民如傷深繩有司虐民再命拾遺即日罷斥甚神斷也但罷斥而不加刑歸不失為巨富之豪右奚何能懲乎請每大觀劾一二極貪酷者依律刑之則人知警懼而相勸于廉能民瘼庶幾瘳乎請行久任之法不可驟徵取為科道之選選陞部屬或進加京銜使安于職則上司不豫以科道待之而畏其報復方能正臨制之分肅紀綱之嚴使不得以科道自任而蔑視上司以肆威亦不敢視如傳舍過客凡事必真實為之默寓封建之遺意始能視民如子矣今夷狄寇盜之興橫罹鋒鏑焚溺之苦者不可勝數有司曾不動念偵帥反欺冒為功綠無真實之心不過虛假度日日復一日將何以善其後皆學校之教不修故也仰惟開創之初首聘賢儒分教郡縣待以不次之陞無非育英賢而厚農為本以故英賢輩出至今蒙又安之貽教之功也况古出兵受成于學及凱還釋奠于學則學校所係匪輕文事武備不容偏廢今之武胄雖育于學奈故事之應耳况教職多老耄歲貢荒疎舉人已不能明何有于教請復三途並用之法慎選進士舉人歲貢之賢者任之務求得人責以成效徵取必先而拔為科道之選則人知自重而推真實之心以教之庶有真實之生員必有真實之舉人有真實之舉人必有真實之進士有真實之進士必有真實之百僚以之作郡作縣必為真實

之守令而真實愛民所欲與聚決不為貪酷之虐也以此之作科作道必為真實之諫官而真實憫民以劾貪酷欺冒之類決不為報復之私也以此之作將必為真實之大帥而真實衛民以平夷狄寇盜之與決不為欺冒之債帥也它日進之台衡以續我翁周召伊傳之統以體厚農為本之心則元氣由調而正氣已伸天地太和億萬無疆之祚我翁之所造也知明仁溥展堯舜君民之心而求賢為急如泰山之崇比斗之運何憂夷狄寇盜之興夫夷擾東南自壬子始伏犯西北自庚戌始寇盜亂閩廣自辛酉始募兵選將費毋不貲未見有一真實之心練兵講武者大率皆魁兵資以肥己畧不念生民之為何事也賢之希鮮未有甚于今時故所任多庸鄙之人而不諳經世之務貪婪靡厭酷暴異常已具夷狄寇盜之性而濫刑百僚之名戕削萬民之生而消燼元氣之固使正氣之虛則邪氣之盛神氣不能振作以致羣陰之瀰漫而純陽之氣日微夫純陽之氣元神也試驗吾身四肢五臟九竅百骸涕唾津精氣血液俱陰也惟一點純陽先天之氣稟于心中即謂之性又謂之神從虛無中來凝而守之守而存之故曰抱神以靜又曰守中即執中也自古聖賢開太平全盛之治不過存此純陽之元神以應之而已神則明炳于幾先故能灼知治亂之原撥亂而反之治試由今觀之不特誤天下蒼生而將有不測之虞適今不振作以廣求賢之路恐或為量江扣馬之策可不深長思乎杞人之憂極矣聖我翁任之而大培純陽之元神使群陰之淨盡如碩果之不食而復之復之所以存之之而復之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聖祖在天之靈端有聖也文祿家居切近海島即憂東夷乘東風而帆順猝登雖講平夷之策將曷獻乎

每入京都切近漢庭即憂北狄乘北風而騎奔迅至雖講平狄之策又曷獻乎京都縉紳英賢頗眾身家與國休戚相關惟知仰光天化日之清寧而不思風塵瀕洞之頃刻一旦如庚戌之近城下將何以禦之奈不亟亟以講求也講求何如即所謂調元氣而伸正氣夫氣從虛無中來非可以形跡求之設拘于目前歷見則于治天下之道何切殊不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本此耳試觀劉項相持雌雄未決董公遞說一言而激發天下之大機括張良散楚一歌而喚醒萬兵之思歸心不戰而屈善之善者非鼓氣于虛無中之妙乎今宜倣此而妙用之以作正氣即調元氣元氣實則邪氣不能侵請表襲死諫者及因諫而陷于非辜者廟食本鄉贈官陰子如宋陳少陽錫典貶而未死者罷而家居者拘而未釋者召還之釋之復其官而布于顯職所以作敢諫之氣夫敢諫之氣作則能搜天下之弊而畢陳之于疏中以達于聖上之前凡曩冒功要賞妄殺妄費侵培失律隨從欺誅之奸一一正之于律以定國是凡曩貪酷賂陞等員查劾罷斥以昭官箴凡曩科試關節等員一併罷斥以清仕路凡曩無辜屠戮焚荒及死節之婦女血戰陣亡之兵查明實報復其家表其門而賞延于世誠所以快人心而消怨氣也請重武舉之選而文舉會試亦寓求文武之賢况國初設科三場之終繼試騎射文事武備可知矣矧文武之賢易見將脫穎而出須策問經世之學加意閱之以通達時務為上不偏重于初場之文賢豈有遺乎則士氣漸揚而正氣不餒矣夫正氣不餒則元氣常存怨氣消而邪戾之氣亦消神氣無不行也其要豈有他乎一中焉盡矣即所以調元氣而伸正氣也文祿非樗之流不復敢談當世之計苟全性命之瑣局求聞達之榮一見



之後入山之深收歛精神以延歲月難擊際駒之馳  
徒同草木之腐縉縉不能忘者原欲報作養之深恩  
也不勝激切感慨之至萬罪萬罪惟祈海涵  
嘉靖甲子仲春郵友訪予遂同訪吳近岡邀登印  
光呈秀樓時雨霽花明南山進爽郵友况予作上  
台府書造次草成今附錄于後予想生平所學無  
由一試相將入京亦當作一書上台府仲秋稿成  
請教于鄉先達徐東濱翁鍾西臯翁曰賈生復出  
也恐不易遂仇謙謙兄改數句楊奇峯兄改數字  
鄭淡泉公微恙不敢勞季冬望日過吳門訪臯南  
百泉公出稿請教閱之明發東曰誦上台府書  
如場屋之弊冊籍之弊兵農之弊資格之弊極為  
切時又守令科道將帥務俱求實其要在調元氣  
伸正氣辟邪氣數語可與治安天人相表裏使能  
舉而行之何唐虞之不可復乎此行兄必大魁克  
展風抱吾道之幸天下之幸也乙丑孟春冰雪間  
關險途難涉仲春初吉始克入京忽忽畢禮闈試  
抱恙不及上仍南還孟夏抵家夏季乃得請教于  
淡泉鄭公東曰承教甚美總不如不上之為愈天  
哉用君子藏器含之不能藏不如用之不能行者  
用不能行其害淺舍不能藏其禍深知此者惟伊  
呂下此則子房孔明其人耳文祿順時安分何敢  
仰希四賢但叨與賓與勉圖卜報奈命與時戾事  
每心違天路無由光範難扣終于退伏此志曷宣  
况昌黎三上世遺讓舍之誠空藏也愛之誨之  
永矢弗諼哉文祿自及浮雲迂見塵外遐踪累無  
榮肥干進之私每有攪擊擊揮之憤使所上有補  
于時禍害固非所計付命于天監豈遠謹錄而  
獲藏之以自省云噫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未已星歲七月壬子武原王文祿跋

又時務書代文作

當天下之大任而任天下之至重者不特欲通天下  
為一身必欲通天下為一心而後可夫天下大器也  
帝王之位大寶也輔理贊化以建太平無疆之基大  
任也至重焉者也可不大其心以通天下之心而合  
為一心致其身以通天下之身而合為一身則否隔  
而非泰睽孤而非同人不幸聚無能亨屯何以任天  
下之至重乎夫通天下為一心神之貫也通天下為  
一身形之貫也心主乎身身由乎心神運乎形形隨  
乎神必身心相安形神俱妙無不貫無不通不特順  
生而長生亦且保治而永治其機在調元氣而已元  
氣在天地間無一刻之息且晝紛華迷昧者眾須大  
智慧如我師相者無欲靜極始能知之所謂一氣孔  
神于中夜存故曰夜氣守中之法實本諸此夫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授受曰允執厥中所以存  
元氣正心脩身凝神固形長生永治遂為古今大聖  
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特緒餘耳豈運數之能拘哉夫  
元氣不息則生生之幾不息而治化亦不息惟在我  
師相任之而已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任若過中  
值尹之時宜任而任即中也孟子之時尤非尹之時  
使不承三聖為任則道統曷傳故養浩然之氣曰集  
義曰大勇數稱伊尹曰天民先覺曰非予覺之而誰  
曰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申曰其  
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蓋志伊尹之志故曰志者氣之  
帥也嘗曰孟子大有功于孔門伊尹大有功于道統  
且伊尹去堯舜禹既遠而獨任至重以啓成湯文武  
周孔之傳孟子能知伊尹又後于孔子而上接三聖  
之統不特伊尹聖之任孟子亦聖之任也惟我師相  
踐伊尹之位接孟子之傳乘大有為之時際遇堯舜  
之君而繫天下之望又將為萬世之瞻仰今之事敢

無一言可乎且言直則恐忤言迂則恐厭言隱則恐

欺如之何而後可望我師相大開滄海之量容納細  
流之汗不特可痛哭而已也自開闢以來罹元之末  
豪石僭分英雄擅稱萬姓殞軀三光彫彩大亂極矣  
惟我  
聖祖受天明命仗劍廓清頭繫和陽血戰彭蠡起自  
辛卯至于戊申十有八年履歷艱險出萬死一生洗  
滌華夷設科取士用成大一統之鴻業其問汪胡造  
孽隨亦拜消我  
成祖三駕北征而獻殺胡之捷一遣東禦而秦平倭  
之功曹闢舞奸而叛誅劉堅專制而顯戮鄧葉寇閭  
劉趙寇朔王劉寇浙宸濠起江西旋師戡定  
列聖嗣承涵育深厚元氣無病羣賢迭生以故能願  
保而長承也夫何罪浮汪胡之上推傾曹劉之先植  
黨營私交征貨利仗馬鳴而輒斥鬼犬追而就烹捫  
舌障言銷兵與敵科第每賞綠而登仕宦因鑽刺而  
顯債帥咸委之重寄孺童未習之虛功銜衡聽其指  
揮稟命而後選考試求其黠取滿欲而始差肄籍者  
更效其尤依飯者實繁其旅乾子眾字而化孔兄能  
翼而飛諸夏半化夷虜之風以致夷虜交侵之橫生  
靈荼毒匪不以開造茲厲階至今為梗正氣消盡元  
氣受虧開關以來未之有也  
祖宗在天之靈而貽燕翼之謀堂堂正正之朝不意  
壞于一老堅儒之手使賈生見之當何如且漢又漢  
之賢君也而尤痛哭故史稱憂治世而危明主今獨  
無可憂可危者邪某所以抱賈生之憤也賈生不遇  
于漢又天未欲平治故耳然卒行其策于漢文之後  
歷歷有驗史稱通達國體徒為異代之悲某幸知遇  
于師相之前必懇納狂言于親見之實以償平生之  
志其要無它在復其元氣而調之以中夫人之元氣



在全神國之元氣在得人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孟子曰為天下得人為之仁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民之安在干人之知知人而後得人而後安民得人而謂之仁何也仁人心也仁即神之實神即仁之靈所以成身而固形故曰寬身之仁生生不息猶果核中之仁果已食而培核復生仁全也仁全即神全神也者元氣之神元神也凡任天下至重之大任非神全不能某所以日求玄學之與未敢盡獻之也請試言其緒以寫痛哭之萬一達觀天下人私其身身私其心心各以為心身各以為身形具而神離元氣內耗孰能貫通之乎以故取士則賢遺用兵則陳敗撫民則戶以講學則詐偽出政則苛墨俱不知性命之原而無神以御之將有不測之虞也惟我師相大振精神明之以知而燭其幾體之以仁而久其居堅之以義而決其斷奮之以勇而銳其行養吾浩然之氣而守中以固其元王通曰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中庸位天地育萬物約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不可不慎也志伊學孟立地頂天聖賢道統在我師相矣與周召伊傅頡頏超出漢唐宋名相之上視彼汗穢庸流腐草遺臭何如邪雖與之同朝既不為其漸染又不被其中傷非神全而仁全具萬全之策者不能某固豫占我師相當天

聖祖渴于求賢矣特三途日錄可考也以故得人之盛不媿虞周今則偏拘于科第之一途而已私治正德已前取士惟公文體甚正士多潛心之學學校師儒多名賢又有作養之風而主司豫訪名士默寓鄉舉里選之法會狀魁解屢稱得人今不復見矣為士者抄誦時文入試者密潛懷挾偏重初場論策雖錦繡而不暇閱場中問卷日促不過忽忽聊取塞責竟不念設科取士至重之任而輕視之又多私雜于中則賢安得而不遺以如是之人而試之政不學無術將安用乎宜所謂無人也非真無人也有人而無人知知而不能得得而不能得真才之由遺也必欲重光景運大造中興須變局面一新以復祖宗之舊大詔天下訪求真才待以不次之用縣舉之府府舉之省守巡會舉必得真才舉真才者受上賞雜非才者蒙顯罰又廣詢密訪註記姓名如材官錄人才簿以憑驗對合者為賢不合為否洪範曰三錄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合多者公也不可盡憑舉薦以至鑽求而及遺孤寒高潔之士雖非科第中收之縱聖賢亦為科第中人媚忌而難行何也世俗所趨惟知有科第而不知有遺才亦不知道才大勝于科第也只觀近年有二三人亦嘗登科但欠一第頗知武事陞受兵僉同僚忌而侮欺卒罷乃已况山林之士豈肯輕出以犯其鋒而逢彼之媚忌邪為今近計于舉人生儒中寓鄉舉里選之法府縣申舉禮部某為真才期于必取况真才亦罕精光射人人不能隱即訪京都仕宦苟忘忌心亦必肯舉誠能取而用之一以激天下向學效用之志一以復前代舉賢之公其年少者命禮部照記姓名文雖工而未可取發監加學養成其年長科深者有志高魁不肯卑就所抱必弘訪而取之可也再乞奏請一籍置禮部前

曉諭凡應會試舉人各註姓名鄉貫直述抱負大志或文謨武畧或政教賞刑或曆算律音或象緯術數或京師中原東南西北各省利弊興革夷虜寇盜消弭禦防剽晰詳明正書端楷固避忌諱須發忠誠匪假偽虛務核實悉根肺腑不責誇誇書畢封送禮部轉送貢院檢對場中試卷辭理俱擅拔取高魁辭理繆紕不取則賢否不渾取所取皆賢才廷試後再加詢訪選取有心計竭忠據誠經綸素蘊者數一員每省二員兩京加二員量地廣狹加減員數領勅訪求賢才以賢才求賢才何患賢才不得近年鄉會科場皆不重論策專重時文各省提學止考時文不考論策 明旨頒行各省提學凡考限出經書論策四題不許一篇時文以致微倖優等奈何故違 明旨仍復一篇時文考入鄉試場每微倖中式隨入會試場又微倖中式率少不更事烏能治人皆由不重論策專重時文若然一場足矣安用三場變亂 祖宗成法可乎夫天下譬諸一人也人君者心神也所以宰身形者也京都者首領也中原之要樞也中原者骨腹也京都之根本也東南西北各省者四肢也京都之輔翼也西北之關陝張掖乃京都之屏東南之江淮吳會亦京都之供是以一腹受病四肢不安急先求賢分任要地以聯屬天下之勢而貫通往來之血脈不可不亟亟也伏望我師相盡洗資格之陋撥轉天地之機調元氣參贊成能灼知蒼生悲苦惟欣之念通天下之心為一心而神無不貫灼見蒼生疾痛痾瘵之疚通天下之身為一身而形無不貫當天下之大任任天下之至重禦西北使風塵不起無西北之顧備東南使海波不揚無東南之瞻奠中原使流離來復無中潰之慮故曰求人才為急復元氣為先身心相安形神俱妙不獨可以長生亦可以



永治也

風雨無聊閉門靜卧細思今時大異于古不勝感慨  
 長嘯而繼之以泣欲一言之無可與言鬱積憤悶  
 焉靡寧夫人生均稟乾坤之衷賢于禽獸之判以有  
 惻隱羞惡是非激烈之心君臣父子師友兄弟之倫  
 相親相敬不可解焉者耳一切無之禽獸不若且禽  
 獸于同羣之亡必哀鳴翔翔踴躍而不忍去今人見  
 人之禍不特無聞救之切而安笑幸之常良心喪矣  
 安得為人雖謂之禽獸可也夫桐鄉非一府之桐鄉  
 也大明之桐鄉也山峯阮公都憲非一省之都憲也  
 大明之都憲也今在桐鄉城中被海寇圍逾一月無  
 一兵往救可嘆也矧阮都憲原兩浙督學宗師也桐  
 鄉全大尹甲科也六縣大尹皆同年兄弟也六縣有  
 唇齒之勢比鄰之切也各學生儒皆督學之徒有師  
 生之恩父子之情也統兵諸將吏有上下之分君臣  
 之義也一月之圍不為不久矣桐鄉相去不及數十  
 里不為不近矣未聞有出一奇獻一策調一兵有一  
 士哭于各縣請兵以救之者豈皆非大明之臣邪何  
 為若是忍也當是時有吏銓行取而快然東裝者有  
 括賂入京師寶者有畏懼而觀望者有虛應故事而  
 無實心救者有擁兵自衛而不進者譬一家之中父  
 與夫有疾將危于與妻妾各營私謀去若非大明一  
 統之臣繫何心邪殆有以致之也東南大擾起自壬  
 子以至於今五年矣西北豈不聞邪吏銓非先憂之  
 誠命官無久任之法朝夕更移有若兒戲一切養成  
 傳舍巧宦之計若非遇變亦無可知今一遇之昭然  
 畢露大倫不明人心不古自儒學始長幼既無序矣  
 安得有兄弟又安得有師生又安得有父子又安得  
 有君臣一切虛假特名耳而非實也桐鄉受圍若此

之急將吏俯觀若彼之安西北亦浪然視東南而不  
 惜東南亦浪然各自為安而不惜切近之鄰以天下  
 大勢論之京師四方之本東南京師之本蘇松嘉湖  
 東南之本嘉湖兩浙之本桐鄉居嘉湖之中寇擾一  
 月蕩然入于腹心而累不動心以救之者心先死矣  
 不然何不聞疾痛之聲也今束裝而入京師者固喜  
 脫東南之苦矣不能逃于天地之外也病一而已元  
 氣受病則周身皆病豈能免一肢之不病邪東南固  
 危而西北恐未安也京師居西北而近胡虜秋高南  
 牧未可知也東南之苦則極矣設中原再擾若桐鄉  
 之圍不知官西北者將何為計邪或曰東戌之秋虜  
 至京師旋退矣何必憂也惟熟視而不為憂偷安目  
 前以故東南之丙辰若西北之庚戌可勝嘆哉或曰  
 一人之憂無益也且諸將吏有民有兵實心往救出  
 奇取勝重賞必得之何曰無益也昔申包胥復楚而  
 泣于秦庭者七日泣盡而繼之血誠感之動卒借兵  
 以復楚夫楚與秦鄰國也尚借之而復之堂堂大明  
 一統之朝諸將吏縮手傍觀及不若秦之救楚林林  
 士庶無一人為申包胥之泣竊嘆今之無人也今甲  
 主將不顧偏裨偏裨不顧主將守備不設失陷城寨  
 罪至重矣而不尊之何無王之甚也昔嘗奏戮二債  
 帥矣何今之債帥自若也高擡大轎碎擁呵喝之聲  
 盈耳觀者皆笑之今時何時而無耻無懼譬人一身  
 首不顧足足不顧首腹心四肢解弛已甚安得為生  
 人乎謂非元氣之索不可也聖執事倡包胥之義救  
 宗師之圍立弟子之表使海寇知儒學之有人不然  
 浩大乾坤更無一人為世道之計可惜也此寇久矣  
 無人矣自古寇亂亦多未有若今之無人也况此寇  
 狗鼠輩耳尚莫之擾說英雄崛起將曷禦平竊嘆此  
 寇猶一鑑也人之妍媸非鑑無以別今若懸一大鑑

以照乾坤惟見草木禽獸而已無人也有人焉何養  
 寇之若是邪惟無人也宜殺掠焚淫之慘而不惜也  
 且有人可以別其妍媸今空然無人焉曷妍媸也無  
 人者非真無人也無良心也惡莫大于心死身死曷  
 論焉常也今人之心皆先死矣哀哉必有上天之鑑  
 以監別之大加罪責可也生非求媚于阮都憲者特  
 大義不容混故不能默然無言昔顏子如愚也曰子  
 在回何敢死設孔子不在回必捐生赴之矣此謂大  
 勇故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尚念民生有三君父師也  
 事之空一也奔泣請兵以救又可緩乎惟裁之幸甚



上侯太府書

國恩而不思報之則非良臣民望而不思答之則非志士夫士一進而為臣故隱居求志而行義達道始不失其良賢而無媿于良臣則良臣志士一也夫志氣之帥也故曰三軍可奪帥而匹夫不可奪志志者無形之勇勇之貞也故達德終勇又曰見義不為無勇也祿也東髮讀書居深志篤每見義欲奮退而怯曰時非可為也不過抱志以待之耳清夜起坐月皎參橫恍然悟萬物一體之仁此性無二原天命無二也中庸言受命即盡性故孔子責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昧性也夫性盡則明故曰自誠而明明即明命明德惟明也能照燭生靈愁苦之態不忍一列安之而欲為之救記曰清明在躬詩曰會朝清明清明非在外也吾心之真光也祿也廓然遠觀之生靈愁苦極矣今值大造黃冊有賀生慈舉呈均甲而合糧里長為一幸我公加意生靈悉心研究條分節解評註詳明申請大巡未見批允適有鄧給事奏章下頒亦以均甲為善乃生靈該安之時也皆感公之恩德銘心弗諼矣久不見示恐有阻撓祿敢再瀆矣均甲者均民心之不均也所以均鄉官之怨而及子孫受福之均也專自

聖祖設學校以育才制科第以登賢欲官之以安民保國也故始錄千泮即復其身一鄉皆喜曰某為生儒矣既而拔之科一鄉皆喜曰某為舉人矣既而賜之第一鄉皆喜曰某為進士矣屢進而為大臣一鄉皆喜曰某為極品官矣鄉邦之光也夫國恩大矣民望切矣原始要終凡百供給廩祿水手牌坊賀儀之費雖國之常典實民之膏脂不思所以報答之可乎今者位愈進而心愈貪佔奪田地亦細事耳且今大

書續

卷二

書續

卷二

造黃冊十年之利害也鄉官受民詭寄田一畝銀三錢千畝三百兩新例也前冊未有也由差重而吏緣為奸故避之也且鄉官亦士也祿等乘風雲之便亦鄉官也祿自友于心若得第當富為民造福為國延祚豈嗜此小利而亂大法致民十年之受害可乎夫君以民為天民者國之本也君榮之為民供之為法今亂法而害民將何貴乎科第乎矧光陰甚速百年易過誰能滿百呼吸間事耳烏可以有限之年而貽無窮之害如此嗜利在任必貪貪何不足而又求此小利享不盡矣必欲貽子孫子孫恐難保也弊鄉有願大參者無利而親識寄田及死戶下有田而無租子孫賠糧而不知田主可一徵也何今之受寄而只圖目前乎且本鄉鄉官為本鄉之賢才免之可也鄰縣鄉官別府鄉官皆受詭寄而取利何名也亦有在任而不知祿當問其家亦不知皆豪右畧沾親識者詭冒之也請嚴加里書該甲之刑即直言無隱矣沒入于官懲一而警百則詭寄可絕也矧黃冊止言男一丁草房一間田若干畝未見有某鄉官某進士某舉人也由此觀之同一齊民也無優免之例也試取冊而驗之可也京官優免者為勞于職也免本戶的名非免詭寄也外任休致無之也今也免之不免特免已而免人親戚有利者皆得免之何多也貧民曷堪乎今若此再十年後之造冊皆鄉官之戶也誰為里甲乎物極則變難言也稟請決均之所以通其變也均役以久鄉官之富均怨以久鄉官之壽實為鄉官造福也何也貧民代鄉官之役日祝鄉官之死怨極感天必促其壽鄉官一死百役推與之以速鄉官子孫之貧亦天道往復之理也弊鄉有張正郎者田止三百餘畝先後賣盡而役不休二子逃亡矣可一徵也夫糧長重役也里長收糧分收之則輕矣

書續

卷二

聖祖之法也前任陳方伯行府屬六縣俱行惟海鹽不行者何也胥吏給之陰阻之也其言曰前冊大戶千畝止一里長小戶三十畝亦一里長貧富不均必待大造黃冊以大戶為里長而就收糧方無累也此亦近理故信而不行也若今造冊均甲大約四百一里長矣本甲里長而收本甲之糧役一年而停十年何有累乎且民貧而逃以多矣今者逃以之民一聞均甲漸漸復還久不見示又逃以矣秋水大溢蘇松湖州皆荒止本府有收皆公賜也奈今多逃以蘇湖不久恐變若逃以之民助之勢轉熾矣矧江石已變先焚鄉官之宅又撻鄉官之膚可一徵也祿之直言正所以消變于將形所以保鄉官也夫鄉官者由舉人為進士也祿言之豈不惡傷其類乎奈何不類甚矣祿親田連千頃者收租之時納米如市其糶也糶米之時米價騰踊甚樂也及開均甲四百畝一里長則千頃者數十矣愀然不樂焉廣設沮撓之計祿戲解之曰無難請奏于朝盡除糧里長之役可也不然惟欲一己脫役而多田不顧貧民無田而當役况非止一年而十年之間家破人亡愁苦莫訴而獨安心享富可乎不仁甚矣夫仁本果核之仁以立義果已食而培植復生者仁無損也今自損其心之仁生意絕矣命終而化為異類剛必虎狼柔必蛇蝎果報無差也夫五行各有報人稟五行之氣必受報理也何討有限之便宜而受無窮之罪惡且炎天之下白日大明廣照之中而有含冤受屈之民愁苦無聊而喪其樂生之心度日如年猶陷地獄之下可不痛哉若有地獄則此害民者命終決入之無疑也今幸我公均甲而以里長收糧人人皆安自逃以而復還使親戚父母兄弟子姪之完聚而不入于飢荒亂離之流則我公救拔陷地獄之良民而登于天堂之上



矣功德豈小補哉再請一鑒不免而均平焉大公如天福民而延國祚保鄉官及子孫誰不樂也有大同之太平無向隅之私泣和氣致祥豐稔必學見矣祿為此言非要譽也幸附賢書之末每科受水手作典之賜欲一報答之耳臨書慨激不勝恐懼伏惟台監是祈

荅范二府書

黃冊之造十年大事聞在我公總攝甚善也祿辱知愛正欲作一束以獻愚見今賜手教懇切殆感應之機乎手教云賴天之靈良知一念嘗不忘于有道門墻足仰謙虛進善之敏祿何足以與知竊亦嘗聞良知之說昔受學于陽明老先生高第王龍溪先生又得請質于董兩湖先生一日忽悟曰無知而良知即無極而太極陽明得力于大學致知之說故曰心之良知是謂聖見性之真也惟后渠不悟而斥曰剛良能而獨指良知其霸儒乎非真知也羅整庵好勝而辨傳習錄云良知即天理道心即良知良知即未發之中此皆以知覺為性之驗也亦非真知也夫知明也即明德之明明命之明昊天曰明之明自誠明謂之性夫良善也性善也性之明覺曰知知覺運動何者非性性具于吾心之中心者性之邪郭性者心之生理性字從心從生告子生之謂性程叔子是之真有見也追原厥初大牛與人有二性乎先天一氣而已雖氣之名亦無故曰無名天地之始萬種之名皆後天人為定之謂心可也謂性可也謂氣可也蓋氣之條理強名為理猶木中之理旋轉數十層極中為心中幾希極小一點猶心之性心有質而性無形試觀牲畜之心血肉成之人心類此以其位于身中為身之主而性位于心中又為心之主故列聖授受曰允執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太極也惟能致

知則良知明而明心見性矣殆實天啓之意者溟公其聖乎不特公一人為聖人人同具此聖天命也人不可得而奪也手教又云幸能覺悟自有良譽實惟我公真知之故允蹈之而永保之可也夫譽字乃與字從貝良即良知之良良譽天爵也夫財字亦才從貝賤字亦從貝則賢也賤也財也其貝同也若非良知之致而明見良譽之真譽以自譽不免假此不良之譽而聚此不良之財難乎免夫賤者矣試觀仕者以貝才入則必還聚貝才矣暇求真才乎若我公之大才而無貝才以助之空乎手教云淹滯仕途矣雖然淹滯方見公能致良知而保良譽不然若流耳試觀欲譽者良知不明失此良譽惟知聚貝才自譽釀成天下干戈之貝戎海上至今不靖它日亂劇所聚貝才依然歸于干戈貝戎之手人譽之賢黜罷無譽矣賤也非良譽也苟能保良譽而求真才若我公輩布列顯位以造太平之福尚何有干戈之貝戎乎手教又云不即引去勇字欠得力祿曰非也致良知于俗學之中以明聖學保良貴于急功之末以崇聖功任重道遠何勇如之自言未勇何太謙也但造冊雖利害十年百年者十之十也我公能明以燭奸勇以任重則不卷懷者正以造冊為任而奮勇為之見希聖推仁萬物一體之心也國初制為冊式視田為準以海鹽縣論之總三百六十一里田五十七萬六千九百畝以千字文編定田行號數分為一十六都人戶以籍為定不可亂也亂即變成法罪在不赦雖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四例乃指一戶言之若一戶有田百畝或賣去二十畝則造冊曰舊管百畝今賣管開除戶下田二十畝彼買者新收二十畝實止八十畝蓋止本都一戶言或買者別都人則立為子戶于賣田人戶冊中不可那移點窩限田之法

不使長蕪併之風洪武時有一大臣奏動都苗而變亂成法置大辟今本縣之冊亂不可言前次造冊彙右某某等田及萬畝無計可避創為增升里長之名如一都三都七都十四都原額田止若干畝今收別都田入之都不能容加升一里則倍出矣非變亂成法而何上天惡之三人已沒若殛之也今我公主之七縣皆當聽命况府尊存心為民虛已受善我公言之亦無不行均之為民而已且生靈愁苦已極貧富不均今有暴興宦家田未百畝受寄數千畝皆利一己而不顧害一鄉昔之登榜鄉人助喜今反害之而致不均之苦何忍乎近有生員賀整舉呈均里此法甚善祿讀其呈為之揮淚禱等每科水手路費凡百皆出之民不能為民一言之以解民之苦一貧儒肯言之寧獨無愧整昔有田四五十畝一役里長而廢貧極矣無役可干此推己及人之心誰則念之不久扣謁臺下也為今造冊之計第一復洪武定額之制次則用賀生均里之法再次則以次撥補而均之其變亂成法之說切不可聽十年之間有一直臣舉奏之罪將誰歸祿每誦學道愛人之言以自效道雖未學愛公之心必能諒之祿為此言豈私乎憫貧富之不均也蓋千畝數千畝亦止一里長數十畝或十畝或無田者止一空戶口亦役一里長當日之役其破敗須臾可不加意而為均里之法乎又想三百六十一里則三百六十一人竟為里長何不以一人當一日費之多寡隨天雖至極多不過一日易支應也今無恤民者以均之而忍立視其貧乎為民司牧者不肯一均必將天啓公以均之在今日矣奈何多不勇于致良知而失自己之良貴不悟真性之至寶也今有毀傷其軀體猶知痛為貝才之財日日牽引之散亂碎裂以毀傷其真性而不知痛可得為良知乎雖



然性無形而因欲有動不遠能復即飲而完圓明如一寶珠豈非良賢也是以王侯不尊古諱非卑渾關而無增減何貴如之孰能奪也且急景無停隙駒閃電軀體血肉必至淪消真性良賢何忍自賤可不知輕重之類乎矧國家崇之科目榮之冠裳何不一思之也是不致良知之過也手教末云用砭風瀉奈祥非良醫惟良相而始能為良醫知病原之標本而為醫之後先無病曷用醫也即以良知公所常服者而為良藥以進

與長松魏侯書

恭聞賢體抱勤政之勞即獲勿藥之吉其致疾之不殆閱早之深惘深切身貌瘦而求民之肥也今晨上謁恐擾不敢請見投刺而還俄頃海雲西飛山風東發淅然作葦邪之盛洒然飄靈霖之微夫何塵未沾而杲杲日出霽仍散而迢迢天開晴曠之威充熾也步轉儀門側經獄實聞昨宵宛繫獄者三焉余問何罪也曰負匠班銀也夫銀之負者貧也匪罪也一宵而先三焉死焉勝也聞蓋放矣何久繫也曰懼上官徵之急無銀有人也併放人焉人銀兩失矣余曰否上官亦人也民困極矣天元陽矣豈宜獄也奈何無由達之上也且放則人銀兩得之繫則人銀兩失之夫放則行動活而生理通人存而銀易完繫則行動拘而生理廢人亡而銀難取是三人者非坐以待斃者乎矧暑月獄中苦尤甚也夜多蚊蚋之嘍午受酷熱之蒸時遭大旱清冷之杯水莫得而飲歲積連荒脫粟之糗飯為求以食遠召曠野之罷氓相聚圍土之隘室穢氣熏而成疫筋骸鬱而就瘴力農功者計青苗枯而桔槔罔運務行貨者惜白晝間而貿易誰交養父母者痛黃髮垂老而吞飢有妻孥者悲紅顏倚廡而賄望憔悴其心而心之血竭空乏其腹而

腹之脂乾雖似人之形已具鬼之朴縱速放不免于死况久繫乎粵海邑早荒始于嘉靖戊戌漸南過而鹹水入田生虫蝗北來而遺種害禾為蠶加以秋陽之烈又無甘澍之資于是秀而不實實而遂耗長而復縮縮而為草竟畝黃隕彌望蕭條緩不奏聞逼難蠲賑稅且促而產殖益賤稻不登而米價愈高先食之以糠粒查查繼食之以樹膚蕪蕪已交甲辰逃逢凶稔鄉間城市十室九空嬾女兒童一村半賣只今乙巳春正以迄季夏之終寺院之旁津梁之下郭門之內途路之間飢餓之尸縱橫顛覆之聲痛徹嗚呼厄切矣彼久繫于獄者安能得生乎夫宰令者通一邑為一身者也一邑之民瘼天下之民瘼基之也為宰令者能以身視邑則民之瘼可瘳而早荒不足為憂甚矣宰令之重也故天之化工曰真宰天子之輔弼曰宰相天之節序曰時令天子之詔勅曰號令宰言主也專而不分也令言信也定而不移也以故惟邑得稱邑宰邑令云是以代天功而奉天職也夫民心即天也天監在下也是以六愆責已而殷郊沛霖匹婦含冤而海濱赤壤今故未能發粟以賑飢亦須當暑以清獄凡在繫久之數其于笞杖之流皆保之去而無滯囚焉則民心和而陰陽和陰陽和而天澤降天澤降則旱荒消而豐登有望矣矧善言矢口而妖星退踞况我公之實行乎古昔暑月有釋滯囚之令舉而行之遍之七邑及郡與省而風之天下天下之滯囚當暑而偃安于家濯清冰乘涼風悠悠自適皆我公之賜也不亦重見虞周太平之盛乎且獄中之人並非親識偶因所感惻然興嗟乃推好生不忍之心愛切同胞一體之義揮汗執筆細措亦知自勞但東窗乘風凭几較之獄一憂苦不啻天淵之殊以已及人視人猶已不得不為我公一言也伏惟台亮

與鄭淡泉書

別來歲餘不肖營莽勿兀弗違裁問達頌庚子七政曆感何可言不肖得以知一歲之休咎且仰不忘故人之情霄漢山林迹雖疎而心實密也特不肖慈閣背捐音容阻隔抱恨天永幽思日深神氣越飛打魄滯守每一念及痛莫可言凋枯髓膏腸論名利夫人生界骨肉團圓則氣固而志暢耀榮同觀追昔嘉今而越生不肖迂狂僣褻科試乃不能慰悅母氏以華青紫又不能早見豫圖以承歡飲榮娛今若此誠所謂匪我伊蒿者靡罄盡罪過可道原待盡而已又安能立志奮揚以期登名取賢哉父君之心雖望之切不肖之力則衰之甚矣昔者執事北行每詢北來人知執事行色是時百官奔忙萬姓驚悚執事深思却顧慮及未萌乃聞賢慈恐職此故繼聞平復喜曷可勝蓋執事經濟大才無施不可熟視當世究心經濟者在上則霍元崖在下則黃五嶽三人而已他非不肖所知執事京居必能多識虞廷推讓同寅協恭通天下為一身所以久安極治也蓋萬世在後四海在前明目達聰事莫若咨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汲汲求知常若不及此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者悟一日萬幾而當位之易過云今執事職任天銓則官為吾邑始少冠浙解則科為吾邑始他日位家宰如禹之總百揆則功為吾邑始矧執事在本兵時三邊差吏見必訪詢灼知虜情洞審地勢有圖有纂是能據兵機而不愧乎武近甲五嶽內艱子質山稱執事過蘇詢究淑慝令錢陟而范遷益占旌別之明必振激揚之責是能悉官秩而不愧乎文夫今之世如人一身生民身之元氣土地者形軀也守令者所以調元氣將帥者所以衛形軀試以四圍觀之可為長太息者也安得執事兼攝吏兵以展文武之才雖然元氣強



則形軀日安只如己亥歲浙東羣龍穴地而出洪水滔天人民漂溺數十萬吾邑並海居民尚能取什器得金銀者洋數絡繹偃臥沙場腥臭旬月上司不奏聞嚴守吳世澤奏聞可惜矣夏季吾邑螟蟲害苗人民拔取控告上司不悟苗根之傷而秀必不實則稅何從輸乃竟視為細事畏而不敢奏聞人民之食十室九空先食之以草葉則曠野濯然矣繼食之以樹皮則茂林濯然矣于是江南隴斷之徒收婦女以賣而饑餓無聊不謀朝夕有夫賣妻父賣子紅顏遠睽弱齡棄背雖則割愛于一時不免致思于後日千村哭聲萬家烟熄或不堪賣竟食之徐豐厓作賣婦謠及食子事誦之令人心酸又賑濟無策停征踰時折兌不善為之調處民飢而死者無算且疫氣甚與飢損者想皆不免于死嗚呼傷天地之委和戩國家之元氣形軀將何以保之執事經濟大才必能益切故鄉之念不可不深長思也今月甲子日雨訛言曰旱徵蝗蝻自北而來飛飛如雲蒙蔽天日尚未傷禾久恐不免也再如前歲安能聊生是以令人長憶白泉公而不能忘且聖門子路儒生多嫌之而不肯學言志曰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是以見聖門之學為實學聖門之才為真才使果有英雄正在此展之何靜待而不聞也素食悠悠一至于此忍視民飢而不一為之求牧與易哉以故親民之官不可不慎選也自別以來無可與談兩湖遠矣寂寞索居近惟深究西來宗旨塵世一切浮榮皆然過眼總成石火電光不肖辛卯中式今已十年百歲者一之十也况不肖已過三十有八能幾何時此人生當惜分陰而居要得時必須為民造福乃見輪迴往復之機此執事每與不肖講于先樂園者今敢述之以獻也同寅李中麓好古高才

王漢陂集中盛稱多著古書文中子續經太平策或有之見聞求錄不肖入京借觀也辛丑七政曆早乞賜以決進止先望新遷執事教言此情何可忘尚容面申五獄撰母氏傳一通謹奉上覽

與許九杞書

久遠光霽思之渴如值此亂離避之無地我公卜寓淑城荒落僻寂頽垣隨處羣山四圍帥勇人淳可以自保生亦得從之遊以談胸中憤懣之慮今日之變生知之在十五年前蓋天下譬一屋宇然未漏而修方可安居永久况我士學術原帖括堅都那初時開創牢密不必脩既而庸庸高枕為安不肯脩亦不能脩繼而毀瓦畫墁者至加之拆屋圮宇將犁之蹊非大造不可今雖離之明倖之巧亦難措手當事者慢不加意全乏敵愾之忠三寇舞刀前衝萬兵不戰而潰損且二千七百餘民恃兵以安不為避過害亦四五千餘此寇目中無吳越矣奈之何哉生計乙卯歲正月元日由海鹽過園花破破石陷崇德出塘樓入新市住菱湖繞出嘉興復從嘉善返柘林方圓四五百里殺傷不啻四五萬餘不過旬月耳生之難而死之易無一人憫者又以為十區敗冑功當此春陽舒融生態活潑積尸流血隱痛含冤僵仆于光天之下天亦不為之憫奈之何哉或云人象空消或云惡積成滅生曰非也調燮匪術科第之才一切虛假釀成此極又且不以實聞空天之不憫也橫金永錦繫何人邪生五遊京師會西北名士云胡虜掠邊方每殺數萬餘庚戌犯京師則數十萬餘自己交至今蓋將百千萬餘皆匿不以聞生知東南必有今日自壬子陷黃岩至今乙卯蓋亦將數十萬餘何也西北東南同一天地也西北如此東南能獨全邪况辛文九月二十六日大風從西北來殆殺氣入東南矣至壬

書 讀

七五

子海上多虞不知何時底定也但當事者西北東南冒匿則一畧無一毫拯濟之心方且入賂求陞恬以為快所謂燕雀巢堂不悟棟焚之慘由今之勢不為孫恩盧循之據不已也奈之何哉東南財賦不充路且阻隔西北強胡或肆中原久荒京師將安賴之棟梁柱石若我公輩類多高尚否或賜罷讓邪塞途宦以賂進孔子曰佞人殆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昔哉天門萬里曷可得聞也宦京師者豈無一東南人邪何保位之心勝而父兄宗族鄉井皆置之度外禁不一言若我公尚在諫垣何以致此下人默然上天蒼蒼甚有難測皮去則毛無所附民惟邦本東南尤邦畿之本東南既竭京師百寮食祿從何給哉可憂甚矣若當事者有智禦寇必堅甲利兵精選銳多則五百或百餘分伏隘口若嘉善若風涇若嘉興多張旗鼓以疑之此寇一過嘉興即以為無復兵阻乘其怠而伏兵四起邀擊之所謂擊其惰歸大勝必矣今乃智不出此千萬之兵塞于一堆三寇之衝勢若墻倒竟成一破屋矣安能禦寇邪亂靡有定屋宇燼灰我公一生精神托在著述急須刻布庶免塵埋雖玉光劍氣終不可掩當此大亂恐玉石俱焚也奈之何哉不久登謁不棄不才請與兩湖同訂正如何有懷取取萬弗推却近刻明世學山五十種特奉一冊求教有好學者可傳布否久潤之思直須面談

與唐荆川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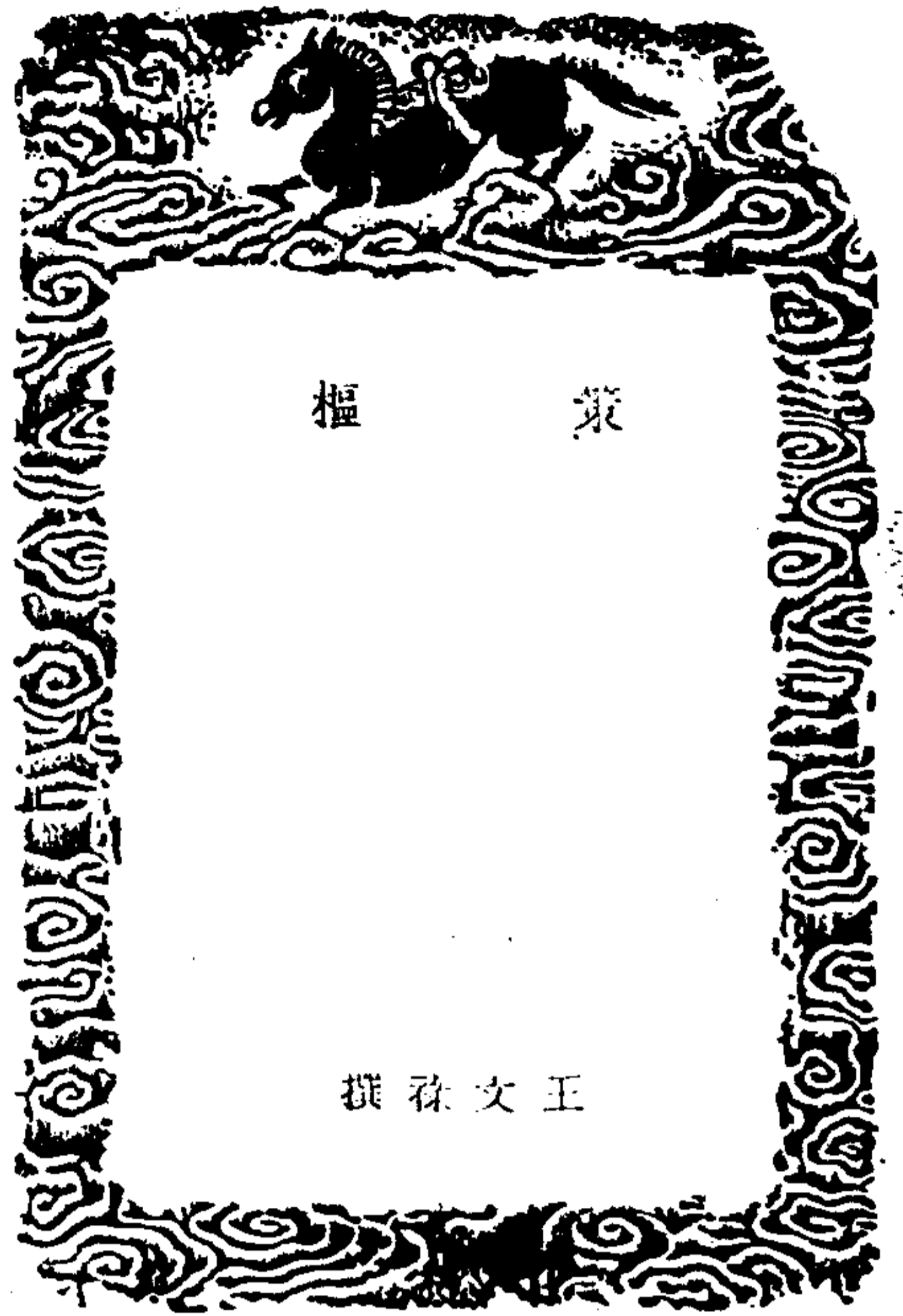
前冬張解元謁公于嘉禾問及不敏其感不我遐遺今春聞至乍浦又于愈虛二帥問及不敏不敏南還過毘陵因舟阻繞城南行不及進謁亦聞公莊海上也公登海舟渡舟山陟鯨波萬層若復坦道實見義命之真置禍變于度外非有素養之定豈可偽為絕勝程子渡盆江主敬之暫况公文武全才惟是心定



亂何難焉追憶壬子之冬飲不敏于池館劇談當世之務瞻公鐵面星眸兵權振世豫料有今日之事公且曰如用兵必訪于海上今眷眷數問若此果能不忘風言也但不敏何以堪之向二次尺牘及靖海策樞托賢鄉鄭野洲奉上不識會達左右否今喜朝野有慶為東山之起簡命巡視前遼遼者京師肩臂也檢軍伍之缺稽糧餉之侵殫効不避屹然作萬里長城部院士夫咸頌之是展平胡之畧以盡乎西北又命巡視浙直浙直者京師之委儲也探形勢之險周事情之悉洞察無遺巍然作中流砥柱吳越生靈乳賴之是究平倭之謀以盡乎東南西北盡天下之大而任之公公今任天下之重矣非素養之大而定靜誠明之功何以堪此且胡虜犯京師自庚戌始今已十年倭夷陷黃岩自壬子始今亦八年不練兵如出一轍也夫兵必練而後可以取勝一人教十人分而教之合而用之甚易耳此吳起用兵以教戒為先也夫教戰者必先精選而足其直今募兵者不論兵之強弱而繁以數兩銀一名而自侵一半則兵曷能精今領兵者不問兵之有無而繁以三分銀一日而自侵一分則兵何以練水陸之兵以十為百以百為千虛冒餉銀卽寇也則寇安可息夫海外之捍禦舟師海上之防禦步卒公之巡視彼必以好舟精兵相影射而不及視者皆破舟罷兵風蓬器械蕩然皆無設有之不過拆朽不堪之物歲括稅銀殆多竟所司之囊橐則民豈不窮伏惟深加之意而一精之可也若今崇明沙上之寇須以謀勝總導間諜徐圖之不可急也况彼有湖溝數十道又有蘆葦數千叢可伏可奇必謀誘之出其不意可也又必募勇敢之士推心待之賞以不次與之同心得數十餘庶可自保也况兵凶戰危必須多算四夷不靖援卒為將

可也夫任天下之重必自重而後可任重也非自賢重也自保重也保重而後天下之重可任也公嘗引中說相勉曰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天下之愛公莫如不敏也非私愛公也愛道也學道愛人况公任天下之重者可不愛邪夫自重自愛必愛重士卒焉可也况今殘暑未退秋日炎蒸衆聚必多暑疾黃連香薷煎賜軍中冷飲亦以濟渴而消暑且以激其心云八月十三日英惑至斗初度斗主吳越英惑主旱今已三月不雨矣浙直沿海之禾燦然如焚若荒則滿地皆寇也張九四之憂不能無今當以奏荒為第一可也又聞新命代大總制浙直之福也今時士夫多市井之心每于用人行政干之以取利非愛公者實所以誤公也一日萬變不可不燭之惟公誠明之至自定而靜不待不敏之言但潦澗海不容不言耳此亂惟公能定之非公不能也蓋心定而後能定亂也聞公養晦于陳度莊者數年靜而定神完而氣充今出而措之沛如也孟德不知心學者固非公比其出入行陣勝負神色不變非心定而何天資暗合特用之不善耳雖然自言曰冬夏讀書則心之定未必非問學中來不敏因占公之素養乃預知公能定亂以任天下之重也不敏瑣談縷縷不足為我公取肯容為揖客當躬謁志伸不敏素僻迂狂分甘遁伏非高尚也知不才之非空也今欲仕者望敝鄉吳吏部默泉公如天上不敏則翩然塵外云此孔子贊易而崇蠱之上九剛詩而存衡門考樂公今孔子也以故非匏瓜之繫而有堅白之貞可能不棄不敏而見取否外策樞寤言各一冊聊備東以引意耳請借乙夜之觀或可裨一二云嘉靖己未秋八月望後五日謹寄乍浦舟總李樞使希賢奉上





策樞序  
策樞者感南北寇攘而作也用獻一得之愚云仰惟  
聖祖洗夷蠻華參軋地坤大一統以臻太平全盛  
列聖  
聖上繼述用允世濟熙洽夫何邇來豪右燕併罔思  
國瘠專務家肥密截利源橫張勢焰細民含冤而莫  
訴昊天積怒而未形惶惶然喪其樂生之心日夜怨  
咨以圖報復蓋民心天心也民被豪右之苦甚于寇  
攘之凶是以嘉靖庚戌則胡寇北犯壬子則倭寇南  
侵皆天也八歷多季至今為梗幸勤  
九重側席之懷然  
聖敬格天至仁入民水旱賜賑疾疫賜藥災傷賜蠲  
民感天眷四表協和所慮者民心未平耳一平民  
心則天心平而世平矣謹撰策樞四十首冀在位者  
執其樞而運之也乙卯先梓靖海策餘欲改潤乙丑  
季冬四日夜鬱攸殃及大樓萬卷俱燼稿數十卷亦  
灰每念此策可惜也丙寅孟冬十有九日培朱生墓  
檢得之如百朋錫云登心精之專若有相之而雷之  
歟速付梓以廣之因書以識其幸冬仲長至日嘉禾  
郡武原沂陽生王文祥撰

策樞卷一 嘉禾郡海鹽王文祥世庶  
裕國策四首  
正俗  
節冗  
闢疆  
通貨  
振兵策四首  
體心  
足餉  
精器  
櫛漕  
正俗  
今皆知裕國之為急而不知裕民之尤急也使民有  
不裕而欲求國之裕雖見裕于一時亦暫爾豈久裕  
之道乎故必以裕民為急也欲求民之久裕無他在  
正其俗而申之以制夫民莫餒于無食也今飽且飲  
矣而又廣釀醴醢羶羅珍羞曰非是無以奉口腹之  
甘亦莫凍于無衣也今輕且暖矣而又華以錦繡飾  
以金珠曰非是無以耀軀體之美亦莫懷于無居也  
今固且安矣而又棧樞松茂丹漆疊飛曰非是無以  
竦宅第之雄亦莫困于無產也今墾且向矣而又附  
郭千頃膏腴連村曰非是無以充倉庾之積亦莫缺  
于無器也今堅且備矣而又玉孟象筋之舉鬼攻巧  
製之奇曰非是無以炫玩用之陳以故一民食也而  
燕眾民之食欲求無飢不可得也一民衣也而燕眾  
民之衣欲求無寒不可得也一民居也而燕眾民之  
居欲求安居不可得也一民產也而燕眾民之產欲  
求均產不可得也一民器也而燕眾民之器欲求足  
器不可得也惟我洪武禮制嚴遠式之禁矣而何頑  
民之蔑視也夫王制即天理也理者禮也中焉止矣

所以防民心而出治道也然民心固中惟制之中中  
其制以示式所以中民心而正之也夫惟正其心焉  
則身裕矣正其身焉則家裕矣正其家焉則國裕矣  
正其國焉則天下裕而俗成矣設心不能正則身曷  
能裕身不能正則家曷能裕家不能正則國曷能裕  
國不能正則天下曷能裕而俗曷能正乎故必申  
明王制以復天理制定禮行而民俗可正也是以飲  
食有制違則有罰服飾有制違則有罰屋舍有制違  
則有罰田畝有制違則有罰器用有制違則有罰夫  
如是民皆知禮以歸于中心泰而身胖家康而民裕  
矣國欲不裕得乎故曰一正俗而天下裕  
節冗  
國用之不足者冗之不能節也冗之不能節者非特  
冗食冗費之蠹而已也凡不急於用而耗于財者皆  
謂之冗而冗食冗費其尤也夫食冗則費冗而由于  
職員冗且自各省以及府州縣凡屬正副有定額矣  
曷用添設也南京留都事甚簡也九卿各屬太衆也  
北京工部太常光祿中書太醫以及京衛掛街帶俸  
太濫也凡非國初定額而屢年添設者類推而裁革  
之可也各衛指揮千百戶食俸以此試武舉為準比  
試武舉以弓馬為先嚴加實考罔應虛名中式許食  
全俸否則依例而減之可也國初軍制每衛五千六  
百名糧數如之今不滿千名餘糧何在查而扣之可  
也漕運車脚銀每百石銀十七兩每歲銀六十八萬  
兩今開通惠運河且無雇車之費取半賞軍軍不全  
得皆歸之運官請戶部收而貯之以備急用可也各  
鎮岳神祠香錢嚴立侵漁之禁起解至京貯之以待  
用可也一縣之市既有門牌稅矣復有巡欄稅互相  
影射舉入于吏書之手則各省府州縣之稅何多也  
一縣每歲秋糧餘米之積假立分派撥補之名實皆



入于總書之手各省府州縣之餘米何多也各省府州縣衙缺官俸及故軍糧又何多也查而收貯之可也民壯者景泰初年之設也每縣三百餘名每名七兩工食勇士者嘉靖三十五年之設也每縣三百餘名每名七兩工食不精教閱而冒差使皆虛設也若今無事則取其工食貯之為有專召募之費可也貪官者割民膏髓深負國恩不即加誅亦已優矣其駐敗者盡產追之可也以上數條乞教有心計公勤憲臣數員分行天下各省府州縣衙盡數查盤而算理之不下萬萬計矣尚何愛財之不足乎或曰藩府供億每歲有增奈何霍文敏曰明宗人之法以通任限嬪妃之數以正婚原定制也表學憲袁曰崇漢文之節儉財何患不若水火尤要機也故古語曰滄海不能實漏危惟節冗者為永鑒云

### 關疆

東南之地日關而西北之地日荒東南之地極低而水泉易灌西北之地極高而陰雨不常自畫井分授之制亡而中原曠然草莽也自引鹽耕屯之法廢而各邊蕭然沙漠也今惟仰給于東南東南之田雖增而冊籍之數又咸皆由富豪隱田而無稅貧乏之有稅而無田况列官民麥鈔絲蕩之名更張移換非復原額又紛然而莫稽也殊不悟立國以農為本重農以田為資使疆之不闢則田曷由耕而農何所庸其力乎故必特勅戶部有心計賢臣數員以任關疆之責自中原以及各邊酌井田之遺意復屯田之舊規倣張載虞集之議處相其地勢水勢之宜而重為疆理經緯之界招農之有力大姓給與農具牛種而開耕之千畝萬畝以上者免稅一年賜爵有差十畝數十畝百畝以上者免稅一年賜資有差若東南高阜地荒閑白等田亦效而行之則普天之下一皆勻勻原

隲矣夫惟關疆則疆皆成溝遂而曲折高低限隔斷截車不得方軌騎不能馳驟剽掠何可出沒縱橫胡寇莫由長驅衝突甚善也粟米陳陳相因而倉庾如坻如京賸有婦子飽嬉之寧永無珠玉騰踊之舉農咸安生商樂就佃屯鹽兩利比屋富強又甚善也由是歲漕江淮之粟固可少減而調兵戍守之勞亦可少休何善之至乎若東南丈量之責別有成法可查先定畝段明註姓名狀報實在數目至期挨引丈量亦易易耳夫任是責者必抱公溥仁明之誠而絕生事貪功之妄始能為天下萬世造福不然則未舉行而先受害甚無謂也苟能真心實體不為羣言之動搖必使東南弊清而西北且足一統之盛豈前代能企乎

### 通貨

商貨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海寇之不息者空其數犯沿海及浙東西而循至內訌也何也自嘉靖乙酉傳憲副鑰禁不通商始也伊昔寧波廣東福建各有市舶司前元則澈浦有宣慰司錢清上海皆通海船今盡革之貨賤無路終歲海中為寇曷能已也况海外鳳凰山馬跡潭雙嶼港久為寇符之藪設若攻而破之舊寇既破新寇必生海中之利無涯諸番奇貨本一利萬誰肯頓息哉莫若素聞于朝修復舊制沿海凡可灣泊舡處及造船出海處各立市舶司凡舡出海紀籍姓名官給批引上註舡長若干潤若干載貨若干稅銀若干隨遇灣泊照驗批引有貨稅貨無貨稅舡不許為寇若是則國利其用民樂其空皆嗜利而不復敢為寇矣不然歲後一歲養成巨寇不為孫恩盧循之蔓延不已也是故不攻而治之不足以及朝廷之威不立法以撫之亦無以廣朝廷之惠是以攻之者義也而有撫以寬之所以申其仁

則威嚴而不竭撫之者仁也而有攻以備之所以正其義則惠溥而不私故必通貨為便也或曰處海寇善矣胡寇五市善否乎曰在處之善而已賈生五餌之術可施也因其欲而懷之脩內治而堅固薪之志聖庭擊鼓何難哉

### 體心

振兵之實莫要于一將然以得人心為本也夫欲得人心者非利無以結之非明無以察之非通眾為一身不足以體之體之者推心以體之也故選于眾中果有驍雄敢死之人拔而加于眾上開心見誠披胸腹以待之凡朝廷賞賚我者悉分之不留一絲夫財者人之心也况今貪風肆起惟家自圖我能廉以律操惠以瓊功彼必心感之矣尤當畧去崇高之勢下詢相恤與同甘苦况今之恃其位而不肯屈下者我能法秦之下交效謙之虛受彼尤心感之矣又當陰用精明勤敏之人布列眾中察其真志隨即拔之不使葑菲下遼而必欲茅茹盡拔則彼心感知遇之深也于是立敢死之隊凡有父母而獨子未嗣者不在選中果有志者必先處恤其家斷然以許國為期則人心奮激有不戰必勝矣能若是則足以保國全軍而戡定禍亂不難也豈非以體心為本乎設暴虐而驕縱且培植其月餉又玩愒承平而無先事豫圖之謀人皆離心各為身平居而懷疾視長上之恨臨陣而乏敵愾塵聞之忠何以得其死命而取勝哉是故吳起以教戰為先而後以死疽為要也不然堂堂華夏不能退彼遠方而使漠庭之塵未息海島之波尚揚惜矣皆三軍之靈害之也不特不能體心而可為寒心焉何也以國與敵也

### 足餉

糧餉者三軍之命也括農田之糧以充三軍之餉自



周井田廢而兵農分不能復一之以善其後故欲足餉者賢核其糧數云夫國初兩京及天下衛所軍有定制則糧有定數每一百戶軍一百有十名糧數如之况當開創之艱且無告匱之患今一百戶軍不滿二三十名宜糧足而羨餘也奈軍愈減而糧愈不足何哉蓋必有大弊也矧東南沿海衛所既多包攬于吏西北邊疆衛所又多侵漁于官東南既有布政司督儲之參又有府州縣管糧之副又有掛號之費又有幹給之費及至給放則又軍吏叫號于行伍中科欵之為雜項之費由是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出甚無謂也西北則春夏秋米賤矣空放折色也而懇勤之放以本色至冬米賤矣空放本色也而懇勤之放以折色官又科欵之送兵部為營陞之費是以本色無顆粒入口折色無分毫入手又甚無謂也及至有警軍皆袖手傍觀失伍離次疾長上而無捐軀赴敵之心尚何有師貞節制之律皆由糧不月給給且不全亦虛名也夫足餉始足兵必餉足而後兵足也使餉不足安能枵腹以勝敵邪故必以足餉為先也夫國初定制每月給放不過初五糧餉優而教閱可稽臨敵可責其死命不然而孫吳為將不能勝也乞查國初糧數以正其源細查累年減下羨餘糧數以清其流積而算之山如也立為成法以防後餉何有不足乎其包攬侵漁官吏之極惡者刑一二以示警可也夫如是則軍實充而咸懷敵愾之心加以飾器械勤肄習而使之臨敵則無敵弗摧矣

精器

足食固強兵之先也設使器械不精以兵與敵也是故以精器械為先焉夫步戰利用子弩騎戰利用刀牌舟戰利用銃砲若鐵騎之奔騰必鎗車以扼其衝麻割刀以斫其足鳴鏑之縱發必藤牌以當其鋒綿

紙甲以防其透船艦之凌駕必發貢以破其堅佛郎機以擊其銳自今觀之天下衛所軍器局中造者刀口無剛鈍繡不能以切蔥也鎗幹朽脆尖類不能以刺犬也弓則無膠筋之固弦則無絲縷之純入殼易折而斷也甲則生鐵不鍊重不能勝刀箭竟透也胃則鍛不堅工製非巧樣何以護首領也牌則鬆木為匡薄皮為蓋何以遮刀箭也凡若是者豈器之罪哉非器之罪匠之罪也非匠之罪司造器者之罪也大利之聚大奸之四官侵其一吏分其十曷能得其良且精也欲得其良且精者必取其地所出者而用之可也若兩廣漳泉之善造牌雲南福建寧波之善造刀奉化安吉宜興獵戶之善造礮擊南北兩京之善造子矢漳廣沿海之善造發貢佛郎機廣西溫處之善造一司造者不貪而實償其直又督責之嚴而依式造之則天下衛所軍器局中無不精良也夫器械精良而士馬奮起尤必時其教閱以充其膽氣而激其忠義之心其要又在乎求賢將以任之也欲求賢將之道請重武舉之科未登會試者送入太學若文舉之例是亦壯京都廣將選之一端也有人而有器始足以為用否則其人無其器徒具雖有精良之器械亦烏得而用之不特不足以克敵而徒以資敵之用可不深思邪

憫漕

自海運之罷北京糧儲仰給于東南河渠之運每年四百萬石于漕運淮濟而上極目皆運舡也勤勞辛苦之態不能殫述官之貪舡之破甚為可矜夫運舡五年一造例也不三四季而版已朽矣蓋由管造者初出費以營求既管造則大貪之以償初費丁稀版簿油假麻粗全無堅緻之功欲求舡之永久不可得也十三督運把總徒寄空名貪心尤甚惟曰某項用

某使用某官用某拜見把總取其一科欵者倍其取指揮千百戶吏胥等互取之不啻百倍欲軍之不窮不可得也把總自乘之舡皆畫舡運糧之舡皆破舡欲糧之不涸漕不可得也把總過洪開提撥各舡運軍助力牽挽之而運舡則止本舡旗軍自牽挽之雖急流險峻把總不經心令各舡助力欲舡之不漂沉不可得也至京交納其費又取于運軍矣故運軍不得不取于糧長糧長不得不取于納戶納戶不得不困窮困窮不得不起而為盜盜起不得不用兵用兵不得不費財東南郡縣之疲弊皆職此故自今請監前失立為後規委官管造舡者不可不慎選而不可使之營求其所造之舡不可不精而不可使之易朽管運把總不可不革運軍不可不行番休之法而使勞役之均嚴差工部主事一二員以提督河渠驗視運舡可也選差戶部主事數員以代把總督其發運交納可也皆聽淮上都憲考察科道糾劾可也否則恐有指取尤甚于把總者運軍不蒙福而反受禍甚無謂也其運軍例帶隨舡器械每年過淮則都憲總兵參將校閱之納糧京倉畢差兵部主事往張家灣校閱之例賞銀卽給散之庶幾得沾實惠而威武因之奮揚夫能久行之則運軍皆精兵也奚至有正德初年山東流盜焚劫之慘哉近年河渠通塞不常臨清去紫荊不遠不可不求海運之法以防意外之虞也海運之法何如請倣丘文莊濬大學衍義補之言行之卽以今設沿海兵舡引導而護送之一以備夷警一以壯國威甚善也若慮放洋之險則由淮出安東沿古鎮通膠河出海入直沽可也不然由邳邳沂河接維水出海入直沽可也不然做永樂開河運至陽武陸運下御河可也噫江淮河海之流通而東西北之合一一統之盛焉企哉 完



策樞卷二

防邊策四首

開誘

據險

擊奇

復制

消寇策四首

聖貪

隸和

詰細

止佃

開誘

諸邊胡虜侵軼固當急圖而中原黎民困窮尤不可  
緩設勁兵出塞則畿輔空疎臨清去紫荆甚近且徐  
沛以北齊魯以南曲周界間頗成荏苒之藪乘間肆  
發不可不深長慮也夫出塞勁兵委之大帥矣居守  
撫巡必得人以任之凡要害處設伏列屯以張犄角  
之勢先遣口辨智謀數人聲言問罪追求庚戌癸亥  
連年入寇之虜彘類秦寧福餘三衛若推不與即當  
降勸慰勞以安其心則左黨離矣小王子應紹不阿  
兒禿斯滿冠頃諸部假推不與亦當降勸安撫以悅  
其心則右黨離矣密切古北口者元良罕岡留罕哈  
刺真諸部中亦有不與者及華人竄入而協從者必  
諭之曰成祖三犁虜庭示以不殺之仁申以封錫之  
禮朝貢燕賜歷代成規何忍背之為入寇之舉世為  
華人一旦竄入虜中偶感胡馬北風之嘶而興越鳥  
南枝之巢有願歸正者奈邊帥殺獲為功益堅反噬  
之惡而不復敢歸正矣今著為令凡歸正者能帶馬  
一匹斬虜首一顆者陞賞有差能斬主酋首來獻者  
大加陞賞則腹心黨盡離矣其胡虜有願投降者與

策樞卷二

二七

策樞卷二

二八

歸正者一體同納視功陞賞有差有願住割沿邊者  
給與什器婚配以壯邊防其邊帥年終紀其歸正投  
降多寡為功而陞賞有差行之日久則虜庭虛而諸  
邊實矣由是及間要激左右夾攻因虜營虜遇險即  
城復屯田興鹽法招商種引輕其值以徠之而華納  
銀戶部之非為萬世守禦之計雖不戰而虜勢屈也  
况戰而勝算不先得乎否則虜至戒嚴虜去隨弛力  
罷而財殫甚無謂也亦何取諸

據險

京都原北平都司即古燕冀遼西枕太行而面河濟  
六台上游也特三方迫虜耳西北則瓦剌之遊苗東  
北則朵顏之三葉夫何邇年尤肆猖獗掠蘭州逾井  
陘抵浮屠峪則西北擾矣侵遼陽襲永寧則東北擾  
矣渡白羊入古北牧密雲順義整居大教場盤薄城  
下且犯京都矣自庚戌至癸亥十四年間不為不久  
畧無設險禦防之策遂使今冬十月圍通州又犯京  
都將窺臨清何無備之甚也可不一動心乎然寧營  
遼宣大同外邊久已廢隔倒馬紫荆居庸山海內邊  
亦且空疎况宣大北輔易州西輔薊州東輔臨清南  
輔去京都甚遠也莫若昌平以南沙河以東加兵守  
之為近京都之北輔以防拊背之患可也良鄉涿州  
二城運壁登之加兵守之為近京都之西輔以防衝  
脇之患可也通州以北懷柔以南加兵守之為近京  
都東南之輔以防拉助之患可也天津河間德州臨  
清加兵守之一以衛清渠之運一以應紫荆之援以  
防搃吮之患可也夫京都者腹心也元氣鍾焉天險  
也矧險之有形者在地利而險之無形者在人心苟  
能鼓太和調元氣君臣將相統然一心聚天下之精  
兵以禦一隅之胡虜又當驕貪之後天厭其凶尚何  
守有不固戰有不赴哉漢廷一汲黯能寢淮南之謀

今堂堂天朝濟濟多士豈乏一黠而不能邊彼朔方  
也由是修復大邊漸圖河套開屯種鹽峙糧市馬則  
鹽商屯農皆兵也人自為兵家自為守守有餘粟戰  
有餘兵塞垣鞏固而胡虜不足平矣

擊奇

嘉靖庚戌秋胡虜匪茹入自古北口掠密雲順義直  
犯京都通州以北盧溝以東殺傷遍野焚屋廬驅婦  
畜不可勝計於是震怒赫威戮司馬罪邊帥振刷軋  
網奮勵敵愾胡虜旋亦退返由是設巡撫兵憲總兵  
參將遊擊等官募驍勇智謀等士市戰馬造戰車製  
弓弩刀鎗銃炮佛郎機等器營築外城擁衛京都甚  
善也但先王守在四夷攘外以安內據險以圖易除  
戎以戒不虞臨清各邊至要害處不可不豫設伏也  
蓋臨清南通淮徐北接燕薊東連齊魯西控關洛且  
捍紫荆之衝而固中原之本若宣大榆肅等鎮居庸  
紫荆等關花馬廣武白羊黃花古北等堡相度地形  
因山列戍掘土作坑累土為山隘塞路口靳容一騎  
莫可並行多添將兵布置設伏俟虜騎南牧羽檄星  
馳飭勵將兵收斂人畜堅壁清野任其縱橫虜既無  
獲剽掠轉深擇遣謀辨數人誘許金幣虜志久驕必  
信而喜其元寶大錠鉛鐵為胚金銀外裹雜以絲綉  
多用分賞任其滿裝後數十車內藏佛郎機銃炮發  
火亂擊選鋒奮追各處要害伏兵齊起金鼓震地旌  
旗蔽天逐段而邀截之首尾莫救此斷蛇之法也虜  
必駭驚魄魄駭駭矣漸及邊方大兵攔搃堂堂之陣  
林林之圍罕綱而總勦之隻輪不返此括囊之法也  
是故金幣多則護財而關志懈也裝載且重馬力罷  
也虜乘風沙而南今追北出各邊迎擊之則我順虜  
逆火炮易攻燭甚烈也因山坑寨堡之固據高臨下  
疾若建瓴勢甚便也虜薄內地馳騁久勞我則以逸



待勞機甚利也一路虜過諸路夾攻虜分我專力其強也兵法曰擊其惰歸全勝決矣且誘賞金幣復為我有所謂出之內庫而收之外庫也况虜益驕驕必敗今一旦整頓之精神折衝百倍矣由是城東勝可也城受降可也塞黑山可也河套之墟將不為我之耕牧乎永無北顧之憂此往復之數也有志廓清以安京都而嚴華夷之防者盍豫圖之

復制

聖祖驅逐胡元盪澄諸夏嚴飭華夷之防洪武初年分封燕遼寧代諸王布列各邊每秋命將會諸王兵肅清沙漠烽堠羽檄自延寧達于薊遼首尾相應若常山蛇勢然甚善也壬午靖難師起永樂初年行在北平因罷巡邊初制移寧王于江右棄大寧于朵顏宣大聲援遂隔絕矣于是畫邊地為三重分授諸將外一重為大邊總兵耕屯之以鄰胡虜必將尊而兵衆始可也次進一重為外邊遊擊將耕屯之以接胡虜必將勇而兵強始可也又次一重為內邊指揮千百戶屯耕之以遠胡虜雖將寡而兵少亦可也各畜家將家丁用為戰守之備耕屯利地佃與鹽商耕種由是耕有餘地屯有餘資兵有餘力餉有餘糧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諸邊充實以故虜不敢南窺也夫何法久弊生家將家丁役佔邊兵耕屯之且委以戰守之責遂不一至諸邊而坐享其逸邊兵苦之不堪其勞景泰初尚書于肅懲嚴役佔之律法益密而勢益危家將家丁俱散則邊將孤單而無能自振大邊外邊內邊棄為荒地而不復耕屯成化初給事中李侃奏增鹽商引價不復各邊佃種惟赴戶部納銀銀雖增而佃田亦皆荒蕪矣蓋種引所以輕其利者惟欲誘之以實邊也今不悟而盡廢之虜勢熾猖整居河套終年牧放獨擅肥饒于是邊儲空虛米價騰踊

率一鍾至銀貳兩而無雜者為今之計必須追復原制畫地分守招商種引薄其所入而藏富于邊與鹽筴開屯營寬其繩墨一以實邊為務邊之數年庶幾可也不然何以善後乎曰今之勢孔棘矣奈何曰棘須緩圖可也如苟且遽支目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恐良平運謀英衛奮勇無能為也則何益哉故曰復制者非迂也宜也

聖貪

宋儒曰內有衣冠之盜則外有干戈之盜夫欲消干戈之盜在清衣冠之盜請言衣冠之盜之狀而後知干戈之盜之所由起也予嘗足跡半天下經行之地屋之林如者皆曰某官官某地貪其財以致此富也數椽支架風日雨不及庇蕭條無炊烟皆曰某年當某役為某官罰某銀而致此貧也嗚呼天下之民莫非君上之子為官者又得俸祿之養榮以衣冠優以從役出入輿馬隨從辟路亦已極矣又且侵貪細民之財而使之貧細民者終歲勤動不敢少休為商者冒風波之險為工者弄斧斤之煩而農則暑日爍肌溽水濡手足祁寒墮指裂膚而靡辭出賦稅以給公家之征其苦尤甚其費尤多其責尤備以益其官之富譬猶一家之中兄弟二人一享其逸一集于勞情已不堪為父母者亦恐不安若君民之父母也天又人之大父母也天之視聽即君之視聽由民之視聽民怨已極天心君心之至公堂堂明朝使下有極怨之民上有極貪之官設君不立法以防之恐天將假手一旦揭竿斬木有矣太平之世也立法何如朝觀止布政一員府州縣皆附庸如進表之例奚用入京不然嚴禁科歛入京賂賂可也不然盤詰入京行李可也不然緝訪入京賂賂某處可也御史復命必責一二員極貪官按賍定罪可也鄉官囑託許科道并

受冤者奏聞聽與囑者同罪可也惟不囑托也彼尚畏清議恐風聞而不甚縱肆惟囑托也同惡相濟無所忌憚矣以故官不貪不止不富不止盜不起不止國事奈之何哉三年一次大比費數千金而得一士及出仕也不為民為國而為一己之私忍為衣冠之盜以釀成干戈之盜也其罪曷可勝誅邪噫請以宋儒之言為監可也

毓和

元氣受病則腹心先病而四肢不能獨安京都者腹心也四海者四肢也陰陽和則元氣和元氣和則腹心四肢皆無病矣夫陰陽不易和也陰時時欲勝陽陽每為包荒之量而統一之陰則乘間觸擊必欲奮而出之以自肆正猶小人與君子角不勝則俛然就列勝則無所不至矣是故貨財者陰物也貪酷者陰慾也夷狄寇盜者陰類也惟小人擁干民上聚斂剋削具夷狄寇盜之性傷四海黎元之心致陰陽不和元氣受病于是夷狄始橫而寇盜隨起一氣之病也昔在宋朝靖康丙午女真南侵則山東有宋江河北有田虎江南有方臘洞庭有楊么至建炎丁未鞏毅下又有苗傅劉彥正我明正統己巳土木北狩則福建有鄧茂七浙江有葉宗留湖廣有黃省養四川有趙鐸至天順辛巳鞏毅下又有曹欽曹吉祥嘉靖庚戌兀良罕諸部犯京都雖不日旋遁然北直隸山東西河南旱蝗兼作民不聊生况一方倡亂諸方不寧恐寇盜之起不能無也請頒寬恤之詔蠲無名之徵罷不急之務黜貪酷之吏抑豪強之民以平其怨憤而阜其財求和其陰陽而調其元氣使腹心無病而四肢獲安漢人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不然吾恐禍不在夷狄寇盜而在庶民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慎之而早圖



之可不念之哉

詰細

寇盜之起始于一人而積之以至于十百千萬人起于一方而延蔓之以及于四方其始也甚微其終也甚大欲為消弭之計無他在慎其始而申明律令之制以豫防之可也夫十家為里里有甲百家為鄰鄰有保千家為鄉鄉有約毋羣飲毋夜聚毋擁眾鬪毆詞訟毋連十人工作毋集百人工毋動千人大役毋勞萬人門關則盤緝異言異服之人客店則譏察游手游食之人寺院則禁留無名無引之人農專以農為業勉以力農而不使為惰農商專以商為業勉以義商而不使為賤商工專以工為業勉以巧工而不使為庸工士專以士為業勉以正士而不使為邪士凡不在四民之列者為異端其去寇盜不遠也于是祛伶優華娼妓戮賭博奇衰戒僧道不得廣收行童私自簪剃以赴應齋醮必勸課農桑之務而示以敦本之條則男服于耕女服于織耕有餘粟織有餘布恒產足而恒心生尚何寇盜之萌哉其要惟何曰在守令夫守令親民之官也必久任而始能洞知民情約為保甲之制綱維聯屬通為一身若臂之使手手之使指不言而喻乃無忝于父母之責方盡其親民之心不然高拱于上其尊如天視民如草菅之微俄頃陞顯職去矣曷能察而洞知之以詰其細乎以故責守令者賢久任也矧今新詔申敕天下郡縣舉行保甲之制杜絕奸萌恐釀大亂奈皆視為故事閣而不行致使豪右逞凶擁眾仇害良善非大亂之勢乎如得保甲舉行則鄰里及鄉各相保矣不然大且不詰况細乎是以久任又賢嚴也

止佃

自星命風鑑堪輿之術與則人皆操無上之界之心

策 樞

四五

也而堪輿之術尤易惑人雖宋大儒亦嘗究討以故世人惟地之吉者而謀奪之也且一代帝王之興多仍前代之建置稍有所增必審擇形勢之宜而為建置之原前代之建置亦若是之審擇有未建置之者又出高行僧道建置寺觀以鎮壓之也蓋皆有見王氣之不可泄于常人恐生強梁為社稷憂是以公解固為王地而諸寺觀中供 皇帝萬歲牌雖寓祝頌之誠實係于王明非常人之當居故我 聖祖因而不廢且嚴侵奪之禁思慮預防知王氣之不可泄于常人而必有以鎮壓之也况今輿圖一統皆我 聖祖百戰而創定之以貽億萬無疆之洪業奈何豪右越分貪得無止假稱卑濕荒廢遂畧出價佃易而所司畏其勢焰多白送之不特一省而天下皆然習以成風遂使王地為彼子孫之永業以承王氣之蔭而潛蓄不軌之心顯兆割據之漸致肆圖危社稷之凶仰惟聖祖設科求賢以保社稷于太平無虞之盛不意此輩借其科第之冠裳而為竊國之大盜緊何心哉縱天命有在圖之不成而生靈擾害矣夫佃易之風一起凡有公解寺觀取其便利私自佔不畏王法莫顧王地而後無王之心也且寺觀既毀而為公解之建置可也不然間其地而不許常人居之可也不然止許耕種可也遇有公解之增即以之建置可也自今請著為令凡前侵奪一一入官其估終而不肯改正者許鄰里首奏其罪人即以逆論鄰里不首奏者即以黨逆論巡按侍御勅中載其守令取復其人侵佔王地多寡為殿最如是則人人知有王法王地以復王氣以全而消不軌之心矣不然數年後不特為社稷憂而上陵下替不復知有尊王之義也星命風鑑堪輿一併禁革庶免術士妄言以啓不軌之心機雖微而繫實重惟憂世道者監之可也 二卷完

策樞卷三

旌民策四首

懲酷

備荒

清驛

均役

求賢策四首

督學

端蒙

嚴科

舉逸

懲酷

貪酷一也非酷不足以濟貪貪吏之刑必酷而不恤則人誰不好生惡死出重賂以贖之也蓋不念均亦人耳膚體同也財者人之心也愛好同也而置干酷刑之捶楚以橫索之則人皆重足而立危懼失色慮及身家之併以吁可痛哉嘉靖戊申一縣丞巡浙刑具竹版重四筋餘釘之鐵丁攢若鋸齒肆行刑板板見血青衣前幅血飛染楮自辰至酉血遍臺碑明發泔水洗濯之方淨不然腥穢難聞也凡巡郡邑屬吏死于酷刑者不可勝計也嗚呼此皆科甲登庸學校培養誦經史而談聖賢乃及與虎狼夷狄無異銷鏢元氣耗損國脈奈之何哉是以鞭背則前胸映而腫也掌頰則齒齧斷且落也捷齧則腿股腐而爛也箍腦則雙眼凸而懸也拶手則十指墜可掬也夾足則脛髓流如泉也及于獄禁錮尤嚴有破牀之拘腰掖之梗髮懸于梁手足拳枯夜則鼠齧夏則蚊叮聚聚熱蒸疾疫傳染無罪而死者又不可勝計也今欲葆元氣之完壽國脈之永莫若重勅吏部選用仁慈有威斷者司刑各巡視之職刑具一惟以輕問刑



一惟以恕行獄一惟以潔飯囚一惟以時罪輕而係獄者一惟以釋設有不幸而誤罹于法者必深加欽恤焉可也豈可置之酷刑乎夫惟以酷刑為戒人命庶乎甦矣不然人受其毒天必降殃不特于身家而且釀成國禍也噫念哉

備荒

子產乃惠也語太叔必曰為政先猛商鞅固忍也治秦則徒木立信二子誠知政之要哉夫守令者親民之至切者也蒞任初政必猛而信始足以定民志則命行禁止無施不空設遇荒年則救之易也近且民心乖漓天時舛錯以故地利甚微荒多而豐少必須預立法為賑飢之防不然慶成之疏上而會計已定雖欲奏聞無及也故五六月間或元陽不雨車馬不周必有不能盡種之版荒亦有苗根受病節葉萎黃而竟畝之將荒是時申報巡按懇求必奏如命下蠲稅佃戶亦蠲畧如稅數之半則大小戶均受益而不致飢矣秋收全荒必須發帑金平價糶則中戶皆受益而不致飢矣及飢既成而欲救之必散倉粟以大賑則下戶亦受益而不致飢矣夫賑飢之弊甚多也設能素猛而信則執一懲百而奸可革也如有不足借大戶之粟以助賑焉可也嘉靖己亥秋海鹽苗被虫傷蔬菜皆死巡按府縣如罔聞之飢而死者無數乙己春民食苦草草盡矣食榆皮皮盡矣婦女太半賣之江南戶散橫道為禽成羣至有殺孩童食者安在為民之父母哉昔子路曰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由今觀之通知聖門之學皆實學其言皆實言其志皆真志况今止一荒耳且無師旅之變視民之飢而不惕于心授以司牧之職何為哉是故常平社倉義倉之法不可不豫講也不然荒已極則民不聊生而

輕生之念起嘯聚縱橫流血焚村有累太平之世也司世道為社稷計者可不時詢民疾之傷而為備荒之策哉嗚呼言之痛心誰則憐之膏肓之病又聖誰醫之也

清驛

西北岸程馳驅莫急于馬東南水程泛載莫急于舡四方各省郡邑而達于京師岸則用馬水則用舡不可缺者養馬之費與造舡之費亦畧相等控馬之夫與牽舡之夫亦畧相等馬與舡各有上中下三等上等有上費中等有中費下等有下費馬既出于民矣又有孳生倒死賠償之費又有驛丞拜見不贊之費舡既有居民銀修造矣不責驛中修造而派屬縣修造估一賠十甚費也夫岸驛多走差舍吏及河凍起岸扛擡役夫動逾百數水驛則借關仕宦往來無虛日也矧驛遞關文止有行人司馳檄致仕為的名關文餘皆出京入京官員或討兵部都布按三司走差舍吏關文牒行本官職銜是謂借關若走差舍吏經過驛遞役夫其省供給甚輕若官員借之役夫甚多供給甚厚長同年之衆更相扶持也又隨路需索有趕牽錢有堂羅錢有見面錢有折役夫錢有折供給錢去衣服赤身牽挽瘦騎行遲錐刺流血甚苦也驛遞錢糧甚富特役夫馬匹之苦可憐耳請革借關之弊以清驛遞之苦而立之制凡借關文者以盜符律論革職流徙舡發驛造馬皆驛養驛丞不許索拜見常例錢則驛遞錢糧可查以充國用而沿途役夫亦享安逸之賜矣體心節用莫此為急也今能舉行之則四方之矩絜而兆民之心平豈非治世之急務哉不可使一己之私而廢一視之公也

均役

世道之不平者民心之不平也民心之不平者貧富

之不均也貧富之不均者徭役不均也欲世道之平在民心之平欲民心之平在貧富之均欲貧富之均在徭役之均欲徭役之均在縣令審民之貧富而定之使至輕徭役不及于富至重徭役不移于貧則貧不獨罹而富不幸脫貧富均而徭役均而民心平矣今有田萬畝者止當糧里長一名百畝數十畝者亦當糧里長一名若萬畝者花分子戶詭寄鄉宦輪該徭役之年多方營幹或討全免或討輕差百畝數十畝者無錢營幹反罹至重徭役矣此富愈富而貧愈貧民心何由平乎今當大造冊之年請以海鹽為例畫定里甲每里田若干每甲田若干自一都以至十都順流均派不使有多寡之分凡穀四百畝者當里長一名八百畝者二名千畝者當里長一年萬畝者十年則百畝數十畝者庶少安而貧富可均也彼富者曰一身止充一役田雖萬畝役難十年曰豈有田萬畝而一身自索租哉有土則有人也十年輪役限已寬矣尚何心不平乎然行法必自賚始不畏勢豪巨宦清查詭寄子戶按田而定之京官舉人監生員吏胥等依例優免外餘則為役免之者優之也冀其出身以報國也今又冒富之田以取利而至于重之徭役儘推之于貧豈均乎何能平其心也或曰繁縣里甲中萬畝千畝八百畝四百畝者亦鮮矣將何以處之曰合少以為多衆輕而易舉若海寧縣法可行也請將徭役銀均入秋糧數中帶徵若戶該銀十兩每年帶徵一兩戶該銀一兩每年帶徵一錢收銀貯庫分解各司力差取給大戶數名朋當至重徭役且絕鄉宦每年之計而貧富庶可均也雖然經界正則田均田均則里甲均里甲均則徭役均徭役均則貧富均而民心平矣彼田在一都者造冊註一都不許過都開除洪武四年冊可查餘都做此立



法嚴整各歸原都豐凶可驗後役可定默寓井田之法也人皆不敢跨越數都兼併之以立戶默寓限田之法也今田在一都提入八九等都立戶亂而無紀曷稽哉是故正經界以復原都造冊之要也畫里甲以均徭役造冊之網也不然貧富不均則民心不平世道何由平哉上官不為之平下民將起而自平之以洩其不平之憤難言也噫非實以社稷為心者烏足與議之此王政之本也

督學

國初建太學為育賢之藪凡郡縣貢士收于中二堂行積分之法通陞之令觀其堂名一曰率性二曰脩道三曰崇志四曰正義五曰居仁六曰廣業其街之坊曰成賢四夷來學之館曰觀光期望深矣郡縣學則分布名士以教之得人之盛可考也邇來專重制科歲貢多老耄而援例多童孺下第舉人又高自視以來科登第不復就東堂官多縣令犯賄送部者或教職年深而陞者課程無限懲勸不施朝暮一揖而散郡縣教職亦年力非壯學術荒疎不過索拜見節儀皆不復有師資講解之益甚無謂也是故無真實之庶僚者由無真實之進士舉人歲貢無真實之進士舉人歲貢者由無真實之生儒蓋合天下生儒之心而為天下庶僚之心夫生儒之心既不能豫教之以真實欲天下庶僚之心而真實得乎蓋由父兄先以利祿為期子弟亦以利祿為急所見所聞如斯而已及積廩而歲貢偶摘詞而中舉登第朝廷大政一切以虛假應之相與聚語不過曰應故事而已矣夫假則匪真虛則匪實虛假以存心而心壞矣虛假以立身而身壞矣虛假以行政而政壞矣欲天下之治得乎請吏銓復三途並進之法太學行六堂積分之法堂官教官必選有學行者以任之虛臺諫翰院以

擢之祭酒司業充當慎擇經綸道德之士以師之則設教有本而天下化人心正而人才源源興起矣不然將焉用乎建學立師哉是不可不督而嚴之也

端蒙

所謂無真實之生儒者由父兄無真實之教誨父兄無真實之教誨者由習俗無真實之見聞學昔開基創削不平滿染亂風成置重典當是時出而仕者戰驚惕厲罔敢違越尚不免棄市戍邊聞之見之皆生畏心畏心生欲不真實不可得也自後繼統重熙優容法網縱弛寰宇阜康當是時出而仕者滿載而歸廣置田園大興營建徧開質幣高肆權威饗餐羅珍羞儻奴衣執綺見之聞之無不羨慕而生貪心貪心生欲不虛假不可得也于是循至欺君誤國妄上行私庚戌虜犯京城司馬就戮皆由虛而匪實假而匪真致之也夫真實之心喪而虛假之習成一旦欲驟復之皆將晒其迂且滯矣誰信乎及今重勅守令興復社學選擇嚴師曉諭父兄胥勸教誨以端俗習申之義方尤必時督提擢月加考校正其心術以求真實而無虛假即古禮八歲入小學幼子示毋誑懷衽而令警誦詩也且魯論一書孔門心法首論學而時習次即務孝弟為先主忠信為本蓋孝弟忠信則其心和順而真實無犯亂之非而有威重之益由是觀之聖人之心無非欲求世治也蓋世之治不自治也由于蒙養始夫蒙養既端則聖功已具他日強而出仕得不為名世之才乎尤冀恭默思道仰格天心降賚真才以需世用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文王格天之應也請預圖云

嚴科

欲求真才者必嚴科試之法而後得之也欲嚴科試之法者在典試之得人而後嚴之也欲典試之得人

者在輩弊慎選而後得之也夫既得典試之人矣尤必寬閱文之限始去取當而真才無遺也今典試者不刊實錄而自作文則誤閱文入簾有宴出題有宴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誤閱文閱文之日甚促也初九日舉子入場十五日初場文始騰完二十日外二場三場文始騰完會取中式宴又促矣二十九日放榜蓋草榜已定于二十四三閱文不過半月而飲宴作文之誤又間之何能得真才乎况試官未必盡賢或以資緣或以資格是以真才遺而匪人用儼俾富貴畧無耻心全不顧惜一介書生七篇偶合遠推高位曷能視民如傷而護調元氣此世之所以愈不治也時文不足以知人必論策乃見該博經濟今一切置之弗閱初場取之俚論空策亦中初場不取則雄深之論錦繡之策無暇閱矣雖元魁未諸論體曷詳策問如此則一場足矣安用三場哉此試官不慎選而積弊不革之過也為今之計乞勅大學士會同吏部每值科試年分推舉有學行者嚴加考試鄉試差官如嘉靖戊子年例會試先期以試官文字揭于禮部前為舉子之式庶幾人皆知學而真才可得也其各省提督學校官加意考其該博經濟之實而鄉試會試必以三場均稱為中式而尤以論策為重論題須精約之旨策問須時務之空夫如此則人人平居習熟有用之才及試于用則易耳請寬閱文之限必使遍閱三場之文而精拔真才可也尤當革宴飲之數待放榜後果得真才大加優禮可也不然靡費虛文以應故事則何益哉再請增立制科于會試之外若國初敷陳王道之制以鼓舞天下之才凡進士舉人歲貢不分已仕未仕其試文若漢策元賦以博通古今練達政務為中式行于辰戌丑未之正月朝觀官有志者皆得應之視舊品超擢初皆署教



三年滿則入翰林其九卿皆于中取之庶乎真才輩出也此非無稽之言輔臣丘濬大學衍義補中言也亦輔臣李賢天順日錄中言也今特重述而申之耳欲求真才者請擇云

舉逸

書曰野無遺賢萬國咸寧易曰天地閉塞賢人隱蓋賢人天地之英華萬國之積幹抱生生之德以待舉而為王者之輔也使遺之則王者何所師資兆民何所恃賴而所用皆匪人匪人而居高位荼毒下流天地閉塞萬國將焉攸寧竊謂夷狄寇盜不足憂所可憂者匪人之居高位也如虎揮翼咆哮沸騰耗損元氣可畏哉今欲去乎匪人惟在進乎賢人乞復薦舉之科使山林隱伏者得以效用于世則賢人以類而進人人效之以變其匪人之性也蓋匪人者性無異也習於功利之私而無真實之教誨視己之舉業足致富貴之罔視朝廷之爵祿輕為素有之具且恃朋比扶翼之衆一命受職司皆錢穀也見可欲則貪心萌貪心萌則殘暴肆而助貪之威多判取為賞錄之費二三年間或撤召或陞去矣以故監司巡按皆莫之禁府守視為行輩而曲意承迎蓋朝廷待之過厚富貴兩得仕途捷徑莫有甚焉者也且自童孺習舉業始即以富貴為期安得有各世者出若山林隱伏之久更世變也多見貪殘之穢必鄙賤而痛惡之况無進取之路絕意外慕而勤儉自守習以成性矣一旦舉而用之必感知遇之奇安得不益加惕勵以副朝廷之望以期造蒼生之福而延宗社無疆之休乎且國初嘗設敷陳王道懷才抱德之科以廣薦舉之不足今則專于甲第以故閣而不行再請重復之且嚴舉主之責則人人慎擇而舉之決無匪人之渾進也其有不舉者則加蔽賢之罪縣舉之府府舉之省

省舉之朝撫巡為之紀綱科道為之彈駁必以得人為功匪人為罰如是而行之即堯之揚側陋也皇唐之治不亦復見于今乎

策樞卷三完

策樞卷四

海鹽沂陽王文祿世廉

靖海策八首上

截寇原

分勦撫

集眾謀

求直將

嚴戒備

參勝決

廣鄰援

豫算伏

截寇原

令甲却倭貢禁通番寸版不許下海下海者罪及隣知嚴甚矣夫何承平日久法網漸疎閩廣隸浙沿海大造樓船公行貨販仕宦豪右為之聚斂守令無識多欲少剛明知而莫敢問或以賂通其細民苦于困窮者又協助而駕紅黨與日繁釀成厲階至今為梗甲寅寇據海寧石墩擄我民引路取水每晚寇出簿籍點名簿面開寫各處籍貫每處為簿一扇分班點名倭夷甚少不過數十為前鋒第一漳州最多次則有泉潮有紹興有蕭山有龍游有寧波有黃岩有太倉有崇明以倭夷為前鋒者雖以威赫我官兵亦欲遞掩其籍貫而托名于倭夷官兵利于斬倭首而得重賞明知中國人而稱為倭夷以訛為訛皆曰倭夷而不知實中國人也為今之計必須名其中國人為寇寇乃知懼移文各處地方督責守令諭其里甲清查出海人戶每有下海許其召回誓以不殺必能散其舊黨不然亦可免其新增也况此寇春夏出海冬盡回家若不嚴禁則隣居見其滿載而回誰不起為寇之心乎必須督責鄰居不首者同罪况此皆前守令不明大法以禁之而有今亂失今再不嚴禁後將



誰獲乎前者我民被石墩寇擄下船沿海候風行月  
餘至大高橋橋上人言皆聞音自言漳州過此橋五  
十餘里蘆葦沙塗至一村約有萬家寇回家皆云做  
客回鄉居皆來相賀又聚數千其冬復至柘林今春  
滿載仍回漳州去矣蓋大巢在漳州海中而非日本  
琉球也必潛差有心計將官擄其大巢復立保甲之  
法近聞已立恐亦虛應之耳其倭夷須降勅傳諭日  
本琉球禁不許下海來擾昔癸丑秋朝鮮獲漳州寇  
與倭夷奏聞兵部尚書參詞疎緩略不追求寇原  
此正可命朝鮮轉諭日本琉球之機也失此不為必  
待日本琉球使臣來朝帶勅傳諭可也若然則禁漳  
寇以淨中國論日本琉球以淨外夷原截而流不延  
莫則寇可淨也

分勦撫

王者之師有勦有撫書曰殄厥渠魁協從罔治蓋勦  
渠魁以伸神人之憤所以正法也示王者大勇之義  
撫協從以憫昧誤之愚所以好生也示王者大同之  
仁夫如是則勦者非黷武也所以戡亂也撫者非長  
亂也所以安民也今寇渠魁不過某某等數人又每  
船有紅主如某某等數十人而止耳擄引倭夷招集  
亡命掠地屠城勢在必勦不可撫焉者也其他協從  
大約多閩廣寧紹溫台龍游之人或乏生理或因凶  
荒或迫豪右或避重罪或素販海或偶被擄心各不  
同迹固可惡然非有心于造亂者也今當下令訪尋  
其親里責令捧贖黃榜示以大信招之來降仍令將  
官不許殺降有能斬渠魁首來降者論功行賞自而  
縛來降者不罪不然親里必置以刑如是則協從俱  
散而寇黨漸孤不然年復一年寇愈衆矣且今甲寅  
四月六日寇宿海鹽城西鍾孫二宅擄我民執燹夜  
聞語言多閩浙鄉音亦有手持數珠口唸佛號食惟

策編

疏素相勸不殺而悔恨難逃者其倭夷不過數十人  
語言不通坐臥一室不與相見獸畜之而已此可以  
計散也多印黃榜張掛示知再以黃布為旗上書執  
此來降者不殺每對陣時割住我兵高聲明諭曰如  
我民被擄肯降者投去鎗刀俯伏道左我必不殺又  
慮其詐也用長鎗手數百監之或一起動即刺殺也  
如是則誰不欲生而樂為寇哉縱見寇敗來降亦可  
漸減其黨也仍須奏聞于 朝有勦有撫寇始易平  
况多良民不空盡殺必得黃榜下頒方足示信而不  
疑不然寇亦不肯輕信也是故有勦有撫則魁從分  
而良惡辨民安而亂不長戡亂而武不驕神武不殺  
何以過之此王者仁義之師干羽之化也

集眾謀

今之私相構訟者必請一多智之人為之主謀何况  
用兵之大事乎是故兵法以謀為先也今海寇肆無  
忌憚深入蘇杭官兵與賊轟然崩潰雖勇敢不倡而  
謀亦未嘗定也且寇久居海中慣習戰鬪誘倭夷為  
衝鋒招亡命為羽翼一船必有一主帥又有一主謀  
登岸則掠我民為鄉道顯而為餌隱而為伏出奇制  
勝如素定然則寇反以謀為先也今用兵者泛然視  
之殊不經心不思曰寇之始也何為也為利也而其  
終也何為也求生也今不特求生也而且求榮也不  
特求榮也而且求無上之榮也觀其僭稱大王偽號  
天文則將來不可不思也思之何如亦曰集眾謀而  
已矣如至一縣必諭知縣曰爾為知縣必知一縣人  
才有謀者不拘縉紳士庶請之來吾當詢之如至一  
府必諭知府曰爾為知府必知一府人才有謀者不  
拘縉紳士庶請之來吾當詢之詢之一縣則一縣之  
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積而為省  
省積而為天下則天下之謀集矣天下之謀集則無

策編

敵於天下矣無敵於天下而况蠢茲之海寇乎然集  
眾謀必先虛已去勢分風降咨詢通言不遺寸長  
必錄惟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求靖寇  
為急則張乎其可也不然訕訕之聲色拒人縱有嘉  
謀就樂告哉宋岳武穆謀勇之全者也將出兵也猶  
且盡召諸統制環坐而飲食之先謀敵之所以敗我  
者至於六七竭智共攻必無敗也乃行故每戰而無  
敗况其下者而可不集眾謀乎是故用兵者必以集  
眾謀為先也兵興以來三年矣未見有集眾謀者故  
屢戰而屢敗是皆不以 朝廷為重而以生靈為輕  
也可乎

求真將

勇將易知而智將難知智將易知而仁將難知故勇  
將易求而智將難求智將易求而仁將難求夫智仁  
勇皆將之上也而何以為仁將難知而難求也夫勇  
將驕其力智將呈其謀故易知也易知故易求也惟  
仁將者真將也泯然藏其用而不彰不求人知故難  
知也難知故難求也欲求仁將者必知其仁而后可  
求也夫仁者包六合于一心心治而神全神全而仁  
全惻然無倦忍不足以間之故能慈慈則澹然無欲  
利不足以欲之故能廉廉則擴然無私邪不足以蔽  
之故能公公則截然無亂勢不足以撓之故能嚴嚴  
則確然無昧讓不足以惑之故能信信則斷然無吝  
慳不足以吝之故能惠奮之以強毅謂之勇宜之以  
昭明謂之智一仁全之也是故勇將者將千人之將  
也智將者將萬人之將也仁將者將千人之將也  
欲求勇將者可得于武臣中乎武臣或可知也欲求  
智將者可得于文臣中乎文臣或可知也欲求仁將  
者可得于山林中乎山林不易知也不易知故不易  
求也是故欲求仁將者在知其平時不妄殺一物以

二八

卷五

八



知其慈不妄取一介以知其廉不妄執一偏以知其公不妄縱一毫以知其嚴不妄發一言以知其信不妄與一介以知其惠不枉一尺以知其勇不差一銖以知其智是故仁者之慈慈之愛也仁者之廉廉之潔也仁者之公公之溥也仁者之嚴嚴之威也仁者之信信之孚也仁者之惠惠之恩也仁者之勇勇之剛也仁者之智智之哲也夫仁者之為將也其將也不特可將而亦可相也三代而下惟岳武穆乎其曰文臣不要錢武臣不怕死天下方能太平每餉軍愀然不樂曰東南民力竭矣非仁將乎非特仁將而已也將之聖也今之為將者則異焉利于有冠而不利于無冠利于養寇而不利于靖寇利于送寇而不利于攔寇竊冠艇之貨斬病寇之首侵漁募兵兵餉賞功之銀其得為勇將乎怯而非壯非勇也其得為智將乎昏而非識非智也其得為仁將乎暴而非純非仁也若慈也廉也公也嚴也信也惠也均無之也將何以名之乎名之曰寇將可也非賊寇之將也與寇為一將即寇而已矣求將者當知之求其真焉可也

### 嚴戒備

國初之制沿海建衛所造戰船布列烽墩臺寨無非守海洋而安內地也今則不守海洋而守內地寇入內地不問從何地入亦不復加意沿海衛所况海寇不離于海豈有舍海而飛入哉今寇掠地已盡必將攻城將兵者方以寇退為安士夫唯以避寇為急不肯深長致思為禦寇之計奈之何哉寇若再來南必攻海鹽海鹽有失嘉湖杭震驚矣北必攻江陰太倉江陰太倉有失蘇松常震驚矣東必攻蘇松蘇松有失南直隸震驚矣使割據而守之不為孫思則為方臘矣猶且泄泄而不早圖之何靡哲之不愚也為今之計非宿重兵于沿海不可是以三千守海鹽四千

守乍浦二千守澉浦二千守海寧四千守金山二千守上海二千守江陰二千守太倉二千守崑山無寇則練習熟閑有寇則協心奮擊乍浦金山之戰船常哨三江定海三江定海之戰船常哨乍浦金山修復國初原制屯泊沈家門為水寨常哨馬蹟大衝陳錢三山以遏寇艇之往來則陸有重兵海有戰船有守有戰以成犄角之勢而為萬全之圖不特兩浙可無虞而南直隸皆可無虞矣又立保甲之鄉兵以防寇之內入且助外兵之勢其容兵似難久留必夾我土著之兵同練習以上陣而克其膽鼓其氣倡其勇敢久久則成勁兵矣三年後客兵可漸抽去也設使有戰船而無陸兵或出海寇及登岸兩不相值內地空虛而席捲之勢成矣慎之哉

### 參勝訣

柘林之寇一隅之寇也東南之財天下之財也今日之兵天下之兵也用天下之財養天下之兵以戢一隅之寇寇未及平而兵不能決勝者何哉始也募兵而不選之精也養兵而不練之熟也繼也用兵而不賞之明也謂募兵而不選之精蓋山東古邳漳廣福泉上杭處州田州柳州麻陽及杭嘉湖等兵所募之財多從漁之而不盡與不論兵之老稚強弱利其值輕即募之應名為兵是以見寇先奔倒路受刃非殺兵也殺無藉之罷民也遠近驚聞皆曰募到某處精兵又折矣則我兵之氣轉奪彼寇之威益張徒費募兵之財不精選之過也何謂養兵而不練之熟蓋兵眾聚而不申以號令嚴以約束亂無紀律所謂兵不戰將自焚狼兵則樓婦女貪貨財而肆其抄掠邪兵則酗酒逞兇彈絲唱曲而徹夜淫遊民壯義勇皆戀家無拘而不習戰技徒費養兵之財不熟練之過也何謂用兵而不賞之明蓋衝鋒者先舉兵而殺寇

者功之最也今不定以賞格混於一例而不分惟論首級以行賞每戰亂奪首級以致敗徒費用兵之財不明賞之過也今欲決勝必盡反之而後可募兵必遺廉介者主之明開募銀之數每兵一名銀若干兵必欲精不精者罪不必遠募只于矩溪龍泉晉雲松陽督同府佐縣正敦請山中義士選募之率之來其土著如海鹽之宋亭沙窪嘉興之曹墩專一販鹽償關其次也募而養之責成統領分佈要害日加團練編以隊伍五人為伍五十為隊倣吳起一人學戰教成十人之法與以堅甲利兵之器齊以坐作進退之度重以信賞必罰之權一人有功一伍賞之一伍有功一隊賞之罰亦如是則互相救援而奮發也夫既熟練拔取衝鋒一萬取一千一千取一百時加倍犒戰勝不論首級而賞亦倍之蓋衝鋒不暇斬首斬首皆藉衝鋒之殺而斬之也是故選之精練之熟賞之明財不虛費而兵得實用客兵樂于用命而我兵因之奮揚日久我兵亦可以匹客兵矣使不精選之熟練之明賞之而欲以之戰是棄之而已可乎此選也練也賞也當今第一義也

### 廣鄰援

傳曰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此大義素明而元氣素克故一家能保一家一身能保一身夫子弟父兄一家也雖有尊卑之分而其義一也手足頭目一身也雖有上下之分而其氣一也其氣克則血胤貫其義明則倫敘昭自寇亂以來人心皆亂由是元氣亂而不克大義亂而不明夫省郡邑者猶一家一身也藩侯監司守令者猶父兄子弟頭目手足也寇攻杭省未見有一郡來救者寇攻嘉郡未見有一邑來救者寇攻鹽邑未見有一鄰邑鄰所來救者人心渙而無紀正猶一身之血胤不貫一家之倫敘不昭此



皆元氣受病而大義不伸故也是以庚戌仲秋虜犯畿甸亦未聞有救之者且昔張許守睢陽祿山攻圍日久遣南霽雲求救於許叔冀賀蘭進明進明叔冀擁兵觀望而不救卒至城陷致令英雄含異代之憤不意今親見之何以為世道耶且被攻者若是其急而不攻者欣幸其安擁兵自衛聲息不聞若衰周之列國殘唐之藩鎮非我 明一統 天朝省郡邑之臣故寇至閉城城外良民死於鋒鏑亦全然不為戚宜也非大義不伸元氣不復何耶今當著為合救之令若攻一省諸郡救之若攻一郡諸邑救之若攻一邑鄰邑鄰所救之正猶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保家保身而不可緩也夫所謂救之者非盡撤居守之兵以救之也蓋每郡每邑每所抽其精者而救之則合少而成多也惟抽其精者而勵之以敢死之志款之以信賞之榮或負砲夜偷或繞擊不意則寇腹肯受敵驚潰莫支解散而不暇攻矣蓋城既被圍兵不能出以應敵必得鄰境外兵始能救之不然坐待其斃也况東南郡邑有數唇亡齒寒竹破瓦解將安救哉必在位者調元氣倡大義震赫斯怒大為之處凡有坐視而不救者與失陷同罪則庶乎衆志一而援助之廣可以望其平也不然年復一年人無堅志望風而靡將攸賴焉甚有難言之憤也噫

豫算伏

寇自海外而來深入內地搶掠金帛裝載滿船此正送死之秋也雖寇習熟詭計有正有奇有見有伏或由陸路或由水路或五或十為餌以誘我兵每每繞出我兵後以取勝大率海寇不離乎海出海之路止有數條今則不論千萬之兵塞於一路况陸路一條若線在中左右兩傍皆逼大水寇每張威一衝衆兵不戰而擠入于水由是蕩蕩徐行望海而去再無所

阻矣可得謂之用兵乎用兵必先審地形地形不審何以取勝也為今之計算寇由陸路出某路我以某兵伏其陸路算寇由水路出某路我以某兵伏其水路又算其陸路到海幾百里某水路到海幾百里或二十里或三十里分為數節每節伏兵半千予弩鏡砲齊備偃旗息鼓不使寇知到海之路又伏以大兵寇若由某陸路或某水路則前路伏兵移併于寇必由之路仍前伏定先以餌兵數十誘寇深入過我伏兵處齊起而夾擊之金鼓震地旌旗蔽天寇莫測我伏兵從天而下從地而出也過我一節伏兵以為無復兵阻必生怠心乘其怠出其不意又有一節伏兵攔阻寇亦支當力乏我方以逸待勞又有一節伏兵攔阻則一節截一節是謂節節斷之勢必使其隻艇不返也出海之處又有大兵起而兜攔之寇豈能飛越哉決勝之形宛然在目何憚而不為之乃使千萬生靈無辜無辜而殞命也且陸路由海鹽塘過亦數次時逾三年全不置一兵以攔阻水路由嘉興嘉善塘敗亦數次時亦三年再不定一計以設伏何弗思之甚也若陸路設伏必梁左獨樹寨白馬廟八圍馬家堰以遏其不能出水路設伏必王江涇楓涇雷涇朱涇張堰以遏其不能歸其出也空巢而無守或守亦不多用大兵以先據之則出不能歸歸無所住矣曷為而使其舊寇既去新冠復來源源無窮而無時寧息也若再抽選定海古窪臨山昌國三江列港靈門海門松門盤石飛雲江口等關戰船數百隻結為大鯨專泊馬跡潭立一水寨伏而守之常時巡哨陳錢大衢展旗許山可以截南北洋之寇艇則兩浙直隸俱無虞矣不然寇反據馬跡潭為巢是失先人奪人之心之策也可弗思乎或曰馬跡龍潭間砲聲即起而風浪壞艇不可泊曰古不有擾龍法乎牡棹

貫象齒或生鐵萬斤沉之潭中龍即去矣何足患之



策樞卷五

靖海策八首下

靖海策八首下

申刑律

互攻守

酌權宜

正兵實

鼓舞氣

慮機先

祛助虐

回天心

申刑律

制律之心至仁之心也非欲殺人而正以生人蓋兵凶戰危不得已而用之以勘亂是以無輕縱之律惟嚴之而使之畏欲其盡心焉以圖之而不至於敗也故有主將不固守失陷城寨之律嚴之者所以生之也今人多死於寇當嚴以律之也非可輕縱之也失今不究將誰懲乎是謂養亂夫黃若陷矣不究也遂及霏霏又不究也遂及昌國象山臨山又不究也遂及乍浦嘉善崇德又不究也攻海鹽掠平湖據石墩橋嘉禾逼湖州窺杭州兩浙亂矣亦不究也是以上海破而松江擾崑山困而蘇州焚延蔓于通泰南直隸亂矣亦不究也太倉嘉定常熟江陰為寇往來聚泊之藪東南之亂恐無休息之期况國儲全賴東南東南惟蘇松嘉湖為最今則戶口日耗財賦日損田野日荒外患不除內變將作非一明刑律以申之未

策樞卷五

一〇五

茶毒之慘也或曰夫陷城寨指失印信燬倉庫而言答者曰民惟邦本今一邑一城死者數千燒房千間寇屯數日非失陷而何况律例曰殺人數十以上燒房數多不分有無城寨與失陷同焉可輕縱之而巧為解釋也噫明刑以申律更何望哉

互攻守

海寇之來我兵俱守城中城外之民棄之而不復顧不敢出一兵以撓之寇又多疑仍恐我兵出城與敵伴以數寇為攻城之勢以綴我兵使不能出乃得深入內地橫行而無阻是皆我兵不知攻守互應之法也自古用兵非執于一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攻而無守則為無根守而無攻則為無幹且一城之中不下數萬家定守之而不外攻之圍困日久食盡兵罷寇雖不攻而我亦自潰矣安用其守乎凡寇攻城不過數次甚急并禦已過寇亦必怠乘其怠而懸兵夜出負砲偷營寇亦撓亂自救之不暇而何暇攻我若猶焉定守寇知我兵虛實併力夾攻曠日不解而援兵不至則我坐守以待斃無益也昔者已北狩也先南侵攻圍京城精兵皆出城外石亨于謙督兵于城北孫堂江淵督兵于城西每攻也先營殺傷相半也先退去若使文臣譙淵無謀武臣亨堂無勇皆守城中不亦危哉而大事去乎惟其知攻守之一道故攻不忘守而守不忘攻是以克濟時艱也海鹽癸丑夏五海寇倖至邳兵千餘惟知守城而不敢出敵城西二十里外男婦殺且千餘城中感其恩城外怨其怯是不知攻守之法也夫攻守之法固以練習為工亦以器械為用今我兵器械不精不過祖傳徒手而搏之烏能克敵夫攻必用藤牌紙甲線鎗又扒守必用佛榔機毒藥弩時而練習之又須立為數隊分為遊兵城外巡邏以為攻計則守以應攻攻以

策樞卷五

一〇六

應守守不徒守而攻不徒攻方為萬全之策不然則門禁欠嚴城垣有級巡更多睡守亦未見其得也况攻手是以攻守互應缺一不可也

酌權宜

人皆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也予則曰有兵也有將也有財也何謂有兵也衛所皆兵也郡縣皆兵也鄉都皆兵也市井皆兵也隸役皆兵也國初軍制每衛五千六百名今百八十年生齒日繁每衛軍餘及戒大半法網疎而多逃匿矣槩以軍伴而役佔矣冒以生員而優免矣且平時可也今也寇亂之時寧復可乎責令本百戶旗甲查出有賞隱匿有罰則軍餘皆出矣其正軍老弱即壯丁收補可也郡縣民壯者每名工銀七兩各義勇者倍之皆虛費耳莫若重加精選之用壯退弱可也鄉都立保甲之法市井行團練之法隸役演教習之法家家習戰人人為兵故曰有兵也何謂有將也傳曰四夷不靖拔卒為將今集指揮千百戶而面詰之曰汝能將兵幾何亦不能將何吾自有處不可妄冒之戰敗吾必刑之子孫不得襲矣苟不能將吾有以代之若應之曰不能曰爾世受國恩祿亦多矣吾當選之眾中或將萬兵者名之曰萬總即借指揮之祿與之有功另行外有將千兵者名之曰千總即借千戶之祿與之有功另行外有將百兵者名之曰百總即借百戶之祿與之有功另行外其不能將兵之官止食軍之月糧是亦有祿矣事平則如常焉不失原官亦不失原祿且命得以存而身得以逸子孫得以襲原職何便也其指揮千百戶有能領兵者聽若然則兵皆將也故曰有將也何謂有財也東南之財甲天下之財財之數也寇亂三年將告匱矣當以天下之財濟之可也革倭漁之弊各名山之香錢可取也革借關之弊各驛傳之供給

策樞卷五

一一一



可取也國初軍制之數餼食糧之數國初軍多而糧無不足今軍少而糧不見餘須責督儲之司查而取之可也各省缺官之俸折鈔之銀取之可也冗食之官奢靡之費汰之可也做周禮束矢鈞金之法凡豪右貪殘之訟罰而取之可也臨事者能不見財而侵漁之則財贍矣故曰有財也夫兵者國之威也不可棄也將者國之輔也不可墮也財者國之命也不可乏也是故財不之而足則可以資兵兵不棄而練則可以助將將不墮而勇則可以率兵兵也將也財也一也豈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也

### 正兵實

夫大辟之下即軍軍多以罪而為之者雖有國初之投克近日之投補固異于有罪者其實皆負強悍之性舍死不顧之心而始為之雖子孫相承已久而身既為軍自顧其家皆賴月餉所養而奮勇直前之氣亦不容餒焉者矣若能利之以器械閉之以練習申之以忠義而用之以出戰或庶乎其可也况自國初至今將二百年所居之地所養之餉皆受于民而為之出稅正宜衛乎民而為民死戰可也今也海寇一來官軍望風先遁完然得生又且無罪而客兵與良民妻子死已數十萬餘幽冥之中安得無怨豈不上于天怒而寇勢轉猖乎烏在其立衛以衛民也只以海寧一衛論之餘可知也寇亂三年曾不見一軍上陣且不見陣亡幾十軍倘然受民之養而無耻猶出憤言曰月餉不足也增給若客兵工食吾當效死矣噫養之若是之久素受者不以為恩且不復思之以圖報今又望其增給其欲無涯與寇何異是以一遇出軍雞犬盡擄矣問囊篋經過殘傷尤甚于寇比寇特不殺耳雖然若見寇去而搜山遇避寇之民亦殺之為寇而報功矣昔軍于民也有二害今軍于民

也有三害蓋昔被其侵凌出其稅餉今被其擄且殺又代戰而為兵是以昔之害者二而今之害者三宜乎在位者恤民而用軍可也今也不責軍以禦寇而縱軍以為寇且養之若客禮然舍軍而不用之為兵乃費千百金而招農民為之兵豈律法以軍為重而民為輕乎吾聞西北以軍為重故殺軍一千隱而止報為十東南以民為重故殺民一千隱而亦止報為十今以西北視乎軍而不以東南視乎民失其輕重之倫恐律法不若是也且民惟邦本東南西北一統而皆宜重也然西北仰給於東南民招盡而無耕農稅安從出乎夫軍民兵農之分亦久矣今也招去一民則失一農矣失一農則空田十畝矣招去百千萬民則失農衆而空田廣矣寇若再亂數年東南之田盡荒廢矣故曰稅從安出乎且農民出稅以養軍軍名為兵而不戰又招農民代軍以為兵而驅之戰民何勞而軍何逸宜乎民多死而軍反生何其厚待乎軍而薄待乎民為軍者重而為民者輕安取其軍之貴而愛之餉之養之逸之生之厚之重之而加之于軍豈以其能為國而衛民乎何不使之舍死一戰以答其平日之餉之養也寇亂以來亦久矣再不見一習戰而練之甚可笑也不教而使之戰是棄之也安責其勝乎為今之計第一募處州真玩兵第二選精壯餘丁為兵第三清冒役冒優者為兵第四募沙奎宋亭曹墩凡賣鹽兒民為兵若是而行之則既不失農而亦不失兵

### 鼓勇氣

寇據柘林將及一年四面受敵坦然通遼畧無一險可據再無一兵敢撓我之郡邑高城深池錢穀甲兵不下千萬一聞寇來而朝不謀夕面無人色不能為生舉目惶惶破陷俄頃甚可悲也亦可笑也何也蓋

由寇來則驚寇去則喜畧無經久之志不過虛僞度日而已故安得而不驚且昔秦楚霸天下而爭衡上國遂為春秋盟主者蓋秦自莊襄以來化其俗為強悍而樂于戰鬪故平居相謂無非脩戈矛為與師同仇之舉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數軍實而申傲之必曰生之不易而禍至無日勝之不保而戒懼無忘此秦楚之所以霸也今之守令際此一統全盛之世雖有小寇何能大妨當以秦楚為法不以詞訟為急而以兵戎為先凡執役及屬下人民強有力者教之以鎗刀又執弱無力者教之以弓弩鏡砲家無不習兵之人人無不習兵之日家家為兵人人為兵又督練于各鄉則鄉鄉為兵所謂比閭族黨之兵而一郡一邑無非兵也由是洞開城門示以無懼而明諭之曰彼為寇者雖曰舍死實則貪財貪財者雖曰保民實則敢死敢死惟欲以報主報主方能敢死敢死乃真心也則寇屈而我直寇負而我勝寇亦聞風而喪矣精神折衝于千里之外尚何俟于戰乎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

### 慮機先

唐宋以前中原為上蓋元氣鍾于中原也唐宋以後東南為上蓋元氣趨于東南也以故中原日益衰而東南日益盛昔唐祿山自漁陽入關陝不能取江淮故肅宗得以即位靈武而復兩京宋女直自沙漠陷汴梁不能有江淮故高宗得以遷謁錢塘而傳六帝若元都燕京不甚藉于東南然方國珍據明越張士誠據姑蘇東南運道不通燕京米價騰踊由是我聖祖奮起除和而庚申君遁于沙漠元社遂屋矣我成祖並建兩京控西北中原之上游仰東南財賦之供億則今之東南非唐宋之比尤至焉焉者也近海



寇亂東南已逾四年殺傷不知幾萬矣焚屋廬掠金帛樓婦女又不知幾萬矣民已窮矣而亂未息自古海寇未有若是之深入肆毒者也且孫恩起于會稽劉裕因之而稱宋黃巢起于潁毫錢鏐因之而稱吳越草莽之中得無英雄之士若裕鏐者乎既不養之於學又不舉之於鄉無路進身莫由宣力見我兵之孱弱或稱報效或稱勤王或與司者負位自驕駕御無術不能推心以待之安能保其不為項梁之給殷通項羽之襲卿子冠軍也若然則東南益亂竊據僭稱將何以禦之為今之計大召英雄待以不次之賞羅而致之幕下則英雄皆為我用亦庶乎其可也雖然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世事至此不得不為之慮耳深謀經國者念之

祛助虐

此寇固自天之所遣者也今有殺一人而王法或避則天理難容必冤魂糾纏而報應無異今之海寇自壬子起凡四年矣兩浙南直隸沿海郡邑人民與兵殺已數十萬餘曾未見上天有厭亂之意蓋以貪殘豪右之未盡除也謂非天哉夫貪殘豪右雖有位無位之別其實比周為一無位者要結有位以為之援而其勢猛烈日浚削其民而欲聚之蓄金之饒而潤之屋竹苞松茂林如也制之器犀象珍奇榮如也裁之衣綺羅綾錦絢如也備之首飾珠翠寶玉煌如也是皆為寇之招也寇之初亦一民也彼貪殘豪右之浚削而至于困窮乃自反之曰吾與彼均亦民也彼有如是之屋而吾無屋以居彼有如是之器而吾無器以用彼有如是之衣而吾無衣以服彼有如是之飾而吾無飾以奉于是相聚以求大利于是求大利之所而必于海平販之本一利萬歲月已深徒黨益眾玩世承平法網懈弛于是肆為寇虐而無憚且得

逞其抑鬱不平之心于是掠鄉村破城郭焚其屋擄其器衣首飾殺其人淫其妻女何慘也然加于貪殘豪右不亦宜哉或曰吾見乃良民也貪殘豪右未見其及也雖然自祖父以來日積一分之惡至于子孫之享有其富積而不散豈不為致寇之招乎或曰見在貪殘豪右尚未及也豈計其父祖之惡曰不然劫數已至玉石俱焚欲除貪殘豪右良民因而累之也夫寇天遣之以除貪殘豪右也而貪殘豪右正相蹈而未已因寇而為寇尤有甚于寇焉凡有委任一經動支黑眼而見白銀面雖人而心即寇無不竊取而侵漁之巧妝抵飾之語創立遮掩之名下得其上一取其十下得其百上取其千不奪不厭因寇而為寇是亦衣冠之寇故曰尤甚于寇焉夫寇之過也有時此之寇也無度寇之來也可避此之寇也難逃眼見寇之殺掠焚淫之未已徧地干戈尤且滿載多藏不悟此物將安歸乎其愚甚矣空乎海寇之未除也奈何哉烏得申明律令之法而刑此貪殘豪右也不然不特因寇為寇而且助寇為虐者也何也貪殘豪右逼我良民之困窮而為寇則寇愈眾矣是貪殘豪右者所以為寇助也噫海中之寇易除而貪殘豪右之寇難除也欲除海中之寇請先除貪殘豪右之寇此先自治而後治人春秋之法也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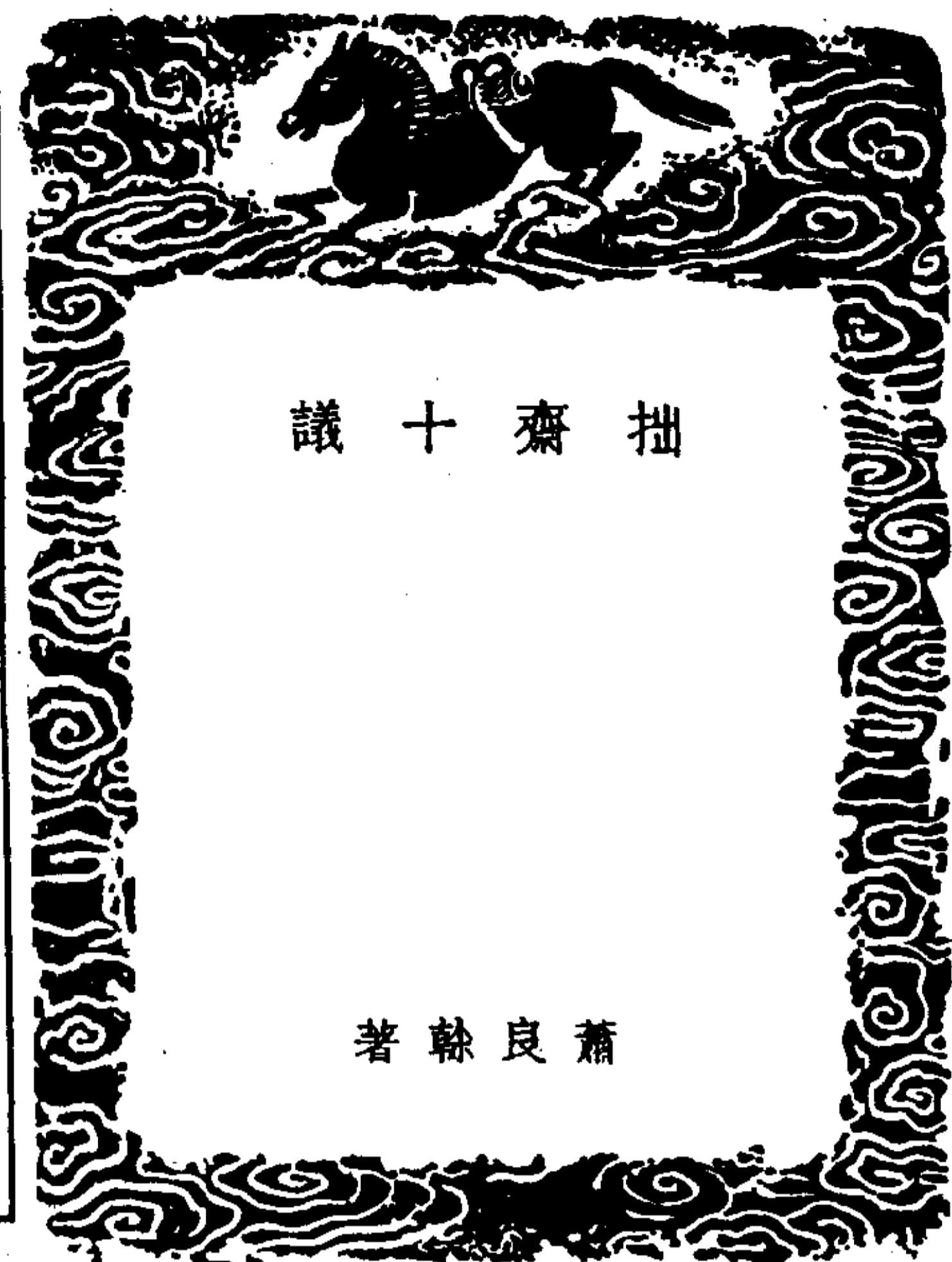
回天心

今寇若此橫者天也非人也必須感動天心則人心回而天心亦回則寇可滅今欺蔽之何以回天心而滅寇也蓋自癸丑至乙卯亦久矣兵與民死者亦眾矣且以浙西近而可知者言之海鹽之攻殺者溺者千三百餘乍浦之陷殺者溺者千三百餘平湖之掠殺者溺者千七百餘硤石之屠殺者焚者數千餘崇德之陷殺者擄者數千餘以至郭石長安林平凌湖

南濤新市塘棲北關西溪沙田焚者殺者擄者擄者又不知幾千餘欺蔽之止報民數十房數間此則民心怨而天心怒也海鹽孟家堰之戰殺者溺者一千四百餘石塘灣之戰殺者溺者百餘王江涇之戰殺者溺者五百餘石塘灣之戰殺者溺者千餘杉青閣之戰殺者溺者千餘秋暮亭之戰殺者溺者千餘北遷橋之戰殺者溺者千餘欺蔽之止報兵數十船數隻此則兵心墮而天心愈怒矣惟民心之怨也是以甘為鄉道出力起樁挽舡它時隨而為寇者不少也惟兵心之墮也是以見寇先奔全無鬪志它時投而為寇者亦不少也為今之計明白諭之曰民我民也見寇必須迴避縱寇以利誘我當以身命為重况寇多詐誘為先鋒我兵必殺之也可不思乎凡我民不幸而死者一一明報而賑恤之寧我獲罪于朝毋寧欺于我民我兵也况日費千金養之二歲不過為我民也見寇先奔可乎先奔者必殺不放陣敗亦不得生死者交眾矣莫若奮勇一心則易取勝也凡我兵不幸而死者一一明報而賑恤之寧我獲罪于朝毋寧欺于我兵夫若此則兵民與我為一心而無少怨嗔則天心之怒不將回之而喜乎今也欺蔽之而以數十報天意若曰數尚未滿再加殺之可也然天心之仁未必若此之忍皆由欺天之所召也欺天者欺君欺心者也欲寇之平得乎為今之計必先絕去欺蔽一以忠誠問恤生靈為念若張真源之哭廟起兵募萬死一生之士其兵民之死者為文祭之發罪己之言量已不能則奏請于朝別選賢能者以戡亂庶乎其可也不然正氣不伸則元氣不復而天心不回世曷得而平哉

策樞卷五完





拙齋十議

著 翰 良 蕭

拙齋十議目錄

- 稅糧議
- 漕運議
- 吏治議
- 鹽法議
- 採木議
- 功臣土田議
- 皇庄子粒議
- 國財耗盡議
- 河西鈔關議
- 優卹船戶議

拙齋十議

拙齋十議

拙齋蕭良翰著

後學趙 紹祖 同校  
縉祖

稅糧議

按天下稅糧總額貳千柒百伍十九萬三千六百四十石起應內庫及兩京各衙門米麥布絹各項八百四十四萬七千二百五十餘石漕糧四百萬石邊鎮軍儲二百八十九萬五千七百七十餘石存留各省府關支及供買雜派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六千七百六十餘石其折色入太倉僅四十八萬三千八百四十餘石計銀二十九萬二千七百餘兩又計太倉歲用該銀三百四十九萬九千餘兩其出於稅者不及十分之一蘇軾言為國有三計若周人一年耕有三十年之蓄是謂萬世之計一歲所入僅足以供一歲之用是謂一時之計用之不給取之益多平居晏然盡用衰世苟且之法則為最下無謀不終日之計今國家計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汲汲乎有宋人不終日之慮可不為寒心哉國家方制萬里疆土之盛遠過前代二祖創業之初張皇師旅立都建國創制百度計其所費視今不啻萬萬二祖今日即位明日蠲租所取於民至薄而國用恒足今天下安寧造鄙不聳而中外皇皇以匱乏為憂此其故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而議者不求耗蠹之故而且廣開利之門其為計亦左矣今天下所稱靡費者宮闈之上賞賚無節矣百司庶府供億日煩也武臣之身蔭太廣恩倖之官尉太濫疲兵恣武而蒐簡不精冗員糜祿而裁汰不嚴宗藩日茂而卒無以善其後也加設邊鎮

拙齋十議

三

拙齋十議

因事請餉而後竟不能裁也凡所以耗財之故孰不知之而議者方百計誅求而不暇及此者誠知言之無當而且西以為迂遠而難行也今天下稅糧正供之外芻束雜泛之徵紛紜百出其取於民者至悉矣而又軀有鈔商有稅市有辨鹽鐵有課有入粟之例有罰贖之賦凡所謂衰世苟且之法盡用雖使桑孔復生為至上謀無以勝此夫琴瑟不調必更而張之乃可鼓也至上英資天挺遠邁百王賢公卿贊襄於下協心協德和氣橫流不於此時更張而調之天下之事浸淫滋漫不知其所止矣夫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祖宗法度至精至密講求而紹述之以振中興之業以垂萬世之安社稷靈長端在此矣陸贄告其君曰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後世用天下而不足是可為明訓哉

漕運議

按國家定鼎燕京軍國之儲仰給漕運或者謂我朝運法民輸其粟賦而不運軍輸其力運而不賦法至善矣兩京並峙而臨淮居其中為四方走集之地所謂天下之脊也祖宗建置令文武重臣開府於此統領十二萬之衆彈壓於淮揚徐沛之間洪謨睿慮豈淺見所能窺測哉使當事臣工能慎守成規任轄鈐者有拊循訓練之方司城社者有急期趨事之績斯足食足兵億萬年無疆之業也逮於法久弊生催徵怠玩與悞疲兵綺績債將沿途侵索百孔千瘡正統以來浸淫及於正德之年監收濫竿於中責債帥糶結於權門官鑿偏於私囊糠粃雜於倉庾運法之弊



於斯為極矣世廟御宇載蕭乾綱歷年積弊振刷幾盡頻年建明之臣殫思竭慮法網亦幾於太密然所注措不出祖宗範圍之外或者謂江河所觀軍資土氣未見渙然若國初之盛者則非法之罪矣惟夫黃河之性遷徙不常自開會通至今南潰北決不啻五六至於勞民耗國深謀遠慮之士時有意外之虞或考膠萊之蹟或議廣洋之故要皆不得已而然耳嘗閱漕志尚書廖紀有言省府渙散動延歲月文移往返祇以廢閣飽憲監徵之權不可不重也民之膏脂聚於一艤千里濟涉波濤沖擊司造慎無惜小費按藉拘係更番無期瑣尾此離誠可哀痛善撫者所宜盡心湫底墊閣則凍阻帝國百弊所由生司泉湖閣座者當善蓄濼時啓閉是有益於漕務之大者故擬於條議之下俟司議者裁監焉

吏治議

能吏人畏而敬之然其久也敬衰矣循吏人愛而玩之然其久也不忍玩矣能吏足以集事上之人喜之其摧刺豪強或快人心焉然民至憐憫焉不敢安席循吏優游詳慎使人悶悶難以鼓聲譽然民嘻嘻焉畫安業夜安寢也余今在民間所親見者若此嗟夫他日從仕可以審所尚矣

鹽法議

按鹽之為制因天地自然之利以實邊足國其策不可廢也歷代無論已國朝鹽法大都以通商恤灶為本洪武初邊方召商納銀入分給鹽一引永樂間改輸粟二斗五升是征之官者薄而貽之商者厚也灶丁辦鹽課每丁給與草場一頃有餘能辦引鹽四百

斤者與工本鈔二貫五百文是使灶得實利於官而陰以養其私嚮也法蓋至精矣嗣後權豪報中引價騰貴科罰門多商利漸薄鈔法罷而工本之制虛草場失而供煎之具缺私販盛而官鹽阻餘鹽興而引目亂奏討煩而輸納壅折色徵而邊實匱其視祖宗之法弊也極矣夫因循安靜者難語摘奸喜事多岐者遠以滋亂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哉亦曰善法古者師其意不泥其迹即今邊備宜裕而商人極累不可不通其財如淮引浙引之類當為之調停也國課宜增而灶丁重困不可不恤其隱如內商豪舉之類當為之預限也自餘禁捕科條貢課差役務在遵成憲以酌時宜使公私俱盈上下無患庶幾不失立法之旨不然取其文不考其意是亦漁獵之爾矣豈盛世所宜有哉

採木議

今採大木者必於蜀然人家絕未見有高大者即士夫家亦然蓋大木產在夷方高山險阻出甚艱滯每採木一次百姓勞費凋敝至極蓋難言之矣夫木皆各土府所產人家無用此大者實彼欲售彼又有夫與力假令初時出令土夷有木者能採運某樣木一根至水次與銀若干兩彼將樂於趨事民不勞而事集矣奈何智不出此責我民以所無使土夷得自挾其所有彼方坐索我乃苦求追既得之後又顧債多人搜出費十倍於前所云不啻矣而今以後夷人知其急即欲如前行不可得吁奈何哉

功臣土田議

按太祖初定天下法制未立一時佐命勳臣皆錫之

土地各食其賦未幾頒祿一定遂罷公田其一二元勳給賜庄宅番及後裔則聖王之特恩耳自後養與無節戚畹貴家憑藉寵靈恣行陳乞朕皇祖報功之意爰至於左右近倖養犬馬之勞恃帷幄之寵賞緣請討房庄場湯溢無度此何為者也夫所謂扶風馮翊京師之股腋天子所以臨制海內者今膏腴所在非宮掖之私田則權門之庄宅民之世業半為其所吞併衣食之資既無所給而縣官追賦不休是飲其膏血而寢處其皮也閭閻之民何以堪此祖宗之時民間開闢荒地不令增稅其子惠元元之意至仁厚也草莽之民罔知深慮致使奸猾之徒窺伺瑕釁不日無至荒田則日無稅官地獻納於勢豪效奴豎之誠投溪壑之欲失業之民痛心疾首莫可控籲不亦大可哀耶昔漢世徙民以實關中國初亦徵富民以實京師誠以天下之本不可不重也而乃躡轢之至於如此夫獸窮則逐人窮則詐釐穀之下而至於驅民使詐至無算也尤有異焉者都城內外瓊宮琳宇與禁御相埒所叢聚其中者多逃名脫籍不耕不織之流星冠緇服充斥道路非所以令眾庶習也非所以防微杜漸也考歷朝詔令凡所以禁抑投獻法非不燦然密也而人輒犯之無畏者令不信於民而施行罕斷也先帝稍示裁抑立有限制庶幾一代良法語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持議者尚善守法無忽涓涓哉

皇庄子粒議

按昔漢高帝令民得田故秦苑囿也其後世猶有罷池禦賦弛三輔公田者書之史冊以為美談我朝



天順間沒曹闔田產悉入宮闈皇庄之設蓋濫觴於此憲孝兩朝因緣未改迨夫逆瑾擅權狐鼠之徒邀上以取寵利民以道荒廣置皇庄至跨州越邑貂璫校尉縱橫四出騷擾州縣真敢誰何利歸私室怨入公門正德之季海內幾於搖動世廟潛邸時灼知其弊分遣廷臣渙號清刷宸衷遂覽漢世中材之主所能望其彷彿而卒未能舉大公之政擊獻祗之利以歸於編民紛紜舉動僅易皇庄之名為官田耳夫以英睿不世出之君重脩化理而乃蹈漢人之所不為則左右之臣不能將順之過也今三宮子粒徵自縣官非中貴所與歲入不盈四萬視正德之季皆已去其七八然使當時當事諸臣力陳治體能佐下風度地以授民履畝而供稅出之內府藏之外庫亦一轉移間耳國家何利而久不為此夫幅員之內孰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燕享與有司歲有常供若官田者雖弗徵可也

國財耗蠹議

國家之財貨大半耗於中貴中貴之為國蠹也譬之輔喉之癭處腹之疽必至耗血裂腸而後已而卒莫可得而除也國家外有太倉以貯歲入每年約三百八十萬以供百官俸祿九邊糧餉之費內有承運庫以貯金花銀每年百萬以供賞賜匪頒之需又有十庫以貯各省直解到本色絲絹布花弓箭軍器衣鞋及各紙張方物籍沒贓罰貨物器皿等類而工部修理營建光祿酒食御用諸錢糧各不貲焉而其權皆內官侵掌之太倉庫初亦內官掌理後以壞事嘉靖中始革去用主事監督然而其所漁獵者亦不少矣

御馬監草料歲派約十六萬而尋常之請討不與焉是監掌印協理皆衣蟒腰玉者多至八十人皆取給於是物者也外二十四馬房各有內官專管而監以三主事巡視以一科臣一道長各房料草歲派不常合之常數倍於御馬倉每房又有地百頃數十頃軍人佃種子粒若干第時從御馬監領去病馬數頭或分發各處進來馬數頭耳曾有一當國家之用者乎而所謂草料子粒皆成烏有矣又皇城四門倉歲收糧米幾十萬以供守皇城四衛軍之食亦一主事督之而皇城並無一軍每衛止有識字及一指揮千百戶在每科道巡視則各門諸內使爭出錢願市傭以聽點焉而每當值日又有所謂網巾錢者蓋太祖出巡見守禦軍閒無事謂汝曹閒何不為內臣緝網巾後遂因此索錢成例云故每至放糧日亦並不見一軍俱諸內使爭取之甚至持挺橫戈同夥相攘奪各官及識字時扯而東或拽而西衣綻裳裂口莫敢適至任其搬運而已內庫金花銀兩解到先打點完備然後許進其進也各門內使俱有進門錢每進一門諸內使攔住必盈其欲而後放比其入庫則掌庫者支費侵漁莫可究詰矣稍有他用動輒告匱又特取諸太倉其取進也亦若金花銀每門不少讓也今主上且於每年增入銀二十萬為例矣猥云俟庫藏足如舊例彼漏卮何時而足乎西十庫則上本色本色則有使費諸關必飽其欲而後收名曰鋪墊銀往往倍於正供一切絹布絲綿皮張油漆器械之類鋪墊不足雖至精美者不收鋪墊若足雖極濫惡者不計民有倍費而國家無毫髮之用問或題准折色一二

年又被百計營求旋即照舊矣工部光祿寺諸錢糧不能悉數大都戶部等耳某嘗怪二祖時征伐四出建置郡邑修築城池大造宮殿其費浩繁何啻百倍於今日而又今年免田租明年免租之半然且粟陳貫朽積貯殷富若彼今轄天下之入又每設法巧取於民而不能供承平之用殊可駭異乃今觀此輩之耗費若此則事有固然何足怪也嗟嗟人主聞之亦可寒心哉

河西鈔關議

按鈔關之差自嘉隆以來法亦愈密任亦愈重矣今人於是差率畏避若將浼則何以故也愚謂人病是差耳差何嘗病人夫一鈔關所入曾不足以當一下邑之賦乃設法隄防日嚴日密若防盜然有志者宜羞不樂要以朝廷立法不得不爾亦前他關一二不飭者有以召之也假令有夷齊之操飲盜泉之水其必不為之累明矣又何患焉抑前禁網疎濶之時其患常在墨今法度嚴密之後其患常在苛墨與苛均足以病差而苛為甚蓋墨則上有常憲下有公議非大不肖至無耻者宜不為而苛則課入所由多才名所由起人競趨焉或嫌於人之不及而欲取盈或病於已之不自而欲自見其不至於病商而耗國者幾希恭睹世廟有旨云差去官多苛刻取盈往來多怨今後務差老成廉靜的去勅書亦云務從簡易勿致擾害大哉皇言真奉差之龜鑑也敢以為同事者告焉

優卹船戶議

看得運軍淺船先因不准起刺未免賠累兼有稽延



今蒙寬恤許令官制無容後議矣惟船戶一節尙有可言者夫領運官旗有月糧有行糧船皆官造修皆官修而又給以輕賞許帶土宜所以優恤之者備至蓋朝廷之重民力使人樂趨固如是也今制船所制之糧則猶官糧也所領船之人則非徭役也無故而迫之領船無故而責之修船既出其身妨本業以押糧又出其財雇撐夫以領駕一有疎虞則譴責必及有一損失則賠償莫逃而縣司之差派如常脚價之經取故爲今計若河道疏通不用起制則糧運生民並受其福矣若河卒難疏制船必不可廢誠宜有優恤之者今編派船戶號稱殷實其實近京所在稍有贏餘輒有所憑藉編派不及其所應役者非流寓則中下戶耳官造船隻率板薄釘稀器具咸缺初領修總爲費不貲每歲運糧守凍以後又必重修以俟新運斯豈窮民所能自辦者據香河王知縣議沿河居民編派領駕其不領船諸縣照堤淺夫事例量徵銀少許解給以爲修船之費斯亦一策也即不能然亦須申飭原議查復舊規以紓疲困夫領船之家量免雜派此原題事例耳今車頭庄頭等役往往板扯有司視船戶若分外物亦輒從拘派焉一人之身何堪兼累故援免之令宜申也民船起制自楊村至灣每百石費則四兩至六兩賤則二兩而至今議單所載乃量其遠近計其工食僅僅與之非有餘羨也况每兩又扣三錢名雖一兩實得七錢耳而行船之費先皆稱貸以充又不免加息以償此而再減爲累實多故脚價之給宜寬也夫節財省費誠爲國急務要

在節其濫者裁其冗者云爾若以聚制爲經費以酌量爲節省如水淺即制制必從寬水長則止止則可省不扣減以病民不聚制以滋費此即於經費之中寓節省之意國與民兼利者也倘蒙俯賜采擇軫念船戶免其雜差寬其脚價而又於運完之後酌行巡倉御史轉行司道易其老弱之不在者簡其孤貧之無告者廣小民有瘳而本關亦便於責成矣若夫抵船之銀修船之費又在廟堂酌量非本職所敢輕議也時與主議者稍左故未敢請姑存此以備採擇云

按拙齋十議惟河西鈔關及漕運優恤船戶是當官時所作蓋公以萬曆庚辰奉命司關事漕運雖非職而以地濱河故有司制之責得與於議然優恤船戶竟以與主議者相左未敢請而其餘則皆揣諸時勢得之見關所私議以自度其經濟之所至者也顧稅糧鹽法實關軍國之要而吏治採木曲中民夷之情至土田以報功而蕩踰於權門宮掖皇庄始籍關而浸淫於跨邑越州而且中貴豪橫國財耗盡其害皆與有明相終始使當日者公得政而行焉安在謀之家者不可獻之廷而惜乎不竟其用也又按公司關時有河西關志八卷今其書不可見而公所自作關志引見刻本集中乃昆陵錢鏞庵邑先輩鄭漢林兩先生所修縣志並云關志纂渠蕭雍著鄭又於關志下載纂渠自叙即公之關志引也不知何自傳訛至此因附識之以俟來者之刊正焉嘉慶五年正月十七日後學趙紹祖識





### 昭代經濟言序

言濟經代昭

撰壯子陳

經濟以言幾乎。言以經濟幾乎。皆未至以貌物之載。相財之胥也。夫經可言幾。濟可言幾。爾爾雅雅之葉。帛帛布布。綸綸組組。可謂曰經。如沼石梓長。破犂奴墨。禽木翰田稷。充豷。可謂曰濟。雖然決決。麗麗爾。忽忽爾。比比爾。下而且期。爾爾矣。可謂曰言。昭代湖高帝。樞圖來許。差三伯。白若昔。大猷。聲藉煜如也。自天載坤輪。椒聊瓊派。赤楓元點。而綠衣。黑衣。緹衣。黃衣。而金關。玉關。龍荒。龍海。迄五金。五兵。五鬼。五酉。五騎。五儲。迄九吹。九拜。九劉。九屬。掌果洞屬。則傲之矣。言乎哉。茲降自今。亦煜如也。要三則盡之。准先遲之。樸蒲不脂也。彭上下之。而流衍不歷也。露迳迳之。沐澤不量也。要言亦三則盡之。朱酒蒲之。蒼蒼也。楓觀補之。淫淫也。則簪綸金懸矣。庸庸否否。則左官名藏。為旌為說矣。其他斐斐。周恤。涉涉一方。言則蘇者。倣載良粗。手如風雨矣。然措儕折閱。貴鮮。鳳器。微與手藥。或罔望而威號。或壺佩而帶草。般般。歲輪。洵也。勒茲版章。不又多乎哉。吾則句股之麟象。紀三謳。一姚樂。稽讓二休哉。經儲儲矣。亦文昭吉凶。黑文較勝負。機之全也。放重德允。而禘元武力。致而郊。禮之受也。蓋里告之。石金登之。微之綱也。體三之。威三之。箴七之。鉞九之。風之披。罽之出也。占於隅焉。占於中。睨焉。靡之節也。茲續襲七縣國。行國詢乎。券矣。鄙之符矣。思皇天。虞心之憂矣。大克艱厥也哉。大克艱厥也哉。曰又多乎哉。天啓丙寅。秋九月。南海陳子壯題。

### 昭代經濟言序

士大夫目不闕汲邱之祕。如隙中數鴻乙而已。如持敗絮。囊雲霧而已。安能破蜂之房。出蟻之穴也。予自束髮。便隨帖括。白中。一切墳典邱索。俱度般公閣上。謂今人讀書。不過冀一得當。取世資。收名實而已。自後上公車。歷齊魯。燕趙之區。慨然有龍門氏肆歷文章之志。於是取今古著作。人口膾炙者。靡不呼子墨而匯之簡冊。雖未能漁獵百家。縱橫千古。而豪舉自命。庶幾鼎樹斑豹矣。我國家崇尚儒術。功業炳奕前代。如宋。如方。如楊。如商。如李。如王。諸巨公者。封事所陳。書牘所載。石渠天祿之所藏。野史稗編之所記。未易更僕。獨明卿太史。以奇賞行世。而暨儒儒眼界稍開。去年秋。濤太史。以經濟言行世。而淺儒菴腸稍腴。今秋復以昭代經濟言。商略可否。恆輾然曰。荷珠檢錢。嬰兒所寶。不可以欺識者。何復效此。淺者為。子曰不然。中郎秘寶。要不在多。譬如塊琮半鑑。出之士花浪宅之中。千百年後。猶為世瑞。況此為數奏之典。旋蒸旋賣。奈何以為末駕而迂之也。近世羅薛王。唐徒費揣摩。苟非洛陽涕泣。閣上元經。何以稱尊經。嗜古之士。使作者勝地自起。良御之掌如舞。良弓之指決拾。安知不經經為緯。道道為穀也哉。予神靈秋濤太史。如大小巫。猝姪。其遴次定為士林珍。豔。先輩有言曰。天下治平日久。思報國家。唯有文章。太史以昭代名選。非即太史之所以經濟今日乎。書成于展讀之。向時肆力文章者。祇覺迂闊無常。遂次太史而簡諸末。天啓丙寅臘月。浙汜涓瑣陳鼎新書。



昭代經濟言目次

卷一

- 宋濂
- 章服議
- 治河議
- 劉基
- 天說下
- 葉伯巨
- 高晉書略
- 王叔英
- 資治策
- 吳沈
- 孔子封王辨

昭代經濟言目次

卷二

昭代經濟言目次

- 方孝孺
- 釋統上
- 釋統中
- 後正統論
- 深慮論
- 周忱
-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 李賢
- 禦戎疏
- 修建國學疏
- 王瓊
- 漕例疏
- 吳仲
-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 卷三
- 商輅
- 邊務疏
- 岳正
- 正統己巳歷議
- 章綸
- 養聖躬
- 勤論政
- 惇孝義
- 唐龍
- 均田役疏
- 價運糧儲疏
- 陸深
- 處置鹽法事宜疏
- 馬文昇
-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昭代經濟言目次

三

工



何喬新

與彭學士書

黃潤玉

郊社議

卷四

于謙

議團操

議和虜

備邊覆題

邱濬

獻言圖報略

蜡祭議

郊祀議

銓選議

楊守陳

廟制疏

何塘

民財空虛疏

鄭善夫

請改歷元事宜疏

彭韶

進鹽場圖詩疏

倪岳

祿廟疏

劉大夏

議行武舉疏

卷五

王世貞

備虜疏

邊防

和戎

宗藩

古今論法通紀序

季札

岳飛

文天祥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

正士風議

讀元史

李東陽

議邊軍入衛疏

張元楨

勸行王道疏

章懋

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

賀欽

陳言治道疏

韓文

會計足國裕民疏

孫仁

停止鎮守內官疏

卷六

羅倫

扶植綱常疏

宋文丞相祠堂記

楊一清

馬政疏

王鑒

制科議

邊議八事疏



講學親政疏

儲糧

馬政利病疏

蔡清

時政議

席書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

徐禎卿

崇化論

卷七

王守仁

申明賞罰疏

陳言邊務疏

邊方缺官薦賢才贊理疏

林俊

慶幸討戮叛賊疏

張平敬

孔子祀典疏

廟議

病痊陳奏

卷八

金肅

節論

說吏

務真

李承助

條陳弊政疏

論知人安民疏

胡世寧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昭代經濟言 目次

守令定例疏

李夢陽

應詔上書

桂萼

論復卦月令二義疏

卷九

楊繼盛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諫馬市疏

王廷相

修舉團營事宜疏

攷察御史疏

皇甫汸

原墨論

金景輝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陳建

建都論

卷十

徐階

椒山銘

張居正

省議論

振紀綱

重詔令

嚴名實

固邦本

飭武備

論邊事

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

昭代經濟言 目次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高儀

議便殿親政疏

再請東宮出閣疏

議停買玉石疏

慎臨幸疏

三請册立東宮疏

議典禮

張含

虎銜魚說

卷十一

沈鍊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孫懋

尊祖訓以端政本疏

廖道南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鄭曉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皇明四夷攷序

皇明北虜攷序

高拱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

伍袁萃

上首輔書

郭子章

都論

馮奕垣

治河議

卷十二

昭代經濟言 目次

三

馬馴

破虜疏

減賦疏

上兵部止兵

安置流民劄

馮琦

爲行取原議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聖明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爲災害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爲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才疏

東省防倭議

霍文玉

破虜復套策

萬日乾

撫卹屯田官軍疏

卷十三

海瑞

直言天下第一事

張棟

陳邊事

王家屏

爲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恩亟賜罷歸以全臣節疏

爲愚懇冒威福延朝省乞恩亟賜罷斥以全善類以安人心疏

爲欽奉聖諭恭陳謝悃并乞於憐愚懇開霽天威俯容退休以全恩造疏

楊廉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律呂元聲書議

汪道昆

北虜紀略

卷十四

謝朝佐

昭代經濟言 目次

一四

一三

一五



册立東宮

星變修省

御史巡行切務

勞堪

城塞說

民堡說

虜情說

許國

實邊論

李廷機

九邊屯政考

王錫爵

復河套議

董其昌

防河議

何宗查

防海固藩議

祝萃

河工告成疏

請上親禮儒臣疏

### 昭代經濟言卷一

宋 濂字景濂，浦江人，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諱文憲。

南海 陳子壯 集生撰

#### 章服議全

欽儲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采、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為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成法，天而成章，豈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袞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為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四五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天子之章，常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采，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為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欽儲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彌文。



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迫於六代極矣。至有議畫風於衾，以示差降，飾圓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况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衾衣為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藻為旒，前後遠延，冕上覆也。元表細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為七星，旁施犀角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為降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為二十四焉。使欲儒舉以為言，則羣起撻其吭矣。不觀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豈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言是也。宜以禮官為正。

治河議全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蓋以為之匯。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何也？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蘭之水，南倉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言黃河也。河之東行，又歧為九派。曰也孫幹倫，譯言九渡也。水向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發渾濁，而其流益大。朵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耳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言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閭即閭隄二地，至哈喇別里赤，與納鄰哈喇河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亦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本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立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瀾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已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水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徒碣石，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鉅野，通於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復入於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濶澤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關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

劉基字伯溫，別號龍山子，處州青田人，封誠意伯，謚文成。

天說下全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吸，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為暴風，鬱而為虹霓，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結，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及霜，驟雨疾風，折水漂山，三光燄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靄氣，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瘧癘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厥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為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於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於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鈎吻為參，而操懿之徒，又加鳩焉。由是病入於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莒里人，通經術，歷入大學中，分教河北子弟。

萬言書略

臣觀當今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多，曰：用刑太繁，曰：求治太速。何以明之？曰：君象也。月者臣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關於經傳，并前世已用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日者，臣敢抗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成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倘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以制，假以兵，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邊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險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也。



此臣之所為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顧及諸王未就國之先。節其郡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微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爾。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承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賊罪多為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摛撫。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舉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不少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息。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實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相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法律。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拮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繁者乎。漢之世。管徒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輿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

以懲嗟愁苦之聲。充斥國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今賊人偽四太王。突窺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遁。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象之深山大壑。人迹不能追蹤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已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開。田野開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樂從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於茲假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俗成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拯治萬事。至於聽訟。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贖多者為稱職。以事迹少者為闕章。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贖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後官之。任官然後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乘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出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之入官。委之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之奇才。罕有如顏回。耿介。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難



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今開國以來。選舉秀士。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臣愚以為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效禮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為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為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恥。而風移俗易矣。於是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風雨及時。諸福嘉祥。莫不至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

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起為仙居訓導。歷官至翰林修撰。

資治策疏

臣竊觀天下。凡有害於財者。恆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二者。生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污雜之衆。而失力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務本者常負。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遺。然亦庶使民有恆產者。自唐以後。恆產之制不行。強富兼井。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恆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賦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於官者。其賦輕。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造冊徇私。以肥為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於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賂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山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本哉。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為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為商則為工。是以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衆。務本者寡。實由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為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為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况二氏之教。本以清靜無為為宗。而後世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託於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為之者衆。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况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爲生。無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擬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此僧道有污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為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為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

於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為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於商賈。况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為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牟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恆有餘。而務本者恆不足。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未衆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積之未豐。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義。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可知矣。今天下賦斂之難平。積儲之難豐。亦由於斯。此二者。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猶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寔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因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為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近利者衆。故其入洿池。多以數罟。由是材木不給。魚鼈不充。此所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遺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制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收穫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節。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賦。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擬於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於婚姻之事。往往假借於人。務為浮靡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資。設作齋醮者有之。若病疾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苟乏祭物。欲竭己貨。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質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獨舉也。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為害則除之。明其為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吳 沈太祖克婺州。擢為訓導。

孔子封王辯金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諡夫子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



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者。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乎。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時。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於今而疑之。夫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後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與師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諡。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諡。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禮。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詆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己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聖人而已。曰。今將何以尊聖人。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 昭代經濟言卷二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官至侍講學士。

釋統上全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竊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皆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苟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昔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與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莽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爲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及外夷。扶天理而誅奸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統也。僥倖而得天下。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











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攜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倒造房屋。或開張舖店。冒作義男女。代與領牌上工。在南  
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壁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  
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  
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游者。蘇松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涯岸。載舟者。莫知  
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辦課為名。冒給鄰境文引。及河泊山帖。  
往來于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  
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  
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為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  
貧民。為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為之。使喚。作富戶于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  
為民種田于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  
舖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排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  
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  
佔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匯。吳淞。江。等所。棋列于蘇松之境。皆為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  
因有所恃。愈肆豪強。遂使避役奸民。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為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  
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為有司者。常欲狹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  
答。為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  
耗矣。其所謂鄰境藏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  
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役無差之處。舍瘠  
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候往條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句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  
鄉村之讒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  
者。天下之寺觀。莫甚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為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  
而稱掛衲。名山巨剎。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為之。執役。眉目清秀者。稱為行童。年紀  
強壯者。稱為善友。假借緇黃。偽持錫鉢。或合併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  
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常有二  
五輩。由是僧道之徒。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略。而天下郡縣。未必此弊俱  
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偽。變亂版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  
而詭報。惰游已久。安有復歸田里。從事耕稼。况其缺乏稅額累累。如配兒在之戶。其中頗有□□者。見其  
得計。亦思舍賦。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為。惟恐賦無用之人。方官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  
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之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  
之人。僥倖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

昭代經濟言 卷二

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  
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既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  
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  
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忱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逃不禁。耕稼不勤。  
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  
鈍於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  
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忱事出  
激濁。不覺瀾瀾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李賢字元德。鄆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少保。贈太師。諡文達。

禦戎疏全

□□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  
拒馬。不能避箭。換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  
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為先驅焉。臣謂  
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火鎗。前  
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避其身。以壯  
其膽。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  
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  
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  
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况  
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  
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於此。所謂有備無患。  
乃克有濟者也。

修建國學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士所以賢。所以材。皆此焉出。賢材所以盛。所以衰。  
皆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  
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迺建太  
學於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又慮表  
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德尊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  
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  
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



隨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盡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永樂初年。忽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頽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所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為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居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可望其尊主庇民。建功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陛下春秋鼎盛。積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惟心措非當措。則天下之人。聞之解體。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為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况佛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皇上。與廢舉墜。重選師儒。厚加眷注。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

王璣字德華。山西晉州人。舉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漕例疏金

伏惟我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為十二總。歲運糧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裏河。山儀真。揚州。淮安。邵。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便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重於運漕漕運官軍矣。總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於宏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却運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槩退還開贖。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漕運把總。內折銀兩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為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于空閒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同原運糧。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漕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疲弊者。折運一十四萬石。每石連加耗。并兩尖。共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內。有運船少者。于各衛所折銀減下船內。裝補。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結之制。最為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該南方糧

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收之。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興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却在儀真。官軍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過船。裝運儀真。壩上。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分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為言。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壩。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壩。與儀真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為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添江北脚米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過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為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甦息矣。

吳仲

預慮邊儲以圖治安疏金

臣竊惟北口犯順。在古為然。三邊解體。於今則甚。近宜府地方。達賊入寇。白陽等處。墩臺不舉火。游兵不應援。恣意殺掠。如入無人之境。臣切思之。犯順常也。解體變也。常可也。變不可也。臣請為陛下陳之。軍士所以解體者。其初蓋緣流賊竊發。諸郡邊軍。內調征勦。因窺見中原之人民。安居而懷脫。中原之軍士。安閒而怯懦。陰有輕玩之志。既留操備。又窺見京軍無鋒鏑之患。天顏濫近狎之恩。堂陛無閒。遂成驕矜之習。後回本鎮。債帥不能體恤。儲將不能振率。包攬上納。行糧折乾。多方剝削。靡所不至。至於糧草久缺。略不經心。凍餓而死。全無顧惜。一有聲息。乃使之裂膚割腹。以禦強敵。如驅羣羊於猛虎。納生人於溝壑。所以大失人心。且如山海關全軍敗沒。鎮遠奏報。殺傷纒二十人。人命死於無辜。其家不蒙厚卹。既無激勸。曷勵將來。馴至今年殺都堂。明年殺總兵。當時廟廊。處置未善。姑息太過。所以今日威命蕩然。而無所忌憚矣。為今之計。奈何。結之以恩而已。蓋必特頒明詔。痛自引過。以誠感人心。以言謝天下。如唐德宗山東之詔。使人揮涕激發。以奮其志。優其賞賚。時其衣糧。如宋太祖褒贈之賜。使人感恩懷德。以革其心。然後徐復以威攝之。苟犯吾法。有殺無赦。賞罰嚴明。人心悅服。乃可以守死即戎。久安長治。不然。縱無犬羊之患。必有藩鎮之禍。斷斷然可逆知而預料矣。但當國家多事之秋。司農告乏之際。出納無常。措辦無計。不過曰開中。曰納粟而已。然開中之弊。債輕則勢要占窩。債重則商賈失利。納粟之弊。非惟名器太濫。所謂醫眼前之疥。剜心頭之肉。此皆利害相當。殊非計之得者。臣待罪通倉。查得先該工部左侍郎趙瑣題。准查修河道。以便轉運。以大利官軍。臣反復籌之。以水計陸。一年可省脚價二十餘萬兩。無開中納粟之勞。有富國強兵之實。雖然。可以行之百世而無弊。伏望聖明。查照趙瑣題。准欽依內事。即日舉行。毋容阻撓。所省脚價。盡發各邊用。二三年間。將見三邊足食。萬士歸心。然後以令則行。何強梁之不消。以戰則勝。何口口之足慮。又加以將帥得人。朝廷之上。永無北顧之憂矣。臣聞古之賢君。減後宮之需。發內帑之積。以供邊費。無所顧恤。况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亦何憚而不為乎。



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為久遠之計。其為益豈不大哉。惟陛下不惑羣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擇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閒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為己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己。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田地可耕。即日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使口外軍夫。借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不即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前件如蒙准言。乞敕戶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御史等官。將在京官員。應有莊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附近軍民為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仍乞敕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耕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皆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完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莊田。則或於腹裏遠近地方。量宜撥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莊田。侵損守邊軍士。有誤國家大計。實為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關口。官軍怯弱。關內人民。未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去輪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來。不過為逃生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即施行者。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計。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為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當寇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利保定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此占留。若果有此。尤為不可。前件如蒙准言。乞敕兵部。將保定真定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衛所。遞相撥補。却將見在各關輪班管軍。盡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糧。抑且邊關得人。而京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為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礙。伏望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正統己巳歷議全  
正字秀方別號蒙泉順天涿州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官至太常寺文獻

正及第之明年。頌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甚。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歷法。無有也。時有五官司歷。雅相知者。因以所私問之。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歷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

### 昭代經濟言卷三

商 輅字宏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正統九年狀元。官至戶部尚書。附太傅諡文毅。

#### 邊務疏全

題為邊務事。臣竊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為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為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為。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特患失於姑息。困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為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因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資緣在京居住。即日獨石。宣府等處。多係新撥各處。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既無家室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為久遠之計。難矣。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前件如蒙准言。乞敕兵部。即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并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據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師百萬人民。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



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奎。為晝夜均。古者以歷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歷也者。夫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司歷曰。如子言。誠然。正曰。若然者。子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耶。司歷掀然笑曰。能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歷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搖其本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司歷為忌也。後果有土木之變。

章 繪初名崙。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官拜吏部侍郎。附尚書監恭毅。

養聖躬全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惟皇上一身。乃天地宗廟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於遠聲色。昔唐太宗欲立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孝本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地。正心以為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皇上。思天地祖宗社稷付託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監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勸諭政全

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為君。皋。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為臣。或都。俞。吁。虜。而規戒於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若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至雍熙泰和之盛。以為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話。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敕諭。而有勞招俊乂之語。伏望皇上。以歷代帝王。及祖宗列聖。為法。每退朝之後。許師傅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惇孝義全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

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置花蓀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聖母。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為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彼留虜廷。嘗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為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為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况上皇天性謙沖。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序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後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為皇后。以正大體。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復召汪氏於正宮。則皇太子。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諸位。以俟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唐龍

均田役疏全

切照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收糧均而民不稱病。夫何。江西有等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冊時。賄行里書。有飛灑見在人戶者。名為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為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名為暗寄。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全過割者。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撤。名為懸掛。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全過割者。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陪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由是流移載道。死亡相枕。戶口耗矣。由是鼠狗竊發。劫掠公行。盜賊與矣。由是爭鬪不息。告許日滋。獄訟繁矣。大抵此弊。惟江西為甚。江西惟吉安為甚。臨江次之。故凡人遇僉當糧長。大小對泣。親戚相弔。民間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語。臣自到地方。痛心切齒。嘗立清理之法。雖未全收。益革之功。亦皆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觀律例一款。欺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欺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併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於飛走稅糧二百石以上。問發邊衛充軍。夫前項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前項里書。但顧圖財。不顧壞法。皆奸民之首也。今則罪止於杖。得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各分詣地方。嚴督州縣。掌印官。將境內飛詭田糧。量弊深



者。換田丈量。輕者換戶清理。各秉實心。任難勿憚。凡所丈量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瘠之等。均崩淤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實原田。付歸原戶。使圖總都總縣。每圖令造流水冊。各十本。每甲收一本。每縣造大流水冊各四本。解南京後湖各一本。布政司併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閃之患。庶幾弊革利興。一勞永佚。賦役自此可充。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訟。未必無少補焉。

價運糧儲疏全

臣以休息軍士。實今日急務。選運把總。尤漕運要宜。哀集衆聞。參合三事。一曰立團造。切以湖廣都司所屬武昌等一十一衛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百二十二隻。係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運底價銀一百三兩。楠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運底價銀九十兩。五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運底價銀一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爲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概省州縣。猶易解納。軍料仍派前十一衛所。各扣運軍月糧抵數。然運軍窮年勞苦。又取月糧爲造船之用。是并其食而奪之。無怪乎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團造無廠。管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星散成造。侵欺剋減之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法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委清江廠主事監造。其湖廣荆州抽分銀兩。先年亦本爲造船而設者。也可以充用。又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產楠木居多。若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一造。以一千一百二十二隻。分爲七年。每年實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奇。每隻用銀九十兩五錢。歲共用銀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七兩有奇。是又爲畫一之道也。台乞嘉靖九年爲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荆州水次。總設一廠。將前武昌等一十一衛所淺船。俱移在彼團造。就抽分銀兩。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衛所。各選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荆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永爲定規。則軍民既蒙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得以振舉矣。二曰慎舉用。天下之事。履而後知。中人之情。有慕斯勸。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間。運糧把總有缺。皆以各衛運糧指揮內。推舉老成無過。熟知運事者。推用。蓋運總領運年深。推爲把總。則若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其爲之斯易矣。古人輕車熟路之說。正如是也。况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陞掌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焉。有運總之才者。方得爲之。則人人思奮。皆有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矣。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間。劉瑾用事。各把總官。不由運總推舉。多用生疎之人。既借於事體。又忽乎軍情。敗者多矣。自此運總亦弛然懈怠。而略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怪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於衛總內。熟知運事者。推補。題奉欽依。推用。其爲軍國之計至矣。伏乞照依成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可不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各知勸矣。三曰嚴事例。竊惟輕齋乃正糧脚價之需。行糧尤運軍食用之物。舊例必須隨糧而免。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非虞。濟軍士之急也。奈何近年。輕齋之法廢。而守候之弊生。非惟有違交納。抑且別至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尤大有可

慮者矣。其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司府。俱隨正糧。免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數年來。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故軍與卒。弗獲升斗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交納虧折。掛籌借債。實由於斯。乞令戶部申明事例。將各輕齋銀兩。同正糧派徵。并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後年分行糧。俱分撥附近倉儲。候各運船到日。正糧輕齋。一時兌足。行糧亦即給領。俱限同軍士交割。在船輕齋。公同看守。行糧隨便食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仍似往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以時。盜賊不足虞。而軍士得沾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陸深

處置鹽法事宜疏全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問之皆云。勢要奪其利故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方緩急之儲。於國計甚便。然使朝廷整實惠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來。則鹽亦甚矣。祖宗時。設立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僉窺以辦稅。置倉以收鹽。建官以蒞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益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夫以窮邊絕塞。輪轉極難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結引派場。涉歷萬里。動踰歲年。又况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聖。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恩典。動以百萬。往參其間。馮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爲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爲乎。小人營利之心。事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之微俸。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實懼焉。仰惟皇上。軫念立法之本意。新惜恩澤。不妄施與。然後其他條畫。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權鹽之地。兩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爲多。然其大壞鹽法之端。有二焉。其一竈丁善于兼井。其一則今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曬土爲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而運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曬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場。今之場蕩。悉爲總催者所并。而鹽課又爲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觀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戲。驟不可剪。而比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之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然終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與而害作。故得備而論之。伏候進止。



馬文昇字貞圖河南鉅州人景泰二年進士附太師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竄伺。而天下危矣。昔殷高。奮武於荆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詩書稱之。以為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言有天下者。武備有不可一日而不修也。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至藩鎮之亂。趙宋之季。公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考。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口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運口口。其于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見。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警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清理。亦多上下因循。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城池。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即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其工多者。一二年不完。每名僱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以上。行糧糶買。不得實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外衛前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冬春各支全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為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擲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軍士多有預賣。况六箇月。止關草二個月。每月止折銀二錢。欲馬之不死。實亦為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之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守衛軍人。蓋甲多不如式。弓矢多係自置。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宜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挪移搪塞。有名無實。况去歲內府戊子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甲兵堅利。將不得人。猶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大抵多係胥釐子弟。罔肯習學。稍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

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馬。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牌。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為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得壤之不伴。矧鞍轡衝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况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近日北口大衆。遞送口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似有啓露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口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而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為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為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為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為修飭。誠恐愈加廢弛。伏望處常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凋斃。器欲其精。將欲其良。操練欲其熟。凡厥武備。罔不加修。然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為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獻。

與彭學士書

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為愧。而來書獎予太過。益增慚。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下凌上。賤犯貴。相帥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遠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言。以為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為政者。脂韋煇。輒得美譽。再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已不能無。然誘與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如此者。今天下且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救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特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自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為宜稍變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略素著者。為都指揮使。少寬擅與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救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之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而知也。愚竊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其振名教於風俗頹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羣居交屬。不可信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



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執得執失。人材之執賢執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符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以預慮。而熟圖之。耶。閣下今日。試觀治歎否歎。在廷者。孰爲李綱張浚歎。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歎。緩急可倚者。誰歎。臨難不易節者。誰歎。苟比較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留意焉。

黃潤玉

郊社議全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教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教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又按秦晉云。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召勝云。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爲明白。及考祭法。燔黍稷。瘞土。而并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祇。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即祭法。主爲羣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位言。南北郊也。禮云。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并祭地也。

昭代經濟言卷四

子 讀字 讀音 讀人 景泰時 官五兵部尚書 贈太傅 諡忠肅

議團操疏全

夫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恃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寇虜之患自平矣。臣以庸劣。叨膺重寄。駁兵戎方。致慮聖慮。今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馬一營。每隊五十人。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把總。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二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領管隊把總官。認是何姓名。衛所。卻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名姓。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士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期。管事之人。易以便令。如手足之捍頭



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磨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裝裝遲慢以此我軍放能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擊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仗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箭火箭一齊齊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先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練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飾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外仍令馬步軍官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使之耳目慣熟步履輕捷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如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陣車鹿角器具賊縱勢乘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况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敢不潔已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國恩哉

議和虜疏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遼烏虜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爲讎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賚金帛往使虜廷賄賂繼入於穹廡虜騎已至於關口朝廷灼見虜情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救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所不可和也又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尙歲輸銀絹及季世徵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恥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於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來侵則相機勦殺賊遠遁不貪利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效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黜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也

備邊覆題

近該陳典庸奏稱所見達賊經過去處草房焚燒人跡蕭疎十室九空逃亡未復追惟往事實是寒心即今五月將終天氣亢旱種子少布何敢望收恐致失所朝廷難盡賑濟又且各軍士微弱不堪持重衣甲器仗尙有未全倘使達賊乘虛深入雖不輕犯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爲今之計貴在宜揚威武慎守封疆以固國本合無於宣府大同廣儲糧草以謹防秋仍敕總兵官各率大軍於極邊去處屯駐邊防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於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糧儲不繼聲息緊急難以支持欽命總兵石亨等往大同整飭邊備命遊擊楊能總兵范廣等往宣府巡視懷來一帶因糧草不足將廣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及遊擊石彪又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衛留一千馬邑留六百陰山留五百今盛夏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調前去宜大屯駐非惟二處糧儲愈爲耗盡抑且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城官軍亦足守備而京城守禦爲重軍馬未可輕動合無移文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固守遇有賊寇相機守戰計度邊疆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既不許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荆倒馬白羊偏頭雁門等關口守備官員及鎮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都督劉安都御史曹泰等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爲邊境之應援內爲京師之屏蔽并令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略奏請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教閱振作諭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不許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

邱 濟字仲澤山陰人景泰甲戌庚吉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莊

獻言圖報疏略

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機應之無窮揣摩窺伺伺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逢吾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說吾機變之可乘上權略露其微機衆即據以爲伴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利其入植黨與排異已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寬田宅無非欲獲賄賂以肥家結親伴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此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禮義以絕姦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宏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樸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樸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致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達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長矣



蜡祭議全

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收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之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與籍田之禮。以報先農於春。而帥先農民。以與其務本之心。則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農於冬。而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勩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以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郊祀議全

臣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為瀆乎。况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為瀆亂。龐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地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於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為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我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於南郊。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禮之祭。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羣臣皆各為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備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又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如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為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禮。况五六歲。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

銓選議全

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恆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沈廢。挺特者脫穎而出。遂至選過。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似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恆少。而愚不肖者恆多。天下之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為衆也。是故人君為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豈不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尺度

之度物。輕重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常不得。於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其如人之不常也。何。此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也。夫萃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政之循歷。而一一記憶之。以檢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况夫偽佞詐。請託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任。而法亦不可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不廢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資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非常之調。調雖若非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人以漸而用。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為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焉。何則。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雖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尙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廟祭疏議

楊守陳字維新。嘉善二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贈禮部尙書。諡文節。

往者欽蒙教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祔遷之制。命文武大臣。及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為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祔德祖。懿祖。僖祖。三廟。乃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為七廟。別為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禘。以後則自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祔。皆祔於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於建別殿以藏祔主。而行禘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為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祔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為詔書九廟。猶或可同。若德祖不祔。以為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祔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夫唐虞之文祖尙矣。夏之世。顓頊即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諡其高祖曰宣簡公。會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諡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諡其高祖曰宣祖。為宣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常祔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祔。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祔宣簡於夾室。元宗仍復宣簡。而益為獻祖。并益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祔獻。懿德宗又祔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禘祫之時。



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祖之祀於與聖廟。不預給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就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給祭。所處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就翼祖。徽宗又就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晉之倫。屢發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樞、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就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能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給祭居東向之位。終宋氏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於人心。而無可議者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為德、懿、仁、四祖。但以為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意耳。故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為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為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為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高皇帝號太祖。復號德祖為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向。而合祭。至祧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相向。而卑。已如給之儀矣。今祧祭。則以德祖為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必有博聞達識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就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也。若就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位。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別殿遷太祖。而給祭。則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與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室。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言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定石嘗議尊僖祖為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今尙敢有異議乎。臣以為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為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可同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為若就僖祖。不可以耐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則亦就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為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尙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就主將安奠乎。今既立別殿。以奉主。則所謂下耐子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為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以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為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以情戾。安可以為典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就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給。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給。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會議改歲暮時享為給。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

七廟。三歲而一給。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

何塘

民財空虛疏

臣竊聞平天下之道在理財。財用之盈虛。係民生之休戚。而國家之安危治亂從之。古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去年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山東、山西等處凶荒。王府祿米。軍士月糧。多有欠缺。無從處補。軍民人等。餓死數多。無從賑濟。則是在官在民之財。皆空虛不足矣。夫民財不足。則樂歲不免於凍餒。而凶年必至於死亡。凍餒死亡之憂。迫於中。而剝削差科之患。苦於外。勢窮理極。盜賊必起。此蓋宗社之憂。非小小利害也。臣猥以迂疎。備員戶部。叨有理財之責。竊計在官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有四。宗室日繁。武職日濫。冗食太多。冗費太廣。是也。而徵納逋欠之弊。則又在官之外焉。在民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亦有四。官吏剝削。差科繁重。風俗奢僭。生齒繁多。是也。除在官之財不足四弊。先以其題外。其在民之財不足四弊。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亂路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為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即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製為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為官吏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為難犯死罪。准其收贓。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官吏不體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登穀之下。賄賂公行。那縣之聞。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繼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忿。於正德六年奏言。先欲收論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己贓滿貫以上。俱籍沒資產。輕則為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則才知有限。不可勉強。若一概加罪。誠為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况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相對。且未常傷其性命。似未為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嘗道。遇不才豎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嘗時賢者。其言亦近於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逮范公遠矣。况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誤事者不同。是安可過為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恥。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并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時使薄斂。以勸百姓。為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為治不能不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不能不取民。但斂之以薄。而不匿其財。斯可矣。仰惟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館夫、水夫、馬夫、祗候、弓兵、阜隸、門禁、廚斗之數。無所不役。固已多矣。近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如砍柴、撻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夫、鋪夫、關夫、淺夫之類。因事



編食蓋有不可勝數者。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來。額徵之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廚料。太常寺牲口料。南京則又供用器皿物料。隨時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臣切以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利。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略徵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人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日百畝。作人丁一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俟年次第舉行。不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夫。通融協濟。大法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國初舊例。係遠方州縣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解送。係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解到稅課錢鈔收買。不必坐派。其不急物料。量為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而國家之治。可保無窮矣。易稱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稱履以辨上下。定民志。蓋用度奢侈。則民財必傷。上下不辨。則民志不定。此必然之理。為治者所當念也。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器皿之類。定有制度。上不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遠者治罪。甚至處死籍沒。立法甚嚴。彼時百姓。初脫亂離之苦。凡百用度。取給而止。奢侈甚少。今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起自貴近之臣。延及富家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上下之分。蕩然不知。風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婚姻喪葬。燕會賄贈之禮。竭力營辦。甚至稱貸為之。官府習於見聞。通無禁約。殊不知風俗奢侈。不止耗民之財。且可亂民之志。蓋風俗既以奢僭相誇。則官吏俸祿之所入。小民農桑之所獲。各亦不多。豈能足用。故官吏則務為貪饕。小民則務為欺奪。由是推之。則奢侈一事。實生衆弊。蓋耗民財之根本也。宜令禮部。查照祖宗舊制。再行申明。定為制度。通行禁止。違者各治以罪。違法之物。追沒入官。其該管官員。不管理者。即以不職罷黜。臣又聞京師四方之極。君身萬化之源。故化行自上。法行自近。伏望皇上。敦行節儉。為天下先。嚴戒內外官員。節用惜福。不許過為奢僭。以壞風俗。違者一體罰治。如此則民財不耗。民志不惑。而國家以禮教民之治。庶可成矣。昔孔子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今惟有盡闢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無地可耕。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墾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開墾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成效。臣愚以為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濟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救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救書。令其查撥本處。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具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賸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賞勞。三年之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遺欠糧額。官量墾轉。仍留勸農。

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辟。三年之間。地辟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辟。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鄭善夫

請改歷元事宜疏全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矣。經該奉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歷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元。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於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零九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四年。元許衡。王炯。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餘年。至元授時歷。以為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有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臍臍。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須要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所報。食八分六七秒。而闕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歷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躡離臍臍。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歷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法。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祕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歷元可更也。

彭 詔字風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贈太子少保。諡惠安。

進鹽場圖詩疏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為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數陳農事為先。故有書幽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於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窳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概。海鹽煎熬。全資窳戶。雖有等分。業產蕩然。糧食不充。安



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颯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汗如雨墜。寒砭骨。亦必為之。此淋瀝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若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疾病死傷。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困極無復恨矣。

倪 岳字舜奇。上元人。天順四年進士。歷仕至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諡文毅。

禮制疏全

臣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而文王、武王、為宗。不在數中。故為九廟。蓋以後稷為始祖。文武為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祫。前乎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儋祖為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儋祖祫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儋祖為祖。為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不圖。追諡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為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為始祖。以下固有可祫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祫。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祫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舉祫。宜仍於太廟殿之後。略做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况古有祫祭。謂合祫廟與未祫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祫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明所謂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鬴。以享先妣。謂姜姬也。姜姬帝母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皇太后祫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為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敕奉遷官。於畢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俟憲宗純皇帝。祫享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成合乎典禮。

議行武舉疏全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稍晦之士。收拾野地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之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闕闕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也。甄別軍功。

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銜推轂。非出於貴胤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絀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疎賤。賈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由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于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隱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蠲。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益損。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精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編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必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為合式。二較其步射。必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愧之不可敵。何悔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息。借才於異代也哉。



矣。燕趙秦晉魯周楚之郊。其為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歸山養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為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為堅者。指淮泗則天下之咽喉塞。指汴洛則天下之牙鈴集。我欲抽北兵。而口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既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彼二雄者。目中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彝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嘆曰。事可知矣。歸散資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邊防全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為燕蔽也。方文皇帝時。宿重兵於二鎮。以威懾羯虜。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探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也。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倚其後也。是猶門戶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蠶帳野。雄騎錯。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而耕牧矣。虜進勿能拒也。退勿能躡也。叩關內勿能要也。門戶摧折。手足痿疲。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大司農之金錢。日夜罄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屯則耕作廢。虜微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參游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為蒙。不合則為擊。且名譽為帥。所統人不過三千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而止矣。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會諸將。其智不足以強眾而威敵。而足以徵俸而自選。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罄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罄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為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參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為之參問。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吐番。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番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魯縞也。小子章臬以蜀。而不虞番。大子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和戎全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其較也。今薦紳之所不察。以為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囁嚅不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謂辨。遠弗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以十數焉。堅者

昭代經濟言卷五

王世貞字元美別號弇州山人。琅琊人。天順時。仕至貴州兵備副使。

備虜

今天下北創口。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岳有晉。羌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鮮卑。氏。羌。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使矣。是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也。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括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為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為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會長志在擄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開而已。其部眾。甘膾腥。暖毳幕。喜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猝然。畏暑溼疾也。猶蹈之湯火然。其不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繼之也。是故條而入也。亦條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驅三輔。門閭闐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午矣。虜趣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為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口。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



據說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輓。以真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策略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直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不察而又矯之。能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構而宋不社矣。是謂以強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於和之不終。且厥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國削。用其戰者。於其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虜雖號強大。鬪騎雄烈。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非必用尺一版。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册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宜上命。微賜其酋長。以奇麗綉帛之服。百差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絲枲。以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減戍。可以乘郡而用。可以乘暇而修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為也。或曰。辛壬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於是而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無姑求之於其名。以為美而遽從之。以為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宗藩全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車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殺殺。即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于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董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而聞有與漢之變。亦輒隨而隨。其資不足以行。其勢不足以酬。志故也。雖然。親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亦百石。而他婚烟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恐實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徵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華華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為腐。俸不得從。農桑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倍寒士。從有司之薦。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姓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是重徵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秋。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即窮巖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職。得官職。至舉天子玉葉之懿親。無罪而圍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廉廉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漢。向蒼。皆不得。皆不得。元魏不得魏。周不得唐。唐不得唐。宋不得宋。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舉國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憂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無烟而衣。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著。則其勢不能復念宗。

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為之遺延。以冀代。要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倖親親。不以史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養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可支也。

古今法通紀序全

夫諡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諡焉。春秋則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諡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徽而行有應。夫諡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衰。一字貶而銹銹。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諡有徽。顯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為太昊。庖犧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為黃也。帝堯之為堯。與帝舜之為舜也。諡也。皆易世而後追諡之也。人主之有諡。自黃帝防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夏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諡也。自成湯防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太戊之為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防也。西漢之為宗也。備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不廟號。自東漢防也。癸之為桀也。辛之為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諡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桀國。自謂曰。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為武王防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為諡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曰君。自魏曹氏防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諡。士無爵。故無諡。吳越之不君諡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諡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諡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諡。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諡及大夫矣。何居。為其為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諡也。伯國也。宋公。其臣不諡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雖而廢人臣之諡。而天下同之矣。其死無諡。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婦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防也。西漢之有諡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諡也。東漢即嗣侯。有弗諡也。晉漢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諡。無爵而諡。自晉防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諡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衰。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諡。自周穆王防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諡。是以太子無諡。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諡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諡。自晉申生防也。人臣而有三諡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諡。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也。處士之有諡。自齊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防也。其有私諡也。則自春秋於襄防也。春秋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諡。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樂益之為懷也。身倖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道諡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諡。自北魏防也。方技之有諡。亦自北魏防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諡。自元防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諡。諡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庸飾飾漢漢。且其人。冠履之不卬。而焉用文。為所何名。跡何行。明與始。稍稍為畫一之制。自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公。侯。伯。文。武。臣。二。親。郡。王。而。非。終。無。弗。諡。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弗。諡。也。



創造之公侯伯而弗諱終無弗諱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以上非賢弗諱也三品以下非大賢弗諱也不亦彬彬稱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淪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為之敘庶後之司國是者有考焉

季札全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為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夷祭夷昧之為仲焉而讓即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狼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值而何有於國故熱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立而不枝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迫而札始得為札矣彼吳之極亂而亟定數亂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國與也伯夷則不然其為夫差之叔父也必為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也

岳飛全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修詔而進兵可以報讎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為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為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強敵乘於前而嚴備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朮者亦悍悍猶賊人也女直之重兵向聚於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為之左右掎角劉錡王德以嚴嚴之卒後勁吳璘以秦蜀重兵出劫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懾而虜悉其全師以率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於高宗也

文天祥全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為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怨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竄免間關萬死而後至闕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洋鄒淵遇李恆悉敗既再散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宏範以敗凡天祥之所以用將皆非恆範敵也元起朔漢以力雄海內外滅國四十殲夷女直至宋末自朱仙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泰山之勢以壓宋卵而信公欲以單辭羈身鼓舞其病婦弱息以與資育中黃之徒抗蓋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

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數起者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閭閻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饒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為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即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為必敗敗而死於盜賊之手以殲其宗而夷趙氏之祿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為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閭閻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全

然則周公之用天子禮樂也當歟程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也予則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為帝者茅茨不翦土階三尺而已都兪吁嗚於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備羣臣輯五瑞狩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為其父弟者也存而負廢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際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符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生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又非也

正士風議全

生機斂不識忌諱承嚴令使為正士風議未親旨所鄉敢據臆悃獻議焉議曰帝王經理天下之教具在於正士風其為物若至散漫無紀不可為緩急恃而懷銳喜功之徒所輕置弗先者然而治道之隆污乃卒因之則是至散漫而至要緩急所恃以為固而不可無者也今夫風發於青蘋之末悠悠然細也不淪時而被乎數千里靡不嘯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蘇也中之悴者懼闕者惕其懼懷而就懷也中之草萎而木暴落也中物而物變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先王慎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之契唐虞為盛德讓於朝雍睦被野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夏歷周其漸靡植培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雖衰季窮城峻夫游女尚知守潔白勵貞一之節焉夫豈惟士而已哉戰國力政是角諸侯王名能好士好其貌士者也簞鼓口舌輕信狹奇秦加以徂詐悖仁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浸淫逮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鮮虛語抑先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賤之也士亦自貴賤焉是矣愚猶以為未盡也人孰不為其貴而顧為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風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計委殆未可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恥人知尚已然而未全有也詭力諛威人知鄙已然而未全無也至於名顯祿人所共欲也豪傑則不然其為豪傑者矣上之人於其習俗未淪之先既未能辨鄙尚之機預一之而其所嚮信為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嗟乎誰克自振拔哉方今聖明覽斷宮府推貞間有一二未臻往昔恐不敢毛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



社律途稍開。禮門微蕪。柄在貂璫。柄在樞機。則士趨樞機。柄在方術。則士趨方術。其前之所  
以風後者。既不以爲非。而後之所以風於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指。至賢貴舉  
勵式也。或勢分相軋。則因緣爲間。蔑情大體。或賄鼎染指。則潰坊橫溢。併其平生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  
曰愚。奔走乞哀。譽之曰通。是非倒植。醜態互指。雖明識未易析。強力未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即有人臣  
守之。未敢專也。今除吏自悉尉以上。承望風旨。惟所厚善。罔徇法矣。任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專。官不必  
得人。人乃必得官。又所使便給供役。字懸醫巫。待詔者。秩至上大夫。揚揚與公卿伍。是明道挾邪。而陰爲  
之相也。抑又有懷中慘目。卻顧不忍言者。古刑不上大夫。以示貴有禮爾。今乃使獄吏抑按之。榜笞甚齊  
民。頭搶地。赤膚體。褻觀聽。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已其究。乃至於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  
敢在倡。積威漸約。此於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之侯。使爲士。而後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爲市  
氓。嗚呼。可惜哉。愚嚮欲探本計委。在黻座細旂之士。與一二元老大臣。端標定趨。使士知軌。則羔羊素絲  
輒執鄙音。示之以節。伯拜稽首。讓於龔龍。示之以睦。典銓惟篤。其令不撓。示之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  
作。其氣使不折。隆其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爲其貴者。松柏之生。匪扶自正。榆柳之植。亦且樹裁就矩。  
風於四海。隆蹟可復。不然。而欲徒以尺一考功。恫喝之。又不然。而以三尺廷尉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  
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讀元史

強言秦宮言隋。大言元蓋。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亡也。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蟻。自  
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治以就勳。亦必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遂就。佐命之功。天下  
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秦之有陳項武李諸氏也。爲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蕭諸  
諸氏也。爲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爲明先驅者也。常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衆。  
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饑虎也。是故弭之以強有力者。倚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彼  
雖未視天命所嚮。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昧。多好盈  
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齷齪之氣猶存。多陰覲而輕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識慮  
長。大命既集之後。偃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惴然而悔兵革。蕩滌穢志。上下兢兢。以保治安。長爲漢  
爲唐爲明。而不復有崑崙圖攘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蓋竊窺之焉。天之啓明深也。或  
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靡。臣以諂濟。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  
在固中國而芻牧之。以省盜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誠肉酪。侏儻左衽者焉。暴而推。不習民與猶吏。耳  
通而治。其斃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蝕肉酪。侏儻左衽公子  
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既不勝盜。即無奈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  
盜。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嗜爲盜。偷安之徒。幸盜之招。以免責。豪傑  
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李東陽字實之。茶陵人。天順甲申庶吉士。贈太師。諡文正。

議邊軍入衛疏

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分戍邊。每歲春秋。番換  
如班操例。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  
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  
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  
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官民。蔑視官府。小則恣玩。大則遠治。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  
不便也。遠邊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燥。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  
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  
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  
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失。各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  
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  
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聖明洞察。博采人  
言。務求至當。實宗社萬年無疆之福也。

張元楨。天順時。以神童稱。舉庚辰進士。庶吉士。官至太常卿。學士。

勸行王道疏

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  
雷。霜。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心乎殺之也。君得此心。以生乎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之  
理。無一物無生生之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乎薰蒸。諸福畢至。皆由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即天理也。天  
理在心。日月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欲。由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爲蔽而不能法道。此  
天理漸泯。人心漸亡。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燭。而至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之失。欲遂於一己。一  
時。而思及於天下後世。可不慎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竊獻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知。  
夫所以必先於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定。多惑於近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  
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况於人君。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  
不勝慙慙。夫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  
者。則在於敬也。故曰。一聖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  
時敬以存養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炯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  
時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截斷於慮念之初。爰除於事爲之  
際。必使私欲無容。天理無息。程子謂有天德者。可語王道。其要在謹獨。此即天德也。此即慎獨之功也。  
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德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心。必不離



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好武。好內好察。以爲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行王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倦倦。夫聖敬既一。則作聖之功。至矣。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陛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即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以易者。此事。此理。是矣。易之於彼。彼物。則非。此事。此理。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則非。在我。則非。在彼。則非。在遠。則非。在常。則非。在易。則非。在難。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而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之極其博。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千城儲峙之恤。後王更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與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淨而均。事事有要。一一究之。使王道之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啓經筵以勤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論。所以涵養聖知者深。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無有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動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羣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俾。所以保護聖知者益切。臣尤不勝倦倦。

章 懋字德懋。歸化人。成化二年庚吉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附太子少保。諡文簡。

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全

臣聞鹽之爲用。乃民生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爲物雖微。其利甚博。然而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未嘗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未嘗不同利於民。自齊相管仲。鹽筴始征。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嘗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一曰。存恤鹽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亦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爲業者。謂之鹽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卹。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融。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者。若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稍可存活。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州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即將闕內丁糧高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鹽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鹽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以掣下餘鹽。行令各縣。赴司關領。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民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鹽糧。惟市民仍舊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困苦尤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即收。亦宜如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

鈔。使民受一分之賜。亦爲幸矣。三曰。申禁鹽窩。昔我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來每遇開中之時。權豪之家。誑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於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任意加重。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復行夾帶。至於經過。則又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徑自越關。隨在發賣。及其已買。不即繳引。仍將前引。影射私鹽。往復數次。多取價利。以致載鹽船戶。亦相效尤。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預防者也。五曰。禁治鹽徒。夫鹽商之夾帶影射。固私鹽也。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亦私鹽也。亦有座船江船。水夫船戶之屬。隨其攪載。官員肆行收買者。亦私鹽也。民販既難悉禁。官載不敢盤問。以此私鹽盛行。官鹽阻壅。然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爲矣。惟有一種無賴之徒。十五爲羣。出沒江上。滿載私鹽。沿江貨賣。有不肯者。則將私鹽丟入船內。口稱巡捕。稱嚇取財。浮游之際。遇有客船。遭風及孤船。無侶者。即便擁衆登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被傷。及至奪其所有。乃復飄然長逝。江面闊遠。頃刻之間。失其所在。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天色未明。皆被劫奪。此等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昔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是已不可不早爲之所。凡此數事。皆爲國之要務。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

賀 欽字克參。別號醫閣先生。遂西人。成化三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

陳言治道疏

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內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官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爲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設。載之御制。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灑掃供養。併飲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掌職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昔古帝王。同條共貫。宜爲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來守法少疎。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構。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賄招權。買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餒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擠忠直。以致士風頹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述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息。則禍不旋踵。是以或陷主廚。廷身叛賊。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



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賄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蠱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非祖宗在天之靈。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皇帝陛下。遠遵帝王之制。近守皇祖之規。蒞政之初。百度惟貞。進賢退姦。去諛遠佞。奄官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於以見皇上真大有為之主也。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其職掌。不許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倉等項。盡數取回。蓋既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為甚。殊非帝王之制。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明帝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賊官吏。自不能容。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官。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况其假公正之迹。遂姦逆之私。所訪察之姦。賊常小。而自作之姦。賊常大。所訪察之姦。雖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賊實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夏之輩。可以察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按。凡有姦宄。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姦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為其拘制。常進而不得進。常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為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賄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法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為其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剝削官軍。若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為無。以虛為實。欺誑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為陛下言者。畏官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為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之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陛下。而罰之矣。事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顧為姦宄之地。陛下猶可以為心腹。而倚任之乎。

韓 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二年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加太傅謚忠定

會計足國裕民疏

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為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蹕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為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甯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定。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常。鎮。鳳。淮。陽。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用儉。故凡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山

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為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年時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籍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徒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完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何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災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願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誤。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四百萬兩之銀。亦難繼集。復加以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數十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已極。欲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此也。乞敕重臣。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警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營。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匹收受。以何例為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獨免糧稅。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孫仁

停止鎮守內官疏

竊惟雲南。自古稱靡之地。而不通於中國之法。蓋其犬羊之性。順之則臣。逆之則叛。勢使然也。故求大治者。肇大亂之基。而不治者。乃深治之法。雲南今日。可謂大治矣。臣竊以為可憂者。彼刀耕火種。非深耕易耨之區。背負肩挑。亦無舟車載之利。自食其力。且弗堪矣。而况管轄之司。密加羅網。賦役之法。繁如中州。可耕之地。盡為軍衛之屯。不毛之居。尚供縣官之賦。且夷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通把火頭之科。取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並指下年。又弗堪矣。而况土官視為外府。取利不遺於錙銖。流官思係遠方。歸計務盈於糞。捕兵之擾。未見賊面。而各寨傳食一空。描陪之俗。概指賊蹤。而平民憤賊數倍。又不堪矣。而况總兵之莊戶。不遺於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擬於總兵。大管小管之吏索。公家僅取乎虛名。豪君豪民之冒附。重差獨歸於下戶。又弗堪矣。奈何而又重以鎮守太監之擾乎。甘言悲慈之求討。上之所予者未一分。而下之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伴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二倍。而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莊田。為世守也。太監亦有莊田。受人投獻。果何為乎。朝廷之歲入。止千金。念邊人也。而太監取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固以為舊規而不疑也。然豈聖明之所有乎。又况把持商稅。包占魚戶。私通土官之賄遺。括索官軍之答賀。剋落寶石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強奪民田。妄追子粒。廣修宮觀。擅立生祠。以民田供香火。以官糧折馬料。習以為常。而無所忌。此豈聖明之所與知乎。誠大弗堪矣。夫夷性本無常。而縛之者。文法太密。土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計日以窮。亂日以長。今日掠某村。明



日撫某舉撫之旋叛勦之愈熾前日安銓風朝文之變今日昭職蒙自之賊患已形矣若其人可以漢法繩檢多官鈐制古聖王之智豈不及此哉失今不圖寬恤恐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也茲遇陛下明見萬里高出百王將太監杜唐取回并以遠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革正以蘇一方之痛使獲更生夷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備虎去而餓虎來僅存赤骨又將無遺憐矣夷民易惑又不敢驚懼臣竊惟繫南鎮守非洪武永樂之舊制始於宣德年間之權設然亦不虞無益有害流弊之至於斯也雲南雖係邊方然有黔國公世守其土已足為朝廷心腹之託非他省比也又有巡撫以總之巡按以監之三司以領之諸軍衛有司以承之責各有歸事無不濟鎮守太監誠得已之完員也夫官多民擾在中國猶以為病而况邊夷乎况近遭安風之變被災者室廬未復接濟者償負未償值此盜起用兵之際民已不堪命矣而又可以此重困之乎縱使安靜行事不襲前弊然奔走之勞供億之費已不貲矣况未必然乎陛下法祖愛民之一念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遐方窮谷罔不皆知乞退復祖宗舊制憫念邊徼殘民將續差鎮守太監暫且停止姑候數年安集之後再行議增亦未晚矣如此則邊民深感寬恤之恩益勤尊親之念守在四夷而中國永安矣

### 昭代經濟言卷六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狀元官至翰林修撰

扶植綱常疏全

臣聞朝廷撥揚薄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望伏讀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自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之制禮子有父母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之孝也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遠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

辭此二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讓史書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輔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君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強盛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德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實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策舉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不知先朝自楊博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決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廷之闕失耶何未見其疏也枉己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亡親陛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豫為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廢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



今則為忠臣。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琪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之子。視顏為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宋文丞相祠堂記全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阜亭。三宮震動。幸相遜荒。挺身前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詎大會。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隨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昂。發死於池。姚嵩。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綱。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之一身。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不止一處。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亦不止此。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李兵變。為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水。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諡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贖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為人臣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八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贈太保。諡文敏。

馬政疏全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乏。荷蒙孝宗皇

帝。專設風憲重臣。督理其事。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一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與舉頗難。凡所窺查。處置皆遵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今草場地復。收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廩雜列。華牧稽考之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雲錦成羣之盛。其於三邊戰馬。每歲俵給。不為無補。至於招番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蓋金牌舊制。三年一次。番人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運送一百萬斤。轉輸千里。所費不貲。後因邊方多事。茶馬停止。六十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招商買運。不煩轉輸。故邊方既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茶司之所易。即苑監之所收。苑監之所收。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又恐仍蹈前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為便。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之仰給無窮。公帑之所儲有限。及命臣督理馬政。二年有餘。華牧茶馬。輕之先年。號增數倍。願三邊戎旅。倒亡相繼。支應不敷。看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相多寡。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勢囑賄通。濫收不堪。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為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宏治十四五年鹽課。修理河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秦紱。苑馬寺卿車雲。先後論奏。皆欲增廣。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為改絃易轍之舉。思之不熟。終不免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小池。增一萬五千引。大池增三萬引。每引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有多餘者。依律掣贖。追問。至於固原。靈陽。二鹽場。每引仍收引銀一錢。通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雲所奏。就池召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課鹽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風。漢。二府。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宏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報罷。宏治十二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後因寧夏借課。耽遲數年。怨聲載道。合令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宏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人。展轉影射。難再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及固原兵備提督稽察。每季理鹽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送臣等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擬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則邊計庶乎其不謬也。

王 鑿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探花。官進吏部侍郎。贈太保。諡文恪。

制科議全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亦甚精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



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發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於古。雖人才高下。係於時。然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萃趨而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澆。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徒博古之為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口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然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則策論無可俟乎習矣。近年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卒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於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不易乎。曰。科不難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與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難易也。

邊議八事疏全

詔旨令廷臣再議禦口方略。臣竊見會議之際。心之所見。口不能盡。言之所陳。疏不能備。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上稽典籍。下探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一曰。定廟算。臣竊見口口猖獗。屢見邊陲。陛下為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口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敢當鋒。時大同之勢。倒懸。幸而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口入則憂惶。稍緩則泰然。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備雖繁。然比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口口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備小。王子不足畏。而變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口口。或非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陛下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為耶。然自口口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關外之寄者。誰歟。非惟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略。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芻畝。臣不敢遠喻。即如我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

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鄂忠。東甌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友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懲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厥後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願所以馭馭之者。何如耳。馭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為勸。而反為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為懼。而反為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撤張俊。起為主將。則人皆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罪同淵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為勇。某為怯。某為可用。某為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不患無克矣。二曰。重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盛。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為急。而難其人。聞尚書秦紘。請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乞依祖宗時。用王錕。馬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大同有急。宜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為。今提督既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以為重復。臣以為。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候邊事有緒。口賊不至。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三曰。嚴法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鬪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於後。執首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獲直斬莊賈。則首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三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關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四曰。恤邊民。蓋取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陣。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推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陉。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為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相保。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陵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力。而趨戰乎。臣愚以為。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臨死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



肯効力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為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賞。臣以為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為宜擬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五曰廣召募。且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智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縱其家室。自報其讎。較之京軍。豈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為將者不知加恤。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遠戍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開火節。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節之首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為迂。臣以為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斷其黨矣。七曰分兵。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宜加一縣。而無不破矣。特其雲散鳥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八曰出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况於此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為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况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請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衝校星往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虜亦常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到。虜以為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請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能。而上下相牽。於文。有所見而不敢言。有所言而不敢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

講學親政疏

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

人精禋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有所得。而今也。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昧之之人多。未見其有得也。陛下容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宏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謝恩見辭。備極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能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而聽政。視朝而聽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又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賜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天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蓋蓋護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塞義。夏原吉。等。皆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不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孝宗晚年。深有所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並到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做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則唐虞之明目達聰。不過是矣。

儲 儲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諡文懿。

馬政利病疏

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稽之案牘。利病可知。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為因南方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照日漸加增。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宜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宜府大同。延綏。寧夏。陝西。自宏治元年至今。節次其討過七十餘萬。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一十餘萬。可謂費出無經。靡費不貲。及照本寺寄養馬匹。不敷。取南北直隸二萬匹。俟後近折。以便征調。然本備京營之用。不專為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



馬寺所蓄馬匹。足備征調。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玩。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與。牢不可破。宜府大同。給銀買補。不計其數。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陪償。鎮巡大臣。又多闕略。把總等官。乾沒貨利。至於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汪鑑。侵欺買馬價銀。追贓能官。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又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千兩。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一入軍中。不為有司尅減。必為軍士花費。及至買馬。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隨死隨討。原其本心。非全為馬。伏乞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如有奸弊。聽其參究。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知朝廷修葺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效。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關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圍營為京輔之地。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朝廷慎重馬政。尙有科道點閱。少卿督理。况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與守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蔡 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

時政議劇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因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替星之異。天道元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為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仗。天之意其為此耶。愚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寧宮災。皇上恭自脩省。又誠諭羣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武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己。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論所指曰。某為姦之首。某為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况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非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但非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尙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官官所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銷銖而取於民。以為士馬之資者。乃多冠口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國中

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為足慮。前世草茅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而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乎紀綱。以謀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機。而朝廷之所以為朝廷者也。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為尤甚。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既素為敵之所窺。敵之虛實。亦足為我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白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事志之逸遊。非親得傳於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效。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併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以防察。而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一用狄青為總。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漢。立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遂無敵於天下。唐帥師討淮西之兵。不用官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揀時之急務也。

席 書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宏治庚戌進士。官進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惠。

急簡要以活饑民

臣竊見今歲南畿地方。夏秋旱澇相仍。人民饑饉殊甚。初買牛畜。繼鬻妻女。老弱轉展。少壯流移。父老皆言。今昔無此。各官已督具奏。廷議已下。賑恤。但饑民甚多。錢糧絕少。以此有數之錢。給濟無限之饑民。如汲盪水以洒涸河。徒有虛聲。決無實補。為今日計。必先分別等第。酌量緩急。以地言之。江北風。蘆。淮。揚。四府。潞。和二州。為甚。江南。應。天。平。鎮。江。三府。次之。徽。寧。池。泰。蘇。常。等府。又次之。此地有三等。難於一例處也。以戶言之。有絕饑。握腹。垂命。且夕者。有貧難。已甚。可營一食。得免溝壑者。有秋禾全無。尙能舉貸者。此民有三等。難於一概施也。今賑恤南畿。宜先江北。次及江南。二等三等州縣可也。賑濟戶口。宜先垂死。次及可緩。二等三等人民可也。况今江北地方。前巡撫已去。後巡撫未來。受饑於本土者。無可依恃。流徙於江南者。無為撫存。臣等袖手傍觀。目視其死而已。竊謂君出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爲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日有司倉庫。既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逼給。考求荒政於古。率多有礙於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防姦。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於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生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於應。天。太平。鎮。江。分佈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宜布三十州縣。總計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款目備行。各該州縣。設粥廠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江南江北。或軍或民。男婦老幼。舉其家口。但赴廠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今十一月終起。至麥熟



爲止。以四個月爲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千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外。再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通饒糧米作粥。餘銀各散貧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靡。所賑有等。不至虛費。法簡直而姦弊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窮餓垂死之人。晨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道法。非今創舉。扶顛起斃。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然此法非但宜於南畿。實可推於天下。舍此而欲將今在銀兩。審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餓者率至遺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決無能矣。

徐禎卿姑蘇人。安治時有四餘條。公亦與焉。

崇化論全

夫治生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知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尙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尙羣。陰惡亂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之所由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爲本。以忠恕爲節。以廉直爲限。以羞惡爲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詠於羔裘者也。若乃廉恥道喪。國維殄絕。汚伎交門。邪曲黨煽。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並作。國何不亡。故嚴正忠懇。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持。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威烈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方今世道末季。大道既隱。俗尙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元。阿附成風。固祿者寵。依敵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狷。廉夫乘怒。則曰。荻材。毀齒摘疵。則曰。味體。發奸正否。則曰。機穢。賂鼠資者。有顯譽。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廩。沽軍功者。有上賞。則豪賊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詆。豺狼截道。狐鼠成羣。樗櫟雜用。瓦石同鳴。教化墮頓。仁義不明。賢直發怒。閭閻呻吟。此皆國政之大恣。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視患於無形。智者。深慮於未萌。或曰。履霜堅冰。至。豈曰無愆。此衰運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况於人乎。若能補過反愆。漸積布新。砥礪道真之朴。以宏教化之門。薰貪鄙之穴。躡羶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謀。則大化流通。四方爲極。雖有積莠。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鷙鷃。羣穢之所必踴。尙何賞而不勸。何推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且之功。不足準。三五之化。不足爲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皋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堯臨則納生。施餌則魚聚。質染則化。蟲祝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辨也。

昭代經濟言卷七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安治十二年進士。封廣寧伯。有封新嘉伯。文成。

申明賞罰疏全

竊議招撫。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伴服隨叛之黨。南轅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道。處城郭者。爲之交接。在官府者。爲之問謀。其始也。出於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者。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轅之兵。素不練。類皆脆弱。兵方句。攝將至。賊已稠。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是乎。故凡南轅之用兵。不過移文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罪也。間有任事者。勦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爲得計耶。是故事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



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寇。今南贛之兵。尙足以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之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况等腐儒乎。議者以兩贛諸處之賊。連絡數萬。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張開。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而已。故班師未幾。山林之間。復以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據南贛之兵。精者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得以大軍誅討之賞。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切以為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舊年正月十五日抵贛。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司官。即便依律調撥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發調策應。但係軍情緊急。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等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強賊肆行劫掠。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於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隱匿。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刻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夫兵得隨時調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托逃避。思效其力。緣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賊盜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之荼毒。愈甚。痛百姓之冤憤。之莫伸。特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

陳言邊務全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口口猖獗。命將出師。背肝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邪。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塞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場。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患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

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畜哉。今者。偏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有一人。萬一口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不足以收輅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輅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相與磨礪砥礪。日積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三二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口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征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據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人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口口。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其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口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口恃弓矢。今大雨時行。劬膠解弛。二也。口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口料之。官軍甫至。口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矣。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質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



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賈。貴賈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將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為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其暇。繕完口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韓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城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暮關守於西。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賞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使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資緣者。以權力而強為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官以不庇乎。苟戾乎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韓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潛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兄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宜以國恩。喻以口實。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口口。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伴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口口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以偽逃。或掠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口口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誘誘之時。而不可不察。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口口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計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為坐視。而捐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過失。皆置不問。則我師長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口口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口口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問諜以謀口口。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

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口口以。我盛則口口以。我怒則口口以。我逸則口口以。我勞則口口以。我堅則口口以。我銳則口口以。我索情較計。必將疲能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不意。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道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煩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實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邊方缺官薦賢才贊理則

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復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復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性情。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為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為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等矣。夫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誠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為者。乃為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為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燕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為時例所拘。棄置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因朝廷為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借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儻。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為朝廷愛惜人才。



則當此宵旰求賢之日而使用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煩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濟冒恐懼之至

林俊

慶幸討戮叛賊全

臣待罪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為我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朋黨之說戕賊大臣挫殺言官凌辱同類摧割維綱天下之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自古無是甚也比聞遣榮王之國修行宮致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莫實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為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况陛下為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邪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莫實亮故事輔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皇太子誕生而立而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孝宗時陛下為皇太子已長尚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豈容遲遣榮王之國邪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即易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邪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壽盜况天位至貴者邪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為可恃帝王之家專庶民之家比邪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傷心况賊瑾舉此等事邪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草一疏為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托資進無一人可托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際淨臣自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慮哀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為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為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辨也昔叔沙衛殿國楊忠勳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閣寺國為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早有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邪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陛下如高宗仁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陛下撤行回內宮倚三宮為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如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得無過邪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邪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顯若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

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隨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始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厥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它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為失刑夫為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為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警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舉累朝厚恩獨忍忘邪身任舊臣甘心新主狡狠回通贊逆賊以亂人國睨神器孰不可忍邪春秋誅奸諛於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為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陛下法古而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為戒循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漏網者則聖德日光聖政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遺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稿隨本上進非欲銜事後之贊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閒老病疎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

張平敬初名璵字乘用永嘉人宏治辛巳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忠

孔子祀典疏全

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一論號曰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元宗追謚為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諱之子貢以為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國初大學士吳沈孔子封王辯曰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士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蓋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元宗開元既尊老子為元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為萬世成式乎且宜之一字於謚法為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為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邱濬論曰后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



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為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為證。然文之為言。證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證之。固亦幾矣。若宣之為言。證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而已。豈足以蓋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證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覽之數人。固先有此證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為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證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政恐後世口口。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莫禮之後。千有八百餘年。而有口口之禍也哉。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一章。服。臣謹按唐元宗開元間。詔追證文宣王。仍出王者。衰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衰。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先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邱游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敎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敎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璣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真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見于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為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緒。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搗土為之。事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相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一。蓮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付。內蓮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為八佾。加蓮為十。

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蓮豆。故增為十二蓮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蓮豆。今增二焉。止為十蓮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蓮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蓮豆增為十二。六佾增為八佾。臣當時論奏。以其十二蓮豆八佾。惟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祀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蓮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用於天子乎。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蓮豆。又肯安然享之。而用於天子乎。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坐。孔子東向。坐。至元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成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故坐祀廟堂上。其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左之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父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竝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絲毫。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焉。為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理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祀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祀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聖王。以祀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瑄。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據之中。慮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章齋先生。追諡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于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瑄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於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瑄。獻靖公。



朱松從祀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臣謹按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錫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蓋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州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結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識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護軍乃坐觀成敗及母邱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獲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向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詭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八人擬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盡記載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後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

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馮瑗林放申萇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根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根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根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顏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益膺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注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根申黨者但不同耳臣愚以為申根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馮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能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罷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鄭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况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向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儒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僞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宜為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向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效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先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為樂祖祭於警宗鄭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開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口忘君親而不恥仇口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於其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



書則元定之稿。又曰。元定平生間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為有功於朱熹者。死可作朱熹之志可知矣。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皆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採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者。沈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其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沈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於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敘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宏治初。曾奉旨會議。率為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與澄不當從祀。尙書傅瀚力証鐸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入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於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官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理人。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廟議全

臣伏惟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聖詔傳宣。愚氓不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與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皇上聰明中正。諱已察之。茲言也。上干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為皇上言之。昔漢安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為干紀亂統。人至于今非之。今何淵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武宗皇帝之下。與孝宗之統。傳之武宗。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疑。武宗之統。傳之皇上。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也。如謂太廟中不可無廟。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為宣之叔祖。史皇孫。皆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廟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為也。如謂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獻皇帝廟。當奉以親私之禮。符尊親親。並行不

背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所以味死勸皇上為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所以味死勸皇上不為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聖裁。非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為小人所破壞邪。

病痊陳奏劇

臣欽奉聖訓云。卿性資剛直。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朕。贊理化機。欽此。臣初思太剛則折。宜濟以柔。欲速不達。宜濟以緩。仰惟皇上建中和之極。敷錫厥福。况臣在左右之列。敢不日加佩服者乎。抑稽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蔡沈為之說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茲聖訓復示臣等。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君治之師教之。保愛之至。千古所未見也。但今人惟知協同之謂和衷。而未明寅畏二字之義。仲尼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寅畏之謂也。孟軻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儆邪。謂之敬。故寅可同也。非寅不可同也。恭可協也。非恭不可協也。故寅而同。恭而協。謂之和。非寅而同。非恭而協。謂之同可也。謂之和不可也。仲尼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觀和同之辨。則可以知同寅協恭之義。言事君之道矣。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以非所招不往也。將殺之。仲尼隨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之虞人。能為不同如此。今之士大夫。不能然者何也。古者教化行而習俗美。故雖虞人能之。今者教化不行。而習俗不美。故雖士大夫有不能也。古者日宣三德。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當是時。位必稱其德之大小。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也。後世資格之說行。而位不稱其德之大小。無間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隨者。皆有陞降。其庸愚沈滯者。皆謂之聖書。逮今為甚。夫資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今之名為才俊者。率多庸流。校祿俸為深淺。執歲月以要求。循列卿位。所無負隨。故軟熟之習成。而平生之志喪無幾矣。欲求人才之速於古也。不亦難乎。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勵世摩鈍也。然欲教化行。習俗美。非皇上有以鼓舞之。振作之。不見其可也。漢劉梁曰。得由和與。失由同起。今在朝臣工。位高者。自知年數不足。則曰。他日利害吾不及見也。位卑者。自知資望未及。則曰。今日謀議。吾不得預也。故一切怠緩。從務相為雷同。旋進旋退。無毀無譽。國家無事之時。夫既已如此矣。有事之日。將如之何。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必有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皇上英明邁古。仁義中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但有君無臣。為可歎耳。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得而見矣。今求之於其下。有同心輔政。如漢之內吉。魏相者乎。有謀斷相資。如唐之房元齡。杜如晦者乎。有則皇上宜必知之矣。雖然。自古至今。未嘗借才於異代。求之不可不廣。知之不可不預。苟得其人。雖使卑賤尊可也。疏賤戚可也。皇上若求之於今。所知之者。臣恐亦狹矣。昔唐顏真卿為平原太守。能急安祿山之變。元宗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使元宗預知之。以待李林甫者待真卿。則唐常可保開元之盛。豈復有天寶之變耶。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宋儒朱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為觀人



之法。凡其光明正大。疏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濁。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如鬼蜮狐豎。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狴。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臣既為皇上陳之矣。孟軻氏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孟之言。真萬世久安長治之策也。伏惟聖明加之意焉。

龍比連肩。語經濟則人人管。謂性命則家家孔。老是何今日之氣化。反盛於往時也。嗟乎。古人多本色。今人多賸物。古人務其內。今人務其外。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乘鉞登壇。目無先詰。偶嬰逆鱗。遂怒得。沾沾自滿。滿面皆龍。比人物。以為大丈夫事。止于此而已。不勝其脂韋繞指之心。頭頂綸巾。手揮玉座。慷慨自許。不曰隆中臥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千產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欄柵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羹。譏者嗤焉。夜光明月。世不恆有。假魚目以為珠。飾砒碇以為玉。則充肆矣。余願今之君子。無亦務其真乎。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安治六年進士。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諱康惠。

一條陳弊政疏

王者之政。莫先於兵食取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也。加賦以病民也。在審勢而救其偏。隨事而去其弊耳。臣私憂過計。足兵之目有四。曰選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操以實內地。足衣糧以恤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為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肅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便轉輸以甦民困。定經濟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就中論之。致中和為本。致中和。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何謂選京軍以壯根本。夫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健閉。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勳舊世忠之臣。卒伍必擇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之美。豈徒示觀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為慮深且遠矣。臣造朝一月。目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盔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及四夷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奸謀哉。至於各營之所分練。號稱百萬。團營之所練。號稱十二萬。為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齊梁債帥。濫於其間矣乎。卒徒者。果皆齊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於賈名。隱射。耗散於其間矣乎。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鶻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臣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於承平之久。而振於中興之日。今官軍以勇悍善鬪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土。京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彈壓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浸失。居重取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臣誠至愚。不能不為盛世憂之。昔周勃伐北軍之強。乃能制。蘇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莫可救藥。殷鑒不遠。患須預防。乞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盔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為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為重也。使精兵勇將。萃於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於至順之中。消不測於無形之表。此即詩之所謂萬年保其家邦者也。無他。各營之衆。汰老弱。僞冒。以省國儲。練習精勇。以備次撥之選。而役占剝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窮軍不致嗟怨外逃。登穀之下。宿弊一清。天下聞之。莫不畏服。何謂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雖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雖為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遞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任使陝西。右布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

昭代經濟言卷八

金 肅字敬齊。浙江海鹽人。安治時。仕寧國教職。

節論全

凡論節於家以妻。國天下以臣。通古今也。余竊謂二地也。道均而力殊。效齊而功差。天君也。夫也。地。臣也。妻也。互古地不得違天。則臣不得違君。妻不得違夫。茲不謂道均耶。有守則不得私避。有歸則不得獨己。此臣也。與荒蕪冷影。貞澁人鮮別。生死物莫恤者。異矣。茲不謂力殊耶。節於國。國可再造。節於家。家可重興。茲不謂效齊耶。有輔則易成。有激則易烈。有著則易傳。幽陰之地。無輔也。無激也。無著也。當其時勢且與凡夫成家者。倍蓰也。茲不謂功差耶。以是較之。則妻節之難。重於臣。不亦然哉。

說吏全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止於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後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務真全

古者文章。氣節。經濟。性命之士。如鳳毛。麟角。寥寥哉。代不數人。當今之世。綜詩文。則曹。劉。接踵。徵氣節。則



過數名。驚聞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禦。劉六、王鏡。足為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糧草料之費。於私有資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為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備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於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概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卹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開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饑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况以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嗷嗷於軍門。擅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恆心也。恆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上勅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宜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熹嘗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征調會期。時刻不爽。正因正德年間。逆彬怙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姑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此風不革。譬如人養驕子。哭即與果。雖曰愛之。其實敗之。臣願皇上大奮乾剛。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之。以什伍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之以親上死之義。嚴上下之分。以峻廉遠堂高之勢。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悍肆辱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行。而紀綱振肅矣。易曰。積家之牙吉。夫致變有由。消強有要。不責其兇狂於彼。而振紀綱。明教化。以漸移之於此。則彼之勇健。足以為國牙爪。而無反噬之虞。此即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何謂謹收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為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怠事奉承者。稱為謙士。自處逸而獲美稱。以此各官。鮮肯著實幹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知會。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事。或責遠遊。無人監收。多致費耗。來年三月已後。軍船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利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半售。或有銀而責其本色。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已前。布政司會計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黃放白收之謠。守巡各官。無蹈往轍。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輿銜尾。既往復來。如風如狂。

以私調撫。而費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善弱。各有強弱。糧里強。則以善弱人戶為食。賦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則畏刁惡人戶。如狼狽。縱使拖欠。事關產代賠。而不敢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無人敢言。而反為善弱者。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惡者愈肆。而弱者愈苦。此勸懲顛倒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此弊可革矣。二弊果革。則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防。糧里不致迫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何謂便輸轉。以甦民困。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作管稅糧。既多。解納難費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為囊橐。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為寇讐。免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賠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賠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糞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即為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有即為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避寇。官府無知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為數千家朋黨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通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臣楚產也。非為己地者。但官於東南年久。目見此弊日甚。而不能救。不敢不為陛下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免運等官。上下一心。恤民隱。本等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在外聽撫。按內聽戶部及科道等官。指實查參。若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司亦要一體重加懲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致害人。而稅糧易完矣。何謂定經制。以裕國用。夫量入以為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為入。是為虐政。既不量入為出。又不量出為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為出之實政。臣恐以為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俱查其數。分為二目。做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真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處。務使所出不盈於入之數。通將出入之數。撥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事有盈虛。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所入之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母將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恆足矣。何謂致中和。以感化機。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為。蠶於桑。并耗於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又或以農功奪於雜役。失於苟且。而水利塘防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臣本世農。頗知農事。大都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情之所發。有中節不



中節之殊，不但好惡拂人之性，方是不中節，於好善惡惡之中，有輕重長短不齊之限。若察理不精，權度微爽，未必一一中乎當然之則。或當重而輕，或當輕而重，未能如天地之熱心而成化，皆未得為中和之極。宋儒程氏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臣惟約情，合中之說，最切於學。存心不忘，其致中和之切務也。歟！伏望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每於聽政之暇，默思一日情之所發，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舉一笑，何者適中輕重之宜，何者喜所當喜，而未免失之過，何者怒所當怒，而未免失之不及，今日約之，明日約之，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中和之極，既建於此，而中和之應，自感於彼，何患乎雨暘之不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乎。

論知人安民疏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易為而難知，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易為而不安，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要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為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於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不行，奉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搜，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為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為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皇上特降勅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厲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為即為之，而毋以利害為念，姦有當擊即擊之，而毋以強禦為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為虞，憲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頹而起其惰，恐無切於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為之人，利於善，而不利於姦，姦利於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者，人必從而誣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乘相戒，而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閉，而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誣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乘相戒，而敢為之志，阻，風紀之職，暫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遺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違衆，當求之道，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為用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即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為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安治六年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端敏。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為患。歷考周漢至今，未有能持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恤民，亦未有能其決

而不治之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處地方，數年于茲矣。去年以來，復至運道阻塞，夫此三處，兩京南北衝要，國家咽喉之地也。其民皆歲為國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咽喉之氣也。今之被水，逃亡過半，是猶咽喉之氣有傷，救之不可以不急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運道少阻，猶人喘噎之病，為飲食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急也。故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也。若使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蕃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為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為害猶小，決於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為害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榮澤縣，經中牟、陳、穎、等州，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場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沛、二縣，徐之半州，浸為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猶小也。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榮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思，當急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為流沙所壅，使人撈沙水中，為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淹，或變再塞，不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二面築堤，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臣與尚書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為莫若於昭陽湖東岸，膠、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闊則先



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通。就取其土厚築西岸。以爲河之東堤。阻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阻之時。更加濬闊。以爲運道。仍於彼立一夫廠。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運。以暫寬豐沛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掘之處。有礙民田。民居。則宜補給開田。扣除糧稅。而量撥與開荒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易。臣等不會親歷試。未敢就定。爲是乞勅總督河道御史。一面料集工力。一面親驗可行。趁今興役。開掘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兼使放舟。以防一道之塞。運道既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流。則大決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併直隸江北之民。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與此役。乞勅戶部計議。從權於兩淮兩浙。召商額外多買鹽引。令其買補。寬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備役近河貧民。併備用器物。與此大役。則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促。田賦所入甚少。而養軍多費。專賴劉安理財。亦惟與此鹽利。况我國家全盛。食鹽生齒。數倍于昔。而鹽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爲大利。且鹽既官賣。民間私鹽漸少。而巡邏之役。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又弭大患。豈不常爲然。以爲難者。第恐勢要徇私之徒。乘之以占利。庸俗泥常之人。因之以起謗。大臣持循保名。不爲國計者。又不肯於是而擔當。必顧望明革此三弊。而後可行也。至于挑土之器。工役之流。亦宜量募江浙浙衛嚴二府之人。百十用之。其人取土一工。勝於北人數十工之力。是宜給之路費。厚其價值。使樂應募。來必漸多。又使北人漸次效之。亦以後治田勸農之利也。臣愚又念豐沛南北一帶。近河州縣之民。近年十分困苦。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望聖恩垂念。以後進貢等項船隻。計可停止者。暫爲停止。可減者。量爲減省。其南京工部。該派器物內府應用者。或令原解州縣。倒批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不必經由南京監局。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多撥船隻裝載。又因而多用夫牽送。其夫往來船隻。倚勢多索人夫者。乞嚴加禁治。其河道役運夫役。照前管河郎中兼理稽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糾治。庶使衝要之民。得以安養休息。而國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至圍絕矣。近該少卿黃綰奏乞復修海運。以備不虞。其爲國遠憂甚忠。然聞其事勢甚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開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沁水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以來。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後當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紅荆口舊河。可開則開。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道。北通衛河。南接江南。相應衛分糧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之北。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守令定例全

臣惟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爲民也。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宏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副使於

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則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饑也。若見驛馬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耕桑。不屑爲也。責之以積穀備荒者。不屑爲也。至凡賑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巡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往時巡按乘權太重。行事太過。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其職者。而事皆稟命于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隨行。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於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至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註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爲名。日候於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司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鋪兵之役。而不恥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卑巽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既爲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都堂之擢矣。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循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爲之興利備患耶。此今日致民饑困所由也。今使大臣有如富弼之賢者。陛下委金萬緡。使之馳往地方振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皆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穀絕無也。欲勸大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素不之究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占於巡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日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饑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饑荒。所當急備也。聖旨所發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回士風。變治體。而皆復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敢獨任也。惟聖明張主於上而已。何者。臣僚昔皆陸速。今緩其陸。則怨。怨則謗。御史先既權重。今抑其權。則怨。怨則劾。劾與謗。皆大臣之所深畏也。今日職位退亦可矣。而後後議及贈諡。則又有無彈劾爲應否。由是浮沈保名者。恆得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聖明張主之而已。伏候聖裁。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宏治癸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副使。

應詔上書全

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者。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法也。爲漸者六。而不能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哉。臣謹以所見而陳之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揜揜，口喃喃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效，愈然風靡，不復知有言之實矣。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倭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倭人進則互相欺誑，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攻之則難，不攻則亡。今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馴，今倉庫、庫錢、錢穀之要也，皆內官主之，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貪曰：是必不赦，不然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速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倘有嚴心，今其奸已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官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滅絕人類，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屬，無忌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賦於此時，披靡直，獎忠，斥無恥，大臣進，庶官之任，則必轉病而為安。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某，某某為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對內官之權，欲對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矣，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所謂三害者，一曰兵害，夫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天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又有十二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守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夫騰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家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家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何忍言哉。且夫鑄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而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也。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牙爪，詩不有之曰：萌芽不折，伐將斧柯，燭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賦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令團營把總、頭等，自

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能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忠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最重而民貧，又貧者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者百無一二，愚者十常七八，然貧苦無賴，而有司者不知恤也。彼之不問貧富也，彼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通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通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斃之屍。臣是以曰：民害者，最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宏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于焉民日貧而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行存問矣，然簿數不減，派科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懼。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貧者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農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給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為己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其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費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與國同體耶。嗚呼，亦甚矣。昔者魯廢社，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八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者，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曰：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旬攝轉相牽聯，荒廢本業，耽閱其生理，男不乘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塗泥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切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為己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之爭，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夫王畿天下之本也，徒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勅馬馬驛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六漸者，一曰：置之漸，夫置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更使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和買之例，空運而不足，於是和買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足，雖欲不置，烏可得耶。夫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其故何也。庶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而聚于下，公家削而私家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願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作者也。造作動就，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于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無一夫一婦不在乎春風和氣之中矣。此乃聖學淵微之妙。曠千載而不傳。臣謹稽首先獻。至於今日。册立中宮。喬揚四鎮。尤當早定預計者。然事在有司。皇上只一言指示而已。慎勿以之上勤聖心也。伏乞俯賜批答。臣請次第陳上。

### 昭代經濟言卷九

楊繼盛字叔山。直隸容城人。嘉靖登第。任兵部武選郎中。嘗少卿。謫忠愍。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全

方今在外之賊。惟口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口虜者。犬羊之盜。疥癬之賊也。賊臣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口虜之先。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嚴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傲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復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前有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盛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嚴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

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聽一人。嵩又揚言於衆人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能之。皇上有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人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咸畏之。甚於威。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心。又盡附於嵩。嵩之心。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慎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册。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紛。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開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也。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懷庸鄙。奔走嵩門。為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也。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語。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鶴。襲替。鶴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亥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鶴。皆世蕃子也。隨任參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陞陞陞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備既作。做效成風。將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



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口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口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嵩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嵩為大將。及嵩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嵩父子彼時皆自誇以為有嵩之功。及嵩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嵩自嘆以為養虎貽患。後又知嵩上有疑嵩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根初黨之迹。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嵩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嵩之所以相反。知皇上有疑嵩之心。故耳。是句口背逆者。嵩也。而受賄引用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嵩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嵩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口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尙書丁汝襲。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動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襲傳令不戰。及皇上擊。汝襲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擊。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襲招出真情。故將此言。以安其心。汝襲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辨。及汝襲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襲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而學詩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外之臣。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部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常。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能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曲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選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賂為事。將官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口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儼。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污以率其下。通賄邀勳者。雖貪如盜賊。而亦薦用。奔競誹謗者。雖廉如夷齊。而亦能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污成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

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賄賂。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歌謔之聲。遊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雖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祇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衛衙門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稔圓融。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饋贖。或心有所愛憎。則峻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十年。無所建白。便陸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灌漑。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之臣。寧忍負于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能給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固從。猶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誹謗。嵩之毒。足以害其身。事變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于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嵩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此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剷愛一賊臣。願忍百姓蒼生



之遺矣乎。况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幸復今職。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臣如不言。又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論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其不除。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諫馬市疏全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觀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切惟去年。虜悍逆天。大肆猖獗。犯我城關。殺我人民。虜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遣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端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于草莽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醜虜。反不能生擒會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資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况于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歷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幡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器械者爲何。不有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也。天下豪傑。開口虜殺戮人民之慘。森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廢豪傑効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古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亦惰其偷安之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宜大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

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肆也。今乃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卒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啓百姓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至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深謀巧計。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怨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能。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雖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脩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而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求。爲失信矣。孰謂犬羊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又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况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馬市。暫係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買。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成寶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來。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買。則彼白手來取重利耳。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買。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買。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脩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葛。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秋殺之。迭行



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生。四肢俱已。雖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懼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利甚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以得計。而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我莫敢敵。虛實既已窺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况馬多。務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撈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易青蚨之利。是昔日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子。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議之。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倘突有欲謝重擔于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能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口虜之寇。與不寇。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口虜何以深入。此時能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其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其勇。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避事不足以副。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疲。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患。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非市馬小利。足以驚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于闕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王廷相

修舉團營事宜疏全

切惟蓄威昭德。人主之大權。居重取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為四海之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焉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我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亦不能過此。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為居重取輕之圖。深哉遠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營伍雖具。而兵馬少精。是以卒兩大減於國初之時。而逆盜竊發。反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取輕。厥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愚。專茲營務。夙夜惕厲。恐負重託。

乞以在營切要三事。勅下部議。將軍馬錢糧。隨宜區畫。勿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要於武備修舉。足為國家經久之畫而已。其一曰選軍。伏觀大明會典。營操事例。節開永樂初。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藏。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為三大營。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俱屬伍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用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分為十二營。共官軍十二萬員名。又宏治十三年。十月內。為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查得初選團營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為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二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勘得。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以五千六百名。外衛撥去各處工役。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奇。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眾。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若不早為設法精選。終是虛糜故事。徒糜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為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欲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難役奪其操練。斯志專一。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供役。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奮。鍾。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措勸。縱是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貧者度日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俱係大營揀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實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賄求該管人員。作為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閑。得以躲閃差役。由斯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將三大營。並團營官軍。查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果皆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弱疲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悉行遣退。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年老有病。逃故。為事久不回營等項。子男弟姪。亦要清查。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轄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照收。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併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止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宏治十一年間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二曰惜馬。照得團營馬匹。乃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自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為可惜。然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餵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日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日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箇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



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箇月是草與料皆為不足夫馬給於官非著己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難得過軍士猶不肯陪錢以養馬况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於公家之膏哉無怪乎在營之馬日惟餓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真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措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宏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為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著己而不肯陪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且一馬之價小民解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可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顛越無算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及馬各競其職以為勝故如是耳使皆任為一家之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己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有惜纖微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馬哉伏乞將存操馬匹再增三月之草按月給銀二根六箇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增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草通融放給亦可足一年之用載觀兵部團營草場乃為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其本然今則收貯太僕寺為買馬之用似為不倫臣自嘉靖七年題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所收租銀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怠緩乾沒重傷國課乎合乞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又觀薊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地尚有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薊州地尚有五千二百四十餘頃若再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三分二釐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餘兩通為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何謂給領失宜軍士家道頗過則住居必有房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為累賄賂人情百方賈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於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不足則糧草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餓矣馬苦而餓欲其不瘦損而斃也得乎乞將三大營並團營軍士但審係得過之家即將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而不致損傷矣何謂餽養無法軍士關出草料散在各處從其自養莫能稽查中間畏法之人愛恤馬匹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壯壯無他病損有等奸徒未關本色則已賣與於人關到折色徒為自食之具而馬惟啖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臆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羸病不堪騎操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餽養之法終莫能救其害馬之弊今考在營每一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臆者有無臆者除上臆中臆者聽其自養不計外其餘之馬盡行揀出不許在家調養軍仍赴營操練每一把總下會集一處會餵每日於申酉二時親至其處一點視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至於夜間聽其自養一月之後點軍科道官驗其有臆悉皆免其會餵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矣再照聽征馬匹雖大邊情調遣多有過二萬之數再有萬匹存營操守亦足為用倘事勢嚴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

用馬匹二萬鄰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似亦不必濫給仍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為定數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者行太僕寺免給一次以為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節省矣三日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負之軍兀兀巨萬不能敵是知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使軍士精壯而武藝不熟則臨敵無可恃之能對壘之敢戰之氣安望其出奇致勝以禦侮哉此訓練之法所不可缺也臣觀昔時團營操練之法其下營走陣之軍法度森整俱有節制至累年在營舊軍亦皆武藝頗習堪備征調但今新選之後與各營新補戶丁皆係素無操練若不嚴立賞罰時加比較則揀選雖精徒為無用臣觀會典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箇六箇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為試中臣等以為自今以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管隊等官著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發矢如何馳馬如何滾刀戈矛牌銃無不教習以多為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辰末方散不中武者當時責治治已再教務使合式乃已此後二日仍依舊規夫教習不倦則藝射精越藝射精越則膽氣倍增膽氣倍增則遇敵不懼遇敵不懼則能以少擊衆以精制強更以語曉稍略之將禦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願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頭目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上官試驗以其所管軍士試中為準不及六分以上者奏請削治其試中軍士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著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考察御史疏

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謙博採以察下之隱微况巡歷所止二三日颯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用心廉訪但有奸弊發露即當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副皇上救弊恤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奸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一申冤理枉切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能得其真者况權勢之家問官偏於利害富豪之家賄賂靈如神明樸實之民鈍口奪於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菅粗疎之吏才情拙於鞫問由是情偽莫分冤枉無愆小民不得其生者多矣既不能體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咎職此之山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慎明刑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即與分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獄無冤民回京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一揚清激濁切惟御史為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庭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異政蹟與否但見其奉迎齊備禮貌恭恭便以為好即一舉濫舉多至數十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奸大貪益致害民者則或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為國大壞風紀于斯為甚合無今後御



史出巡于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即行考察。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為公輔之臣者，在州、縣，官，斷可為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舉薦。其中人以下，平常之流，止可註在考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反罷軟無為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蹟，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良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蹟，造冊呈院，以憑考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舍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一本院節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係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巡守官員，一一如期完報，有等漫無才智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干係利害之事，則推托閃避，遲留而不為，干害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至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為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急為勘報，其自己任內，勘合已未完數事，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邊夷等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已未完數事，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邊夷等項事情，難以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暨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真百度，此其大節也。為御史者，必須清修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排列兵衛，吹打排器，以張大勢，拉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乖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約束之節，反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為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外若自大，其中未必有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早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為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查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無罪拿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按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為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為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勅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陪坐，臣等以為此只以私情，非議禮處。非所以論於朝廷之上。若據禮制，名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為宜。合無今後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遵者，回道之時，考以不諳憲體。

皇市訪 原墨論金

貪墨之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與金並璧，京邸為場，鬻爵賣官，朝堂為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斷焉。蓋朝通百錢，則夕蒙百錢之酬。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贖。取之者若探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交于豪門，質貨遍于鉅室。郡邑小吏，足跡未涉其庭，而收資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玩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微龍干利，其用亡窮。揀謝過，其費莫算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亡于秦而取償于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污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為秦，晉丙魏為潘，楊班察縮為世陸，椒戚引為譚私。歲時餽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兩是將。一切奢僭，豈特衣履諸緣，買生痛其為舛，塗屏錯贈，賢良斥其為蠹，而已哉。雖殷賈苞苴之行，漢於簞篋之飾，而忠由官邪焉。紆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招友酣歌，納賄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哉！未聞按蜀郡之輸貨，不避曹騰，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探炭更於閭閻，排禁閹以錢神。此明王君后，貴乎威福獨攬，嘖笑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隙，申籍沒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宜於掖庭，樹無談于溫室，源遏上流，而風庶乎其少息與。

金泉碑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自古有天下，必轉輸天下賦稅，聚之京畿，充足國計，以固根本。召四方商旅，會於郡邑，以通貿易。如漢之鄭當時，王安世，唐之田宏正，元之郭守敬輩，皆能興水利，通漕渠者。逮我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命大臣疏會通河，開清江浦，增修各關，疏鑿二洪，以通漕運。仍於京城內外，置倉廩，以貯天下糧儲。建場房，以畜四方客貨。富實京師，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年，朝廷恐妨國計，仍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南，以聽巡撫賈銓提督開疏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即今徐、呂二洪，下至清河一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百餘艘。又訪山東、河南，及大明等府，起運京糧，亦因河淺，俱赴京內買納。况商販少至，以致京師米麥翔貴，物貨騰湧，且畿內耕種有限，而四方買糴無窮。幸值歲豐，民食尚乏，倘遇凶荒，將何以賴。陸賈有云：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儲之帑藏者，有急而需，一朝可得。今畿內之地，正當充實，豈容虛耗。况南京進貢馬快船隻，亦皆阻誤，不可不慮。考得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雨水，泉脈微細，以致淺澁。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安與嘉巡檢司地界，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漲，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糧俱免陸挽。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開座擠塞留滯之弊。甚



為便利，伏乞聖明留意，幸甚。

陳建

建都論全

按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建都。長安雖據形勢，而漕運艱難，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故宋范仲淹深欲營都，而時憚興作，識者恨焉。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為上，使懿文不早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漕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北太近口，南太遠，越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離之固，而天子自為守，南距珠厓，六詔殆萬里而遙，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祖宗之盛，猶之可也。苟邊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朔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荆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矣。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轉漕幾于不便，每秋高馬肥，兒輒起搶黃裏之思。○人稱京城為黃裏，所幸者，國家福祚無疆，而口人惟利抄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設或如邱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據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併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勢無定，理創業方興之勢，與承平恬熙之世，固倍徙什百不侔也。今嘉靖皇帝勵精圖治，而虜騎時肆滋擾，口馬直抵近郊，京師九門，為之盡閉，昌平陵縣，為之震驚，居庸紫荆為虜坦途，良鄉通州為虜外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杞人之憂，日深耿耿。

昭代經濟言卷十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癸未探花，官至東閣大學士，加上柱國，贈太師，諡文貞。

椒山銘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諡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帝御極，溯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為國子生，而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為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虜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憊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吏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為說，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



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乃自破磁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季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微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鄒應龍等亦相與爭。曰：不救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無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誅成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忠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龍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道。歸公。且以女壻其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鄒君本。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率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龍。次曰應箕。皆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太學。于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于與公相知深。公死。于悲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恤之及。去年幸聞未議。然後所以悲者。獲少紓。一焉。○月○日。應龍改葬公某山之原。率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撰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秋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明聖。身名建祠。錫賜。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執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張居正

省議論

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順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卽例有條陳。

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實濫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探聽于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若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譁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蕩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卽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尙質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諫。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尙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振紀綱

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紀綱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蹶蹶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撥乾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乘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聖裁。

重詔令

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



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差。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雷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始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該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即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聖裁。

署名實

臣聞人主之所以取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總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得賢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概。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駕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以成。及至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倘僥倖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官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專用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駁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不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惟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啖笑之微。敵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蓋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請勅勸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勵。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言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

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請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陞參政。參政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例具奏。伏乞聖裁。

固邦本

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視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為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博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晷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為為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乞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於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為實邊之一助。再乞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井。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租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利害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督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聖裁。

飭武備

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



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謂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慮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為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文塞責。伏乞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著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為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或每歲。或開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將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登穀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蓋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論邊事則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遂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城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尤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勦遼之閒。近日既為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請嚴陳諫烈以裨聖學全

先該臣等面奏。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覽章奏。講究治理。於字畫小學。不必求工。以後日講。請暫免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陳奏緊要事情。至御前講說。而請裁決。伏奉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

與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致煩瑣聖聰。即恭侍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悃款之思。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絲。非臣等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德意。啓沃聖心者。竊以為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親揚文武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為盛事。良以羹牆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為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於此。仰惟我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不圖。奎章睿謨。則載之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宏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閣。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與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皇上。監於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累朝寶訓實錄。副本。逐一節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取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災沓。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遊難卒業。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晨日講既畢。臣等恭詣文華後殿。講解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皇上偶有疑難。即望面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時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於講後。面奏請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皇上。留神聽覽。勉力行。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閒。即燕息深宮之日。猶出御講幄之時。則聖德愈進於高明。聖治益躋於光大。而臣等區區片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全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為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勇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為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塞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游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為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為之約束。毋得濫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通貢。邊鄙不登。稽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遂無調撥。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登吉能。每借俺酋。以為聲勢。



傳會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來心已離。我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舍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正古之謀臣策士。所為瞻視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持其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為國家審圖。故僕以為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國中。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嗾嗾以此為言。故僕又以為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頗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賈額。實期。市易事宜。僕與元老。當備聞於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高儀

議使殿親政全

竊惟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間。上常導下之言也。則曰。予違汝弼。又符恐其不盡言也。則曰。汝無面從。所以君臣道合。血脈流通。古今稱盛治者。莫能加尚。迨我朝列聖相承。每每接見輔弼。延訪大臣。咸同游咏。或燕對無時。明良喜起。庶事咸熙。國家萬世太平之業。端肇於此。至於御門之規。日奏數條。不過沿襲故事。似涉虛文。惟我皇上登極數日。即出御門。今既久臨朝。寧威儀已復祖宗之舊矣。但朝堂上體統森嚴。拜起唯諾。勢相懸隔。若止循例而朝。一朝而退。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竊恐情意不相接。見聞未免日蹙。百凡諸司奏牘。中外事情。豈能一一盡白於聖衷。而頓然了悟也。即今山陵已畢。典禮就緒。經筵日講。復賜舉行。諸凡大綱大禮。亦既燦然明備矣。而惟便殿親政。向未之及。而不容緩。伏望皇上。仰稽列聖之盛典。俯納諸臣之忠言。自今開讀以後。每日常朝罷。即御文華殿。除內閣輔臣。日侍講讀。自應隨入供事外。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皇上。不時召見。即將覽過部院題奏。本內干係。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計。與凡一切大政令。合當詳議者。特降清問。許令部院官。陳述始末。內閣輔臣。即議擬可否。於是皇上加以谷斷。親賜裁答。倘有事體疑難者。雖再三商確。然後答旨。亦無不可也。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未當者。許令公同評正。至於輔臣講讀之餘。仍乞皇上。親發玉旨。咨詢治道。或將各項章疏。應該稟擬者。令其即在御前看詳。面請宸斷。如此則萬機之理。日熟於聖衷。而四海之治。可運於掌上。於以軼五帝三王之盛。於以紹二祖七宗之休者。誠不外於是矣。

再請東宮出閣

有國者。不能不重其本。愛子者。不能不使之勞。故燕翼之謀。莫先于養正。習尚之慎。實急于冲年。考之古

昔教太子者。方在襁褓。而即廬師。傳習保之儀。或在暫處。而時篤親賢。齒讓之儀。凡若此者。非故苦之以拘迫之情。施之以躡等之教也。方在童蒙。知識一開。全在習養。習之以正。則趨向日端。習之不正。則志慮日放。其所繫於天下國家者。蓋至重也。故惟東宮殿下。為聖皇元允。容質殊常。去歲册立禮成。羣臣稱賀之時。仰見表表英奇。言動中度。莫不交相慶忭。以為聖人之子。自不凡如此。計今年及七齡。尤非昨歲之比。聰明必已大著。情資亦或漸開。理欲從達。正在此際。養蒙端教。貴在及時。如使接見師保。親近儒賢。日聞正言。日見正事。雖欲引而之不正。不可得也。如或不接外廷。不就外傳。正言罕聞。正事罕親。雖欲引而之正。亦不可得也。臣等仰惟皇上。聖見高明。亦必于宮中。豫為教養。或益授詩書。課習章句。諒所不廢。然其所與燕游伴讀。則必皆近習之輩。竊恐所聞者。無非近習之言。所見者。無非近習之事。漸染既久。則性真或為所蔽。志尚未免少移。比及十齡。然後出閣就學。即能勉勵規正。亦且力倍而功半矣。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甚言養正之功。不可不早也。

議停買玉石

慎乃儉德者。哲后之永圖。不寶遠物者。明王之盛軌。皇上臨御以來。躬節儉以風萬邦。示敦樸以先天下。罷不急之工作。停非時之採辦。薄海內外。仰頌聖明。罔不懷忻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所謂千載一時也。迨今收買玉石。一朝費價。輒至萬有七千餘金。且尚以為不足。而復欲增買。似此舉動。流傳道路。實駭聽聞。仰惟皇上。恭儉性成。豈肯為此奢靡之事。或者左右之人。妄意希寵。欲以珍玩奇巧。盡惑聖心。於是潛奏收買。以試皇上。而皇上偶不之察耳。蓋收買回夷玉石。祖宗原無此例。嘉靖二十六年以後。雖曾有之。然或買或否。不以為常。而其所買者。又皆選擇精良。斟酌留用。未聞不論美惡。傾囊盡收。如今日之甚者也。况內府寶藏。積自累朝。必先充物足用。而玉石之類。原無散壞。豈至缺乏。即使稍欲增新。所需亦當有數。似此六百餘斤之廣。將安用之。奈何以不費之財。供無益之費。惠利姦究。取議遠夷。臣等切為聖明新政惜也。且方今邊儲匱乏。措辦甚艱。閭閻困窮。拯救無術。正宜撙節財用。以濟國家之急。而適輕糜萬金。不復顧愛。豈所以示天下哉。

慎臨幸制

仰惟陛下。一身膺昊天明命之重。荷祖宗付託之艱。乘輿出入。自有常度。一舉一動。關係非輕。考之往古。人君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逮我國家定制。惟郊祀大典。每歲聖駕親行。若耕籍。若幸學。惟登極之始。纔一舉行。餘皆不復輕出。無非尊朝廷。崇宗廟。崇九重端拱之體。而戒無事慢遊之失也。昨者陛下有事于方澤。軍民環堵擁觀。謂祀禮久廢。而陛下一旦能舉數十年湮墜之典。故不覺其踴躍瞻戴。亦猶喜見漢官威儀之意也。今陛下忽欲出幸潘邸。則其行無故。其出無名。大小臣工聞之者。莫不相顧惶惑。竊恐陛下佚遊之端。將從此始。其于朝廷政體所係。誠非細故也。况六飛所至。警蹕森嚴。法駕在前。百辟在側。宮室道塗。所當預修。扈從供億。所當夙戒。凡有臨幸。必須有司擇日具儀。先期題請。奉有成命之後。通行預備。方可臨期無誤。今無故而忽有傳奉之旨。遽然行於各衙門。知會皆不知所俟候者何為。所不



許意誤者何事。萬一所司或有不潔不肅。即欲以罪加之。又非所以廣陛下仁聖之德。而彰和平之治也。

三請冊立東宮制

人君善于圖治者。必以建儲為先。而人臣忠于謀國者。必以建儲為急。蓋建儲則國本定。國本定則人心安。所以宜邦家熙洽之光。而綿奕葉昌隆之祚者。由此其基也。恭惟皇上。大德光前。至仁啓後。篤生元嗣。已臨六齡。祥承九廟之遺。慶衍萬年之統緒。元良有在。中外咸所忻瞻。主豈得人。臣民莫不交戴。所有早建青宮。而豫端蒙養。宜有不可緩者。昨歲該臣等兩次題請。初則論以後行冊立。未即允俞。既而留中不報。久新成命。臣等退而踴躍。不敢復言。然竊伏自思。朝廷重務。莫此為急。一日不舉。有司一日之責。臣等職叨邦禮。若使大典闕遺。而不以上請。非人臣謀國之忠也。况查得宣宗皇帝。於宣德二年。生皇子。甫二歲。而冊立。憲宗皇帝。於成化六年。生皇子。方六歲。而冊立。孝宗皇帝。於宏治四年。生皇子。纔二歲。而冊立。載在國史。班班可考。今皇子雖在冲齡。而舊典可據。况聞奇表秀發。容質異常。必須冊立之儀。既舉。然後教養之禮可行。方此春陽布令之月。實惟青閣肇興之期。用是不避煩瑣。再干天聽。伏望皇上俯答。

議典禮制

一郊社之禮。查得國初建國。丘於鐘山之陽。用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太歲從祀。建方澤於鐘山之陰。用夏至祀地。以嶽鎮海瀆從祀。俱奉仁宗淳皇帝配。及築朝日壇於城東。築夕月壇於城西。用春秋分行事。夕月亦星辰從祀。俱不奉配。洪武十年。始定合祀制。每歲正月。擇日行於大祀殿。三十二年。更奉太祖高皇帝配。永樂十八年。北京大祀殿成。行禮如常儀。洪熙元年。增奉成祖文皇帝並配。嘉靖九年。始建國丘於南郊。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從祀。建方澤於北郊。夏至祀地。以嶽鎮海瀆陵寢諸山從祀。俱奉太祖高皇帝配。又建朝日壇於東郊。以春分祭日。無從位。建夕月壇於西郊。以秋分祭月。亦以星辰從祀。俱不奉配。臣謹議得。國丘方澤。載在周禮。天地分祀之說。蓋昉於此。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而諸儒議論亦皆不一。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斟酌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禮於大祀殿。至我皇考大行皇帝。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太祖始分而後合。皇考則改合而為分。然我皇考之更制。即我太祖之初制也。今以分祀有年。於古禮既為可據。於舊典又為相合。似難重復紛更。合無照例。南北二郊。於冬至夏至日。恭請聖駕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其東郊照例。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聖駕親祭。除歲遣官代行。至於太歲。近年不以從祀國丘。而於歲暮。孟春遣官專祭。似為得體。合當如舊舉行。惟天神地祇。既已從祀南北郊。而於仲秋。復有神祇壇之祀。似為煩數。合當能免。伏乞聖裁。

一祈穀之禮。查得祖宗廟原無祈穀之禮。惟於郊外籍田之上。有先農壇。遂耕籍田。永樂後。惟遇列聖登極之初。行耕籍禮。乃親祭。其餘每歲遣順天府官代祭。嘉靖九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於大祀殿。

十年。以啓蟄日。改行於國丘。十八年。復改行於元極寶殿。遂為定例。而先農之祭。亦不廢。臣等謹議得。禮稱元日祈穀於上帝。然行禮之詳。不可考見。我國家先農之祭。蓋即祈穀之遺意。近年皇考。俯納言官之請。肇舉此典。夫既祭先農。復云祈穀。二祀併行於仲春。不無煩數。似為可省。况於元極寶殿行禮。當禁嚴之地。而使百官陪祀。胥分出入。事體深未安。臣等竊以為祈穀之禮。合當能免。止於先農壇行事為宜。恭遇聖主登極。則親祀先農。併行耕籍禮。其餘每歲仲春。仍遣順天府官代祭。則於祖宗舊典。庶為相合。伏乞聖裁。

一大享之禮。查得祖宗廟原無大享之禮。嘉靖十七年。我皇考建明堂大典。以季秋享上帝。奉睿宗獻皇帝配。等乃撤大祀殿。改建大享殿。然每歲惟於元極寶殿。遣官行禮。以為常。臣等謹議。明堂大享。雖稱古禮。而制度之詳。亦不可考見。皇考肇舉此祀。無非所以追崇睿宗。則睿宗為殿父。自皇上視睿宗。則睿宗為皇祖。若今日而仍奉睿宗以配帝。似與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不甚相協。恐非所以妥睿宗之靈。而安皇考之心也。又况元極寶殿。係禁垣內地。若令陪祀官員。胥分出入。於事體亦有未安。臣等竊以為此禮亦應能免。則於祖宗舊典。庶為相合。伏乞聖裁。

一社稷之禮。查得國初建太社太稷。異壇同壇。以句龍。后稷配。洪武十年。改建同壇異壇。以句龍。后稷配。仁宗三十一年。更奉太祖配。永樂中。北京壇成。位置如故。洪熙間。又奉成祖配。嘉靖九年。遵復初制。以句龍。后稷配。十年。復于西苑隙地。開辟為田。樹藝五穀。建帝社。帝稷。二壇。每歲以仲春秋上戊次日。行祈報禮。臣等謹議得。古者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名曰太社。太稷。而帝社稷之名。古無有也。祖宗廟亦無此制。國初太社稷之建。悉遵古禮。而皇考仍以句龍。后稷配。實合太祖初制。無容別議。至於帝社稷之制。無非所以崇祈報之功。但思祭不欲數。數則煩。既有太社。太稷矣。則帝社稷之祭。不無嫌於煩數。臣等竊以為宜照舊奉太社。太稷之祭。其帝社。帝稷。似應能免。則於祖宗舊制。庶為相合。伏乞聖裁。

一陵葬廟附之禮。查得我國家自宣宗皇帝以前。陵寢合葬。皆止一后。至裕陵。則二后同附葬。茂陵。則三后同附葬。若太廟附享。則惟一帝一后。又后為元配。始得升附。恭照孝潔皇后。為皇考大行皇帝元配。禮行合葬。永陵。附享太廟。先年神主回京之時。該本部題稱。禮宜附享太廟。但其時未有本室。暫附奉慈殿側。以俟。已經奉有欽依外。孝烈皇后。雖會正位中宮。然非元配。比之孝潔皇后。似為不同。今孝烈皇后。先已附廟。若奉孝潔皇后同附。則二后并配。非祖宗舊制。若因孝烈皇后先附。而遂使孝潔皇后不得升附。則舍元配而附繼配。亦非祖宗舊制。况孝潔皇后宜附之禮。皇考先年。已有欽依。近日復有遺命。臣等竊以為皇考大行皇帝。升附太廟之時。宜請孝潔皇后附享。而移奉孝烈皇后于別所。仍於大行皇帝發引之後。遷奉孝潔皇后梓宮于永陵。與聖母梓宮同附葬。孝烈皇后既已附葬。似當以次列附。再照孝潔皇后。孝烈皇后。梓宮。尚皆未備。特降諭旨。容臣等撰擬議文奏進。再上冊寶。庶幾名分正而典禮全矣。

張合



虎銜魚說全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乘戾失恩。則虎銜魚矣。馮山子曰。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通停都。見漁石公。謂蒙云。前之甘。監司鮮以味著。近鮮以不味著。方岳滋倍焉。况銅章名實皆備。墨綬名實皆墨。節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婦也。監司而味。殆六珈而妓者也。方岳而味。殆覆服而嫖者也。銅墨而味。殆千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者之味。鑽穴踰牆。今也之味。連闔洞房。昔也之狡。叔孫僑如今也之狡。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味。惟恐人知。今茲之味。惟恐人不知。昧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則何為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昭代經濟言卷十一

沈 鍊字純甫。越人也。嘉靖戊戌進士。為奸黨羅死。贈光祿少卿。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口大策

臣觀昨歲口口犯順。得利而歸。邇又揚言入貢。陰懷故智。致虛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羣臣之所願戮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算。方今廟算。必先除天下之奸邪。而激忠義。則口口不足平矣。伏讀聖諭。有能大破口口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略。以為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為。不過為自全之計。人有欲為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真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嚮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朝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服其順。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結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功。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幣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己愛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

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於是人人皆思所以計為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郵之費。罪之一也。受諸王僉道。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賊狼籍。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查賢嫉能。中傷善類。一件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頓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口口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邪。為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面而改行。籍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於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於事。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賊墨之吏。無庸也。身為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異於丁汝襲之失事乎。乃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然口口之稱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亦不能守矣。今能阻朝廷之北伐。而能保口口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於將帥。事失則歸罪於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於其間。其為欺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皇上。敕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刑賞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口口不足滅矣。邇者風大作。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激切惓惓之至。

孫懋

尊祖訓以端政本全

臣嘗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承先朝。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聰。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聞。或捏改旨意。肆為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常。及至言官論劾。又多留中不出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遣譴謫。籍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真偽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壞祖宗之法。莫大於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使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儲臣接見。經筵輟講。積有餘年。決月臨朝。恆以持恭。君臣隔絕。形跡疎遠。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內閣莫獲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橫行。若思邊



方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蓋蔽之禍。茲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擅竊。旨意既已伏誅。近日錢甯家。又復侈出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撓。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尙賴皇天眷祐。宗廟有靈。社稷不致傾危。乃其幸耳。茲遇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帝位。四方萬國。延頸拭目。瞻望太平。今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始。且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汗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觀明詔。痛革先朝弊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歡慶。以為我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矣。茂以加矣。但臣以為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尙有可憂。伏願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疑難神注意。逐一俯賜親覽。不時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大事論議。矛盾者。則救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如先朝之爲者。即有疑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伏私念。內閣機密。重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給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乃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尙若闕疎。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機。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內閣創置。列於大明會典。臣愚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載稽我太宗文皇帝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官。題本對閱。雖陛下聖意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敕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能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紀其數目。逐吏部附籍。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沉匿之姦。舉無所容。而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臣忝官諫諍。遭際聖明。一念樸忠。初先有見如此。伏望陛下。修舉祖宗久大之業。釐正累朝因襲之弊。尤復令典。永示宏規。追究前日。廢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姦邪之人。明降敕旨。處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祖立政之第一義也。伏惟聖明。神天下幸甚。干冒天威。無任阻越之至。

廖道南

稽古樂以裨盛典

臣伏考我太祖高皇帝論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于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莊讀。竊嘆以為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肇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冊。禮樂百年。而後與信有由矣。恭惟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紹聖祖之不圖。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四郊。邇者宸翰飛瀾。親撰國斤樂章。昭渙乾文。發揮道妙。比之弦管。協和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爲羽。五聲相生。旋相爲宮。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戾於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祖。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掌職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理。律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祖。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武與樂律相應。而龜兆疾徐。成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其會之於服。冕屨。舉弗辨之於節。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縣九。享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於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清。優侏儒。恐非所以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饗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司承應。奉命紛擾。衆劇喧。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諸令甲。權播有年。而關係匪輕。蓋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隱。不復古禮。不饒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已復其初。今樂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家之說。尙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鍾記。載樂之文。則有若禮儀。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歷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朱熹稱之。以爲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徵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生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宜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我聖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諧矣。斯訓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諸樂書。條爲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定論矣。臣等不敢備述。謹釋其義。附錄進呈。仰冀聖明。俯垂采擇。

鄭 曉字望甫。別號淡泉。開封人。嘉靖癸未進士。官拜刑部尚書。附太子少保。諡端簡。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全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管闡宅成陽。詔遷汴邑。時有未遑。議遂中輟。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絕始慮終。防胡爲急。於是大宗宗封。錯布萬



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文皇英略蓋世。開封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臨陽。盧龍。出喜峯。包大甯。控保塞。山戎。為寧王。度滄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為遼王。北平西接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羣居。雁門。為谷代王。雁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襄河山。為晉王。遼河而西。歷延慶。章。又遼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為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桐之野。直走金城。為秦王。金城西度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屬嘉峪。維西域諸國。為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傅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疊帳相望。緝好宗。則輜糧不絕。若乃周。楚。齊。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揮旄。兵部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大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沈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所以控表。宋侯所以誑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蠹蝕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維羅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察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我抑。書救再三。規誨懇惻。初齊谷不悛。終負私貨。宜德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綯。赫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蹤於魏闕。即使力如管。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園土之收。未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實藩狂狡。卒起窮邊。寔深奸凶。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親九族。周。享。萬。邦。會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高皇帝約己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我朝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蓋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逐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竊盜則橫而干紀。竇困則溢而思亂。其為禍一也。而不早為之所可乎。略敘先朝典制。為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焉。

皇明四夷考序全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編廢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事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事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已駭駭乎我。二矣。乘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能我。河西女直。汗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於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勅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略。可幾而得矣。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更始也。成祖西洋之懸。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願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盧。盧。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為。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也。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

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為而不可也。陪臣請命於京師。王人致命於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髮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以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蓋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乎。

皇明北口考序全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遂之於前。宋。涼。賦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圍。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虜胸挫。六師不還。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上意益堅。司徒飽繫於掖庭。本兵雄經於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峰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諒。讓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婢。戎心狹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勒弗度。卒至六師失次。將相與戶。駱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微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跡適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榮傲。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邊呼韓之際。雖有寇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諸會並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為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顧茲畿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為之解體。不惟大寧。與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是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徵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擣貳。自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宏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常遣使。穹廬。至。盧。書。救。錫。之。綺。繡。糜。以。官。封。荷。芻。取。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萬。餘。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慮。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闕。庭。知。我。地。利。關。我。兵。力。善。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乙。未。庚。申。妖。糲。昂。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而。陳。利。害。僅。遣。柳。棟。之。帥。坐。收。薇。杜。之。績。不。然。稽。考。庚。寅。之。故。不。殆。已。已。之。變。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亦。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雁。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據。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今。皇。帝。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治。內。外。茲。虜。虜。何。足。慮。彼。善。變。者。以。為。近。日。諸。虜。解。離。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進。人。巧。為。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遼。雁。門。經。大。原。掠。上。黨。關。平。陽。殘。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荆。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關。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潛愧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唐盛國於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綉。繡。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



有恆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為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獵狝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皋繇。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

高拱。拱。高。拱。時。為。閣。臣。兼。掌。吏。部。事。大。權。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劄

臣惟兵部尚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况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為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山養之不預。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尚書。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履艱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為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馬始。蓋兵部司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而又遷為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為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顯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為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為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貶。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顯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難。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體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鼓長

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

伍袁奉

上首輔書全

率也。聞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大臣持祿。而不極諫。此國家之大患也。頃因三王並封之命。在廷諸臣。相顧駭愕。其懷杞慮。引經據理。而爭者。疏且數十上矣。然而正論未伸。聖心難悟。新命雖發。儲位仍虛。萃以為此大臣。不極諫之過也。汲長孺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斯言也。鼎鉞之藥石。廟堂之箴銘也。今公卿輔弼之臣。受主上之祿。不為不厚。擔主上之俯。不為不高。蒙主上之恩。遇不為不渥。休戚與共。細糾是責。而當此國家大事。宗社安危所係。天下理亂所關。曾不開伏青蒲。而泣諫。叩玉階。而固爭。默默苟容。以為持祿之計。僅以公疏塞責而已。引炬專稱於文端。補袞希親於仲山。方且坐視二小臣。貶逐而去也。胡顏之厚耶。夫主上之所改容而禮貌者。大臣也。則主上之所傾心而聽從者。必大臣也。大臣而不能格君心。定國本。又誰望焉。恐焉用彼相。取譏良史矣。雖然。此猶概而論之也。閣下負天下之重望。荷明主之殊眷。其絕裾而來也。先國家之急。而後其親也。八表之慈親。尚且後之。而肯逢君以微服。奈何徒知逢君之命。為順。而不知立君之子。為順。徒知並封三王。為將順之忠。而不知册立元子。為匡救之忠。迨迫於公議。乃始以錯謬自居也。嗟乎。此何等事。而可以倉卒錯謬耶。安社稷於際。議論師石大夫。而稍有遷就。則中立貽譏。婉詞法李郭侯。而少有迎合。則獻諛蒙諂。閣下之心。中立耶。獻諛耶。必不其然。而迹則近之矣。茲雖言錯謬也。其誰諒之。昔漢高祖之惑戚姬也。羣臣不能解。而卒悟於四皓之一見。唐高宗之立武氏也。舉朝不肯從。而竟決於李勣之一言。何則。心有所獨信。機有所獨契也。今日之事。主上不博謀於諸老。而獨謀於閣下。不顯論於公朝。而密論於私室。蓋國有養蘇。非此無以決嫌疑。定猶豫也。當時閣下能以正對。不占險而占身。不卜僥而卜信。則宗社大計。一言定矣。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而直為此遷就迎合也。惜哉。惜哉。卒之前星懸而失耀。主聖虛而真屬。暫止禍國之嫌。狐裘可以不賦。終存抱子之過。免走未為無爭。閣下處此。安得安然而已乎。或為閣下計者。曰。惟有去而已。奉則曰。閣下可以徒去哉。去就係一身之輕。而册立關國家之重。閣下之入京也。以力請。而君為第一義。其入閣也。以力請。建儲為第一義。奉膏陳之左右。而茲且兩失之。前時天下所為延頸企足而望者。閣下也。今日天下所為痛心疾首而恨者。閣下也。已誤之。已能挽之。然後可以謝天下。不然。是宗社大計。閣下一出而壞之也。即速去。猶有餘責矣。故奉謂在諸老。固當批龍鱗而極諫。期於神器有歸。而不當以一疏塞責。在閣下。尤當垂涕泣而導君。期於大典復舉。而不當以一去為解。伏惟閣下。深惟國家根本之慮。捐軀報主。至誠以感動之。竭力以匡正之。庶幾乎吾君之一悟。而元良蚤見也。則宗社萬年無疆之福。閣下實造之矣。若夫得君專。而問天有不見。則非奉所能知也。奉孤遠。通籍十有七年。而強半家居。雖附梓



里未嘗謂其特義激於衷故敢以狂替之說進子產之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樓崩僞將歷焉敢不盡言萃於閣下亦云惟閣下執事實重圖之

郭子章

都論全

古今論形勝之都曰秦曰洛而洛不如秦則自漢以來言之甚敬說漢高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秦之故此益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關蜀阻三面而易守敬說是漢高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宋慈祖欲都長安皆王諫曰在德不在險慈祖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都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宋竟都汴百五十年而徽欽廢議者謂洛不如秦似矣顧辟雍之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則周之都鎬卜也則書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則周之都洛亦卜也惟周卜鎬西東南北無思不服矣而復卷卷營洛者豈知其子孫必將東耶鎬距秦咫尺當其時胡不卜秦而卜洛耶舍秦營洛周公未爲無見不徒專恃其德已也周歷八百都洛五百豈洛之王氣加於鎬秦耶微獨周也都秦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世亡其長短之數可睹已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魏晉百年唐末徙洛至宋靖康在汴洛間二百二十年拓跋完顏又百年其長短之數又可睹已則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爲體專而腹之受大其可以都一也明興定都金陵似若循六朝之舊洪武初營汴爲北京則亦周公之意也末年東宮營秦則亦堪駭張良慈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耶成祖之營燕也當時臺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豈不以燕爲金元故都非中原之都乎豈不以金祚僅百年元祚不盈百年非宜都乎蓋未識上壽所屬也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密計者即不得聞以愚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始也周爲召公封國由召公傳丹喜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際周歷且過之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商始亳遷耿遷相周始鎬遷洛漢始汴遷杭然皆迫於兵戈禍於戎狄不得已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因而遷徙亦以爲子孫長久計耳宜遷二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起南陽都洛唐起太原都秦宋起宋州都汴元起開平都燕明太祖起鳳陽都吳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於虜吾令子孫自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輳都下足與虜角宜遷四成祖密計或不出四者矣彼書生之見豈足達英雄之略哉雖然口口隔一邊垣正統己巳之變嘉靖庚戌之突可鑒也漕河僅一衣帶水元人海運之制脫脫水田之議當講也果兵足以制虜食足以自固則太行易水之間即國家億萬禩無疆之宅也又何必問秦洛之雄弱哉

馮奕垣

治河議全

蓋今之患河與昔之患河者異昔之患河者害一而今之患河者害三昔之治河者憂其害而今之治河

者憂其害又藉其利夫河而一之爲害猶易防耳惟昔之所被者非一則顧於東又慮其決於西防於西又慮其決於東東與西兩窮而又兩受其弊故昔之治河易而今之治河難也治河而止於憂其害尤易除耳惟憂其害又藉其利則利之中有害勢不得冒害而牟利害之中有利勢又不得趨利而就害利與害兩衡而兩不得其道故昔之治河者功百也我國家河道餘二百年皆由李吉口歷宿遷磨兒莊入淮由淮而東入於海所從來矣自黃蠡決而東流之水分而南自蒙牆再決而東流之水盡溢而南水南溢而河趨泗矣河趨泗而祖陵有淹囓之患矣夫皇陵也者固祖宗數百年王氣之所鍾也運道也者固寧師數百萬漕利之所出也而蒙牆以南沿河赤子又非可以魚鼈鄰而浮直伍也此行河諸臣所爲甚目而憂持籌而計嘔心析肝而不能旦夕寧者也愚臣足未履符離之地身未歷白洋河之境必欲愚竊觀數之如倒囊出物則愚焉能然竊以理勢度之大都不出塞與疏兩者顧塞可矣聞之蒙牆之口所深廣不下百尺捲掃而投之難與河伯爭也捧土而附之難與馮夷競也則塞未易言也濬可矣聞之李吉口而下歷歸徐宿遷上下五百餘里墮爲平陸且夕而圖之即神禹不能也獨力而疏之即北山愚公不能也則濬未易言也夫未易言也而遂可支吾推調皇皇然聽其橫溢而莫爲之計哉今欲塞之吾以爲必先於濬嘗讀河臣之疏有曰蒙牆口決勢雖南徙然十一里之下若王家口至李吉等口百有餘里涓涓之細流猶在也屹然之長堤猶在也則其勢固可因也今誠能因流藉堤集丁夫具畚鍤且疏且濬深各若干廣各若干而又於決口之上擇其地勢可固者開支河以分其流王家口之東待疏濬既成放全河以奪其流夫流既有所分又有所奪然後決口縶決口縶然後捲掃可得而施也或者曰方今淤河平陸而高五百里而遙一旦復之計時不知其幾歲月計費不知其幾鉅萬奈何以有限之財力投之無窮之深淵乎不知今日之河而非護陵寢通運道則已誠護陵寢通運道此鉅兩之費不損令河俟然而再潰不知其所以委於波臣者又幾許也與其委之波臣無辜損此費也或者又曰河之行也汪洋而澎湃排山而走石今築令所疏濬者深可一二丈許廣可一二十丈許一旦決水而行衝之刷之則狹者可廣淺者可深是事半功倍矣噫吾非不知事半功倍之爲逸也但治河之時皆方春及秋之時彼其時水勢差縷就其淺矣恐不能嚙之使深就其狹矣恐不能刷之使廣及至於夏淤潑漲天洪濤互地勢若奔馬瀉若建瓴而吾又高其堤以束之束之愈激激則愈怒彼不以其力刷廣而反以其力漲堤不以其力嚙深而反以其力決堰吾思夫蒙牆之轍不遠也豈可不爲之寒心者也臣讀先臣楊光訓之疏有曰水必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塞亦必盡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全塞故以臣愚見必令王家口至宿磨一帶舊河挑不厭廣鑿不厭深無使來有餘而納不足無使入口闊而下路隘無使吞入多而出口少然後有以受其流又必從淮安以下海口以上浮沙壅淤去處時刷時撈使得所容納然後有以盡受其流夫有以盡受其流然後上流可殺上流殺然後塞決之功成塞決之功成然後水有所歸而不至橫潰溢陵寢可固運道可通生民免魚鼈之害不必投壘而河流自安不必歌瓠子而汎溢自息夫禹之治水水之性也今水性趨南而吾已拂其性而障之東之而不能廣爲容受而欲其帖然就善故道收其利而免



其得也。詎可得哉。方今諸臣議論滋多。意見各別。為河南計也者。則欲開故河。引水而東。為山東計也者。則謂河身低。王家口高。即引之徒費。河未必東流。不若自決口南。順其勢而築堤以護陵。自徐州上下。引清渠而通。不知大臣為國家計事。當權其利害。又當權其利害之大小。當計費。又當以所計之費。與所獲之利害。互權其大小。當融偏見。秉公心。又當以大公之心。與利害大小互權。而不為柄鑿者誤。河誠南不經泗乎。不通陵寢乎。王家口誠高越數里。不故道乎。故道不三百年乎。口之高。諒不高於龍門。伊闕。獨不能浚之使深乎。且對河有逆瀾之勢。不可藉其衝刷乎。建開引清。不謂非策。然使清渠常如今日。則可為一肥。雖為泉。咽喉不通。誰飛。不謂是暫保目前。然以不測之河。鄰逼陵寢。百年無事。不見為安。萬一子胥不仁。陽侯為虐。奔騰捲浪。潰堤及陵。是舉皇陵而試之一擲也。豈不危哉。故河南行有三害。東行從故道。有利而無害。語曰。無與禍鄰。又曰。無徵天幸。知乎此。可以諱河之得失。而決從違矣。若夫決堤既成。虞其土新。而堅以築之。虞其單薄。而厚以增之。則有堤絲在。若夫舊河既浚。慮其或淺或深。而以平底先之。欲其心趨愈低。而以水平準之。則有河臣在。至於尋九河故址。以疏其勢。而令全河之水。不盡滙於一淮。開淤河石壩。以通乎清。而令往來運艘。不坐受夫苦澀。此又百年經久之策。愚臣所欲得堅決。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

### 昭代經濟言卷十二

馬 馴字維其 臨江州人 官拜 御史

破虜圖

臣伏思北口為中國患。自古有之。惟有備無患。可以無患。今鎮兵雲屯。關成備比。然賊奄至不能防禦者。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武備不修也。臣請以修武備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便。廢置緩急之數。施為相度之宜。為皇上陳之。計我邊疆。東起遼陽。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春至冬。自幼至老。所守之日長也。所守之地廣。備未有千里之堅城。所守之日長。備未有千日之銳志。矧彼口口。以馬為家。何如其假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為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董勸成能以為技者異矣。且其膚革毛髮。長養於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藉烹飪溫煖之綱。譬之風林之鳥。走壙之獸。其桀驁狂厲。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散。彼逸而我勞。我之隙。彼之懈。衝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其橫。首尾不能相應。內外不及。為援。撤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論未定。而彼已壓足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為中國患也。然我中國習五行以為具。我得勝氣者也。聚諸省之供餉。我得勝制者也。上有剛健神武明略之君。我得勝主者也。彼烏得有其一。二。加我十百千萬哉。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也。蓋戈。戟。刀。劍。矛。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弓。材。標。架。楛。柵。是以木勝也。崇。城。壘。堡。高。壁。深。塹。是以土勝也。內則桑。乾。白。河。蘆。溝。環。遼。京。師。

外則黃河一帶。亘截萬里。以為大限。是以水勝也。神劍機炮。烈炬。焚薪。是以火勝也。斯五者。我算得。彼算不得。皆我所有。而彼所短。今以我所長。而角彼所短。反不足以屈彼何也。有其具。未有其用。有其君。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每苦於庸暗之君。諛佞之臣。居其中。而牽制阻撓。以償其事。宋轍可鑒也。乃今皇上。獨擅乾綱。神謨廟算。駕出羣臣之表。固非諛佞可容。而平虜安邊。以貽百世之太平。此其時矣。凡敵國對峙。固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為今之計。惟擊為便。所以備擊者。有三事焉。儲時為急。鼓勇為急。制車為急。而繕城垣。修斥堠。之類。宜次第舉。可也。儲時之法。有三。復輪粟之令。革買賣之窩。則鹽引開。而飛芻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年邊額多寡。為賢否。則積少而倉廩實矣。先時出幣藏銀。預儲芻糧。以儲各鎮。急則值不賄貴也。鼓勇之法。有二。發敢死之士。重首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昔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禦虜。舍車騎材官。何以哉。而車騎尤為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貯。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辟。况中國以火器勝。而火器必以車載。然後可以馳遠。而後可以機發。車也。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房瑄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口對壘。則重車壘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乘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謂之衝擊。我乘未集。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乘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之遠也。既有所馳。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砍其營。或擾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擣其輜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頭曼復生。冒頓再出。亦不能支矣。昔人必其利。蓋有倍於羶者。而後為之。使我有備焉。彼將不利於進。雖進不利於退。則不若獵於沙莽者。安且利焉。倘何侵擾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日聽其發蹤指視。以馳逐林藪。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將安疲樂息。惟嗷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反搏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馬勇。梁震。王效。號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肯養能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十人。結以恩義。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使我九邊戰士。盡如三家者士。又何難於燕然之勒哉。此臣之所謂鼓勇者。不可不急也。大抵主兵一動。便問倉廩所積若干。石客兵一至。便問芻糧所供若干。時運者。邊糧無數月之備。士卒有枵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絕。又何以為自存之計哉。此臣之所謂儲時者。不可不急也。六韜所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進北走也。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衛車。攻車。後世所謂武剛車。偏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為勝者。况虜專騎射之能。往來遊衍。疾於風雲。非車不足以當之。臣之所謂制車者。不可不急也。竊狀時事。如疴瘵之人。病大疽也。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刺剗剔。以盡決癰毒。而後徐理其羸弱。可也。彼虜醫者。執談思補。而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焉。大抵剗剔甚恐人。溫補之言易入也。好使誤國。故庸醫者流也。不曰失機。則曰生事。不曰開邊。則曰



冒報錢糧師旅未與而議論紛然舉劾一行而經年聽勘雖使頗收衛青等復起將安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威不殺則不威不殺則不定在我者不橫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勝攻取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皇上推選大臣之兼智仁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於五年之上下不必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壯盛不必計其供億之多寡而惟視其口口侵犯之疎數不必責其武弁之廉儉而惟謀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予奪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為之扛阻掣肘且我國家建都與口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之險足以制口口之命一則恃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盛今口口突入古北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此皆當事之臣不能預慮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所以用束手旁皇以致誤事臣愚以為每季輪差總兵官一人督京營四分之一屯練關口多設火器布虎落以為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警息即分屯守以安城外居民之心關口則外虜難入四堡立則內寇不作此安畿輔固根本之首務然則便宜處置鼓舞作興則在帥臣而其委任責成則在皇上也

減賦疏劄

勘得襄陽等府州縣衝所災傷山居煮葉水居捕魚田園如掃室家若枯百姓之色皆驚然欲就死也臣聞者久之圖所以救饑者未得其便而武岡黔陽等縣亂民忽見報矣多方安緝獲渠魁嚴寬等而法獲之實不覺淚之灑臣撫之詞有曰從亂者死無赦而將死於饑者予先計口賑之復奏減今歲應徵之糧而諸郡縣之民始帖然待恩矣切念荆楚豐歉天下因之况其俗慳輕多逐目前之利即富室亦無隔歲之儲且關洛流民失業就食者動以數萬計猶猶出入相引為奸守土者不能一時忘竊發也捕之於生心之後即備兵猶恐不敷不若寬之於待命之先且保民猶有餘惠不特百姓信臣臣可以對百姓而刑無難江漢安流國家熙美之休將與天地同悠遠矣

上兵部止兵劄

謹按松潘一鎮西接吐蕃之界北近金匡之巢番蠻出沒倏倏候候此夷性也洮州奸民遠禁交易而陝之守臣據法捕之此憲律也走死蠻境外誘番夷內連緬族越風洞而寇龍州奪鎮平而寇疊溪雖勢若燎原法在勦絕而撲滅之計則一遺紙之易蓋烏合之衆蝗邊之雄如戲如謎互相搆札官府防護得法撫諭有方而因之則即蒙頭竄命長守穴中耳此某所朝夕熟籌而敢必萬全者也若如總兵官徐俊守禦千戶金城等所呈反狀所請軍資大建旗鼓誓必盡殺賊奴為武弁立功之謀得矣恐轉教之變而所損將不貲無乃為西川重困乎古云佳兵不祥又云兵無妄動乞毋徇所請速止大軍聽職招撫無謂寇不止而可徐議師及議師而職即甘玩寇之罪也

安置流民劄全

看得流民即吾民也法有流原待乎皇之重者而民獨甘自流乎荒旱頻仍驅千里失業之民散集我地

中野悲鳴情實可憫若能得食來春麥熟各有故土之恩矣豈即甘聚噓以流易死乎况各地方倉儲數年以來所貯稍麥若干原以備賑即難散給流民獨不可給與居民乎官民尚義者事難自處獨不可勒令平糶乎濟士民即濟流民流民安則士民俱安矣來業者毋迫于網者毋縱順性調停酌地安插存賢有司之能耳何用捕逐為至於提防一節即非流民布聚地方各有封守如吉陽湯峽梅子等處最為要害本院兢兢屢行申飭今後巡捕等官視前愈加嚴謹量增守邏只不至紛擾以亂成規則恩與威濟自然畏隨愛生矣此亦一時之權宜也

馮琦

為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聖明速賜考選以光聖治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十二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策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倘未有所感動况於疎迷下吏羈旅孤臣即有苦情安能自達於九重之上哉願臣等所情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是維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闕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既不得即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既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祖宗以來並未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祖宗令典一時隱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為典制惜者也事各有宜政當體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徵已而報能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為有識所窺况此徵召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召之也似欲用之其不報也似欲置之召本有名置之何辜使人寄官於不內外之地寄身於忽毀忽譽之口而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乍冷以前博訪精選之旨都無歸著詢嘉納諫之意總屬空談此臣等所為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不但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下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其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誦臣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有拊襟裹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選何必勵精博此徵召是使平常借口材傷灰心撫按舉薦何為部院採訪何用略無風勸人誰信從此臣等所為吏治惜也而天下人才惟上所獎養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才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木向早春萎葢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摧殘氣既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守彼三絨影消松柏之鳥聲斷梧桐之風言者既不敢吐任者亦不敢為率天下之士歸於依阿唯諾委靡退阻必自此始此臣等所為人才惜者也此四者於時於勢萬萬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為國赤心更在聖恩聖度又不止如前所稱四者緣諸臣待命既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或謂因朝有缺失不欲下臣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然矣夫人臣



誰不欲常保身名。誰不欲結知君父。何可自干雷瀼之譴。自絕雨露之私。或出忠憤。不忍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即在目前。尚有可諒。况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曩受瓶恥。李代桃僵。譬如江河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既過。浪痕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孽。治亂之跡。具在前史。不論褒貶。與不關。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政。彼自妄言。彼既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為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不敢言。前有奸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為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恐其長鳴。而先禁之。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嗚佩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舉在諸臣。考選不精。舉在臣等。至於早發明旨。惟望斷自宸衷。則聖治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與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於公署。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鬱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得盡其職。既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若此。

為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全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於今日。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芥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爰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突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報。舊穀既沒。新穀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於派買。攘奪於催徵。行旅艱難。水陸斷絕。以發百物踊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滿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尙多未發。萬一河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事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儉。但憂歲空。數年以來。災儉洊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靡蕪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九年水。非盡那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也。彼淫此竭。東糶西賑。相尋不已。而至於九年七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四夷之警。連與傾國之師。車騎馬蕭。行賈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與紹瑞之使。已出。不論地之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之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家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為率。入於內帑者一。尅於中使者二。瓜分於參隨者三。指屬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用。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皆不與焉。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即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於如此。臣固知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歲大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強奴悍婢。則怨者不可勝計矣。人君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參隨。豈但強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於民心之離。離

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噪。鼓噪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於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耳。即如湖廣一省。激變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為甚。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為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大亂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之苦無及。史册所載。剝削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既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窮則為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郡縣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脈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為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為長慮哉。民既窮矣。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略百萬。有如一地方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餘。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即得其心否。臣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聲淚俱下。若謂事必有安無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永固。而何以不傳至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西園大盈所積之財。與積財之人。皆在何處。而獨黷貨之名。聞於今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之異日者。獨有令名耳。臣等竊觀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皇上起之。亦自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皇上髮早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宋神宗時。能新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繁囚而雨。總之應天以實耳。近時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半因陳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聖明在上。能無憫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冤。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為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香火於彼。而身嬰縲紲於此。遠近傷之。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為冤。輕此一人。無損於法。而天下皆以朝廷為是。惟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休戚。時勢至此。不忍不言。所慮者。萬民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惜者。萬世之業。與萬世之名。惟陛下加意於臣等之言。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全

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贊感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於一也。統於聖真。則百家諸子。無敢抗焉。統於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不列於學宮。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蓋即古人能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謂聖真。此所謂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浸漓。始而厭海



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趨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遺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說。以實為空。以空為實。以名教為桎梏。以紀綱為贅疣。以放言恣論為神奇。以蕩奔行檢。掃滅是非。廉恥為廣大。取佛經言心性略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嗟乎。聖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弄本業之精。拾遺教之殘。譬如以中華之音。雜越語之語。語道既為踳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澆於狂瀾。經學幾為榛莽。部科交列其弊。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者何也。解書或用注疏。或不用注疏。則趨向不一也。論文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收奇僻。則鑿裁不一也。同是遠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參。而或以為當處。或以為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鑿。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毀異說。去年亦奉有明旨。督學而下。何會禁止一處。燒毀一書。等經學於弁髦。得詔書於挂壁。如此。即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於聖人之言。與天子之制。而定為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注為主。二三場以淹貫性鑑正史為主。其有決裂聖言。背違王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一切坊間新說山議。皆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提學官員。仍具文報部。要見黜過險駭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叛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對補。三句以外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原卷解部。如有遠式過多者。照題準。該貢不堪三名以上。事例該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定行參降。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王制為準。違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王制則參。不背則否。士子有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許會試。多者斥革。各解卷到部。罰委司官評閱。送科覆閱。各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異處。致有後言。事關考試官。提學官。遠式之大者。其疏參究。其應停。應降。生員。徑行提學官處治。至於文章之體裁。士子之條格。容臣等細思參酌。再行題請。伏乞天語叮嚀。敕下部院。斷在必行。行之三年。而士習不歸正文體不歸雅。則臣等與天下督學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焉。自古世道升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好尚為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為國。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元課虛。主於自為。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即能真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製咳唾之餘。以自益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自為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內。自分兩歧。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於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挽頹波於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知所屆也。

東省防倭議全

防倭猶防黃河也。夫慮患如海。雖復混濛瀆洞。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屆而止。河則奔突橫溢。遷徙無常。

可使平陸為河。可使河為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所止者乎。倭所向非遠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為犯遠左。則難入也。犯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禍。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口。城有可守。登萊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即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坐困。故曰。犯遠左難入。天津畿輔重地。為國咽喉。一有緩急。遼東大震。然進可攻。可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邊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日。一呼立集。平原曠野。以騎蹙步。萬矢齊發。我用其長。使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芟夷。故曰。犯天津。暫擾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舟不如也。陸戰不及邊兵者。騎不如也。若出於無水兵無邊兵之處。彼搗其一虛。而我遠其兩長。腹裏州縣。城既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各城被掠。則郡城亦難孤立。北震邦畿。西梗運道。游兵雜沓。道路不通。須我南北兵集。彼已自立窟穴。我反勞。彼反逸。我反為客。彼反為主。我反致於人。彼反致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矣。請略陳三郡之形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面山也。惟正北一面。綰穀其口。北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互。二百里不絕。山勢西起太山。南接蒙山。鈎連至郡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於登則萊不能救。出於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於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外控登萊。內護省直。扼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州為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頓餉之處。夫有重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兵無厚餉。非吾兵也。兼此三者。則可以為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為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鬪。可調以戰。若結以恩惠。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為兵。內憑百雉。外阻羣山。強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以資敵。壁可堅。壘可清。亦惟青州為然。故莫若建青州為重鎮。厚增障。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互相聲援。互相灌輸。而內於中原。添一重保障。切以為於計便。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兔。此非進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著之兵也。有如彼知我中國兵。赴遠左。而潛以水軍。乘風渡海。一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風瓦解。必將望名城以為歸。青州素亡蓄積。一年耕不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不出一月。立因矣。青州之民。勇私鬪。怯公戰。平居皆鮮衣怒馬。六博蹋鞠。游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思亂。一旦有事。乘機報讐。緩之則不減於倭。急之則瀕應倭。今倭在大海外。而不逞之徒。談之已津津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然也。倭至登萊。我失大海之險。一也。至青州。我失羣山之險。二也。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愛。而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以海為門戶。西包河山。以自固。而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則以信臣精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平也。切慮計之。倭越大海。載糧糶器具以來。跣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費一月食。而因糧於我。海邊空闊。人烟稀少。加以逃避。鳥驚禽散。彼即拾掠。能得幾何。我誠以重兵要地。阻羣山以扼之。清整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故青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就我畿輔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登萊便於天津。就彼進犯論。則登



萊急於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於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一。地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亂亦第一。然則建青州為重鎮。一定不易之策也。建鎮必先議兵。議兵必先議將。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列其事於左。以俟國者采焉。其最要當先定南北兵將。水陸所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客兵不可多得。不可久恃。終當訓練土兵。第以彼為師。習其技能耳。今海上水兵二三千人。而邊兵無一人。豈以海上數舟。便可恃為長城耶。今日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見倭。已三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已老。此時所募精壯。乃是當時未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北人無大相遠。而風氣終不如西北邊之勁。海濱用之可耳。至於城守陸戰。而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參將一員。諸城樂安宜設守備二員。皆擇邊將威靈素著者。坐名上請。隨帶家丁。參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各給雙糧。稍從優厚。一遇有事。外可仗其勇敢。以當軍鋒。內可藉為牙兵。以鎮內亂。無事即以技藝教練土兵。海上水兵。增至一萬。以兩兵教之。陸兵每部增至五千。以邊兵教之。於本省班軍。赴京邊做工。先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守。部覆以海氛未定。未見允行。今當盡數留用。譬如人家有盜。合使賊獲在門庭防禦。而反令從容灑掃。緩急失宜。且方借兵於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恐非計也。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計。比見部議賞格備矣。然詳於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至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小捷。六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賞延於世。士民量其時口。以為獨免分數。海防撫臣。先閱定某城堅瑕。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內者。以軍法從治。各處修城。宜圖實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員。同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才謀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之處。相度停妥。一聞海上烽舉。聲勢逼近。約長率百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襄糧自隨。不能攜帶者。緩即先行寄藏。急則即時焚毀。寧奔溝壑。必毋以糧資敵。寧竄山谷。必無以民資敵也。我之於倭。兵力十不當一。器械十不當一。奮勇及前。死不反踵。百不當一。惟有以城相拒。以糧相敵。或可冀耳。其次當春留東三府錢糧一半。運糧赴朝鮮接濟。一半留海上。修戰守之具。如山。陝。二省錢糧。皆留備邊。近日畿內諸郡。亦皆留之。量加鴻臚武職虛銜。能開士夫。得復職閑住。致仕及量增服色品級。徒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一策。其次當令沿海地方。民間得以前本色上納錢糧。民以糧易錢。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輸之費已三矣。一旦有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繼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糧多。發之糴糧之時。價費而得糧少。又往返費時日。則何若。即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負粟納糧。官不必發銀糴穀。上下往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已發海運。今秋穀豆所收。又薄。明春之民。必多枵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糧。以自補。非但備倭。兼亦備饑。預圖則省。臨用則難。豈登萊之患。獨緩於天津。而備倭之費。反輕於備口耶。如備零星之寇。但可累積微。補苴罅漏。如備大舉。非多兵多餉不可。譬如富家。與作有財。則可使路人化為童僕。悍奴化為恭順。若其

無財一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則零竊亦無。一來則靡費不小。排山倒海。其勢難支。捧漏沃焦。為時已晚。所當亟為題請者也。不足則請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割數百。送海防衙門。看何處緊急。派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兼上納。如某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色。急則獨收折色。需費贖罪。本非美政。而古人遇急皆為之。甚至權酒醋。算車舟。而不肯一概加於地畝。則以數者之害。比加賦猶淺耳。至於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能獨給。宜做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尚義捐資。以佐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聞官。照何洛文。穆文熙事例。題請旌表。夫民急則費不惜。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根本之計。莫急於收人心。東人之困極矣。而上官之軫念。亦已至矣。願海上之備。既不可已。內帑之請。又未必得。不於地畝議增。更於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修本地武備。況以三府兵餉。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蚩蚩之民。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於前日之未減耳。即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三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可知。而百姓未有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文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畝之內。加三四釐。於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即如修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畝。畝。礦務煩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場。各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畝。大工伊始。普天共役。豈我東省。獨為匪民。錢糧加派。又必出自地畝。海上運糧。即給有官價。道路既遠。賠累必多。驢馱車運。皆取於民。則又出自地畝。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歲非大收。近城未見荒涼。遠社已多離散。逃者既衆。錢糧無所出辦。則因累及本社。稍能自給之民。名為遺備。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逃。彼既流離。數切之。猶何守。今既請留正額錢糧。以給征繕。則地畝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增。及增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一體。同患難。共甘苦。即萬不得已。事至開例。事至贖罪。事至勸借。必不輕累貧民。即有逃亡。明與開豁。必不連累富民。使民無事。款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苦由之中。不敢與聞時事。直以桑梓之地。安危相關。故遂舉陳其愚。惟臺下留意。熟計其便。

霍文玉

破虜復套策全

夫破虜何術也。臣按破虜非難。預定車師之法而已。天星軫主車輿。畢上有五車。氏下有陣車。天幅。閣道。下有車府。為車貯。又有王良御父。為御官。天文志曰。兵凶器。欲求萬全。成莫如車。聖王制車之法。與經界相為表裏。所以制戎馬之精意也。仰觀其象。其麗有如此者。書序。武王東征也。戎車三百輛。詩序。宣王北伐。元戎十乘。嗣是楚子乘兩廣。分左右。而雄長南郢。晉人五乘為三衛。而世輔西周。漢衛青以武剛車出雲中。却匈奴於塞外。晉馬隆作偏箱鹿角車。破樹機能而克復涼州。唐馬燧作冒戰車。而河東大振。宋李綱以車頗京東西路。而經緯兩河。他如魏絳之如意車。黃懷信之萬全車。王大智之雷電擊車。尚論其世。其迹有如此者。車之制其來尚矣。夫戰以人搏。必以車者何哉。兩軍相遇。金戈勁弦。萬命所關。不有依據。



雖禁險突。昔胡淑有言。當口之戰。陣突騎之輕。非車何以蔽護。夫人之披甲鏡。所以蔽護其身。而戰之有車。亦一陣之甲鏡也。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夫取譬之意。是明言胡馬非車無以爲禦。故兵法車行間隊。轉轉相拒。整一難犯。爲陣爲營。任地險易。或縱或橫。八陣隨變。奇正以驅。藩籬關鍵。大卒如居。八面蔽捍。人馬無虞。古云。步不勝騎。騎不勝車。良有以也。以上論用車之由。昔我太祖高皇帝。遂羣雄於水國。至於今。大都廢車而騎。騎又將廢而步矣。司圖計者。豈知毀車崇卒。春秋病其苟且。矧今口馬驍健。動輒幾萬。以其居吾邊土也。入寇甚便。以其豐腴繁衍也。所習之長技。精而且衆。惟我邊兵。衣食不充。情義久乖。亡逆者利爲句引。怯懦者巧爲迴避。一聞賊至。主將深城。戍兵高阜。徒爲觀望而已。迨其擄掠既飽。從容言去。乃觀望者徐起而蹙其尾。或得彼羸羸老耆。數人。或拾彼利朽爛惡者數物。質賊之乘。以給疲軍者。便聲報追至某處。陣戰斬獲首虜若干。奪回輜重若干。至於賊之深入爲害。凡我百姓。被其俘虜死傷者。不知幾千萬家。匪十報一。且以前功要索賞賚。幾何不爲賊所輕笑也哉。夫我之步騎。不足爲虜騎之敵也。不待智者辨之也。然則車戰之法。非我驅殺胡馬之急務乎。臣愚以戰法必取諸八陣。車法必兼諸歷代。洪武四年。令造獨轅車。永樂十三年。宣德十四年。申明其制。而倍益之。自京府河南。山陝。徐鳳。淮泗。壽鄆。等處。額派有數。大小有式。近日諸邊。各亦置爲戰車。雖體質重大。皆可酌用。都御史余子俊。傳頤。副使陳大綱。胡松。已經奏請。該部虛應。未經行造。臣敢取往制之有明驗者。間亦附以己見。類爲一法。大約樸素渾堅。輕活機便。可以奮軍威而陷胡馬。兩竿前長。出二尺許。安鐵獸。爪轅端中。刻以猛獸之狀。可以伸縮隱顯。法以火砲等火。焰震聲。從口中出。以降胡馬。如箭臣蒙馬以虎皮之術。敵馬遇之。無不驚怖。反攻者。兩端各置虎牙三把。與兩竿錯綜。皆外向其犀利。可以遇胡馬之衝突。兩端旁。用開合法。置兩牌如兩翼。可以排挾。戰者之轉進。上蔽下裙。可以避矢石而衛人足。每隊大車。四輪當前。每輪可以護三十四人。司竿者四人。各司鐵索一條。如李綱法。行則步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司樵汲者三人。五人。司藥者二人。司神獸者一人。司戰火者一人。司弓者二人。司弩者二人。司殲馬雷者四人。每隊小車。四輪。繼大車之後。其二東向。其二西向。其制與大車同。其卒徒器械皆減半。附大車以食。司竿者二人。司火者二人。司弓者二人。司殲馬雷者四人。以上箱下。檣器糧以資。擊刺以底。然則車之足以代負荷。而制戰動者何如也。以上戰車之制。古用車之法。死地有十。勝勢有八。必講明俾知趨舍。平原曠野。則依法旅進。崇山峻嶺。浮沙積石。則分隊貫入。每止則依八陣之法。六十四陣當前。二十四陣列後。以旂爲幟。門以軸爲御。車軌塵。馬候蹄。遇戰則大車爲橫陣之車。小車爲馳車。爲闕車。爲輕車之萃。聽中軍舉號。如平日推演法。嚴壘相持。窺敵觀變。多方以誤之。如得敵人形勢。可設五鼓。三分而乘之。法分奇兵爲三。覆大車止。小車依法。振旅間隊而出。或挾輜以戰。或擁拒而進。長兵禦人。短兵禦馬。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之法也。神車作勢。羣火電發。萬矢雨流。威鋒莫測。張皇失措。彼驕悍之口。所恃者。控弦勁馬而已。我既有驅馬之法。馬既不前。弓何所施。况車之上。蔽下裙。舉有所豫。雖施之。亦非所及也。如此。則口馬迫而敗北也必矣。山是縱奇。

兵夾追之。以正兵繼之。或伏兵邀之。乘虛益實。口性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幾何而不爲盡殲也。按法步以隨車。騎以出奇。彼欲進也。吾之剛車不可近也。彼欲退也。吾之精騎乘其背也。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又曰。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此周悉萬全之策。料敵制勝之謀也。試觀今法。以步騎禦口。其關隘城堡諸軍。多者不滿數千。少者僅及數百人。疲馬弱勢。分而孤。聚者不能爲陣。陣者不能爲戰。當其衝者。且消沮閉藏。惟恐影響之不幽也。况欲比隣切於赴關。而相爲救援者乎。他無詳及。姑舉大同一鎮。將無成令。軍無圖志。賊已知其人之易與也。其地川原平衍。可以橫布馳驟。賊亦利焉。故歲多大舉。賊纔出套。便涉偏關。入老營堡。平虜城。威遠城。皆稱要害。若南犯。則應朔諸城。必由之地也。東走則陽和諸城。獨當其衝。順聖。懷來之莫。皇都震矣。故宣府爲皇都之後輔。獨石馬營。葛谷。萬全。張家口。新河口。洗馬林。爲空府之後衝。尤所宜申飭車陣之法。教演將卒。昭示紀綱。以鞏固皇都者也。大同爲皇都之右臂。偏關。老營堡。爲大同之咽喉。紅門水泉。小營兒。八柳樹寺。塢等。夾三牆。適兩徑之險隘。乃口騎天阨。天宰。天羅之地。多設數伏以殺之。則無不中者。我國家設大同左右衛。暨威平等。皆爲偏關之內。應其永興鎮。西等。爲偏關之外援。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入寇第一關。頭機在必守。防禦之兵。半是民壯。備奴。救傷救死。不暇。可責以敵愾。按其地。可如臣車陣法。建一營城。移大同西路遊擊將軍。并偏頭守備。分灰溝。五花。得馬。河曲。保德等兵。更多召土著者。住劄屯於此。與老營堡遊擊相爲表裏。策應沿河岸築爲高堤。錯綜樹以數十萬柳。以折胡馬。每賊一出。乘其未涉。將涉而擊之。特破竹之勢耳。其一策。昔于筠請唐高祖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以扼突厥之入。如臣海舟之制。胡馬必不能涉水而渡矣。以是推之。則凡河北。河東。河西。水限之處。舟師之法。間亦可用於西北矣。其又一策。於人馬可渡之處。或一里或半里。用開闢法。多設堰閘水門。無事則漲溢。可以溉屯田。有警則涸源。可以絕胡馬。萬一勢不可遏。則洪壘以成。漂沒。如韓信夾雜水。決沙壘而斬龍且。曹操引沂泗注下邳。而擒呂布。皆控帶川流。而藉地形之利也。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以是據其要津。則偏關固矣。偏關固。則宜大有重險。而皇都益固矣。以上車戰之法。臣嘗考之。河套爲朔方之境。皆中原守地。自秦遺孽恬。伐匈奴。收河南地。唐張仁愿。取漠南。築三受降城。以守之。後爲安祿山所削。元末遂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城爲守。正統間。失守東勝。退守河套。口治間。棄套守牆。而寇始入境矣。今不取則遺此顯憂。果如臣議。則邊城府庫。兵法將卒。內政且修矣。可以下令攻之。命京府直隸。山陝諸路。申飭以爲後備。命遼薊諸甲。按兵其境。以防他變。命宣甲屯獨石。洗馬林。以絕其東援。命寧甲軍河東。以斷其右臂。命偏關諸甲。橫絕套口。以遏其內奔。然後命柏林。建安。長樂諸甲。出大相河。以擊其首。賊必大駭。以應我。我惟重壘相持。以老其銳。命歸德。漁河。米脂。鄜水諸甲。出榆林。以擊其項。賊必另驅。以應我。項既受擊。首且有返顧之虞矣。既又命靖邊。把都。永濟諸甲。出寧塞。以擊其腹。賊又不得不另驅。以應我。腹心受敵。其首項漸爲之縮矣。以三山。饒陽。慶寧諸甲。出定邊口。是以招其足也。以鐵柱。新石。石諸甲。出花馬池。是以擊其尾也。彼之衆援既絕。我以五道并進。彼黨既伐。我黨且樹矣。卒之首尾牽制。四肢莫掉。而腹心益病。理。



屈勢窮。如智武子挫楚之法。振車列陣。三其師而不與戰。是則伏能勞勞。飽能饑饑。能能持。持久不  
 戰。因弊不勝。將潰然自亂。頽然自敗。而避死趨生之無及矣。席卷之功。不在今日而誰待也。兵法曰。先據  
 戰地而待敵者。佚。能使敵自致者。利也。是以攻其所必救也。是以分其勢也。又曰。善兵者。屈人之兵而  
 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我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之所備者多。備前則後寡。  
 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是之謂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無已。奮一  
 怒之威。潛令夜不收。萬人如亮之殺。蘇甲兵者。可一破而殲之。君子曰。復不世之譽。殺厥士女。則固不嫌  
 於用術也。是則門庭之寇已掃。而中土可復。沃野可耕。所以資民利而省飛輓者。則又萬倍矣。以上軍攻  
 之法。或曰。車制久。湮于欲用之。邊土久。捐于欲取之。無亦時勢財力之艱。應之曰。古車戰以制四夷。擁車  
 出塞。軒輕渡淮。三代有之。下至參偏。拒狄。偏箱擊鮮。秦漢唐宋有明驗。惟在今得其法而用之耳。如謂邊  
 難車往。而徒驅此疲卒羸馬以與敵。是何異於委肉於虎。况今宜大寧固之區。非上古雲中朔代之  
 境乎。何昔皆利於用車。而今獨不然也。若謂取地之難。是又毀界廢防。味春秋謹嚴華夏之法也。臣聞天  
 有長垣。地有黃河。非我族類。天地且限之外棄矣。王者奉天地以出治。可以棄我中土。自失設險守國之  
 象乎。凡此皆狃於拓土開疆。生事邊徼之說。而不知用兵之節。討罪之義。以復宗祖一統之制者也。內險  
 失守。則外侵日甚。曾見易守河為巡河之役矣。尋又易巡河為哨探之役矣。自頃哨探亦未之遑。牆內之  
 耕。且鞠為蓬。蠶之場。矣。剝林之髮。不特智者而後辨也。夫惟戰攻之制。既成。設守之議。尤不可緩。今之議  
 邊者。連篇累牘。皆詳於內。略於外。不知略外不支。內詳何益。請以身喻可乎。外感不入。則內恙不作。故善  
 調息者。修形以和中。乃可完神以長生。今邊牆之外失守。猶之寒暑之莫禦也。入寇之毒流行。猶之臟腑  
 之受劇也。不究賊所以踰重關。越隘口之由。而惟責其搶關。廂殺村落之險。是何異於舍寒暑之禦。而欲  
 臍腑之禦也。或欲於沿牆缺口。兩山斷處。賊乘可以擺踏。馳驅者。即其中挑可容三千人馬營盤。若止可  
 單騎徑行者。挑可容二千人馬營盤。周圍壕闊一丈。深一丈。於盤旁增高一丈。藉此為殺殺代勞之所。緩  
 急可恃以為固。夫此亦跨山結局。古之所謂高關戍守之制。議者之見未為不良也。臣愚以為。聚人馬以  
 守之。不若集兵革以守之。殆不必三千與二千之靡費。而所守尤為不可拔也。堅車不過數十兩。健卒不  
 過數百人。嚴烽遠。探賊之來。乃於營盤夾道之處。如陣戰之法。擁車時列。四五層或六七層。據隘把持。  
 作勢。撞逐。彼殘賊者。雖雲蒸鳥集。彌川絡野。自不能行行列列。而關關於我矣。兵法曰。盡地守之。敵不得  
 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又曰。據地之要害。扼地之襟喉。蛇蟠月偃。使敵人急至。而不得至者。害之也。自其  
 相持不克而遁去也。或設奇於高阜處。以木檣飛石以壓之。或設伏於巖谷之中。以砲矢擊之。或積薪於  
 崇阿之數。以火焚之。昔秦觀有言。暴悍無過於虎。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撞以利戟。射以強弩。  
 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即此為邊隅作虎落也。兵法曰。善守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  
 曰。善勝者。立於不敗之地。是之謂運有足之城。策不伺之馬。持重克敵。無逾於此者。然則車之足以省人  
 馬而減芻糧者。何如也。竊又一議。可於入寇之處。離邊牆可一里半里許。控嚴依水。量以戰車。夾兵而出。

就其處築為雉城。重門望樓。警臺敵棚。外環高堤。曲連舊城。為壘城。沿堤多設臺墩。赤幘相望。刁斗相聞。  
 環堤外。錯綜植以萬柳。移附近守備官軍。住劄以為守禦。內以防奸細之出。外以防焚蕩之入。賊小舉則  
 開門延敵。設奇出伏。輕車與戰。賊大舉則擁車列。重壘堅壁。附近城堡。即時策應。相隣路口。張為聲援。  
 昔高后有言。狄同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用其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  
 入。此皆扼吭先制之計。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敵不知所攻。又曰。兵有三勢。將勇輕敵。士卒樂戰。  
 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踞。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夫莫過。此謂地勢。  
 因敵怠惰。疲勞饑餓。前營未舍。後軍未涉。而擊之。此謂因勢。凡得一勢者。敵且莫能侵。况兼而有者哉。如  
 此。不惟牆內之民。時耕時穫。雖牆外之墟。無不漸為我耕所矣。故上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蕙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趙充國平羌。奏屯部曲。壘木樵。校聯不絕。通勢併力。以飽待饑。以佚待勞。此  
 上策也。以上二策。在內者可以為盤。在外者可以為城。然必多召土著常居者。彼有所憑。依蔽捍待。而無  
 恐。有父母妻孥耕穫。益以給之。豐宅而安矣。故曰。確守邊疆。以居民為主。官與軍鎮壓之耳。大約九邊街  
 口。四分吾軍。三分守內。一分守外。其守外者。視內而加給焉。則勞佚均。而樂為之用。無不各以全力而當  
 一面。回視昔之盤壘之番戍。調集之運。守無定法。人無恆心。其虛實。強弱。奢儉。煩簡。奚啻萬萬也。以上  
 車守之法。大抵議北者。當以查虜為急。此虜既驅。他若大寧。與和。開平。東勝。賀蘭。燉煌等。舉而措之耳。臣  
 聞上馬之費。可具四車。中馬之費。可具三車。下馬之費。可具二車。飼秣調息之費。非所算也。及其用戰也。  
 一車足以敵十騎之驍。八十人之健。且車之經歷歲月。修葺有常。非若馬之棄齒也。今計大陣五百七十  
 二車。中陣三分之二。小陣三分之一。如亮之法。即六十四車以下。皆足以設奇正。而驅胡馬。合九邊之車。  
 其費不當一邊之馬。奈何今之謀臣。智士。欲安內攘外。以懋我皇上北顧之憂者。獨不為置車師計乎。法  
 曰。烈烈轟轟。□□無蹤。轟轟烈烈。□□盡滅。臣擬曰。烈烈多火也。轟轟多車也。其諸破□□之機括語乎。  
 臣味死敢道諸臣之論。車未請虜情。製非其良。用非其法。如醫然。未明其症。藥非其材。方非合式。如臣之  
 致其料也。是原其症也。繕其車之製也。是揀其材也。蓋其車之戰。攻守也是合其方也。此法具在春秋。若  
 左邱明。則見而知之。若諸葛亮。則聞而知之。自李唐來。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萬日乾

撫卹屯田官軍疏

屯政之宜。其法在於召佃。而其要則尤在於蠲逋薄徵而已。以召佃言之。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  
 陪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不治。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  
 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田。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勸種一二畝。  
 者。便索全租。彼欲兼領。又思寫遠。孰貪二三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利。陪五十畝之稅。哉。人  
 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陪者愈陪。思不得息。自非朝廷寬恤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  
 耕之期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



開耕計畝定稅。給帖承佃。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官分外科擾。俟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為有見。蓋以荒田岑坵隔遠。遠則不便於關領。荒則未望其收成。若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其租稅。則人憚於陪糧。而不肯佃。即今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有奇。足堪耕闢。乞聽多方招人承佃。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墾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數納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三年稅糧。以為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效。一體徵納。若成熟之後。雖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復有區處。如無復業補役之軍。則永為己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於全領。又不慮於陪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於虧欠矣。以獨通言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一萬一千五百石。各衛掌印、併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追徵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其前項無徵稅糧。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陪。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誰肯窮蹙。與子為人陪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住俸。住支已久。拖欠數少者。猶望豐成之年。處置陪足。至於數多者。縱得豐年。亦無陪納之計。各官住俸。再無開給之望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各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以後。財力稍舒。補完。夫以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通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莫若照各年分給災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拋荒田地若干。所拖屯糧。悉為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者。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而通負之糧。漸次可補。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尙資於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既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為愈也。以薄徵言之。竊惟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則每畝納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比較之屯田。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為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大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段莽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稅糧。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乘戶陪補。陪補愈重。逃亡愈多。陪補愈重。反復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此極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俟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但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遽欲除豁一項。恐亦有礙。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效。一體收徵。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佃之召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累次題行。欲通查各衛拋荒田地。共若干頃畝。坍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山內。每畝加銀分釐。

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可行。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查算勘實。各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有奇。委實崩坍。合應除豁。其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乞照依所議。將前項坍江田畝。悉為除豁。比較荒田。俱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各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銀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升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陸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墾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為己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二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用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今查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概被軍官戶內。舍餘侵佔。每戶領戶由十二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著貧軍領佃。陪補糧稅。最為積弊。伏乞通查各衛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者。每三紙令領欠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 昭代經濟言卷十二

海 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隆慶時。仕至應天巡撫。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 直言天下第一事

臣聞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絕。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替。莫知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為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為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愛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概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概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概。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



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然以大有所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子之。然其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元脩。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與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感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川也。邇者嚴嵩能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能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業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時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礦。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俞呼嘯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遂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味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與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元脩。是陛下之心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願身家以保一官。多以欺敗。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己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擾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跡。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於君。君道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脩醮。脩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脩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以洩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歷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執手而付之耶。陛下元脩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元脩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元脩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元脩無害矣乎。

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即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穢。今爲逆本。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賊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以有守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傷心焉。無用於積積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能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按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鶴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元脩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符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元脩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山之豁然悟悔。日視朝政。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心恥。置其身於皋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呼嘯。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廚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段相。糧料。珠寶。器用。材木。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故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募。驅縹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剷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於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己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鍊精神。元脩求之。懸思鑿想。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夫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味死竭忠。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張棟

陳邊事全

題爲邊事懷憂。效忠無策。縷陳愚款。以冀一得事。伏念臣棟。謫淺無似。荷蒙皇上。拔置兵垣。則邊疆之事。



臣既以身任之矣。頃因人乏。承遺閱視。則邊疆之事。臣又以身親歷之矣。一時閱視諸臣。率皆借箸持籌。以還報而臣獨未敢置一言者。蓋深有所見於邊事之難言也。無過戰守和三端而已。言戰則兵何在。乎馬何在。乎可徒手而搏否乎。言守則特有人乎。可壁而待否乎。言和則和且二十餘年矣。和之害至今日而彰彰較著矣。臣故不忍不言。而猶不敢輕言。即不敢輕言。而終不忍不言。願緩頰於皇上之前。臣欲首請能和。先後諸臣之請能和者屢矣。和竟不可能何也。當事之臣。懼皇上也。懼言者也。皇上聖明神武。照臨在上。懼之也。宜何懼於言者。則有說焉。和之議始自嘉靖中。而成於先帝末年。已二十餘年。於此封疆之吏。咸借此為躋崇躡要之階。廟堂之上。若恃此為久安長治之計。戰守機宜。棄置不脩。陵夷至今。而廢弛已極。一旦罷和。口狼如狼。必張吻而入。屠城戮地。萬萬所在不免。言者不羣起而歸咎之乎。當事者之持不肯能。臣故知其非得已也。但臣伏枕而思。心血已竭。如能苟且目前。養寇禍國。而不與其憂。則和可無能。誠念及於他日之禍。當必有按劍而起。不俟崇朝者。蓋嘗備查和之始議。謂當假此編糜。姑緩其入犯。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而常勝之機在我矣。今奚啻三五年耶。而常勝之機何在。為今日計。必曰。彼強我弱。未可輕能。自今伊始。務力脩我備。真足以制其死命。而後和可能也。嗟。此即始議云耳。人情不激則不奮。不奮則不思。不思則危亡。則不能輕死。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億欲借和以修武。必文武將吏。下至屬養刑餘。無一人非忠臣義士。而後可。不然。一念偷安。勇者可餒。一人易心。舉者可墜。今日以冀明日。明日復冀明日。更二十年。其禍不知又當何如也。故和在今日。欲能則能愈後時愈不可能矣。和罷於今日。其禍必慘。今日不能。而俟他日。其禍且有不可言者矣。此何待智者而後見邪。臣是以欲首請能和。而臣又知其言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啓邊之令。願議損軍之令。以為和助可乎。我既與彼和。而邊將倖功。邊餉貪利。費自我發。是誠啓邊也。若彼入搶掠。而我殺之。安得謂之啓邊。惟二十年來。兢兢然恐壞和議。以故口殺我則無禁。我殺口則有禁。且窺見我意。恣情狂逞。一入即搶。一搶即盡。沿邊軍袖手不敢與敵。間有操守等官。稍為白眼。口復擲槍之曰。爾能抗我。我能中爾。以罪遂皆相顧披靡。而任其狂逞。若奉驕子。可憫也。亦可恨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邊將無論邊氓。有敢殺口者。至聽其刺刃。即盜馬劫帳。亦可無究。口或責我淪盟。我獨不可妄對。如彼所謂稍帶人口。所謂視殺漢人乎。口入犯。我不責其淪盟。而我欲淪盟。則恐自失信。義臣之所未解也。口之入犯。而不能收斂。不能堵截。因被殺戮。是誠損軍也。若與對敵。而致有陣亡。安得謂之損軍。惟二十年來。第幸邊疆無事。以故口之入犯。利於隱而不利於報。利於縱敵而不利於交鋒。急即制軍以媚之。而未敢有一人彎弓相向者。灰壯士之心。奪材官之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大犯小犯。一以提兵出塞為上。不得以未奉軍令為辭。倘事在卒急。雖先發後聞。亦無不可。奚止全師取勝者。可當上功。苟能鼓勇爭先。即或有損傷。亦宜置而弗論。若必束之科條。損一人也。傷一馬也。皆可罪也。竊恐淮陰將兵。終無是理。而欲責諸今日之邊臣。臣之所未解也。臣為此言。似平戾於和議。而不知正可以保全和議。和議不能。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和不能。邊事必不振。因循三年。又當閱視。

而臣則欲請能閱視。夫閱視奉有先帝明旨。本因口口效順。恐邊臣弛備。故因此警惕人心。振興頹廢。且臣以匪人業已承此遺矣。又何為而請能之。亦有說焉。臣惟自往閱視。而欲請能閱視也。閱視之始。差大矣。未幾而改科臣。又未幾而改按臣。又未幾而改命臣等九人分道而出。一噴一醒。而終不能保其後之不痿痺也。且閱視者。責在糾察。不在修舉。事已廢誤。雖糾察亦奚以為。臣所至閱報冊。則八事無一事不脩舉者。及按而查之。則八事無一事不廢誤者。將一一而求之乎。將一一而寬之乎。問有飾虛之極。目不忍視。至於拊心浩歎。而卒亦付之無可奈何也。臣是以知閱視之臣。不能為邊事效也。誠得實心任事者。分置諸邊方。假以便宜。疎其文罔。使之積日累月。次第脩舉。一年責以一年之成功。兩年責以兩年之實效。不啻如始議所云者。則又安用此贅差。以滋好事者之口耶。苟邊臣不得其人。雖歲一閱視。月一閱視。日一閱視。亦何益矣。臣是以欲請能閱視。而臣又知其言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殺功之例。願議罰罪之例。以上聞焉。所稱邊臣。以身繫封疆之重。有鋒鏑死亡之憂。故論功行賞。當倍於腹裏。追和議成。而梓鼓不鳴。刁斗不擊矣。則姑就八事而課之。謂能著實脩舉。著有勞績。斯可比照擒斬議賞。而後漸濫。者何也。以擒斬有可憑。而脩舉無所據也。然脩舉之跡難據。而脩舉之驗最易明。口至而不能戰。不能守。其驗昭昭矣。今日冒上賞。明日濫崇階。此何說耶。稍不如意。又以為非鼓舞邊臣之道也。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果有實心任事。不務粉飾者。自當有超異之擢。一歲九遷。無嫌於過。倘止於尋常職業。無所廢置而已。則亦人臣終事之義。何以當異功責厚報哉。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僅足為朝廷市恩費。為邊臣傲陸賞。安所稱警惕人心之道也。功與罪不當並重。邪一勸一懲。勵世磨鈍。正藉乎此。而自和議既成。往往有勸無懲矣。所謂題襲舊套。搪塞誤事。即照失機擬罪。其嚴乎。願二十年來。未見有行之者何也。可以負朝廷。而不可以負同類也。甚至掩敗為勝。文罪為功。下以欺上。外以欺內。忍虛飾偽。恬不為怪。即欲一一攻其偽。而發其幽。人且以為望之深。求之急。而非所以養國家和平之福矣。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在竊錄召疑。投符至誘者。雖誤羅法網。正當特為昭雪。以伸公論。脫有徇私蔑公。欺君誤國。情罪得實者。何妨重處一二。以昭憲典。區區視官奪職。不足為懲也。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僅可為邊臣文有過。而不能為朝廷明有法。安所稱警惕人心之道也。臣為此言。似乎過抑邊臣。而不知正可以振起邊臣。閱視不能。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臣請能和。又自俯而為啓邊損軍之議。請能閱視。又自俯而為殺功罰罪之議。非臣之上願也。臣又知當事者。不能能和。而或可從啓邊損軍之議。不能能閱視。而或可從殺功罰罪之議。亦非當事者之上願也。時也。勢也。蓋兩難也。則臣因是而復有說焉。前人立法。後人守之。此論其常也。法之將敝。識者補之。此無妨通其變也。今之時勢。倘有可通其變。而不當泥其常者乎。臣以為八事有當更議者矣。又有當增議者矣。兵馬錢糧。非八事中最為喫緊者耶。所謂積錢糧。豈徒稽查盤驗之謂也。考諸原題。謂嘉靖中口歲入犯。兵馬防秋。變主為客。其費不貲。自與口和。而各邊兵馬。各守汛地。客兵糧餉。日有日積。月有月積。三年一閱。試閱其所積幾何。故不曰查錢糧。而曰積錢糧。積之字義。可深思矣。乃今以訛傳訛。漫不知原疏之旨。原疏不云乎。戶部年例。逐年處法。不得短少。每年防秋。畢日。節省過錢糧。另項



收貯以俟閱臣查閱今之年份扣數而發業已無望其贏餘而民屯兩運節年拖欠動以千萬欠一分即少一分挪東揆西借此抵彼日亦不給又安從而節省之也軍士月糧有三四月未支者有十數月未支者有一兩年未支者仕伍枵腹而愁夫頓足而歎其窘迫無聊之狀有目者皆能視之□□□文冊猶繁以節省之名甚至傳會其詞以爲□□□積若干是何外謬一至是哉其在今日臣謂不妨□□□糧缺乏但當苦心所以節其流防其置且軍餉云者軍之餉也不係養軍不係秣馬而一概動支此不可申其禁乎閱視者毋以有存積爲功而以無妄用爲功則庶乎節省者非虛名而有實際矣所謂練兵馬臣亦考諸原題謂兵馬不練與無兵同今既與□□和則國家開暇可以不時操練故有大操小操合操分操之說而又責成各道躬親監督與各將領一體賞罰今無論各道即各將領有能念及於兵馬者爲誰有能念及於操練者爲誰三年閱視張皇下擾僅僅一列營一布陣費金錢之賞而已臣不敢責人先自責己所至未嘗不操也其兵少不成行伍者未嘗不按冊查點也籍之而名姓依然數之而面貌咸在持整挾彈衝轡就編所見孰非兵耶孰非馬耶若曰是兵也是馬也驅之當□□臣不敢信也即臣冊內所具實在精壯亦不過一時較閱似勝於舊云耳今之兵馬豈惟不練正謂無兵此非涉臣之故也和議成之也其在今日亦不妨明言兵馬單弱但增馬增兵必先增餉無米求炊空言奚益曷不就其見在者而實操練之次等革補革一老弱即可增一精壯革一遊食即可增一控弦姑舍是而召募召募亦老弱耳亦遊食耳惡在其爲精壯耶二事爲八事所先臣是以獨詳其說而請更議束約申告邊臣謂當及今改弦而易轍者也若乃所謂脩險豈徒以耀觀美修載籍已哉垣牆實足以爲限堡塞實足以自全誠靜制動逸待勞之道也而不謂其流弊之至於藻績紛飾虛文相勝有難以枚舉者其最可笑無如壽山福海雙副花眼梁頭幾千萬箇皆稱險隘其入報冊不知何益於實用即無益於實用猶可言也乃有創築一城創設一堡費帑銀竭民力以獵取功賞者則尤可恨矣蓋惟以脩險隘爲功夫安得不藉手工築以報功也所謂整器械貴在多乎貴在用乎誠得其用何取乎多而流弊相沿以多爲勝遂致有捏報虛數動計萬千而察之未嘗有者展轉流傳即經營官員弗知也即看守庫役亦弗知也其報稱軍置民置者虛數尤多卒遇有警又請置造甚且假置造以委用其私人而因之以敘功行賞則尤可恨矣蓋惟以整器械爲功夫安得不藉手置造以報功也臣竊以爲脩險隘無足言功必被廢而收壁壘清野之效是之爲功整器械無足言功必臨敵而收擊斃之效是之爲功二事先該戶部條奏行臣覆議臣以另疏奏請謂當亟行更議者也若乃開屯田蓋實業塞下之意法非不善也顧地利不同民風亦別無論各邊即一鎮而自難以此例彼矣此或開或不可開彼易開此或不易開相地之宜寬民之力斯公私兩利之道而惟原議以多開爲功則遂相率而報開彼此爭勝所報雖多熟者什一荒者什九強派軍餘備地納糧在正軍則有扣抵而已在餘丁則有兌支而已以至屯軍日窮而屯地日益荒屯地益荒而屯軍又益窮爲法之敝有難盡言者請自今毋徒以多開爲功倘有虛報開墾致累軍餘賠糧者仍論其罪此今日之屯政所當更議者也若乃理鹽法蓋飛輓助邊之意法亦豈不善哉願邊地遠廓客商憚遠而不

至士商消乏而無人則倉報富民爲商籍名在官派引徵糧其貧不能獨支者又振報子戶衆繁共舉若至有一引而累及數人者引雖不滯如累民何故利在而民自趨之其引不滯真不滯也法在而民不敢違之其引不滯非真不滯也請自今毋徒以引不滯爲疏通倘強之通而不惜民之累正所以爲罪則今日之鹽法不可不更議矣若乃逆黨云者謂如邱富趙全等從□爲逆所常用計解散也苟無其人何必具數而乃支離牽合漫取降人及通丁等報入冊內臣初閱報冊多者百人少者數指爲真從逆者也試呼而問之皆在營軍士耳或因其被擄逃回或因其偶通□語則遂謂之逆黨况已遣入兵馬之數而又報爲逆黨一人兩見順耶逆耶此一事也臣謂當更議必係從□爲逆即如今板升等□脫能招而徠之斯誠哉其爲散逆黨也不然事屬欺罔請坐之罪可乎若乃□馬云者始謂以馬爲市假此編廢□□而我又資馬以爲用故以多收爲功今乃所市之馬已一無可用者徒有市馬之名實以馬價委之溝壑而已且以其馬分派軍士扣伊月糧抵充市本各軍朝領而夕斃所得不足以償所失軍日以貧□日以富□以垂斃之馬耗我養軍之需我以有限之財易彼無用之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八事中猶然以收□馬論功豈不大謬耶臣謂閱視固鎮雖無市馬而開諸各鎮閱視者備言市馬之害臣是以謂當更議昔也馬有用則以收爲功今也馬有害請以不收爲功即不能不收然必減於原數者爲功浮於原數者爲罪此一事也似與原議相反而實今之時勢不可不亟反者矣猶未也先年各邊撫賞雖有定額所未定者宜府一鎮耳果能堅守原額而弗逾何至扣軍糧扣馬價以填漏卮耶惟□□之貪得無厭要求無已邊將格於和議恐市不成而有罪則不得不私增於原額之外一歲所增又爲來歲之額而□之貪得如故要求如故不得不又增於所增之外日增日多而無能神輸鬼運以探諸私囊也剝軍媚□職此之故矣今歲閱視者出奉有明例斟酌定擬即宜鎮亦已有額謂當一體遵守倘不能守今日之所定而復如往日之私增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故閱視不能則嚴撫賞當爲一事無論其取諸官取諸軍但有私增即抵以罪雖增八事而爲九事亦何不可猶未也各邊經制先定於嘉靖四十五年至萬曆九年重定已刻成會計錄似可永安而弗變矣願先今時世不同終難拘之以畫一之法倘欲執其初定者而必使一無增損既扞格而不行然則任其隨時增損而盡失初額則又非定經制之意二者皆不可以爲訓今歲閱視者出已該戶部題准申明限制即未必遂可據爲定規大約已有定數三五年間臣固知其無甚變更也今而後但遇閱視之中一定經制之額制額既定守而勿渝若旋議旋定旋增旋損則又安用經制爲哉故閱視不能則定經制當爲一事酌議必當持約必堅倘以虛文相應有罪無罪雖增八事而爲十事亦何不可再照閱視之例三年一遣九邊三人而今歲□□寒盟適當三年之期遂有九人之遣臣棟讀淺無似幸隨諸臣後進勉報命而於心終未能慊然是有此陳請伏念稽覈費詳而不貴數三年之期似不必泥也遣費得人而不貴求備三人九人之數似不必定也誠得其人則當如今歲臨時請遣似不必拘以衙門也誠得其遣則當如今歲便宜從事似不必限以完期也諸如此類乞勅該部酌議停妥務使閱視不爲空行以維和議不終誤國則邊疆幸甚臣等幸甚



王家屏

為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恩兩賜罷歸以全臣節疏其二全

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己在其位縱愛其身辱朝廷何每感斯言惕然內省竊自幸遇皇上明聖誠使朝政無闕帝德罔愆即將順不為從諛誠默無嫌承意也乃頃來九閣重開五位深居宴安之毒是懷兢業之衷潛替郊廟不饗而仁孝之念疎堂陛不交而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宸聽民生國計之憂不關聖慮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耶於治道得耶失耶臣備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密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坤將壞之樞曠職課官久當退避所以遂巡未去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犬馬微誠不能感回天意已可見於此矣至於升儲大典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即册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為差謬皇上即惡其瀆擾報罷足矣甚則罰俸罰俸足矣何至降調外任乎旨意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之譏搆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而已也借請寬宥未賜允俞且復遷怒申教諸臣概加譴議臣誠不忍明主蒙佛諫之名清朝有橫施之罰部科權無妄之罪宗社蓄不測之憂也循省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保祿洪忍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不義貽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僂焉願乞聖恩亟賜罷歸俾全晚節臣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為懇懇冒威禍延朝省乞恩早賜罷斥以全善類以安人心疏其二全

新之路臣雖退居壘畝尚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席蓐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為臣具揭伏奉聖旨謂臣希名不遂託疾故症臣聞言怔悚負罪彌深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實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皇上為堯舜之主而臣為堯舜之臣此之為名垂千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債事被讒罷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官家享厚祿主德德遠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維此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矣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為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為是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於李獻可鍾羽正諸臣而已

豈當一日立於堯舜之朝哉伏望皇上察臣懇懇本為禍始將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召還降諸臣以釋株連之罪庶善類無枉羣情不搖臣感戴生成環草難報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為欽奉聖諭恭陳謝悃并乞於憐恩懇開藩天威俯容退休以全恩造疏其三全

臣頃以教科臣致干聖怒斥罰杖道連及多官數日以來驚悸不寧惶懼欲死凡兩疏乞罷未奉允俞忽於本月三十日伏蒙皇上欽遣文書官李浚恭捧御札到臣私寓傳示聖諭邇年以來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愆激擾姑以薄罰卿為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厝處緩詞解諫卻乃逕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真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臥豈人臣之義哉且卿輔朕髮理贊襄佐治有年方今國務多艱卿懇然高臥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暫假數日即亟入閣辦事卿宜欽承之故論欽此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尚克傾陽物類且然况臣具面貌心腹而為人受皇上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講帷六年政府即天地父母未足比其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伸其報塞豈不知將順聖意鎮戢羣器可以全君臣喜起之休養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册立一事爭議數年矣在皇上欽定册期已有確然不易之信在小臣數生激擾殊無帖然聽命之恭聖諭謂其喜事逞愆此誠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薄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御批致激聖怒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也但皇子於皇上至親也册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為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為效忠而已豈意其激皇上之怒哉使諸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激駭宸聽使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內降而所以敢激駭敢封還者正恃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皇上之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今數日之內嚴旨疊出斥逐紛然臣乃始錯愕銷魂戰兢落魄自恨以為忠非素蓄志未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期收補袞之功以致一言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債轅之積不可復乘敗羣之羊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挾君廢政哉伏荷天言切責謂沾名逸臥大非人臣之義所宜且溫旨慰留念贊襄有年當以國務之艱為慮華袞銜鉞總屬皇恩雨露霽霜何非至教臣誠不勝感激涕洟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假可痊望乞生全寔以一朝之褻為幸臣無任激昂瞻戴之至

楊廉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臣切思頃天下之變當究所以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所以致治之本今日災變之作實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之不和實由民生之不足民生之不足實由浮費之太多故耗竭民財以致是耳且浮費之弊有三一曰裁抑無制二曰設置太冗三曰禁革無素臣請備陳其詳勸戒甲第通衢連雲而莊川客店布散畿輔其侵奪民利遺害多端內臣出鎮滿載囊橐而臺榭園林模倣內苑其藏私告許動經百萬此則裁抑無制之弊也官吏太多而添設購買虛費糜祿不知幾倍於古工匠廚役醫卜技藝新增舊積又不



知幾倍於古。此皆設置太冗之弊也。國初於異教私度者有禁。於遊惰者有懲。今則釋老之徒日盛。而莫作之徒。坐京師以完食者。不計億萬。此則禁革無素之弊也。以生民有限之財。供此無涯之費。無怪聚斂緊急。民怨起而災變生矣。苟欲救今日之災變。而弊源不革。何異於揚湯而止沸耶。臣知雖欲擇守令以牧民。天下之大。豈無循良。賦斂力役之期。惟辦事為緊。曷得以便宜而停免。雖欲廣儲蓄以賑濟。郡縣之間。縱有賦稅。京糧邊儲之起。其存留無幾。曷以爲儲本而備禦。至於重祭禮。審軍功。清冤獄。公舉勳。雖可弭災而回和。然未必如陛下所求者。自今言之。京師天下之根本也。而冒功陞受。夫豈盡革。刑院天下之觀法也。而立比附律。致措奚由。觸類伸求。條陳毛舉。如奢靡未盡。節節孤貧。未盡於獨。羣臣懷異見。而不和。逐臣在謫籍而未復。皆所以致陰陽之繆戾。臣故曰。明天下之變。當究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致治之本。其大本在陛下定聖志。而獨斷於上。其輔臣專闕任於下。務求長治。不爲淺謀。總計天下之財賦。一歲所入者幾何。熟計天下之履祿。一歲所出者幾何。其官吏數。兵數。工匠諸役。該用而不可缺者。幾何。蠶財而無益者幾何。或量加裁減。或全爲禁革。其莊田非欽賜。則給還本民。其賦私係枉法。則追徵入庫。於以省冗員。使官不必備。吏以賢否而爲去留。武弁以功罪而定升降。藝略俱備者。方許承襲。量加管事。而碌碌不逮者。仍使備操。以待後襲。其他以俸途干進者。一切停罷。則士各自厲。職有增減。庶可省十之二三矣。於以銷冗兵。擇其精銳。汰其老弱。內而京師團營禁兵。時常教閱。更番出戍。其郡縣各處。亦派少壯之民兵。以備城守。於王畿之內。蓄積兵一二萬以輔之。則內無不重。外之而邊陲鎮戍。屯聚十萬。精強俱備。實用。其緣邊所在。招集土民之驍勇。以爲屯軍。而又選文武才略之士。爲將以統之。則外無不實。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亦可省昔之少半矣。僧道不放假。而久將自息。遊食有所懲。而騙集南甸。凡無名之賞賚。不急之工作。皆爲淨我。所當裁革。規畫既詳。立爲經制。頒之天下。勅諸有司。命臺諫以糾察。擇監司以舉行。陛下奮乾綱以昭懲勸。信命令以示遵守。循吏奉法。則賞以勸功。繆吏慢令。則罰所不宥。終始惟一。不少更改。且又抑兼併之弊。減科派之繁。以崇教導。以課農桑。歲之所省。不下數十萬。九年之耕。必有三年之積。由是愁嘆不作。災變不生。百姓獲豐阜之樂。天下仰更化之治。借使有水旱之災。盜賊之口。之費。蓄積多而備先具矣。况濟之以鹽利。益之以茶馬。積之以常平。又有以資餉餉。助軍需。不必發內帑之銀。加估備繹。外自有餘。陛下可高拱無虞矣。賈誼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有餘。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招敵附近。何爲而不可致。陛下今日之治歟。

律呂元聲書議全

李文利著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分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太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

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大呂林鍾。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歷律同道。於此乃見。書序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所增四寸三分奇。歷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外。說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器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欽人鮑希。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歷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然哉。知歷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歷氣朔較之。相去五六時。却是互古互今如此。實萬年歷也。鮑書謂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歷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歷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鐘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之獨見於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倫。放勳命義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

汪道昆

北虜紀略

北虜之盛。終於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通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一曰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爲夫。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宏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刺。納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渡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番。族帳舊有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軍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刺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刺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節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渡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伐之。亦不刺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爲三。嘉靖三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



山後。以爲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峽。之口。無寧日矣。其二弟愈南。徒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刺之女。至是死。三子。臺台吉。各分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欲蒸瓦刺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宜。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內攜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肆淫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孃灘。黃河東。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遠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衆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於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荆關。東至永寧。四海治。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雁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潞。然臚胸。滹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適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緣。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驢。子。嶺。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塘。嶺。曰。馬。關。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牆。則。諸。華。夷。人。之。通。逃。者。曰。陳。捷。預。色。稱。兒。何。壽。豆。兒。居。之。衆。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牧。山。深。險。無。如。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百。七。里。此。山。之。虜。遮。之。也。中。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此。以。東。置。牆。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迴。遠。而。難。守。然。皆。故。大。事。地。以。居。朵。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哈。哈。赤。又。東。曰。喜。峯。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遼。澤。受。東。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滄。泥。常。以。三。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構。熟。夷。得。千。人。自。爲。部。長。常。以。父。事。趙。參。將。傾。葵。數。爲。盜。晨。起。必。斬。二。人。以。祭。旗。率。以。爲。常。其。惡。甚。於。哈。舟。兒。陳。通。事。等。也。虜。中。大。校。如。此。

### 昭代經濟言卷十四

謝朝佐字劍雲。閩中建州人。官拜御史。

冊立東宮劇

臣惟國家之敗。恆由左右之獻諛。而疾疾之消。每資於藥石之苦口。故及禹至聖。紹釋常懸。虞舜大智。邇言必察。用能衆善。宏收敷施。允常寶歷。賴以綿長。職此道也。臣等於建立一事。再三懇禱。未蒙皇上批行。豈不欲阿意順旨。以投皇上之悅。而願批鱗觸忌。以犯皇上之怒哉。然臣等言官也。言官則言責攸係。言官不言。更誰有任其言者。昔周任有言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夫亦譏默者之誤君。誤國爾。則臣等抑何敢嚙口。而依違以觀望也。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此不易之定分。臣前疏解之詳矣。即胡安國所云。夕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此也。故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聰明。諸凡創建。無所沿襲。而於建立大典。未嘗師心移易。洋洋乎統緒昭明。固萬世之龜鑑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寧謂陛下。舉祖宗相傳之心法。一旦而頓廢之乎。知必不然。願既克遵祖制矣。而竟不願建儲之旨。竊恐猶豫滋多。變遷不測。或有讒人交構其間。而鉅典壞矣。豈惟天下臣工。私爲皇太子危疑。即皇太子之心。亦未必不危疑也。昔魯莊公生於桓公六年。春秋從而筆之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夫始生即書。謂何早定國本也。始生猶書。以爲國本計。寧謂皇太子容齡。近已有一十有二。尙於天下之本。汎汎然若輕舟之飄搖乎哉。尤有異



焉。齊桓公少長之分未明。終至五子爭立。干戈不休。談者謂其德薄流卑。伯功宜爾。今陛下王道規恢。超軼伯功。萬萬固不至如齊桓之廢長立幼。然日月倏忽。意綏啓髮。即陛下無齊桓之心。將不涉齊桓之迹。哉。迹可疑。則衆口難杜。此臣等甘觸雷震之怒。冒斧鉞之誅。無敢依阿。效全軀保妻子者所爲。而一而再而三。必冀以回皇上之蔽。而後已也。昔季文子三思後行。孔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蓋人情思太多。則私意起。事機去。今册立之事。亦待三思耶。不待三思耶。如以爲不必三思。胡不速渙綸音。如以爲必待三思。則陛下閱臣等奏疏。豈無一經目一注心。而思又寧止三也耶。從古以來。士庶之子。八歲即入小學。父母爲之擇嚴師。訓正道。况皇太子身有宗社生靈之寄。四海九州之托。青宮毓德。此正其時。出閣講學。已踰其期。奈何尙爾躊躇。忍使之廢時失學。請以一身喻皇太子身之腹心也。四海蒼生。身之肢節也。腹心安則肢節調。腹心搖則肢節潰。此固庸醫視以爲無事。而倉公扁鵲望之而却步者。矧今寧夏之俘離。獻關白之亂未除。安知四海無所窺伺而動乎。伏乞陛下。採葑菲之言。宏滄海之量。勿以臣言爲瀆。勿以大典爲輕。速勅輔臣。九卿科道。公同會議。擇吉册立。以承大統。以安人心。萬世治安之道。端在此矣。

星變修省册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夙成。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經筵日御。恭己臨朝。庶幾大有爲之主。夫何三四年間。漸生厭倦。朝講久廢。廟祀不親。定省久疎。賢人屏逐。儲位未正。寵幸逾涯。邊報日馳。而長夜飛觴。如故。君臣情隔。而留中奏章益多。天怒於上。而不知民嗟於下。而不知咫尺天顏。如同萬里。向非天心示儆。何以感悟聖心。今者彗星告變。皇心儆惕。期其修省。以回天意。所以懲既往玩愒之習。而保萬世之治安者。將在斯矣。謂非天心之仁愛乎。當此時也。大小臣工。日翹首跂足。以望陛下維新之治。臣意陛下必下求言之詔。悔已往之失。早朝晏罷。毋敢逸豫。召對大臣。面圖治理。如何而可以弭變。舉諸臣之忠言謫論。一一而施行之。乃可以見聖心之儆惕。修省之實政也。顧旬日以來。猶然深居九重。未見改弦易轍。悔過自新。諸臣之疏。非留中不下。則曰。知道了而已矣。曾未有次第施行者。臣不知陛下之儆惕者何在。而上天之示譴。可以虛文而挽回之乎。夫人君所畏者天。苟天變不戢。則何事不可爲者。昔人謂怒予之天。猶可爲。忘予之天不可爲。怒之者。猶有仁愛之心也。怒而不改。終至於忘。而國事去矣。語曰。不見其形。先察其影。陛下視今日之天下。其時事之孔棘。何如哉。緇賊猖獗於雲南。長昂跳梁於冀北。安兔狂逞於宣鎮。倭奴大肆於朝鮮。浙直閩廣。登萊天津等處。聞有島夷聲勢。在在有于鄰之震。而畿輔之饑。萃相望。淮徐之洪水。爲災。欲議餉而餉稱艱。欲調兵而兵又乏。甚至一時鳥合之衆。又多鼓譟之虞。而內外大小臣工。彼此猜疑。精神不貫。至於宮闈之內。元良未建。又有蕭牆之變。譬如人之一身。腹心肢節。盡皆受病。而且諱疾忌醫。即使倉公扁鵲。亦無如之何矣。陛下誠思及此。可不爲寒心哉。矧自近時。災異疊見。薊門則有地震。張掖則天鼓鳴。大火照山。流星墜地。而今又有彗星之變。占者以爲主兵。此皆災變之大者。考之往史。變不虛生。必有感召。此雖天心之仁愛。亦在人君修省之何如矣。若能循格天之實心。行格天之實政。則一念感召。自可轉災爲祥。是以宋景公一發善言。妖星退舍。商湯六事自責。早化豐年。不然而徒事虛文。則反爲

發天而無窮之隱憂。更有不可勝言者。臣願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思應天之以實。慨往者之莫及。冀來者之可追。無事虛文。務修實政。建元良以重國本。勤朝講以通下情。親廟祀以慰祖宗之靈。時定省以修承歡之禮。召直臣以作敢言之氣。下章奏以防壅蔽之階。再乞下詔求言。虛心採納。閣部大臣。時賜召對。舉軍民之利病。閱閭閻之疾苦。凡有關於治亂而係於安危者。悉得上聞。并勅文武諸臣。各修職業。以自省其有曠官廢職者。能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天心有不感格。變異有不潛消者。臣不信也。

御史巡行切務

臣惟當今之世。莫重於臺臣者。以臺臣欽承簡命。按歷一方。考吏治之汚隆。察民情之休戚。彰善癉惡。理枉申冤。責至鉅也。風紀不振。則無以肅吏治。而安民生。申飭不嚴。則無以昭畫一。而垂法守。此地方安危之所關。天下治亂之所係。烏可視爲末務。而不爲之一申飭乎。臣敢以御史巡行切務。謹竭膚見。而備陳之一。曰節財用。一曰恤民力。一曰修實政。一曰布公道。何謂之節財用。夫山林不能供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勢也。况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此尤一定之理。邇年以來。糜費殆盡。差道頻煩。交際往返。冗員冗役。日肆誅求。此數者。皆所以耗財也。語曰。涓涓不竭。將至江河。有限之財。其何以供無窮之用乎。頻歲災沴。財力調甚。一錙一銖。皆民膏脂。脫不痛加節省。而輕用之。彼州縣之官。豈能鬼運而神輸。勢必派之於民。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故臣以爲財用宜節。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恤民力。夫民力之疲。莫甚於夫馬。夫馬之供應。分也。而其所以至於疲者。蓋有由矣。蓋一省司道各府官至夥也。而經歷所至。輒以夫馬交界接替。有候一二日而始至者。有候三四日而始至者。其至也。止計一日之差。而守候之苦。日用之費。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在衝途。尤可酸鼻。雖屢經申飭。一縣選送一縣。不許交界接替。以少寬民力。而御史不自以身先之。何以督責司道與各府哉。故臣以爲民力宜恤也。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修實政。夫虛文之爲害也久矣。近時以來。人心不古。虛文日滋。陽爲節省。而陰實狼貪。外逞風裁。而中實傾險。上以虛而求之下。以虛而應之。彼此相沿。以爲故事。而個個無華之士。則以關其目之。求其膏澤之及民者。寥寥不多見也。好尚如此。是上已樹之標。而立之的。奈之何欲下之不以虛文是。就乎。必也考其實政。毋事虛文。庶幾魚目不得以混珠。穢不得以亂玉。故臣以爲實政宜修也。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布公道。夫舉刺之典。所以進賢退不肖。非可以私意與者。而或漏網於兩司。或寬縱乎科甲。或陰庇乎鄉僻。是以國家之公典。徇一己之私情。彼不肖之夫。抑何所憚而不爲民害也。甚有寄耳目於匪人。任愛憎爲毀譽。賢否倒置。是非失真。刺不足以示懲。舉不足以昭勸。吏治之所以日墜。民生之所以不安。率由於此。故臣以爲舉刺宜公也。是所當申飭者也。方今海內人心。嗚嗚望治。而此四者。乃御史巡行之切務。風紀之最先。伏乞勅下。遵行。其於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裨矣。

勞堪

城寨說全

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



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於馬邑開樂浪元奘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為鄰宜府與遼東隔絕前而關營以實後背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直遠以為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為絕塞當在成化宏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虛舍未廢且北口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為難也成化宏治之間北口數貢邊警罕聞年殺屢登塞下彼時若城京後口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即少有涉於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為樂土而開平陷入口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為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宜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為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宜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宜大既城戰守斯謹謹哨望於登陣仗精銳於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為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為戰此之為宜大計也而其閑暇大城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昭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則則剛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為表逼其下列堡寨以為援先之以京營出成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盡天下之力為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邊郡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救時有要也然有謂長城無益於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為口聖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俱為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為口聖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野葬取數人焉驅而入之口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屢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下田不墾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口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儼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為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內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集者乎幣金至重也登輪有過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過害者矣赴簿計即如探虎穴轉商賈即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口至境而烽火不聞朔方開府也口入塞而聲聞永隔今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口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煙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蕃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為調伏為應援突擊也口虛歸之難而不致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為國者乎故謹請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保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故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口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為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疴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為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為致沉疴乎繆也甚矣

民保說全

昔晁錯為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

備之以便為高城深池其蘭石布渠答又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藩機權漢智幾也其所圖畫城邑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為誇詞者歟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興墮而兵力大弱塞鄙之地密邇異類吞噬日聞必待烽火徹于甘泉六軍屯於細柳然後徐與問罪執言田畝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為不可勝以待之先為不可勝則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為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功半而效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復蓋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誦戍之實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總總不憂無人也郡邑非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徒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口患故必鄉為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為之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在人者宜周蓋嘗考諸前圖事者矣宜德之固口警絕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宏治之間塞田屢稔鄉宜堡也而不堡宏治正德之間口馬擾矣民亦漸為堡矣官宜為之制也而不制塞宜為城而不城則疆場伸縮之間形勢之憾生矣鄉宜為堡而不堡則胡馬數警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為制而不制則力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其遠安於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為制則切餘以為崇雉數以為廣剝落以為堅危逼以為安又富者侈其慾貧者玩其期狡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憤是故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理不于相去之遠近也形勢不于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于集聚之眾寡也智勇不于夙昔之遊別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歟今之言禦口者曰選精銳以衝其中虛是之謂戰城塞垣以遏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堅壁清野夫言戰口養士矣言守日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則惟付之虛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壁不堅也口入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殖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鳥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圍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不固不固稽守合保障之功以圍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佚使之精必使口至塞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至不能入則亡費入無所掠則饑疲衝其中虛邀其惰歸此其時也

口情說

國初以至於今口勢強弱之不同其為中國害亦屢變易而不一也知口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妥慎既奔愛會再竄成祖奮三擊之威魯台送軍門之款口真脅肩屏息猶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疆場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與尤血刃屢見口蓋浸強焉及夫英皇旋軫諸將協謀宜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口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節之詐屢售威遠肆毒姚信敗謀虞嶺失機張俊殞首則口勢愈勃焉近年以來口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板人虛實盡諳吉靈俺答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填塞弦聲鳴雷視前為何如也故曰口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為寇也有乘駟馬持木兵者矣何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遇堡



將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臂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標掠。此一變易也。然尙未攻保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蔑視我師。殿百以編全營。分千萬以震零堡。此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侵軼營壘。步兵內集。肉薄睥睨。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者。得粟不知炊而食矣。繼則入鄉必剽奪。得粟必糞。往今乃入秋。採禾稼。採春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獲其衣。繼則取刃器。釜釜。今乃接戰。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撻丁口。重役之。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開炮聲。奔見。燃鎗。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城。恐。卒。求。援。兵。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備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直志保定。今則每聲京師。諸關。廂。故曰。口之爲害。屢變易而不一也。夫口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應以爲勝。略者。固不可膠於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敵益不加。角。蓋不制者。莫之舉。口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日削。口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變。而邊人。顧日困。口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口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退於離交。問好之策。口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口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口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口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保定。四關。廂。以騷動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曾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口之所以爲害。而後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於未兆者。爲力易。已兆者。爲力難。關於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口之所以屢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爲之謀也。大同之捕獲。尙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邱。是。故。石。天。符。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口。犯。邊。利。比。西。成。榮。同。豈。錦。於是。餽。口。以。肥。甘。衣。口。以。輕。便。而。口。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貴。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哉。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許 國字顯陽。南直歙縣人。官進士。極殿大學士。文穆。

實邊論全

今之思邊防者。非其邊防之弛也。又非將無其人。兵有不足也。失在邊儲之不充。夫口騎。憑陵。如風雨之至。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即有城堡。星散。四布。各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率不滿萬。又主帥往往。挑以自衛。列卒而守。更番而休。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口。猶驅羊以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口卒數十萬。合爲一屯。我以數千之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即有倉卒。

妙胡以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略與匈奴同。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卽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儲者。特苦於無資。且不能用其衆。何故。故召募乎。夫將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且必賞給。而後罰可。行。今卽聚兵而練之。分曹朋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卽中。勝矣。亡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勝者。而鞭箠之。豈人情乎。又其大者。幸得當口。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情乎。如是。則以賞之不充。而併廢其罰矣。賞罰一廢。尙安得而用之。且世之驍雄。踞地之士。多不閱於理法。入則鬪。難走狗。出則斬。將。塞。旗。是安得以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俛首。轡。下。哉。今邊將。既束縛於文吏。能不得展。參拜伏謁。稍不如禮。則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禁不得錦衣珍食。如。時。豪。橫。態。且欲彼。恂。恂。如。書。生。耶。則烽。燧。矢。石。之。地。將。安。用。之。用。之。烽。燧。矢。石。之。地。又欲約節其衣食。彼烏可得用也。將莫先於用。今使之深入口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駐。鳴。鏑。之。所。向。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備之。頃者口。或薄。郊。關。而。諸。鎮。未。之。聞。也。穴。牆。堡。突。入。壘。下。而。主。將。不。之。覺。也。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譬之垂餌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又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故曰。非邊防之弛也。非兵不足也。非將無人也。失在邊儲之不充。邊儲充。然後可以用其衆矣。

李廷機

九邊屯政考全

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互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卽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郭元振。韓重華。諸臣所管收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髮。勤。於。上。者。碩。擊。畫。於。下。將。臣。經。略。於。外。謀。士。講。求。於。內。則。惟。屯。政。爲。我。政。顧。其。用。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高。皇。帝。閔。海。內。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規。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汾。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屯。士。并。樹。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耕。具。如。此。其。給。此。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敕。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人。勸。賞。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漕。輸。糶。糶。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樂。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湟。中。渭。涼。涼。州。振。武。之。事。不。前。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管。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格。所。論。者。矣。



有墾墾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凶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修用。以管屯為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數地。明日徵。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麥粟不繼。土馬不肥。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開荒蕪。革豪強。覈乾沒。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為利歸於下。則人樂趨。往時為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糶亦紛紛請勸。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為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墾者。悉與為業。毋有所問。或以為自墾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查令商輸粟於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墾法與屯田。相為維持。墾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於垣。士鑿於伍。內有亡費之需。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捷。其惟屯政哉。

王錫爵

復河套議全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籍寇資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具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宏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關壘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賢豪固略於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宏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口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長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干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窳短祚。內豎且生。而呼韓稱頌。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失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於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

韓信以死地為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盡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為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除醜者必濟。義兵驅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我國家拯天下於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口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孽。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俺答。諸部落可三十四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無一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中間謀罕至。虜又□□□□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勢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尅日有定期。聚糧有定數。□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伴為逃遁。筍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足以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於馳擊。而火器利於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於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填幕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不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之所供。迫於兵刃。恍於生死。尙每每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於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能之役。恐之以將徒死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為□強而我利於守。春蒐於套。秋守於邊。三年三舉。□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故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於守耶。春夏□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於征耶。夫春夏馬瘦。而□騎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恐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強。既能為強。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狀。歲一為之。以待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成可得利。□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恆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亦不來深鏡。以為套地易復。然後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則難。敗則難。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駐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首安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



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俟口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而築垣牆。以次移置邊堡於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尙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獵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眾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慮。而彈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微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視。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智作輔。天心助順。將來口之盛衰。強弱。口能保耶。自相攻擊。如何奴之南北。薦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戰塞陣。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口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於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於鋒刃者。瘡痍不獲。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董其昌字元宰。南直華亭人。官進禮部侍郎。

防河議全

今天下之最可患者。尤莫如河。河之最可患者。尤莫如徐。淮之間。往者河決。則獸警。銅瓦箱諸處。河南十餘州縣。被其災。於是天子為能當事諸臣。特遣行河使者。計畫利便。顧此未足以當國家大患。且有成畫矣。迺者徐。揚。間。自河臣建新堤以後。幾十年無河患。然以黃。淮。合流數千里。泊湧淵澗之水。束之一堤。今河流日淤。河身日高。計堤高於地丈餘。又秋水漲。幾與堤並。是水順行地上。堤不足恃。而潰溢且必至矣。設黃水直搗運河。而潰通灣天妃諸閘。則處在漕。淮。為河。激。縮。而。灌。風。泗。溢。犯。無。已。則。虞。在。陵。寢。自。清。河。出。海。四。折。之。地。排。山。振。海。城。而。出。一。決。則。虞。在。全。淮。民。命。此。三。患。者。亦。至。博。而。難。為。計。矣。邇。者。建。言。之。臣。為。國。家。出。萬。不。得。已。之。畫。欲。復。老。黃。河。故。道。者。此。亦。軫。慮。極。思。而。一。勞。暫。費。之。必。不。可。已。者。也。請。參。以。治。河。諸。策。而。試。言。其。便。大。抵。先。後。言。治。河。者。無。過。四。策。曰。開。支。河。游。海。口。築。遙。堤。勤。掃。捲。而。已。夫。河。身。未。甚。高。分。支。河。以。殺。其。勢。可。也。今。河。淤。且。與。岸。等。令。益。分。益。引。不。將。奪。正。道。而。益。甚。其。淤。乎。海。口。之。下。流。既。淤。宜。可。以。疏。上。流。然。往。者。河。臣。建。堤。自。東。安。至。雲。梯。期。於。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乃。逾。昔。也。此。其。故。豈。在。海。口。乎。舊。以。縷。堤。束。手。慮。勢。愈。橫。溢。礙。者。新。堤。已。遠。不。復。與。水。爭。地。矣。且。有。嚙。擊。之。患。即。欲。議。遠。堤。將。何。底。止。乎。掃。捲。之。說。可。施。於。事。勢。未。極。之。時。今。河。患。在。且。夕。即。歲。掃。且。不。勝。其。淤。也。能。以。力。爭。而。令。其。安。流。乎。夫。水。行。地。中。者。也。今。且。行。地。上。矣。勢。必。不。能。久。積。不。復。故。道。而。久。亦。必。潰。決。他。徙。他。徙。則。必。卒。然。橫。出。而。變。不。可。支。與。任。其。橫。出。而。有。不。可。支。之。變。易。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也。古。今。治。水。者。必。曰。就。下。此。非。迂。說。也。今。故。道。自。漁。溝。鐵。線。一。帶。地。窪。下。計。水。勢。所。利。莫。便。於。此。國。初。陳。平。江。始。開。會。通。

此實正河。今自桃源三叉鎮起。至瓦子灘。約九十里。其河形尚存者三十里。茲循其舊而復之。是事非整而可據者。亦宜莫便於此。而或者以為道遠費鉅。夫故道不復。則費少。而終貽其害。復故道則費多。而必獲其利。况利獲則費可支。害貽而費尚無窮。此兩策者。固相去遠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今且乘而害也。吾安知夫後之不復爾也。要之故道復。而時修彼所謂四策者。則三患可以無虞。故道復。而無以善其後。則利害猶未可知也。願在今日之計。誠未有長於此者。若夫消弭之本。與夫善後圖。非愚所能盡議者也。

何宗彥

防海固藩議全

今之譚東事者。蓋版滿公車矣。任事者見。謂我以封款彼。而海上之盟。固若金石也。何順也。議事者見。謂彼以封款我。而其謀叵測。至且且夕也。又何逆也。然而一順一逆。均非倭之情矣。夫謂封之足以款彼者。謂其愛我耶。以武往而以好歸。皆婦孺之詞耳。俛而聽命。必有厚報。其非愛我也明甚。謂其畏我耶。我之伎倆。倭所畢知。平壤之捷。以當碧蹄可矣。其非畏我也亦明甚。非愛非畏。而竟徘徊觀望。受封以返也。此其謀亦狡矣。然而遂謂倭能併朝鮮以難我也。力未能也。恐朝鮮之中變也。而又遂謂倭能越朝鮮以攻我也。力亦未能也。恐朝鮮之議其後也。故任事者乖。而議事者亦誦也。愚請借箸而籌之。釜山之寇已深。而其師已老。寇深則朝鮮積憤。而思報師。老則朝鮮狎敵。而易乘。進有勁敵。退無便汛。勢不得不挾中國以制朝鮮。而中國疲於奔命。憚於轉輸。勢不得不許一封以結其局。而要之。倭當已退之後。果肯泄泄而已耶。養其全力。一舉而下朝鮮。而又因朝鮮。以肆整於我。此一策也。不然。則直走天津。扼我吭項。出偏師以綴朝鮮。而令其毋敢動也。又一策也。不然。則候風乘汛。北指登萊。南窺閩廣。吳越。亟進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恍惚蕩漾。莫可端倪。此又一策也。此三策者。倭所必出之計。而我內防海外防藩。所謂萬全之路。鳥可不朝計而夕議之。竊聞倭之為患也。拒之於岸。不若拒之於海。拒之於門庭之內。不若拒之於藩籬之外。拒之於海內者。中國自為守也。拒之於藩籬外者。朝鮮為中國守也。所謂自為守者。法在據要害而充軍實。夫鴨綠江。朝鮮之犄角也。宜宿重兵。以固封略。而時令偏裨。往來順口。張朝鮮而助之。勢暇則修屯田之政。汛使則扼泛海之路。此遠左之急務也。天津。京師之襟喉也。舊制海船。頗稱得策。奈何因封而



各道之父老子弟甚切。鞭雖長不及馬腹。倭即乘其不意而中之。毒惡能夷千餘年之國。為國脫乎。况其地有烏嶺之險。一夫當關。千人自廢。又可憑藉而守也。宜時遣一介行李。討朝鮮君臣。而責成之曰。誰無疾毒。能者早除之。莫如此淫樂不可禁也。而後布德。獨惠。弔死問孤。莫如此失小民心。而後察夷傷。補卒伍。據扼塞。莫如此寇至而不能禦。寇退而不能守。夫水激則騰。馬激則馳。况國之君臣乎。以隋煬帝之凶暴。唐太宗之英武。曾不能得志於朝鮮。奈何視為積弱。而不一振厲之也。或者遂謂宜做漢設一都護。以鎮撫而訓練之。愚竊以為未可。蓋昔日往援。淫掠之毒已深。怨咨之口未息。今復遣將屯守。能保其不恣睢以漁下乎。能保其不姑息以縱士乎。朝鮮奉我正朔。為我能庇之也。庇之而故擾之。其不折而之倭也。鮮矣。况因糧於彼。則殘彼之後。所在空虛。轉輸於我。則千里饋糧。士不宿飽。非計也。愚故曰。朝鮮之為我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為守也。我自為守。則倭不得窺我之瑕。朝鮮亦為自守。則倭不得窺朝鮮之瑕。其勢若分而不合。然我堅而後可以餘威庇朝鮮。朝鮮堅而後能以全力屏我。其勢又合而不分。此雖書生之恆談。而究竟萬全之略。曾不出此。藉第令信無賴之飾詞。味狡夷之要領。謂一封可以塞責。而暫退可以釋肩。遂令兵之已聚者散。備之已設者弛。船之已造者毀。開毀皆侮。長此安窮。其禍恐不可勝言已。嗚呼。保金甌而守屬國。天子之任也。布公道而收羣策。大臣之任也。執桴鼓而死封疆。將帥之任也。各盡其任。而互濟其功。則扶桑之劍可倚。肅慎之矢可來。而今何大謬不然耶。上與下乖。任與議左。勇怯互在。行間賞罰多乖名實。此昔人所云。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者。愚兢兢抱杞人之見。而未敢深言之也。

祝 萃海寧人。官至參政。

河工告成疏時。工部奉命佐少司空徐公。實治水吳中代稿。

臣竊觀三吳之水。有上流下流之不同。必須均行浚治。則脈絡流通。可收全效。用是夙夜不遑寧處。相度地勢。以施工役。蓋蘇松居東。為受水之地。湖常在西。為水出之源。而湖則上乘於蘇。松常乃逕通于大江。上流雖一。微有不同。然臣開治水先從其下。即欲次第興功。循按古法。臣又竊慮農功在近。役不踰時。於是分派工程。一時同作。民免久勞之苦。功冀速成之美。臣即督司委官人等。往來提調。將蘇州府等處。吳江長橋口。菱葦之地。一帶開通。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楊成。昆承三湖。却開吳淞江。洩澱山湖入海。此臣所謂治其下流者是也。開湖之婁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亦入於太湖。此臣所謂治其上流者是也。

詩上親禮儒臣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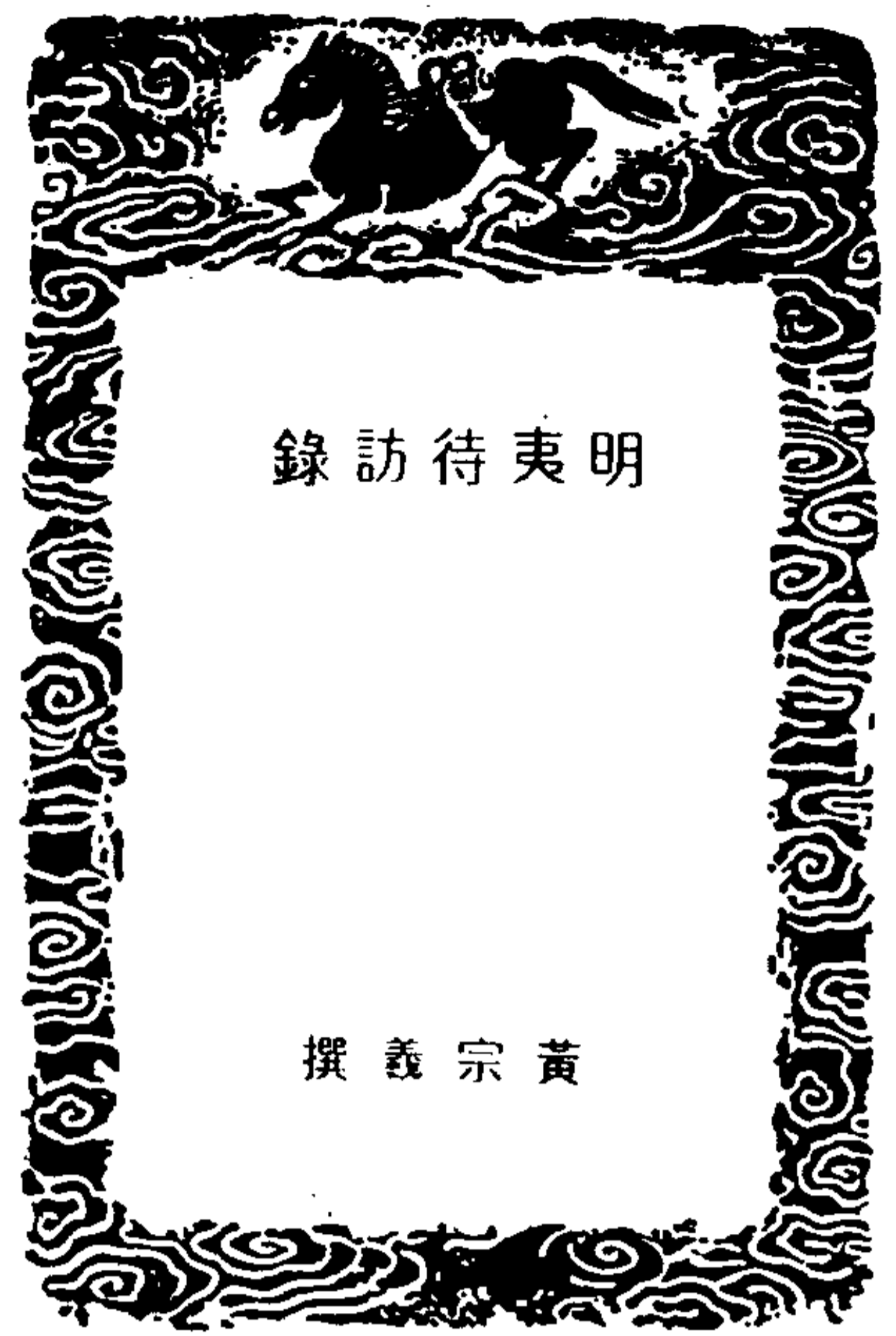
臣聞自古帝王之聖。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聖。尤急於親賢。考之典謨所載。唐虞君臣。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榮可想見。其盛。我朝祖宗列聖。同符堯舜。大臣時賜召見。而羣臣疏遠。亦得以情自通。君臣之交。一如家人父子。故能比隆唐虞。卓越千古。恭惟陛下。天錫神智。聖德夙承。御極以來。十年於此。不勞親接儒

臣自享堯舜之治。臣獨過慮。萬一聖子神孫。習見如此。遂使君臣之情。遞不相接。恐非貽謀之善。况審問明辨。亦聖學之所不廢。而日有萬幾。事有萬變。有非章疏所能盡者。陛下何不少賜須臾。與儒臣面議耶。彼儒臣荷先朝之作養。蒙陛下之簡擢。尊其位。重其祿。正欲日奉周旋。仰裨聖明之萬一也。而乃使之終歲優游。旅進旅退。徒以奉行文書為職業。格心之學。茫乎未聞。一有申請。非假之內侍。不能以上達。至使占彼之辭色。卜上之喜怒。中外輕重。於此焉分。將來之患。有不忍言者。臣愚不肖。每懷杞人之憂。獨以親接儒臣。為今日第一急務也。邇者大臣科道。亦嘗為陛下告矣。而言之未切。請之未勤。或混於衆言之中。未聞顯然以為急務而抗言者。陛下俯賜嘉納。蓋有待焉。遂皆不復申懇。臣不能無疑於其間也。臣愚以為此事若果因循未舉。則咫尺萬里。情終不通。必無以待焉。遂皆不復申懇。臣不能無疑於其間也。臣愚以為藉口陛下將必獨任其責。抑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以為何如。臣竊為陛下惜也。伏望陛下大奮乾綱。深留聖意。以堯舜之聖。為必可法。以祖宗之法。為必可行。退朝之餘。即御便殿。量留一二儒臣。奉陪清燕。以備顧問。如或接見之初。情未交孚。彼此生澀。有懷未即欲吐。更乞大賜溫顏。深垂引進。試以上進講章。令其直解文義。試以自進奏疏。令其直述情詞。一觸□□心。即賜請問。從容諮訪。誘之盡言。日復一日。頗情稔熟。自成魚水之歡。大小臣工。凡有獻替。悉容情對。言之切直者。曲加獎勵。言不能盡者。俾之條陳。按閱而考詢之。用一人出一令。必反覆詳審。求合天心。輿論而後行。如此。則上下相孚。幽隱必達。臣衷無間。隔之憂。聖澤無壅遏之患。唐虞都俞吁咈之風。祖宗君臣同遊之盛。復見於今日。此堯舜之急務。在陛下尤所當先。而不容少緩者。方今天下之事。非無可言。臣反覆思之。莫急於此。故敢昧死上陳。是區區以堯舜望陛下之心也。



右昭代經濟言十四卷。明南海陳子壯集生撰。按先生所著練要堂集、秋痕、統名、陳文忠公遺集，余已刊入粵十三家集中。是書選輯有明一代文稿奏疏，中多崇論閎議，有關道統政術之言，固可與我朝賀藕庚督部所輯經世文編同垂不朽者也。沈景倩野獲編謂林見素起家撫蜀，上疏自言在林居時，欲刻劉瑾疏，具而無人能寫，與陳茂烈對泣而止。今至四川，方能續成。前疏上奏時，瑾已正法。復上疏稱慶公名士正人，所言必不妄，但權奸已敗，即往事果真，亦當忘言。此等追敘，似乎蛇足。疏見第七卷中。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自程敏政建議於前，張孚敬順之於後，舉凡戴聖、劉向、鄭衆、賈逵、何休、馬融、服虔、鄭元、盧植、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一十三人，從祀孔子之庶者，皆罷之。真天資刻薄人所爲也。敏政疏未錄，而孚敬疏亦見第七卷中，不無可議。似宜變雅，以原書所錄。姑仍之。先生復有經濟言十二卷，四庫提要謂其編輯諸子名言，分類標題，以供程試之用。復有經濟考略八卷，自序略云：開取歷代遺製可采者，供學者博覽。名曰考略，夫亦謂當師其意云爾。譚玉生廣文均有藏本，竊謂不如是書遠甚。乃四庫全書俱附存目中，而是書獨缺，亦未經探進也。久從亡友黃石溪借刻本鈔存，特校勘而重刊之。其什履或詳或缺，殆不可解，亦姑仍之。戊申端陽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明夷待訪錄

黃宗羲撰

顧寧人書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  
 遂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  
 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僦父年踰六十迄無  
 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  
 之後注蟲魚驗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  
 後海先河為山覆簣而于聖賢六經之行國家治亂之  
 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蘄  
 門見貴門人具稔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  
 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  
 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  
 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  
 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  
 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為日知  
 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奉  
 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  
 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  
 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倫辱收諸

明夷待訪錄

同志之未賜以拜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  
 人以幸萬世曷勝禱切同學弟顧炎武頓首

明夷待訪錄

目次

原君	原臣
原法	置相
學校	取士上
取士下	建都
方鎮	田制一
田制	田制三
兵制一	兵制一
兵制三	財計一
財計二	財計三
胥吏	奄官上
奄官下	



明夷待訪錄

指海第十二集

餘姚 黃宗羲 撰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為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船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牕削筆喟然而嘆曰昔王冕做周禮著書一卷自謂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為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且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識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與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

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舉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讐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鼠豕天下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于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縶膝固局錮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

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有人焉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資于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于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于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已死而為已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為臣者昧於此義以為臣為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為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是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于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為繼芥之疾也夫古之為臣者于此乎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為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為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繩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嬉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為良而曳木之職



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事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萬歷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比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鶴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疏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異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原法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已而立也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于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

明夷待訪錄

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欲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饒饒然日唯筐篋之是慮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論者謂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即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速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即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爲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極措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外之所得安于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見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文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置相

明夷待訪錄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自內而言之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于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攝政以宰相而攝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攝卿士之攝大夫耳後世君驕臣諂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間而小儒遂河漢其攝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絰之哀講禮樂征伐之治君臣之義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絕矣不幸國無君長委之母后爲宰相者方避嫌而慮使其決裂敗壞貽笑千古無乃視天子之位過高所致乎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首拜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爲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既訛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傳子而傳賢視其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爲賢者矣不亦并傳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官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官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爲科



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有明之閣下賢者負其殘膏剩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以為其人之相業矣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閣下之賢者盡其能事則曰法祖亦非為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輕不得不假祖宗以壓後王以塞宮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當宮奴之黠者又復條舉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論荒矣使宰相不罷自得自古聖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從也

宰相一人參知政事無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御前而後下該衙門如故事往返使大權自宮奴出也

宰相設政事堂使新進士主之或用待詔者唐張說為相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後一日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此其例也四方上書言利弊者及待訪之人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遂

學校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布令養老恤孤訊鼓大師旅則會將有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蓋使朝廷之上聞聞之細漸摩濡洗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

月長子方長

明史待訪錄

二

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是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集之則羣趨以為是天子辱之則羣撻以為非簿書期會錢穀戎獄一切委之俗吏時風家勢之外稍有人焉便以為學校中無當于緩急之習氣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鬻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間于學校初無與也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

學校變而為書院有所非也則朝廷必以為是而榮之有所是也則朝廷必以為非而辱之偽學之禁書院之毀必欲以朝廷之權與之爭勝其不仕者有刑曰此奉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學校與朝廷無異其繼也朝廷與學校相反不特不能養士且至于害士猶然循其名而立之何與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勝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起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為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為非是將見盜賊奸邪傾心于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乃論者目之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

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養托之于君授田之法廢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稅以擾之學校之法廢民墾室而失教猶勢利以誘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則吾誰欺

郡縣學官母得由自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已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

為吾師也其下有五經師兵法歷算醫射各有師皆聽學官自擇凡邑之生童皆裹糧從學離城烟火聚落之處士人眾多者亦置經師民間童子十人以上則以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為蒙師故郡邑無無師之士而士之學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則主分教之務亦无不用之人

學宮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觀庵堂大者改為書院經師領之小者改為小學蒙師領之以分處諸生受業其寺產即隸于學以贍諸生之貧者二氏之徒分別其有學行者歸之學官其餘則各還其業

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或宰相退處為之每朔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則與大臣之子就學于太學使知民之情偽且使之稍習于勞苦毋得閉置宮中其所聞見不出宦官宮妾之外安自崇大也

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其或僻郡下縣學官不能驟得名儒而郡縣官之學行過之者則朔望之會郡縣官南面講學可也若郡縣官少年無實學妄自壓老儒而上之者則士子譴而退之

擇名儒以提督學政然學官不隸屬于提學以其學行名輩相師友也每三年學官送其俊秀于提學而考之補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學而考之以解禮部

月長子方長

百



試官 發榜所遺之士有平日優于學行者學官咨于  
提學補入之其弟子之罷黜學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學  
不與焉

學歷者能算氣朔即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  
禮部考之官于欽天監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  
子方許行術歲終計其生死效否之數書之于冊分爲  
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術如故上等解試禮部入大醫  
院而官之

凡鄉飲酒合一郡一縣之縉紳士子十八年七十以上  
生平无玷清議者庶民年八十以上無過犯者皆以齒  
南面學官郡縣官皆北面憲老乞言

鄉賢名臣毋得以勢位及子弟爲進退功業氣節則考  
之國史文章則稽之傳世理學則定之言行此外鄉曲  
之小譽時文之聲名講章之經學依附之事功已經入  
詞者皆罷之

凡郡邑書籍不論行世藏家博搜重購每書抄印三冊  
一冊上祔府一冊送太學一冊存本學時人文集古文  
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奏議無裨實用序事无補史  
學者不許傳刻其時文小說詞曲應酬代筆已刻者皆  
追板燒之士子選場屋之文及私試義策蠱惑坊市者  
弟子員黜革見任官落職致仕官奪告身

民間吉凶一依朱子家禮行事庶民未必通諳其喪服  
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宮室之制在市肆工藝  
者學官定而付之離城聚落蒙師相其禮以革習俗  
凡一邑之名蹟及先賢陵墓祠宇其修飾表章皆學官  
之事淫祠通行拆毀但留土穀設主祀之故入其境有  
違禮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懸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喪

明興待訪錄

優歌在耳鄙語滿街則學官之職不修也

### 取士上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故殺宗嘗患之也爲拔  
貢保舉准貢特授積分換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乃拔貢  
之試猶然經義也考官不遺詞臣屬之提學既已經于  
解試矣保舉之法雖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謂名者  
何憑也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託及其捧檄而至吏部  
以一義一論試之視解試爲尤輕矣准貢者用解試之  
副榜特授者用會試之副榜夫副榜黜落之餘也其黜  
落者如此之重將何以待中式者乎積分不去其黜  
源不能潰也換授以優宗室其教可不豫乎凡此六者  
皆不離經義欲得勝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  
詳所以徒爲紛亂而无益于時也唐進士試詩賦明經  
試墨義所謂墨義者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  
全寫註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第五道帖論語十帖  
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  
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  
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  
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然非創自安石也唐柳冕  
卽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于傳  
註與下等之議權德輿駁曰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有  
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其  
後宋邢王珪累有止問大義不責記誦之奏而不果行  
至安石始決之故時文者帖書墨義之流也今日之弊  
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向若因循不改則轉相模勒日  
趨浮薄人才終无振起之時若罷經義遂恐有棄經不  
學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視爲迂闊无用之具余謂當復

取士下

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  
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慮于不知降而唐  
宋其爲科目不一士不得與于此尙可轉而從事于彼  
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  
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  
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  
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  
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已入仕之後凡經三轉  
總七轉始與之以祿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  
部又復試之韓退之三試于吏部无成則十年猶布衣  
也未雖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  
是其用之之嚴也寬于取則无枉才嚴于用則少倖進  
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  
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楊雄之徒舍是亦  
无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從  
下亦寬之郡縣卽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



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于取則豪傑之老死邱  
壑者多矣寬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  
徒見夫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于其中遂以  
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內既取此百千萬  
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  
之得科目非科目之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士子探  
籌第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  
自有出于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為取士之善法也  
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  
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法非也吾故寬取  
士之法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  
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科舉之法其考校做朱子議第一場易詩書為一科子  
午年試之三禮兼大戴為一科卯年試之三傳為一科  
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四書義一道答義者  
先條舉注疏及後儒之說既備然後以思按結之其不  
條眾說或條而不能備竟入己意者雖通亦不中格有  
司有不依章句移文配接命題者有喪禮服制忌諱不  
以為題者皆坐罪第二場周程張朱陸六子為一科孫  
吳武經為一科荀董揚文中為一科管韓老莊為一科  
分年各試一論第三場左國三史為一科二國晉書南  
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宋史有明實錄  
為一科分年試史論各二道答者亦必據事實而辨是  
非若事實不詳或牽連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皆不中  
格第四場時務策三道凡博士弟子員遇以上四年仲  
秋集于行省而試之不限名數以中格為度考官聘名  
儒不論布衣在位而以提學主之明年會試經子史科

亦依鄉闈分年禮部尚書知貢舉登第者聽宰相盤別  
分置六部各衙門為吏管領簿書拔其尤者做古侍中  
之職在天子左右三考滿常調而後出官郡縣又拔其  
尤者為各部主事落第者退為弟子員仍取解試而後  
得入禮闈

薦舉之法每歲郡舉一人與于待詔之列宰相以國家  
疑難之事問之觀其所對令廷臣反覆詰難如漢之賢  
良文學以鹽鐵發策是也能自理其說者量才官之或  
假之職事觀其所効而後官之若庸下之材勸說欺人  
者舉主坐罪其人報罷若道德如吳與弼陳獻章則不  
次待之舉主受上賞

太學之法州縣學每歲以弟子員之學成者列其才能  
德藝以上之不限名數缺人則止太學受而考之其才  
能德藝與所上不應者本生報罷凡士子之在學者積  
歲月累試分為三等上等則同登第者宰相分之為侍  
中屬吏中等則不取解試竟入禮闈下等則罷歸鄉里  
任子之法六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州縣學補博  
士弟子員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則出學三品以上其  
子十有五年皆入太學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則出學  
今也大夫之子與庶民之子同試提學受其請託是使  
其始進不以正不受其請託非所以優門第也公卿之  
子不論其賢否而仕之賢者則困于常調不賢者而使  
之在民上既有害于民亦非所以愛之也

郡縣佐之法郡縣各設六曹提學試弟子員之高等者  
分置之如戶曹管賦稅出入禮曹主祀事鄉飲酒上下  
吉凶之禮兵曹統民戶所出之兵城守捕寇工曹主郡  
邑之興作刑曹主刑獄吏曹主各曹之選除資俸也滿

三考升貢太學其才能尤著者補六部各衙門屬吏凡  
廩生皆罷

辟召之法宰相六部方鎮及各省巡撫皆得自辟其屬  
吏試以職事如古之攝官其能顯著然後上聞即真  
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  
縣上之於朝政府攷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上書有二一國家有大事或大奸朝廷之上不敢言而  
草野言之者如唐劉蕡宋陳亮是也則當處以諫職若  
為人嗾使因而撓亂朝政者如東漢牟修告捕黨人之  
事即應處斬一以所著書進覽或他人代進看詳其書  
足以傳世者則與登第者一體出身若無所發明纂集  
舊書且是非謬亂者如今日趙宦光說文長箋劉振識  
大編之類部帙雖繁却其書而遣之

建都

或問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  
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國祚中危何代無之安祿山之  
禍元宗幸蜀吐蕃之難代宗幸陝朱泚之亂德宗幸奉  
天以汴京中原四達就使有急而行勢無所阻當李賊  
之圍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  
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  
非都燕何遠不及三宗之事乎或曰自永樂都燕歷十  
有四代豈可以一代之失遂議始謀之不善乎曰昔人  
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為事不以失天下為事者也有  
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  
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二年邊人  
闖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  
失天下為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江南之民命竭於



輸輓太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爲害也或曰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爲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又經流寇之亂烟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教訓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匱篋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僕妾以倉庫匱篋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會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

### 方鎮

今封建之事遠矣因時乘勢則方鎮可復也自唐以方鎮亡天下庸人狃之遂爲厲階然原其本末則不然當太宗分制節度皆在邊境不過數府其帶甲十萬力足以控制寇亂故安祿山朱泚皆憑方鎮而起乃制亂者亦藉方鎮其後析爲數十勢弱兵單方鎮之兵不足相制黃巢朱溫遂決裂而無忌然則唐之所以亡由方鎮之弱非由方鎮之強也是故封建之弊強弱吞併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疆場之害苦無已時欲去兩者之弊使其並行不悖則沿邊之方鎮宜將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固原延綏俱設方鎮外則雲貴亦依此例分割附近州縣屬之務令其錢糧兵馬內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賦商稅聽其徵收以充戰守之用一切政教張弛不從中制屬下官員亦聽其自行辟召然後名聞每年一貢三年一朝終其世兵民輯睦疆場寧謐者許以嗣世凡此則有五利今各邊有總督

明夷待訪錄

有巡撫有總兵有本兵有事復設總督事權不一能者壞於牽制不能者易於推委枝梧且夕之間掩飾章奏之上其未至潰決者直須時耳統帥專一獨任其咎則思慮自周戰守自固以各爲長子孫之計一也國家有一警急嘗竭天下之財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財自供一方二也邊鎮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調發致亂天啟之奢酋崇禎之菜園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餉皆出朝廷常以一方而動四方既各有專地兵食不出於外即一方不寧他方宴如四也外有強兵中朝自然顧忌山有虎豹藜藿不採五也

### 田制

昔者禹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則是夏之所定者至周已不可爲準矣當是時其國之君於其封疆之內田土之肥瘠民口之衆寡時勢之遷改視之爲門以內之事也井田既壞漢初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蓋土地廣大不能縷分區別總其大勢使瘠土之民不至於甚困而已是故令九州之田以下下爲則下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相安吾亦可無事於縷分區別而爲則壤經野之事也夫三十而稅一下下之稅也當三代之盛賦有九等不能盡出於下下漢獨能爲三代之所不能爲者豈漢之德過於三代歟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民使民自養又從而賦之雖三十而稅一較之於古亦未嘗爲輕也至於後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爲十一而稅古之法也漢之省賦非通行長久之道必欲合於古法九州之田不款於上而賦以十一則是以上上爲則也以上上爲則而

明夷待訪錄

三

民焉有不困者乎漢之武帝度支不足至於買爵貸假權估算繕鹽鐵之事無所不舉乃終不敢有加於田賦者彼東郭咸陽孔僅桑宏羊計慮猶未熟與然則十而稅一名爲古法其不合於古法甚矣而兵興之世又不能守其十一者其賦之於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時之用制天下之賦後王因之後王既衰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而後王又因之嗚呼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爲民者日困於前儒者曰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於漢唐宋之民又困於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寧獨在井田之不復乎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宋未嘗改至張士誠而又重有明亦未嘗改故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計其一歲之穫不過一石盡輸於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亂世苟且之術也吾意有王者起必當重定天下之賦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爲則而後合於古法也或曰三十而稅一國用不足矣夫古者十里之內天子食之其收之諸侯之貢者不能十之一今郡縣之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尙無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愛之乎

### 田制二

自井田之廢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議師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其意雖善然古之聖君方授田以養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復以法奪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奪田之事先見所謂行一不義而不可爲也或者謂奪富民之田則生亂欲復井田者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而後可故漢高祖之滅



秦光武之乘漢可為而不為為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今幸民之殺戮為其可以便吾事將使田既井而後人民繁庶或不能於吾制無翻歸豈反謂之不幸與後儒言井田必不可復者莫詳於蘇洵言井田必可復者莫切於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滄道血塗溝畛遂徑之制非勞數百年之力不可夫誠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未乎凡蘇洵之所憂者皆非為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復其所以復之之法亦不能詳余蓋於衛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復井田者亦不外於是矣世儒於屯田則言可行於井田則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為十矣每軍撥田五十畝古之百畝也非即周時一夫授田百畝乎五十畝科正糧十二石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實徵十二石也每畝二斗四升亦即周之鄉遂用貢法也天下屯田見額六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三頃以萬歷六年實屯田土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難為行況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州縣之內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實在田土均之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戶授田五十畝尚餘田一萬七千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畝以聽富民之所占則天下之田自無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紛紛而徒為困苦富民之事乎故吾於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復也難者曰屯田既如井田則屯田之軍日宜繁庶何以復有銷耗也曰此其說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雖授之田不足以挽其鄉土

之思一也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夫屯種而任之老弱則所獲幾何且彼見不屯者之未嘗不得食也亦何為而任其勞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稅一今每畝二斗四升計一畝之人不過一石則是什稅二有半矣三也又徵收主自武人而郡縣不與則凡刻剝其軍者何所不為四也而又何怪乎其銷耗與

田制三

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何謂積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而已魏晉有戶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復有戶矣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績布麻戶之外復有丁矣楊炎變為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併庸調而入于租也相傳至宋未嘗減庸調於租內而復歛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為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炎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後世者大矣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徵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又併入于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為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條鞭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後世者大矣萬歷間舊餉五

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為戶部合三餉為一是新餉練餉又併入于兩稅也至今日以為兩稅固然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學無術之過也嗟乎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今欲定稅須反積累以前而為之制授田于民以什一為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為則其戶口則以為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又何事于暴稅乎何謂所稅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貢雖諸侯而不忍強之以其地之所無況于小民乎故賦穀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為也其有納錢者後世隨民所便布一疋直錢一千輪官聽為九百布直六百輪官聽為五百比之民間反從降落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賦穀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戶口之賦併歸土田于是布帛之折于錢者與穀相亂亦遂不知錢之非田賦矣宋隆興二年詔溫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蓋當時銀價低下其許以折物帛者亦隨民所便也然按照熙寧稅額兩稅之賦銀者六萬一百三十七兩而已而又穀賤之時常平就糴故雖賦銀亦不至於甚困有明自漕糧而外盡數折銀不特折錢之布帛為銀而歷代相仍不折之穀米亦無不為銀矣不特穀米不聽上納即欲以錢准銀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錢為賦陸贄尚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為不可而況以銀為賦乎天下之銀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為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年乎天與民以豐年而



上復奪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爲讐也然則聖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爾何謂田土无等第之書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是九則定賦之外先王又細爲之等第也今民間田土之價懸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徵收畫以一則至使不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耕種而所出之息不償牛種小民但知其爲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歲二歲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假雖欲易之惡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見有百畝之田而不足當數十畝之用者是不易之爲害也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中者以四百八十步爲一畝下者以七百二十步爲一畝再酌之于三百六十步六百步爲畝分之五等魚鱗冊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以奇零如數畝而同一區者不妨數號一畝而分數區者不妨一號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稅額之重輕而在丈量之廣狹則不齊者從而齊矣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番而作以收土田之利如其力有餘也而悉畊之彼二畝三畝之入與土田一畝較量多寡亦无不可也

兵制一

有明之兵制蓋亦三變矣衛所之兵變而爲召募至崇禎宏光間又變而爲大將之屯兵衛所之弊也官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皆仰食于民除西北邊兵三十萬外其所以禦寇定亂者不得不別設兵以養之分兵于農然且不可乃又使分軍于兵是以一天下養兩天下之兵也召募之弊也如口口之起安家行糧馬匹甲杖

明史待訪錄

費數百萬金得兵十餘萬而不當三萬之選天下已騷

動矣大將屯兵之弊也據來自衛與敵爲市槍殺不可問官召不能行率我所養之兵反而攻我者即其人也其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議者曰衛所之爲召募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召募之爲大將屯兵此勢之所趨而非制也原夫衛所其制非不善也一鎮之兵足守一鎮之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衛所屯田蓋相表裏者也其後軍伍銷耗耕者無人則屯兵不足增以客兵坐食者衆則屯糧不足于用益之以民糧又益之以鹽糧又益之以京運而衛所之制始破壞矣都燕而後歲漕四百萬石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輪年值運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五萬三千六百不耕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于輪輓者也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輪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還秋班以九月至二月還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餘萬不耕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于班操者也一邊有事則調各邊之軍應調者食此邊之新餉其家口又支各邊之舊餉舊兵不歸各邊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用三餉也衛所之制至是破壞而不可支矣凡此皆末流之弊其初制豈若是哉爲說者曰末流之弊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制之不善則軍民之太分也凡人膂力不過三十年以七十爲率則四十年居其老弱也軍既不得復還爲民則一軍之在伍其爲老弱者亦復四十年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鄉井之思誰則无有今以滿發充之遠者萬里近者千餘里逢其土性死傷逃竄十常八九如是而焉

日知錄卷之三

三

得不銷耗乎且燕都二百餘年天下之財莫不盡取以歸京師使東南之民力竭者非軍也耶或曰圻甸之民大半爲軍今計口而給之故天下有荒歲而圻甸不困

此明知其无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則非養兵也乃養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得養于上則天下之耕者當何人哉東南之民奚罪焉夫以養軍之故至不得不養及于民猶可謂其制之善與余以謂天下之兵當取之于口而天下爲兵之養當取之于戶其取之口也教練之時五十而出一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戶也調發之兵十戶而養一教練之兵則无資于養如以萬歷六年戶口數自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則得兵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則可養兵一百六十二萬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則其役不爲重一十戶而養一人則其費不爲難而天下之兵滿一百二十餘萬亦不爲少矣王圻之內以二十萬人更番入衛然亦不過千里假如都金陵其入衛者但盡金陵所屬之郡邑而他省不與焉金陵人口一千五十萬二千六百五十一則得勝兵二十一萬五百以十萬各守郡邑以十萬人衛次年則以守郡邑者入衛以入衛者歸守郡邑又次年則調發其同事教練之兵其已經調發者則住糧歸家但聽教練而已夫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計之二十歲而入伍五十歲而出伍始終三十年止歷七踐更耳而又不出千里之遠則爲兵者其任亦不爲勞國家无養兵之費則國富隊伍無老弱之卒則兵強人主欲富國強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來但有彼善于此之制其受兵之



害未嘗不與有明同也

兵制二

國家當承平之時武人至大帥者干涉文臣即其品級懸絕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鞋趨入庭拜其門狀自稱走狗退而與其僕隸齒兵與以後有言于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于是毅宗皇帝專任大帥不使文臣節制不三二年武臣擁眾與賊相望同事國略李賊入京師三輔至于青齊諸鎮櫛比而營天子封公侯結其歡心終莫肯以一矢入援嗚呼毅宗重武之効如此然則武固不當重與曰毅宗輕武而不重武者也武之所重者將湯之伐桀伊尹為將武之入商太公為將晉作六軍其為將者皆六卿之選也有明雖失其制總兵皆用武人然必聽節制于督撫或經略則是督撫經略將也總兵偏裨也總兵有將之名而無將之實然且不可況竟與之以實乎夫安國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氣力小人之事也國家社稷之事孰有大于將使小人而優為之又何貴乎君子耶今以天下之大託之于小人為重武耶為輕武耶是故與毅宗後死者皆文臣也嘗其時屬之以一旅赴賊俱死尚冀十有一二相全何至自殊城破之日乎是故建義于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也嘗其時有所藉手以從事勝負亦未可知何至驅市人而戰受其屠醢乎彼武人之為大帥者方且感浮雲起昔之不敢一當敵者乘時易幟各以利刃而齒腐朽鮑承所謂以其眾幸富貴矣而後知承平之時待以徒隸者之未為非也然則彭越黥布非古之良將與曰彭越黥布非漢王將之者也布越無所藉于漢王而漢王藉之猶治病者之服烏喙

月心寺方家

三

黎蘆也人見彭越黥布之有功而欲將武人亦猶見烏喙黎蘆之愈病而欲以為服食也彼蠢暴之徒乘世之衰禍亂天常吾可以權授之使之出落鈐鍵哉然則叔孫通專言斬將奪旗之士儒生元所言進何也曰當是時漢王已將韓信彼通之所進者以首爭首以力搏力之兵子耳豈所謂將哉然則壯健輕死善擊刺者非所貴與曰壯健輕死善擊刺之在人猶精緻犀利之在器甲也弓必欲無滴冷必欲援胡之稱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績之堅人必欲壯健輕死善擊刺其道一也器甲之精緻犀利用之者人也人之壯健輕死善擊刺者用之者將也今以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之人而可使之為將是精緻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戰也

兵制三

唐宋以來文武分為兩途然其職官內而樞密外而關帥州軍猶文武參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撫雖與軍事而專任節制與兵士離而不屬是故蒞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蒞軍節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方自以大牙交制使其勢不可為叛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嘗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謂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識義理喜齒掠輕去就緩則受吾節制指顧簿書之間急則擁兵自重節制之人自然隨之上下試觀崇禎時督撫曾有不為大帥驅使者乎此時法未嘗不在未見其不可叛也有明武職之制內設都督府錦衣衛外設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衛三百五十九所平時有左右都督都指揮使指揮使各係以同知僉事及千戶百戶鎮撫之級行伍有總兵副將游擊千把總之

名宜悉罷平時職級只存行伍京營之兵兵部尚書即為總兵侍郎即為副將其屬郎官即分任參游設或征討將自中出侍郎掛印而總兵事郎官從之者一如京營或用巡撫為將巡撫掛印即以副將屬之參政參將屬之郡守其行間戰將勇略冠軍者即參用于其間苟如近世之沈希儀萬表俞大猷戚繼光又未嘗不可使之內而兵部外而巡撫也自儒生久不為將其視用兵也一以為尚力之事當屬之豪健之流一以為陰謀之事當屬之傾危之士夫稱戈比干立茅者士卒之事而非將帥之事也即一人以力聞十人而勝之矣兵與以乘田野市井之間旅力稍過人者當事即以奇士待之究竟不當一卒之用萬歷以來之將掩敗飾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謂之傾危矣乃只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敵然則今日之所以取敗亡者非不足力與陰謀可知矣使文武合為一途為儒生者知兵書戰策非我分外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為武夫者知親上愛民為用武之本不以轟暴為能是則皆不可叛之人也

財計一

後之聖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廢金銀乎古之徵貴徵賤以粟帛為俯仰故公上賦稅有粟米之征布縷之征是也民間市易詩言握粟出卜孟子言通工易事男粟女布是也其時之金銀與珠玉無異為餽問器飾之用而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錢故錢與粟帛相為輕重漢章帝時穀帛價貴張林言此錢多故也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物皆賤矣魏明帝時廢錢用穀桓元輔言亦欲廢錢孔琳之曰先

月心寺方家

三



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此錢之所以嗣功龜貝也穀帛本充衣食分以為貨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者著于曩然則昔之有天下者雖錢與穀帛雜用猶不欲使其重在錢也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陳用錢兼以錫鐵粟帛嶺南多以鹽米布交易不用錢北齊戴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後周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唐時民間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大歷以前嶺南用錢之外雜以金銀丹砂象齒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詔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于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元和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參布帛太和三年飾佛像許以金銀唯不得用銅四年交易百緡以上者粟帛居半按唐以前自交廣外上而賦稅下而市易一切無事于金銀其可考彰彰若矣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勿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蓋其時有以金銀為用者矣然重和之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易金銀之類則是市易之在下者未始不以錢為重也紹興以來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七分入內庫三分歸有司則是賦稅之在上者亦未始以金銀為正供為有司之經費也及元起北方錢法不行于是以金銀為母鈔為子子母相權而行而金銀遂為流通之貨矣明初亦嘗禁金銀交易而許以金銀易鈔于官則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其誰信之故至今日而賦稅市易銀乃單行以為天下之大害蓋銀與鈔為表裏銀之力絀鈔以紓之故元之稅糧

明夷待訪錄

折鈔而不折銀今鈔既不行錢僅為小市之用不入貢賦使百務併于一途則銀力竭元又立提舉司置淘金戶開設金銀場各路聽民煽煉則金銀之出于民間者尚多今礦所封閉間一開採又使官奴專之以入大內與民間無與則銀力竭二百餘年天下金銀網運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時猶有商賈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來在燕京者既盡泄之邊外而富商大賈達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資力盡飲天下之金銀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復返者乎夫銀力已竭而賦稅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銀將于何所故田土之價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壤瘠與曰否不能為賦稅也百貨之價亦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物阜與曰否市易無資也當今之世宛轉湯火之民卽時和年豐無益也卽勸農沛澤無益也吾以為非廢金銀不可廢金銀其利有七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職私難覆五也盜賊賊贓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也然須重為之禁盜礦者死刑金銀市易者以盜鑄錢論而後可

財計二

錢幣所以為利也唯無一時之利而後有久遠之利以三四錢之費得十錢之息以尺寸之楮當金銀之用此一時之利也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此久遠之利也後之治天下者嘗顧此而失彼所以阻壞其始議也有明欲行錢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銅愛工錢既惡薄私鑄繁興二曰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制度不

常三曰銅禁不嚴分造器皿四曰年號異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銀貨不歸一六曰賞賚賦稅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昔之害錢者四今之害錢者六故今日之錢不過資小小貿易公私之利源皆無賴焉是行錢與不行等也誠廢金銀使貨物之衡盡歸于錢京省各設專官鼓鑄有銅之山官為開採民間之器皿寺觀之像設悉行燒毀入局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為率每錢重一錢制作精工樣式畫一亦不必冠以年號除田土賦粟帛外凡鹽酒征權一切以錢為稅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有明欲行鈔法而不能行者崇禎間桐城諸臣蔣臣言鈔法可行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戶工侍郎王鰲宋主其說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肯應者大學士蔣德璟言以一金易一紙愚者不為上以高皇帝之行鈔難之德璟曰高皇帝似亦神道設教然賞賜折俸而已固不會用之兵餉也按鈔起于唐之飛錢猶今民間之會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蓋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則以鈔入諸務故鈔之在手與見錢無異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準非界則增造無藝一則每界造鈔若干下界收鈔若干詐偽易辨非界則收造無數宋之稱提鈔法如此卽元之所以得行者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有明寶鈔庫不過倒收舊鈔凡稱提之法俱置不講何怪乎其終不行也穀宗言利之臣不詳其行壞之始末徒見只



楮紙居然可當金銀但講造之之法不講行之之法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故其時言可行者猶見彈而求炙也然誠使停積錢緡五年為界歛舊鈔而焚之官民使用在關即以之抵商稅在場即以之易鹽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誠廢金銀則穀帛錢緡不便行遠而囊括尺寸之鈔隨地可以變易在仕宦商賈又不得不行德璋不言鈔與錢貨不可相離而言神道設教非兵餉之用彼行之于宋元者何不深考乎

財計三

治天下者既輕其賦歛矣而民間之習俗未去蠱惑不除奢侈不革則民仍不可使富也何謂習俗吉凶之禮既亡則以其相沿者為禮婚之筐篚也裝資也宴會也喪之含殮也設祭也佛事也冥會也芻靈也富者以之相高貧者以之相勉矣何謂蠱惑佛也巫也佛一也而有佛之宮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資生器用無不備佛遂中分其民之作業矣巫一耳而資于楮錢香燭以為巫資于烹宰以為巫資于歌吹婆娑以為巫凡齋醮所費之用無不備巫遂中分其民之資產矣何謂奢侈其甚者倡優也酒肆也機坊也倡優之費一夕而中人之產酒肆之費一頓而終年之食機坊之費一衣而十夫之煖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禮投巫聖佛吾所謂學校之教明而後可也治之以末倡優有禁酒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為佛而貨者有為巫而貨者有為優倡而貨者有為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絕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

其願出于途者蓋皆本也

胥吏

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吏胥徒所以守簿書定期會者也其奔走服役則以鄉戶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為顧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為胥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何謂復差役宋時差役有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戶長壯丁色目衙前以主官物今庫子解戶之類戶長以督賦稅今坊里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今弓兵捕盜之類承符手力散從以供驅使今皂隸快手承差之類凡今庫子解戶坊里耆長為差役弓兵捕盜皂隸快手承差則顧役也余意坊里長值年之後次年仍出一人以供雜役蓋吏胥之敢于為害者其故有三其一恃官司之力鄉民不敢致難差役者則知我之今歲致難于彼者不能保彼之來歲不致難于我也其二為官府之人一為田野之人既非同類自不相顧差役者則儕輩爾汝無所畏忌其三久在官府則根株窟穴牢不可破差役者伎倆生疏不敢弄法是故坊里長同勾當于官府而鄉民之于坊里長不以為甚害者則差與顧之分也治天下者亦視其勢勢可以為惡雖禁之而有所不止勢不可以為惡其止之有不待禁也差役者固勢之不可以為惡者也議者曰自安石變法終宋之世欲復之而不能豈非以人不安于差役與曰差役之害唯有衙前故安石以顧募救之今庫子解戶且不能不仍于差役而其無害者顧反不可復乎宋人欲復差役以募錢為害吾以謂募錢之害小而胥吏之害大也何謂用士人六部院寺之吏請

以進士之觀政者為之次及任子次及國學之應仕者滿調則出官州縣或歷部院屬官不能者落職郡縣之吏各設六曹請以弟子員之當廩食者充之滿調則升之國學或即補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終身不聽出仕郡之經歷照磨知事縣之丞簿典史悉行汰去行省之法一如郡縣蓋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隸為之所謂皇皇求利者而當可以為利之處則亦何所不至創為文網以濟其私凡今之所設施之科條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其一天下之吏既為無賴子所據而佐貳又為吏之出身士人目為異途差與為伍承平之世士人眾多出仕之途既狹遂使有才者老死邱嫂非如孔孟之時委吏乘田抱關擊柝之皆士人也其三各衙門之佐貳不自其長辟召一一銓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遍況其人之賢不肖乎故銓部化為籤部貽笑千古其四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一入麗于法後而繼一人焉則其子弟若弟也不然則其傳衣鉢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誠使吏胥皆用士人則一切反是而害可除矣且今各衙門之首領官與郡縣之佐貳在漢則為曹掾之屬其長皆得自辟即古之吏胥也其後選除出自吏部其長復自設曹掾以為吏胥相沿至今曹掾之名既去而吏胥之害亦亡矣故今之吏胥乃曹掾之重出者也吾之法亦使曹掾得其實吏胥去其重而已

奄宦上

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朝政之奄宦



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  
 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  
 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它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為  
 奄宦奉行之員而已人主以天下為家故以府庫之有  
 為已有環衛之強為已強者尚然未王之事今也衣服  
 飲食馬匹甲仗禮樂貨賄造作無不取辦于禁城數里  
 之內而外庭所設之衙門所供之財賦亦遂視之為非  
 其有嘖嘖而爭使人主之天下不過此禁城數里之內  
 者皆奄宦為之也漢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後可  
 以得志有明則格局已定牽挽相維以毅宗之哲王始  
 而疑之終不能舍之卒之臨死而不能與廷臣一見其  
 禍未有若是之烈也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  
 廷臣師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師友者道德  
 故奴婢以伺喜怒為賢師友而喜怒其喜怒則為容悅  
 矣師友以規過失為賢奴婢而過失其過失則為悖逆  
 矣自夫奄人以為內臣士大夫以為外臣奄人既以奴  
 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從而違之者奄  
 人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即以  
 奴婢之道為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  
 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則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有  
 敬有不敬也蓋內臣愛我者也外臣自愛者也于是天  
 下之為人臣者見夫上之所賢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  
 師友之道而相趨于奴顏婢膝之一途習之既久小儒  
 不通大義又從而附會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奏疏吾  
 見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舉其小過而  
 遺其大惡或勉以近事而闕于古則以為事君之道當  
 然豈知一世之人心學術為奴婢之歸者皆奄宦為之

明夷待訪錄

也禍不若是其烈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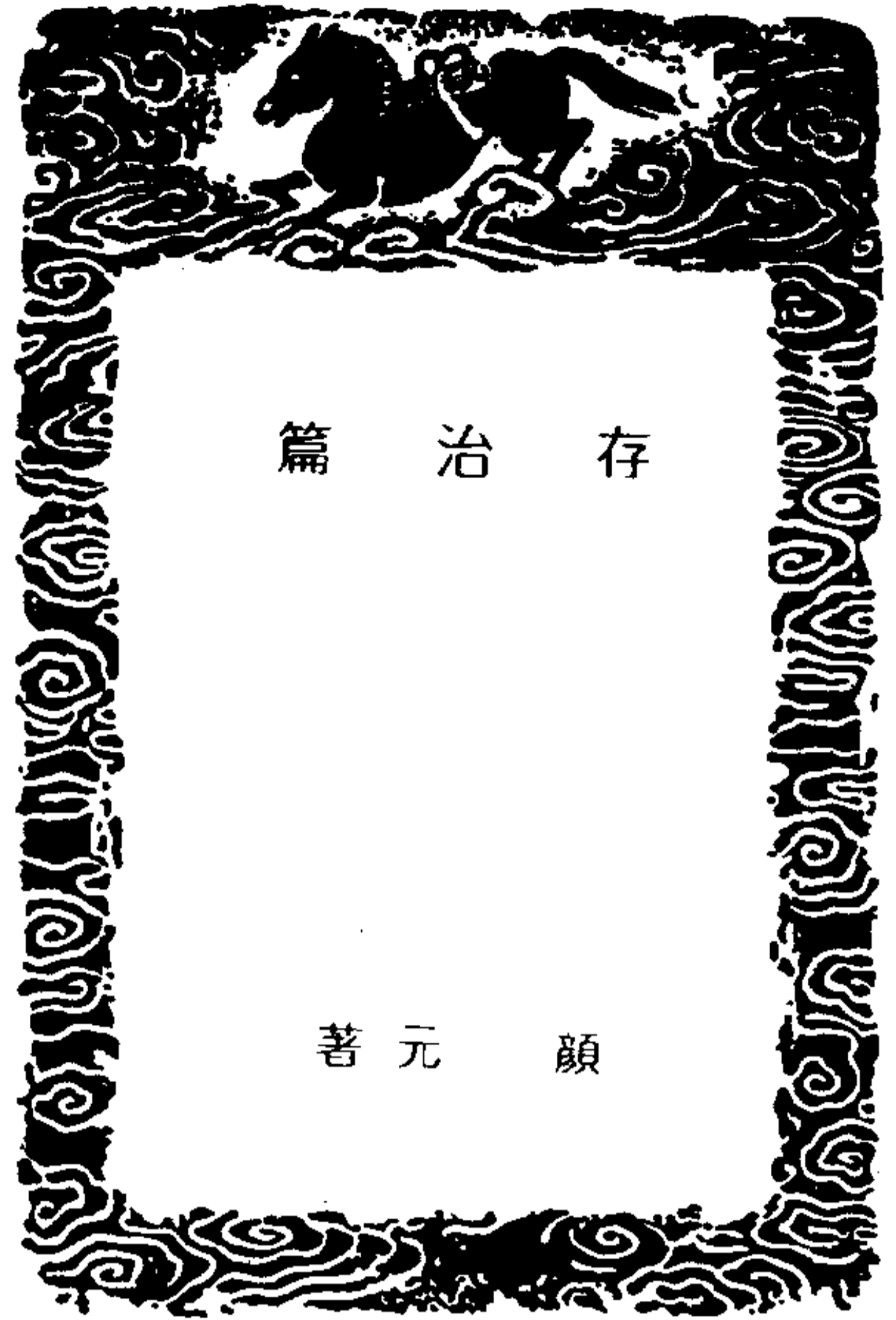
奄宦下

奄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以來人盡知之矣乃卒遭  
 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豈無法以制之與則由于人主  
 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許由務光之  
 流實見其以天下為桎梏而掉臂去之豈料後世之君  
 視天下為娛樂之具崇其宮室不得不以女謁充之盛  
 其女謁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勢也其在後世  
 之君亦何足貴而鄭元之注周禮也乃謂女御八十一  
 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  
 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其視古之賢王與後世無異則  
 是周禮為誨淫之書也孟子言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  
 為也是時齊梁秦楚之君共為奢僭東西二周且無此  
 事若使為周公遺制則孟子亦安為固然得志弗為則  
 是以周公為舛錯矣苟如元之為言王之妃百二十人  
 妃之下又有侍從則奄之守衛服役者勢當數千人後  
 儒以寺人隸于家宰謂周官深得治奄之法夫刑餘之  
 人不顧禮義凶暴是開天下聚凶暴滿萬而區區以保  
 屬家宰納之鈴鑰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貴其能治而貴  
 其能不亂奄人之衆多即未反亂亦屠火積薪之下也  
 吾意為人主者自三宮以外一切當罷如是則奄之給  
 使令者不過數十人而足矣議者竊憂其嗣育之不廣  
 也夫天下何常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況于子  
 孫乎彼鯁鯁然唯恐後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孫是  
 乃流俗富翁之見故堯舜有子尚不傳之宋徽宗未嘗  
 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

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終  
 皇清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存治篇

元 顏 著

存治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政術風俗奚為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嘆也七制而後古法漸湮至于宋明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掇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廣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以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有一強寇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起洗物...

存治編

畿輔叢書

博野顏元者

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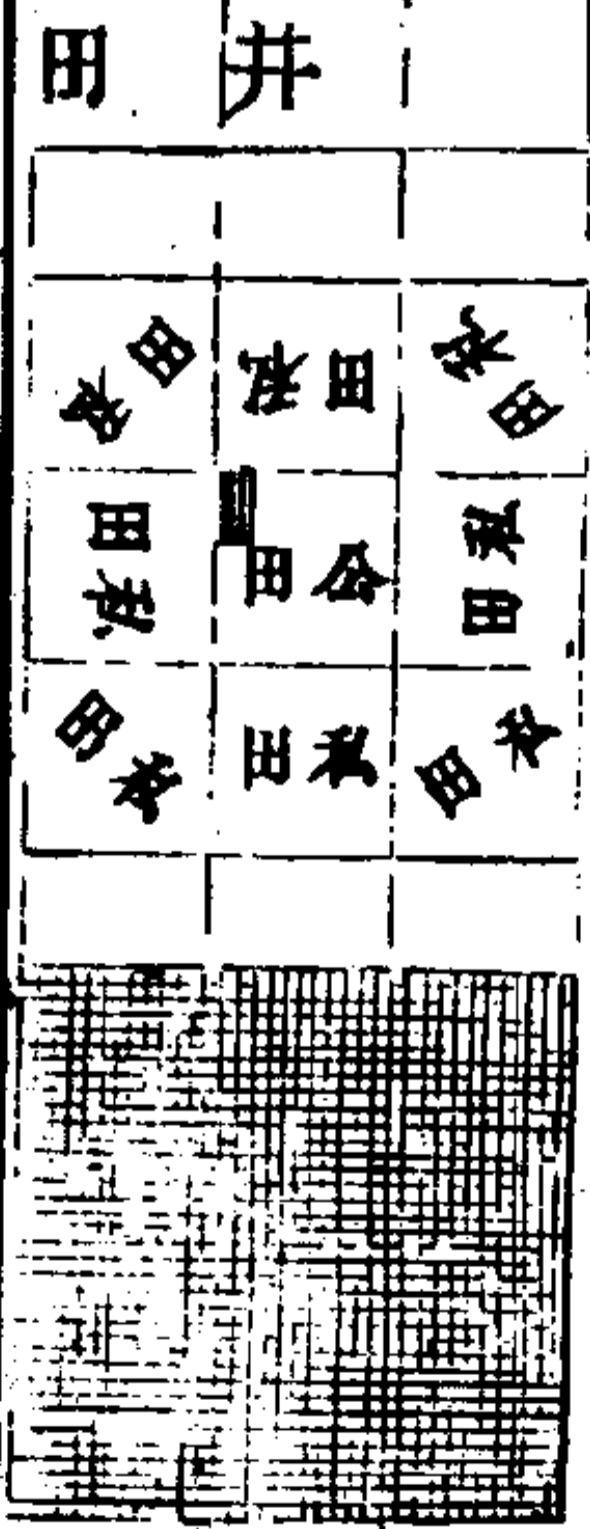
昔張橫渠對神宗曰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然欲法三代宜何如哉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復之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謂王道不然者不治

井田

或問於思古人曰井田之不宜於世也久矣子之存治尙何執乎曰噫此千餘載民之所以不被王澤也夫言不宜者類謂亟奪富民田或謂人眾而地寡耳豈不思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順彼富民之心即盡萬人之產而給一人所不厭也王道之順人情固如是乎况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可乎又或者謂畫田生亂無論至公服人情自輯也即以勢論之 國朝之國占幾半京輔誰與為亂者且古之民四而農以一養其三今之民十而農以一養其九未聞墜粟於天食土於地而民亦不餓死豈盡人耕之而反不足乎雖使人餘於田即減頃而十減十而畝吾知其上糞倍精用自饒也况今荒廢至十之二三墾而井之移流離無告之民給牛種而耕焉田自更餘耳故吾每取一縣約其田丁知相稱也嘗妄為圖以明之所慮者溝洫之制經界之法不獲盡傳北地土散恒恐損溝洫必有奪之法 高低墳邑不便均畫然因時而措觸類而通在乎人耳溝無定而主乎水可溝則溝不可則否井無定而主乎地可井則井不可則均至阡陌廢舍古雖有之今但可植分草以代阡陌為窩舖以代廬舍橫各井一路以便田車中十井一房以待田畯可也有聖君者出推此意而行之搜先儒之格議盡當代之人謀加嚴乎經界之際垂意於釐成之時意斯日也孟子所謂百姓親睦成於此徵焉蓋頑有歸而土愛心感不安本分者無之為盜賊者無之

為乞丐者無之以富強貧者無之學校未興已養而兼教矣休哉善善乎故吾謂教以濟養養以行教教者養也養者教也非是謂與

方一里圖畫界一小區方十步每行長算十里共三百六十步合五百四十畝



經界之圖



井田經界圖說

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吾所以明井制必明里制也周制三百步為一里百步為一畝六尺為一步每步長今步一尺則三百步為里者即今三百六十步之數也然考之文問之獻又多異說且謂周尺僅今七寸強要之不若即以今里今畝今步尺為準為甚明且亦夫子從周之義也以今里推之方里之地合該十二萬九千六百步周之九百畝當今五百四十畝今二百四十畝每區六十畝內公外私若田饒處除公田內六畝給八家為場園廬舍田窄給三畝為窩舖其地亦可桑又通各井兩端為田車之路宜縱者橫宜橫者縱隨邑人出入之便十里一房以處田畯







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羣知所向則人材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才王道為相生倘仍舊習將朴鈍者終歸無用精力困於紙筆聰明者逞其才華詩書反資寇讎無惑乎家讀堯舜孔孟之書而風俗愈壞代有崇儒重道之名而其才不出也可勝嘆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書其副本

邱氏曰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閭胥以書其教敏任恤者百家為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五百家為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有大夫則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為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為能則是能進大司徒之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天子拜而受之以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也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封建

或問於思古人曰世風遞下人心日澆以公治之而害伏

以誠御之而奸出是以漢之大封同姓亦成周伯叔諸姬之意而轉目已成反畔唐之優禮藩鎮僅古人甥舅伯侯之似而卒社即以敗亡故宋鼎既定盡瀆以敵敵臣明運方興亦世官而頑汗馬非故惜茅土也誠以小則不足藩維大則適養賊扈封豕之難也子何道以處之可使得宜乎思古人曰善哉問此不可以空言論也先王遺典封建無單舉之理大經大法學著咸張則禮樂教化自能潛消反側綱紀名分皆可預杜驕奢而又經理周密師古之意不必襲古之跡使十侯而一伯侯五十里一鄉二大夫三士卿天子命之伯百里一鄉三大夫六士卿與上大夫亦天子命之侯高馬二十五甲士與卿伯高馬五十甲士亦稱有命乃起田卒焉邊侯伯士馬皆倍其畜有事乃起田卒焉侯庶不世爵祿視其臣而以親為差侯臣不世臣采取公田而以位計數伯師不私出列侯不私會如此者有事則一伯所掌二十萬之師足以藩維無事而所畜士馬不足供祀封建本何慮之有况三代建侯之善必有博古君子能傳之者用時又必有達務王佐能因而潤澤者豈余之寡陋所能悉哉第妄謂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盡天下人材之用爾

彼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樂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縣易制也而甘於孤立使生民社稷受其禍亂亡而不悔可謂愚矣如六國之勢讓者嘗言韓魏趙為燕齊楚之藩蔽廉氏蠶食楚齊燕絕不之救是自壞其藩蔽也侯國且如此以天下共主可無藩蔽耶層層厚護甯不更佳耶板之詩云大邦維屏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道盡建侯之利不建侯之害矣如農家度日其大鄉多隣而我處其中之為安乎抑吞隣滅比而孤棲一藁之為安乎况此乾坤乃自堯舜夏商周諸聖君聖相開物成務選為締造而成者也人主享有成業而嗣使諸聖人子孫無尺寸之土魂靈無血食之嗣天道其能容耶身為天子皆其

歷世祖功宗德上遵天眷顧不能單恩九族大封同姓而僅僅一支私其富貴宗廟其無怨悱耶創興之際攀龍附鳳或運帷幄或功汗馬主臣同憂勞共生死一旦大業既成不與之承天分地為山河帶礪之盟黷舊其何勸耶凡諸大義皆不違恤而君不主臣不贊絕意封建者不過見夏商之亡於諸侯與漢七國唐藩鎮之禍而忘言之耳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亡正以封建而久漢唐受分封藩鎮之害亦獲分封藩鎮之利使非封建三代亦烏能享國至二千歲耶夏以有仍再造商有西伯率叛服殷周則桓文主盟尊王周召共和不亂四百也六百也八百也遞漸益長是皆服衛疊疊星環若布雖海外之親親秘鎮朝國之奸國有以輔引王家天祥也以親後日之一敗塗地歷數日短者封建亦何負人國哉即以三代敗亡論受命者猶然我先王之股肱勇男也列辟無恙三恪世修失天下者仍以一國封之是五帝三王有數百年之天下而仍有千萬年不亡之國也使各修天子禮樂事則曆之喪則拜之客而不臣是五帝三王有千萬年不亡之國即有千萬年不降之帝王也猶歎休哉守此不替有天下者誰不胥受其福乎且君非桀紂誰敢犯天下共主來天下之兵耶侯非湯武誰能合千八百國而為之王耶君非桀紂其亡難也侯非湯武王之難也故久而後失之也即若果桀紂而侯果湯武矣本國之積倉自足供饋重無俟掠人箱篋款人桀棟也一心之虎賁從王之與國自足以奉天伐暴無俟披靡丁壯因而淫捕婦女也南巢牧野一戰而天命有歸無俟於數年數十年之兵爭而處處戰場也耕者不變而市者不止不至於行人斷絕而百里無烟火也王畿鼎革而天下猶有君不至於闕京城失守而舉世分崩千百成羣自相屠殺歷數年不能定也王者統定萬邦而屢有豐年不至於耕種盡廢九有蕩然上干天和水平相仍歷三二世不能復也蓋民生天地咸沐封建之澤無間與



亡皆異於後世如此而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萬方以自私敢於變百聖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遺生民氣運世世無窮之大禍祖龍之罪上通於天矣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為公天下自秦始之論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可勝嘆哉

官刑

或有問於思古人曰昔漢除官刑百世稱其仁子言王道亦既詳矣乃重復問官刑亦當復無以法不嚴則易犯故峻其法以仁斯民乎思古人曰否不然也夫謂法不嚴則易犯暴君酷吏假辭以飾其惡耳吾所謂復古刑者第以官重之不可無婦寺勢也即理也倘復封建則天下之君所當婦寺愈多而皆以無罪之人當之胡忍哉且漢之除官刑仁而愚者也漢能除婦寺哉能除萬世之婦寺哉不能除婦寺而除官刑是不忍官有罪之人而忍官無罪之人矣說者又謂刑重男女不於民間惟以官買則是任民之賈嗟乎狃民甚矣小民何知惟知利耳以利誘民而官之豈天為民立君之意哉今之貪利為盜者惡自民也上且誅之若因民之貪誘而官之惡自君矣可勝慨哉故封建必復官刑不封建亦必復官刑也惟願為政者慎用之耳至肉刑之五墨辟今猶用之則刑二刑不復可也

濟時

或曰若子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願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鄭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况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決治不能舉也倘遇明王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為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藝重徵舉均田重農事復本包輕賦稅時工役靜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勤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選依人是謂

存治編

五德也為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為九典之施庶亦焉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有追唐虞也是在為君者

重徵舉

嘗讀禮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為臣不見成湯之於伊尹也三聘幸野文王之於呂尚也載旋涓涓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近自唐宋試之以詩弄之以文上輒曰選士曰較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府而京學而鄉鄉而會其間問先察貌察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既足而名而應推辱不可殫言嗚呼奴之耶盜之耶無論庸庸輩不足有為即有一二傑士迨於出仕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尚謂有言不必有德况今之制藝運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願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深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古鄉舉里選之法做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視德可敦俗才堪遊政者公議舉之狀登某某深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即以帶車迎為六事佐實吏人供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復請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呈發某令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即薦之公朝餘仍留為佐實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州縣之實徵諸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呈發某守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弓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懋功者即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辦事親試之三載凡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

靖異端

受上賞薦好者受上罰則公論所結私託不行矣九載所驗賢否得真矣即有一二勉強為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故况九載之間必重自檢飭即品行未粹者亦養而可用矣為政者復能久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真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千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第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說仙神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為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日經由四邊戒異色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不足者以妓繼之俱遺族不能者各入地籍許鬻寺觀瓦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恒產功者還族老而無告者入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菓有為異言惑眾者誅五曰防後有窩佛老等經卷一卷者誅獻一卷者賞十兩許窩者賞五十兩六曰杜源令頑儒多著闕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九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人給四書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曰明法既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也如此則羣黎不邪惡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而天地以和兆姓無絕嗣之慘而生齒以廣徵休召祥茂有極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盜亡之窩巢驅遊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或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



先生三存編存性存學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護身任民物之重已如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塔從遊後聞而悅之著廖忘編以廣其條件張聘舉文升著存治異編聚晤考究歷有年所及塔出遊四方辨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不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為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為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故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尚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况今時統務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即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聖賢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為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滅國皆付空言未聞彼時以不朝服誅何國也矧於晚近雖有良法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毒遍地邱墟竊以為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即諸侯也而黃巢儼然流寇矣豈關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同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封建始可行也五而封建之殘民則恐不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尚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殺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蓰幸時近古多交殺而退若至今日殺人狼藉盈野盈城豈滅流寇然流寇亡盛而諸侯亡遷則將為數十年殺運數百年殺運而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為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于戈人烟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耶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即立法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

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不公孰甚欲治平何由七戊寅浙中得陸桴亭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即郡縣久任也似有當質之先生先生曰可而非王道也商推者數年於茲未及合一先生倏已作古矣於戲此係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康熙乙酉二月蠶吾門人李塔書於鄞城寓署

存治編終

存治編一卷

國朝顧元樞是書為其四存編之三大旨欲全復井田封建學校獄辟肉刑及寓兵於農之法夫古法之廢久矣王道必因時勢勢既非難以神聖之智稱帝王之權亦不能使復強復之必亂天下元所云云殆於警誤無日使行其說又不止王安石之周禮矣





擬太平策

李堪撰

擬太平策序

中庸論為下不倍日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而魯論乃載孔子顏淵夏時殷駘周冕進退三王何也中庸所言議制考行其事也孔顏則辨論之以待君相之用如後世獻策之類少年閱通鑑見王文中獻太平十二策心竊慮之而惜其書之不傳也漢儒有曰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宋人有云儒者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今幸際太平之世明四目達四聰合士皆得陳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則有負於儒矣非為下之義矣乃撫枕準周禮擬太平策如左七十三歲病夫李堪

擬太平策

擬太平策卷一

參輔叢書

天官六官唐名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家宰統六官輔朝政選建官人周禮六官之外無官如後世大理可去以有刑部也翰林院古無之增尚存文宜去通政司古納言之職也其任甚重自漢唐宋明以來皆以宦官近侍傳命故亂政亟行宵小弄權宜任士大夫置司於朝門內朝夕出納帝命即下而縣尹把轉簡者亦以六衙之士賢者充之不宜用其僕役則令行惟允上而府藩宣上達下皆如之

周禮冢宰詔王以爵祿子奪取羣臣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大司馬進賢與功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今郡縣較封建黜陟尤彰宜冢宰掌之而司馬副之分設其司如選司掌選補推陞考功掌考察降罰驗封掌百官封爵稽勳掌百官制喪終養世職之類

三代治民匹夫匹婦無一不治漢唐賢君不擾民非治民也且百里而一令雖欲治無由不封建而封建其分鄉乎其不傳子而傳賢乎其久任而重其權乎周禮鄉五家立比長以下士今可自十家始選一傑者或德為保長督察十家為未入流官十保百家為里里師以下士九品督十保長朝出民暮入民以課農歲課一家桑麻若干園蔬若干牛馬雞豚若干孟子家五母雞二母雞亦非定數以多反妨生產也女功亦稽焉詰奸宄盜賊驅游惰征賦稅教百家之子弟入歲堪入小學者事繁則置佐亦以下士水地民居星落不能百家一聚者合數落足之十里為邑千家以中士為邑宰八品教邑學子弟督十里師之政事繁置佐以下士陞為中士佐之十邑萬家為鄉鄉正以上士七品教鄉學子弟督十邑宰之政事繁置佐以中士陞為上士佐之佐多少量事繁簡四鄉為縣或三鄉不等立縣尹六品教縣學子弟統六衙督四鄉正政六衙吏戶禮兵刑工也衙同邑宰而考督鄉正縣尊也縣城中民百家亦立保長里師千家亦立邑

擬太平策卷一

二

宰與城外同為鄉屬於鄉正十縣上下為府府守五品督縣政鄉用其鄉人衙用縣人縣府自外陞者不過五百里入府上下為藩藩伯四品督府政府衙七品藩衙六品部各自選其屬兵五部呈於吏部吏五部亦呈於兵部皆呈於天子定之藩選府府選縣縣選六衙鄉正衙鄉各選其屬衙呈於縣縣選之縣呈府如之府呈藩如之藩呈所用於吏部兵部用之誤駁之皆票之而呈於天子定之此孔子言宰與人公舉賢才之意也外參以巡按內參以察院三載考績師保考冢宰賢否冢宰考五部都察金吾通政堂官及藩公賢否師保六部都察金吾通政各考其屬藩伯考其六衙府守府守考其六衙縣尹縣考其六衙鄉正鄉正考其邑宰里師俱有考語鄉上之縣縣上之府府上藩藩上吏部兵部而俱上之天子外則巡按核其實藩公亦考巡按內則察院核其實分上中下上獎之中飭之下勅責之貪酷昏惰者立除之甚誅之九載考績黜陟幽明三考皆上加爵祿而仍其官久任責成也必以上缺官不得已乃陞之離任皆中或留或降皆下黜其有賢績或不肖殊尤外藩公巡按內堂官察院又不時舉劾之凡堂官於屬官有罪過據以記之書以議之以待考績黜陟藩伯五年一朝述職內藩東南西北邊藩西北東南四歲編開一藩朝一藩二歲一方編儀禮諸侯親王有庭實魯論聘有享親左傳藩國朝發幣于公卿官吏往來盛世不廢也藩伯朝貢上土儀三品以上皆有餽朝廷考察後燕之優賞之堂官各延燕鄉正於縣縣於府府於藩春秋元旦皆有餽遺外止米庭內止幣帛餽銀錢者以賦論

五部正堂三品副堂品同藩伯司官五品六品冢宰二品副三品司官同五部太師太保一品少二品九品約祿米三十石錢二十貫八品五十石三十貫七品八十石五十貫六品百二十石八十貫帛十端布二十端五品二百石



一百貫帛十五端布三十端四品四百石二百貫帛三十端布四十端三品六百石三百貫帛四十端布六十端二品八百石四百貫帛六十端布一百端一品一千二百石八百貫帛一百端布二百端若祿有餘甯厚養廉以便屬禁食也

京官有僦居之費五品以下加祿如五品以四五之間俸之米三百石錢一百五十貫帛十七端布三十五端餘以此推之

學士教於縣也歲給米三石貢于府以上也米五石試各書米八石

明有訟狀紙價每告一狀納錢百以備文卷紙費也地方官除祿外收之此外取一絲一粒皆為賦

京官府史遷之成均退士府藏文卷史主書寫而文稿看諱則官正佐自主之府史不與也歲工食米二十四石錢十五貫各衙門府史有進益者開薦為本衙門士胥徒選

之司馬之兵胥有才智與徒同給徵令行刑三歲一更藩府府史如之胥徒選之成兵縣衙府史亦如之胥徒亦成

兵亦有班鄉正以下府史以學士胥徒以官兵不戍者鄉正以下土居親民非有必宜轉用者不輕離里師陞

邑宰邑宰陞鄉正鄉正陞縣縣陞府亦陞御史府陞藩藩陞吏部副堂副堂亦轉藩縣衙在陞衙縣吏衙陞府吏下

五衙如之府吏衙陞藩吏下五衙如之藩吏衙陞吏部六品司官餘皆如之六品司官陞五品司官五品司官陞副

堂副堂陞正堂惟兵衙陞兵部司亦陞金吾屬官以次轉金吾家宰陞師保五部都憲亦間陞此唐虞水火工虞終

身一官之法也陸世儀曰請讀則一無所長益仕乃無所不任吏轉戶戶轉兵是奕人善假而後為

也工師士之貴也必首以孝官之陞也必首以廉

古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共一百二十二人鄭註曰君子不苟於色不必備諸侯一妻九

女大夫三女士有陪貳惟農工商為匹夫匹婦後世天子仍宜遵古制聘賢女立之而冢宰管寺人以考察之有失則輔天子正之一品以至四品不得過九女五品以至九品不得過三女若娶而不生子者或有所歸去之或無所歸別養之而再娶庶民無子亦許置側

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中春詔后率內命婦始蠶事于北郊以為祭服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生種種之種而

獻之王世婦掌祭祀賓客表紀之事帥女官而濯概為桑盛女御掌御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絲枲功事則自后

以下皆有職事无一闕曠所謂修內治以化天下也今官壺嚴肅外官不得入宜冢宰督寺人詔后以下行之

冢宰管宮寺有罪杖之或誅之寺人給事官中宮中給之衣食不許出外與外官接不稱

官不制祿外尚有婦女婦以罪沒入者女募之民間十歲入二十出皆有定數

膳夫冰酒醴醢及醫周禮皆在天官則後世光祿精膳太醫諸官也冢宰輔相王躬故皆統之

周禮掌舍掌幕屬天官司右太僕屬夏官皆以士大夫所謂供王使令前後左右罔非正人也有統屬則不肆

禁官人以世天子之子封公祿一品公子侯二品侯子伯三品伯子子男四品子男子以下宗人官統之宗人官四

品使同國子入成均學成選用勳臣封侯侯子伯伯子子男元勳亦封公即衍聖公亦不世卒則藩伯巡按公選其

族德行道藝優者襲之

地官

唐虞司徒專主教周禮主教亦主農田征賦漢唐後專主權稅今按道德齊禮教宜歸禮部如一縣鄉正以下農田

征賦戶衙督之學校教法禮衙督之而天下一家征多於古戶部亦宜按藩分司如山東司江南司之類

田有水可蓄洩者則溝洫井之溝洫從圩圍之便水田無工費一夫三十畝即可無

水而人民新造地足分者則均之一家八口百畝中人左右足各一曉與兩胫舒直等五尺也為一步步百為畝如

不得均則限之一夫不得過五十畝多者許賣不許買宅亦有限

非均田則貧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產均田第一仁政也但今世奪富與貧殊為艱難顏先生有佃戶分種之說今

思之甚妙如一富家有田十頃為之留一頃而令九家佃種九頃耕牛子種佃戶自備無者領於官秋收還秋熟以

四十畝種交地主而以十畝代地主納官納官者即古什一之征也地主用五十畝則今日停分佃戶也而佃戶自

收五十畝過三十年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終其身亦可已矣則地全歸佃戶若三十年以前地主佃戶情願買賣

者聽之若地主子弟眾情願力農者三頃兩頃可以聽其自種但不得多雇傭以占地利每一佃戶必一家有三四

人可以自力耕鋤方算一家無者或兩家三家共作一家地不足者一家五十畝亦可無地可分者移之荒處

周禮送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戶納絹三尺綿一兩或布六尺麻二兩

旱地溝洫徒費也但與鄰田栽樹以清疆界以毓材木禁銀汞不許充征但如金珠玉翠為器備用或雜稅以錢

應亦以銀分士農工商四民十家一牌註明某士某農某工商縣有籍士歸學農歸田工造作不出其鄉商行者不得過千里



遠販侈靡淫巧者詠凡行商必里師邑宰與之印票計日  
歸收之無印票許外人收其貨責其人

王制司空典事勸功无曠土無游民司徒命鄉簡不帥教  
者以告使觀學行禮以變之不變移之郊遂遠方樂正教

國子簡不帥教者以告王視學變之不變屏之棘奇自蕭  
曹以清淨為治以獄市客奸而民始多開曠自佛老以清

開為教而民始以閒為貴而天下靡亂矣天下有一無事  
之民則一民廢無一無事之民則天下治今士人靜坐講

無極性天空談或玩悞觸脉或博奕嬉戲里井之民閒處  
曠遊群飲聚談非勤學非力農非工商力作皆游惰也司

徒督各藩令各縣戶衙督鄉官凡保中有游惰者保長教  
之不變稟於里師責之自里師以不變稟邑宰責之不變

稟鄉正責之不變縣責之又不變士宜如明太祖築道遙  
樓令為其玩而斷其食哀毀求改誠者釋之不變閉而焚

之農工商背堅木等身貫木項一環腰一環膝下一環  
束緊鐵鑄之令可食不可屈轉發其鄉里執更守門三年

傳改誠者乃除之歸業不者終其身  
官日有事無事即冗員去其人除其職

凡保里之民以事外出者稟印官給以票無票外即圖土  
納之歸問罪

凡產物商有厚利者即產地徵其稅如布帛等民間交  
易者無征販商或匹一二十文或銀一二分

烟奪地利禁之善  
周禮凡庶民無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无柳

不葦者不帛不積者不衰  
王制行養老之禮后引戶校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舉者一人不從政寡孤獨  
無依者皆有常餼

李杜曰今違古而修墓且或於風水家各為塋曠土失農  
甚非策也宜仿周禮家人墓大夫之制國北鄉北族葬惟

擬太平策

名宦顯德稍為封識柩前立石柱刻云某公卿之家或某  
聖賢之家翁仲松柏不許豎植餘家更不許斥修

擬太平策卷二終

擬太平策卷三

春官

宗伯掌天子及藩府縣天神人鬼地示祭祀耕籍視學養  
老恤喪兵凶冠昏朝享射飲庠序貢舉頒歷教護賞賚晉

貢之禮而分司職之  
南郊南向祭天配以祖東上天道尙左也北郊北向祭地

配以祖亦東上地道尙右也藩府縣不敢祭天地日月而  
祭社稷風雲雷雨山川在其地者社通于鄉里

宗廟天子七廟始祖下六世踰六則祧入遷廟高曾祖禰  
若有變則禮但論歷數為世次不論倫次如春秋罔公弟

僖公兄僖繼罔而文公躋之孔子以為逆祀左傳以罔僖  
為父子而子先父謂罔為君僖為臣君臣即同父子公

羊以為先爾後祖謂文公立僖宜入爾廟罔宜升祖廟是  
論世次不論倫次也與午廟制兄弟同為一世非也夏父

弗忌曰僖明為罔罔次為穆而宗有司曰非昭穆也穀梁  
亦云逆祀是無昭穆也則躋者與讓其躋者兩端不同而

皆分兄弟為昭穆二廟後儒謂兄弟同一廟無據之說也  
與午論倫次有尊行繼者將已祧之祖父又請入廟先帝

之已入廟者退而不祀其為說謬顯然可見也若一品以  
至九品皆立家祠祭高曾祖禰以收族立公祠祭始祖

以下以收遠族高祖主祧則入公祠祭儀有等殺祠廟如  
其室庶人祭于寢

春秋嫡母生母文同禮同宜定制自天子庶子為君以及  
庶人庶子承後者生母附葬入廟一同嫡禮

陸世儀曰藩府縣官皆宜立宗廟冠昏喪祭皆在任行以  
為民倡到任則請祖禰主入廟四時祭之屬官以班助去

則遷主而繼者入之遺喪不去任在攝政葬後墨衰以臨  
退返室守喪禮其吉事以佐攝公祠則立於族居不於

任祭以攝  
府縣鄉官約皆土著可立廟行喪祭禮藩伯以至京官任

擬太平策卷三

二



非親民而天下人皆在焉喪禮難在任舉行也遺喪即令  
 返里治墓守喪服闋復位或別選人或以人攝若祭可於  
 任行但遠則遷主為難而四品以上必當祭始祖而其主  
 在公祠不可移則始祖四親立行位率屬官以祭京官做  
 邱無廟祭於居室之堂其無屬官者延僚友相禮燕饌  
 令京官及藩府縣鄉除朝祭外皆行朔望禮拜父母家祠  
 家人各拜其長外拜應祀神祇屬吏各拜其長  
 周禮仕學不分文武不分兵民不分官吏不分而上之君  
 師不分此所以致太平也

須三物教注於各藩自府下縣鄉吏受之各以教其所治  
 保長擇十家子弟入歲可教之學者聞於里師師選之入  
 里學教幼儀退讓認字學書即解字義先書有用字習小  
 九九論三年十一歲不可者罷可選入邑學邑宰教以孝  
 弟忠信幼儀惟謹習六書九章學歌讀論語曲禮凡邑有  
 喪祭役政則率弟子與事有能書之論三年十四歲不可  
 考罷可選入鄉學鄉正教幼儀加詳吹簫簫鼓琴瑟舞勺  
 習射御也凡邑鄉喪祭役政官率之執事書教敏有學  
 者論三年十七歲庸劣者罷縣尹選俊者冠入縣學教以  
 習仁聖義忠和之德孝友睦姻任卹之行各閱一經如孝  
 經詩書儀禮周禮禮記大學中庸仍入記至易春秋孟子  
 左傳願聞者聽若爾雅公羊穀梁不必名經爾雅學詩時  
 已解授之學大禮大樂闕史鑑律例作策論而止學騎射  
 凡縣有喪祭賓飲兵役學士皆與執事掌其文書事訖書  
 某某德某某行某某藝優論三年二十歲庸劣者仍罷歸  
 農工商尙者貢之府學府守教試之三月下者返之縣鄉  
 及邑再教之貢俊於藩學藩伯教試之三月下者返之府  
 縣及鄉貢俊於太學宗伯令成均大司樂教試之三月大  
 宗伯又親試之還僻學士入京親者成均遣官以時  
 至其地教試之下退之藩府及縣成均藩府親諸生之學  
 即可知其教之高下勤惰因以為鄉官之殿最而申飭之

記之以俟九載黜陟取中者為太學生道歸有室縣尹六  
 衙公量其才學定其科目兼科農科禮科樂科兵科刑科  
 工科惟兼科多以用多也兼科入尹署吏衙署農入戶衙  
 署禮樂入禮衙署兵刑工各入其署試其事而為之附三  
 年蓋二十四歲矣選明習厥事者尹署兼科為里師吏署  
 兼科為吏署下士佐政餘科各佐其署吏農禮刑科亦同  
 為里師兵科亦為巡檢驛丞工科亦為司市農亦為倉使  
 未明練者再試三年而進退之進為下士退為府史外有  
 天文地理醫卜水火專科者地理入兵工二署為山原川  
 澤等官水火入工署醫入吏署卜入禮署天文貢於欽天  
 監為天文生成均藩府返士再教再貢之

禮有盡人而皆者如視聽言動以禮是也有人人習之以  
 待行者如冠昏喪祭士相見是也有童子即習者灑掃應  
 對進退也不分科者也如宗廟朝見諸典制之類學之以  
 待入官則分科者也  
 周禮太師少師以大夫士其他肄業奏樂以供燕射君舉  
 如上醫中醫下醫則皆伶工不必士也  
 成均司掌教天子之庶子庶孫公侯伯子男之子凡京官  
 子弟謂之國子其屬有下士教入歲以上中士教十一歲  
 以上上士教十四歲以上少司樂教十七歲以上二十歲  
 則大司樂教之兼主教試藩所貢士  
 藩辦事下士取之府府辦事下士取之縣在京各衙門辦  
 事下士皆取諸藩京下士陸中士中士陸上士上士陸六  
 品司官與藩衙同  
 應用小術通書建破等說又每月以六甲六十日吉凶神  
 煞多少定修造昏祭宜否虛誕膠固宜洗之做月令十二  
 月分二十四氣如立春禁民伐樹覆巢相土所宜殺之類  
 以教授人時月吉則鄉吏以月歷各教其民即古視朔也  
 設禮司掌一品以至九品冠昏喪祭燕賓禮節等教  
 周禮文御卿叙于王之燕寢鄭註賈疏云不使嬪婦掌

者恐尊者掌則專妬女御官卑不敢也于王之燕寢則王  
 不就后官息也毛傳曰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女史書其  
 月日有子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既御著于右手按此則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有孕不進疾  
 不進月事正行者不進滿五十不進值齊日不進其人  
 父母喪不進后當夕則王退至后官餘俱不在后官而嬪  
 御抱衾與綈以服侍王于燕寢內則云將御者齊漱澣慎  
 衣服櫛緹笄總拂髦禁履然宜立制曰御叙三年不近者  
 歸其家嫁之

明選駙馬於民間不倫也凡帝女下嫁宜擇大臣子弟賢  
 者令媒通之而事舅姑順夫子如士民禮  
 制度司掌各官冠服與蓋宮室儀衛宅兆等殺置一律度  
 量衡四民務一道同風如僧道猶天主等衣食行習不  
 同者禮衙卿吏變之不變聞於上屏之四夷強梗者立誅  
 之  
 考文司禮樂射御書數考古準今為書經史考訂稽核皆  
 刻摹頒各藩離京遠者藩禮衙依式鑄布諸子百家及明  
 人性理諸書八比時文不許銷賣文集如韓愈可觀餘不  
 許銷賣若佛仙異書及小說劇其板焚其冊敢存留者同  
 重罪  
 祠祭司正天下祀典除天子祭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七祀  
 宗廟歷代聖帝明王文廟藩府縣祭社稷境內山川文廟  
 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士庶各祭其先五祀里社外皆為淫  
 祠如泰伯關公之賢亦祇各祀其鄉他方不得濫設若他  
 佛諸官一概改為民居建造者同重罪  
 禁市井開酒肆飲家自醴黍稷養老燕賓者聽燒鍋白  
 酒烟禁絕民間許春秋祀社祈報鼓吹演樂舉飲一日以  
 舒民勞他日禁  
 正樂司古樂升歌笙入合樂合語舞蹈諸法頒行藩縣今  
 樂演酌亦不必廢惟音律呂事歸忠孝節義訂冊頒行



若私演男女淫媒之事之聲者毀其冊重責其人

周禮龜卜占筮在春官宜如之而選擇時日亦隸卜筮以從事學問則其術正也

周禮有諸史即起居注史官有馮相保章即欽天監

藩府縣禮衙亦立左史右史各一記一縣之事並司冠昏喪祭諸文如誌傳碑銘之類

周禮冢宰正月始和縣治法于象魏徇以木鐸日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司徒懸教法于象魏徇以木鐸如之後世法繁不能備懸宜擇孝弟睦恤禁盜及奸賭游惰重大者一二十條元日示之聚眾則令學士讀以警之驅而使由勝於講以使知也

擬太平策卷三終

擬太平策卷四

夏官

司馬掌調用天下兵馬無事則修武備儲將才有事則審機宜酌緩急訓練田獵除戎器簡軍實強本固藩防邊靖海各分其職為司兼副冢宰論辨官材

做古寓兵于農二十五家約五口計之得一百二十五人除老弱婦女三之二得強壯四十一人選一官兵二十應六十退二十五家人口田產配之約與他二十五家等器械二十五家按田公製四官兵選一馬官兵甲冑芻豆百家按田公出無事則業其家之農有事上戌出征皆領糧於官定以數農隙里師教其射與武藝不上戌者有盜同鄉兵捕千家出四十官兵邑宰三月試其射御擊刺火器有隙隨時教之萬家出四百官兵鄉正半年試之冬月縣兵衙至鄉教之戰陣比其藝而賞罰之即以田獵做周禮以賞罰多少為鄉正以下之殿最戍縣者四鄉歲二百人供捉賊捕罪夜分班巡城有事用兵多者臨時再調之鄉若干戍府者歲三百戍藩者歲二千皆取於縣一歲一更府兵衙教府兵藩兵衙教藩兵而府守藩公巡按御史問歲三歲各閱其蕃鄉縣兵又有鄉兵百家除十保長四官兵太學生尙八十餘家家一人選四十鄉兵為四牌一牌

二鎗二刀二弓矢二鳥鎗牌首督之餘為火夫四十餘人里潯濠濠內起土即為牆二門二舖冬月一更一人守巡二舖十人擊柝金二舖送傳四夜一周鄉兵每夜十人巡火夫而察其情者於里師官兵夜一人巡鄉兵如之里師又間巡之邑如之有盜舉信破信火破以次傳鄉及縣火惟盜處舉皆望火來捕救鄉兵亦各官教閱之縣兵衙間一試之季冬隨官兵團田有若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余日百姓強君孰與不強

天下處處皆通則天下富天下人人習兵則天下強有草竊縣尹縣兵衙便宜發兵捕之聞于上不克乃郡發

擬太平策卷四終

兵又乃藩發大營須眾兵天子遣使合符以發郡縣兵周制符與符半留朝半與藩伯合符多寡聽其用司馬不率以合符司馬始發兵于郡縣藩伯不得擅發郡兵而無合符藩伯亦不得擅發司馬惟邊警則便宜發兵不待符左右藩亦便宜發兵或旁擊以分其勢或乘間以搆其虛

凡兵報驛選俱宜迅速日夜約五六百里官兵郵兵習射士學射貢士射試士射而燕飲擇官與祭藩伯來朝皆射又此禮比樂惟六十以上免射則射之精者出縣貢士府藩成均試士步射外官與馬復試騎射三品以下官乘馬不許坐轎若乘車復古立乘禮六十以上乃坐乘則御之精者出朝廷養馬于西北邊如周非子唐王毛仲復明茶馬舊制以茶易番馬而士兵皆有馬民養馬或乘或力田者無禁則馬自蕃

金吾衛兵二萬大將軍訓之京營兵八萬大小司馬訓之皆以召募二十進六十退有田屯之不則給糧各邊兵亦召募多寡隨其地邊藩統之且屯且守關津立巡檢驛選立驛丞其胥徒選于鄉兵捕奸盜備非常

周禮司士在兵部朝士在刑部皆正朝儀之官即後世黃門給事也宜入禮部其職亦主封駁凡詔令下皆由之有不便者封還之周禮有司甲司弓矢諸官則器械設司守藏宜精固如法

擬太平策卷四終



擬太平策卷五

秋官

司寇掌天下刑罰而持其平各藩分司如戶部  
求不刑而不得乃刑之刑原仁也刑一儆百以安萬民又  
以威仁也

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又曰聽訟一詞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聽五目聽

皆杖與縣自理之季冬鄉閭縣閭府若若干杖若干繁

辭申飭之不變及故出入人罪劾之巡按亦察劾之徒流

府閭藩藩定之年終閭部徒某流某繁酷申飭之不變及

故出入人罪劾之內外御史亦察劾之死罪解府藩府藩

覆善之巡按參之達部部勒之至秋乃決關係兵事主將

立決者不論

明問罪充軍大誤軍者民之傑國之大事戡亂安民以定

社稷焉乃以為罪所也

王源曰有數罪當加以肉刑官吏犯贓錢一貫以上即舉

贓字於面終身不齒於人矣強盜不得財者則竊盜再犯

亦則不可復為盜矣賭盜之源初犯杖再犯斷右手三左

手不能復賭矣姦者官之和則婦人刺官者不能復淫矣

藥婦妓不變者幽閉之

王源曰律例笞止五十而六十則為杖乃杖至二百而百

杖以外人必死於是徒折杖以杖折徒以徒折流以流

包杖又有收贖紛瑣得以上下不如杖止於八十更重則

徒徒一年以至三年五等未有不杖八十或六十者是徒

重於杖不必折也徒有役流無役至遠不過三千里則不

得歸之流寓耳未嘗重於徒也應以二千里三千里及烟

瘴邊外為三等而終身徒役其地則但輕於死而重於徒

擬太平策卷五終

擬太平策卷五

擬太平策卷六

擬太平策卷六

冬官

司事周禮曰冬官掌邦事 掌天下地域山川阨塞與國城  
隍官室縣邑溝洫封溝田井倉庫各有分司以考金木水  
火土五材之工

周禮鄉黨皆有地域溝樹之封疆關津亦然所以固險防

戎且儲材也

周禮司寇有司民掌登民數天子拜登今縣鄉五年編審

去舊增新二十入丁六十免宜司工部以主力役也編審

以十家牌照之則無包丁無漏丁

府統州縣或三四十城廣二千餘里或兩縣二三百里或

或一畝或數畝十餘畝為一畝糧各處懸殊不均甚也必

因山川形勢畫藩隨幅輞曲折分府縣藩統府不踰七八

府統縣不踰十餘畝合郡縣用坵丈除山川城郭圩塗令

各戶認其田若干而總計之定上田糧若干中下若干

建都金陵柔脆汴梁四衝洛陽狹小長安雄固在峭函以

控山東而西北險不綿巨外人易入且後世費夥運道艱

澁惟燕京險則燕山以為城千里綿峙則河海以為濶

巨浪直進背倚盤石而伸手從左腋取物况直塞門戶千

乘戒嚴天子在邊四方全力注之自甘肅而甯夏而河套

而開平大甯而遼左開元通筋東骨一線穿成但背向處

其薄必甯夏河套陰山開平大甯一帶凡沙幕南可耕種

屯牧之地盡復之建藩而官理之而民分鄉里居之編四

民以腹裏之治屯兵守之所謂幕南無王庭也則固

都燕則東北水利必宜開行如虞集等所議凡山水常給

及有池塘存注不竭者專官督民種稻則南漕可省

運復元人海運選熟知海道者各島立標識設救船建運

兵使運道無患且以靖海

海運行則會通河可廢廢則淮河易治塞固清口使淮河

分流如古淮自洪澤湖開闢家場周家周以通高寶甯湖

擬太平策卷六



直趨下河開海濱范公堤海口入海河兩岸遙堤接堤已有成績不必廢中於者用混江龍鐵掃帚諸器廢溝之廣闊雲梯圖下海之路可也不則仍見蹟以准刷黃同歸于海亦可

考工記日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救之善防者水淫之謂淤泥淫液也

周禮山虞掌山林衡巡林麓川衡巡川澤澤虞掌國澤財物述人掌苑囿皆有守禁不弛與民者以民知取而不知節竭盜爭奪勢必灌濯而民用以匱也皆立官統之修之令人守之如漁戶網戶之類至可取時然後令取之如

茶如鐵如木竹如魚蝦如灰炭如人參黃連椒桂山珍海錯皆自產地量稅之以後出肆度關不征也惟魚翻池草連原雜免徵物任民取之無禁鹽商亦於鹽場稅之其營也任其所之若小山澤出物徵者縣縣攝掌之

井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註疏占其形色書其圖而授之巡其禁令如此則後之開礦敢亂者少矣

江浙等處設織造府供朝廷祭朝請用  
理藩司主外人朝貢交易

寶源司鑄錢分大小以權子母以黃銅為小錢每文重一錢五分青銅為大錢重二錢支物價官祿兵餉離京遠者

藩亦許鼓鑄各鑄字以別美惡惜費者罪有私鑄則斬  
開中明法也召鹽商屯田於邊開若干田行若干鹽

民出力役嚴三日工役於官亦有日  
僕從制定定數多者罪之

各府縣修道塗橋梁以便行開溝渠以洩水滂工衙督鄉邑以時

縣四鄉立四司市凡有市之邑里立市長司市督之周禮云無者使有如農器無者則農不便招其商以來之利者使阜器利而來者少起其價以多之害者使無如賭具淫

方責其商毀其具靡者使微如冠帽過侈之類抑其價則來者少也司市市長俱下士然市少市遠則民習樸儉多者罷之

各處倉廩本地官監之在他處者特設倉使以下士

田獵習教亦以行仁古禮如不合圖不掩羣不斬胎不覆巢諸禮皆宜頒示而厲禁之

古禮如數器不入汚池諸侯無故不殺牛等皆宜禁示

擬太平策卷六終

擬太平策卷七

六部外有

師保府太師太保少師少保以德優老臣為之天子退朝

坐而論道論治凡京藩申奏事六部大事當達師保府者

師保視而票之天子批答之冢宰佐天子修身齊家師保

佐天子誠意正心又有太子太師二品少師三品太保少

保同與天子師保府相接而別為地太以少宰轉之少以

藩伯陞之弼教太子以君道其德行道藝一同訓士其下

皆有中書品同六官司官以任使令

都察院言官也不統於部恐銜也都御史品同五部長左

右副都各一繩君闕陳利弊劾奸貪達民隱其屬監察御

史品同六部司皆許風聞言事內而巡視京城外巡按各

藩以代天子巡符三歲一易

周禮太僕建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即後世登聞鼓

也歲一御史掌之以達冤達變達急遞

凡奏疏以及六部啟事皆令寥寥數語明達其事即止不

得前引後結中間誦聖鋪張以便觀違者問以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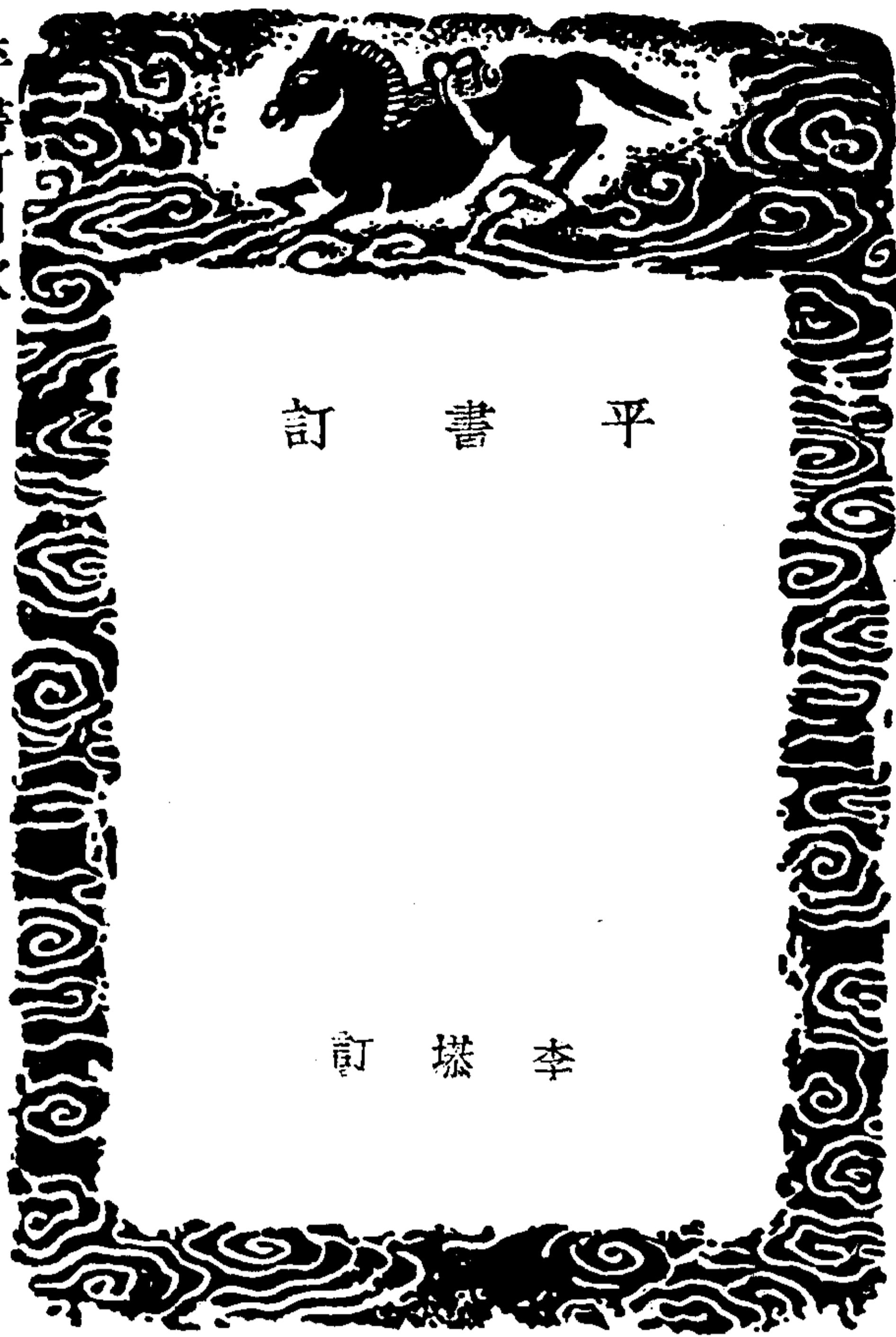
金吾衛金吾大將軍品同都憲以下副禪火之典禁旅不

使兵權歸於一部也分兵守宮門稽查出入又分兵微巡官

城備非常兵部兵則守外城

以下原缺





平書訂目次

訂書平

訂堪李

- 卷一 分民第一
- 卷二 分土第二
- 卷三 建官第三上
- 卷四 建官第三中
- 卷五 建官第三下
- 卷六 取士第四
- 卷七

平書訂目次

平書訂目次

- 制田第五上
- 卷八 制田第五下
- 卷九 武備第六
- 卷十 財用第七上
- 卷十一 財用第七下
- 卷十二 河淮第八
- 卷十三 刑罰第九
- 卷十四 禮樂第十

平書訂卷一

清 蠶吾李 纂訂

王子源目觀亡明之覆轍。心追三代之善政。博學廣聞。日積夜營。著為平書。授予訂之。與拙見載於瘳。忘編學政。諸軼者。大端皆合。但予著散錄。而平書分門遞次。綱舉目張。脈絡貫通。可謂成矣。其中條件。少有不合者。亦不敢以天下萬世教養之鉅。而苟同也。因盡毀已著。但附拙見於各卷後。以考正之。如左。

分民第一卷目皆平

平書曰。民不合則離。不分則亂。分之合之。政教行焉。民之良有五。一曰士。取才為吏曰士。無在後。二曰農。三曰軍。增有議。四曰商。五曰工。有議其賤有二。曰役。在官錄符曰僕。家奴士食於官。農軍授之田。商工食其力。工半食於官。役亦食於官。僕則食於主。民之類盡矣。合之奈何。十家為甲。甲有首。十甲為保。保有長。十保為鄉。鄉之長有三。即漢三老。漢三老。漢三老。漢三老。一曰正。宣教化。聽訟獄也。二曰醜。課農桑。治溝瀆也。三曰巡。察盜賊。修封域也。五鄉立一老以總之。曰耆老。即漢縣耆老統於縣。庶人在官者也。亦謂之鄉官。有議官與之禮。在邑在野。厥制不同者。邑無醜焉耳。奸民游食何容乎。有則甲首誠使歸於民。不聽。告之保長。以誠之不聽。

平書訂 卷一



告之鄉正以誠之不聽則執以告之鄉官而答之務使歸於民然後已士農工商役各有籍之而分存其僕統於主之籍既分以籍之保甲又合以籍之縣令安有不可稽之人哉慮者旅客耳流民耳城中隙地建屋千間使人司之編號以居旅客城外千間編號以居流民在後姓名鄉籍備亦保甲之法矣夫何慮哉蓋初至一月無租後每月收租百錢為推行旅則勿稽稽則擾十日以上亦有稽之者鄉巡稽之亦無擾也天下亂吾政教者八曰倡曰僧曰道士曰左教曰西洋曰回曰盜賊皆非民也雖民亦不可有者二曰窮民曰乞丐有一於此不可以言政教矣然去之有難有易最易者倡優次則左教西洋最難者僧道回回而盜賊窮民乞丐則不待別立一法而後去何則倡優人所賤惟在上不之禁故公行耳若禁之嚴立止矣故曰易左教原有厲禁西洋人在中國與中國從其教者蓋無幾若於左教殺無赦驅逐西洋使返其國而不與通其法製器之人而則去之亦不難惟仙佛之惑世誣民久矣卿大夫士庶莫不衷心而貞信之其徒徧天下不知其幾百萬僧居九尼與道士居其一俱安居坐食肆行淫穢判然不為朝廷之民而人以為怪苟一旦立法禁之勢必驅之為張角韓山童亂天下而不可止故曰去之難回回自元時入中國至今四五百年散處四方自為正朔自為服色自為風俗性獷悍而黨惡繁苟無道以治之而欲革其俗害將不可勝言故去之亦難然則奈何曰非術不足以成仁非權不足以成義以權術行仁義而不為迂闊以仁義用權術而不任威刑則二者之患可漸消而漸滅下一令曰仙佛道甚高僧道以邪穢不肖壞之甚惡其令天下僧道年六十以上道高行修願為僧道者留之初不必問其教而限以名死有映而後補年六十外無依願為僧道者留之若由鄉而縣而州府而京師受映而後補之○不議在後聚而處之道院以處道士二官衣食之使奉其教毋招徒招徒者誅以子弟為僧道者亦誅毋為人誦經祈禱薦亡祈福薦亡者杖惟閉戶修其清淨寂滅之學而其道始尊其不願為僧道及年六十以下者悉歸民之土木毀之僧道者亦誅毋為士耕者授之田武勇募為軍有資願為商有藝願為工者聽括其地之僧尼為之配不足者婚於民俾人有夫婦父子之倫得生養安全之樂豈不勝於邪穢不肖之僧道萬萬乎違令者殺無赦夫人特患無歸耳苟有歸而得其養僧道何苦不為民況尊其教以為名而誇張何自起哉又下一令曰回回木西夷之人入中華者已久宜用夏變夷順守其俗不變不尊朝廷之法不奉聖人之教是亂民也然相習既久若痛繩以法誅戮必多恐傷好生之仁今特家為勸諭其願遵國法奉聖教而革其俗者以名聞編入良民簡用賢能而養其質樸不願者亦不強但不可復處吾土亂吾民亦以名聞聽其歸本國或徙寒外耕牧為生若既不離吾土又不遵吾法是賊矣將比類而誅之其母悔此令下吾知從者半不從者半從者化為良民不從者驅而遠之亦不致激之使為變在後如此不出數年回回盡變不出三十年異端可滅矣所謂以權術行仁義以仁義用權術者此也若夫盜賊之律雖嚴然未耳盜賊皆民也民各有歸而

鄉正以率其頑梗鄉巡以伺其姦非保甲嚴而游手無所容武備修而草竊不得逞且厚儲蓄以備凶荒時補助以周困乏雖赤地千里頻年水旱自可安堵不動烏有潢池之弄為黔黎之害煩存司之憂者哉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民得其養而無所謂盜矣窮民乞丐又何自而來乎凡有窮民則鄉正當保其官收而養之無窮民自無乞丐所謂不待別立一法而後去者此也秀民去良民存乾坤淨吾之政教次第果矣

民不分則厲不分則奸王道德何由舉乎故分民為王道之始然必田制均學校正民有養有教則各得其所自有倫脊而事易就是分民與諸政兼舉又非以次序在前而獨先行也

古稱四民公羊傳曰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植穀曰農巧心勞手成器物曰工通財貨曰商軍即在農內無所謂五民也王子欲特為召募故曰五民然而不寓兵於農則兵民不合民不知兵兵以害民猶然後世弊政矣平書大端皆與謬見合獨此一端少參差詳議具武備後

古四民工居三商末之蓋士贊相天地之全者也農助天地以生衣食者也工雖不及農所生之大而天下貨物非工無以發之成之是亦助天地也若商則無能為天地生財但轉移耳其功固不上於工矣況工為人役易流卑賤商牟厚利易長驕亢先王抑之處末甚有見也今分民而列商於工上不可

明有倡優隸卒子孫不許考試為士之禁又禁良民不得與之為婚予以為此四種者不可同論倡妓亂人倫壞風俗當嚴禁革之使無一存若優伶則所以奏樂者不得無之古且有伶官矣但禮樂君子之事而伶官專鼓舞以供人觀聽則近於役故古多以轉者為之今宜仿古制入伶人於工籍古謂之樂其技精者為小伶官供州藩奏樂之用尤精者為大伶官供天子奏樂之用小伶官不入流大伶官不過九品不得他遷禁男女深哇之戲嚴邪聲淫淫之誅令歌正音扮雅事可也樂後而何得去隸為官行刑卒伺候於官及士大夫特以其才庸下故備驅使而實不可無者夫既為天地間不可無之人則皆正人所為皆正事也其或為不正則不教之過而非隸卒之事即不正也乃禁其子孫為士不許與商農工為婚是以為惡而絕之矣以為惡而絕之則當去之矣而可乎宜更之優隸卒之子孫為士農工商皆從其便惟官不得與本管隸卒為婚主不得與本家奴僕為婚耳外此則無禁

工在官者則官食之不得以半拘

明有聖諭六條曰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為有司每月令鄉約聚眾講解娓娓多言呂坤巡撫山西立法甚詳崑崙常稱之子亦以為然後鄭若淵曰此宋明講學之習連波而及非古教法且擾民予因而考之古教民之法即在教士內故曰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至於教民如月令諸書所載皆教以事無空論以言者況我孔子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今立一定期講說而索其知誠古法所無聖教所禁不可行也惟明每月朔望以木鐸老人徇於道路口宣六條弊



衆則古適人之職也。可行而官長遇事開導愚民無定時可耳。昆繩以爲生員書辦不分善矣。然而鄉官與士亦不可分也。庶人在官者知大體古稱庶人在官。按周禮五家爲比。十士爲比。長五比爲閭。中士爲閭。四閭爲族。上士爲族。師五族爲黨。下大夫爲黨。正五黨爲州。中大夫爲州。長五州爲鄉。卿爲鄉。大夫惟遂。五家之鄰。不必用士。以上亦皆士。大夫皆可同升諸公。漢制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耆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耆夫主爭訟。游徼主奸非。多以學士爲之。而賢公卿大夫亦時出其中。後世分督鄉者不用士。不稱官。不由此陞進。故明用年老習事之民充之。亦不得已而然。而非古也。今擬民之才德出於十家者爲甲首。出於百家者爲保長。有功如明呂坤議。授以九品官冠帶。正。峻。巡。以中士除之。待有功即授以九品官。或農民有特才堪爲正。峻。巡者。亦間用之。耆老可易曰公正。官以選士。上士除之。而俱統於縣令。正。分統於縣正。縣。峻。巡。分統於縣丞。巡。分統於縣尉。縣工。公正之事。分考於六衙。

城中建屋以居旅客。凡市鎮皆當有屋。即古之市廛也。商至則使居之。而徵其稅。如後徵稅則無房租。行旅停三日以上。即當稽。若面生可疑。及係奸人。左道者。即察問送官。保甲中人無事外出者。亦稽之。分田勸農。積穀。則流民可無。不必先爲修屋。如遇奇災。有流民至者。臨時修可也。左道亦不可一概。如採生折割。傳頭教主之類。則當誅之。燒煉符呪等。則刑而屏之。聚會號佛。喫齋之愚民。則當教而化之。如顏先生喚迷途等書。使鄉正講解之。不從。然後刑之。以權術行仁義等語。非治平之道也。蓋權術之正者。即仁義也。不可曰以權術行仁義也。權術之非者。非仁義也。又不可曰以仁義用權術也。

既以仙佛爲惑世誣民。而又令曰仙佛道甚高。道高行修。是亂名也。不許招徒。而又死者補之。六十以上願爲僧者。與之牒。是亂令也。官衣食僧道。是亂法也。況焚其書。毀其像。僧尼配僧道。是明滅其教矣。即虛言誑之。渠甯不知若可爲變一耳。今擬變異端之道。十有二焉。令鄉正隨僧道。與之講喚迷途。官亦不時講化之一也。量其材。或入於士。或授之田。爲農爲兵。或使爲工爲商。二也。配之僧尼。不足。官設法助之。婚娶六十以上。返正。願娶不願娶者。聽三也。改寺廟以居僧道。不可居者。分給之。使買材別構。惟留正神祠宇。四也。老而不能爲士農工商者。責令其親族。孀嫠養之。如無則收於養濟院。官養之。死葬之。五也。令人獻二氏書。滅匿者。責而盡焚之。六也。毀其像。七也。限教之三年。盡變。不一旦峻驅之。八也。若三年不變。幼者責而變之。六十以上者。僧送之南海普陀山。道士送之東海蓬萊諸山。不許通中國。招徒募化。祝誦九也。反正而有小善者。即嘉其悔悟。如常人。大善旌賞之。十也。僧道未變前。俱入於保甲。甲首保長。鄉巡等時時察之。若有違抗。意旨及勾通謀逆者。即刻稟官擒而誅之。或誅其首而變其餘。十一也。喇嘛僧真

者。驅歸外國。中國人從者。令爲民十二也。歸倫則正而樂。不歸倫則邪而災。正平書所謂僧道何苦不爲民者也。而亦安有變之可虞哉。回回之不從化。固爲可惡。然元明以來。亦誰有時出一令以化之者哉。而欲驟繩以法。不惟激變。亦且不忍。即驅之塞外。彼安土重遷。亦不能保其不爲變也。必先下一令。示中國之禮義。明夷傳之醜惡。未必即其本然而誤。沿以爲教。遂資人口柄。不知天理聖教。無分中外。自此正朔居處。冠昏喪祭之禮。一歸王政。非棄本從華。乃去非就是。才者入學。爲士爲官。其餘授田爲農。或爲工商。皆如良民。而又寬之法網。不禁其祀祖宗。飲食亦不違變其習。殺牛羊亦可。但不得比戶爲之。而使入仕通婚。衣服禮法。一同中國。復寬以三年之限。自當混一。若有一二必不變者。許三年後自陳歸其本國。而又編入保甲。著爲勸化之言。令鄉正勸化之。而甲長鄉巡等不時稽查。有異志謀變者。即刻送官誅之。速變者旌之。罪者釋之。或量才即用其一二爲官。以中勸勉。此亦何難何傷於彼。而激變乎。或邊境有事。招其健者爲兵。因散處之。或招流民開荒。即散布給以田。則更易教。

惟舉開曰。平書謂除左教。易除釋老。難。愚謂除釋老。易。除回回天主等邪教。難。釋老無種。誠欲除。著爲令。永不許人出家。不數十年而已絕矣。邪教有妻子。其種蔓延難除也。宜懸令。凡邪教者。搜其家。不得藏刀仗兵器。使人監之。限一月能歸正者。或士或農。或工或商。皆授其業。使同齊民。其頑不返正者。別其戶籍。永禁士夫良民。不與通出入。里巷不與人齒。許爲良民奴隸。凡縣邑之賤役。不許其聚族而居。不許其私寄牛羊。不許私傳其邪教之教。犯者加以嚴刑。散流之遐荒。久之而彼知愧恥。則教可漸除矣。又曰。邪教之外。皆良民也。今西北有樂戶。東南有惰賈。生而不齒於人。此亦不平之一端也。宜悉解其籍。然在其地久。良民終不肯與通。宜聽其自遷遠方。執四口民之業可也。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今時執符。易驕。易淫。易殘。而使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即漢唐小康之世。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離析。各自為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滅國。僅託空言。未聞彼時以不朝服。誅何國也。矧於晚近。雖立法制之。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偏地邱墟。竊以為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亂。且唐之藩鎮。即諸侯也。而黃巢儼然流寇矣。周亦有盜如莊蹻者。豈關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窮。竊謂民出山。處處皆兵。郡縣即可行。不必封建也。五。而封建之殘民。則恐不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尚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聘。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魯者。尚有之。幸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至今日。殺人狼藉。城益野。豈滅流寇。然流寇亡。而諸侯亡。則將為數十年數百年殺運。而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為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煙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多公子。公孫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即立法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家巨室。可見矣。夫使富貴功名。數百年皆一姓。及二三功臣據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不公孰甚。欲治平何由。七。

三弟培問曰。元人不能一口吞河北。金人不能一口吞河南。得後淪亡者十九年。不受封建之利乎。予曰。此非聖賢之言。天地之心也。河北當時交爭。塗炭千里。荆榛比戶。殆盡乾坤之慘極矣。乃置之不計。但幸曰。土地後屬他姓者。數年使殺盡天下之民。而保空土亦可乎。天地之心如是乎。古君不以養人者害人。有可移禍於相於民。而必不肯者。皆何為也。

三弟曰。凡人之情。委家產於子孫。子孫必愛之。委之僕從。僕從不愛也。不分封同姓。而任異姓。母乃委不愛者以家產乎。曰。此以人之私情言也。以私情言。則得失參半矣。子孫雖愛其家產。然特祖父之慈。或驕或奢。以至嫖賭。無可誰何。且或謂此產原屬己。積私入囊。僕從之視主業。雖情較疏。然可鞭撻。可更易。不敢大肆也。且與子親。今世僕從分背主人之家產者。十鮮其一。子孫各積私財。營妻子。而膜置父母者。十常二三。一以疏而不敢發。一以親而得自由也。矧如子所慮。則必同姓者盡任天下事。然後可不惟郡縣不然。即三代封建。亦不然。周之八百餘國。皆屬異姓。獨定天下後。封文武之子。數十國耳。然則異姓之不愛其家產。猶然也。何以處之。

三弟曰。子孫雖積財入己。猶吾子孫也。何為置之外人。曰。即以俗情論。僕從分理家業。而主人箝制於上。之為快乎。子孫分肥家業。而祖父無依於上。之為快乎。且家事與國事。不可同日而語也。如子言。天子分崩不慮也。惟謀一策。使吾子孫得分之。天子喪亡不慮也。惟謀一策。使吾子孫得得之。則自黃農以來。以至元會之終。皆使一姓蟬聯。其法始善矣。有此理乎。此心公乎私乎。古云。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未聞曰。天下惟同姓者居之也。師曠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未聞曰。天之立君。以為其子孫也。

三弟曰。以異姓為官。而同姓做之。如有庫之不治民可乎。曰。有庫乃使以虛名膺實福耳。非為做也。處置同姓。惟論才德。有才德。為做亦可。治民亦可。無才德。治民不可。為做亦不可。予幼嘗謂封建郡縣。難列而處。今思不可雜之。諸侯必侮郡縣。郡縣必訐諸侯。天子方救痛解紛之。不暇。而暇理天下乎。

三弟曰。郡縣官如傳舍。誰肯愛其民者。曰。今之郡縣。真如傳舍矣。然而留心民瘼者。亦尚有人。郭有道。居停必瀛壖。而後行。陳蕃庭除。污穢不垢。心志各別。不關久暫也。且郡縣何為以傳舍處也。九載黜陟之法。非謂陟之而必去其任也。經世實用編曰。養民必三年。餘一年。食。九年。餘三年。食。三十年之通。而後民無菜色。教民必三年。敬業樂羣。九年。知類通達。三十年而後仁。可輕去哉。況才地不齊。性習亦異。不有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乎。不有治郡功名。入朝則損者乎。今擬六衙。郡官及郡縣藩侯。九載考陟。後。上官有缺。任當選補。或其才德不止於此。及教養政已畢者。則去。如陞而無缺。與其才止於此。或官與民皆不忍舍。去。及行一法。而未結。即留二三十年。終其身。有功。遞加尊銜。而仍使理其本職焉。渠奚為視民如秦越也。

三弟曰。封建。井田。學校。三者相資。一不行。則皆不可行。曰。此老生常談。而實非也。郡縣何不可行。學校。選舉。何不可行。井田。而必封建也。且吾謂選舉不行。不在不封建。而在封建。孔門七十二賢。卿相之才。夥矣。未聞選舉之以躋大位。仕者僅步趨私門而止。良以封建。則世官選舉無所用。故不得不廢也。而乃曰。郡縣則學校選舉不行。是李代桃僵也。

或曰。不封建。而井田。能萬里運粟乎。曰。今世如秦晉征糧。僅可度支。邊腹如河南。山東。除官之俸。兵之餉。有運河以通粟米。遠如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則皆通流可運。再遠如閩蜀等。又邊兵支費。無可運者。固無憂。井田徵糧。運道不通也。況經制定。則稅斂輕。分貯多存。支俸祿。厚。運上者。亦不必若後世之多乎。

三弟曰。然則殷周封建。非歟。曰。非然也。時勢不同也。洪荒之世。小賢小智。統一方。則漸為諸侯。久而合之。天下有一人。則為天子。以後天子不道。則衆諸侯復推一人尊之。殷周之興。皆以此也。故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及會朝。清明。乃曰。吾將去。此諸侯以別用也。或即絕其世也。得乎哉。蓋當時封建之弊。向未大滋。可以不變。即欲變之。亦理勢不可。今不解其意。而徒泥往迹。所謂膠柱而鼓瑟矣。且陸桴亭曰。郡縣即如諸侯。但易傳子而為傳賢。子不然之。獨未聞古之論堯舜禹耶。昔人謂禹傳子。為德衰。孟子以天意解之。是未嘗言天子不當傳賢也。韓昌黎又謂天子傳賢。則無定人。非聖得聖。易啟亂。傳子則有定法。雖遇中材。人莫敢爭。是天子之位。亦以傳賢為賢。但無人制之於上。故憂後世之紛爭。而不得不傳子也。若諸侯。則有天子主之矣。如桴亭說。正昌黎所謂傳賢則利民者大也。子亦可以悟矣。

俾舉開闢封建。予曰。封建不可復。妄論已具。今諦觀春秋。愈知其不可。列國賢卿大夫。惟有管仲定民居。成民事。子產殖田疇。訓子弟。制養生送死之道。經理斯民。其餘君臣所事者。非朝聘會盟。則兵車伐。勿勿不暇。紛紛四出。未見有問及民事者。天立君為民之意如此乎。立聖教養萬民之道如此乎。賢之



治家耕田。耕田。事老訓幼。其正業也。時而成賓往來。或傷情。訟兵其弊也。今並無暇耕。整事訓。而專成賓往來。以至傷情。訟兵。其家可保乎。封建積害至此。如之何不變。

釋亭思辨錄曰。自封建廢。郡縣無宗廟之制。為有司者。將欲孝治一國。其道何由。今宜仿封建意。使郡邑建宗廟。治邑者。始至則載主而居之。四時合臣民而行祭。一如古禮。則官孝思得展。而民衆著於孝。又曰。冠昏喪祭之禮。民久廢失。由上不以身率之也。若四禮俱可在任舉行。則上行下效矣。又曰。在任而遭喪者。當一如古人在任舉行喪禮。縣事皆委其武治之。五月喪畢。則親事相安。君事為重。素冠素冠。臨後寢聽政。惟不飲酒食肉。不處內。不與吉禮。不斷刑獄。以終三年。庶幾得禮之中。周禮大略類此。三。塔謂今世選官不在本省。或極北而之極南。南東西亦然。不惟路費浩繁。且言語不通。人情不諳。滋弊多端。若如陸氏議。將載主遠行。皆喪易地。尤為不便。宜定制。藩侯週避本藩。郡縣週避本郡。而相鄰之郡縣。不許過千里。外至於學師六職。或本地。或鄰封。而鄉官等必以本地人為之。其人有私。違亦私也。其人無私。邦家無私焉。

或謂古諸侯世守。故有宗廟。今藩郡縣皆傳賢。此去彼來。恐鬼神難保。非道也。曰。古有其例矣。古人以奧為祭位。五祀祖考。皆迎祭於此。而各有名號。鬼神未聞以難保處也。

陳同甫曰。今立國之勢。正忠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贖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選不易舉。嗟乎。此宋明之所以亡也。天子以為輕天下之權。而總覆於上。竟之一人。亦不能總覆。徒使天下之善不即賞。惡不即誅。兵以需而敗。機以緩而失。政以掣肘而無成。平時則簿書雜沓。資猾吏上下之手。亂時則文移遲延。啟奸雄跳梁之謀而已矣。封建固不得復。而漢之故事。郡守得專生殺操兵柄。有事直達天子。可不察其意哉。

宋方臘將反。召其衆曰。吾等起事。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中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也。朝廷聞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敵聞之。亦當乘機而入。我但費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嗚呼。郡縣無權。簿書煩密。往來延滯。為奸盜所窺伺如此。尚不變計耶。

藩侯一面皆來朝。恐猝有變。無人禦之。似當開一藩來。一藩次年又開之。猶五歲一朝也。而東南西北。西北東南。則以邊腹分之。

凡朝覲路費。皆當量遠近。驛遞支給。開銷朝廷稅糧。

俾泉開曰。分土當先於縣邑。制縣太大。則民情難悉。政事難舉。聖門慈如冉求。聖人許之止於宰千室之邑。其自許亦止方六七七十如五六十可見也。

### 平書訂卷三

#### 建官第三上

平書曰。近代建官之弊七。而取士之弊不與焉。任之不專。十羊九牧。可以譏過。不可以見功。使政事日壞。而不知弊。一用之不久。官如傳舍。賢者不能盡其才。不肖者苟且以免罪。舉天下無一任事之人。弊二人。才長短各有宜。乃司兵者轉而司農。司刑者轉而司禮。但以官之大小為升降。不論其才與職之稱否。似天下皆通才。遂致天下皆廢才。弊三。碩德奇才。應不次用之。庸衆即終身未職。不為過。乃銓選以製籤聽之命。選次以資格聽之法。人才何由得乎。弊四。法密如牛毛。建官使守法。法執習之。習之者吏耳。官不得。不聽於吏。是謂不任官而任吏。不任官而任吏。吏之姦弊。遂日深而不可除。弊五。凡養民造士。錢穀刑名。無鉅無細。皆本於縣。今之州縣。可比古諸侯之國。諸侯之卿大夫士。為之分理者。何其衆。今之佐貳。為縣令分理者。何其寡。諸侯之上。為之總者。不過方伯。今縣之上。有府與府佐貳。府之上。有監司。監司之上。有布按。布按之上。有督撫。且兵有監司。糧有監司。河有監司。學有監司。糧又有督。河又有督。以數十長官。林立督之於上。而佐貳其下者。不過二三人。吏治何由善乎。弊六。官之應設者不設。而不應設之冗官。徒糜廩祿者。不可勝數。弊七。夫奸貪不法。與庸惰無能。臣之罪也。若此七弊。朝廷實貽之。可歸咎於臣下哉。唐







古今盛衰之制也。古之治也。以道。卿士大夫。同寅協恭。清心致理。後世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一決簿書。變成吏胥世界矣。

六部之吏典。六部之事。皆出其手矣。布政按察之吏典。布政按察之事。皆出其手矣。郡縣之吏典。郡縣之事。皆出其手矣。乃士子羞為之。而為之者。必狡猾與詭之人。天下事安得而治也。夫以狡猾與詭者為吏。典是以狡猾與詭者為六部也。藩臬也。郡縣也。天下事安得而治也。蘇軾曰。用之則不絕。絕之則不用。為吏典者。不過官至典史。吏目而止。是用之而復絕之。彼其心以為榮功顯名。無與於我也。尚何廉恥之足惜。而行誼之可矜耶。今議府部下辦事者。皆以士。以至郡縣。六房稱六官。下皆以士辦事。皆可為官。其役於下者。不過寥寥。皆徒而已。誠良法也。予嘗謂治天下。有四端。曰。仕與學。合。文與武。合。官與吏。合。兵與民。合。此官與吏。合也。不然。以白面書生為官。以矯虔乾沒為吏。欲天下之平治。斷未之有。宋楊億上疏曰。國家憂銓擬不允。置審官之司。慮議職或濫。設審刑之署。恐命令或失。建封駁之局。臣以為在於紀綱。植立不在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才歸於相府。則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即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嗟乎。不責其治事。不罪其不治事。而多設官。十羊九牧。徒資推諉。何為哉。況今憂郡縣不理。而重加長官於上。正東坡所謂。置圍卒以廐長而馬益羸者也。民何事耶。

顧甯人曰。一鄉之中。官備而法詳。然後天下之治。有條而不亂。至今蕩然無存。守令之上。積尊累重。而下乃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非其人者乎。柳子厚云。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衰。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塗。罔不由此。陸道威曰。治天下。必自鄉始。分鄉乃小封建法也。二子之言。善矣。平書官制。從六衙縣令起。懸意從鄉官六衙起。公正陸縣令。以其既為士。復理民。有績始可膺百里親民之任也。以下正峻巡有功。加九品官。及保長有功。加九品冠帶者。保長可量才。問為正峻巡。正峻巡可量才。問為六衙。以其所長除之。若才止其任者。雖甚有功。加品與祿。而任終身焉。

師保一官。不在臣內。最是。顏習齋先生嘗言曰。中庸大臣。羣臣之外。先有師贊一經。乃論道傳學。不可臣使之人也。漢光武不知此義。而屈嚴子陵以官。故不能留耳。據此。則致仕大臣外。碩德高隱。皆可聘致之。成均敷五教於天下。似為不妥。周禮司樂。教士司徒。教民。原屬兩事。成均。教士而兼教民。非職也。況縣之專教民者。鄉正也。鄉正若以縣師。督之不惟教士不暇。且嚴則分縣令教民之權。或與令忤。寬則鄉民不畏。漫無可稽。是必縣令統之。而縣正分統之。乃可資成。以上考核教民之官。皆然。則敷五教於天下之民者。歸之禮部為宜。以今戶部不稱司徒。而齊民以禮。正禮部事也。

三代而上。以躬行實踐為主。不惟經史之名不見於命官。即學校之內。惟教以禮樂德行。其誦詩也。所以習學。其觀書也。所以考政。亦無所謂經學史學之名也。自秦火後。聖道之識大識小。口傳身授者。盡委於地。無從尋覓。於是求夫載道之籍。朝購詩書。士多箋註。而經史始重。沿至宋明。虛文日多。實學日衰。以誦讀為高致。以政事為粗庸。邱濬為大學士。著大學衍義補。不期實行。但期立言。孫燾坐大司馬堂上。手持齊卷。時邊事孔棘。為侯執蒲所勸。此風一成。朝廷將相。競以讀書著述為名。至於明末。萬卷經史。滿腹文詞。不能發一策。辨一矢。甘心敗北。肝腦塗地。而宗社墟。生民燬矣。禍尚忍言哉。今乃儼然立一經學中大夫。史學中大夫之名。是猶之導其流而益其焰也。可乎哉。周禮建官至詳。悉而中。惟有外史一官。職不過上士。掌天下之志。而兼及三墳五典。今仿其意。改經學為制誥。掌朝廷敕命諸文。改史學為太史。掌起居注及修史志。至於古經古史。成均教士。及內覽者。隨在。以人司之。不必專官。而藩郡以下。則制誥太史之事。無之。有翰墨事。兼以司禮樂之人可也。此非輕經史也。士自學校來。皆令通經史矣。何為專名一官。且後世之學。實難而虛易。朝廷不貴浮華。而承平日久。士猶將弄柔翰。以自文也。而況導之與。即如言語。豈非聖門一科。而孔子屢曰。訥言。私言。言之不出。亦以行難言。易。防其流之不可救也。

至於文學一官。專主古文詩賦。更為不可。子游子夏曰。文學。觀之。檀弓。子游長於禮。而子夏著喪服傳。則所謂文學。猶是考證禮樂諸學。夫子文章。斯文之分體也。而豈後世詞章浮華之文耶。以詩文為文。而立之官。恐聖學并為所亂矣。古文詩賦。即朝廷間有用及。以司誥司史者為之。無愛不足也。藩郡縣禮官。即司禮樂。亦不必復設。副。以與他曹不倫也。若云禮樂事繁。他曹事無繁者乎。繁者可多置士耳。

馬政當入於兵部。以兵必須馬。而天下之馬不可不蕃也。明令民養種馬。課駒。其後甚擾民。今思種馬之法。有四。朝廷養馬於西北邊。如周非子。唐王毛仲。故事一也。復明之茶馬舊制。以茶易蕃馬。二也。取士必試其騎射。則士之養馬者多矣。田賦出兵。令若干家養一馬為兵用。而民乘馬者不禁。則民之養馬者多矣。其細以為地域所關者大。而百工末技也。不得與諸部等。故改工部為地部。而別設工部。然地域至承平時無多事。專立一部。與農禮兵刑不倫。且每縣有縣郵司地。則縣中儘有無山川阨塞者。亦有一二年不須修城浚池者。當為何事乎。且料理阨塞城池。即工部也。古制工為四民之一。今士統於成均。農統於司農。商統於司均。則工統於一部。亦不為製。莫如仍稱工部。而并地域司之。考工司不必另立。凡天下土地山川阨塞。及封浚建國立邑。宮室溝洫。以及百工。皆屬其任。而分中大夫理之。任亦重矣。周禮考工。即統理國邑城池溝洫可證也。州藩以下皆然。



事以郊子論官有鶴鳩司事一名而周禮云冬官掌邦事也。周禮六官之外無官陸椽亭曰鴻臚太常光祿可并入禮部太僕苑馬可并入兵部翰林尚寶欽天可并入吏部何者緒紛也今擬御史府黃門院特設為職司言責有所束恐不得盡也成均特設尊教也通政特設為達章奏亦不可更有鈐制者也金吾羽林特設兵權不可專一旦隱然天子自將也若歷象太卜周禮原屬宗伯二司宜入禮部岐黃周禮屬冢宰今無吏部宜入之工部以製藥亦工部也都給事即今之掌印給事中也與他給事職品並同院官凡十三人而士止六人何獨少也意誤耳。

至翰林院則直當去之思辨錄曰翰林院始於唐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醫卜伎術之流皆置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掌於中書舍人未之及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等草文詞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陸九齡張說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為天子私人而翰林院始甚重然所謂學士皆以親疏遠近為貴賤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宋始有定制職始貴顯至於今制則直以為儲相之地夫宰相天下安危之所寄也當取洞悉國體民情者豈可徒取文詞之士乎明代大學士即相臣也不用歷練禮樂兵農親督民事之官為之而但以科舉高第選入翰林弄筆磨墨坐至館閣高拱於慎行等身為學士而即非之矣今即不用以儲相而尚在其官何為者禮樂制詰諸事已在禮部備顧問則師保端授任也何為重出顏習齋先生曰今世以翰林修撰編檢為第一清要之職何唐虞聖帝命官詔收竟忘此一銜也誦讀浮文之禍害及官政民生可歎也夫。

歷象太卜考工岐黃不用士謂之雜途則猶宋明書生氣習而非古也天下當為不可不為者皆正途不可言雜有其途雜而帝王尚用之者乎名之曰雜是教之輕節自喪矣周禮醫師上士獸醫下士考工埴於六卿太卜為下大夫太師下大夫小師上士矧羲和欽若昊天以授人時為堯舜行政用人之首而乃曰雜途令出身非士者為之乎今擬縣醫官以藝能科習醫者為士屬縣工查核縣卜官以天文科不貢於京師歷象司者為士屬縣正查核惟俗官或士或非士不拘然必以品端業精者為之不名之雜流也至其下之非舞扮而但吹彈歌詠者仍當用贖贖以使替人有用。六曹即以農背禮曹名之可也不必別立一名以下應衙皆然郵驛近於兵常隸之縣兵而縣司工者不可官名縣郵即曰工衙為宜。

### 平書訂卷四

#### 建官第三中

平書曰品級奈何九品有正有從官多故耳設官既少何必然去其從但為九品可矣公孤不臣也在品級外相國金吾大將軍為一品六卿都御史大司成侍郎羽林大將軍為二品通政使亞卿副都御史少司成侍中為三品中書令給事中令史為四品司業中大夫納言為五品都尉羽林郎為六品中書舍人監察御史為七品四司正俱六品副七品同知八品藩王不在品級內有隸州牧二品州藩師六曹四品三監七品太守五品郡師六廳七品三監八品要縣上縣令七品學師六衙八品三監九品中縣下縣令八品學師六衙九品三監亦九品有隸在後服廩祿奈何一品歲祿米二千四百石錢一千二百貫帛三百端布五百端公孤食一品祿二品米二千石錢一千貫帛二百端布三百端三品米一千六百石錢八百貫帛一百端布二百端四品米一千二百石錢六百貫帛八十端布一百二十端五品米八百石錢四百貫帛六十端布一百端六品米六百石錢三百貫帛四十端布六十端七品米四百石錢二百貫帛二十端布四十端八品米二百石錢一百貫帛十五端布三十端九品米一百二十石錢八十貫帛十端布二十端選士米錢比九品無布帛上士米百石錢六十貫中士米八十石錢五十貫下士米六十石錢三十貫



十貫。縣師鄉官生俱有米二十四石。錢十二貫。有議上者足以養其廉。下者足以代其耕。如此乃得盡以田業農。以貿易業商。而不使卿大夫士奪農商之利矣。銓選之法奈何。一則以一途為升降。不以他途雜之。一則別賢否為果錯。不以年勞限之。一則公用人之權於天下。不以一部專之。縣令可入為中書舍人。監察御史。舍人。御史。可出為郡守。才儒者為納言。有議亦必為郡守。而後可以遷。郡守可入為中書令。給事中。中書令。給事中。可為通政使。副都御史。通政使。副都御史。可出為州牧。州牧可入為侍郎。都御史。侍郎。都御史。可為相國。而為官止矣。此一途也。縣師可為郡師。郡師可入為司業。司業可出為州藩師。州藩師可入為少司成。侍中。少司成。侍中。可為大司成。而為官止矣。此一途也。縣丞可為郡縣。縣縣可入為農部中大夫。農部中大夫。可出為州藩司農。州藩司農可入為少司農。少司農可為大司農。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正可為郡治中。治中亦入為司業。司業可出為州藩宗伯。州藩宗伯可入為少宗伯。少宗伯可為大宗伯。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禮樂經史文學正。可為郡禮樂經史文學治中。郡禮樂經史文學治中。可入為禮部中大夫。禮部中大夫。可出為州藩禮樂經史文學宗伯。禮樂經史文學宗伯。可入為翰林院令史。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有議縣尉可為郡別駕。別駕可入為兵部中大夫。或二衛都尉。羽林郎。兵部中大夫。都尉。羽林郎。可出為州藩司馬。州藩司馬可入為少司馬。少司馬可為大司馬。羽林大將軍。大司馬。羽林大將軍。可為金吾大將軍。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督可為郡司理。司理可入為刑部中大夫。刑部中大夫。可出為州藩司寇。州藩司寇可入為少司寇。少司寇可為大司寇。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郵可為郡典方。典方可入為地部中大夫。地部中大夫。可出為州藩司空。州藩司空可入為少司空。少司空可為大司空。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同可為郡節度使。節度使可入為貨部中大夫。貨部中大夫。可出為州藩司均。州藩司均可入為少司均。少司均可為大司均。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三監判可為郡三監丞。郡三監丞可為州藩三監尹。亦可為京司同知。監尹同知。可為司副。副可為正。而其官止矣。獨歷象司專設於京師。但以天文生為同知。同知為副。副為正。可矣。京師有附生。故凡生不取於外。外惟縣取於附生。附生之善者。補之。有議。生有。此難途也。陸以其途。降以其途。所謂以一途為升降。不以他途雜之者。如此三載考績。天子考相國之賢否。相國考卿大夫。州牧藩王之賢否。府部院衛各考其屬之賢否。州牧藩王各考其屬與郡守之賢否。郡守各考其屬與縣令之賢否。縣令各考其屬之賢否。縣上之郡。郡上之州。藩州藩上之府。部。而俱上之天子。外則巡按御史核其實。州牧藩王又考。內則御史府。黃門院核其實。定為上中下三等。上者加級賜金。如級印。中者留。下者黜。三考而後陟其上。或留或降。其中有殊績者。不次用之。而巡方御史又歲一按之。州牧藩王又察其實。不肖之尤者。不時舉錯之。所謂別賢否為果錯。不以年勞限之者。如此。凡府部院衛長。州牧藩王有缺。兩相國各舉賢才。可同聽天子所命。都御史參之。有不當。給事中駁之。御史糾之。凡府部院衛之屬。則長武除之。以名聞。不當。御史糾之。州藩

之屬。除於成均六部。郡守及要縣上縣令。除於侍郎與副都御史。中下縣令及郡縣之屬。除於州牧藩王。俱以名聞。四司之屬。各除於其長。而以名聞於禮部。三監則尹。除於州牧藩王。丞除於守。判除於令。守令以名聞於州藩。其黜陟也亦然。所謂公用人之權於天下。不以一部專之者。如此。藩王亦不必出品。以啓僭越之端也。藩侯同異姓。當皆為二品。惟同姓本一品者居藩。仍一品食其品。金吾大將軍。品與宰相相等。在六卿上。權偏重矣。宜與六卿及羽林大將軍同為二品。御史七品。明太祖以其權重。故小其品。然食七品祿。似薄。當與中書舍人俱六品。郡師六廳亦當六品。要上縣令六品。學師六衛七品。以親民之官。祿宜厚也。中下縣令七品。學師六衛八品。術師六衛八品。術師六衛八品。以便考核。鄉師當以中士為之。或致仕官有精力。願為者亦任之。祿米二十四石。似少。即以中士之祿。祿之。有異能者。間除縣師。若才止其任。而善教者。加品官。得祿以優之。正峻巡食中士祿。授九品官者。食九品祿。公正。中下縣九品。統五鄉五千人。要上縣八品。統十鄉萬人。或八鄉八千人。各食其品之祿。居官惡浮。亦惡疲憊。況納言亦天子耳目。而可以才儲者為哉。宜更曰。舍人。御史。可為納言。出為郡守。郡守可入為中書令。給事中。納言亦為之。治中亦入為司業。司業可出為州藩宗伯。二端不妥。既分兩途。乃復糾纏。何也。宜更云。治中可入為禮部中大夫。禮部中大夫。可出為藩侯宗伯。觀下入為翰林院一條。乃知上之糾纏不清者。以此也。愈知翰林院之當去矣。醫卜之官。亦自縣而郡。而藩。而京。以一途陞之。若縣判缺。則以京司之士除之。士除官。皆勿遠其家。醫卜秀士。學成。為醫。判士。判士。郡則取之縣。藩則取之郡。京則取之藩。不必京置附生。學習也。歷象。獨京師有。而亦直取之縣。不必有附生。以京師為附生。學習而無祿。不可居也。惟縣醫卜下士。郡醫卜中士。藩醫卜上士。京醫卜選士。其俸祿如下士。中士。上士。選士之半。以醫卜為人診選。不能卻餽。遺可以養生也。郡縣除官之法。愚擬云。郡守除於侍郎。都御史。郡師除於藩侯。要上縣公正除於通政。掌印。給事中。副都御史。中書令。縣師除於司成。或縣師除於六部之貳。及金吾。羽林將軍。中下縣公正除於藩侯。縣師除於藩師。縣尉除於藩曹。凡縣令皆除於藩侯。以上俱以名聞於端。按府御史。達之天子。不當駁之。內則給事。御史。駁之。糾之外。則巡按御史。糾之。鄉師。正峻巡。命於郡守。以名聞於藩。保長命於縣令。郡命不當。縣令爭之。縣命以公正及正峻巡。舉之。藩侯。巡按御史。皆察之。至間有保長之為正峻巡者。縣舉於郡。郡以名聞藩。而用之。正峻巡。為六衛者。縣舉於郡。郡舉於藩。藩聞於兩府。達之天子。而用之。



平書訂卷五

建官第三下

平書曰太倉陸世儀云從來帝王之家處宗族為難尊其位重其祿固親親之道然過於優柔不為限制宗室費大為惠終窮亦國家莫大之憂也夫子孫之親與祖宗等祖宗尚以親盡為隆殺況子孫而不為之楚等乎宜以古禮為準上則高曾祖考下則子孫曾元皆以四代為次第如天子之庶子則為皇子皇

子之子為皇孫以下為皇曾孫皇元孫其祿以漸而降至皇元孫後則不降不可降也皇子之庶子又為王子其下為王孫王曾孫王元孫其祿亦以漸而降至王元孫後則不降不可降也如此則無過重之憂亦無失所之患庶幾情義兼至矣崑山顧炎武云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為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無有宋不立此格而明亦然崇禎時始行授之法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大臣畏辟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而已晚矣然則親賢並用古人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可不鑒乎又曰憫管蔡之失道而作棠棣之詩以親其兄弟周之所以興德與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弱西漢之所以亡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疏之際故有爾長久而天下蒙其福此二說者俱至當然微有可議者請參其說而用之一代之天子必有一代之皇子是皇子無窮

平書訂 卷五

三九

而王孫亦無窮祿終不可及若皇子出封為王者祿米萬石錢五千貫帛千端布二千端在後漢王之子為公衆子為侯公之子為侯衆子為伯侯之子為伯衆子無伯侯之子為某王宗子百世不易而王衆子侯之子為伯其衆子與伯之子俱無爵矣此以四代為限之義而宗子百世不易則親親之道未嘗不篤也乃祿則遞減公米五千石錢二千五百貫帛五百端布一千端侯米四千石錢二千貫帛四百端布八百端伯米三千石錢一千五百貫帛三百端布六百端宗子則米千石錢五百貫帛百端布二百端使奉其祭祀宗子外皆無祿則祿固有限制矣王之官有六二長史四贊善一日左春坊左長史王之師也以縣師為之比於郡師教王以修身事君事親睦宗使下之道禮樂兵農射御書數經史文章之學一日右春坊右長史王之相也贊王之德行言動主其庶務內而宦者外而屬官宗族莫不統之而舉勅其賢否以縣令為之比於舍人御史一日儀禮司贊善主王之祭祀朝聘燕饗昏喪之典一日會計司贊善主王祿之出入節其盈縮而為之息一日護衛司贊善主帥兵為王宮之衛司扈從備田獵一日刑罰司贊善糾王宮內外侍御宗族之不法及為王刑其所隨責皆以縣佐為之比於郡佐自王以下公侯伯俱設宗子則不設而學於縣師他務皆攝於縣立宗學設宗學師如鄉學教宗室之童子成者入縣學為士與民同以上有不能廢軍工商總所為以養其生亦與民同但不得為隸為僕耳宗室之籍宗子業之宗室之事宗子主之宗室之善宗子帥之宗室之不肖宗子禁之宗室之賢才宗子舉之宗室之顯達無告宗子收之可謂宗法由此立矣宗子無後為之立後不絕以收族人若無族而宗室之賢無官不可為但內不得為相以遠嫌外不得為牧以可以為藩王與異姓別夫同姓原借其藩屏之力不在徒與異姓參用於朝觀唐宗室之為宰相者至十有一人其他可知乃始不能制武氏之篡中不能除安史之凶終不能定黃巢朱溫之亂以同姓雖多無兵力故也漢初則以齊代而平諸呂其末猶以荆益而與昭烈苟無尺土一民何能濟哉故宗藩權重固為禍階而宗子維城之助必不可少若如愚議藩王與州牧並建廢世守之制三考黜陟一聽於天子內外相維親疏相間有封建之利而無封建之害又何慮焉凡子之為王者如齊魯分封於外無土地人民之寄野者然後用之為藩王罷歸仍為其本王若夫有開國之勳與後之定大難成大功封之公侯伯使其子孫世襲者亦在品級外有然有爵祿而無官必擇賢者因才以官之官之則一從官之制不論世爵其子弟之入學者與庶民同其統宗族與王之宗子同而宗法亦可立矣若功有大小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而限以世無不可也外此又設九等之爵分九品以待有功曰上柱國曰左柱國曰右柱國曰輔國將軍曰鎮國將軍曰都督曰光祿勳曰散騎常侍曰指揮使或止其身或其子孫而限以世無不可也又設五等之爵自五品至九品以為恩錫曰朝列大夫曰奉議大夫曰承德郎曰迪功郎曰登仕郎皆止其身或有祿或無祿無不可也如此則有功而報以爵祿者不致於糜厥官恩澤而加以爵祿者不致於濫名器官方有不濟者哉至官者雖不比於臣工然既為天子侍御亦不可不加之秩使其紫衣者為

平書訂 卷五

四一



七品曰太監綠衣者八品曰少監藍衣者九品曰近侍無秩者青衣分以監而別其事而用之足用而已不多設但為天子司冠裳飲食齊籍器具備使令供灑掃稍關政事者不任也東宮后妃之宮及親王藩王俱用之其數遞減而嚴為之防如明太祖舊制交通外官預政者必殺無赦庶可永絕其禍而宮闈亦得其用矣深宮利而不於戲有明宦官之禍最烈然烈皇初誅魏奄盡削宦官之權歸之指紳乃捍患禦侮無一可恃之人而號門戶肆奸欺者比肩林立君子小人同歸誤國不得已又用宦官而事益不可為顧炎武曰昭王歎息思良將之已亡武帝咨嗟惜名臣之已盡而燎原靡撲過涉終凶可為痛哭者矣嗚呼是豈一日之故乎蓋由取才既不善官制又不善天下之壞已久遂致魚潰肉爛不可救用宦官亡不用宦官亦亡有天下者可不於取士建官三致意乎

皇子即當封侯爵以公以古公侯一等而不可稱王也公之世子為伯衆子為男伯之世子為男衆子男子無爵世子男之世子為宗子衆子無爵宗子則四世矣以下百世不降如男之世子不肖於兄弟行擇立以後不賢亦可黜之別立但有族則不絕其後其親親也

公祿當視一品伯祿當視二品男祿當視三品宗子祿當視四品以合古制周封同召管蔡與太公等無異則伯叔兄弟之親祇可同於異姓之高賢而無所過一古制也殷周天子千里子弟有功而封大者不過百里千里為方百里者百是子弟取君百分之而己極也今一品米二千四百石百之為米二十四萬石錢一千二百貫百之為十二萬貫帛三百端百之為三萬端布五百端百之為五萬端節儉之天子恐宮中費不及是矣則取百分之一以為皇子用豈為薄焉二古制也且皇子教之成均伯子男子教之各處之學師必考其性質開明德行平順然後皇子封以公公子封以伯伯子封以男男若愚頑狂惑則皇子宮中養之公伯子擇賢封之無賢則量予以祿養之

公侯祇可立二長史品如中下縣令要上縣公正陞之二贊善佐之品如中下縣衙中下縣公正陞之以不治民不必多官也一左主教導公侯以道藝及朝祭五禮賓客宗族諸儀一右主輔公侯之事御下用財兵衛刑賞舉劾諸務伯一長史一贊善男惟一贊善公兵撥之所在郡縣以備扈衛田獵而已不過五十名伯四十名男三十名

長史不必名左右春坊以此為陪唐宮僚官名公侯用之非宜也贊善主王祿而為之息非體也前云士不得奪農商利而況侯伯乎況於出納以求息乎公伯男宗子之子皆令所在學師教之亦限以歲例宗室子弟則皆同民由鄉學而縣郡以上進賢退否不必另設宗學以古世子皆入太學與庶民商讓無二學也

宗子內當補一節云宗室有罪宗子與縣令合審之詳之藩侯遠之天子而成之刑之於隱處不於市唐宗室無兵力不能定亂而晉以主儒諸王擅兵遂自屠戮亡其宗社恐以為宗室為藩侯者當有兵柄

以為屏翰為內臣者即相亦可居但大司馬與金吾羽林兩大將軍則不得為以遠嫌耳衍聖公亦祿視一品令藩侯保其賢立之其後不賢者亦可廢之行輩中另選至曲阜令一如他處縣令不必用孔裔功臣受封者大功亦不得過一品如同姓以次而降武功爵當從四品起分六等以公伯男從一品起此當降之故從宗子之品起也

### 平書訂卷六

#### 取士第四

平書曰古之教士不外六德六行六藝而上士中士下士皆士也為國任事分猷以備卿大夫之選故多練達偉敏宏毅之才未有徒以讀書能文為士者徒讀書能文且不足為士況所讀不過八股之文又出於唐宋明經進士之下哉嗟乎人才廢弱不振至宋已極而明殆有甚焉蓋上之所取在是則下之所趨亦在是既以八股為科舉則天下惟知習此之為學惟知習此之為士舉凡德行道藝與所以致治勸亂之具概置不問一幸登科第則政事聽之胥吏心力用之營求貪富貴競門戶而無事則徇私以釀禍遇變則置安危於不顧非無忠良有用之才要皆時是敗壞朝廷者士而敗壞人才以為士者朝廷也故士必養之善而後取之精取之精而後用之當昔宣宗嘗謂楊溥曰教養有道人才自出徒循三載考績之文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不能成允釐之治至哉言乎非三代以下賢君所能及然則不行鄉舉里選小學大學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廢科舉不能行鄉舉里選小學大學之法所必然矣每鄉立一學曰鄉學統於縣縣曰縣學統於郡郡曰郡學統於州藩州曰州學藩曰藩學統於京各立一師京曰大學大司成主之而統乎天下凡鄉人之子有聰明俊秀者八歲有異質者即五七歲亦可有疾癩者父兄言即九歲十歲亦可但不可過十歲



於鄉正而人之鄉學謂之鄉學生。鄉師教之孝父母，敬長上，幼幼儀，認字，不必習小九九，字以萬為數，分門認之。如天文地理之類，為一書，五行八卦之類，為一書，解其義，即使書寫，日以十字為率，三年可成。依正氣而無不通者，此為通儒。凡不率教者，罰。可教者，教之。五年可成矣。不成，再入縣學。有誦曰：縣學生，鄉學生，舍於家，縣師教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大學修己治人之道，讀孝經四書，大學用一經，分經為八易，一書，一禮，一春秋，一左，一看通鑑，以資治通鑑。並前小書，使觀閱，近所刊，讀古人有世道明暢之文，選一定本，不必多，習騎射，其他武藝，惟分習六書九章，定射御書數四藝全書一部，使之講習而師作策論，但欲明達成章，有見識，不辭費，不費辭，不率教者，罰。不可教者，罰。可教者，教之。五年可以成矣。不成，再入鄉師。月一薦其學生之優者於縣師。不優者，縣師召而考其優劣，以賞罰之。即以爲縣師之殿最。郡師歲一薦其屬縣學生之優者於州藩師。州藩師按郡召而考其優劣，以賞罰之。即以爲郡師之殿最。總之，州藩師督郡師，郡師督縣師，俱無學生。學生俱在縣。若縣學教成之後，十八歲而冠，進之郡學。郡師教之三月，察其德行，試其學藝，善進之州藩學。州藩學教之三月，察其德行，試其學藝，善進之成均。司成教之三月，察其德行，試其學藝，善進之太學生。道之歸，分科以爲士。其不善者，成均退之州藩學。州藩學退之郡學。郡學退之縣學。各以多寡爲其師之罰。而更教之。而更進之分科者，縣令集太學生，會師與丞正，尉督郵同，公量其才，以定其科。有專科十曰：禮儀、曰樂律、曰經學、曰通明十三經、曰史學、曰考二十一、曰文學、曰詩賦、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方域、曰形勢、曰水利、曰理財、兼六科者，農、禮、兵、刑、方域、理財、兼五科者，禮、樂、經、史、文學。在後，共十有二科。分之八，署使各習其事。兼六科者，令署兼五科者，師署正，署禮、樂、經、史、文學。各入其正署。農丞署，兵尉署，刑督署，方域郵署。理財同署。皆無定數，而均分之。惟兼科倍多也。即其署之士而爲之附。曰秀士。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曰下士。始有祿，授室，蓋二十一歲矣。其有學成遲，年歲過者，不拘。且夫朝廷以書生胥吏治天下久矣。胥吏終身窟宅於文法，而以書生臨之，猶以嬰兒御豪奴悍婢，且遞更其主。其亡家喪產，無足怪。然爲政者，以爲舍此二者，事將莫與理。若如此法，養才爲士，使之治事如吏，而革生員，革書辦，廢二以爲一，即舉之以爲官，則二者之害除。而士皆卿大夫之選，非三代之良法乎。其官之奈何。縣曰下士，郡曰中士，州藩曰上士。京師曰選士。京師取之州藩，州藩擇其尤者而進之。州藩取之郡，郡擇其尤者而進之。郡取之縣，縣擇其尤者而進之。凡要縣上縣之官缺，則府部院衙門選士之賢才著者除之。以其名聞。中縣下縣之官缺，則州牧藩王會六曹舉上士之賢才著者除之。以其名聞。凡入縣學，必鄉師鄉老宗族舉其孝弟。而後縣師乃受。由縣學而郡學，而州藩，而成均，必皆其師舉其孝弟而後受。僞者罪之。舉進坐，及爲士，由縣而郡，而州藩，而京師，必皆其長各舉其廉能而後受。僞者罪之。舉進坐，至舉之爲官，益慎矣。孰肯徇私矣。

舉以自累，使國家不得其才用之哉。凡不孝不弟不廉不恥，養之善，取之精，用之當，人才輩出，不出三十年，濟濟不可勝用矣。若夫自鄉學黜者，改業農工商，亦可以養身，亦不至爲秀民。自縣學黜者，可以習天文習卜習醫，有諸習制器，入司監爲生，亦可以進身，亦不至廢放。中下士，過五十，不得爲上士。選士者，即退爲鄉師。六十則必選，亦可爲朝廷教士，亦可食祿終身，不致窮困無所用。如此則舉天下無一棄才，盡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豈不勝於科舉之法百倍。且過於秦漢之法倍蓰哉。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舉斃斯士，猶歎休哉。予日夜望之矣。

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藝。自顏先生倡明此學，而今學者多知之。卓哉見也。雖樂正有四術之名，師氏有三德三行之稱，州長黨正，鄉非一地，司樂大胥，教非一職，米廩馨宗，制非一代，庠養序射，學非一名，而總不外智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已。尊德性，以此道問學，以此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學。此府修事和之世，所以治且隆也。漢後漸趨，而輕行藝，至漢武帝置五經博士，以教弟子，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太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不離於傳經誦讀而已。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什一耳。明太祖卓然以六藝教士，而行之不久，又復變更，漢晉詞賦，三唐詩律，宋明古文，加之經儒註解，專以筆墨著述爲第一學問。雖胥中廚貯筆下河縣，而出而應世，文魔書呆，茫然如童，婦觀梁王釋，敵兵臨城，猶君臣倡和爲詩，及敗將降魏，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劍擊柱，歎曰：文武之道，盡矣。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嗚呼！徒以書爲文武之道，所以亡也。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豈知今日之禍，正在讀書萬卷哉。至流而爲詩文，愈可怪歎。日日揣摩，年年背誦，閉戶傷首，偶閱一事，則亟走恐亂之氣，息柔脆如婦女，人事迂闊如天癡，是曰醇儒。及一入仕籍，乃望以強力有爲，使司禮樂兵農，是墨之懸而白之募也。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且學正境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學，以致天下無辦事之官，廟堂少經濟之臣，民物魚爛河決，誰遺之禍哉。詰人變法，不再計而決矣。

文字除經史及禮、樂、兵、農、天文、地理、工、刑、射、御、書、術、醫、卜、技藝，諸正書外，凡敲淫子書，無用語錄，文集四六時文，經書，俗下講章，小說，二氏邪說，俱宜焚而禁之。

春秋公穀傳，簡略，且多訛誤，可備涉獵，不宜名一經。合士分習也。十三經當更名九經。易一書，一詩，一爾雅，一周禮儀禮記一書也。孝經一春秋一入內論語一孟子一大學可從禮記提出專讀。若中庸仍入其中，不必令幼學人人誦之。以天命鬼神我隱孔門，所以詔上達，非中人小子人人可語也。

八歲以後，能通萬字，即有誦讀矣。何以曰不誦書也。但不專讀書耳。十三歲尚未成童，即離家而宿縣寓。



似早且年稚。雜習騎射。十八歲前後。有聰明者。九經廿一史。即可涉覽。至從成均。回分科。而將入仕。設經史二名。卻又非宜。今妄為訂正。以俟用者擇焉。八歲入鄉學。鄉師教之。孝弟幼儀。認字習九九數。讀孝經論語。大學。孟子。至易。詩。附附雅。與春秋。附三。周禮。儀禮。禮記。三禮各為一。則各肄其一。習小樂。小舞。十五歲冠。入縣學。教之。存六德行。六行。講究經世濟民之道。看通鑑及古人有用之文。如治安策。習禮樂。騎射。六書。九數。作策論。聽穎者。使之通涉。獵九經廿一史。二十有室。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察試德行。學藝。進之藩學。教之三月。察試之。進之成均。司成教之三月。察試之。考士以德行六藝。論但取通順不者。即文理。謂之太學生。進之歸。如四川。貴州。兩廣。僻遠之處。學生皆遠。成均三月。後歸。恐難行。或滯。皆取之。如今學院。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經史有用之文。即附二科。內曰天文。歷象。占卜。術數。即附各省典。之制。內。歷象。雖設於京師。而亦有縣士。分科習成。始進京。司爲士。以次。補官。廣其學也。廣其學。則轉者。出天其內。時可正。若如明。歷之介。兩。說。使。四。洋。人。造。而。既。攻。之。豈。非。中。國。之。羞。乎。天。文。生。除。京。師。用。外。則。爲。縣。占。卜。術。數。之。士。亦。其。有。關。近。自。士。人。不。爲。以。致。無。學。之。徒。於。陰。陽。風。水。六。壬。諸。術。妄。立。神。符。多。行。忌。諱。以。亂。禮。教。以。愚。生。民。若。或。使。有。德。有。學。之。士。爲。之。久。自。能。明。正。理。以。清。邪。說。而。惑。世。民。者。可。以。地。焉。矣。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藝。能。方。域。水。學。火。學。醫。道。皆。在。其。內。士。皆。死。生。亦。不。可。以。非。士。者。爲。之。也。與曰。理。財。曰。彙。科。如。天。文。二。科。兼。共。九。科。分。之。各。署。兼。科。者。令。署。師。署。農。署。禮。署。樂。署。正。署。兵。尉。署。刑。督署。藝。能。工。署。理。財。同。署。惟。下。隸。正。署。而。入。於。下。署。醫。隸。工。署。而。入。於。醫。署。皆。無。定。數。以。須。人。數。爲。多。寡。至實。授。下。士。有。祿。蓋。二。十。四。歲。矣。有。祿。不。祿。皆。其。父。兄。或。士。或。農。工。商。之。至。其。鄉。師。薦。優。也。三。月。一。薦。縣師。薦。優。也。半。年。一。薦。郡。師。薦。優。也。一。年。一。薦。以。鄉。師。一。月。一。薦。縣。師。一。月。一。考。太。數。也。縣。師。一。縣。一。人。恐。不。能。盡。教。闔。縣。之。士。也。且。鄉。學。生。入。縣。學。五。年。離。縣。遠。者。資。斧。亦。難。而。左。右。父。兄。之。儀。亦。不。便。矣。當。每。縣。設。五。大。學。師。一。在。縣。四。在。東。西。南。北。四。鄉。鄉。小。學。教。成。者。各。以。附。近。入。於。大。學。教。之。五。年。而。各。進。於。郡。學。縣。或。有。小。者。三。四。亦。可。

用人以途爲升降。仕不違其才。用得盡其長。千古之善政也。獨是要上縣官缺。舉選士除之。中下縣官缺。舉上士除之。未有明文定途。恐擬要縣上縣之令缺。以要上縣公正陸之。公正缺。以黃門院。通政院。御史府。端探府。之選士除之。縣師缺。以成均府。之選士除之。縣丞缺。以農部。之選士除之。縣正缺。以禮部。之選士除之。縣尉缺。以兵部。金吾。羽林。之選士除之。縣督缺。以刑部。之選士除之。縣工缺。以工部。之選士除之。縣同缺。以貨部。之選士除之。中縣下縣縣令缺。以中下縣公正陸之。公正缺。以藩府。按院。之上士除之。縣師缺。以藩師。之上士除之。縣丞缺。以司農。之上士除之。縣正缺。以宗伯。之上士除之。縣尉缺。以司馬。之上士除之。縣督缺。以司寇。之上士除之。縣工缺。以司事。之上士除之。縣同缺。以司均。之上士除之。凡縣鄉師缺。以郡守。郡師。之上士爲之。鄉正缺。以治中。司理。之中士爲之。鄉峻缺。以縣。之中士爲之。鄉巡缺。以別駕。典方。之中士爲之。司市缺。以節史。之中士爲之。鄉師以下。皆以本鄉之人。下士。轉中士。以次上陸。或才只堪爲下士者。終身其職。如秀士。不堪任下士。與任下士。而才亦不稱者。則退爲農與工商。自縣學。黜。

與進之郡藩。成均。被退。而終不能進爲士者。皆令改業爲農工商。平書曰。習制器。亦工事也。學校立。而選舉善上也。然當學校初立之時。人才尙未就緒。須先以徵辟用之。即定制後。有奇才高士。卓然翹楚者。於學校選用常格外。問一行之。亦可鼓勵天下也。

### 平書訂卷七

#### 制田第五上

平書曰。孟子以制民恆產爲王政之本。然則民產不制。縱有善治。皆無本之政也。譬諸室基固者。即壁橈有損。不傾。基不固。雖極雕繪之觀。一遭風雨。立覆矣。三代以下。百姓未嘗無治安之時。乃多不過數十年。少則數年。即不得其所者。本不立也。然自秦開阡陌。盡天下皆私田。人君何由制民之產。以立王政之本哉。漢限田矣。限之一時。不能限之百年也。魏均田矣。均之一時。不能均之後世也。尤不可者。奪民田以入官。本欲養之。乃先奪其所以自養。凡有田者。能不怨咨駭擾。致離叛之憂乎。坐視之既不忍。欲養民又無策。仁者將何道以處此。曰。吾有收田之策六。行於草昧初造固甚易。即底定之後。亦無不可行。蓋誘之以術。不劫之以威。需之以久。不求之以速。有議。一曰。清官地。如衛田。學田。之原在官者。清之使無隱。一曰。闢曠土。凡地之在官而汚棄者。開之。不棄之無用。一曰。收閒田。兵燹之餘。民戶流亡。而田無主者。收之。有歸者。分田與之。不必沒其全業。一曰。沒賊產。凡賊臣豪右。田連阡陌者。沒之入官。四策行。田可得什二三矣。其二策。一曰。獻田。一曰。買田。明告天下。以制民恆產之意。謂民之不得其養者。以無立錫之地。所以無立錫之地者。以豪強之兼井。今立之法。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自耕者爲農。無得更爲士。爲商。爲工。







之田使耕也。圭田士田等，非使耕也。即祿也。朱晦庵謂圭田即與之公田之入是也。但士工商之子出六七口外，願為農而可授田者，則又實與之田。士工商老則其子養之，士即至大官者，其子之田不奪，又工非有常廩於官而私作交易者，與里井小商不足五十貫者，其工商不足養，可與半產，以其身之餘力或子田之。

制田五十畝，而又令有力者得自買五十畝，則或五十畝或百畝，是自亂其制也。其毋然。

收田於六者外，更有四策焉。顏先生曰：如趙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為甲佃，給公田之半於甲，以半供上，終甲身一策也。田多而犯罪者，蓋其罪使人田若干，以贖二策也。凡無子而死者，不許養異姓子，以其田分族親之無田者，有餘官收之，三策也。收寺廟田，四策也。而制田之道，有七：民與田相當之方立行之一也。其荒縣人少者，即現在之人分給之，餘田招人來授，人多之處犯罪者，則遷發至其地，二也。民有八分願而二分不願者，古人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雖嚴驅就法，不憚也。三也。明白諄諭，為民立命，田多者即暫損一時，而萬世子孫永無饑寒，利孰大焉。四也。凡藩郡縣峻制田有方者，立加爵賞，五也。如萬一有必不可行之地，則或一藩一郡一縣，且如舊例，而限田以數，分多者可賣而不可買，買田者如數而止，而一縣之內，則必不可或均或不均，以滋變端。六也。井田置田，或實或助，或陸或水，隨地隨宜，無所不可，但不得過授田之數耳。每家五十畝，亦約略言之，行時以下戶口田畝兩對酌計可也。七也。

有井有不井，則亂此言不然。古鄉遂溝洫，都鄙井牧，未嘗不一而亂也。田制以井為主，不可井乃置，不可置乃奇零授之。蓋田六百畝，中百畝為公田，是六分取一也。毋乃重乎？三代之法，什一，漢乃至三十取一。明代除蘇松勿論，大約中原重者不過什一，今民所苦者，暴官雜派耳，非朝廷稅過什一也。然則天下概六一過矣。愚意如當行置田者，宜廣十畝，長五十六畝，以五百畝為十家私田，六十畝為公田耳。

古給民五畝之宅，今畝大祇可邑一畝，田一畝，其二畝，其田之宅，宜如周制於公田內給之。六十還田，有子以田與子，受其養，無子以窮民養之，收其田，惟是有子而後幼者，收其田，則非獨夫，仍其田則老而無人耕種，宜仿古餘夫制，與之半產二十五畝，令七家公佃養之，其子少長，率其子佃之，即所謂疾病相扶持也。待其子至二十，則授田五十畝焉。若其子入學為學生者，待至二十五歲有祿，收此半產另給。

地分上中下而家口因之，與地有上中下而易不易因之，二者皆古制，然祇可行其一，不必兼也。愚意欲行一易再易之法，則家口不必分上中下矣。然則家口可均乎？曰：非也。家口亦活法耳。張文升曰：以八口為率，如家四口者，兩家一分，十六口者，一家兩分，而三人五人皆可當四口，七人九人皆可當八口，如此則治田出賦，更為均停，不然以二三人之下，與八九人之上，同為一家一分，則治田必有精粗，出賦必有

苦樂矣。平書計縣用內，有學生一條，考前學生俱無祿米，惟至下士始有祿，皆諸師、郡師、縣師、考學生之傳者，貴以米乎？若如此，亦善政也。上縣十倍於下縣，大畝十倍於小畝，以今時言也。分土制田，則上縣不得過下縣一倍，小國五十里，田畝天下如一，而分上中下焉。或謂天下之田，恐不足授天下之人者，未思之言也。天下之口食，不墜於天，不湧於泉，不輸於外國，今時民遇中歲，未至饑寒相望也。況制產則地開田治，收穫自加倍，乃憂田少不足於養乎？惟以天下之農，分天下之田，田無論多少，而四民上下之食皆足，斷然也。或謂溝洫多則損地，余曰：溝洫開而灌溉與田必沃，稼必茂，一畝可敵陸田數畝，是益田也。溝洫廢地幾何而憂其損耶？溝洫上可藝瓜果雜蔬，詩曰：疆場有瓜是也。且陸田若無水泉，而又高燥平坦，不致雨潦時洩者，惟均田制產而已，亦未嘗盡責以溝洫也。

然有一端當豫計者，計口授田之後，承平既久，生齒日夥，若又少其數以分之，則屢易為煩。若初即荒地若干，以待其後，又惜曠土奈何？萬季野持此議，謂三代井田亦易亂，又謂三代去古未遠，地多未闢，謂人多使為士，余曰：士以為官用，豈初授田時，官可缺人而後乃補足乎？抑士官已相當，而後之歸士者，但使之頂帶榮身，以學為游，開葺乎？曰：不可。則使為工為商乎？曰：越十年生聚，則吳不能富，漢晉後，每代戶口全盛時，增開創一兩倍，世有一農而二三工商者乎？已而思周大司徒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今可仿而行之，分田為上中下，地如平書家五十畝，中地家一百畝，每年休五十畝耕種之，下地家一百五十畝，每年休一百畝耕種之，歲積易處，亦代田法也。其後戶口漸增，田亦漸熟漸沃，將中地之多五十畝者，再分一家，又增將下地之多一百畝者，再分兩家，則未分之時，田原有上中下，未為不均，既分之後，田各得五十畝，未嘗或少，界依然，溝洫不改，雖戶口增一兩倍，而無憂田不足也。農增則土工，庶可行之道也。田皆歸官而授之民，則園圃亦如之，易為又有在官在民之分乎？當云：凡天下之田，宜果蔬而不穀者，令園戶藝果蔬，每家與園田若干，限八口力能，亦二十授六十收，什一取之，折米定若干，不以果蔬，近都供天子者，則以什一進蔬果焉。

古有晨起出民於田，日暮入民於里之制，宋慈祖、明太祖，有課民樹藝及種樹種菜等政，皆鄉校保長事也。俾皋聞曰：收田之法，莫善於先限田，一戶不得過五十畝，其過五十畝者為逾制，必分之於人，必買之於

平書計縣用內，有學生一條，考前學生俱無祿米，惟至下士始有祿，皆諸師、郡師、縣師、考學生之傳者，貴以米乎？若如此，亦善政也。上縣十倍於下縣，大畝十倍於小畝，以今時言也。分土制田，則上縣不得過下縣一倍，小國五十里，田畝天下如一，而分上中下焉。或謂天下之田，恐不足授天下之人者，未思之言也。天下之口食，不墜於天，不湧於泉，不輸於外國，今時民遇中歲，未至饑寒相望也。況制產則地開田治，收穫自加倍，乃憂田少不足於養乎？惟以天下之農，分天下之田，田無論多少，而四民上下之食皆足，斷然也。或謂溝洫多則損地，余曰：溝洫開而灌溉與田必沃，稼必茂，一畝可敵陸田數畝，是益田也。溝洫廢地幾何而憂其損耶？溝洫上可藝瓜果雜蔬，詩曰：疆場有瓜是也。且陸田若無水泉，而又高燥平坦，不致雨潦時洩者，惟均田制產而已，亦未嘗盡責以溝洫也。



官而後已。又平書又曰：無得過百畝，是一戶而兼二戶之產也。難以均矣。即顏先生十九家為甲佃之說，仍屬多事。且亦延時日未安也。

### 平書訂卷八

#### 制田第五下

平書曰：從來治田，未有不通水利者。南方水利之興已久，但修其弊，果其廢而理之，易易耳。水田總沃，十畝三十畝，俱可三十者，公田六十，四十者八十，皆歲種，可不用代田法。北方則不知以為利，而惟苦其害。徐貞明高麗時、徐光啓崇禎時、言之詳矣。謹摘其概而存之。貞明潞水客談云：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乃北方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豈可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一也。神京北拱，財賦取給於東南，謀國者懷杞人之憂，惟水利興而儲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為外府，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惟北有一石之入，則南省數石之輸，其利三也。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又可以設險而備敵，其利四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歸，銷聲弭亂，其利五也。南則生齒日繁，北則蓬蒿滿野，若招南人修水利，則民均而田亦均，其利六也。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輕，其利七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其利八也。京東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水利尤宜。今蓬蘽彌望，若如吳越田而耕之，則利十

倍。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而西北皆可漸而行也。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皆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蓋水聚之則害，散之則利。乘之則害，用之則利。自三代以後，史起、白公諸人與水利者，皆在西北。豈古以為利而今以為害乎？夫水利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閘，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則以為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分則流微而易制，因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泛溢之虞，田無衝激之患矣。光啓墾田用水議曰：用水之源，法有六。其一，源來處高於田，則開溝引入於田。其二，源之來處甚高，則為梯田以遞受之。蓋泉在山上，其下有土，尋丈以上，俱治為田，節級受水，下入於川。其三，溪澗傍田而卑於田，急則用龍骨翻車龍尾車之屬，西澤取以水力激器，以器轉水升於田也。水緩不能轉器，則以人力、畜力、風力、方水車、運器轉水於田也。其四，溪澗遠田而卑於田，緩則引至田側車升之，急則用激法，起水於岸，開溝入田也。其五，泉在此，用在此，彼中有溪澗隔焉，則溪澗為槽而引之也。其六，平地仰泉，盛則疏引而用之，微則為池塘，其側積而用之。若池塘易涸者，築土堆泥以實之，或為水庫而畜之，築土者，土築其底，堆泥者，以堆堆地作孔，膠泥實之，令勿漏也。水庫者，以石沙瓦屑和石灰為劑，塗其底與旁而築平之，令涸澗不漏也。用水之流，法有六。其一，江河傍田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車升之。其二，江河之流，自非盈澗無常者，為之壩壩，灑而分之，為渠引入田。田高車升之，其下流復為壩壩，以合於江河，欲盈則上開下閉而受之，欲減則上閉下開而洩之。其三，江河塘浦之水，溢入於田，則好以衝之，水積其中，則車升出之。其四，江河塘浦源高而流卑，易涸也，則於下流多為壩壩以節宜之，為水則以準之，水則者，為水平之碑，置水中，刻識深淺之數，以知啓閉之宜也。其五，江河之中，洲渚可田者，隄以固之，渠以引之，壩壩以節宜之。其六，通流近海，迎得潮汐者，淡水迎而用之，鹹水壩壩以遏之也。用水之滲，法有五。其一，蕩湖之傍田者，田高則車升之，低則隄岸以固之，水有餘，車升而出之，不足，決隄引之。蕩湖遠於田者，疏導而車升之，與用流之法略相似。其二，蕩湖有源而易盈易涸，可為害可為利者，疏導以洩之，壩壩以節宜之。其三，蕩湖之上不能來者，疏而來之，下不能去者，疏而去之，來之者，免上流之害，去之者，免下流之害。且資其利也。其四，蕩湖之滲太廣而害於下流者，從其上源分之。其五，蕩湖之易盈易涸者，當其涸時，際水而疏之，麥以秋，秋必涸也，否則必涸於冬，則藪之春麥，麥秋以前，無大水無大蝗，但苦旱耳。故用水者必稔也。用水之委，法有二。其一，海潮之淡可灌者，迎之，易涸則池塘以蓄之，壩壩隄堰以留之，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反之，則淡，禹貢所謂逆河也。其二，海潮入而泥沙淤墊，則為壩壩為壩，以遏潮而節宜之也。為源為滲以用水，法有三。其一，地高無水，掘深數尺而得水者，為池塘，濟雨雪之水，與之合而車升之。其二，掘深丈以上而得水者，為井，以汲之，有起法，有桔槔，有轆轤，有龍骨木斗，有板升，用人用畜，高山曠野，或用風輪也。其三，井深數丈以上，難汲而易竭者，為水庫，以蓄雨雪之水也。二公之言，俱確有經畫，但所祖虞集募



人墾地。因其業者。因救敵之策。而與吾收田之策相背。故無取焉。又其意全在水田。夫北方旱田多。禹開溝洫。治旱田。其詩書所載五穀。率旱種可知。揚州厥土。惟塗泥。田乃下下。夫水田則塗泥固上矣。非以其不宜於旱種乎。今於北方可為水田者。為之不可為者。開溝洫以治旱田而已。總之。有川者利於通。無川者利於蓄。通之在溝洫。蓄之在陂塘。故治田宜先治水。相其形勢。去川之遠近。高下而為之。治上有受。下有洩。以地廣狹為多寡。澮成矣。然後因之為溝洫。田甚高。甚下者不用也。甯棄之乎。高者建屋。種桑果。下者為塘。塘欲多。雨潦則水有歸。而蓄之以為利。山有水口。則塘益重。深且廣。水發收之。溢者入於川。無害矣。凡非產沙之地。沙則山水所致也。山之土多沙。隨水下於地。水去而沙留。故地多廢。此法行則沙漸澱。而地可田。予又聞沙地築土圍之。使雨潦蓄其中。如池。無輪廣狹。刈青草投滿其中。使腐爛。水乾耕之。即變為塗泥。而亦可田矣。水利盡於此。

平書所謂旱田。謂陸田也。田有三。一曰水田。下地。日浸水其中。藝稻者也。故周禮有稻人。一官。司稼。下田。詩曰。澨池北流。浸彼稻田是也。北方下田少。則稻亦少。故孔子言。居喪食稻不甘。少而美之也。一曰有水旱田。旁有河或池塘。而種旱種其上。如黍稷粟麥之屬。旱則用水灌之。不旱則不必用水。惟平土而種。藪之一曰無水旱田。旁無河塘可灌。惟恃天澤。詩言。靡稷雨。雪以生百穀是也。今水田既有水可灌者。溝洫不待言矣。即無水旱田。而夏停潦者。亦宜以溝洫洩水。鄭康成註周禮云。溝洫為除水害也。尚書益稷云。濬畝。濬距川。是洩田之水以除害也。不然。如今六七月間。淫雨積潦。行路不通。禾苗淋損。豈細故哉。但不必多耳。

武備第六

平書訂卷九

平書曰。人知周之尚文。而不知周之尚武。大司馬春振旅而蒐。夏麥舍而苗。秋治兵而獮。冬大閱而狩。其教戰之法甚備。頗以田為名者。蓋商周之得天下。俱以武。而周有甚焉。周公恐其後之殺伐是尚也。故為之禮以柔之。不存其名。而存其實。使人但習於禮。而武備已無不修。此聖人之用也。李嗣主曰。被之以禮。且使之知殺伐。勇戰。皆禮也。不可去者也。以殺人不可以教。故殺獸以試之。以赴戰人之所勇。故禮以欣之。一年四舉。三年六閱。而因事之田獵。習射。不在是。其所以不忘武備者。何其密。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其練習教戒者。何其周。春以秋。各習一事。冬則加詳焉。其所以練分合。聚散者。何其精。以周官之中興。而詩首頌以車攻。吉日。不可以知古人所重。後世如明太祖。宜宗。儒如吳澄。邱濬。亦知此意。而未嘗定制。垂久者。其他如魏太武。元世祖。專以殺戮為事。兵雖強。而射獵。夫非田武。取武。欲假兵。不用意。雖仁而貪。覆矣。予無識之臣。又動以田獵為諱。而不知有古制。何足道與。夫非田寓兵於農。既已無人非兵。而又無時不習。豈後世右文左武者。所可比。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者。非謂軍旅之事不常學。以衛靈所急者不在是耳。後世儒者。遂以孔子為口實。謂為國者。宜文不宜武。且兵民既分。而右文之世。武備懈弛。儒以兵為諱。士以武為恥。兵冗而弱。惰而驕。糜餉則有餘。禦侮則不足。一旦有事。則恃之以腐儒之書生。將之以庸劣之武弁。以致盜賊橫行。生民屠毒。而宗社隨之。豈不悲哉。然亦不必如古制。盡人而兵也。盡人而兵。必盡人而練。盡人而練。則法繁。盡人而兵。不能盡人而勇。不盡人而



勇則不精，有故但當選募武勇以為兵授之田，使耕而食，而以農隙訓練焉。則兵可精而無處非兵，朝廷又無養兵之費。法無善於此者。如下縣設兵五百，中縣八百，上縣千，要縣二千，小郡三千，大郡五千，州藩萬，大要州藩設兵六七萬七八萬，自足以制盜賊，威四裔矣。凡民十六歲以上皆可募，授田亦如農，但無徭無口算而公田所入即為軍之費。所募之兵，五十而退，另募之，不世為軍，無老弱之弊。及清軍勾軍之擾也，募皆其土著，非烏合無逃亡之憂。叛亂之虞也，每歲以三時之隙，教之習射習擊刺，冬則教之戰陣，比其藝而賞罰之。尉教其郡之軍，州藩司馬教其州之軍，藩司馬教其藩之軍，歲以二千人備不虞，不而別駕與郡守，間歲一閱其縣之軍，以為尉之殿最，司馬與州牧藩王及巡方御史三歲一閱其郡縣之軍，以為別駕與尉之殿最，而鄉射又有習，田獵又有習，豈尚有不練之軍乎？士之習兵法者，為尉為別駕為司馬，而無不知兵之州牧藩王，無不知兵之御史宰相，豈尚有腐儒書生之為督，庸劣武弁之為將者乎？或有草竊，則縣令縣尉便宜發軍捕之，聞於上不克，而後郡發軍，又不克，而後州藩乃發軍，大警非大發軍不可者，則天子遣使合符以發郡縣軍，合符以令司馬，然後司馬發軍於郡縣。多寡聽其用，司馬不奉州牧藩王檄，不得擅發郡縣軍，而無合符州牧藩王，亦不得擅檄司馬也。惟邊警則便宜發軍，不待符，其左右藩亦便宜發軍，或旁擊以分其勢，或乘間以搗其虛，蔑不克矣。天子禁旅三萬，募之京縣，統以金吾羽林，歲直六千人，備不虞，五歲而一周，大將軍教之，京營軍十二萬，募之畿輔，有歲直三萬人，備不虞，四歲而一周，大司馬教之，畿輔俱大郡，兵倍於外郡，無不強之禁旅，無不強之京軍，無不強之輔郡，州藩或有不臣，則命大司馬或左右司馬佩將軍印，帥京軍督其四面，州藩合兵討之，凡京軍之出，多不過一二萬人，而合州藩，釜魚阱獸，取之易耳。所謂枝強而幹更強，不必弱枝以強幹也。

官與吏，仕與學，文武之不可分，崑崙皆同，愚見獨兵農分為二，稍有可議者，兵不出於農，而以召募，則為兵者必多游手，穢穢之倫，久則暴視閭里，恣睢誰何，為農者絕不預兵，則必魯頓畏怯，卒有變，即不可支。如明季士不知兵，民不習兵，有一寇至，千百駭走，呼之歸而待戮，駢首傳刃，至終無一敢逃者，可不為之大哀乎？況既已均田，則家皆有產，出兵為易，何不效古王之田賦治軍，而乃曰不必盡人而兵也，盡人而兵則不精，周禮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三人，可任也者，家三人，凡起徒役，勿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夫田與追胥竭作，是盡人而兵矣，然家尚留其半，實未嘗盡人而兵也，且起徒勿過家一人，更未嘗盡人而兵也，諸侯三郊三遂，以及都鄙，家出一人，當有七八萬卒，而春秋如魯之大國，不過二軍三軍，止用三二萬人，更未嘗盡人而兵也，而乃憂盡人而兵之不勇不精乎？然雖不盡人而兵，而無不習兵之農家，誠所謂野人皆干城也，又曰不能盡人而練也，盡人而練則法繁，夫正卒之練無論矣，但論羨卒田之竭作，冬月以獲

禽也，迫得之竭作，倉卒以捕盜也，獲禽則人樂為，捕盜則人各保其身家，願為使人踴躍鼓舞，而即以訓練矣，何妙如之。豈後世演武場中故事哉，而何繁之有。今擬制田能行，必宜寓兵於農，以下縣計之，田一萬二千頃，為戶二萬家，設兵五百，常四十家出一兵，而郡藩之兵亦出於縣，大約二十家公選一勇力者，二十歲以上為兵，五十退之，另選一家八口，二十家共一百六十口，除老弱婦人三之二，少壯者五十三人，而出一人，則五十二人皆羨卒矣，正卒為官兵，凡甲冑器械，二十家公應之，五官卒選一馬卒，有一馬，百家公養之，無事則業其家之農，有事上戍出征，皆領糧於官，定以數，鄉巡三月試其射與擊刺火器，有隙隨時教試之，無算，縣尉冬月至鄉教之戰陣，比其藝而賞罰之，即以田禽，以賞罰多少為鄉巡殿最，郡別駕教其鄉之軍，藩司馬教其藩之軍，亦以三時冬月，而別駕與郡守司馬與藩侯御史，間歲三歲各閱其郡縣軍如平書，戍下縣者歲百人，供捉賊捕罪，夜分班巡城，今之快捕，戍小郡者歲三百，戍藩者歲二千，皆出於各縣，一歲一更，其餘羨卒為鄉兵，鄉一巡十保長，保十甲首，甲十家，共千家，每家出一人，餘又為羨，鄉外溝濠，即濠土築牆於內，立四門四鋪，每一保以四十人為鄉兵，六十人除鄉縣學生，皆為火夫，一鋪每夜火夫五人，共二十人，執更傳鐘，鄉兵每十人，一牌，二鎗，二刀，二弓，二鳥銃，甲首督之，每夜十人巡更，保長間巡之，巡又間巡之，不足千者，門有盜至，則舉信砲信火，本鄉兵卒皆起，半守半捕，鄉鄉縣尉聞砲望火，砲以次傳達於縣，火皆來救捕，其教鄉兵也，以巡，而縣尉間一試之，亦於季冬隨官軍圍田焉，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吾曰，百姓不強，君孰與強，百姓強，君孰與不強，但萬一不能均田，則祇可如崑崙召募之法，而益以鄉兵亦可也。

鄉射又有習句似誤，古鄉射之禮，所以詢衆興賢也，非以練兵，當云鄉巡又有教。周禮備國出兵，而六軍三軍，乃但出之近國之鄉，又載師任地，國宅無征，國慶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旬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凡賦稅，輕近重遠，今乃知其立法之善也。蓋京畿之地，蓄兵必多，隨天子警蹕，役必繁，若必以各藩之軍分番入直，則如雲貴遠數千里，重滋繁擾，究難濟用，是必環京州縣農田出兵，倍於在外，乃可供給，且不特此，今廟堂有大工大役，率雇役給直，然惟田不井授，民多流散，故呼而即應，若分田給宅之時，安土重遷，雖欲寬工，安所得之，勢必仍派近畿之民，即與之雇直，而已傷其農業矣，宜細為酌量，近京兵多役重者，或二十取一，藩郡或二十取三，皆可也。平書有武備第六下一篇，論步兵，騎兵，車兵，火兵，水兵，隊伍之制，器械之用，戰陣之法，予謂此當與禮儀樂律農務水利射御齊數刑工各有專職，平書但論經制，不及詳其目也，故置之別錄。俾泉聞曰，分民為四，不必列軍而五，固也，然行平書之道，中國竊發無虞矣，其四裔則不可知也，則邊方要地，自宜多設重兵以鎮之，邊屯之民，且耕且戰，亦自可用，萬一正當耕種之時，卒有侵寇，釋耕而戰，一年之農事廢矣，宜於農外別有軍以衛之，古者探樵尚有扞，況糴事乎，然此扞衛者既無別軍，必取諸內







供朝廷經費有餘而他稅皆其餘焉者矣。大學所謂生財生衆食寡乃指農事箕子八政之貨統金玉布帛等物而言今昆繩所論財貨專指銀錢義微不同也。

金刀之制先王原爲救荒而設以後遂踵行之以其齋輕致遠爲移易天下之具也如不爲齋輕而致遠衣食之計焉所用之乃後世征糧盡折銀錢則弊有不一而足者民所力者粟布而官所積者金刀勢必賤其物以充官入故諺有曰豐年病民夫凶年不免疾痛所樂者豐年耳乃豐而反病則農尙有樂時乎於是富商操其奇贏以至沾泥塗足者無升斗之儲遂末者千箱萬倉坐享厚利一遇凶急乃出之以制農民之命此病民也官吏之俸皆以銀夫銀可卷懷而藏鍵筒而積也而貪官汚吏比比矣若出入皆以粟布能貯邱山以取敗耶此病官吏也兵餉以銀遂致章弁多侈隨手而耗而庚癸之呼時時不免此病兵也一旦猝然有事兵馬蟻聚無救倉黎陽之積可以供給千里運銀輻於一處米價騰湧至莫可問勢必餉當一金者費至數金數十金矣此病國也夫一隅收穫能支幾何兵不夙飽民有流亡上下交讎無人不病矣昔有斗米七千餓殍滿道又有敵人圍城富家皆懷金握玉而死者非重銀錢而不重五穀者之前轍耶。

賦用本色而後教民勤於樹藝若字使飲食取於宮中焉材木取於宮中焉布帛取於宮中焉以至人情往來令其盡以粟布而昏喪之需從儉從便務取密邇所有者盡可以粟布貨物相易至於錢與銀特儲之以備流通之具耳不專恃以爲用也如是不惟民業日饒而民風亦日進於古矣。

房租一則二百太重可仿周禮園廩之征房聽其自養而每畝一年征錢不過二百可也若住官屋者則如分民籍每屋錢一百文司市以中士爲之。

明代開中之法令商輸粟於邊而鹽場給之鹽以酬之其後商人遂募人屯田於邊邊以富饒至葉淇而壞此可與劉晏之制並行原無齟齬何爲廢之。

李度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此正劉士安之遺意。

樞泉開曰用銀之弊既甚則但以制錢權輕重而行之可也何必復留用銀之說其銀聽如金玉但爲器物之飾而不用則粟布益重而農事女工益勤矣。

### 平書訂卷十一

財用第七下

商稅則盡變從來之法而別爲制今之所恃以征商者權關耳稅日增而無所底百數十倍於舊而猶不足官吏如狼虎搜及絲忽之物而無所遺商旅之困體已極其爲暴不幾殺越人於貨哉宜盡撤之以蘇天下而通其往來其征之也分行商坐商坐商也縣同給以印票今與同其姓名里籍年貌與所業何生理註其本若干但計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如錢一百貫爲本一分息則一月一貫一年一貫註於票中鈐以印而還之如本增減則另給改業亦另給行商也亦給以票如坐商但不計其息惟本十貫則納百錢任所之驗其票於彼縣同註日月而退凡有大鎮商所集而去城票所販司市評之票已乃計息而納其什之一凡票稅路費俱作本亦註之票鈐以印而還之僅足本者則免其稅預計其不足本者則官如其本買之惟販酒與鹽使商無所虧其本者便商也貴則減價以買又便民也而官又收其利也若欲販他貨者則另與其縣之票而取之如本縣焉其有欺隱固可按其數沒其隱而懲也官士有通同爲奸自首者勿問而但治官士之罪至於坐商有匿其本不以實者奈何曰有道焉使之自不肯隱不待立法以防之也分商爲九等本不足百貫者爲散商弛其稅行商不足五十貫者亦弛其稅有議若本一百貫







河淮第八

平書曰：南方之水利，不必言矣。北方苟如吾制田之法，溝瀆開，陂塘作，水道通，亦不必言矣。所慮者河淮耳。河自宋南徙，吞淮入海，近代遷徙無恆，為患日甚。然河雖為患，而淮無恙也。今則河淮交橫，上以阻漕，下以病民，歲糜金錢數百萬，而終不得其理，其故何哉？固在任不得其人，治不得其法，而其本蓋由於意。在通漕不在治水，有雖拂其性而不顧者，故治之道，先在罷漕，漕可罷乎？都者定於天中，貢道可四面而達，不必借於今日之漕，即不然，而北方水利既興，收穫多，亦無借於今日之漕，再不然，而或招商，或海運，今天津處有海船，自福運販貨，無不可辦，亦無借於今日之漕，罷之無不可也。漕罷而後，可以因其勢，因其勢而後，可以施其功，河之所以為患者，以多沙淤，而治之者，率築隄以防於地之上，勢迅悍而不流，則橫決四出，屢塞屢決，無怪也。淮之所以為患者，以河奪清口而入漕，致清口淤而淮不能出，清口乃會之，淮不能出，則洪澤湖漲，溢於寶應高郵諸湖，洪澤湖淮之所隔，淮安在其東四十里，高郵湖在東，遂決漕隄而下，漕與高寶河不亦無怪也。夫淮不為漕病者，以河未奪清口，而淮之力且足以刷黃耳。今淮既為河所病，河不得淮之力以相刷，而益為淮之病，則淮焉得不因河之病，而亦以之病漕哉？吾見

近代治河之臣，惟祖崇伯，漕水之術，而儒者治河之議，率不出買讓上中二策之言。夫漕水之害，固人所共見，而讓策之在今日，亦不過為空言，何也？讓所謂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者，欲其循故道以入海耳，非聽其橫流而莫為之制也。今既趨於東南平坦之地，去故道數千里，豈徒空其地以予之，使之泛濫無東而遂能之者乎？多穿漕渠以分殺其勢，似矣。乃每開一支河，未有不旋開旋塞者，豈得如禹之播為九河而萬世永賴者乎？然則所謂因其勢以施其功者，將何在？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其性而已矣。順其性，非縱之也，利導之而已矣。請言治淮，淮既不得北出清口，則洪澤不得不東南與於高郵湖，高郵湖之所，高郵湖不能受，不得不東潰漕隄而洩於下河，乃海口不開，而下河無所歸，不得不旁溢而為高寶鹽數邑之患，是淮之將趨東南以入海，而不復由故道者，其勢矣。然清口不與河通，將無以濟運也，則不得不挽之使北，挽之使北，不得不塞翟壩，周開趨高郵之路，乃水大而清口不能出，近日清口亦不能出者，以三十年前河決歸仁隄入洪澤年餘，未幾致湖身淤墊不能蓄水，故水大而清口難洩，又不得不放之以除高堰之危，高堰既放，則於戲朝塞夕決，顧此失彼，曾無終日之計。皇皇焉，苟倖濟歲一之運，以延一日之命，而將來惟聽諸天，民思將何極耶？若漕運既罷，竟塞清口，不與河通，而悉開海口，海濱有范公隄，南北互三百里，宋范仲淹築以捍海潮，開以放河水，民甚便之，使下河有所歸，而因下漕之以為渠，因高築堰以為防，不特於地中，竟引高郵湖水使東入海，盡開翟壩，周開使入高郵湖，因其勢而導之，淮安流而得其所，水有所歸，自不橫溢，淮既得其所，則淮揚之間皆沃壤矣。於是治河，夫禹之治河，所以千數百年無患者，全在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河，然由積石而龍門，由龍門以至大伾，施功猶易，何也？似有高山大隄束其外也，自大伾而北，皆平陸矣，其受水又十倍於上流矣，禹乃播之為九，以分其勢，勢分矣，又恐其漫散無所束，復合之為一，使同入海，分之而其勢分，合之而其力又合，上下俱合而中則分，既無難制之憂，又勢均絡貫，無此通彼塞之患，於戲至矣，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自齊桓公塞八河以擅地利，不百年，遂有矜礫之決，則九河之利，不待智者而後明，而後人可知所從事矣。若北方之水利既興，上流之水將減，其半而下流則復九河之制，測量高下，度近海河決必趨之地，開河道十數，有舊渠可因者，因之，約長百里，而首尾合為一者，則寬十數里，約占地三十餘里，河面寬二里許，深數丈，俱如一，積土兩岸以增其高，每道相去可三里，凡開河須從兩旁開至中山淺而深，深至中如丈數而止，土可盡積之兩旁，若從中開則要於此方，蓋起土方一丈，則之一丈，該土一尺，古法一尺二寸，該土十五人一日之力，即造近高下少者不齊，以此為準，算定河開若干丈，而若干丈，深若干丈，共計若干方，應若干人，幾若干日，又曰：開河若從中開，則可用四五牛，以犁起土，以車運土，既成，乃塞河下流，決之使入，一入於此，河由有力，又曰：開河須用三分兩傍之長，一定中心之闊，既成，乃塞河下流，決之使入，一入於此，河由地中行矣，勢同禹之舊績，而永無消決矣。上流尚有借隄以為固者，亦用此法，別開一渠，決使由之，而無不山地中行矣。每年歲漕用混江水利與河淮治地不成，不再見乎，然此功殊不易也，必在上者有定識，有定力，在下者無顧忌，無阻撓，以十年為期，而即捐以十年修築之費，然後功可望其成耳。願此與田



制諸議皆運氣所關豈人之所能為哉存此說也俟之而已  
 黃河自關中而東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瀘諸川數千里之水夏秋霖潦沿河無極而謂水利既與上  
 流之水將減其半恐未必也況自古北方水利如涇洛漳滏諸水無用黃河者惟郭守敬曾言自孟州西  
 開引少分一渠徑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而他無聞蓋河水泥沙強半壅渠  
 塞苗難以成功故古人不取輕用也

從來論治河者皆主分爲潘季馴主合其言曰河流分則水力小而沙停故易淤河流合則水力猛而沙  
 行故不淤此亦身親閱歷之言也況禹之九河分水原在北方今仿之南方則土性地勢可行與否未可  
 猝定萬一重費開鑿河成而水不就即就而旋填塞不徒勞乎且後世每開支河旋開旋淤不能如禹之  
 播爲九河平書亦自言矣今宜先審地利道知水勢者相其原阻若趨下順利可開八九則如平書所言  
 開之而歲設常夫若干名潛之使分流勢弱者亦不得停沙上也如其地勢不可支分則仿季馴遙隄隄  
 隄之制河身欲寬隄岸欲固而隄之外復兩旁各留一河身之寬爲間地而更築隄其外其河身則歲用  
 利器濬之務使深通下海之雲梯關淤葦皆剔務使開敞夫漕不牽逆淮復別流則河無所擾如此亦可  
 以奏安瀾矣次也

### 平書訂卷十三

#### 刑罰第九

平書曰唐虞三代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自漢除肉刑遞輕以至隋唐而迄於今遂爲笞杖徒流死世愈  
 降刑愈輕而愈不足以治天下蓋明刑所以弼教不嚴則人不畏而犯者多不簡則動觸法網而犯之者  
 衆夫寬而繁至陷獄不可勝窮簡而嚴以至於刑措果孰得而孰失乎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  
 猶小猶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漢文雖仁循道而已矣然議復肉刑於今日不但致惡人  
 之怨而不學無術之徒必且譁然謗議終於沮格而徒爲之擾惟仍令以今之五刑爲律但去其煩苛增  
 其不足別附肉刑數條以禁貪暴止淫邪而厲廉恥使天下不得議吾之非庶存古聖人明刑之道而令  
 行禁止教化可大行耳今之律例纖瑣雜沓難以枚舉尤可笑者折杖之法夫笞止於五十而六十則爲  
 杖有杖至二百者乃百杖以外人必死於是以徒折之杖一百二十者止六十餘六十折徒一年由是以  
 徒折杖以杖折徒以徒折流以流包杖紛紛增減又有收贖收贖又無定數是不足以言寬又不足以爲  
 嚴徒使有司茫然莫究而吏胥得因以爲奸豈良法乎易若杖止於八十更重則徒徒未有不杖八十或  
 六十者是徒加於杖一等不必折也而又有一年以至三年五徒之別無不得其平也流重於徒而輕於

死固矣乃徒有役流無役至遠不過三千里三千里外皆無樂土乎但不得歸耳即流寓耳較三年之仕  
 役其勞逸爲何如是流未嘗重於徒而其去死刑而不啻什百又可謂得其平者乎應以二千里三千里  
 及煙瘴邊外爲三等而終身徒役其地然後可謂加徒一等而僅輕於死耳若夫充軍之法則愈嚴軍者  
 國之爪牙宜鼓舞之優渥之然後可以得其心與力乃以爲罪人而出於徒之下人孰肯爲之哉此武備  
 之所以弛而敵愾無人也是充軍一切罪條可削去也又如私鹽之法最爲繁密苟法劉安無人不可爲  
 鹽商雖一引亦可買之官而賣於民何以爲私哉則私鹽一切之禁亦可弛而不設也輕重損益以此類  
 推務簡易明白使遊者知所辟宜縣示於古制執者知所守則舞文之弊自可去而明允之功何不可奏哉且  
 夫肉刑之除於今者劓剕耳斬即大辟未嘗廢也且有峻遠之極刑也墨未嘗廢但不列於五刑之內也  
 至於宮則不以爲刑乃以爲進身之途不止於不廢也天下有罪不至於死而不可不重其法以繩之者  
 三一日貪二日賊三日淫夫貪必賊至八十兩或百二十兩而後死一兩以下杖而已強盜劫財而後死  
 不得財流而已竊盜至三犯而後死初再刺臂不得財笞而已竊必強而後死和與刁杖而已夫所犯原  
 有輕重不得不爲之等但笞杖之後依然可以爲人而猶得逞其奸即流之遠方何不可更出其身而乘  
 間以爲盜乎是皆廢肉刑故耳若官士犯賊錢一貫以上即墨而後計賊以科罪即不死而終身  
 不悔於人矣流盜之不得財者刑之竊盜之初犯者墨之而後計賊以科罪即不死而終身  
 賭博者盜之漸第罪以杖易懲焉宜斷其手初則右再則左不能復賭博矣官士犯者初則  
 和則婦人刑而刁則免官者不能復淫矣犯者即則加罪不得再肉刑但設此數條以爲貪吏盜賊  
 姦淫之警使知罪即不死亦不可犯犯則終身不得齒於人孰敢公行而莫之忌哉如此則不必盡復肉  
 刑而笞杖徒流之所不能禁者不待加之死而無不可以立禁矣考史記孝文除肉刑詔曰法有肉刑  
 三註曰劓剕斬趾是宮刑自在也厥後景帝又有死罪願腐者聽之詔而司馬遷下腐刑是宮刑未嘗除  
 也蓋寺人乃宮闈必不可少者與其聽人自宮而禁於上易若設以爲刑因取以爲用而禁天下之自宮  
 不致無罪之人罹於刑之爲善乎顏習齋先生曰不能除婦寺而除宮刑是不忍宮有罪之人而忍宮無  
 罪之意也故封建必復肉刑不封建罪之人矣若以官買而任民之願則又以刑誘民而宮之也豈爲民立  
 亦復肉刑惟爲政者慎用之而已且不特淫刑也有罪入於絞而情可矜者可宮以宥之也有流於煙  
 瘴邊外而願宮以自贖者亦可聽其願而宮之也開此二者以爲寬宥之典而宮闈不忠無役使矣於戲  
 刑非聖人之得已也盜賊姦宄非刑莫能禁也苟卿有言曰世俗謂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  
 履絳衣而已夫治古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或觸罪矣而直輕其罪是殺人者不死  
 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  
 刑固輕也象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履絳衣者哉此知治之言也夫子產之治鄭諸葛孔明之  
 治漢非皆王佐之才乎豈其以殘忍爲心也禮曰治亂國用重典而婦人之不忍腐儒之好生皆不足語



於聖人之道者矣。

賭博初次即斷手。大厲。宜初杖之。再斷右手。三斷左手。

明律禁私創庵院。私度僧道。亦明知僧道為異端矣。乃又有僧錄道錄二司。而僧道犯其師。如犯伯叔罪。是半明而半暗也。禮樂經世大道。乃稱倡妓為樂戶。樂人何也。不禁娼而禁人宿娼。何法之左右祖乎。且官吏有禁而民無禁。豈農工商宜宿娼乎。如此等類。皆當釐而正之。

### 平書訂卷十四

#### 禮樂第十

平書曰。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慢易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禮樂之教。不過使人無不敬。無不和。自一家推之。鄉國天下莫不然。自一身推之。父子夫婦。長幼親疏。賓主上下。莫不然。事欲序而心欲純。序者義也。純者仁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不相親以仁。相接以義。則所謂四海之內。合敬合愛。將與天地同其和節。而兩間冥麗。萬物昭明。風俗移易。天下安有不治者乎。故曰。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兆綴疾徐。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揖讓。禮之文也。曰器曰文。皆未節矣。其本不在於仁義。而仁義不在於六府三事之修和。百官庶政之各得其理也哉。雖然。器與文亦不易矣。以言乎禮。三禮五禮。三百三千。百王之同異。歷代之善否。曷可勝窮。以言乎樂。五聲六律之音。八風清濁高下。始終倫理。尺度之短長。製造之精粗。曷可勝窮。古之教人。莫不禮樂兼備。然以由求之賢。不能以兵農兼禮樂。以禹稷之聖。不能以水火兼禮樂。必欲盡人之相兼。恐反不能致其精。故子欲於取士之法。但使射御書數無不通。而禮樂則與兵刑食貨分科而專習。夫專習者。亦器與文而已。若夫禮樂之本。則自鄉學縣學。莫不合精粗本末而悉以教之。蓋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無不要歸於禮樂。而君子不可以斯須去其身。為得別為專科。而不盡人陶淑其中哉。且自鄉學教幼儀。縣學教成人之禮之外。凡官士及鄉先生家有冠昏喪祭之事。則諸司禮者主其事。令凡為士者萃聚而觀之。凡春秋之祀。與夫鄉射養老之典。司樂者為之樂舞笙鼓。令凡為士者萃聚而聽之。自縣而郡。而州。而京師。體愈尊。禮樂愈備。習之既久。天下無不文以禮樂之士矣。但禮制不可不定。古禮雖廢。禮經固可考而知。禮記雖不免附會不可信。與可信而不可行於後世者。然宏綱細目。良法奧義。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者。悉載其中。但分見錯處。而諸家傳注。又雜然莫適所從。故後代多苦其煩而莫之遵。或遵之誤而失其制之本。若分身體。衣冠。祭之類。鄉禮。鄉射。鄉飲。鄉食。國禮。廟禮。廟射。廟食。各以類集。而又類分於其中。使條理井然。其不可信不可行者。缺之。傳注之謬戾者。刪之。歷代之制之可用者。附之。要歸於會典集禮。而斟酌損益。定為一代之禮。自朝廷以逮草野。等威儀節。莫不秩然不紊。而簡而易行。古禮太繁。多異。烏可執其遺哉。則可永遠而無廢矣。至於樂制。尤不可不攷。夫樂之不傳久矣。樂記所存者。義耳。而器與文無開焉。後世姦聲俗樂日盛。所謂雅樂者名而已。然古聖因詩而作樂。固以聲出乎人。而律呂以正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宣之。今日古樂雖亡。而五聲不亡也。六律不亡也。七音不亡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不亡也。其所謂清濁高下。始終倫理者。即俗樂未嘗不同也。尺度之短長。製造之精粗。何不可按聲而得之也。天下之妙。通音律。心解神會。於希微要眇之間。而得夫不傳之秘者。未嘗無其人也。若講求知音之士。按古調。正中聲。製樂器。作樂章。歌功象德。自郊社宗廟朝廷。以至一縣一鄉。祭祀燕享。莫不有樂。使聞之者。心氣和平。而化其暴戾。所謂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和以成文。文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者。豈虛語哉。昔人謂禮樂百年後興者。蓋指其化成而言耳。若立國之始。舍禮樂不講。將何以為教乎。予於禮樂未之學也。不敢不俟之君子也。但為國者當與兵農刑政相須並建。不可視為不急之務。而置之後。爾。



錄此不具。

士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法。已見取士篇。至郡縣凡有冠昏喪祭諸典。宜用古法。學士卽與執禮樂事。非徒觀聽也。

俗樂亦有五聲六律八音。此言誠然。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但其事象邪柔。音調淫靡。易之以正大清。明和平。則可以感神人。正風俗也。







公之佐。更不敢謂天下後世並無王制。顏師古。盡皆魏李長孫之佐。康熙戊辰秋七月既望。定興耿極。識於蘇門之觀象軒。

四

二

可復以古道治之。豈非難乎。故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或問先儒胡氏亦嘗謂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贖。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匿。富者無以取贏。絕兼井。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邱甸。革車長殺。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澗。又有川滄。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賦澮之水。澇則疏之。旱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無所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其說何如。曰。是也。而未盡也。蓋先王立井田。封建之制。意在守中國也。中國之外。無城郭宮室。其勢輕。利用野戰。中國不多設城郭溝洫。無以禦之。是故先王之制。著用意皆在守。守不以世。其勢不固。欲立封建世守之法。不得不先定井田恆產之制。令夫秦制。捐田予民。聽民買賣。若上不復過而問焉。獨不思田產者。天下之大命。天子所執以御天下之貧富。強弱。少者壯者。老者與夫。貧獨無告者。而齊一之。猶御者之六轡在手。如組如舞。不煩鞭策。而六馬之足。不忠其不齊也。捐田予民。猶之委轡予馬。而專任鞭策。此後世之民。所以善良日少。奸宄日繁。刑罰愈苛。民之遁情愈生。治不古若。祇此之由。夫捐田予民。雖王良造父。不復能善其御。捐田予民。御天下之大柄已失。雖堯舜湯武復生。尚何能善其治哉。且夫捐田予民。使富者得買。貧者得賣。富者得買。愈買則愈富。貧者得賣。愈賣則愈貧。人所最不能忘情者。貧富相離之形。況其中又有術取智奪。生人不平之氣者乎。平天下。常欲靜天下之心。而猶患其難。今驅之以不得不露之勢。而望其靜。得乎。今人所以不願禮義。不愛廉恥。不畏刑憲。不惜軀命。以徇貨財利祿者。豈獨為宮室妻妾肥甘輕煖之奉。或者亦欲為子孫作牛馬耳。而究竟買來之產。或祖不能及其孫。或父不能及其子。不可恃以為恆。何若先王授田之制。此不得買。彼不得賣。為祖父者。生一子孫。則朝廷設一人之產。以待之。生十子孫。則朝廷設十人之產。以待之。不煩祖父絲毫慮。而此產與此制。相終始。不患其不恆。人情所最難拔之欲。根莫如私愛其子孫。王制復。則此根立斷。然後驅而之善。安得不從之也。輕且夫田猶碁枰也。民猶碁子也。枰必盡而後可以安碁子。秦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是據不畫之枰。以求勝也。雖有弈秋。何所施其技哉。是以後世里巷。糧長。隱地。逃丁。種種奸弊。此輩彼生。莫可窮詰。豈非其勢便於作奸。而不便於詰奸者耶。何若田以井授。則諸奸不攻而自破之。為拔本塞源乎。

或問王制必寓兵於農。何也。曰。國家之患。莫大於文武分途。途分則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注意相。則相重將輕。注意將。則將重相輕。一輕一重之勢。迭為軒輊。則將相恆不平。於朝。兵農分。則以農養兵。而農怨兵。以兵衛農。而兵驕農。一怨一驕之勢。恆相激。而兵農常不平。於野。夫以朝野常處不平之勢。如冰炭之同爐。其治亂安危之幾。不待智者而後能辨也。況無文之絳灌。無武之陷陸。未必即能安天下。而盡聚烏合之招募。亦未必能衛農。孰與即相即將。無軒輊。即農即兵。自養自衛。文經武緯。足食足兵。一以貫之乎。且夫四民之數。惟農為衆。四民之人。惟農能勞。四民之居。惟農為固。四民之事。惟

### 王制管窺

定興耿極著

孟子曰。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孟子之為此言。蓋嘆當時之為政。而皆務廢壞先王之制者也。先王之制。播善於天下。秦制。播惡於天下。後世不明於播善播惡之故。則不識王制之善。秦制之不善。不知秦制之不善。則不知王制之必可復。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制雖曰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等而殺之。一夫授田百畝。是天子與天下諸侯大夫士庶人。同事天下之事。同食天下之食。均焉和焉安焉。同有此天下者也。庶人雖曰一夫授田百畝。然壯而授。老而歸。其實不得而有之也。豈惟庶人不得而有之。大夫以歸之諸侯。諸侯以歸之天子。天子亦不得而有之。必舉而與天下之有功者共之。豈非公天下之大者。天下萬善。莫不生於公。播天下以公。是種天下以善根也。秦制則不然。秦欲私天下。至於萬萬世。遂施及於天下之人。捐田予民。使之各私其私。而不顧其不均焉。不和焉。不安焉。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夫天下萬惡。莫不生於私。播天下以私。非種天下以惡根乎。種天下以善。天下同受善之福。種天下以惡。天下同受惡之禍。此兩端者。差若毫釐。懸以千里。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之謂也。後世不明於人心風俗之變。實由於此。而猥云人心不古。不



農有什伍行陣之列。於習兵爲便。是以古之童子。十三舞勺。十五舞象。四民皆然。夫勺。武舞也。象。文舞也。蓋自竹馬嬉遊之日。而武舞已熟。技勇已成。已堪爲兵。人人足以爲守。而寓兵於農。取其尤衆而固者也。

或問。秦制以來。若漢。若唐。若宋。傳國皆三四百年。人稱爲後三代。其間非無業紅貫朽。刑措不用。海內向風。四夷來王之治。由此觀之。有治人。無治法。豈必待復先王之制。而後可以爲治哉。曰。堯舜湯武爲天子。封建亦治。郡縣亦治。桀紂始皇爲天子。郡縣亦亡。封建亦亡。以此論治。似無關王制之存否。獨不思天下之中主。多於上智下愚者乎。即以商周觀之。商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非王制無恙之故乎。紂之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在在何處。所謂故家。非守先王之制者乎。所謂遺俗。流風善政。非王制中之風俗政事乎。借非王制猶存。何以尺地莫非其一。民莫非其臣。夫紂之爲天子。罪浮於桀。固已亡國而有餘。況下有文王之德。握方伯之勢。百年而後崩。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借非王制猶存。文王雖欲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不能矣。何以久而後失之也。至於周制。較商制益精。益詳。而其爲效益大。蓋周自成康以後。率皆庸主。非能若商之賢聖六七作。修明舊制也。而幽厲相繼。去紂無幾。豈非亡國之君。平桓以後。不惟無中興之賢聖。即求中主而不可得。何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而周之空名。猶縹緲延延。相繼至於二十餘世。借非王制是誰之力歟。議者徒見周亡於尾大不掉之勢。以爲是王制之禍。何不從末尾大以前。一思其禍乎。且尾大之弊。生於王制不修之後乎。抑立制之初。即有此尾大之形。如漢唐之弊乎。顏師古謂郡縣與封建。並行不悖。此言最足以知古今之制。賈誼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言最得封建之要。自唐虞以來。至於漢唐。宋明。封建之法。未嘗盡廢。但商周以前。無郡縣之名耳。未嘗無其意。如舜封有庠。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孟子特就舜之待象論之。其實當時之制。列國皆然。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非源源而來乎。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或更有特典耳。周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非使吏治其國之意乎。漢以郡國並治。郡治責之郡守。國治責之國相。豈非使吏治其國之意。是故順帝時。沈景爲河間王相。王政傲狠不奉法。景猶能責其傅捕諸姦人。奏按其罪。可見國相之權。後此藩王世職。土官未嘗皆非封建之遺制。但自秦漢以來。制以郡縣爲主。雖有封建在其中。不復以爲名。大家遂習而不察。厭其名而忘其實。一聞語及封建。輒惡之如寇仇。去之惟恨不盡。豈知燈仍是火耶。古之封建。大國不過百里。漢制小者猶且逾千。然則尾大不掉之弊。不在封建。而在不得封建之善。明矣。何以欲歸過於王制耶。

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骨已朽矣。由此言觀之。欲復王制。亦誠繁且難矣。而子願謂其易若反手。可得聞歟。曰。書生學問。只在紙上。而不求其實。是以難與議天下事。非一日矣。今天下山川形勢。即三代以前之形勢。今天下之郡縣地。皆曾經三代行井田之地也。非秦漢以來。始有此溪壑。澗谷。邱陵。三代以前無有也。從未聞古有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以行井田之說。何至今日而遂疑之。借曰。必塞之。平之。夷之。而後井田可行。則必曾經古之行井田者。既已塞之。平之。夷之矣。若曰。古不必塞之。平之。夷之。則今日亦何必然。溪壑既不必塞。澗谷既不必平。邱陵既不必夷。則廢舍又何必壞。墳墓又何必破。城郭又何必徙。即依今之城郭。就今之村落。避今之墳墓。蓋今之田土。計今之人民。以其州縣之官。屬其州縣鄉村之耆老。相與講明其事。履畝而均分之。未嘗不可朝令而夕定焉。得地即務耕種。至於封疆道路溝洫。途徑之濬築。未嘗不可待每年農隙而漸次爲之。孟子論王道。亦有王道之始。王道之成。非一日即能詳備。乃爾也。是以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助精密於貢。徹又精密於助。豈非始粗而漸精。始疏而漸密之明徵歟。今縱不能即如助徹之精密。姑從夏后氏之貢。亦甚簡易。未嘗非三代之良法。未嘗不遠勝秦制之捐田予民。又何慮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之力乎。孟子策滕。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亦是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貢助互用。語畢戰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然則能得先王之意。則何嘗不許人變通潤澤。而必依紙上圖樣畫葫蘆耶。或曰。天下地形。不盡方正寬平。奈何。曰。楚蔞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寬平處則井之。狹則町之也。張子亦云。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或長或圓。或尖或斜。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其不能成井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

或問。古人有欲買田畫爲井字。私試之於一鄉。俟有成效。然後倡議與天下同行者。此意何如。曰。井田非可以私行者。先王制產之法。其大善。在歸田於公家。民得種。不得而買之。壯則授。老則歸。此不得多。彼不得少。授不得先。歸不得後。操縱一由於上。雖有豪猾。巧偽無所施。不得不惟上命是聽。是先王御世之大權也。若夫田不歸公。徒畫爲井字。猶之今之田。買東西畛。改爲南北耳。何益之有。秦制之不善。在捐田予民。而不在乎田之非井也。

或問。復封建。必將廢科第。廢科第。則今之爲官者。必不願。奈何。曰。科第何可廢。廢也。先王之制。雖以封建名。而其實與今州縣之制。並行。特無州縣之名耳。如各州之開田。皆領於王官。所謂王官者。非即今之州縣官乎。開田徧天下。則徧天下有王官可知也。且諸侯世祿。大夫不世官。諸侯主守典籍。典籍之亂。恆在新舊交代之際。是以守者必世。及省交代也。大夫主治。治有功。時有遷轉。陸黜。故不世官。不世官。非即今之官制乎。特官名異耳。雖周制一州之地。建國大小二百一十九州之地。其建國大小一千七百七十餘。亦曰。其地可容如此數耳。非必封滿其數也。歷代相因。新國舊國並建。尙未必滿其數。況新復封建。即使盡一代之宗戚勳舊。以及歷代聖賢之後。如衍聖公。顏。曾。博士之類。而悉封之。亦豈能濫充一千七百之數。是封建之外。與列國大夫所需。王官尙多多也。不用今之爲官者。將誰用乎。且廢



科第與不廢科第等耳。有道之世，必擇賢者而用之，恩廢與鄉舉並行，寒門用鄉舉，恩廢使其祖父及同官共保。

或問：欲復井田，必奪世家大族與富民之田，以予貧民，恐不願者衆，奈何？曰：所謂世家大族，或宗戚或勳舊，方將在封建之列，世爲有土之君，豈戀此區區數頃田，爲一日富家翁，若長孫無忌等之無遠識耶？此無嫌於奪，若夫今之尋常致仕歸林之老，以功雖未至當封，而居官實無玷罪，亦所當優卹者也。何妨卽以其田盡爲井字，改爲祿士開田，仍以資其本人，待本人歿，然後以其田分給其子孫，按有餘不足之數，而斟酌處之。若夫曾經革處，有罪無功，不當在優卹之列者，亦何妨以其田分給其子孫，使本人受子孫之養，如農夫六十歸田之制，雖其子孫尙少，未嘗授田者，亦不妨早授數年，姑從權便，不失爲厚。久自如例，亦不徑奪至於富民而多田者，不過欲以貽其子孫耳，亦卽以其田盡爲井字，除本身應授之數，餘以授其子孫，元雖其子孫曾元未及授田之年，亦早予之，卽使子孫少，而田過多，亦何妨分予其兄弟，或兄弟之子孫，不使己田頓歸他姓，亦可慰其失田之恨。況今日雖若暫失，而後世子孫所得將無窮期，又何恨焉？若夫一二土豪，兇橫厚貨，橫據田畝，吞併鄉鄰，作奸犯法之流，朝廷方將戮其人，籍沒其田產，以示懲戒，又何嫌於奪？橫渠謂行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此之謂也。朱子曰：若會大亂之後，或數百里無人，或千里無人，田盡歸官，然後從而行之，是又一機也。或問：王制言封建，與孟子子產之言同，而禮記謂諸公封疆五百里，諸侯封疆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一百里，二說當誰信？曰：不知其書視其人，劉歆之爲人，孰與孟子可信？孟子在秦火之前，劉歆又在秦火之後，王制九州之地，立國大小，一千七百七十三，自隋唐以來，至於今天下州縣率不過一千四百餘，是古之國不過與今之州縣相類，且古者八寸爲尺，八尺爲步，百步爲畝，三百步爲里，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是以無尾大之患。若如周禮，是與漢之吳楚、唐之藩鎮同病也，豈可從乎？其人之賢否，世之久近，勢之便與不便，皆相去星淵，則從孟子王制奚疑？況周禮之見疑於先儒，又不一而足耶？問名山大川，不以封何也？曰：名山大川，必天下之大險要也，必財貨之所殖，寶藏之所興也，或四方貢道之所由也，豈可以封諸侯而生其心，是故天子巡狩，各朝於方岳之下，則方岳之下，不以封明矣。此王制之微意也。假如王制長存，則秦豈得據嶺南百二之險，齊豈得擅煮海鑄山之富哉？齊宣之時，明堂猶在，孟子存明堂，所以存王制，假如當年孟子憤激其辭，勸毀明堂，則其罪豈遂與燬王制者同科，然而不敢也。慎哉！聖賢之立言也。或曰：孔子謂顓臾在魯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似與諸公五百里附庸在其中之說合。曰：孔子所說，或春秋時之魯，如孟子所謂今魯方百里者，五是也。未必周之初制也。初制必是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皆方百里，不然，慎子魯人，必亦粗知魯事，何以不復置辯，以此觀之，周禮一書，必漢儒以所傳聞周末之事，雜以己見而成之者也。是以邱乘之制，亦類司馬法，而不符於周初千乘之說。

或問：封疆者，封土爲疆，耶抑第豎碑於界，如今各縣交界之類，以爲某國受封之界而已耶？曰：必封土爲

疆，且爲城池，不止爲低墻也。曰：何以知之？曰：魯論有儀封人，朱子謂是掌封疆之官，夫朝廷特設專官以掌之，則必封疆是重務，必時時察其傾頽而修補之。若今之界碑，何用專官禮運曰：大夫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且孟子畫策於滕，曰：鑿池築城，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豈曰畫來五十里之地於外，而僅守斗大孤城，遂可有爲乎？必謂築此五十里之封疆，城與民守之，五十里內之田，尙可耕種以爲守資，以待外救，故可爲也。不然，畢命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豈謹守此交界碑，遂足謂之慎固封守，遂足以康四海乎？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然則山川邱陵之外，別有王公所設以守國之險，非封疆城而何？曰：五十里之國，則有五十里之封疆城，七十里百里者，又各有七十里百里之城，城池不太多，占地不太多，且城大難爲守乎？曰：先王守中國之法，正妙在城多而且大，城多則中國面面皆城，兩城之間，非山川則道路入於其中者，如入巷中，馬足無所逞，野戰之技無所施，人馬之食無所掠，又時有車陣以塞其衝，出入不可得而及四面，臨以高城，何患不能康四海乎？或曰：城大何以爲守？曰：城小則四面皆用守，城大則守一面足矣。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敵之來不過從一面，豈有能環百里五十里而攻之者乎？敵從一面來，我守一面以禦之，鄰國亦各守一面以禦之，彼雖攻我一面，且不可得，況環而攻之乎？是故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幹，時乃芻蕘，無敢不多。林氏曰：國必有四郊四遂，今日三郊三遂者，夷戎爲寇，東郊正受敵之處，故使東郊之民專意於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之地，是也。雖城多且大，似不能不占地者，然天下大矣，每年必有拋荒，而千七百餘國之大小城池，所占終是有限，而利無窮，較漢唐以來和親遠討之費孰多？秦惟無遠慮，愛咫尺之地，而欲徒恃孤戍之長城以爲固，亦愚矣哉。或曰：秦築長城一道，天下已不堪命，如大小國各有封疆城，則不啻長城百道，民何以堪？曰：秦築長城，役人於千里之外，民自不勝其勞，先王以其地之人，築其地之城，役以農隙之時，而寬其程限，一年不能成，須之二三年，大家既明於有城之利，無城之害，自然以家之院牆視此城也，誰不踴躍子來，恨不速成，所謂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此類是也。豈同秦之虐用其民哉？魏文帝皇興中，征南將軍刁雍，上築城策云：一夫一月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

或問：人民之數，日有滋生，後世戶口必加於古，而田不能增，欲復井田，則城邑溝洫所占又多，得無不足，以養天下之民？曰：張子不云乎：天之生物，只有此數，譬如山上草木，此山容得許多草木，便生許多草木，亦謂譬如石榴，未有升大一榴，而生斗許子者，人民之數，雖若日有滋生，其實亦自有消耗，一處之兵火，動輒千里無人煙，一歲之饑疫，一日之戰場，動輒百年不能復其舊，然則滋生之數，僅能償其消耗之數，足矣。況治日少而亂日多乎？歷稽漢唐，其最盛時，戶口皆不大相遠，亦可見矣。隋煬帝時，天下八百九十萬戶，有唐開元天寶之際，八百四十一萬二千七百七十戶，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餘戶，應受田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二十六頃，是每口該田九畝弱也。明代戶一千一百一十三萬四



千口五百七十八萬三千土田八百五十萬頃。合計之人七口當得田一頃。何患不足哉。且以天下之地總計之。除山林川澤不毛之地。與夫城池道路之所占。其餘豈僅八百餘萬頃。但後世遊食如兵丁。光棍。借道之類者。則拋荒益多耳。若盡驅而歸農。則墾田有不益廣乎。何憂八滿。

或問。董仲舒限田之說。何如。曰。田不歸公。雖限無益也。況必不能限。此愚所謂失御天下之大柄者也。問。從來授田之數。夏五十。殷七十。周百。後魏四十。唐一頃。當何所準。曰。夏之五十。殷之七十。周之百。畝。一也。名異而實同。後魏之四十。畝。似近於古。唐之一頃。比古為多。大約每人一口。以今畝計之。須八九畝。或六七畝。乃可供一歲之食。八口之家。非六七畝不可。一家壯者一夫。佐以少者二人。其力亦僅可治六七十畝。多則地荒。不能盡地之力。少亦恐食不足。且地闕人稀。處若初時。授田太多。他日生齒繁。何以益之。問。田有上中下。古亦有一易再易之說。當何以授之。曰。不必太分。諺曰。十年高下一般收。民生其地。自有善其耕種之法。皆可。有獲。王制上農夫九人。下農五人。註者曰。田之肥者為上農。田之瘠者為下農。此亦其大略耳。不可瑣屑也。使其農而惰。則肥田有時而瘠。使其勤而力。則瘠田有時而肥。且九人八人七人。亦不可為定數。使九人者而明日嫁一女。則八人矣。八人者而明日娶一婦。則九人矣。將遂交易其田乎。問。孟子有餘夫二十五畝之文。後魏中男二十畝。婦人二十畝。唐篤疾廢疾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又有永業口分。寬鄉狹鄉。避徒加減之法。亦可參互用之否。曰。此在臨時斟酌。所謂潤澤之也。大抵法以簡易直捷為善。最不宜多設科條。利少害多。徒滋奸弊。古有田峻教農之官。必教以種樹之法。若齊民要術所載者。非必較量於一易再易之間。以為肥瘠也。至於後魏與唐宋之法。自不如王制簡便。而諸善咸備。且宋之方田。不過量地法。使民不得隱地逃稅耳。非復王制法也。王制夏之五十。殷之七十。皆周之百畝。然則百畝之制。必聖人斟酌。最為得中。猶十一而取。後人欲以己意重之。則為大架小架。欲以己意輕之。則為大貉小貉也。是以三代聖人皆因之。而無損益。欲復王制。當以為準。篤疾廢疾。如瘠野。疲斷者。休備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寡孤獨之人。皆有常餼。不宜破碎井田。以滋弊端。曰。然則孟子何以亦有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之文。曰。五十畝者。二圭田分一井之公田。二十五畝者。四餘夫。共耕一夫之地也。分田制祿。率皆以是為差。是故大國百里。次國則半之。而為七十。小國又半次國。而為五十。故曰。經界既正。則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大抵為整數。好算。不藏奸。所謂易簡之善也。

或問。從來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封建行。諸侯皆梁子弟。居士民之上。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驕侈日深。則仁民愛物之情日減。為害豈不大哉。曰。封建之法。於為善則易。為惡則難。蓋諸侯主守。但能守法。雖庸主亦可安享富貴無窮。大夫主治。須有長才。故孟公綽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未嘗不可以為滕。薛君也。況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軍將皆命卿。是兵柄不擅自諸侯也。諸侯非賜斧鉞。不敢專殺。非賜弓矢。不敢專征。其權亦輕矣。豈得暴彼民哉。方伯之權。雖若稍重。天子又使其大夫為三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內外相維。大小相統。即有逆謀。何能不洩。即使逆謀

成。亦方百里之城。守其一面以禦寇。則易守其四面以抗王師。則難。故曰。為善則易。為惡則難也。況又有學校之教。黜陟之典。王太子王子。王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學焉。凡入學以齒。不分貴賤之等。豈非論布衣交。預有以消融其驕侈之氣哉。嚴子陵不仕光武。存此布衣交也。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使大夫。天子因以察其大夫之賢否。三年一大聘。使卿。天子因以察其卿之賢否。五年一朝。天子因以察其諸侯之賢否。天子五年一巡狩。示天下以不敢暇逸。柴而望祝山川。率天下以敬鬼神。問百年者。就見之。率天下以敬老。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祭治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察守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細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然則教與勸懲之法嚴矣。雖有驕侈。亦誰敢逞。

或問。農固授田。士工商亦授田否。曰。王制有祿士開田。則士食公田可知。所謂百工亦必日居官肆。長川造作。而後名在工籍。如所云。日省月試。既稟稱事者。非代耕之祿而何。惟商未詳其制。然所謂商者。必是國商。如鹽商茶商之類。而後名在商籍。為國家懋遷有無。逐十一之利。或可不須祿養。若夫民間陶冶。抱布買絲之事。不過農家以其暇日為之。豈遂名為工商乎。且寓兵於農。凡授田之農。皆兵也。工商既不為兵。則不當雜之農伍中。一例授田。

或問。大國萬井。除山陵等項三分去一。實在六千六百六十六井。除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之祿。共五百一十九井。尚餘六千井。不知所入皆輸之王國否。曰。或是委積於其地。以備本國軍實等用。用餘則藏之。所謂藏富於天下。此類是也。不獨藏在民間。

或問。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何得簡省乃爾。曰。此非謂兵役也。兵役是變例。不可以預定。若在草創。工役或亦繁雜。若在守成。百里之內。萬井三分去一。當有六千六百餘井。五萬餘夫。以百里之地。每年有五萬餘夫。供三日之役。何事不濟。且安知非以三日為則。如唐之庸法。不役則出絹。加役則免調免租乎。

或問。程子不信周禮。朱子卻說畢竟周禮底是。程朱皆大儒。宜何從。曰。慶源輔氏信程子。南軒亦謂當以孟子為正。朱子恐非定說。曰。朱子嘗云。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足及五分之一矣。想得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此說何如。曰。此不類朱子之言。或者其門人之言。竄入朱子語錄中。後人不詳。遂傳述之耳。不然。九州之地九千里。是古今所共見者。大次小三等之國。三均滿建。僅可容一千七百七十三國。古者萬國之辭。不過極言其多。如所云。萬物萬姓。萬方云耳。豈真有萬國哉。若真有之。則九千里之地。必不能容。皆如周制。已不能容。如何又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百里。如何更有大國來吞。若曰。古之國小。豈得三二十里一國乎。朱子安得有此矛盾之言。以文害辭。蔽乃至此。



或問：井田與兵制相通。朱子嘗謂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百家所能給也。此說何如？曰：在知兵者因時制宜，非愚所能知也。然此事諸家皆非定說，愚疑包氏說為近之。蓋千乘者，舉百里萬井之人數，而大槩言之耳。未詳周初之制，果用七十五人否？姑以此計之，千乘該七萬五千人，萬井除公田，尚有八萬夫，可足其數。若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則千乘為八十萬夫矣。依周禮諸公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為多。諸侯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比上數為少。且五百里四百里，其地太大，萬不可用。何若包氏說，雖未除城郭山川道路之數，猶曰荒略計之，無大謬戾乎。至於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百家所能給，則又以後世亂政，致疑於王制之中者也。夫軍需科派民間，此亂國敵政之尤者也。曾謂王制而有是乎。雖軍旅之費，謂之敵賦，亦謂力役之征，莫大於是者，非必出物如粟米布縷，而後謂之賦也。儒者泥於書冊，不察情理，見歷代相沿，遂疑王制亦然，故謂非八百家所能給，獨不思九經中，來百工則財用足，此財用是何財用？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其日月不休，歇而造作者，又何物非車甲器械乎？問牧之馬不供兵，將何用乎？天下軍國大事，孰有大於儲糧芻於野，儲車甲於武庫，而謂可苟且取辦民間乎？費誓曰：善教乃甲冑云云，蓋謂舊有甲冑，恐久不用而朽敝，故必使本人善加教養，舊有弓矢戈矛，恐久不用而頓缺，故必使本人善加磨淬，修飾之，亦非取辦民間之辭也。儒者不善讀書，愈遷就牽合，所失愈遠。如魯人三郊三遂，明是一而禦敵三面，供兵之辭，而必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夫周禮王畿之郊，固有六鄉之名，然何得改六鄉為六郊，以就三郊三遂之說？況九賦之中，有四郊之賦，周禮何不曰六郊之賦，周禮即有六郊之文，尚不可據以為是，以亂他經，況本非周禮，而牽強以從我說乎？然則生諸儒之後，所蒙諸儒開導之恩，固多矣，而其一二說之障礙，亦不小。孟子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經且然，況諸儒乎。

或問：周禮一書，後世談經制者莫不奉以為宗，而子獨不謂然，何也？曰：何獨我不以為然，先儒之疑之者衆矣。陳氏曰：林存孝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潰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惟鄭康成博覽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書遂行於世。穎濱蘇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盤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千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

倚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男之國為之徙者九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虛，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而一夫授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什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洧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蔣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皆因地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也。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說，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五峯胡氏曰：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為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豈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辭繁而事複，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掎克之所為，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子，民者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致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為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惟刻其民以危其國，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夫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管，裁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為者，而謂周公立以為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奇袤之民，則是妃嬪宮吏，衆庶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康成以為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而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職，恭儉不妒忌，帥夫人嬪嬙，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內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說者以為二官，闔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羣下，則將安用若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卹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父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女祝，掌宮中禱祠禳禱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嬙，供祭服，建立於內，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常典，又安用此么麼賤婦



禮於宮中。此始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妒。與為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禮周公。甚矣。家宰當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嬖嬖於后。外寵寵於嬖。宴遊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為家宰者。其當任其責也。若九嬖之嬖法。世嬖之宮。其女御之功。女史之內政。典嬖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為統於家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修身以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家宰。又可謂之公正乎。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不幾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供王之好賜。不幾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裘服。宜夫人嬖嬖之任也。今既有司。又有縫人。履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膳人。酒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惟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卑隸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者也。而以為家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陳平為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為太師。乃廣置宮闈。張髮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為屬。必不然矣。太宰之屬六十有三。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書詩春秋配乎。諸儒之所疑於周禮者。大率如此。此後世之所共疑。疑之誠是也。然未盡其情。是以或有怵於周公之書。而不敢疑者。不知周禮者。劉歆獻媚之書。非周公之書也。作書之用在獻媚。原非欲治天下。故其中於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無一確當。而獻媚之情。則處處見乎辭。當時王莽以周公自處。故劉歆作此書。遂託為周公之書。其託為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亦猶是託為越裳氏獻雉之意。大家相蒙。不必問所由來。第相與稱頌。德云耳。是故聽其說。似亦足以悅一時羣小之心。而按之行。則無一事可見之實用。王莽當時身負篡逆。衷懷戒心。是以此書中嚴宮中宿衛之法。此其情可見也。不然。周公輔成王之時。是周家方盛之時。何以懷於此。如在危城之中。而變起不測者乎。治天下者。先制民之產。定取民之制。次則制百官。然後自非其飲食。惡其衣服。今是書取民殊無限制。官祿罔見明文。而於王之飲食衣服多設職掌。講究惟恐不精。王日一舉鼎。有十二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且惟王后世子不會一言。頻致意焉。大府玉府內府。良貨賄。其王玩好。好賜。家宰之好賜。亦共焉。此其意何居。曾謂周公吐哺。握髮之勤而有是乎。后妃不預公政。而此書則后職立市。外而交通四方。內而交通公卿大夫。是呂后之穢風也。漢習而不知其非。劉歆亦忘周公之書。不容有此。非以取悅后妃之意乎。家宰六卿之長。而以闈寺嬖嬖為屬。不過以悅當時之交通內外者。諸公五百里。諸侯四百里。云云。不過實之聊以悅當時之外諸侯。不易之田家百畝。一易之田二百畝。再易之田三百畝。與菜田。及八百畝。乃出車一乘之類。亦不過言之聊以悅一時授田之細民。本非實欲見之行事。亦何暇計其果可用與否乎。是故天子畿內

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除山川城郭等三分之一。僅得方百里者六十六耳。若以外諸公五百里計之。則每公當得方百里者二十五。則畿內之地僅足以容天子之三公。即以其食之者半計之。每公亦當得方百里者十二。國半三公。公共當得方百里者三十七。國半六卿。受地視侯。侯四百里。其食參之一。每卿當得方百里者五。國餘六卿。共當得方百里者三十一。國餘則畿內之地盡矣。且無所容天子矣。況王子弟乎。況中大夫以下乎。況方伯湯沐之邑乎。若曰。獨外諸公五百里。諸侯四百里。內公卿皆百里。七十里。則以天子之公卿。不足當外公侯十之一。外重內輕。股大於腰。正賈生所謂大瘡。何以致太平。且僅足以容六官之屬。更無餘地以容天子。其相迹已然而暇責其精微乎。似此之類。事事皆然。不可悉數。即以九賦九式論。蒼梧馬氏曰。周官天下之財。只有三項。九貢是邦國之貢。據經以待弔。用九賦是畿內之賦。以給九式之用。九職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三者餘財以供玩好之用。然邦國之貢多矣。弔用之費幾何。恐恐其有餘。畿內之賦有限。九式之費何廣也。恐恐其不足。此又其矛盾之一徵也。是故大用之則大亂。小用之則小亂。王莽之王田市易。既已試之於前。王安石之新法。又已試之於後。不知康成何所見。而知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也。秦火之後。此書不破。則文武之道不著。是王道之大梗也。孟子若在。豈得已哉。或曰。如陳祥道。唐仲友。合周禮與王制之說。各有證據。似亦不相抵牾者。曰。稽古貴得之心。書冊之印證。其次也。且周之初制。方為王政。為治道。如唐氏所據。率皆春秋戰國之書之事。是亂政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即使膠合無間。亦只可為殷監。況又出於牽合者乎。

附貞觀諸臣封建議

唐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屬籍問侍臣曰。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如漢之賈誼。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取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率以疏屬降爵。唯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為縣公。貞觀二年。太宗以宇內安清。思以致理。謂公卿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固。其理如何。尚書右僕射宋國公蕭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不封建諸侯。以為磐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世而亡。漢有天下。參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上然之。始議永封列土之制。禮部侍郎李百藥論曰。周氏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支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剽華特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墮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元。飛名帝錄。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鷹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勳重



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闢人事。宗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寇。禮祀如線。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秦運距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與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滿。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闕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祚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漓。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爲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理劉曹之末。刻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新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復思高貴之殃。寧異申綰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繁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代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異。政強陵弱。乘暴寡。驅場彼此。干戈日尋。狐貍之役。女子盡髮。崎嶇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其理之寄。刺舉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賢。人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先業之艱難。輕自然之崇貴。或云。凋弊之後。人稀土曠。封建之事。普未可行。此皆不臻至理。兩失其衷。臣愚以爲當今之要。莫不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強弱相濟。蠻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爲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陛下然後分命諸子。各就封爲之置官僚。皆一省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賀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永久。則狂狡絕暴。慢之心。本朝無愧。惕之慮。特進魏徵。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召陵之舉。諸呂構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危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扞若固圉。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足不儻之義。曹閏六代。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明詔封五等。事雖盡善。時即未遑。何也。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存。始蒙敷至仁。以流元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爲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顧闕則理必不安。粗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地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若並爲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番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不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十一年。以司空長孫無忌。爲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於子孫。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但今之刺史。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故中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代及之典。司空無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參締構。卽

令子孫世世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餘官食邑。並如故。其後無忌將之國。情皆係戀。不願是行。辭不獲免。謬出怨言。以激上怒。曰。臣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乃令世牧外州。復興遷徙。何異。因上表固讓。太宗謂之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之通義也。意欲公之枝葉。翼朕子孫。長爲藩翰。傳之永久。情在此耳。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耶。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竟從志寧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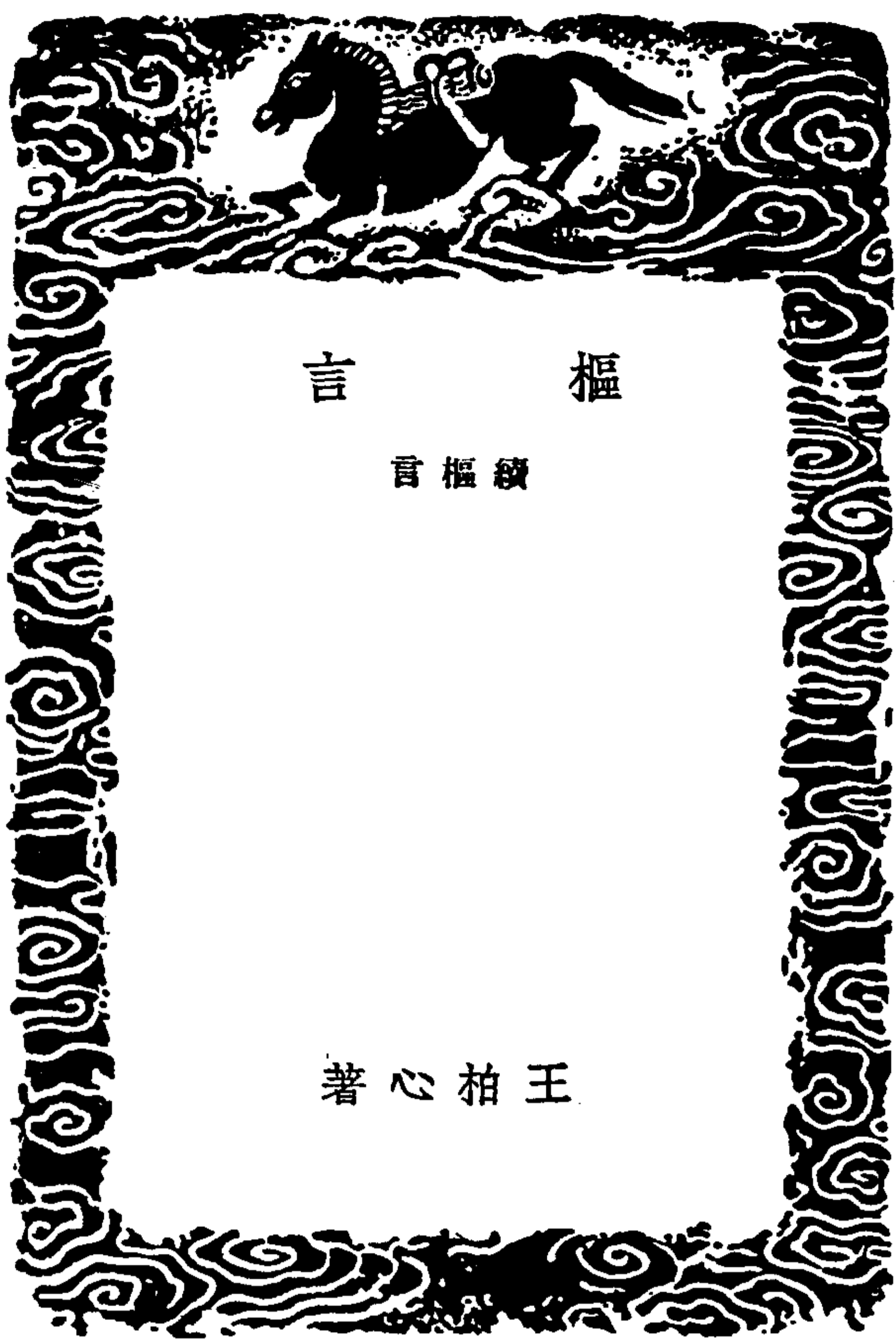
按文中子後序言。太宗嘗讀周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然則詔羣臣議封建。必是時事也。後之儒者。往往追恨當時諸臣。不能將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復見三代之治。以爲遺憾。愚嘗竊論之。以爲必能備究古今之事情。然後斷其議論之是非。法制之得失。蓋封建一事。漢以來未嘗廢也。然行之輒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衆建儲也。有德有功者則畀之。初未嘗專以私其宗親。雖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極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微尹東夏。蔡仲君蔡邦。雖仇讎不廢也。若其不賢。則管蔡爲戮。五叔無官。雖同氣不怨也。至漢則且私且忌。故始則劉滅異代之建國。而盡以畀其功臣。繼則劉滅異姓王。而盡以畀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漢若長之徒。初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其近親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亂。墟其國而殞其身矣。蓋有先王之公心。則其弊不至於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圭瓚。然後禮。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未嘗一日墮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畀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爲之分限。山澤蓄積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嶽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故爲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卽自負其富強。摘山煮海。招納亡命。擅得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訶。謀臣不敢議。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吹毛求疵。積毀消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有同於誦徒矣。蓋有先王之良法。則其弊不至於此。由漢而來。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子姓。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與漢無以大相遠。蓋其初也。惟務私其宗親。未嘗有擇德而授之意。故有國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而復不能同結以恩義。繩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則流於縱恣。西晉是也。刻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緣是以亡。是豈封建誤之哉。先王之意。法不存。而強慕美名。則適足以爲禍亂之階耳。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審時量己。固自不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之詔。不久而遂停。而當時諸臣。雖以魏鄭公之賢。亦以爲事雖至善。時卽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蓋其度之審矣。如顏師古之議。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則漢初已嘗如此。至景帝。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地。悉爲郡縣矣。蓋古之所謂諸侯。卽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爲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



令也。食租衣稅而但墾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今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內史之官。即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況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遙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業。丹陽等郡。封其臣爲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既爲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於縣官。而出納之資。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其食之嘆。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其戶邑之入。必合盡捐以予之。地既瓜分。租賦隨之。京師府藏頓鮮。無以供軍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於受封之郡邑。既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於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譴。爲封戶者甚於征行。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即勳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玉食之奉。於京師爲宜。今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預。憂讒畏譏。此絳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願強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則不利於君。中則不利於臣。下則不利於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也。

愚按歷來論封建者。其大旨皆不出此數端。此皆立意阻其事。非欲講求成其事而未得者也。當時唐太宗因讀周禮而慨發此嘆。吾料當時即無諸臣之阻。其事亦必不能成。成之亦必爲禍階。何也。蓋託基於周禮。非三代之法。故也。而諸人之論。如李百藥之歸之命。殊不知此等事。君子不謂命也。而百藥持此論。是易所謂譖善之辭。孔子所謂佞口亂義者也。顏師古郡國並建之說。雖講究尙未詳盡。而大略得之。魏徵五不可。亦以緩爲阻耳。非真度量之審也。惟馬端臨公心良法之說。近似然。亦是欲抑先揚之辭耳。其究亦與徵等同意。蓋無公心。不可以行良法。是矣。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徒法不能以自行者也。然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自當引之存公心。不當導之廢良法。是故孟子於樂臺池鳥獸之梁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欲毀明堂之齊王。皆將順之以引歸王政。即百引百不見用。而猶望庶幾其改之。安有英明如太宗。志在復王政之大善。志已必行。明詔已降。而舉朝必欲羣起阻之者。此比之長惡逢惡者。不又罪之罪乎。借曰不然。彼無忌世故。外州無異遷徙一語。滿朝之真情見矣。何嘗毫髮從國是起見哉。百世而下。令英主爲庸臣受過。惜哉。





序

昔人云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為有治人。即有治法。法者依人以立者也。人之所不至。而法生焉。法制於人之所顯。而人道乎法之所不及。于是乎法窮。樞言者所以濟乎法之所不及。而使人以自為者也。監利王君柏心。字子壽。博學篤行。名聞諸方。而吾以為是天資近道人也。嘗客遊西塞。以所見聞。綜輯為是編。予來楚中。讀而愛之。君之為書。通達似荀悅。激發似王符。純粹似徐幹。不為危言極論。迂詞誕語。而使人悠然自得於簡編之外。讀之掩卷而慨然有餘思也。君志行醇潔。有慕東漢諸君子。有所著書。亦輒近之。有宋會鞏氏謂中論之書不悖乎理。又能充其所得乎內者。既察其意而贊之。而又知其行之可賢。況予之親見君而得之。又其文詞明白昭著如此。雖未知他日所以見諸行事者何若。而執志純固。較然不欺。豈非所謂天資近道者與。易繫辭之言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昔之人有因言而信其行者矣。況予之親見君之行如此者哉。或曰。子引會鞏氏之美中論。以美其書。當矣。願會鞏氏又有言曰。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蓋亦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之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而子乃欲廢法而任意。得毋過歟。子曰。所貴乎法者。貴其能適變也。有不適則雖聖人之法。亦有可議者矣。孔子所謂與時損益者也。王子之意。非謂廢法而任人。乃欲任人而用法也。而子乃以刺繆譏之。子則過矣。且王子方為世之賢智者言之。而子願以庸陋乖刺為慮。豈其然與。客既退。遂書以為序。道光十九年春朔日。婁姚椿序於

樞言序

一

續樞言敘

一

鄂城之古楚樓

樞言序

二

續樞言敘

龔在隴右。為樞言十六篇。甲辰春。至都。益陽湯海秋農部見而稱之。曰。是當在昌言。潛夫閒。查多為之。亡何海秋歿。感其言。時休沐少事。歲行盡矣。意有所觸。次第成之。得九篇而止。名之曰續樞言。道光甲辰季冬旬有八日子壽自識。



樞言目錄

審宜 責實 覈才 擇吏 禁末 王言 學譽 量交 續樞言 君臣 明是 官才下 七益 糾悞

樞言目錄

旌意 脩約 廣議 寓政 導俗 正諛 疑信 辨言 信臣 官才上 謀備 防侈

樞言

清 監利王柏心著

審宜  
順而布之謂之政。貞而守之謂之法。揆而協之謂之宜。政雖善弗宜則滯。法雖良弗宜則格。投九于峻阪。六翻遜其疾者。形便也。決水于上游。駟馬謝其速者。勢利也。穀之轉者。善馳驟。樞之運者。善開闢。治之宜者。善張弛。度其宜。慎厥謀。罔弗脩。操其宜。率厥功。罔弗從。知以辨之。仁以達之。義以斷之。信以固之。審宜而治道得矣。宜有四因。因天。因地。因時。因民。溫肅宵春。秋舒慘宵陰。陽風雷雨。露統鉞之用也。七政五緯。憲令之符也。胸臆飛李。膏過者也。淫潦亢旱。傲愆者也。耕斂有候。開塞有期。先者躁也。後者慢也。是曰因天。九州之土不同性。五土之性不同植。下者謹蓄洩。高者廣井渠。麓豐林木。澤任蒲魚。毋封其利。毋開其爭。毋逆其理。毋竭其源。是曰因地。承弊則救焉。蒙業則安焉。漢高之除秦法。世祖之併郡國。減吏員。宋藝祖之削藩鎮。承弊則救也。曹參之清淨。霍光之與民休息。宋璟之善守法。蒙業則安也。井田封建。肉刑。漢以下不能復者也。府兵。租庸調之法。唐以下不能復者也。虛美不必崇。浮文不可尚。齊統阿。編以敵寒。不若羊裘。垂棘連城。以通商。不若泉布。酌其變。濟其窮。是曰因時。風氣有強弱。習尚有文質。勿炫之以智所

樞言

一



未周勿強之以情所弗安。黷翔乎雲霓。飲啄乎江海者。鳥之常也。設組帳以處之。陳鐘鼓以饗之。則隨而悲矣。馴服乎銜勒。壓餒乎芻豆者。馬之常也。飾綈絺以衣之。列醴醢以薦之。則駭而蹙矣。民可順不可拂。可安不可擾。微而導之。使自蹈之。徐而諭之。使自赴之。是曰因民。夫為治者無憂政令之不行也。憂其弗宜而已。如注尊然。不溢不竭。如操尺然。不贏不縮。下之從上。猶景響也。得其宜。何患弗從。若夫矜私智。泥古典。矯焉過正。膠焉罕通。譬御行而求前。吾不知其可矣。

任左右。尚姑息。爵及私昵。罰弛姦慝。是謂婦寺之政。納佞諛。務虛美。上違道以欺下。下矯誣以罔上。是謂弊政。刑賞虧替。禁防廢敗。情不足相繫。制不足相維。是謂痿痺之政。科指備具。綱目繁猥。可否必稽于法。輕重必依于令。婦寺。弊政。痿痺之政。舉非所忠。中主以下。率而行之。可以無大縱軼。若夫英主。則在能。能者。嚴斷之意而已矣。法之必行者。非嚴也。意之能行。則嚴也。令之必行者。非斷也。意之能行。則斷也。且所謂嚴斷者。豈待峻刑。嚴之典。設斬剗之科哉。亦取夫相蒙相習者。以吾意破除之。已爾。意不可消。清則亂。意不可濟。瀆則玩。英主當有所維舍。以蓄其果決之氣。有所簡略。以養其清明之體。一旦機括所在。則出吾意以震動之。無少濡回牽制。出乎法令之外。入乎民情之中。為揣摩避避者所不能及。然後真才奮焉。說隨焉。四方說焉。如日月之行乎中天。而無不瞻仰也。如雷雨之作解而百果草木無不甲坼也。夫君者。制法者也。非奉法者也。出令者也。非守令者也。應龍之蜚騰變化者。領必有尺木。猛虎之制伏百獸者。膏必有威骨。漢孝宣之世。吏多虛增戶口。所上風俗。悉虛詞飾說。孝明之世。朝廷皆爭為嚴切。以避誅責。以二帝之明。弊尚若此。豈非狃于法令。而意不伸歟。或曰。唐德宗。宋神宗。明世宗。能伸其意矣。而嚴斷之弊。禍甚庸主。何哉。曰。三君者。仁不足。剛有餘焉。明不足。復有餘焉。不善用其意。則又剛復之過。而非嚴斷之過也。

責實。為其事。未有無其實者也。計其功。未有不自實始者也。實立則名從矣。是置表以取影也。名存則實亡矣。是按圖以索駿也。舍名就實者。萬舉而萬有功。得名遺實者。萬舉而萬有弊。天下所以赴功遠罪者。非恃吾能賞之罰之也。又非恃吾能信賞必罰也。恃吾賞當功。罰當罪。偽者不敢蒙。而似者不敢亂也。由君身而大臣。而庶僚百職。事由國而邑。而鄉。合之若一人。運之若一身。豈操術異哉。嚴杜其浮罔。切中其要會焉爾。是故令簡而易明。法成而可守。明如日月。疾如風雨。貞如金石。此責實之效也。治之敝也。上以名責下。下以名報上。上曰。必求諸法令。下亦曰。必求諸法令。法令至繁多也。君若臣。非能周覽而盡識之也。則必舉而任之。府史之徒。夫英君。督相。肝衡。默運于廟堂。百官有司。奔走勤勞。宣布于職守。卒之制取舍。進退者。皆出于府史之徒。聽其顛倒而失序。則甚矣。狃于名之過也。狃于名。必好察。必好詳。察者。數也。詳者。末也。有天下者。任智不任數。操本不操末。無所不察。則無所不遺。上所句檢者。唯名是從。下所覆告者。唯名是應。非不踴精也。而稽滯者如故。非不綜理也。而增飾者相仍。名與名相求。名

與名相蒙。然則法何由不益。令何由不圯乎。有匠于此。虛語般。質未嘗親斧斤也。而信之。則主人不免風雨之嗟。有醫于此。巧陳虛扁。質未嘗運鍼石也。而信之。則病者將有浸淫之困。一身之微。凡求安與生者。猶必務其質。奈何舉國家之政。而相徇于名。屬有叢勝之咎。將誰任之。且夫天下之心。意。攝以神明者。恆肅攝以耳目者。易玩。天下之事。功。厲以志氣者。必集。厲以文法者。多懸。與其法多而偽者蒙之。不如減法而去偽。與其令繁而似者亂之。不如獨令而絕似。偽之生。唯實可以已之。似之消。唯實可以正之。夫獵捕禽獸者。置罟也。操縱掩合者。人也。名。置罟之類也。實。操縱掩合之用也。委置罟于野。而曰。吾網目畢具。將坐待其獲。委法令于府史。而曰。吾網目畢具。將坐致其效焉。雖大愚者。猶信其不可已。

脩約。天下有要術焉。脩約之謂也。以約則明。以約則定。以約則逸。不知夫為政者。將求其明歟。抑求其蔽歟。求其定歟。抑求其擾歟。求其逸歟。抑求其勞歟。行滄海者。督斗杓而已矣。齊方員者。執規矩而已矣。古者事簡治亦簡。後世不能不趨于繁者。勢也。事繁而吾之繁者。又倍焉。至乃疲耳目。殫神明。卒無以勝之。甚非取繁之要也。夫政莫大于賞罰。善制賞罰者。取其鉅者。著之令典。餘則默司。吾意。使巧者無所探測。堅守其常。使後者無可推移。是故有不形之諭告。而諭告不能逮其神。有不勒之金石。而金石不能並其貞。無他。約故也。不善制賞罰者。無所不備。無所不詳。千科萬品。日以增加。姦未起而以智兆之。弊未開而以端啓之。凡吾所為。疲耳目。殫神明者。將禁姦。姦弊也。今乃適以兆姦。啓弊。則何為勞勞焉。增加無已哉。況夫未來之姦。有不能勝窮。未來之弊。有不能勝料者乎。是故關防之令繁。而士益偽。比附之條繁。而獄日滋。何者。立法之始。本欲其簡于法之中。不知反遁于法之外。本欲其持于法之後。不知已散于法之先。本欲召奇傑。而僥倖者。輻輳焉。本欲杜豪猾。而講張者。萌芽焉。且夫關防之多。至不足召奇傑。比附之多。至不足杜豪猾。亦無為貴多法矣。鏡之含明。非逐物而預構其形也。鐘之儲聲。非厲響而起迎其叩也。老氏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又曰。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其知約也。夫。其知約也。夫。

古之嚴才也。儉于數而寬于塗。後世之嚴才也。狹于塗而豐于數。古之嚴才也。易于取而慎于用。後世之嚴才也。慎于取而輕于用。古之嚴才也。略于言而詳于事。後世之嚴才也。密于言而疏于事。此真偽之所由各判。而功效之所由相遠也。歟。成周選造之法。尚已。漢制郡國口二十萬人者。令歲舉孝廉二人。百萬者舉五人。合天下計之。歲不過百餘人。數至儉也。然此外。又有賢良文學。直言極諫。茂材異等之舉。已又設四科。最後嚴穴幽隱者。天子至以元纁玉帛。親聘其廬。則塗又未嘗不廣也。賢良文學等。應制策。皆訪時務。不合者能遣。優者補博士。議郎。居官風議。必時政得失。不復以虛言相試。及出典牧守。入居九卿。必行能尤異。故其時人無浮競之心。而咸自奮于事功。唐以後。則舉天下之才。悉約之于進士之途。優第者。子館職。試必以聲律對偶之言。循資計俸。高者擢諫垣。躋卿列。次亦不失為牧守。故輕躁者懷進。闕冗者取容。而才猷智略之士。無由自見。夫古之制爵。非加貴也。古之授爵。非加厚也。倭倭卓犖之流。古非盡降



于若吳求諸城外也。然而人才舉萃于朝，智能畢展于下者，激勵得其權，而綜覈得其實故也。蓋儉于數則浮濫絕矣，寬于塗則俊又出矣。慎于用則巧偽革矣，詳于事則功能見矣。後世不然，恆使英奇者裹足而僥倖者獲臂，則其弊亦略可睹矣。刻木為鵠，羽翮雖具，終不視翰飛之疾也。範金為驥，骨格雖具，終不睹步驟之奇也。人主誠欲覈當世之真才，唯使之獻替可否，講求經國遠猷，隨其才用，試之以事，較能否為選黜，如此則才無不奮，政無不舉，功無不立，其與按虛名而索實效，必相去萬萬也。

廣議

天下之懷忠愛，矢亢直，感激而不顧其他者，山林牧朴之士是也。漢唐之世，置臺諫矣，又置博士議郎，又設直言極諫科，凡以招徠山林牧朴之士，或值主德有闕，或遇時政有傷，博士議郎及應詔之士，皆得上封事，伏闕犯顏，其言之激切，往往天子變色，宰相避席，豈其時士獨敢言哉？拔之尤異，以作其氣，容之至廣，以開其塗，起新進則無繁懸顧忌之私，由特達則無門戶黨援之習，此士所以樂陳鯁亮而前世恆收其效也。且夫朝廷置官，唯宰相與諫臣，不可用資格，宰相代天理物，非道足經邦，莫能居之，在乎人主之慎擇而已，以資格用之，則鼎鉉輕矣，諫臣職在繩愆糾繆，與其通敏，不如其聰直也，與其華辨，不如其審諤也。由資格則靈氣銷磨，必多瞻循，必立朋黨，彈劾有所避，攻訐有所私，建白者，唯科指之纖悉而已，宮廷議論，則未嘗聞也，糾劾者，唯吏事之短長而已，利弊大端，則未能及也，苟幸無過，徐待遷秩，爾人情誰樂舍坐致之效，而蹈不測之害哉？誠如博士議郎得應詔上封事，則宜無此弊也，何者，立朝尚淺，爵秩尚卑，有感激之心，無回枉之氣，與由資格居諫垣者，固不可同日語矣。論者曰：山林之士，狃于古，戾于今，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有利，惡用是喋喋者為，應之曰：世未嘗無賢諫，陸贄也，才如二子，尚謂其狃于古而戾于今乎？人主誠有意乎山林牧朴之士，以其言攷之，不可采者罷遣，其有議論建政體，忠款結丹素者，處以博士議郎之職，使益練習時事，若當職唯諾，則不得遷，督其謀善英亮，志存獻替者，擢之使居臺諫，激勵而用之，則固執政之才也。夫太阿之陸制犀象，水截鴻鶴者，鋒銛也，鷹隼之排疾風而上征，繳層雲而下擊者，翮勁也，匣而懸之，繼而繫之，則無割斷搏擊之用矣。今夫封駁之制，久廢于門下中書，當英君賢相時，必無過舉，設萬有一焉，言官抗章而爭之，固已後矣，何如博士議郎先事風議之為尤善也。

擇吏

自古世雖極治，茲民之輕險者，不能絕也。小則鬪暴劫奪，觸法抵禁，大則竊盜鬻鹽，吏人莫敢誰何，又其甚者，倡邪術，誘愚民，譬虺蛇蜂蟻，無時而忘毒螫，其所潛伏，大抵山谷峻僻，及緣邊州邑，所恃乎過茲于未萌，銷患于未形者，在良吏而已。凡此州邑，其擇吏視他邑宜尤重，其良吏之被薦擢，視他邑宜最先，而世之從政者，往往反此，謂地僻則政簡，壤狹則功寡，不足容才吏，唯初從政或左遷及疲老者，始往視事，報最不得預，祿入不能以自給，官其地者，與謫斥同，強者則以為大吏，且乘我，惰廉潔，勤吏事，終無由上聞也。行吾培克而已，弱者即不敢肆為腹削，然民之疾苦不聞，山川阨塞，險易之塗不知，戚戚焉以不得去此為憂，何暇治詭隨，擊強禦，懷遠大之謀哉？夫民也以僻遠之故，累數百年不見賢長吏，縣是黠桀

不逞者，無所顧忌，從而侵暴之，又從而迷罔之，乃始囂然弗靜也。屬有水旱之苗，乘閒竊發，旁郡邑不得高枕，而執政者慮不至此，何其智乃居曲突徙薪下也。始也，慎簡司牧，不過一指搗之勞，繼也，徵師糜餉，或窮歲月未能定，無乃好難而惡易也乎？且僻遠之于近邑，猶四肢之于心腹也，今有人于手足，則任其拘攣蹙蹙，而惟心腹之是治，豈得謂善養生者哉？誠令畿疆邊邑之吏，皆擇其簡重有方略者，寬而不弛，嚴而不殘，明而不苛，安善良，糾豪強，聯什伍，禁游惰，廣德惠，以招徠之，察荒歉，以綏輯之，操縱設施，視便宜所在，試之三年，有異績則居課最之先，或就加推擢，或移治繁劇，一切比近邑，令長為優，如此，則所選得人，爭自奮勵，不期而邊僻州邑大治，邊僻州邑治，而近邑莫不治，斯誠遏姦之上策，銷患之良圖也。夫與遂治渤海，李固泄秦山，當梓鼓倉皇，猶能宣布威信，折衝千里，皆良吏已然之效也，而況使過之于未萌，銷之于未形者哉？

寓政

行什伍而不開告坐之門，不如無行也，開告坐而不設賞罰之科，不如無開也。周官大司徒之教，有保受賙救，凡以敦任恤厚風俗而已，其時民皆同井而居，三時務農，隙則講武，無暇為姦，姦亦無所容，奚取乎告坐賞罰，管敬仲治齊，立軌里連鄉，以寄軍令，而齊大強，商鞅治秦，嚴什伍，力耕守法，而秦帝天下，唯能開告坐，設賞罰也。後世保甲起此，然效未見而弊日滋，何哉？充之不擇人，遇之不以禮，徭役徵索，悉在其身，胥吏又從而凌轢之，猾者乃與胥吏比，以困齊民，每遇賑貸，則張虛籍，抑貧窮，無敢與校者，至于姦宄之出入，盜賊之剽掠，未嘗發舉，罰固不及也，發舉焉，賞亦不及也，若然，則法之所重，意之所輕也，名之所從，實之所遠也，而世之求遏姦止暴者，猶一則曰保甲，再則曰保甲，吾不知其效安在也。今誠使慎擇其人，一切罷其徭役，稍加以禮貌，吏胥無得侵暴之，其什伍相附，聽民自為聯屬，減去文籍，唯專其責于保長，里有通姦徒，宿匪黨者，以告于令長，所告實予之賞，或不及發舉，而先時掩捕，所捕實予重賞，告與掩捕不實，有重罰，隱匿阿縱，有重罰，令責之保長，保長責之什伍，什伍責之伍，如此而姦不過暴，不止者，未之有也，或曰鹽徒，公行邪術，煽誘，豈保長所能制乎？曰：有寓政之法，在寓之如何，視州邑有山谷險隘，則仿三老游徼之職，因其地稍增置之，稍募丁壯，村立農官，市立市正，又開醜徒，以自相告捕，皆策之宜行者也。三老書其孝弟，訓其不率，游徼主訪，捕謹障塞，民有強力，願習技擊者，游徼以時教閱，有追胥則預，農官訓課耕桑，早潦以時聞，市正譏轉鬻奇淫與不軌之物，有則以告，其鹽徒教匪，募有能自相告捕者，賞其辜，擒捕首劇者，予之賞，使彼腹心自攻，則支黨披散，此趙廣漢張敞虞詡之策也。凡此諸法，尤在令長督察振勵之，則民安而俗善矣。夫政之必行者，雖酷如徒木乘灰，人無異議，政之不行者，雖惠如賜餽貸種，恩不下究，肅與玩殊也。故曰虛舟不能以自運，虛車不能以自馳，制備法良而歸于有弊無效，則行之之過也，保甲其一端矣。

禁末

末亦多途矣，商為之首，先王為其妨農也，恆抑之，秦發民戍邊，先皇議，次市籍，漢高即位，復取賈人子折



辱之。願趨商者益多。以天子之威。不能伸令于庶民。誠事勢之不可解者。故遺錯之言曰。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然其時商猶有功於農。未甚困農也。農之所挾。粟米布縷。所需百物之用。所挾不能流轉。所需不能雜致。商從而繼之。于農甚便。獨奈何折辱之。今之商非昔之商矣。不唯妨農。且困農。不唯困農。上自貴族。下逮輿臺。商皆鈎取其贏餘而困之。何者。敦樸之源絕。而奇袤之風熾也。百室之聚。必有數十家之市。千室之聚。必有數百家之市。萬室之聚。必有數千家之市。核其器用。裨衣食者。財什二三。餘皆炫耳目。蕩心志者也。且夫商之所以奔走人者。在役末技。在通番貨。二者殃之門。蠶之府也。古者造作之區。官攷其效。工執其藝。必中程。必利用。非是者有禁。故詐偽毋敢作。今也工之習。蠶業者。因與農民等。而未技之徒。窮極工巧。日日增加。財之源有盡。巧之寶無涯。以有盡徇無涯。安得不竭。其番貨之奇淫。又千百倍于末技。挾無形之枕。毒燦九州之膏血。開尾閭之大壑。蕩四民之筐篋。此二者商皆能而有之。夫利散于末技。猶曰吾民也。使利散于番舶。是豈不可為痛心者乎。然則返之之術。唯在躬行節儉。倡之于上。始自貴近。及乎編氓。然後優為之。屬為之禁而已矣。農宜節者也。今令農有能。力耕倍收。不出鄉里者。復賜爵之例。寬其徭役。則趨農者必益。番商之通有無。佐衣食者如故。其有敢役遊技。通番貨。與為遊技者。厲禁之。禁之不率。則著之下籍。別其衣冠。徭役不得代。子弟不得預試入仕宦。令吏以時閱市之百物。有奇袤不中法度者。售與購。皆有罪。州縣舉其要。以此定課績殿最。行之十年。或者末流稍衰乎。不然。吾懼夫公私之財力。畢歸漏卮。後欲救之而無及也。

導俗  
俗之薄。由讓道之不達。儉德之不昭也。古者君讓善于天。臣讓善于君。子讓善于親。士之應選舉也。有讓受爵位也。有讓下及。觴酒豆肉。道路州巷之間。不期而讓道達焉。古者天子卑宮非食。諸侯制節謹度。羣臣大法小廉。以逮庶民。食時用禮。不期而儉德昭焉。何俗之厚也。導源于上。而民皆敦勸于下也。今自一介之士。其視祿位皆惻然有欲得之心。居之不辭。營之無已。百金之子。靡衣餼食。與貨累鉅萬者等。朝廷教化。非不行也。法度非不具也。而俗以浸薄。則士大夫所以倡率之者過也。讓不達。斯爭競起矣。忠信衰矣。儉不昭。斯品制墮矣。財用匱矣。此蠶化傷教之大。虧法敗度之深。而有位君子不急圖所以矯之。靡靡之俗。日甚一日。不知其何所終極也。夫所謂讓。非虛崇美節也。必有好善之實。有知人審己之明。所謂儉。非苟為纖蓄也。必內檢其縱佚。外酌其品式。唯士大夫始能深求而力行之。彼愚民何知。視其表而隨其流。斯翕然從之已耳。且是二者。豈凌之隄防。驕僧之衝勒也。決川瀆于平原。無隄防以禦之。則橫流彌野矣。聘駟馬于交衢。無衝勒以制之。則奔軼傾轅矣。俗之澆漓。固無形也。然較有形之患為尤切。士大夫任風化之責。既恬不為慮。又不躬行儉讓以先之。欲俗之復歸于厚。安可得也。

王言  
王言者。救治之韜鑿。達化之樞機。擇其人以代言。不可不慎也。書曰。出納惟允。詩曰。王之喉舌。唯得人也。虞夏商周之間。君臣兢業。聖賢相遇。其咨命陳謨。矢言誕告。莫不閱以遠典。以則。絲嘗時代之言者。皆聖

賢之徒也。繼是以降。其莫善于漢之詔令乎。有恤民之仁。有謙約之德。直而不儻。文而不靡。其策命則肅以正。其延訪則溫以麗。其戒厲則嚴以斷。其褒勉則和以裕。賈山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痲疾。扶杖往聽之。願與毋死。思見德化之成。第五倫為督掾。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蓋言之效如此。及東漢之季。尚書陳忠上疏曰。諸郎之文。俗吏罕有。雅才每為詔書。轉相求請。詞多鄙固。漢之文詞。自是少衰矣。唐宋皆中書職制。詰擇文學。尤異者使視草。時主好文。則益趨于浮侈。矯之者。悉返以質。或徒類乎律令。文者過矣。質者亦未得也。然唐臣如楊綰。陸贄。李德裕。輩。率能揀過失。中機宜。雖陪危之際。而勅書所下。駭將悍卒。無不惕息。感激。況施于政事。脩明之時者哉。由此觀之。言固未嘗無效也。天之所以章者。象也。雷之所以詔者。聲也。日之所以麗者。光也。王之所以播者。言也。象不著。無以儀羣動。聲不奮。無以震遠邇。光不耀。無以燭幽隱。言不脩。無以昭法守。夫經國之本。非繁乎言。然王者有言。將以決百代之嫌疑。定萬方之軌則。布之史策。垂之子孫。當朝政方隆。動作可書于後。而代言者。務擇其人。綸綍之美。豈惟遠追乎漢唐之盛而已。

正諛

諛之與也。非一日矣。其始以賤導貴。以愚導賢。而諛猶可正也。其後以貴應賤。以賢應愚。而諛不可正矣。凡人之納諛也。有漸。才高而自矜者。則諛中之內柔。而自恕者。則諛入之。好同而惡異者。則諛迎之。人之習于諛也。亦有漸。輕其不足。讓也。而以諛欺之。憚其不可忤也。而以諛謝之。悅其不我遠也。而以諛答之。此皆未至趨勢蹈利之甚。明智君子。咸能知其失。然漸之不謹。則流于諛。而弗自覺。甚哉其可懼也。凡諛者。溢量之施。將有所中其欲也。所欲既中。必有所反。反而愈驕。必加溢焉。是謗之梯也。謗之騰也。驕之藪也。明智君子。奈何甘納之。而甘習之。且夫已嫉諛。而樂受人之諛。譬不為都市之盜。而攫錙銖于膝篋。終為有竊疾人也。已從諛。而欲禁人之受諛。譬以桀之徒。誦跖之行也。昔張子壽之。鯁亮。然憚嚴挺之。而悅蕭誠。司馬君實與韓稚圭。廷爭。侃侃不阿。及柄國。變差役。則格范純仁。蘇轍之議。而用蔡京。彼皆賢者。猶有所蔽。況不逮二公者邪。或曰。罪以行權。不猶愈于許以沽名乎。卑以自牧。不猶愈于亢以忤衆乎。曰。罪者順乎道也。諛則違乎道。卑者正其身也。諛則枉其身。士行。諛而砥礪之意衰。臣行。諛而譽謗之風替。衆諛既盛。孤直自沮。若黑之變。絲蓬之變。靡不與之俱化。不止。故夫喪人之善。長人之失。蔽是非而掩功罪。莫甚乎諛。明智有位之君子。欲正人心。矯時弊。必自去諛始矣。

學舉

有積學以致譽者矣。未有積譽以為學者也。天積氣而勢崇焉。山積德而壤附焉。川積利而流歸焉。士積學而譽至焉。古之君子。無求譽之心也。皇皇憂其學之不足而已。始之孝弟。以基其行。本之詩書。以研其慮。循之禮樂。以滌其邪。率之仁義。以長其善。體之忠信。貞廉。以端其軌。稽之理亂。興廢。以擴其識。其未得之也。蹙然不敢自安。其既得之也。抑然不敢自是。潛而不耀。充而不溢。夫然。故道立于此。行動于彼。播乎家庭。達乎州黨。聞乎朝廷。名譽之來也。匪伊朝夕。已後之君子。非學是積。唯譽是求。非唯求之。又捷得之。







臣也。甄功過。慎舉劾。虛公以濟之。廉潔以倡之。表率之臣也。憂國如家。能斷大事。患未至則思防之。姦未進則思遏之。日夜詢求天下之賢才。察其文武幹略。緩急需人。則以告于其主而任之。是社稷之臣也。凡君積疑必於明。矜生懷復生。而情之通者寡矣。臣營私必怙寵。怙生驕。驕生忌。而才之進者寡矣。故賢君如天。賢臣如衆星。天積剛以運其健。積陽以盛其光。廓然大公。執其率而御萬物。賢君法之。故政無不理。衆星順南北以經緯。乘寒暑以伏見。粲然成行。準繩度而佐二曜。賢臣法之。故紀無不肅。

記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賢君子其臣。禮貌以隆之。誠意以孚之。爵賞刑罰以馭之。明示好惡。唯其信而已矣。不信則情弗通也。情弗通則事弗濟也。凡君之不信其臣者。必曰植黨營私。于是有挾術任數。以示不測者矣。有違衆用舍。以矜獨斷者矣。不知實導之植黨營私也。奚以明其然邪。術數者。韓非遺錯。以此教始皇漢。始皇能劫制其臣下。而不能制趙高之爲亂。漢景用錯言。變啓七國。幸錯誅而止。任術數則必尙察。尙察則必寄耳目。所寄耳目不必皆正人也。則必有小人起而迎合之。以發陰私。舉苛細爲忠謹。于是小人又引其黨。陽示孤立。無所附麗。實陰相比黨。而潛傾善類。人君顧喜之。以爲能破除朋黨。其有三忠直志同道合。偶涉論薦。則必以朋黨疑之。忠直者雖欲以其信自結于主。而主愈不信。此任術數之過也。人主欲用舍之權。操之于己。宜也。然議論必采之至公。以衆論爲朋黨。而違衆獨斷。任謀議者不必違治體。任兵戎者不必明孫吳。則燕失之于騎劫。楚失之于子蘭。唐玄宗失之于李林甫。德宗失之于盧杞。文宗失之于鄭注。李訓。此違衆之過也。夫君子自不爲黨。而不能不自爲類。何者。律身之廉相類也。體國之忠相類也。任事之果毅相類也。相類必相悅。相悅必相引。又皆顯然爲之。昌言于廷。無所避飾。小人異是。雖隱相比周。而外示孤立。善匿其形迹。人主不察。反以君子爲植黨營私。以小人爲危身奉上。一不信其臣。而舉錯失當。至于如此。其視公聽竝觀。按功罪。定賞罰。動合人情者。得失相去。豈不懸絕矣哉。且人主挾不信其臣之見。凡廷臣有以公正相取者。即疑爲朋黨。則中材以下。皆將習于唯諾。依違。以文具相蒙。幸免咎責。朋黨誠破除矣。吾恐廉恥氣節之亦相從而俱盡也。

明是篇

人君者。聽羣臣之言。因其當否而定從違。行黜陟以明國是者也。欲明國是。莫先于取諫臣所言別白焉。明著議論之是非。而昭示廟堂之裁決。諫臣以言爲職。又當盛隆之時。人主寬仁大度。使得奮口舌。展胸臆。直陳無隱。未嘗有建言獲罪之事。不忠其不言也。患其浮舉不急。無當治要。或窺測風旨。上下而傳會。之人主又一切優容。無所責從。違不繇此定。黜陟不繇此行。于是鯁亮者無所伸其批鱗補牘之氣。而脂韋庸下者反得喋喋充位。自名報稱。斯則國是之所以不明也。人主置諫臣以自輔。豈樂其喋喋充位。自名報稱哉。毋亦有所鑒而矯之歟。竊意矯之之故。不過曰。前世臺諫。多受大臣指縱。門戶攻訐。益廷如水火。淆亂黑白。焚瀆視聽。相與倍公死黨。置國是于不論。故爲是以矯之。夫諫臣果出于倍公死黨。則取其尤者逐斥之。餘自不敢比周以罔上。若其無此。則不當取前代已往之弊。防其將然。故設是矯之以消磨。

官才篇上

或曰。取士之數。今則浮于古矣。而才不適用。意者官才之法宜變也。蓋復帖經若策論乎。曰。無益也。徒長其偽。查復九品中正。與上書自薦。曰。無益也。適啓其偷。然則法無善于今之科目乎。曰。未易言也。近世用才。惟進士一科。禮闈既有常額。遇慶典復增置。以十年約之。當取士二三百人。何才之多且易也。奇偉非常之士。或不入其中。而淺夫小智及束髮之童。反獲臂得之。國家設科以待奇偉非常之士。非以待淺夫小智束髮之童也。而所取若此。則法之不足恃也。明矣。且夫以天下之大。需才之急。所取又如是之多。且易。則宜有賢僑者出乎其間。然而才恆不適用。是非盡士之過。亦法之過也。凡才視乎其自養。與上之所養之。得之既易。取之又多人。人有速化之心。則氣不靖。氣不靖則蓄不深。蓄不深則以其塗澤附會之術。施之政事。庸有濟乎。又況所業非所用乎。今縱不能盡變取士之法。則請減禮闈之額。三存其一。遇慶典無增置。留此一途。以處中才。若夫奇偉非常之士。則惟天子親行制科。始能得之。勿專取詞藝。惟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異等。乃得舉。或參用司馬光十科之議。開五六歲或八九歲一行之。責行省大吏。應詔舉才。天子憑軒策之。所取無常額。取者皆俾其自占。授以職事。效則遷職。舉者有賞。不效則罷斥。罰及舉者。又令學士仿唐制。得薦舉山林有道之士。時時爲天子納說。視所薦真僞定賞罰。此則養之厚而進之廣。不變法而輔法以收才。庶幾少有補乎。或曰。減常額則誠然矣。若所言制科薦諸法。亦有冒進者。是安保無弊。曰。等弊也。坐視其弊而不變。與逆料其弊而格不行。均之無當于官才。王者之于人才。始之甄陶變化。以靖其氣。其氣既靖。則磨礪激揚。振拔而鼓舞之。使奮于功名之路。以致其用。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其指事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者。未嘗無人也。事會交乘。文武幹略。中外待以救時而紓困者。又未嘗不且夕引領也。誠于此時。稍破常格。廣其途而進之。核其真而用之。精神意氣。足以感召天下之豪傑。使之呈才效異。奔走闕廷。昔燕昭弱國之主耳。築臺拜士。士爭趨之。卒以強雄。況乎總壹海內。陳爵賞以風示四方之士者哉。如必逆計其弊。謂不若再守今之所行。則此法行之。且五六百年矣。三代之制皆可變。此法獨勝于三代乎。且治天下者。欲得士而任之。將任之奇偉非常者乎。抑任之淺夫小智束髮之童乎。

官才篇下

俊傑忠誠之氣。徒使庸庸者得計。而于國計毫無裨益也。是故明主之于諫臣。所言善則從而行之。焚而陟之。不第以優詔報聞。博容受直言之美名也。所言徒窺測風旨。上下傳會。則從而黜之。不第以優容無責。且推行其言也。若是者。凡以明國之有是而已。今夫人主惡倍公死黨之臣。而矯枉太過。但取充位。則忠諫之士受轉于無形之銷磨者。蓋什凡五六矣。大臣又承是意。遇保薦官之時。陽戒而陰喻之。欲其摧鋒斃鏑。無咎無譽。則忠諫之士受轉于無形之銷磨者。什又七八矣。其審諤不撓者。惟二三俊傑耳。雖不見譴責。而無所表異。遷擢亦不及。久之而窺測風旨。上下傳會者。且循資格轉高秩矣。而望國是之有裨。不已左乎。然後知容言之無以勝于拒言也。然後知開言路之適以塞言路也。



天下之才既廣其途以進之矣。能使官當其才。展布幹用。上佐君相。知人之明者。則在吏兵二尚書。非知人與知兵者。不得居此職。二尚書得人。則文武之士。竭盡智能。何政不脩。不得人。則闕穴在位。張官布職。盡虛設也。此最國政治忽之本。不可輕也。所謂銓選者。在辨別賢否。與材器所宜。不備以年勞為高下也。董生有言。小才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誠實邪。當先以告。誠否邪。當先以告。何待計典而後署上邪。本兵亦然。察才為上。其能周知四方。及緣邊隱塞形便。曉兵家進退。決策制勝者。與和輯士卒。與屯田。規兵食者。與武力魁傑。跳遊無前者。皆疏其姓名。為別籍。不時以告于上。不必待軍政考察也。兵曹選察。必其曉暢軍機。凡出為兵備。任邊郡太守者。必取才于兵部。此皆異時禦侮干城之選也。朝廷惟幸輔弼。必人主自擇。其餘人才。未有不自吏兵二部出者。也。欲官當其才。必先知其才。欲知其才。必延見諸訪。始能得之。若使掌銓與本兵。不拘私第通賓之禁。四方遷擢至部者。許于私第或廣廷。皆得接見。聽其議論。察其才略。考其職業。又各令陳舉交遊。知誰中有才能出眾者。密疏于籍。徐試以職事。視其驗否。日夜孜孜。惟人才為念。廣謙博采。雖不能什得其五六。亦可什得其三四矣。今也不然。資格當選。則二尚書曰予之選。稍不及格。則曰不當選。合格雖庸。下亦予選。不及格雖俊傑。不得選。非揆之才也。聽之例也。非盡例也。聽之吏也。夫文武二途。國家用才之地。政事之根本。孰有大于此。而一聽之例與吏。其何才之能官。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欲官才而不知才。因以不得才。又詆天下為無才。噫。法自不能得才耳。奈何以此誣天下才哉。

或曰。私第通賓。恐開請謁苞苴之門。此法所宜禁也。吾子之言。無乃啓倖進乎。曰。不然。天子置吏兵二尚書。必擇賢者為之。其人賢。則請謁苞苴。無絲至其門也。二尚書而通請謁苞苴。是不賢也。焉有不賢而可任。尚書者乎。亟請之以進賢者。則請謁苞苴之實自絕。昔裴晉公居相位時。准蔡用兵。請于私第。得延見士大夫。以咨籌畫。未聞晉公之門有請謁苞苴者。呂文穆為相。疏人才置夾袋。朝廷用人。則取諸囊中。無不稱職。虞雍公為相。疏人才高下為三等。號材館錄。未聞兩公之門有請謁苞苴之客也。自非延見款曲。無以周知人才。宰相且不禁私第見賓。而獨禁二尚書乎。

謀備篇

虎豹穴于山林。不恃山林為衛也。而恃爪牙。蛟龍蟄于深淵。不恃深淵為衛也。而恃鱗鬣。今自千金之子。以至王公。有土之君。無不知申警設防。以謀其備。慮患故也。太上先患而備。其次因患謀備。最下見患而忘備。先患而備者。能制人者也。因患謀備者。人不能制者也。見患忘備者。為人所制者也。謀備有二。有在有形者。有在無形者。山川險要。卒乘器械。是謂有形之備。信賞罰。脩政事。選擇賢能。是謂無形之備。善備者。備有形。先備無形。無形之備。勝有形。故有戰勝于廟堂。而折衝于尊俎者矣。所患于款撫者。非款撫之患。款撫而忘備之為患也。凡主此者。始之有怯心。繼之有幸心。虞其議之不成也。則傾資以奉之。啓關津以悅之。飾大度以安之。于是敵愾同仇之氣。沮抑不振。彼未至弱我。我先自弱。我忘其備。彼反得備。備而乘隙以謀我。昔之脩好約和者。惟太王句踐能以屈為伸。以弱為強耳。其餘六國。南北宋。鮮有不敗者。夫

六國南北宋勢有不敵。不得已而出此。明者猶非之。設也。席九州全盛之勢。一遇白徒市賈。烏合烏夷。金鼓未振。鋒刃未交。無故望風自憊。輸之金幣。縱其雜處。俾得圖焉。招聚通逃。窺伺利便。無敢過而詰者。則何為哉。嗟乎。此賈生所以流涕。江統所以著論也。主此議者。不過曰。我非不敵也。恬嬉已久。人不知兵。姑且羈縻。彼固無遠志。而我得以其閒。脩軍實。繕城郭。練將士。一旦有警。則我之備豫已具。夫果退而謀備。豫議未盡失也。然軍實果脩乎。城郭果繕乎。將士果練乎。抑但為便文以自營乎。此何異與人鬪。不捫其吭。反自繫手足。猶號于衆曰。吾有備矣。有不制于人者乎。故夫見患而忘備。謀國之大患也。孫武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制于人。又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敵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七蠹篇

國可富乎。曰。奚不可。強本而蓄用。王霸皆以之。國貧可富乎。曰。奚不可。強本而蓄用。王霸皆以之。議者曰。歲入漸不逮初矣。獨賑不可行乎。河隄可不治乎。遠夷可不撫慰乎。邊戍可不資遣乎。財將安出。曰。天地生財。備人主之用。人主按天下之財。制天下之用。不思不足也。思耗不患用。水旱兵戎。何世無之。奚至今而度支獨絀邪。耗之于未用之先。及其用也。所耗又倍所用。耗之甚者。厥盡有七。七蠹盡去。強本而蓄用。舉內外府所儲。令當國者得周知。贏絀之數。預為籌畫。因事而濟變。其有軍旅河渠諸大役。必擇才而使之。寬文法。專責任。以之禦侮。當必效且速。用何至匱。七蠹不除。雖日進算縑之羨。歲增貢賦之額。猶無救于匱也。請言七蠹。府藏之蠹在姦。州邑之蠹在供億。征權之蠹在項才。農之蠹在末技。精之蠹在冗官。餉之蠹在將弁之貪。儲士之蠹在置科之稠疊。凡此七者。皆歲耗左藏之大半者也。今使減府史之額。凡筭庫出納皆遣士人司之。則府藏之蠹可去。方鎮大吏及銜命奉使者。皆潔清不擾。無營不急。假與作為科斂。有司不得旁緣為姦。利則供億之蠹可去。所遺權稅之吏。必清強知大體。無任私昵。無進羨餘。無向培克。無貨侵盜。則征權之蠹可去。營末技者。無慮皆奇淫奢麗之物。蕩心志。敗風俗。糜錢刀。甚者交通蠻夷。輸致琛。射利取贏。是率天下而離南。嗚呼。今一切禁之。使著于本。則農之蠹去矣。唐太宗置官六百七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士足矣。其時事無不治。今內外文武幾十餘萬員矣。而事不加治。一人能治之事。析而為十人。為數十人。此猶百夫與風。不裂不止。自臺省府寺之屬。鹽河漕之需。次與郡邑之丞佐。其為可汰者多矣。省而併之。凡在冗散。十減其三。則精之蠹去矣。有正兵則有額餉。餉如故也。而兵不充伍。餉安歸乎。歸將弁之囊。將弁貪則不能律兵。兵反以劫制將弁。于是任伍者。非贏則驕。一方有警。戰守不足。紛紛調客兵。煩餽饋。四境皆騷然矣。今察將弁之尤貪。儲者。誅斥之。去孱弱。選勇銳。餉必按兵。兵必充伍。則餉之蠹去矣。業舉子者。盈天下。禮闈常額。及慶典增置。約十歲五置科。取之至多。才不適用。查稍減常額三分之一。有慶典。勿增科。則士之蠹去矣。七蠹既去。加之以強本蓄用。有外患及苗害。擇人以捍禦之。行之十年。雖未見富。決不患貧。議者又曰。若所言近正。然緩不切事。漢世以來。嘗有募資賜爵矣。取閭左之有餘。佐縣官之緩急。不加賦而用自足。其于富國不較捷乎。況塞上多未墾之田。徼外



有未闕之礦。舉而行之。國奚慮貧。曰此權宜之計。非經常之策也。何者。歸財于官。不若藏富于民。民之于財。猶魚之于水。民恃財而生。魚恃水而游。水竭則魚困矣。財竭則民擾矣。括財以濟事。事未濟而財已竭。又將啓事外之舉。財不可再集也。何恃以濟乎。以今所急。莫若先去七竇。其次則強本而蓄用。而其要尤在擇人。舍此而求富國。以爲奇論可矣。以爲至計則未也。

防侈篇

風俗非細故也。波靡積薄。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者自民間養生送死。嫁娶賓客之節。聖王皆制爲儀。貴賤有等。無敢或侈者。非獨節財。亦以正性。故其時民安其業。有樂生之心。有仁讓之風。緣教化始然也。若未嘗防民以禮。又縱其侈。轉相仿效。至于無所紀極。尙得曰細故乎。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匡衡曰。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轉效之。以今所見。殆有甚于衡言者矣。都下之民。其葬也。輿車以重。皆用綵繡。綴以流蘇。五色陸離。陳偶車馬。旌旗。幢蓋。繡。香。樂。雜奏。屬于路者。將千人。其于嫁娶也。皆用綵繡。金翠珠璣。飾輿馬。輻輳塞道。齒簿音樂。前導。篋。珍異之物。不勝名也。屬于路者。亦將千人。其宴飲賓客。必于酒樓。陳樂部。伶童。必曲盡。裝呢之態。爲笑樂。尊卑少長。洋洋縱觀。無所避。或繼以夜。一宴之費。至數百緡。其婦女不坐房闥。盛飾觀劇。觴宴酒樓。被服器用。必取瑰麗。工巧相勝。市之江淮。南粵不足。又市之數萬里之番舶。夷貨。輻輳萃都下。其始猶貴家爲之。後則富商大賈爲之。後則中戶爲之。最後則極貧下戶亦爲之。詢其故。大抵取辦于子錢。儲金。不若是者。不得齒于平民。昔西晉之時。石崇王愷。最號爲汰侈。武帝又縱之。民化于奢。遂成風俗。唐中宗。玄宗時。亦然。厥後卒召禍亂。彼猶豪者爲之。今則簞人子盡爲之。爭相炫耀。爲奢麗。至如此。京尹不之詰。公卿大夫不之憂。賈誼曰。俗流失世敗壞。因恬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是爲適然。嗟乎。此豈細故哉。因是奢麗。遂生巧僞。失四民之業。趨末作之途。耗物力。棄廉恥。漸且至于冒上亡等。然後以刑罰隨其後。不能正矣。古之良吏。爲民條嫁娶葬儀。賈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道。俗遂化于禮讓。夫法禁已然而後。禮施將然之前。俗侈靡極矣。法既不禁。教又不施。嗟乎。將聽其自轉邪。抑且以爲細故而忽之邪。

糾慢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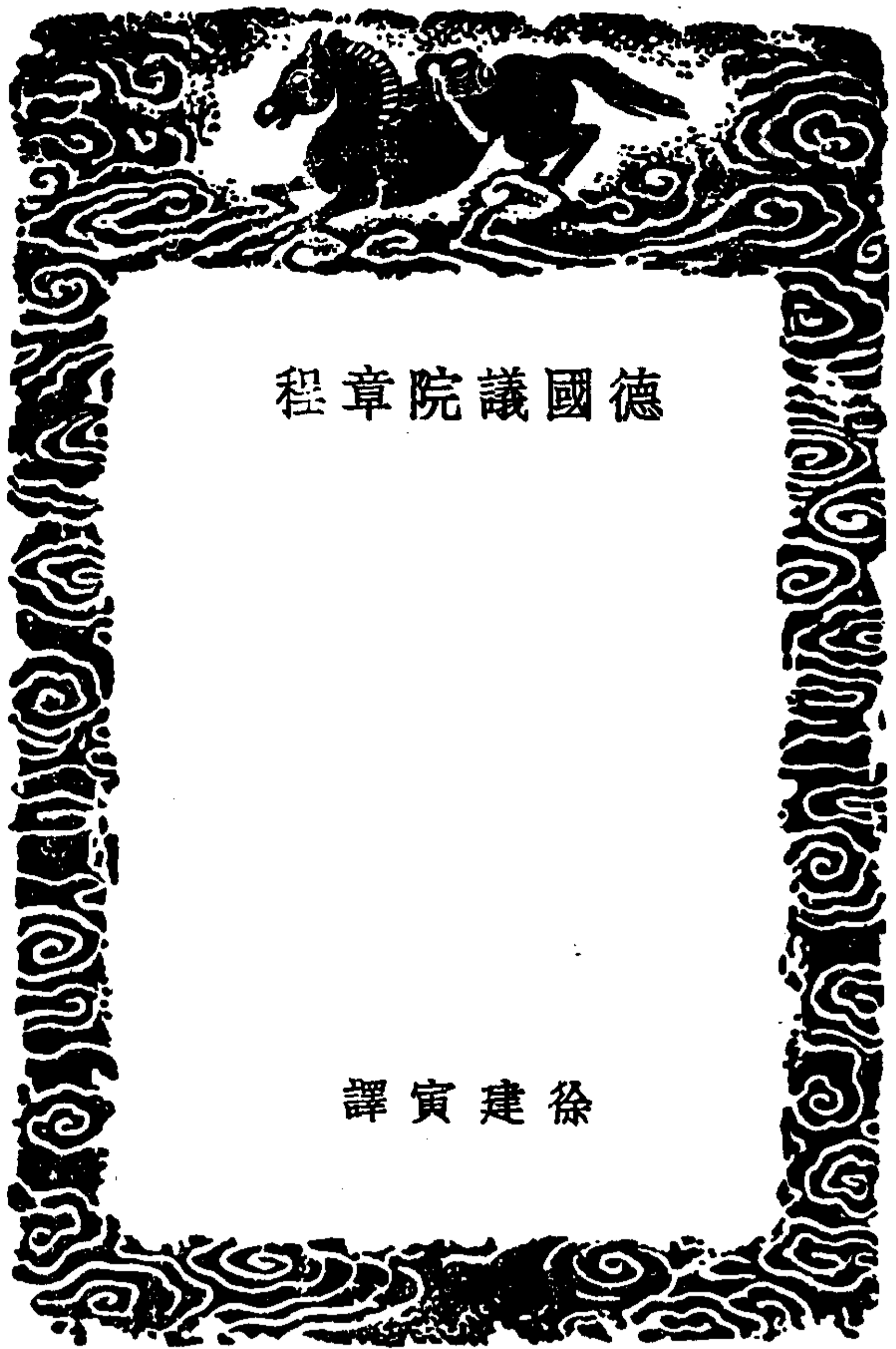
政非能慢也。法爲之也。法非能慢也。法繁者爲之也。立法以防弊。法固不能勝弊也。在神明其意而已。謂法不足防弊。朝取一法焉。增設之。暮取一法焉。增置之。立法外之法。又立法外之人。互相程督。互相檢校。事功在簿書。殿最在奏報。賞罰進退在稽覈。法愈繁密。奉法者愈受牽制。舉動日在咎過中。知有法而不知有政。胥吏之黠者。乘其牽制。反得高下比附。罔利營私。無所不至。故以言乎紀綱。非不日求整飭也。而曠廢偷惰者如故。以言乎財賦。非不日求撙節也。而侵冒耗滅者如故。以言乎農田水利。戶口保甲。非不日求脩舉也。而飾虛詞。寡實效。以言乎軍戎。非不日求蒐練也。而將貪士懦。器甲朽鈍。戰守無可任。中外上下皆務爲寬靖周詳。一切愛民課吏。澹蓄恤刑。諸美政。大抵取文具而已。甚者大臣無敢爲獨任之舉。

誘人主不能爲破格之威惠。而匹夫反得以恣睢無忌。自行其意。嗜其慢甚矣。是豈非法繁不能舉其政。積漸以至於此歟。此而不糾。無爲貴政糾之如何。曰上者莫如斷。其次莫如質。斷則果而必行。政斯肅矣。質則簡而易行。政斯達矣。人君舉事。授之于理。詢之于衆。稽之于古。度之于今。可以無失矣。斷而行之。法隨之以出者也。文勝則法勝。教文之弊。必任質。斷且質。何有于慢。昔諸葛亮嘗以此治蜀矣。非獨亮也。東漢之末。政體極慢矣。自仲長統。崔實之流。皆欲以猛糾之。蜀先主。魏武帝。吳大帝。亦皆用綜核之術。繩寬而警惰。誠救其弊也。或曰。子所稱。特治一國之術耳。治天下者。豈尙猛哉。曰。猛非治道之中。然以之糾慢。則宜。以其斷且質也。漢文帝最爲寬仁矣。然勦貴如絳侯。有過則免。就國。親如淮南。薄昭不少貸。始雖以金棺。匈奴。後乃赫然講武。命三將屯軍備邊。遂虜出塞。此豈牽制于法者所能哉。善乎管夷吾之言曰。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又曰。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荀卿之言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又曰。主好要。則百事詳察。此數言昭然于政體所在。斷以定之。簡以運之。而慢無不糾矣。

審續編言後

續編言九篇。監利王子壽官刑曹時之所著也。子壽。藝作。續編言十六篇。規切時事。姚子春木比之申鑒。中說。今時又異矣。天下苦于財力之絀。海疆晏然。抱無形之憂。而邊地盜賊。時時竊發。子壽嘗爲子言。天下之事。任法者。敝。任人者。強。兵雖疲。財雖匱。得其人而治之。不難振也。故其所著書。曰。君臣曰。信臣曰。明是。曰。七。曰。謀。曰。防。曰。糾。曰。慢。曰。獨。子官才。懇懇詳言之。分上下篇。其意以謂天下之要。人才而已。人才之爲。我用。賞罰而已。今之爲法。限于成格。或疏于巨。而數于細。至其取士。止進士一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之選。宜設特科。如古之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以收天下方聞碩儒。趨死不顧利害之士。嚴其功罪。而甄拔之。又謂官人之柄。在吏兵二尚書。非知兵知人者。不得居其職。朝廷惟宰執卿貳。天子自簡。其餘盡以資吏兵二部。使官必當其才。才必盡其用也。誠推是言。以施于世。其補于治道。豈少哉。惜乎子壽將歸。而其道莫之行。其官又卑。而言亦莫之信也。古之君子。不有得于身。必有得于後。子壽歸矣。固不與馳騁當世求聲利者較。一時得失。養親著書。誠有以自樂也。吾獨謂子壽。退居荆湘間。舉酒放歌。登高以望大湖。滔滔而莫之拯也。其能悠然無所動于中邪。乙巳仲冬。桂林愚弟朱琦。





德國議院章程

徐建寅譯

近之談泰西之學者。輒曰開議院之善。殊不知議院之設。其事之繁。例之嚴。法之密。語之公。非朝夕可見效者。一語必回顧。一事必詳審。人方苦中國凡事不能速效。抑知泰西開議院。窒礙之時。更有甚於中國者。此德國議院章程。為徐仲虎觀督譯本。余亟刊之。以示天下之喜譚開議院者。  
光緒乙未十月江標記於叢書寮。

德國議院章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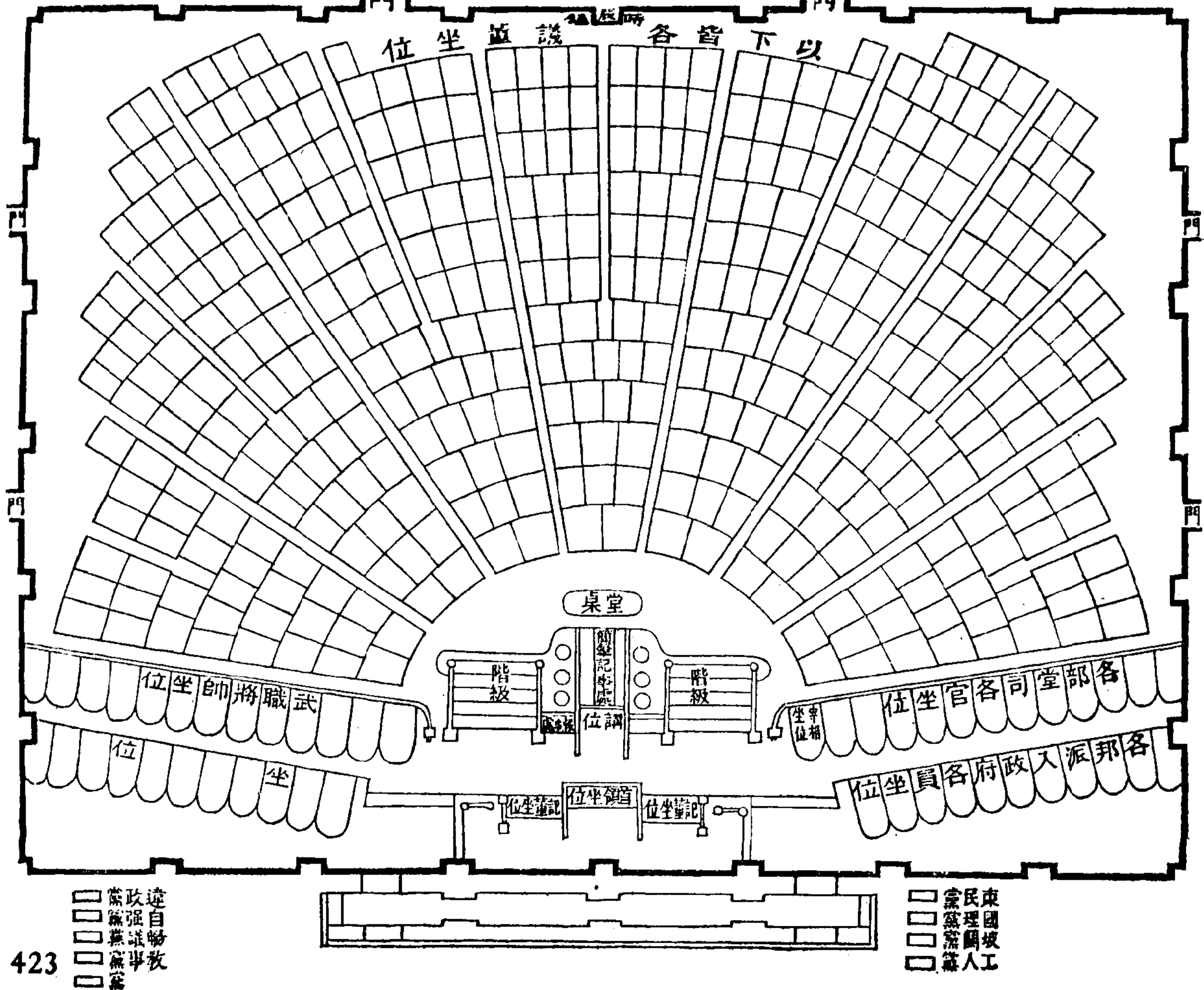
蓋開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夫子謂人情者。聖人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生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事上。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遠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夫惟上下之闕隔。至遠也。人情之趨響。至難也。欲其交而通焉。不亦難哉。蓋非徧詢輿論。歷采國人之言。莫收周諮博訪。集思廣益之效。是以上而國政。下而民事。必皆集衆會議。以期同心同德。乃可訂定施行。然而會集多人。心志其難。雖免發言盈庭。無所折衷。築室道謀。莫得一是。甚或符口結舌。互相推諉。隨衆附和。退有後言。徒有會集之名。仍無會議之實。開筭鑑諸古史。徵以時事。深思而玩索之。卒未得其要領。故於使事之暇。檢閱德國議院。知其



絕無是弊、心竊異之、爰迺博稽西籍、覓得是編、見其章程精密、條理秩然、可以通人情、可以交上下、古訓所謂三占從二、善均從衆者、將於此見之、因譯而出之、聊備採風問俗之意云爾、特敘數語、弁諸篇首、以誌梗概。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夏之月無錫徐建寅序

德國議院坐位圖





會議之要。要在人人各得伸其意。尤在人人各得聞其言。既有精密之章程。秩然之條理。尤須堂院軒敞。坐次井然。方可聚衆人之議爲一議。合衆人之心爲一心。而堂院坐次。非有圖式不能明晰。實與章程條理。相輔而行。故並梓其圖。而係之以說。

### 德國議院章程目錄

第一章開院之規	暫充年長首領第一節	第二章前列諸人	公舉首領第七節	會成之期第十節	查帳董第十節	第三章商辦三事	印送議件第十節	第四章詰問政令	問答之規第十節	第五章議事之序	逐日議事之序第二節	密議第三十節	布告聚會散會之期第四節
議董分班第二節	公舉記董第八節	首領職掌第十一節	查驗進會證據第六節	前列期限第九節	記董職掌第三節	議事節目第十六至第二十三節	論斷所問之政第一節	探訪使第二十九至第四十五節					











送政府及議院。會衆至少須三日後方可集議。照十七節法行之。○使者所舉主稿。可不敘稿。而赴院口講。如會衆定欲敘稿。亦必須照辦。如有議院章程。主稿者。止可申明探訪。○本會陳議。如前二十節所云者。果已派使會集。則議者可入使會同議。但不能作為定斷人數。故可與使者同議。而不得作為定斷人數。如創議有數人。僅准稿後。首先署押之一人入會。創議數人同議。只准一人者。多人則其涉私。通議也。如創議有數人。僅准稿後。首先署押之一人入會。創議數人同議。只准一人者。多人則其涉私。通議也。會衆於使會。准聽而不准議。防類異而心離也。亦可定某次。須使者密議。則均不得往聽。

(二十六) 民間呈詞中之事。若與專派之使相關。首領即將此民詞。交與并辦。防亂立限制者。若民詞已交與民詞使。乃民詞探訪使。省文也。而見其事與專派之使相關者。亦可請將此詞交與并辦。民詞使辦事已滿兩月。可請會衆派人接辦。○交與民詞使各件。每七日。首領摘取各詞。由印送會衆。民詞應由民詞使。或會內十五人呈請。方可議。否則不准。至請議民詞。如由民詞使請者。則依前二十五節法。舉定一人入院請之。如由會內十五人請者。則依前二十五節法。擬稿署名。呈由首領印送會衆商酌。其專派之使。收到首領所交民詞。而請議者。亦依此例。○民間呈詞到院。均須批答。不可置之不理。其心。如不答。則其呈詞。亦不為本之意。

(二十七) 政府諸人。或政府委派之人。皆可入探訪使會。或七班會內同議。惟不得作為定斷人數。○探訪使會集日期。並所議何事。必先期告知宰相。使諸事。必先告宰相者。使民。

(二十八) 探訪使每股。並會衆每股。可自定其每次議事之序。亦可由首領定期。請會衆每股會集。分班議事。

(二十九) 使者事竣。告知首領。首領即定會議日期。以告會衆。依三十二節法行之。

四詰問政令

問答之規

(三十) 會衆如問政令。須將所問之意。詳敘文稿。稿尾。需會內三十人。署名蓋押。付首領。抄送宰相。而又不禁其詰問者。欲民之誠。宰相當於下次會集時。告知會衆。應誠。應宜明之故。其應宜明者。則訂期由宰相詳告。屆期先由詰問者。有院詳訴所問之意。

論斷所問之事

(三十一) 宰相已詳告。應與宜之故。或已宜其意之後。會衆欲議所問之事。必有五十人同意。欲問者方可開議。待論說已畢。會內無論何一人。即可請衆定斷。不得急請判斷於議論未完之時。令人不。

五議事之序

逐日議事之序

(三十二) 每次議事。臨散時。首領告知會衆。下次會議之事。及先後之序。其期。議事。會衆如未明所議。云何。勢必心虛。搖搖莫知所。

情。及先後之序。俾中心。有主。屆時。自議。改。容。矣。會內。如有一人。欲改此序。即可言明。改。序。必。先。時。防。防。防。更。取。會。衆。過。半。允。數。以。定。之。事。序。既。定。即。印。送。節。略。與。會。衆。及。政。府。諸。人。大。抵。每。七。日。會。集。一。次。此。日。議。事。之。序。先。儘。本。會。陳。議。次。則。探。訪。使。已。經。訪。明。之。民。詞。本。會。陳。議。則。按。其。數。陳。到。院。日。期。之。先。後。爲。序。民。間。呈。詞。則。按。其。呈。院。日。期。之。先。後。或。探。訪。使。訪。明。報。院。日。期。之。先。後。以。爲。序。不。可。輕。改。大。事。規。則。欲。改。陳。議。之。序。必。以。原。陳。人。應。允。爲。準。改。民。詞。之。序。必。以。不。允。者。不。及。三。十。人。爲。準。

密議

(三十三) 會議乃坦明之舉。有時事須密議者。必首領或會內有十人同意。而後始可。請衆密議。初次密會。係議某事。應否密議。初。次。密。會。乃。商。議。某。事。當。密。議。某。事。既。行。議。定。所。有。應。行。密。議。之。事。即。請。密。會。以。議。之。

布告聚會散會之期

(三十四) 開院散會。並每次會集日時。皆先期由首領告知會衆。會衆臨時可以齊集也。

記錄議稿

(三十五) 前次會議之記錄稿。存於院內。會中人可隨意閱看。惟會議之本日內。並無一人謂此稿有錯誤處。則此稿作為不刊之論。嗣後不得再行更改。有。後。自。致。亂。心。也。

(三十六) 稿內必須記錄者三事。一爲會衆定斷之詳細字句。二爲詰問政府之詳細字句。並旁記宰相之答詞。其不能答者。亦應註明。三爲首領告語之詳細字句。

(三十七) 假如會內有一人謂記錄稿內有錯誤處。或誤會原意而錯記者。首領必須問明會衆。如實有錯誤。當日必須更正。

(三十八) 記錄稿尾。必須首領及記董二人簽押。

口講規例

(三十九) 會內人欲行口講者。必先請首領允准。否則不得擅講。會內人必請准。而如首領自欲講論。必請副領暫代其位。自往講臺上口講。不得在首領位上口講。首領必請代。而赴臺口講。與。

(四十) 政府之人。或其所派之人。欲行口講者。無論何時。可請於首領。首領必須允准。政府。人。請。講。也。若其所派之人。欲行口講者。不得自請。必由政府之人。或所派之人。爲之代請。始准行。口。講。

必由正使代請者。恐喧

(四十一) 所議之事。與預定之序不合。會內有一人請口講以改正之。首領應即時允准。必允。請。正。議。而。不。扼。要。○某甲口講。而涉於某乙。其言不合某乙之意者。必待某甲畢。遂其說。某乙始可請講。若某甲尚未講畢。而本日爲時已促。會衆將散。某乙亦可排衆請講以辯正之。甲。畢。其。說。乙。始。可。請。講。若。某。甲。未。講。畢。而。本。日。爲。時。已。促。會。衆。將。散。某。乙。亦。可。排。衆。請。講。以。辯。正。之。







准為定。請假不繼及類議事也。請假而無期日者，不准行。請假與未請假而不到院者，院內開列名單，以示會衆。

補缺

(六十二) 議董缺出，無論何故，首領即當告知宰相。宰相設法，速令該處人民，公舉以補之。德國議院章程云：首領即告知民部會書。

八摺奏

撰撰

(六十四) 會衆欲請奏事，而其內有人已經撰成奏稿，送與首領者，則辦法與別項相同。如會衆定議，將此稿先交採訪使查議者，即依例舉廿一人充使，以首領為首，首領無暇，副領代之。倘其人未撰奏稿，交首領，亦如數舉使撰文，以首領為首，送院議斷。

入觀

(六十三) 奏摺已繕，應派人面呈德君，其應派陪觀人數，首領先詢會衆以定之。應派何人，續行拈阄以定之。入觀，則首領為領班，君有所問，則首領面奏。

已定之件

(六十六) 會衆所定已准之律法稿，送呈宰相。由宰相將此稿繕正，轉奏國王。國王批：未定之件。

未定之件

(六十七) 政府交下之律法稿，或會內陳議，或民間呈詞，等件，本年會集時，如未定斷，即作罷論。德國議院章程云：上院交下之律法稿，議院議定後，即送上院。又上院交下之稿，議院全行議決者，交與中院。中院上院交下之律法稿，議院不允則告知上院。

附簡筆記錄條例四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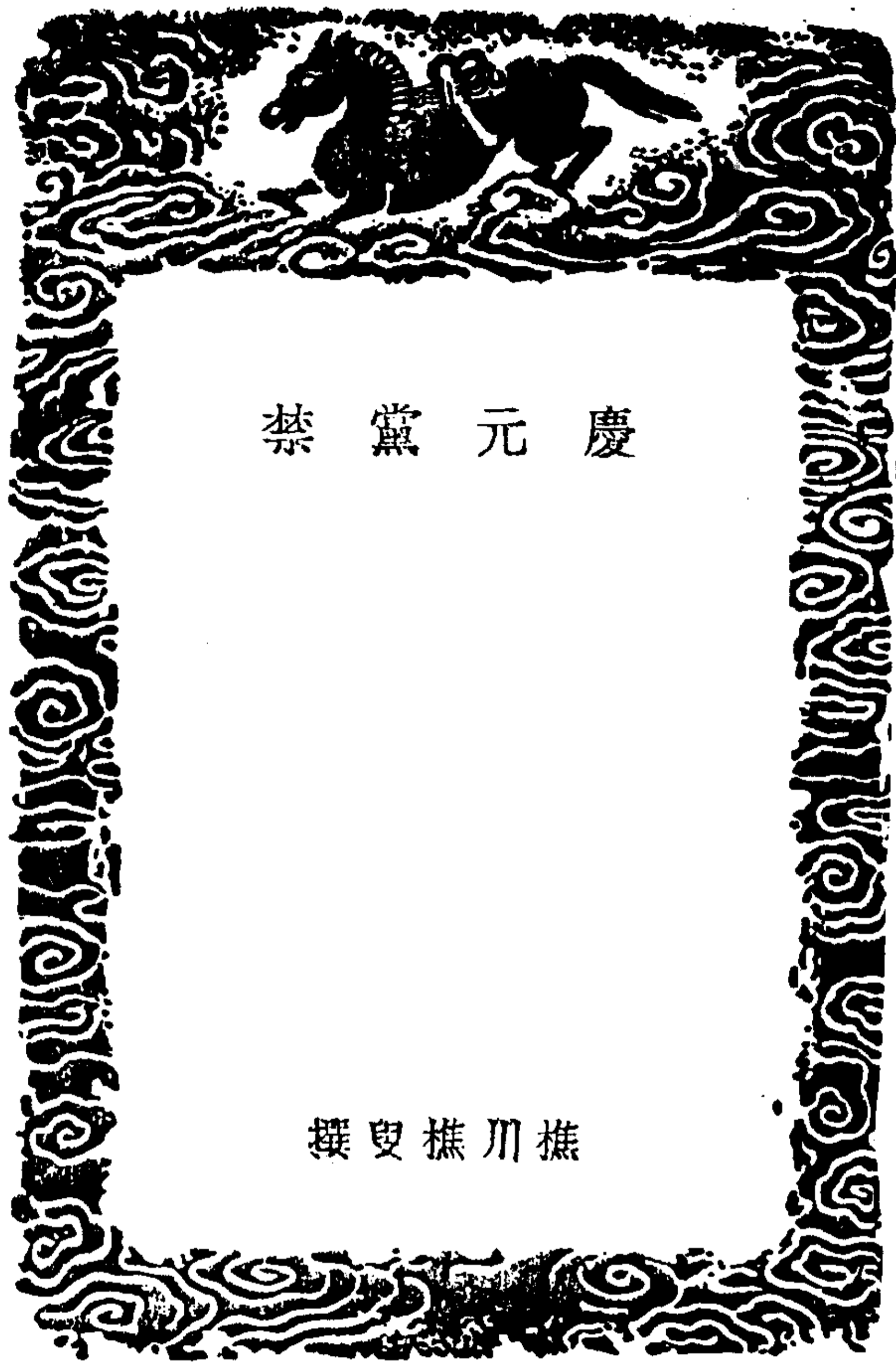
- 一、簡筆所記口講之稿，送交簡筆房繕正。每會集之次日，會衆皆可往觀。如有錯誤，即可改正。限至午正為止。會內人講稿，以午正為限。政府等入講稿，如會集之本日，已經繕正，會衆本日，即可往觀。
- 二、午正以後，不能再改。須於未初之前，將已經繕正之稿，並附件，送新聞紙館登報。
- 三、簡筆記稿之繕正本，非經管理簡筆房之副領，或記董，或原議人允許，不得取攜出外觀看。簡筆房書記長，亦不得許人取攜出外。德國議院章程云：如簡筆房書記長，不經心必致遺失，故當嚴禁。
- 四、政府之人，及政府所派之人，在本會內所講之語，其簡筆記稿，本日即當繕正，送交本人閱看。如次日午初之前，繕本尚未發回，簡筆房即另繕一分預備。如待至未初，仍未發回，簡筆房即將另繕之一分，送新聞紙館登報。德國議院章程云：附錄第五條云：簡筆房書記長，必盡力查對初印之稿，立時發印。

跋

西國之有上議院，猶我華之有軍機處。君臣之意，於此得以融。西國之有下議院，猶我華之有觀風問俗。使官民之情於此得以通。英、法、美、奧諸國，悉如此。而德國之為治，於此尤加精核焉。上院為政府，宰相為首，部院各官佐之，職在行政。下院為議院，民之賢者為首，民之才者佐之，職在議政。民議平允，官每受而行之，略無牽制。行之不當，民可詰而正之。蓋歐美諸洲，惟德國多理學之士，名儒碩彥，冠冕各邦，平情合理，政治專尚太和，故能以齊盟邦之參差，抑法人之狡悍，元音太羹，味淡聲希，非他國之重商務，尊教事，徒求錐末者，所可同日語也。仲虎先生，廣覽中西圖籍，淵博淹雅，謀所以強我華者，尋流溯源，言詞達民情，一法總不能以有為治。若醫算製造等，猶未趨耳。爰於使德之暇，交遊彼都士大夫，探訪精華，覽得斯籍，譯而行之。識見之超卓，志意之敦厚，亦非他人之考技藝，譯條例，迄無大綱者，所可同日語也。誠於西學，略窺門徑，究未登堂。讀先生此編，啓悟良多。如先生之引誘後學，誠無愧於夫子之循循矣。敬拜首而陳芻言於篇末。

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冬十二月後學桐城江之漁跋





御題慶元黨禁

宮闈通情侂冑求。慶元初、韓侂胄既專政。用京鑑、何澹、劉德秀、胡峴、四人爲儻夫。斥逐異己者。日爲儻黨。人。武臣蔡南斌等三人。宰執則趙汝愚、留正、王蔭、周必大、四人。待制已上則朱熹等十三人。餘皆則劉光祖等三十一人。武臣蔡南斌等三人。宰執則趙汝愚、留正、王蔭、周必大、四人。待制已上則朱熹等十三人。餘皆則劉光祖等三十一人。武臣蔡南斌等三人。宰執則趙汝愚、留正、王蔭、周必大、四人。待制已上則朱熹等十三人。餘皆則劉光祖等三十一人。

御題慶元黨禁

慶元黨禁

樵川樵叟撰

慶元黨禁序

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作姦犯科。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於近習者。慮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收召羣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宮府之閒。近習竊柄。一罅弗窒。萬事瓦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淳祐乙巳。至日。涪州樵川樵叟序。

慶元黨禁序



慶元黨禁

首末偽黨共五十九人

宰執四人

趙汝愚 右丞相

留正 少保觀文殿

王蘭 觀文殿學士

周必大 少傅觀文殿

待制已上十三人

朱熹 煥章閣待制

徐誼 工部侍郎

彭龜年 吏部侍郎

陳傅良 中書舍人兼侍讀

薛叔似 樞密副都水官

慶元黨禁

宋 樞川樵叟著

慶元黨禁

章穎 兵部侍郎兼

鄭湜 兵部侍郎

樓鑰 兵部侍郎

林大中 吏部侍郎

黃由 兵部侍郎

黃黼 兵部侍郎

何異 兵部侍郎

孫逢吉 兵部侍郎

劉光祖 起居郎兼

呂祖儉 太府寺丞

葉適 太府少卿兼

楊芳 兵部侍郎

項安世 校書郎

沈有開 起居郎

曾三聘 知鄞州

游仲鴻 果州監簿

吳獵 監察御史

李祥 國子監祭

楊簡 國子監博士

趙汝譚 差左

趙汝談 差左

陳峴 校書郎

范仲黼 著作郎兼

汪達 國子司業

孫元卿 博士

袁燮 太學博士

陳武 國子正

田澹 宗正丞兼

黃度 右正言

慶元黨禁



慶元黨禁

詹體仁 太府卿

蔡幼學 福建提舉

黃灝 浙西提舉

周南 池州教授

吳柔勝 新府教授

李憲 校書郎

王厚之 直顯閣直學

孟浩 知州

趙衆 知州

白炎 處府

武臣三人

皇甫斌 池州都

范仲壬 知州

明致遠 江南兵馬

太學生六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衡

林仲鱗

蔣傳

徐範

士人二人

蔡元定 編管池州

呂祖泰 特補

已上竝見於當時

秀巖李心傳

京鏡 右丞相

何濟 樞密

劉德秀 洪州

胡紘 御史

慶元黨禁

四

慶元黨禁

倪思 尚書

李沐 正官

劉一傑 正官

施康年 正官

姚愈 平江

陳賈 兵部侍郎

楊大法 待衛

張益 大諫

錢象祖 參政

葉翥 處州

許及之 樞密

張巖 待衛

陳謙 待衛

傅伯壽 待衛

汪義端 中書舍人

高文虎 直院

張伯垓 待衛

蘇師旦 吏部侍郎

趙善堅

林采 御史

沈繼祖 監御史

丁逢川 常州

邵寢 司直

王沈 衛州

錢葵 衛州

余嘉 衛州

趙師召 待衛

張貴謨 處州

黃楡

鄭丙 淳熙開吏部

慶元黨禁

六



林栗 淳熙開兵部  
王淮 淳熙開兵部

事宗皇帝之登極也。丞相趙汝愚時知樞密院。求能通意於慈福者。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為親屬。請効力。道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侂胄復入。使諭意於汝愚。其論遂定。侂胄以此自謂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時汝愚方收召四方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初。上在潛邸。聞朱熹名。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踐阼之日。以煥章閣待制召於長沙。熹在先朝。累召不至。至是。即日。上道。惕然以時事為憂。於免牘已寓其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未幾。內批逐首相。正。熹至上。饒聞之。益有憂色。對行宮使殿首奏陳之。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熹稟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又再三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白。發侂胄之奸。適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為計。熹累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登聞鼓院游仲鴻。汝愚客也。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以為腹心謀事者。又有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又以內批斥去。熹不勝憤。遂因講畢奏疏極言之。略曰。朝廷紀綱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治世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稱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患。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可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奈何又欲襲其迹而蹈之乎。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長久富貴之計。其實有勤勞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參稽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宜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尙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踪。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疏入。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去其為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乃於禁中令僉人效熹容止。為戲。焚感上聽。熹時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頗見嚴憚。於是侂胄之計遂行。及熹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則內批徑下。朕憫卿耆艾。當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時紹熙五年甲寅冬閏十月十九日甲戌也。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二十

一日。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二十二日。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剛面奏。乞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下。二十三日。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二十四日。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二十五日。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錄黃。二十七日。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因講問。遂熹之驟。懇懇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時侂胄欲用優人。王喜為閣門祗候。喜即前日效熹為戲者。逢吉誦言將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吳獵入劄子。乞留。不報。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為天下大老歸之。繼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為天下大老去之。則人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方盛。人皆為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問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四日。遂得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郡。節度使吳玠嘗言。時上無堅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胄既留。勢益張。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汝愚抑之。有怨言。僉書樞密院羅點。憚解之。徐誼為京尹。勸汝愚以節度與之。汝愚悔。道人論侂胄。侂胄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搖汝愚。汝愚為人疎直。不虞其奸。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陳騭忽奏曰。光祖與臣有嫌。今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以內批除謝深甫御史中丞。蓋侂胄與騭合謀。已定。獨汝愚未之覺耳。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有大理寺簿劉德秀者。與侂胄深交。乃論中司令薦德秀。時近臣薦者甚衆。侂胄下內批。令中司舉者。德秀既除。監察御史。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工部尙書趙彥逾者。汝愚謀立上時。遣意於殿帥郭果。事定。亦冀汝愚引已同升。已而止。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彥逾遂與侂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於上。指為汝愚之黨。曰。老奴已去。不惜為陛下言之。而上亦疑矣。會僉書樞密院羅點尙書黃裳。卒。潛邸舊臣。上所倚信。點既卒。侂胄又亟擢其黨京鏡。汝愚由是益孤。至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儉附和。視正人如寇仇。衣冠之禍。自此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慶元元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五日辛亥。遂擢其黨將作監李洙為右正言。使擊汝愚。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右正言李洙上殿。乞罷汝愚政柄。以奠安天位。寒絕姦原。是日。右丞相趙汝愚乞罷政。出浙江。亭待罪。詔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李洙又乞更不宜押。是晚鎖院。二十二日。戊寅。汝愚罷。古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詞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傾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降翊戴之勳。尙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澁。草也。混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二十三日己卯。權兵部侍郎章穎與郡。以上疏留汝愚也。右正言李洙論其附上。閣下。繼與宮觀。二十四日庚辰。工部侍郎知臨安徐誼亦坐上疏論救汝愚罷去。御史中



丞何澹、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論汝愚居相位，今其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伏乞疑其禍唐之命，令其職名奉祠，杜門省咎。二十八日甲申，有旨依所乞，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復上疏，謂汝愚、李沐又勅之。三月二十九日甲寅，祥簡罷。夏四月二日，太府寺丞呂祖儉疏，謂汝愚不當逐，語侵侂胄。四日戊午，詔呂祖儉比因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馴封還錄黃。五日，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於是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其略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羣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黨，然後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綱微，朋黨亂，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者，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為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為過。如沐所言，則以為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証，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道路譁然，以為沐內結權倖，陰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論。天下扼腕，氣將奚伸。其氣已足以重灼朝路，撼搖國勢。陛下若不亟治，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危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掛冠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問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於此時為利，上下安妥，乃有異志乎？李沐輒以危言悚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名，情狀敗露，願陛下察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慮慮，特奮容斷，念汝愚之忠勤，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竊李沐以謝天下。六日庚申，詔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馴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俞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為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人，若以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為至寡。聖明初政，仁厚播聞，容階過嚴，人情駭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詔馴依已而論，施行未幾，即能知泉州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逮捕諸生，押送貶所。宏中、鄧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學校，忠鯁有聞。扣關之事，皆其屬。同日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賞典憲。五月十三日，命直學士院傅伯壽降詔如請。伯壽乃自得之子，自得乾道間，以不受會觀之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胄，隸人蘇師旦致身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為。每切責之。至是伯壽首草詔，以誣善類。六月十七日，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爽、國子正陳武，皆能去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為言達亦能，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已而

已不能巧為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頤、顧、傅、孔孟千載不傳之學，南渡初，其門人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復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而得其傳，知致力行，其學大振。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便之者。蓋自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為道學以媒孽之者，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訐至是，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指者，乃教以凡相與為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人也。於是檢壬險狠，狼狽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己，揚袂奮臂，以攻偽干進，而學禁之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急欲執政，秋七月十三日，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陳師旦建言，請考覈真偽，遂除左司員外郎。是時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御史中丞何澹上言，在朝之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當去者。七月，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大觀文。冬十一月，監察御史胡紘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朱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至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善決之。遇遞之同人，熹默然收奏藁焚之。因更號遜翁，遂以疾旬休。致二年正月，御史中丞何澹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四日甲辰，諫議大夫劉德秀劾雷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偽學，以危社稷。偽學之稱自此始。是月二十日庚子，趙汝愚歿於衡州。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為守臣錢蓋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冤之，時有趙功郎趙師召者，上書乞斬汝愚，雖事不行，然侂胄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二十七日，詔出有旨復原官，許歸葬。二月，省闈知舉葉燾、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諸錄之類，竝行除毀。是科收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夏六月乙丑，度支部中准西總領張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罷斥姦回，登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陛下明詔大臣，上下一心，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尙左郎官中書舍人汪濂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二十六日甲戌，御筆：今後給舍臺諫，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意。侂胄及其黨皆怒，遂令臺諫爭之。於是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為不可。乃改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輔獨贊之，與同列異。秋七月，姚愈除殿中侍御史，輔除起居郎，權兵部侍郎。未幾罷去。八月九日丙辰，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國為不軌，近元惡殞命，羣邪屏迹，而或者唱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實論辜執，應偽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權住進擬。遂罷起居舍人。冬十二月三日，陳賈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未嘗擊朱熹故也。先是熹乞追還職名及改正遺制，思數繼又乞致仕，朝廷不許。臺諫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門人楊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



者。亟以書告。熹報曰。死生禍福。久矣置之度外。不煩遠慮。然羣儉相顧。久之不敢發。獨監察御史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探撫熹語。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監察御史。紘以熹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可立致富貴。遂奏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飽食談。衣履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十罪。乞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送別州編管。二十六月。日。熹元定編管道州。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省制始至。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為和平。翌旦。諸生乃知其有指揮。郡縣捕熹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變。毅然上道。熹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咸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為之泣涕。留連而不能已。處事。惟窮交。亦兩得其道也。明年元定卒於道州。熹為之慟。元定師事熹。而熹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子弟不得聞者。必與元定商推之。嘗輯其講論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厭也。及其貶也。恨無可與語。其歿也。祭之。云。以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蓋深致其哀。熹嘗講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為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為是。獨引程氏說。以為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熹再與元定辨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同門。以故小人深嫉之。致是時有朱熹唱偽學。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也。二月丁巳。大理司直邵復請明詔大臣。自台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六月癸卯。言者又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非其私徒。即是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宣教郎錢文子。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試。徑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閏六月六日戊寅。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偽學之黨。變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置正。送邵州居住。秋九月二十七日丁卯。言者論偽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府前。聲說非偽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謂司前期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於後。時有柴中行者。為撫州推官。獨移文。謂稱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冬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沈。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薦舉。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開慢差遣。吏部侍郎黃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論由阿附權臣。植立黨與。由遂罷去。未幾。擢沈利路轉運判官。慶元四年戊午夏四月。右諫議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五月己酉。遂命直學士院兼中書舍人高文虎。草詔曰。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放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勵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緜交合盟。窺伺開隙。毀譽外

乖。流言開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諸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奸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疹。今惟自作非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不可復反。與將狂於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滌。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各宜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途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愈上此奏。侂胄大喜之。未幾。遂遷兵部尚書。御史中丞。秋七月己未。直寶文閣都大川秦茶馬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家為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師。何澹。大然之。翌日除軍器監。慶元五年己未正月。詔彭龜年。道三官勒停。曾三聘。道兩官。蔡璉。補進義校尉。用璉誣告汝愚事也。初。汝愚定策之時。直省官蔡璉。從傍竊聽。欲行漏泄。汝愚覺而囚之。上即位。遂從輕決配。四年冬。竄歸。山下。用事者聞之。以為奇貨。乃使璉排日供。且誣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凡往來賓客。所言七十餘紙。文書既就。乃議送大理。時侂胄之黨。欲捕龜年。三聘及徐誼。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送棘寺。中書舍人范仲藝。草駁奏。袖錄黃見侂胄。語之曰。公今日得君。凡所施為。當一以魏公為法。章蔡之權。非不盛。至今得罪。清議。以同文之獄。故爾。侂胄曰。某初無此意。以諸公見迫。不容。已問其人。乃知京師。劉德秀。實主其事。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既而諫官張釜。陳自強。御史劉三傑。張巖。程松。連疏有請。詔以累經赦宥。遂有是命。錢德秀。在侂胄之門。最為凶險。侂胄未顯時。惟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所為暴悖。皆二人教之。是歲。劉光祖撰涪城學記。有世方以道為偽。而以學為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盡謹所先入。以待蒙傑之與之語。二月乙酉。為諫議大夫張釜。勅光祖。逆不臣。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夏四月辛亥。監都進奏院鄧友龍。請明詔大臣。用捨從違。謹所決擇。友龍尋除監察御史。秋九月十一日甲子。進士呂祖泰。投匭上書。略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勤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遂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僕之師。而躡致禁。陛下蓄學之臣。若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胥吏。周筠。韓氏之厮役。人盡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邸時。果識所謂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所謂周筠者乎。其妄自尊大。東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雖怒甚。恐重違人心。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問。十八日辛未。禮成。肆大嘗後五日丙子。內批旨云。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運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陳璘。皆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今縱不殺。猶宜杖脊。歸而竄之。遠方是日得旨。令送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祖泰字泰然。元祐戶部尚書公孺之五世孫也。寓居無錫縣。性疏達。尚義氣。既得罪。士大夫勞之者。無悔色。侂胄猶憐之。祖泰始自分必死。獨冀以身悟朝廷。就逮。無懼色。京尹趙善堅。受侂胄計。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亦有共為章者乎。汝第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何問之也。吾固自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乎。善堅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廷中聞之。悚然有



嘆息者時有太學生于齋生題名中削去何名字以其背排道學也。濟時已顯大怒謀於京尹因其出使不遇者與之閱遂捕治之太學生敖陶孫者為詩以弔汝愚而侂胄未得其名俾其人併承之辭不伏乃移送大理命獄丞劾其事掠治無完膚獄竟不就猶坐不應削名送嶺南編管陶孫詩云左手旋乾右轉坤諸公相顧尚流言狼胡跋扈傷姬且漁父沉淪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幾世孫陶孫福州人數年後登進士第獄丞用此除工部郎官冬十一月乙亥殿中侍御史陳諱請明詔大臣於進擬人才之初審其邪正而毋俟乎繳駁十二月甲午議者又言今奸偽之徒呼嘯朋侶以圖報復當戒其漸望自今回心向道者姑與外祠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長惡弗悛負固不服者必重賞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己未朱熹寢疾病諸生惟葉賀孫蔡沈等九人在側沈元定辛酉解大學誠意章此為熹絕筆甲子卒於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為位而哭蔡沈主喪役黃幹主喪禮冬十一月葬於建陽之唐石時偽黨禁嚴守則侂胄之黨傅伯壽也然會葬亦幾千人是月庚午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期以一日聚於信上送偽師朱熹之葬臣聞偽師往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夜三鼓聚於一室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更相問答或轉相問難或吟或經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如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今熹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群象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會聚之閒必無美意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仍具已施行中尚書省從之范念德為錢司主管官訟徽檢視坑場使道會葬歸未至鄱陽有旨鶴官罷任蓋諫劾其離次會葬云嘉泰元年辛酉春二月己亥議者又言偽學之徒餘孽未盡革願於聽言用人之際防微杜漸制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充少保依舊職致仕先是呂祖泰上書既配欽州至是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有自宜加黜削故有是命自熹獲罪黨禁益詳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為腐禁姦貪狼藉暴慢恣肆之徒紛紛起起填塞要塗士知務修飾守廉隅者例取嘲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懷懼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少椽時多勸熹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熹笑而不答與學者黃幹書曰前此常思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大開爐鑪煅煉一番一等混濁夾雜之徒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州教授余嘉者上書政府乞斬熹右丞相謝深父語人口彼何罪熹既歿言者猶不能已蓋侂胄用事以來一等小人知素不齒於名教權一旦善類復用而已斥去於是橫身以任其責京師何濟劉德秀胡紘四人實專偽學之禁為侂胄斥逐吳已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錢德秀皆江西人錢淳熙中以檢正報謝北廷固爭擢樂孝宗嘉之遂除侍從會汝愚自蜀召還上諭大臣除錢四州帥汝愚聞之謂人曰錢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錢時為刑部尚書頗納交於侂胄繼擢執政自是為侂胄謀主丙辰春正月遂除右丞相德秀自重

慶守入朝不為時相置正所知以著作佐郎范仲輔正之客也請為之地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無安靜之理不得已除大理寺簿德秀怨仲輔薦己不力併憾之侂胄既除德秀監察御史遂為侂胄薦大丙辰春既劾正四大罪遂併仲輔罷之胡紘甲寅冬為進奏院未為人所知趙汝愚時奪職居餘干侂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次年六月十七日遷司農寺簿九月十七日除秘書郎十一月八日除監察御史後九日汝愚有零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時侂胄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建方喪之義遷太常少卿紘遂以奏授沈繼祖始以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為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生喬嘉等移書切責之太常亦謂當中心喪不得已乃去位時辛亥秋八月也癸丑冬十一月當免喪時汝愚已執政已未春二月三日紘罷吏部侍郎七月二十三日德秀自吏部御史中丞自是力主偽學之禁以至執政已未春二月三日紘罷吏部侍郎七月二十三日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庚申秋八月十四日錢以左丞相死於位獨濟未去也辛酉歲七月十三日錢能知樞密院事魁愴盡去侂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侂胄以為然嘉泰二年壬戌春二月朔詔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安安益趙汝愚因衆論皆挂深文朕以其屬籍之聯累經赦宥可復資政殿學士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輔黃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或宮觀又削薦府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歿已逾年而周必大謂正各已貶秩還政十月二十四日詔朱熹以次對致仕閏十二月制復周必大少傅謂正少保嗣後偽學禁解然宗師既亡義禮日喪風俗自是大壞侂胄以專權為當然而恣其所為小人以無恥為常事而恬不之愧舉朝之臣知有侂胄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有趨起於侂胄之門者矣許及之舊與薛叔似同擢補遺皆為善類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逐許乃更遷給事中吏部尚書既而論二年不遷乃聞見侂胄欲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屈膝侂胄惻然語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不數日遂除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矣許為吏部尚書適後至聞人掩關拒之許大窘會門未及閉遂俯偃而入當時有由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錢塘知縣程松聞之亟賂牙僧以八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之中堂夫婦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為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則知其事大怒松即上謁曰頃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鈞顏某奉為赤縣職所當知故為王取之耳侂胄意少解姬既再入侂胄尚未平姬具言松所以謹待之禮錢大喜即日驅除太府寺丞後兩旬遷監察御史踰年擢右正言數月遷右諫議大夫既而滿歲未遷殊快乃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遣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距留妾恰三年其後帥蜀貶官責詞有處污穢而不羞莫汝為甚之句蓋謂是也松池州人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次又十人亦有名位丁巳秋冬之間有獻北珠冠



四枚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懼曰。等入耳。我輩不堪。彼侂胄患之。趙師等時以列卿守臨安。微聞其事。侂胄入朝未歸。京尹忽遣人致餽。啓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左右以告。侂胄未及有言。十人者咸來致謝。遂已。翌日。都市行燈。羣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語侂胄曰。我輩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直是喝采。郡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翌日。又言之。於是。有工部侍郎之命。正月十八日也。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曰。此真田野閒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吠於籬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侂胄大笑。其後。師等坐他事罷官。諸生爲詩誦之。有也。嘗學犬吠村莊之句。指此也。紹興末年以來。臺諫每月必一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侂胄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臺官亦多牽掣。凡所論劾。若位望稍高之人。蓋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始者。猶及庶務官與郡守之屬。已而。及屬官曹掾。最後則簿尉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慢。純無撻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輪對。監司帥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手。臺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諫。乃言都城貨炒栗者。皆以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陳自強丙辰夏。以選人入都。欲求諸州學官闕。見執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拂茶。自強一日見其出。問所之。曰。某爲儀同擊茶。月給十千。日三往府中。每往。擊茶一甌而已。餘無與也。自強太息曰。我待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強曰。吾貧。旅費垂盡。聞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爲拈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強方闕坐。有直省官持呼召來者。約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強莫知所謂。比至。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召知丞。侂胄命設榻於堂上。鄉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踞踏。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先生老儒。殊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錄。未踰年。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爲秘書郎。入節半歲。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半年。餘。遂乘政。縣選人至樞府。首尾四年。侂胄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爲訝。其所用如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嘉泰之火。自強爲右揆。火及其府。主督吏請篋鑰於自強。自強開鑰。口吐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強無子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郭殿前號令可謂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渠假五十兵。般般仗。遂失去一金注碗。衆愕而退。事定。侂胄謂羣公曰。丞相生事。一委於火。可憐。須當少助之。於是。侂胄首遺萬緡。已而。餽者踵至。諸道及列城。皆有功。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爲之賦曰。公議不明。臺遂焚於御史。斯文未喪。省僅保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以來。未嘗見此。一火。有選人家閨中。其父與自強有舊。入都求爲掌故。自強對衆厲聲曰。外間豈不知近旨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爲之踞踏。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耶。其人即坐側取一幅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瓏鼎至。光耀老日。或問珍瓏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瓏。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金粟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嘆息而去。丁巳歲。侂胄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爲壽。直寶文閣四川

茶馬獻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爲之也。吏部尙書獻紅牙果卓。十位。衆已駭之。權工部尙書獻真珠搭擋十副。光彩奪目。蓋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出小令。曰。寒生無以爲獻。有少果核。姑佈一觴。啓之。乃粟金葡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慚沮。丁卯歲。侂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於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奉國公陳自強。恭遇恩主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算。師旦者。平江書佐。侂胄頃爲兵馬鈐轄。從府假筆吏。吏以其冷局。俾師旦行。侂胄滿歸。復還府下。丘璽爲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侂胄知閣門事。師旦因甚。往依之。侂胄賞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遂以師旦歸。竄名藩邸。吏士內用。隨龍恩得官。侂胄以其辨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於大臣。大臣亦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或與之接坐。陳自強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愛妾曰。蠟梅。以秀慧。聞于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械。遷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幹辦皇城司。權勢日盛。乃自名蘇氏之出子。陳謙總蜀計。爲建景蘇樓於眉州市。以悅之。嘉泰三年癸亥。夏五月戊寅。陳自強拜右丞相。首除師旦。江軍節度使。又有周筠者。本侂胄家蒼頭。亦冒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爲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吳氏世職西陲。威行西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朝。所以爲慮者甚遠。吳曠久蓄歸蜀之志。朝廷不許。侂胄欲握兵權。辛酉改元。秋八月己卯。遂遣曠還蜀。爲諸軍都統制。開邊之禍始此。嘉泰四年甲子春正月。辛。乘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侂胄大喜。遂決意開邊。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二十六日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授國朝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相繼有請。秋七月四日己未。自強等再奏。五日庚申。侂胄除平章軍國事。十日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開禧二年丙寅。春三月十二日癸巳。命吳曠爲四川宣撫副使。夏四月十七日戊辰。陝西招撫使。二十六日丁丑。曠遣客姚淮源詣金。獻關外四州。求封爲蜀王。五月十四日癸巳。諸軍大會於唐州。六月。金人封曠爲蜀王。賜以金印。冬十月二十九日丙子。金人渡淮。十二月二十六日壬申。夜與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酉。吳曠稱蜀王。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二十。八日甲辰。曠僭位於興州。二月十三日己未。曠反書聞。朝廷大震。侂胄與曠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劄同發。二十九日乙亥。四川隨軍轉運安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曠。誅之。蜀中淮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數。社稷幾殆。而侂胄弄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於是。有去凶之議焉。十一月三日乙亥。上與兩宮大臣定計。侂胄伏誅。御筆韓侂胄能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時禮部侍郎史彌遠兼資善堂翊善。建去凶之策。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壁。二月甲戌。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象祖欲奏留彌遠往其府趣之。李壁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次早。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胄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鎗刀斧。護至玉津園側。猛殺之。是日新除諫議大夫林行可方請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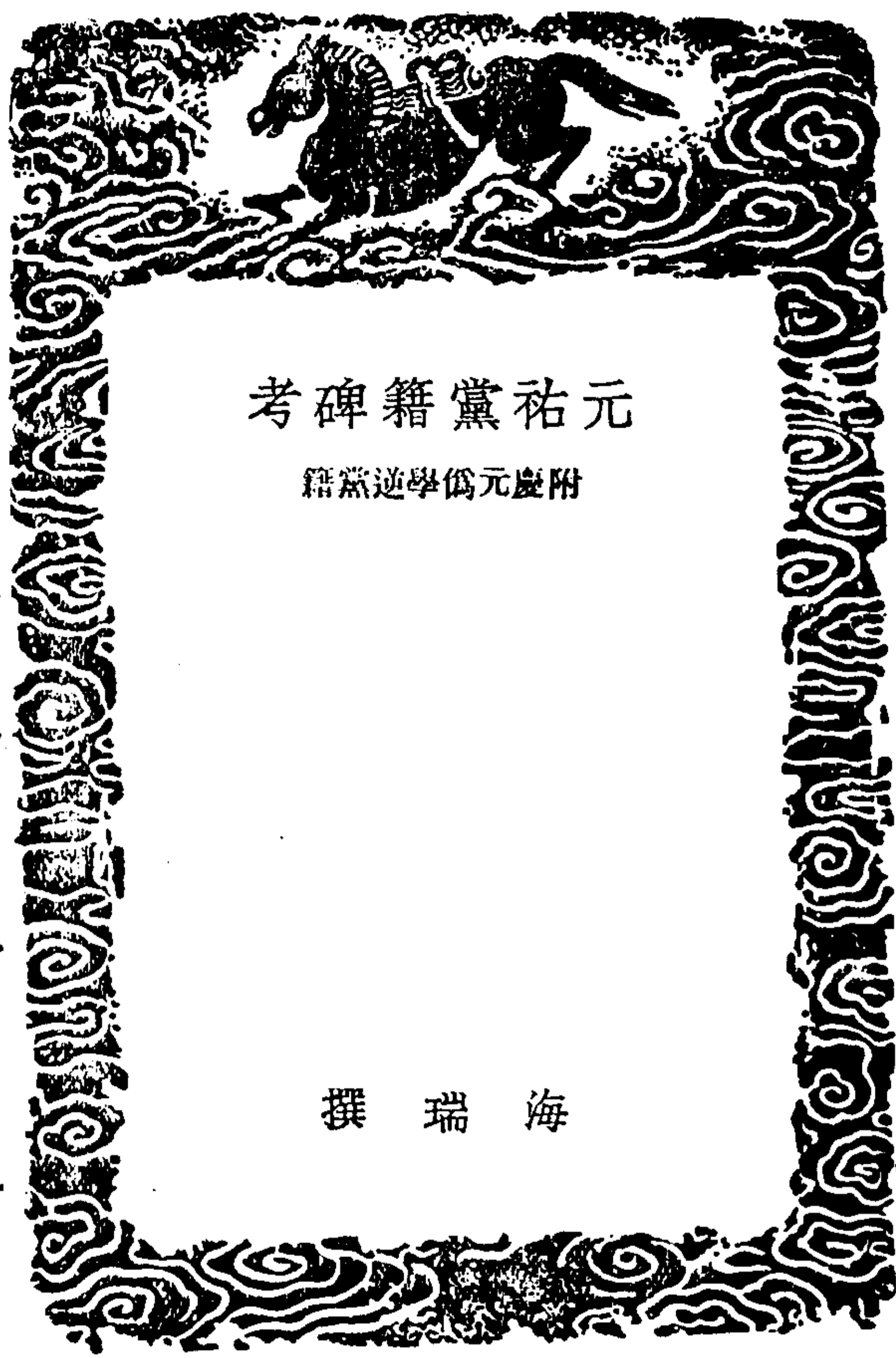
強至漏舍。語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俄而侂胄前驅至。象祖彷徨不知所出，尋報侂胄已押出，權吏部尙書兼權給事中陸峻、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善堅聞之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象祖，望延和殿奏事。四日丙子，侂胄自強，並罷爲禮泉觀使。五日丁丑，責侂胄爲和州團練使，郴州安置，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吉陽軍。六日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籍沒家財，自強送韶州，並安置，有司簿錄侂胄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步司相等，却撥殿前司所多之人，別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七月己卯，詔師旦處斬，命廣東憲臣蒞其刑，妻子編置，周筠決脊杖，刺配嶺外。明年正月，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黃時若、監察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言：侂胄專政無君，僭上不法，乞梟其首，領置之淮甸，積屍蕩家之間，以謝天下。三月二十六日乙未，詔臨安府道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四月十九日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沒家財。十月，詔蔡璉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加配贛州牢城，侂胄既誅，熹、汝愚之大忠，始暴白於天下。詔書加二臣贈諡，嘉定元年戊辰春二月，詔趙汝愚盡復元官，賜諡忠定，朱熹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賜諡曰文，又詔應前姦言誣史，竝行改正。於是彭龜年、孫逢吉、呂祖儉、以次賜諡，錄其後，黨綱諸臣以次召用。七月四日辛丑，詔呂祖泰改正過名，特補上州文學，改授地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多十二月十三日己卯，詔復錄上書六士：楊宏中、徐範、張衝、各循以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蔣傳已亡，詔以東島賜其家。十二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嘉定三年庚午夏五月，詔追贈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門人蔡元定亦特贈她功郎。元定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列矣，朕甚感之，其贈爾官，以慰泉下。死雖莫賻，尙知享哉。今上皇帝寶慶三年丁亥春正月，御筆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稱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紹定三年庚寅秋九月，改追封徽國公。端平二年丙申八月，詔汝愚配享寧宗廟廷。嘉熙元年丁酉秋八月，詔汝愚追封福王，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御筆周惇頤、程頤、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爲己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以諫諍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哀引奸邪，分布要路，陵辱聖傳，以正學爲僞學，橫譴元老，以大忠爲大逆，私意流行，凶殘日熾，交通賂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僭肆於掖庭，制鑿亭園，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權要巨選，用兵帥，皆取決於廝役，蘇師旦之口，己所欲爲，不復奏稟，徑作御筆批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於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遺發，未嘗關白，方其出入禁廷，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時，昔燕坐思政之所，亦慨然冒居，老宮人見之爲之感涕，歲時錫宴，內廷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乃邀至其間。

更相酬酢，發憤名分，一至於此，勢極熾灼，視公卿如奴僕，宰相以下，匍匐走趨，一則恩王，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制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制有超羣倫洞壘城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爲秘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侂胄當之不辭，辛棄疾因壽詞贊其用兵，則用詞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嗟怨，乃爲始禍之計，蓄無君之謀，輕動干戈，圖危宗社，盛夏出師，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膽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誰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盛傳金封侂胄爲吳王，又謂侂胄與曦分吳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簿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園，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條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爲，察其本心，稽其稔惡，雖寸斬之不足以謝天下，殞死之日，京師士女歌舞於市，方其盛時，鋤善類，不遺餘力，及其敗也，黨綱諸賢，無不錄用，褒賈九原，哀榮千古，雖暫爲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葉適、吳獵之出爲恨云。

左綿侯貫卿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善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學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能兩府而魁儉盡，侂胄圖恢復而意向移，君子之墨既削，小人之勢遂成，不極於曦叛，侂胄誅不止，爲君子謀，守儉德之初心，固陋窮之晚節，聽小人之自爲圖，吾惟益堅其理義之壁，以俟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久鬱，樂於乍伸，動其彈冠經世之念，則其思猶未熟也，復讎天下之大義也，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伸，阜陵二十八年長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舉而行之，誰曰不可，抑開禧之事，開邊也，非復讎也，圖不軌也，非爲社稷也，而予之而翼之，不可也。

文公夢奠語蔡沈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解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大愚西山，身死於謫，雖曰天不憖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爲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有書曰：天下不思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爲可憂，師道之立，非必人才扶植之也，長隄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善類真足爲天下福，師儒真足爲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爲人心禍，真酷且深也，予既以其首末遺帖竝刻，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後之君子。





元祐黨籍碑考

附慶元偽學逆黨籍

海瑞撰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偽學逆籍，作惡於韓侂胄，頒行於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史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參考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熟史者證之。海瑞識。

元祐黨籍碑考

附慶元偽學逆黨籍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善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殫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呂公著  
劉摯  
曾布  
王巖叟  
王存  
鄭雍

文彥博  
呂大防  
韓忠彥  
梁巖  
蘇轍  
范純仁  
傅堯俞

明 瓊山海 瑞汝賢撰



趙瞻 張固 胡宗愈 劉奉世 安燾 以上竝元祐人

韓維 范百祿 李清臣 范純禮 陸佃 張商英

黃履 蔣之奇

張商英

以上竝元符人

以上竝元符人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范祖禹 姚勔 馬默 孔文仲 錢勰 孫覺 趙彥若 王欽臣 李周 韓川 賈易 曾肇 范純粹 王古 張舜民 楊畏 陳次升 以上竝元祐人 岑象求

劉安世 朱光廷 趙君錫 孔武仲 吳安持 李之純 鮮于侁 趙高 孫升 王汾 顧臨 呂希純 王覲 呂陶 張問 鄒浩 謝文瓘 周鼎

徐勣 董敦逸 葉濤 楊康國 朱絳 朱師服 秦觀 晁補之 吳安詩 劉唐老 呂希哲 張保源 湯鹹 宋保國 畢仲游 汪衍 鄭俠 程頤 余卞 陳瓘 張庭堅 孫諤 朱光裔 張夫 呂希績 歐陽中立 以上竝元祐人 尹材

路昌衡 上官均 郭知章 龔原 葉祖洽

尹材

葉仲

黃庭堅 張耒 歐陽棗 王鞏 杜純 孔平仲 司馬康 黃隱 常安民 余爽 常立 唐義問 李格非 任伯雨 馬涓 陳鄂 蘇嘉 王回 吳儔







蕭 剗  
勝 文  
方 适  
李 昭 玘  
陳 察  
高 茂 華  
廖 正 一  
彭 醇  
以上竝元符人  
武臣二十五人

張 巽  
王 獻 可  
馬 諗  
趙 希 夷  
郭 子 旂  
趙 希 德  
李 冰  
吉 師 雄  
吳 休 復  
潘 滋  
李 嘉 亮  
劉 肇  
李 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 惟 簡  
張 士 良  
李 倬  
竇 鉞  
黃 卿 從  
什 崧

趙 鉞  
江 洵  
許 端 卿  
向 紉  
鍾 正 甫  
楊 彥 璋  
李 夷 行  
梁 士 能

李 備  
胡 田  
王 履  
任 溶  
錢 盛  
王 長 民  
王 庭 臣  
李 愚  
崔 昌 符  
高 士 權  
李 瑛  
姚 雄

陳 衍  
梁 知 新  
譚 展  
趙 約  
馮 說  
蘇 舜 民

楊 傑  
陳 恂  
張 琳  
李 侁  
王 紱  
蔡 克 明  
王 道  
鄭 居 簡  
王 化 臣

梁 弼  
張 茂 則  
裴 彥 臣  
嚴 守 勳  
李 程  
王 基  
鄧 世 昌  
張 祐

竝元符人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章 惇

士大夫處亂世。未有獲免者也。偶儻如子瞻。或觸時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賈罪。他可知已。然予有疑焉。韓琦、富弼、歐陽脩、范鎮、趙抃、程顥。皆以議新法罷去。李師中謂安石眼白似王敦。唐介、馮京亦忤安石而不列黨籍。呂公著、韓維。初時為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應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變。黃履。許垂。廢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石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而皆得與黨人之林。是非何矛盾歟。以今揣之。置韓富歐。范于度外者。蔡京之公評也。不貸章惇。羣小者。蔡京之私怨也。則夫漢有恥不與黨之徒。未必皆賢。而超然評論之外。未必皆不肖矣。元祐黨議云。互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脈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然則予所疑者。即蔡京亦自知其矛盾矣。石工安民當鐫碑。泣曰。願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豈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耶。



偽學逆黨藉附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相

王 蘭潭州韓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 熹煥章閣待制

彭龜年吏部侍郎

薛叔似戶部侍郎

鄭 湜刑部侍郎

林大中吏部侍郎

黃 輔兵部侍郎

孫逢吉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元祐黨籍碑考

元祐黨籍碑考

葉 適太府卿

項安世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

游仲鴻軍器監簿

李 祥祭酒

趙汝譔監左藏庫

陳 峴校書郎

汪 遵司業

袁 燮太學博士

田 澹宗正丞

張體仁太府卿

黃 灝浙西提舉

吳柔勝嘉興教授

孟 浩知湖州

白炎震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張道林

蔣 仲

蔡元定

一六

楊 方 秘書郎

李 埴校書郎

曾三聘知蘇州

吳 獵監察御史

楊 簡國子博士

趙汝譔淮西府幹

范仲勳著作郎

孫元卿國子博士

陳 武 武子正

黃 度右正言

蔡幼學福建提舉

周 南池州教授

王厚之江東提刑

趙 鞏知揚州

范仲壬知金州

周朝端

仲 麟

徐 範並太學生

呂祖泰

一五

吳祖儉太府寺丞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徐 誼知臨安府

陳傅良中書舍人

章 穎兵部侍郎

樓 鑰吏部侍郎

黃 由禮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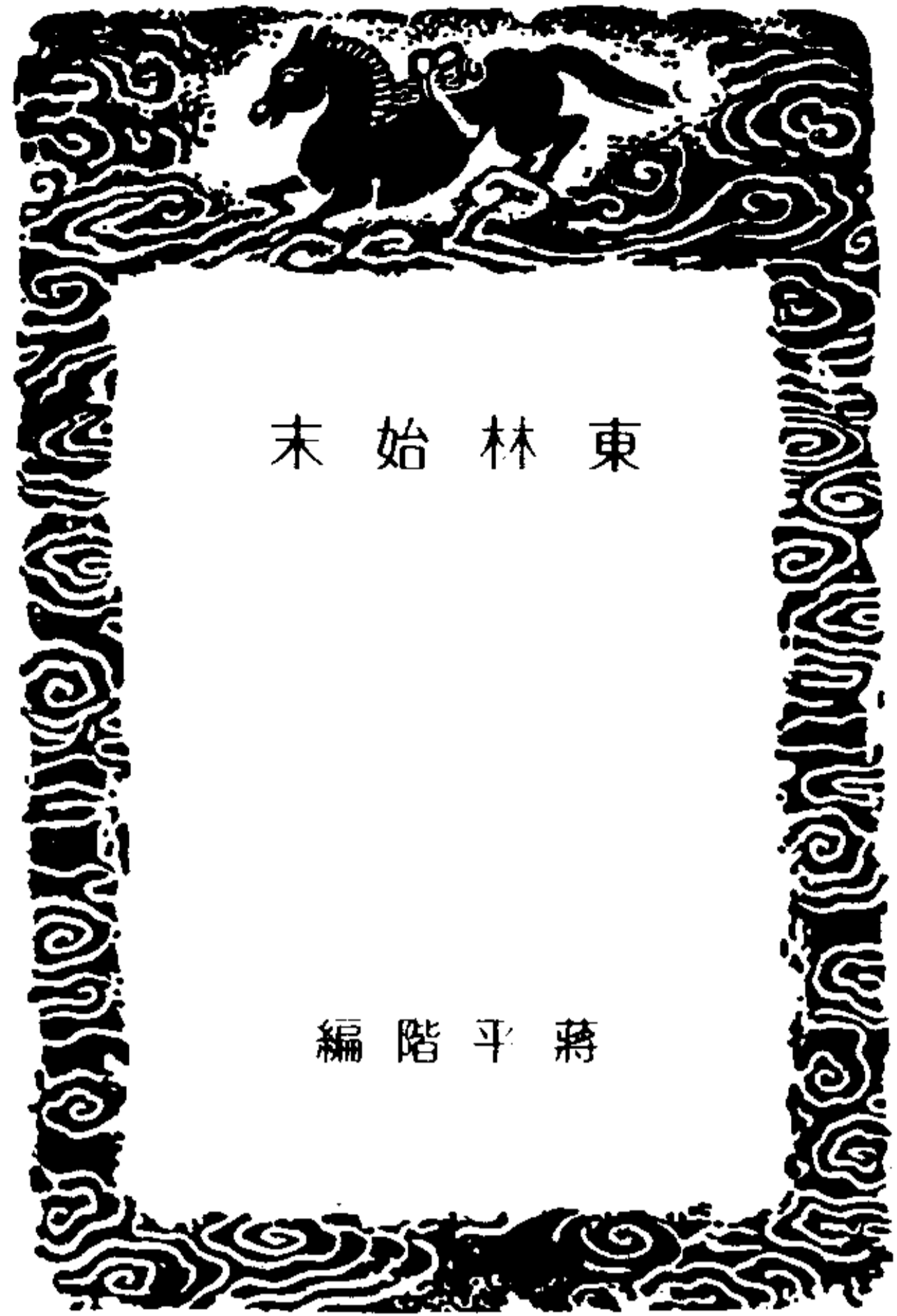
何 異禮部侍郎

元祐黨籍碑考



右元祐黨籍碑考一卷。附慶元偽學逆黨籍。明瓊山海瑞汝賢撰。按先生勝朝骨鯁之臣。直聲振朝野。粵人至今尸祝之。街談巷議。無不知有海剛峯者。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稱其專以孝心傳道命錄爲主。其闕者則以他書補之。故所錄人數較他書爲多。今以馬純陶朱新錄互勘之。餘官一百七十七人。內缺孫諤而多錢希白一人。外武臣二十五人。內臣二十九人。俱缺。豈所據陶朱新錄爲明人所刊。非足本耶。又郎瑛七脩類稿所載。亦與是書同。而獨缺蔡京之言及先生跋語。至序則仍錄之。而獨缺先生名。若瑛所撰者。郎瑛著撰頗多。亦何至掠美。殆不可解。先生所著備忘集。淳安政事稿。流傳者絕鮮。原書是書刻於曹溶學海類編集餘行詣冊中。爰校正而重刊之。昔龍頤正會采三百九人事迹。成元祐黨籍列傳補述一百卷。與是書詳略迥殊。則固大格之椎輪。層冰之積水也。跋語謂儻如子瞻。或觸時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賈罪。先生亦豈畏賈罪者。而亦作此言。良可慨已。乙巳端陽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東林始末

蔣平階編

東林始末

明 雲開蔣平階大鴻編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勲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臺省交謫而吏部曲為解僅議一職方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尚書孫鑰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為罪且既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原其心求歸于當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味心欺君臣不能為上以不引罪奪俸三月考功郎中趙南星鑄三秩調外淳熙等並罷劉道隆以不指名亦奪俸鑰乞休不許鑰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于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為職進退去斷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雷二庶僚為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雷二京職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為口實

東林始末

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先是內計去雷先白關臣鑰及南星力矯之王錫爵不悅鑰既被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賈嚴國子助教薛敷教俱論救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復合疏言之孔兼允成敷教俱謫外甲子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臣通籍十七年四歷京察部權自高拱張居正以來尚書惟張瀚嚴清選郎惟孫鑰陳有年頗能自立餘則唯唯唯唯嗚呼于楊魏而掃地于劉希孟謝廷案今復借拾遺焚或聖怒即去時之故智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為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為不結黨上怒降泰來癸未左都御史李世達請省泰來等不聽南星淳熙于庭黃各削籍 四月辛丑吏部尚書孫鑰罷 九月吏部右侍郎趙用賢罷先是用賢為檢討生女三月中書舍人吳之佳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奪情削籍之佳為御史過吳門用賢往餞不為禮因反幣終字女蔣氏之佳子鎮亦他娶不相及也用賢負氣節素不為王錫爵所善鎮訟之罷用賢之佳亦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議趙用賢絕婚非是行人高攀龍申救得罪諸臣語侵閣臣指應宿為諂諛應宿遂許攀龍并及吏部文選郎劉四科趙南星顧憲成等錫爵封應宿疏上閏十一月甲午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則孫鑰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嚴斥近李楨曾乾亨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己則曰近時不利用正人果謂出于聖怒則諸臣自

每頁頂編

東林始末

二

了言

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媚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遺以詆諆之誦為聖德累不小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嚴楊應宿激而嫂罵高攀龍疏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揭陽縣典史仍諭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兵實政乃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覈實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吏部推閣臣王家屏沈鯉陳有年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不允初閣臣王家屏以諫冊儲罷歸至是上論有不拘資品堪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上上覽不憚下旨詰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吏部尚書陳有年爭之以為家幸總憲廷推自有故事王家屏為相有名若幸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因乞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貫陳于陞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文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盧明陞遂中立先後疏救上益怒憲成削籍調明陞中立按察司知事甲午禮部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誦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為請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寬平所斥必旋加拔擢一貫既入相以才自許不為入下憲成既誦講學于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鄧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謬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



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部文選郎中蔣時馨倖進爵爵下廷議尚書孫丕揚代

時馨辦丙戌時馨削籍時馨貪贖初知新喻調嘉魚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為敵衣冠從鄒元標講學歷

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質且曰戎政兵部左侍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宰

不得遂同諭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詆李三才授趙文炳黃昭太宰而代之上怒其瀆辨甲午

速故浙江海道訓使丁此呂將時馨既斥孫丕揚為曠由此呂沈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揚遂上此

呂訪單貪婪職跡難建言無俾脫理命逮下獄對簿之日承服殊砂林具等繁舉丕揚遂與思孝交惡矣

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屬負國丕揚乞休不允十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言言官攻言官大臣

攻大臣不若俱罷之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能不許時吏部尚

書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言權官坐謀鷹犬效力義難再留以位黨丁此呂沈思孝也上責丕揚無大臣

體宜協恭毋相抵牾閏八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罷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朱

暨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點朱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東林始末 下

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二臣年未及艾易少需之先爰立老成者廢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請告上不許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劾鯉鯉求去益力上私語曰沈尚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計章下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學生

子華奎華璧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絳奴產子壽兒及弟如言妾子尤金梅所出竝入宮長為華奎次

華璧儀賓汪若泉嘗計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乃寢華奎既嗣楚華璧封宣化王華越素強禦忤王越

妻又如言女知其詳越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官婢胡氏詐為身臨薛時

抱妃兄王如言子為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絳舍人王玉子為華璧皆出于妻恭人王氏口王氏如言女故

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上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正

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世系事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廢而又發

于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真兒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則

華越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劾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非劾則楚王

跡不自各宗罪不定王跡勘各宗罪不勘人於何服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趙

世卿倉場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閣部互相齟齬給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謹簡

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于

永清給事姚文蔚劾及沈一貫九月己巳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舉各劾郭正域夢舉并及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為真而正域罷去尋楚

府東安王英傑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暄等請復勸假王不聽時票楚事皆朱廣二沈引嫌不出 十一

月妖書事起沈一貫疑郭正域為之錢夢舉遂直指正域且及輔臣沈鯉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將例轉內

監賈忠貞語丕揚乘妖書可免丕揚遂起而佐之後歸獄噉生尤得解

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

亨主筆疏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疏上雷中三月辛巳吏部趨計疏中

旨謂被察給事中錢夢舉御史錢一鯨等復論京察科道不稱職者甚眾皆不肯必有私意朕不得無

疑蓋以一貫私人被詰責也時喬純言察處科道萬歷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九

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參眾失公而聖諭嚴切臣等無狀宜罷上不問南京總督糧儲尚書王基以

拾遺自辨上特問之夏四月刑科給事中錢夢舉復論楚事請削前侍郎郭正域籍并言左都御史溫純

黨庇工科給事中鍾兆斗例轉亦誣奏純乞休大理少卿徐宗濬吏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御史孔貞一

等皆論夢舉違禁妄辨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亦言之俱不報五月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劾沈一貫偏置

私人蒙上籍下錢夢舉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貫夢舉皆疏辨夢舉謂元珍為溫純鷹犬降一級調極邊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東林始末 下



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純皆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弼各論王基錢夢舉鍾兆斗必不可兩沈一貫結近侍賜施陰設秋七月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沈一貫欺罔誤國于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錢夢舉鍾兆斗各避疾京察始得奏尋謫賀燦然龐時雍奪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戶部尚書王基免時有布衣在一貫坐夢舉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噤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致仕一貫連歲乞休疏入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于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說鯉為呪呪上命取觀之曰此非呪語也妖書事起危其賴上知其心得無恙及放歸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鯉半之出都日猶有護其衣紅袍閱邊者中官陳矩為解乃已孫居相奪歲俸陳良訓錫三級調外

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又論朱廣召舊輔王錫爵時顯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為工賢否混淆引張禹胡廣為戒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等文章劾廷機廷機故清介而攻之者詆為輩金奧援御史葉永盛極辦之廷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 秋七月總督漕運李三才請補大僚選科道用廢棄其論廢棄曰請

東林始末

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于皇上無忤今乃假主威以網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為甚參政姜士昌齎表入京奏別遺奸錄遺逸遺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廣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廣廷機上疏辨降士昌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安州判加謫士昌與安典史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輔臣朱慶李廷機大罪十有二指一貫廢廷機為過去現在未來三身布置接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謫普安州判 九月先是王錫爵辭召手疏言皇上于章奏 概畱中特部棄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驚臣謂君父至尊必自立于無過之地請幡然降旨盡除關稅召還內差散內庫之有餘濟邊儲之不足天下必歡呼踊躍以頌聖德謂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推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為先庶官以科道為急科道考選久停與其故裁抑而不肯以塞賢者之途孰若稍疏通簡新進以決舊日之壅此今日攬權上策也

時疏甚密而都御史李三才鈎得之泄言于眾謂錫爵以臺省為禽獸于是南京戶科給事中段然首論錫爵與朱慶密揭擅權亂政不報 起孫玉揚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為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士晉劾錦衣衛左都督王之楨為輔臣爪牙心腹亟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給事中蕭近高給事

東林始末

東林始末

三

丁巳

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慶國儒言臺省五十餘人共糾朱慶奸狀而尚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報十一月壬子朱慶卒于官慶性淳謹同鄉沈一貫富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慶卒廷機嘗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策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遷移居演家所之真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歷四十年始得請塞署閉門無履跡

三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九翰亦奏辨繼芳為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閣甚急嘗謂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即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為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為紹徽銜之因噉繼芳庶元翰 夏四月吏科糾擯去諸臣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詆至不可問 戶科給事劉文炳請召鄭元標不報 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今聞總憲四岳薦蘇漢臣諛莽天下之大可愛也時三才需次內事輔忠首劾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在衡交章為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為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瑤橫其蜀能捕其爪牙以尺筆斃大盜三才多取多與收探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曰至憲成信之亦為游揚三才富宴虛成止蔬三四色厭明

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



即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是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緝之

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勅李三才不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淡漢勤學力行為古醇儒當行勸以服諸臣心時給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錢案爭之紛如聚訟

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 三月吏部尚書孫丕揚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逃察命下都察院議處初明時巡關劾寶坻知縣王淑汴吏部右侍郎王圖子也及臨京察知不免遂先發攻王圖御史史記事論之明時奏辨主事秦聚奎言明時論王圖在去年十二月丕揚論明時在今考察先一日而卒之明時撓察之疏亦平無聞大臣結黨欺君天下大勢趨附秦人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于是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俱以撓察論聚奎丕揚奏參聚奎并以湯寶尹等七人訪單送內閣關臣葉向高疏如丕揚指金明時以不謹免尋以辨疏犯御諱削籍四月庚辰計疏下令秦聚奎開住南京國子監祭酒湯寶尹郎中張嘉言主事徐大化御史劉國縉王紹微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

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 翰林院修撰韓敬疾去敬先師事湯寶尹在禮閣越房拔為第一敬有時名而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好時政實尹因及敬

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十月禮科給事中元詩教言今日之爭始于門戶門戶始于東林東林倡于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奸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道之言路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甯願見之哉末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

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十一月御史劉廷元參李三才佔廠盜皇木結交內侍起官御史劉光復給事中宮應震等交章論之命給事中吳亮嗣住劾亮嗣報其實下三才舍人于理三才尋削籍四十五年三月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案職為民竇子侮陸大受皆被斥時葉向高既去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短長吏部尚書鄭繼之主察徐紹吉韓浚佐之

之案初爭挺擊為韓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污子解大受有清操持論與之案合亦被逐時上于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絀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于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為元詩教韓浚周永春楚為宮應震吳亮嗣浙為劉廷元姚宗文勢張甚湯寶尹輩陰為之主實尹負才名而淫污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峻韓浚以問鄉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案論甚正何為重處之浚驚愕不語

四十六年十二月主事鄭之麟奪職閑住之麟負才名附給事中元詩教韓浚求轉吏部不得遂計奏詩教浚又擅離任被斥

四十七年十二月會推閣員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借之而禮科都給事中元詩教兵科薛鳳翔又屢駁具如延登指各歸責于輔臣方從哲從哲奏辨俱不報先是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愈擊乃一切置之高爾方從哲獨相七年上喜其無能而安之山東趙煥為冢宰詩教又從哲門人故其勢尤張已而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為一君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齊浙遂離之麟既被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二賓鍾惺皆有才名俱改用而嘉遇素潔清亦與眾共擯趙興邦為兵垣仍入禮閣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興邦遠陞京卿御史唐世濟助嘉遇攻興邦而元趙之勢衰時廷議所喧持者唯禁道學一事吏治一防俱置不理

泰昌元年即萬曆四十八年也八月己酉鄒元標為大理寺卿科臣惠世揚上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吏部尚書周嘉謨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于是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壬戌以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仍諭內閣特召舊輔葉向高初光宗踐祚逾月崩未及用向高等熹宗既即位乃遣行人徵之 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參大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案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

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

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

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

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



官二案臺省交章論之至是歸  
 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漣以移  
 官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漣因乞歸御史馬逢舉上  
 言楊漣何罪無罪即功在安社稷罪在攻大璫罪  
 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子退則小人  
 進矣 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治亂由于議  
 論之公私皇祖成申以後沈一貫未敗之時在朝者  
 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艾  
 察典可壞大獄可毗時則有錢夢皋康丕揚為之首  
 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  
 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  
 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為之首壬子癸丑之  
 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學差可預考  
 選可排吏兵之諸事可日試以為當考察之把持可  
 一網以無阱時則有元詩教趙興邦為之首有如今  
 日三咨竝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為先事之慮者以  
 用人言之如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  
 明遇魏雲中等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如必借此  
 相引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于月旦窮兇之醜類尙  
 謂春夢于餘矣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下市德  
 之私緣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以移官言之如方震  
 孺毛士龍等十有餘輩聞發說明在科臣楊漣潔志  
 遠嫌不難聽召用于他日臺臣賈繼春質心愛主何  
 妨付定論于國人若復侈談羽翼追憶几筵欲掃疑  
 端愈增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臣請約言之  
 銓除在真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毋輕出  
 言以佐闢國家要以邊事為首務毋自起室內之戈

東林始末

今日終以君德為大本母徒為將順之節 二月起  
 劉宗周禮部主事王之案刑部主事高攀龍光祿寺  
 丞 八月給奉聖夫人客氏地以陵工成命叙錄魏  
 進忠御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震賜倪思輝  
 朱欽相等先後糾之降調有差  
 一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為太常寺卿 三月  
 禮科恩世揚疏參輔臣沈淮借募兵之名為護身之  
 術陰使其黨晏日華替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再見  
 江彬之事外戚鄧養性厚募死士有違祖制不聽御  
 史侯震賜亦以劾淮調外六月刑部尚書王紀奏劾  
 輔臣沈淮巧能移人主之視聽力足傾天下之是非  
 交結權黨誅錮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興  
 又曰臣指其繁京而淮不肯受試取惠世揚周朝瑞  
 魏大中董羽宸等疏一一讀之則京之為京隱括于  
 此矣上以煩言責之淮尋予告回籍紀革職為民  
 八月以楊漣為太常寺少卿 兵科給事朱童蒙疏  
 劾都御史鄧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釀金  
 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答之工科給事鄧  
 興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上責其狂悖奪俸下  
 是元標從存五疏乞休元標即移家出城遂予告歸  
 驛去 翰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雷中  
 庶吉士鄭鄞疏促之俱降調 太僕少卿滿朝荐上  
 言國事顛倒成于陛下者什之二成于當事大臣  
 者十之八九疏入除籍為民 十一月以趙南星為  
 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徵為大  
 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建

東林始末

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媚  
 進忠之語中旨切責 冬十月以楊漣為右僉都御  
 史協理院事  
 四年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趙南星上言吏部四司惟稽勲  
 司一人餘司皆二人以稽勲事寡也然今日之稽勲  
 皆儲為文選考功之用宜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格  
 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同  
 邑同司之例為言上從之于是南星調職方司郎中  
 鄒維璉為稽勲主事外察維璉與原任主事吳羽文  
 皆江西人羽文逐拘舊事求去維璉亦不敢履任刑  
 科傅櫬疏侵之羽文求去益堅維璉亦上疏力辭櫬  
 復疏以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交通  
 故內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詔下文言于獄嚴訊之光  
 斗上疏自理大略謂櫬之意不利于稽勲有鄒維璉  
 銓司有程國祥吏垣有魏大中故欲一網去之且指  
 其言東廠理刑傅繼教為兄弟布道窟穴大中亦上  
 疏辨得旨命大中赴任供職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  
 淑相繼為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請骸骨疏曰臣十  
 入疏乞歸時艱主憂臣即去何安願臣罪戾多矣即  
 如科臣傅櫬所論汪文言實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  
 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臣  
 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耿耿愚忠  
 竊謂言官之計奏數不可開駕帖之擊人漸不可長  
 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予以釋官府之嫌消  
 縉紳之禍上慰諭雷之已而大中既任復傳旨詰  
 責大中櫬情事未明何得赴任櫬乃上言明旨不宜

東林始末



二三中旨恐開旁竊糾近臣以自解 七月大學士  
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務忠賢同事者更  
希憲阿旨向高劾即擊肘楊漣二十四罪疏上忠賢  
恨刺骨御史林汝霖竹璫瑤圖向高第索之向高  
知時不可為發憤決去疏三十三上後得請 左都  
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呈秀  
巡按淮陽有狼籍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醜遣  
攀龍因考察劾能之已而呈秀以魏璫義子起用  
冬十月朔有事太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魏大中糾其  
無禮指稱惟奢安不拜正朔廣微深銜之上疏自辨  
御史李應昇疏糾之謂廣微不可見乃父於地下廣  
微見疏志甚廣微父魏允貞也嘗為諫官得罪閣臣  
去 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  
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  
龍乞罷許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不允亦調外時推  
山西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沈靜有為欲以處  
之許于員外夏嘉遇嘉遇述其意于湖南道御史袁  
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先是應  
祥令嘉善大中知其才守遂會推焉陳九疇有私恨  
遂言應祥昏耄大中以門牆私之互相奏辨有旨會  
勘吏部坐事臣論人失實上中旨以朋比切責之降  
大中等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士韓爌力救  
不聽引疾歸已而刑部尚書喬允升吏部侍郎陳于  
庭都御史楊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部屬張光前  
鄒維連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黜部署皆空  
戶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  
尤望皇上盡入陶鑄化其畛域而天語頻煩責以朋

比彼此之互異既草水火之情形立見處廷黜陟不  
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為殷鑑疎入降調 十二月起  
徐兆魁為吏部左侍郎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煜太僕  
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理寺丞霍維華郭  
興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梁夢環追論復逮汪  
文言自是羅織靡已楊漣魏大中相繼斃于獄御史  
李蕃疏劾輔臣朱國禎時韓爌既去魏廣微未得為  
首輔曠蕃劾之  
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書院 殺熊廷弼初  
楊左事起以移宮為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  
也已復改為封疆周朝瑞曾疏薦廷弼而顧大章與  
楊維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疆率入移  
宮于是一網盡矣  
七年八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賢  
客氏其黨相繼伏法 冬十月吏科都給事中陳爾  
翼上言東林餘孽偏布長安每欲因事起釁憂不在  
小乞勅下嚴備嚴緝禁之上曰羣臣流品先帝澄汰  
已分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孫平康之理母事播摩  
形影以滋爭競 十一月戶部員外王守履劾崔呈  
秀薦舊輔韓爌上以韓爌清忠有體下所司知之  
崇禎元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倪元路上言臣入都邸  
抄凡攻在魏者必引東林為竝案一則曰邪黨再則  
曰邪黨夫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  
又邪黨乎虛中言之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  
宗主者太都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  
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  
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漸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

名義士人之行已當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  
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  
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  
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  
何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  
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  
徒亦所謂悖理者矣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恩綸酌  
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深防  
報復臣竊以為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既屬崔  
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况年來借東林以媚  
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  
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  
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與楊維垣互出疏相往復  
上是其言時元路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常曰渠何  
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  
五月御史袁宏勳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入黃扉揚  
揚自得挾句之閒革職閒住無虛日其最可異者楊  
所修實錄香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  
錮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聖毀毀  
典謂水火元黃是書為果今毀矣水火元黃息耶戰  
耶未燬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燬以後鴻訓又  
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鎮撫司會書張  
道濬亦許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爭之且言道  
濬出位亂政非重創不止御史史范高捷相繼彈鴻  
訓鴻訓尋以事罷歸 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吏部  
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尚書溫體仁  
許謙益天啓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上



召廷臣及體仁謙益于文華殿質辨良久上曰體仁所參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眾臣不敢盡言即收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部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淺望輕如糾謙益欲自先於收卜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鑑上叱之下錦衣衛獄刑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召為民下千秋于刑部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爾爾隨之矣上大稱善遂停收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對稱旨至是收卜謙益必欲得之而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儒連力扼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適滋上疑耳 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召對謙益自為收卜定於此日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湧泉而謙益出不意頗屈

東林始末

等交劾之俱不問至是度孟再糾之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調外初定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御史史范力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延儒溫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敢任又上英察不能遽起大獄也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時大學士韓爌亦被劾歸二月給事中葛應斗糾御史袁宏勳參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囑于兵部尚書梁廷棟吏部尚書王永光宏勳道濬皆王永光所任也俱論成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論永光誨貪崇墨永光罷 五月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成定海衛龍錫出獄周延儒即過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龍錫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上固不甚怒也于是聞者謂體仁質直而延儒虛偽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儒也嘉善錢士升為龍錫門生聞體仁語頗多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東林始末

東林始末

大學士周延儒罷始溫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儒力援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于是陳贊化屢糾延儒即義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凡與延儒為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詆延儒放歸 七年三月召大學士何如寵人朝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為相水旱潦臻盜賊滿路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寔旨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其率妄調外 八月甲戌召廷臣于平臺問誰堪承辛總憲者令各給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眾不同上許之勲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旁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勲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家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九力捷失色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之應熊故善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善者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甘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乙亥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為左都御史

東林始末

東林始末



中都巡撫僑一鵬巡按吳振櫻被劾而振櫻體仁鄉人曲庇之時何吾驕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劑其開得解 秋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既而以疾告不允溫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簡入政府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驕文震孟能初吾驕震孟在直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自恃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鄆嘗選除大拂體仁意至是票陞疏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再騶震孟朝罷矣譽卿擊璫有直聲沈淪諫垣十年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官不竟其用 逮庶吉士鄭鄆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鄆薄于宗達宗達嘗揭其杖母蒸女震孟既竹體仁體仁併恨鄆鄆即以宗達所揭入告下獄 九年二月吏部尚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壯以論宗秩事下獄 巡按蘇松常鎮御史王一鵬奏薦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 夏四月大學士錢士升能切溫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為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而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為主士升亦助體仁至是體仁并欲去士升因福建右衛經歷吳錕化計奏士升弟士晉即擬嚴旨仍囑林鈞母泄言欲借弟以逐其兄也士升遂引歸 五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出前大學士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狀母張氏

東林始末

三

丁巳

何體仁與出軌道話之德移獄刑部成延綏 秋七月國子祭酒倪元璐免元璐與同邑左庶子丁進不合喉誠意伯劉孔昭評奏也 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部尚書霍維華上謂維華逆案世濟蒙蔽下刑部獄明年正月霍維華成歿

十年春正月常熟章從儒評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羅式邦疏上溫體仁逮之下刑部獄幾殆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其死發從儒陰謀立枷死謙益等尋得釋 二月逮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初提學僉事袁繼咸守官奉公自書卷外無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譴奏之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冤命并孫振逮訊 三月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洪覈奏元洪因極言文聲之妄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溥采為古學以相砥礪天下靡然鄉風不為政府所悅故朝論多苛及之時蘇州推官周之變亦評奏溥等樹黨挾持 夏四月兵科給事中宋學顯貴州道御史張盛美俱例轉湖廣河南參議撫甯侯朱國弼劾溫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逐學顯盛美上不聽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成邊 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體仁在事諸臣攻者無虛日體仁與舉朝為仇其庇私黨排異己未嘗有跡但因事圖之使若自攻者而主柄陰為所假上竟不之疑 八月以薛國觀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 十月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議左諭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偏上疏有不如鄭鄆之語寢之刑科給事中馮元綱言道周忠足以勳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已而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請外 十一年八月南京戶科給事張焜芳論前巡鹽兩淮御史史張錫命憂去遺課二十一萬范攝事盡入其家簡討楊士聰攻之范諉囊錫命時錫命卒子沆奏辨大學士錢士升擬旨罪范王應熊曰史太僕大有才未易擢也擬上上果不聽至是范復奏辨又發張焜芳朋黨狀焜芳奪官 十二年六月以左懋第袁愷陰潤蘭剛中范士髦為給事中詹時雨李近右汪承詔張緒論楊四重為試監察御史吳昌時等並各部主事昌時首選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謂薛國觀所為恨之 八月故庶吉士鄭鄆磔于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評奏鄆不孝濼倫與溫體仁疏合法司定罪擬辟上命加等鄆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當時欲借鄆以傾震孟道周諫駁逾重而鄆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 十三年夏四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理廷杖論成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涂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積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難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擒讀書不倦此臣不為道周惜而

東林始末

三

丁巳



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  
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  
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  
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  
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過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  
杖之論成 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  
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  
頗向用之至是因擬論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  
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  
尙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上召  
國觀語及朝士焚賄對曰使厥衛得人朝士何敢賈  
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  
事以及于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尙書傅永淳南京吏  
部尙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以  
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眾十二月國觀奏辨不聽命  
入京即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刑科給事中袁  
愷誣劾出于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 夏四  
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  
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  
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  
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六月故刑  
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  
襄費于庶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誇溥大力  
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日夕必速未幾而王陞彥  
果劾臣矣一甲居庶常結黨招權陰壓黜陟之柄豈  
不異哉上令丁煌指證下倪襄于獄既而奕琛亦劾

東林始末

張溥并及故禮部侍郎錢謙益 八月辛亥故大學  
士薛國觀賜死誅中書舍人王陞彥各籍其家初國  
觀以王陞彥通賂免官命伺其即則王陞彥至執下  
獄陞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  
言即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僉云昌時實啓  
其機 十二月甲子成黃道周解學龍初刑部尙書  
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道周之罪前  
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之際臣不敢不慎  
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食酷未有以建言誅者  
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食酷之失而有建言蒙  
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  
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周道周疏空言一二臣  
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  
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  
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圖勳念而臣已論定  
嗚呼何及取仍以原擬上從之

十五年夏四月省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  
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爲營救得起用 八月召還黃  
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  
能回延儒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  
救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  
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  
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爲人  
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  
宮即傳旨復官

十六年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  
事

東林始末

元

丁

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  
轉銜司吏部尙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答曰  
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  
而三俊不知 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  
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  
廣其數意爲臺省爲驅除地也 夏四月河南道御  
史祁彪佳劾吳昌時案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  
賀登選各疏參之 五月吏部尙書鄭三俊以薦吳  
昌時引咎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劾  
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建竊權附勢納賄  
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  
人而昌時仲建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蔣拱宸何綸交  
劾之七月乙卯上自訊昌時于中左門拷掠至折脛  
乃止徵延儒聽勸延儒先薦大學士王應熊途中密  
語令先抵京上遣縱騎趨延儒入偵知之罷應熊尋  
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  
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  
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  
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于敗



附錄

倪鴻寶先生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開朝廷之局凡三變矣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不爲之理所謂鼠窟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元黃時勝時敗其既聞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敢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直曰禽賊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愈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虛公百爾臣工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勝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籌難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穿正人其正人既禍敗無可自解亦曰吾君子其宵人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于禍敗由是宵人正人皆不敢言黨而黨愈熾黨愈熾而國是不可問矣究之指以朋比斥爲僞學竄逐禁錮殆無虛日子以世忠無真品望不患無與經濟耳所謂道德事功垂之竹帛貞之珉石蓋繁乎未有睹也嗟乎此後世之所以衰也夫

東林始末一卷

明蔣平階撰平階字大鴻華亭人是書進東林門戶始末始於萬歷二十一年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道熙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廷之中京察終於崇禎十六年大學士周延儒之賜死惟敘朋黨攻擊之事故於挺擊紅丸移宮之爭客魏之禍與遼東經撫之構均不敘述蓋意在齊楚浙三黨勝負之間餘非所詳然諸案正諸人之假以攻擊者既以楚案著沈郭構變之由而不及諸案則遺漏孔多中如記顧憲成之援李三才徐石麒之舉吳昌時一著其受欺之由一著其畏禍之故頗無隱諱而延儒通曹化淳以復相由張溥之力乃歸其事於丹陽監生賀順及應城之侯氏未免曲筆至吳昌時之改吏部由交通周延儒乃歸其事於鄭三俊與延儒若無預者尤非事實矣

四庫提要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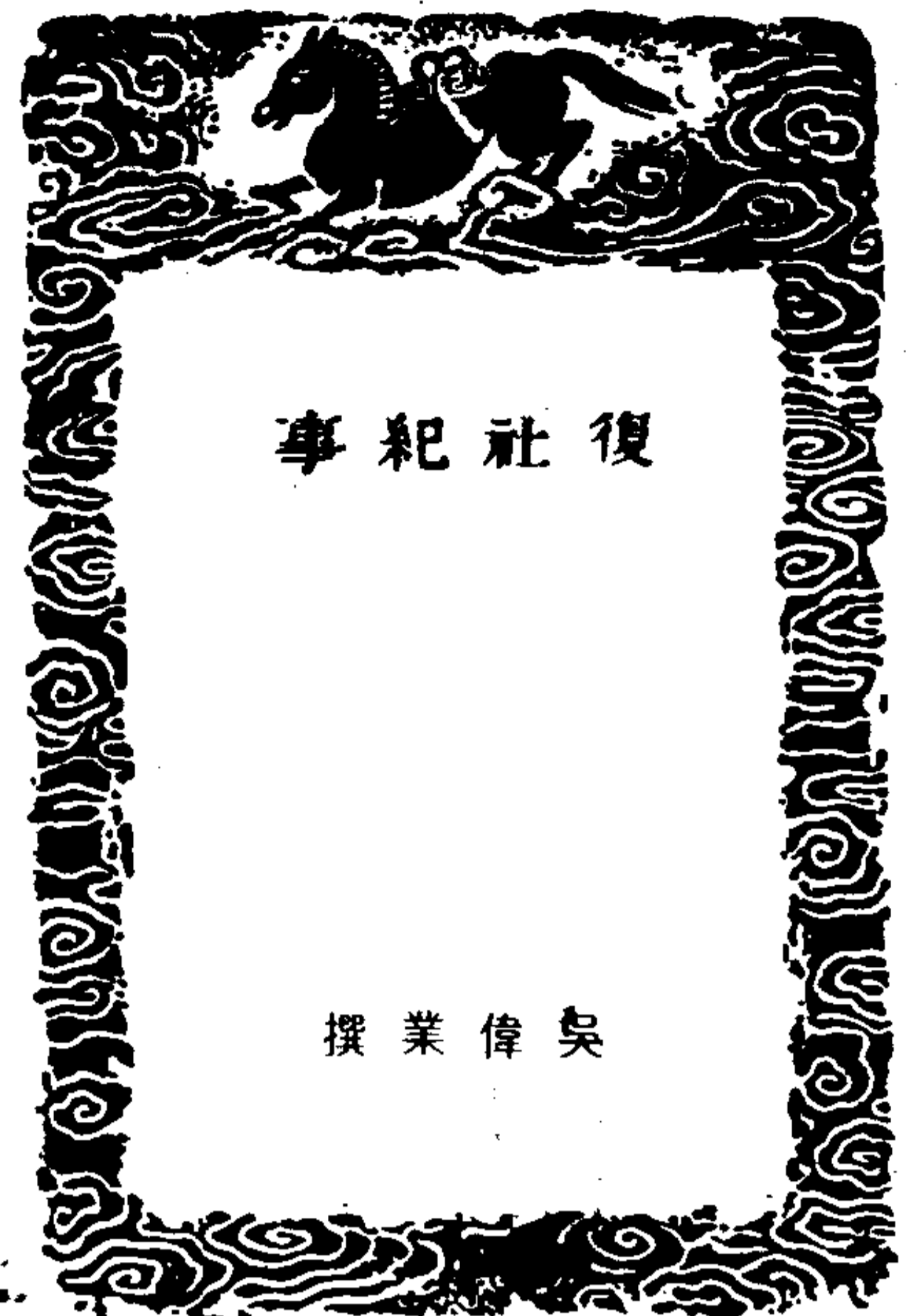
胡玉澐撰

東林始末一卷

蓋意在齊楚浙三黨勝負之間餘非所詳然諸案正諸人之假以攻擊者既以楚案著沈郭構變之由而不及諸案則遺漏孔多中如記顧憲成之援李三才徐石麒之舉吳昌時一著其受欺之由一著其畏禍之故頗無隱諱而延儒通曹化淳以復相由張溥之力乃歸其事於丹陽監生賀順及應城之侯氏未免曲筆至吳昌時之改吏部由交通周延儒乃歸其事於鄭三俊與延儒若無預者尤非事實矣

玉籍案錢大昕養新錄中六有齊楚浙三黨一條歷引明史夏嘉遇傳等頗詳備又明了當參觀也





復社紀事

吳偉業 撰

復社紀事

太倉 吳偉業 撰

自制舉藝之法行其撰著之富單行可傳無如臨川陳大士際泰大士與其友羅文止萬藻章大力世純艾千...

復社紀事

徒無他詩書之道斷而兼恥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臨雍講學不與斯民生當其時者圖仰贊萬一庶幾導...

故為抑揚以示縱橫非其讀書本指已先生既篤志五經請史不復用制藝與千子爭長短獨取其事折衷於...



國吏民極陳時政關失山陽一安庸武生上書言事  
 拜吏給事中內極陳險駭之徒魏思鈞奇抵嶼以封  
 事得官相溫陰計此便遂鈞致陳履謙張漢儒與謀履  
 謙漢儒者故虞山胥吏有罪亡命入京師而政府迫腹  
 心逐之東第密受記告虞山及其門人韓公式相所為  
 不法相溫從中下其章銀鑄遠泊而復社之獄並起先  
 是郡司李國周之妻名士於兩公為善好而太倉守  
 東粵劉公士斗皆幸未同年生相厚善郡自以它事與  
 守相失除中守於浦御史顧以和章聞守有惠政  
 兩公挽之不為然周俾無所容周內慙因對曰若  
 我故人遇事不右我而聚辱我持兩公所為軍儲說願  
 相詰而軍儲本由一色規便益建請事亦未施行於漕  
 政無所得失雖假借相詰注不能有以難也周性下急  
 又為語語問類曰甚上臺亦凌辱之尋獲狂易疾  
 乞養去官州人陸文璧者舉無行嘗招擄取賂受先  
 執而扶之知書國方復社遂入都就張漢儒同邸舍  
 黃錄得賜見國觀若獲兩公事十餘條漢儒備上章經  
 奏上疑兩案雜併遂下提學御史山陰倪公元璘驗治  
 倪公野者即蘇松道慈谿翁公元璘所獻以奏曰臣奉  
 詔董諸生而復社多高材生相與考德問業不應以此  
 為罪大聲挾私憤誦詆欺蒙欺上聽所奏故不以重  
 味死聞有詔并元璘級級調用相溫自謂怨已構事終  
 遲緩不決文聲小人語不足為上聽知司李老悖失職  
 可以利啗而動也嗾奸弁李應賓條奏內詰之罷去狀  
 書開其端命奕奕給而挑之若家放物可引手致而之  
 遂以母服走七千里伏闕上書矣任者色子不快於社  
 事謂先生以闕里自擬曰配曰哲傳會指曰先生葬母

六

門下士以古文字書誌表誤配作妃手自竄定其本  
 已有流傳者之蕪草復社或問遂大書之許為借端又  
 無名氏託徐懷丹檄復社十大罪語皆不經之蕪入京  
 師執二書為左驗先自言爭濟棄官語侵撫臣張公國  
 維按臣祁公彪佳坐以黨私壅蔽於溥采則危言醜詆  
 陷以不軌賴上神聖疑其太切當有詐章下所司如前  
 之蕪修飾或問及檄謀再上而陳履謙張漢儒為東廠  
 緝獲事榜死長安右門盡得相溫通狀坐罷免宵小  
 為失氣之蕪竟不得官文聲去為道州簿賊敗瘞死未  
 幾薛國觀從庶僚得政蔡奕琛與里蒙吳中彥者交私  
 受其金為驚獄南御史成公勇發其事以指縱疑先生  
 謀蓋急吳來之昌時為禮部郎移書先生曰虞山毀不  
 用滿持相不三月被逐東南黨獄日聞非陽羨復出不  
 足弭禍主上於用舍多獨斷然不能無中援惟丹陽盛  
 贖伯可與謀順伯時客先生所故與介生始舊雅負確  
 論見其書奮曰來之莢誠善顧非公言莫足鼓動者某  
 請銜命矣先生嘿不應來之以己意數申款問遺中貴  
 人卒不能得要領聞刺探一二禁密語耳中數為人傳  
 說沾沾自多公卿同側目國觀以私人王陸彥賂遺事  
 敗下北司考竟得罪陞彥雲間人出自吳氏國觀微疑  
 語泄以及此禍將死語監刑者曰吳昌時殺我語上聞  
 來之不以為憂顧色喜已而陽羨果召召自出上意初  
 非有他也而來之自謂謀已行視世事彌不足為先生  
 前十日屬疾卒于家千里內外皆會吳私諡曰仁學先  
 生崇禎十四年辛巳五月也其十一月蔡奕琛以賄國  
 觀前事逮訊不肯入獄抗章自訟為復社諸人構陷以  
 舊邑令丁煌語為徵復社或問及檄增異上之且因

以并攻虞山曰復社殺臣虞山教之也陽羨方敦禮在  
 中道時相為調旨責二人具對虞山奏曰臣先張溥成  
 進士二十餘年結社會文止為經生應舉臣叨任卿職  
 不應參涉奕琛以舊輔溫體仁親戚疑臣報復其坐王  
 陸彥事自有容斷非遠臣所得與知采奏曰復社之起  
 在臣令臨川曰自此杜門病廢十年謂復社是臣事則  
 臣非其時謂復社非臣事則張溥實臣至友上覽其詞  
 直置弗問而奕琛坐本罪論戍再用御史劉熙詐言取  
 先生所纂五經註疏大全及禮書樂書名臣奏議數百  
 卷繕寫進覽人皆謂先生著作之才見嫉時宰不獲盡  
 史職於生前僅得受主知於身後可為國家人材痛惜  
 然先生死而讒口嗷嗷猶追仇其地下之骨幸蒙天子  
 瀚雪又并其遺書拂拭之於以見稽古之不容泯滅而  
 海內為之興起此乃斯文厚幸而先生之夙志也先生  
 嘗密疏放時十餘事要陽羨以再出必行會上慮已屬  
 任師相蠲通租舉廢籍撤中使止內操政多可紀悉當  
 時所劾記識者皆追功先生而頗恨其身沒不究於用  
 陽羨亦以此不終云來之不知書粗有智計尤貪利子  
 進難以獨任比陽羨得志來之自以為功專擅權勢陽  
 羨反為所用山陽江北諸君子不能平而責數來之子  
 朝熊魚山則復社初起時所宗來之以邑諸生親受獎  
 過者也至是官棘寺為國是異同廷擊首臣忤旨杖闕  
 下繫詔獄來之方能俾政府申救顧不肯強諍陰嗚唯  
 諾漫具彙體示調解而已無何御史發來之他罪首臣  
 為所累與俱敗事具國史介生矣未成進士選庶常踰  
 年國亡不能死汚偽命南奔伏法於金陵仲馭以鈞黨  
 賜自盡受先為經紀其喪仲馭之請授南都也懷寧阮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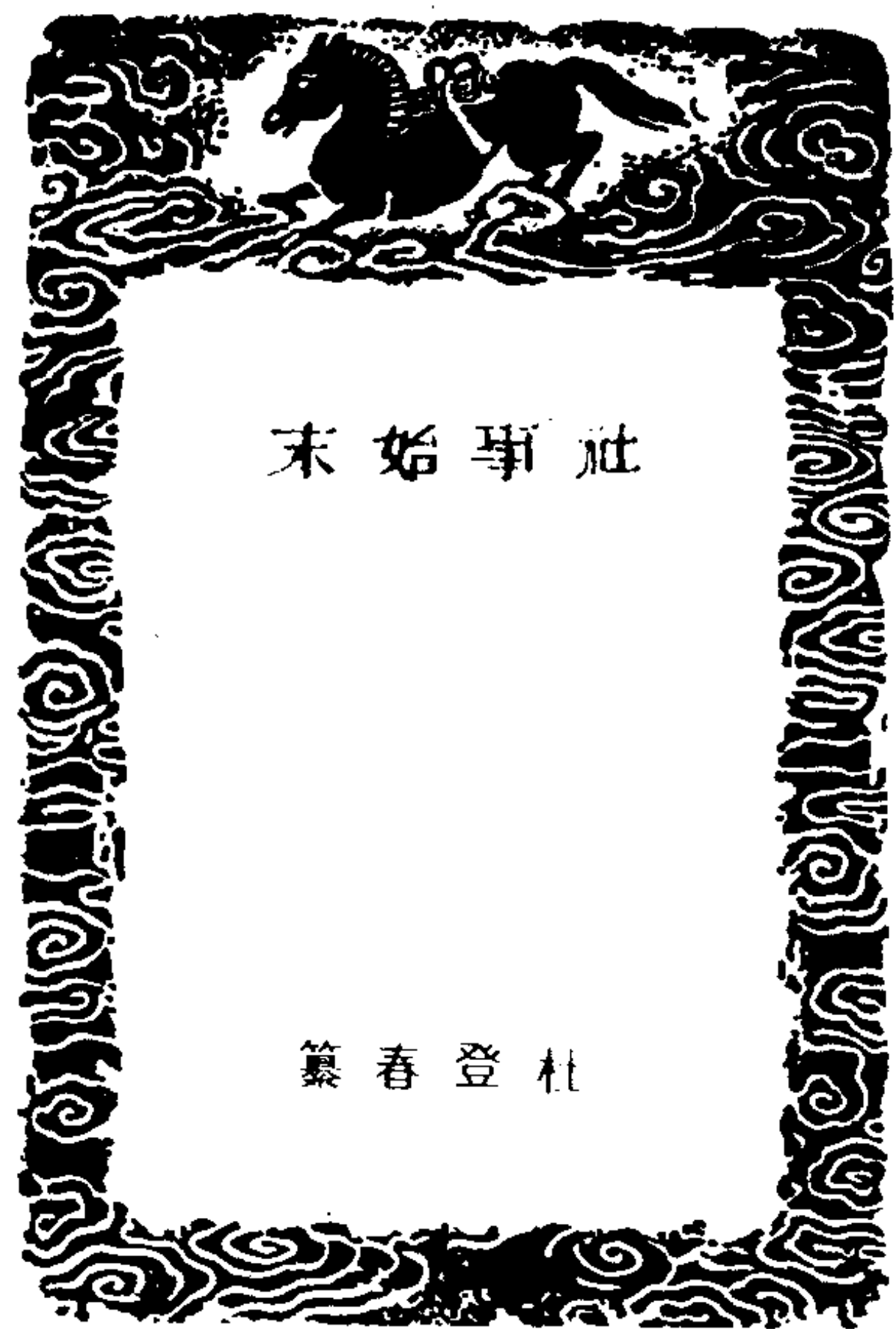
復社紀事  
大鍊故奄黨傾危喜結納仲馭令其門人微之出境阮  
綏頰輪平弗許介生嘗一遇之于杯酒間少弟我容後  
至語不合推案壞坐坐者皆失色介生徐引去不爲謝  
阮銜之刺骨山東劉澤清故羣盜也既賁陽募知名士  
奉書五百金虛左席以邀致介生介生却其幣弗往弘  
光中此兩人中外擅威福南士甘心復社迎合當事之  
意流傳增飾取不逞詞傳著介生口中二憾交作遂伏  
首惡之誅及至仲馭不免人始知介生應死其殺之未  
必盡以其罪嗚呼仲馭剛腸嫉惡橫爲匪人所害後世  
必有紀其事者可無憾矣介生以一念濡忍緩於引決  
重爲用事者齟齬蒙被惡聲殞身獨柳使先生在必爲  
歎歎掩涕恨其舍生取義之未能而身名併滅貽天下  
戮笑也明年南都覆九一葬仲馭于維斗諸君子或抱  
石澗淵或流腸碎首同時老成俱盡而受先爲邑靈里  
猾乘亂擄擊刺刎幾無完膚絕而復甦又兩年而病沒  
於避跡之荒野其老儒伏災零落僅存於在事都不復  
記憶亦罕有能言之者矣熊魚山流離南國創髮祝融  
峯下攜榔栗來吳中縛禪壘岩山寺號栢菴和尚今無  
恙余故輯而存之其姓名宜書者附見於篇

復社紀事終

復社紀事

嘉慶庚辰閏五月  
昭文張海濤校梓





社始末

杜登春纂

藝海珠塵

史部傳記類

南雁 吳 省蘭 泉之輯  
奉賢 戴 元勳 蘇田校

社事始末

杜登春纂 登春字九高 號龍水 江蘇寧寧人 順治  
長山西 廣西 湖南 湖北 廣東 福建 浙江 安徽 江西 山東 河南 陝西 甘肅 四川 雲南 貴州 廣西 湖南 湖北 廣東 福建 浙江 安徽 江西 山東 河南 陝西 甘肅 四川 雲南 貴州

長山西 廣西 湖南 湖北 廣東 福建 浙江 安徽 江西 山東 河南 陝西 甘肅 四川 雲南 貴州

余於辛未之秋九月之晦身獨索邑眇見冥冥間  
抄得悉 朝政感同心之日散髮起之無徒追憶有  
生以來父事兄事其間正人君子辭教文章凡六七  
年中盛衰興廢之始末歷歷然如在心目不禁嘆社事之  
有關於世道人心非細故也夫社何助乎考之禮勾龍  
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又王以下皆立社大夫  
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居  
滿百家得立社為衆特置社雜記載可謂詳矣  
行之王相農書載社合于家治田有不任田者衆力  
助成之此推本助微之意行於鄉族者也其見於他書  
者樂布厚報有德者問為社號舉公社董京道進吟咏  
宿白社中白居易與香山九老結香山社遠公與十八  
賢同修淨土號白蓮社文潯公與高郵公集洛中士大  
夫為耆英社大抵台氣類之相同資衆力之協助主于

成羣聚會而為名者也此下原引選諸公辭中才  
去明季諸公本名以立文章之概建贊教之增其亦

取諸治田者之通力合作守望相助已爾取諸香山者

英之不論貴賤不拘等夷同事於筆墨討論之間已爾

吁無怪乎門外漢之自為朋黨多端中之無已時也昔

漢昭帝時兗州刺史洪賞禁民私自立社蓋慮夫成羣

聚會民之易於為非也謹君子方自以為得取友會友

之樂而不知天下之為洪賞者不既多乎蓋社之始始

於一鄉繼而一國繼而暨於天下各立一名以自標榜

或數千人或數百人或課材藝於一堂或徵詩文於千

里齊年者砥節礪行後起者觀型取法一卷之書家弦

戶誦一師之學燈檠薪傳摯友負笈從游所見無

非正人所聞無非大道洵足美也及其流弊賢者藉以

拔茅連茹不肖者因以阿私伐異同類者資以講學考

業與已者指以結黨招權在朝幾蹈積弊之禍在

野又多洛蜀與同之說說者謂明朝國運奪於黨人社

局未必非中索之論蓋以君子小人之雜出同朝各為

己私各爭已是而置國是於度外也 本朝定鼎則不

然小人之種繁已無子遺立朝盡皆君子以佐我 堯

舜之君於上即分門別戶互有宗師而琢磨道德扶植

綱常人人無不自命為正人君子者原其自諸公皆從

社中來理學氣節與聲教文章固同源而共貫者也慨

白熹宗之朝閩人焰熾君子道消朝列諸賢悉罹慘酷

老成故舊放棄人間時有錫山馬素修先生世奇者新

舉孝廉有心世道痛東林舊學久閉講堂奮志選文寄

是非邪正於潛室居一集是時東東張天如先生溥金

沙周介生先生鍾並以明經貢入國學而先君子登辛

西賢書夏彝仲先生允彝亦以戊午鄉薦偕遊燕市獲

縮蘭交目擊醜類猖狂正緒衰息慨然結納計立壇坫

盟稍稍至二十餘人 米吉士先生壽都閩中陳昌

箕先生肇會吳門楊維斗先生廷樞徐勿齋先生沂江

石羅文止先生蔣藻文千子先生南英章大力先生世

純朱子遜先生健朱子美先生徽東張受先先生采

即天如之弟吾松宋尚水先生存楠後改名徵璧者皆

與焉是時朝中擊瑯諸君子斬刈已無噍類諸先生以

李廉明經聯結草間在朝者惟有庶常黃石齋先生道

周鄭李陽先生鄭項水心先生煜晨星兩三人深相獎

許時一過從余時未先君子燕臺社友姓名不能悉

得得敬啟尚水兩先生所述未備也丁戊之際楊維斗

以太學生上書魏忠賢配享文廟一事幾墮不測戊辰

會試惟受先勿齋兩先生得傳先君子僅中副車與諸

下第南還相訂分任社事高明燈陽之學振起東林之

緒以上副崇禎帝崇文重道去邪崇正之至意於是天

如介生有復社國表之刻復者與復絕學之意也先君

子與仲仲有幾社六子會義之刻幾者絕學有再興之

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兩社對峙皆起於己巳之歲

余以是年生生之時作湯餅兩郡畢質社事之有大會

自質余生始也東東金沙兩公之意主於廣大欲我之

聲教不說於四裔不止先君子與會稽先生之意主於

簡嚴惟恐漢宋禍苗以我身親之故不欲並稱復社自

立一名盡取友會文之實事幾字之義於是萬焉國表

初刻已盡合海內名流其書盛行即成長房稿莫之與

幾幾社會義則止於六子塵封坊間未能大顯至庚午

榜發臥子燕又兩先生並傳而江右福建湖廣三省賈

人以重賈請翻刻矣六子者何先君子與仲仲兩孝廉

主其事共四人則周勒白先生立勳徐閣公先生字遠

彭燕又先生實陳臥子先生子龍是也周徐古今業固



共為漢書恐學業無動人處遂致請文會情認賦守親  
若兄弟時先王父延燕又先生於家塾授我諸叔古學  
頗才穎凡得五人同事筆硯甚相得也臥子先生甫弱  
冠聞是舉也奮然來歸諸君子以年少訝之乃其才學  
則已精通經史落筆驚人遂成六子之數先是吾松文  
會有雲花子先王父與張何初先生飛李素我先生  
凌雲真涵甫先生天洪暨我伯祖十遠公諱林者同硯  
席齊名一時為松人所矜式涵甫子實慶先生儼舉與  
先君子有小墨花之約陳無聲先生所聞即臥子之父  
唐尹季先生允謙章少章先生闕吳澹人先生慎朱宗  
遠先生濂唐名必先生昌世唐我修先生昌齡俞彥直  
先生松焦彥宏先生維藩王默公先生元一皆出何初  
宗伯之門並以課業稱於丙辰同先王父登進  
士第宗遠少章默公皆不遇餘亦以次俱無聲聲賞延  
默公為臥子師臥子於先君子為子姪行年二十餘已嘗  
登登城曾於七錄齋中與艾千子肆論朱王異同以手  
批千子頰其才氣鋒利如此然幾社六子自三六九會  
藝詩酒倡酬之外一切境外交遊澹若忘者至於朝政  
得失門戶是非非草茅書生所當與聞而以中原壇  
坫悉付之斐東金沙兩君子吾輩偷閑息影於東海一  
隅讀書識義圖尺寸進取已爾而斐東金沙之聲教日  
盛一曰幾於門左千人門右千人為同心者所慕異已  
者所嫉矣斐東第辛未進士授館職以選政委之金沙  
金沙名山業一選膾炙人口衣被天下有兩兄一馬於  
甲戌名鍾字仲馭一傳於丁丑名銖字儉臣金沙至已  
卯始得舉於鄉屢上公車不第數年之內金沙專司選  
政借以浮沉於聲應氣求之間而社局一委之斐東自  
辛未至辛巳斐東之局幾比尼山舉天下文武將吏及  
朝列士夫雍庠子弟稱門下士從之遊者幾萬餘人其  
姓名俱載金孺人會弔門籍余入贅時得閱之亦一大

觀也四方會弔畢退而大集於虎邱為復社最盛事時  
斐東同年周公之難者心竊非之又以國表二集選集  
文一首評無褒美遂奮身作難於考選臺中後具疏特  
糾以張王趙蔡四友為四配以門人吳偉業等七人及  
其兩兄一弟為十哲以復社為欲傾覆宗社以天如為  
名號比天請其東方以庶常憂居得奉自行回奏之旨  
思宗之愛文才消黨禍用意良深誠為末造所希遇者  
四配一為趙我完先生自新余及見之其他不及見其  
失其名字聞皆古朴宿儒與西銘講德論道老友也十  
哲者何吳駉公先生傳業孫浣心先生以敬許堯文先  
生煥穆苑先生雲桂周止假先生壁與純祐先生國  
杰金道賓先生遠盛暨其兄來宗先生源禹疏先生濬  
弟無近先生王治也斐東又有楊顧之學不與社事而  
與西銘稱把臂交頤為麟士先生夢麟楊為子常先生  
彝皆閉戶讀書君子也吳魯剛先生國孝吳志衍先生  
繼善俱以宦遊不與黨人之列張受先生初與西銘  
同事七錄然不與選政不講社局又以出宰江右雖疏  
拙有名不復以黨魁目之幸矣論者謂烏程當國周推  
官承其意指而發為大難貝錦含沙究不足以逞其射  
毒一語白白歸於冰消然西銘之心已隱然大傷慮夫  
禍患將及無可解免雖門弟子日進而局中之會盟寢  
以少息維時楊維斗先生設帳於滄浪亭內為其子焯  
擇友會文於是錢子鍊百鍊章子素文在茲王子其長  
發王子禹蔽復陽九子展成側彭子雲客隴宋子既庭  
寶頴與焉而徐勿齋先生亦開門揖客為其子枋字昭  
法擇友則葉子聖野襄朱子雲子隄繆子子長慧遠陸  
子取實壽名汪子若文琬與焉練川侯雅瞻豫順為其  
子元演字幾道元汭字記原元潔字雲俱元法字研德  
元浦字智舍世之所謂五侯者擇師則黃子蘊生淳耀  
取友則朱子明錦昭芭陳子言夏瑚陳子義扶似許子

子位自後呂子石香雲子為子瑞五雲之歸子元恭莊  
周子止假筆錄吾郡徐子武靜致遠顧子偉南開雅余  
兄名甲春字端成輩我輩學不事浮名為吳下教子  
第一家法侯子記原又字和園為余大姊婿故得其詳  
梁溪馬素修先生為其子壬玉暨伊婿施子召徵延師  
則顧子修遠宸取友則吳子漢若濯而錢牧齋先生倡  
古學於翠川亦為其子孫愛者擇友如蔣先生鳴玉以下  
其小阮湘靈糜孫子扶桑昭赤霞賜馬子丹卿廷桂等皆  
出其門三吳子弟各自一宗不敢齒及復社二字者數  
年然原原本本無一非復社之子弟也無一非其東之  
及門與其門人小子也已卯之夏維揚許力臣之尊人  
舉大會於秦淮盡闕越楚豫之上舍及東吳名宿叙第  
昆投綉紵而推介生勒尚二馬先生與徐閣公先生執  
牛耳西銘聞之竊慶吾道之不孤及枋發金沙得雋西  
銘為之狂喜而以勒尚之不得入設問公之不得入闈  
為一科欠事蓋是時許氏以千金束補延勒尚先生訓  
其子承宣承家陰為通於主以誤作語氣致棄不錄闈  
公援北雍例欲咨回南使者從水道不達致阻鄉薦西  
銘聞之竊歎貧士遭逢天意似不可強又慮閣公先生  
艱於家食乃議以選政歸閣公而秉文一選出焉蓋吳  
下選手久虛唯艾千子有艾選深陽陳百史先生名夏  
有五十大家之刻他房行社稿試讀則統於秉文閣公  
先生之教至是大昌皆斐東為之主持而推轂之也是  
時烏程去位楊薛相繼秉國鈞窺見主上崇儒扶正深  
眷斐東無吹求西銘之意門下或有私附楊薛以圖顯  
榮者以故西銘得以逍遙林下批讀經史為千秋事業  
而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尚以黨魁目之也計非起復宜  
與終成孤立之勢乃與錢牧齋項水心徐勿齋馬素修  
諸先生謀於虎邱之石佛寺謀定遣幹僕王成貽七札  
入選君吳來之先生昌時耶中吳先生者一時手操朝

社事始末



柄呼吸通帝座之人也而輩設番子密布內外線索難  
 通王成以七札熟讀一字一割難敗繁中至吳帳為費  
 衣袂法得達羣要此得之王成口最詳確是辛巳二月  
 間事於是宜興以四月起而西銘即以是月暴病去殞  
 聞其信而不及見其事首其事而不能圖其終是時余  
 年甫十三東床之腹未坦西州之淚已枯憂社局之將  
 衰歎孤兒之無倚有心結納思續前人遂與夏子存古  
 王子后張輩於少年場中留意人物以社事為己任由  
 今思之灼灼如眼前又昏昏如隔世如夢中矣復社自  
 己已至辛巳十三年中凡三大會至西銘之變海內會  
 葬者萬人壬午之春又大集於虎皇維揚鄭超宗先生  
 元勳吾松李符章先生雲鶴之主盟祠城方密之先生  
 以智伊弟其義字直之孫振公先生中麟合胞莫季升  
 先生鼎藻深陽陳百史先生名夏末其武先生之繩江  
 右會庭園先生傳燈武林登樓諸子如嚴子岸先生瀨  
 嚴子問先生津廣子餐先生流吳錦雲先生百朋陸麗  
 京先生劫陸鯉庭先生培陳元倩先生朱明吳尚觀先  
 生山濤萬大張登子先生陸及錦雲之徒丁子澎飛濤  
 海鹽范文白先生職查伊黃先生繼佐彭仲謀先生孫  
 貽嘉與陳子木先生恂徐亦于先生彬臣曹秋岳先生  
 潘泰中鞠聖秋先生詩楚中杜子皇先生潛白下郭武  
 侯先生亮余瀉心先生懷鄧孝威先生漢儀英天木先  
 生舟白孟調先生夢鼎白仲調先生夢鼎武進唐宗臣  
 先生德亮厥价人先生滿蓬玉虬先生文驥維揚昌輝  
 疆先生襄吳門黃心甫先生 暨前所稱諸先生之  
 子弟雲間之後起皆與焉其他各省自流余不能悉得  
 之長兄端成及外父無近公所傳稍及錄之嗣後  
 復社之大會無復再舉矣復社之大局雖少衰而吾松  
 幾社之文則日以振自辛未先君子舉進士後次年有  
 于申文選之刻王熙公先生為臥子師才學為松人所

稱與先君子有雁行說特以舉業麗雜素履狀奇不與  
 六子之會而古文詞居然作者仿昭明文選體與宋子  
 建先生存標刻成此選先君子為之弁言海內爭傳古  
 學復興矣六子之刻每人六十首凡三百六十首各成  
 一家關史漢風氣不趨時哇者舒章子建偉南默公諸  
 先生與陸子元先生慶會徐聖期先生鳳彩盛鄰汝先  
 生翼進何慈人先生剛郁子衡先生汝持任劄劄列參  
 評而未得同列隨於壬申古文之外另刻幾社會義初  
 集擴至百人宋毅文先生徵輿原名元身與張子美先  
 生安茂並在青年出為領袖而六子之昆弟姻婭及門  
 之子弟競起而上文壇矣閻公幼弟武靜先生臥子內  
 弟張子服先生寬子退先生密余叔同思公諱騏徵徠  
 西公諱駿徵暨長兄端成借郡中才學並茂之子弟如  
 錢內史先生毅即子璧王大來先生溥即改字勝時名  
 震者以及徐惠朗先生桓鑒翁子上先生起鸞李公俊  
 先生大根公寧先生同根陳子威先生爾振唐服西先  
 生醇宋人親先生卓張處中先生宮察服萬先生謙沈  
 子凡先生迴曹魯元先生嘉并華范友邢子萬徐元宜  
 凡二十餘人每月課藝閻公先生為之批評焉又有優  
 等名家如談公毅先生璘唐玉汝先生爾鉉歐冶先生  
 落李原煥先生時禱湯公瑾先生涵鏡荀一先生起龍  
 章宗季先生本練王伊人先生廣心陸文鏡先生慶裕  
 至珩右先生光承名世先生烈陸集生先生慶臻趙人  
 孩先生何如陸孟聞先生慶紹何我仰先生德善余師  
 陸亮中先生彭吉陸椒頌先生慶衍羣相師友每月傳  
 題亦以閻公為宗師又有世家子弟如李素心先生懋  
 朱早服先生積末又韓先生與琦曹子願先生爾堪張  
 子固先生安荀單質生先生恂揚扶曦先生枝起包長  
 明先生爾庚李竹西先生長苞李方思先生延渠傅服  
 主先生庚余次姊婿深姚子世瞻折節讀書版依社

會初集人材此其表著者也癸酉先君子捐館同社失  
 一宗盟甲戌乙亥陳夏下第專事古文詞文會各自為  
 伍彙於閻公先生案前聽其月旦至丙子刻二集戊寅  
 刻三集已卯刻四集人皆出非游於周徐陳夏之門  
 不得與也蓋此數十人出東東之門者居其七四先生  
 所得士必引之就正於東東共欣賞為樂事至庚辰辛  
 巳間刻五集猶是閻公先生主之而求社景風兩路分  
 馳似有不能歸一之勢然社刻總歸於一部內幾社朝  
 夕課藝者惟余長兄輩十餘人另為一集閻公先生所  
 云正統是也壬午閻公上北雅以六集之刻委於子服  
 操之於是談公叙張子固唐歐冶兄弟錢荷一有求社  
 會義之刻以王玠石名世三公評選之李原煥趙人孩  
 張子美湯公瑾有幾社景風初集之刻仍託閻公名評  
 選幾社數子之文悉登於景風景風之文會亦分單傳  
 此數人者求社則自收新人不延數子亦不刻數子之  
 文數子亦狎景風而畏求社蓋因求社之人專力勤學  
 精舉業試必高等而景風之人多涉獵於詩酒譚游閒  
 也以故壬午榜發得雋者皆求社之人景風無不在孫  
 山外者幸而閻公先生雋於北榜幾社稍有生色然發  
 駁乎有求社與幾社並立之勢矣壬午之冬周宿來先  
 生茂源與爾子冰修憐蔣子馭閱雲階蔡子山銘峴吳  
 子曰干驥計子子山安後改名南陽集西郊諸子為一  
 會而雅似堂之刻此景風之分枝也彭燕又先生率其  
 徒顧子震雅齋即改名大申字見山者舉贈言社亦有  
 初集之刻似乎求社之分枝而實幾社之別派震雅欲  
 登東海之堂而不得歸於燕又集二十餘人為一會與  
 幾社諸子之文會相等其中人材實有可觀如王子伊  
 人即農山先生章子武謀高沈子邵六朝棟盧子文  
 子元曰後名駱前何子權珠竹宋子武賡演後名泳唐  
 子少伯同保陸子射石廣皆其選也何我抑率其徒有



昭能社之刻盛鄰汝先生率其徒爲野服樓小題之刻  
王介石先生率其徒韓子友一范閑子山紆嶺有小題  
東華集之刻祭未之春余與夏子存古完淳有西南得  
朋之會爲幾社諸公後起之局諸社文會悉來致請皆  
謝絕不與至聞公先生下第歸命我等數童子應赴求  
社之招一爲求社諸公專力勤學精工與業宏親之以  
爲模楷一爲求社局面似有分門以子弟從之則渾化  
無異同之迹也此言會明告景風雅似贈言東華諸公  
不獨余數人知之也得朋諸子皆出自野服因盛先生  
搜羅過寬有太邱之請故從宿來言另立一職如盛子  
子拿建威德子世成度遜金子漢臣震龍今名葵泰子  
子來即孝力宜兆盛子子鐸揚化顧子子部九成家兄  
子廣同春即南池暨余與后張存古也如許子在公昌  
國許子孝修續曾李子南明天燦章子錫遠世奕張子  
世楊陸子佐臣亮輔陸子代之亮工姚子可補仲  
今施子及甫維翰即硯山諡清惠沈子貞楚荃即釋堂  
諡文恪皆求社子弟親余數人以故求社諸前輩與余  
輩更善繼述諸公則出入與俱奉爲師表者也同社排  
擊瑞麟凡二事一在戊寅之歲方郡伯與學使高似係  
同請謬允鄉賢致合郡有捲堂之舉一在甲申三月間  
變哭臨孽欲隨班行禮同社草攻之連橫翼手數  
十自衛似有侮辱諸生意徐武許與張退谷各率東陽  
義烏之力士戴宿高等亦執白旗行晝日中見請手即  
擊逐孽以是不敢臨士氣稍振而怨毒皆歸會稽先生  
矣先是甲申正月余輩數人寓江左少年上書鄉紳四  
十家乞專義勤王爲衆神所嫉又於哭臨時草檄討從  
叛者一時投閣之親友皆側目此數童子而主其說者  
實登春與夏子二人且謂授指於會稽遂辜甘心焉  
會南中擁立考功居憂不在列羣小以私戴路藩爲題  
作匿名文討會稽會稽置不問而同社之以四六擅長  
與好林德 社事始末

社事始末

社事始末

社事始末

社事始末

者相攻許赴郡廟指天誓曰者相比比究即出於社中  
權貴之子弟當孽門下未嘗無客以交筆稱雄者十不  
得一反借我門內之戈矛爲齒冷悲夫此同社之不幸  
亦社局將衰之兆也夫南中建國貴陽馬士英爲東  
好友一時擁戴竊柄甚引重東林如起用錢徐陳夏諸  
君子褒旌死難諸賢如范公景文倪公元璐凌公義榮  
成公德馬公世奇吳門許仲玉先生重皆復社之領袖  
也復社中失節者貴陽日加歎恨且陰憐之悉欲置末  
減及福藩恣用私人搜羅竊孽而阮大誠輩盡起而謀  
國是外則附貴陽以招權納賄內則爲黨人作翻局計  
意督學御史朱國昌凡婁東門下悉置三等吾郡同  
社間而戰慄時韓仲先生在憂臥子先生請告終養無  
能爲同社解憂者而社中文會選刻仍不輟閣公亦自  
驚疑故七集之刻委於徐子麗冲允貞夏子昇畧維節  
徐即聖期先生之子夏則元初先生之子也詩義之選  
則委之王子勝時錢子子璧張子處中三人閣公辦事  
以避黨魁之目於是七集之選仍風行考肆中朱學使  
亦不以爲病且極稱雲間多才而留心排抑者在復  
社之子弟以故吳門與試諸生人人自危乙酉四月起  
用周之藥於廢籍特命巡按蘇松間命語人首以嚴按  
社局爲事復社之門人子弟無不慘慘畏懼而吾郡同  
社亦有刻不自保之勢若海南先生擊其家口卜居東  
義舒章先生守其父櫬就官燕臺詎意天眷善類之喪  
離白下之次日 王師渡江破建業宏光隻身出奔羣  
公通裙停獻門戶之憂從此烟消木脫豈非不幸中之  
幸哉乙酉丙戌丁亥三年之內諸君子之各以其身爲  
故君死者忠節凜然皆復社之領袖也侯豫瞻先  
生嗣會率其子元演元潔黃益生淳權先生率其弟金  
耀守練川死史道鄰先生可法守淮上死郝虎子先生  
彪佳守邦溝死張玉笥先生國維守京口死大司馬沈

三升先生猶龍借李存我先生待問章次公先生簡守  
松郡死徐勿齋先生泚楊維斗先生廷樞於吳門破日  
夏慶公先生於吾松破日周簡臣周仲馭於金沙破日  
陸鯤廷先生於杭州破日均以不受降投縶死黃石齋  
先生道周起兵死徽州陳元倩先生未臨起兵死六和  
塔馮留仙先生元慶鄉仙先生元慶起兵死寧波陳大  
樽張子服兩先生以吳勝兆案坐死夏元初先生以匿  
大樽自縊明倫堂侯公岐會顧公成建暨其姪大鴻一  
門亦以匿大樽死華公允誠死梁溪左公懋第以講好  
不屈死劉公公巨曙與夏子存古完淳以奉表唐藩死  
楊伯祥先生廷麟楊維節先生以任均以舉義死吳日  
升先生易建義旗於泖澱死徐子世成死於黃蘗之兵  
變施公召徵死粵東呂子石香死太倉吾松張公肯堂  
朱公永祐皆入海死於兵一時諸君子慷慨就義視死  
如歸就復社幾社中追數之已若干人此外孤忠殉義  
死而不傳者不知凡幾使非平生文章道義互相切磨  
安得大節盡心不約而同若此哉他如徐閣公先生以  
舟爲家不仕鄭氏張公名振張公煌言擁兵入犯屢屈  
於我師皆以身蹈海者也熊魚山先生開元許靈城先  
生應卿倪伯屏先生長圩方密之先生以智勇帶三先  
生若翁余母舅張冷石先生昂之梁公先生粉之以及  
林公空林公之蕃王公錫那公身佳皆終身披緝者也  
而侯子智含以家難付拂靈隱年止二十死於禪關是  
余之所最痛心者豫章先生之似續竟絕於此更若陸  
麗京之賈約蔣馭閱之黃冠歸元恭張洮侯之酒狂黃  
心甫朱雲子之詩癖王介石名世兄弟之躬耕海上侯  
相國研德伯仲之混跡關中葛端五陳言夏華乾龍字  
天御陳濟生字皇士魏允柁字交讓錢柁字彥林錢肅  
潤字礎日張子退吳日千計子山葉聖野金道實穆苑  
先張來宗唐服西王周臣彭仲謀林子平子白孟調范樹

社事始末

社事始末

社事始末

社事始末



錄徐昭法馬端午許九日沈東生許在公陳子威余師  
陸亮中余叔徠西先生皆終身高隱不戀功名言念諸  
君子於余或為姻姻或為交遊或為前輩之與或為  
齊年之朋好由今思之貴賤異等死生異路而名節自  
持百身一致豈不難哉迨 本朝定鼎雅化作人南國  
支人羣起而赴實與之會乙酉丙戌社中諸君子連鏢  
登選相慶彈冠類皆明末孤貧失志之士如張公九徵  
宋公徵與張公安茂穆公慧遠尹公明廷郭公亮薛公  
耳毛公重仲李公廷策周公茂源徐公鼎曾公五典方  
公元成顧公子成季公振宜方公亨成顧公輔曹公爾  
堪薛公岩葉公舟黃公永暨余外父張公王治是科皆  
捷南宮而社中舊人尙大半伏處至戊子科始盡出而  
應秋試余於是役識宋子既庭賈穎宋子右之德宜宋  
子疇三德宏鄒子訂士祇諫黃子子京初董子文友以  
靈蔣子震請 於秦淮河上訂言社事及榜發右之  
備去而既庭以領批 覃惠賈太學吾松之舉戊子榜  
者伊人及甫暨王子印周日藻余姊夫姚子彥深皆社  
中人也與二宋相結于公車旅館又得浙中同盟如魏  
子子存學渠張子繡虎賈徐嚴子覽民臨兄弟陳子子  
更增新陸子遠集涵下子弋雲景鴻何子楚音元英魏  
子卜臣允枚沈子亞斗璇與吾松四人交口稱子名於  
二宋間以為天下社局非其人無可與辦者二宋遂馬  
意於余至己丑秋余與何涵齋棟有婚姻之訂高嵩巖  
對問章子素文彭子雲客王子其長皆涵齋之中表兄  
弟也於涵齋席上識之併識顧子襄在芳青徐子原一  
乾學徐子彥和秉義王子禹裁復賜章子鶴書詔因問  
宋子既庭始知皆滄浪會中人為徐楊兩先生門下高  
足余與諸君子周旋數日餘雲客為余亟稱者廣平兄  
弟而尤稱晴三宋子為海內氣誼第一素文為余亟稱  
者彭城兄弟而尤稱宮聲錢子為吾黨才華第一余俱

心儀之訂以為滄浪會局豈意彭二子隱隱有分朋  
之幾不知其所自也童子素文首詢雲閣人文井及雙  
東後起余以吾松多才指不勝屈東所識唯王子義  
白吳一人不愧世家才子余遂詠滄浪亭歌一首大誇  
義白贈素文期三人共圖興舉素文却不深謀於余借  
其長官聲忽泛東之楫訪義白於蕪湖園中其長者  
吳門之吟士也尊人請節登已卯賢書與楊維斗先生  
上疏學瑞且輔五人擊緹騎為諸君子把臂交其長本  
名家子而習染版市通字畫作古畫以思肯人立意尙  
游俠賈利吳蘭彭章皆其中表而彭蘭之彭輕之則  
廣平兄弟亦輕之矣輕此一人遂有慎交之說而章為  
維斗先生門下後進資格地望於社稍淺心亦輕其長  
而欲引之為重以連結吳會舊人子弟遂有同聲之說  
於是滄浪亭一局分而為兩其時己丑之冬也庚寅春  
至王子印周大召社中諸子為文會渠之戊子同榜下  
第者悉至而田子楫公即滄浪稍後云從吳門歸袖出  
慎交傳題二寸紙分致其同榜舊人新人皆不得子印  
言於眾口廣平兄弟欲興起社局而舍社中人寄託  
鄉里牧兒連合同年新貴以云慎交慎交云爾乎遂移  
書雲客切責其失素文聞之遂與其長義白次谷孝迥  
五人泛棹來松以同聲之說謀於余余引之謁陸子元  
先生於北郊兩舍子元極條自在約章子宗章章子武  
謀王子勝晴虛子文子徐子醇沖王子印周陸子集生  
沈子邵六顧震耀之弟茂泰鑑凡十八人與吳雙五子八  
拜於耕雲釣月堂中五子之才情意氣固可傾動一郡  
又有子元為之號召雲閣舊人悉與交遊庚寅辛卯兩  
年中竟成同聲一局矣庚寅之歲余延泰子孝力訓容  
三弟恒春舉子榮師弟並時遊庠泰子曰平原所集皆  
前輩者成名下非盡同心習業者吾等應另立一幟歲  
月磨鍊古今文以應四方通聲好余亦以為然因念得  
與每來集 社事始末

朋諸子零落塵遺唯有收羅舊人子弟一策為得因推  
張子硯銘淵懿施子呂授樟為盟長餘得林子武直子  
威李子定遠魯朱子彥則綱李子令宜顯李子漢為彰  
暨余兄子曠等凡十八人刻原社初集一部盛行於世慎  
交聞之網慕之甚而以無由深結為歉同聲諸公與雲  
間往來皆老名宿心頗易此數人而又以為余之私交  
決無異同詎知此數人者學問文章皆從切實處講究  
心又易同聲諸公適宋子楚鴻思玉宋子河宗泰淵宋  
子子壽祖年錢子寶汾鼎端即芳標張子子毅守來來  
與原盟三六九講義不輟李素心宋直方兩先生以其  
子弟從諸子遊兩相督課如嚴師又有梁溪敖子山來  
曠館教松郡亦與文期山來石錫山之宿將也率震修  
兄弟陰為慎交主盟原社諸子皆不知也余微覺之值  
辛卯三冬余為先母薛孀人料理醫藥不與文會及捐  
問後經營喪葬無暇晷而同社之期會固自不輟也余  
以外十五人者意向日與慎交近而同聲之行止本末  
漸為所窺惟顧余之成言在昔不易忘耳先儒人之喪  
開帛久練川侯子研德同山來實與交公憾至壬辰  
暨後終七而同聲杳然原盟諸子慨然嘆曰九高可以  
悟矣及出吳門報謝即不復登同聲之門索賠船舟  
費門一日而返至雙東始知吳中為首者其長吳東為  
首者義白收購以為度歲資無一詞及於吊唁之事也  
凡致聘者范子羽元雲威沈子韓傳世奕蔣子清公伊  
兄弟章子素文兄弟周子止似筆許子九自勉黃子庭  
表與暨暨次谷盡能言之余雖領而不言能不引親喪  
不弔者絕之之義以自遠哉壬辰春仲奉檄選貢吾郡  
同社者僻南先生暨張子元清張子孝節世璠馮子紫  
從善世吳門之彭子雲客沈子韓傳周子止似劉子逸  
以應如孫子扶桑承恩全椒之吳子玉隨國對與余皆  
與中州李夫子為滄浪中堂同年好留意人材亟稱



此數人者可以干城吾道倍加砥礪捐助資斧送入成  
均適余臥病東三月餘瀕於死者再蒙白次谷輩以  
下弟先母故姓步隔不一垂問病中賴以資參藉者  
惟西銘之嫡婿侯子武功樂朝夕陪醫周旋真擊武功  
爲練川雍贈先生之孫瓊公先生女荆隱之子侯三哥  
文中子元洪遺孤也勿繼於先大姊記原夫人稱余爲  
母舅又同資於清河年雖不齊而情誼不啻骨肉也余  
尙屢危計得吳門劉穆生診治而無力以致適廣平兄  
弟欲藉余與雲間之盟屬武功借余就讓生至荆門而  
騰三登吾用延穆生至矣穆生云病非難養半月不得  
愈於是坐天齋書屋中穆生朝暮來瞻三則密召同社  
如彭子雲客宋子既庭尤子展成汪子若文穆子歌起  
形計子甫草東侯子研德汪子寶文路暨其兄御之石  
之相習處數晨夕談論養生延年事不他及一日出盟  
言一紙告余曰吾輩似無藉此然社局紛紜非此不足  
要久幸勿見棄次早則原一彥和率其弟公肅召元文  
者自崑山至吳子宏人兆寬聞吳宮自松陵至潤公  
扶桑亦崖自姑熟至修遠山來偕劉子震修自錫山至  
王子端上揆張子存公世棟同庭表止做自裴東至凡  
二十八人而命最少者武功終子續載書歎血定盟索  
余書書雲間姓氏分賦別亦社局爲一冊是夕也爲社  
公之公堂請次有私痛而復從忽託他故別去竟往雲  
間按册連合盡吾黨之人大會於須友堂中須友堂者  
子固先生之宅君一先生以誠之雅元弟也子固見余  
姓氏册以爲源流之正月且之公百不失一遂大呼畢  
集以壽其盟三日而竣事研德又曰編冊至勤以是學  
告余始悟慎交諸公諒薦而機神屬意於余固已久矣  
其年余以冬夕辭吳門往都下韓傳雲客扶桑已在  
都余與吳門諸同年周旋京邸流忘社局之跡而余嘗  
論兩家人文是非皆以爲不失尺寸有其長逸民兩人

社事始末

互構於中以致水火無已時也吳梅村出山就道天虎  
邱講求慎同台局癸巳中秋乃集七部人材大會於梅  
花觀孫子扶桑問之星馳而下先期至崇門商榷收羅  
一時適運盡赴斯文之玷仕宦者困於家食出而應  
召登朝既窮首局於聞見出而尋覓入社余以九月杪南  
歸不及與虎邱之會雲間社局武宣孝力冰修古晉交  
主之尙無歧途也古晉於虎邱歸自稱舊人子弟舉大  
社網羅一郡之人亦大會於須友堂中割牲執耳不論  
鄉音市隸苟識之無不握手叙弟昆登壇坫矣許子  
孝修以庶常丁親里居慨然感憤告余曰社局混淆爲  
世所笑古晉命我率第二會其去取之權在我冀若乘  
機一救正之然非原社諸公主其事我不犯大難也遂  
於十月望舉第二會依古晉所開分三廳事列座即席  
面訂於次日作小集至則檇批沙礫盡汰靡存而古晉  
之六社一夕消散皆歸吾輩原盟矣古晉名師度爲燕  
又先生長子與余爲異姓兄弟其學問出余上詩文皆  
冠絕時流乃其交遊不甚慎重以爲嚴狎習之人引爲  
執經問道之侶得孝修一舉而排抑之孝修非止原社  
之功臣直歷來社局之功臣也孝修即鶴沙太史幼不  
涉社局又少年功名跳出事外而獨於此舉爲有功  
其功爲不可泯矣甲午春原社有二集之刺舊人之以  
文章命世者若顧偉南先生暨冰修兄弟勝時子璧文  
子射石武謀悅球處中屢冲集生劾六后張樹鏡及徐  
子文如紹林子安國子卿平子子襄 王子含章舒皆  
來赴約又有時髦輩如姜子脚發強如張子星耀有  
光翁子紀長履張子悅九錫憐顧子華若用樺王子煉  
文宗蔚道子闕石合蒼水俞莫子次延趙趙子牛昌子  
贈徐子遐照臨諸子越臣嗣邱陳子機米子慶徐子南  
士宣安士寧輝子遠人穎斐宋子恭負消師單子爲以  
願國子彥而聞以彥博爾斐趙鏡爾與王子鶴鏡朝清

社事始末

華子縉古續鏡子冠江再賦子二韓茂隆施子絃子延  
光介眉延豐珍公廷寶亮王維棧周子屬垂論廣居處  
張子豫章翼林子漢華企西夏子漢長 許子  
續自顧子湘九之琿爭起而與大會矣花朝會於余齋  
余弟柔上正春盛容三弟欲率真社諸子來赴余與河  
宗已從其請奈武宣孝力持之不得至上已會於直方  
先生之海閣堂問門精益峻即舊人子弟中亦有爲先  
生所饋者四月八日會於李齋齋先生之讀易山房章  
子武謀爲真社請張子又李陳鼎周子紫筠致二領袖  
置齋齋亦力請於同社而嗣君令宐又持之甚終未與  
同事也是時宋李兩先生皆憂居以文會友極爲慎重  
望之者如登龍門焉至五月五日會於張康侯先生之  
書連堂一郡之人羣然嚮慕求與者稍濫鵬矣余謹於  
六月內悉入都請子各赴鄉試南北榜發得請者張子  
視銘馮子紫賢宋子子壽藟子閱石單子爲昂凡五六  
直方先生曰吾輩幾社文會十餘年困於諸生無一第  
者公等五年中中五人又與明經選者皆是社中人可  
謂勝前輩遠矣余起而請曰前輩諸先生時文外兼事  
古學不能專攻舉業今日新進皆不事詩古文彈心吟  
括雖小小過合終非立身立名之根本幸先生在與門  
願訓導以古學俾諸小子得取法焉先生唯唯分古文  
詞題嚴督請子按月一較較其闕畧有罰合式者親舉  
一觥飲之未合式者勉之以應續何書於是乎原社諸  
子素燕向學一年之後不復株守時文本頭矣乙未會  
試若文公肅與視銘子壽藟在都門聯結最厚榜發後  
右之若文子餐飛濤暨原社之星燦悅九又爲同年訂  
盟通好同聲尚無違者又吾都社同直方齋齋主壇  
右山來孝力武宣彥則執鞭再素文諸子竟不能與雲  
間復通亦事會使然莫可強也又右之與館送留都門  
折節讀書推賢下士日與王敬哉陳百史陳素菴梁玉  
壽母未 社事始末

社事始末



立宋其武方坦菴曹大欣王子雍方其岡登余外父輩  
講究理學倡明聲教於同籍少年嬉遊講問之事多落  
落難合處蓋集以一身而欲博一社之局為海內同社  
數百人所屬望不得不爾爾也吹噓以引唯力是視余  
輩之得交於諸公卿皆右之先之右之者即今中坐夢  
天先生時即卜其有公輔之器云丙申余急外父難奔  
京師雲間文會雖少處而社局一貫無起而爭雄者賴  
集李兩先生門廣特峻耳至丁酉歲宋李皆起復出山  
冰修起會約武宜孝力及余并閩石兄弟次延輝發味  
文數子十日一集至後漸擴至五月五日忽又立名恒  
社要盟數十人余與武宜孝力不得不連袂而走蓋古  
晉與冰修陰相聯絡藉口於家兄與天士婚姻之故欲  
奪原社之職爾時張子美先生力主和議設酒肴出其  
子徠遠世源見之諸君子而社中少年相遇愈相激曰  
就廢將原社直分為兩東七錄之會余內弟張  
子珮將實司之縣村先生為主席先貽札於歸淵及余  
與冰修三人欲合原社而羣心曰競意氣鬱然不能帖  
服歸淵即戊子孝廉名茂遇字楫公者也先是從吳門  
歸分慎交單與余齟齬甚甲午會試入都與冰修二人  
同贊於余外父張給諫門下歸淵又登梅村之堂為詩  
文最相契兩先生深以與余不善為慮及余急難至都  
始識歸淵固長者挾其囊金以結交海內士殆通又折  
節先岳以善余與家兄遂與縱橫詩酒稱無間梅村  
因屬為原社武好歸淵雖兩歧而賴以不致如慎交同  
聲之水火者莫非其左右繡縫之力也時有太原王子  
虹友攜約羣少為私盟如吳子漢槎兆齋鍾子華封貞  
觀王子孝西又汧鏡子寶汾鼎瑞劉子沛元靈恒劉子  
嚶丹雷恒周子應垂綸碩子聖偕昌時董子蒼水并余  
而不及佩將河宗者以其為貴游子弟又含孝力以其  
論說多偏也余就東便道東裝北行榜發之後同社

家難者比比最慘者莫若陸子元先生與吳子漢槎  
為余所深惜至如劉運民王其長一坐同文之獄一坐  
逆書之條天道好還似乎不爽江浙文人涉丁酉一案  
不下百輩社局或幾於息矣一年之內為權車謀行李  
為復壁謀衣食者無虛日向非同社益深安能古色照  
人視朋友如骨肉哉戊戌富場屋大創後主司舉子競  
競守法舉舉之士悉進一甲三人一為琴川孫子一為  
鹽城孫子一為全椒吳子皆余同年投貢同盟中人葉  
瀾初先生方恒以老孝廉奪魁而錢子宮聲改名中諧  
籍順天得雋闕子若麟張子文鴻亦皆雋同籍之人漸  
登仕板已亥狀頭為公肅先主而內母舅葉子吉先生  
方瀉亦以是榜探花彭子雲客出於楊子自西雍建之  
門是科也九月再舉吾郡舉子皆以五月江上之故不  
及渡江徐彭二公自春入都子吉以覆試第一留輩下  
故俱得第也兩社司朝教華文章聲教實為海內巨古  
所未親同社之在里門者競舉大會聲動江表江上之  
得免者賴主盟皆在朝列惟梅村葛居歸然靈光爭相  
推重梅村亦以身自任為合局計幸素不講海內事兩  
社得以屏息偷生無及於難而他郡之人不與兩社者  
無慮數百大約絕之已甚遂成厲階有杭人陸發者借  
江上以傾梅村而擊兩社上書告當官及梅村云係復  
社餘黨與舉社事大書虎頭符為社畏惡荷蒙 世祖  
章皇帝明聖仁慈發外查審當事力雪之事得寢置陸  
發於法士心始安時禮垣楊白西先生有憂之謀於  
右之韓韓謂曰不明告 天子將來禍且不測於是奏  
聞始有社事之禁時劉正宗執政政列之不赦之條自  
是家家閉戶人人屏跡無有片言隻字敢涉會盟之事  
矣尋有辛丑奏銷之事同社人一網幾盡江左紳士凡  
一萬五千人社中人不啻千餘於是棄家客遊者有人  
而屋廢者有人改名就諱者有人縱酒逃禪者有人

文士之氣稍稍沮喪至於甲辰歲去八股取士而詩人  
之存者益少徐子原一舉大魁與許子子位陳子漢  
白子仲調宮子定開夢仁俱同榜以文名海內大振聲  
聲至壬子有學使川人簡公名上者拔江甯才學之士  
殆盡南榜得簡者皆社中少年少如張子守包子成彭  
子定求尤子何陸子德元范子觀原一主北開得士更  
盛如韓子元少榮許子寶琳叔元王子季友馮緒陸子  
子振甫番斐子大又流美蘇子苞九翔鳳子楚晚薦  
子依在子淵皆社中之白首江左之神駿也又簡公選  
拔如彭子孝緒開補黃子觀漢湯徐子藝初梅穀王子  
子武九齡宋子性存廣業吳子大鴻和杜鏡子方來高  
錫皆社中之子弟有才而英絕者凡此數輩出而聯合  
聲氣重訂宗盟吳郡則有性存藝初與王子咸中  
宋子聲求駿業為主吾松則有龍軒越江與領子孝持  
衡王子維士植王子廉士廷儀為主吳郡仍以慎交為  
名吾松則更名曰春藻堂而實原社中之視錫者水歸  
淵及余四人董其事又有集丙霞先生映榴督其兩姓  
視孫名等源并舟名楠者鼓倡同盟二十年來社局於  
斯再振兩郡之聲從書問往來不絕余幸錢戴諸子謁  
玉峯詩門諸前輩前輩亦俯首下交深喜後來之復勃  
也社局自壬申至癸丑垂四十年幾絕而復續者再所  
存舊日主盟兩郡之內止有續傳前先生一人年七十  
矣耳目步履如少壯時周旋諸後輩俯躬折節不愧名  
士風流兩郡向慕推戴如焚坑之後得一伏生者然而  
翩翩年少公子欲附名場以文其身者全不知文章難  
氣而後脈絡之淵係徒然侈口社事混跡匪人以相酬  
繡其可憂也余與錫錫淵蒼水謀曰春藻堂蓋一郡  
而收之人才果盛其如諸公子之簡易湯俠背名教何  
非有以約束之恐為社外人所譏并為吳門諸年少所



議也譏議及於春藻即譏議吾四人矣即及於四十年  
中同事之先輩後輩矣忍乎故三公亦既唯唯於是乎  
有平生言之刻平生言者凡二十條余之所撰久要載  
書也歸淵改此三字序言社事之興衰條及風規之鑒  
戒中有一二語微為請公子所忌諱者七夕大會於圃  
如草堂琴相諱以余非振鐸人無師道任而取申約法  
乎坐中爭欲填刃於余胸矣王農山先生曰諸公無庸  
議言之者無罪開之者足以誠耳王印周許宦沙亦唯  
唯稱善不置一喙唯顧偉南先生曰當吾世而談社局  
已屬深幸九高似可無事此滅人與毀譽傷心之極之  
語也時鷹垂初喪中夜哀絳過余告以請公謀欲殺余  
狀且言有駁正平生言之與又作鄙俚歌謠謗余四人  
日以酒肴召狹客聚為殺余計農山附而憂之命長  
君顧士瑛勸余喪板以息禍機先生親舉一甌為君  
公子釋憾余以先生命始從之不知板雖毀而預命於  
社中者已數百本不可磨滅諸凡秉教之師儒與夫率  
教之子弟盡奉之以為章程為法守所出而捉刃發難  
者不過二三執務及孤媚猴冠蠅營狗彘數人而已春  
藻之外有大雅堂之會余以渴選入都不及躬逢其盛  
聞是則首萬青羨子選諸儒陶子雨樞皆不世之奇  
才也吾松之美氏陶氏者為養社原社之宗盟其源流  
固有所自主持壇坫實非門外人但與春藻稍有先後  
異同以余視之為吾郡振興人文者即稱為名世焉爾  
胡為乎必出於一塗而可哉至於今春藻之季緒越江  
顧士暨陸子孝武祖修楊子玉符瑄馮子小燕瑞徐子  
虞門賓王子維士植王子子武九齡沈子南季宗敬沈  
子大文藻張子長史曷皆雋矣得朋之王子后張聚星  
改名與年六十而亦售原社之廣居亦近六旬而售大  
雅之萬青頡需亦售吳門之元少寶林巖社成博藝初  
孝儀暨王子憲尹吉武王子茂京原祁錢子宸安三鈞

社事始末

社事始末

社事始末

沈子寅生旭初洪生朝初陸子益孫德元顧子慈朴茂  
尤子謙庸珍孫子愷似致彌徐子章仲桐陸子書城經  
遠吳子元朗際宋子念功大業葉子淵發淳陶子子師  
元淳惠子元龍周惕皆售矣金子毅似居敬蘇子哲九  
翔鳳亦近六旬而售社中之人無論老幼售於四五科  
內者不下百餘人舉者貢者又不下百餘人要非廣平  
南陽東海瑯琊諸君子主持風教振拔單寒安能一  
彈冠而起耶然自諸君子或入翰苑以侍從或籍符章  
而出宰鄉里社局竟置之不問矣若吾郡孝廉明經及  
雍庠之士如張子硯銘宋子楚鴻朱子產則李子含德  
張子又李葉子硯孫徐子安世暨徐子石城嘉慶舉子  
虞在穎濬李子寅谷賜燦子漢茂士貴李子君華曙廖  
子越千鳳徵路子湘發崔徵陳子天用龍翔伊弟聞臯  
鶴翔李子舒垂紳陳子 翼鄰周子十經緯沈子宏  
叔宗叙王子赤城宋央張子特遠世定張子玉樹羅  
子璽時履信范子武功績張子趾肇趙麟徐子啓蘭  
周子冰持輝廉許子則成重張子 鍾聲張子迪功  
釋字宋子久一恒馮子敬修思馭錢子崑河 輩並  
以文壇宿將華閭名家或留滯里門或遠遊京國不  
得上擬前賢舉江浙老郡之會獨不能聯絡兩郡互訂  
宗風耶況玉峯東梁溪松陵琴川人材輩出年少濟  
濟余於甲寅中秋虎邱一集咸得把臂借也戴子蕙軒  
賢志以役更無深講社事者聞武塘魏子 江  
浦劉子大山巖吳苑何子屹瞻焯禾中李子約山我郊  
梁溪敖子郭貽汾能以文章聲氣自任可以接續前賢  
未竟之業得一人焉主持而會合之斯道庶幾不墜也  
余以垂老人史館浮沈金馬石渠間七載尚得時時接  
見同心起居舊友汲引後起英髦推獎故人子弟冀欲  
與兒姪輩維繫一絲不絕之緒自戊辰冬流寓以十七  
歲歸漢京以十八歲殤今又出宰者十載家鄉社局久

不同得一日解組歸田芒鞋藜杖與東海瑯琊諸先  
生游了却餘年幸矣安能復隨後起從事於文壇詩社  
如癸丑七夕之偉南先生耶夫六十年社局履歷而得  
延一線者賴有七八公耳鼎革之後錢牧齋吳梅村曹  
秋岳聯絡之奏銷之後葉芝麓宋直方何製音護特之  
八股復行之後宋夢天徐健菴葉詞菴振興之今者諸  
公凋謝殆盡唯健菴一人寤歌鹿城山下而誦咏蜂喧  
吹求蠅集及門雲散同志星沈尚能聚徒講學每客聯  
盟以受天下黨魁之目也耶嗚呼此一絲不絕之緒尚  
有何人護持振興之哉社局中人至今日為最盛而以  
余念之乃有最衰之憂余將六十舉一子方在襁褓我  
家弟姪如世裕之蔚枝毓念慈天鑑昌申瀨初宏中大  
本涵京輩未嘗不好學問結友能文章而欲求一如余  
之庚寅辛卯以後二十年中破產忘生以振起社事為  
事者殆無其人兩郡中同社之子弟未必盡如吾家然  
或科名太早獸聽懸梁刺股之言生進過豐不習傾蓋  
班荆之說間能以文章氣誼為己作者或得一二人庶  
幾不斷此種子也至如社外白屋之英即無父兄支派  
師長淵源苟有志於聲情氣誼即可以為壇坫宗盟孟  
子之功不在禹下彼美人兮金子望之耳夫社局原與  
朝局相為表裏明季以朝局為社局君子小人迴然外  
途君子不得不自相聯絡以為屏藩 本朝以社局為  
朝局社中之人盡皆君子當伏處之時互以文章爭雄  
及登朝之後交以忠勤效職是不當以明季之植黨一  
槩視之也余出宰廣昌幾及十載山城無事告語寡徒  
追憶五六十中社局始末歷歷如昨日事又念二三十  
年後今日之襁褓童稚無與耳提而命之者故不惜  
居諸撰為社事始末一冊以示後裔蓋以社局之興衰  
實有關於世道人心匪可易視也倘社局不振悠悠終  
古將復社幾社之血脈一斷則東林先生講學明道之

社事始末

社事始末

社事始末



血脈亦斷矣可不懼哉今日者東海鄒那一時去國閉  
門却掃以黨魁自慮謝絕問字之徒使後起子弟以文  
章聲氣爲辭是余所寢食不寧望雨而腸斷者也始  
未萬言凡先祖先父執友稱先生先兄與外父之友是  
余幼時稱先生者今亦稱先生或稱公余同事起社者  
皆稱子若今已大賈顯自翰林以至中堂若稱子者今  
亦稱先生廣平東海鄒南陽各立門牆游其門者往  
往稱之余與四家盡通好故亦以是稱之曰廣平東海  
鄒南陽云耳康熙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山西大同  
府蔚州廣昌縣知縣杜登春讓水氏撰  
嘉慶十年歲在癸亥閏六月遇讓水孫映于趙氏春葉  
堂問其先世遺書云尙有世逸紀畧二厚冊無副以乾  
隆三十二年書禁燬于火華亭布衣吳鈞陶字謙





鹽鐵論目錄	
卷一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卷二	非執第七 吳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備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卷三	國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卷四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喪賢第十九
卷五	相制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道道第二十二 道道第二十三 論詳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刑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卷六	國疾第二十八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鹽鐵篇石第三十一	除秩第三十二
疾貧第三十三	校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卷八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卷九	
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論備第五十三	論節第五十四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諸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重刻鹽鐵論并考證序

鹽鐵論自明嘉靖中為張之象所亂卷第割裂字句踳謬虛學士羣書拾補已嘗言之予向恨不見善本近因顧千里得宏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檢徐祿依嘉泰壬戌本所刻及其後錫山華氏活字所印編為校讀知張之象之不可據在虛所云外者甚多而虛又時出已見頗有遺失亦未可全據也爰取徐本重刻於江宜撰考證一卷附後書正其文粗涉義例以貽留意此書者陽城張敦仁

鹽鐵論考證後序

漢書傳贊謂始元鹽鐵當時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次公推行增廣條目著數萬言成一家之法今讀其書所以相詰難者大抵本羣經諸子而為語歷世差久觀者茫昧不得其解如毀學篇音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者浮邱伯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俱受詩於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是其證散不足為庶人即草莽索經者以素為經鄭注公食大夫皆自末云末經所終韓詩外傳說苑雜言皆云孔子困於陳蔡之闕席三經之席是其證備胡為春秋貶諸侯之後謂公羊春秋刺諸侯成人而後至者襄五年冬戊辰十年成鄭虎牢傳皆云孰成之諸侯成之為不言諸侯成之雖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何休五年注云離至離別前後至也又云乃解忘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是其證取下篇是以有履賦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履賦碩鼠為一事當出三家詩之序公羊宜十五年傳云稅賦者何履賦而稅也又云什一行而碩聲作矣正為碩鼠詩而言三家詩公羊皆今文宜其說之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賦稅而碩鼠作是其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願而願父刺行人乏而無聲言上見序下見詩今本譚外致不可讀結和篇問里常民尚有臬散臬散者貴賤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博貴臬勝者必殺臬殺臬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善義戰國楚策唐且見春申君章夫臬某之所以能為者以散某佐之也夫一臬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臬而令臣等為散乎是其證鄭注考工記有博立臬某也詔聖篇春秋原罪甫刑制獄制獄者哀矜折獄也乃今文尚書說大傳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



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故次公與春秋原罪  
並言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云魯讀折為制漢書刑法志  
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其說亦本諸大傳  
是其證伏生次公及班孟堅皆讀折為制者今本大傳作哲漢  
書作志非也此類皆微驗明白然知之者或寡矣古餘先生雅  
好是書用功甚深既刻徐禎本而耐之考證所以正其賸理其  
紛者皆精心獨詣刊落常闕批卻導竅不假穿鑿真有如兒說  
之解蔽結也聞與廣折往復講論援引載籍旁推交通多得要  
領因非涉字句謬錯者例不兼著故敢撮取一二附書於末具  
如右條俾學子合而觀之尚能循緒探索曉其詞以識其意則  
西京儒家之言將昭然復顯尤先生所亟望也嘉慶丁  
卯六月元和顧廣圻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盧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撰按鹽  
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詔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  
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  
衍增廣成一家言其書在宋首有板刻歷歲既久浸以失傳人  
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俱興新  
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指俸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  
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豈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  
可施之後世此則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顧字廣賢子同年  
進士吳郡都穆

顧游學宮時得漢盧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所著鹽鐵論讀  
之愛其辭博其論嚴可以施之天下國家非空言也惜所鈔紙  
墨歲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遺恨焉適者江陰始得宋嘉泰壬戌  
刻本於薦紳家如獲拱璧因命工刻梓嘉與四方大夫士共之  
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頌識

鹽鐵論卷第一

漢 桓 寬 撰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本議第一

推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  
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下並同淫佚之原廣道  
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  
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  
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  
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  
罷鹽鐵酒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  
背叛不臣數為寇本國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  
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  
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置  
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  
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備何以備下其  
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  
得喪高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  
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  
衝遠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  
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盧云漢  
本說  
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贖不忍暴士大  
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  
輸愛邊用盧云爰字疑誤或  
作為邊用之變解損武略無愛邊之心於其義未便  
也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  
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廣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  
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  
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  
罷之為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  
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工商各得所欲交易而退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盧云乖大典作乏  
張云華本乖改乏



按通典十 商不出則貨絕農用之則穀不殖貨絕則財用  
一引亦然 商不出則貨絕農用之則穀不殖貨絕則財用  
賈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  
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肯義而趨利  
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  
嗜慾眾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富菽粟  
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  
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  
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  
者商工不備也隨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枳  
枳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  
管子云 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 處云張  
與有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陸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  
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購農用關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  
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  
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  
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眾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厄山海不能  
贖溪壑是以盤庚萃居 處云萃大興萃亦未詳案說苑反質篇  
謂宋不新以變天下之視是亦從僉者也張云按即盤庚下  
篇稱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厥不肩好貨  
下經無德于貨正相類也但宋詳此萃當復經何字并其說  
若何曰此書所稱當是今文而尚書最多異類如是矣拾補  
云大典萃乃 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官所以遏貪鄙之  
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  
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  
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 處云下者 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  
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  
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  
即買實則實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買利故 處云通考  
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  
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  
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 處云禮  
禮工女効其 今釋其所有賣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  
禮依通典正 今釋其所有賣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  
關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 處云通考 留難與之為市吏之  
所入非獨齊陶之練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發賣平  
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復發關門擅市則萬

物並收萬物並收 處云按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增損當分別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之今不詳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利自市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急輕賈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勢逸而便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寒天財 處云按通典十一引天作人講字也管子  
後制欲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積以備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湯旱百姓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銅王云管子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或不得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以奉飢民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兵師之用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而稅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務故三年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備水旱而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味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趣時而衣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者民之務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止也大夫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諸霸而范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存乎管子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本節用者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氏其強本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其國亡而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故善為國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治家養生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下之下我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易按通典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引亦然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也汝漢之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一端之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尾入塞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璧玉珊瑚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不外泄也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室盈止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商通物而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實一也商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作是以薄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高逝遊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之功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出於桂林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售百倍其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淫服下流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其民不愛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用尚本分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國諸殷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聖人因天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無百金之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下篇云不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後雖二見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傳布衣少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也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富或累萬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井田也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功商村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至治民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故耕不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室之術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之有也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之宛巨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戰國時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標耳但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三富冠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居五諸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富在術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桂林之 則物屬 處云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



穀播菜而播業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盧云張然後熬煎偷生胡云張本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詠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感趙中山帶大河築四通神衢富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筭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趨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宋棺轉尸盧云當即近世之舊用之拾賣與人者江湖之魚萊黃之鮪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魯蓰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賄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之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甌鑄金為鉏耨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徒叩笮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揭夫匹婦張云華本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與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制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張云編之象本係改魯案所改譯漢世諸書說一事而人名各異者多矣下文云大倫極下轉非子外儲說左下亦言孫叔敖相楚大倫極下決非季文子可知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倫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盧云疑未利則本業所疑盧云出無備職則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也故飯牛於周五穀貨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盧云白虎通疏雜篇亦作致何九中本改或張作或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境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楮袖不鬻胸函之鹽不出解廟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

不可勝食鹽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田胡云張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儲宮室增臺榭梓匠斲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雖雕文刻鏤盧云以象禽獸窮物充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楛楸患無袞履楛楸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盧云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楛楸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穀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胡云張本無制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憂盛危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然於禮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連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薄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賦形也古之仕者不積田者不漁池關擊枹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盧云疑幣張云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盧云大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買絲而已後世即有龜貝金錢胡云張本錢下有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偽夫救偽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燭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間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鄣通專西山山東新稍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鄣氏吳鄣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慮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脯胸人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君有吳王張云案人錯出耳於文中加自釋一句者如項羽本紀加亞夫者范增也一句於中之此先釋吳王而後後之者欲下就范增而後也之心作願其行文之便也通與十引無胸脯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十字乃杜補之張之本移改全失其意今不更出胡云張本胸脯人三字改人君有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贖窮小以三字吳王上無君有二字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贖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胡云張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眾邪羣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匣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不莫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脯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盧云人上脫面字從當字衍今依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能去之則聚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陌胡云張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眾藏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脯如何也文學曰山海



者財用之寶也張云案通典十引實下有寶字此取當依補下  
本添而寶路則於寶路開之拾補又極五數於其上云三  
自業此何謂者謂不皆山海與五數數則不相業也  
拾補於強之業本又次校通典此何故所說全非鐵器者農  
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張云案通典十引二生字皆作土此誤則  
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贖  
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  
商不相豫人懷教讓以自相接通典云自字而莫相利夫秦楚燕  
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盧云居局今依通  
局當作何此考工記車人為未之偈句也居偈同字通典十引  
作偈茲杜改之以合於周禮字耳管子弟子職云居句如偈可  
爲此作居之說拾補非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  
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墾而草萊不  
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做皆依山川近鐵炭胡  
張本做 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勤責取庸代盧  
四字句偈於 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  
代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盧云四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  
傷千里未覩其在胸臆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言鹽鐵令品甚明卒徒衣  
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眾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  
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鐵盧云當作鐵張云案今當作令後  
本作 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淫侈絕并兼之  
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  
膏天下之藏也張云案下當作地見史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  
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棄民張云案當作奇見平準書  
也小司馬案陸云包德音編諸侯也 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  
非農工之備故言奇其義似誤矣 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厥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眾庶  
所宜事也往者彘疆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  
家聚取或至于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  
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  
非亦大矣盧云大大與作殆今自廣進賢之途練擇守  
尉張本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  
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  
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還

鹽鐵論

言是聽此詩人利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帝據九  
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鐵入穀賦官救急  
雖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勳養勞勩之民此用虞繁之時公卿  
宜思所以安樂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  
明主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  
之人人張云案本朝重人字案下人權縣太久民更望於上張  
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  
三王之道大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  
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宇宙之內蕭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龜不知江海  
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荷頓之富先帝  
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  
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  
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  
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  
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難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  
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故未違和局之義而錄拘儒之論  
文學曰蕭雀雖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龜雖其居而有蛇  
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遊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  
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  
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  
財以奉其用然眾不能舉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  
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  
所憂也

鹽鐵論卷第一

思賢講舍校刊































而後通而並顯濟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會子倚山而吟山  
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  
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  
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榮有龍逢而亡  
夏殷有三人胡云張而商滅不逮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  
之罪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  
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  
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末可為能歌也善言而不  
知變末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  
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親不信人若蟻之不知雲堅據古文以應  
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  
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  
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聾  
之不知重疑云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  
桀紂非說也非之象本也改者王云張改是聽者過也是以刑  
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皋  
陶而察之夫人若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舉於流  
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讓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  
士飢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盧云而居萬人之位是以  
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惡何膠柱之調也大夫曰所謂  
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委質足以履其行其道故居  
則為人師用則為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盧云  
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禮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  
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  
直者遺時蒙幸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  
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  
和陰陽調四時安眾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  
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  
三公之才太願闕天九卿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  
政亦未能稱盛德也大夫不說作色不應也文學曰朝無忠臣  
者政闕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

文學論

為賢君盡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以干主之  
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  
面違方今人主殺之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  
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豐壤而  
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  
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盧云當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  
宰我子貢宰我秉事盧云以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  
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  
身直於衛子貢子舉適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盧  
身也與庚同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  
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  
之悖也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張云襄公當作矯輪下句  
子此皆見於公羊也二年何休注而次公稱之者必舊說也  
公羊季子稱季友相一而異義故此必云季子不知者  
改子為友因謂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盧改友之賢授  
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依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為政簡公不聽  
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  
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  
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大夫曰至美素  
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張云金  
全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也禮器郊特牲皆云大  
圭不琢郊特牲云玉瑤當為家意以為即典瑞瑤圭璋璧琮之  
球兼珠同字也或當次公時禮樂有美珠不畫今仲山冉求無  
如字說之者拾補云當作珠是美珠不畫今仲山冉求無  
植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鋸刀飾嫫母  
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道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  
古道枕藉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雞雞亦無黨也文  
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  
待鑑識之工而後明張云鑑識當作鑑請淮南子說山訓玉待  
此語出於說文云鑑識治玉也毛嬙天下之姣人  
若藍廣雅釋器云鑑識也鑑原諸同字也毛嬙天下之姣人  
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  
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荷負巨任若  
無楫觸滄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  
得沮而止乎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

文學論

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  
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子書殺欲  
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  
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畫冰費日損功  
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文學蒙以不潔張云  
王云蒙上有奪文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  
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  
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狐不狐狐哉狐故故事人加張云  
則為宗廟器否則斯養之費才于越之劍不屬匹夫賤之工  
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為姣故胡云張本飾愚者  
自以為知故不學觀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張云張目錄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  
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  
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  
殺死而終植也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觀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  
東流亦安之乎盧云東流亦安之乎路欲從浮海故大夫云然張云  
爾亦者亦前篇也戰國策蘇秦說李兌章文學曰駢驥之競  
東流至海汎濫無所止文學之語出於彼  
隨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視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  
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盧云筋俗駢才也非文  
王伯樂莫知之賈也盧云之猶其或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  
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視子矣孔父  
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葛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大  
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駢驥之才有以蜂蟻介壽而自害  
也東海成霸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為縣令  
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悖害不恭  
刻鵠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  
果沒其身未觀功業所至而見東盧云張改是觀之殃身得重  
罪不得以壽終狡而以為知張云華本狡改狡張之象本改  
狡古則反此蓋亦作狡而在鄭前也後雜論篇云直計而以為  
而不微今論語皆作狡然則狡微同字故狡與與盧云計而以為  
直不遜以為勇其遭難故胡云亦宜也文學曰二公懷精白  
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強  
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賊

文學論



如之人爲取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范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古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泡風飾虛言以亂實

于地尚之治亦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

論誅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

蘇胡云張本驢兜誅趙簡子得叔向張云案拾補云叔向當是

孝養第二十五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



卒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宜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

文云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况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誦者以為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

吳錕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破鸚鵡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鳴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枉結於舊術幸於聞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



















鹽鐵論卷第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節凡杖脩樽俎為賓非為主也炫耀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賢且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奇處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天下盧云上辭越裳之贊見恭讓之禮既與人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觀威儀千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觀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騶騶駘駘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德也隋和之名實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脩之縛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惟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圖張云同當作國此謂齊也莊公弑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毀寶器盡何術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其眾而歸齊也盧云特疑持張伍子胥挾弓干闔闔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也盧云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

今明天子在上

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為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黎蒼不採張云不字當衍賢良引春秋為之不採大夫云爾正是以採難不採也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康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眾其義莫不願為臣妾然猶脩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踰劔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張云滑服令三字未詳其謀斯敏越人冉駘焉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脩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驪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置器中外不害者魯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胡云張有衛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既諸侯之後刺不卒成行役成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兇病則鳥折辟鋒銳而牧罷極張云牧少發則不足以更過多發則民不堪其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頽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

執務第三十九

百里騰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成邊郡者絕殊遠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飢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閱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為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寤災王云按公羊春秋西宮災何休說以魯本云楚女怨而西宮災是西宮之女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非魯妾也蓋師說之異非必公之是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勸厥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議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  
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念彼蒸人涕零如雨豈不懷  
歸是此罪咎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  
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蠱螟  
同張作蠱螟 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雲祀用事百神無時  
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也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  
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蓬須包堯舜之德  
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  
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  
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為獲逢須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  
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稅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  
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上之所言則議  
之專欲損上而益下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  
何煩聲能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  
饑則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  
上下交讓天下平沒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  
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  
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  
下怠於公乎

曰天寒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危危者不能食  
饑故除某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伏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  
字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棟上漏下濕者之痛也

執事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粃之苦也  
同林席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輜輶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  
輕暖被英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  
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頓匹婦之悲恨  
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  
擗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筆楚之痛者也坐席茵  
之上安本

擊之第四十二  
賢良曰文學

夫辭丞相御史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非世  
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  
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為蕃蔽  
壤界獸圍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遂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  
養士馬負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

上欲掃除煩倉庫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  
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文學曰異時縣官修經賦  
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翅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與利害舞  
車紅以贊助邊疆罪告緝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土罷  
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  
道也雖舜禹與不能易也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  
動罷於籠車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  
然亦寬三陸之役語曰見機不遠者限功一日遠敵

世為患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  
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  
怠者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  
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而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是以聖王見利  
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  
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  
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且罷郡國權沽

關內鐵官奏可

賢良曰文學

夫辭丞相御史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非世  
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  
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為蕃蔽  
壤界獸圍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遂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  
養士馬負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

鹽鐵論卷第七

思賢講舍校刊



















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厥而不傷盧云張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裘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傷尸血流本流血以爭壤土半人之若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刑廢盧云於道以己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蒼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蛉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獵張云張涼風至殺氣動蜻蛉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獵張云張涼風至殺氣動蜻蛉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獵張云張

鹽鐵論卷第九  
思賢講舍校刊

鹽鐵論卷第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諸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法夫微倖誅誅誅不犯張云誅當作誅誅誅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文學曰道德眾人不知所由法令眾民胡云張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日月故民不迷曉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盧云張本脫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偏觀而況於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眾而民犯禁也詩云張本有宜行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裁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眾上下附而服不過五張云此當云上嚴下緩而不過五下文當云上下五服降殺自己之上已之下也上附下附者附五刑之屬三此也所謂上下比罪者也不知者務殺以連刑耳五刑之屬三千上嚴下緩而罪不過五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責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為重漢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取人之所知也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為民奔也爵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踐矯弋盧云當作故弋節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泉陶不能為士故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



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仁明云張本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張云馳行當作兩見如高注漢書江充傳曰令乙乘騎車馬馳行道上馳道已論者不入車馬其即其事也車馬當入則非其車馬故以舉詩而不止為盜馬下吏舉詩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文所言謂吏舞令乙文吏舉詩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為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善而違於法者免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賊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倪仰未應對御史大夫唐云二曰執法者國之轡衡刑罰者國之維機也故轡衡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機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張云張之象本改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感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蠶加之功賞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而禦捍馬也盧云樂疑今刑罰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衡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為君者法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舉陷胡云張陷陷穿身幽囚客死於秦秦身口幽囚四字為一句張之象本改下秦為本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備墨大夫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愈跗而後治病廢汗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

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強秦韓也文學曰有國者選取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蟻蝨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汜溢為中國害苗梁楚被曹衛城郭壞沮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虛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留親省河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靈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文學曰河決若幾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亦盧云俱作亦云必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茲多其為苗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官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殺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史曰犀鏡利鉏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桀之正盧云當作正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張云從上當脫不字風字當衍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癘疽之相淫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鈇鐸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規近為過不必誅是鈇不用也疏遠

周秦第五十七

有功不必賞見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救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剗攻竊盜者膏故良民內解息農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逐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恆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劍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大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戴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庶乎夫何恥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及誅張云張本無罪無罪者寡矣賦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盧云子貢與賦文仲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豈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嚴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王云案公羊閔二年穀梁隱元道也此當本公羊而作免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王云案公羊傳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此亦當本公羊義漢人所引則亦多作其身者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張云健當作壯貴育之勇莫不震懼悼盧云張悼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







此人也張之象本 夫何恥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  
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爲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  
子也大夫儼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  
編口張而不歛舉舌而不下聞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  
膠車脩遠兩 張云脩當作修馬氏易林有膠車爲東與兩相連  
與諸生解 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  
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 張云漢書載此疏 周秦  
榮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  
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  
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蘭庭舒六藝之諷 張云漢書論太 治漢  
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 書陳治漢  
其詞閭閻嗚侃侃焉 斷斷行行 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  
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  
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  
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  
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 張云漢書雍 矯當世  
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徹切而不煉 張云華本煉改 賦賦  
然斯可謂引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  
憤懣刺譏公卿介然而不撓可謂不畏 禦矣桑大夫據當  
世合時變推道術向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  
然 張云華本惡改惡 大能自解 張云漢書 可謂博物通士矣然  
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 書云漢 不師始古  
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書云漢書性注  
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 書云漢書 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 書云相下當脫史字此  
漢書言丞相御史兩府之士文不必同此下不言兩府之士漢  
書上不言羣若顧其文之便似難 顧其詞意拾補以漢書  
補未 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  
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張云張之象本算改選按取漢  
書並堅用選此類駁異 書地算選同字未必非次公用  
皆當兩存之不得偏從

鹽鐵論卷第十

思賢講舍校刊

校勘小議

鹽鐵論以明宏治十四年新詮涂植所翻宋嘉泰本爲最善嘉  
靖開書開張之象又有注本析爲十二卷王謨漢魏叢書重刻  
之其書竄易字句爲有議所議盧文弼紹弓羣書拾補取永樂  
大典所載及涂本以校張書頗有是正嘉慶十二年陽城張敦  
仁古餘重刊涂本附以考證又多盧所未及暇日檢閱因以拾  
補考證散入正文下取便觀覽湘潭王啟原君豫胡元常子彝  
披討往牒復得若干條書中稱王云者君豫說也稱胡云者子  
彝說也先謙覆加審定見漏義尚多略爲補釋並取唐宋類書  
所徵引悉心校訂別爲一卷以貽讀者古籍代微展轉益誤又  
義蘊閱富未易推尋涉筆知疏臨文增唱大雅宏達幸匡益之  
先謙記

本議篇虞道德之端 通典十一道德作教道與導同作教  
道義長

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怒民怒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 通  
典十一作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慈慈則財用足侈則飢寒  
生唐諱民爲人通典引此書字句多刪節其不同處取備參  
證

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 盧出  
邊用度不足五字云度涂作費今案涂作度不作費也邊字  
當上屬爲句盧讀誤

縱然披堅執銳 縱字當衍

憂邊用損武略 盧云憂字疑誤或作爲邊用之憂解案文義  
言罷鹽鐵均輸則邊用之絕可憂故曰憂邊用與損武略對  
文非誤字

隴蜀之丹漆旄羽 通典十一御覽八百三十六資產部引丹  
漆旄羽並作丹砂毛羽

宛豫之漆絲絳紵 御覽八百三十六資產部引同通典十一  
豫作荆河胡云唐代宗諱豫故云荆河

養生送終之具也 盧云張本終作死案通典十一御覽八百  
三十六資產部送終並作奉終張本誤

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 盧云張本之用二字版大典有案通  
典十一亦有

交誼小議

本朝小議

廣德行以懷之 通典十一廣作勵懷作化

故川源不能實漏厄 藝文類聚器物部御覽七百六十一  
器物部引同白帖器物部作川源不能實漏厄不能滿係矣  
人所改

況上之爲利乎 通典十一同御覽七百六十五器物部上作  
導於義亦通

往來煩雜 盧云雜當爲難案通典十一正作難盧說是  
或不慎其費 通典十一無或字是

賤價買貨則賤 盧云即當爲則下句同案通典十一作則即  
則古書通用不煩改正

商賈無所買利故曰平準 盧云買張本平通考曰上有命字  
案通典十一作平準曰上亦有命字

非獨齊陶之緣 通典十一齊作濟御覽九百一獸部引仍作  
齊

行資賈平 周禮小宰聽買賣以質劑先鄭云質劑謂市中平  
賈今時月平是也法言學行篇一閱之市必立之平李注市  
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據此若今市中經紀平定時價長落矣  
故曰賈平潛夫論巫列篇此猶人之有姦言賈平以干求者  
也與此行資賈平同義亦曰賈評見後漢蓋勳傳注

則商賈侔利自市 通典十一侔作牟

力耕篇王者塞天財 盧改天爲人云新通典改塞兼并非張  
駁之案今通典作塞兼并

流有餘而調不足也 通典十一調作拯

而山東被災 通典十一而作今是

通百味之利 盧云味疑末案以通有篇無味利證之則味爲  
末字之譌甚明盧說是古書未末多相亂末譌爲未後人因  
妄改作味耳

賢聖治家非一室 盧云室疑術案通典十一亦作古之聖賢  
理家非一室多古之二字

是以羸驢駝騾 盧云張本音驢駝音宅下驢騾音駝矣皆大  
誤驢音閩駝音樂驢音顧乃正音也舉此一端不能悉正案  
盧序云張本音多土音後人勿爲所誤

通有篇楚之宛丘 御覽四百七十二人事部引丘作陳案御



覽是也宛陳皆楚地宛漢南陽郡今南陽府治陳漢淮陽郡今陳州府治故曰天下名都若陳有宛見於詩雖但此言富冠海內不得專指一巨雖後代嘗緣宛立立縣固非漢世所修澤也

日給月單 單窮盡也

無味利 盧云味疑末案盧說是也書中或云末利或云利末其義一也本議輕重相利利議諸篇利末二字屢見雜論篇

放於利末漢書公孫賀等傳贊作放於末利尤其明證

錯幣篇民事不及 不及當作不給音相近而譌

愚者不更本之事 盧云更慎也案對上智者有百人之功言此之字當衍不更本事并所業之本事亦不更也此言愚智相懸與下愚智同功意相鍼對盧說非其義

人君不調 調均也

故放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 盧云弊疑幣張云華本改幣案文義作幣是事類賦錢部引作幣藝文類聚寶玉部御覽八百七珍寶部八百三十六寶產部九百四十一麟介部引並作幣幣幣古字通用下文幣數變幣數易正作幣

禁耕篇街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 通典十函匣作猶

神人主作天地

賑贖窮小以成私威 通典十小作乏

姦形成也 通典十一也作矣

復古篇往者棄羣大家 通典十大作之案北堂書鈔酒食部御覽八百六十五飲食部引並作大通典非

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 至 聚深山窮澤之中 通典十作大抵

盡流放之人案唐諱民故改人民為之人原書當作大抵盡放流人民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恐深山窮澤之中多收字也字則文氣不屬收放形近致衍又誤加也字耳

非執篇昔商君相秦也 通典十相作理則原是治字

是以征敵伐國 通典十作征伐敵國是

而師以贖 通典十一而作軍

故用不竭而民不知 盧云故下當有利字案通典十有益文帝之時 盧云益當作昔案通典十作昔

益文帝之時 盧云益當作昔案通典十作昔

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 通典十作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

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 通典十引同案初學記果木部引作桃李實多者來歲為之穰御覽九百六十七九百六十八果部引並同藝文類聚果部桃下引作桃李之實多者來歲足穰案凡物豐盛曰穰下云自天地不能兩盈若作穰則非其義作衰是也梅一作桃蓋所據本有異

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 案文義不當有者字此妄人所加以配上句通典十無者字

晝夜之有長短也 盧云有當作代案通典十正作代

楚人撻動 盧云張本極作騷案漢書敘傳外內撻撻潛大論邊讓篇今邊撻撻並作撻與撻動意同

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 胡云張本作聖賢案藝文類聚布帛部御覽八百十四布帛部並引作賢聖力耕篇賢聖治家非一室論儒篇賢聖之憂也賢聖恒言無庸倒轉

刺權篇鳴鼓巴俞作於望下 藝文類聚樂部御覽五百六十八樂部引作上並有交字此脫

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 初學記帝王部引無其字

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爲黨 荀子儒效篇云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此語出於彼

刺復篇刑楚之士用 漢書李陵傳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此用刑楚士之明證

論儒篇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馴馬無世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 胡云張本世作勢案世位不詞勢字是也御覽三百五十九兵部引正作勢位又二能字下並有以字

憂邊篇則謂之不樂 盧云當作爲謂論案謂爲古通非譌字

故民流沈溺而弗救 沈字當刪流沈二字古書通用疑本作流溺後人改注沈字於下遂兩存之

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 儀禮他國之人則曰外臣文意言北夷款塞自至然後以爲外臣胡制於三字疑衍

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二句有誤字

近致諺下田收同

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 張云者當作者案御覽二十六地部引正作嗜

今縣官之多張苑圃公田池澤 之字衍

輕重篇水有獮獮而池魚勞 御覽九百一十二獸部引獮作獮注云獮音頻又云獮曰獮羣曰獮案獮獮同字淮南子兵略篇畜池魚者必去獮獮

則后稷之烈 則法也

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 上云非天之財少也此云亦非也亦有奪文文學言妄刺而無益於疾故御史答以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妄刺而無益於疾也如此上下文乃貫串

夏不失複 言當暑不去複衣

未通篇平百越以爲囹圄 張云囹當作圍案張說是御覽九百六十六九百七十三果部事類賦果部引並作圍

莫不哀其生 哀思戀也

地廣篇誹譽營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 善謂人稱善之要名采善四字連文同意

貧富篇運之六寸 六寸算法也漢書律歷志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八觚爲一握

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 羣書治要遠下有道字案行遠道與下濟江海對文有道字是

因資而假物者也 治要因下有於字

歐治能因國君銅鐵 治要國君作君之御覽七百五十七器

物部引國君下亦有之字案有之字是也歐治能因國君之銅鐵與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君子能因人主之正朝相配成文元書有之字明矣 以爲金鐘大鐘 張云金當作

全案治要御覽並作金張說非治要鍾作鐘古通 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 張云材當作杆案張說是也杆材形近故杆誤爲材一當作壺壺鼎盤杆四器若作一鼎盤材則文不成義治要正作壺鼎盤杆御覽作壺鼎盤五五杆同字壺誤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爲壺轉寫者因改爲一目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



下有能字以上文兩能因例之此因上元書富有能字而轉寫脫去正作政古通

子思之銀珮 張云銀當作珮案張說非也銀珮蓋以銀為之初學記器物部御覽六百九十二服章部引並作子思銀珮致學篇安之於廣廈焉秦 於富為如

夫秦山臨 其患惡得若秦山之臨乎 藝文類聚鳥部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引夫秦山下並有之字惡並作焉

車制於雲陽之市 張云華本制改裂案華改是御覽六百四十五刑法部引正作裂

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 案鴻字誤鴻門與上蔡遠不相涉御覽六百四十五刑法部引作東門是也

史記李斯傳斯願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語出於彼

衰賢篇孔子為之 盧云為疑危案為字是說詳本卷以儒術權為上卿 盧云涂作推案涂作權不作推盧誤

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術之餘以周窮士之急 詳文義不當有此字

蓋衍文 禹感洪水 疑字無義當為感之誤字禹感洪水者禹憂洪水也御覽四百三十一人事部引作感感亦感字之誤北堂

書鈔衣冠部引作治則漢人安改耳 滿篋對文案文義自通盧刪未是

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 夫字衍 故會子倚山而吟 藝文類聚人部引倚作傍

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 治要諫諍作善言 故彖有剛龍逢而亡夏 治要作夏亡以下文商滅例之治要

是 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偷患無桓穆之聽耳 治要不上有故字 偷作論論與聽對治要是

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 治要無適字疑適過形近致衍 屈原放逐於楚國 治要國下有也字

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 治要事

禮論

人下有何必去父母之邦句終非以此作此所以行而不合作行不得合

以所不觀不信人若燻之不知雪 事類賦蟲部引作以所不觀而不信御覽九百四十四蟲多部與此同

雷電之聲 電無聲疑聲字之誤 遺時蒙率 率當為幸形相近而誤

方今人主殺之教令張而不施 穀當為穀穀亦張也施與弛同發之教令句張而不弛句謂鹽鐵法令不改也

殊路篇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 北堂書鈔儀飾部引香澤脂粉作脂粉香澤案莊子齊物論麗姬毛嬙

成元英疏毛嬙越王嬖妾 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 御覽五百八十五文部引質作質

部事類賦獸部引驥並作驥驥並作負案文學以驥驥太公並論故下文大夫云無太公之能驥驥之才正與此言相抵

是此文作驥驥甚明驥字誤御覽八百二十八資產部亦作驥惟輓字與此同 垂頭於太行 案此文語意不了太行

下應有之坂二字戰國策策夫驥之齒至矣服驥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漉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遲遲負輹

不能上伯樂遺之下車攀而哭之阪坂字同謂山阪極峻者驥至阪不能上方始至頭非上太行即垂頭也唐儲光羲詩

岐阪悲驥驥李白詩驥車上岐阪並用此語藝文類聚獸部御覽資產部獸部事類賦獸部引本書太行下並有之坂一字此脫

道道篇言法教故沒而存之 言法教下富有也字為句 論詳篇稱往古而言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 言字當衍

所以治者未之有也 所當為而 相矜於後息 盧云句 孝養篇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御覽八百五十二飲食部引

然作焉上屬為句 刺讓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 卽用詩詢于芻蕘意 利讓篇鳴鳴夜鳴無益於明 鳴一作鳴音轉字變御覽九百

二十一羽族部引此作鳴且

文部小

而使責之疾 當作責之使疾誤例 國病篇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

不禁而止 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是孔子相魯三月事非小位也事類賦天部引作當居小位相魯三月是也居小位卽

孟子所謂委吏乘田承上諸侯莫能用言三月相魯下屬為義當當形近致誤又脫居字於亦作於與相形近而誤耳御

覽十一天部作當居上位相魯三月上字誤改而餘文並同 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 文義直貫至何况鹽鐵均輸乎止莫

字衍 顧分明政治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 胡云張本夫作議案顧

當為願失上富有得字張改非 雖卽異世亦既問天太願而已 胡云張本卽作既既作卽案

雖卽猶雖則也則卽雙聲字張改非 負送羣之任 送為佚之誤佚軼字同

然居民肆然復安 上然字下富有後字 常民文林畫案 藝文類聚服飾部北堂書鈔儀飾部引常並

作且 散不足為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 乘字語意不了

馬字當在乘下此誤御覽八百二十三資產部八百九十 七獸部並作庶人之乘馬者足以代勞而已亦無其字 故

行則服稅 御覽資產部獸部引稅並作稅 今富者稱補羅袂 御覽八百十五布帛部引稱作綺 中者

素綺錦冰 錦冰當作冰錦冰亦素也故素綺謂之冰綺 錦二物力耕篇不益錦綺之寶亦綺錦對文此誤御覽布

帛部引正作素綺冰錦 帛部引正作素綺冰錦 銀黃華左播 盧云播當作垂張云左字當衍播當作播案御

覽三百五十八兵部引亦作銀黃華左播盧張說疑非 珥 新飛鈴 張云鈴當作輪案御覽兵部引正作珥新飛鈴張

說是 革鞞皮馬而已 盧云作薦云薦訛張云華本馬改薦案御覽

三百五十八兵部四百七十二人事部引並作薦 革鞞皮 成 御覽兵部引薦作攻 鞞耳 盧輿作鞞案鞞與鞞同篇韻並云鞞也鞞耳益以革為

二



之著馬耳

蓋無爵屬樽俎 御覽七百五十九器部引作蓋無爵樽俎

豆 卽竹柳陶瓠而已 盧云瓠當爲匏案御覽器物部引

正作匏 中者舒玉紵器 舒玉二字無義與紵器亦不相

屬御覽器物部引作野王紵器蓋此器出野王與下蜀杯爲

對野王漢縣屬河內郡今河南懷慶府治舒與野王與王並

形近而誤

而燁豚以相饗 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引燁作裨裨豚見

禮記禮運

復薦草錄 北堂書鈔儀飾部御覽七百九服用部引復並作

複 庶人卽草蓐索經 顧云索經者以索爲經案顧說是

也索經卽草蓐之經御覽服用部北堂書鈔儀飾部席下陳

禹讓補本並云草經雖文有更變可證本書索經二字之義

百姓或且暮不曉發夷或厭酒肉黎民汗力作今蠻夷交脍

肆焉 四句相對爲文今字當衍

古者庶人鹿菲草艾 初學記器物部北堂書鈔儀飾部御覽

六百九十七服章部並引作鹿菲草履是也鹿與鹿菲與鹿

美與履皆形近致誤

一杯棬用百人之力 御覽七百一服用部引棬下注云去遠

反誤文曰棬枋

枚既篇衣若僕妾食若庸夫 北堂書鈔衣冠部引庸夫作備

夫案備夫與上僕妾對文言既役者之衣食也備庸古字通

用御覽六百九十三服章部引仍作庸

無行人子產之繼 言無人修飾潤色之

鹽鐵石篇則恐有盛胡之累 盧云未詳案盛胡卽前訟賢

篇東海成類河東胡建也成盛古字通

疾食篇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

鄉 詳文義言小計權吏則行施乞貸長吏則侵漁上下也

府下二字當乙

字

日教之以德 治要教之下再有教之二字無則文不可通

則民從義而從善 張云有誤未詳案文義不當有兩從字治

要上從作徒是從徒形近而誤

夫何奢侈暴慢之有 治要有下有乎字

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二句文義難通治要民上有富字

無難與適道四字上文引管子倉庫賈而知禮節百姓足而

知榮辱故曰富民易與適禮治要是也難與適道四字涉下

文而誤衍

水旱篇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 治要德作得無有字

故循行於內 治要循行作行修案行修與下皆開對治要是

爲善於下 治要善作之

周公載紀 治要載紀作在上

雨不破塊風不鳴條句而一雨雨必以夜 北堂書鈔帝王部

白帖兩部引風不鳴條在雨不破塊上藝文類聚天部御覽

八百七十二休徵部引雨不破塊句而一雨雨必以夜三句

連文文義應爾此風不鳴條四字誤例在下

無三陵高下皆熟 御覽三十五時序部引無無字

今不省其所然 治要引所下有以字是

不知檢也 治要檢作敏

崇禮篇雖登籍之邪 治要作難之費箱

奉養獻者使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

以示之 治要獻下有見字盛作威禮下無儀字故作宜案

治要是

角抵諸戲 治要諸作之

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 治要作處謙讓以交

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此句下有故字

見恭讓之禮 治要禮下有也字案與下見大孝之禮也相對

爲文也字當有

烏鴉連文

隋和之名寶也 治要和下有世字是

不在大馬珍怪 治要大作戎怪上有也字

何衝之所能折乎 所字當衍

夫臣所在 臣上脫賢字

備胡篇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言言德

盛則備寡故大夫以此言折之中外屬匈奴言於詞不順當

作匈奴震懼中外釋備傳寫誤倒中外二字於匈奴下文

中外不寧答在匈奴云中外屬漢言卽其明證

鹽鐵取下篇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治要作天寒乎哉寒乎哉

下又有海春曰三字此脫

上漏下濕者之屬也 治要處作痛

稱貸者之急 張云急下當脫也字案治要有也字

不知負樵步行者之難也 治要樵作擔

同林游席 治要作匡林薦席

負輅 治要負作服

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 治要邊作長驅作

曉鄉作向

距敵方外之死者也 治要距作推者作亡

東園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筆楚之痛者也 治

要伏作伏如文調作而調文求作木案仗几猶據几謂聽訟

者而如古字通用潛夫論實邊篇坐調文書以欺朝廷伏几

調文與坐調文書同義木案筆楚對文並治要是

若易操 盧作若易易然云俱不重案張本重孟子公孫丑篇

今言玉若易然不重爲是

刑人若刈菅芳 張云芳當衍案治要芳作茅茅形近而誤

張說非

登車相望 治要登作輻

擊之篇賢良曰文學既拜 盧云曰衍大典在篇首徐本同



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 信仲同長城上富有於字下當有之外二字

秦攝利衛以御宇內執修篲以答入極 御覽三百五十九兵部引衛作衛案御覽是衛乃御馬之具故云以御宇內刑德篇亦云衛者御之具也衛以御篲以答語意並相聯貫衛則非所以御矣衛衛形近致誤下傾衛遺篲衛字並當為衛潛夫論衰制篇法令者人主之衛篲篲策也以衛篲連文為喻與此正同

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 詳文義與上下不貫李牧二字當衍漢追匈奴以廣北州其事下誅秦篇詳之

西域篇其往必矣 盧正矣作也 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 皓皓當作浩浩

世務篇見利如前乘便而起 如猶而 蘇役篇文王底德而懷四夷 北堂書鈔地部引底作宣

險國篇秦師敗峭嶽峯 盧正師作師 論勇篇以道德為軸 軸胃或字御覽四百三人事部引作胃

篇冠千里 盧云篇篇當作篇案篇篇古書通用故篇冠亦作篇冠非孰篇篇素不能自分於編墨御覽八百十目布帛部引作篇素亦其證也

論功篇匈奴無城廓之守 盧云廓郭同 旃席為蓋 盧云大典席乘御覽一百七十四居處部引亦作旃席

因山谷為城郭 御覽一百九十居處部引郭作池 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固未亡也 盧戰下補國字案固即國之誤當改不當補

論篇篇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賜 御覽一百七十一兵部引以母作其母不賜作不賜

刑德篇道德眾人不知所由法令眾人不知所辟 德字誤治要作徑人作民民作人句末並有也字

折手知足 治要作折乎知之 然而上下相違 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六百三十九刑法部引通並作趨

律令塵蠶於棧閣 而况於愚民乎 盧云張本脫此十八字

律令塵蠶於棧閣 而况於愚民乎 盧云張本脫此十八字

律令塵蠶於棧閣 而况於愚民乎 盧云張本脫此十八字

案治要有

此斷獄所以滋眾而民犯禁也 治要禁下有滋多二字是上附下附 案張說是也治要與涂本同則其誤已久

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 治要作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 兩千字盧改十申韓篇若癩疽之相泄 治要泄作漫是

非患銑藉之不利 治要藉作鈕 周秦篇親戚小坐 治要小作相

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 治要兩之字並作而

則以有罪及誅無罪無罪者寡矣 治要作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

以養疾子 治要以作似是 未聞什伍之相坐 治要之作而句末有也字是

今大嚴而仁恩不施 治要句末有也字是 嚴家之無悍虜也 治要悍作格

是以務知而不務威 治要知作和 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 治要施恩作恩施與澤流對文治

要是 下沒其身 盧云沒講案治要亦作沒非講字 詔聖篇則吏何事而理 治要作何事而可理乎

若拙御馬 治要作若拙御之御馬也今本脫三字則文不成 其亡益乎 治要亡作有義並通

上乎刑之 治要無此四字 是以虐也 治要作是虐民也

未聞刑罰行而孝弟興也 治要行作任是 不可立矣 治要矣作也是

深篤責而任誅斷 治要深作深篤作督 屬民悉者為能 治要屬作敏

故過往之事 張云張本往改任案治要作任 聞不一替而社稷為墟 盧云當作聞案治要亦作聞文義自

通虛說非

通虛說非

通虛說非

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治要制上有長字與上文不一期下文久字意相鍼對此脫

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 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六百三十八刑法部引之下並有於字

進見而不以能往者 盧云不以大典作以不

後序

漢書田千秋傳言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觀班氏為傳載大將軍霍光乞千秋教督千秋終不肯有所言而於贊復引桓氏雜論車丞相富輔處中容身而去之語以終之其微意可觀矣以千秋名德見推重大將軍而動惟民隱之惜又自大將軍出得千秋一言鹽鐵酒榷均輸可悉罷也阿附同列取議後世惜哉桑大夫用心計得幸躋居輔道之位顧細仲尼而崇商鞅鄙原顏而慕蘇張亦當時大道不明學術不一之咎也至乃夸其籌策之積致富成業鄙哉可與事君子賢良文學之議正矣若其言不禁刀幣聽民放鑄俾共人主操柄與二賈諫詞相戾至謂加德施惠北夷必內向款塞斯迂闊不達事情之論也夫所謂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輕用力之謂也苟無力則德無由見而人奚自服書曰大邦畏其力非聖王所諱言武帝之失在於內多而急興利至其詰戎固圍未嘗非也是故有鬼方之克適致氏羌之王非衛霍之師必無渭橋之謁儒生之諫苟其不在當局履全盛則戒用兵處積弱則思奮武揀敵補偏取相警厲而已至於國家大政斟酌損益發慮於深宮擇善於通衢而使草野新進與二三大臣爭詬於朝堂抑豈所以崇國體式方來乎重采是書竟因備論其時事得失如此桓氏屬文在西漢特嚴徐補先生之匹歷世緜遠闕誤相仍如李孟傳姚簡輩所管不足病也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冬十月長



十餘人而最推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於桑宏羊車千秋深著微詞蓋其著書之大旨所論皆食貨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稱六經故諸史皆列之儒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改隸吏部食貨類中循名而失其實矣明嘉靖癸丑華亭張之象為之註雖無所發明而事實亦粗具梗概今竝錄之以備考核焉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鹽鐵論十二卷

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權酌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所論為書凡六十篇篇各標目實則反覆問答諸篇皆首尾相屬後能權酌而鹽鐵則如舊故實作是書惟以鹽鐵為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而言皆述先王稱六經明嘉靖癸丑華亭張之象為之注雖無所發明而事實亦粗具梗概今並錄之以備考核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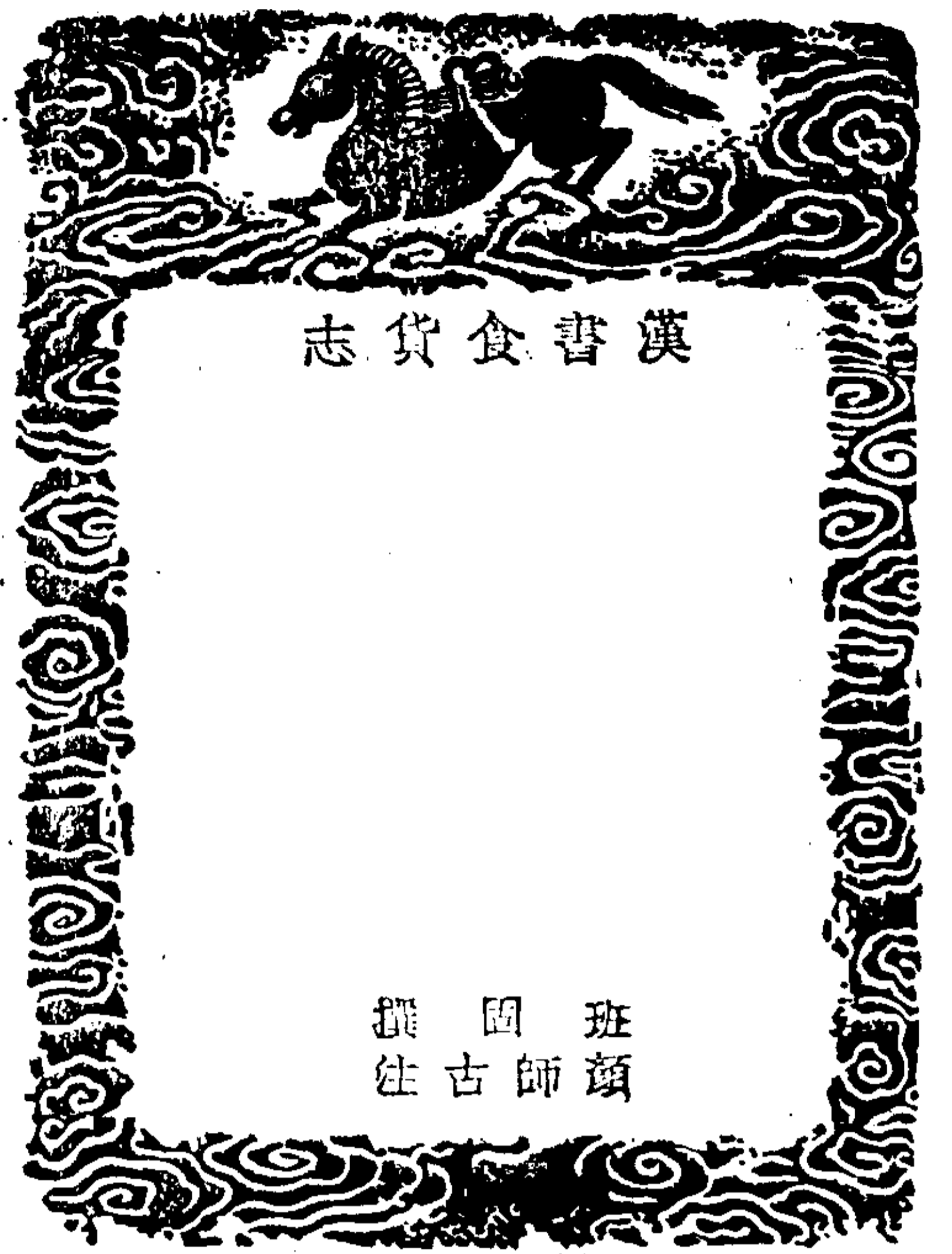
鹽鐵論十二卷

漢桓寬撰寬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時舉為郎官至廬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權酌與御史大夫桑宏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所論為書凡六十篇篇各標目實則反覆問答諸篇皆首尾相屬後能權酌而鹽鐵則如舊故實作是書惟以鹽鐵為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書末雜論一篇述汝南朱子伯之言記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等六

顧廣圻思適齋集代張古餘鹽鐵論考證後序云漢書傳贊謂始元鹽鐵當時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次公推行增廣條目者數萬言成一家之法今讀其書所以相詰難者大抵本羣經諸子而為語歷世差久觀者茫昧不得其辭如毀學篇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者浮邱伯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俱受詩於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是其證散不足篇庶人即草草索經索經者以索為經鄭注公食大夫皆卷自末云末經所終韓詩外傳說苑雜言皆云孔子困於陳秦之間席三經之席是其證備胡篇春秋既諸侯之後謂公羊春秋刺諸侯成人而後至者襄五年冬戊陳十年戊鄭虎牢傳皆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何休五年注云離至離別前後至也又云乃解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

中國之無信是其證取下篇是以有履畝之稅履畝之詩作也履畝賦為一事當出三家詩之序公羊宣十五年傳云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又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正為履畝詩而言三家詩公羊皆今文宜其說之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履畝作是其證又潛夫論下云賦畝重而譚告通班祿而履畝賦行人乏而縣贖諷皆上見序下見詩今本諷外致不可讀結和篇閭里常民向有稟散稟散者貴賤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博貴稟勝者必殺稟殺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善義戰國楚策唐且見春申君章夫稟某之所以能為者以散某佐之也夫一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稟而令臣等為散乎是其證鄭注考工記有博立稟某也詔聖篇春秋原非甫刑制獄制獄者哀矜折獄也乃今文尚書說大傳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故次公與春秋原非並言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云魯讀折為制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其說亦本諸大傳是其證伏生次公及班孟堅皆讀折為制者今本大傳作哲漢書作哲非也此類皆證驗明白然知之者或寡矣又代古餘重刻鹽鐵論并考證序云鹽鐵論自明嘉靖中為張之象所亂卷第割裂字句磨滅虛學士羣書拾補已嘗言之近因顧千里傳弘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淦涂禎依嘉泰壬戌本所刻及其後錫山華氏活字所印細為校讀知張之象之不可據在廬所云外者甚多而廬又時出己見頗有遺失亦未可全據也顧氏目錄有明弘治間涂禎刊本十卷云是本從宋嘉泰本翻雕畫間張氏注本改為十二卷竄亂舊第字句亦多磨滅今陽城張氏重刻本悉依涂氏之舊又有舊鈔本云從錫山華氏活字本傳錄亦十卷





漢書食貨志

班固撰 顏師古注

食貨志第四

漢書廿四

秘書監上議事非懸關國子預師古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

殖嘉穀可食之物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貨謂

布帛可衣古曰衣也音和既又及金刀龜貝

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古曰金謂五

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錫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下古貝

以表飾故皆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

農之世斷木為耜採木為耒

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古曰斷也採取

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耨木所以施金也耨耨田也耨音似耨音人九及耒耨耨木內反耨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貨夫多而退各得其利而貨通

古曰自新木為耨以至此事見書上誓食足貨通

漢書食貨志

後國實巨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

通其變使巨不侏古曰侏帶有不使非則變更道

利之使巨無其古曰侏帶有不使非則變更道堯命四子以教授巨

時古曰四子謂皋陶仲虺舟和舜命后

稷以黎巨祖飢古曰黎也黎也黎巨

古文言巨所古曰是為政首禹平洪

水定九州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荆梁雍豫制土田

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應物曰樂竹石也所

以成方曰筮隋曰樂師古曰樂讀與筮同其

而長也音楛遷有無萬國作人古曰楛與楛

同茂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殷周之威

詩書所述要在安巨富而教之

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

人曰財古曰下財者帝王所以聚人

守養位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

安巨之本也故曰不惠宜惠不均

不惠貧惠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宜

安三傾古曰論語是以聖王城巨

古曰為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

古曰井田之開市肆以通之古曰設

漢書食貨志

庠序以教之古曰庠序禮士農工商

四巨有業學以居位日士闢土殖

穀日農作巧成器日工通財幣貨

日商古曰幣貨聖王量能授事四巨

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教

地亡曠土古曰教謂遠理巨之道地

著為本古曰地著謂世故必建步立

晦正其經界古曰經六尺為步百

為晦百為夫三為屋三為井

一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於

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

餘廿晦以為廬舍古曰廬田中屋也

入相文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巨是

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復生產可得

而平也巨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

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

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壹易田

休二歲者為毋易下田歲更新之

自爰其處古曰爰其也音農巨戶人

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

受田如比古曰比士工商家受田

漢書食貨志



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

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洿澗

之地音均曰洿澗也各以肥磽多少

為差師古曰磽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又反有賦有稅

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

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賦共車馬甲

兵士徒之役師古曰徒來也共讀日徒充實府庫

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

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

費巨年廿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

所養也十歲以下上下所長也十一

以上所種也師古曰種勸之令也音事也種音其而反種穀

必種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五

五種五穀謂黍稷麥豆粟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

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

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獲盜之至謂使害之甚惡為風雨所損也還廬樹桑

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菜

種於疆易古詩曰種瓜種瓠難豚狗彘毋失其時師古曰

有廬疆場有難豚狗彘毋失其時

師古曰

七十可以食內在墾日廬在邑日

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

州五州為鄉一萬二千五百戶也

鄉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

至鄉而為鄉也於里有序而鄉

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

化焉師古曰視讀日示春令日畢出在墾冬

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

我婦子饁彼南畝師古曰此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

日周之四月夏之十月也農人無不畢足而新矣則其神與子同以食未至南畝治田之慶而饋之也饋反又日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

日亦七月之章也蟋蟀養也今謂之促織也日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日歲將改歲而去田中所以順陰陽備家賊

習禮文也春將出日里胥平且空

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史也

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皆畢出從勤之知其早晏防忘惰也塾音孰畢出

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里胥鄉長

入者必持薪進輕重相分班白不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提挈師古曰白者謂羸也冬日既入

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州

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州五日也必相從者所

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師古曰者費燎火者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大所以為強也燎音力台反男女

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

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是月餘子亦在于序

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

論八歲入小學六甲五方書計

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社書學水

大學之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

之禮其有勇異者移鄉學于庠

之勇者移國學于小學諸侯歲貢

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

日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

居者將散師古曰謂各行人振木鐸徇

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道又也主新命之

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

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六詩以

六律為之音者比謂調次之也此音







田開什佰師古曰什佰之數也急新

戰之實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都

傾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減借差亡

度庶人之富者累萬師古曰鉅大也

強者兼州城而弱者喪社稷至於

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

故秦半之賦師古曰賦也發閭左之

戍應劭曰秦時以適戍之名也先發吏有

父之者嘗有市籍者或者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

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也此閭左釋應

力新不足糧饑師古曰饑也女子紡績

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

猶未足以濟其欲也師古曰海古賤字也

海內愁怨遂用瀆畔師古曰下也

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巨失作

業而大飢饉米石五千人相食死

者過半高祖乃令巨得賣子就食

蜀漢天下既定巨亡蓋賦蘇林曰無物

自天子不能具驪馬師古曰驪不雜也

而將相或乘牛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上於是

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

祿度官用以賦於巨師古曰賦也而山川園

池市肆租稅之人自失子以至封君

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

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散其所賦稅以自供漕轉

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

石師古曰中都官考惠高后之閒衣食滋

殖文帝即位躬備儉節思安百姓時

巨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說上日斂子

日倉庫實知札節師古曰斂字與管同巨

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古之人日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之度

則物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

纖至悉也師古曰纖細也故其畜積

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

下之大殃也師古曰本農也末工商也古人

又甚衆也漢侈之俗日之以長是天下

之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

振舉也師古曰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

天下財產何得不廢應劭曰

漢之為漢幾卅歲矣師古曰

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師古曰

失時不雨巨且狼顧師古曰

既聞耳矣如河日開於安有為天下陸

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

間又者卅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

禹湯被之矣師古曰

胡以相鄙師古曰卒然邊境有急數

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師古曰

兵早相乘天下大屈師古曰有

勇力者叢徒而衡擊師古曰罷夫羸

老易子而敵其骨師古曰政治

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

爭起矣師古曰逆駭而圖

之豈將有及乎師古曰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

而不成以收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今政

臣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政也

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臣

轉而緣南味師古曰言皆也別畜積是而

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

為此廩之也李奇曰廩之也師古曰言務

不為不常不足師古曰言務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賦

詔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蠲錯

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

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師古曰食

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指瘠

者王康曰內者為瘠者不埋者也或曰指謂臣

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

之衆不避湯雨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

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臣

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

未盡出也游食之臣未盡歸農也臣

貧則盜邪生貧性於不之是之生於

不之農之則不之地之著之則離鄉

輕家臣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師古曰

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

待輕煖師古曰若禦風霜不寒飢之於食

不待甘旨師古曰飢寒至身不顧廉恥

人情一日不食則飢終歲不製

衣則寒夫腸飢不得食膚寒不得

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其臣

明主知其然也故務臣於農桑薄

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

臣可得而有也臣者在上所以救之

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之擇師古曰夫

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

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

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

飢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此令臣輕背

其主而臣易去其弊盜賊有所勸

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

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數石

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不為姦邪

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

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

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役也

其能耕者不過百之晦之之收不過

百石春新夏耘秋穡冬藏代薪推

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

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

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七日休息又私

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

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急

政暴賦之故不時朝令而暮當具

有者半賣而賣師古曰半直千錢者止

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漢曰取一價二為倍

於是其有賣田宅鬻子孫以

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財倍息

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而坐販

物行也賈師古曰操其奇贏曰游都市師古

乘上之急

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故其男不

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

肉師古曰梁好粟也亡農夫之苦而有

什佰之得師古曰什謂千錢佰者其白因

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

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



相傾千里游教冠蓋相望乘堅

策肥履絲曳編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編

此商人所以兼農之人所以流土

者也今法律賤商之人已富貴

矣尊農之夫已貧賤矣故俗之

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

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

道也好者呼則至焉者師古曰迕

可得也方今之勢莫若使民農而

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之粟之之

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

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

深師古曰深散也者夫能入粟以受爵

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

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所謂以有餘

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

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已賦少三

日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

者復卒三人如河曰復三年之算也

師古曰者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車騎

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

神農之教日有石城十仞師古曰仞

湯池百步師古曰池

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

用政之本勢令民入粟受爵至五

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

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

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粟者民

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

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

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

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言令民入

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

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師古曰

第九等師古曰萬二千石為大將長師古曰

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

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

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

用大漕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

可令人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是支

一歲以上可時收勿收農巨租如此能

澤加於萬民命勸農師古曰命

時有軍役若連水旱巨不因之天下

安寧歲既且美則巨大富樂矣上

復從其言迺下詔賜巨十二年租稅

之半明年遂除巨田之租稅後十二

歲孝景二年令巨半出田租卅而稅

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早復補賣爵今

而裁其賣以拾巨師古曰買讀日價及徒

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師古曰復

始造苑馬以廣用師古曰苑馬謂官

室列館車馬益增備矣然婁初有司

以農為務師古曰婁巨遂樂業至武

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

則巨人給家足都鄙康廣盡滿而

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

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百鉅萬謂數百大

倉之粟陳之相因師古曰陳充溢露

積於外膏敷不可食衆庶街巷

有馬牛百之間成羣師古曰謂也乘

將北者擯而不得會聚師古曰會乘父馬有



古曰言時言饒故取此字不必以其是也  
 也。曰言時言饒故取此字不必以其是也  
 長子孫如汭日時無事夫不數將至居  
 官者以為姓跡如汭日貨殖傳人之自  
 愛而重犯法重難也先行誼而黜規  
 厚焉厚相取也於是用  
 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特其  
 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主謂國之室廬  
 軍服借上亡限物成而表固其變  
 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  
 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  
 秋他教不書至於表禾不成則書  
 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表與  
 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  
 秋之所重而後生民之具也願陛下  
 諸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  
 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又言古者稅民不  
 過什一其求易共師古曰共讀日使民  
 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

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養妻  
 子慈愛故民說而從上師古曰說至泰  
 則不然用尚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什佰貧  
 者亡立錐之地又額川澤之利管  
 山林之饒師古曰額與荒淫越制踰侈  
 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  
 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  
 已復為正一歲七成一歲力役卅  
 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  
 今人一歲之中七歲及力役之  
 事州倍多於古也更者工衡又田租賦墮  
 錢之利十倍於古如汭日春更墮錢之利  
 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墮錢之利  
 年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資者十倍多於古  
 或新募民之田見稅什五如汭日十稅  
 言下戶其人自無田而新墾者  
 官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故貧民常  
 衣馬牛之衣而食大黍之食重  
 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師古曰重民  
 愁山耶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  
 半道斷獄歲以十萬數漢興備  
 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  
 古師古曰平讀日限民名田以濬不足

日石田古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  
 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塞并兼之  
 路監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額稅之  
 賦服皮日不得薄賦斂省繇役以寬  
 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  
 俞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師古曰耗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遂封丞相  
 為富民侯漢昭日師新縣也師古曰欲  
 詔日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  
 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  
 畝師古曰畝壘也音歲代處故日代  
 田師古曰古法也后稷始畊田以二  
 耜為耦師古曰併廣尺深尺日耜長  
 終晦一晦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  
 種於畊中師古曰播布也苗生葉以  
 上稍耨隴草師古曰耨因隴其土以  
 附苗根師古曰隴謂故其詩曰或芸  
 或芋黍稷師古曰小雅甫田之  
 稍壯每耨耨附根比歲耨盡而  
 根深師古曰比能風與旱師古曰旱  
 故澁之而歲也其新耘下種田器



皆有便巧車十二夫為田一井一

屋故晦五頃也師古曰九夫為井三夫

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饒田晦

一斛以上師古曰晦四謂不為善者倍

之師古曰善為四者過使教田大常

三輔師古曰太常主諸侯大農買工

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

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

田器寧新種養苗狀師古曰為巨或

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趨

故平都令先教過以人執犁師古曰

過奏先以為丞教臣相與庸

執犁師古曰庸功之言車多人

者田日卅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

墾闢過試以離官卒田其官墾地

師古曰離官別處之官非天子所常居也

餘也游也官墾地謂外垣之內垣之外也

請錄河墾地墾地其義皆同守離官卒

開而無事則合於墾地為田也墾音而銷及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

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今使也今者教

公田也師古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師古曰

令音力成天

漢書食貨志

六五

是後邊城河東和農三輔

大常戶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

有畜積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

主歲數農穰師古曰數音所角穀至石

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

於上師古曰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

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師古曰

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及農河東

上黨大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

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

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

奏言故御史屬徐官李奇曰御史大夫屬也家在

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

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

出後復予戶魚逆出夫陰陽之感物

類相應萬事亦然今壽昌欲近糴

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

餘服虔曰萬有動衆之功怨生早

漢書食貨志

六六

氣已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

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

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

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

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

名曰常平倉師古曰賈已便之上迺

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祭祭以

好農使勸郡國至力官師古曰

九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

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巨

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

儒多言監鐵官及北假用官常

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與民爭利

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

宮衛角抵博三服官省禁苑以

予貧戶減諸侯王廟騎車半又

減關卒司百人特穀振貧窮從

其後用度不足猶復鹽鐵官

成帝時天下亡兵罕之事踰為

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

漢書食貨志

七一



永始二年<sup>師古曰</sup>罷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sup>師古曰</sup>人相食刺史守相免  
 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運可平<sup>師古曰</sup>  
 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草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師以  
 節儉巨始<sup>師古曰</sup>實亦有并兼之害故不為巨田及奴婢為限<sup>師古曰</sup>  
 今累<sup>師古曰</sup>平豪富吏巨<sup>師古曰</sup>訾數鉅萬而貧弱命<sup>師古曰</sup>蓋意子為政貴  
 因循而重改作<sup>師古曰</sup>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sup>師古曰</sup>  
 天子<sup>師古曰</sup>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  
 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巨名田皆毋過十頃諸  
 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室百人關內侯吏巨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  
 官時田宅奴婢買為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sup>師古曰</sup>  
師古曰丁傳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也

書且須後<sup>師古曰</sup>遂寢不行留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  
 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  
 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  
 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心意未滿<sup>師古曰</sup>  
 漢家制度以為踈闊<sup>師古曰</sup>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鈞町稱王<sup>師古曰</sup>  
 莽乃遣使易單于印<sup>師古曰</sup>鈞町王為侯<sup>師古曰</sup>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十萬眾欲討十道  
 並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  
 而至非邊<sup>師古曰</sup>使者馳傳督趣<sup>師古曰</sup>古不度時宜<sup>師古曰</sup>分裂州郡改  
 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瘞咸<sup>師古曰</sup>  
師古曰更賦者復出口

而豪巨侵凌分田劫<sup>師古曰</sup>工衡及罷讀日<sup>師古曰</sup>而家巨侵凌分田劫<sup>師古曰</sup>  
 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sup>師古曰</sup>陷於羣刑用不錯<sup>師古曰</sup>  
 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  
 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刑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然陷刑  
 者衆<sup>師古曰</sup>後三歲莽知巨<sup>師古曰</sup>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  
 拘以法然刑罰深刻他政詩亂<sup>師古曰</sup>拘以法然刑罰深刻他政詩亂<sup>師古曰</sup>  
 邊兵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sup>師古曰</sup>用度不足數橫賦<sup>師古曰</sup>  
 巨命貧困常苦枯旱亡有<sup>師古曰</sup>平歲穀賈翔貴<sup>師古曰</sup>  
 未年盜賊羣起<sup>師古曰</sup>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  
 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二石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  
 分遣大吏謁者教巨者木為<sup>師古曰</sup>



不實或曰如今何木之屬也

食重為煩擾所古曰食重流巨入關者數

十萬人置養治官以粟之吏盜其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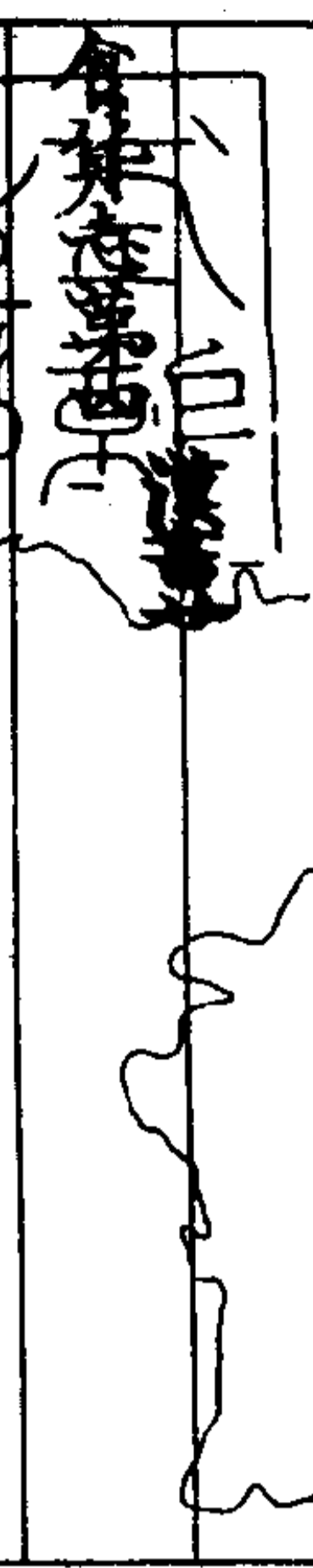
取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

厄百六之會所古曰此唐法屬有文枯旱

霜蝗飢饉荐臻所古曰此唐法屬有文夏寂賊姦

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皆氣

也所古曰此唐法屬有文為為此言以至於



何遜傳卷

嘉保二年九月廿六日書可早將志

頗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眾生皆成佛道

南無阿彌陀佛

初云保正元年乙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庚未刻為祇園自告

女第注吾今使人名若通至丞相者  
免冠徒跪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  
通小臣賊殺上大不敬當斬更今升  
斬之知許曰嘉話其史通頓首盡出血  
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

經籍訪古志

漢書零本一卷李唐人真蹟卷于本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現存食貨志一卷卷首題食  
貨志第四漢書廿四次行署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  
開國子顏師古注界長六寸九分幅七分每行十三  
四字注十六七字文字道勁卷中民治字闕末筆史  
注文句校之宋元諸本極有異其李唐原卷也末有  
式部之印朱印背書阿彌陀經疏一卷有嘉保二年  
九月書寫釋慧海記又現存鄧通傳六行九十三字  
舊鈔卷于本不思文庫藏

右古寫卷子本漢書食貨志上卷末附鄧通傳殘字六行  
日本醫官小嶋春沂所影摹者今據以入木結體用筆望  
而知為唐人手書不第缺文皇高宗兩諱也卷中如採木  
為采各本作採宋子京云採當為採按說文採屈申木也  
採字說文不收則作採為正但易繫辭已作採別無作採  
之本若漢書本作採師古不應無注疑顏氏所據之本原  
作採所不解者宋子京竟不見作採之本耳又引詩與雨  
祈祈今本皆作興雲按顏之推家訓疑雲當為雨引班固  
靈臺詩云習習祥風祈祈甘雨為證據此則六朝經文無  
作興而若漢書本作興與雨何勞遠引靈臺詩自陸氏釋  
文已有作雨之本當是因家訓校改師古作此書注在陸  
氏之後或遵其祖說又據釋文一作之本改班書亦情事  
所有而後之鈔錄者仍遵舊本作雲遂致此參差耶凡此  
二義均難裁定其他異同奪誤互有是非別為校札記附  
其後光緒壬午四月宜都楊守敬記於日本東京使館

據何義門所校各本又以宋劉之問本元劉文聲本朝  
鮮活字本日本寬永活字本互相比勘凡此卷與諸本  
有一合者皆不出正俗通用字習知者亦不出  
第四各本字非第上此本首見均祕書行各本題五藏大夫  
漢軍以分此本非第上此本首見均祕書行各本題五藏大夫  
三各本分此本非第上此本首見均祕書行各本題五藏大夫  
亮典各本分此本非第上此本首見均祕書行各本題五藏大夫  
有典各本分此本非第上此本首見均祕書行各本題五藏大夫  
字作人各本分此本非第上此本首見均祕書行各本題五藏大夫  
入各本分此本非第上此本首見均祕書行各本題五藏大夫









邦計彙編

李維撰

邦計彙編

宋 肥鄉李 維仲方撰

天地以生物為大德聖人以富有為大業治國務本體  
 乎阜養之和聚人以財貴乎斂施之節食貨之利不亦  
 博乎攸司之設其來久矣少昊氏以九扈為九農正隴  
 其宜以教人事此其始也帝舜命棄播是百穀以為稷  
 官命伯益奏庶艱食實山虞之官帝禹代父鯀為司空  
 平水土之官以有天下夏商之制方罔罕紀周文王之  
 在岐用平水土之法為治人之道建司馬之法以為田  
 制武王成王紹興統緒周公行政厥職大備天官太宰  
 之屬六府下大夫為王治藏之府掌以九貢九賦九功  
 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貨於  
 受用之府兼漢以來不置大府然其職在可廢又有玉  
 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貨賄之藏又內府掌受  
 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凡兵器以待邦之用又外府  
 掌邦布之入出以貢百物而待邦之用又有司會中大  
 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主天下大計計官掌以九貢之法  
 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命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

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  
 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  
 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又司書掌邦之六典入則九  
 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  
 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又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  
 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  
 邦國之賦用又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  
 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放之又職幣掌式法以斂古府  
 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又地官大  
 司徒之職卿一人掌建邦土地之圖其民之教若戶部  
 一云按戶部之職與地官之任雖亦頗同若其俗異  
 則戶部合出於度支度支在算計之官算計之任本出  
 於天官之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  
 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又卿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  
 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  
 老幼黃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  
 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又卿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  
 教之禁令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又州  
 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又黨正各掌其黨之政  
 令教治又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又地官載師掌  
 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又閭師掌國  
 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  
 時徵其賦又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  
 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積三年大比  
 則攷羣吏而詔廢置又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  
 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又司市掌士之治教政刑量  
 度禁令又質人之成市掌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又  
 廛人掌斂布帛布總布質布罰布墾布而入於泉府又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察其詐偽飾行偵隱者又質師  
 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  
 其買然後令市司疏掌憲治之禁令禁其鬪鬪者與其  
 其鬪者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布之不售貨之滯於民  
 用者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又司關掌國貨之節  
 以關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  
 以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又遂師各掌其遂之政  
 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  
 其可任者又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  
 家之眾寡六畜田野所其可任者又縣正各掌其縣之  
 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  
 賞罰之又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又鄧長各掌其鄧之  
 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又里宰掌其比邑之  
 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又鄰長掌其比邑之  
 旅師掌聚野之糶粟屋粟開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  
 兩其與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又稍人掌令邱  
 乘之政令又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又土均掌平土  
 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貢又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  
 為之厲而為之守禁又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  
 守又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  
 財物以時入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又廩人掌九穀之  
 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又司稼掌巡那野之稼而  
 辨種稔以種周知其名與其地以法又春人掌  
 其米物棄人掌其內外朝充食自天官太宰以下咸有  
 大夫士府吏胥徒以屬焉諸侯之國則齊用管仲制國  
 以寓軍政及謹正鹽鐵官之數越王句踐用范蠡計  
 然之術以勝吳魏文侯相李悝作並地力之教平糶之



法秦孝公任商鞅廢井田制阡陌至始皇并天下有理粟內史掌穀貨有兩丞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其養屬官有太官湯官導官若虛攷上室東織西織東園匠令丞胞人郡水均官長丞又上林十八池監尙方御府官令皆主貨食工作之事漢高祖封張蒼爲北平侯遷爲計相能計故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以列侯國傳計相又以其所主因以爲官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時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又有尙書郎四人內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景帝後元年更名理粟內史爲大農令丞亦二人或謂之中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大農令爲大司農秩中二千石屬官有大倉均輸平準都內藉田五令丞幹官鐵市兩長丞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又有搜粟都尉武帝軍官不常置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屬京北尹又左都水鐵官及長安四市長丞皆屬左馮翊右都水鐵官屬右扶風孝武帝大興征戎孔僅爲大農上監鐵丞及東郭成陽奏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及成陽乘傳行天下鹽鐵作官附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世水衡欲以立鹽鐵及楊可告緝上林財物取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僕大農各遣官往往郡縣北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益雜置多謂諸置事取後桑宏羊爲治粟都府領大農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其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捐灌鍾官技巧六殿辨銅九官令丞又有衛官水司

邦計集編

空都水農倉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元帝時鹽鐵官及比假田官常平倉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建始六年省技巧六殿官又置尙書五人其三曰民曹典膳治功作鹽池苑園之事河平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哀帝初少府省樂府平帝又置司農卿丞十三人八部一州勸農桑矣東漢承前制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通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部丞丞屬官有大倉買練染作采色丞一人藝官令一人主奉御米及作乾糲丞一人虞儀令一人掌祭祀犧牲鷹鷄之屬丞一人雒陽市長一人丞一人榮陽教倉官中與皆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初郡國監官鐵官並屬大司農中與皆屬郡縣少府卿一人中一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少者小也故稱少府王者以租賦爲公用山澤陂池之稅以供王之私用丞一人比千石屬官有太官令掌御飲食守官令一人主御紙筆墨及尙書財用諸物上林苑令一人及鴻德苑令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濯龍監直里監各一人並主雒陽園中藏府令一人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尙方令一人掌上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及筋玉作器魏大司農因漢之制又置典農中郎將主屯田典農中郎典農校尉所主如中郎又置度支尙書掌軍國大計又有度支金部度曹比部庫部農部水部食部民曹等部皆主食貨之事

邦計集編

蜀吳多如舊制而蜀先主定益州置監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屬官有典曹都尉晉受命罷農部置比部金部倉部度支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等曹郎後又置運漕及渡江無左民屯田運曹虞曹又省起部水部曹大司農統大倉導官三令襄國都水長東西南北部曹曹掾及渡江省并都水孝武復置焉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尙方中黃左右藏左穀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郭中黃左右藏油官等丞及渡江省并丹陽尹孝武復置焉宋有大司農一人丞一人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屬官有太倉導官藉田等令丞又少府一人丞一人掌服御之物領左右尙方御府東治平準等令丞又度支尙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又有左民尙書自此以降民曹或爲左民或爲右戶又有比部水部郎中其虞部郎中省都官尙書領水部焉南齊大司農水官官並如晉制其少府又加領左右尙緞署梁高祖天監七年以大司農爲司農卿班第十一是爲春卿宋齊皆無卿司農卿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統大名至是增焉



第四品上丞第五品中改為第七品下其主簿省之又改少府為太府卿品第三後改少府復為太府具尚書省則祠部尚書省之屬有虞曹掌地圖山川遠近園田田獵有膳雜味等事屯田掌籍田諸州屯田等事起部郎掌諸興造功匠等事都官尚書之屬有比部掌勾檢等事水部掌舟船津梁公私水事膳部掌侍官百司禮食肴饌等事度支尚書之屬統度支掌計令凡軍國損益及軍役糧廩事倉部掌諸倉帳出入事左民掌天下計帳戶籍等事右戶部天下公私田宅租調等事金部掌權衡量度內外諸庫藏文帳等事庫部掌戎仗器用所頒事北齊因之司農寺省卿少卿各一人掌倉市新米園池果實復置主簿其左右三尚方司染諸治及細作甄官等署並隸太府後周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農大司徒太府有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大冢等又有計部大夫其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工部屯田成部水部咸準六官各以其差次屬焉隋初司農卿與北齊同太府寺卿一人統左藏左內右內三尚方司染右藏掌治甄官等署各署令丞煬帝分太府等置少府監管三尚方及司染掌治等署而太府寺管左右藏及南市平準等署焉少府置監一人少監一人丞二人統左尚內司織司染鎧甲弓弩掌治等署其後又改監為令少監為少令併司織司染為織染令鎧甲弓弩二署司農卿但統上林太倉鈎盾導官四署罷典農上林二署以平準京隸太府寺掌園囿薪芻炭市易度量加司農少卿二人又尚書省兵部尚書之屬有庫部都官尚書之屬有工部度支尚書之屬有度支戶部金部倉部工部尚書之屬有工部屯田成部水部

等侍郎並分掌兵仗句檢出納圖計戶口金鐵廩庾工役官田山澤舟船之事焉唐制司農卿之職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總上林太倉鈎盾導官四署與諸監之官屬謹其出納而修其職務少卿為之貳少卿二人丞六人屬官有上林署令二人太倉署令三人導官署令二人太原永豐倉監一人龍門等諸倉每監一人司竹監一人湯泉湯監一人京都苑總監各一人京都苑四而監各一人諸屯監監一人也凡城宮總監監一人太府寺卿之職掌邦國賦貨之事總京都四市平準左右藏掌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修其職務少卿二人丞四人兩京諸市署令各一人平準署令二人左藏署令三人右藏署令二人常平署令一人少府監之職掌供百工伎巧之事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治五署之官屬庀其工徒謹其繕作少監為之貳少監二人丞四人中尚署令一人左尚署令一人右尚署令一人織染署令一人掌治署諸治監每治監一人北都軍器監一人甲坊署令一人弩坊署令一人諸鑄錢監各一人互市監每市監一人咸有丞副主簿錄事府史之徒以屬焉戶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戶口井田之政令其屬曰戶部度支金部倉部戶部郎中員外郎各二人掌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分十道以總之度支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支度國用租賦多少之數金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庫藏出納之節金寶財貨之用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國之倉庾受納賦稅出給祿廩之事刑部尚書侍郎之屬曰比部郎中員外各一人掌鈎諸司百僚俸料調敘通欠因知內外之經費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曰工部屯田成

部水部工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經營興造之取務屯田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屯田之政令成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處衡山澤之事水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咸有令史主事等員以屬焉其後財貨之任多專置使以主之不獨歸於臺閣容宗景雲二年以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鹽鐵之有使自此始也其後期方節度其後先天元年始以陝州刺史李傑充陝州水陸運使漕運之有使自此始也是年又以幽州刺史強循充鹽池使即鹽州池也開元二年又以河南尹李傑充水運使大興漕事明年舉擄為河南尹不帶水陸運使又十一年以殿中侍御史宇文融勾當租庸地稅使十二年融遷御史中丞充諸色安年戶口使十八年拜戶部侍郎裴耀卿為江淮轉運使仍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景為之副轉運鹽鐵之有副使自此始也二十一年以侍中裴耀卿充江淮南轉運使明年九月蕭景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充江淮處置轉運使二十三年以太府少卿李元祐知度支使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是年又令諸屯隸司農寺明年以侍御史楊齊矜充太府出納使天寶二年陝州太守韋堅加兼知勾當租庸使又加兼勾當緣河及江淮轉運處置使三載以御史中丞楊齊矜充鑄錢使又以李齊物除江南尹復帶水陸運使四載以戶部郎中王鉷加勾當戶口色役使又以殿中侍御史楊鈞充司農出納錢物使又充水陸轉運使五載詔以司農錢穀是司其官人等並不在差使限又以侍御史楊鈞充木炭使六載以戶部侍郎楊齊矜又充兩京倉嘉倉出納使諸道鑄錢使仍加諸







年收鹽價銀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至所謂千七百八十餘萬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故除為舊鹽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使兼管三年七月判度支裴均以前池鹽轉繫劇後以留後為權鹽使八月司農少卿崔鄭奏停倉丞一員監事二員十月度支使鄭元泰常司判案郎中官先有六員今請罷四員為定四年加度支判案郎中一員又詔其鹽鐵使楊子雷後宜兼充淮南浙西浙東宣歙福建等道兩稅使其江陵雷使宜兼充荆南山南東道鄂岳江西河南嶺東等道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兼充劍南東西川及山南西道兩稅使其陝內五監舊屬鹽鐵使宜割屬度支使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羅貨陝內鹽鐵屬度支使自此始也五年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戶籍召命諫議大夫王彥威充十州戡定兩稅使又詔停河南水陸運使十四年鄭青充三鹽州各置院院又改河北稅鹽使為權鹽使穆宗長慶三年十二月度支奏判案郎中比有六人近減置四員請更置郎官一員判案以主客員外郎白行簡充從之四年詔東都江陵鹽鐵轉運兩使並改為知院官從鹽鐵使王彥威也敬宗初王播復以鹽鐵使為揚州節度使又實歷元年正月王播為淮南節度使又充諸道轉運使文宗即位王播入親以宰相判鹽鐵轉運其後王涯復判二使太和二年詔潼關以來度支分巡院宜併入鹽鐵江淮河陰雷後院及王涯以事誅而令狐楚以尚書右僕射主茶法充諸道轉運鹽鐵使以是年茶法復貞元之制開成二年勅鹽鐵戶部度支三使下鹽院皆郎官御史為之使雖吏改院官不得移替三年請道轉運鹽鐵使戶部尚書楊嗣復以本官平章事主茶法多議錢穀鹽院之陳事至宣宗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以元臣以集其務遂供自判部尚書杜稜以淮南節度使之既而

於諸行稍開司中選才職資序相當者奏請轉授五年九月勅置備邊庫收納度支戶部鹽鐵三司財物宣宗大中三年十月詔改備邊庫為延資庫內之度支郎中判四年因收復河隴詔鹽池鹽令度支收管仍以靈州分巡院官專勾當鹽池使一員推官兩員巡官兩員百六十五人是年當項羌叛擾鹽池不通供軍使請推官河東白河鹽池使共其白河鹽池使每年採鹽約一萬四千餘石供軍使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使又詔以宰相判延資庫於是白敏中崔鉉相繼判司事三年五年二月以刑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俄又立稅茶之法僖宗乾符四年六月以宣歙觀察使高駘為潤州刺史諸道轉運鹽鐵使六年移節淮南領使如故中和元年車駕出符興元存以兵部侍郎蕭遘中書侍郎平章事章昭度掌判鹽鐵又命符中王鈞為行營都統後不時乃以昭度兼供運使光啓二年以刑部尚書孔緯充諸道轉運鹽鐵使是時所在藩鎮自擅兵賦皆不上供歲時但貢奉而已蘇是江淮轉運路絕國命所能判者唯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泊中官田令致自蜀中扈從召募新軍號左右神策共計十四部並兩衙官屬僅萬餘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舊日兩池權鹽稅課鹽鐵使時置

鹽官以總其事自亂離之後河東節度使王重榮兼領權務至是令致以軍食關供乃舉廣明前故事請以兩池權務歸之鹽鐵詔下重榮上軍論訴竟不能奪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置建昌院以博王友文判院事太祖在藩時四鎮所管兵車賦稅諸色課利按舊部籍而主之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奉請以判建昌院事為建昌官使仍以東京太祖在龍舊宅為官二年以侍中韓建判建昌官事又以尚書兵部李皎為建昌官副使三年九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兼延資庫使判建昌官事乾化二年六月廢建昌官以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為國計使凡天下金穀兵戎務隸建昌官者悉主之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內省侍李紹宏兼內勾凡天下錢穀簿籍悉委裁造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者非之二年詔鹽鐵度支戶部三司凡關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四年以吏部尚書李琦為國計自後廢其名額不置明宗天成元年詔廢租庸院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長興元年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明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班右宜徵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明始也初延明自許州入再掌國計自於樞密使請置三司使召宣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覆奏授延明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從舊制也明宗不從終以三司使為名此並唐室已後諸使掌錢穀之任者焉夫主計之重治本攸繫歷代而下莫不決擇賢彥資其經略故有深明國體周知地利究消息盈虛之數而取之有時辨耗登取散之宜而用之有節一心平其輕重牙籌析其毫抄無爽備預用成幹濟以茲荷寵無忝厥職其有措克



以飲怨貪墨而徇私結黨與矯誣縣官因而迷尤誠  
取取棄若乃敦惠養之道下錫除之令仰賴王者之澤  
則非臣下所專也





補宋書食貨志

撰行 龔 郝

補宋書食貨志

先是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專小民薪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

禁斷之武帝本紀中

改晉元熙二年為永初元年賜民爵二級蠲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人穀五斛通租宿債勿復收武帝本紀下

夏六月戊寅詔曰百官事殷俸薄祿不代耕雖國儲未豐要令

公私用濟諸供納皆減半者可悉復舊六軍見祿租可不在此

例其餘官寮或自本俸素少者亦噉量增之武帝本紀下

運舟材及運船不復下諸郡輸出入悉委郡水別量臺府所須皆

別遣主帥與民和市即時神直不復責租民求耕又停廢廢車

牛不得以官威假借又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武帝本紀下

二年春正月丙寅斷金銀塗已卯禁喪事用銅釘武帝本紀下

三年春二月己未時秦離流戶悉南入梁州庚申送綜綱萬匹

荆離州運米委州刺史隨宜賦給武帝本紀下

元嘉七年冬十月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文帝本紀

八年夏六月庚子詔曰自頃農桑惰業遊食者眾荒蕪不闢督

課無聞一時水旱便有罄匱不深存務本豐給靡因郡守賦政

方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獎訓導以良規咸使肆力地無遺利

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力田殊眾處竟條名列上文帝本紀

十二年夏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京邑乘船已西以徐

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數百萬斛賜五郡遺水民是月

斷酒八月乙亥原遺水都諸遺負文帝本紀

十七年冬十一月丁亥詔曰前所給揚南徐二州百姓田蠲種

子充兩豫青徐諸州比年所寬租穀應督入者悉除半今半有

不收處郡庠之凡諸逋債優量申減又州郡估稅所在市調多

有煩刻山澤之利猶或禁斷徵召之品遂及稚弱諸如此比傷

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允如有不便即依事別言不得

苟趣一時以乖應郵之旨主者明加宣下稱朕意焉文帝本紀

二十年冬十二月壬午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會為天故一夫

極稼穡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留家無宿積

賦役暫偏則人懷愁怨或或不稔而病之比室誠由政德弗孚

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萌庶忘

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垂下終莫懲勸而坐望

滋殖庸可致乎石司其班宜舊條務盡敦遊會之徒咸令附

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躬耕帝籍敬

供案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卜元辰朕當親

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將被斯民文帝本紀

是歲諸州郡水旱傷稼民大饑遣使開倉賑卹給賜糧種文帝本紀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西並禁酒大

赦天下諸逋債在十九年以前一切原除去歲失收者時量申

減尤弊之處遣使就郡縣隨宜賑卹凡欲附農而種糧置乏者

並加給貸營千畝諸統司役人賜布各有差文帝本紀

夏六月連雨水丁亥詔曰霖雨彌日水潦為患百姓積儉易致

乏匱二職官長及警署部司各隨統檢賞給其柴米必使周悉

文帝本紀

秋七月乙巳詔曰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

有未盡南徐兗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缺

乏速運彭城下邳郡見種麥刺史貨給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間

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政相率修立并課墾闢使及來年

凡諸州郡皆令盡動地利勸導播種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

但奉行公文而已文帝本紀

二十二年秋九月乙未開酒禁文帝本紀

冬十月起湖熟廢田千頃文帝本紀

三十三年大有年文帝本紀

夏六月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文帝本紀

秋七月乙卯以林邑所獲金銀寶物班齊各有差文帝本紀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辰詔曰比者冰雪經旬新粒貴踊貧弊之

室多有窘罄可檢行京邑二縣及警署賜以柴米文帝本紀

夏五月己卯罷大錢當兩文帝本紀

二十七年春二月以軍興減百官俸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南

太守諸葛闡求減俸祿同內百官於是州及郡縣丞尉並悉同

減戊寅罷國子學文帝本紀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詔曰經寇六州居業未能仍值災傍饑

困薦臻可速符諸鎮優量救卹今農事行興務盡地利若須田

種隨宜給之文帝本紀

夏五月京邑雨水六月己酉遣部司巡行賜樵米給船文帝本紀

秋七月丁酉省大司農文帝本紀

秋七月辛酉詔曰百姓勞弊倍賦尚繁言念未久宜崇約損凡

用非軍國宜悉停功可省細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事

不關實嚴為之禁供御服膳減除遊修水陸捕採各順時月官

私交市務令優衷其江海田池公家規固者詳所開弛貴戚競

利悉皆禁絕文帝本紀

孝建元年春正月壬戌更鑄四銖錢孝武帝本紀

二年秋八月三吳民饑發西詔所在賑貸丙子詔曰諸苑禁制

絲遠有妨肆業可詳所開弛假與貧民孝武帝本紀

三年春二月壬午內外官有田在近道聽遺所給吏使備附業孝武帝本紀

大明元年二月己亥復親民職公田孝武帝本紀

二年春正月壬子詔曰去歲東土多經水災春務已及宜加優

課蠲種所須以時貸給丙辰復郡縣田秩并九親祿俸孝武帝本紀

四年春正月辛未車駕祠南郊之亥車駕射耕藉田大赦天下

尚方徒繫及逋租債大明元年以前一皆原除力田之民隨

才敘用孝弟義順賜爵一級孤老貧疾人殺十斛藉田職司優

沾普資百姓之糧種隨宜貸給吏宣勸有章者詳加褒進孝武帝本紀

三月甲申皇后親桑於西郊孝武帝本紀

夏四月丙午詔曰昔紂衣御裳貶甘示節土簞臨天飾儉昭度

朕綿帛之念無忘于懷雖深詔有司省游務實而歲用兼積年



慶慶慶豈以捐鹽從捐九稱約心四時供限可詳減太半度

緡順典有假民華纂組傷工無效鹽市本紀

冬十月壬辰制郡縣減祿並先充公限十一月丙戌復置大司

農官本紀

五年夏五月癸亥制帝室期親朝官非祿官者月給錢十萬

秋七月丙辰詔曰雨水俱降街衢泛溢可遣使巡行窮弊之家

賜以薪粟本紀

八月庚寅制方鎮所假白板郡縣年限依臺除會祿三分之一

不給送本紀

冬十二月甲戌制天下民戶歲輸布四匹本紀

六年春二月乙卯復百官祿本紀

七年秋七月丙申詔曰前詔江海田池與民共利歷歲未久

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嚴加檢糾申明舊制本紀

九月己卯詔曰近災積亢序苗稼多傷今二麥未晚甘澤頻降

可下東境郡勸課墾殖尤弊之家重貸麥種本紀

冬十一月壬寅遣使開倉貸郵聽受雜物當租本紀

十二月丙午行幸歷陽甲寅大赦天下歷陽郡女子百戶牛酒

高年孤疾賜帛十四匹蠲郡租十年本紀

八年春正月甲戌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糶米

者可停道中雜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本紀

二月壬寅詔曰去歲東境偏旱田畝失收使命來者多至之絕

或下窮流穴頓伏街巷朕其憫之可出倉米付建康秣陵二縣

隨宜贖郵若溫拯不時以至捐棄者嚴加糾劾本紀

夏閏五月庚申世祖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六月辛

未詔云云可具詢執事詳訪民隱凡曲合密文繁而作治關市

徵稅事施一時而姦吏舞文妄興威福加以氣繹外乞偏頗滋

甚宜其寬徭輕憲以救民切御府諸署事不須廣雕文篆刻無

施於今悉宜并省以酬氓願王質貨壹皆禁斷外便具條以

間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數百京邑亦至百餘

餓死者十有六七孝建以來又立錢鑄錢百姓因此盜鑄錢

景和元年秋九月戊午開百姓鑄錢本紀

泰始二年春三月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本紀

冬十一月丙申制使東土經荒流散並各還本編眾調二年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農役將興太官停宰牛本紀

秋八月丁酉詔曰古者衛戍置制蟻蟻不收川澤產育登器進

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

果收豪家之利龍非贖之翼為戲童之資豈所以遷風尚本捐

華務實宜修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麟介羽毛禽獸眾品非時

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為科制本紀

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宮以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班賜北征將

士本紀

冬十月辛丑復郡縣公田本紀

四年夏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租之半本紀

五年夏六月癸酉以軍興已來百官斷俸並給生會本紀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有疾不朝會以疾患未痊故改元

賜孤老貧疾粟帛各有差本紀

泰始泰豫之制時經略准泗軍旅不怠荒弊積久府藏空竭內

外百官並日料祿奉而上奢費過度務為彫侈每所造制必為

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

民不堪命本紀

元徵元年秋九月壬午詔曰國賦賦稅益有恆品往屬戎難務

先軍實徵課之宜或乖昔準湘江二州糧運偏積調役既繁庶

徒彌檢因循權政容有未革民單力弊歲月愈甚永言於歎情

兼宵寐可遣使到所明加詳察其輸運舊合役非公限者並即

調改具條以聞本紀

二年夏五月戊戌原除江州逋債其有課非常調役為民慮者

悉皆蠲停本紀

三年夏四月遣尚書郎到諸州檢括民戶窮老九貧者蠲除課

調丁壯猶有生業隨宜寬申貲財足以充限者督令洗畢本紀

四年夏五月乙未尚書右丞虞玩之表陳時事曰天府虛散垂

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

折供文武豫究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

益為寡薄天府所資唯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本紀

薛安都引索虞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本紀

是此時淮海之關已非全境玩之所言尚未盡目而國度引費

四倍元嘉二衛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

倘像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一竭博瓦雙區敕令給賜悉仰交市

尚書省舍日就傾頽第宅府署類多穿毀視不違救知不暇及

尋所入定調用恆不周既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

日昔歲奉教課以揚徐眾通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

布絹五萬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贖故得推移即今所懸轉多與

用漸廣深懼供奉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饑怨百官焉祿著府謝

離處之器土木停綴紫之容國賦無以贖勸求無以給如忠管

所慮不月則歲矣經國遠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祇勤心存於匪

懈起伏震遠事屬冒聞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

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庶齊惟高卑同泰帝優詔答之本紀

昇平元年秋七月丙申詔曰露臺慮構義光漢德維葉焚制事

隆晉道故以儉奢軌化敦儉取俗頃旬服未靜師旅連年委蓄

屢空勞弊莫偃而丹旌之飾糜耗難營資賂之費徵賦摩計今

車服儀制實宜約損使徵章有序勿得侈溢可罷省御府二署

凡工麗雕鏤傷風毀治一皆禁斷庶永昭憲則弘茲始政本紀

戊午改平準署丁卯原除元年以前逋調復郡縣祿田本紀

二年春二月戊子蠲州緣河居民前被水災者租布三年本紀

秋八月辛卯太尉齊王表斷奇飾麗服凡十有四條本紀

三年春正月乙卯太傅齊王表諸負官物貨役者悉原除本紀

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引以為宜建屯田陳之曰近而所詔止

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畝以要歲

功而府倉單刻控引無所難復勵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固

園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治募吏數百雖資以廩

贈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



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治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時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備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新務弘廢田蕪虛實亦由此引過蒙飾擢志輸短效豈可相與寢默有僕弗聞耶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啟謬尤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幾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

王弘傳 按弘建武議在東晉末年時爲會稽王道子復任用弘此議行則轉運不得專美於前而會足兵強用所以隆空皇基所以不固至於六宮之儀以備軍需百官俸錢資俸課可哀矣又按百官志上書對一人五二人皆江左幸治鎮鎮治令三十九戶五千三百五十治皆在江北而江南唯存梅根及治塘二治皆屬揚州不屬衛尉衛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建元年復置衛尉一丞世祖置一丞然則弘建武時江南諸治皆屬揚州以其屬衛尉故弘欲同改以記也

亮世祖大明中爲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禽所殺以千數

劉惔傳 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值數百萬者謙等限布絲絲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治一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販呼嗟百姓咸欲爲亂氏奴既懷恚忿因聚黨爲盜賊

袁豹爲丹陽尹 義熙七年坐使徒上錢降爲太尉諮議參軍

山陰縣土境編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徒無貨之家於餘姚鄞鄞三縣界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議大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畝日久如京師無田不問從居他縣通典作徒 尋山陰家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歎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徒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諱讓曰富戶溫房無假還業窮身寒室必應徒居其宇疏泉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會功自息宜募亡逋通郵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劭顧讓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郡

等三縣去治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重兩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徙其所樂開有遺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遷運太常王玄謨議曰小民貧賤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爾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勸明力田之實申忠情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窮荆棘率課窮之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上違議從其徙民立成良業

孔季恭傳

時歲有水旱慶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不行

沈慶慶傳 按此是元嘉十二年也于時以三州一郡米穀百萬斛賜五郡遺水民而慶慶常平之議惜乎未行

史臣曰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瑯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并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電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積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折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安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突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稅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倚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郭杜之閒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切八方絲絲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立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

歲糶賤糶則稼苦饑年糶糶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遼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因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公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若是能以平價則官苦民優議屈當時益由於此

沈慶慶傳 按常平良法蓋自漢年始新舊交關積成糶糶救如無

治法有治人責在良司牧因

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會豈不以交易之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常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

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也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實本充衣會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費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白晝故鍾繇曰巧偽之民競趨淫殺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會或倉庾充衍或庫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感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動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味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薦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教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救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

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會之足卹恩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孔琳之傳

史臣曰民生所資曰會與貨貨以通幣會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商民未離情嗜疎寡奉生贈已事有易周一夫耕稼則餘會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憊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益輕而事有譌變姦倖代起皆作役苦故稽人去而從商商工事逸末業流而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屑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薄薄咸以乘本爲事豐衍則同多餘之資儼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爲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

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也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實本充衣會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費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白晝故鍾繇曰巧偽之民競趨淫殺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會或倉庾充衍或庫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感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動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味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薦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教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救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



萬斛如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未伎自禁游會知反而年世推  
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虞未充或家有藏錢而良疇罕  
關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且夕無待難致乎要術而  
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偽還清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鑿然後  
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園  
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桓之知  
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觀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  
一往之談可然乎

孔琳之傳 按沈氏論如此則關義雖美持論  
美弗珍瓦缶有字當時濟州孔次之論何以異其彼夫畫井分  
疆建邦故土風行於上代而事謝於遠年假令秦漢之君議  
微田而修井井井以隆規守而後非狂則愚矣今將廢錢  
貨而行穀帛校論其弊亦應相若沈必能抵璧捐珠則亦亦  
將建侯修井政恐言出招諸事格難行耳而史臣之論崇本之  
子持葉先親根於宋世矣矣止  
書生謀國取議蒼頭公而已哉

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  
泰諫曰流開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  
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虛竊歎臣聞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  
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  
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妻負薪存毛寶難王者不言  
有無諸侯不言多少倉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  
治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賈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  
尚寡會虞未充轉運無已資會者眾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  
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其之其揆一也  
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掘  
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  
術所發者大夏鼎負圖寶冠瑞璽象亦啟休徵器有要  
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國家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  
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  
少云云

先是忠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思  
之元嘉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  
防翦鑿者多同尚之議曰伏鑿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  
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綫猶有未譬夫泉  
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幣輕數多則

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  
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與驟議前  
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盡一難  
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難致遠常泥且  
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  
其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貴  
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大小  
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  
非下走所識加或浸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  
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  
弊民巧難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忌縱  
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  
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  
議智若擇焉復參訪遠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  
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  
並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為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與自有  
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  
鑄久廢兼喪亂累仍廢散渾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  
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為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  
遐暨金鐵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廣而  
貨愈狹加復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竊避方密

胡承天  
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處窮乏徒勤不足以贖  
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為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  
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  
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合而眾美兼無興造之費莫  
盛於茲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  
罷何尚之傳 按誠齋傳疑之年少時為太祖所引見  
罷時上與尚之論鑄錢事疑之便千其語當在斯時  
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  
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  
曰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圖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化  
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俶靈隨世輕重降及後  
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鑄年歷既遠喪亂屢經運焚剪  
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之大之

胡承天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與驟議前  
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盡一難  
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難致遠常泥且  
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  
其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貴  
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大小  
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  
非下走所識加或浸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  
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  
弊民巧難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忌縱  
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  
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  
議智若擇焉復參訪遠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  
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  
並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為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與自有  
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  
鑄久廢兼喪亂累仍廢散渾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  
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為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  
遐暨金鐵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廣而  
貨愈狹加復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竊避方密

胡承天  
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處窮乏徒勤不足以贖  
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為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  
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  
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合而眾美兼無興造之費莫  
盛於茲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  
罷何尚之傳 按誠齋傳疑之年少時為太祖所引見  
罷時上與尚之論鑄錢事疑之便千其語當在斯時  
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  
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  
曰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圖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化  
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俶靈隨世輕重降及後  
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鑄年歷既遠喪亂屢經運焚剪  
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之大之

胡承天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造愚謂禁制之設非唯且 胡承天 宋通鑑  
庶常情不思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二  
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偽自禁愚謂赤縣  
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偽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  
鑄則器化為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翦鑿 銅錫  
眾所耳越若止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按議曰泉貨利用近  
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  
均改之偽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  
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  
亦漸貴設器值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合不行又云去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宋通鑑



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斷難書不可禁辨宋通鑑一百一十八卷引書作表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贖大錢已竭數歲之閒悉為塵土豈可合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難為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為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難贖無解官之惟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贖之道莫此為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窮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為世益耳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又議曰議者將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厥國紓民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志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風天下之貨將靡碎至虛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閒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鑄錢有頓得一二億理胡承珙案通鑑引此作鑄錢利不從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幣整革日用之費不贖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之邪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一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開切患復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二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而眾弊如此夫算當時取謂百代平前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鑄如今之剪鑿者謂之素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按敗豎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驚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經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太始初唯禁驚眼經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舊斷唯用古錢顏說

時歲旱民饑故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顏說

元嘉十六年為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缺壞公私廢業世祖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二十五年除梁南秦一州刺史時漢川饑儉境內騷然秀之善於為政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受其利劉秀保為吳興太守坐郡民多窮錢及盜鑄免官顏說按此見

農桑者實民之命為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與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為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耕種桑柘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輪不應以貨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凋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賣實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安墾棟棟壞露不敢加泥豈有利善害民禁衣惡會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則茲法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會之處須官與役宜募遠近能會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會十萬口矣使其受會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隄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准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按此即屯田之法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阜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橫集服累笥豈常親身未時親是為積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情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酒酒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戟以遊遊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簿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亦隨之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備賈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裙之長按裙監本作裙可分為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富閭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為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羅綺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周明

齊庠上絹年調鉅萬匹亦稱此期限嚴竣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絲一兩亦三四百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或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絲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置即舍逐什一之利為患偏天下懷文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為難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沈攸文傳

琳之建言曰昔事故饑荒米穀絲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絲絹既貴蠶業者滋難勉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思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襖襖必俟戰陳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遊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眾軍皆然絲絹易敗勢不支久又畫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絲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胡承珙案動當作動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為之難貴官庫為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孔穎達說

相從

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斛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顏說

元嘉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徐謗為始與太守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二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迴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過接變理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實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願朋磨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違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會豈唯一



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因尋空即川米不異於銀謂宜準銀課米即事為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為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為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良吏

是歲元嘉二年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家換倍貨也過此率計朝利謀案詳事當時方言通典作計息即還 虜騎破成主濟州刺史王買德憑城拒戰申元吉破

之買德東城走獲奴婢一百四十口馬二百餘匹驢羸二百牛羊各千餘頭甌七百餘籠網車三百五十乘地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索虜

時三吳水淹穀貴民饑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沈林議以東土災荒民稠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勸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當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錄淮歲豐邑當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贖老弱且酒有喉唇之利而非逾額所資尤宜禁斷以息遊費即並施行自序

補宋書食貨志 彭縣黃士陵校字

右補書刑法志食貨志各一卷 國朝制行撰案行字 恂九號蘭皋樓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至戶部主事性情淡不樂仕進本阮文達公己未所得士及文達再入都仍官戶曹如故初不以屑意也平生著述等身所撰爾雅義疏賅洽詳明遠在邵二雲錢獻之上又著有春秋說略紀文達公深許之嘗采其說見所作自序是編以沈休文宋書別出符瑞志而獨闕刑法會貨二志未合史裁因撰此以補其闕略亦錢文子補漢兵志之意歟余閱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所紀宋刑法會貨輒語焉不詳或僅寥寥一二兩事得此鉅製庶幾如伐材於山采珠於淵矣編中每條開有一二校勘語皆逕縣胡墨莊承琪所加今亦姑仍其舊至先生於王弘傳及沈曇慶傳後深惜弘屯田之未成與夫後世常平義倉出入多弊蓋有慨乎其言之而於沈休文孔琳之傳論所稱廢錢用穀帛之議詆之尤力竊謂重農貴粟體國之常談因事制宜利民之善政今者時非穀欲俗異鶉居乃欲糞粟帛之流通舍泉刀而勿用將使陳糧朽粟猾吏因以盜偷折帛斷練邊軍豈能庇緩積於無用弊又甚焉近時黃梨洲明夷待訪錄稱有王者起必當廢金銀而用粟帛其迂執與休文同得先生此說辭而闕之義正詞醇洵不可磨滅之作也比來談經濟家仍有摭拾休文之論以為創獲者因有感而書之光緒乙亥立夏前三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泉志序

泉之興蓋自燧人氏以輕重為天下太古杳邈其詳巨得而記至黃帝成周其法寔具秦漢而降制作相踵歲益久類多湮沒無傳梁顧烜始為之書凡歷代造立之原若大小重輕之度皆有倫序使後乎此者可以舉見庸封演章從而廣之爾朝金光襲李孝美董道之徒泉錄雖出然述事援據頗有疏略余嘗得古泉百有餘帛則又旁考傳記下逮神官所紀摭大備分彙推移釐為十五卷號曰泉志嗚呼泉用于世舊矣其始作之艱且勞者也不幸則為水之所溺火之所燔土之所蝕又不幸則為金工所鑠童孺所鑄夷航齎船之所負其不耗也危乎殆哉幸其猶有存者而世或未之見余竊惜之此泉志之所為作也紹興十有九年秋七月晦日郡陽洪遵序

泉志序

照廣閣

泉志總目

卷第一

正用品上

虞錢

夏錢

商錢

周錢

景王錢

齊錢

晉錢

楚錢

趙錢

秦錢

秦半兩錢

漢莢錢

泉志目錄

八銖錢

四銖錢

三銖錢

半兩錢

五銖錢

鍾官赤側錢

後漢五銖錢

四出文錢

卷第三

正用品中

魏五銖錢

蜀直百錢

直百五銖錢

傳形五銖錢

吳大泉五百錢

大泉當千錢

宋四銖錢

當兩大錢

孝建四銖錢

二銖錢

景和錢

鵝眼錢

梁五銖錢

公式女錢

五銖鐵錢

大吉鐵錢

大道鐵錢

大富鐵錢

當十錢

四柱錢

陳五銖錢

大貨六銖錢

後魏太和五銖錢

泉志目錄

五銖錢

永安五銖錢

永安土字錢

西魏五銖錢

東魏永安五銖錢

北齊常平五銖錢

後周布泉錢

大布錢

永通萬國錢

隋白錢

卷第三

正用品下

唐開元錢

乾封錢

乾元十當錢

重輪錢

小乾元錢

大歷錢

開元大錢

建中錢

新開元錢

咸通錢

後唐天成錢

晉天福錢

漢漢通錢

周周通錢

卷第四

偽品上

項梁大錢

吳王濞半兩錢

鄧通半兩錢

王莽大錢

小錢

貨泉錢

公孫述錢

董卓小錢

五銖錢

沈攸小錢

張軌五銖錢

王則河陽錢

史思明得壹錢

順天錢

李景承通錢

開元鐵錢

唐國錢

大唐錢

卷第五



偽品下

王建永平錢 通正錢

天漢錢 光天錢

王行乾德錢 咸康錢

孟昶廣政錢 鐵錢

劉晏乾亨錢 鉛錢

馬殷乾封錢 天策錢

錢俶錢 王審知鉛錢

開元鐵錢 王延羲永隆錢

泉志目錄

四

照廣閣

王延政天德錢 馮洪大興錢

劉仁恭土錢 劉守光應天錢

卷第六

不知年代品上

平當五銖錢 大泉四出錢

大泉五銖錢 雙五五銖錢

左右五銖錢 太元貨泉錢

通行貨銖錢 兩銖錢

積銖錢 兩柱錢

女錢 雉錢

對文錢 五銖錢

定平錢 傳形半兩錢

卷第七

不知年代品下

太平四錢 兩尚錢

一文錢 四曲文錢

永光錢 五金錢

太朝錢 天鎮錢

泉志

泉志目錄

五

照廣閣

身志目錄

萬歲錢 大興錢

大千錢 天感錢

太興錢 古錢

古文錢 三字錢

千字錢 黃河錢

卷第八

天品

天帝錢 寶錢

咸陽錢 金五銖錢

五銖錢

卷第九

刀布品

白金三品 契刀

錯刀 大布

大布 第布

壯布 中布

差布 厚布

幼布 么布

泉志目錄

六

照廣閣

小布 貨布

大黃布刀 古刀布

蒙城古刀 長平古刀

沂州銀刀 長平異刀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異布

藕心錢 蟻鼻錢

古銅片

卷第十

外國品上

尉寶國錢 烏弋山離國錢

安息國錢 大月氏國錢

泥婆羅國錢 何國錢

泉志目錄

七

照廣閣

康國錢 拔汗國錢

條支國錢 拂菻國錢

大食國錢

卷第十一

外國品中

因暹國天壽錢 日本國和同錢

神功錢 萬年錢

隆平錢 乾文錢

屋馱國梵書錢 疎勒國五銖錢

龜茲國五銖錢 吐蕃國胡字錢

倭國延喜錢 梵字錢

契丹國天贊錢 應歷錢

重熙錢 清寧錢

大康錢 大安錢

壽昌錢 乾統錢

天慶錢 千秋錢

高麗國海東錢 三韓錢

東國錢 閩婁國梵書錢

泉志目錄

八

照廣閣



交趾國黎字錢

卷第十二

外國品下

大秦國錢

三佛齊國錢

佛留國錢

東沃涅國錢

新羅國錢

高昌國錢

波斯國錢

女國錢

大月氏國錢

小月氏國錢

中天竺國錢

于闐國錢

投和國錢

阿耆國錢

屈支國錢

覲貨邏國錢

梵衍那錢

迦畢試國錢

那揭羅局國錢

健馱邏國錢

室羅伐悉氏國錢

羯若鞠闍國錢

鉢邏那伽國錢

婆羅痾斯國錢

尼波羅國錢

摩揭陀國錢

伊爛孛鉢伐多國錢

橋薩羅國錢

摩突羅國錢

泉志目錄

九

照廣閣

乾陀越國錢

杜海國錢

康居國錢

末祿國錢

軒渠國錢

三童國錢

阿鈎羌國錢

舍衛國錢

層檀國錢

裸人國錢

碎葉國錢

騾國錢

巴氏錢

俠錢

實錢

沙州玉錢

卷第十三

奇品

臺主衣庫錢

羅紋錢

翅紋錢

北斗錢

軒轅錢

柄文錢

日月錢

井文錢

雙五錢

雙十錢

星月錢

四五錢

八星錢

鯨文錢

兔大錢

明月錢

泉志目錄

十

照廣閣

四神錢

萬國錢

龍文錢

三雀錢

龜背錢

水波紋錢

雙星錢

元武錢

千秋錢

龍鳳重輪錢

雙鳳錢

雙魚錢

四事錢

單面龍鳳錢

龍鳳錢

萬心錢

卷第十四

神品

輕影錢

消水錢

會稽船錢

青溪宅錢

太平錢

齊興郡錢

齊安郡錢

令公百爐錢

廣宗郡錢

偽趙錢

軒轅錢

孫先生錢

桐城錢

白雀錢

蕭春錢

應元錢

泉志目錄

十一

照廣閣

北海鐵錢

嚴君平錢

科斗錢

齋口洞錢

卷第十五

厭勝品

永安五男錢

七夕錢

福慶錢

撒帳錢

男錢

辟兵錢

千金錢

豐樂錢

君宜侯王錢

長年錢

富錢

五男二女錢

天下太平錢

泉志總目

泉志目錄

十二

照廣閣



正用品上

宋洪遵撰

右虞錢 史記平準書曰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賈逵注周語曰虞夏商周金幣三等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

泉志卷一

右夏錢 管子曰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贖之 鄭曄南北史傳曰高謙之為鑄錢都督長史乃上表曰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用

右商錢 管子曰湯七年旱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

山之金鑄幣贖之 鄭曄南北史傳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 史記股本紀曰帝辛厚賦稅以資鹿臺之錢

右周錢 前漢食貨志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錢圖

函方輕重以銖 荀悅漢紀曰周制錢有文外國內方李奇曰圓一寸重九兩 顧烜曰重十二銖 李孝美曰按二家之說若謂重九兩則景王時不患輕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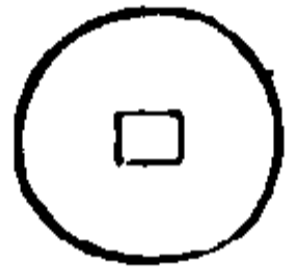
謂止十二銖則更鑄者又何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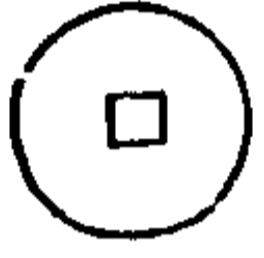
右景王錢 國語曰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王弗聽卒鑄之 賈逵曰大錢者大於舊其價重也 前漢食貨志曰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 唐尚日重十二銖又曰大錢五十 鄭眾曰錢始一品景王鑄大錢而有三品後數變易不

失本制唐固所謂大泉乃王莽時錢非景王所鑄明矣 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轉不相因先師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 余按顧烜錢譜金光襲錢寶錄李孝美錢譜以大泉寶貨兩存之董道錢譜始去大泉余謂此錢當以班史為正董說得之矣

泉志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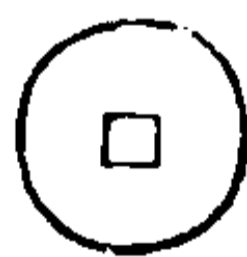


右齊錢 前漢食貨志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遂顯伯名 管子曰桓公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戴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



右晉錢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見飢桑之下有餓人下車為之食與錢百而遂去之 春秋左氏傳曰趙盾晉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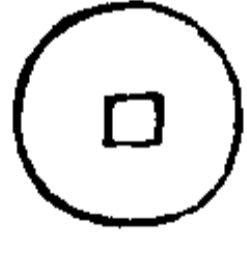
右楚錢 史記循吏傳曰孫叔敖為楚相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相言之王復如故王許之 越世家曰楚王每赦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右趙錢 史記蘇秦傳曰秦自趙之燕貨人百錢為資張儀傳曰趙王使人微隨張儀奉以車馬金錢 余

泉志卷一

謂春秋之時下迫戰國以鑄泉立幣各擅其利惟齊制見之管子故暴白後世諸國無所稽考遂致渙泊不傳耳



右秦錢 史記秦本紀云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錢



右秦半兩錢 前漢食貨志曰秦兼天下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傳瓚曰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 顧烜曰秦始皇鑄重十二銖 敦素曰嘗得此錢徑寸三分重八銖



右莢錢 史記平準書曰漢興更鑄錢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 前漢高后紀曰六年行五分錢 應劭曰所謂莢錢者 食貨志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



鑄英錢 如淳曰如榆莢也 伏無忌曰漢鑄英錢重三銖 顧烜曰今世猶有小錢重一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小篆文 今按班馬二史皆云英錢不載錢文顧烜之說益近之矣金光覆道皆因之李孝美以為楷書文曰漢興英錢自科斗之法熈而篆隸行至東漢末始變為楷何其說之妄耶



右八銖錢 前漢高后紀曰二年行八銖錢 顧烜曰

高后時既患英錢之輕又苦秦錢之重故更鑄八銖錢 舊譜曰重八銖文曰半兩



右四銖錢 前漢文帝紀曰五年夏四月除盜鑄令更造四銖錢 食貨志曰孝文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 應劭曰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泉志卷一

右三銖錢 前漢武帝紀曰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銖錢 顏師古曰新鑄四銖造此錢 食貨志曰自孝文

更造四銖錢至是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多即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有司言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或盜摩錢質而取俗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 封氏曰半兩錢有重三銖兩字之中唯作十字不復為兩人而穿下有三星文豈於此以三畫為三銖之記耶 余按此錢史氏以為銷半兩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則三銖之

文明矣李孝美又書半兩錢於其下蓋蔽封氏之說也



右半兩錢 前漢武帝紀曰建元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顏師古曰又新鑄作也 李孝美曰張台說半兩之品甚眾有傳形者有肉郭者有對文者有隱起字者

泉志卷一



右五銖錢 前漢武帝紀曰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六年詔曰日者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承眾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曰約之 食貨志曰有司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摩取銘 孟康曰周布為質文漫皆有 舊譜曰此錢厚大者徑一寸重五銖 張台曰此錢品數最多有傳形者名蜀錢肉好有郭者名梁錢背文四出者名角錢及有赤側當兩女錢之類文皆

五銖又於此外有穿上一星至五星穿下一星穿上下各一星漫面穿傍一星至三星五字之內上下各一星背上或有小字或有王字穿上橫文穿下橫文穿面四角決文穿背四角決文有郭無郭細絲不可窮盡 李孝美曰今世所見五銖如張台之說一一甚多但赤側四出文蜀梁當兩女錢并穿上下各一星者自有品曰不當更引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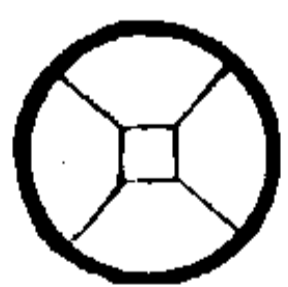


右鍾官赤側錢 史記平準書曰武帝鑄五銖錢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責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食貨志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 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 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



右五銖錢 後漢五行志曰建武六年蜀道議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家貨也明當復也述遂誅滅 光武紀曰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注曰武帝始為五銖錢王莽時廢今始行之 晉書食貨志曰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可如舊鑄五銖帝從之於是復鑄天下以為便

泉志卷一



右四出文錢 後漢靈帝紀曰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 獻帝春秋曰靈帝作角錢錢猶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以為妖微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乎遂如其言 舊譜曰徑寸一分重



四銖文曰五銖背文四出俗謂之角錢 余按此錢今世尚有字畫明澈背文四出徑寸重三銖一參

泉志卷之一 終

泉志卷一

泉志卷之二

正用品中



右五銖錢 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初復五銖錢冬十月以穀貴罷明帝太和元年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 晉書食貨志曰魏明帝世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費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于事為便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

泉志卷二

聞有所改創



右直百錢 顧烜曰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劉備鑄 零陵先賢傳曰劉備初攻劉璋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葛取費物軍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布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鄭羣南北史傳曰崔祖思云劉備取帳鈎銅鑄錢以充國用

舊譜云徑七分重四銖



右直百五銖錢 晉書食貨志曰梁武帝鑄五銖文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 顧烜曰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直百劉巴說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此又近之未知孰是 張台曰今自

泉志卷二

巴蜀至于襄漢此錢甚多皆是昭烈舊地斷在不疑 李孝美曰皇朝宗正少卿趙安易使蜀以蜀用鐵錢甚賤物價益貴因上言請如劉備時鑄大錢當百 余按此錢封氏列不知年代品然考諸家之說則劉備所鑄番矣錢凡四種有徑九分重三銖者字文明坦肉好背面皆有周郭世多有之有徑七分重三銖八參者形製麻薄有一種面文相類背肉粗惡穿左有一為字又有鐵錢重五銖四參者輪郭重厚字文湮晦



右傳形五銖錢 顧烜曰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今所謂蜀錢即傳形五銖也時有勒為直百者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稱兩如一並徑七分重四銖三吳諸屬縣行之其文為五銖者京師亦頗用焉 舊譜曰劉備與直百同時鑄文字輕重大小與漢五銖無異但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

泉志卷二



右大泉五百錢 吳志曰孫權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 舊譜曰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百 余按此錢徑寸一分重四銖六參今世有之



右大泉當千錢 吳志曰孫權赤烏元年鑄當千大錢



江表傳孫權赤烏九年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勿復出也 晉書食貨志曰孫權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荆州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此輪小者謂之四文 舊譜曰徑寸四分重十六銖文曰大泉當千 余按此錢有二品大者徑寸五分重十二銖六參字文夷漫輪郭重厚頗難得之小者徑寸三分重七銖二參世多有之舊譜所圖蓋其小者以為重十六銖非也

泉志卷二

四

照錄



右四銖錢 宋書文帝紀曰元嘉七年冬十月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 顏竣傳曰輪郭形製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益鑄 張台曰據所見背面皆有周郭徑七分重二銖已下文甚分明 舊譜曰文曰四銖重如其文 余按此錢徑七分重二銖四參肉薄好開背面皆有周郭字文甚明



右當兩大錢 宋書文帝紀曰元嘉二十四年六月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明年五月己卯罷 裴子野宋畧曰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初行大錢一當細錢兩既而錢形不一民弗之便明年五月己卯罷當兩大錢舊譜曰重八銖文曰五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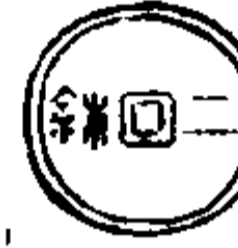


泉志卷二

五

照錄

右孝建錢 宋書世祖紀曰孝建元年春二月壬戌更鑄四銖錢 顏竣傳曰世祖即位鑄孝建四銖 顧烜曰孝建元年鑄四銖錢一邊為孝建一邊為四銖 舊譜曰徑八分半重四銖文曰孝建背文曰四銖孝建則薤葉四銖則大篆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漸至薄小文字夷漫至明帝泰始三年罷焉 余按此錢徑七分重二銖今世尚有之



右二銖錢 宋書前廢帝紀曰大明七年冬諸郡大旱米一升數百孝建已來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盜鑄轉偽小商貨不行永光元年春二月庚寅鑄二銖錢三月甲辰罷九月戊午開百姓鑄錢 宋書顏竣傳曰前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或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鏡如今之剪鑿者謂之未子 舊譜曰此錢文曰二銖重如其文



泉志卷二

六

照錄

右景和錢 顧烜曰宋中廢帝景和元年鑄重二銖文曰景和其年還用古錢 金光襲曰其文小篆 余按此錢李孝美不入譜烜梁人距宋不遠其說當審矣



右鵝眼錢 顧烜曰宋中廢帝景和元年鑄沈慶之既申前議放百姓鑄遂轉輕偽亦有錢形大如鵝眼故謂鵝眼錢以錢質之乃通投水中不沉隨手碎壞不可料數商貨不行尺帛斗米動踰一萬 隋書食貨志曰梁

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



右五銖錢 隋書食貨志曰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 顧烜曰天監元年鑄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四銖

泉志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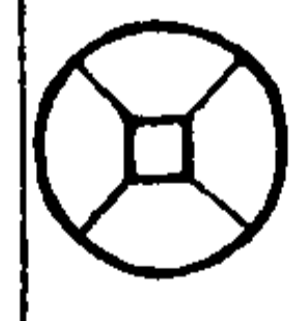
七

照錄

三參二黍每百枚重一斤二兩 張台曰五銖錢皆無好郭唯此一種有之 李孝美曰按此錢亦多見之復有一種徑八分重三銖形製惟肖而面極薄惡疑當時所盜鑄者



右公式女錢 隋書食貨志曰梁武帝文別鑄五銖除其肉郭謂之女錢 顧烜曰天監元年鑄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稱兩如新鑄五銖但邊無輪郭未行用又聽民間私鑄以一萬二千易取上庫古錢一萬以此為率普通三年始與新鑄五銖並行用斷民間私鑄張台曰背有好郭者謂之公式女錢背無好郭者謂之女錢蓋聽民私鑄有不精也



右五銖鐵錢 梁書武帝紀曰普通四年冬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 隋書食貨志曰梁普通中乃鑄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

泉志卷二

八

照錄









右永安五銖錢 隋書食貨志曰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祿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後魏食貨志曰孝莊永安二年鑄永安五銖錢遷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當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錢重一斤四兩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于市開私改所近之秤皆準市秤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五銖而多雜鉛鉛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印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群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從之乃止

泉志卷二

余按齊神武文襄皆相東魏至文宣帝始受禪此錢當鑄之東魏董道謂之北齊永安五銖非也



右常平五銖錢 北史齊文宣帝紀曰天保四年春正月已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 隋書食貨志曰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製造甚精 舊譜曰徑八分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

舊譜列在偽品



右布泉錢 後周書武帝紀曰保定元年秋七月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建德五年春正月廢 舊譜曰徑寸其文左曰布右曰泉皆玉筋篆非男錢也 男錢見



右大布錢 後周書武帝紀曰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四年秋七月已未禁不得出入關布泉聽入而不出 舊譜曰徑寸一分 張台曰此錢小者至徑六分其舊錢之文上五下



右永通萬國錢 後周書宣帝紀曰大象元年十一月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

泉志卷二

舊譜曰徑寸三分重十二銖背面內好皆有周郭又有徑寸二分半重八銖已下者 張台曰此錢輪郭與布泉相似其小者至徑七分亦有輪郭闊厚及對文者 李孝美曰此錢今世所見亦多有徑寸五分重十八銖背面皆有此四字者銅色青白製作尤佳



右白錢 隋書高祖紀曰開皇元年九月行五銖錢食貨志曰高祖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

錢背面內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一千重四斤二兩錢既新出百姓或私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不同者即壞以爲銅入官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亦皆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于市後詔晉王廣漢王諒獨王秀聽于楊鄂并蓋四州各立五爐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池素途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一千猶重二斤後漸至一斤或剪鐵錐表皮糊紙以爲錢相雜之貨賤物貴

泉志卷二

以至于亡 唐書食貨志曰隋行五銖白錢 舊譜曰徑一寸重一銖六黍肉郭平闊五字右邊傍好有一畫餘三面無郭用鐵和鑄故錢色白

泉志卷之二



正用品下



右開元錢 新唐書食貨志曰高祖入長安民間行錢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纒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

泉志卷三

照贖關

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鐘裴寂一鐘以鑄 舊唐書食貨志曰開元錢之文歐陽詢制詞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鄭處會粹曰初進蠟模文德皇



右乾封錢 新唐書食貨志曰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

泉志

泉志卷三

照贖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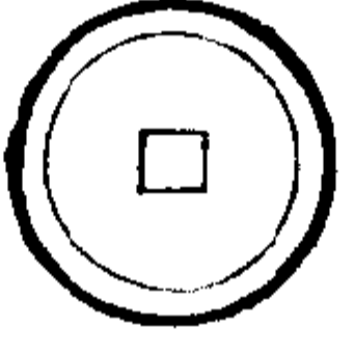
舊唐書食貨志曰乾封元年封岳之後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初開元錢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竊錢文之誤却用舊錢二年正月詔乾封新鑄之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鑄



右乾元十當錢 唐書食貨志曰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弟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兼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 元

載肅宗實錄曰乾元九年秋七月鑄 舊譜曰徑寸之分重五銖 李孝美曰此錢今世最多而大小不同自

寸二分至七分相較一分凡有六品字體形製畧無小異



右重輪錢 唐書食貨志曰第五琦為相復命絳州諸鑄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

泉志卷三

照贖關

之外郭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肅宗以新錢不便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三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 唐肅宗實錄曰乾元二年九月戊辰新鑄大錢其文依乾元重寶而重其輪以別之一當五十 舊譜曰徑二寸四分重十二銖 李孝美曰此錢有兩品小者至薄而文字昏暗徑寸重五銖

大者極厚而製作精好徑寸五分重十四銖與唐志舊譜所載不同



右小乾元錢 金光襲曰乾元二年新鑄小錢一當一 余按此錢重三銖三參徑與開元錢同今世所存至多計肅宗所鑄而史氏疏略不載金氏之說未知何意也

泉志卷三

照贖關



右大曆錢 張台曰大曆是代宗年號計此時所鑄 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六參銅色昏濁字畫迥勁史氏不敘鑄作之因竊考代宗實錄云大曆四年正月丁酉開內道鑄錢等使第五琦上言請于絳州汾陽銅源兩監增置五爐鑄錢許之豈非當時鑄此耶



右開元大錢 徑寸二分重十二銖六參 余按此銅質渾厚字文明坦質之史氏無改鑄大錢之文以意推之唐食貨志云建中初判度支趙贊採道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安知斯錢非當時所鑄耶



右建中錢 唐書食貨志曰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洄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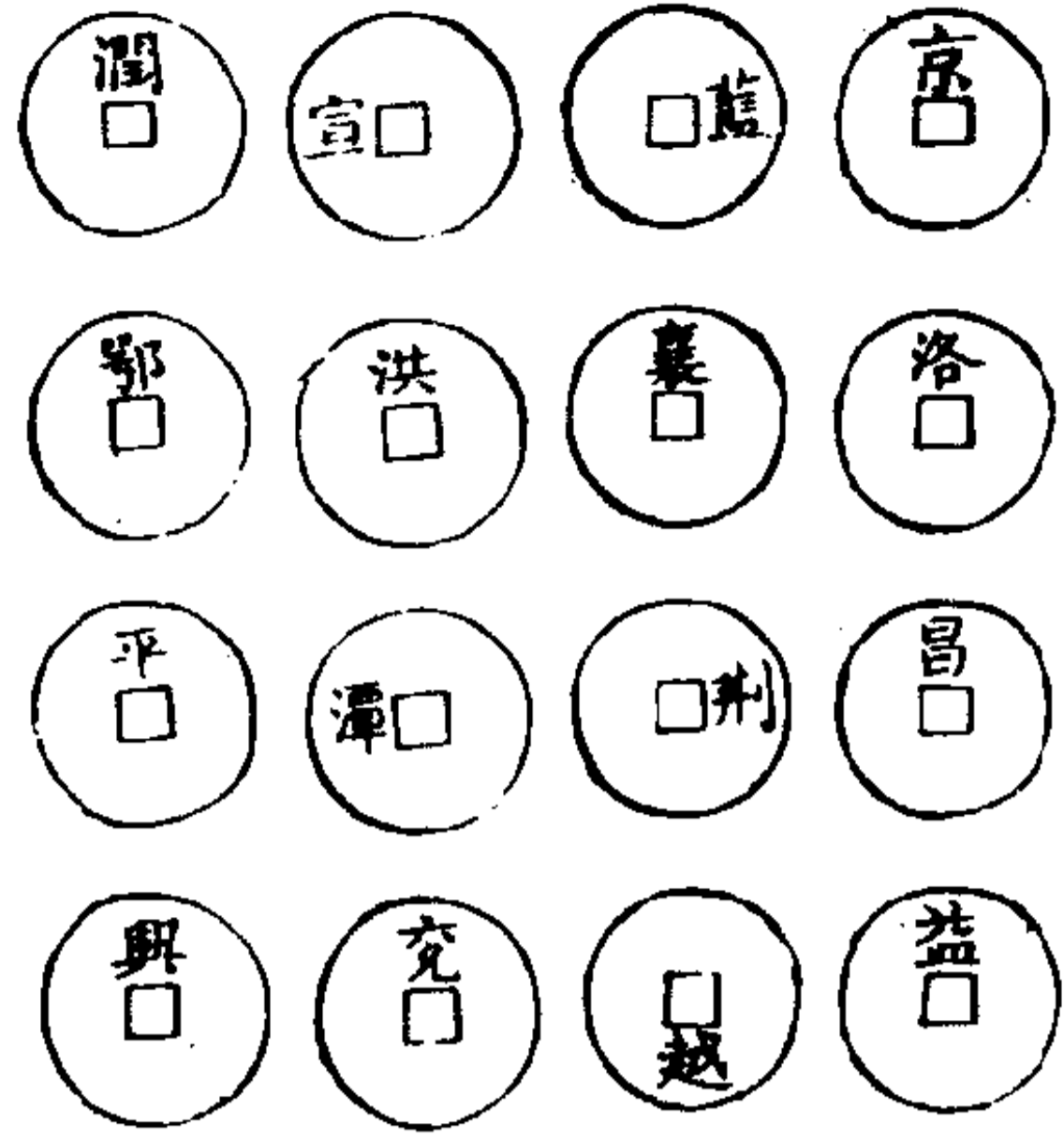
泉志

泉志卷三

照贖關



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鑄錢十萬二千緡每千錢費九百德宗從之江道多錫錢以銅鑄外不盈斤兩昂價益貴銷于錢為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判度支趙贊採運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千以權輕重 舊譜曰贊熟計自以為非乃寢不下 張台曰按此錢未施用今民間往往有之輕小于開元錢徑十分重二銖以下文曰建中通寶文字漫暗銅色純赤肉好薄小殊垂白銅大錢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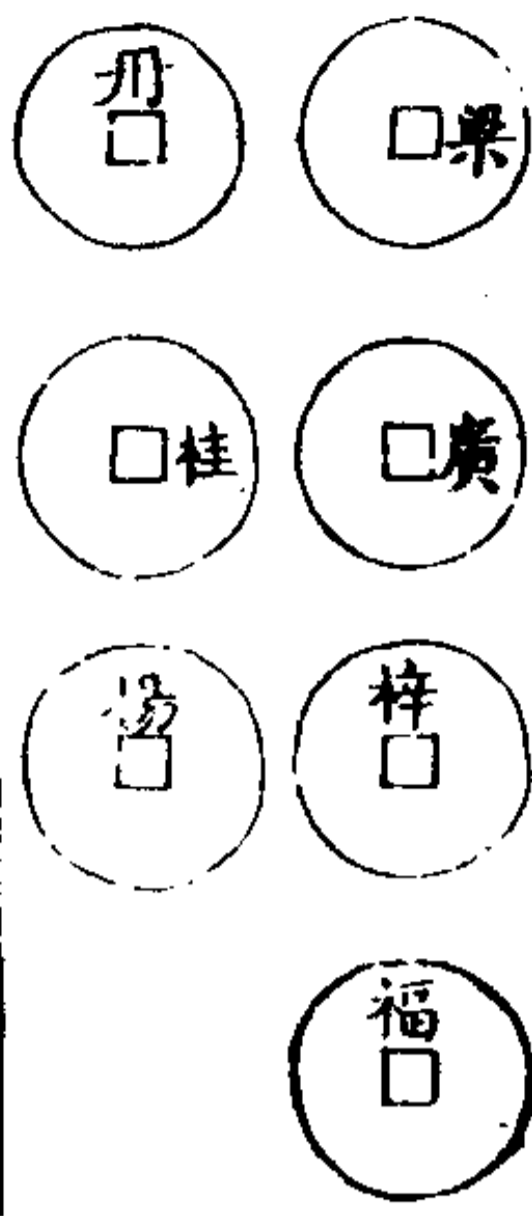


泉志卷三

六

照

右新開元錢背文 唐書食貨志曰武帝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謂以銅像鐘磬鑄錢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監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 蘇冕唐會要曰會昌六



年二月勅錄諸道鼓鑄佛像鐘磬等新錢已有天第須令舊錢流布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其舊錢權停 舊譜曰武宗會昌年鑄時初廢天下佛寺宰相李德裕奏請以廢寺銅鐘佛像僧尼瓶碗等所在本道鑄錢揚州節度使李紳乃于新錢背加昌字以表年號而進之有勅遂勅鑄錢之所各以本州郡名為背文於是京兆府以京字右穿上洛陽以洛字在穿上揚州以揚字在穿上西川以益字在穿上藍田縣以藍字在穿右襄州以襄字在穿上江陵府以荆字在穿右

趙州以越字在穿下宣州以宣字在穿左江西以洪字在穿上湖南以潭字在穿左兗州以兗字在穿上浙西以潤字在穿上鄂州以鄂字在穿上平州以平字在穿上興元府以興字在穿上梁州以梁字在穿右廣州以廣字在穿右東川以梓字在穿上福州以福字在穿上卅州以卅字在穿上桂陽監以桂字在穿右 李孝美曰此錢背文復有襄字或在穿右梁字或在穿上者但揚字錢終莫之見疑當時已行昌字而未嘗改耳

泉志卷三

七

照

右咸通錢 舊譜曰唐咸通十一年桂陽監鑄錢官王彤進新鑄錢文曰咸通元寶尋有勅停廢不行



右天成錢 宋白續通典曰天成元年十二月勅中外所使銅錢內鐵鑄錢即宜毀棄不得行使二年八月禁銷銅錢四年禁鐵鑄錢 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六



右漢通錢 宋白續通典曰漢乾祐元年四月膳部郎中羅周喬上言請在京置錢監俾銅畫為錢以濟軍用蘇耆開譚錄漢乾祐中以晉室鼓鑄錢弊極非一乃禁銅貨悉歸公帑 余按此錢徑寸重三銖六參丈曰漢通元寶字文明坦製作頗精蓋德天福之弊則漢代所鑄明矣



泉志卷三

九

照

參文曰天成元寶計當時所鑄而五代史後唐紀不載

右天福錢 宋白續通典曰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詔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為文左環讀之委監鐵司鑄樣頒下諸道令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 鄭向五代開皇紀曰天福三年十一月詔許天下私鑄錢復官鑄十一月詔建錢鑄于藥州 余按此錢徑七分重二銖四參銅質薄小字文昏昧蓋以私鑄不精也



右周通錢 五代史周紀論曰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國中乏錢乃詔毀天下銅佛以鑄錢 四夷附錄曰周世宗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 鄭向五代開皇紀曰顯德二年九月丙寅詔禁天下銅器始鑄錢 五代會要曰顯德二年九月勅云今採銅與冶立監鑄錢 冀便公私直行條制今後除朝廷法物

立監鑄錢 冀便公私直行條制今後除朝廷法物



器官物及鏡并寺觀內鐘磬鐵相輪火珠鈴鐸外其餘  
銅器一切禁斷 蘇者開諱錄曰世宗朝鑄周通元寶  
錢于後殿設巨鐘數十規觀鼓鑄 李孝美曰徑寸重  
五銖文曰周通元寶形製精妙與唐開元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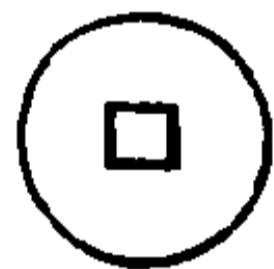
泉志卷之三

泉志卷三

十

泉志卷四

泉志卷之四  
偽品上



右項梁錢 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死士九十人魯木  
者所欲計謀也木祥疾於室中鑄大錢也



泉志卷四

泉志卷四

右吳王濞錢 前漢吳王濞傳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即  
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 西京雜記曰吳有銅山鑄  
錢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 余按漢文帝時更  
鑄錢其文為半兩吳鄧錢文字與漢錢同則錢之半兩  
也



右鄧通錢 前漢鄧通傳曰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  
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景帝立人有告通盜出微好鑄  
錢 西京雜記曰文帝賜鄧通蜀銅山聽自鑄錢文字  
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侖人主



右大錢 漢書食貨志曰王莽居攝變漢制更造大錢  
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 荀悅漢紀曰居  
攝二年夏四月更造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並行 敦  
素曰按今所見模狀不同字體各異小者不及二銖又

有面文重外高內下精妙可觀殊不知莽之所鑄復是  
後人做做何不相同也如此 張台曰此錢亦有數種  
有對文者有穿上一星者有泉字諸畫並方者



右小錢五等 前漢食貨志曰王莽作泉布之品名曰  
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

曰么錢一十旗師古曰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

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

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文質周郭做漢五

銖錢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

下詔有敢挾者為賊眾投諸四裔以御魍魎於是農商

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于市道抵罪者不可稱數莽知

民愁通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

屬且寢 荀悅漢紀曰王莽建國元年春更作小錢徑

六分文曰小錢與大錢一直五十者為二品並行 封

泉志卷四

泉志卷四

氏么錢別種文曰直十 張台曰昔見壯錢薄于開元

錢 李孝美曰按莽大小錢文無錢字而皆曰泉與食

貨志所載不同章耶所謂古曰泉而後轉之為錢者豈

非是耶



右貨泉錢 前漢食貨志曰王莽天鳳元年罷大小  
錢改作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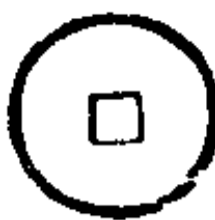
又以大錢行久恐民挾不止通令且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母得挾大錢矣 宋書符瑞志曰莽忌漢而錢文有金乃鑄貨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于春陵之白水鄉貨泉之文為白水真人也 張台曰此錢今世所見有徑寸四分重二十四銖者有徑六分重二銖者有玉筋篆者有傳形者有肉郭重文者穿面四角决文穿背四角决文穿上一星穿下一星關緣細緣不少于五銖 李孝美曰此錢今世多見之有徑寸五分至四分者凡十餘品而好郭或有或無或作重文種種不一

泉志卷四

四

照續開

右鐵錢 後漢書公孫述傳曰述廢銅錢置鐵官以鑄錢 舊唐書曰文字輕重大小未聞



右小錢 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董卓傳曰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 魏志曰董卓悉椎破銅人鍾虡及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鑄于是貨輕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後錢貨不行



右五銖錢 袁宏後漢紀曰初平元年六月董卓壞洛陽城中鍾虡鑄以為錢錢不成文更鑄五銖錢文章輪郭不可把持于是貨輕物貴穀一斛至數百萬余按後



漢書魏志張璠後漢紀英雄記皆載卓鑄小錢獨袁有五銖之說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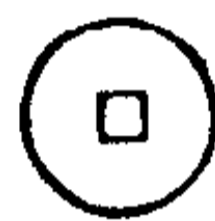
右沈郎錢 晉書食貨志曰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舊唐書曰或言小于五銖文字輕重未聞 李孝美曰按此錢雖未之見而李賀集有錢絲曲云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竊謂自古詩人比興其則不遠得非此錢大小與漢興所鑄如榆莢者不多較耶



右五銖錢 晉書張軌傳曰太尉參軍索綝言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帶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用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類其利



右河陽錢 邱悅三國典略曰王則除洛州刺史舊太原佛像毀以鑄錢世號河陽錢



右得壹錢 唐書食貨志曰史思明據東都鑄得壹元寶錢徑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 舊唐書曰得壹



錢徑寸三分重十三銖 余按此錢重十二銖六參



右順天錢 唐書食貨志曰史思明惡得壹非長久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 舊唐書曰順天錢徑寸五分重十五銖 張台曰得壹順天錢思明並銷洛陽佛銅所鑄賊平之後無所用焉刀兵之家還將鑄佛今所餘伊洛間甚多 李孝美曰二錢大小如一但順天重而得一輕耳 余按此錢重十三銖二參

泉志卷四

七

照續開



右永通錢 五代史南唐世家曰李景困于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 余按此錢有三品字八分書者徑寸五分重八銖七參背肉好皆有周郭篆文者徑寸三分重五銖七參輪郭重厚銅色昏暗又有面為篆文背為龍鳳形者 此錢見 計皆李氏所鑄李孝美獨載八分書者遺此一種豈未之見耶



右開元錢 五代史南唐世家曰鍾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煜嗣立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蓋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下令以一當十 錢若水曰李氏據有江東之地國用窘乏建隆四年其大臣韓熙載請鑄錢每十錢即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乾德



開寶中遂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貨易至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及李煜歸朝鐵錢益無用 陶岳貨志錄曰元宗時兵屢挫幣藏虛竭韓熙載上疏請以鐵為錢其錢之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比于舊錢稍大而輪郭深闊既而是錢大行公私以為便余按此錢史氏但云鐵錢不載其文岳國初人耳目所按其言當不妄也



右唐國錢 十國紀年唐史曰元宗以周師南伐及割地歲貢方物府藏空竭錢貨益少遂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一 馬令南唐書曰烈祖且殂謂元宗曰德昌官布億萬幣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 余按此五錢制度大小各殊有

泉志卷四

九

照應圖

徑九分重二銖者有徑七分重二銖二參者字文並類大唐錢有徑寸二分重八銖與徑九分重三銖者形製相肖文皆篆字有徑八分重二銖六參者字含八分及綠體背文有圓點于五錢中最少又有小唐國鐵錢重一銖八參形製肖銅錢之小者



右大唐錢 馬令南唐書曰元宗鑄大唐通寶錢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 余按此錢

徑八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大唐通寶又有徑七分者字文相類豈當時盜鑄耶

泉志卷之四

泉志卷四

十

照應圖

泉志卷之五  
偽品下



右永平錢 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建武成三年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為永平 董道曰 以下 殆王建所鑄 余按此錢大小輕重 五錢皆前蜀所鑄今世甚多獨是錢未

泉志卷五

照應圖



右通正錢 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建永平五年改元通正



右天漢錢 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建通正元年十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



右光元錢 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建天漢元年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元



右乾德錢 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建卒子衍立明年改元乾德

照應圖





右咸康錢 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衍乾德七年改元曰咸康 李孝美曰按此五錢文皆王氏父子年號計當時所鑄並徑七分重五銖形製粗惡今世所存甚多 余按通正天漢光天乾德錢皆重三銖獨咸康錢重三銖三參



右廣政錢 五代史後蜀世家曰孟昶明德五年改元曰廣政 十國紀年後蜀史曰蜀主昶明德三年十二月丁亥中嚴錢禁明年改元廣政 余按此錢計當時所鑄徑九分重三銖銅質渾厚字八分書



右乾亨錢 五代史南漢世家曰梁貞明三年劉龔即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 李孝美曰此錢文曰乾亨重寶徑七分重六銖疑當時所鑄 余按此錢止重三銖六參

鐵而自鬻器用以專利民甚苦之

泉志卷五

三



右鉛錢 十國紀年漢史曰劉龔以國用不足鑄鉛錢十當銅錢一乾和後多聚銅錢城內用鉛城外用銅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祿非特恩不給銅錢 余按鉛錢有二品輪郭與薄文曰乾亨重寶大者徑寸重三銖九參重寶二字傳形小者徑九分重三銖六參余抵嶺外始獲此錢若銅錢今世所存至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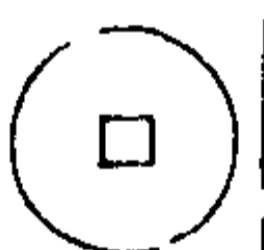
泉志卷五

右乾封錢 五代史楚世家曰高郁諷馬殷鑄鉛錢以十當銅錢一 十國紀年楚史曰馬殷始鑄鉛錢行于城中城外仰用銅錢賈人多銷鉛錢持過江北高郁請鑄鐵錢圖六寸文曰乾封泉寶以一當十錢既重厚市肆以券契指乘交易 湖南故事曰馬殷置鐵幣鑄大錢可六寸圍重非銖兩用九文為質文曰乾封泉寶其文上乾其數上九遂通用焉 余按此錢徑寸七分重十七銖圍五寸半文曰乾封泉寶以銅為之而楚史湖南故事以為鐵錢豈當時鑄銅錢二種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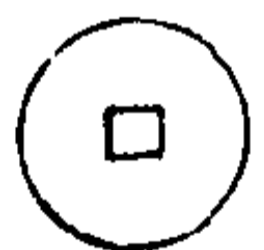


右天策錢 五代史楚世家曰馬殷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策府梁太祖拜殷天策上將軍 張台曰馬氏錢也 董道曰馬殷據湖南八州地建天策府因鑄天策府寶 余按此錢文曰天策府寶徑寸七分重三十銖二參銅質渾重字文明坦史氏失其傳張董之說當有

所悉也



右吳越錢 十國紀年吳越史曰周顯德四年正月忠懿王叔始議鑄錢 余按十國紀年云晉開運三年忠獻王宏佐嘗議鑄鐵錢衙內都虞候宏億上疏以為不可王從之至忠懿王復議鑄錢則是錢制行矣



右鉛錢 十國紀年閩史曰王審知為閩王梁貞明元年汀州寧化縣出鉛置鉛場二年鑄鉛錢與銅錢並行



右鐵錢 陶岳貨泉錄曰王審知鑄大鐵錢闊寸餘甚重亦以開元通寶為文仍以五百文為質俗謂之錢與銅錢並行

泉志卷五

照廣開



右永隆錢 五代史閩世家曰王延義立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 十國紀年閩史曰王延義永隆四年八月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余按此錢徑寸四分重十銖三參文曰永隆通寶字文夷漫製作不精以銅為之五代史不載錢文十國史又遺銅品此錢計當時所鑄





右天德錢 十國紀年開史曰王延政天德二年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 董道曰建州王氏錢面文天德重寶背文穿上有殷字 余按王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故幕文為殷字通寶重寶之異亦當時鑄此二品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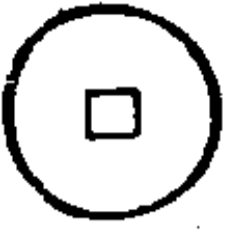
泉志卷五

七

照贖圖



右大興錢 董道曰張台云馮洪所鑄



右土錢 五代史雜傳曰劉仁恭令燕人用瑾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 宋白續通典曰劉仁恭造泥錢號為山庫 隋岳貨泉錄曰劉仁恭下令境內以泥為錢以膠泥固濟而鍛之大抵類堯樣度羅幽



右應天錢 董道曰幽州劉守光錢而文曰應天元寶背文曰萬



泉志卷之五

泉志

泉志卷五

泉志卷之六

不知年代品上



右平當錢 徑九分重三銖肉郭夷坦當字湮漫或云漢代所鑄



右四出錢 徑寸一分重三銖六參面背文皆四出字

泉志卷六

照贖圖

蓋漫昧大泉五十本王莽所鑄初無四出之就又有背文為北斗七星者 此錢見 奇品



右大泉五銖錢 顧烜曰七種異錢今世見有 張台曰在顧氏所見七種異錢之內大小輕重未聞



右雙五五銖錢 徑八分重二銖四參五字連綴肉郭



右大泉錢



右左右五銖錢 余按此錢形製麻薄面文曰五銖肉漫好潤僅有輪郭背文亦曰五銖肉郭夷坦倒置其字徑寸重二銖三參又一品面文曰五銖幕文以五銖字

泉志卷六

二

照贖圖



上下之徑七分重二銖四參余按五銖沿漢迄隋因革不一品目尤夥文四出謂之角錢去肉郭謂之女錢狹小其制謂之雅錢三面無郭謂之白錢有反其文名傳形者有輪郭去盡名對文者有上下其字名奇品者以至赤側當兩鵝眼目四柱兩柱之類文皆五銖外建龜茲疎勒亦倣此制諸譜載之甚備獨此未之著昧子濟樞密嗜古嘗獲此錢號曰左右五銖錢計以意因之也



右太元貨泉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七分半重四銖其女上曰太下曰元右曰貨左曰泉太元則真書貨泉則小篆形製不至佳



右通行貨泉錢 余按此錢徑八分半重二銖七參銅質簡古字含八分體背文穿上有月形

泉志卷六

三

照廣開

右兩銖錢 顧烜曰劉氏錢志所載奇異稀有原始未聞



右續銖錢 舊譜曰形製頗類五銖面文無好郭其文右曰續左曰銖



右兩柱錢 隋書食貨志曰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但兩柱重而鵝眼輕 余按隋志但云梁末有是二錢初不謂鑄于梁如鵝眼錢乃宋景和中所鑄李孝美俱以為梁錢非也



泉志卷六

四

照廣開

右女錢 隋書食貨志曰梁武帝鑄五銖錢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五銖女錢太平百錢五銖雅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頗下詔書非新鑄一種之錢並不許用 顧烜曰徑一寸重五銖文曰五銖無輪郭今京師及諸郡縣亦通用焉 余按此錢謂之五銖女錢梁武新鑄亦曰女錢蓋梁之前已有女錢矣



右雅錢 隋書食貨志曰梁初古錢有五銖雅錢 顧烜曰徑八分半重四銖文曰五銖源流出於五銖但稍狹小今東境謂為雅錢三吳皆用之小者至徑六分重二銖半世有射雉戲用此錢也



右對文錢 隋書食貨志曰梁初古錢有五銖對文等號 顧烜曰對文錢剪五銖之所成也民利古錢多銅剪鑿取其輪郭所餘甚輕小今世行之其源始未聞也

泉志卷六

五

照廣開



右五朱錢 顧烜曰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出雅錢但稍遷異以銖為朱三吳屬縣行之亦差少張台曰今所見朱字錢自有兩般字狀者有內郭字者者狀如半兩自徑七分至五分無重三銖半者其輕有五乘者近華山有人掘得數斗錢皆徑四分好亦二分已上周廻皆無錯處其文只有半王字仍未成就此則五朱之漸也 余按此錢徑七分重二銖一參制作簡古銅質純青背文坦平外輪有緣今世尚有之



右定平錢 隋書食貨志曰梁武帝時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定平一百 顧烜曰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百三吳屬縣行之 余按此錢今世尚有之



右傳形半兩錢 字文坦明背面皆無輪郭徑八分重二銖一參

泉志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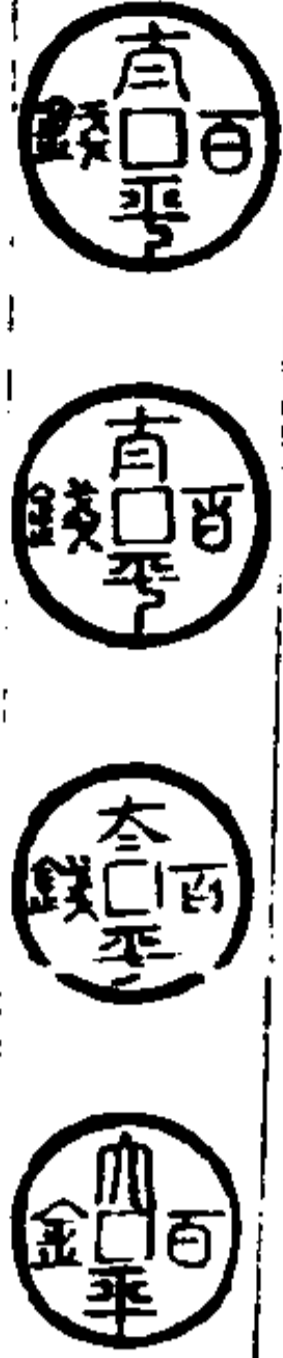
六

照廣開

泉志卷之六



不知年代品下



右太平錢 隋書食貨志曰梁武帝時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太平百錢 顧烜曰太平四文錢三種並徑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有今古之殊並曰太平百錢其小者至徑七八分重一銖半文字不異 舊譜曰錢有三種大篆小篆隸書文皆曰太平百錢但字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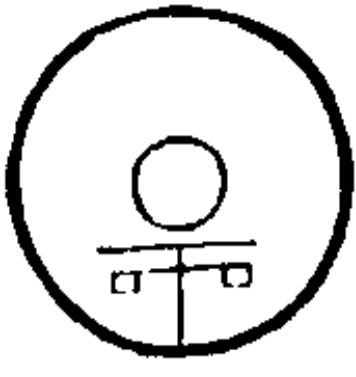
泉志卷七

古今形有大小又有水波文及龜背者 見奇 余按此錢又有一種其字含篆隸體錢字漫滅徑九分重二銖七



右兩背錢 敦素曰此錢重四銖徑一寸三分微有外輪背無好郭其文篆書右曰兩左曰背形質大抵似半兩制作古異源流莫知按禮記鄭元注云八兩為鎰據其輕重非如其文然左邊之字不當為鎰但未識耳

董道曰考字書無背字又不與篆台按釋其觀書曰割愛辭親披繪剪髮乃知此自梵書中出其以精為首又省文也此錢疑在南梁北齊間 余按此錢今世所見者形質與唐字文著明背內好背無輪郭徑寸二分重四銖三參背字與諸譜不同制度亦小今兩存之



右一文錢 敦素曰徑寸五分重七銖中穿正圓內外

並無輪郭有如半兩之狀一面有字 蓋其纖利 李孝美曰此錢銅色純赤今世甚多流俗號為鑲子錢豈非以錢文類鑲形耶 舊譜謂之一文審求其義了不可得然未知何所稽也 董道曰考古文此字為巨泉蓋圖錢也



右四曲文錢 舊譜曰形製類半兩肉好無輪郭面有

四曲文外向有二字右類文字左不可識



右永光錢 徐氏曰文曰永光



右五金錢 徐氏曰文曰五金 余按此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字文明澈製作甚精

泉志卷七



右大朝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五分重十五銖其文真書曰大朝金合肉好背面皆有周郭 或云是外國鑄



右天鎮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八分重四銖六參文曰天鎮福寶背文有一黎字在穿上字體形製與石晉天

福錢殊不相侔今世所見至多 董道曰天福石晉年號當時所鑄自有天福鎮寶錢文見晉氏舊史 余按此錢面文湮沒存于今甚多董氏以為見之晉史今無其書可考矣



右萬歲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二分重十三銖面文繆篆曰皇帝萬歲背文繆篆曰忠孝傳家肉好皆有

泉志卷七



右大興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八分重四銖面文曰大興平寶復有一丁字在背文穿上 余按此錢今世至多背文丁字不常其處或在穿上或在穿下



右太平錢 余按此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文曰太平通寶倒置通寶字千字疑當作平歲久漫滅爾背文有一丁字在通字之背製作字體尙大興平寶錢



右天感錢 余按此錢文曰天感元寶大小二品字書道勁頑歲獲此等選之大小輕重莫詳 疑外國所鑄



右古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一分重十銖面有兩字不可識肉好皆有周郭皆夷漫如半兩狀





右古文錢徑一寸重四銖五參背文夷漫面肉坦平微有輪郭類圓法



右三字錢徑寸一分重三銖三參面背肉形皆平外無周郭製作簡古字畫夷漫巨辨亦圓法別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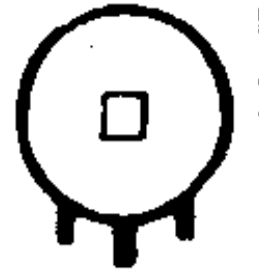
右千字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六分重十銖面文右邊有一千字體如遼錢疑其同出而未得依據肉好皆有周郭背文亦如半兩



右太興錢 董道曰文曰太興平寶疑五代僭偽之所鑄

泉志卷七

六 照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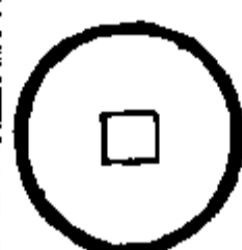


右黃河錢 舊唐書曰元和元年靈武李樂奏黃河岸塌處得古錢三千三百其錢形小方孔三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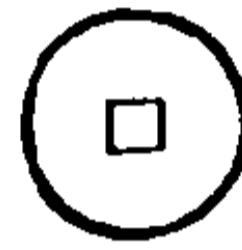
泉志卷之七

泉志卷之八

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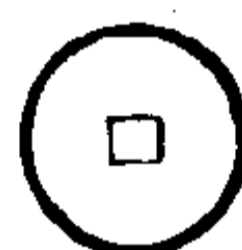
右天帝錢 宗懔荆楚歲時記曰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中 晉書天文志曰北落師門西北有十星曰天錢



泉志卷八

照贖圖

右寶錢 頂生經曰其王是漫陁多王頂上而生後為輪王以福力故天雨寶錢滿國皆富



右咸陽錢 任昉述異記曰周成王時咸陽雨錢終日不絕



右金五銖錢 任昉述異記曰漢世潁川民家雨金五銖錢

銖錢



右五銖錢 任昉述異志曰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既而至地悉為龜兒

泉志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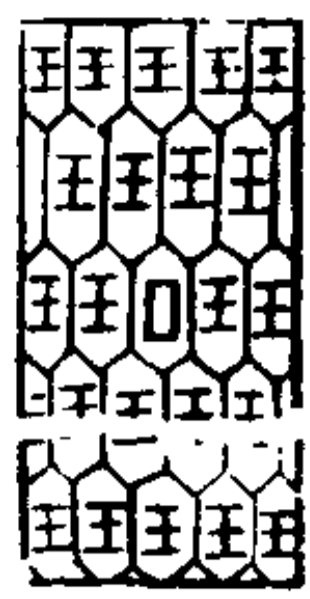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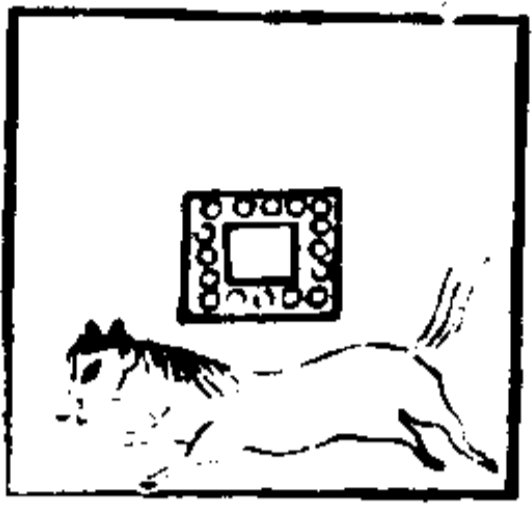
照贖圖

泉志卷之八



泉志卷之九

刀布品



泉志卷九

右白金三品 前漢書食貨志曰武帝又造銀錫白金

如淳曰雜錫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

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其文龍名曰撰直三千

二曰以重羌小方之其馬直五百善為三品比重六兩

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精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精圓而長也音他

果後既盜鑄多又鑄赤灰錢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

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 張湯傳曰山東水旱

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五銖

錢籠天下鹽鐵 史記索隱曰白金三品其一龍文隱

起肉好皆圓又作雲霞之象其二肉好皆方隱起馬形

在好之下又有連珠文者其三肉圓好方皆為隱起龜

甲文



右契刀 前漢食貨志曰王莽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

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荀悅漢紀曰居攝二

年夏四月更造契刀一直五百與五銖並行 張晏曰

泉志

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 顧烜曰契刀五百

非勒刀為此四字刀上但有契刀二字而直五百 張

台曰台有此錢但薄于錯刀柄上文曰五百張顧二說

並未見有柄者其文鋪成若錯刀之陷金也 李孝美

曰嘗得此錢其形製正如張台所說但其文鑄成非陷

金也且食貨志曰錯刀以黃金錯其文則此非陷金

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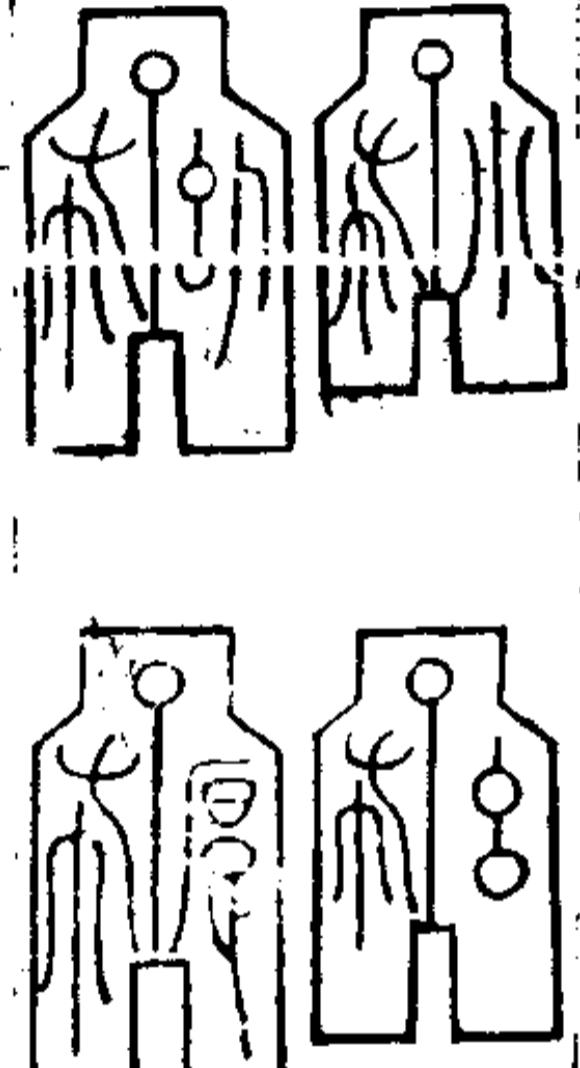
右漢刀 前漢食貨志曰王莽以黃金錯其文曰一

直五千 荀悅漢紀曰居攝二年夏四月更造錯刀一

直五千與五銖並行 張晏曰刻之作字以黃金填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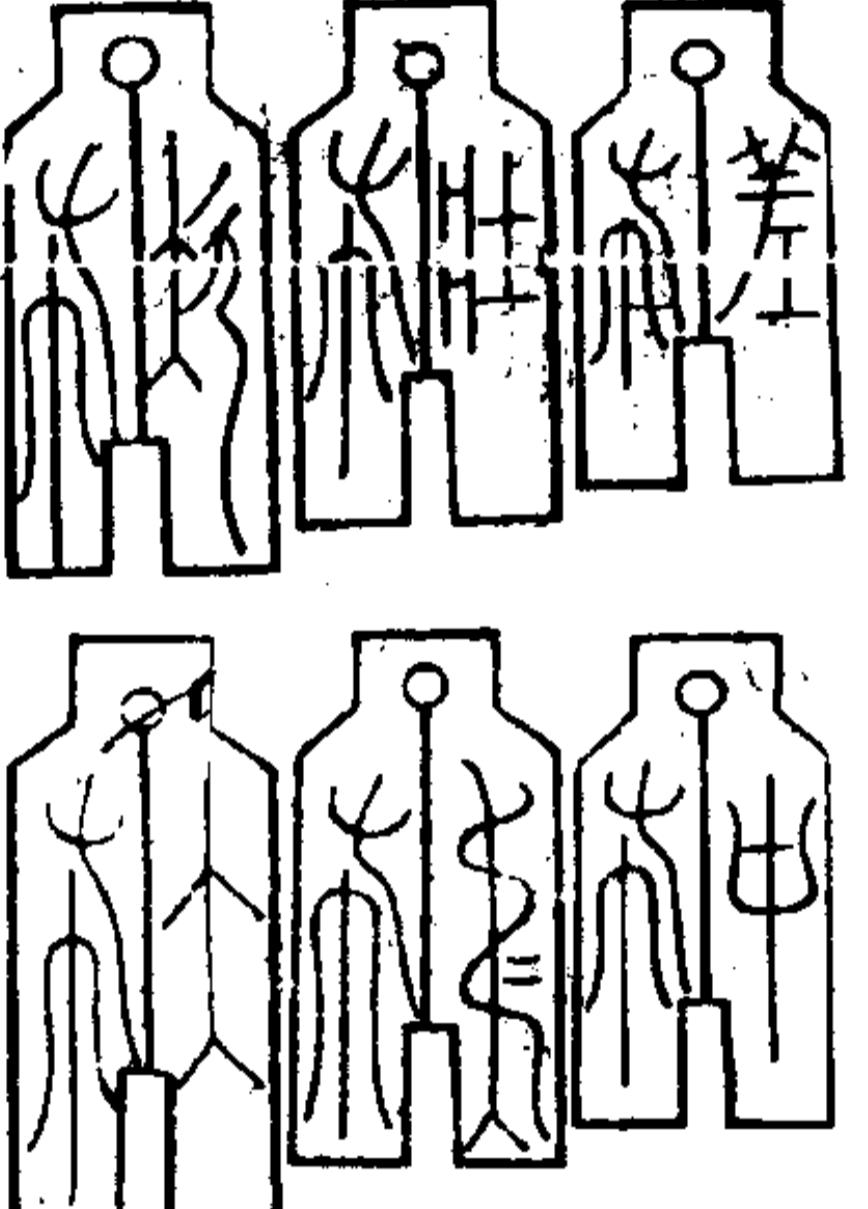
文上曰一下曰刀 張台曰台有此錢如此圖樣 李

孝美曰此錢今世猶多或有無刀者



泉志卷九

照漢圖



右十布 前漢書食貨志曰王莽鑄大布次布第布壯

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

五銖文曰小布直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



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

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

泉志卷九

照漢圖

張台曰此布如今最多而易得以今尺量之得寸九分



顧烜曰莽所作錢布皆用銅消以連錫

右大黃布刀 舊譜曰重七銖長二寸三分文曰大黃

布刀 張台曰此亦王莽所鑄文曰大黃布刀莽自言

黃虞之後又改平帝定安大后為黃室主即大黃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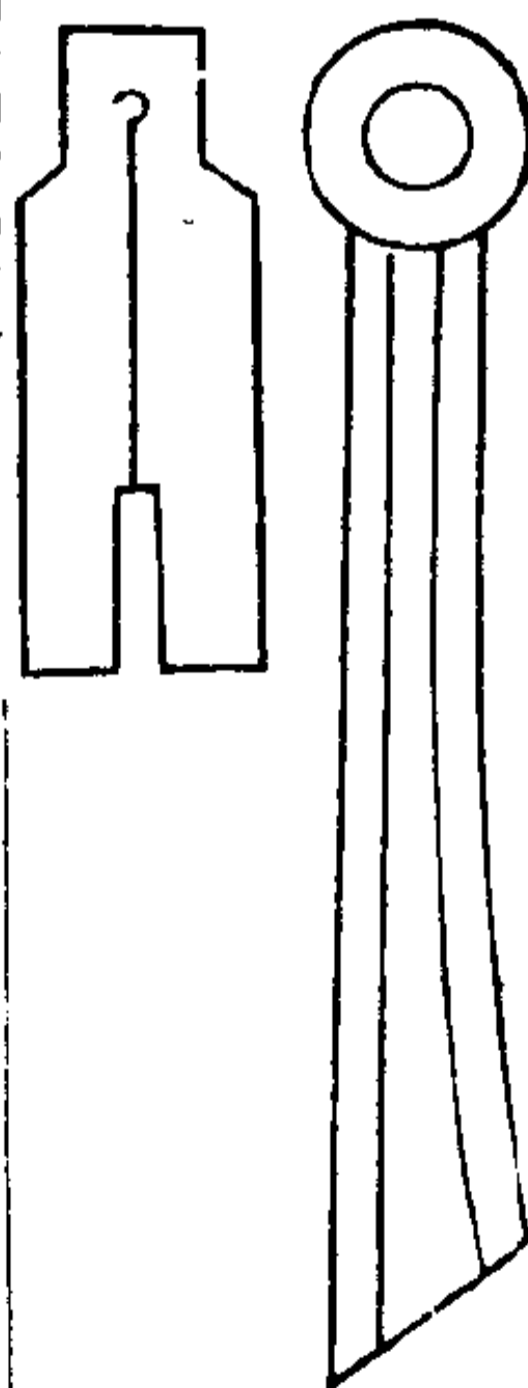
自稱也意者豈非莽之初謂刀布一物後分為二耶

李孝美曰按此製作切類貨布但足外差廣銅色稍赤

耳食貨志與莽傳皆所不載 余按此布今世所存尚

泉志

照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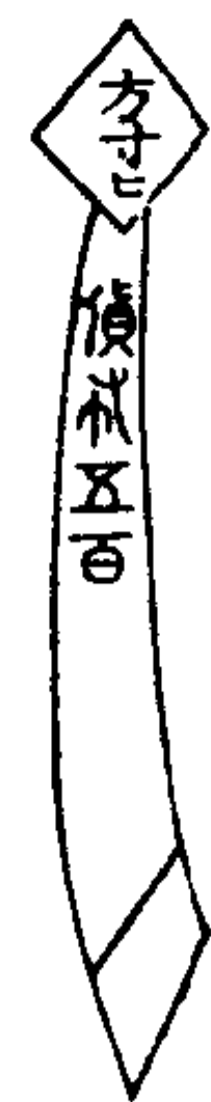
右古刀布 管子曰先王用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

刀布為下幣 李孝美曰按先王刀布文字制度書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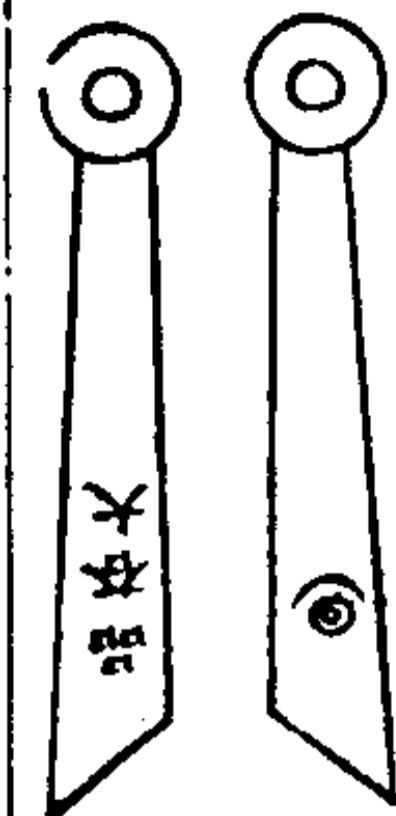
不載然今世所有古刀異布甚多豈非當時所用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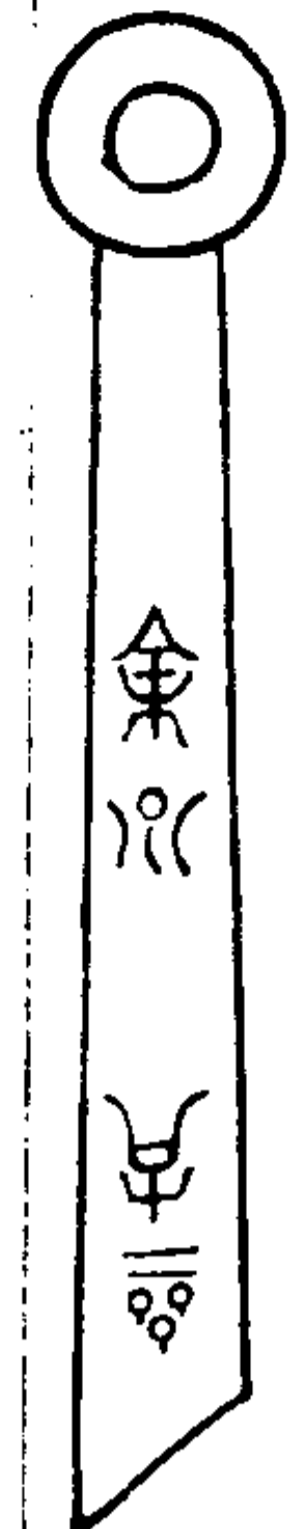
舊譜別作品俱列于后



右蒙城古刀 宣和五年郭恆為亳州蒙城令村人得之田中柄端有方寸七三字彷彿篆書背有方孔不透身形如刀文曰貨布五百疑王莽所鑄



右長平古刀 舊譜曰天寶元年西河郡別駕李幼奇於長平溪澗中所得狀如小刀長二寸四分闊五分柄長二寸闊四分柄端有孔總長四寸七分背面俱有字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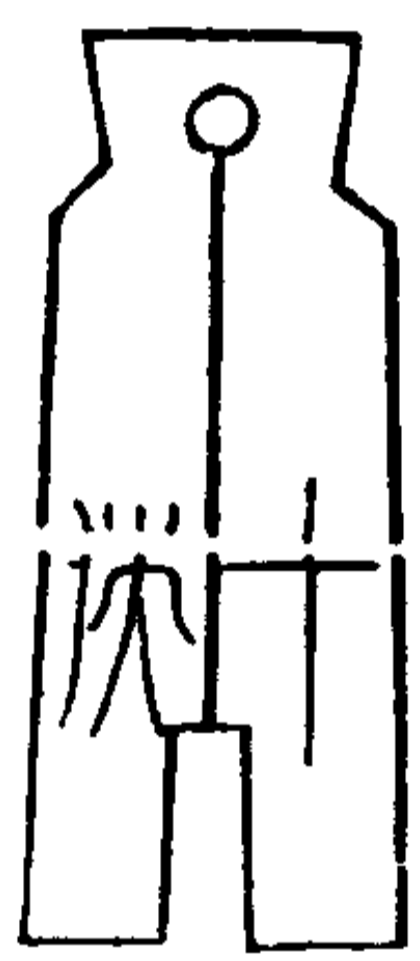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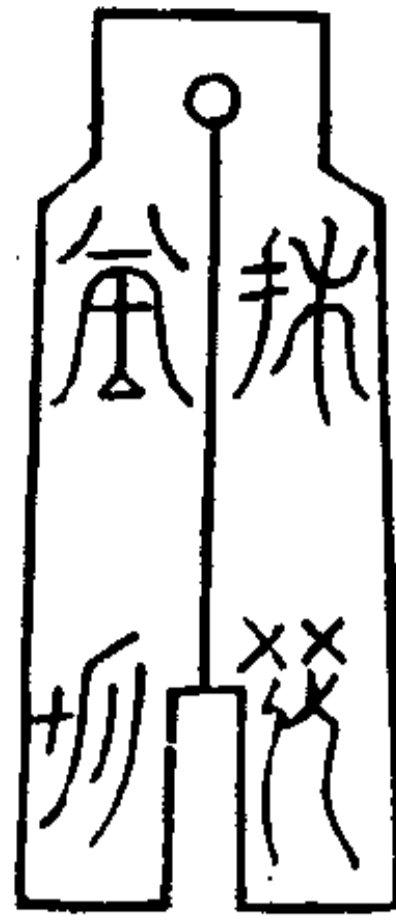
右沂州銀刀 嘉祐雜志曰王公和學士罷沂州得銀刀一有齊大公杏九字九字中闕不相屬刀上又有隱起圓形疑是九府圖法也

泉志卷九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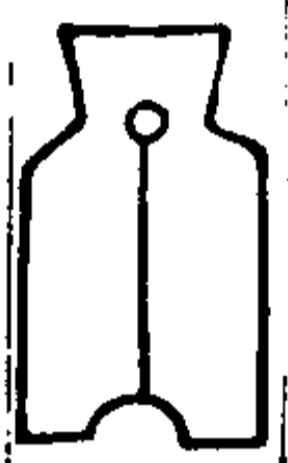
右長平異布 舊譜曰亦幼奇所得也長寸一分下廣九分者長五寸廣五分向上漸闊無好足枝長四分間廣三分面久兩字類科斗書皆有二三道文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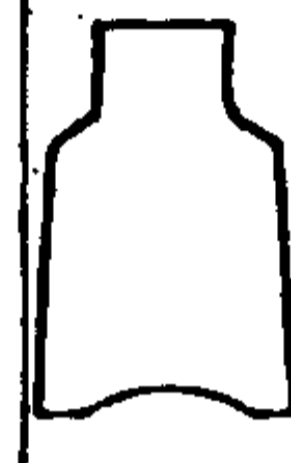
右異布 舊譜曰長四寸一分上廣寸二分下廣寸五分首長六分廣寸好徑五分足枝長寸二分間廣四分重十二銖狀如貨布面文四字背文兩字不可識 李孝美曰按所見古布多矣唯此一品極大而形製特異大黃布刀相似舊譜以謂狀如貨泉有所未盡

泉志卷九

七



右異布 舊譜曰長二寸六分首廣寸六分肉好無輪郭其有亦能足間正圓面文六字背文一字不可識



右異布 舊譜曰長二寸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廣寸七分首廣六分足間廣八分重八銖四傍有郭訛然亦無好面文七字縱橫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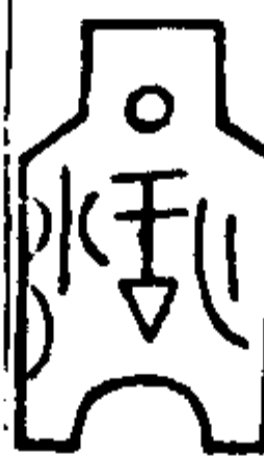


右異布 舊譜曰長二寸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廣寸三分首廣六分足間廣五分重八銖無好及肉郭面文六字不可識 李孝美曰按此與已上二布文字舊譜皆闕



右異布 舊譜曰長寸八分肩廣寸下廣寸一分足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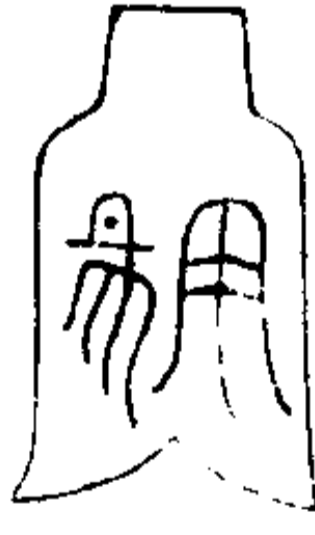
廣五分正圓無好及周郭重十二銖面文五字不可識



右異布 舊譜曰長寸七分肩廣寸足間廣六分有好形製與上布相類面文三字其左邊一字與中心一字亦類上布右邊及中心字而倒正不同亦有無好者



右異布二品 舊譜曰長短廣狹與上二布相似文字



右異布 張台曰長寸七分上肩廣八分足間二分有肉郭面文兩字



右異布 張台曰長寸六分肩廣八分首廣五分足間廣二分重六銖背面然一字面文如日下安又字又兩

泉志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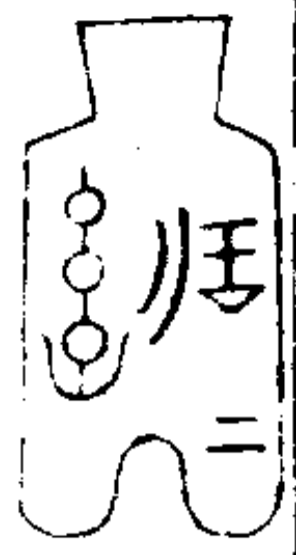
九

畫長短不齊背文如了傍加豎斜畫與上布皆于寶鼎尉王鑄處見之



右異布 張台曰長二寸一分肩廣寸三分首廣九分足枝長六分間廣四分半重二十八銖面文四字有如二字者金邊安瓜者山下安中者兩口相重者背文一字與面文右邊向上者同形質朴厚不曾磨鑿於檢枝脂部李涿處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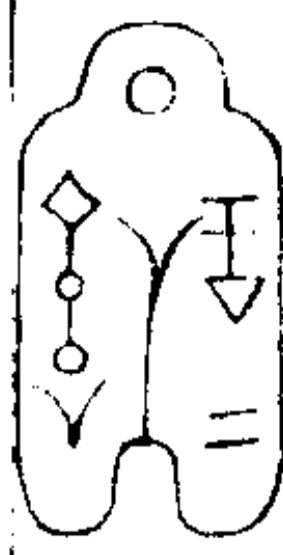


右異布 李孝美曰按此布長短廣狹輕重與上布相類而文六字亦同但倒正相異復無背文耳 余按此布自柄端例讀其文曰安陽之吉貨



右異布 李孝美曰按此布長二寸上廣寸二分下廣寸三分首長七分廣七分足間廣五分正圍背內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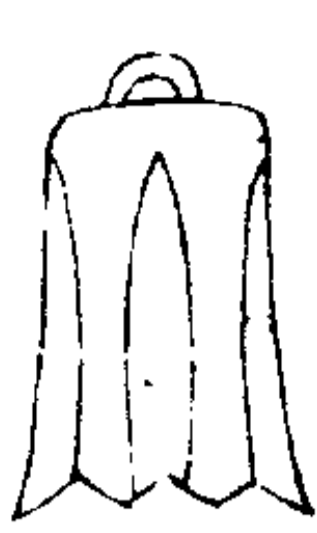
皆有周郭面文六字亦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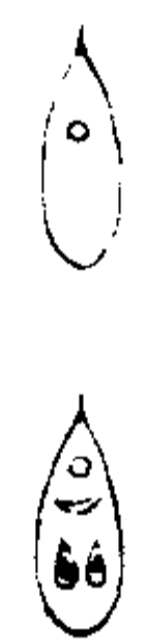
右異布 余按此布長二寸行廣四分首廣六分半足枝長五分間廣四分半重十三銖八參正圍背內肉好皆有周郭面文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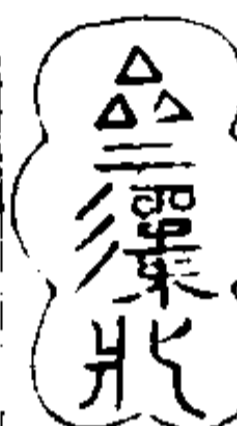
右異布 余按此布長二寸二分有廣四分半首廣八分足枝長五分半間廣如之正圍重十六銖七參面文不可識



右藕心錢 舊譜曰世有此錢其形四方狀如博基長二寸面闊三分當四稜皆上下通闊若藕挺中破狀其上有首形如科槌鼻有孔號為藕心錢



右蟻鼻錢 舊譜曰此錢其形上狹下廣背平面凸起長七分下闊三分上銳處可測一分重十二銖面有文如刻鏤不類字世謂之蟻鼻錢



右舊譜曰咸通八年交海觀察鄭漢章奏百姓於野內掘得古銅片四千九百五十五片詔翰林驗云上有齊歸化二字按其形製及文象外莫之視亦古布流也

泉志卷之九

泉志卷九

泉志卷之十

外國品上



右尉賓國錢 前漢西域傳曰尉賓國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 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作人面目也 北史西域傳曰尉賓國市用錢

泉志卷之十



右烏弋山離國錢 前漢西域傳曰烏弋山離國錢貨與尉賓同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



右安息國錢 史記大宛傳曰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鑄效王面焉 前漢西域傳曰安息國以銀為錢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 余按外國錢文為王面若夫人面多矣而安息國司馬史但云錢如王面班史以為面文為王幕文為夫人二史所載若此姑以司馬氏之說圖之



右大月氏國錢 前漢西域傳曰安息國以銀為錢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大月氏國錢貨與

泉志卷之十

泉志卷十



安息同



右泥婆羅國錢 舊唐書西域傳曰泥婆羅國以銅為錢面文為人背文為馬牛不穿孔 新唐書西域傳曰泥婆羅國鑄銅為錢面文人形背牛馬形



右何國錢 徐氏曰以銀為之徑寸五釐不開孔面為人面背為草木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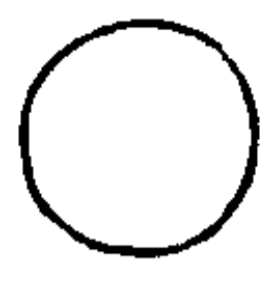


右康國錢 徐氏曰以銀為之徑九分不開孔背面皆作人面而文側而背文正面文繞以連珠之狀 舊唐書西域傳曰康國生子必以膠置掌內欲其成長掌中持錢如膠之黏物

泉志卷十

三

照廣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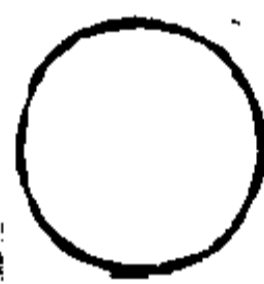


右拔汗國錢 徐氏曰以金為之徑七分五釐無文字又一種有三旋文並不開孔



右條支國錢 樂史太平寰宇記曰條支國市列錢貨

其錢獨文為人幕為騎馬



右拂菻國錢 神宗國史曰拂菻國歷代朝貢不至熙寧四年其王滅伊靈改撒始來貢交易為金銀錢無孔面鑿彌勒佛背國王名



右大食國錢 廣州記曰生金出大食國彼方出金最多凡諸貨易並使金錢 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大食國以金錢銀錢各千文入貢 余按此錢以金為之而文象形形製甚小余至南海曾見之

泉志卷十

四

照廣閣

泉志卷之十

泉志卷之十一

外國品中



右因暹國錢 王子年拾遺記曰因暹國在西域之北晉武帝時獻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 寶楨記曰晉太康中因暹國進玉錢千緡其形如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文 余按此錢二書所載皆同李孝美以天壽為壽昌以環為刀環又云出拾遺記豈亥豕之訛耶

泉志卷十一

照廣閣



右和同錢



右神功錢



右萬年錢



右隆平錢 舊譜曰日本國錢四品並徑寸重五銖其文隸書一曰和同開珍二曰神功開珍三曰萬年通寶四曰隆平永寶其國延歷中鑄

照廣閣





右乾元錢 國朝會要云太平興國九年本國僧裔然等浮海而至云其國用銅錢文曰乾元寶



右屋狀國錢 徐氏曰徑七分厚薄肉好不異中夏敦素曰字若梵書不可復識



右疎勒國錢



右龜茲國錢 徐氏曰龜茲疎勒國即五銖也大九分一面文 敦素曰按二國獨用者昔西涼張軌用之此二國地接涼境豈非張氏之遺制乎 唐書西域傳曰

慈嶺以東俗喜淫寵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 樂史太平寰宇記曰龜茲國賦稅准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

余按二書所載則龜茲用錢審矣徐氏五銖之說未如何據耶



右吐蕃國錢 敦素曰此錢徑寸重五銖肉好精巧不減中國以銅爲之皆胡字不可識背文如開元錢有甲

文詢于衆人謂之胡錢 徐氏曰按屋狀與此相類但較三分之一小耳 張台曰按言胡錢者非了絕大抵西

北諸國通曰胡近有吐蕃使來即將此錢去是吐蕃錢即非止屋狀與胡也



右倭國錢 贊寧傳載曰倭國在東海中正朔一同中夏年號天慶天歷其國用錢文曰延喜通寶



右梵字錢 余按此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銅色純赤

文不可辨大抵類屋狀吐蕃錢



右契丹國天贊錢 五代史四夷附錄曰契丹主阿保機僭號名年曰天贊 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六參

文曰天贊通寶



右應重錢 董道曰北虜錢文曰應重寶 趙至忠虜庭雜記曰僞穆宗德光之子改元應重



右重熙錢 趙至忠虜庭雜記曰聖宗卒少主宗真立改元景福一年又改重熙 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

文曰重熙通寶



右清寧錢 陳昉虜庭須知曰契丹主洪基改元清寧

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文曰清寧通寶



右大康錢 徐兢高麗圖經曰契丹咸雍十年改大康至十年改元大安 余按此錢有二品並徑九分重二銖四參以大康通寶大康元寶爲文



右大安錢 李季與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主天祐年號大安 余按此錢徑八分重二銖八參文曰大安元寶今世多有



右壽昌錢 李季與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 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壽昌



右乾統錢 北遼通書曰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爲乾統 余按此錢徑寸重三銖二參文曰乾統元寶



右天慶錢 李季與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天慶 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天慶元寶自天贊錢以下九品皆契丹年號計當時所鑄考之虜庭雜紀曰景宗朝置鑄錢院年額五百貫則契丹錢錢舊矣



右千秋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三分文曰千秋萬歲今甚易得蓋常歲虜使入貢人多博易得耳 蓋道曰遠國錢蓋近世所為



右海東三錢 余按雜林類事云高麗所鑄有通寶重寶之文今世所見凡三種通寶錢有二兼字及真行體

泉志卷十一

七

照贖圖

重寶篆文製作頗精並徑九分重三銖六參



右三韓錢 孫穆雜林類事曰高麗倣本朝鑄錢以錢交易但其國人與海賈未以為便其錢規模與中國同皆以海東通寶或海東重寶三韓通寶為記 徐兢高麗圖經曰廣化門東南即鑄錢監他貨皆以物交易唯市藥則間以錢賈



右東國錢 余按此錢徑寸重二銖四參文曰東國通寶輪郭渾厚字畫明坦計高麗所鑄



右閩婆國梵書錢 三朝國史曰閩婆國在南海中其國銀葉為錢博易自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錢諸蕃風俗去其國以銅銀錫鉞鎗雜鑄為錢其錢六十四箇

八

照贖圖

為一兩 余按此錢甚小而薄面背無梵書無穿孔背形微斂錢質不可辨當是雜鉛錫或銀為之其國一當五十或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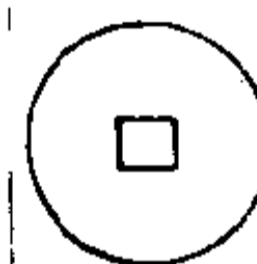


右交趾國黎字錢 國朝會要云秘書丞朱正臣言前通判廣州竊見番商多往交州買市齋黎字及砂鐵錢至州頗素中國之法

泉志卷之十一

泉志卷之十二

外國品下



右大秦國錢 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一名犁鞞國以金銀為錢銀錢十常金錢一 隋書食貨志曰後周武帝時梁益之境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官不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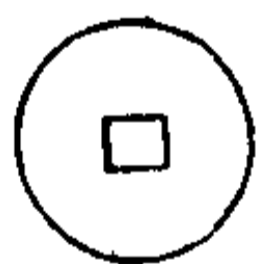
泉志卷十二

照贖圖

右三佛齊國錢 諸蕃風俗云在廣州正南其國用金銀銅錫合鑄為錢



右佛泥國錢 諸蕃風俗云在廣州東南其國用銅鎗銀雜鑄為錢



右東沃沮國錢 魏志東夷傳曰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 魏畧曰其國嫁娶之法女家資錢錢畢乃復還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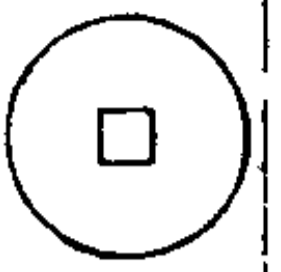
右新羅國錢 傳燈錄曰城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

泉志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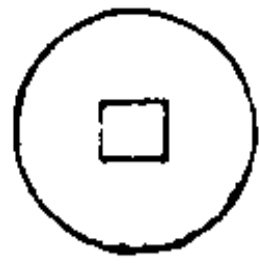
照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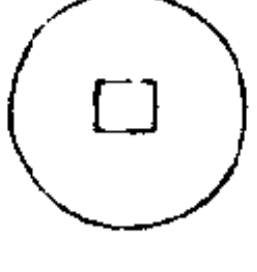
右高昌國錢 後周書異域傳曰高昌賦稅計田輸銀錢



右波斯國錢 後周書異域傳曰波斯賦稅准地輸銀錢 隋書西域傳曰波斯國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 新唐書西域傳曰波斯國倫者輸銀錢 余按地



賦口筭盜罰當是三種諸史互舉其一何也又按西域記云波斯國舊曰波斯貨用大銀錢戶課賦稅入四銀錢然則波斯波斯一也唐史云波斯居達過水又于他國旁出云波斯治蘇刺薩倘那城賦稅口出四銀錢二書所載口稅同而史氏不於波斯國表見豈誤以為二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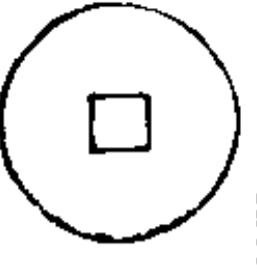
右女國錢 隋書西域傳曰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女王

泉志卷十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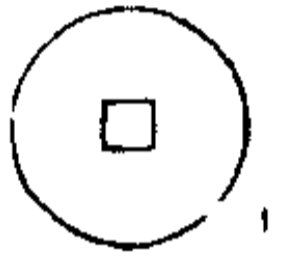
照曠開

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 唐書西域傳曰東女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王故稱東別之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二立之次為小王王死因以為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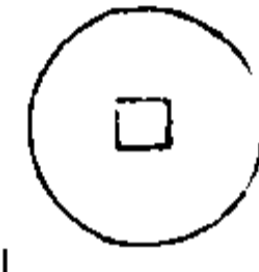


右大月氏國錢 通典云大月氏國在大宛西錢貨與安息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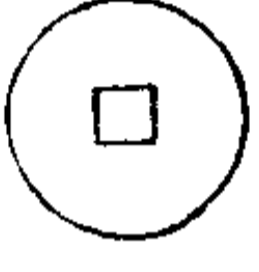
右小月氏國錢 北史西域傳曰小月氏國以金銀錢為貨



右中天竺國錢 舊唐書西戎傳曰中天竺國謀反者幽殺之小犯罰錢以贖罪 新唐書西域傳曰中天竺小罪贖錢 西域記曰天竺之稱舊云身毒其貨用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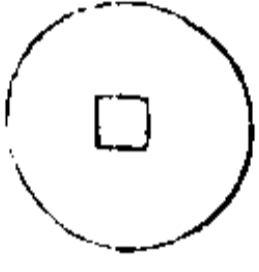
錢銀錢貝珠小珠 四分律曰西方錢有銅錢白鉛錫樹膠皮木金銀銖等錢形亦不同有如玉面方圓長短等錢不同字亦隨時處 三朝國史曰天竺國舊名身毒市易用銅錢有文漫圓徑如中國之制但實其中心不穿貫耳



右于闐國錢 唐書西域傳曰葱嶺以東俗喜淫靡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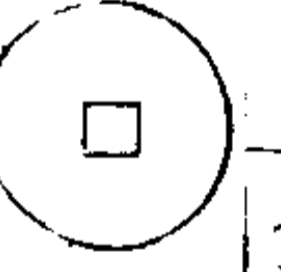
右投和國錢 唐書南蠻傳曰投和在真臘南銀作錢類榆莢盜鑄者截手 樂史太平寰宇記曰投和國其市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私鑄者截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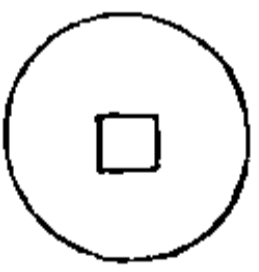
右阿耨國錢 西域記曰阿耨尼國貨用金銀錢銀小銅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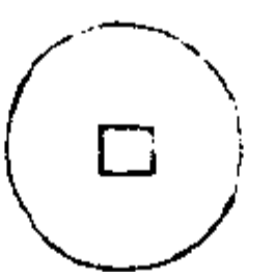
右屈支國錢 西域記曰屈支國貨用金銀錢小銅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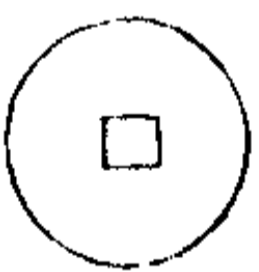
右觀貨邏國錢 西域記曰觀貨邏國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諸國



右梵衍那國錢 西域記曰梵衍那國貨幣之用同觀貨邏國



右迦畢試國錢 西域記曰迦畢試國貨用金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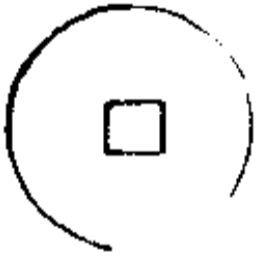


泉志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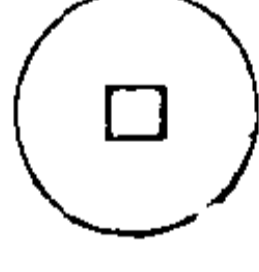
六

照曠開

右那揭羅曷國錢 西域記曰那揭羅曷國昔如來在世之時牧牛之士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又云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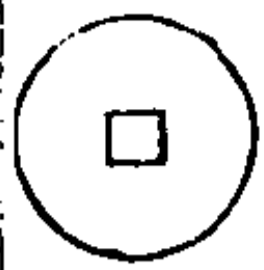


右健駄邏國錢 西域記曰健駄邏國有貧士得一金錢願造佛像酬工尚少復有一人持一金錢求畫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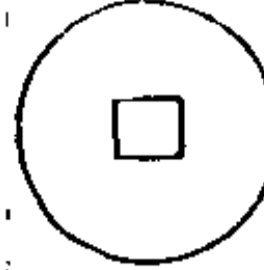
畫工是時受二人錢共畫一像



右室邏伐悉底國錢 西域記曰室邏伐悉底國王威

風遠洽臣請印度日以五億金錢周給貧窶一使人刺

髮輒賜一億金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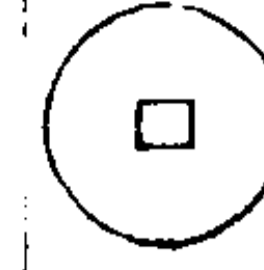


右羯若鞠闐國錢 西域記曰羯若鞠闐國有佛牙長

泉志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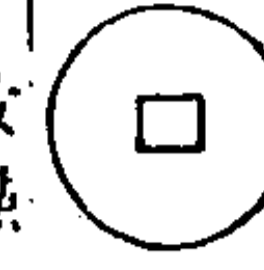
餘寸半士庶瞻仰監守者繁其喧雜權立重稅欲見佛

牙輪大金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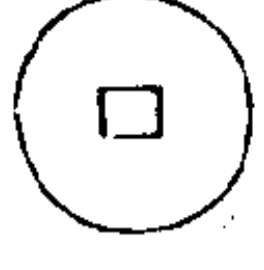
右鉢邏那伽國錢 西域記曰鉢邏那伽國城中有天

祠靈異多端衆生於此祠捨一錢功驗他所施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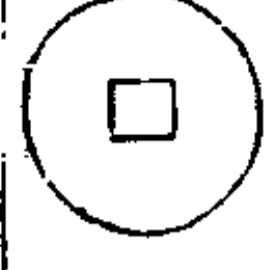
右婆羅痾斯國錢 西域記曰婆羅痾斯國有隱

士遇一人悲號逐路以五百金錢遺之



右尼波羅國錢 西域記曰尼波羅國出赤銅貨用赤

銅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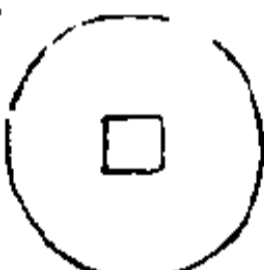


右摩揭陀國錢 西域記曰摩揭陀國有伽藍其地本

庵沒羅國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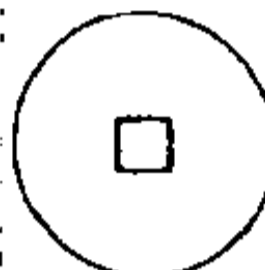
照廣開



右伊爛拏鉢代多國錢 西域記曰伊爛拏鉢代多國

昔一長者晚有繼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一百億因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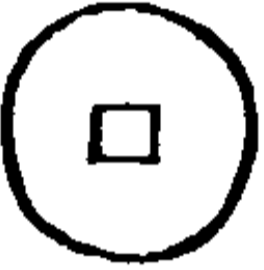
其子問二百億



右橋薩羅國錢 西域記曰橋薩羅國王爲龍猛菩薩

鑿山建立伽藍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那金錢拘那者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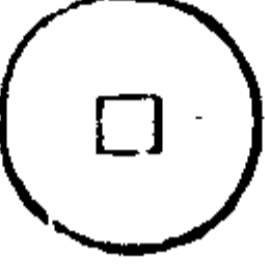
言億



右摩突羅國錢 阿育王傳曰摩突羅國有長者出錢

於山中作精舍又有一長者錢財衰耗唯百五舊金錢

在詣尊者多所而求出家



右乾陀越國錢 阿育王傳曰阿育王王華氏城號阿

泉志卷十二

恕伽轉輪聖王持一金錢布施此塔王有宮婢得一銅

錢以施求僧後生王宮掌中有一大金錢隨取隨生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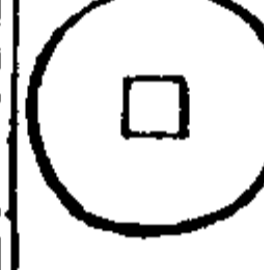
又遍行勸索欲用作福到一貧家夫婦二人詣富家賈

七枚金錢與勸化者 余按阿育王乃頻婆娑羅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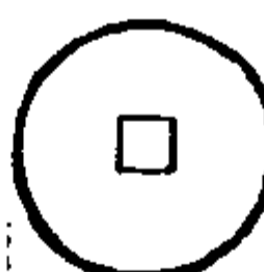
後裔頻頭沙羅王之子其傳不載國名考之阿育王息

懷目因緣經云乾陀越國樂如天宮聖王阿育於中綏

化則知其國爲乾陀越矣



右杜薄國錢 樂史太平寰宇記曰杜薄國出金以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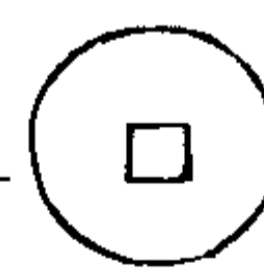


爲錢

右康居國錢 韋節西蕃記曰康居國以六月一日爲

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

罷日置一金錢于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爲王



泉志卷十二

右末祿國錢 杜暹經行記曰末祿國在惡梅國西南

市屬正平其佑銀錢



右軒梁國錢 樂史太平寰宇記曰軒梁國幣貨畧同

三童國 張騫出關志曰凡諸國幣貨多用蕉越犀象

作金幣率象國工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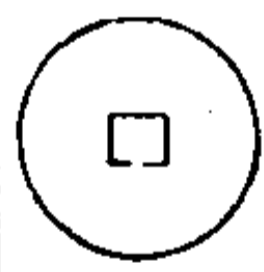
用國王之面女人交易則用王后之面王死則更鑄



右三童國錢 樂史太平寰宇記曰三童國作金幣率

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

面婦人用王后之面王死則更鑄



右阿鈞康國錢 後魏書西域傳曰阿鈞康國市用錢

爲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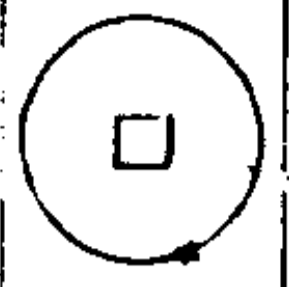
泉志卷十二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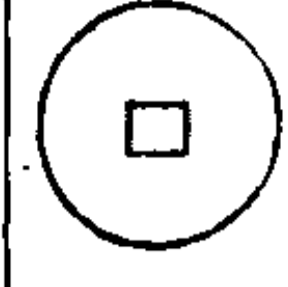
照廣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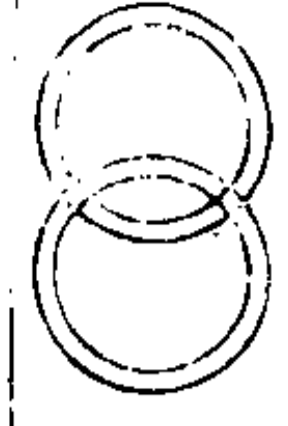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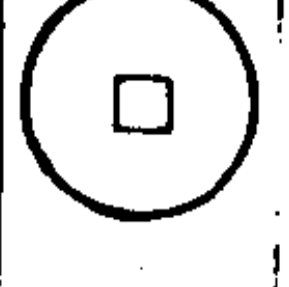
右舍衛國錢 四分律曰佛在舍衛國時舍衛國中諸長者集會先有制其有不至者罰錢五百



右層檀國錢 神宗國史曰層檀國交易用錢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銀加一分禁私鑄



右裸人國錢 義楚釋氏六帖云寄歸傳曰裸人國以藤竹器易鉄或用寶貝或用金銀錢



右碎葉鐵國錢 徐氏曰寶鐵作之形如兩銀相連枚各圍寸九分聖歷中御史封思業使西域監斬叛突厥阿悉結薄露大足中還雜陽得西域諸國錢此與何國以下六品並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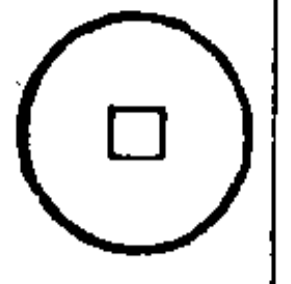
泉志卷十二

照曠開

右驃國錢 唐書南蠻傳曰驃古朱波也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 樊綽雲南志曰驃國用銀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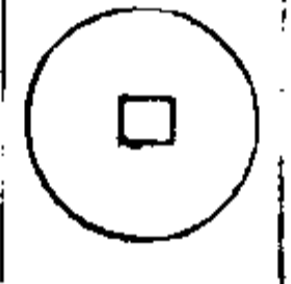


右巴氏錢 後漢南蠻傳曰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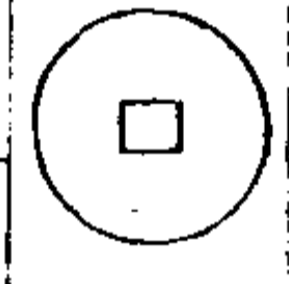


泉志

蠻夷君長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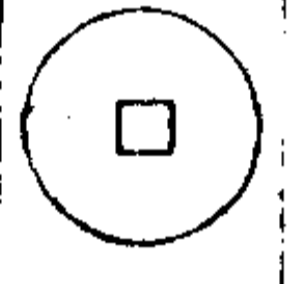
右倭錢 後漢南蠻傳曰秦昭襄王時有巴郡間中夷人能作白弩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乃刻石盟夷人傷人者論殺人得以倭錢贖死



泉志卷十二

照曠開

右寶錢 後漢南蠻傳曰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 余按巴氏錢以下三品皆夷人部落臣屬中國故輸租受律以其本夷人而後漢總之南蠻故係外國品也



右沙州玉錢 張台曰大中十有一年河西節度使張議譚進玉錢一枚時不宜下其文字輕重世莫得而聞

也議譚本吐蕃別部以沙州歸國遂以沙州為河西軍拜議譚為節度使以統其部落以其本番部故附外國品末

泉志卷十二

泉志卷十二

照曠開



奇品



右臺主衣庫錢 顧烜曰中王之錢臺主衣庫今有此

泉志卷十三

錢徑四寸重八兩面文曰中王之錢背文曰五銖七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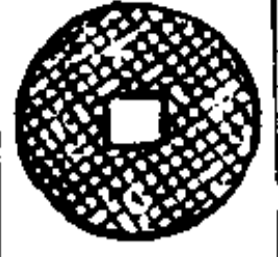
舊譜曰徑四寸重八兩面文曰中王之錢背文曰五

銖七千 敦素曰所謂記字者古萬字也此錢錢中最

大蓋謂一當五銖之千萬固嘗讀其面文為錢中之王

背文為五銖千萬于理為勝 封氏曰面為隸書背為

篆書



右羅紋錢



右翅紋錢 顧烜曰二錢臺主衣庫今有



右北斗錢 舊譜曰文曰大泉五十背為北斗之狀



右軒轅錢 顧烜曰今有此錢徑一寸重五銖面文為

北斗軒轅之象背文為矛盾龍鳳之形謂之北斗星錢

張台曰唐太宗與建國功臣於禁中馳騎射軒轅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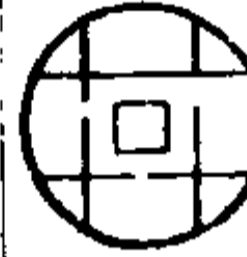
孔即此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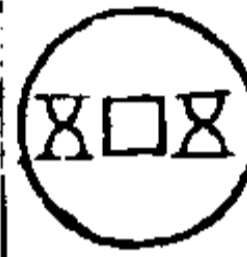
右炳文錢



右日月錢



右井文錢



右雙五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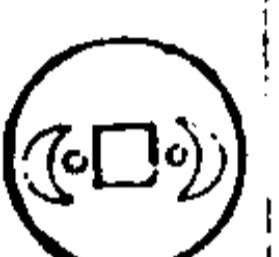


泉志卷十三

右雙十錢 顧烜曰五錢並奇異今世見有 余按顧

氏所見異錢本七種舊譜移太和五銖入正用品大泉

五銖入不知年代品



右星月錢



右四五錢 余按此錢顧烜所載四傍皆篆書五字畫

道謂之四五錢李孝美乃以五銖字上下之與舊說抵



右八星錢 顧烜曰三錢劉氏錢志所載並未見奇異

稀有原始未聞 余按顧氏所載本四種舊譜移兩銖

八不知年代品



泉志卷十三

右鯨文錢 張台曰肉好背面皆有周郭一面有雙魚

宛轉之文



右兔犬錢 舊譜曰此錢形甚瑰麗面作兔犬之文上

兔下大而無文字



右明月錢 徐氏曰此錢文曰明月 余按此錢徑九

分重四銖二參製作鑿薄形質簡古外無輪郭背文明

澈舊譜所圖與此小異又不載輕重大小計得其名而

未見之也



右四神錢 舊譜曰肉好背面皆有周郭並作青龍白

虎朱雀元武之狀亦有一面者大者徑寸八分重三兩





右萬國錢 余按此錢徑寸六分重十三銖面文平地作水文一字類梵書不可識或云日字背文為星官月兔雲鶴龜形慶善郎中守儀真得之郡國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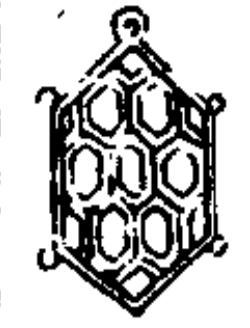


右龍文錢 敦素曰徑九分重三銖兩傍有文如日月皆不可識制作肉好者如半兩 張台日以喻石為之非銅也



右三雀錢 舊譜曰徑寸三分重十銖背文上皆作三雀銜花相面文曰五行大布背文有野草開花之狀

泉志卷十三



右龜背錢 顧烜曰四文龜背錢今有此錢徑一寸重六銖文曰太平百錢背文隱起為龜形舊譜曰龜背文錢背為龜甲隱起之形 余按此錢今世尚行之面文曰太平百錢篆書錢字渾晦叵見背文夷漫為龜背形與顧氏所畫背文相類舊譜謂之龜背文錢畫其背為龜甲非也



右水波紋錢 顧烜曰太平四文錢背有水波紋者三種並徑一寸重六銖文曰太平百錢大體類前條太平四文但製作微為瑣壯而背有波紋耳今世往往有之莫知其始 舊譜曰水波紋錢大篆小篆隸書三種

泉志卷十三

七

照



右雙星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一分重五銖面文肉郭



右元武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二分重八銖文永通萬國背文為元武星劍之象 余按此錢銅色精好制作甚工今世尚有之



右千秋錢 李孝美曰徑寸九分重二十四銖面文曰千秋萬歲背文為龍鳳之象



右龍鳳重輪錢 余按此錢徑寸三分重七銖二參背文重輪內形渾厚面文篆書曰永通泉貨背為龍鳳盤繞之象

泉志卷十三



右雙鳳錢 余按此錢徑寸二分重六銖輪郭重厚面文為雙鳳翔舞之狀



右雙魚錢 余按此錢徑九分重四銖五參面文為龍鳳盤繞之形背文雙魚相向



右四事錢 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六參面文二人相向一立一坐上有飛禽下一走犬背文夷漫



右單面龍鳳錢 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九參面文為龍鳳之象背文夷平

泉志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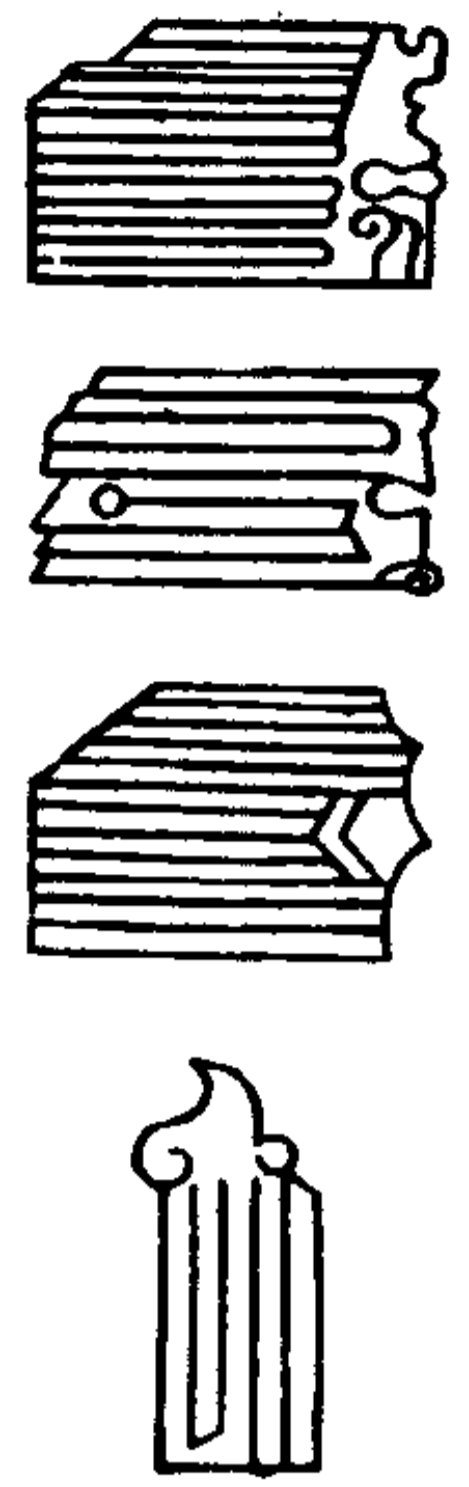
九

照



右龍鳳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重七銖面文有肉郭為龍鳳之形背夷漫而為雙鶴鴻鵠盤繞之狀其文皆隱起 余按此錢背面文如李氏之說但面文隱起水波紋背文鑿成雲彩又有一種徑九分重三銖六參面文亦為龍鳳形背為四人執刀楯之狀隱起毬路文





右藕心錢 四種其一長一寸二分闊九分重一兩二錢無銘其二長一寸一分闊七分重一兩三錢無銘其三長一寸三分闊七分重一兩二錢無銘其四長一寸三分闊三分重二錢有半無銘 李孝美曰世有藕心錢不著出於何時 余按宣和博古圖云此四錢大小

泉志卷十三

十一

照曠

雖殊皆若破藕狀及觀李孝美畫譜與此雖異然其說亦謂上下通缺若藕挺中破狀與此乃正相合但未知其何世物耳

泉志卷之十三

泉志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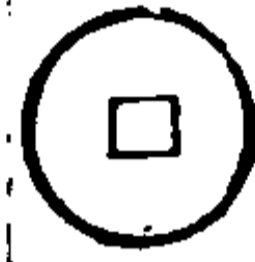
神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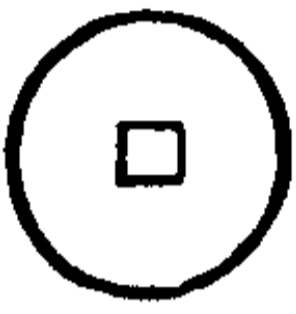
右輕影錢 洞冥記曰漢武帝昇望月臺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鴨宿臺端日色已暗青鴨化為三小童着青綺文襦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上影動名輕影錢

泉志卷十四

照曠



右清水錢 洽聞記曰晉義熙十二載清陽縣羣童子浴於清水忽見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隨流去又以衣盛裏各有所得



右會稽船錢 宋書五行志曰晉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失錢所在唯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右青溪宅錢 南史齊本紀曰世祖於其住堂內得異錢文爲北斗星雙刀雙旗及有人形帶劍 南齊祥瑞志曰宋明帝泰始中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

泉志卷十四

二

照曠

斗七星雙節又有八形帶劍 余按此錢舊譜以南齊志圖之今以南史爲正



右太平錢 南齊祥瑞志曰世祖治盆城又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



右齊興郡錢 南齊祥瑞志曰永明七年齊興太守劉元寶治郡城於塹中獲錢百萬形極大以獻臺以爲瑞世祖班賜朝臣以下各有差



右齊安郡錢 南齊祥瑞志曰永明十年齊安郡民王攝掘地得四文九錢一爲二十七百十枚品製如一李孝美曰按此與會稽齊興錢文字大小皆未之聞

泉志卷十四

三

照曠



右令公百爐錢 邱悅三國典畧曰西魏太統七年正月東魏有雀銜永安錢置渤海王高歡前歡世子澄乃令百爐別鑄此錢鄴中號令公百爐錢 封氏曰背文四出 張台曰徑八分重二錢五黍 李孝美曰按此錢據所有者背文大小皆如封張所說而文輕重不與魏錢小異銅色深赤肉郭向外漸薄如礮輪狀然不知其他如何也





右廣宗郡錢 三國典畧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正月即位十月廣宗郡獻瑞錢文曰歸于聖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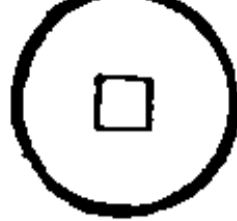


右偽趙錢 晉書載記石勒傳曰泰始中建德枝尉王和掘得一罇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

萬因此令公私行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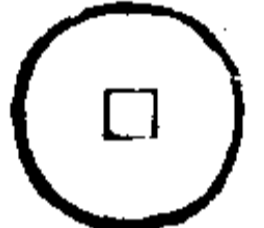


右軒轅錢 令狐澄大中遺事曰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唐宣宗召入禁中以桐竹葉滿手授成錢 睢陽子負仙傳曰軒轅先生取榆莢肉於袖良久寫之皆為小錢遂治飲之



右孫先生錢 湘山野錄曰成都高僧誦法華經有功忽一山僕至寺言先生來長請師誦經在藥市奉候至則烟嵐中橫一跨溪山閣乃其居也僕曰先生請師且誦經誦至寶塔品先生野服杖藜嘿拈葵香聽罷遂入不復出齋以藤盤竹箸林飯一孟把菊數瓿食訖施禮一錢僕送出路口中途問僕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于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大駭欲再往僕遽失之視視資乃金錢一百皆良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尚錢

泉志卷十四



右桐城錢 徐鉉稽神錄曰王子歲桐城雙塔有回風卷錢經市而過市人隨攫其錢以衣襟貯之歸視與錢無異而亡七七八



右白雀錢 徐鉉稽神錄曰徐仲寶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仲寶自往獲數百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其家人復於厨側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其中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



右壽春錢 徐鉉稽神錄曰壽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真逐之八一小穴以手拘之可得數十而已

泉志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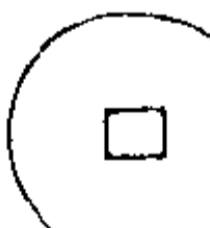
右應元錢 沈括筆談曰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一餅封錫甚固破之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爲異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與錢文符同本觀乃以其錢表獻之



右北海鐵錢 劉崇遠金華子曰北海縣中門中有地隱起若小堆阜一縣宰乃令平之去數尺土即得小鐵錢散實其下深丈餘乃得一記云此是海眼故鑄錢以鎮壓之又不明敘時代其錢大小如五銖



右嚴君平錢 趙抃成都記云嚴真觀漢嚴君平宅也內有井名曰通仙者舊傳云此井與漢州綿竹縣君平宅中井相通近歲有人淘井得銅錢三文徑可二寸因恍惚不安投錢井中立愈或曰此君平擲卦錢也



右科斗錢 趙抃成都記云唐乾符中蜀州刺史李師泰理第於錦浦里北門西與李水祠鄰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崗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大家甌甃甚固得金錢於甌外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一寸七八分圓而無孔去緣二分有隱起規內面各科斗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有刃焉督役者以白師泰師泰命并金錢復瘞之



右鷲口洞錢 樂史總仙記曰皇朝淳化元年昇州秦二月十五日夜忽有雷聲茅山鷲口洞宮石開二尺裏面得銅鐵錢三十一文

泉志卷之十四



泉志卷之十五

厭勝品



右永安五男錢 舊譜曰徑二寸三分重十八銖厚一分上下輪郭之間皆作粟文面上四出文文曰永安五男背作四神之狀又有日月相對者 李孝美曰按所

泉志卷十五

見者徑寸二分背面皆四出有粟文面文曰永安五男篆文與後魏永安五銖相似唯男字真書耳



右七夕錢 舊譜曰徑寸四分重十三銖內好背面皆有周郭文為牽牛織女相對形穿上為花穿下為草製甚古質 李孝美曰據所有者面無好郭



右福慶錢 舊譜曰徑寸二分半重十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亦有徑寸四分重十八銖者文曰伍男貳女參公玖卿好郭邊作連珠文於外分為八分若箕形其二三五九皆作大字



泉志卷之十五

右撤帳錢

舊譜曰徑寸重六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曰長命守富背背面皆為五出文若角錢狀景龍中中宗出降睿宗女荆山公主特鑄此錢用以撤帳救近臣及修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散貯箱中金錢每十文即繫一絲條學士皆作却扇其最近御坐者所獲居多有學士考工員外武平一既出逢韋巨源蘇味道各執平一將在燭下云員外事僕射省主欲有何取以手探平一懷盡而後已 李孝美曰頃見此錢於汝海王霖家形製文字皆如舊譜所說但差大而銅鑄耳



右男錢 舊譜曰徑寸重四銖懸針書文曰布泉世人謂之男錢言佩之則生男也 敦素曰徑寸一分形製精巧字體與貨泉畧同疑王莽時鑄後周亦有布泉字皆玉筋與此相並殊不伴也 李孝美曰此錢徑九分重五銖背而肉好皆有周郭舊譜列在不知年代品今移於此

泉志卷十五



右辟兵錢 舊譜曰徑八分重三銖背背面皆有周郭又有兩重於方穿之中復更有小穿邪正安之疑若八角然其文一面曰去殃除凶一面曰辟兵其當皆篆字其間有八柱郭外仍有小柄



右千金錢 舊譜曰形製輕重類辟兵錢其文一面曰

長母相忘一面曰日入千金錢間亦有八柱



右豐樂錢 舊譜曰徑八分重二銖五黍面文有四字皆科斗書其可識者豐樂肉好背面皆有周郭 李孝美曰此錢文曰天清豐樂



右君宜侯王錢 舊譜曰此錢徑寸重如其文有六字曰君宜侯王五銖並篆書背面但有肉郭而無好郭形製與漢五銖同而不甚精妙 李孝美曰漢五銖錢面無好郭而背有之此錢既云背面皆有好郭安得與漢錢同形製也



右長年錢 舊譜曰徑七分欸文曰長年太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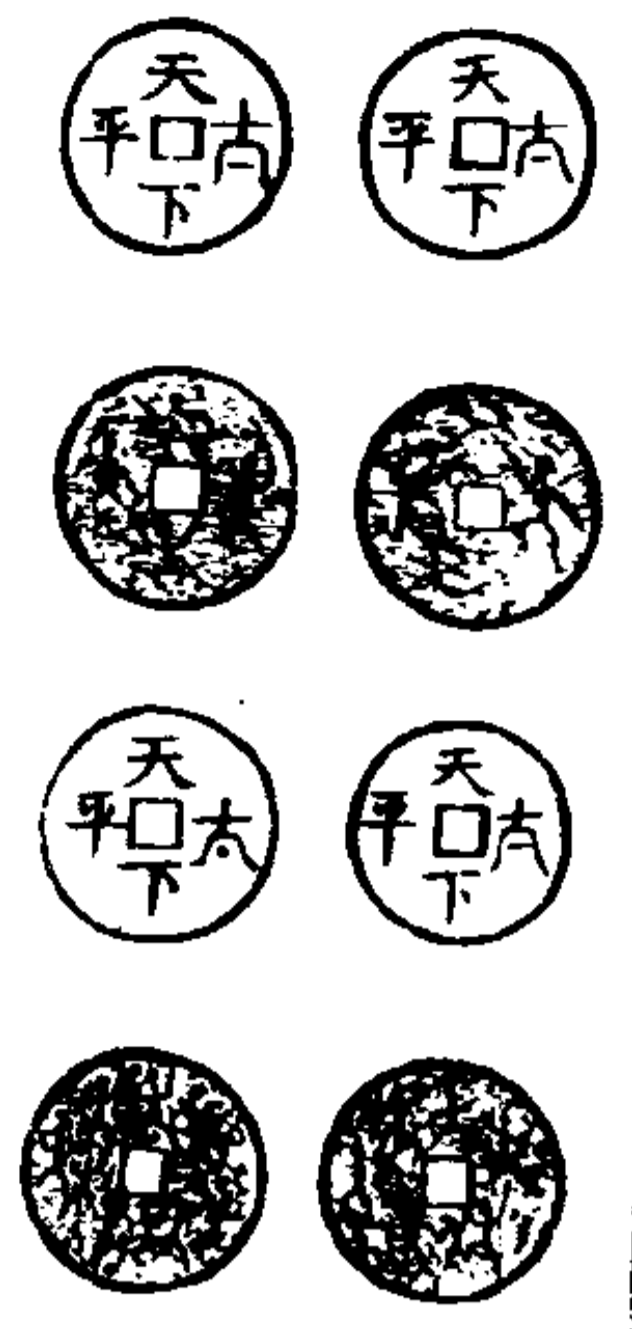


右富錢 晉書石勒載記曰勒鑄豐貨錢 舊譜曰徑寸重四銖文曰豐貨世人謂之富錢言收此錢令人豐富 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輪深好潤面文有豐貨二字篆書



右五男二女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七分厚一分半重十銖背而有字皆曰五男二女





右天下太平錢二品 李孝美曰此二錢大小不等面文皆曰天下太平背文並隱起大者徑寸重六銖為持挺人旁有躍龍之狀而平地作水文小者徑八分重五銖為五戲弄之象而平地作毬路文疑亦厭勝之流也

余按此二錢今世有之又有一種其一面文亦曰天下太平背文為四人持兵象之象而平地作水文徑八分重三銖六參又有一種面文亦曰天下太平背為九子母之形平地作毬路文徑八分重二銖四參

泉志卷之十五終

泉志卷十五

泉志

鄱陽錢志按證極博該貫幽遜可謂錢之董狐第其所志僅始虞代豈軒黃上下無足據邪嘗讀路史有軒轅氏金長寸七分重十二銖其文作學王存又云軒轅字合為一按古封禪文與此正同太昊氏之棘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肉好幕作朱斤一金作舌芒又寶鼎尉王博家有一布長寸六分肩廣八分背廣五分足間二分重六銖面文作月吳乃帝吳字幕文作飛所謂了旁斜畫蓋義字也又董令昇家有一種長寸八分額廣六分肩廣一寸一分奇足間五分重十二銖面文作

泉志跋

照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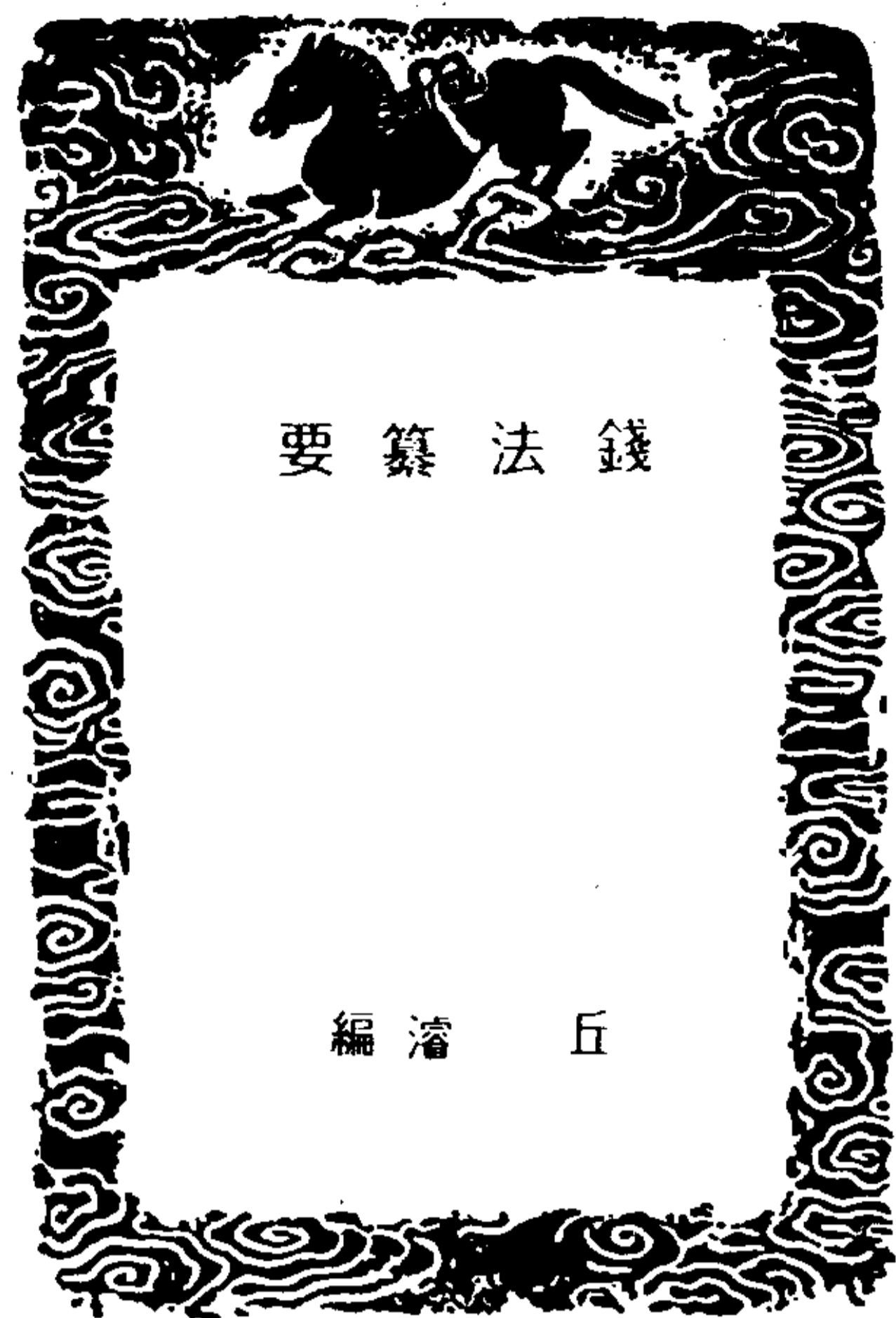
父吳幕文作爽皆太昊字也考之盪鐘帝直作二則此立之日信為帝字又封禪文吳作吳可見神農貨曰一金其為幣象有一種長二寸六分背廣寸六分有肉好無輪郭足間正圓面文六字背一字又一種長二寸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廣寸三分首廣六分足間五分重八銖無好及肉郭而七字縱橫神農幣也又有一大錢徑寸五分重七銖好圓無輪郭狀如半兩銅色純赤左有計字鈎畫甚精神字也又少昊氏貨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肉好有七舌今化字亦字活金字

高陽氏金長寸一分下廣九分背長廣各五分向上漸闊足支四分間廣三分文作降陽北文如八字帝譽貨其斤一金長寸八分肩廣寸一分足間五分正圓重十二銖無好郭黃帝貨長二寸一分肩廣七分枝六分間四分半背廣七分質厚重二十八銖其文作學又二斤全幕文串又二種大小輕重與此正等六字亦同但倒書之其出作並此幣之最大者又舜乘馬長二寸上廣寸二分下寸三分背長廣各七分足間五分正圓文尚全未正原黃背肉好皆有周郭凡此數者皆在刀

布及不知年代品豈忽于古文不為前列邪惟軒轅學字金與父吳爽字貨志中所缺其他若無長廣輕重而有文者有葛天氏之幣其文作垣尊盧氏之幣其文作皇高陽氏金其文作歸以一及作允陽俞平陽陽陽凡五種有肉郭又一種其文作學一幕文作全皆當併錄用為此志續諸繡水沈士龍識







錢法纂要

潘編

錢法纂要

明 古學邱 潘仲深編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賈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按此鑄幣之始然皆緣水旱以救濟飢困非專以阜通貨財也

又曰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即泉布也為下幣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

衡世所謂平也衡者蓋出此太公立九府周官有天府內府外府泉府圖法均而通錢圖方輕重以銖

司市以商賈物阜也貨而行布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布即泉也泉即錢也泉取其流布取其布行

之物貴乃也以錢民也按天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而錢輕物則滯而錢無不通故也

周景王時忠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貨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偏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遂乎此後世子母相權之說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貴賤相權而並行也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得自鑄是時吳王濞即山鑄錢富埒天下後卒叛逆賈山曰錢者亡用物也而可以易富貴貴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南齊孔頴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之弊在子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

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泉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為錢物多則與之以多物少則與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然自九府圖法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漢初錢或為八銖秦錢或為四銖不知數變矣惟漢之五銖而後錢輕易作後詳乃更置五銖至宋不廢以其得輕重之宜也為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為赤仄或為當千或為鵝眼縱橫或為符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高祖所鑄每十錢重中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實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如南齊孔頴所謂不惜銅不受工此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博別傅別者民間稱貸之符驗非以交易也然以空文質實其原肇於是矣漢有皮幣唐有飛錢皮幣造于武帝然用之為璧以朝覲聘享耳飛錢造于憲宗合券以取錢非與以此為錢也然以他物代金銀則權與於此矣宋張詠鎮蜀患錢之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至薛田張若谷則請置交子務以權出入自是以後又謂之會子謂之錢引謂之關會而始真以楮為錢矣逐使蔡倫之智楮制始于漢之蔡倫與太公之法並行于天下可嘆也已

按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于偽鈔之弊在于多所以通行鈔法者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

考不惜銅則體質厚而肉好適均不愛工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亦不為矣况冒禁犯法而為之哉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國用日耗

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賸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眾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故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宋初鑄錢比前代為多大抵國計仰給于此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為政者焉可輕變成法哉

附楮法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博別傅別者民間稱貸之符驗非以交易也然以空文質實其原肇於是矣漢有皮幣唐有飛錢皮幣造于武帝然用之為璧以朝覲聘享耳飛錢造于憲宗合券以取錢非與以此為錢也然以他物代金銀則權與於此矣宋張詠鎮蜀患錢之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至薛田張若谷則請置交子務以權出入自是以後又謂之會子謂之錢引謂之關會而始真以楮為錢矣逐使蔡倫之智楮制始于漢之蔡倫與太公之法並行于天下可嘆也已

按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于偽鈔之弊在于多所以通行鈔法者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

考不惜銅則體質厚而肉好適均不愛工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亦不為矣况冒禁犯法而為之哉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國用日耗

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賸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眾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故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宋初鑄錢比前代為多大抵國計仰給于此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為政者焉可輕變成法哉

附楮法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博別傅別者民間稱貸之符驗非以交易也然以空文質實其原肇於是矣漢有皮幣唐有飛錢皮幣造于武帝然用之為璧以朝覲聘享耳飛錢造于憲宗合券以取錢非與以此為錢也然以他物代金銀則權與於此矣宋張詠鎮蜀患錢之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至薛田張若谷則請置交子務以權出入自是以後又謂之會子謂之錢引謂之關會而始真以楮為錢矣逐使蔡倫之智楮制始于漢之蔡倫與太公之法並行于天下可嘆也已

按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于偽鈔之弊在于多所以通行鈔法者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

考不惜銅則體質厚而肉好適均不愛工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亦不為矣况冒禁犯法而為之哉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國用日耗



而足國便民之法蓋亦庶幾矣





錢錄

高宗勅撰

序

臣等謹按歷代錢文前世纂述如顧烜封演姚元澤張  
 台陶岳金光襲李孝美諸人所著第散見於載籍久無  
 專書童道譜則缺而弗全人或疑其屬作今單行於世  
 號為完書者惟南宋洪遵泉志一編而已顧五代十國  
 同一偏安而或列為正品或列為偽品則分類未為悉  
 當其不知年代品與奇品既多混淆而天品神品彌近  
 於誣即其援據紛紜如虞錢夏錢乃下與春秋六國之  
 齊晉楚諸錢更無分別夫秦之半兩則重如其文漢初  
 之半兩則八銖文帝之半兩則四銖而洪志所載又有  
 吳王濞鄒通之半兩究其形模實無徵信武帝創五銖  
 迄於隋室紛起疊出其有可據者亦凡曰錢四出兩柱  
 而外多統同莫辨而洪志必強為分屬曰某為某錢遠  
 及於西涼外至於通茲則亦未敢以為信矣乃至漢興  
 錢文曰漢興攷晉書載記東晉成帝咸和十三年蜀李  
 壽改國號曰漢改元漢興則當為李壽鑄無疑而洪志  
 顧謂之漢初錢引史記平準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  
 云云則鄰於兒童之見凡此數端率多訛謬等奉  
 勅纂錄錢錄一書自維荒陋不足仰繼前人而兢兢乎不敢  
 執一己之見強為附會則亦有可言者外域撒帳異錢  
 厭勝此數種畧仍其舊各為一門其他則一以編年之  
 法行之要使世次相承瞭如指掌固不必多分品類至

於旁稽遠引則上古傳記寥寥不得不采之路史參以  
 諸家若夫周秦而天下逮有明繫年繫月繫日數千餘  
 歲間班班可攷立制改作有廢有興衰旺相承因革遞  
 變一展卷而列朝政事之大端畢著於此通典通考參  
 差互見之處亦得以探討其源流而究其詳畧是亦考  
 鏡之林也又洪氏所志不必原有是錢今則  
 內府之藏周羅几席按狀成圖因之攷事此既實而有徵  
 彼憑虛而獨造相提並論固自不侔是書也始事於乾  
 隆庚午之冬月凡疑義斷文等遲迴而不能論定者  
 悉仰稟

睿裁重為釐正越辛未夏仲始克告竣為書十六卷為錢五  
 百六十有七枚輪郭內好廣狹長短之制形諸繪畫並  
 如其真象縮分楷行草一肖本文摹之付之剞劂用廣  
 流傳後之覽者無徒悅其古澤等於器玩之末觀則是  
 書之成固九府之鴻規而利用前民之職志矣臣梁詩  
 正臣蔣溥臣汪由敦臣嵇璜臣觀保臣裘曰修臣董邦  
 達臣金德瑛臣錢維城臣于敏中謹序

欽定錢錄總目

卷一	伏義氏帝昊錢至舜當金 <small>異有十種附</small>
卷二	周景王寶貨至秦半兩
卷三	漢高祖半兩至武帝赤仄五銖
卷四	王莽大泉至寶泉 <small>錢譜附</small>
卷五	後漢靈帝四出文五銖至蜀李壽漢興錢
卷六	宋文帝四銖至後周宣帝永通萬國錢
卷七	隋文帝五銖白錢至通行泉寶
卷八	唐高祖開元通寶至哀宗天佑通寶 <small>史思明錢</small>
卷九	後唐明宗天成元寶至劉守光應天元寶
卷十	宋太祖宋元通寶至欽宗靖康元寶
卷十一	南宋高宗建炎通寶至度宗咸淳元寶 <small>錢譜附</small>
卷十二	遼太祖天贊通寶至金章宗泰和重寶
卷十三	元武宗至大通寶至明莊烈帝崇禎通寶
卷十四	外域諸品
卷十五	撒帳吉語諸品 <small>異錢各一種附</small>
卷十六	厭勝諸品



欽定錢錄提要

臣等謹案

欽定錢錄十六卷乾隆十五年奉勅撰卷一至卷十三詳列歷代之泉布自伏羲氏迄明

崇禎以編年為次第十四卷列外域諸品第十五

十六卷以吉語異錢厭勝諸品殿焉考錢譜始見

於隋志不云誰作其書今不傳唐封演以下諸家

所錄今亦不傳其傳者以宋洪遵泉志為最古毛

氏汲古閣所刊是也然所分正品偽品不知年代

品奇品神品諸目既病淆雜又大抵未觀其物多

據諸書所載想像圖之如最崇義之圖二禮或諸

書但有其名而不言其形模文字者則槩作外圓

內方之輪郭是又何貴于圖耶至所箋釋率多臆

測尤不足據為定論是編所錄皆以

內府儲藏得於目觀者為據故不特字跡花紋一一

酷肖即圍徑之分寸毫釐色澤之丹青青綠亦窮

形盡相摹繪逼真而考證異同辯訂真偽又皆根

據典籍無一語鑿空蓋一物之微亦見責實之道

與稽古之義焉至於觀其輕重厚薄而究其法之

行不行觀其良窳精粗而知其政之舉不舉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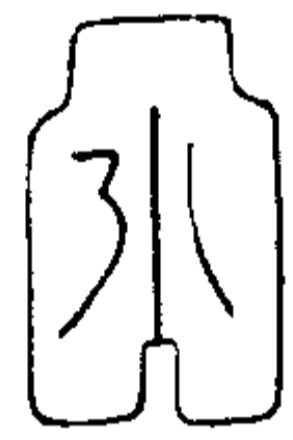
錢幣之利弊一覽具觀又不徒為博物之資矣乾

隆五十二年二月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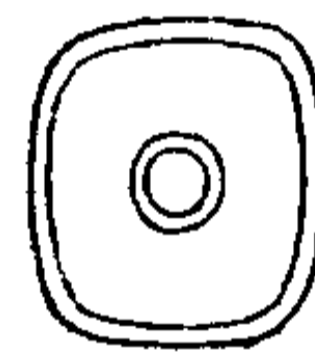
士毅總校官臣陸費輝恭校上

道光二十有一年正月臣唐模恭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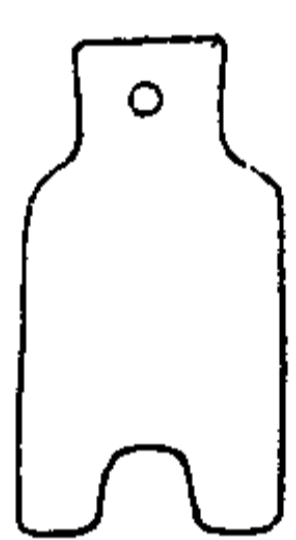
欽定錢錄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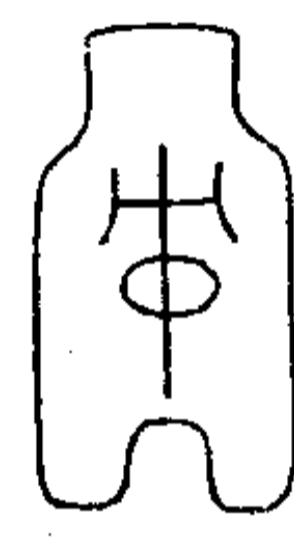
右一品洪遵泉志云張台見於寶鼎尉王鑄處然不能名為何代也按路史太昊伏羲氏聚天下之銅仰視俯觀以為棘幣注曰日貝乃帝昊字幕文作爪李孝美所謂了傍斜畫蓋義字此布文適合其日字貝字引盪鐘暨封神文似不為無據此貨幣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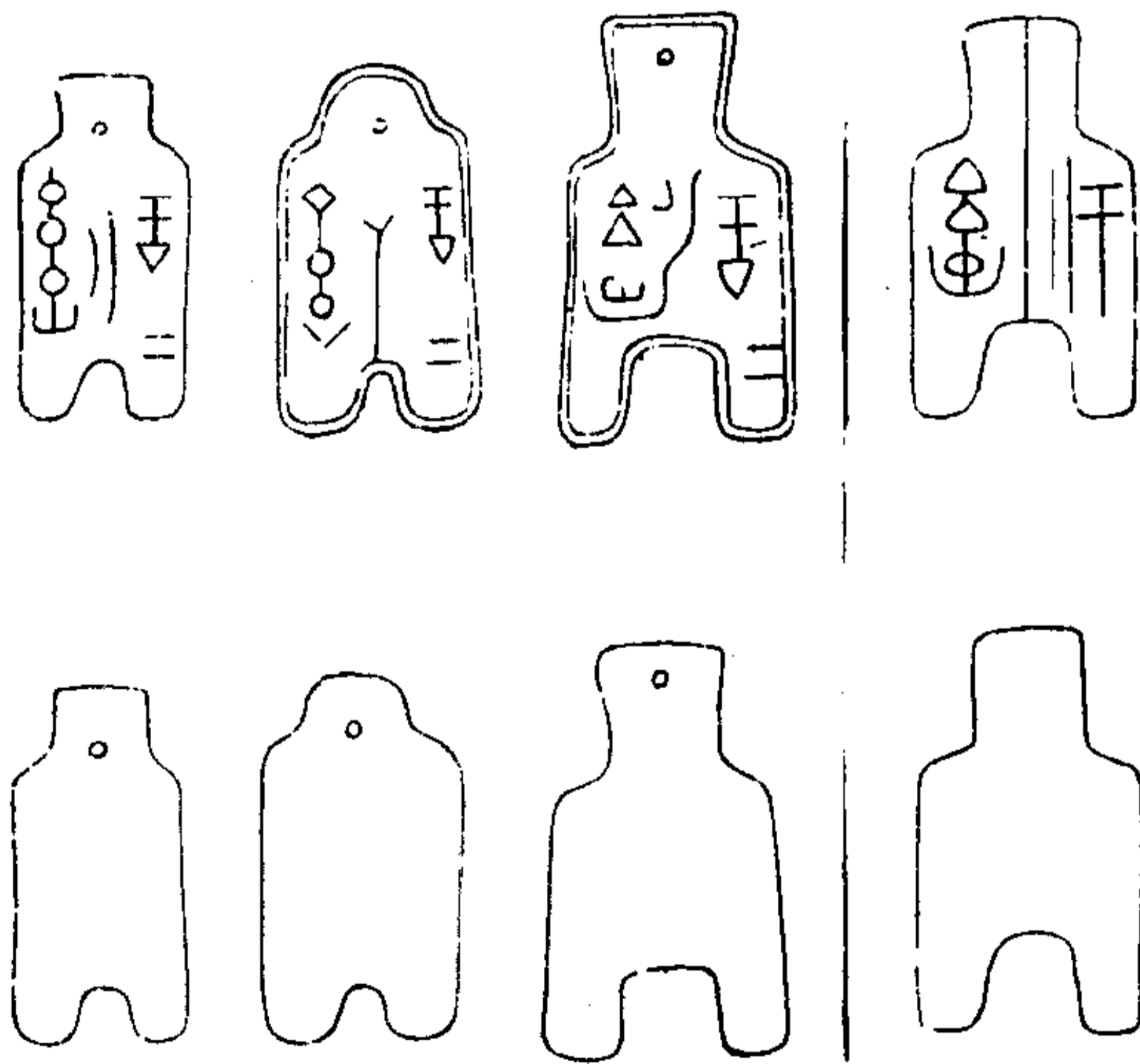
神農氏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說者謂貨即貨布此品有引字勾畫甚精路史云是字神農布也又言好圓形制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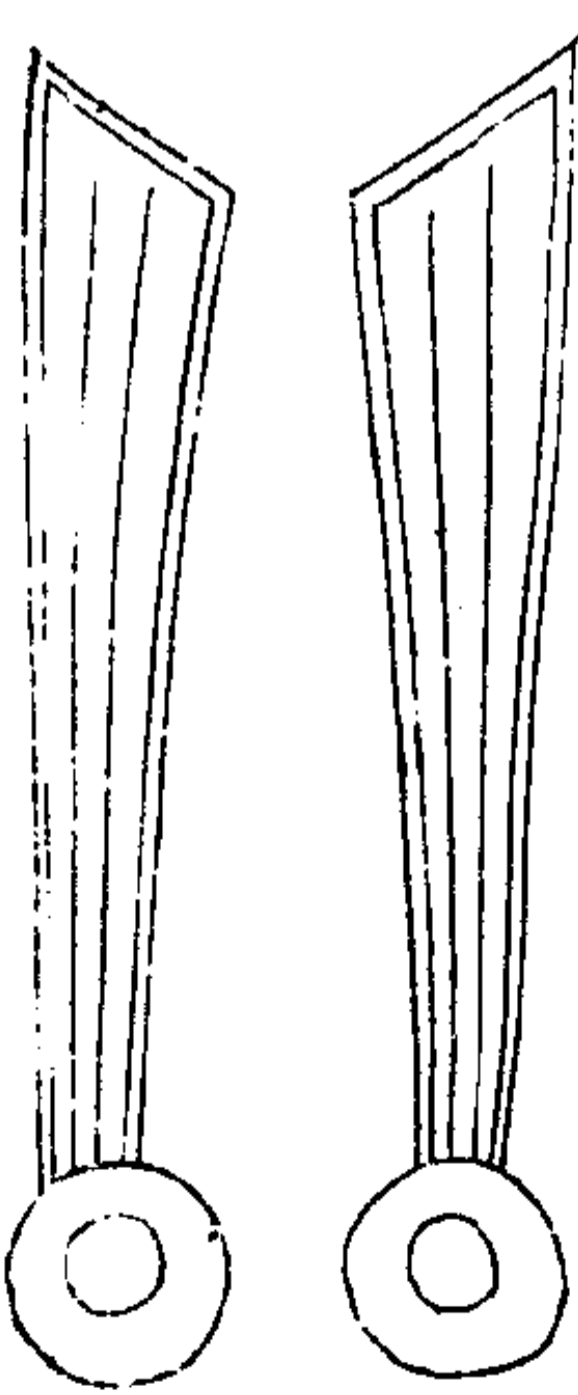
路史又謂神農錢無周郭面七字縱橫此名近之而文不可讀



路史黃帝有熊氏作貨幣其文為串二斤全青文串據張台云有如二字者金邊安爪者山下安中者兩口相重者蓋四字也而路史則云五字不可攷背文與面文一字同



右四品文字同前一品但倒置耳洪志謂是安陽之吉貨五字二品大者一柄中有豎一柄上有穿二品小者一有穿一無穿皆無背文路史亦以為黃帝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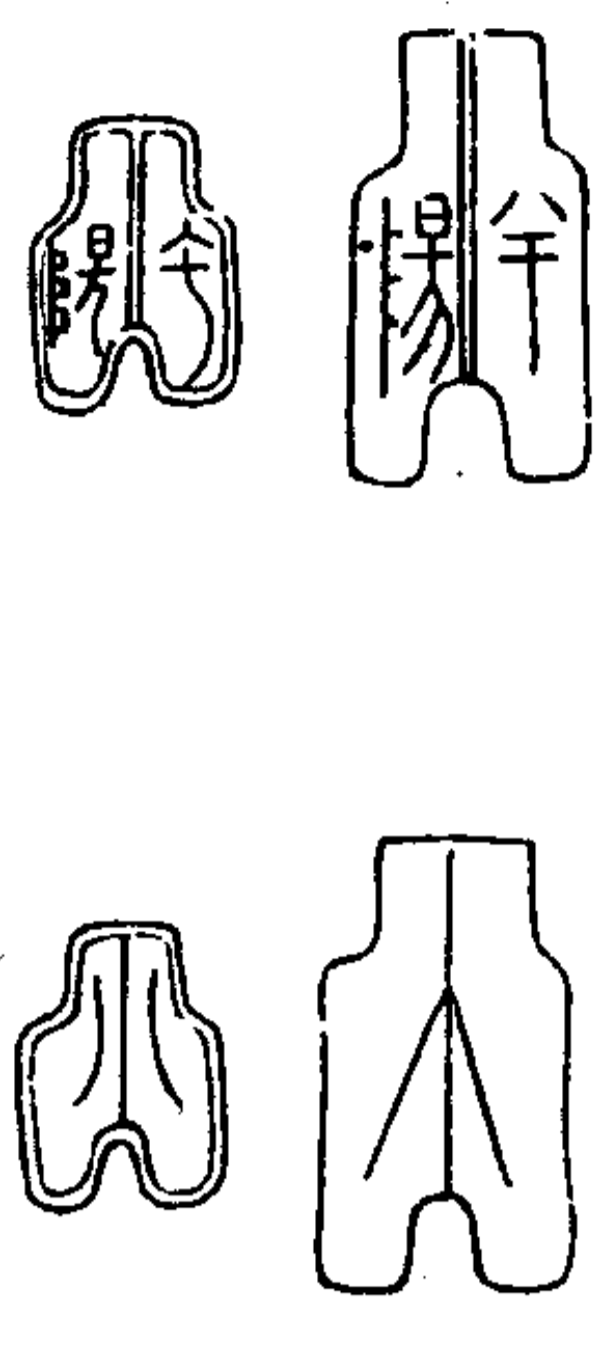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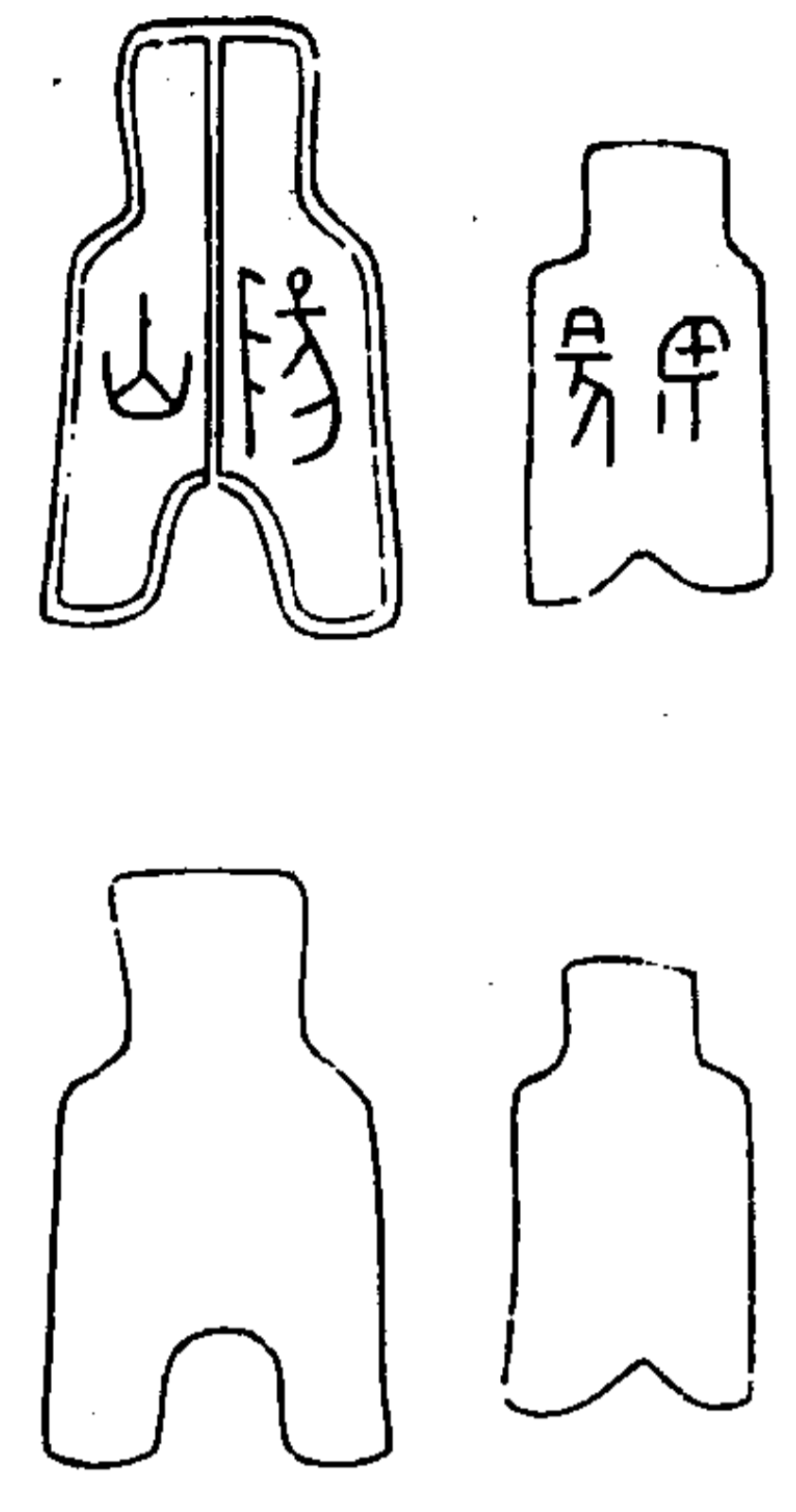
右金刀劉恕外紀謂黃帝範金爲貨製金刀洪志載古刀其直文大小俱合



少吳氏作布貨面文有「舌」此品文字合說者謂「作化字少」字「舌」字亦本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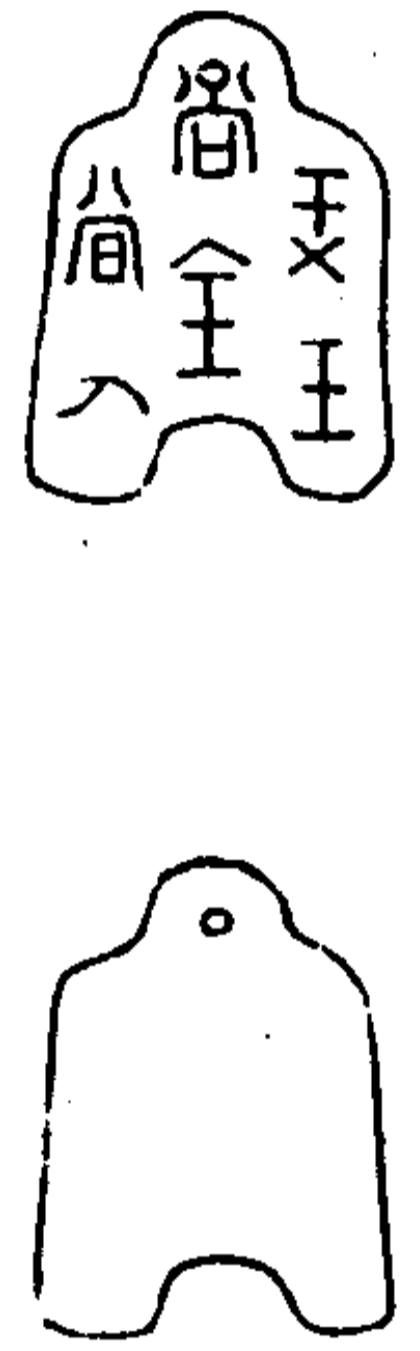


按羅氏論幣所起一篇長平布中有作器以舌一及作允陽平防偷防險者有肉郭皆高陽金右一品午字類平今類允而左文並同幕作斜直文象水益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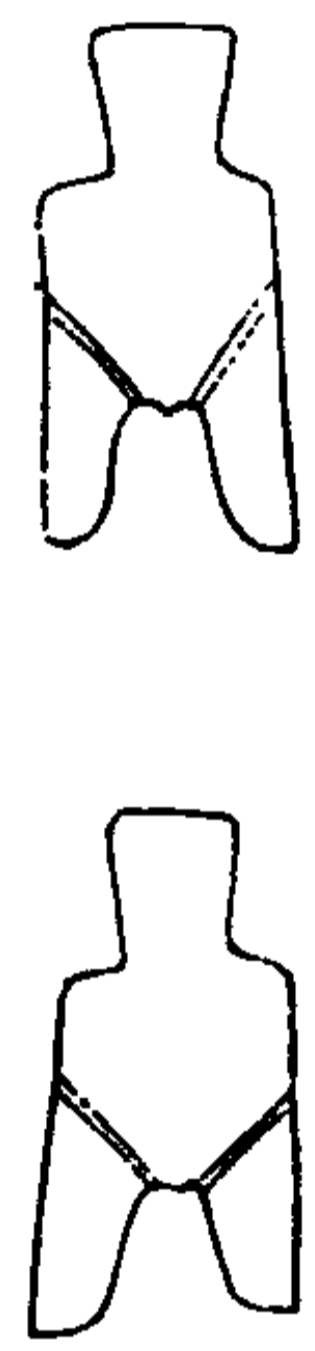


按高陽金有十等此二品有文類陽字與前品同因識於此

路史又言楚布文作上十全少此文字近之七即少亦倒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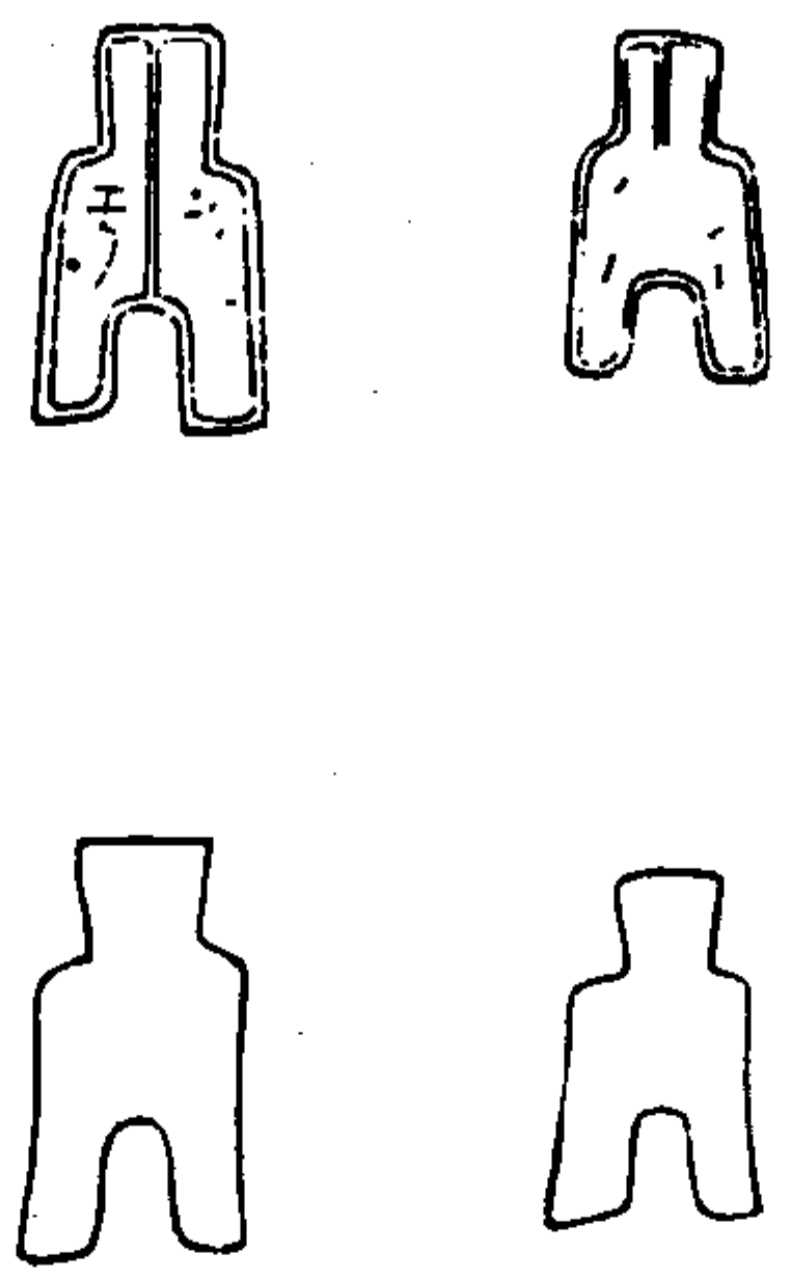
洪志異布一文曰尙全帛台正乎與此類而李孝美譜謂不可識按舜得策乘馬之數乃割高階保太衍松羣宮以作策馬貨當金貨一金二金三四金二五金策乘馬幣故董道謂文當爲尙金爲全策爲乘馬爲正策字釋未詳正字則此乃王字當金明白可曉當金者當重金說見管子



右一品面背無文字姚元澤譜云三代以上布也



高陽氏金有文作隆閣者此左文稍彷彿而右文不類



右一品面皆有文字而青綠剝蝕不可摹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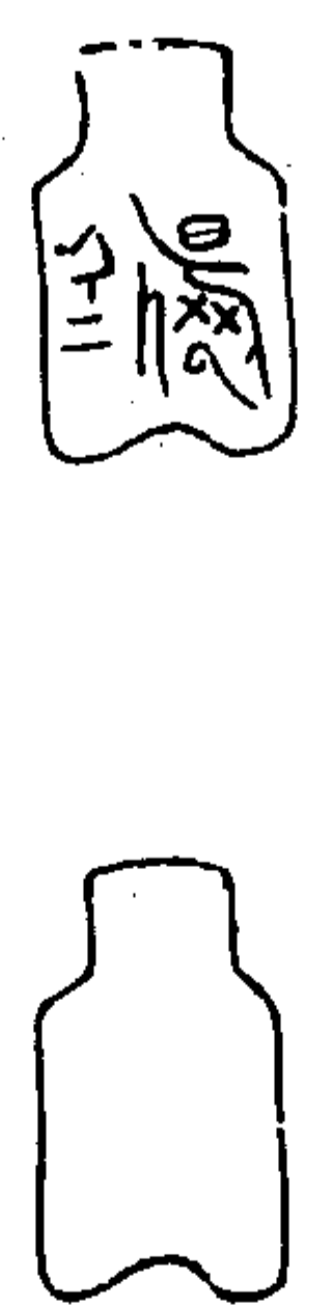
右一品有好無輪郭好下作豎文足間圓形



右一品無好郭足間亦圓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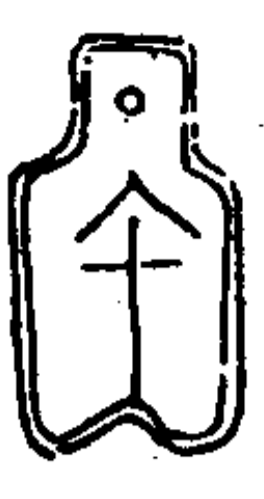


右一品兼疑泉字又類張台所謂山下安中者至即手倒書之金字也



洪志據舊譜謂此布面文五字不可識今按左文與前金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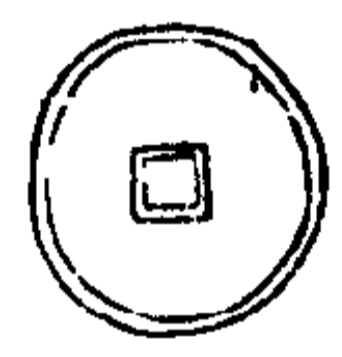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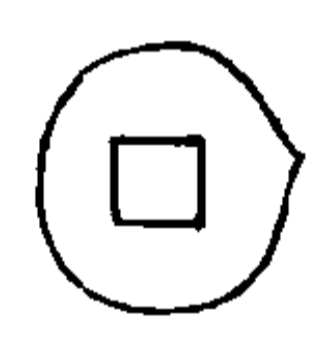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類堯布而缺二字洪志所未載合前品為十種其原始莫可攷錄之二代之前不敢臆為斷也

欽定錢錄卷一

欽定錢錄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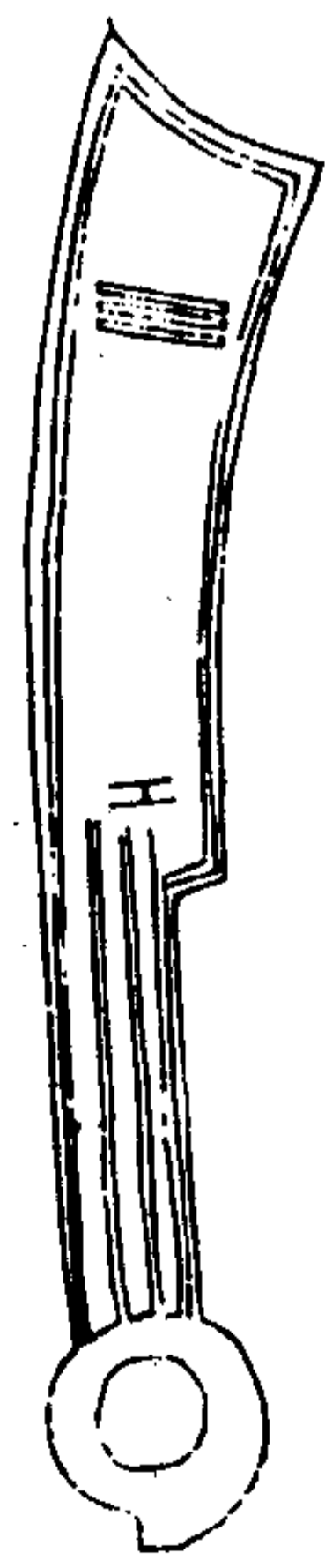
右周景王錢按國語有景王鑄大錢之文而漢書謂景王更鑄大錢其文曰寶貨此一品差大而文字適合



右一品文字漫漶細玩與寶貨二字相近而色澤奇古非秦漢以下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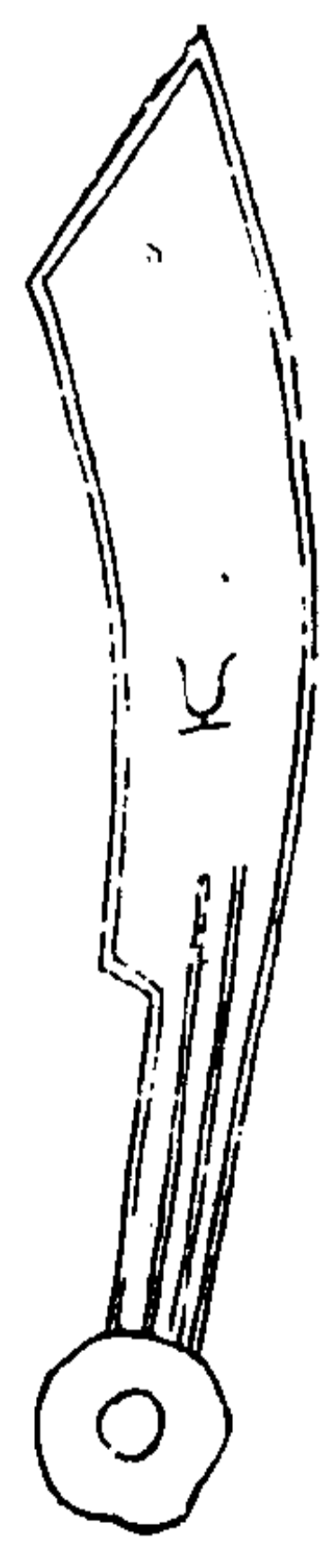
右銀刀一嘉祐雜志曰王公和學士雁沂州得銀刀一有齊太公杏九字中關不相屬今按齊太公三字良是杏字曰杏古篆義雲章有之春秋莊公十三年齊侯會于北杏是其地也但云九字殊不可曉然既銘齊而杏又其地當為齊國物無疑稱太公者蓋其後世所鑄又九府法錢圖函方始於太公今其錢無可攷洪志以無文錢當之然據其所載則虞錢周初錢秦晉諸國錢下至項梁錢悉無分別未敢以為是也按路史神農氏已肇圖法特穿孔不方耳內府所收無文圖錢有數種緣無徵成弗登錄今存齊刀用誌大概云



右一品命杏古文皆齊字杏字不可識外字據鐘鼎文為北說文為鑿然於錢刀無取舊釋為質尤未安意是化字即貨字也背文一字如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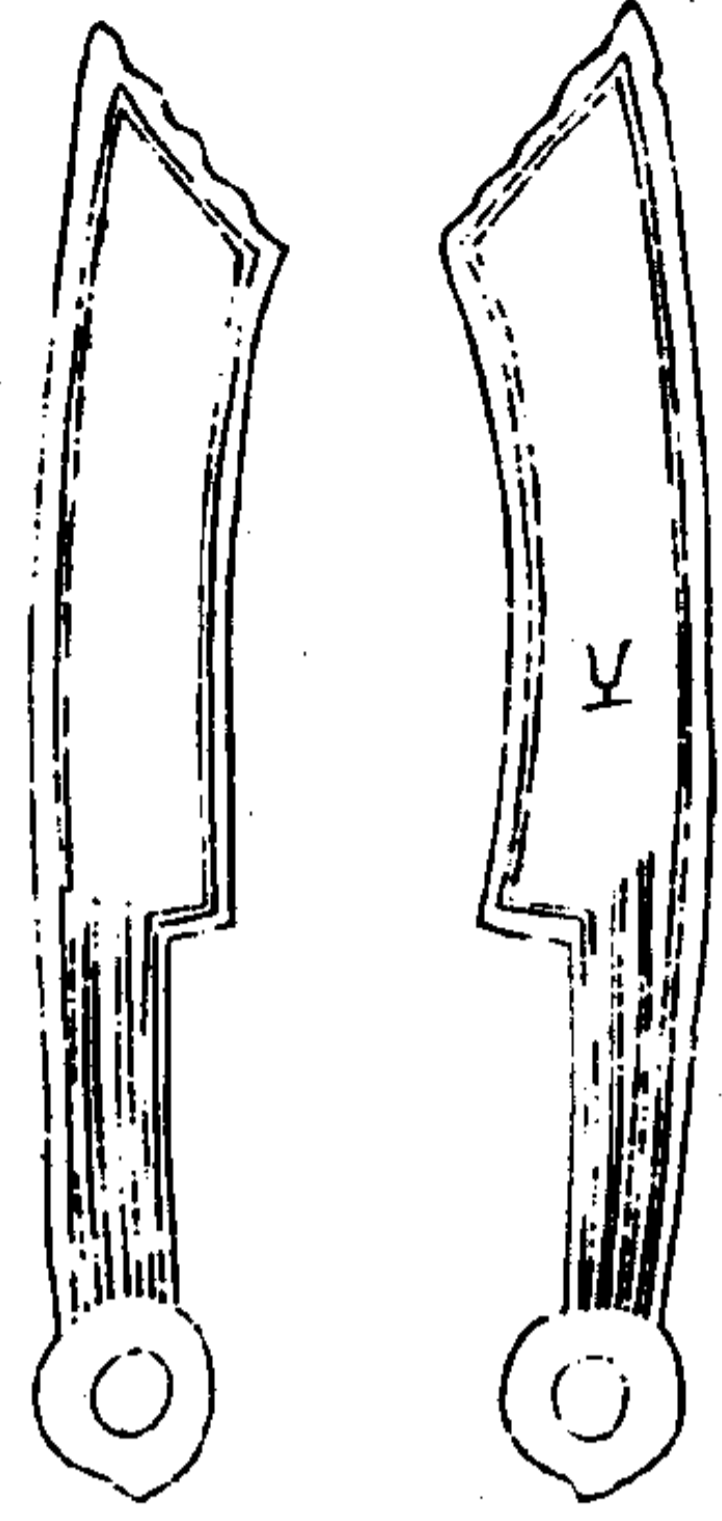


右二品化字與前類只上二字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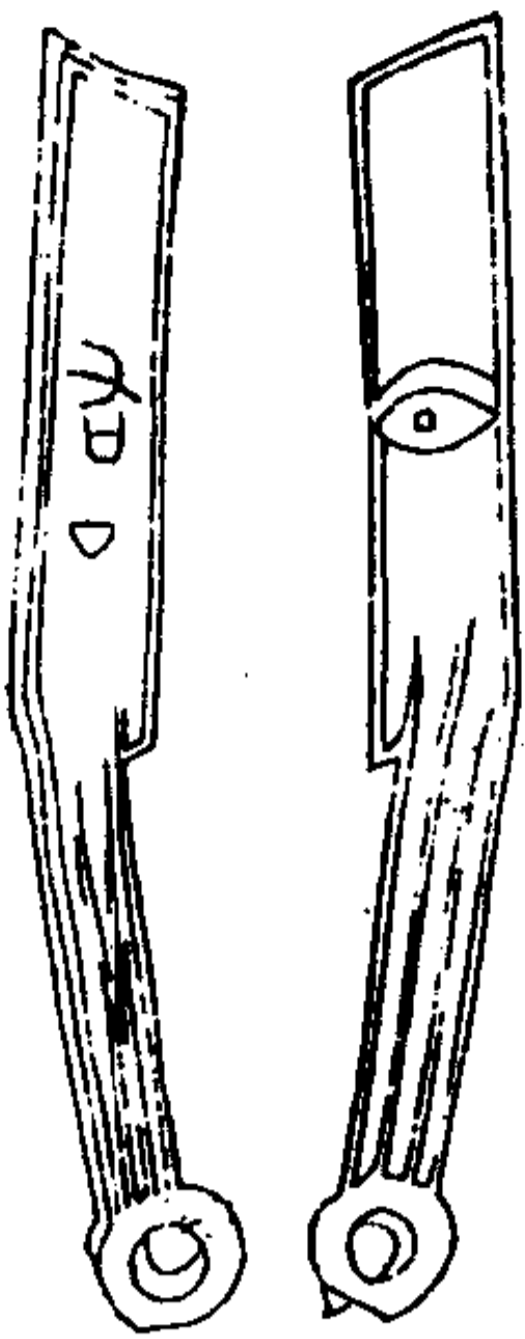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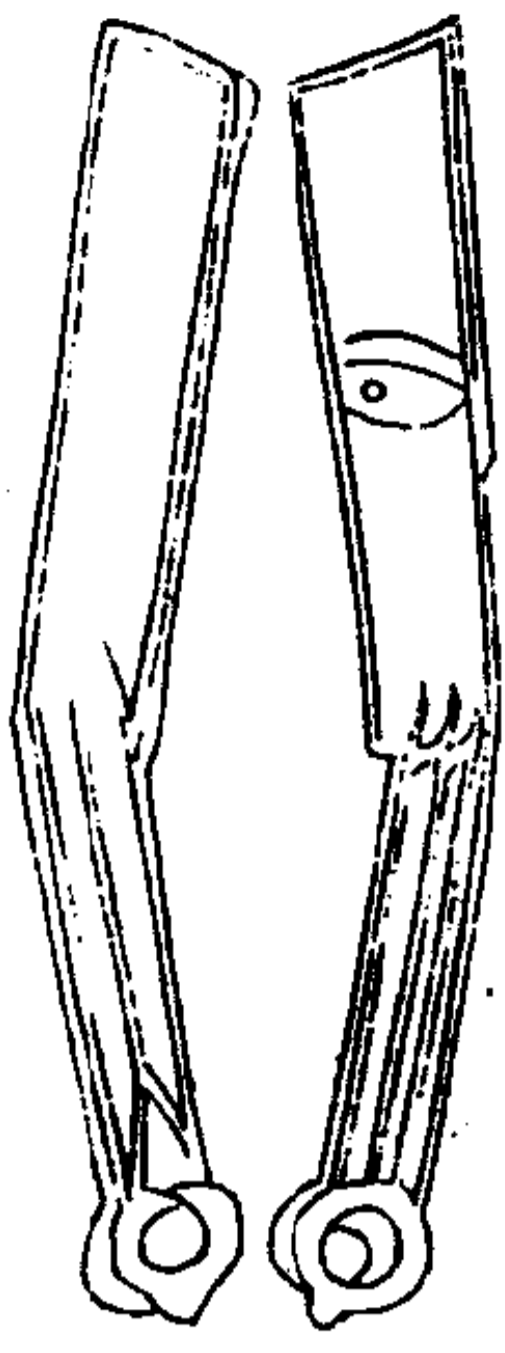
右一品銘作八按篆法爲工其背文S字不可識形制與前數品畧相等



右一品面文同前按管子鑄齊大刀皆有銘文此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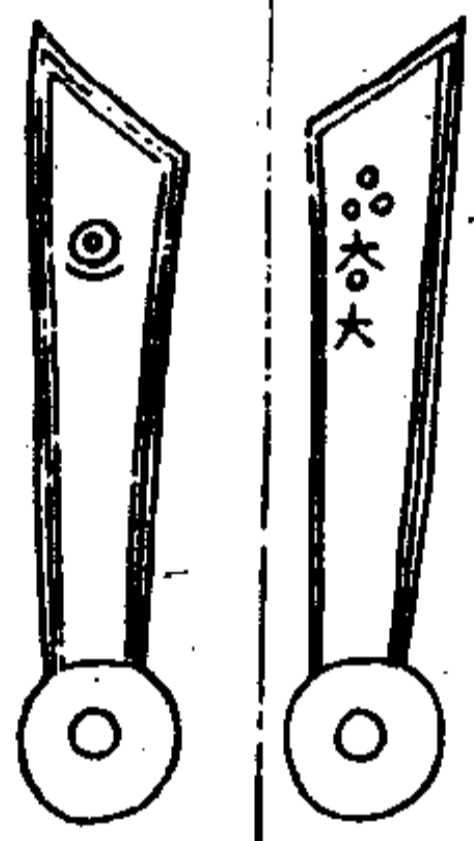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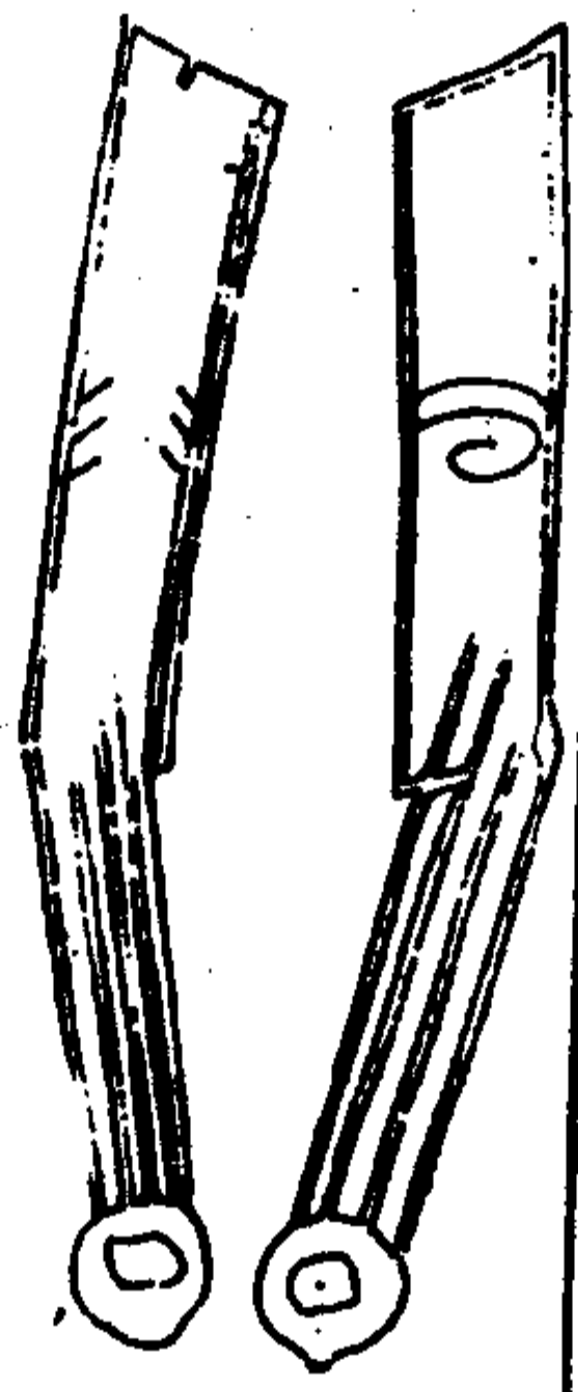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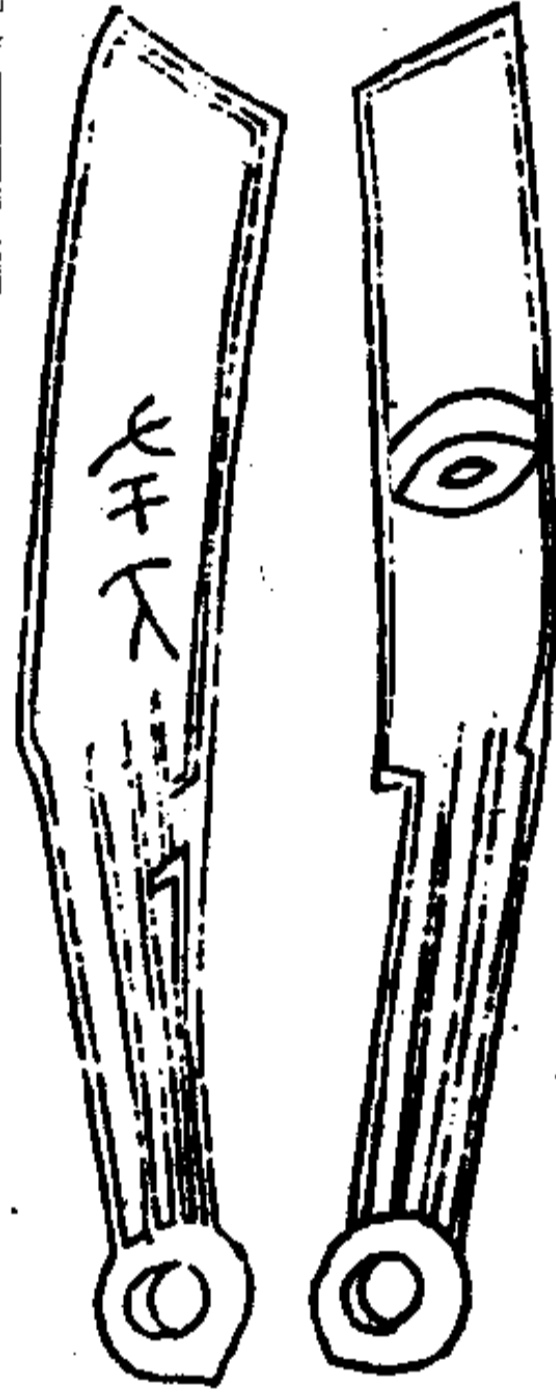
右一品洪志所載引舊譜云唐咸通中詔翰林辨其文爲齊歸化今按古篆化字無傍作另者以其銘齊入於齊大刀之後



錢錄卷二

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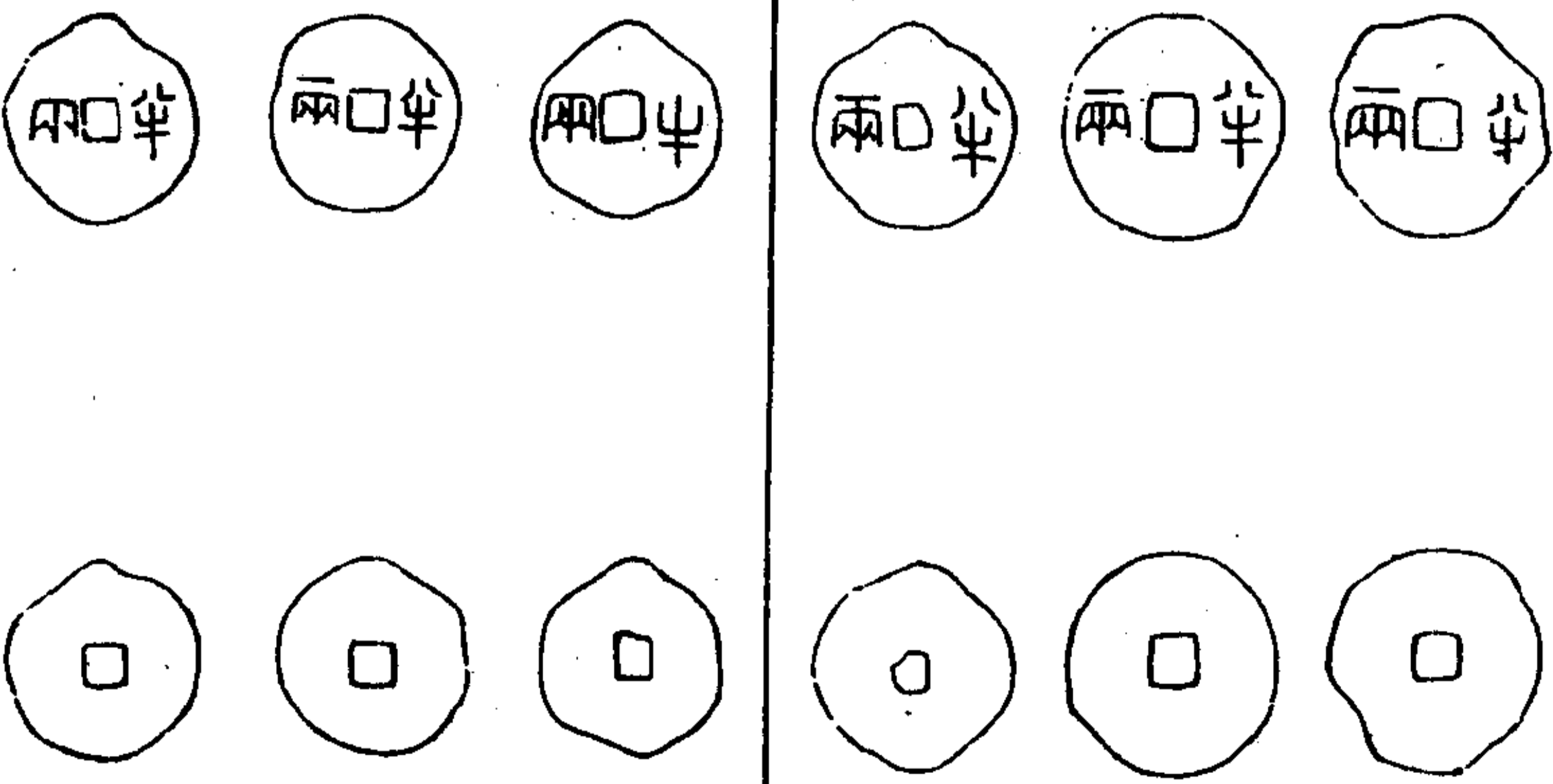
右五品差小而面背作刻畫狀無文字按昔小刀俱無銘此蓋昔小刀耶



右一品銘三字與洪志所載合云天寶元年西河郡別駕李幼奇於長平溪澗中得之因名爲長平古刀然其時代不可考矣附於昔小刀之後

36A

右六錢皆半兩也以歲久青綠剝蝕遂各成一狀因並錄之按漢書秦兼天下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據通典云古稱比唐時三之一一開元錢爲古之七銖以上今以開元錢較半兩錢則凡今稱一錢五分左右之半兩大抵皆秦半兩今稱一錢者漢八銖之半兩今稱重五六分以上者漢四銖之半兩也又按史記平準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今內府所收半兩有數種此六錢較重固當是秦半兩耳



錢錄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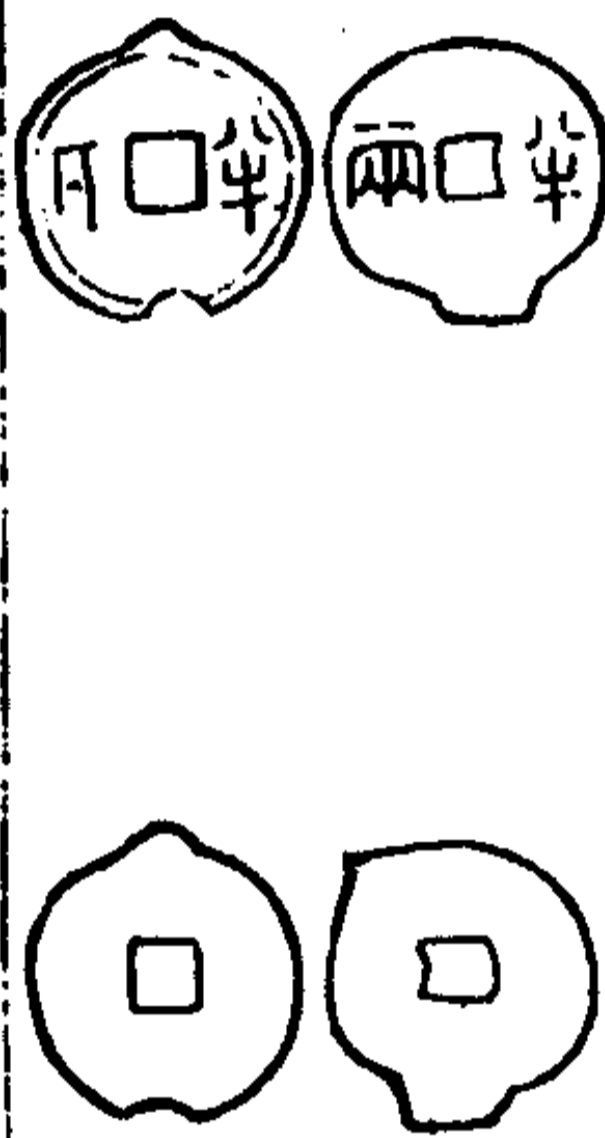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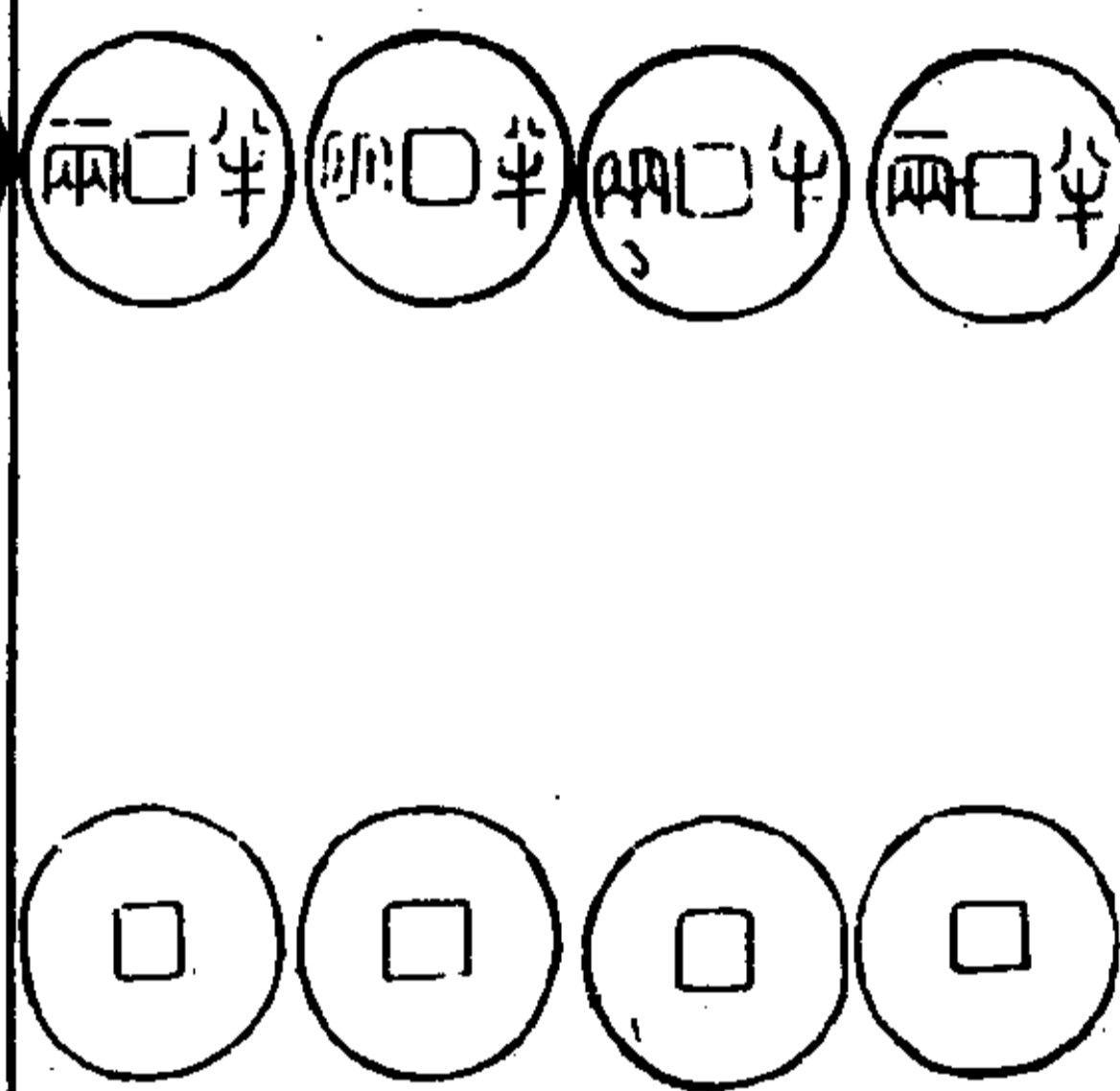
四三

第26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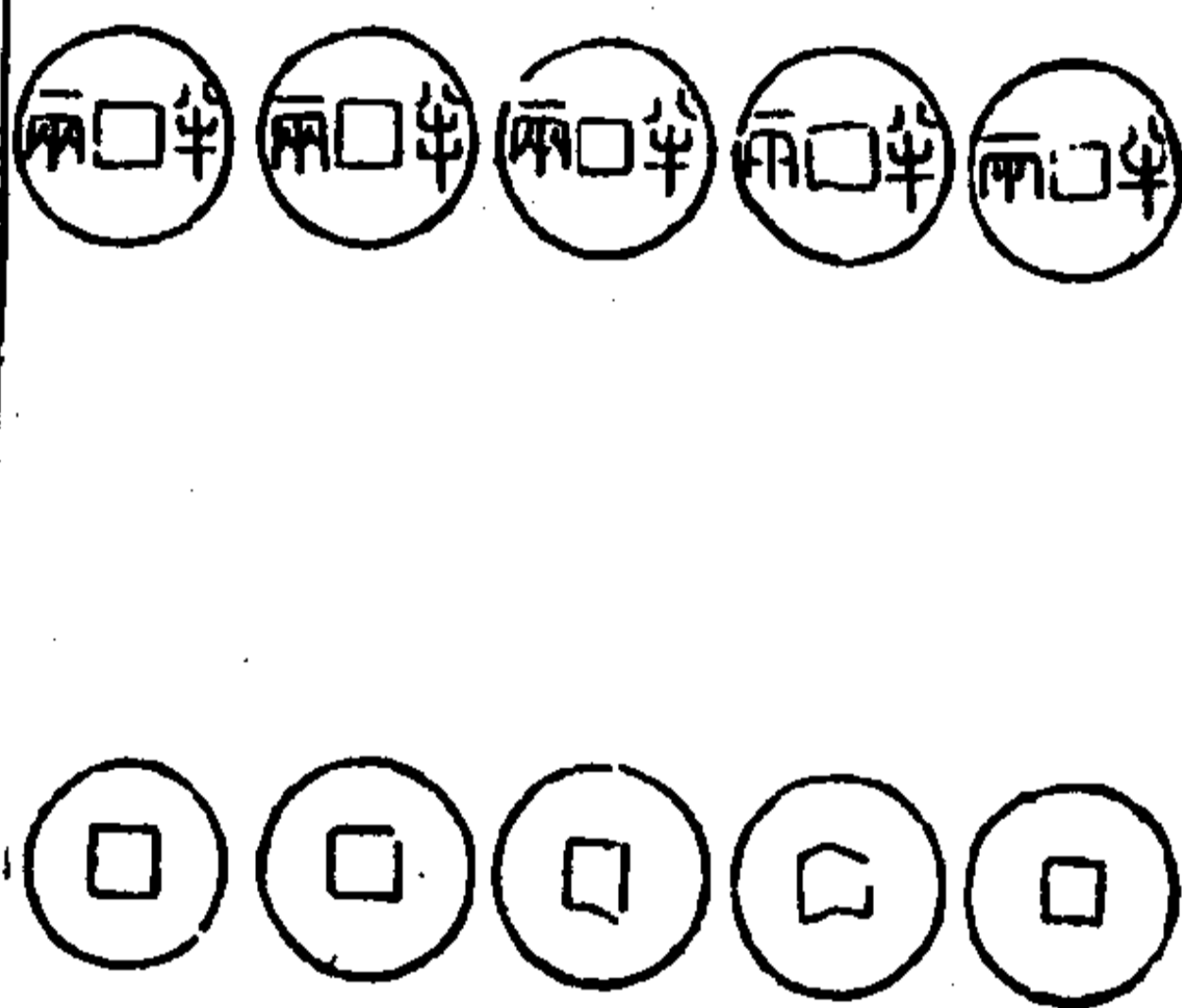


欽定錢錄卷一

欽定錢錄卷三



右漢初半兩錢較秦錢稍輕狀亦各不同並錄之按漢書高后二年秋七月行八銖錢應劭注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攷二十四銖為一兩今日行八銖錢而文作半兩然則襲其名耳實非半兩也馬端臨謂漢初惠秦錢重更鑄榆莢人患太輕故復行此



右文帝半兩錢較漢初更輕小形模字畫各異亦並錄之按漢書文帝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然則文半兩而稱曰四銖亦猶前八銖但仍半兩之名耳又吳王濞鄧通並盜鑄錢西京雜記謂文字肉郭與漢錢同洪志輒謂某為濞錢某為通錢實無據因錄此併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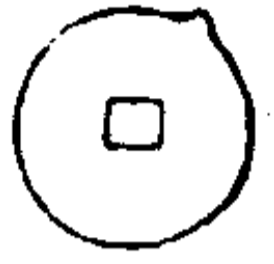
右武帝三銖錢按漢書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顏師古注曰新鑄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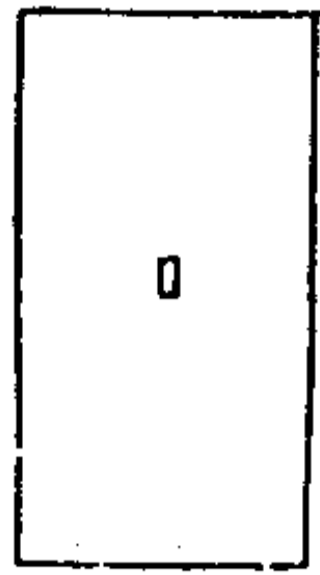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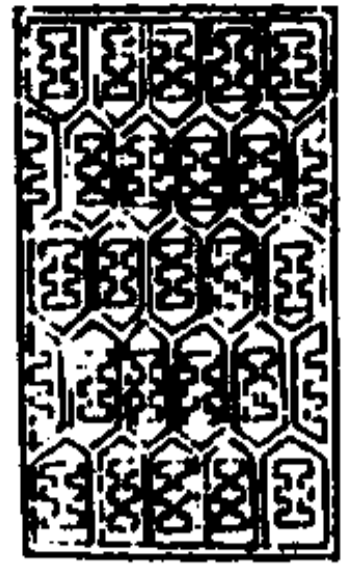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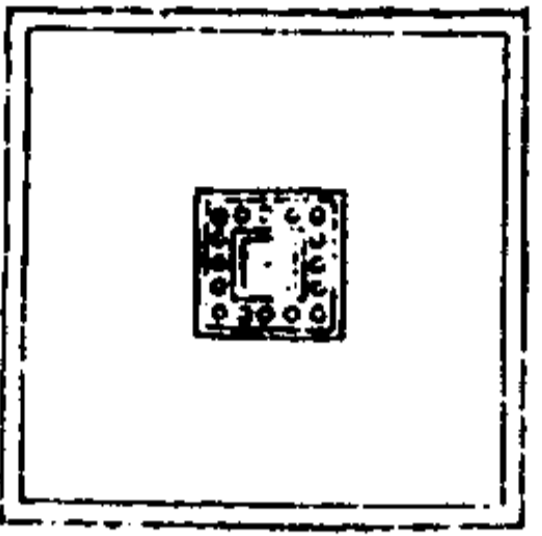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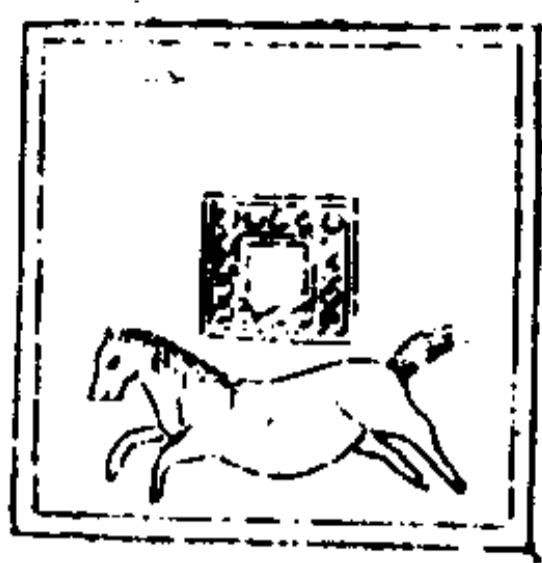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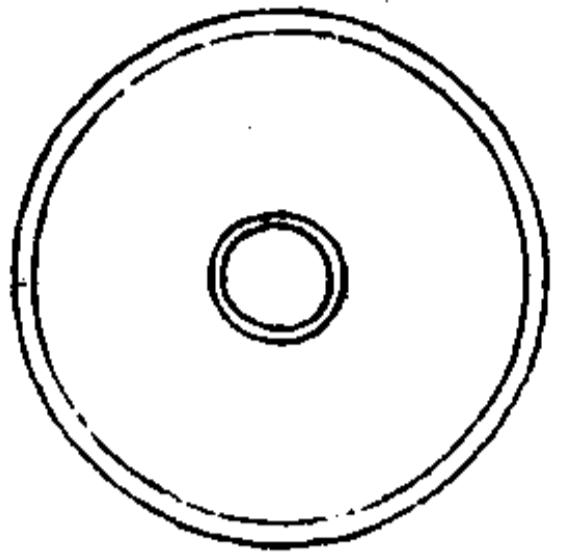
右一品為武帝有郭半兩錢按漢書武帝建元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顏師古注曰又新鑄作也明非八銖四銖之舊然其異同莫辨此品則以有郭為異故錄之李孝美曰張台說有傳形者有肉郭者有對文者有騰起字者



右一品為三豎文半兩錢洪志曰封氏云半兩錢有穿下三豎文者



右一品為傳形半兩錢張白說是也謂之傳形者半字居左兩字居右如紙背傳模然



右武帝金錢三品按武帝紀元狩四年有司請收銀錫造白金皮幣以足用此即白金也又食貨志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其二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其三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

三



右皆五銖錢按武帝紀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世謂五銖輪郭周正輕重得中以為法然行五銖後因民多姦鑄乃鑄赤仄五銖食貨志言後二年赤仄又廢於是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二官鑄故有三官五銖之名蓋漢之錢法屢變惟三官五銖為無弊顧今所收五銖甚夥惟赤仄其輪郭色赤後漢靈帝五銖有四出文昭烈帝有直百字梁敬帝有四柱文隋文帝五銖錢色白尚可辨至於後漢世祖建武十六年復行五銖曹魏明帝從司馬芝請行五銖五代宋文帝錢名當兩亦文曰五銖梁武帝亦鑄五銖又陳文帝天嘉二年元魏世宗永平三年西魏文帝大統六年並鑄五銖乃至董卓亦鑄五銖見袁宏漢紀涼張軌鑄五銖見晉書載記又疏勒龜茲以地近西涼並有五銖錢其形制無攷不能名某錢為其代所鑄也而洪志必強為分屬臚列於各朝之下實為臆斷茲錄其稍有等差者三種如右繫之漢武明創始耳



右一品所謂赤仄五銖也漢書武帝元鼎二年令京師鑄官赤仄注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此錢郭稍赤色雖年久仍與他錢異未知作法云何

欽定錢錄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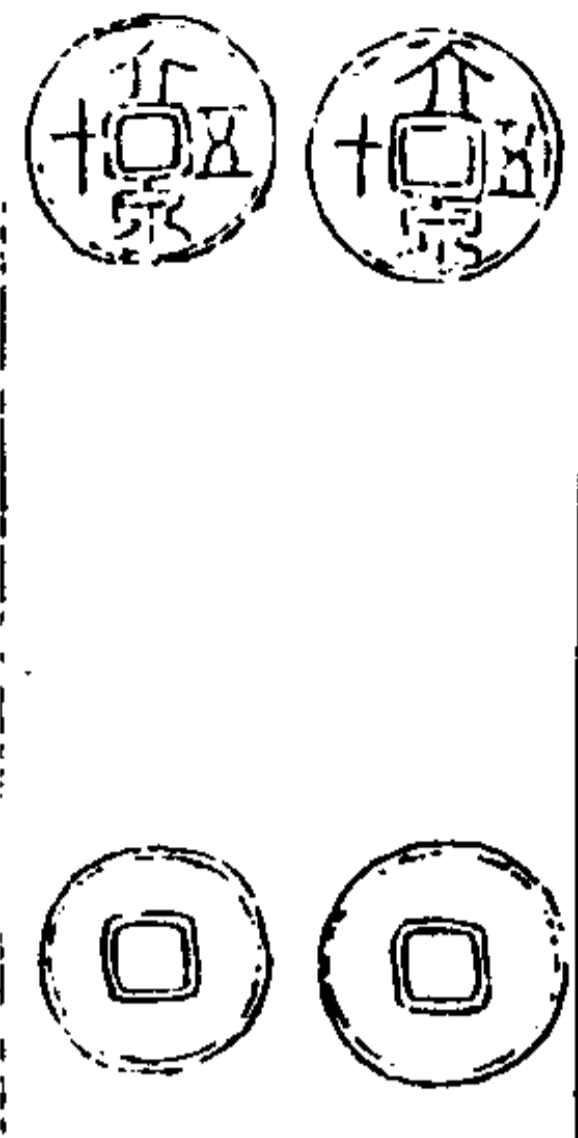


欽定錢錄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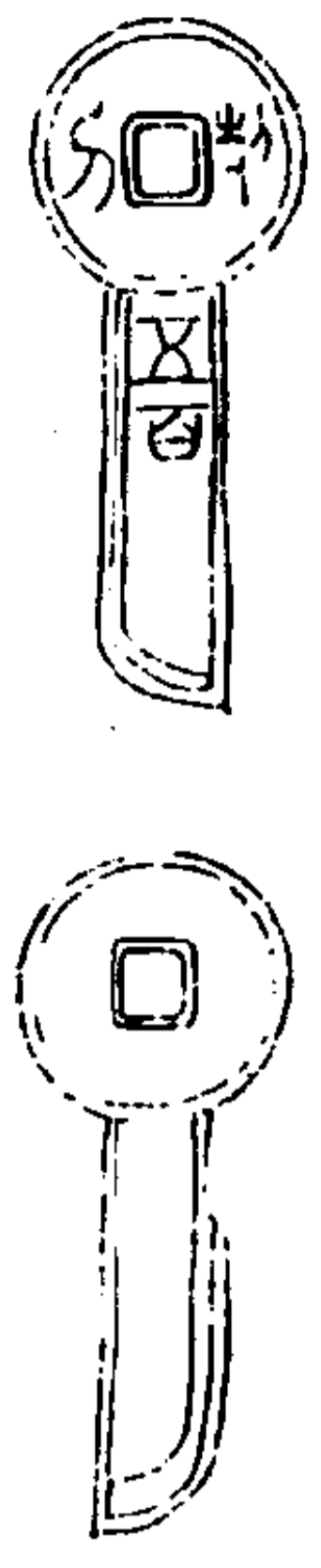
右王莽大錢按漢書食貨志莽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按今尺得徑九分有款大約是時尺度每寸為七分餘惟重只六銖稍贏蓋尺寸猶可尋而極重則闊歲久遠銅質銷蝕固難執一以定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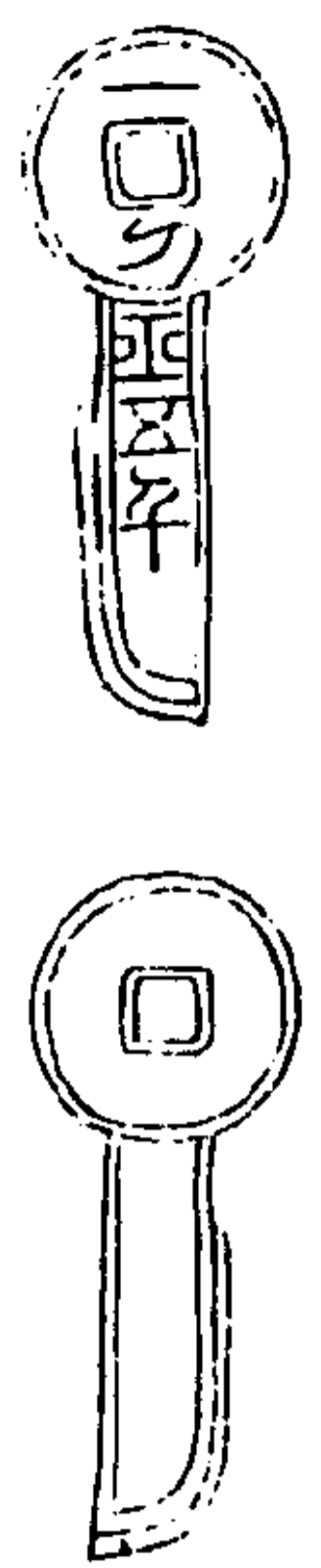
右錢文與前大錢同而形制遞小按莽傳莽造寶貨後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即前品與此錢也又云盜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蓋官私雜出故此二品又自有小大耳莽錢最多而大泉五十為初鑄攷漢自武帝鑄三官五銖後開宣元成哀平五世無所變更至是莽始變漢法與作紛然為改制之漸矣



右莽契刀食貨志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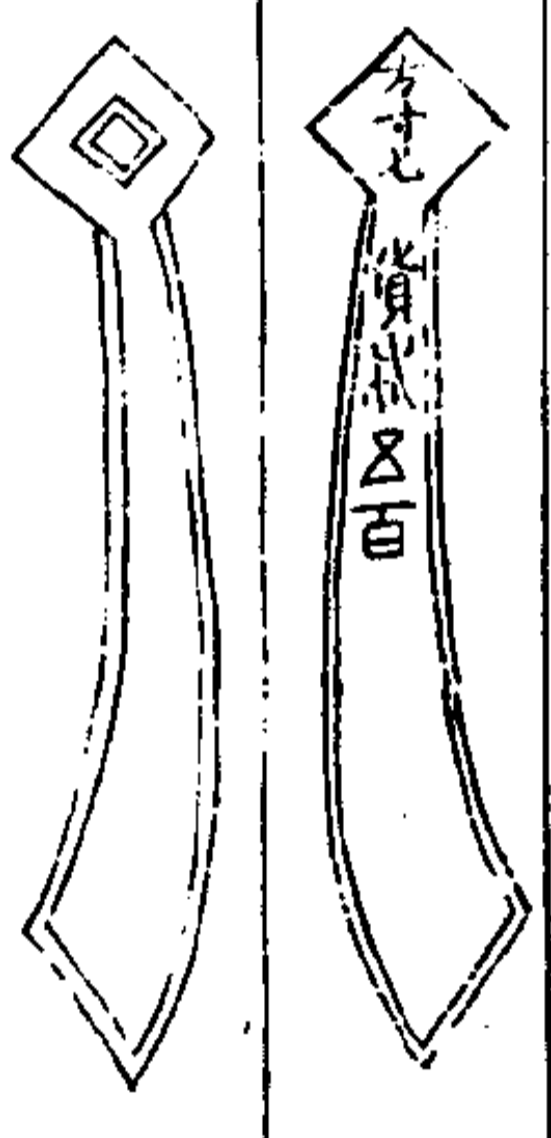
右莽錯刀文曰一刀直五千與志合



右一品泉志引張台說亦王莽所鑄文曰大黃布刀莽自言黃虞之後大黃莽之自稱也意者莽初謂布刀為一物後乃分為二耶



右一品亦泉志所有言宣和五年郭僕為益州蒙城令邨人得之田中柄端有方寸七三字彷彿隸書背有方孔不透身形如刀文曰貨布五百疑王莽鑄今按莽因劉氏為金刀遂改作布不應復有刀形而五百字與契刀適合前大黃布刀亦統言布刀是或其居攝時所為張台謂莽初以刀布為一物者也



右莽小錢



右么錢



右幼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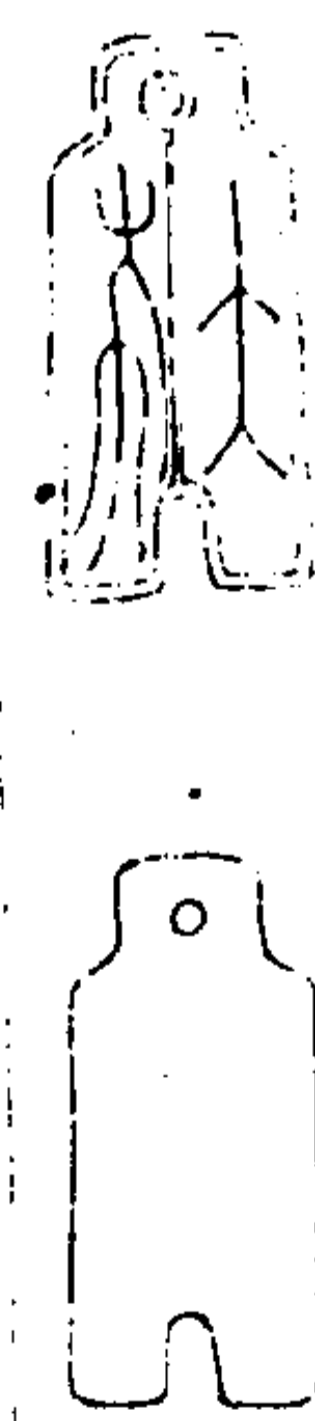


右中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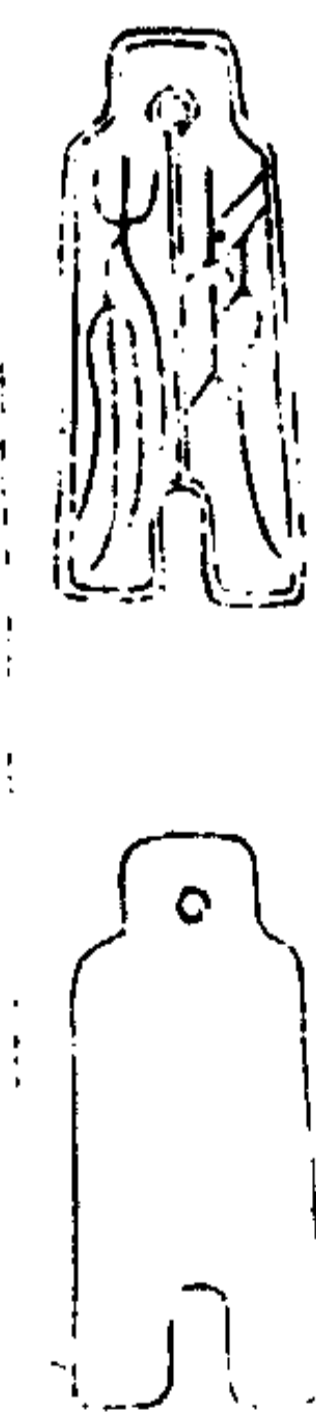


右壯錢按莽既僭真龍錯刀契刀及五銖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泉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么泉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泉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泉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泉四十同前大泉五十是為錢貨六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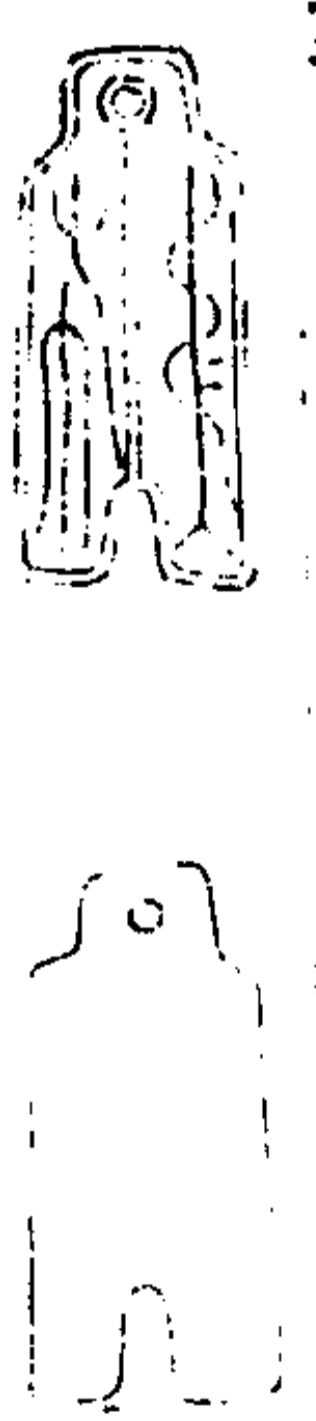
右莽大布



右次布



右弟布



右壯布



右中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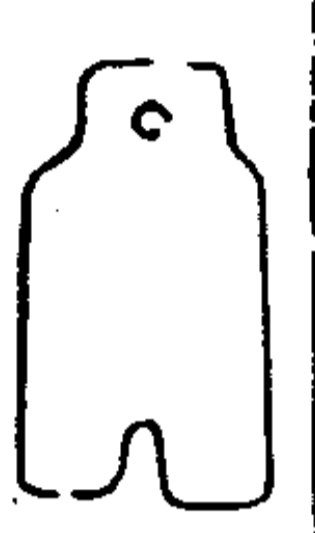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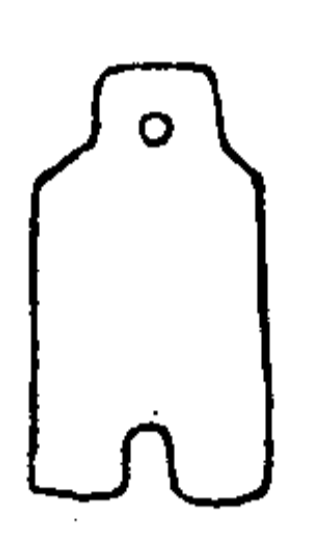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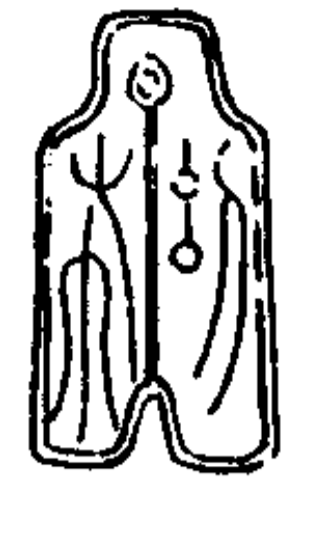
右差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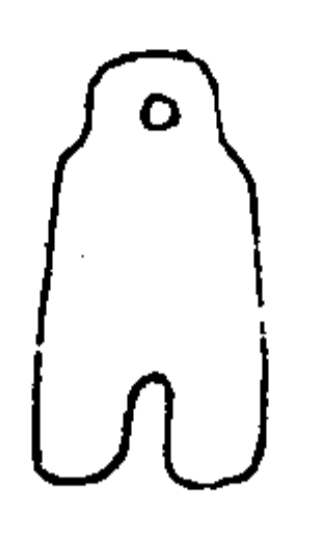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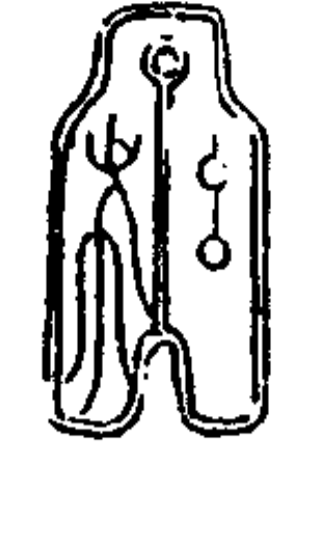
右厚布



右幼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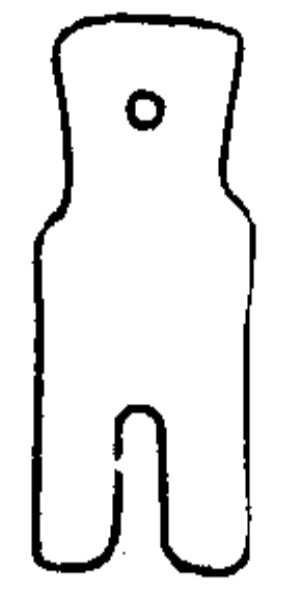
右么布



右小布按志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



右莽貨布按莽偽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其文右曰貨左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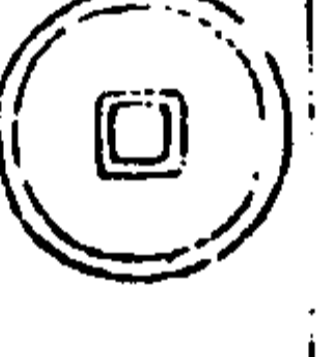


右一品洪志載入異布類形制分寸均合特面文莽字作瑞羽字作羽小字作羽背文火字作十當由傳寫之誤洪遵及李孝美譜俱言不可識今按屋字與舜當金尙字相近其背文瑞字即貨字也即布字也孝美亦言與大黃布刀規制相似而貨布二字復合且莽動輒引黃虞自謂舜後或曾仿當金而又變其文也緣刻於莽貨布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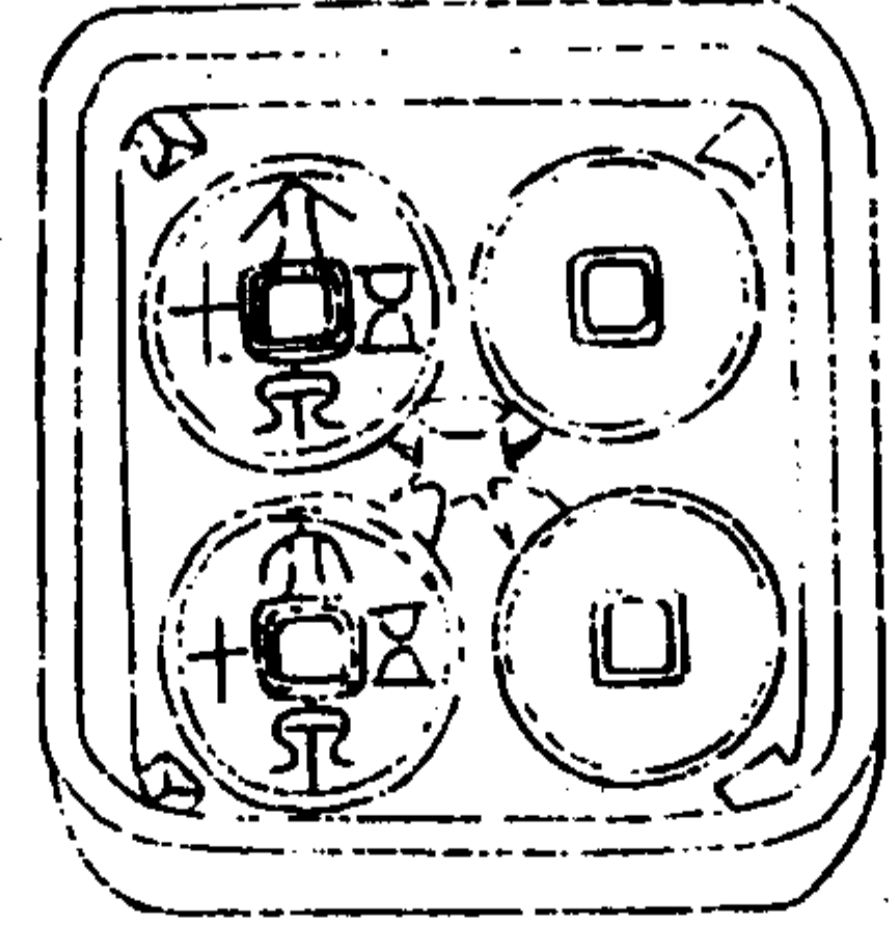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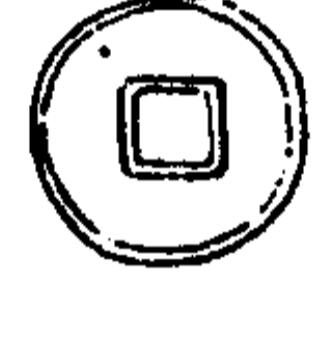
右莽貨泉按貨布直貨泉一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



右貨泉按凡志云徑一寸者寸為今七分餘則此品稍大為異於前因文同併識於此



右一品重十三銖有鳳右文貨字猶可辨其左隱起亦泉字色澤奇古非漢以後物疑貨泉別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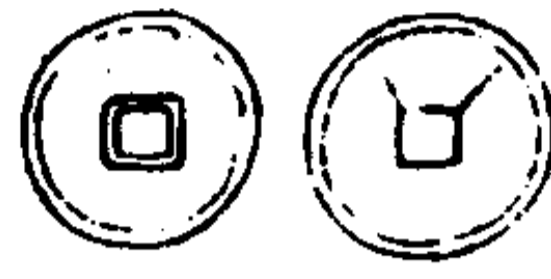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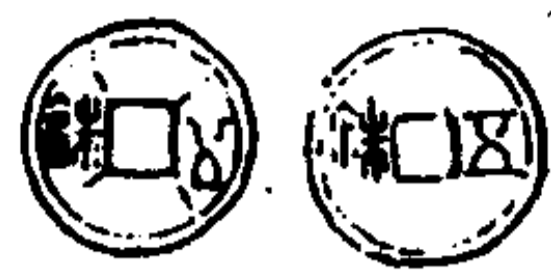


右莽錢范左列錢文二曰大泉五十以是知為莽物也前此圖志俱未收錄惟我朝秀水朱彝尊曝書亭集有之攷其所記與此器無纖毫之差命之曰錢范者範金必先合土實范於此博土印范上覆之則錢函方圓皆為凹文然後煎銅液澆其上則錢為凸文而錢文以成故謂之范此器既不見於他書彝尊之說復未詳其用爰圖於莽諸錢之後并識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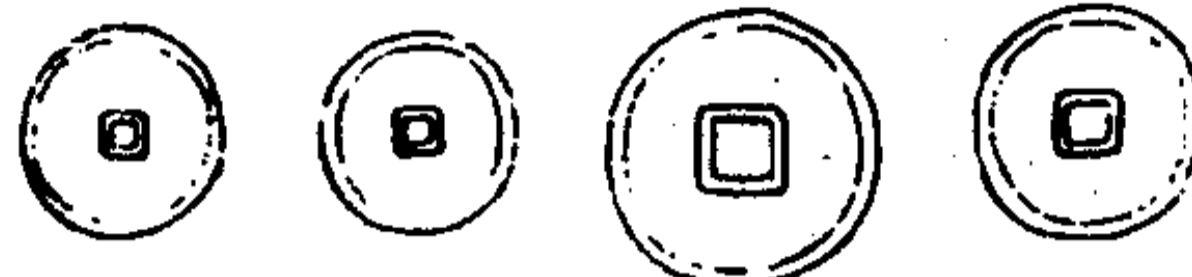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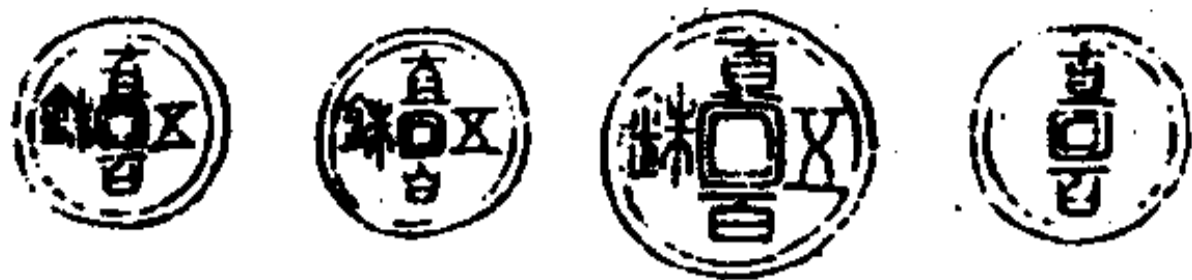
欽定錢錄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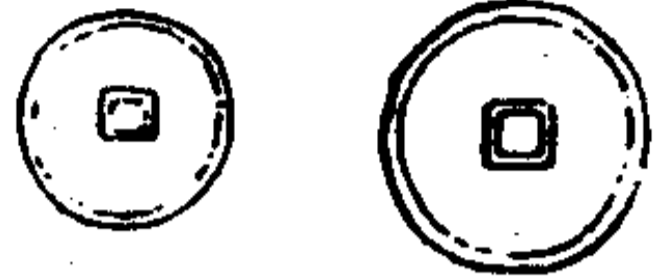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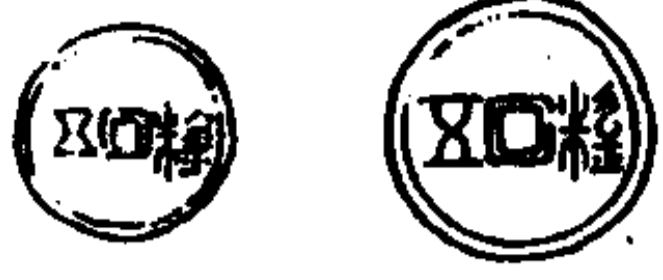
欽定錢錄卷五



右漢靈帝四出五銖按終後漢數百年俱行五銖錢桓帝時議改鑄大錢劉陶言其不便乃止至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而獻帝春秋曰靈帝作角錢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於邊輪今所收或止背文二道其四出者短不及郭是為小異耳



右蜀漢昭烈帝直百錢按昭烈帝取蜀從西曹掾劉巴議鑄直百錢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今首一品文直百是已曰直百五銖則所云勒為五銖者也洪志引舊唐書徑七分重四銖今所收大小輕重不一不盡如舊唐書所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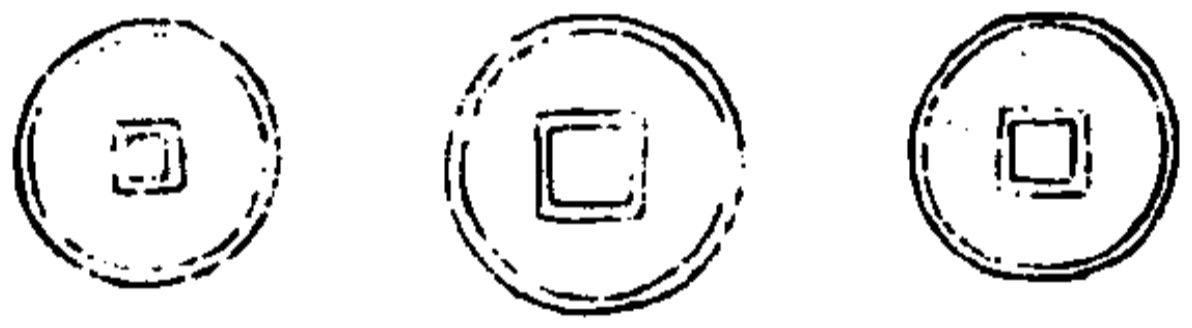
錢錄

七九

右傳形五銖錢大小二種銖字篆法微不同按顧烜譜謂昭烈鑄傳形五銖蓋五字居左銖字居右仿傳形半兩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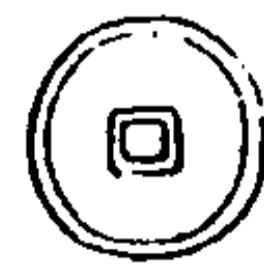
右昭烈帝為字錢按洪志言昭烈錢凡四種有一種面文相類背肉粗惡穿左有一為字此品面無文背有為字附錄於此



右三國吳大帝大錢按吳志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至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而洪志謂當千錢有兩品攷晉書大者謂之比輪小者謂之四文今大小二等是已



右太元貨泉洪志謂不知年代今據唐書孝武皇帝年三丙子改元太元則此為孝武所鑄顧東晉鼓鑄事不見於史傳攷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實云云亦止禁百姓銷壞及商賈轉貨與夷人不聞開鑄也又攷涼張駿於晉明帝太寧二年亦改元太元則此錢究未知誰氏鑄後人謂以年號繫錢始於五代宋孝建若據此錢則孝建又在後當以此錢為始矣



右後趙石勒豐貨錢石勒鑄豐貨錢見晉書按此錢梁初猶行之通考謂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是也



右一品文曰漢興洪志以為漢莢錢蓋緣顧烜李孝美之誤按李壽於東晉成帝咸和十二年改國號曰漢改元漢興此當是李壽鑄若云漢初錢文實無據且形質篆法亦與西京全不類今政之謹錄於此

欽定錢錄卷五



右五代宋文帝四銖錢按文帝紀元嘉七年鑄文曰四銖重如其文



右武帝孝建四銖錢按武帝紀孝建元年鑄顧烜譜云一邊為孝建一邊為四銖洪志引舊譜孝建二字並葉文四銖則大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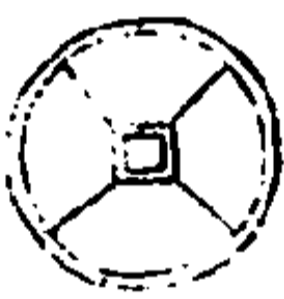
右廢帝子業二銖錢按子業紀永光元年二月庚寅鑄二銖錢三月甲辰罷



右廢帝永光錢洪志引徐氏說辨其文曰永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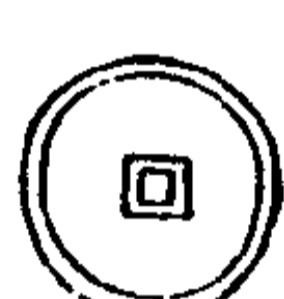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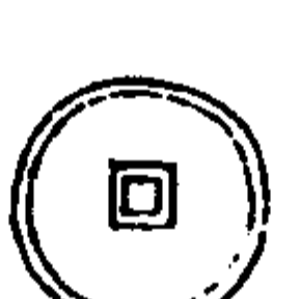
右廢帝景和錢按通考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考大明八年閏五月子業即位其次年乙巳春正月乙未朔改元永光秋八月改元景和十一月被害明帝自立十二月改元泰始則景和無一年甚明通考所稱疑有誤此錢蓋改元景和後所鑄非二年也輪郭肉好亦與一銖不同與一銖固當為兩種而馬氏誤合之為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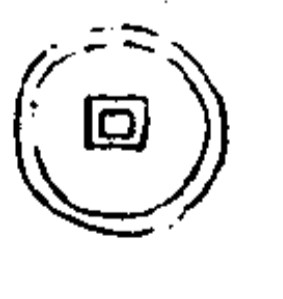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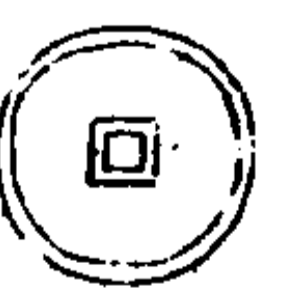
右梁武帝鐵錢按本紀普通四年十一月戊午用給事中王子雲議始鑄鐵錢而隋食貨志亦言普通中鑄鐵錢顧烜言有五銖及五銖大吉大通大富等文此數皆皆是



右五銖女錢按食貨志梁五銖錢肉好周郭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即公式女錢也以其官鑄故謂之公式曰女錢者因其時有豐貴名男錢也張白曰背有好郭者公式女錢無好郭者女錢是誤以公式女錢為二而不知其固是一種今政之



右太平百錢凡五種篆法各不同大小有間末一品錢字作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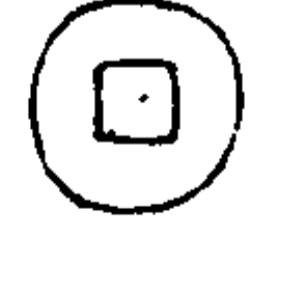
右定平一百定字泚缺



右錢文曰五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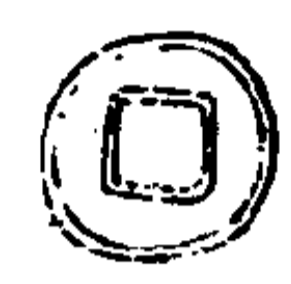


右對文五銖錢面背皆文曰五銖按隋書食貨志梁武帝時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雜錢五朱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又通者定平一百五銖文曰定平雜錢五銖文曰五銖又五銖文曰五朱又有對文錢其原未聞豐貨錢代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也今諸錢皆梁以前鑄以其為武帝時民間所用爰錄於此惟雜錢五銖與五銖品同異莫辨故弗志其直百一種入於石趙此不重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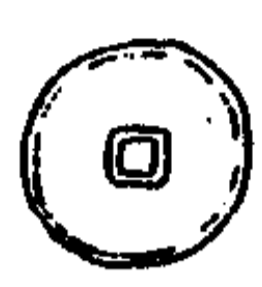
右敬帝四柱五銖按本紀太平二年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准二十王辰改一准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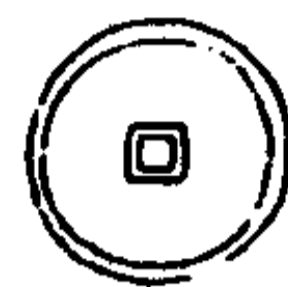
右兩柱五銖按隋書食貨志梁末又有兩柱錢與四柱同



右陳宣帝大貨六銖錢陳書本紀大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隋書食貨志云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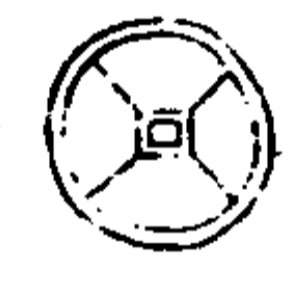
右後魏高祖太和五銖錢北史食貨志高祖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



右孝莊帝永安五銖錢按通考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從秘書郎楊保謙乃鑄五銖錢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鑄亦聽人就鑄又隋書食貨志齊神武執政之初承魏舊用永安五銖蓋此錢行用頗久故董道又謂為北齊永安五銖而洪志乃別繫於東魏之末其實非一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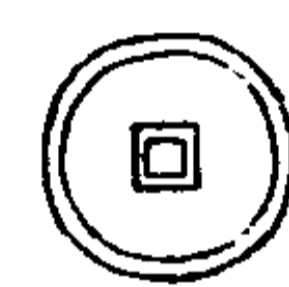
右永安土字錢有四出文洪志面文永安五銖幕文土字計後魏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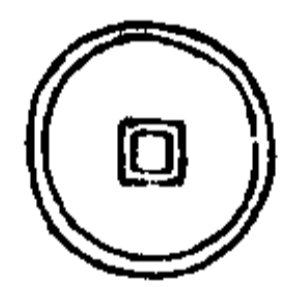
右永安錢四出文同前無土字洪志引三國典畧云是令公百錢錢未可為據今附於土字錢之後



右北齊文宣帝常平五銖錢按北史天保四年春正月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又隋書食貨志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製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



右後周武帝布泉一種錢按北史後周書武帝保定元年秋七月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又隋書食貨志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



右武帝五行大布錢本紀及隋志並稱建德二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今按大字據篆法乃泉字殊不可曉



右宣帝永通萬國錢本紀及隋志並稱大業元年鑄以一當十通考謂大成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三品並用今按宣帝大成元年二月辛巳改大成元年為大業元年此錢為十一月所鑄自應稱大業通考稱大成非是又于字亦十字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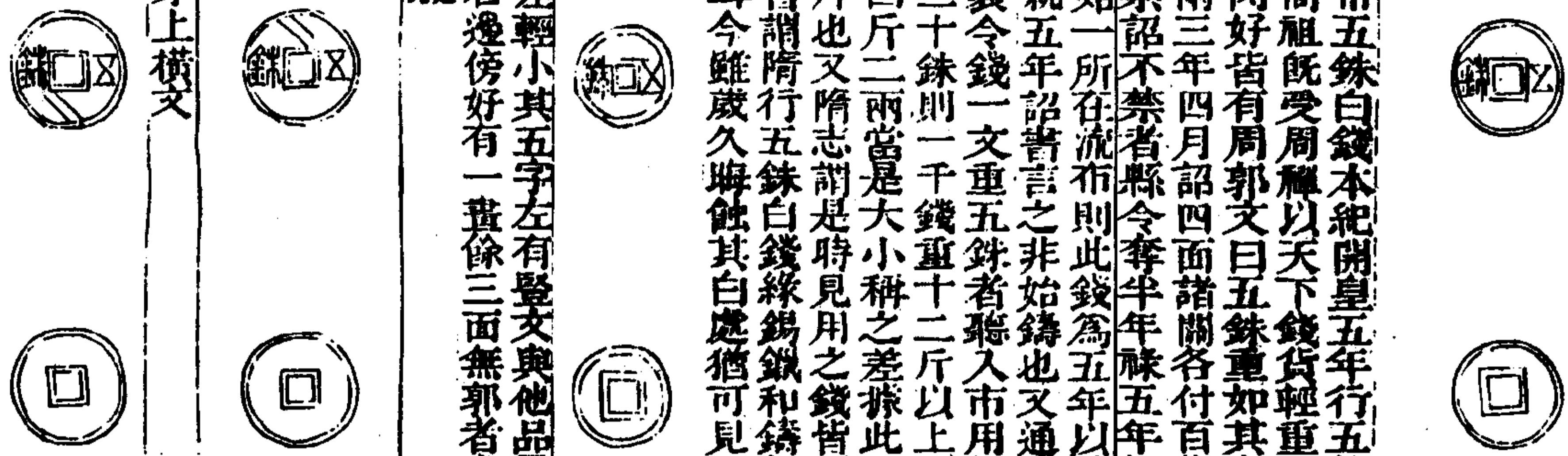
右一品篆文甚古異面文萬字鐘鼎篆背文可識者明字萬字餘黠蝕莫能辨以其面文同前附錄於此



右隋文帝五銖白錢本紀開皇五年行五銖錢而隋書食貨志言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四年嚴舊錢之禁詔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則此錢為五年以前所鑄本紀所稱蓋止就五年詔書言之非始鑄也又通考謂後魏食貨志齊文襄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則一千錢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是大小稱之差據此則隋代乃以三斤為一斤也又隋志謂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鐵云云故唐書謂隋行五銖白錢綠錫鐵和鑄故錢色白人遂謂白錢耳今雖歲久晦蝕其白處猶可見

右一品差輕小其五字左有豎文與他品異洪志引舊唐書謂五字右邊傍好有一畫餘三面無郭者也作左今仍原文後開通諸錢仿此

右五銖穿上橫文



右五銖穿下橫文

右五銖穿上一星

右五銖穿下一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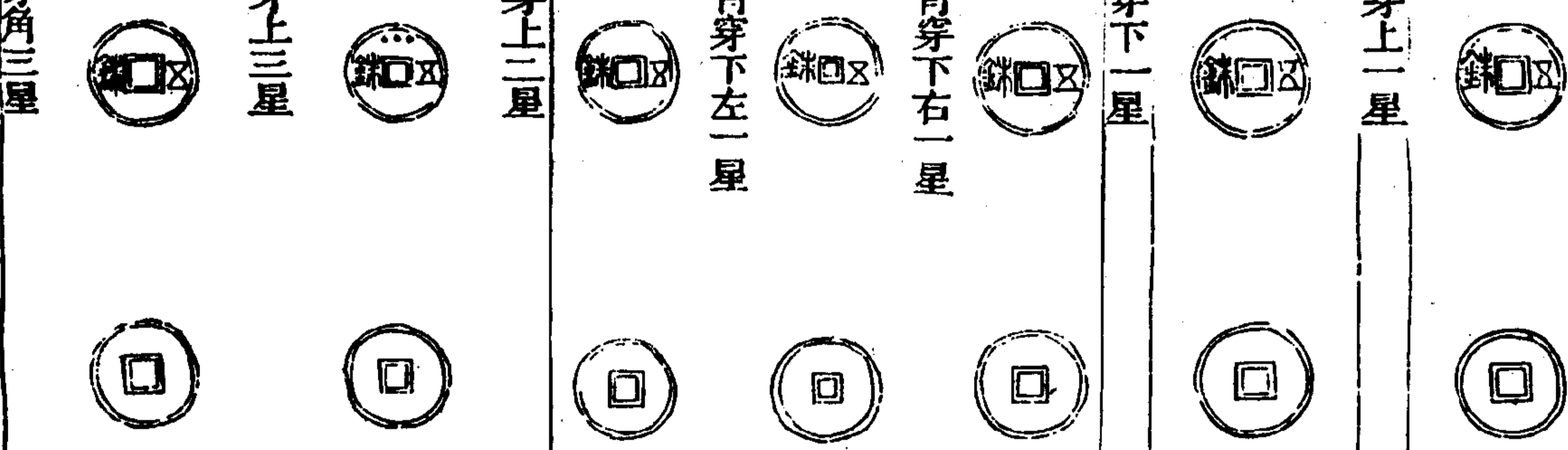
右五銖背穿下右二星

右五銖背穿下左二星

右五銖穿上二星

右五銖穿上三星

右五銖穿角三星



右五銖穿下三星

右五銖穿上四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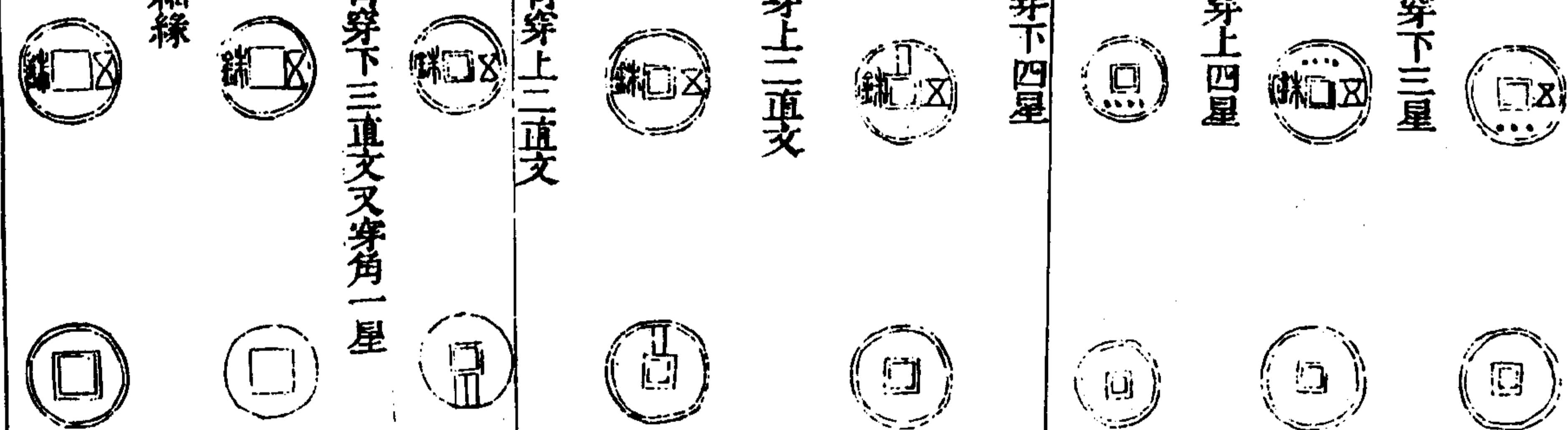
右五銖穿下四星

右五銖穿上二直文

右五銖背穿上二直文

右五銖背穿下三直文又穿角一星

右五銖細緣



錢錄卷七

一〇五

錢錄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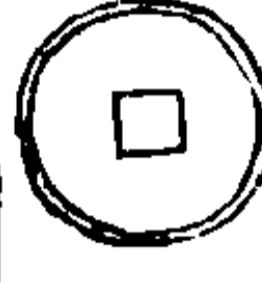
一〇六

錢錄卷七

一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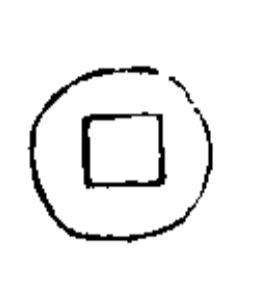
右五銖間緣以上各種五銖計一十八品按自漢武帝造五銖錢後世形製岐出難以枚舉亦不以五銖為準但存其名而已又況南北朝民間私鑄益盛其源流弗可探討張台曰五銖錢有穿上一星至五星穿下一星穿上下各一星漫面穿傍一星至三星五字之內上下各一星穿上橫文穿下橫文細緣間緣等名今傳者尚多以府所收各錄其一其間無穿上五星並上下各一星者穿下三星銖銖字四星一枚面文全蝕且微小並錄於此



右平當五銖洪志云平當內郭夷坦當字漶漫或曰漢代所鑄今按平當二字作直楷非漢製也



右五銖錢去朱如梁初所行五朱去金以朱為銖也洪志引徐氏說名曰五金錢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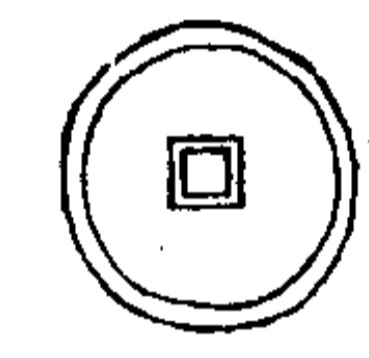


右小錢一品右文曰五左如王意不可曉疑亦五銖字增減也與前品蓋俱是五銖別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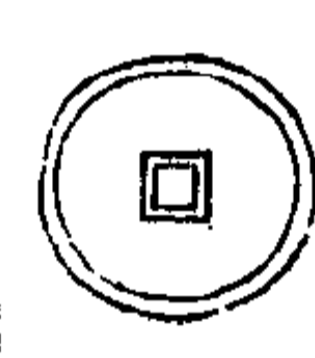


錢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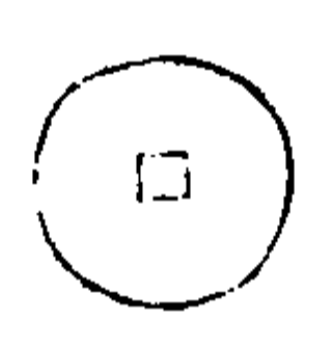
右大錢一品洪志有之引顧烜說臺主衣庫有此錢文曰五銖七千曰中王之錢而舊譜謂五銖已千今按篆文乃十千耳至教素云此錢最大文為錢中之王亦較顧說為勝蓋鑄錢者偶為之今鑪工凡新開鑄必先造一二枚大者名母錢意即此類又按顧烜乃梁人其時已有此錢則當是六代前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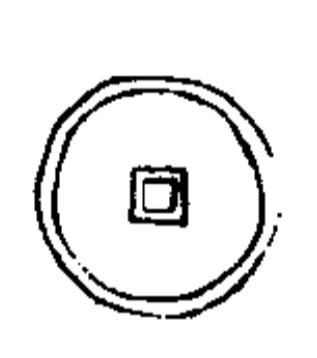
右五銖大泉亦顧烜譜異錢七種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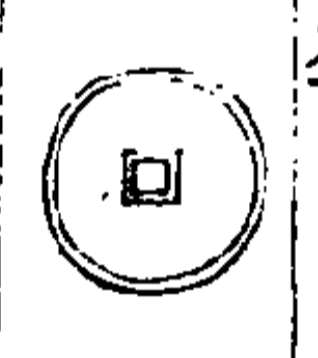
右兩銖顧烜曰劉氏錢志所載異錢之一



右續銖洪志云形制頗類五銖面無好郭其文右曰續左曰銖今案面文好郭全惟漫平應云漫無好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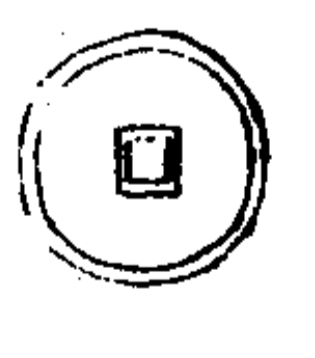


右二種曰雙五曰雙十並見顧烜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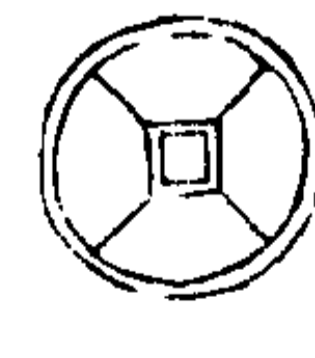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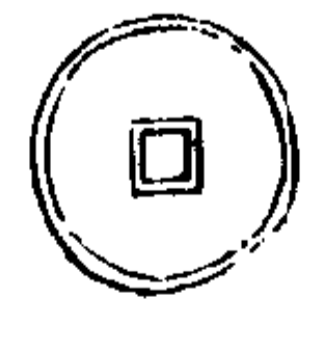


右一種作五字凡四重道謂之四五錢皆五銖之變文也附于五銖諸品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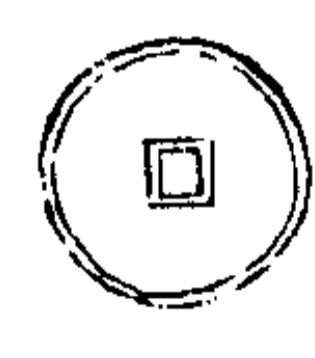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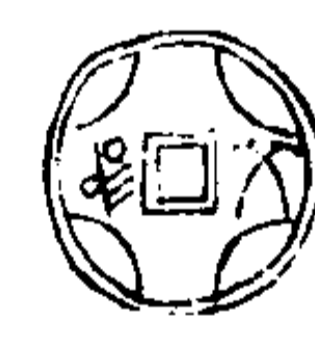
錢錄



右二品洪志俱名曰兩銖董道曰考字書無銖字又不與篆合乃引釋真觀書披緒辨疑謂自梵書中出今按書字漢甘泉證銘原有之然隸字則又未可並讀作銖矣至梵書橋字與錢文無涉董說附會蓋好奇之過意此二品皆左文讀與半兩錢類曰兩兩兩者如前品續銖此等固不得強為之解矣



右大泉二品其一泉字居右曰大泉二十後一品泉字居下曰大泉五十篆法如王莽大泉而面背皆作四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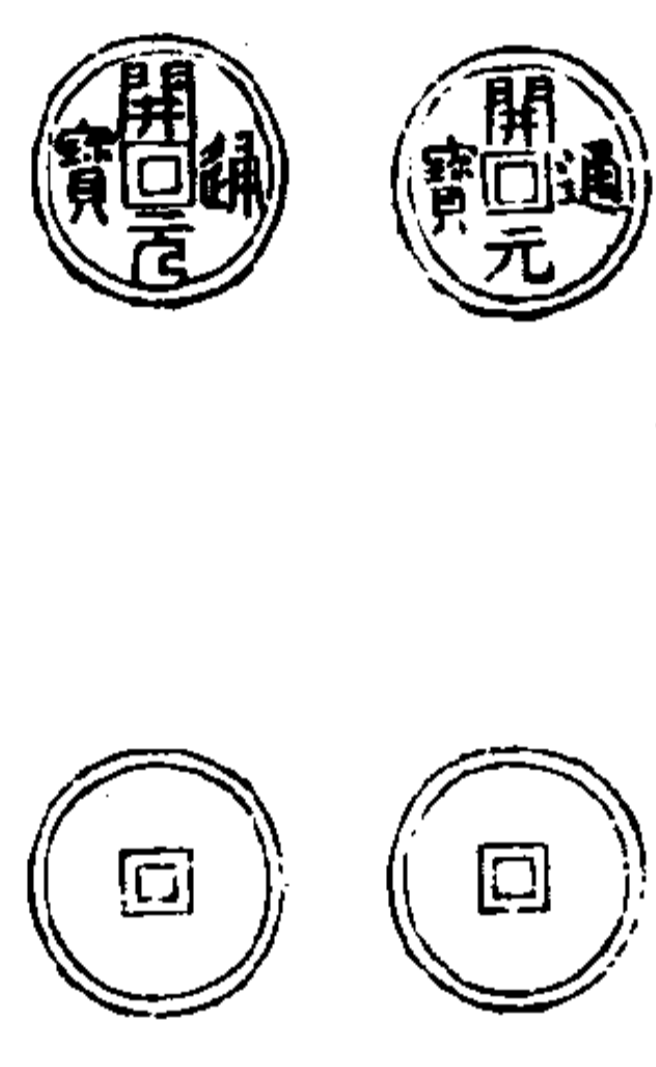
錢錄  
右一品右曰文左一字不可識穿角作曲文如四出



右通行泉寶其漫有仰月形亦洪志所有今按錢文繫寶字始於周景王寶貨後王莽漢用之至唐以後乃概稱寶如通寶元寶是也此錢文曰寶又仰月形亦與唐鑄相近

欽定錢錄卷七

欽定錢錄卷八



右唐高祖開元通寶錢按舊唐書高祖即位仍用隋五銖錢武德四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右開元錢左挑文



右開元錢穿上仰月文



右開元錢穿上偃月文



右開元錢穿下偃月文



右開元錢穿下斜月文



右開元錢雙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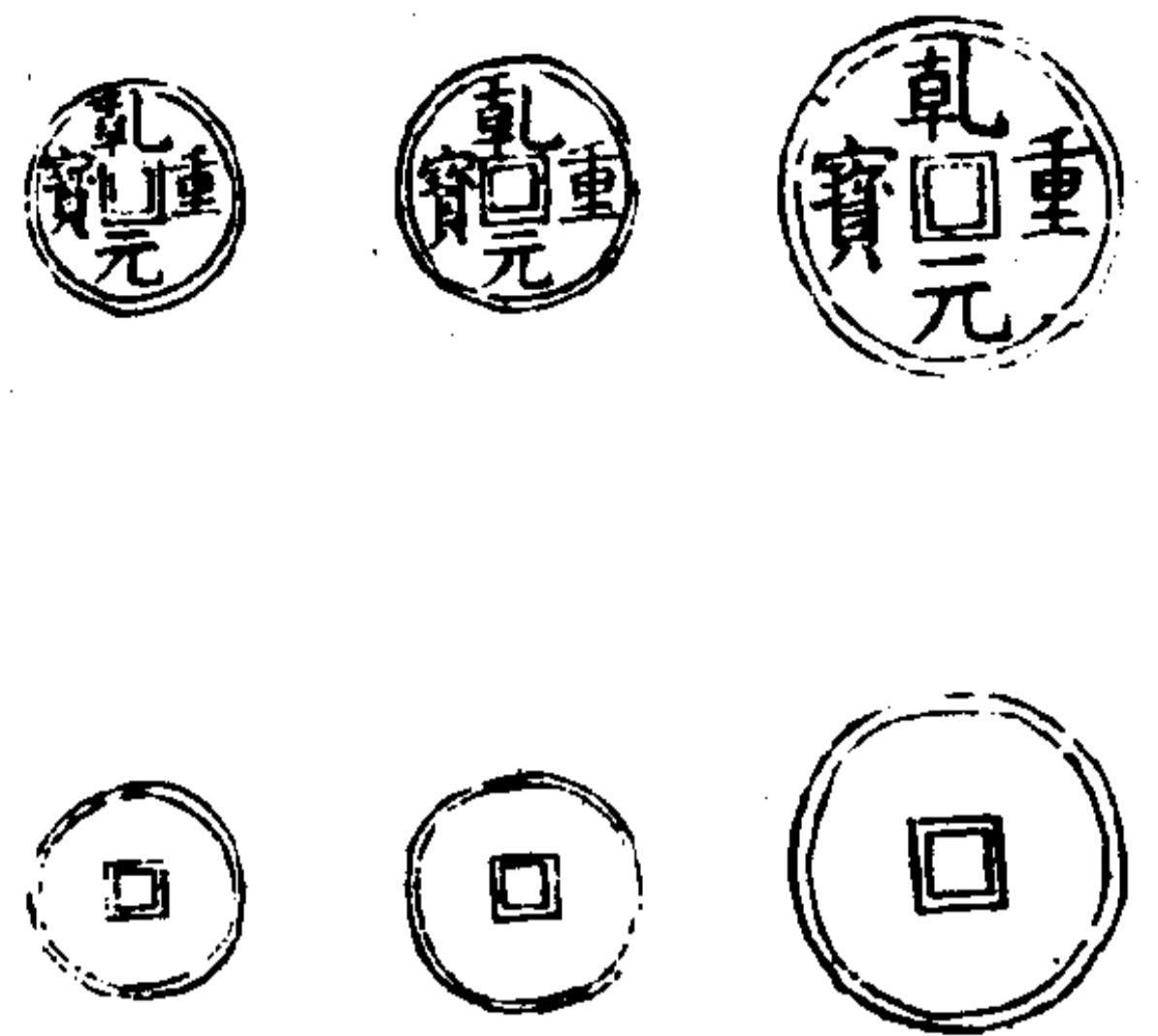
右開元錢穿右立文以上凡七種舊唐書統謂之甲文錢錢寶錄云初進蛾樣日文德皇后捐一甲跡故錢上有捐文李孝美曰此錢元字次畫端或有挑向左者世謂之左挑俗甚愛重背文亦有兩甲痕者今按新舊唐書並云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州又賜秦王齊王三爐右僕射裴寂一爐以鑄又五年五月又於桂州置監則此背文各種意錢錢者私為標識以別之耳不盡如前人所云也即內府所收各錄其一以資考古者觀覽焉



右高宗乾封錢舊唐書乾封元年封嶽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乾字直上封字在左時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其後以商賈不行米帛涌貴復下詔乾封新鑄之錢令所貯納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爐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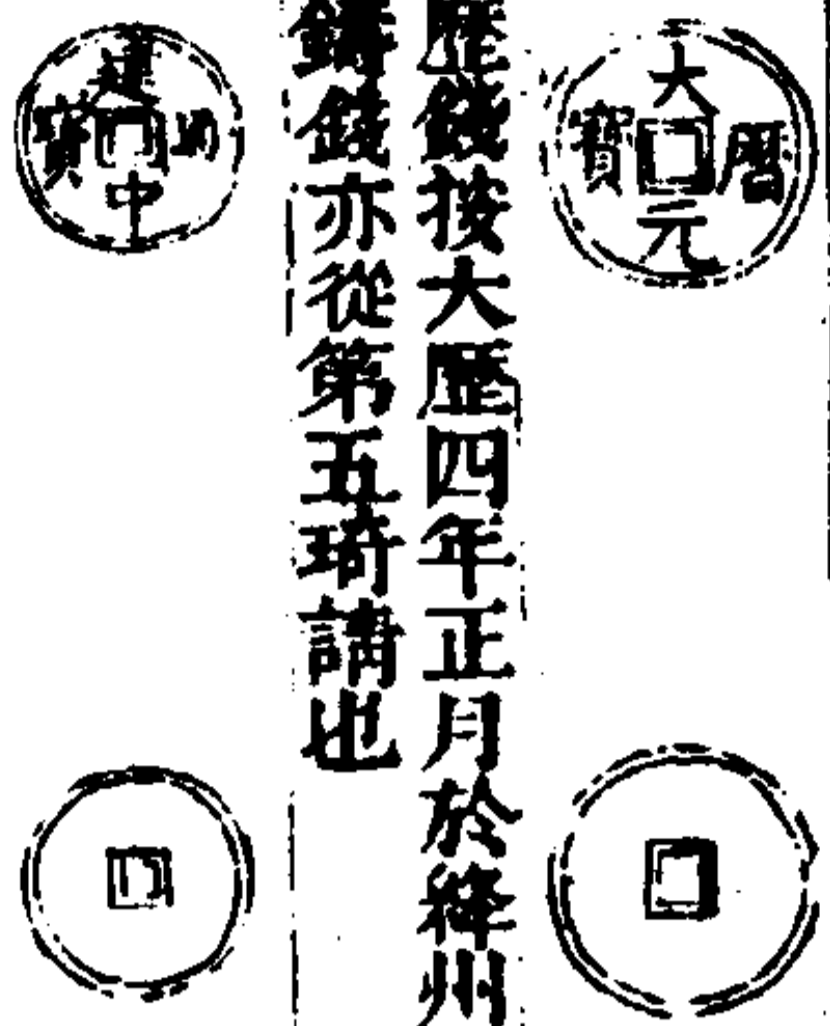






右肅宗乾元錢舊唐書乾元元年詔曰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為新鑄不廢舊錢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二年三月琦入為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詔從之按此則乾元錢似止於當十當五十小大一種然考實應元年改行乾元錢一以當三乾元重寶小錢一以當二重寶大錢亦一以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則當日所鑄大小雜出而重輪又名重寶且非獨大錢名重輪明矣今所收約有四等並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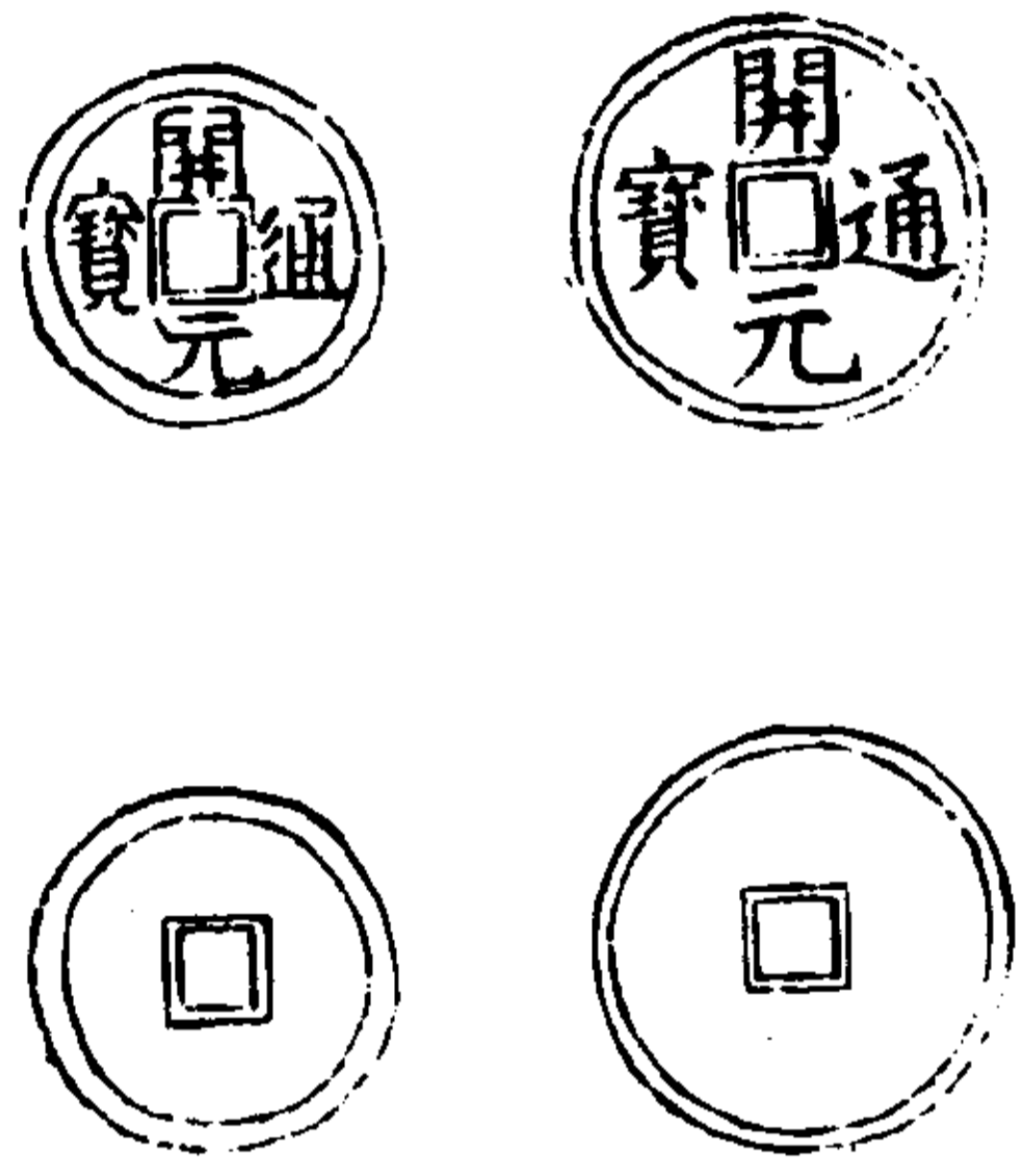
右代宗大歷錢按大歷四年正月於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爐鑄錢亦從第五琦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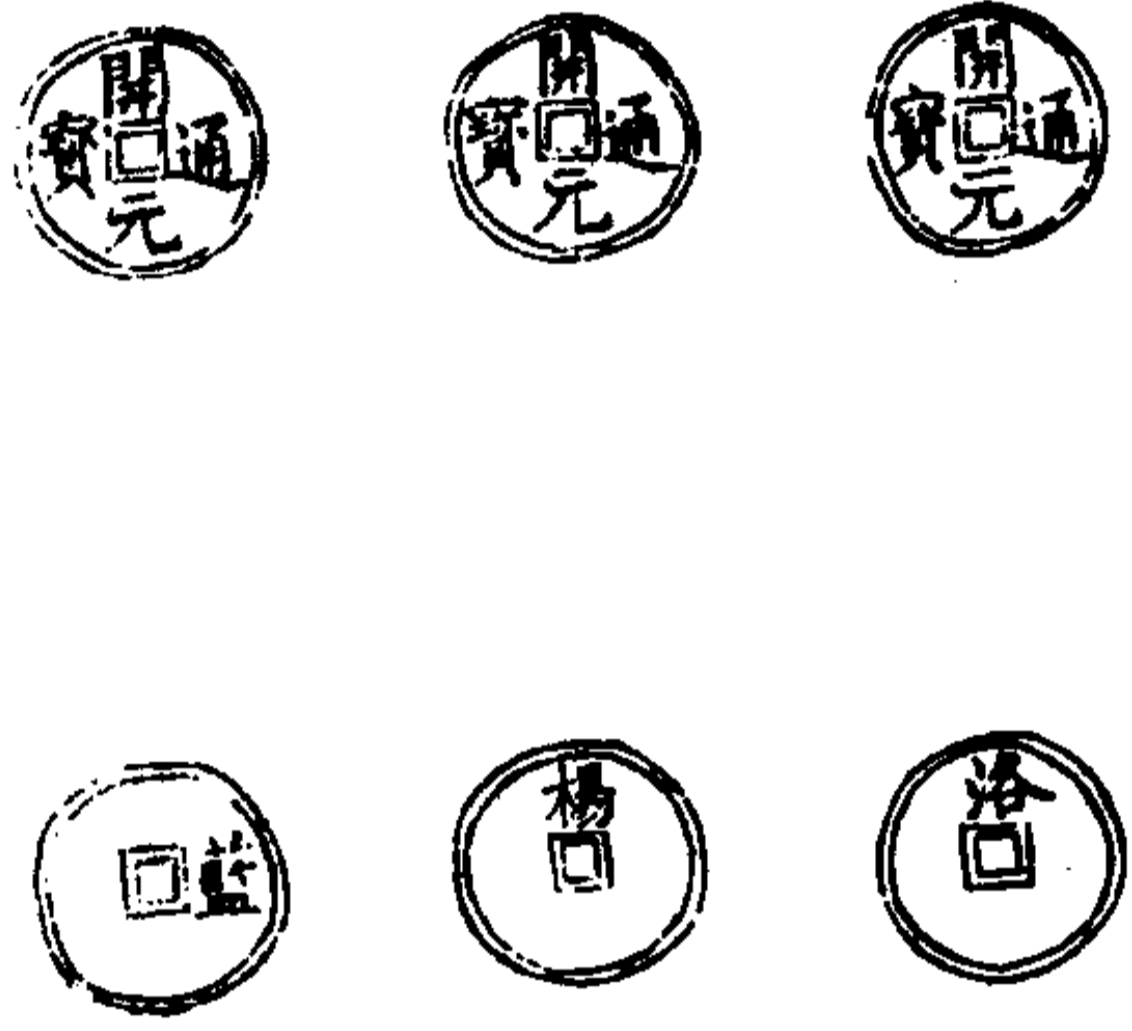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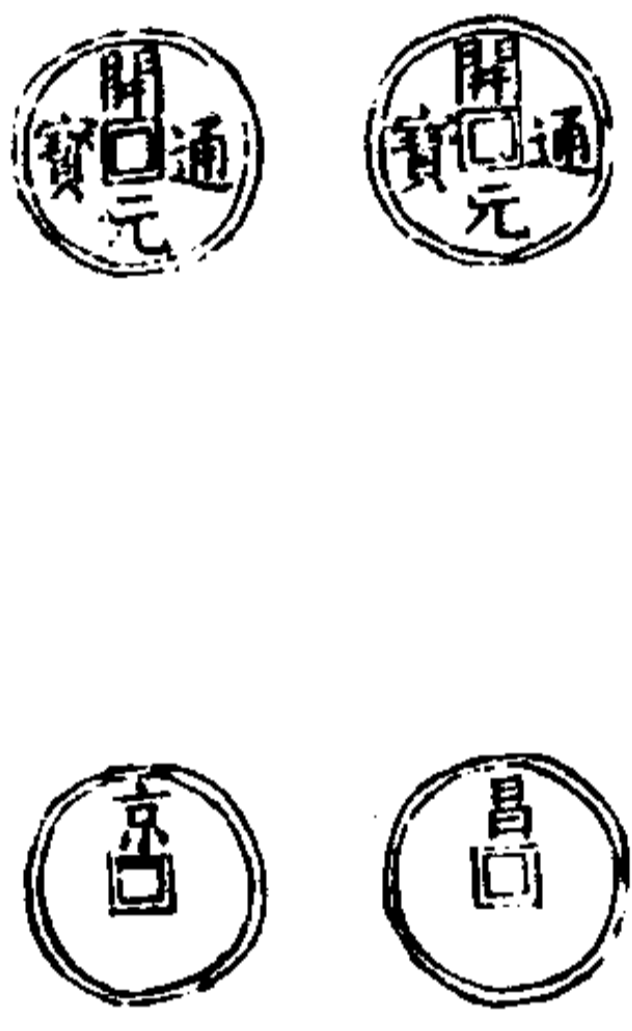
右德宗建中錢先是江淮錢監歲鑄錢輸京師而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至二千於是戶部侍郎韓滉言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爐鑄錢每千錢費九百德宗從之見舊唐書

錢錄八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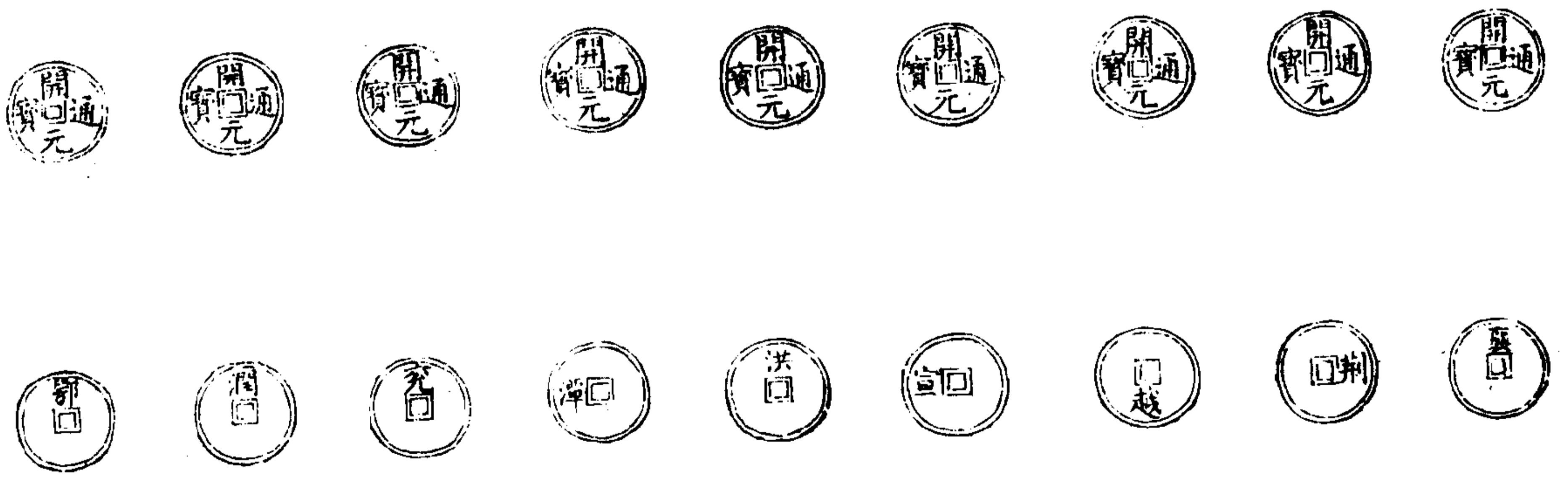


右德宗開元大錢二種前一品開緣者差小按開元錢終唐之世未嘗斷鑄非若宋以後專用年號鑄錢改元則須別鑄也據舊唐書食貨志建中初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亦未言錢文若何然開元不開有別種大錢則是時所鑄無疑耳



錢錄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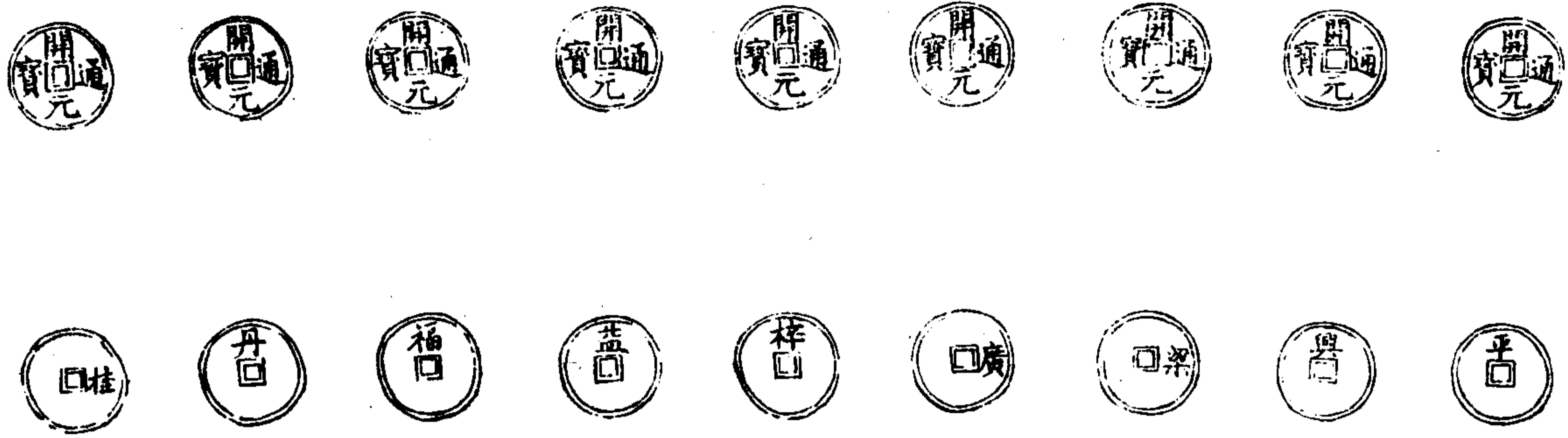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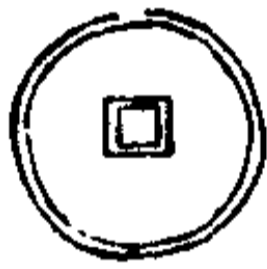
錢錄八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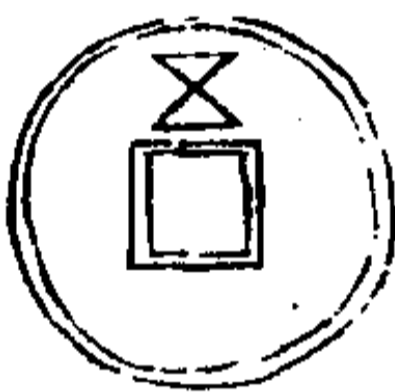




右武宗會昌開元錢二十三品新唐書食貨志武宗廢淨屠法永平監官請以銅條鑄鑄鑄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舊錢今背文昌字則李紳所進新錢以表年號者也京字則京兆府洛字則洛陽楊字則揚州舊譜謂改以楊字者藍田縣以藍字襄州以襄字江陵府以荆字越州以越字宣州以宣字江西以洪字湖南以潭字兗州以兗字浙西以潤字鄂州以鄂字平州以平字興元府以興字梁州以梁字廣州以廣字東州以梓字西川以益字福州以福字丹州以丹字桂陽以桂字又李孝美謂楊字錢終莫之見遂疑當時已行昌字而未嘗改今則實有此錢臚列可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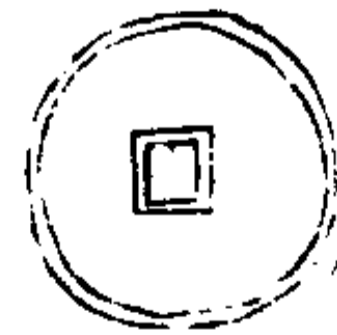


右懿宗咸通錢文曰元寶與他種異洪志引舊譜曰唐咸通十一年桂陽監鑄錢官王彤進新鑄錢文曰咸通元寶尋有勅停廢不行



右天佑錢按昭宗天復四年辛酉八月子祝立改元天佑是為哀宗立四年唐亡不聞有鑄錢事後唐莊宗仍用天佑年號至癸未始改元同光然亦未嘗聞鑄且以一當幾見於背文者在唐未之有者元至正時張士誠據吳改元天祐或疑此錢為士誠造顧佑字非祐不敢臆斷也今錄於李唐之末選以錢文為据耳

右史思明得壹錢按新唐書思明據東都日亦鑄得壹元寶錢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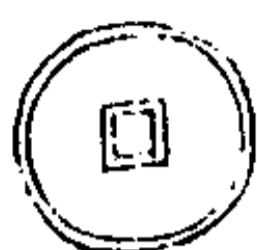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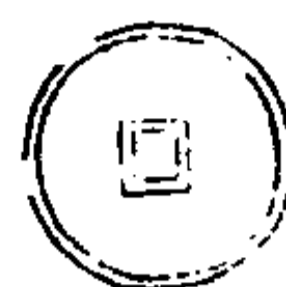


右史思明順天錢二種後一種背文有仰月形按思明錢得一錢後既而惡其文兆不佳改曰順天元寶張台曰得一順天錢思明並銷洛陽佛銅所鑄賊平之後還將鑄佛





右後五代後唐明宗天成錢按同光四年丙戌明宗即位改元天成鑄錢為器一年令買寶使八十陌錢四年禁行使鐵錢庚寅改元長興則此錢當是長興前所鑄而五代史後唐紀皆未載



右後晉高祖天福錢按五代史天福三年除鑄錢令又勅曰國家所資泉貨為重宜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曉示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為文左環讀之委鹽鐵司鑄樣頒下諸道



右天福錢自上及下讀之曰鎮寶者蓋如通寶重寶之變易其文而李孝美讀作天鎮竊恐不然董道曰天福鎮寶斯得之矣然云見晉氏舊史今不可考背文繁字意所鑄之地也



右後漢漢元錢按後漢高祖劉知遠於天福十二年丁未稱帝不改元未聞有鑄錢之令戊申隱帝立改元乾佑膳部郎中羅中引請在京置監鑄錢俾銅盡為錢以濟軍用疏奏不報則隱帝亦未嘗鑄錢也然此錢文曰漢元通寶意與後周元宋初宋元同特未知鑄於何歲時耳洪志讀作漢通元寶非是又背有仰月文仿開元制也

錢錄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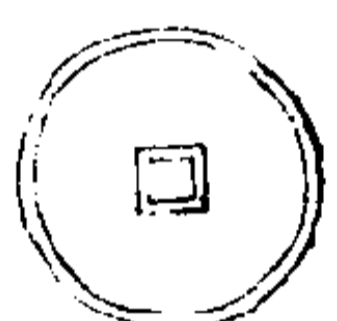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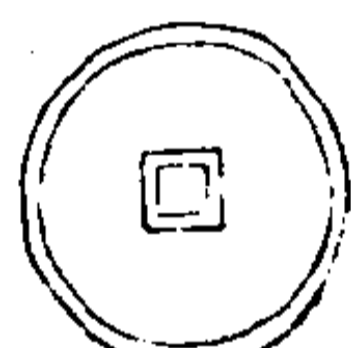
一四九

錢錄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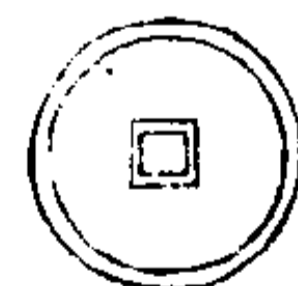
一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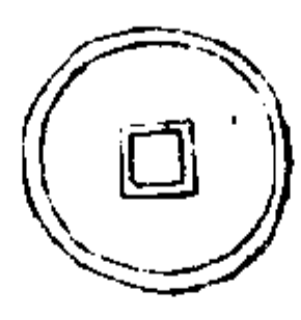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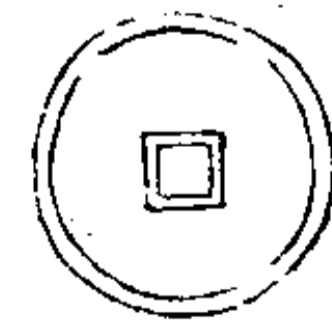
右後周世宗周元錢按五代史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毀銅佛鑄錢又洪志引蘇耆開譚錄謂世宗朝鑄周通元寶錢於後殿設巨爐數十親視鼓鑄今按此錢凡四種一其幕無文一為橫文在穿上一為星文在穿右一為仰月文在穿左角



右南唐元宗永通錢按通考李璟既失江北因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寶今前一種是也後一種差小篆書文曰泉寶



右元宗開元鐵錢按鍾謨既得罪韓熙載又請鑄鐵錢以一當二陶岳貨志錄元宗時以鐵為錢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比於舊錢輪郭深闊既而是錢大行公私以為便



錢錄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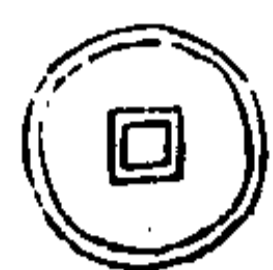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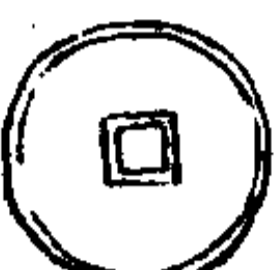
一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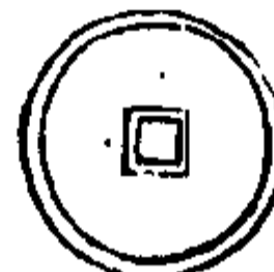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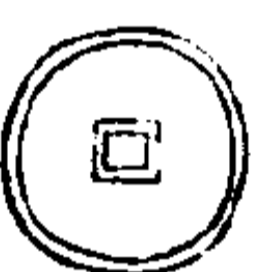
右元宗唐國錢大小凡五按通考五代相承用唐錢諸國  
制據者江南曰唐國通寶又別鑄如唐制而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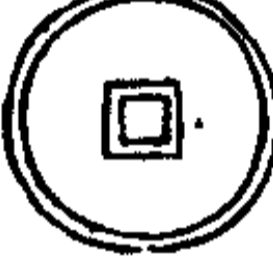
右元宗大唐錢馬今南唐書元宗鑄大唐通寶錢與唐  
錢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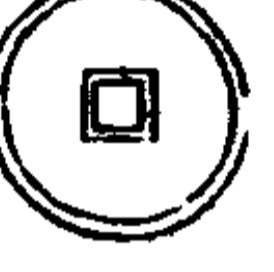
右前蜀高祖王建錢凡四品五代史蜀世家武成三年八  
月有龍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月大赦改明年  
為永平元年六年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通正十  
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十二月大赦  
又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此錢文曰永平曰通正曰  
天漢曰光天並自上及右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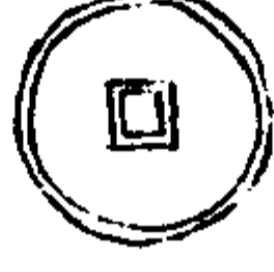
右後主衍乾乾德咸康二品按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子衍  
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五年改元曰咸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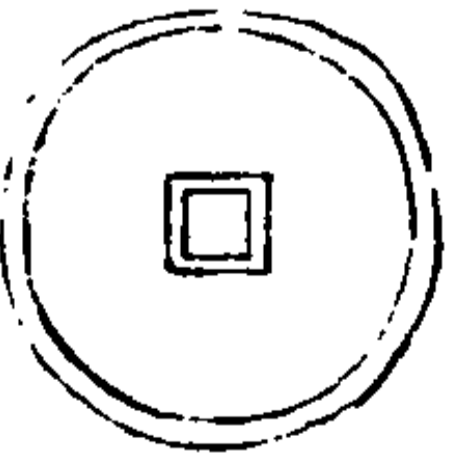
右後蜀主孟昶廣政錢按孟知祥明德元年卒子昶立不  
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改元廣政十國紀年謂四年改元  
者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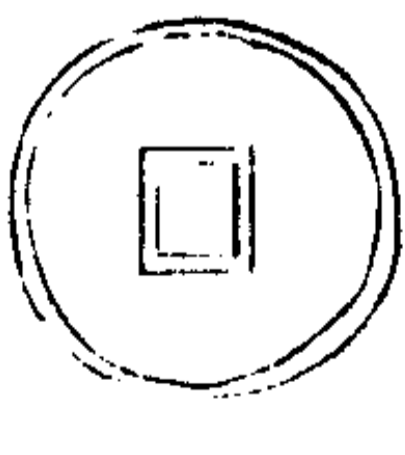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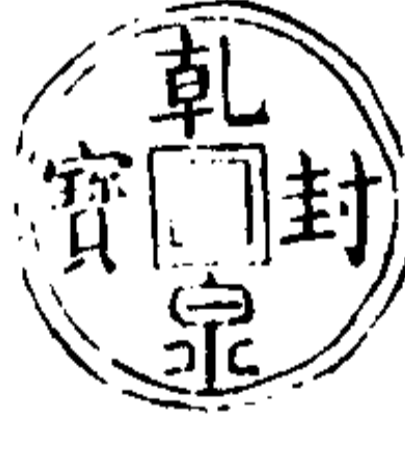
右南漢高祖劉龔乾亨錢梁貞明三年龔即位國號大越  
改元曰乾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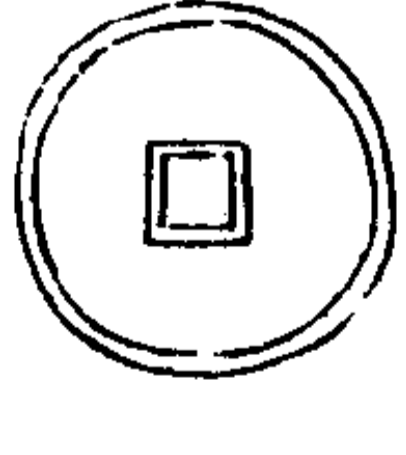
右乾亨鉛錢大小二種十國紀年劉龔以國用不足鑄鉛  
錢十當銅錢一乾和後多聚銅錢惟外城得用之城內專  
用鉛錢禁其出入俸祿非特恩不給銅錢今按龔子晟應  
乾元年又改元乾和



右楚馬殷天策大錢五代史殷請於梁依唐太宗故事開  
天策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策上將軍董道曰馬殷據湖  
南八州地建天策府因鑄天策府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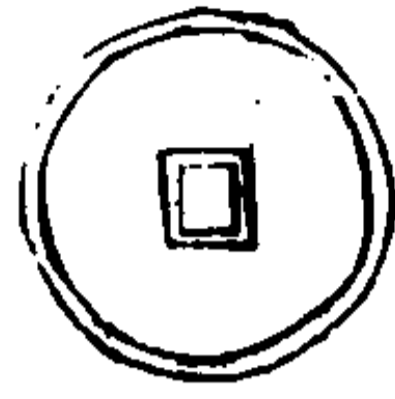


右馬殷乾封錢按殷未嘗建號改元史稱高郁諷殷鑄鉛  
鐵錢以十當銅錢一亦未嘗鑄文若何十國紀年及湖南  
故事皆言殷鑄鉛鐵錢文曰乾封泉寶足知此錢為殷錢  
蓋用唐高宗錢文也然今所收乃銅質蓋當時原有銅  
鑄一種而舊史未之及又按洪志亦云以銅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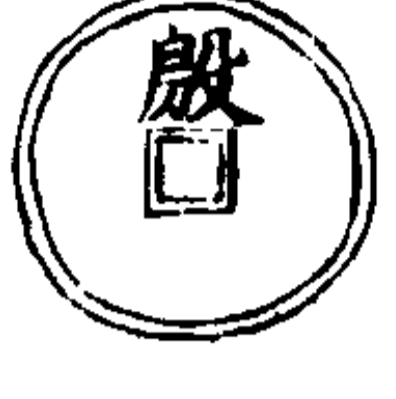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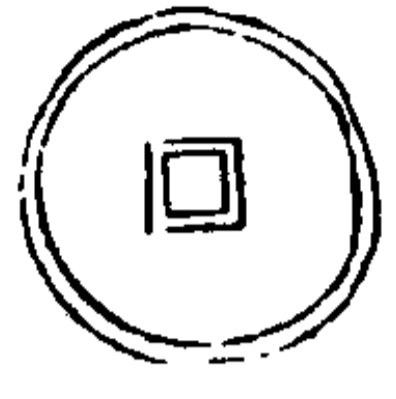




右開王審知開元大鐵錢陶岳泉貨錄云王審知鑄大鐵錢開元餘甚重亦以開元通寶為文五百文為一貫俗謂之錢苑與銅錢並行銘苑蓋國語無正字也



右延義永隆錢按五代史延義帝之子也既立更名曠改元永隆鑄大錢錢以一當十又十國紀年亦云延義永隆四年八月鑄永隆通寶大錢錢一當鉛錢百俱不言銅錢今此品乃銅質與洪志所載同據錢文蓋延義鑄無疑



右延義天德錢凡二種按延義延義弟也延義於晉天福八年改元天德十國紀年曰天德二年鑄天德通寶大錢錢一當百今所錄前一品是已後一種則重道謂建州王氏錢而文天德重寶者也又延義據建州稱帝國號股故背文有股字



右幽州劉守光應天錢按通史聖宗本紀統和十四年夏四月己亥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不言其形制文字也惟蓋道謂文曰應天元寶背文曰萬此品適合

欽定錢錄卷九

欽定錢錄卷十



右宋太祖宋元通寶錢宋史食貨志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今按唐鑄開元錢舊唐書言歐陽詢制詩曰開元流俗讀為開通元寶然則此錢亦當自上及下讀之而史錄淳化以下諸錢多右旋讀故併此稱為宋通元寶也



右太宗太平通寶錢按食貨志太宗改元太平興國史鑄太平通寶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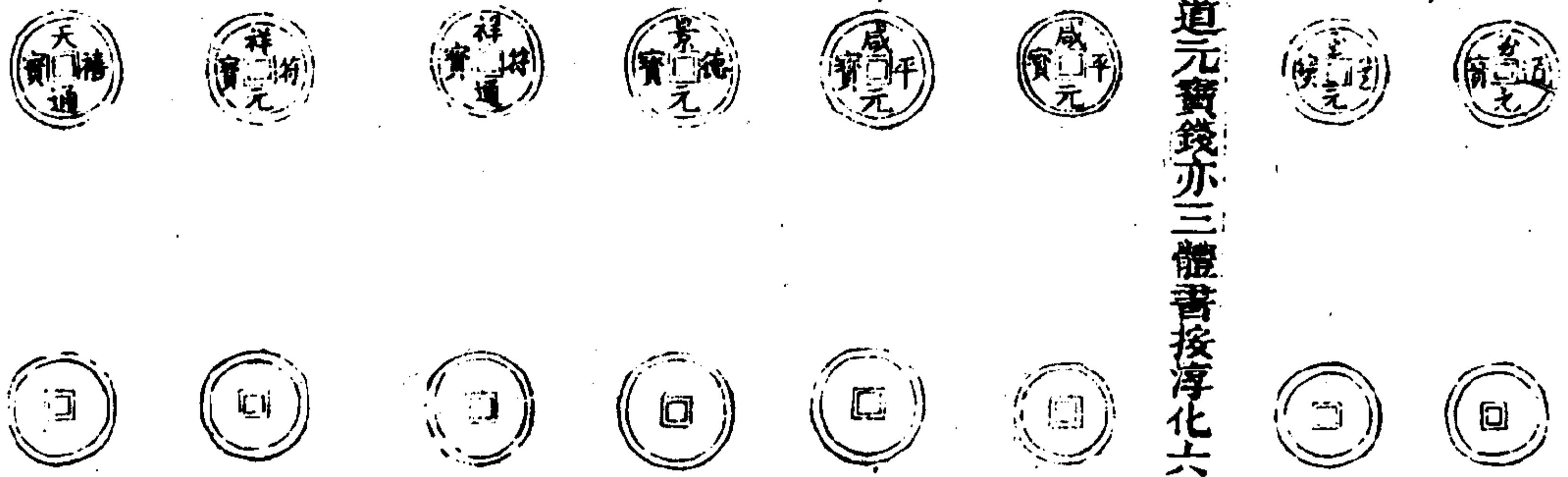


右太宗淳化元寶錢三體書按端拱二年改元淳化及鑄錢文太宗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又律歷志淳化二年詔定秤法以御書三體淳化錢校實二銖四釐為一錢者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為一秤之則又按真書元字亦左挑如開元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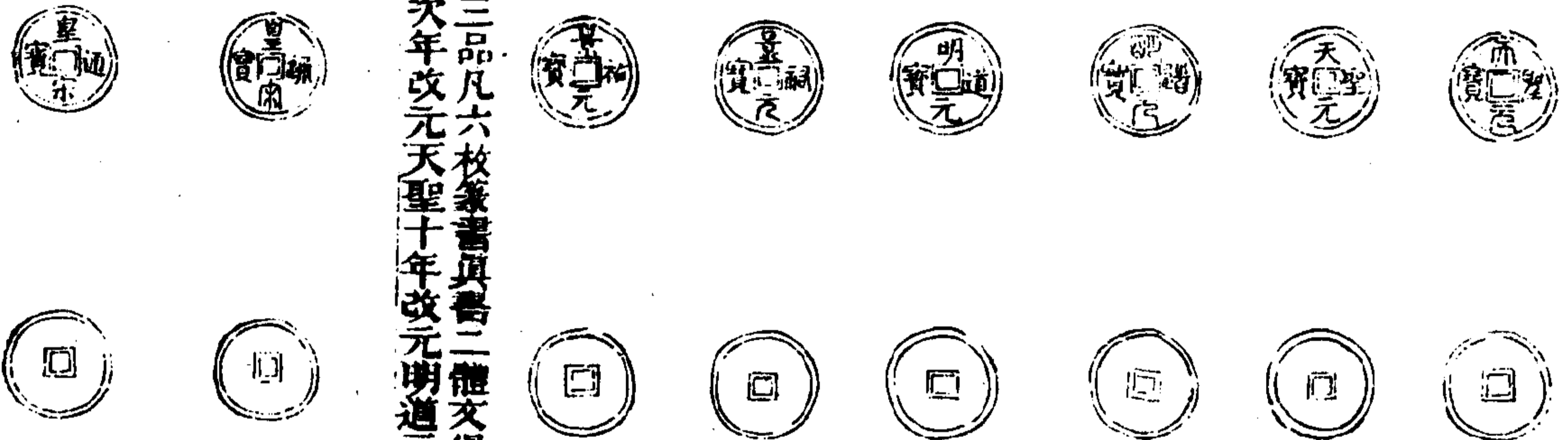


右太宗至道元寶錢亦三體書按淳化六年改元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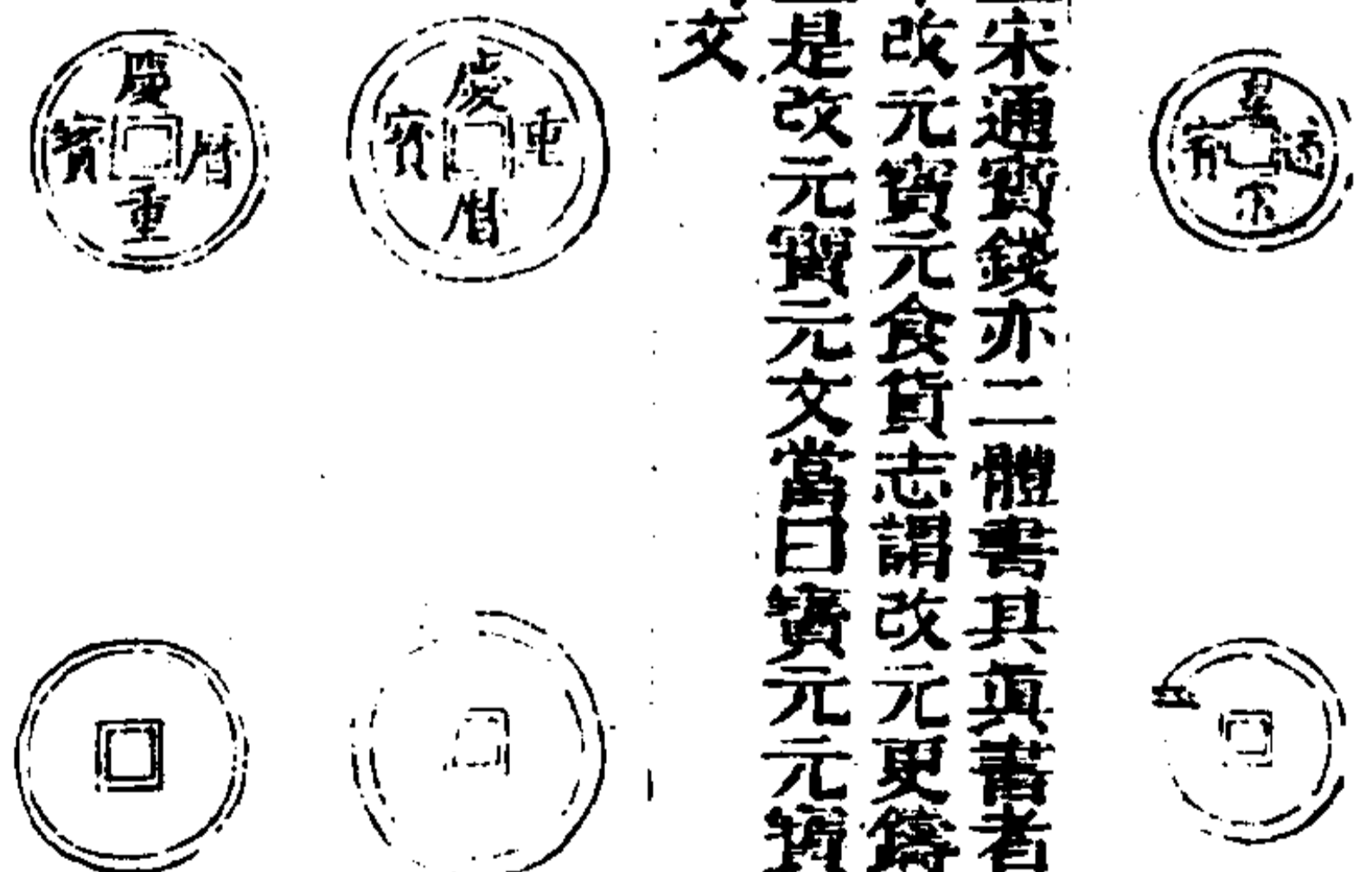


右真宗咸平元寶有大小二種祥符有通寶元寶二種景德文曰元寶天禧曰通寶凡六枚按真宗朝凡五改元皆著於錢文至天禧六年改元乾興未開錢

右仁宗錢三品凡六枚篆書真書二體文俱為元寶按仁宗即位之次年改元天聖十年改元明道三年改元景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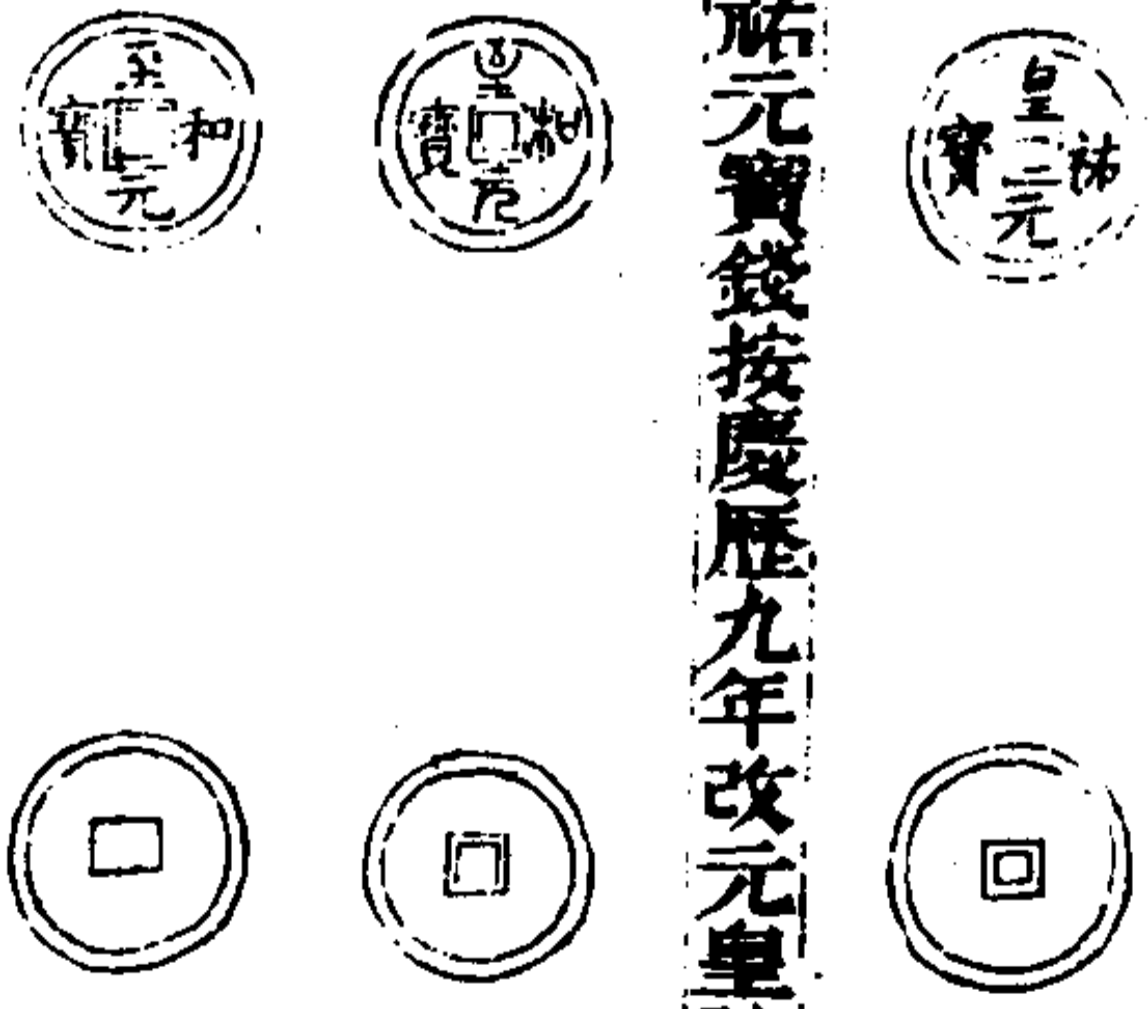


右仁宗皇宋通寶錢亦二體書其真書者又一種差小按景德五年改元寶元食貨志謂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是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為文



右仁宗慶歷大錢二種文俱曰重寶而讀各不同按史慶歷末葉清臣為三司使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應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云蓋其時大錢皆當十當五工費輕而民間遂利者多毀小錢私鑄故清臣等言之

右仁宗皇祐元寶錢按慶歷九年改元皇祐





右仁宗至和元寶錢篆書真書一體按皇祐九年改元至和



右至和通寶錢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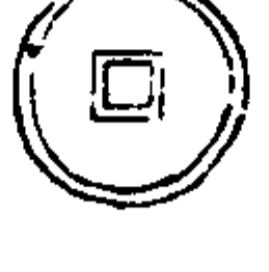
右仁宗嘉祐通寶錢篆書真書一體按至和二年改元嘉祐



右嘉祐元寶錢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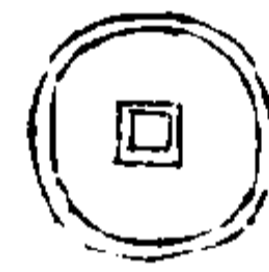
右英宗治平元寶錢篆書真書一體按嘉祐八年英宗即位次年改元治平食貨志治平中饒池江建詔儀六州鑄錢百七十萬緡



錢錄卷十

一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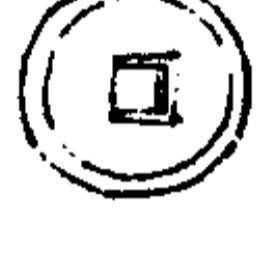
右治平通寶錢亦一體書特大小有間



右神宗篆書熙寧元寶錢前一種稍大後二種篆法各不同並錄之按治平三年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寧



右真書熙寧元寶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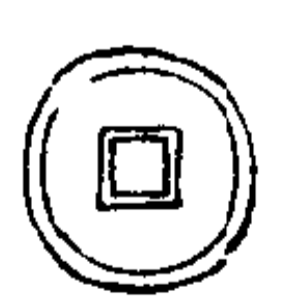
右熙寧重寶大錢亦二體書按通考神宗熙寧四年陝西轉運使皮公弼言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者乃以當三又減作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折二錢遂行天下云云則此大錢前為當十後減作當二者也餘品悉謂之小平錢矣



右神宗元豐通寶大錢較熙寧大錢畧相等按熙寧十一年改元元豐食貨志言元豐以後西師大舉邊用匱缺徐州置寶豐下監成鑄折一錢二十萬緡



右元豐通寶錢篆書行書二體按神宗朝鼓鑄最繁食貨志言諸路大率務於增額而通考載諸路鑄錢總二十六監每年鑄銅鐵錢五百四十九萬九千二百二十四貫



錢錄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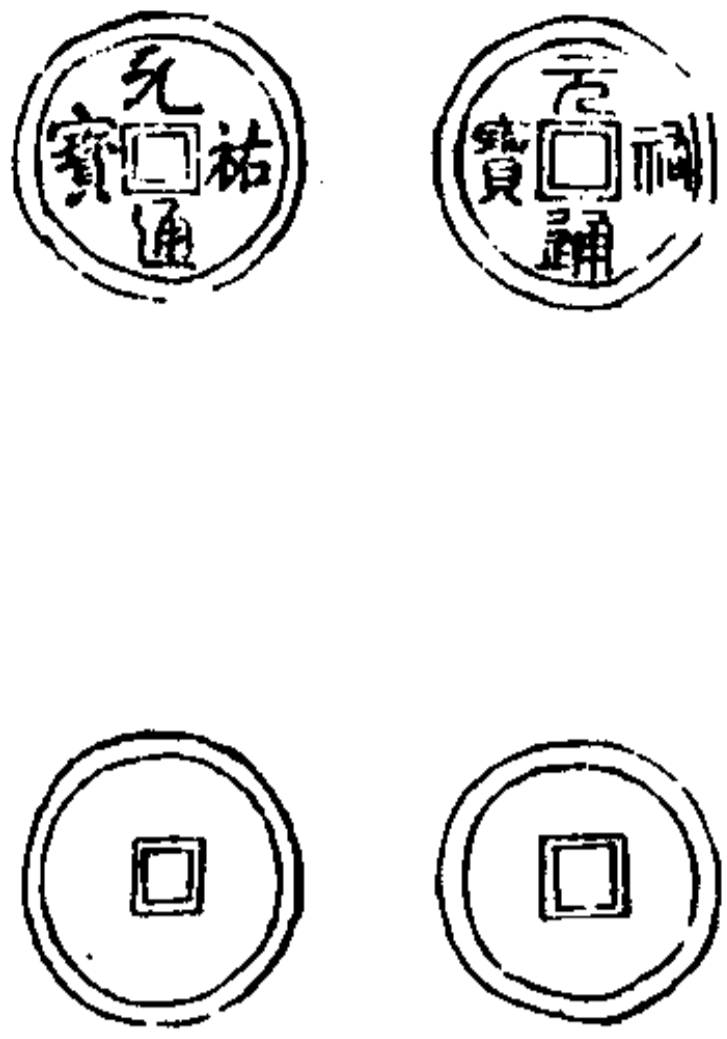
一八三

錢錄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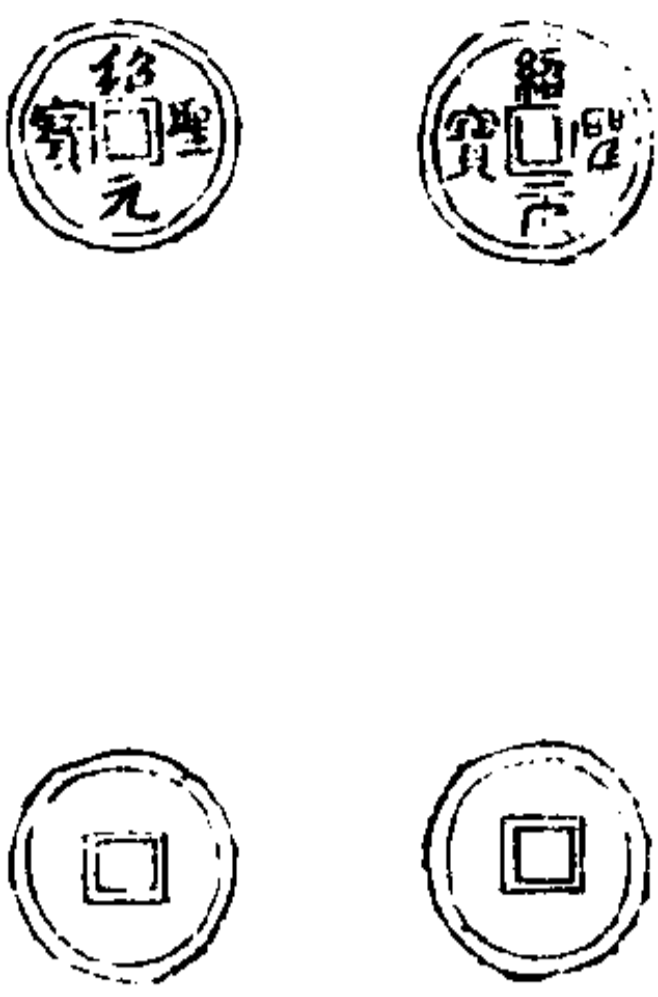
一八九



右哲宗元祐通寶錢二體書按元豐八年哲宗即位罷舊所增置鑄錢監凡十四次年改元元祐至元祐八年八月庚午乃詔陝西復鑄小銅錢



右元祐通寶大錢蓋折二錢也亦二體書按食貨志元祐八年令折二銅錢許行於陝西及河東京西諸路仍限二年母更用尋以人言折二錢不通行非便乃聽行使如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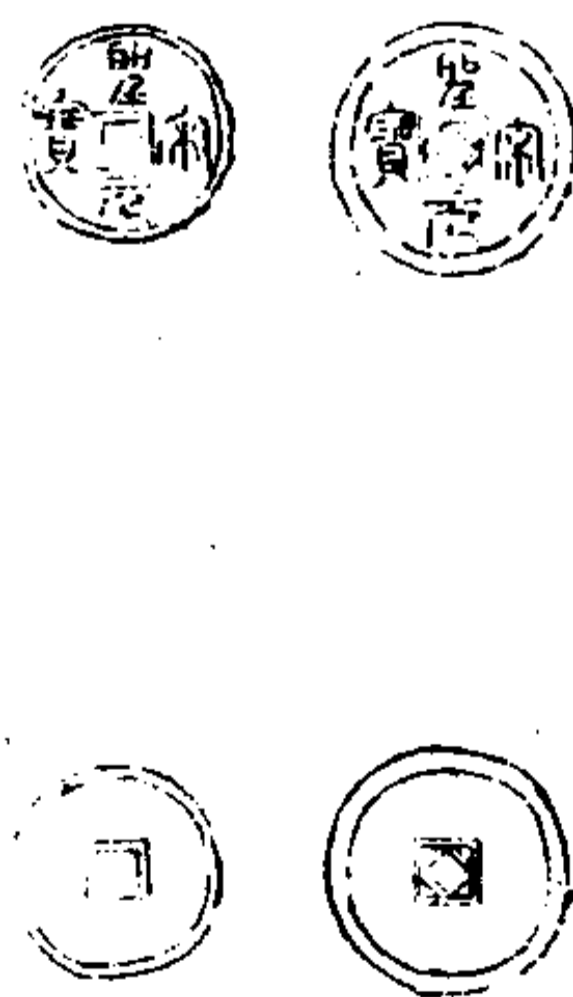


右哲宗紹聖元寶錢亦二體書按元祐九年改元紹聖又考哲宗本紀紹聖元年正月辛丑罷河東大銅錢三年十二月癸酉置施州鑄錢廣積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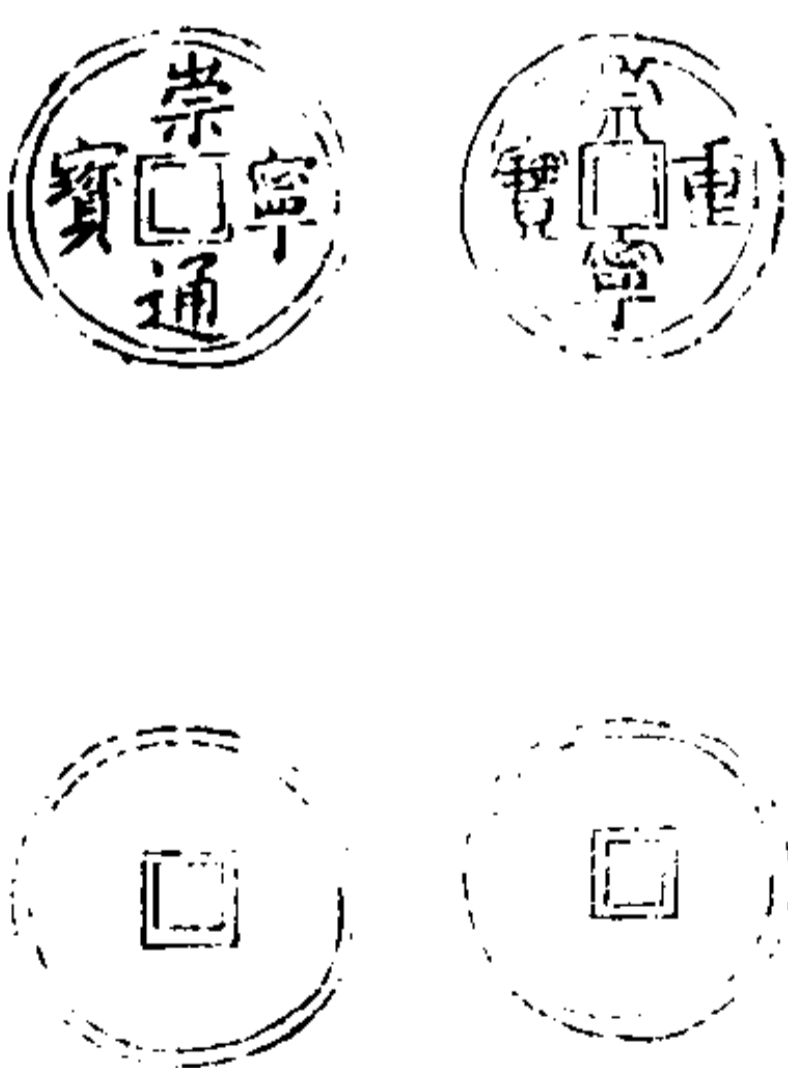


右紹聖通寶錢行書

右徽宗聖宋元寶大錢篆書行書二體按徽宗本紀崇寧元年十二月庚申鑄當五錢又食貨志崇寧二年五月令陝西及江池饒建諸州以每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為文今所錄二種皆文曰元寶意當時原有通寶元寶兩品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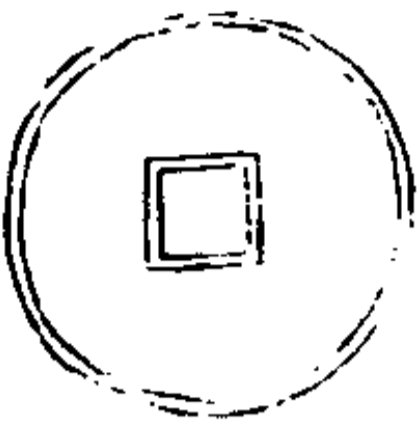


右聖宋元寶錢亦二體書篆書者後一種更輕小皆小平錢也按此錢與前折五錢皆一時所鑄食貨志稱三年遂罷鑄小平錢及折五錢置監於京城所復徐州寶豐衛州黎陽監並改鑄折二錢為折十蓋此錢與折五錢鑄於崇寧三年以前及蔡京秉國銳意欲興當十錢遂未久與舊折二錢咸罷廢不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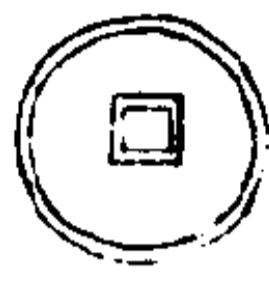


右徽宗崇寧大錢篆書真書二體文曰重寶曰通寶而讀各不同按本紀崇寧三年正月戊子鑄當十大錢又食貨志崇寧四年立錢綱驗樣法崇寧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來上緡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詔頒其式於諸路令赤仄烏背書畫分明又通考尚書省言崇寧監鑄御書當十錢每貫重一十四斤七兩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斤一十二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去火耗一斤五兩每錢重三錢





右徽宗大觀通寶大錢真書按崇寧六年改元大觀先是崇寧所鑄當十錢不便於民而私鑄日衆重罰不能止右僕射趙挺之御史沈疇屢以為言遂減作當五或當三繼復罷鑄至是蔡京復相再主用折十錢食貨志稱大觀元年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以京鐵錢監所得私錢改鑄尋興復京鐵兩監以轉運使宋喬年領之喬年鑄烏背澆銅錢來工詔以澆銅錢流行諸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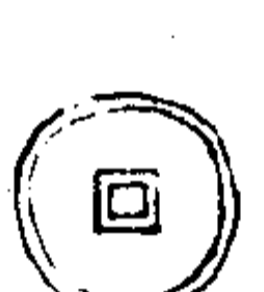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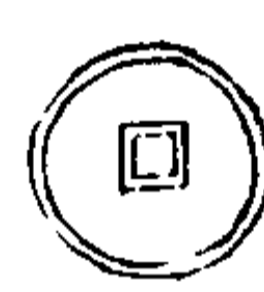
右大觀通寶錢亦真書按本紀大觀四年正月癸卯罷改鑄當十錢二月庚辰罷京西錢監食貨志稱蔡京復罷政矣詔止鑄舊額小平錢是也



右徽宗政和通寶錢篆書分楷二體按大觀五年改元政和食貨志稱政和元年詔往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究悠久公私為害行之幾十年其法日弊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而張商英請收當十錢母更用俟錢入官擇其惡者鑄小平錢從之此錢是也



右政和通寶大錢亦二體書按食貨志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轉運副使許天啟推行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會京罷政遂不行至政和二年京復相奏昨鑄夾錫錢精善請復鑄如故遂以政和錢頒為式此錢是也



右徽宗宣和通寶錢四種前一種篆書後三種以次遞小俱作分楷按政和七年改元重和次年改宣和食貨志稱東南錢額不敷宣和以後尤甚乃令饒曠錢監鑄小平錢



右宣和通寶大錢三種前二種篆書分楷二體後一種亦分楷而細絲稍大於前按食貨志鑄小平錢後又令江池饒錢監盡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以符用度此錢即當二也



右欽宗靖康元寶大錢與宣和當一錢規制相等按宣和七年徽宗內禪次年改元靖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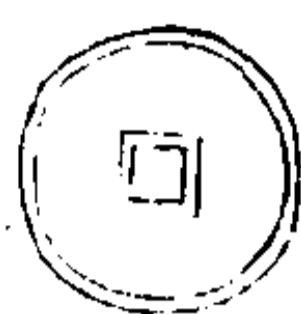
欽定錢錄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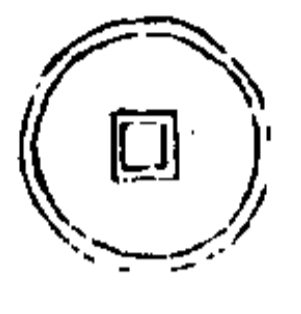
欽定錢錄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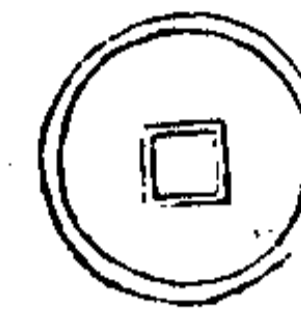
右南宋高宗建炎通寶錢靖康二年康王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按食貨志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然考本紀建炎元年九月壬辰鑄建炎通寶錢則此錢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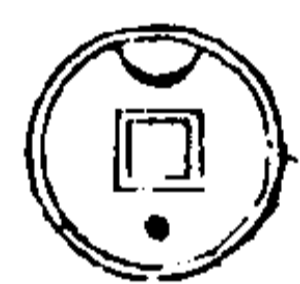
右建炎通寶大錢篆書真書二體此錢蓋與前品同鑄本紀建炎元年九月庚戌始通當三大錢於淮浙荆湖諸路按高宗朝只當二及小平錢二種不聞別鑄此大錢意即當一本紀蓋指先朝大觀等舊錢後改為當三者非新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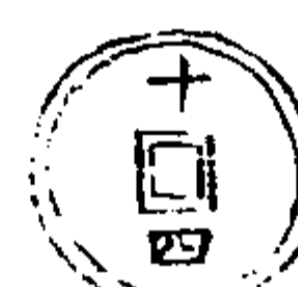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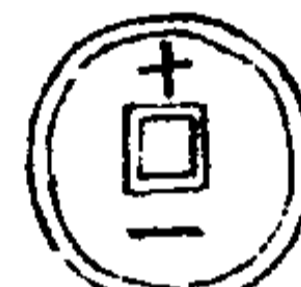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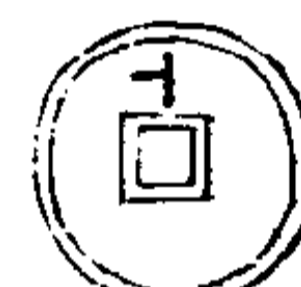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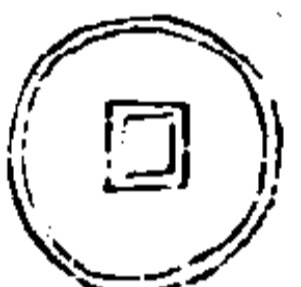
右高宗紹興元寶錢按建炎五年改元紹興本紀紹興元年八月壬午鑄紹興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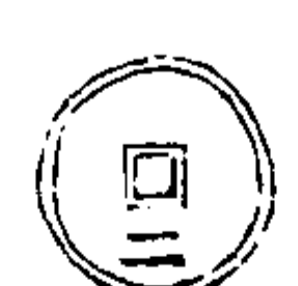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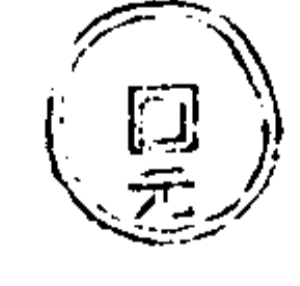
右紹興大錢二體書一曰元寶一曰通寶讀各不同按食貨志以李植提點鑄錢公事植言今泉司小平錢一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云云則前品蓋小平錢而此大錢則折二與建炎二種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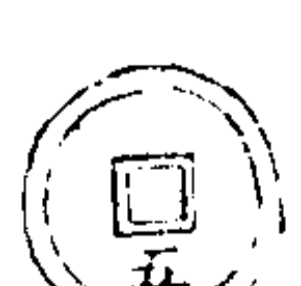
右紹興元寶大錢與前通寶一種同背折二也背有星月文如開元製



右孝宗淳熙元寶大錢按乾道十二年改元淳熙本紀淳熙元年十二月丙辰罷鐵錢改鑄銅錢食貨志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興初注謂乾道淳熙並於嘉泰開禧皆如之則此錢實與紹興折二同其背文八字十字十一字十二字十四字十六字則紀是年所鑄蓋淳熙十六年之次年即改元紹熙也至本紀又載六年十月庚子四川行當三錢意是別鑄或舊錢只行於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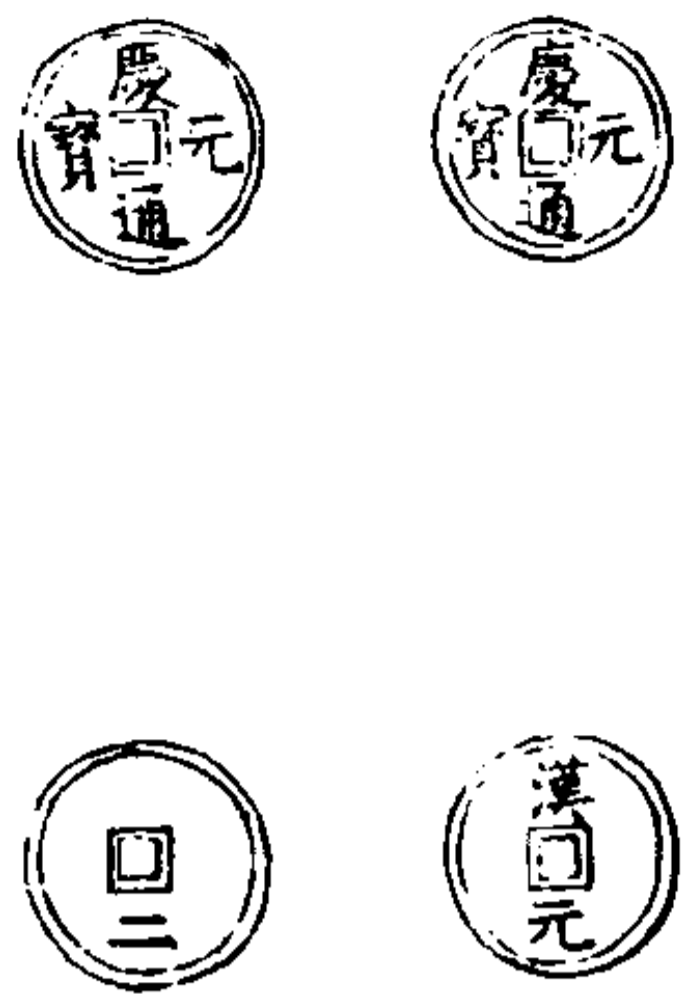


右孝宗紹熙元寶錢小平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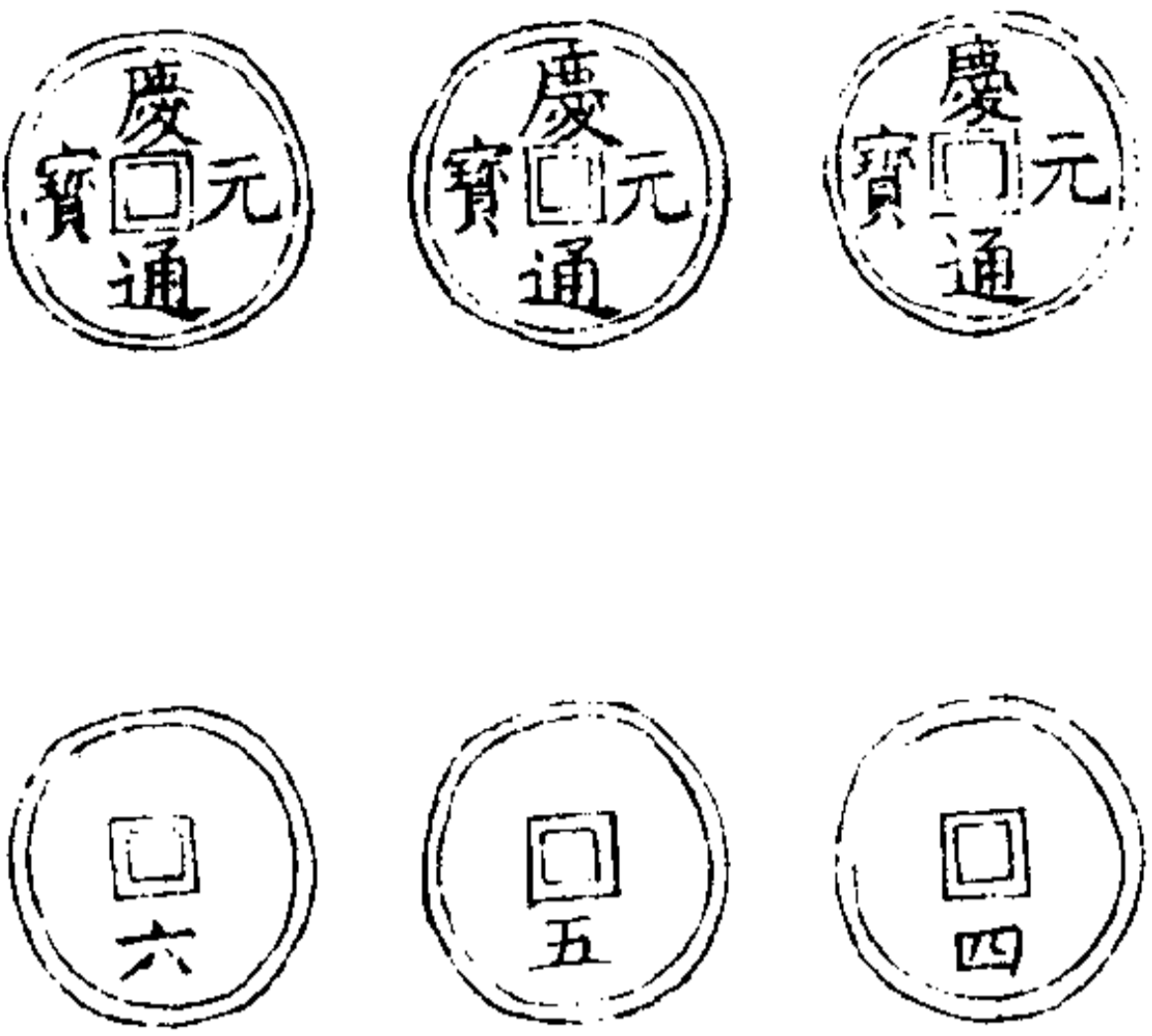




右紹熙元寶大錢折二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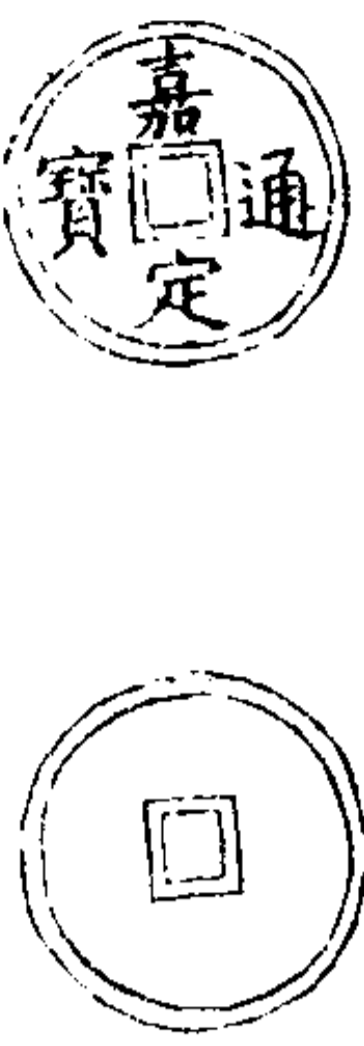


右寧宗慶元通寶錢背文穿上增漢字蓋鑄錢地如漢陽監是也食貨志稱併富民監於漢陽監可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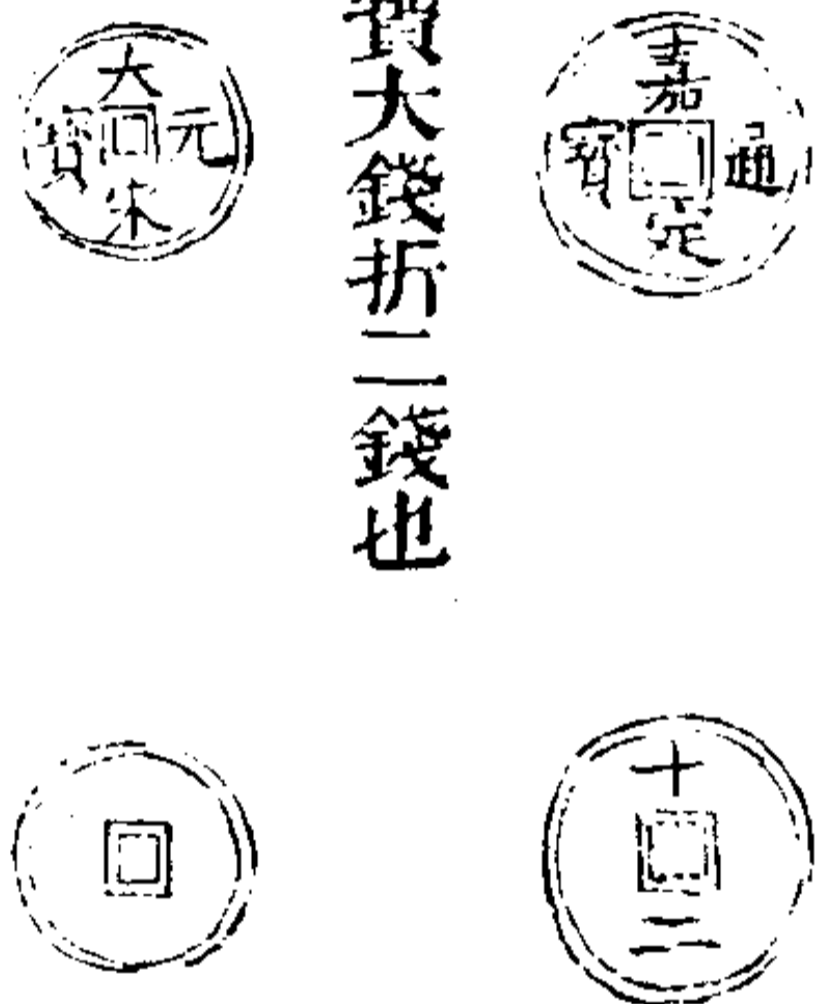
右慶元通寶大錢按此錢大於前折二諸品考食貨志慶元三年復神泉監以所括銅器鑄當三大錢則此錢是也

右寧宗嘉泰通寶大錢按慶元七年改元嘉泰此錢蓋當三與慶元當三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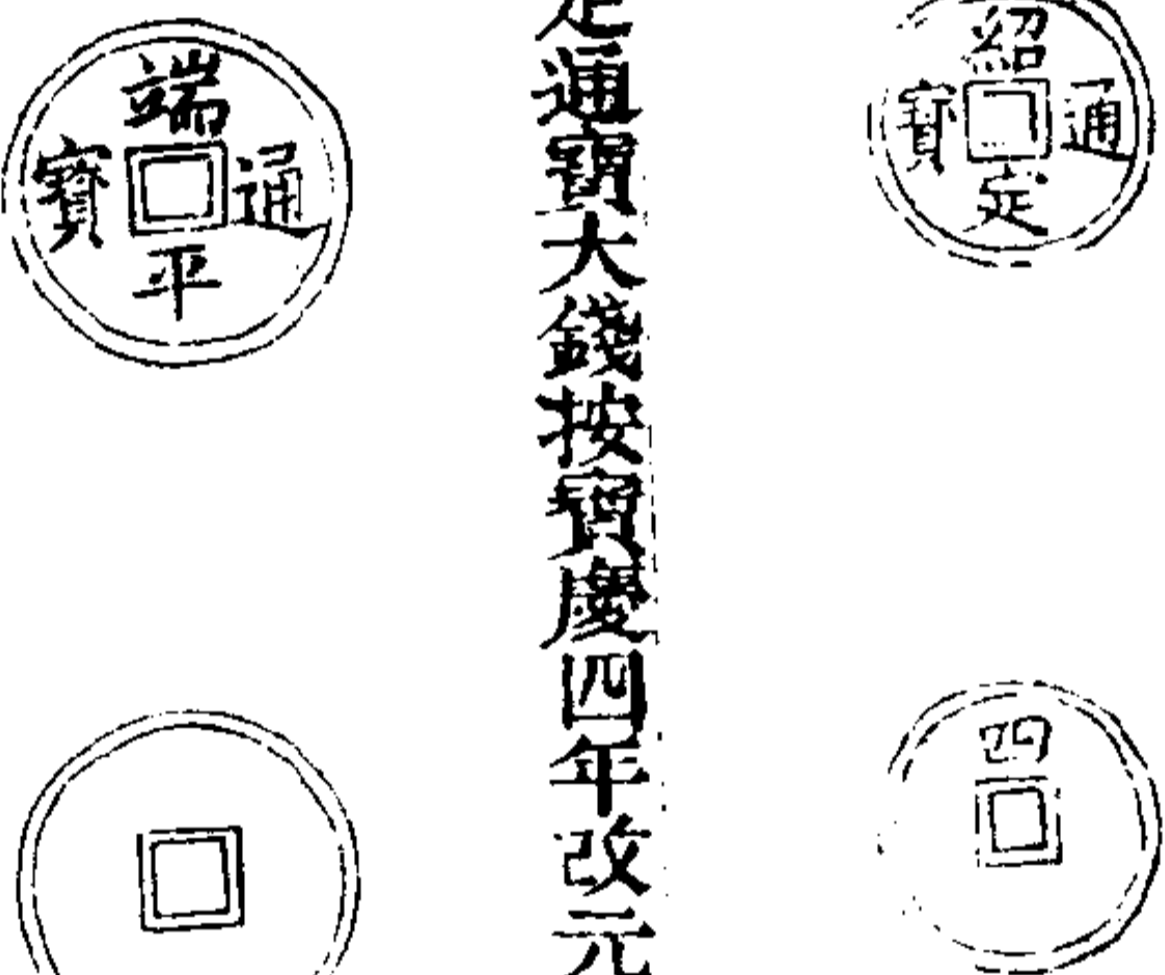
右寧宗嘉定通寶大錢較前品稍大按開禧四年改元嘉定本紀嘉定元年十二月庚午四川初行當五大錢食貨志嘉定元年即利州鑄當五大錢是錢蓋當五也

右嘉定通寶大錢折二錢也



右理宗大宋元寶錢按嘉定十八年理宗即位改元寶慶本紀寶慶元年秋七月乙酉詔行大宋元寶錢食貨志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寶為文

右理宗紹定通寶大錢按寶慶四年改元紹定此亦折二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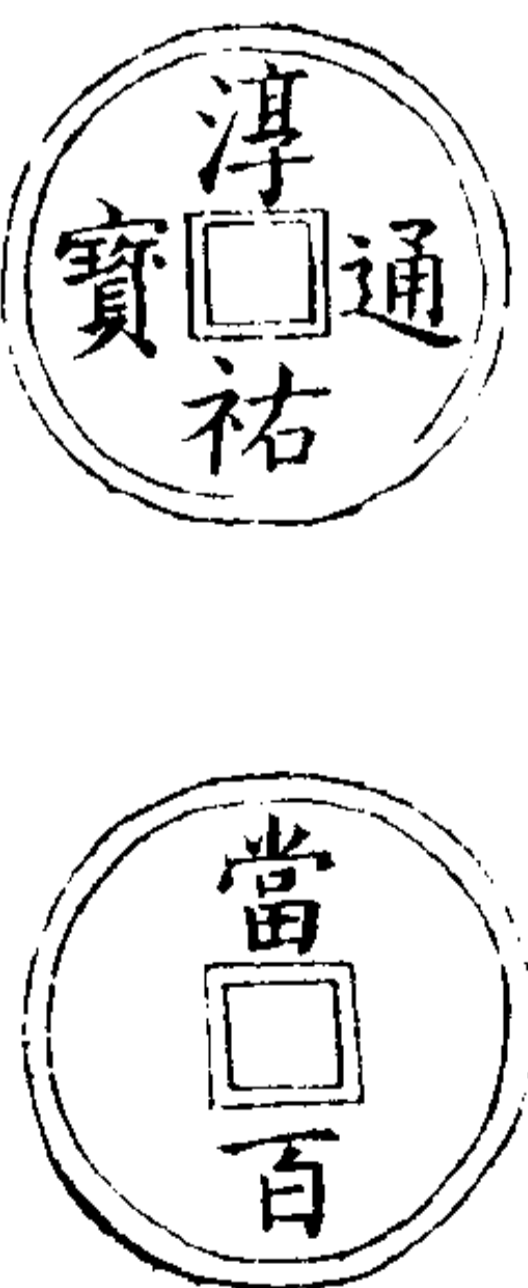
右理宗端平通寶大錢按紹定七年改元端平此錢與嘉泰當二錢同應是當三錢也理宗朝專指置楮幣而銅治大衰考本紀端平元年六月癸巳禁毀銅錢



右理宗嘉熙大錢二種曰通寶曰重寶按端平四年改元嘉熙食貨志嘉熙元年新錢當二并小平錢並以嘉熙通寶為文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為文今前一種蓋當二後一種則當三也



右理宗淳祐元寶大錢按嘉熙五年改元淳祐淳祐二年三月詔在外諸軍請給楮幣權以十八界三分增給又三年命准東西總所餉軍券錢並給楮四分則當時用楮仍與錢並行特楮賤不得以錢權之故分配支給食貨志謂之品搭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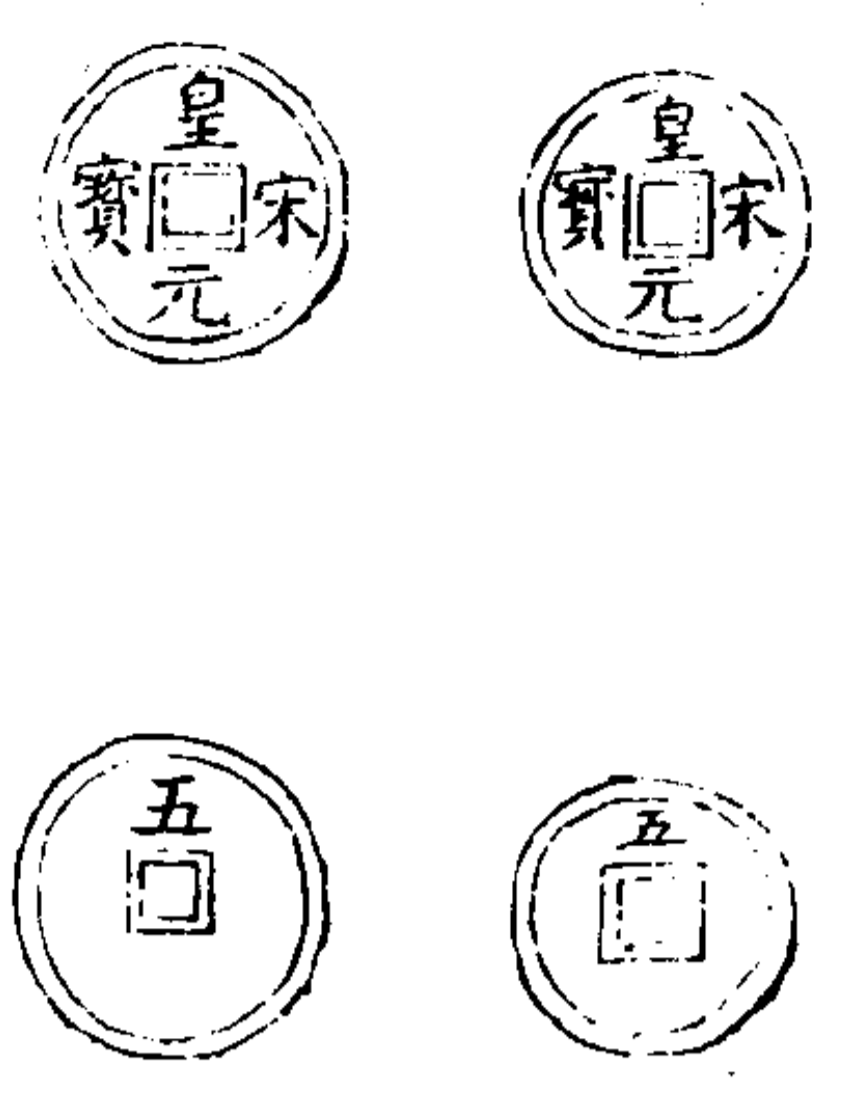


右淳祐通寶大錢背文有當百字錢質厚重過於諸大錢數倍而史無明文按本紀淳祐九年三月乙酉以程元鳳為江淮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蓋是時所鑄又按淳祐十二年從監察御史劉元龍言遂令純用楮及至公私交弊明年仍用錢會中半則前此所云三分增給與楮楮四分者又非定額矣賈似道當國主用會子亦曰交子後又變而為關子其意在於廢錢用楮故元龍純用楮之議顯為迎合然勢難入行卒不能盡廢圍法也





右理宗皇宋元寶錢按淳祐十三年改元寶祐食貨志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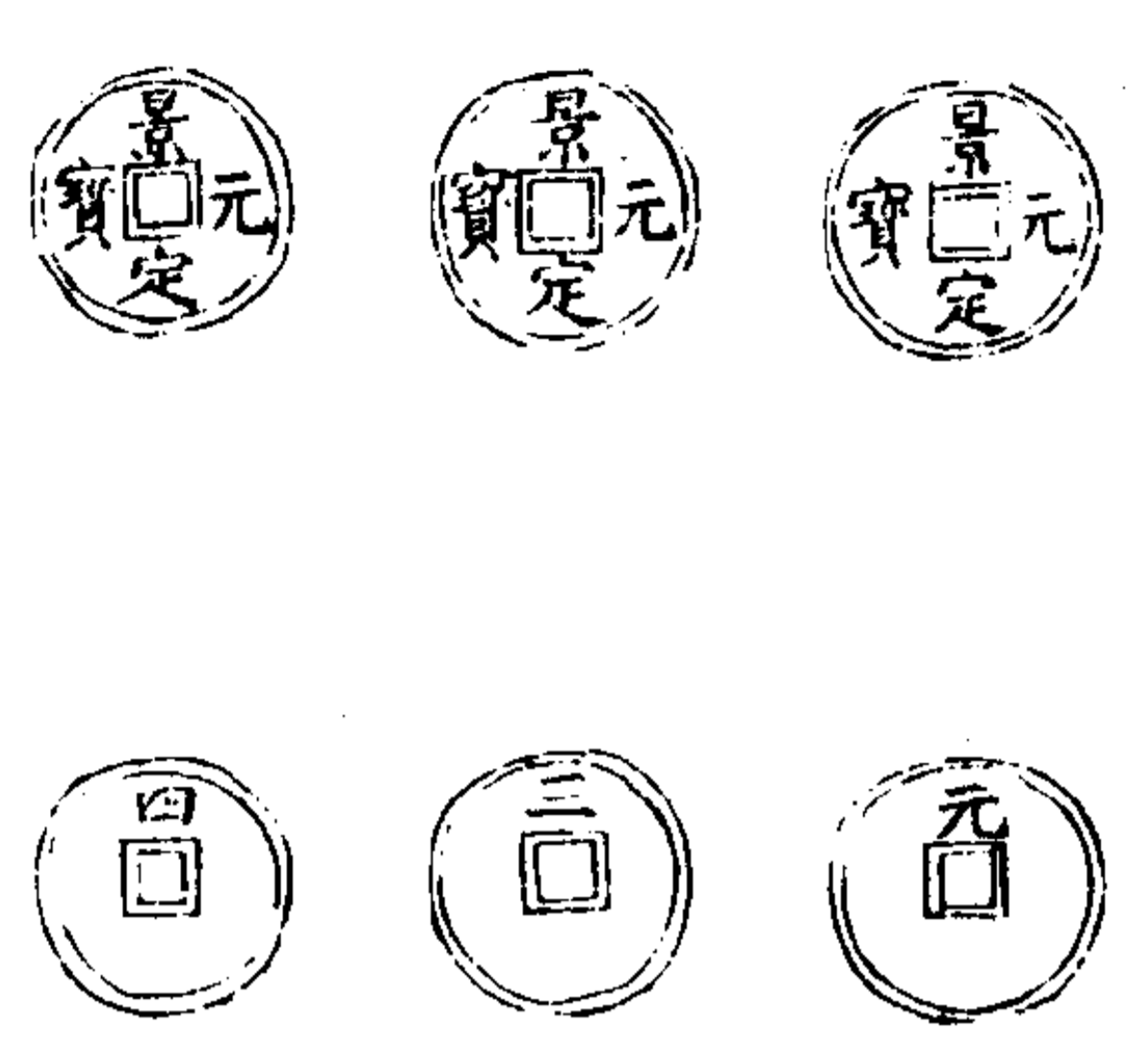
右皇宋元寶大錢二種微有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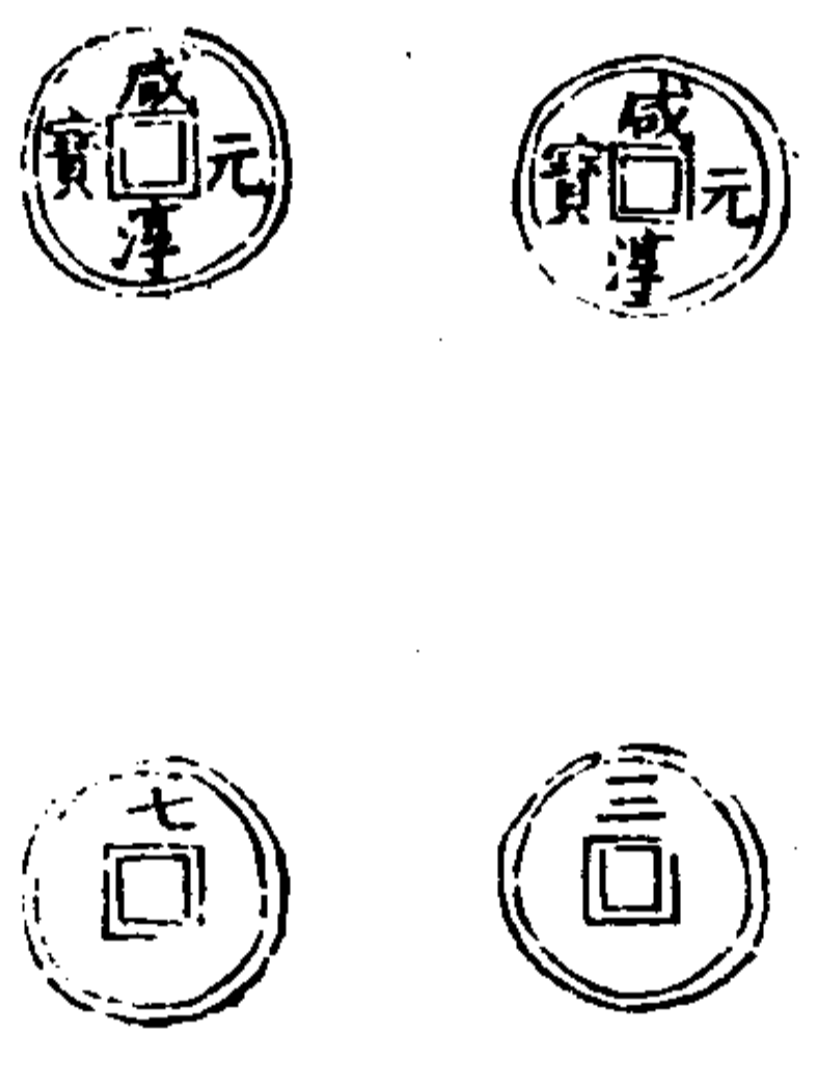
右理宗開慶通寶錢按寶祐七年改元開慶本紀開慶元年五月乙丑行開慶通寶錢



右理宗景定元寶錢按開慶二年改元景定王圻續通考景定元年九月詔鑄新錢以景定元寶為文



右景定元寶大錢三種



右度宗咸淳元寶大錢二種按景定六年度宗即位改元咸淳此錢背文三字七字考咸淳七年元建國號越三年為帝顯德祐元年又一年景炎一年祥興而宋皆無復置監開鑄之事矣

臨安府行用

準叁伯文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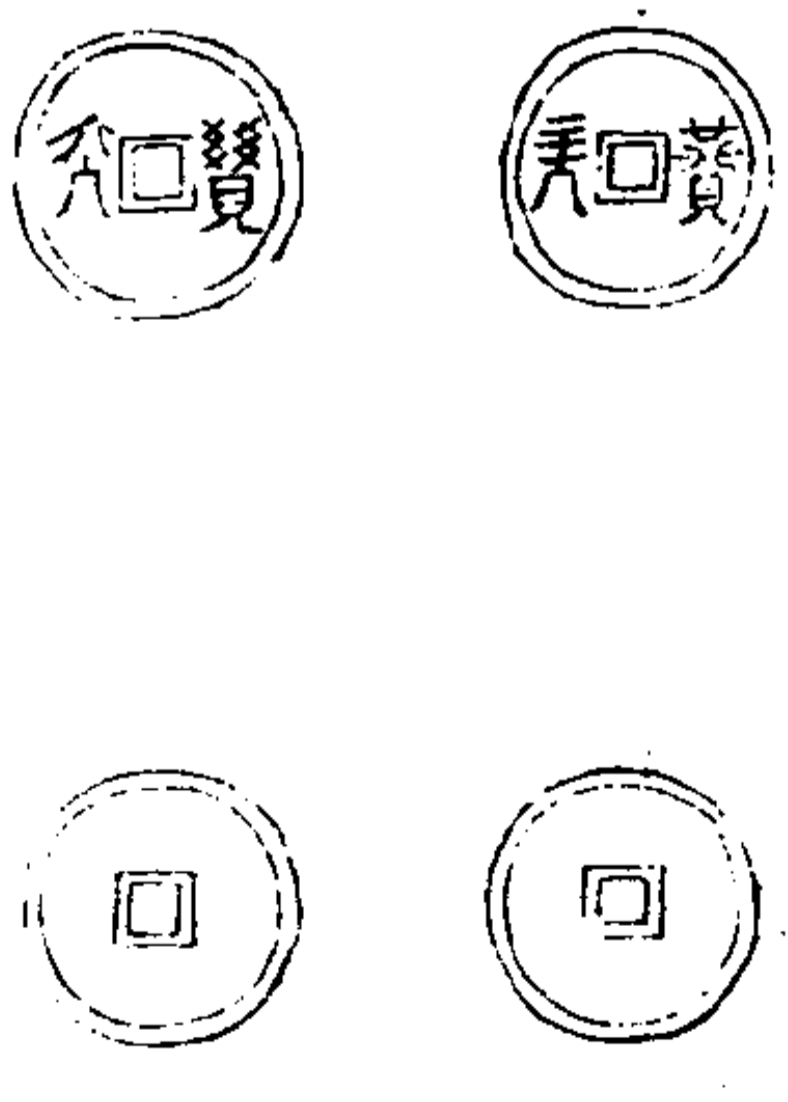
右錢牌一面曰臨安府行用一面曰準三百文省考元人孔行素至正雜記言南宋有錢牌長三寸有奇闊二寸今此只度雖不同然為錢牌無疑曰省者建炎三年四月正官名合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為一謂之知三省此蓋三省所鑄也南宋自建都杭州升為府終南宋一百五十餘年皆稱臨安府此錢不審為何時造據此則南宋當二當三當五當百諸大錢而外又有準三百文之錢牌而志傳俱未之錄想未久即罷廢不行耳今附入于南宋諸品之末可以補舊史之所未備

欽定錢錄卷十一

欽定錢錄卷十二



右遼太祖天贊通寶錢按遼耶律阿保機於後梁末帝貞明二年稱神冊元年至龍德二年改元天贊遼史食貨志鼓鑄之法先代撒刺的為夷蕩董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襲而用之遂致富強以開帝業



右二品篆文奇古洪志謂不知年代今按亦天贊二字特左文讀耳



右穆宗應歷重寶錢遼史穆宗本紀天祿五年九月丁卯即位改元應歷今按是歲辛亥為後周太祖廣順元年也



右景宗乾亨元寶錢按景宗保寧十一年改元乾亨是為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食貨志景宗以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亨新錢錢用流布



右聖宗太平元寶錢乾亨四年聖宗即位改元統和二十九年改開泰開泰元年改元太平則宋真宗天禧五年也按食貨志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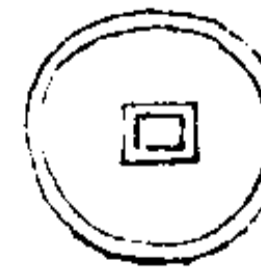
右太平興寶錢與前元寶錢正相類曰興寶者或如石晉之天福鎮寶別為一種背文丁字疑即聖宗之太平七年歲在丁卯也洪志讀作大興平寶義未安



右興宗重熙通寶錢按宋仁宗明道元年為遼興宗景福元年次年遂改元重熙興宗本紀重熙二十二年閏七月己亥長春州置錢帛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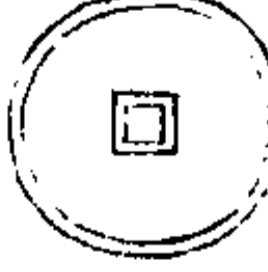
右西遼壽昌錢按李季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天祐年號壽昌今考天祐帝則西遼耶律大石也據天祐帝紀百官冊立大石為帝號萬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無壽昌紀元之說豈正史失之而樞要所云或別有據歟至洪志引北遼通書曰天祐即位壽昌七年云云壽昌蓋壽隆之誤耳



右小大二品舊譜及洪志俱謂不知朝代今自右及上讀之曰感天元寶按天祐帝在位二十年遺命皇后權國稱制號感天后后此錢蓋其時所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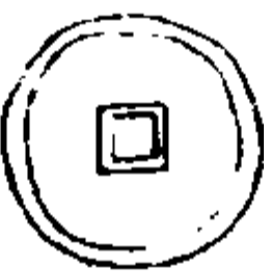
右千秋萬歲錢董道曰亦遼國錢遼宋通使時其國人願攜此錢入中國



右一種穿下字曰二右文近天字左文不可識規制篆體類天贊錢疑亦初遼所鑄



右道宗錢五種凡六枚大康有通寶元寶二品按道宗以重熙二十四年即位改元清寧清寧十年冬改明年為咸雍咸雍十年冬改明年為大康大康十年冬改明年為大安大安十年冬改明年為壽隆食貨志言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而不言清寧今此錢具在則清寧中蓋亦嘗鑄錢而史書軼之也



右天祚帝乾統天慶錢各一按天祚帝壽隆七年即位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改元乾統乾統十年改元天慶則宋徽宗政和元年也食貨志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





右大千通寶錢通寶二字倒書之亦見洪志右文丁字與太平興寶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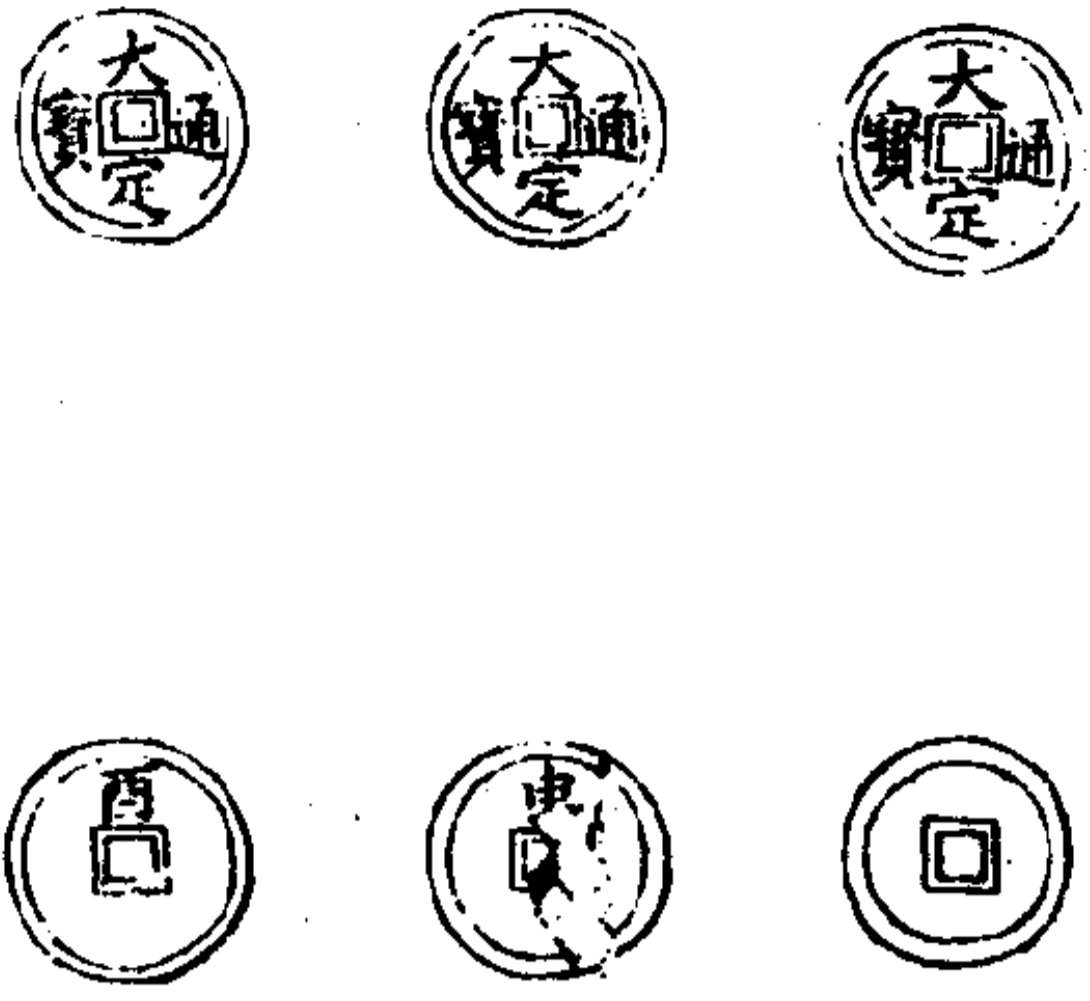
右千字錢李孝美曰體如遼錢疑其同出今併附於遼代諸錢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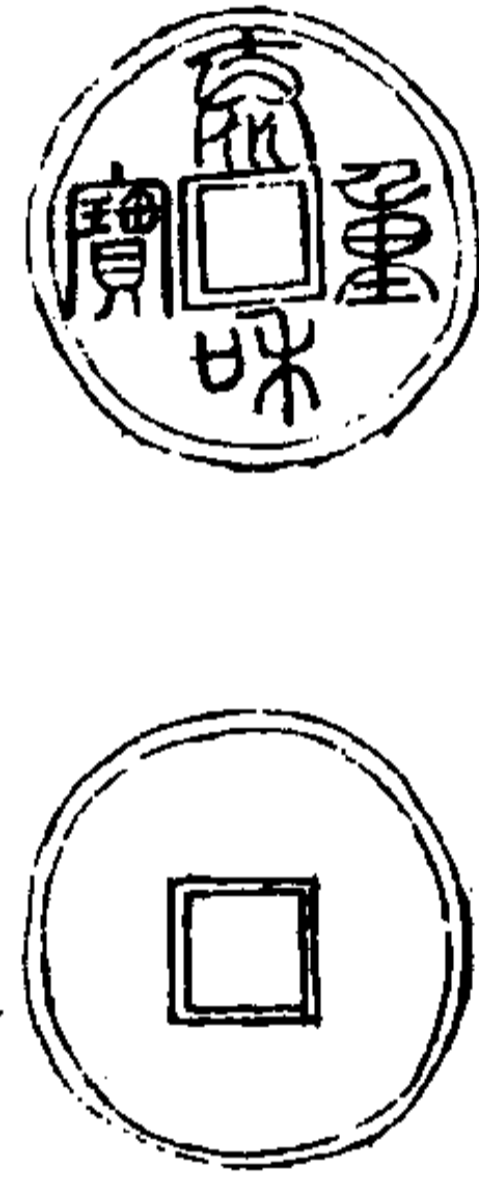
右夏仁宗天盛元寶錢按夏人慶六年改元天盛時則南宋高宗之紹興十九年而金煬王之王德元年也



右金煬王正隆元寶錢按煬王天德五年改貞元貞元四年改正隆則宋紹興之二十六年也食貨志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之阜昌錢亦用之至正隆二年閏四月十餘歲始鑄錢三年中都置錢監二京兆置監一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與舊錢通用



右世宗大定通寶錢背文曰申曰酉亦紀年也正隆六年世宗即位改元大定按史大定十年令戶部流通官錢十五年諭宰臣增鑄新錢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其文曰大定通寶文字肉好又勝正隆之制又二十年名代州監曰阜通又二十二年設官提控阜通監又二十三年以節度領監事又二十七年由陽縣鑄錢別為一監以利通為名又二十八年京府及節度州增置流泉務蓋金代鼓鑄惟是時最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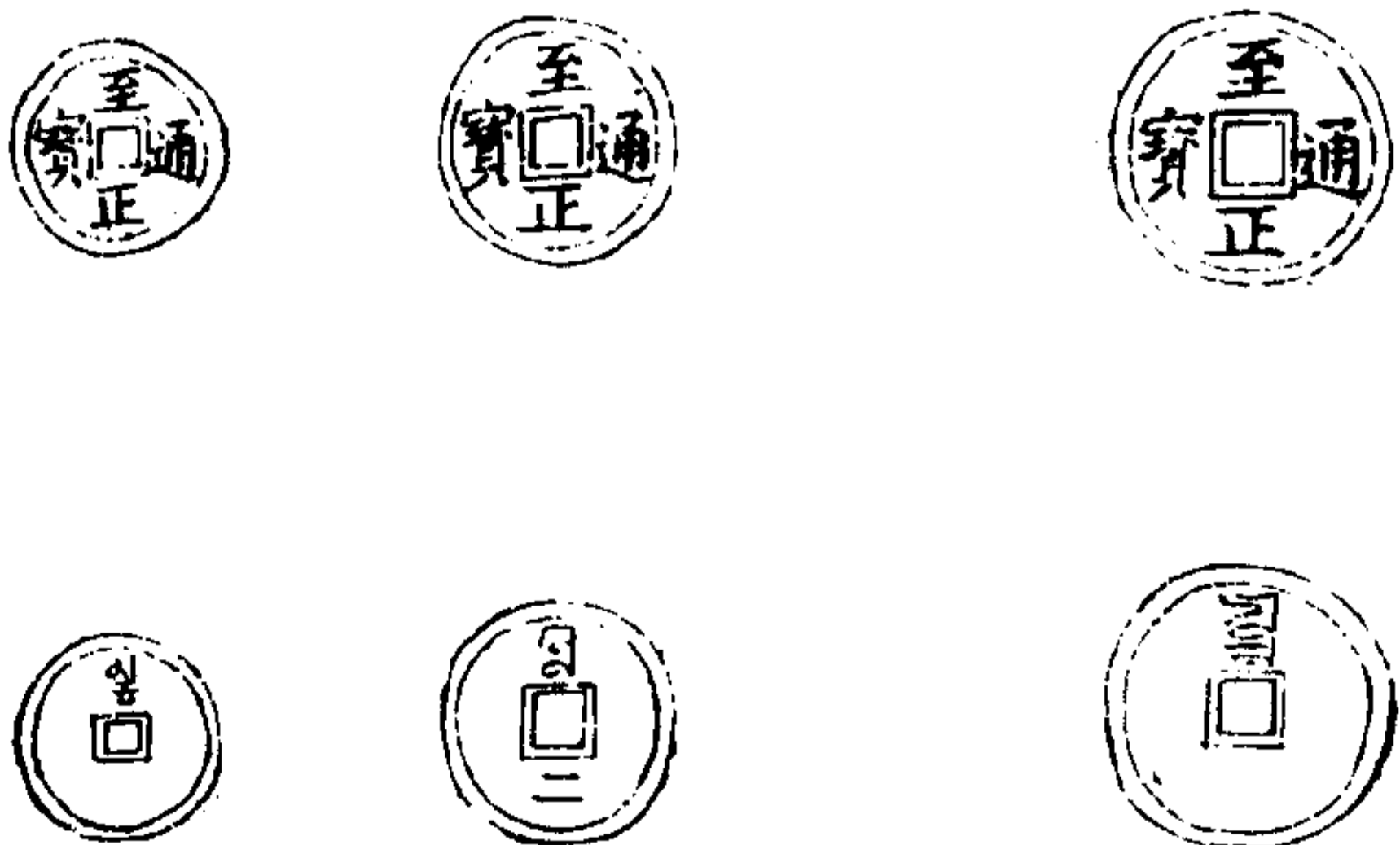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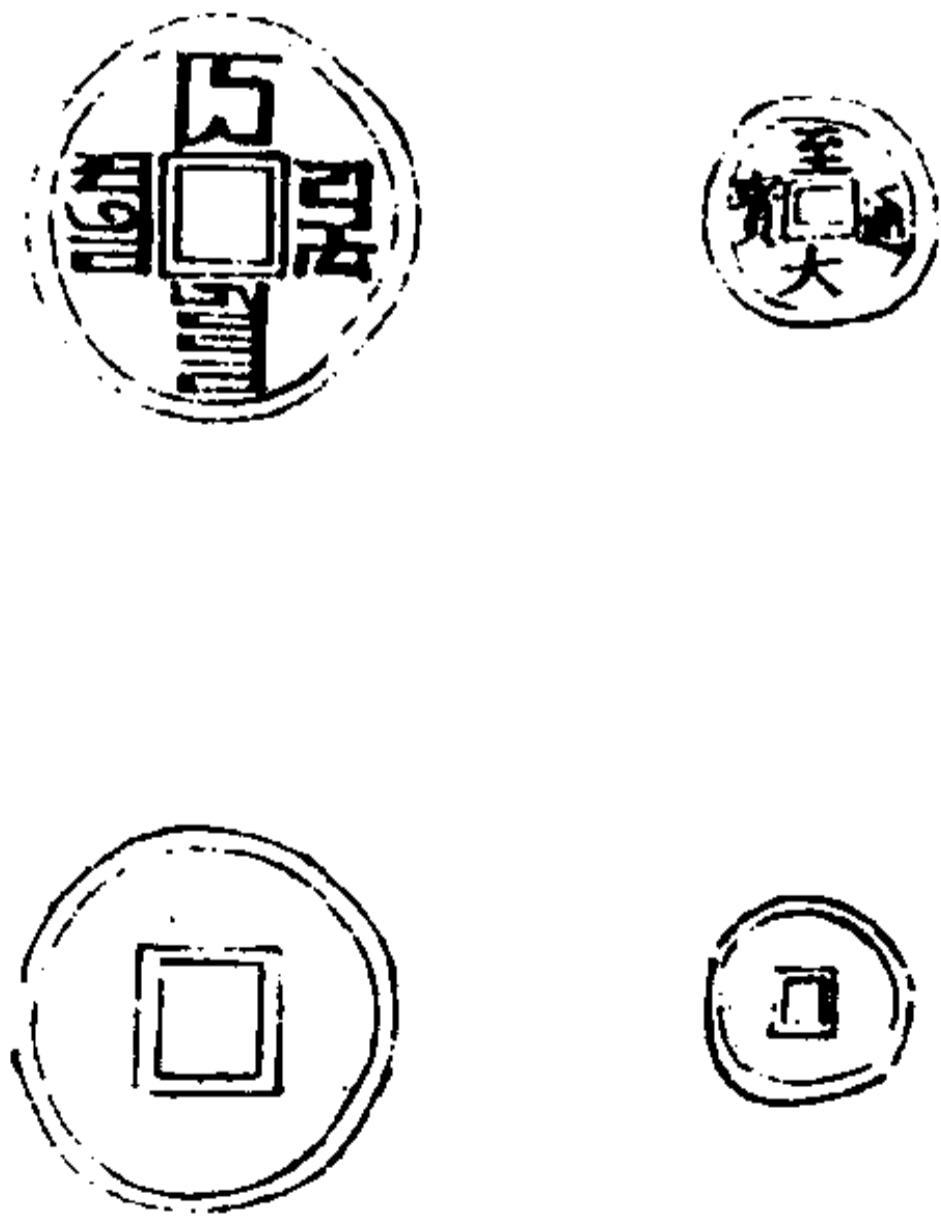


右章宗泰和錢按宋寧宗慶元七年為章宗泰和元年食貨志稱泰和四年八月鑄大錢一直十葉文曰泰和重寶與鈔並行此錢是也蓋章宗即位罷鑄錢承安二年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尋以私鑄多寔不能行亦罷之至是始鑄錢計自明昌改元以來凡十二年無置監鑄錢之事

欽定錢錄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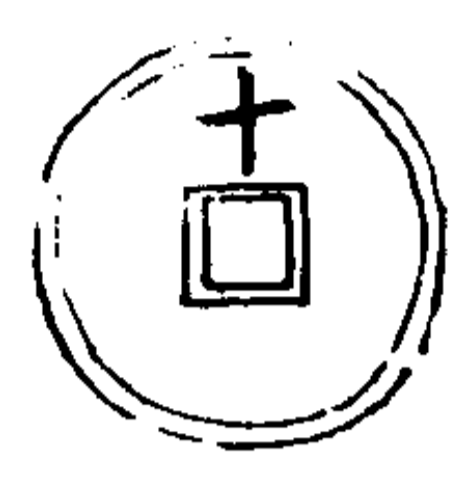
欽定錢錄卷十三

右元武宗錢二品前一品曰至大通寶楷書後一品曰大元通寶西番篆書按食貨志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錢一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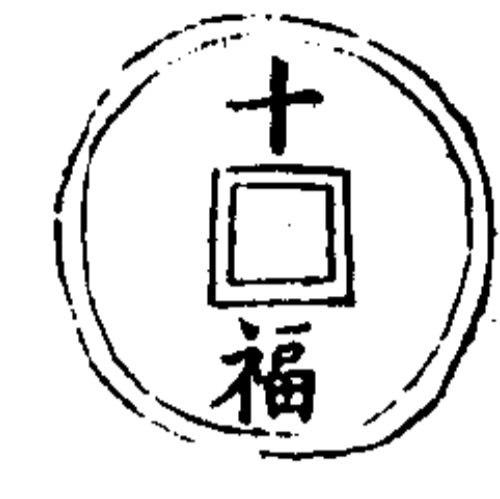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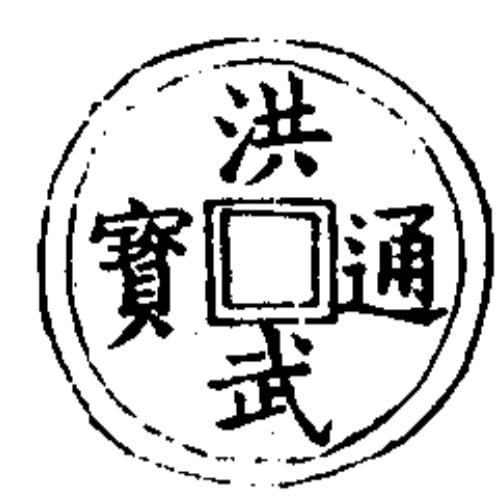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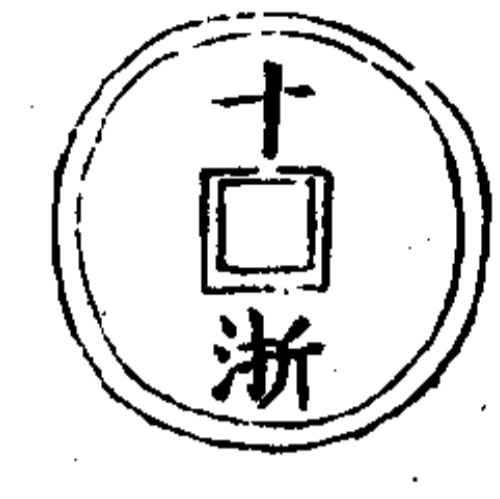




右順帝至正通寶錢凡三種以次遞小前一種及最小一種背文西番篆讀作巴納蓋梵語錢字也其第二種背文上一字亦西番篆讀作額下楷書曰二蓋當二耳按史元世交鈔寶鈔皆印造錢文無鼓鑄之事惟武宗一置監鑄錢然仁宗皇慶元年即下詔廢不行所立院監悉皆罷革而專用至元中統鈔順帝至正十年丞相脫脫始復建議開鑄置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與交鈔通用謂子母相權願所鑄不能流通至其後乃並鈔亦不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人視之若廢楮蓋自錢法散而鈔法亦壞矣



右明太祖大中通寶大錢按明會典太祖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寶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此其大錢也明太祖始建國號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故當時錢文有此蓋未紀元以前自稱吳王時所鑄耳



右宣宗宣德通寶錢按會典宣德九年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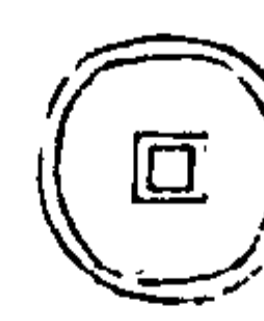
右英宗正統通寶錢



右英宗天順通寶錢



右憲宗成化通寶錢



右孝宗宏治通寶錢按會典宏治十六年鑄



右世宗嘉靖通寶錢按會典嘉靖六年題准鑄造嘉靖通寶錢事例七年鑄嘉靖通寶錢又差官於河南開廣鑄造嘉靖通寶錢三十四年題准雲南鑄錢事例四十四年寶源局鑄嘉靖錢其時所鑄錢有金背火漆鑄邊三種又按嘉靖三十二年令照新式鑄洪武以下紀元九號錢云云今考仁宗英宗憲宗諸朝其鼓鑄事蹟悉別無明文然則以上洪熙正統天順成化等錢蓋皆嘉靖時所補鑄而景泰以出廟遂獨無錢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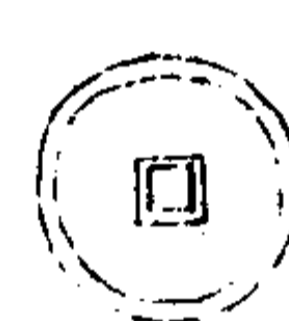
右太祖洪武通寶錢五品凡六枚背文曰十曰五錢曰三錢二錢一錢按會典太祖即位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其制為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當二重如其當之數小錢重一錢首二枚背文又浙字福字蓋各行省所記如唐會昌錢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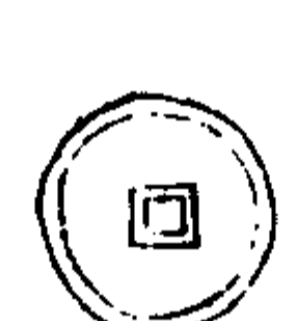
右洪武通寶小錢按洪武四年改鑄小錢此錢背無文較前五等式小錢稍重而肉好更工緻



右成祖永樂通寶錢按會典永樂九年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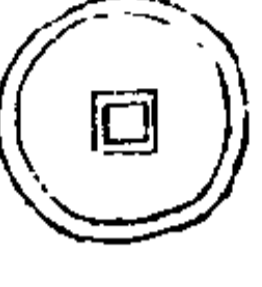


右仁宗洪熙通寶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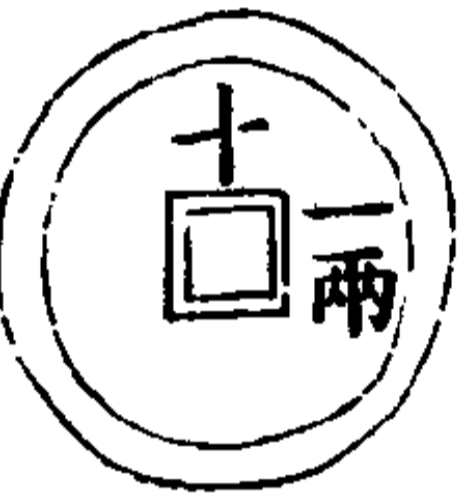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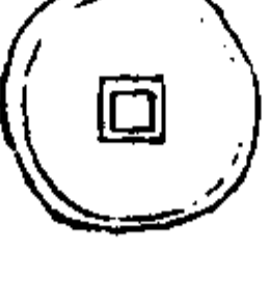
右穆宗隆慶通寶錢按會典隆慶四年鑄考明初沿宋元之舊錢鈔互用至宏治後多用銀而鈔法不行惟俸錢獨支鈔如故至是時始以新鑄隆慶錢給京官俸云



右神宗萬曆通寶錢按會典萬曆四年命戶工二部准嘉靖錢式鑄萬曆通寶錢金背火漆一文重一錢二分五釐錢邊一文重一錢三分又命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隸俱開局鑄錢



右光宗泰昌通寶錢按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光宗即位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九月乙卯朔熹宗即位詔以明年為天啓元年改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為泰昌元年光宗之立甫閱一月此錢或熹宗即位後所鑄然是冬尚未改天啓故仍稱泰昌也



右熹宗天啓通寶錢二品小者制如泰昌錢大者背文穿上有十字旁曰一兩按是時兵部尚書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仿白金三品之制於是兩京皆鑄大錢後有言大錢之弊者詔南京停鑄大錢收大錢發局改鑄則此錢旋鑄旋罷固未嘗行使也



右莊烈帝崇禎通寶錢二品微有小大按是時定錢式每文重一錢每千直銀一兩南都所鑄輕薄乃定每文重八分此二錢是也



右崇禎通寶大錢背文有監字五字按莊烈帝末年勅鑄當五錢此錢蓋當五

欽定錢錄卷十三

欽定錢錄卷十四

右屬賓國錢前漢書屬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自武帝時始通中國



右烏弋山離國錢前漢書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東與屬賓國接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其錢文為人頭幕為騎馬



右安息國錢前漢書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東與烏弋山離國接亦以銀為錢文為人面幕為夫人面而史記大宛傳只言錢如其王面此錢為人面而幕文無形象如史記說



右大月氏國錢前漢書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民俗錢貨與安息同此錢為人面幕文如之意所謂幕為夫人面也又拾遺記三瞳國金幣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又云軒渠國貨幣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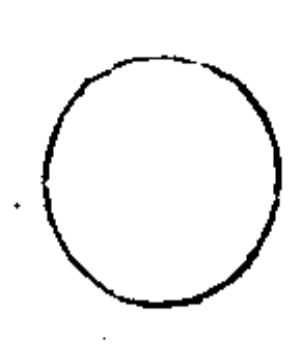




右條支國錢前漢書安息長老傳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出又太平寰宇記條支國市利錢貨其文為人驀為騎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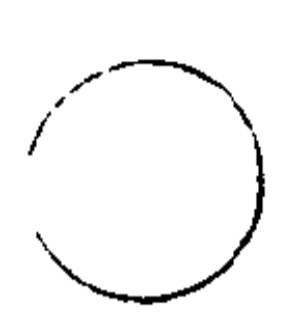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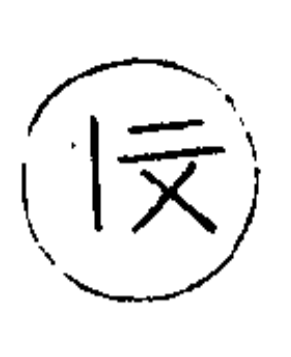
右何國錢隋書何國都阿蜜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大業中遣使貢方物洪志云何國錢以銀為之不開孔文為人面背為草木狀



右按汗國錢隋書作發汗云在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新唐書按汗至天寶二年改其國號寧遠洪志曰按汗錢以金為之無文字又一種有三旋文並不開孔今所收面無文字背為三旋文



右康國錢舊唐書康國即漢康居國也其俗生子以明膠置掌內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而洪志引徐氏譜云以銀為錢徑九分不開孔背面皆作人面形面文側而背文正面文繞以連珠之狀今此品適合



右開婆國錢面曰一文新唐書訶陵亦曰社婆曰閻婆有文字以貝多葉寫之宋史閻婆國在南海中賜銀葉為錢博易官以粟一斛二十博金一錢今按此錢輕甚不類鑄造蓋宋史所云葉為之者

錢 錄

右泥婆羅國錢舊唐書泥婆羅國在吐番西以銅為錢面文為人背文為馬牛不穿孔新唐書並同又洪志引西域記曰泥婆羅出赤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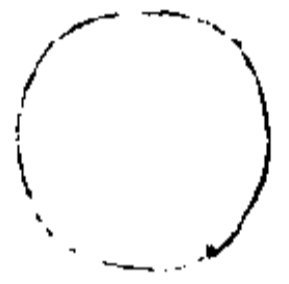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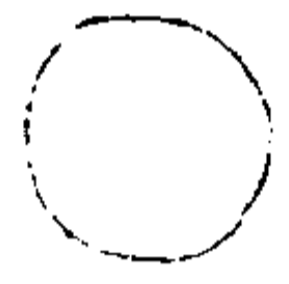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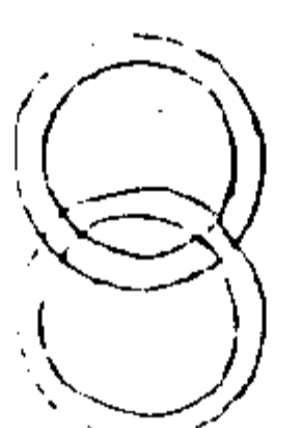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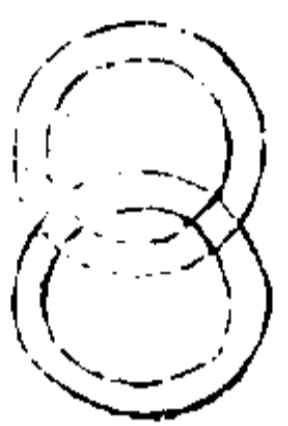
右大食國錢舊唐書大食國在波斯之西又廣州記曰生金出大食國凡諸貿易並使金錢洪志云此錢以金為之面文作象形形制甚小



右驃國錢新唐書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閻婆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登迦陀亦曰足彈陀今所收只銀錢一種



右碎葉國錢洪志曰鑄鐵為之形如連環聖歷中御史封思業使西域得之按新唐書西域傳出安西南地千里東曰熱海西有碎葉城



錢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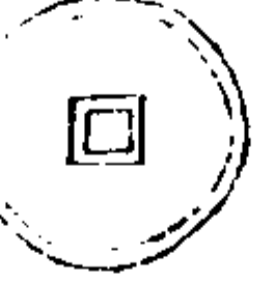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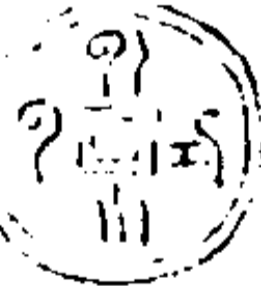
右天竺國錢新唐書天竺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波羅門宋史波羅門僧永世自云本國市易銅錢圓徑如中國之制但實其中不穿貫洪志載天竺錢亦不穿貫面無文與此錢合



右梵字錢一洪志曰此錢銅色純赤文不可辨大抵類屋馱吐番錢今按此錢蓋以赤銅為之與泥婆羅錢同



右梵字錢二俱不可識或曰後一種為空界是雲四字洪志圖一為屋馱國錢一為吐番錢按屋馱即伏陀近吐番並西域境多浮屠文字吐番與唐世為昏姻故其錢背文有甲痕仿開元也然於諸史皆無證今附入於天竺錢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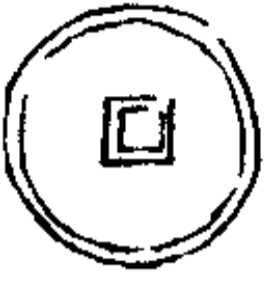


右倭國延喜通寶錢詳見洪志按舊唐書倭國者古倭奴國也去京師萬四千里頗有文字俗敬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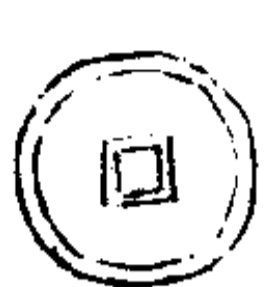




右日本國錢四種曰和同開珎曰神功開珎曰萬年通寶曰隆平永寶皆隸書洪志引舊譜言並徑寸重五銖按新唐書言倭惡其名更號日本咸亨元年遣使來貢自云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并冒其號則日本即倭耳故宋亦不別為倭國傳



右日本國乾文錢宋史雍熙元年日本國僧有然與其徒五六人泛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件并國圖職貢今王年代紀各一卷有然善隸書云其國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按今所收錢缺大字如洪氏圖亦隸書與前四種同



右高麗國錢二種宋史高麗一曰高句麗地產銅崇寧後始知鼓鑄有海東通寶重寶二種通寶三種錢又按朝鮮史略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也



右篆書海東通寶錢洪志有此引雞林類事云通寶錢有篆文者製作特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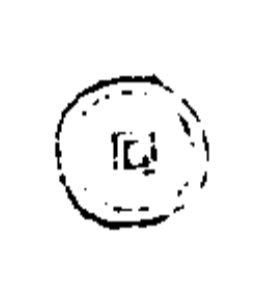
右東國重寶錢董譜洪志並謂高麗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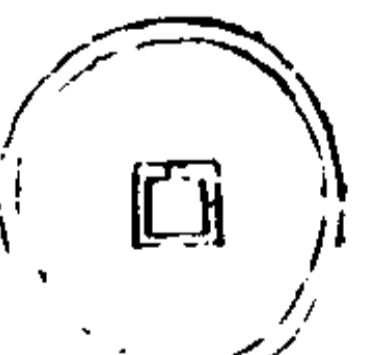
右交趾黎字錢宋會要載秘書丞朱正臣言前通判廣州時交州人貿易多攜黎字錢及砂蠟錢按宋史太平興國八年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雍熙三年賜桓節鉞蓋黎氏據交趾最久此錢穿下黎字記所鑄也



右無文金銀錢按巴氏俠氏賓氏小月氏大秦國東沃沮河鈞羌波斯國高昌女國于闐杜薄新羅佛尼阿耆尼屈支迦畢試觀貨邏梵衍三佛齊層檀南毗俱以金銀為錢悉無文而莫可分別今各錄一品不敢如洪氏強為綴屬也



右無文小銀錢按新唐書投和在真蠟之南以農商自業銀作錢類榆莢此小錢倘是耶



右一品洪志有之引李孝美說此錢徑寸五分重十五銖其文真書下注云或曰是外國鑄今錄於異域諸錢之後

錢錄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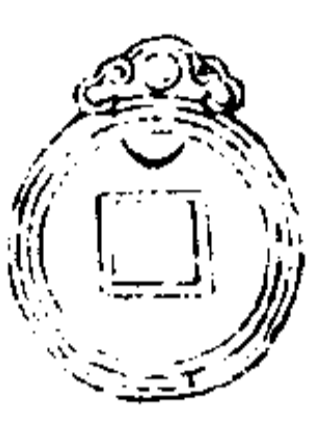
欽定錢錄卷十四





右四品文俱曰天下太平背作水紋及迴波或二人或四人九人皆如舞蹈狀形容太平之樂事紀盛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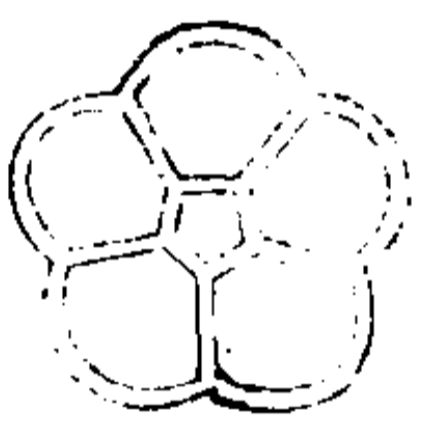
右一品李孝美謂文曰皇帝萬歲曰忠孝傳家洪志所錄有此錢按前漢書高帝紀殿上羣臣皆稱萬歲稱天子曰萬歲始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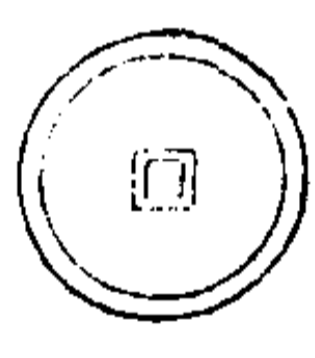
錢錄 十五

二八九

右一品文曰長命富貴背文有仰月形按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二字相聯屬始此又風土記端午造百索素臂名長命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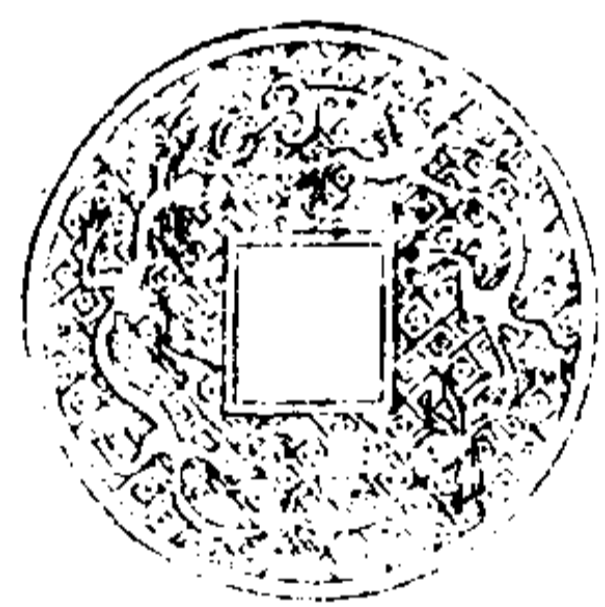
右一品文曰長命守富貴李孝美曰見此錢於汝海王霖家



右一品文曰五男二女三公九卿按周禮揚州其民二男五女又五男二女見東京夢華錄三公九卿語本禮記又三公上應垣宿九卿下括河海後漢李淑語也



右一品文亦曰五男二女面背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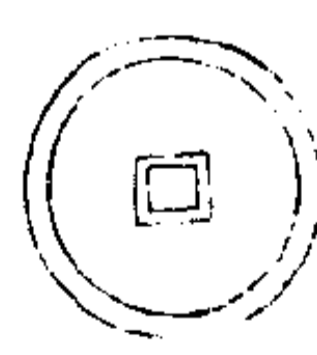
錢錄 卷十五

二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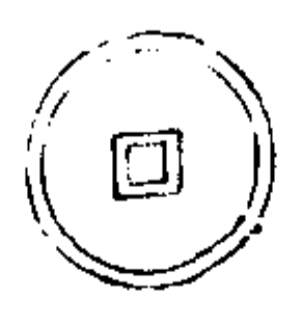
右一品文曰金玉滿堂老子道德經語也背文作雙螭重道謂有所謂與錢雖不見於傳記然制作之近古者錄之如李唐撒帳錢其文曰長命富貴金玉滿堂忠孝傳家五男二女天下太平云云以上數種皆是按唐睿宗女荆山公主出降鑄金銀錢撒帳故董道謂李唐撒帳錢然此則並以銅為之特仿其制度耳今內府所收正用諸品而外岐出不同亦莫識其何所用之如洪志奇品神品諸類併著之於圖亦好古者所不廢也



右一品文六出六字按晉書石勒載記建德校尉王和掘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故洪志謂之鼎錢此錢制不為大而文同蓋後人仿造取吉語耳



右瑞錢按南齊解瑞志泰始中世祖治益城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此文同



右瑞錢按三國典略北齊文宣帝即位廣宗郡獻瑞錢文曰歸于聖帝此文同



右一品洪志謂之長年錢文曰長年太寶按宮閣記未央宮有宣明長年溫室昆明四殿又唐書禮樂志玉牒以通意於天或祈長年錢文蓋祈年意也

錢錄 卷十五

二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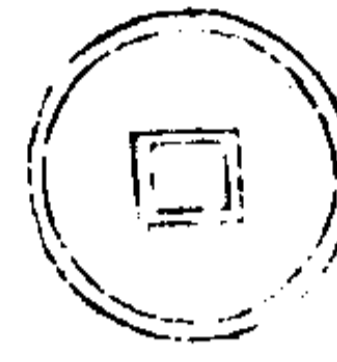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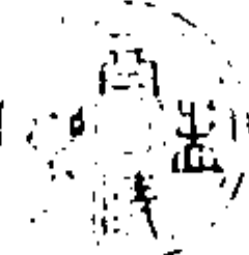
右一品仿五銖制故文曰五銖穿上下橫出君宜侯王四字猶詩稱宜君宜王耳

右一品文曰定生貴子按公羊傳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則貴子其說已古非近代語也

右一品一面曰日入金一面曰長母相忘按公羊傳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又史記平準書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云云今人但知以二十四銖為一金因錄此錢並誌之

右一品洪志謂之豐樂錢李孝美曰有辨古文者謂是天清豐樂四字亦吉語也

右一品文曰千秋萬歲背文夷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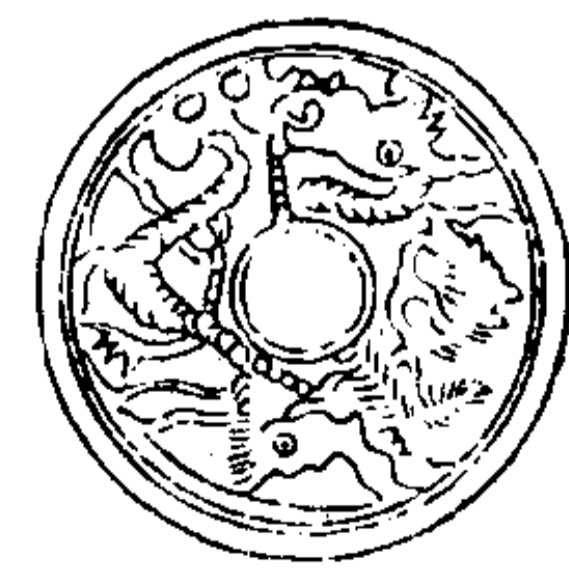


右一品文與前同一面作蟠龍抱珠之狀

右龍鳳錢二種背文一作翔鶴四一為四人各執刀楯之象象武舞也

右龍鳳重輪錢永通泉貨用南唐後主錢文也

右龍鳳錢刻鏤虛瓏面背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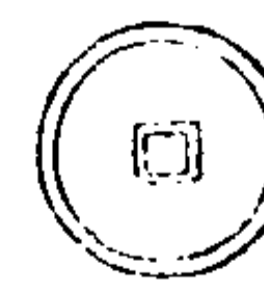
右雙龍錢二種微有大小俱空鏤與前品同

右雙龍錢面文凸起背無文

右雙鳳錢空鏤面背同

右雙鳳錢

右龍文錢





右一畫龍文錢與前品並如洪志所錄

右一品二面為龍鳳各一 二面為雙魚

右雙魚錢二種按漢唐器多為雙魚形此前一品洪志有之引洞冥記名輕形錢後一種面背並空鏤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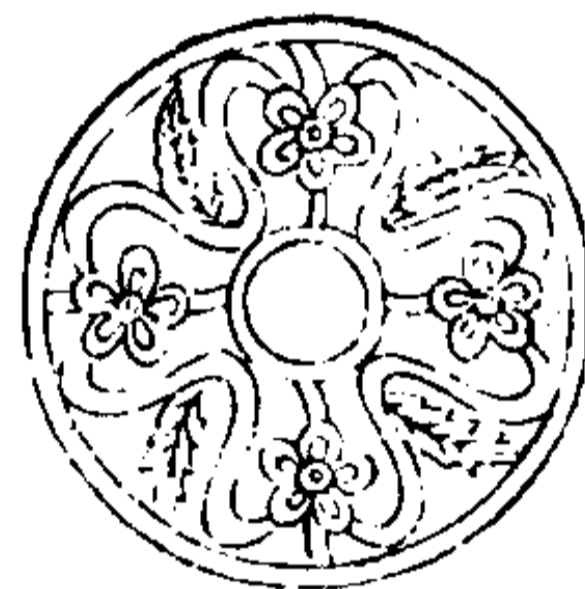
右臺閣錢空鏤為樓閣人物之象



錢錄 卷十五

三〇八

右一種舊譜謂之花錢並空鏤二面並前同意皆撒帳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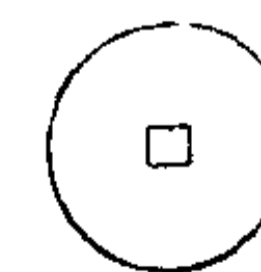
右龜背文錢太平百錢四字用梁武帝時錢文也



右水紋錢亦曰太平百錢作篆隸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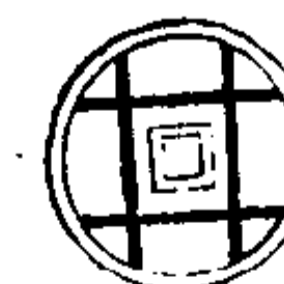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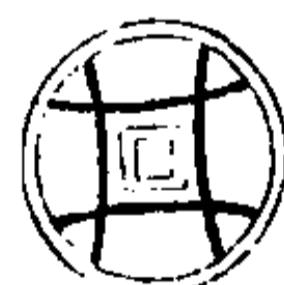


右雀錢一面為雀形二翻飛上一面作三雀銜花之狀洪志謂之三雀錢中篆五行大布四字用後周武帝錢文也又二字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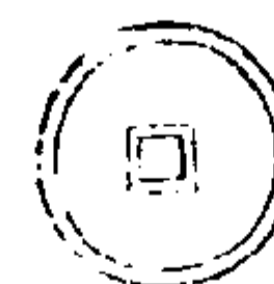


右一品洪志謂之四事錢二人相向一立一跌坐上下作飛走物各一背文夷漫

右井紋錢面背同亦見洪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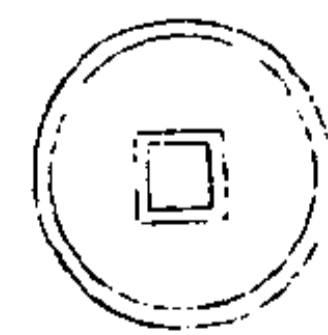
右羅紋錢



右翅紋錢並與洪志所錄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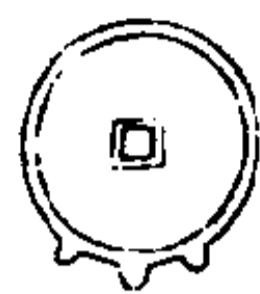


右一種曰飛黃曰渠黃按飛黃為六閑之一渠黃為八駿之一所謂地用莫如馬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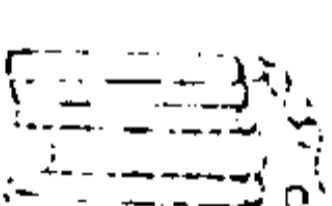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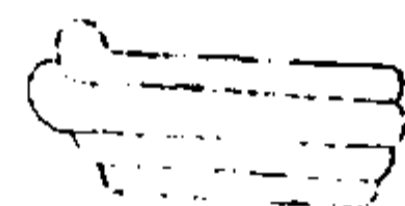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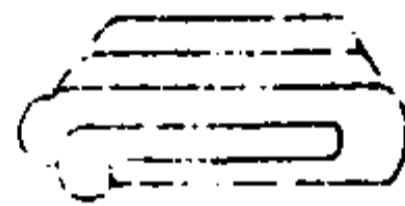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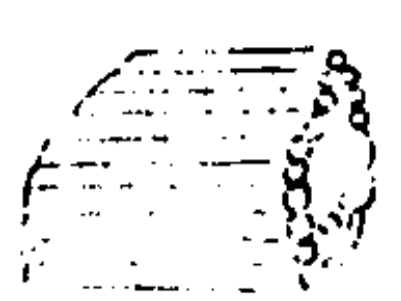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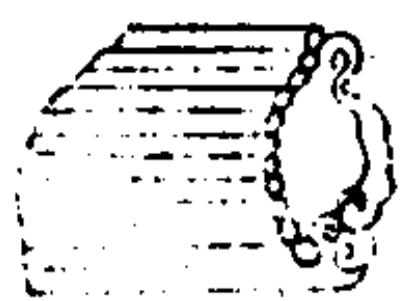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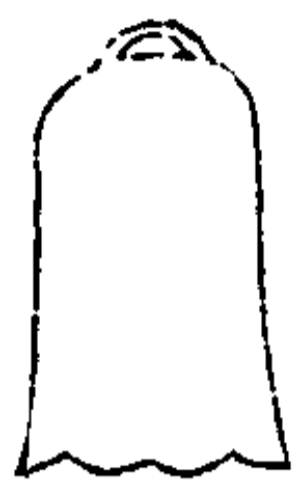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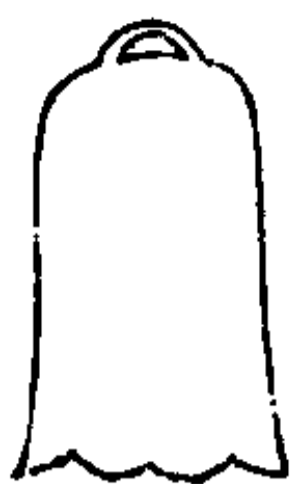




右一種周郭如常制別作三柱外出按舊唐書元和元年黃河岸塌處得古錢方孔三足豈卽此錢耶從洪志附錄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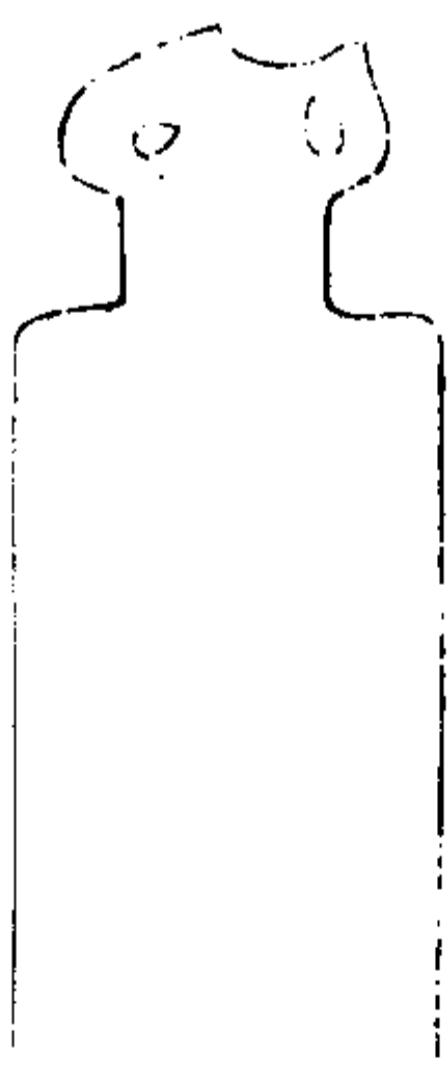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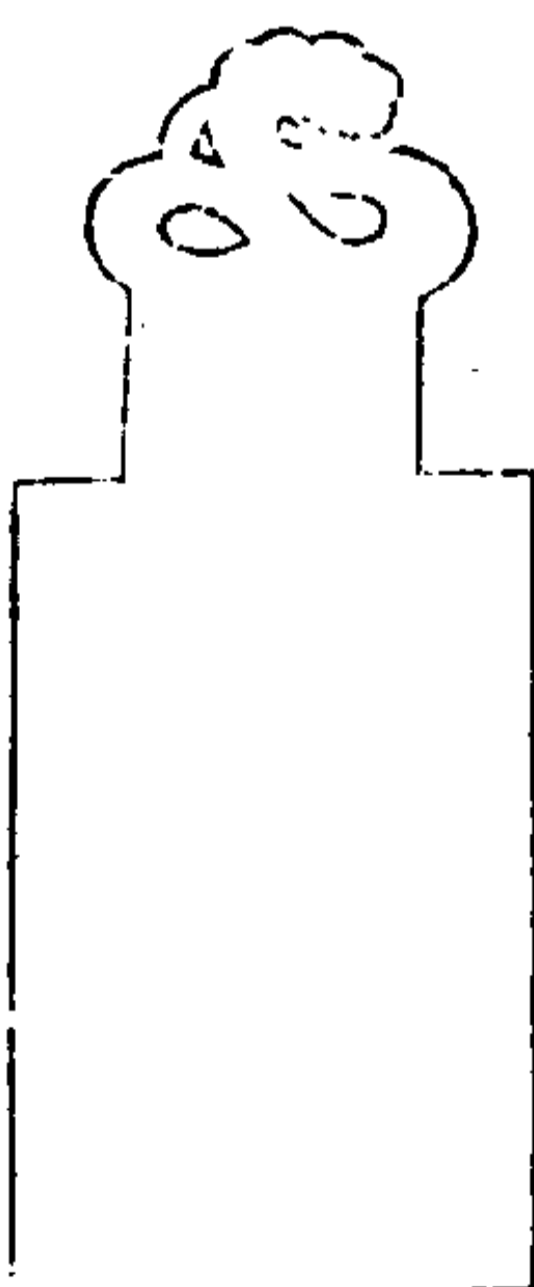
右一種名蟻鼻錢亦詳洪志



右稱心錢凡五按洪志引舊譜曰世有此錢狀如博棊下闕如藕挺中破狀其上有首形如稱錘鼻有孔號爲稱心錢此前一品是也後四品俱見宣和博古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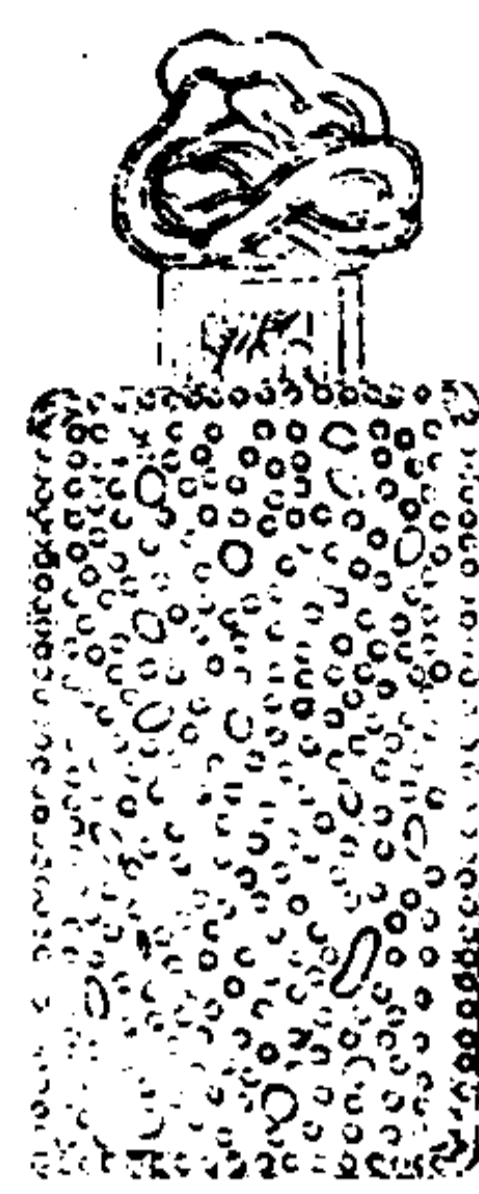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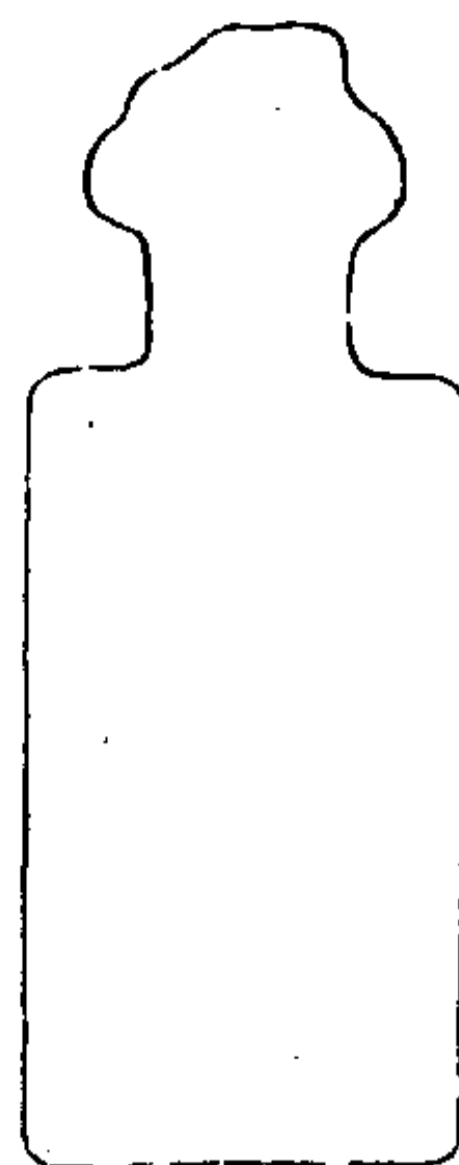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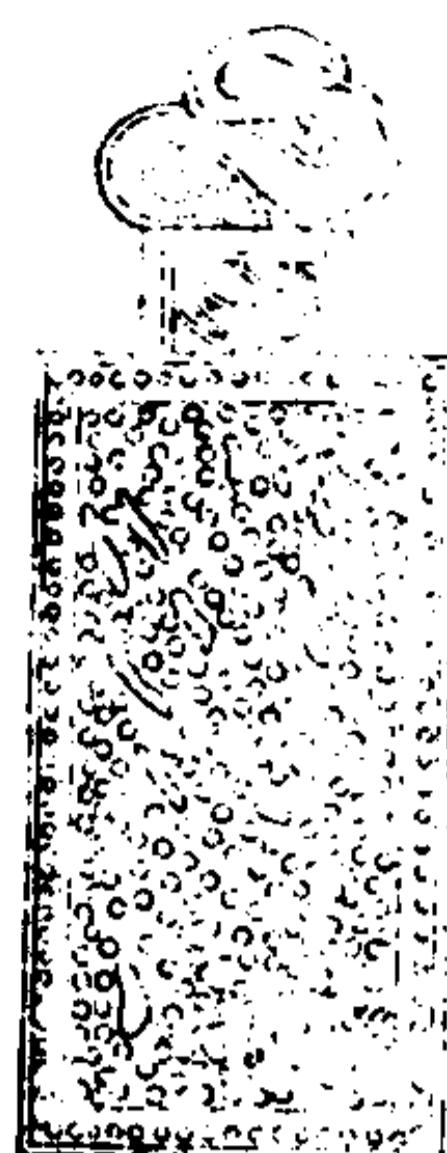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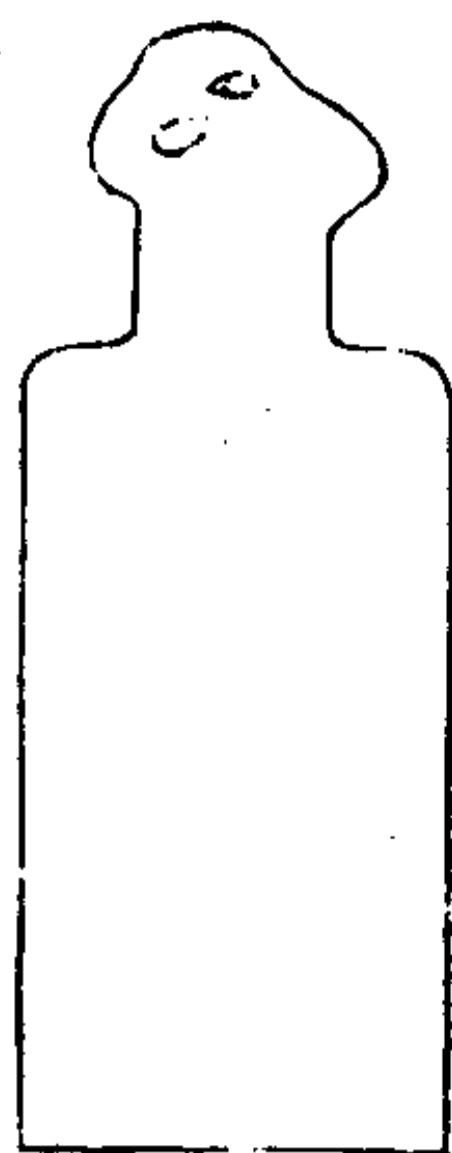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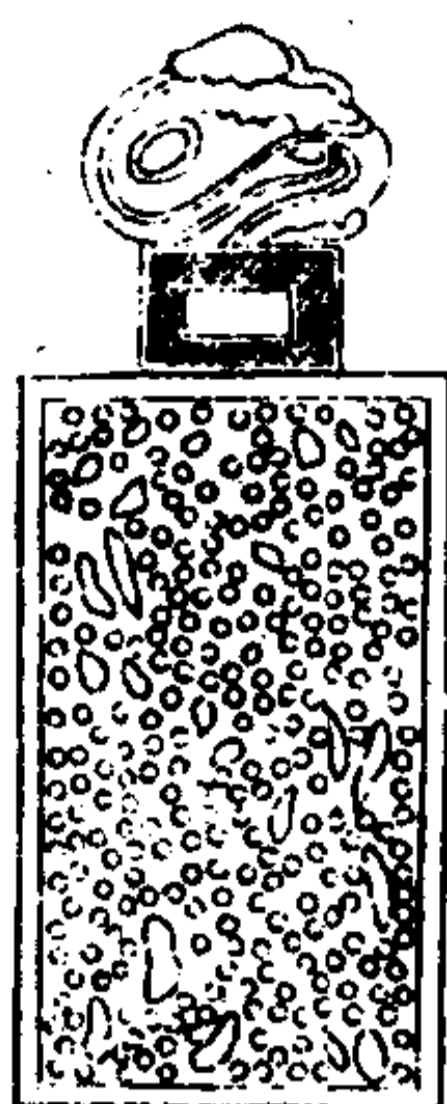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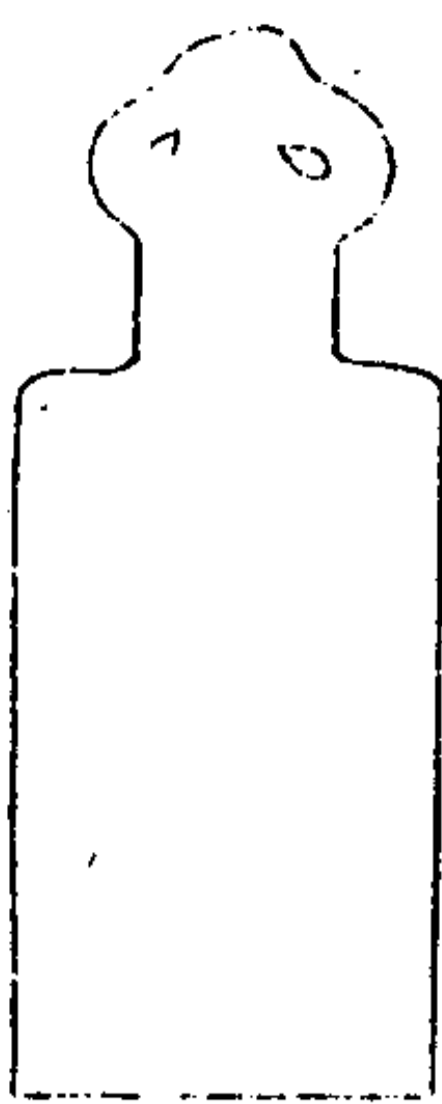
欽定錢錄卷十五

欽定錢錄卷十六





右五錢並見博古圖錄請是朕勝錢今仍之



右辟邪錢中作符篆上下書福德二字一面作立獸如辟邪又方圓各一孔蓋以施細網佩之用祓除不祥西京雜記史良娣合采宛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即此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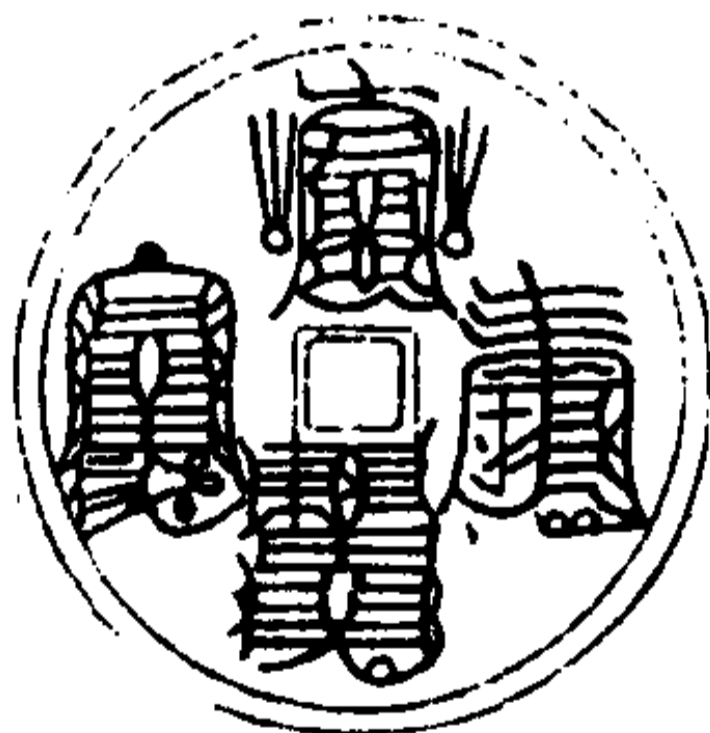
右辟兵錢一面曰去災除凶一面曰辟兵莫當旁作星文繞之務成子所謂珠球如玉連連如珠者耶



右太上咒字錢道家有太上太初太始太素太清諸名號按雲笈七籤太上者太道君誕於西那天鬱察山浮羅嶽丹元之阿云云其說至為虛誕此錢稱太上是也背上書符一人作叱鬼狀二人俯而聽命外為三孔取其可繫用以作耳



右虎符錢按道家有神虎上符消魔習慧經其釋文曰神者靈也虎者威也上者太上符者信也銷魔者滅鬼也習者日中之星也慧者宜以生為念也此錢面文書符上作虎頭背文揚旗按劍勢若擒捕鬼物上麗以星文與釋文本義俱合



右符印錢晉孫思邈作入山符文畧仿佛背文為星官又一人跪而供花隨以一鶴



右符印錢背文為星官又肖生二





右天罡錢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又晉書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參同契注天綱即北斗也道家以禮斗為修攝而白玉蟾琅書序云作為符圖印訣罡咒之文此錢文蓋罡咒耶



右北斗錢一面作七星文凡二一面曰大泉五十用新莽錢文也舊謂謂蓄之禦水

右北斗錢一面作七星又龜劍各一一面曰大泉五十與前同



右北斗錢與前品同背文曰永通萬國用後周宣帝錢文也洪志又謂之元武錢



右北斗錢文作九星其一麗於旗蓋北斗原九星七見二隱道家謂內輔一星外輔一星見之者吉又交劍上舉又一人帶劍屹立洪志謂之青溪宅錢緣南齊書祥瑞志所載齊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與此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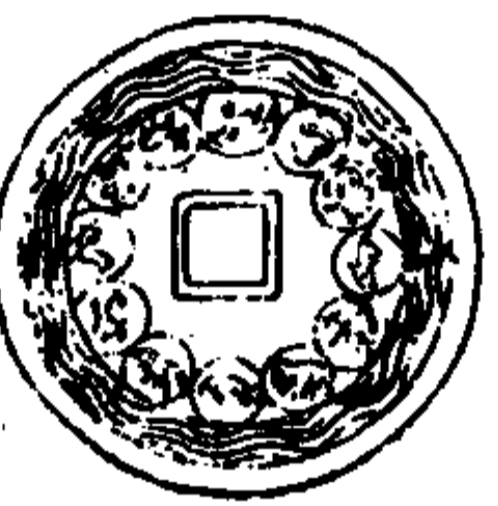
右北斗錢一面為七星榮繞中作交劍下為龜蛇糾結之狀蓋元武象北辰方位也一面為十二地支並肖生為之



右北斗錢洪志有之引顧烜說云此錢面文為北斗軒轅之象背文為立戰龍鳳之形謂之北斗星錢亦謂軒轅錢



右星官錢一面作星官符印朱雀龜地之象一面文曰皇帝萬歲其制亦出於道家為祈祝製也



右一品楷書本命星官四字按道家有祭星法常以其受生所直之日祈請司命諸詳於洞章諸篇下作星官二畫南極北極中央一鼎旁作龜鶴皆道家養生之說著之錢文亦祈壽之意一面為十二屬



右一品與前同亦作星官狀下為鼎旁有一龍取象辰位也一面為一人跌坐一人執杖侍蓋南極老人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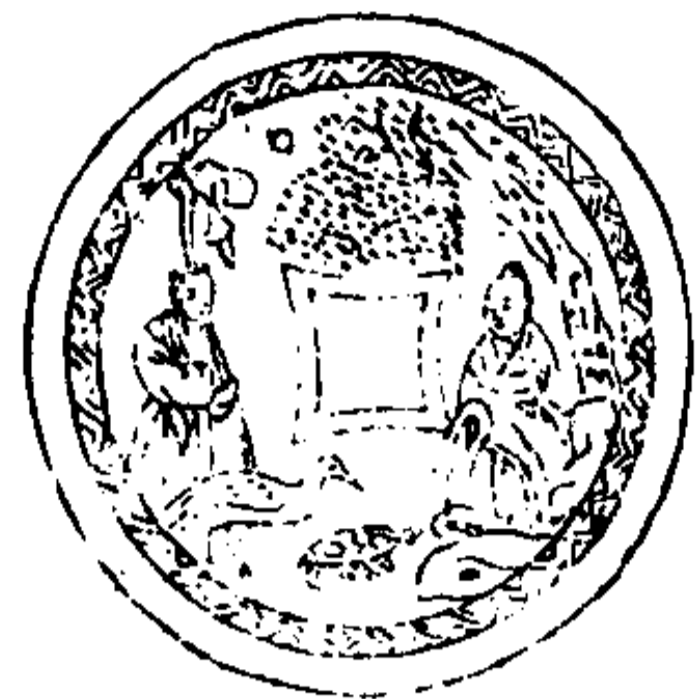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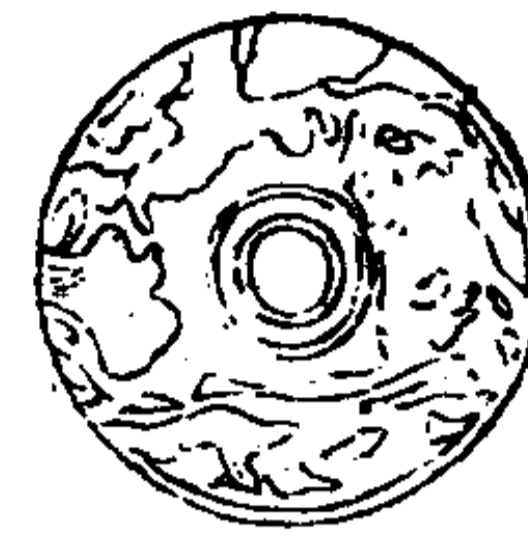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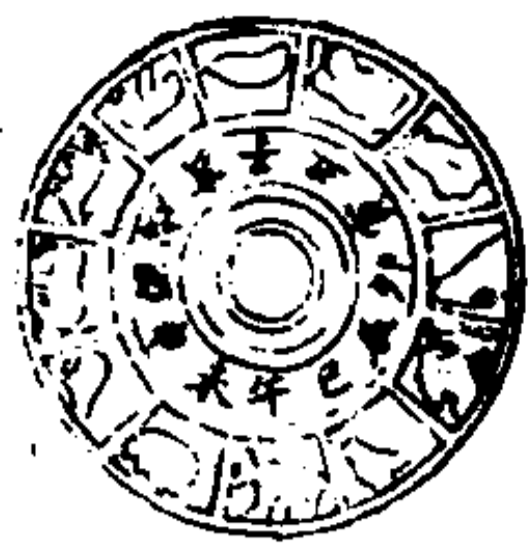


右一品一面作星官又龜鶴各一上為玉兔一面作水紋篆書凡四可辨者萬國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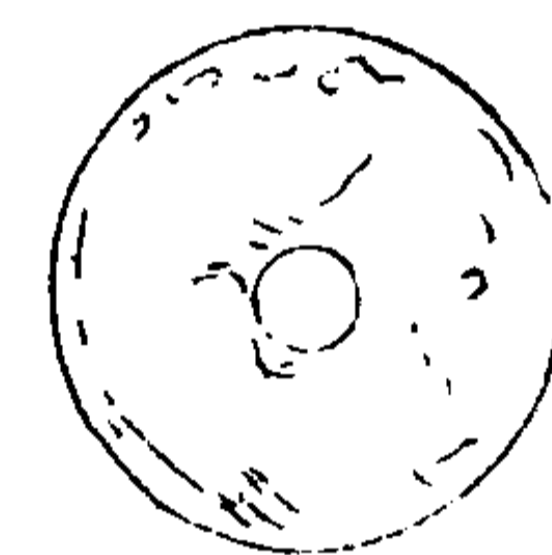
右支錢二面為十二屬二面作樹下一人跌坐前一獸為俯伏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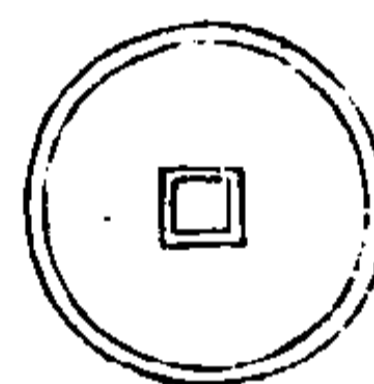


右支錢二前一品背文闕湛不甚可辨下仿佛作龜鶴形

錢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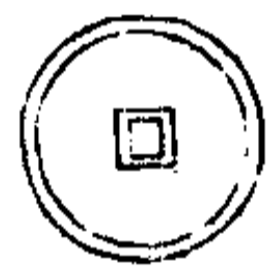
右支錢二亦肖十二屬特銷絲參伍與他品異前一品無字背文為神仙龜鶴之象後一品背文全蝕不可辨



右四神錢朱雀元武青龍白虎並肖生為之



右一種亦肖生洪志並謂是四神錢一面曰永安曰五男意如該稱永保平安者而李孝美謂篆文如後魏永安五銖此錢蓋為祈祝用不必泥永安二字遂謂後魏紀元年號也



右二種作兔犬各一亦地支所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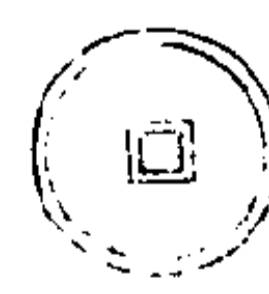
右一種右文卓劔左文為龜蛇各一背文大泉五十與前北斗錢同

錢錄 卷十六

三四五



右三辰錢日月各一又為北斗七星元門寶海經曰陽精為日陰精為月分日月之精為星辰一面曰常平五銖用北齊宣帝錢文也



右日月錢日東月西作麗天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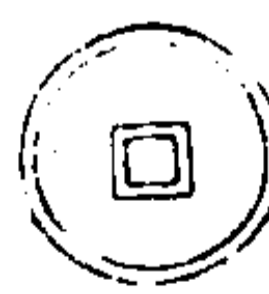
右明月錢如篆書明月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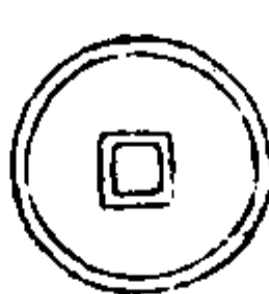
右星月錢作月從星狀



右雙星錢穿四圍俱作二星連珠洪志謂之八星錢



右雙星錢二星在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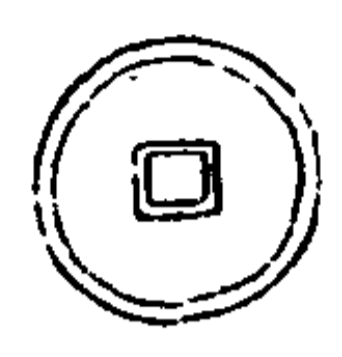
右三星錢穿上下俱作三星連珠洪志謂之柄文錢

錢錄 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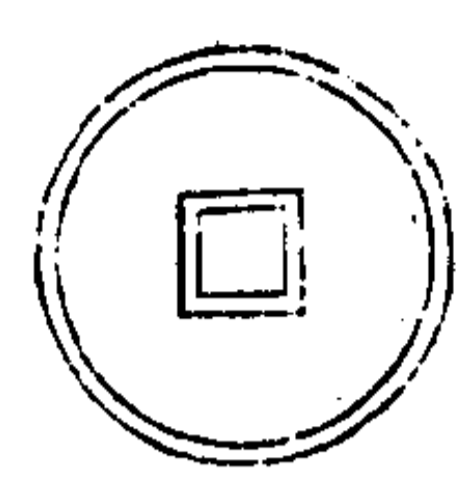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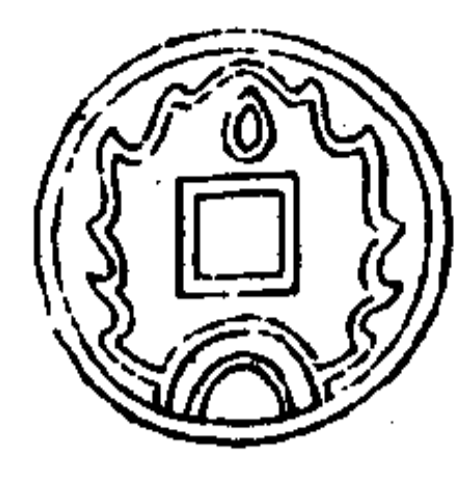
三四六



右七夕錢牽牛織女取會合意也亦見洪志引舊譜謂穿  
上為花穿下為草



右一品穿下規作半月形有光敏皎騰上如火珠



右一品為八卦位列一如文王後天圖外環以十二屬一  
面為星官符印亦道錄也



欽定錢錄卷十六





辨談卷一

元和蔡雲錄耕談

泉之見於經典者惟周禮教官之屬有泉府注引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疏云泉與錢古今異名故後鄭引之得通一義

泉與布一物而二名天官外府注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稱疏云布泉也者此言布地官泉府云泉是布泉一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者泉府據其所藏爲名此官取名於其流行故鄭即云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稱無不偏即布之義也案唐人做布入於泉府即泉府之征布司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泉府同貨而做是府泉與市布相流通非必在泉府名泉在外府名布也鄭賈特以對文見義耳世以圖函方者爲泉以圓內方外如脾脫形者爲布非古也來深謂古泉如篆文宋亦屬凡說布名不一外府邦布載師里布閭師夫布司市辟布塵人秋布總布布鄭讀如德質布罰布塵布肆長總布杜讀爲德布泉府征布皆泉也惟先鄭謂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尺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又自破其說云不知言布參字者何見舊時說也仍以布爲泉也蓋泉者布之總名受布於司馬注並同

辨談

物貴大鑄泉以饒民故國語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竹書紀年湯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管子亦云禹以歷山之金鑄幣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賈子之無饋賈子者鑄泉救荒古而然矣害金不可數與後世罕有知者泉亦謂之財又謂之賦大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穀也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歟又謂之貨秋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貨泉貝也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

他經無泉而有布毛詩抱布貿絲傳云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易物也案泉亦名幣如竹書鑄金幣管子刀布爲下幣史記銅錢爲下幣之類是也箋申傳義未必不以幣爲泉疏應引外府注禮弓注及載師注明知布當訓泉而誤會鄭義以幣爲布帛之名疎已且載師注引以證布參印書而曰抱此布也者固先鄭指爲舊時說而後鄭易之爲二十五家之泉者也鄭於彼不以爲布參印書之幣而於此乃以爲布帛之幣乎如消釋緒錢引抱布貿絲證之則似以布爲泉以絲爲幣作持錢求賈解義兼比與矣夫錢以緡計本可云抱而疏謂泉則不宜抱之其說亦泥

禮記禮弓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案此注合泉布言之布帛同左傳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注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案載師注先鄭引之以布爲泉與杜義異然未知作何解也孟子應無夫里之布注布錢也引載師里布爲證而未及闕師夫布趙氏之疎也案惠氏士奇禮說云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屋夫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於室屋矣矣邦布者口泉取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練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六畜矣矣據此則孟子布練之文亦可釋爲籍錢歟尚書呂刑其罰百緡之緡即泉也案夏侯歐陽說墨罰

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率緡之假借字古尚書說錢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緡爲三斤見周禮又鄭注考工記治氏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鈞錢也今東萊稱或以大率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錢鈞似同矣則三鈞爲一斤四兩又陸德明尚書音義錢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蓋小說文云六之錢鈞也鈞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今說文二十五分下脫銖字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鈞重六兩周官釗重九鈞俗儒近是又晚出孔傳六兩曰錢疏引馬融解攷工三鈞云鈞量名當與呂刑錢同俗儒云鈞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合參眾說率也鈞也錢也實一字也六書故錢與其重則夏侯歐陽買孔之徒皆以爲六兩鄭加多大半兩矣三分兩之二古尚書說及許氏說文皆重十一銖五釐一黍一粟一黍一粟一粟融亦以爲然者也竊謂六兩之說既出俗儒東萊之稱尤非確證且如鄭之數百錢重四十一斤十兩十六銖不惟所罰過重亦矣取此奇零之數如古文說罰既不重而適得三斤成數從之爲允矣虞書金作贖刑傳金黃金此傳錢黃鐵疏謂黃金黃鐵皆今之銅鋼本非雜碎之物乃不舉三斤成數而必析之至銖釐之輕豈非鑄成十一銖五釐一黍一粟之錢積百錢爲三斤積千錢爲一鈞如後世積十錢重一兩積千錢重一斤四兩之法乎故知錢即泉也余藏古布楠本面文六字其一作布又一品面文七字其一作布即錢字省文古文變作廣韻錢錢也舊有是訓也畢尚書阮開學同讓山左金石記載召鼎銘有〇字錢氏姑釋爲錢引甫刑罰錢爲證

小爾雅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鈞鈞謂之錢二錢四兩謂之斤此即俗儒所說釋文誤脫小字也十黍爲案十案爲銖則一銖百黍二十五分之則四黍積四黍者十三則五十二黍故以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爲五案二黍也二十四銖爲兩則一兩二千四百黍十







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又云權輕重者不失黍象注謂  
十黍爲象十象爲銖古之權準乎黍之重以起數如此  
今惟十六兩爲斤名與古同下此十分其兩曰錢十分  
其日分又遞析之爲毫象絲忽分也毫也象也絲也  
忽也皆借度之數以爲名也惟錢之名則取之泉案唐  
志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積十錢重一兩自後遂以十  
錢爲兩而以錢爲十分其兩之名  
新莽貨布今重四錢六分以一分八釐四豪準古一銖  
正得二十五銖之數則古之一兩止今之四錢四分一  
釐六豪而今之一兩於古爲二兩六銖三象四黍廿三  
分黍之十八矣二兩爲八錢八分三釐二象六銖六分  
四分黍之十八爲一錢一分六釐六象五銖六分  
四分黍之十八爲一兩獨取貨布定漢權以其分寸  
與建初應統銅尺合  
唐權與今權同擇開元錢精好者稱之十錢適重一兩  
則其所謂兩已非古之兩而唐志猶謂重二銖四參  
者特十分其兩之數強名之曰二銖四參以合乎古  
耳或曰兩既加重銖象即隨以重此自爲唐之銖象可  
也象必古余曰銖象猶虛名黍則有實數銖象隨兩以  
重黍能隨銖象而重乎亦得曰此自爲唐之黍非古之  
黍乎且所謂兩者兩其一俞之容之重也而此所謂兩  
何兩乎既非由黍起數積至銖兩而反從兩起數析爲  
銖象仍古之名失當時之實矣  
五銖錢有好郭者梁天監元年鑄順煇曰重四銖三象  
參皆改書參二黍每百枚重一斤二兩今稱是錢重八  
分弱與漢權合七分九釐四象八絲八忽準古四銖三  
象二黍七兩九錢四分八釐八象準古  
一斤煇以梁人記梁制當得其實  
北齊書高恭之表曰自項以來私鑄薄錢斤餘二百徒  
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  
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云云案一斤重三百  
八十四銖五銖錢七十六文正重三百八十銖其零不  
計也二銖二百文重四百銖曰斤餘二百是無二銖之  
實矣今稱永安錢重九分強者合古五銖之數者也九  
分二釐準是北齊時猶用古權也

權之變古自隋始隋志高祖新鑄五銖重如其文每一  
千重四斤二兩案四斤二兩止一千五百八十四銖若  
五銖千文積五千銖當重十三斤八錢寡懸絕矣今  
稱隋白錢重七分弱則志所謂斤兩正與唐權同六分  
千之爲六十六兩舊譜重一銖六黍當重一分五釐八  
釐四斤二兩也舊譜重一銖六黍當重一分五釐八  
釐四斤二兩也蓋三分二銖四象之數約取其二以  
強名之者耳請準當時之斤兩定爲一銖六象其非五  
銖明甚即以其重準諸古權亦止三銖五象八黍廿三  
分黍之十六三釐五象八黍爲六分五釐八黍七釐二  
分六釐非五銖也是志所謂重如其文者全不足據也  
尤可哂者於鑄五銖重如其文之下卽繼之曰每一千  
重四斤二兩夫五銖錢三百七十七枚已重四斤二兩而  
多一銖乃千錢之重止於此數豈其時以七十五銖七  
象五黍有奇爲一兩乎名實不符涉於浮冒泉法之陋  
也銖兩不合自相矛盾又史筆之陋也  
唐志於乾封泉寶云重二銖六分其已易象爲分乎自  
後於乾元十當錢則云緡重十斤於重輪錢則云緡重  
十二斤并不言銖分矣案舊譜十當錢重五銖蓋如兩  
開元錢之重當積八百文而重十斤重輪錢重十二銖  
蓋如五開元錢之重當積三百八十四文而重十二斤  
八百文爲緡計足陌者八也三百八十四文爲緡計九  
十六文爲陌者四也緡數有多少因錢質有小大也  
或謂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大事記建元五年  
行三分錢徐廣曰漢書曰半兩四分曰兩則錢以分計  
舊已豈始於唐乾封乎余謂此非銖分之分乃分析之  
分也案秦錢重十二銖故文曰半兩漢高后行八銖錢  
而文曰半兩則以少半兩爲半兩至文帝造四銖錢而  
文亦曰半兩名始不符其實猶賴大事記三分之名得  
通半兩之義借爲徐說所混耳如徐說四分曰兩半兩  
止二分非三分也且是時權數無所謂分者卽淮南子  
有十二粟當一分之說亦非以之代銖也故知三分者  
三分十二銖之重以爲半兩正與孝文四銖之半兩同  
師古以爲又新鑄作者是蓋當孝文時卽取三分之一

爲名矣唐封演說半兩錢有三豎文者卽三銖錢洪志  
謂與漢志重如其文之云不合移其說於三分錢不亦  
可乎漢志錢高后紀作五分錢此自  
可乎爲分寸之分順煇曰從五分  
一錢之名因開元錢之重說已見顧氏炎武日知錄但  
其標目曰以錢代銖又一條曰改銖爲錢則大誤銖者  
二十四分兩之名也唐豈以二十四其兩爲錢乎當云  
以錢代十分兩之名改二銖四象之名爲錢耳  
宋史志景德中劉承珪參定權衡之制以御書真行草  
三體消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象爲一錢者以二千四  
百得十有五斤爲一稱之則今稱三體錢各重一錢則  
宋權亦與今權同  
唐律疏義引稬令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  
侖十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一斗十  
斗爲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  
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度以秬黍中者一黍  
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  
十尺爲丈唐六典與雜令同又云凡積秬黍爲度量權  
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  
官司悉用大者據隋書律秬黍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  
升古稱三斤爲一斤則大斗大兩始於隋開皇開唐初  
沿而不改耳錢竹汀師十駕齋養新錄敬釋此條自愧  
疏於攷證猶喜隋變古權之說未爲臆斷因計大兩六  
十六兩爲一百九十八兩錢重一銖五象八黍十分黍  
之四三之爲四銖七象五黍十分黍之二又千之爲四  
千七百五十二銖適合一百九十八兩之數則余所正  
舊譜一銖六黍之誤又非妄矣至志文四斤二兩之兩  
不言大兩銖亦非積秬黍之銖乃從乎大兩而爲大銖  
數皆以三當一隋權同於唐權唐稬令及六典可證也



辨談卷二

元和蔡雲鐵耕談

今所見金幣言銅幣古物也而非上古物也蓋流行於春秋戰國時於秦僅存於漢再晦於莽稍顯於唐而盛於宋人之口者也何言之漢書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國法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史記循吏傳楚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齊楚各鑄幣矣推之他國富無不然夫王朝國法必有定式而今所見形製不一且其文字皆著國邑名是可按春秋戰國時之地理以爲斷也暴秦銷天下兵銅物當在禁例錢必盡斷勿行而民間兵不敢匿錢則各輸穴地理藏勢所必至此一晦也古書有幣之名無幣之形乃臆造所不能到而莽鑄貨布十布等適與古幣相類意巨君博學多詐必藉見古幣稍變更以揆蹈襲之跡而非出於初制也以是知其僅存於漢也莽既履更錢法初新制即罷舊制私藏古泉之禁當與剛卯並嚴矣周禮外府注云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則外此不概見可知不然博古如康成其說古泉僅能詳此三品形製何邪此再晦也錢譜初自梁顧烜止及莽布於古關如至唐封演張台作譜則有云西河郡別駕李幼奇得之長平溪澗者矣有云見於寶鼎尉王鐸家見於檢校膳部李泳家者矣有云充海觀察鄭漢軍奏之詔翰林驗其文者矣上好下甚地亦効靈金幣之品由斯以顯然而如賈公彥疏周禮但依鄭文爲解未嘗討論其源流可馬貞素隱於平準書刀布之幣即以莽刀布釋之顏師古注漢書於莽十布止云布亦錢耳不能詳其所自則唐人猶有未明乎此者故曰稍顯於唐人說幣之形製文字曰長廣幾何肩足若何而已曰某邊加某某下安某而已至宋人而始依傍字書傳會其說不曰義農即曰軒吳如董道歐攷次爲錢譜而鄭樵卽入之通志矣而羅泌且編之路史矣於是史公所謂高辛之前靡得而記班氏所謂夏殷以前其詳靡記者竟燦然其大備焉不亦盛乎夫惟子母二品之

權效與猶略金錫六等之齊考工莫詳遂使古時金幣不幸而見奪於新莽之鑄者五六百年又幸而得蹟於三五之世者四五百年而究以年代荒遠人反疑爲贗品斯仍歸於不幸也而卒遇今之嗜古家辨其文字皆爲地名斯又何如厚幸也余故觀述之以存其真而是物亦良可寶貴也夫

或以文作金者名金文作貨者名貨文作布者名布而實可通稱幣也或以有首有肩有足者爲幣而實幣之形製不一也小者一種首肩足與足肩皆方質銳薄面兼有輪郭一種首與肩不分而圓足開之好及身之半上有小穿一種首肩足皆方首之兩旁平出銳角足開成三角形一種首肩方足銳足開成八分形中者一種首足皆方肩與足開皆圓質渾厚面幕無輪郭大者一種首肩足與足開皆圓質厚有輪郭一種與莽十布絕相似一種首方而長身整方下微窪有輪郭又有如秦半兩而好圓者有如秦漢半兩好方者皆幣也又有銅片形若半環橫徑五寸者有如泉志所載齊歸化者無非幣也路史以爲三五古幣皆圓內而方外爲睥睨之形垂則象天之示置則象地之勢北會而南分而坦之則人也蓋本三才之義取象如此此其議閔矣而豈知幣不獨此一種且一切取幣皆沿古制乎而妄謂後世苟簡斯又不通之論耳

幣之名數矣見鄭氏通志者有太昊金幣吳金黃帝貨高陽貨高陽金幣帝幣帝幣帝幣夏貨商貨商泉莊布齊布呂貨之屬見羅氏路史者有軒轅金葛天幣尊盧幣太昊九棘神農幣神農泉黃帝幣少昊貨高陽十等幣魯貨一金堯布舜策馬貨夏后幣之屬大概依董諸爲說據所論文字余約見其半而余所見古幣文字出乎此外者正多使三家見之不知將若何穿鑿耳洪邁撰泉志往往逞臆說獨於布品不採董諸爲得闕疑之意但異布之名猶仍舊語似以莽布爲常品而此轉出其後則甚非也

兩字幣左文作起者路史注據董諸以爲葛天氏之幣

夫尊盧葛天世次有無尙不可考乃欲憑一字之考幣紀鴻荒之制作抑亦誕矣然猶未見其必非葛字也幸彼有牙焉可借以刺其盾案路史注神農錢圓徑寸五分重七銖好圓無輪郭狀如半兩銅色純赤左有許字鈎畫甚精神字也一字圓幣文可旋轉而試移之於石非卽起字乎則吾未聞神農反葛葛爲反神也流俗因其字形號鑲子錢洪氏仍舊諸置之下方作幣均不足而竟忘其爲葛天之起乎抑又悖矣然則宜何如讀曰宜如兩字幣之左文讀之實垣字也至兩字幣之右文不可識或以爲襄或以爲長榻本諸審未真爾爾其說洪氏志布品不伸已說獨於五字幣一正一倒者則云此布自柄端倒讀其文曰安陽之吉貨蓋因張台之說之拙而偶斷之惜得其二轉失其二仍昧其一耳得其二者下安中讀爲安金邊之斤讀爲化古貨是也失其二者曰如二則二字矣而轉讀爲之曰金邊則金字矣而轉讀爲吉是也昧其一者兩口相重讀爲陽是也余得其倒者形質樸厚不曾磨鑿長廣分寸一如張說又嘗見其正者手榻之面文五字右作向又安邑也中作斤化也左作二全二金也幕文一字亦作向也此幣文最易曉者何張與洪辨之如是其難哉路史論幣篇注以是爲黃帝貨但稱李泳家品了無他證豈因通志黃帝貨貨作斤遂據此一字以定之歟是幣幕文安上有作半者有作半者有作半者皆小於安字倒書者幕無文又一品左作至一金也餘悉同

路史既以五字幣中作斤左作至者爲高陽貨一金而又以宅陽平陽安陽等兩字幣爲高陽金別種夫五字幣之右文亦安邑非高陽而若宅陽幣則張台云有肉郭面文兩字者洪志繪寫失真余所見字體數種作比代氏皆宅也非高也平陽幣則舊譜云面文兩字類蚺蚺書背文三道文不可識者科斗書指其字體非不可識不可識者背文之三道耳余所捐者無幕文而平作平平平人人能識不得強以爲高也安陽幣則字體



多至數十種作瓜... 往有三道文三道文者川流之象也安陽幣幕或勒。

六字幣中作悉全右作束正左作... 乘猶存芳歸至正之為馬則援引支離卒不可曉左文...

解

邑路史注以此為堯布之小者而釋之曰古文泉久在

水上蓋讀左文為泉如來深所志堯泉之文耳然既以

為乘馬之乘又以為堯泉之泉从水从木何其無定豈

羅氏止據傳寫之文為說實未見此兩品歟會博訪古

幣廣訂字書者而若是歟余得是幣以校前二品三或

字實無纖毫之異亦未見其為久在水上也

幣文左作... 幣文右作... 幣文左作... 幣文右作...

幣文右作... 幣文左作... 幣文右作... 幣文左作...

幣文左作... 幣文右作... 幣文左作... 幣文右作...

幣文右作... 幣文左作... 幣文右作... 幣文左作...

幣文左作... 幣文右作... 幣文左作... 幣文右作...

幣文右作... 幣文左作... 幣文右作... 幣文左作...

錢柄者身作三道文面幕同無足而微窪疑非幣然亦

曾見有銘者又似幣矣其刀品中方寸七之流歟名之

曰葉鏡幣

余有一字圓幣與垣字幣絕相似文亦在右作... 字也或曰旋其文於左則成...

示彥遠漁仲長源諸君子又出策乘幣別種矣

又一種在右下作... 左作... 上作... 旋讀之曰共邑

赤金

余有小圓幣如漢半兩者右作... 古文魯也左作... 似

即右文而反之然字體稍模糊矣未敢附會之觀要

其為古幣無疑爾別稱一小幣正中作... 與石鼓文魚

字同蓋魯省文也... 和鐘銘魯省作... 又有大幣亦正中作...

又有大幣亦正中作... 洪志有蟻鼻錢仍舊譜上狹下廣之說圖之今俗通稱

鬼臉錢則額當在上口當在下諦審之上為兩子相並

款文... 案玉篇子部音奇字音晉本从珪下口



南民以貝代錢初行鈔法民不便賽典赤為聞於朝許仍其俗然則用貝猶愈於用鈔而呂東萊目為錢法之

六貨四貨兩幣見洪志不知年代品所謂狀如半兩微

有輪郭者也李孝美見字勢聯合如一以為兩字不可

識誤已其文右作餘朋貝也左作炎六化也四貨則作

炎也案古文朋本作朋此筆法小變者何兩字連書欲

下容貝字耳其曰朋何兩貝為朋莽貝貨五品除枚直

錢三者皆二枚為一朋故古文朋或作朋詩鑄我百朋

為朋詞異而義同其从余何即元龜距丹之丹龜

甲緣也莽龜寶四品皆因貝之直而十倍之為十朋故

从余亦得朋義馬鄭廣解易十朋之龜為神靈也別

是古者龜以兩為朋貝不論大小亦皆以兩為朋則

六貨為枚直三者一朋四貨為枚直二者一朋可知已

小圓幣右文管左文文貝上从宀省蓋示不得為

朋之象左文化上不紀數則直一耳又有右作貝左作

俗者類莽時文字非出於古也

大圓幣右文也辨當倒讀為朋貝左文陰當橫讀為八

金此則枚直四者一朋正與四貨六貨為三等

爾雅釋魚餘泉白黃文陸璣詩疏於白質黃文下類舉

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為文云云注與貝意貝以白質為尚

獨中貨幣之選歟桓寬鹽鐵論夏后氏以元貝意夏尚

元而商則尚白以泉代朋貝而厥貝名餘泉或可補

李郭二家注義之闕

銅貝鑄銅為貝又六貨四貨之權輿也始則肖其形以

代繼則著其文以代工愈省而愈便於用矣余所見者

蓋盈二寸

宜子宜孫四寶形如秦半兩其字自左向下旋書至上

而向左疎密參差別成章法頗類瓦當古物也文曰四

寶蓋四貨之流曰宜子宜孫又厭勝錢源所自出

幣文不可識者一品文在正中作少異化以一品首

作八正中作合一品同安邑幣倒書者左作佞右作鈔

一品同梁邑幣左作用石作

一

幣最大者長四寸今稱十貨幣以幕文得名其實而之

左文亦曰當十化也或讀其右文為扶比且以形製同

十布疑莽所鑄余謂扶是比非莽鑄則尤非也案禮記

投壺篇五扶七扶九扶注云鋪四指為扶一指按寸又

算長尺二寸注云其節三扶可也則鋪四指為四寸一

扶字已盡此幣之度更贅比字則不詞古文比作比布

亦作比與幣文相近似濶仲讀為布者勝以扶名布直

則當十既書名又書直正十布之所本特莽鑄書布名

於上書其直於下為稍稍變更此亦莽竊見古幣之一

證若謂即莽所鑄則字體具存可置勿辨雖然字體不

同於莽而篆法已移於古意此品出諸幣後矣篆法皆

何面作辨於益作十

近見海鹽張燕昌金石契摹刻一幣形與十貨大幣同

長寸六分廣八分蓋即十貨之子錢文曰四布當十化

四作四餘文同大幣惟四布文在面當十化文在幕為

異此又莽十布橫書之所本何以小大直相等則此品

自當十大幣又當小幣之十實當百矣當十何以名四

布其重得扶布十分之四也金石契目為連幣以兩幣

一正一倒四足相連係出範後未經剖析者蓋偶然耳

以為專名者非釋為四布當十者亦非

元好問續夷堅志下載東平人錢信中案錢譜收錢凡

得數十種王莽大錢作燕尾狀者比今所有其大四倍

文曰端布當十背復有兩字有絲布泉布流布如

是近十布余詳釋其文云作燕尾狀者指布也云今所

有者指莽之貨布也云大四倍者謂貨布僅得此布四

分之一也文曰端布當十即扶布當十化之文也端與

千以意讀之耳背復有兩字當即十貨之文其文顯明

何轉不錄豈適見篆跡模糊者乎乃下云有絲布泉布

貨布流布如是近十布似略舉幕文有此諸種而總以

成數者又似端布之外有此各品而疑為莽貨者實皆

非也蓋有上脫又字上說一布竟此又雜說布名布名

奇異希有遺山目驗當必不誣而刻本多訛亦未足據

竊疑泉布即男泉絲布即幼布流布即次布姑筆之以

侯博訪

憶所見古幣尚有一字者曰鄭曰郭曰露曰郝二字者

曰同是曰貝邱曰皮氏曰唐谷曰蒲子合前地名如魯

如晉如鄭可勿詳說如襄垣長垣如陽邑姑不具論其

餘攷次如左

垣於戰國時屬魏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十五年白起攻

魏取垣十七年秦以垣為當陽易蒲坂皮氏魏世家

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

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

安邑於春秋時屬晉於戰國時屬魏世家悼公十一

年徙治安邑秦本紀孝公十年衛鞅將兵圍魏安邑正

義曰括地志云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本

夏之都漢地理志河東郡安邑巫咸山在南鹽池在

西南魏終自魏徙此

宅陽於戰國時屬鄭亦屬韓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齊

鄭伐衛荀瑤城宅陽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此鄭係

上與盟於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於鄭二條從水魏

世家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

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也

平陽有六於春秋時屬魯者三一宣公八年城平陽丘

今泰山有平陽縣漢志泰山郡縣平陽一襄公二十

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

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漢志山陽郡縣南平陽孟

康曰邾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一左氏哀公

二十七年傳越子使后庸來聘盟於平陽注西平陽疏

高平南有平陽縣案杜彼注高平南平陽縣南字屬下

讀與漢志合此疏屬上讀且以釋西平陽皆誤於春秋

時屬衛者一左氏哀公十六年傳衛侯飲孔懼酒於平

陽注東郡縣東北有平陽亭漢志東郡縣有陽平無

平陽於春秋時屬秦者一秦本紀甯公二年公徙居平

陽徐廣曰郡之平陽亭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州岐

山縣西四十六里於春秋時屬晉於戰國時屬韓者一

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傳趙朝為平陽大夫竹書紀年晉



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韓世家宣子卒子貞子代立徙居平陽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漢志河東郡平陽韓武子元孫貞子居此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安陽本宋地而齊兼之又有屬秦者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拔甯新中更名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甯新中七國時魏邑又云卽今相州外城此秦安陽也項羽本紀行至安陽顏師古以爲今相州安陽縣索隱因之以爲今宋州楚邱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此宋安陽也漢志汝南郡縣安陽漢中郡縣安陽此兩安陽未詳名所自始

梁於春秋時屬周漢志河南郡縣梁惠孤聚秦滅西周徙其君於此陽人聚秦滅東周徙其君於此應劭曰左傳曰秦取梁伯駟之後與秦同祖臣瓚曰秦取梁後改曰夏陽今馮翊夏陽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見於春秋師古曰瓚說是也案左氏哀公四年傳襲梁及霍注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此見於春秋者幣文連邑字正瓚說之梁邑非應說之梁國

昌邑名無所見惟漢志琅邪郡縣昌有環山祠地屬齊未知卽此邑否若山陽郡之昌邑縣則武帝所更置不應先見於幣文

馬服於戰國時屬趙史記廉蔣列傳趙奢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馬服君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蓋因地賜號又因號稱山也辛於春秋時屬宋據史記正義云爾殷本紀阿衡爲有莘氏媵臣正義曰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邑本宋地莘氏邑也案莘當夏末爲湯妃國伊尹產於伊川耕於其野地本屬豫州當商末爲太姒國天妹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地又屬雍州則遷矣至周而晉侯觀師之莘地近城濮者則墟矣惟荆敗蔡之莘爲蔡地師從齊師之莘爲齊地使盜待之莘爲衛地神降之莘爲西虢地固春秋時邑也則屬蔡屬齊屬衛屬西虢正未可知昌邑同鄭語莘亦莘國也何國之否曰宋本知作莘詩語水經注史記索隱皆同故不列

共於春秋時屬衛左氏隱公元年傳太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漢志河內郡縣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孟康曰共伯入爲三公者也又閔公二年傳益之以共滕之民注共及滕衛別邑蓋同在衛而有國與邑之別四字幣文連邑字則非國矣郭統通春秋莊公二十四年郭公公羊釋文音號公羊僖公二年傳夏陽者何郭之邑也釋文音號又如字左穀皆作號

露古通潞於春秋時屬晉或屬齊宣公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潞赤狄之別種漢志上黨郡縣潞故潞子國又左氏哀公十七年齊人伐衛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注潞齊邑或曰潞如字詩傳中露衛邑然幣文止一字也

祁於春秋時屬晉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傳叔向曰必祁大夫注祁奚也食邑於祁因爲氏漢志太原郡縣祁晉大夫賈辛邑案賈辛爲祁大夫在昭公二十八年卽分羊舌氏之縣也

同是銅鞮省文於春秋時屬晉昭公二十八年傳樂霄爲銅鞮大夫漢志上黨郡縣銅鞮有上虜字下虜聚貝邱於春秋時屬齊左氏莊公八年傳齊侯田於貝邱注貝邱齊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邱漢志清河郡縣貝邱應劭曰左氏傳齊襄公田於貝邱是

皮氏於戰國時屬魏竹書紀年顯王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隱王九年城皮氏漢志河東郡縣皮氏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夙

廣咎爲春秋時狄種左氏成公三年傳晉術伐廣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公羊傳作將咎如蒲子漢志河東郡縣應劭曰故蒲反舊邑武帝置師古曰垂耳所居也應說失之案縣既置於武帝左傳但稱蒲或稱蒲城不識蒲子之名所自始古文子與邑相近似當從梁邑粟邑例第幣文作蒲字甚明晰非字也余以近得長子幣拓本證之長字作綬加邑旁正與蒲字去水旁合古篆增減在斯篆前係戰國時鑄也漢志

長子屬上黨郡注云周辛甲所封長从邑爲地名子乃封晉滅之以爲大夫采地後借稱子其名始見左氏襄十八年傳哀廿三年傳晉有長武子蓋食采長邑者晉臣有雍子邢侯皆借五等封蒲子當从此例至說苑子路爲蒲令新序晉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地在今山東蒲臺縣斷非鑄幣之蒲余辨露非衛地亦此意也戰國時三晉皆自稱晉國故以上諸幣齊魯外多屬晉地鑄幣必權子母是以仿貝形之晉幣俗稱蟻鼻錢者流傳最多而諸幣頗罕見蓋以幣爲母以蟻鼻錢爲子母重子輕故母少而子多也

辨談卷二



元和蔡雲鐵耕談

初學記曰黃帝采首山之銅始鑄為刀刀之由來舊已而董鄭羅三家絕無所傳會何幣則傳而刀則不傳歟何幣則種種皆傳而刀無一種傳歟無他為文字所窮不能鑿空立說也故曰齊人舊人謂之刀未聞有異辭然而齊人鑄刀初無明證蓋傳聞之誤耳

國法之有刀豈直利於刀之謂哉古人銘器往往作執刀狀以昭武事如父癸尊子執刀父丁鼎孫執刀之類不一而足鼎尊勒之以告成功於祖廟泉幣象之以示遺烈於國人其義一也故如鑄者黃帝為周正法者太公踵行於齊者管仲

山海經五藏山經後載禹曰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鑄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鐵之所起也管子地數篇文同而刀鐵作刀幣疑經亦作刀幣上已言戈矛必不複言兵器矣則禹時兼有刀幣乎

洪志刀品寥寥除莽貨外其一與布並列曰古刀引管子文及李孝美說此本泛論非有指實而漫圖其形文字則闕不得為一品也其二曰蒙城古刀云柄端有方雖各成其文說誤不足為據

凡刀用之者揀其柄身上環在下刃向左脊向右泉刀何異乎爾志所圖乃垂之而其文倒矣面文或為幕文矣此其誤蓋由於莽莽刀順其文觀之則環在上身在下倒其文觀之則刃向右脊向左與刀之為用俱不合洪氏準以為劍疎已獨方寸匕不誤刀為匕之柄執柄以量粟匕固當在前也其兩品無柄身與環連非刀本制圖之成於臆造類如此

齊刀二品一銘念本共一銘念止本共字體不面郭高於識文出者刀首斜向左中窪如仰月柄稍斜向左郭間直文二環肉隆起外緣不磨鏡幕坦平上作橫文三下作本廿二大字或作少作千作本外作中作共作至作吉作上作圓形作三圓形種種不一其間作

一作作作中央柄之有枝總長七寸七分身長四寸二分廣寸柄長二寸四分狹於身四分闊左環徑寸一分好徑六分其口吉貨猶商鐘之銘曰擇乃吉金周禮之銘曰擇其吉石也

世傳有莒刀即墨刀實則兩邑共一刀也其銘文四品其尺度三等一作鈞墨止本共長於齊刀二分廣加一分一作鈞墨止本共與齊刀正同一作鈞墨止本共

一作鈞墨本共短於齊刀寸二分廣減二分案即墨之即不從竹而從竹之節古作刀刀幣銘多省文如此刀貨之為化去之為又其例也即既借作節常省作下斷無轉加竹字之理而讀若香之自亦不從重口蓋合上竹字成管字其旁下字則與墨字連讀且因下字偏在右故以字特偏在左以成章法當剖第一字為兩字讀之者或曰莒上不从草而從竹下不从晉骨之呂而

從兩口相重子亦有說乎余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有管子莒上固從竹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郵視桓公與管仲口開而不圖知是謀伐莒房元齡注背字兩口故二君兩口相對即知其言莒則莒下可從重口也非若即墨變為節墨之無微也

即墨變為節墨之無微也即墨變為節墨之無微也即墨變為節墨之無微也即墨變為節墨之無微也即墨變為節墨之無微也

年傳達澤有介廉焉注地理志言達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達澤非確謂宋都雖陽計去開封四百餘里非輕行可到故杜以達澤非蓋別有近地名達澤耳漢志河南郡開封達澤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達澤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達澤之藏以賜民今沒儀有達澤是也案開封不知名於何時既近達澤當是宋地至魏徙大梁跨有河南而達澤隸於魏厥後齊滅宋而開封為齊有故刀文勒之然何以勒於即墨貨意者襄王復齊故地凡境內刀貨皆勒莒即墨邑之銘以示安不忘危之戒歟

有古銅片甚薄面幕與刀文同此得斷刀者除其郭而為之廣品也恐後人因洪氏之讀疑此為安陽幣別種特標出之

葛為兩邑共一刀也滑王子法章鑄也法章立於莒保莒城者五年而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齊故地盡復屬齊是兩邑之所繫於全齊者甚大故作此貨以重之斷為襄王入臨淄後所鑄可以無疑

七字貨幕文略同齊刀六字貨幕文有作大者有圓形中作日者五字貨幕文有作九者有通體作魚鱗文者皆即墨貨幕勒也注釋為安陽陽字似不類蓋邦之反文也安邦非地名銘復齊之功也因悟開封或非地名亦謂恢復故土也夫以全齊而僅保二邑其勢殆勒莒即墨邑者所以思國危以二邑而頓復全齊其事奇勒安邦開封者所以旌臣方合面幕文觀之其為襄王所鑄顯然

吳中穆氏藏六字齊刀余索觀不得假榻本鉤摹僅識齊邦吉化四字餘未能成讀也山左金石記載此刀文釋曰齊途陽口吉貨因以兩文參校有彼完此損者亦有此明彼晦者定其文為參參既本外而釋之曰齊造邦且吉貨案齊侯鑄造或作造此以覆於上者引而左垂下省口字其為造字無疑邦與安邦之邦同右戈左且且古俎字二文並書不文武兼修之義豈非襄王歸國時先鑄一貨以見二邑為死守地繼鑄此貨以見全齊為新造邦歟因并悟泉志所載齊歸貨亦歸國時鑄故曰歸

安陽之吉貨形與齊刀同面文作( )字八幕上有橫文三下作( )其上開作( )者亦捫之有枝刀皆齊貨地名當屬齊蓋宋州之安陽城滑王滅宋兼有其地故鑄是貨耳安陽小幣幕有勒( )字者亦此時鑄勒齊字所以別於或宋或秦之安陽幣也滅宋之後二年王即出亡被殺鼓鑄未久宜其流傳絕少矣

洪氏誤讀安邑化二金曰安陽之吉化而此刀適作此五字其或聞有此五字之貨而遷就讀之不暇計其為刀為幣耳以耳食為心得洪氏之陋豈止於不識字哉齊小刀形製分寸與舊譜長平刀合面文( )釋曰莒者非也蓋象泉水之回旋幕文作( )作( )工作工

非也蓋象泉水之回旋幕文作( )作( )工作工







大布黃千有二種其文字粗渾形製簡質者十布中之大布也其文字纖銳形製精美者蓋與貨布並行之品也不然何以有二種

天鳳元年增減金銀龜貝之賈直志不及泉布者何以有罷大小錢改作布貨二語故也然非改錢作布蓋罷大小錢為一事下云貨泉枚直一則罷小泉不行也云且獨行大錢則罷之而暫寬其禁也將總六品為一品也改作貨布又一事乃改十布作貨布也則亦總十品為一品也論至此而恍然悟貨泉貨布之文千八百年來人皆顛倒讀之也既總泉貨六品為一品則無分某泉某泉仍六品之總名為泉貨而已矣既總布貨十品為一品則無分某布某布仍十品之總名為布貨而已矣天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統號貨惟龜四品殊異之曰寶而餘皆稱貨則莽固以貨為綱以泉布等為目豈有反冠貨字於泉與布之上以自乖其例者乎其當讀為泉貨布貨何疑泉貨徑準壯泉重準幼泉已暗復五銖之舊布貨長於大布一分重於大布一銖乃僅直大泉之半此莽知民愁苦不得已而變法耳法變而名不變名不變而以先左後右讀之為變時何其狡獪也前卷謂莽竊見古幣蓋止見十貨幣一種故其所造布皆有孔十布則全做十貨之形且必因摹文十貨而定自一至十之等又必因而文當十而定自百至千之直也至於刀則全由應造豈特例勒其銘於柄開環左右已哉古刀七分其長環居一柄倍之身四之環綴於刀柄之末故相稱也若莽則以二寸之刀綴於徑寸二分大錢之下豈復成刀象乎雖然莽之所造必有依據彼未見泉刀固嘗見書刀矣書刀者蔡氏長尺博寸之削也漢書文翁傳注如酒曰金馬書刀作馬形於刀環以金鑲之晉灼曰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然則架刀之作因書刀之名而假其義以示信歟一刀之作因金馬之形而錯其文以為寶歟至五百五千之直則因前大泉五十而累之耳巨君之用心余蓋十得其八九焉

辨談卷三

又案續夷堅志云方寸匕形製與錯刀同此遺山所親見者非若洪氏之得自傳聞也然則莽作刀布其源實出於此環在上刀在下竊取其狀也刀名在環紀直在柄竊取其款也一刀之陷金竊取其飾也架刀之五百竊取其數也而五千即由此加也十布既做扶布而曰某布幾百則又竊取其名與其直也十布名布貨又總作布貨亦竊取其文而顛倒之者也於是知上制之古莽貨之本前所疑者未必盡然也至於認匕為刀肖其體而昧其用斯固巨君之疎耳

余反覆觀漢志之文而知班氏於莽貨多得自傳聞未必皆經目驗也故於刀則不知契之為架直之為平於布則不知厚本作序于上作黃於泉則不知六品宗字與貨泉泉字同文惟所謂貨布貨泉者形製文字最為詳備觀其所詳而知其所不詳者非略之也實不能詳也不然首之好足之枝圍徑幾何開廣幾何與夫右文某某左文某某不詳於前之十布而轉詳於後之貨布又豈行文正法乎文通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况莽貨旋作旋罷嚴禁不惟不得行且不得挾其必搜索藏匿逼令入官銷燬盡絕而後已宜班氏當永平之世上距居攝止五十餘年而所見寥寥考證之難為彌甚也然則志文訛漏亦豈盡孟堅之過哉

辨談卷三

辨談卷四

元和蔡雲鐵耕談

鄭氏周禮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章昭注國語引而辨之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省之不熟耳余案穆公又云今王廢輕而作重則是泉始二品至景王而專行一品鄭說殊為顛倒章氏辨之亦未盡今世但稱景王大泉不知小泉大泉周初本有其名故穆公云小大利之

景王錢文字不可考唐固云大錢文曰大泉五十班固云大錢文曰寶貨章昭以為皆非事實良是苟悅漢紀云周制錢有文外國內方亦不以班志為然諸諸兩圖之存疑也董氏始去大泉彼蓋以大泉五十明係莽鑄不若寶貨之文無可議耳而竟忘寶貨二字亦莽造二十八品之總名乎以余論之班志不能近詳莽貨安能遠識周泉而如唐尚書說則正以大泉二字為可據何也莽作刀作布動輒依古見前况其時初變錢制豈有無所因而特粉飾之者大泉之作必因景王大泉之制厥後與小泉並行又必因周初二品之制是從唐猶愈於從班也但其直決非五十何以知之以莽所造作準依古而不襲其跡每以私智稍稍變更則景王錢不先作五十亦明矣

周泉雖不知其直之數既子母相權要必紀其直之數於母泉曰大泉若干否則民間行用知直子泉幾何邪案大泉五十其文有左右互易者俗謂之傳形錢非也傳形之制初於蜀漢時方鑄直百錢蓋欲增五銖之直而不欲易五銖之文故以此示異若大泉五一正無取乎傳形以此四文反正觀之皆同非如銖字之反觀而不復成文也且有斷斷不可傳形者以五十二字反之為十五數關多寡民間行用將以何者為準故知此錢非傳形別是一種直十五之大泉蓋周泉也夫莽刀布之直皆有所因見前五十之直安知不因乎十五且不變其文而已增其直尤示人以法古之巧則謂周泉文

辨談卷四



曰大泉十五不亦可乎

大矣哉十五之為數也河圖中宮之數十五洛書縱橫之數亦十五十五者數之樞紐也古人制作不苟必有精義以圖而方既取象於天地以十配五又取數於圖書非太公而能立是法歟

外府注莽大泉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國語注引之改從漢志賈疏亦據漢志正之固鄭氏誤也不然豈康成但見大泉十五一品而漫以為莽鑄邪亦可見此品之出於古矣吾友黃主政不刊天聖明道本國語其札記云大泉當絕句五十疑脫誤是欲據鄭注以改章注也余謂正當據章注以改鄭注耳

容問大泉五十有右旋讀者何時錢曰此或莽泉別種又問洪志不知年代品有大泉二十何時錢曰此必作偽者改鑿五字為之又問周初子泉文當若何曰母平子子權母母當紀其直子不必紀其直也大泉十五者十五其子泉子泉則何所直乎莽鑄大泉五十未有子而先行母彼自以五銖為子耳若小泉直一其所謂一者何屬未之思也班志亦云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專造大錢不得云子母相權及與小泉並行正當云子母相權而莽傳所載又不見於食貨志此皆志之疎也子泉不必紀其直惡知文當若何

班志云周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下即言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案秦半兩肉好皆無周郭其有肉郭而小者非秦半兩也班氏而果見周錢有周郭也者不應於秦錢曰如周錢班氏而果見秦錢如周錢也者不應於周錢曰有周郭豈兩品俱未之見乎蓋周錢為不應說矣而寶貨之文愈不足信矣

然則周錢有周郭乎否乎觀於刀幣刀無輪郭者少幣則有無參半其有輪郭者銅質精良文亦工整其無輪郭者銅質惡劣文亦簡率意者上邦下邑冶鑄容有不

同耳若太公初立之法景王新鑄之品必非苟作宜有周郭焉或曰子謂莽所造作皆依乎古則二十八品之號安知

或曰子謂莽所造作皆依乎古則二十八品之號安知

不因周泉之文且彼勃為文此借為號正合子不襲其跡之說又有何據而知周泉之必不作寶貨乎余曰微

子言固將論之夫泉止貨耳未嘗為寶古所謂寶者書顧命赤刀大玉之類禮明堂位崇鼎貫鼎之類皆天府所藏國之大寶器也刀鼎而外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泉布不與焉若夫顧命之大貝則非莽直二百一十六之大貝也明堂位之封父龜則非莽直二千一百六十之元龜也是知貨皆非寶也且莽亦未嘗以貨為寶泉六品銀二品貝五品布十品皆稱貨惟龜四品尊之為寶大語曰甯王遺我大寶龜禮器曰諸侯以龜為寶莽蓋據此尊之然則寶貨之名兩有所屬豈即以貨為寶乎莽猶不以貨為寶而謂周人早以貨為寶乎必不然矣唐宋以來錢文始著寶字董道洪遵之徒習見不察其篤信班書也宜

周泉之重顧煊曰重十二銖承唐尚書之誤也李奇則曰圓一寸而重九兩九釐妄無理一寸謂徑一寸大如漢五銖錢耳積五銖錢四十三枚計二百一十五銖猶未足九兩之數則試取五銖錢如數累之而謂周泉形式如是有不啞然失笑者乎雖然九兩銅不能約為徑寸錢三尺童子皆知之奇何至昧昧若此况下有輕重以銖之文而反以兩釋之其說且不攻自破注家所不為也竊意兩字必銖字之誤徑一寸而重九銖形式相稱與莽壯泉迥同蓋莽本準此而加廣二分加重三銖以造大泉五十及作泉貨六品仍準此為壯泉而餘又遞減理固然矣李孝美之駁李奇曰若重九兩則景王時不患輕亦極了當惜慮輕之說不足信耳

復有難者曰母泉直十五子泉而止重九銖則子泉十五分母泉之重而止得六分六釐今一分一釐四絲母乃類繩環菜子之流乎曰否子母相權之法不如是計也母泉與子泉之積等重如明大洪武之小錢重一錢當二重二錢當三重三錢當五重五錢當十重一兩何取乎有子母惟母泉較子泉之積輕而後相權之妙用出焉請釋國語單旗之言以明之旗所云輕重即

指子泉母泉章應二家既以輕重訓子母則篇中輕重字皆當以子母轉相訓民患輕者患行子泉也其時物價賤行子泉則銅價浮於物價出泉者不利故須作母泉雜用之而後物價與銅價平此母權子之法也不堪重者不堪行母泉也其時物價貴行母泉則物價浮於銅價入泉者不利故須作子泉雜用之而後銅價與物價平此子權母之法也章應二家未將子母通攷不知誤廢子作母景王欲省銅以專利耳而不知其大不便於民故單旗曰絕民用以實王府豈非母泉較子泉之積為輕哉然則子泉減母泉幾何曰應說有之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曰其大倍則母大徑寸子半之當徑七分強曰其輕少半則母重九銖子三之一當重三銖徑七分而重三銖莽泉適準此而降於此者為小泉正與大泉加廣加重同例云

余又詳玩國語之文篇首日將鑄大錢初不言所以鑄之故而班書則謂景王時患錢輕矣亦未見有加重之意而賈侍中則謂大錢者大於舊其買重矣二家皆謬說也單穆公曰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此即司市凶荒作布之事周官災備如遺人縣都之委積倉人有餘則藏之之類所謂未至而設之者也如大司徒荒政十有二司市無征作布之類所謂至而後救之者也是時凶荒未至王不籌積穀忽議鑄錢故曰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又曰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災者天災也然則將鑄云者正見其無故鑄錢耳如班說則民患輕正當作重幣單子可以弗諫且易患輕曰患錢輕則是不堪重當多作輕而行之豈有反鑄大錢之理誤解國語文也亦未通於於是省銅專利之私情轉視為不惜銅而散利於民之美政遂強綴百姓蒙利之文見單子進言之謬夫果蒙其利何以後二年單子仍曰作重幣以絕民資乎何以後三年伶州鳩尚稱為害金乎班氏以臆說顛倒是非臣費師古



不知破之轉附和之甚矣孟康之識之卓也穆公又曰  
 今王廢輕而作重廢輕者廢子也作重者作母也廢子  
 作母欲省銅以專利也上專其利則民失其資究弊之  
 所終極必至物價騰踊商賈不行正供轉缺厚斂以興  
 虐其猛虎民不聊生故曰是離民也然則鑄大錢者專  
 行圖法之母泉耳如賈說則增價亦增銅與仍行舊錢  
 利相等何必更立新法若稍大於舊而加直或至數倍  
 是乃變亂舊章單子必援大義責之如乃祖襄公所謂  
 棄先王之法制者何竟無一言及此而僅僅究其流弊  
 已也且事屬更張不同偏廢左邱氏亦必大書曰將鑄  
 大錢而益其重如後文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不嫌詞  
 繁矣在賈氏因大錢二字始見於此誤認為特筆而釋  
 之烏知左邱氏習聞周初子錢母錢之制固據事直書  
 而義見者乎章解多沿二家之誤余思改釋全文以明  
 之  
 難者又言母泉直十五子泉乃母重九銖子重三銖以  
 九銖當四十五銖之重則出者樂行其大入者願受其  
 小以至彼此紛爭又將奈何余謂是在上之人善權之  
 耳權之而善如蜀鑄直百錢而府庫充實權之不善如  
 唐鑄十當錢而物價騰踊其實蜀以等重者而增價多  
 似斷不可行唐以倍重者而增價少似尚屬可行而其  
 效乃竟不然故曰在上之人善權之也  
 子母相權之數其母多子少母少子多必隨物價貴賤  
 斟酌變通無定準也孟康曰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  
 十以子三十積之此特借於泉之直設言用法若斯耳  
 如謂一母泉常緡三十子泉則絕無變通失相權之義  
 矣當善會之  
 子母泉局為必重三銖九銖日以三子當一母之重也  
 易為必以三子當一母日合一母三子重十八銖而其  
 直亦十八蓋古者因一銖定一數而一銖不可鑄泉故  
 特加重二銖而別鑄母泉調劑之此相權之法所自起  
 也則當物價最平之時必以一母領三子為率可知耳  
 且積之亦得成數又可與緩法通行如積母泉六十四

碎談卷四

八

當領子泉一百九十二各重五百七十六銖合之為一  
 千一百五十二銖而直亦一千一百五十二正百銀三  
 斤之數也若單行母泉則積一百二十八而重三斤單  
 行子泉則積三百八十四而重三斤一母一子並行則  
 各九十六共一百九十二而重三斤準物價貴賤參錯  
 用之極變通之妙焉  
 余所藏大泉十五凡三品其一徑寸輪郭本隆起歲  
 久靡散遂成闊緣字體渾勁如五字中作八與莽大泉  
 絕異其二亦徑寸文字明澈略同莽泉而如大字中垂  
 筆不外向泉字下折筆不整方較為古質其三徑寸一  
 分字體同上惟莽亦作此四文大在上十在右如故泉  
 則橫安在左作五亦橫安在下作四蓋當時治鑄之  
 誤又大泉十五范一品中列四錢兩面兩幕文字圓徑  
 與其一同亦不類莽范也定為周家母錢聊於前人臆  
 說外別貢其臆說云爾  
 未之參攷也二世復行錢又失載  
 杜征南注左傳云古者以銅為兵始皇二十六年收天  
 下兵聚之咸陽銷為鑄錢維時兵向銅為之故亦如鄭  
 人之鑄鐘其金人十二即董卓所毀長安銅人鑄為小  
 錢者則所收兵固皆銅矣夫始皇既以鑄兵為患勢必  
 并天下銅物盡收之而古來金幣無不同歸鑄冶必且  
 封產銅之山必且嚴採銅之罪安有自鑄銅錢散於天  
 下之理乎此始皇罷錢之明證也然其不便於民實甚  
 故二世立遂復惠文王舊制  
 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  
 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英錢今民  
 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其說  
 甚謬而師古不以為非可怪也案平準書食貨志皆云  
 秦錢重如其文即應氏亦自言重如其文安得以半兩  
 為八銖邪八銖高后所制行頗短謂既患英錢之輕又  
 苦秦錢之重故更鑄八銖錢者是安得云復行邪凡錢  
 之以重為文者行用既久或漸省銅或多鑄往往承  
 舊名而失其實未有立法之始即名實不符者况文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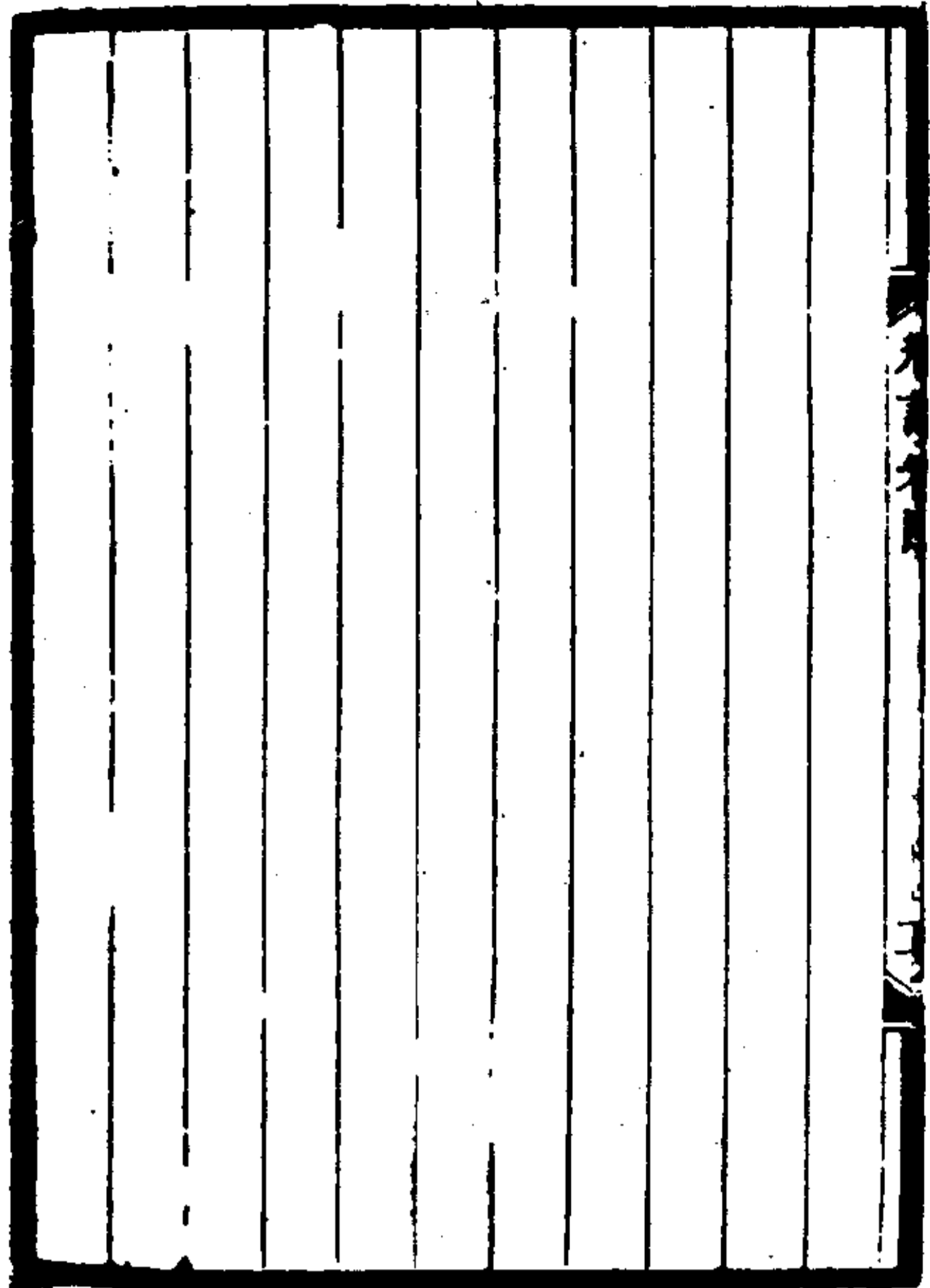
其重之制秦郡為之正欲綜最名實杜浮冒之弊乃先  
 以虛數欺其國人又萬萬無此理至高后八銖錢之文  
 不載於史舊譜謂重八銖文曰半兩者蓋本應說以孝  
 文四銖錢文例之其說尚可信且應氏必見有八銖重  
 之半兩而後誤以為秦錢本如是又因高后所行趙如  
 此半兩錢之重而後傳會為復行秦錢則高后錢文固  
 曰半兩特未可混於十二銖之秦錢  
 洪志於秦半兩一品引敦素曰嘗得此錢徑寸三分重  
 八銖其徑準漢尺定之則其重亦必準漢權定之矣漢  
 權八銖今重一錢五分余所藏寸三分之半兩其最薄  
 者正重一錢五分其最厚者重至二錢以上則真十二  
 銖之秦半兩也案平準書既云半兩重如其文又云然  
 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是秦錢容有重八銖者特其初制  
 斷不若是耳敦素曰驗而知非沿應氏之誤應氏所見  
 或亦徑寸三分之秦錢特不當謂秦錢本重八銖耳  
 二年至始皇一統更六君思百有十六年錢法  
 必屢變故曰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此亦一明證  
 高后八銖錢大小未聞或減秦錢之重而如其大則與  
 秦錢之輕者奚以辨洪氏所圖徑一寸之半兩出自應  
 度耳然高后時既苦秦錢之重又患英錢之輕其所更  
 鑄當必大於英錢而小於秦錢雖無他據理可信也則  
 徑寸三分之半兩不論輕重皆屬諸秦而秦漢之辨明  
 矣  
 平準書云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又  
 云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曰鑄三銖文既言其重矣  
 故曰文如其重日識曰半兩既言其文矣故曰重如其  
 文史公一字不苟若此漢書概作重如其文便不可  
 通者馬班優劣即此可定附記於此

癡談卷四

碎談卷四

七





癸談卷五

元和蔡雲鐵耕談

漢代錢制凡十變計品有九而吳鄧錢不與焉一日黃錢高祖鑄平準書漢興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是也如食貨志作鑄錢也一日八銖高后紀二年行八銖錢是也六年行五分錢此即英錢平準書孝文帝時英錢益多輕指此一日四銖文帝紀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平準書其文為半兩是也一日三銖武帝紀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銖錢平準書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是也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此與孝文四銖同亦名三分錢見一日白金三品元狩四年收銀鑄造白金是也皮幣非金貨故不列平準書食貨志皆一日五銖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平準書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合不可磨取鑄焉是也志錄一日赤側平準書京師鑄錢官赤側志作一富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是也事在元鼎二年民不思知之其後二歲赤側錢廢樂郡國毋得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蓋仍同初鑄之五銖自是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而王莽變法矣

美錢如榆莢耳民間嫌其薄小而呼之決非本名平準書不於初鑄時著美字而著之孝文時可見行之久而後有是稱也五分錢亦非本名向取願短徑五分之說今知其說漢興錢未足為稱蓋因後有三分之制而追計其重以為名則其重五分半兩之一為二銖四系可知矣既無本名必因秦錢為名則其文半兩高后孝文孝武皆因之又可知矣夫一朝制竟自標鄙俚之稱聽民鼓鑄又不顧文字之式此皆事理所無惟史公知其沿襲前規故但云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而錢之仍其文減其重固已瞭如班氏不察漫增一美字而本名遂為俗呼所奪致後人紛紛臆度一誤為小篆漢興再誤為楷書漢興錢真堪齒冷近又有妄人圖作便面形大小二品謂漢中相傳以此為榆莢錢嗚按其形式已重大於秦錢將何從傳會哉

癸談卷五

元和

西京雜記云文帝賜鄧通蜀銅山鑄錢文字肉好

皆與天子錢同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則吳鄧半兩仍遵漢制不必別之為偽品考自漢鑄半兩而後錢文無復有作半兩者而余所藏傳形半兩與漢錢了無差別計當時有此別種歟其兩中作十穿下有三直文者或即孝武三分錢之記歟又一品穿下二直文兩中亦作十又一品面有肉郭摹平作款文半兩尤奇

半兩錢徑五六分今稱重三四分者其英錢歟徑寸今稱重一錢四五分者其八銖之半兩歟重六七分者其四銖之半兩歟漢承秦制錢宜無郭史公於五銖錢始詳周郭前此未有也乃半兩及傳形半兩俱有肉郭隆起者殆出五銖之後矣

班書武紀建元元年行三銖錢元狩四年造白金食貨志則仍史記合敘造白金鑄三銖於一時厭俗殊甚或曰紀分年以敘事分則易明志統類而成文統則易混從志不如從紀余謂不然案平準書云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是歲者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之歲也計文帝五年至武帝建元元年止三十六年未可謂之四十餘年觀下云從建元以來可知在元光元朔間矣封禪書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元狩之號因獲麟而改則造白金在元朔六年而三銖錢亦其年所鑄如志於獲一角獸之年漢史記錫侯白金之類如平準書又云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事見衛將軍驃騎列傳在元狩四年春而五銖錢於是年則武紀書於元狩五年又差一歲漢去稍傳漢史記文圖之而不知即原班氏之所以誤蓋見平準書鑄三銖之前有建元以來之文即書鑄三銖於建元元年而不知議鑄之年且未屆也又見造白金之後有明年鑄五銖之文即書造白金於元狩四年而不知白金非造於五銖之前年并不知其年即鑄五銖之年也作紀時檢閱太粗作志時鈔錄太便何由自知其概特邪惜太史公







疑之余爲通其說曰鑄錢本欲有文因輕小其不能成也及更鑄之雖有文仍不可辨也傳志門無文章正以其不可辨耳余藏五銖最輕小者徑僅五分好居四分竟體鮮翠宛若碧環其肉隱約有五銖字每一檢玩真有不可把持之勢若果仲頌時鑄則此區區不絕如蟻者歷千數百年而未壞轉足寶矣

三國史名志而無志故錢制未詳然於曹氏孫氏猶書之而劉氏闕焉此承祚所謂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者歟惟劉巴傳裴松之補零陵先賢傳曰備拔成都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買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順桓譜云劉巴說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不知別有何據又云今所謂蜀錢卽傳形五銖也蓋相傳舊已

五銖漢貨也先主將紹漢祚鑄錢必不去五銖字則直百錢者勒直百字於五銖錢卽今所見五銖直百錢是也顧桓云時有勒爲直百者亦有勒爲五銖者案勒爲直百卽指五銖直百錢勒爲五銖卽指傳形五銖錢傳形如紙背傳模其文反不特五在左銖在右銖亦朱在左金在右蓋當戎馬控德之際鼓鑄或從省便但反其文以別於正書之五銖而實亦直百也不然鑄既同時輕重相等豈直百爲母傳形爲子乎洪志誤會顧譜故有勒直百而去五銖者殆不足信

顧譜直百錢徑一寸一分重八銖傳形錢徑七分重四銖舊譜二品輕重大小與漢五銖無異余所藏者直百如顧說傳形如舊譜說蓋當時治鑄本有不同故也直百幕有爲字者曾見之鐵錢未見

魏志文帝紀黃初二年春三月初復五銖錢冬十月以穀貴罷五銖錢明帝紀太和元年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吳志吳主傳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九年裴松之補江表傳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爲便其省息之此曹氏孫氏錢制之見於史者

大泉五百徑寸二分重準古七銖大泉當千徑寸三分

重準古十二銖與譜志不盡符可知當時治鑄本各不同未必當千者二品當五百者止一品如洪志之所圖也

自角錢作而五銖幕文變矣自蜀錢作而五銖面文又變矣意五銖面幕有標識者多出三國後歟案張台洪邁所舉去其時代可考者則有平當五銖雙五五銖左右五銖君宜侯王五銖以及穿上一星至五星穿下一星穿上橫文穿下橫文漫面小字王字穿旁一星至三星穿面四角決文穿背四角決文雜目爲環鑿女錢雜錢雜亦雜錢雜亦對文錢文皆五銖也文有五朱五金兩銖續銖雙五四五錢亦五銖之流也余所藏未備而出乎此外者則有金玉傳形五銖穿上十字穿下倒書平字穿上二橫文穿上二直文漫面穿旁作一作丁之類品目繁多弗能盡攷其原始略談數端聊以補譜家之闕

五銖穿下倒書平字者蓋卽平當之類平讀如平五千之平當讀如當千錢之當此重不滿五銖而以當五銖之直者意在務實特著其文斯爲近古故或云漢代所鑄抑豈因京帝時丞相平當有家嘗百萬而云爾邪金玉傳形品蓋與君宜侯王品均爲厭勝錢二文在穿下右畔左出貴重之詞也穿之上有一星

五銖五字連綴肉郭者譜之雙五五銖然古泉歲久靡做五字漸與肉郭平亦開有之余所藏一品輪郭深厚與五字連綴顯然又面幕皆五銖字謂之左右五銖然幕文倒置及上下其字者未之見余所藏一品面幕文同蓋因翻沙之後誤於配合故倒置上下在所不免而余適得其正者也以意推之倒置者當左作又右作懸上下者或上作又下作或下作又上作且必有面幕無文之品可知矣余以命名未當易雙五曰聯文五銖易左右曰陰陽五銖

莽十布丁卅耶字皆古算算法直文爲一橫文爲五合之得六八九之數余藏五銖幕文或作丁或作丁卽布文丁皆紀數之六也由封氏三豎文之說推之非紀其重卽紀其直而凡二直文二橫文一星至五星與夫穿

上作十字者悉以紀數可知耳傳以亥有二首六身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則二作卅六作丁由來舊已

穿上下橫文當與穿上一星同例謂在穿之上穿之下也有兩柱四柱錢可證也余所藏有穿上二橫文穿上二直文而未見穿上橫文穿下橫文之品近人以好郭一面或上或下者當之則非在穿之上穿之下矣隋白錢五字左邊有一畫餘三面俱無者其例矣此二品多云好有上郭好有下郭其無郭而止留一星或半星者當云好一星在上好一星在下好半星在上好半星在下亦不得混於穿上一星穿下一星也張台所說縱不混已遺卻好郭一面好有一星半星六品其說貨泉有穿上下一星余止見好有半星者

四角決文源出於角錢其文短而纖在穿面者細絲字隆起頗道勁在穿背者如常品非一時鑄也

隋志梁時古錢有五銖女錢曰古則非南朝物矣顧桓謂無輪郭者無肉郭也武帝鑄公式女錢無肉郭做其制故因其名則女錢實剪五銖之所成未必別是一種古錢張台乃云背有好郭者謂之公式女錢背無好郭者正謂之女錢蓋聽民私鑄有不精也夫武帝聽民私鑄者卽新鑄之女錢鑄則私而式則公非有異也張誤以私錢爲古錢其所謂背無好郭是據哉

女錢何以稱毛詩女桑疏女是人之弱者女桑言柔弱之桑釋名城上垣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是物之弱者皆可稱爲女而壯者卽可稱爲男所以對女錢而言者又有男錢也男錢見舊譜徑寸重四銖懸針書文曰布泉世人謂之男錢言佩之則生男也案此錢外輪高峻好郭重文絕類大泉五十泉字如貨泉之泉布字如貨布之布豈莽曾合泉貨布貨爲一品亦先左後右讀爲泉布歟穿面兩角決文或在上下或在左右出文源所自出歟抑準幼泉壯泉之例本有男錢之號歟俱不可知矣五銖肉郭既除而其質弱故曰女布泉外輪最峻而其勢壯故曰男蓋民間別古錢大小之稱如此而好事者傳會爲生男之說



至段成式詩許嫌嚼貝磨不鈍私帶男錢歷歷低送證成實事焉

五銖肉郭既剪甚者并其文剪之金旁盡去朱字倒正同形是名對文又其甚者剪存好郭而方是名鑿鑿五銖既成對文私鑄者遂依其式而加輪郭焉是名五朱顧煇謂五朱源出雅錢余則謂對文源出女錢鑿鑿源出對文五朱亦源出對文而私鑄則同雅錢

雅錢狹小五銖之制輪郭具備徑六七分不等雅眼錢亦具輪郭而徑不足五分抑又小矣是雅眼源出雅錢雅錢何以稱雅本作雅說文云幼禾也則稱錢猶云幼泉當時以弱者為女幼者為雅正如母子然雅亦作雅顧煇謂世有射雉戲用此錢案此戲即意錢之戲梁冀傳注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則射同射覆之射與唐時禁中馳騎射軒轅錢孔異矣獨用雅錢取其小也變文為雅取其與射相連屬也

五金不知源所自出余所得者鐵品洪志茂云焉案後漢書公孫述傳云述廢銅錢置鐵官錢不言錢文若何又云述以為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據此則金者白德述所尚也朱者赤色述所忌也廢朱存金安知非子陽錢錢之文當時惡其改漢貨因有五銖當復之謠情事亦符合

癸亥卷五

癸亥卷六

元和蔡雲鑄耕談

兩晉未嘗鑄錢晉書食貨志魏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更稱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難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是皆資前代錢為用耳若張軌之五銖沈充之小錢式非頒自上名轉屬於下豈復成一朝制度哉故曰未嘗鑄錢也或言太元貨泉非孝武帝鑄于余曰太元二字楷書南北朝錢文所未有

蜀錢吳錢之制皆本大泉五十蜀倍之吳百倍之二百倍之然莽直百之布猶重十五銖乃減其大半而亦直百乎五百之布重十九銖乃未及其半而亦五百乎直千之布重廿四銖乃僅得其半而亦直千乎此本權宜之計不足以經久故雖收效一時而終歸於不便至晉謂吳錢為比輪為四文則不復仍其直可知沈郎錢與大者中者為三等則其小非至輕薄又可知泉志據連眉生殘絲曲證其與漢錢同固哉洪氏之說詩也

四文之文若作文字之文解則大者亦四文易為專名中者蓋以錢一枚為一文而此直四枚也大者直當倍之而名比輪何致晉志太元三年詔有廣州夷人賣賣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買人貪比輪錢斤兩差重貨與夷人鑄敗作散云云可知以錢郭厚重故比諸車輪往歲萊陽趙明府曾同錢一枚稱一文始何時余謂齊參林王每見錢輒曰我昔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見蕭子顯書又水經注漢劉寵解任去治父老人持百錢出送寵各受一文蓋是時南北通有一文之稱矣若西施入市願見者輪金錢一文此孟子偽孫疏妄引為史記者不足據也既而讀典論有孝靈末百官酒酒千文一斗云云乃知錢一枚稱一文曹魏時已然則晉世謂之四文者非當四而何

晉不鑄錢而十六國轉有鑄錢者如後趙氏勒之鑄豐貨錢見晉書載記洪氏因有富錢之名列之厭勝品非也又如李壽改國號漢稱漢興元年而顧煇所見有

漢興小篆文錢其即李壽鑄耶然顧氏何以不屬之李壽而轉上說萊錢蓋世遠可証世近不可証耳

漢初無楷書李孝美甯不知之則其說漢興萊錢必實見有楷書之品特不當漫指為漢錢耳此錢并不得為李壽鑄而後代又別無漢興年號贖品顯然

大興平寶董譜引張台云馮宏所鑄夫以年號連寶字為文始於唐之乾封且作楷書文通時安有此制洪志雖引張說而仍列於王廷政劉仁恭之間則不以為北燕矣北燕大興本當作大興而董說太興平寶云疑五代借偽之所鑄則亦不以張說為信矣或曰渤海文王大欽茂建元大興當唐開元時或仿中國乾封之制未可知耳余謂是二品皆當讀曰太平興寶實宋太宗錢詳見後

南朝惟齊不鑄錢餘皆見於史宋書文帝紀元嘉七年冬十月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二十四年夏六月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武帝紀孝建元年春正月壬戌更鑄四銖錢顏竣傳世祖即位鑄孝建四銖錢廢帝紀永光元年春二月庚寅鑄二銖錢顏竣傳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顧煇謂中廢帝鑄景和錢驚眼錢即其時也此劉氏錢五種也隋書食貨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又別鑄五銖除其肉郭謂之女錢此二品顧煇謂天監元年鑄未見梁書梁書武帝紀普通四年冬十二月戊午始鑄錢敬帝紀太平二年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此蕭氏錢四種也陳書文帝紀天嘉三年春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宣帝紀大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此陳氏錢二種也

劉宋四銖錢舊譜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余所藏正合當兩錢舊譜重八銖文曰五銖余藏五銖錢有倍四銖之重者正此大錢也古錢往往文浮其重獨此品重浮其文考建四銖蓋即舊鑄之四銖而勒年號於其背特質稍薄文稍晦耳顧煇謂一邊為孝建一邊為四銖良是不必依顧說傳讀之而以年號為面文也二銖錢文非



二銖當曰永光即洪志不知年代品徐氏云文曰永光者是何以知之以其前承孝建而孝建錢或去四銖專為孝建矣以其後改景和而景和錢亦重二銖文曰景和矣三錢同式又何疑焉至所謂鷲眼錢者即永光景和兩品之私鑄者也經環錢又其劣者也洪氏妄圖小泉直一篆楷二品以為鷲眼錢而又闕其說無混殊甚余故釐定宋錢五種曰四銖曰富兩曰孝建曰永光曰景和

宋廢帝有三史於景平稱少帝矣於永光稱前廢帝者對後廢帝言之也顧煊稱中廢帝則合前後廢帝言之也永光元年八月改元景和十一月即被弑故其錢流傳絕少而徐氏竟見永光之文而余亦曾得景和之品其文右左和與永光正同則固皆沿孝建之制矣孝建除四銖後年號遂為面文

景和錢為吾友陶茂才惟馨物物後歸於余者趙明府閱而索觀強以一銀錢易去至今惜之辛榘本尚存可證洪志上景下和之誤

齊不鑄錢而輒得異錢南齊祥瑞志宋明帝泰始中世祖武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南史刀雙又有人形帶劍治盆城又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案齊高帝以奇表為宋明所疑其實泰始中尚無異志則其子龍兒偶得二錢何足為瑞若永明七年之齊興郡錢十年之齊安郡錢志不言形製文字何所據以為瑞耶史志詳瑞原屬不經聊登之以補所闕云

蕭梁五銖錢有好郭以隋志內好郭之云定之而兩柱錢即其別種形製大小輕重無不同洪氏入之不知年代品未審有好郭耳女錢無肉郭以先有私剪之女錢故公式名焉鐵錢文曰五銖背有四出文而五字內上下各一星之品即其別種形製大小輕重無不同猶銅品之有兩柱也大吉大通大富三品願煊謂普通四年鑄者又其別種也四柱錢因兩柱而鑄始以一準二十後以一準十意兩柱或本準十歟北史謂梁元帝鑄錢一當十兩柱錢或承聖中鑄故隋志云梁末歟然則

梁錢四種曰五銖曰女錢曰鐵錢曰四柱益以兩柱及五字內上下各一星者凡六種而五銖大吉等錢不為正品

面有肉郭無好郭幕肉好皆有郭此五銖之本式幕或平者以盜摩取銖故至梁增好郭而其式變矣又去肉郭而其式反矣去肉郭者兩面并去之如私剪然是公私二品好郭故有也張台以背有好郭背無好郭別公私殊不足據即有是品乃既摩取其銖又剪去其輪者耳况面有好郭面無好郭公私之辨甚明又何用相其背焉

四柱因兩柱而增之兩柱似因穿上一星穿下一星而合之矣然余所藏五銖有面無好郭而穿上下各一星者此非兩柱正兩柱源所自出張台應舉無名五銖有穿上下各一星者李孝美駁之曰此自有品目固不誤而豈知兩柱之外別有此穿上下各一星之品乎願諸有入星錢源又出於四柱

五字內上下各一星者張台未別為鐵品余以四出兩柱二品合參之定為梁錢并新其名曰五中兩柱顧煊梁人所譜異錢為梁以前物較足寶貴如兩銖雙五四五雙十日月軒轅羅紋起紋柄文并文十品皆所未見如大泉五銖定平一百中王錢之三品則藏榻俱有如太平百錢龜背波紋諸品則止得其一云

大泉五銖張台謂大小輕重未聞余案是錢正類莽大泉五十蓋倣倣其制易十為銖使漢貨莽貨合成一品以為怪與合半兩五銖作兩銖者如出一轍嗜好奇作偽古之人已有然者

定平一百願氏但言徑六分重一銖半余案是錢穿上有三面文

中王之錢願氏謂臺主衣庫今有此錢徑四寸重八兩面文曰中王之錢背文曰五銖七千似不若舊譜讀作五銖已千敦素讀作錢中之王較為有義余所見者質精良篆隸有法似非贗品但徑止三寸二分重不滿六兩且已字整方則願煊何至讀之為七終屬可疑竊

謂文可兩讀定當作之耳

太平百錢願氏所見三種又小者一種幕俱無文又龜背文一種水波紋三種凡八種洪志所圖篆隸各體太字皆太下加點不言有作大者余所得之品大作而幕有二字在穿左款文轉不在願氏八種中也

陳錢二種五銖無識別太貨六銖則製作極精即以當五銖之十可也六字又賸訛言適應不足為是錢累隋志謂當一而人猶不便過矣

錢文太陳書作大則當音泰說文太古文泰也案經史太字本作大或作泰自范蔚宗撰後漢書避家諱改從太後人於讀泰之大不復作大矣豈思廉未見是泉竟讀如大泉之大歟抑傳寫校刊之訛歟

余所榻有太泉六銖一品徑寸六分面文四出蓋因陳錢精美依倣為之而改貨作泉正與大泉五銖同出於好奇者之所造

南朝齊不鑄錢而北朝制適當其世後魏食貨志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用也高祖帝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工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諸鎮通行之世宗宣武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孝明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孝莊神武永安二年秋詔改鑄文曰永安五銖此魏錢三種也西魏別鑄五銖北史文帝大統六年二月鑄五銖錢十二年三月鑄五銖錢東魏承用永安五銖後魏志武帝孝靜初改鑄其文仍舊此兩魏錢也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四年春正月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此齊錢也周書武帝紀保定元年秋七月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建德三年夏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宣帝紀大象元年宣帝月宣帝改元宣帝冬十一月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此周錢三種也

魏錢惟宣武之五銖無識別其太和錢質粗文晦誠如洪氏令民自鑄其製不精之說然任城王澄上言有六魏之通貨不仿之常模云云則當時官鑄必如永安錢



之精好特罕見於今耳永安錢册於孝莊而東魏孝靜時仍其制固是一家貨也其幕文有土字者亦無從辨其為孝莊為孝靜也西魏五銖舊譜曰以赤銅鑄今五銖中有銅色純赤者即是品矣計魏錢五種實四種曰太和曰五銖曰永安曰五銖而土字錢為別種魏本拓跋氏太和二十年詔云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則永安錢之有土字正表其以土德王也

孝靜永安錢魏志以為文襄王鑄隋志以為神武帝鑄案造幣之後徵並覺朝制故一事而傳聞異詞總之修孝莊故事已耳董道謂之北齊永安五銖固非洪氏必別圖一品繫之東魏亦贅

泉志之有神品最陋而令公百鎮與焉邱悅三國典略云西魏大統七年正月東魏有雀銜永安錢置渤海王高歡前歡世子澄乃令百鎮別鑄郡中號令公百鎮錢夫雀以魏貨示賀六澤非獻瑞也何神之有若百鎮所鑄其為常品顯然此錢未可公之元氏亦不得私之高氏宜附列魏齊之間其式則封諸曰背文四出李譜曰銅色深赤肉郭向外漸薄如碾輪狀余所藏有四面不滿成斜方形者

高齊錢製作精妙略同元魏惟永安篆體方常平篆體圓為異篆文逼近穿三面若有郭者惟五字一邊虛耳此諸家所未詳

漢取壽昌名倉曰常平而北齊因以名其錢正取流通不賈之義不紀元號而立新名泉文於是一變而後代之用通字實權輿於此

周錢三種製造皆精布泉錢其文玉筋篆並行之五銖即西魏赤銅五銖五行大布錢大小不一篆文大字或讀為泉然史同作大也永通萬國錢銅色青白篆法絕工兩面同文者銅色黃質薄輪淺未為佳品與孝美所見迥相反云

布泉仍男泉之文故特愛其篆體以別之義取藏曰泉

行曰布或亦先左後右讀之者歟永通萬國當讀作萬國永通與五行大布對觀五行錢有大布字翻在上下者即知此錢當先橫後縱讀而大布亦不必讀為泉布蓋五行言其用之切大布言其用之廣高國亦言其用之廣而永通又言其用之久也嗟乎主僅七輪國亡無日而泉文猶誇大其詞果誰為之邪乃其製造之精竟如此抑又何邪

五行大布錢幕或勒團圓字刻雲兔形又有五死或謂字大布錢絕大幕有斗劍形此泉志奇品三雀銜五行大立武錢通萬國之類也蓋因宇文氏錢式精美故摹倣刻畫別鑄為玩品然適成俗品矣前此如永安五男後此如周周通宋大觀金泰和等錢多有刻畫其幕者非吾所好概置弗談

河陽錢見北齊書王則傳及三國典略此亦行於北朝者特未識文字何如

隋錢有二種一曰五銖隋書高祖紀開皇元年九月行五銖錢食貨志高祖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肉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是也一曰白錢唐書食貨志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是也隋志亦有大業以後遂多私鑄錢轉薄惡云云獨無行白錢之文耳至舊譜所云徑一寸重一銖六銖當作肉郭平潤五字左邊旁好有一畫餘三面無郭用鐵和鑄故錢色白者似專言白錢然一銖六銖之重詳首卷正合開皇五銖一千重大兩四斤二兩之數是二錢輕重固同也且其形製亦無不同惟銅色篆文為異余所藏肉輪平潤好有右郭之五銖銅色或昏濁或純白篆文五字中二畫或直或曲此即開皇大業之別矣洪氏但載白錢失之漏略而又圖作款文如厭勝品之長年太寶嘻白其質也而乃白其文乎

好郭獨留其右不知取意云何豈因永安常平二錢三面似有好郭而故反之乎其銅色黑者五字中二畫不曲如永安五銖之五上下二畫又與好郭連作凶則試

旋其文於上而觀之竟成区字此豈四出破京師六銖哭天子比哉阿廢寶萬古凶人之魁宜其兆先見於錢文也案隋五行志周宣帝禪位改元大象蕭巖離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帝崩又大業改元議者惡之曰于字離合為大苦來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遺荼炭之酷焉斯皆強為離合究同附會而如凶字之顯著於錢文何當時轉無有悟及之者

五銖之制自漢及南北朝輕重略同未有如隋錢之失實者高道穆言永安私鑄徒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隋錢正如其說維時以古稱三斤為一斤故得實五銖之數錢既太輕盜鑄蜂起千文重二斤或不及一斤而錢乃僅以索計致漢家良法自此永廢其可惜也而論者復謂南北紛更至隋錢幣始一何其謬哉

以隋五銖為良法博古如顧氏炎武且然日知錄立言不為一時條謂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當世未之行及隋文帝更鑄五銖重如其文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此不知隋志之抵牾隋錢之大小者且宋準唐制唐未嘗準隋制何臆斷乃爾

癖談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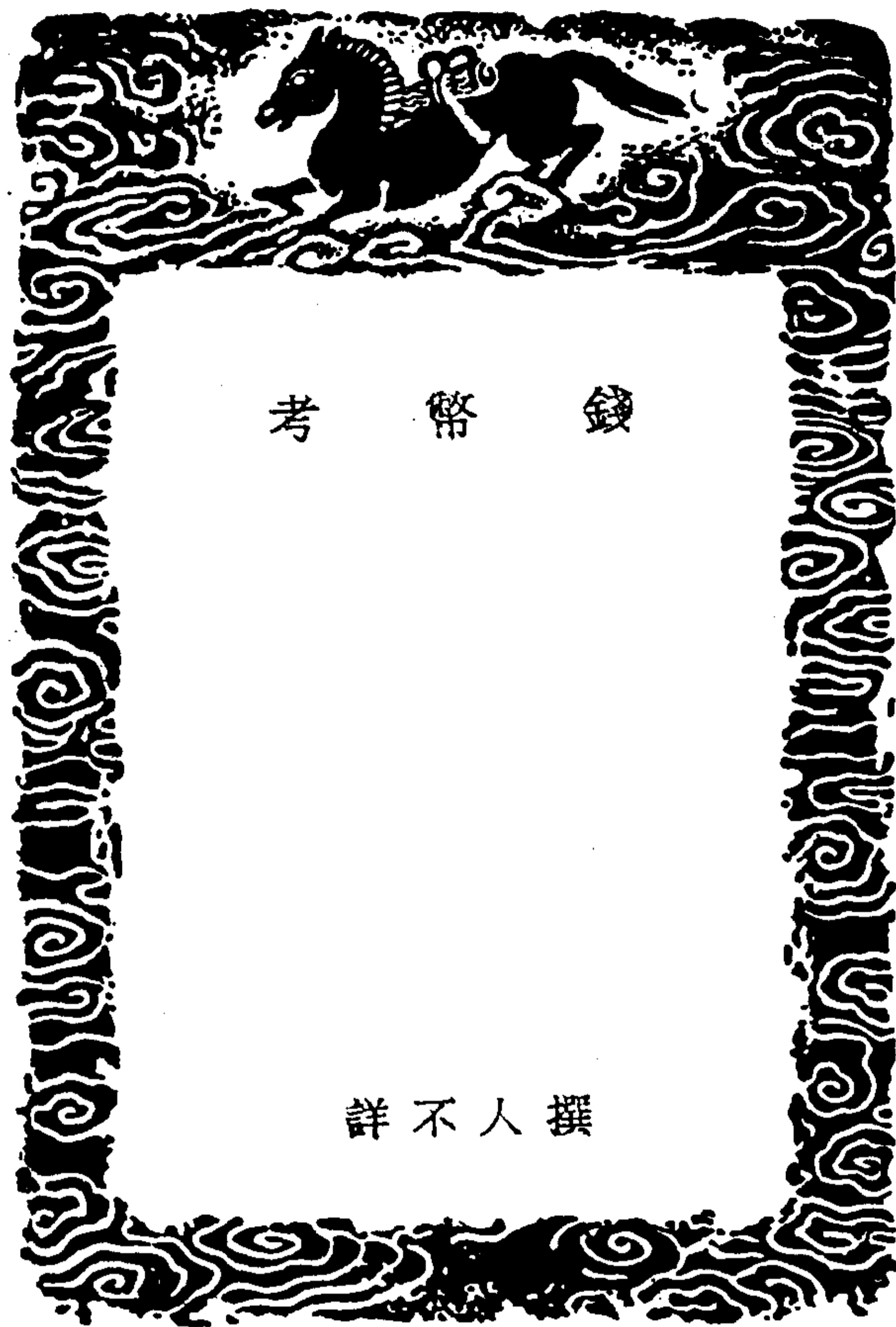






中下失此形全即陰之異也古本作陰漢書  
 今作全金全皆從金即烏於之異也漢書又全字  
 又省此即垣之異也古本作垣垣與同說文垣  
 文作堯音堯有堯之字一堯即堯省之異也堯  
 作堯今案堯與堯者亦有堯字必非堯弟之  
 異也堯弟字補入竹部此又變从艸形凡此數尚舉  
 非細故白鄭然通志六書略羅泌路史發揮董道廣川  
 書賦而下皆始辨訂文字頗資精覽惜未刊去舛繆橫  
 多逞臆是其疑也昔故已卯可寶曾以諸誼質歸安姚  
 布政親元布政敘泉略加採掇焉今案蔡先生之書精  
 博有勝已閒存未安無傷大體願可猶斤斤於斯者  
 非敢居靜臣諒友之列也但取旁通勿事武斷信而致  
 意衷于寔是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  
 一得附諸篇終使世之讀先生書者倘資后導於什一  
 或且許為壞流之數乎章君日諾遂綴次吾說如右  
 尤補十有一年仲冬歲望鏡唐諸可寶識於武昌志局





序

古者幣有三等。珠玉爲上。黃金爲中。刀布爲下。而刀布之用尤廣。後世易之以錢。其制蓋昉於九府圖法。大小代殊。而肉好之式未之有改。夫珠玉黃金遠而難得。民之所有者。五穀布帛而已。穀帛之用。多則有齟齬之艱。寡則有分割之耗。故先王制錢以爲貨。以濟粟帛之用。而通有無。百物之貴賤。皆於是權焉。錢之繁於天下也大矣。然必輕重適其平。而後公私便。質重則姦民盜銷爲器。以牟利。惜銅愛工。則錢薄。而僞鑄興。蓋利之所在。弊亦叢之。有國家者。操利人之柄。權得中之宜。制度本末。具有成憲。亦在用人。法有以持其敝而已。乾隆庚申。余在江右。客或言錢少而貴。宜倣古鑄大錢以權之。或又言宜行鈔法。可藏省採銅之費。余謂當十常百等錢。在昔非迫于軍興。卽由於罔利。久則仍歸當一。小民疑慮。物價亦從而昂。且利博而私鑄必衆。鈔有昏壞之弊。人不實貴。又以虛代實。亦恐一旦廢棄。便成虧折。二者皆無益於民。而易以爲姦。及其不便。勢必更法。輕重無常。民必重困。因歷舉前史證之。凡係太平有道之世。錢俱不甚相遠。自新莽更造泉布。農桑失業。百姓憂怨。南北朝屢變而弊益滋。唐之乾封乾元。宋之慶曆。俱以錢重物賤。盜鑄紛起。不久卽罷。熙寧以後。錢法逾壞。然司馬當國。則元祐之世。折二錢幾廢不行。蔡京秉政。則崇寧大觀之錢。重逾常格。統前後觀之。治亂得失之故。瞭然可觀矣。鈔法之行。在宋已不勝其弊。及

錢幣考 卷上

錢幣考

撰人不詳

錢幣考 卷上

明尤甚。至一貫不能直錢一文。公私折閱。不既多乎。然則錢制之善。固莫如本朝。不必輕言變法也。聞者頗以余言爲然。余懼夫二說者之有病於錢法。因考歷代錢幣之制。著其銅齊精粗。形質大小。銖兩輕重。與其利弊。名臣所論。列合爲一編。而私錢異品。亦附之。聊以補古人泉志泉譜之未備云。

自梁顧烜爲錢譜。其所引有劉氏泉志。蓋已在顧前。唐封演張台之譜。繼之。宋陶岳有貨泉錄。杜鎬有錢譜。故事。金光襲有錢寶錄。李孝美董道俱有錢譜。洪遵有泉志。而張董二家往往引徐氏及敦素之說。疑亦唐人譜也。錢制源流略備。而於鼓鑄之得失未詳。近方氏嵩年有錢譜十卷。惜未之見。今一以史文爲正。參以諸家之譜。頗有所證。辨益爲九篇。圖亦如之。

歷代錢

史記言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管子亦言禹以歷山之金鑄幣。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其制未聞。故敘歷代錢自周始。刀布別見。

周

太公立九府圖法。錢圓函方。輕重以銖。見漢書食貨志。以下凡引正史。雖不復見。苟悅漢紀。錢之制。夏殷以前無文。周制則有文。

按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鄭註謂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蓋古者錢布刀三者俱謂之泉。亦謂之布。並取流通之義。布之制。方而長。首狹肩廣。而足枝分。上爲圓孔。亦有無孔者。鄭漁仲謂形如篆。泉文者也。一變爲刀。則形如小刀。柄端有孔如環。再變爲圖法。則肉圓好方。國語謂之錢。後世遵用不改。錢與刀布。制本相因。實有三種。史云輕重以銖。則當時必藏銖兩於錢文。而今不可考矣。

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

顧寧人曰。周語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王弗聽。卒鑄之。此廢輕作重。不利于民之事。班氏食貨志乃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按寶貨之文。見漢志。鄭衆云。先師所不能紀。蓋疑班氏未得其實也。唐固註國語。則云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此乃王莽所鑄。猶未足憑。今從史。張氏謂曰。寶貨錢大小凡三品。文曰寶貨。寶貨六銖。亦欠。蓋定。

周時列國皆得鑄錢。管子桓公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鑄錢于莊山。此齊錢也。呂氏春秋。趙宣孟見仇桑之下。俄人與錢百。此晉錢也。史記秦本紀。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錢。此秦錢也。循吏傳。孫叔敖爲楚相。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相言之。王復如故。此楚錢也。其形製字文俱無可考。或亦兼用刀布。今世所傳古錢有兩而皆無字者。意當爲三代時物。而不能定爲何國錢也。張氏謂曰。列國之錢。今時

錢幣考 卷上

三



所見小幣各錢地名即此。不得以兩面無字者實之。

錢質如周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古今注秦錢徑一寸二分。

按半兩錢存於今者大小不等。大者秦錢。小者乃漢錢也。古以二十四銖為兩。半兩重十二銖。杜佑通典云。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孔穎達左傳正義云。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隨斗稱。於古三而為一。沈括筆談云。余受詔考鍾律。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度量權衡。南朝依古北朝倍之。後代遞增而益大。古半兩於唐為四銖。乃一錢六分七釐不足。而於宋為一錢三分五釐有餘。今備載錢文大小輕重。俾有志考古者。即錢幣較之。可以得古今權度之別矣。張廷濟曰。半兩錢大約以建初尺度之。秦錢通輪一寸四分。以外漢呂后時錢徑一寸二分。以內文帝武帝時錢徑一寸。

高祖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曰英錢。

如淳曰。如榆莢也。顧烜譜。今世猶有小錢。重一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小篆。張廷濟曰。漢興錢曾見。知洪志所圖者誤。

按英錢今未見。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

顧譜既患英錢之輕。又苦秦錢之重。故更鑄八銖錢。張台譜。其重八銖。文曰半兩。

六年行五分錢。

應劭曰。所謂英錢者。

孝文帝五年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於是吳王濞鄧通俱鑄錢布天下。賈誼言。法使天下公得。願和鑄銅錫為錢。致難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歸於鑄錢之情。非彼難為。不可得。而散之甚微。為利甚厚。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益。雖罪日報。其勢不止。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則大為煩苛。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上不從。

應劭曰。今民間半兩中最輕小者。是四銖錢也。

按錢文半兩。重只四銖。名實不稱。民間用錢。或百加若干。是因私鑄更輕。故不論枚數。欲較銖兩。或平稱不受。是因私錢反重。故官鑄輕錢。雖加令平稱。猶復不受。所謂法錢不立也。舊註謂重錢以一當一。猶不受。恐無是理。鑄法有錫無鉛。可見漢時錢質之高。

孝景帝即位。始禁民私鑄。

孝武帝建元元年。有司言。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茲或盜鑄。錢益輕薄。而物貴。乃令銷半兩錢。

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

顏師古曰。新鑄四銖。造此錢。洪遵泉志。史言文如其重。則三銖之文明矣。

按三銖錢。今重□分。

三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顏師古曰。新又鑄作也。

按半兩錢。漢凡三鑄。比秦錢為輕。八銖當為今稱一錢一分一釐。四銖半之。又有吳濞鄧通及民間所鑄錢。又楚漢春秋言項梁養死士。參木鑄大錢。其制不傳。其文疑皆為半兩。諸家所鑄半兩之品甚衆。有傳形者。對文者。有肉郭者。隱起字者。穿上直文。穿下三直文者。其源流殆不可考。今所見半兩錢。有徑一寸四分。重二錢八分。有徑一寸二分。重二錢。有徑一寸一分。重一錢三分。有徑八分。重六分半。傳形者。重七分。肉郭者。疑漢武時錢。

元狩五年。有司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磨取鉛焉。

按五銖始此。其重為每兩六之一。有餘。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以古稱三之一約之。一枚當重六分九釐弱。

元鼎二年。以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令京師鑄錢官亦側。亦曰。赤以。以赤銅為郭。一當五。賦官用。非亦側不得。行。其後二歲。赤側錢。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私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應劭曰。赤側即所謂紫紺錢。如淳曰。今錢見有赤郭者。不知作法云何。

按三官錢。猶今言京局錢。其文仍是五銖。赤側錢亦是五銖。特以赤銅郭為別。既云當五。或稍大耳。今蓋不得。

孝元帝時。賈禹請罷鑄錢之官。勿復以為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

按禹之論。至魏黃初一行之。其弊立見。夫租稅祿賜。一以穀帛可也。民間貿易。大小相懸。不可以倍蓰計。而不以錢權之。必至百物壅滯。此懲賸廢食之論。呂伯恭所謂其意本欲重穀帛。而反以輕穀帛也。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先是王莽變易錢幣。百姓苦之。辨錢。別見。亂後。雜用布帛金粟。虎賁中郎將馬援請如舊鑄五銖錢。詔從之。天下以為便。又以長安鑄錢多姦。以第五倫為督鑄錢。據領長安市。倫平銖衡。正斛斗。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孝恆帝時。議改鑄大錢。太學生劉陶言其不便。乃止。

孝靈帝中平三年。鑄四文錢。

獻帝春秋。靈帝作角錢。錢猶五銖。有四道運於邊輪。識者以為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之徵也。



洪志徑一寸重三銖一銖字畫明徹背文四出。孝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長安銅人鐘簠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大五分無倫理文章不使人用貨賤物貴殺石數萬。

昭烈帝取蜀軍用不足西曹掾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顧譚蜀錢直百錢傳形五銖並徑七分重四銖又有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直百封演譚傳形五銖輕重大小與漢五銖無異但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洪志直百五銖凡四種有徑九分重五銖字文明坦肉好背而皆有周郭有徑七分重三銖八銖形製雖薄有一種而文相類背肉粗惡穿左有一爲字又有鐵錢重五銖四銖輪郭重厚字文湮晦。張廷濟曰蜀錢又有右直左百者又有一面爲字一面無文者。

按以一當百而重只四銖必無是理今所見直百五銖徑一寸一分重二錢三分自是當時所鑄其薄惡輕小者乃私鑄也傳形五銖其銖字亦金在右朱在左此必偽鑄劉長卿謂武侯廟詩業復五銖錢此蓋以光武比昭烈不必獨有五銖即有之亦決非傳形者也。按漢末諸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業復五銖錢句是劉禹錫蜀先主廟詩此云劉長卿武侯廟似誤張廷濟曰傳形五銖銖字金在右朱在左即貨泉傳形之化字亦然此謂爲偽鑄者非。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錢不用以穀布爲市至明帝時錢廢既久詐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雖處以嚴刑不能禁大司農司馬芝等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太和元年復立五銖錢。

吳文帝嘉禾五年鑄錢曰大泉五百赤烏元年又鑄大泉當千錢既太貴民皆不便乃令官勿復出錢爲器物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昇其直。張廷濟曰大泉當千錢今時猶存大小二品又曾見大泉二千錢爲舊籍所不載。

洪志大泉五百徑一寸一分重四銖六銖當千錢二種大者徑一寸五分重十二銖六銖小者徑一寸三分重七銖二銖。按大錢不久即廢蓋通行亦是五銖今所見大泉五百重二錢八分而當千錢止重二錢疑歲久漫滅耳。

晉初用魏五銖錢不更鑄元帝渡江用吳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

按王建詩綠榆枝散沈郎錢李賀詩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則其錢小如榆莢可知其文亦當是五銖也。

安帝元興中桓元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西開祭酒孔琳之議曰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謂弊著於目前百姓或倉庾益溢或糶糶斗儲以相資通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有錢無粟之人皆坐而飢困又立弊也由是元議不行。

宋文帝元嘉七年鑄四銖錢文曰四銖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右僕射何尚之曰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在交易豈假多數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以一當兩徒崇虛價夫錢之興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不聽二十四年鑄大錢一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

洪志四銖錢徑七分重三銖四銖肉薄好闕字文甚明。按四銖今重四分。孝武帝孝建元年更鑄錢文曰孝建一邊曰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形式薄小輪郭不成盜鑄雲起難以鉛錫並不牢固。張廷濟曰又有文曰四銖無孝建字者。

顧譚孝建雜葉背文四銖大篆洪志徑七分重二銖。按以年號入錢文自此始今所見孝建四銖重四分。

廢帝永光元年鑄二銖錢文曰二銖形式轉細是年改元景和又鑄錢文曰景和亦重二銖丹陽尹顏敏言議者將謂官藏空虛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今鑄二銖悉行新細于官無解于乏而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又人德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人困窮未見其利不聽時官錢出人間即模郊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無輪郭不磨鑿如翦鑿者謂之未子尤薄輕者謂之荇葉又有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尤劣者謂之縷環入水不沉隨手破碎百物踊貴斗米一萬商賈不行。

金光襲錢實錄景和錢小篆。按人德大錢之改謂始以大錢當兩後仍當一頓失其利新禁謂近禁斷薄小錢而官錢轉細人必疑畏也景和錢今重四分鵝眼爲當時私鑄而諸家譜亦以爲廢帝所鑄文曰小泉直一非也小泉直一篆文者王莽時錢楷書者後代僞作唐以前錢文未有楷書者也。明帝泰始二年斷新錢專用古錢。

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凱上書言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惜銅愛工務令輕而數多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其輕重得貨之宜請開置錢府大興鑄錢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錢已布于人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奸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則一市道無爭。



衣食滋殖矣。乃使諸州大市銅已而不果錢。

武帝天監元年。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銖二銖。百錢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徑一寸。文亦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時民間通用私錢。或以古錢交易。有名女錢。徑一寸。重五銖。文曰五銖。無輪郭。京師及諸郡縣皆通用。因謂官鑄者曰公式女錢。有名太平百錢。字有古今二體。有名定平一百。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百。有名雅錢。徑七分半。重四銖。文亦曰五銖。但狹小。又有一種。重減半銖。文曰五朱。差少。三種皆三吳屬縣行之。又有對文等錢。屢禁之。不能上。私錢以下節文獻通考

顧譜。太平百錢有大篆小篆隸書三種。又背有水波文者。亦三種。但制作微為壞壯。又有背文隱起為龜甲形者。張譜五銖錢皆無好郭。惟梁武所鑄有之。背有好郭者公式女錢。背無好郭止謂之女錢。朱字錢亦有兩種。字狹者有內郭。字闊者狀如半兩。洪志。太平百錢有一種。字合篆。額體錢字漫滅。徑九分。重二銖七銖。五朱錢徑七分。重二銖一銖。制作簡古。銅質純青。背文坦平。外輪有緣。

按顧譜。對文錢。翦五銖之所成。鑿取如輪郭。所餘甚輕小。似未必然。詳對文之義。當是兩面皆有文。如洪志所稱左右五銖耳。其定平一百定字篆文頗類安字。  
普通四年。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私鑄轉甚。

顧譜。鐵錢徑一寸一分。文曰五銖。背為四出文。又有三種。文曰五銖。大吉。五銖。大通。五銖。大富。其制並同。洪志。五銖鐵錢徑七分。重三銖六銖。輪郭重厚。字跡微漫。張廷濟曰。大吉五銖。見通鑑。較鐵五銖差大。

孝元帝承聖中。鑄當十錢。  
按史言。梁末有兩柱錢。以下四柱推之。則兩柱即當十錢也。

敬帝太平二年。鑄四柱錢。一當二千。張廷濟曰。一當二千。千字當是十字之誤。  
李孝美譜。五銖錢穿上下各二星。曰四柱。穿上下各一星。兩柱錢也。

陳文帝天嘉三年。改鑄五銖錢。

宣帝太建十一年。鑄錢曰大貨六銖。以一當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

洪志。此錢制作精妙。肉好周郭。徑一寸。  
按大貨六銖。今重八分。其篆文大作太。

後魏孝文帝初。鑄太和泉貨。不行民間。太和十九年。鑄錢曰太和五銖。百官祿準絹給錢。匹為錢二百。在所造錢工備。鑄治。人有欲鑄。就聽鑄之。銅必精鍊。無所和雜。

洪志。此錢徑八分。銅質粗惡。文字溷漫。計當時令民自鑄。故其製有不精。  
按太和五銖。今重一錢二分。亦有背作四五字縱橫者。

宣武帝永平三年。鑄五銖新錢。京師及諸州鎮或不。致商賈不通。貨遷頗隔。  
按後魏有雞目五銖。即鵝眼之類。亦是私鑄。而或以為宣武帝鑄。非也。然新錢不行。必係輕小之故耳。

孝明帝熙平二年。任城王澄請令太和及新鑄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尚書崔亮請有銅鑄。並許開鑄。自後所行之錢。人多私鑄。錢益薄小。

孝莊帝永安二年。御史中尉高恭之奏。頃來私錢薄濫。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貨便破。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私營者無利。不能自潤。應自息心。是秋。鑄錢曰永安五銖。每七十文重一斤。

李譜。此錢徑八分。周郭寬厚。洪志。幕文有一上字者。徑九分。重二銖四銖。銅色純赤。輪闊。張廷濟曰。見有上字者。

按永安五銖。今重一錢一分。  
西魏文帝大統六年。鑄五銖錢。

按是時政出宇文。史言周初尚用魏錢。此乃錢而非永安五銖也。  
東魏孝靜帝時。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遊。大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高歡為相。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歡子澄以百鎰別鑄錢。鄴中號令公百鎰錢。百鎰錢見鄴。見通鑑。較鐵五銖差大。

封譜。百鎰錢背文四出。李譜。銅色深赤。肉郭向外漸薄如碾輪。  
按史言。依舊文更鑄。則其文仍是永安五銖。政雖出於高氏。而魏帝猶在。史竟繫之齊者。非也。百鎰錢其文亦同。篆法微別耳。張廷濟曰。永安五銖背文。四出錢亦有大小二種。

北齊文宣帝天保四年。鑄錢曰常平五銖。其錢甚貴。製造亦甚精。錢未行而私鑄已興。乃令市增長銅價。由此利薄。私鑄少止。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徐州輩類各殊。或以生鐵和銅。卒不能禁。

李譜。此錢徑一寸。  
按常平五銖。今重一錢一分。史言製造甚精。而猶有私鑄。以錢貴故也。張廷濟曰。常平錢有大小三種。

後周武帝保定元年。鑄錢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錢幣考 卷上

錢幣考 卷上

錢幣考 卷上

錢幣考 卷上

錢幣考 卷上

錢幣考 卷上

錢幣考 卷上



董通謂此錢徑一寸玉筋篆。按布泉今重一錢。

建德三年鑄錢曰五行大布。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四年以邊境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

封譜徑一寸一分。張譜小者至徑六分。錢文上五下行。又有上下大布者。按五行大布泉。所見三種。一徑一寸二分。重七錢七分。一徑一寸。重二錢五分。背皆作斗劍龜蛇之象。小者徑八分。重八分。又舊譜有徑一寸三分。重十錢。輪外作三雀銜花。背亦如之。此疑後人所作。張廷

五行大布泉有大至徑二寸者。至背文之異。約有數十種。則當時風尚如是。非後人偽作。

宣帝大泉元年。鑄錢曰永通萬國。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並用。

封譜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背文肉好皆有周郭。又有徑一寸二分半。重八銖以下。張譜小者至徑七分。亦是輪郭寬厚及對文者。李譜有徑一寸五分。重十八銖。背文皆有此四字者。銅色青白。製作尤佳。按永通萬國錢。所見三種。一徑一寸一分。重三錢一分。背亦有斗劍龜蛇之象。一徑一寸。重一錢一分。背文同。據此錢。益信兩面皆有文之謂對文也。一徑一寸四分。重一錢一分。張廷濟曰永通萬國錢有大小二種。背文有將軍等字。

隋

文帝開皇元年。悉禁古錢及私鑄。更鑄新錢。背文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每千錢重四斤二兩。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壞以為銅。入官。自是錢貨始一。百姓便之。其後姦滑漸磨。錢郭取銅私鑄。雜以鉛錫。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令。有司檢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數年之間。私鑄頗息。

煬帝大業末。行五銖白錢。王綱弛紊。遂多私鑄。天下盜起。錢益薄惡。千錢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磨鐵葉裁皮糊紙夾其中。不可辨。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洪志白錢徑一寸。重一銖六黍。肉郭半闊。五字傍好。有一畫。餘三面無郭。用鐵和鑄。故色白。顧寧人曰。隋五銖錢千重四斤二兩。每一枚當重六分六厘。今之五銖。正符此數。大抵皆隋物也。

按六分六釐。乃一銖五黍八黍。以古五銖三之一約之。相去亦不甚遠。自漢武元符五年至隋亡千七百三十七年。俱行五銖。今錢存者大小十有餘種。其重自一錢以下。或九分七分五分三分不等。篆文字體及內外郭有無各殊。非盡出於隋可知。又張譜有穿上一星至五星。穿下一星。漫而穿旁一星。至三星。五字內上下各一星。背土或有小字。或有五字。穿上橫文。穿下橫文。穿面四角決文。洪志又有左右五銖。形製窳薄。而文五銖。肉漫好闊。僅有輪郭。背文亦曰五銖。肉郭夷坦。倒置其字。徑一寸。重二銖三黍。又一種而文五銖。背文亦五銖字。上下之徑七分。重二銖四黍。今所見又有穿上立字者。此則私鑄既多。或各以其意為之。無容以年代別矣。

唐高祖武德四年。鑄錢曰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黍。積十錢重一兩。給事中歐陽詢製詞及書。時稱其工字。含八分篆隸三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回環讀之其義亦通。此左右謂錢體之左右。流俗謂

之開通元寶。蓋錢鑄於洛並幽益桂等州。盜鑄者論死。沒其家屬。張引舊唐書

通典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半以下。乃古稱之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加重二銖以上。計千錢重六斤四兩。按唐三百年所鑄皆曰開元通寶。沿及五代亦鑄之。故流傳至多。其字畫之別。有左挑雙挑等名。漫處有文如初月者。制作精好。亦有兩甲痕者。銅色黑濁。不甚佳。二銖四黍。乃今一錢之數。世所傳開元錢。自九分至一錢二分。輕重不等。亦以所鑄非一時一處故也。張廷濟曰開元通寶又有右挑者。

吾衍學古編云。八分視秦隸則易識。視漢隸則微似。篆隸與八分固有別。而于楷書亦不同。近人謂隸即今楷。遂疑開元錢隸體絕少。誤矣。或謂字含三體。乃一錢中兼有三種筆法。似為得之。又鄭度會粹云。詢初進蠟。文德皇后指一甲痕。因不復改。考武德初。后方為秦王妃。時賜秦王齊王各三鎰。以鑄。意二王錢樣亦詢所書。然以藩邸之妃。而於朝臣所進錢樣。戲印甲痕。亦無是理。清瑣高議指為太真。考開元天寶之際。嘗大鑄錢。然度速事明皇。又不應昧于近事而遠托之。先后也。古錢如大泉五十。一面亦有星點及初月形。後來唐國通寶及宋乾道淳熙錢。皆然。殆工人以意為之。未必出於宮闈。好事妄傳耳。

高宗乾封元年。更鑄錢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黍。以一當十。踰年而舊錢多廢。商賈不通。米泉踊貴。明年復行開元通寶錢。私錢日蕃。有以舟筏鑄江中者。儀鳳中。詔巡江官督捕。載銅錫鐵過百斤者。沒官。劉詢曰。乾封泉寶。乾字在上。封字在左。乃同流俗開通之文。尋覺其誤。令所司鑄納。

武后長安中。令懸錢樣於市。百姓依樣用錢。俄而揀擇艱難。交易留滯。乃令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然銅排斗沙澁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通典

元宗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時江淮有官鑄錢。備鑄錢。稜錢。時錢等名。彬衡錢。纒有輪郭。或鑄錫模錢。須臾千百。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行江淮。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坐貶官。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造銅器。錢非二銖四黍。不得行。禁歎頓盡。染白蠟黑蠟之錢。二十二年。以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議縱民鑄。公卿皆言其不便。乃止。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言。人日滋于前。而鑄不加於舊。公錢與銅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賒。在乎銅貴。銅貴由採用者衆。今禁人以銅為器。則銅益賤。而錢之用給矣。其後揚潤宣鄂絳蔚柘定等州。相繼增置錢監。天寶時。天下鑄錢九十九萬鑄錢三十二萬七千緡。肅宗乾元元年。戶部侍郎第五琦以經費不給。請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以一當十。與開元



通寶參用。二年琦為相。又鑄重輪乾元錢。文亦曰乾元重寶。徑一寸二分。背之外郭為重輪。每緡重十二斤。一當五十。法既屢易。物價騰踊。斗米至七千。餓死者滿道。京師人人私鑄。并小錢。壞鑄像。犯禁者愈衆。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一當十。代宗即位。乾元錢一當二。重輪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民間乾元重輪二錢皆鑄為器。不復出矣。

李謙。乾元十當錢大小不同。自十二分至七分。相較一分。凡有六種。字體形製略無小異。重輪錢二種。小者至薄。而文字皆暗。徑一寸。重五銖。大者極厚。而製作精好。徑一寸五分。重十四銖。金譜。乾元小錢一當一。徑八分。重三銖三糸。

按乾元錢每緡十斤。應重三銖八糸四黍。重輪錢每緡十二斤。應重四銖六糸。李所說與史不同。而當一小錢史不載。未知金何所據。然今尙有之。重一錢三分。擬當日私鑄各殊。

代宗時有大歷元寶。史不載。

洪志。徑九分。重三銖六糸。銅色昏濁。而字畫遒勁。

大歷初。錢幾盡。不足於用。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蠶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張廷濟曰。大歷錢銅色青白。所見皆同。

德宗時有建中通寶。史不載。

張請。徑七分。重二銖以下。文字漫暗。銅色紙赤。肉好薄小。

建中初。江淮多鉛錫錢。以銅量外。不盈斤兩。銷錢為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鹽鐵使張滂。請除鑄錢外。銅器一切禁斷。貞元十年。勅天下鑄造買銅器。並不須禁止其器物。約每斤價值不得過一百六十文。銷錢為銅者。罪如盜鑄。張廷濟曰。建中錢會一見之色亦質滿。

洪志。今開元錢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六糸。銅質渾厚。字文明坦。以意推之。或趙贊所鑄耶。

案史自乾封乾元以後。不言錢文有更易。大歷建中二錢。或偶一處鑄之。其通行者。仍是開元通寶。若贊所鑄。係白銅。尤易辨。舊譜云。贊熟計自以為非。乃寢不下。其錢應甚少也。今開元錢大者有徑一寸三分半。重五錢四分。有徑一寸六分。重一兩二錢五分。恐為五代時所鑄。張廷濟曰。開元大錢亦約有四五種。蓋其文字亦有唐錢亦有五代時錢。

憲宗元和初。以錢少。復禁用銅器。十二年。勅文武官僚。不問品秩高下。並公主郡縣主中使。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千貫。許限一月。市別物收貯。違者論死。王公重貶。其贖貯錢納官。五分取一。賞告者。時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爭市第宅。而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為名。府縣竟不敢問。文獻通考。

馬貴與曰。為國者不能制民之產。以均貧富。徒欲設法以限豪強。兼並之徒。限民名田。猶可也。限民蓄錢。不亦甚乎。然買田者志於存併。故必須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于流通。初不煩立法以教其懋遷也。徒開告訐之門。而重為煩擾耳。

按宋紹興末。限命宦之家。存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金明昌中。亦令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多。不過二萬貫。皆在國用不給之時。若鼓鑄既廣。流通有法。自不必行此末策矣。

文宗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為之。飾帶以金銀鑰石。烏油藍鐵。唯鑿釘鑿鈕。得用銅。餘皆禁之。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未幾皆罷。

按交易至百緡以上。而必用米粟匹帛。民間固有難行。若王公貴人豪富之家。反令其質朽而不得流通矣。惟禁銅像。則既無耗銅之患。亦免毀像之事。百世無改可也。

武宗會昌五年。廢天下佛寺。凡銅像鐘磬鐃鐃。皆歸巡院。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宰相李德裕。請以所廢寺品錢。淮南節度使李紳。于新錢背加昌字。以表年號。進之。遂勸鑄錢之所。各加本郡州名。于是京兆曰京。河南曰洛。藍田曰藍。鳳翔曰興。丹州曰丹。兗州曰兗。平州曰平。襄陽曰襄。江陵曰荆。興元曰梁。揚州曰揚。潤州曰潤。浙東曰越。福州曰福。宣州曰宣。江西曰洪。江夏曰鄂。長沙曰潭。桂陽曰桂。西川曰益。東川曰梓。嶺南曰廣。惟越字在穿下。藍荆梁桂廣並在穿右。宣潭在穿左。餘俱在上。亦有襄字在右。梁字在上者。此左右謂入口之左右。與漢志右曰。宣宗即位。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為像。

按以州郡名入錢文。自此始。據史亦紳所請也。紳鎮淮南。治揚州。常是始鑄昌字。後改為揚。李謙謂無揚字錢。偶未見耳。董誥。鳳翔曰興。汴州曰梁。洪志。興元曰興。梁州曰梁。考唐梁州。漢中郡。貞元中。陸為興元府。不應重出。汴州在東魏時為梁州。不應獨用古名。鳳翔府治天興縣。殆猶東郡之表。以洛也。今改興為鳳翔錢。梁為興元錢。張廷濟曰。開元背文揚字。字樣編覽圖譜竟未之見。

懿宗咸通十一年。桂陽監進新錢曰成通元寶。尋有勅停廢不行。見洪志所引。

按此錢惟郴州鑄之。益信大歷建中二錢為偶鑄矣。

五代十國附

梁用唐舊錢。

後唐用唐舊錢。明宗大成中。鑄錢曰天成元寶。史不載。

洪志。此錢徑九分。重三銖六糸。

晉高祖天福三年。鑄錢曰天福元寶。令三京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鹽鐵使錢樣。下諸道。每一錢重二銖四糸。明年以諸道鑄錢雜鉛錫。缺小遠條。今後祇官鑄造。私下禁止。見宋白。

洪志。此錢徑七分。銅質薄小。字文昏味。蓋以私鑄不精也。

漢高祖乾祐元年。鑄錢曰漢通元寶。以晉室錢錢偽濫非一。乃禁銅貨。悉歸公幣。見蘇奇。



洪志此錢徑一寸重三銖六糸字文明坦製作頗精蓋德天福之弊。

北漢鑄錢如唐制。見文獻通考

按此與吳越所鑄並是開元通寶。

周世宗顯德二年毀天下佛寺銅像鑄錢曰周通元寶又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

李譜此錢徑一寸重五銖形製精妙與唐開元錢同按市銅高麗則所鑄之錢非盡以佛像也而俗稱此錢佛慈流露能利產已瘠陋矣今所見重一錢二分以下至八分又有大徑二寸者有小徑五分者有背鑄雙龍者疑未必盡出當時所鑄元字或在左或在右亦謂之周元通寶錢。張廷濟曰元字有左挑又有兩面同文者

諸國割據者多用唐舊錢亦有自鑄錢者今附於左惟吳及南平高氏未聞。

南唐元宗鑄錢曰唐國通寶徐鉉篆以一當開元錢之二。劉恕十國紀年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其輕小既失江北兵竄財乏鍾謨請改鑄大錢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一寸七分重十八銖八分書讀錄遂廢。唐書中書侍郎韓熙載請鑄鐵錢其大小亦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

篆其文比於舊錢稍大而輪郭深闊。陶岳貨泉錄後主即位始行之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既而民間專以鐵錢貿易物價增踊民復盜鑄頗多芒刺至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資則日益思亂不報。唐書

董譜唐國通寶錢篆法氣質高古洪志唐國通寶凡五種有徑一寸二分重八銖有徑九分重三銖形製相肖皆篆文有徑八分重二銖六糸字含八分及隸體背有圓點差少有徑七分重二銖二糸字類大唐錢有小鐵錢重一銖八糸大唐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糸又有徑七分者字文相類永通泉貨三種八分書者徑一寸五分重八銖七糸背面肉好皆有周郭亦作永通泉貨篆文者徑一寸三分重五銖七糸輪郭重厚銅色昏暗又有面為篆文背為龍鳳形者徑一寸三分重七銖二糸背文重輪肉形渾厚。

按劉道原十國紀年唐國錢二當開元錢一而洪志載唐國錢大者其重三倍於開元錢且元宗本以府藏空竭泉貨益少始鑄錢而以二當一恐無是理應是以一當二而刻本偶訛今正之陸書則云以一當二凡見數本皆然其為字誤無疑然此錢五種大小懸絕不等或當日行用亦各有不同若小鐵錢必是後來私鑄又熙載所鑄鐵錢以六權銅錢四為十明是只作一文而五代南唐世家言一當二則史誤也史云民間藏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鐵錢十當銅錢一出境官不能禁乃下令以一當十則視馬書為詳此湯悅所以有錢幣屢易之諫歟至陸書永通唐國二錢並在顯德六年奉周年號之後而馬書保大中已有唐國大唐二錢應從馬書鐵錢至宋乾德二年始行二書略同今所見唐國

通寶錢重一錢一分大唐通寶錢重口錢口分。

說郭中所刻董譜係後人偽造其謬不可勝舉如云漢初英錢一當百陳文帝鑄布泉周宣帝鑄永通錢貨隋文帝鑄小五銖南唐鑄永安五銖宋太祖鑄聖宋元寶皆無足深辨惟有南唐鑄保大元寶此或事理所有而歷考諸書皆無之今不從。

蜀王建鑄永平元寶通正元寶天漢元寶光天元寶王衍鑄乾德元寶成康元寶。見李

洪志永平錢未之見通正天漢光天乾德錢皆重三銖成康錢重三銖並徑七分。

後蜀孟昶鑄廣政通寶。見李末年以屯戍既廣調度不足鑄鐵錢。見十國紀年

洪志廣政錢徑九分重三銖銅質渾厚八分書。

按宋末兩川鐵錢十當銅錢一必昶時已然。

南漢劉崇鑄乾亨重寶。見李又鑄鉛錢以十當銅錢一。見十國紀年

洪志乾亨錢徑七分重三銖六糸鉛錢二種輪郭鏤薄大者徑一寸重三銖九糸重寶二字傳形小者徑九分重三銖六糸。

楚馬殷鑄鐵錢曰乾封泉寶圍可六寸以一當十。見十國紀年其數上九以九文為貨。見湖南故事又有天策府寶

見張

洪志乾封泉寶徑一寸七分重十七銖以銅為之豈當時鑄銅鐵二種耶天策府寶徑一寸七分重三

十銖二糸銅質厚重字文明坦。張廷濟曰乾封泉寶大錢實有銅鐵二種背文有孔上文字孔上筆字者

按五代史楚世家及馬令南唐滅國傳皆言高郁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而乾封天策二錢其大倍於常錢即無以十當一之理豈十當一者乃鉛錢耶又今乾封泉寶有徑一寸六分重一兩背文有曰福德長壽未知即湖南所鑄否。

吳越至忠懿王假時鑄錢。見十國紀年如唐制。見文獻通考

閩王審知鑄鉛錢又鑄大鐵錢以開元通寶為文王延義鑄大鐵錢曰永隆通寶一當鉛錢百王延政鑄大鐵錢曰天德通寶一當百。見十國紀年又有天德重寶背文穿上有殷字。見董

陶岳貨泉錄審知大鐵錢闊寸餘甚重俗謂之錢邊。錢音未詳洪志永隆錢徑一寸四分重十銖二

糸以銅為之是有銅鐵二種天德錢通寶重寶之異亦當時鑄此二種耳。張廷濟曰永隆通寶大鐵錢背文孔上有國字按閩世家及南唐滅國傳皆言延義鑄大鐵錢一當十豈銅者當百而鐵者當十耶。



五代錢見於史者甚略。故博采諸家以補闕遺。

太祖建隆初。鑄錢曰宋通元寶。亦曰宋元通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錢悉禁之。限一月送官。私鑄者罪死。銅錢闌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諸國。差定其法。至五貫以上。乘市。自平蜀。聽仍用鐵錢。禁銅錢。不得入兩川。及平嶺南。江南。聽權用舊錢。不得過本路之境。

按宋通元寶。史左環讀之曰宋通。而文獻通考自上及下讀之曰宋元。義亦互通。

太宗即位。令轉運使按行所部。凡出銅之地。悉禁民采。並以給官鑄。太平興國二年。止鑄錢曰太平通寶。三年。樊若水言江南舊用鐵錢。於民非便。今諸州官庫銅錢尙六七十萬緡。虔吉等州未有銅錢。各發六七萬緡。俾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羅穀麥。民間銅錢既多。其鐵錢悉銷為農器什物。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除銅錢渡江之禁。從之。時蜀銅錢已竭。而輸租權稅並納銅錢。民甚苦之。商賈爭入川界互市。銅錢一得。鐵錢十四。物價滋長。乃令川峽勿復徵銅錢。時以福建銅錢數少。令建州鑄大鐵錢。並行。尋罷。淳化改元。又鑄錢曰淳化元寶。上親書之。作真行草三體。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川峽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爲錢二萬。請改鑄當十大錢。御書錢式。遣詣蜀治鑄。民間小錢許送監計數。給以大錢。既而一歲纔成三千餘貫。衆皆以爲不便。遂罷鑄。至道初。鑄至道元寶。亦親書之。自是終宋世。改元必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亦曰通寶。

按前世錢文未有御書者。亦未有用行草者。淳化。至道。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王禹偁詩。誦官無俸突無煙。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其後惟有徽宗崇寧大觀錢。御書終宋世。錢文兼有篆楷行草八分諸體。

真宗咸平景德皆曰元寶。大中祥符以祥符爲文。有元寶及通寶。天禧曰通寶。乾興末時鑄銅錢。有饒池。江建四監。而京師及昇鄂杭三州。南安軍舊監皆廢。凡錢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惟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先是。至道中歲鑄錢八十萬貫。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有鄧嘉興三監。而益雅二州監廢。每貫始用鐵二十五斤八兩。後以鐵重多。鑄爲器。減用十五斤。成重十二斤。以一準銅錢。一舊小鐵錢十。歲二十一萬貫。

仁宗天聖明道景祐皆曰元寶。寶元元年。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康定因之。慶歷復冠以年號。改爲重寶。皇祐曰元寶。至和嘉祐皆有元寶通寶。

景祐初。先是諸路錢歲輸京師。四方由此錢重而貨輕。乃詔三司以江東福建廣南歲輸鐵錢合三十餘萬。易爲金帛。錢流民間。時三司度支判官許中建議。以鐵與銅雜鑄。銅居三分。有奇。鐵居六分。有奇。費省而利厚。詔試其法於京師。舊鑄錢雜鉛錫。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雜以鐵。流澁而多不流。工人苦之。卒無成功。

慶歷中。師討西夏。邊用不足。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

錢十。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及至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時韶州銅大發。增置錢監。而儀商二州俱鑄大銅錢。朝廷因勸江南鑄大銅錢。江池饒儀等州又鑄小鐵錢。悉並至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河東鐵錢既行。盜鑄者獲利十六。錢輕貨重。其患如陝西。而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遊銅錢。以去內外皆言其不便。學士張方平三司使葉清臣上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權虧損之實害。救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大銅錢一當小銅錢三。又言姦人所以不鑄小鐵錢者。以鑄大銅錢得利厚。而官不能必禁。若鑄大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以亂法。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一。且罷官多鑄。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盜鑄。其後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費用。類多吝怨。久之始定。

按錢既重。則物價亦從而貴。此弊之著於目前者也。久必終歸當二當一。則官民所有皆十失八九。此弊之著於後日者也。而盜鑄之患不與焉。軍興時。偶一行之。已不勝其害。行之無事之日。則爲罔民而已。

英宗治平有元寶通寶。

神宗熙寧有元寶及重寶。元豐曰通寶。

熙寧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自是折二錢遂行於天下。惟不得運至京師。公弼又請鑄折二鐵錢。御史周尹言。用一當二。費少利倍。民間盜鑄定不可止。欲望更不別鑄。今後只作一文行用。不從。其後詔西京及永興與國軍衛緜陝華舒陝鄜鄂惠等州各置鐵錢監。通舊監五爲十七。歲鑄銅錢五百六萬貫。商號二州鐵錢監各二。岷州通遠軍各一通。舊監三爲九。歲鑄八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銅錢一十三路行使。鐵錢益梓利夔四路行使。陝西河東兼用銅鐵錢。

自熙寧七年王安石爲政。削除錢禁。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護錢之出。國用日耗。而青苗助役皆徵錢。判應天府張方平上言。古今賦役之制。自三代以來。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納役錢七萬五千三百餘貫。又散青苗錢八萬三千六百餘貫。計息錢一萬六千六百餘貫。又弛邊關之禁。開賣銅之法。則沿邊州軍錢出外。每貫收稅錢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乃與夷共。民間銷錢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鼓鑄有限。壞散無節。農民轉變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時民間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故方平極言之。

哲宗元祐曰通寶。紹聖有元寶通寶。元符曰通寶。

元祐初。申錢幣闌出之禁。詔更鑄小銅錢。令折二銅錢聽行陝西一路及河東京西鄰近諸州。餘路則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民間者。聽以輸納。在官幣者。悉以上供。議者或言其非便。乃聽行使如舊。凡增置錢



監皆能之始熙寧元豐間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及後銅錢日少鐵錢滋多紹聖初銅錢千易鐵錢二千五百元符二年禁陝西用銅錢在民間者令盡送官通判鳳州馬景炎言銅錢流注天下未嘗有輕重之患獨鐵錢局於一路所可通交易者限以十州之地鼓鑄不已歲久增多積滯一隅公私為害宜弛其禁界許鄰近州縣通行折二鐵錢言者謂鐵錢重難以齎遠民間皆願復用銅錢乃詔銅鐵錢聽民間通行而銅錢止用雜貨

徽宗建中靖國以聖宋元寶為文崇寧有通寶重寶又有聖宋通寶大觀政和重和皆曰通寶宣和元寶通寶

崇寧二年蔡京秉政欲以利惑人主力主行夾錫錢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以一當銅錢二有許天啓者京之黨也時為陝西轉運副使令推行其法天啓迎合京意請鑄當十錢於是令陝西及

江池建諸監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錢以聖宋通寶為文繼而並令舒陞衡鄂等州並改鑄折二錢為折十錢御書錢式曰崇寧通寶篆文曰重寶三年復置監於京城及徐衛二州舊折二錢期

一歲勿用其小平錢及折五錢皆罷鑄每緡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半之錫居鉛三之一成重一十四斤七兩所鑄錢通行諸路惟陝西河東四川係鐵錢地者禁之繼令福建廣南亦無得行用第鑄以上供又

命諸路轉運使于沿流順便地隨宜增置錢監俾民以所有折二錢換納於官運致所增監改鑄折十錢二廣產鐵於潯州置監鑄小鐵錢止行於兩路自折十錢行民皆不便私鑄錢廣上亦知之四年乃命荆

湖江南兩浙淮南並改折十錢為折五其折二錢仍舊五年京能相時小平錢益少市易滯滯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錢留本路折十錢歲鑄二分尋令罷鑄盡鑄小平錢荆湖江南兩浙折十錢作當

三京畿京東西河東河北陝西熙河作當五旋復詔京畿諸路仍舊當十兩浙作當三江南淮南荆湖作當五條序不一私鑄益甚御史沈疇言小錢便民久矣古者軍興錫費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十此

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當十鼓鑄有數倍之息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未幾詔當十錢止行於京師陝西河東河北餘路悉禁期一季送官償以小錢私錢亦限一季自致計銅直增二分償以小錢

折十錢為弊既重一旦更令則民驟失厚利又諸路或用或否往往不盡輸於官冒法私販於是搜索舟車告捕之法大觀元年京復相再主用折十錢以京畿所括私錢首鑄御書大觀通寶以轉運使宋喬

年提舉京畿錢司喬年鑄烏背渡銅錢來上詔以其式頒行諸路增置真州錢監京知盜鑄者必衆欲以重法繩之用知蘇州孫杰言犯者藉其財以待賞居停鄰保均坐州縣稽於施行監司失察不以赦原

得罪者歲數萬人先是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以夾錫錢通行天下會京能政至是遂并降錢式及錫母于鑄錢諸路三年京復能詔以夾錫錢擾民凡東南所鑄皆能政和元年詔曰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

其勢然也今諸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墜為利博矣往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究悠久公私為害用之幾十年其法日弊而不勝奸滑之民規利冒法銷毀當二小平錢所在盜鑄

濫錢益多百物增價若不早革即弊無已時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以為定制時關中猶行夾

錫錢物價日增患甚於當十童貫宣撫陝西欲以威力脅制百姓裁損物價師臣徐處仁切責其非經略鄭延張即抗疏論列並坐貶謫而夾錫錢亦尋罷二年京復得政請諸路復鑄夾錫錢乃嚴損易撻滅之令凡貿易有弗受夾錫錢須要銅錢者以法懲之市井細民朝夕嚮餅餌熟食以自給者或不免於告割四年始罷鑄時御府之用日廣東南錢額不敷宣和以後尤甚乃令小平錢每緡用鐵三兩而倍損其銅稍損其鉛繼又盡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以紓川度然有司猶數告乏

按錢制之弊莫甚於此時蔡條國史補所述以元祐為廢弛大觀為十得息四乃阿其所親之言而文獻通考采之謬矣今詳著其因上毒民之害為後之言利者鑒焉

欽宗靖康有元寶通寶張氏謂曰靖康亦有鐵錢

高宗建炎有元寶通寶重寶紹興有元寶通寶

先是江池饒州建寧府四監歲鑄錢一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衡舒嚴鄂韶梧州六監歲鑄錢百五十六萬緡充逐路支用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紹興中惟有饒建贛韶四監江并于贛池并於饒歲鑄錢及八萬緡視舊制銅少鉛多錢愈鏽薄矣其陝西諸路仍行鐵錢利州增置監與鄧州並鑄折三鐵錢孝宗隆興乾道淳熙皆曰元寶

乾道中江西湖廣間多毀錢夾以沙泥重鑄號沙尾錢詔嚴禁之臣僚言南北貿易錢之入於敵境者不可勝計於是詔兩淮京西悉用鐵錢荆門隸湖北以地接襄峴亦用鐵錢凡銅錢之在江北者悉以鐵錢

收換沿江州軍關津去處委官檢察禁其透漏又申嚴入海之禁凡市舶之方發也官必點視及遣巡捕官監送放洋而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及點視監送一為虛文于是許火內人告以其物貨之半充

賞或已裝發則船回日亦許告者盡以回貨充賞離岸五里外依出界法淳熙六年詔司農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鐵錢子中言舒蕪黃三州產鐵請置監鑄折二錢其大小鐵錢今兩淮通行

光宗紹熙曰元寶

寧宗慶元曰通寶嘉泰開禧嘉定皆有元寶通寶

慶元三年復嚴州監以所括銅器鑄當三大錢嘉定元年令鄧利二州鑄當五大鐵錢

理宗寶慶以大宋元寶為文紹定端平嘉熙淳祐皆有元寶通寶嘉熙又有重寶寶祐以皇宋元寶為文

開慶曰通寶景定曰元寶張氏謂曰寶慶元寶有鐵錢背文元字想鑄之未久即以重寶字為大宋元寶錢

淳祐十年御史陳求魯言番舶巨艘深入遐陬販于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物而錢之泄于外夷者不可勝計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鑄器禮泉之樂具皆出於錢臨川隆興桂林之銅工猶多於都郡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請自幾甸之近一懲以法由內及外觀聽事新則鎔銷之奸知畏服御之間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泄之弊少息此端本澄原之道也從之







太祖未即位。置寶源局于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大小凡五等。洪武元年。鑄洪武通寶錢。亦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小錢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小錢重一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而嚴私鑄之禁。四年。改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為小錢。初寶源局錢鑄京字於背。後多不鑄。民間無京字者不行。故改鑄小錢以便之。八年。造大明寶鈔。與錢兼行。尋罷寶源局。二十年。工部右侍郎秦達言。鑄錢乏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間廢銅以鑄錢。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為民害甚矣。姑停之。二十六年。罷寶泉局。

按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意在大中。已而祈天得大明。故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猶宋通元寶大元通寶之意。今世所傳大明通寶錢。疑是改鑄小錢時所作。蓋國號已定。則以大中通寶改為小錢。自必用大明字。史文略耳。其後隆慶中。巡按直隸御史楊家相。萬曆中。給事中郝敬。俱請鑄大明通寶。不識年號。雖部議格不行。亦必祖制有之。故以上請。未知是否。又今洪武錢背有豫浙福等字。則各行省必皆鑄之。不獨口寶源局有京字也。春明夢餘錄。洪武初定當十錢一千小錢一萬。俱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史言二十二年更定錢式。生銅一斤鑄小錢百六十。折二以上。準是為差。除火耗。比國初較輕。續文獻通考言小錢一文用銅一錢二分。餘四等錢。依此遞增。是比國初較重。今洪武小錢多重一錢以上。疑通考為是。又有背鑄三錢二字者。重二錢二分。未詳其由。

恭愍帝建文通寶

按史不言建文時鑄錢。世宗補鑄累朝錢文。惟建文景泰兩朝不補鑄。今所見建文錢與洪武小錢略同。當由革除之際。記載疎漏。否則好事者為之也。張廷濟曰。建文錢實薄。小向係偽鑄。然頗難得。

成祖永樂九年。遣官於浙江江西廣東福建四布政司鑄永樂通寶。

宣宗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及浙江等布政司鑄宣德通寶。

孝宗宏治十六年。鑄宏治通寶。每文重一錢二分。始洪武時錢鈔兼行。百文以下用錢。禁不得以金銀交易。久而民間重錢輕鈔。物價翔貴。錢法益壞。永樂宣德間。用銀之禁益嚴。而不能止也。正統時。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而鈔益壅滯不行。至是。乃復開局鑄錢。凡納贖稅課。歷代錢與制錢各收其半。如無制錢。即收歷代錢二當一以示懲。

按制錢即洪武以下錢。觀此則民間舊錢多於制錢矣。由累朝專欲流通鈔法而鼓鑄未廣也。夫古錢至易代猶可行。而鈔一旦廢棄。便為無用之物。行鈔之不便於民亦可見矣。

世宗嘉靖六年。鑄嘉靖通寶。每文重一錢三分。遣官於南京及河南閩廣鑄造。十九年停鑄。三十二年補鑄累朝錢文。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成化宏治正德凡九號。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一錠。錠五千文。工部口口六分。南京工部四分。各分錢。每千錢用銅八斤。錫十三兩。成重八斤三十四兩。令雲南鑄

錢。未久即罷。先是成化中。銅錢與前代錢俱八文折銀一分。逮嘉靖初。好錢七文。低錢倍之。已而民間盛行惡錢。率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後益雜入鉛錫。薄劣無形。至以六七十文當銀一分。給事中李川敬言。令視錢高下為三等。上品者俱七文當銀一分。下者二十一文。私造濫惡錢。禁不得用。犯者置之法。已而出內庫錢給各官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子民間騷然。繼又定嘉靖錢七文。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當銀一分。由是百姓競私鑄嘉靖錢。與官錢並行。始嘉靖錢最工。有金背。有火漆。有鑄邊。議者以錢難。工匠勞費。車用鐵錫。於是鑄工說難。鉛錫圖便。割治而輪郭。色澤。盜鑄日滋。大學士徐階陳五害。請停鼓鑄。應支給錢者。悉予銀。稅課亦徵銀而不徵錢。

按洪武初天下。鑄三百二十餘座。歲鑄錢僅三萬萬。而嘉靖時南京工部鑄錢九百五十萬萬。恐非一歲所成。然自洪武至宏治四朝。原鑄錢外。洪熙等錢流傳絕少。又世所傳正德錢大小不等。背有刻龍鳳形。亦有絕大者。不應補鑄先朝九號錢。而于正德一朝形製獨異。疑後人偽作。

穆宗隆慶元年。鑄隆慶通寶。視嘉靖錢加重半分。時錢頗壅滯。兵部侍郎譚綸言。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錢。欲賤銀。必制錢法。以濟銀之不足。今錢惟布於天下。而不輸于上。故其權在市井。請令民得以錢輸官。則錢法自通。於是稅課銀三兩以下。後收銀。民間交易一錢以下。止許用錢。錢八文折銀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大學士高拱言。錢法朝議夕更。小民恐今日得錢。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為制。以亂人耳目。上深然之。錢法復稍通矣。

神宗萬曆四年。命戶工二部。準嘉靖錢式。鑄萬曆通寶。以四火黃銅鑄金背錢。二火黃銅鑄火漆錢。俱重一錢二分五釐。鑄邊錢重一錢三分。凡嘉靖隆慶萬曆金背錢八文。火漆鑄邊錢各十文。洪武等錢及前代錢十二文。俱準銀一分。雲南巡按郭庭梧言。國初各省有寶泉局。自省局停廢。民用告匱。滇中產銅不行。鼓鑄。而反以重價購海肥。非利也。遂開局鑄錢。尋命十三布政司皆開局。二十六年。戶科給事中郝敬請鑄當十大錢。以佐小錢之不給。不允。自金元至此。鑄錢文獻通考。

按春明夢餘錄。宏治中。題准每銅一斤。加好錫二兩。萬曆中。則例錢一萬文。用黃銅八十五斤八兩六錢一分。水錫五斤十一兩二錢四分。

熹宗天啓元年。鑄天啓通寶。又補鑄泰昌通寶。兵部尚書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用龍文。略做日金三品之制。於是南京皆鑄大錢。後有言大錢之弊者。命收大錢。發局改鑄。是時開局徧天下。重課錢息。所鑄錢背以五十五文當銀一錢。計息取盈。工匠之賄。補行使之折閱。不堪命矣。

按天啓錢未見有龍文者。其最大者徑一寸四分。重一兩一錢五分。輪郭闊厚。背鑄一兩字。必當千錢也。而穿上又有十字。未知何意。亦有止鑄十字于穿下者。其小錢之背。有鑄奉旨字者。有新字及一錢一分字者。有兩面皆為通寶字者。有兩天子相對。兩通字一正一倒者。有兩天及兩戶兩工字相對者。







劍鈞鐔。川器則度量鑿鑿之屬。皆通乎上下。而未嘗有乏銅之患。秦漢以後。宮殿之柱。人物之象。如金龍銅馬。耗銅尤甚。而自來論錢法者。往往欲禁民間銅器。如賈誼韓愈之論皆然。然行之不善。不免更爲擾民之事。蓋用器之日新月異者。富室宦家爲多。而搜括所及。必首嚴於小民。又成器有大小。工費有繁簡。而就斤論價。則民有失業耗財之憂。夫昔之禁銅也。慮民之弘鑄。而今銅價日昂。特慮民之盜銷。此在有司善於覺察而已。

古以十黍爲絲。十絲爲銖。二十四銖爲兩。自宋以來。始以錢與分命算。蓋以銅錢積十枚重一兩。爲得輕重之中。故借以名之。舊譜紀錢之輕重。皆以銖系計而難曉。以今法通之。則一銖爲四分。一釐六毫有差。二銖爲八分。三釐三毫。三銖爲一錢二分。四釐九毫。四銖爲一錢六分。六釐六毫。五銖爲二錢零八釐三毫。六銖爲二錢四分。九釐九毫。七銖爲二錢八分。一釐六毫。八銖爲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九銖爲三錢七分。四釐九毫。十銖爲四錢一分。六釐六毫。十一銖爲四錢五分。八釐三毫。十二銖則五錢也。

### 錢幣考卷下

#### 古幣

管子言。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蓋謂制貨以權輕重。此用幣之始。而其制未聞。前代皆謂伏羲始制文字。故古幣自伏羲氏始。以次當列於歷代錢之首。然經史既無明文。昔人遞相祖襲。以爲出於某代。別無古書可證。故別次之。凡周秦間刀布俱附見。張廷濟曰。太古遺幣。傳歷見。但今世所存。按其文字。斷非商以前物。知商之不可蓋信也。

伏羲氏聚天下之銅。仰視俯觀。以爲棘幣。好員法天。肉方法地。以益輕重。以迪有亡。以下並見羅泌路史。蓋音已具好員肉。方更不可信。

羅莘註云。三五古幣皆員內而方外。爲睥睨之形。垂則象天之示。置則象地之勢。北會而南分。而坦之則人也。蓋本三才之義。

又云。太昊幣謂之九棘。張台譜。寶鼎尉王鑄家有一種。長寸六分。肩廣八分。首廣五分。足間廣二分。重六銖。而文作卜曼。乃帝昊字。幕文作孔。乃義字也。考之靈鐘。帝直爲二字。則此立之。信爲帝字。封禪文。昊作曼。可見。又董令昇家有一種。長寸八分。額廣六分。肩廣一寸一分。足間五分。重十二銖。而文作父。

吳。幕文作夷。皆太昊字也。又吳布中有作米斤一全者。乃太昊之九棘。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好。幕文作舌芒。

按上古諸幣宜爲篆文。而自來皆以楷體傳之。浸失其本。如舌字乃全字之倒書者。即金字。不得從舌也。今亦姑存其槩。以俟博古者正之。吳布中有一種。長寸五分。廣八分。無好。而文作父曼。與此註所稱正相近。豈即太昊幣耶。

神農氏范金排貨以濟國用。

註云。吳布中有一種。長二寸六分。首廣寸六分。有肉好。無輪郭。足間正圓。而文六字。背一字。又一種。長二寸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寸七分。首廣六分。足間八分。重八銖。有郭。而七字。縱橫。神農幣也。又有大錢。圓徑寸五分。重七銖。好圓無輪郭。銅色純赤。左有明字。鈎畫甚精。神字也。而董道譜有慢山一全。杜佑所推知。貨自神農以來有之。

按神農時安得已有錢。此必後代物。吳布中有一種。而文作曼。或以爲神農幣。似爲近之。黃帝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爲輕重之法。

註云。膳部李泳家有一種。長二寸一分。首廣七分。肩廣寸七分。足枝長六分。間廣四分半。質厚。重二十八銖。文作安。又斤二全。幕文作安。又一種。大小輕重與此正等。文亦同。但倒書之。無背文。乃黃帝貨。此幣之最大者。又古幣文有作命斤者。亦黃帝貨也。

按前二種。一見張台譜。一未之見。一見李孝美譜。今尙有之。長二寸一分。肩廣寸二分。首長五分。廣六分。肩廣九分。足枝長五分。間廣四分半。重十三銖。八全。今亦有之。長寸六分。重三錢四分。其文倒書。與上彷彿。相類。以意度文。其前三字當爲軒轅貨也。

史記。黃帝名軒轅。而路史。軒轅氏伐山取銅。以爲刀貨。以衡城之輕重。而天下治。列太昊前。註云。軒轅金長寸七分。重十二銖。文作策。亦一全。乃軒轅貨一全也。王存義云。古文軒轅字合爲一。又錢譜有作。曾者。亦軒轅氏幣也。夫黃帝之前。別有一軒轅氏。不可知。而此幣文。乃與黃帝貨略相類。疑即黃帝時幣。但此云一全。而前幣作二全。或輕重之別耳。又路史。葛天氏幣。其文曰。葛尊。盧氏幣。其文作。亦在太昊前。然註言黃帝採金葛盧之山。以制幣。則此二幣。疑亦黃帝作也。

少昊氏作布貨以制國用。

註云。李孝美譜。吳布一種。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好。而文山。舌少三字。又有作止。化字。李。字。古金字。及水山。舌者。少昊貨也。又董道譜。一種。而文曰曼。幕文作全。

按。曼之文。與太昊幣同。何以別其爲少昊貨。又告文。貨作。其。亦。疑亦。字之。譌也。高陽氏制十等之幣。以通有亡。曰權衡。

註云。天寶元年。西河別駕李幼奇。於長平溪澗中。得一種。文作。乃高陽金也。長寸一分。下廣九分。首長廣各五分。足枝長四分。間廣三分。背文如八字。又長布。平布中有作。以。一及作。允陽命。臨平。



陽余隄凡五種。有肉郭。皆高陽金也。又一種作屈弓弓一。其文作全。高陽貨一金也。封演譜。高陽金而有科斗書。

按以平陽為高陽金。昔人嘗辨其非。忘其所出。降臨舊譜作房院。

高辛氏貨一金。

註云。長平布中有員斤一全。長寸八分。肩廣一寸一分。足間廣五分。正圓無好。及郭重十二銖。帝譽貨也。

按員斤。舊譜作易之九。

堯通刀布。為金三等。珠玉上幣。金中幣。泉貨下幣。

註云。堯布文作上十全。又作考考大止。又一種小者。予宋。

按稱布為泉。疑始於此。其小者。今尚有之。長寸七分。肩廣九分。下廣一寸。首長四分。廣六分。有好。足枝長四分半。間廣三分半。重二錢八分。其文作号。又一種差小。其文作号。與此註合。方嵩年古泉詩。

註云。堯泉作三士為五。一丁無尾。合周郭象古泉文。未詳其所據。

舜作策馬貨。當金貨一金。二金。二四金。二五金。策乘馬幣。

註云。五二金者。重貨也。一金者。輕貨也。當金者。當重金也。策乘馬長二寸。上廣寸二分。下寸三分。首長廣各七分。足間五分。正圓。文作尙全。宋巨。尙。背。面。肉。口。好。皆。有。周。郭。

按此幣。今尚有之。但無好。及郭。身長廣俱減一分。首長廣減二分。足枝長二分。其文作三行。中一行為尙全。疑即當金字也。又一種長寸九分。首長四分。半廣七分。肩廣一寸一分。足枝長四分。間廣如之。重七錢三分。其文亦三行。右作家。中作。左作。疑即所云五二金也。洪志亦載此二幣。而篆文乖謬。今以所見正之。

以上三皇五帝之幣。即所稱三五吉幣也。其果出於何帝。不可知。要為三代以前物。夏商之幣。其文雖不可考。形製必略相同。今所見古布。有一種。長三寸二分。首長廣各八分。好徑二分半。肩廣一寸。下廣寸二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三分。重一兩。而文四字。右。左。背。文。二。字。右。十。左。僕。于。諸。幣。為。特。大。未詳何代物。又有十餘種。長一寸三分至五分。廣八分至一寸。首或直或漸闊。足枝或長或圓。或銳。無好。其文有曰。平陽。安陽。武安。餘不可辨。背有三直紋。或作三橫。其重自一錢四分至二錢五分不等。平陽。晉地。後屬韓。安陽。魏地。武安。趙地。則此諸幣。疑為春秋戰國時所作也。又舊譜載咸通八年。竟海觀。

察使鄭漢章奏。百姓于野內掘得古銅片。四千九百五十五片。詔翰林驗。云。上有齊歸化三字。此即古布之流。化即古貨字。蓋齊幣也。其文相傳為。張廷濟曰。安邑。安陽。梁。邑。諸幣大小不等。即細細辨。後開錢譜。

計。本。已。不。下。五。六。十。種。要。苦。周。時。各。地。名。路。史。等。書。託。之。三。

五。是。好。為。荒。遠。之。論。不。足。信。安。陽。諸。幣。屬。太。鴻。有。先。秦。江。布。記。其。說。近。是。然。諸。種。近。時。出。土。頗。多。蓋。其。文。亦。

斷。非。偽。造。蓋。其。何。能。若。此。繁。富。延。濟。與。翁。宜。泉。樹。培。皆。齊。魏。何。少。華。元。錫。相。辨。復。謂。為。周。物。不。虛。也。

路。史。言。黃。帝。始。制。金。刀。而。註。中。所。載。數。種。皆。布。而。非。刀。也。周。秦。之。書。惟。管子。屢。言。刀。布。或。言。錢。刀。今。所。

見。古。刀。有。文。曰。齊。吉。貨。或。曰。齊。之。吉。貨。方。氏。說。吉。疑。皆。齊。桓。時。物。其。長。俱。五。寸。七。八。分。中。廣。七。八。分。而。厚。

錢幣考 卷下

五三

薄不等。其或重一兩四錢。或重一兩三錢。柄有兩直紋。其端皆知環。圓好背作三橫紋。皆有丁字。即丁其下丁字。或為吉。或為化。或為日。或為上。或為中。凡十餘種。各殊。又有刀曰即墨之吉貨。安陽之吉貨。

六十餘種。長廣與上同。其重俱一兩五錢。有餘。背文約略如上。即墨。齊地也。又有刀數種。差小。長四寸五分。廣五分許。重三錢以上至五錢。其文一面如日月。或作叭。或作丫。或作。一面或作。或作。或。

隱隱有字。如齊如吉者。亦有兩面俱漫滅。不甚可辨者。又舊譜所載。嘉祐中。王公和學士。能沂州。得銀刀一。其文上為齊大。下為公吉。四字。不相屬。沂州。亦齊地也。宣和五年。亳州蒙城縣民于田中得古刀。

文曰。貨布五百。篆書。柄端為斜方形。有方寸七三字。彷彿隸書。背有方孔。不透。或以為王莽所鑄。未見其必然也。張廷濟曰。吉貨。

一。釋。貨。貨。是。

新莽變易錢幣。史詳載之。蓋儼然備一代之制。餘若思明劉豫之錢。偶一著錄。其他盜竊一隅者。史固有所不及詳也。然其僭號可考。而知今類次如左。

王莽居攝。變漢制。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

張譜。大泉五十有數種。有對文者。有穿上一星者。有泉字諸書並方者。張廷濟曰。案。大泉五十。每。內。列。六。泉。字。諸。書。並。方。有。日。泉。泉。三。錢。

字。甚。精。好。

按。今。所。見。大。泉。五。十。大。小。輕。重。不。等。有。徑。九。分。重。二。錢。五。分。有。徑。八。分。重。一。錢。四。分。有。徑。八。分。重。一。錢。二分。有。徑。八。分。重。一。錢。背。為。日。月。北。斗。之。象。有。徑。七。分。半。重。一。錢。背。為。北。斗。龜。蛇。之。象。有。徑。七。分。重。六分。有。徑。六。分。重。四。分。背。亦。作。斗。劍。等。形。未。知。皆。莽。所。鑄。否。或。亦。有。後。人。做。偽。為。之。一。寸。外。者。有。四。出。文。者。

契刀長徑二寸四分。環徑九分。好徑三分。重五錢。環文右曰契。左曰刀。柄文曰五百。錯刀大小同契刀。而質加厚。重一兩二錢。環文上曰一。下曰刀。字陷以金填之。柄文曰平五千。張衡詩。美人贈我金錯刀。即此也。張晏謂貨刀形圓不長。無五百字。蓋失其刀而存其環。如李譜所云。錯刀亦有無刀者是也。

始建國元年。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泉。直一次。七分三銖。曰玄泉。一次八分。五銖。曰幼泉。二次九分。七銖。曰中泉。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泉。四十次。前大泉五十。是為錢貨六品。布曰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玄布。小布。小布長一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二兩。而直千錢。是為布貨十品。與黃金一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共為寶貨二十。

八品。凡鑄錢布皆用銅。後以連錫。文質周郭。做漢五銖錢。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收挾五銖錢者為兩惑。投諸四裔。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抵罪者不可勝數。

錢幣考 卷下

五五



莽知民怨，乃但行小泉，直一與大泉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疑。張廷濟曰：厚布應作序布，蓋以某文相似致誤也。又曰：十布中九八七六字都如民間所行，雖論之甚詳。

封諸玄錢別種，文曰直十。張譜嘗見壯錢薄於開元錢。

按諸泉布存者絕少，惟小泉直一，曾見之。徑五分，重三分半。張廷濟曰：諸泉布今收藏家時有之，唯小泉大布更多耳。

天鳳元年，能大小錢，改作貨布。貨布長二寸四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能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川破業而大陷刑。

顧寧人曰：近富平民拮据地得貨布一器，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俗云四錢二分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為最，權次之，度又次之矣。

按漢尺之可考者，僅見於莽所鑄泉布。宋史樂志：景祐三年，皇祐二年，較定樂律，悉準莽錢尺寸。方嵩年古泉詩：王莽變漢制，刀布縱橫馳。雖云病操擾，所造必古依。能令後來樂，於此定黍黍。是也。張廷濟曰：命存曲，不得云僅見于莽鑄泉布也。

禮記正義：貨泉今世謂之笨錢。宋書符瑞志：莽忌漢，而錢文有金，乃鑄貨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于春陵之白水鄉，貨泉之文為白水真人也。張譜：此錢今世所見有徑一寸四分，重二十四銖者，有徑六分重二銖者，有玉筋篆者，有傳形者，有肉郭重文者，穿四角決文，穿上一星，穿下一星，闊緣細緣，不于五銖。李譜：此錢有徑一寸五分至四分者，凡十餘品，而好郭或有或無，或作重文，種種不一。按貨泉今存者至多，徑八分，雖有厚薄，率重一錢上下，未見有極大者，且枚止直一，而其重倍大於大泉五十。莽雖至愚，亦不為此。張李所見，恐好事種為之耳。古者錢謂之泉，管子國語始有錢字，莽所鑄其文皆曰泉，而漢志作錢，蓋轉寫失之。

又曰有大黃布貨。史不載，張譜作大黃布刀。

張譜：此亦王莽所鑄，莽自言黃虞之後，又改孝平后口為黃皇室主，即大黃莽之自稱也。意者莽初謂刀布一物，後分為二耶。

按以為莽錢，雖未見其必然，然形製字畫與貨布絕相類，姑附於此。莽每事倣古，布則布，刀則刀，不容一物而兼二名，且稱刀為布，則可，稱布為刀，則不可。今其文作貨，當是貨字。張廷濟曰：此即大布也。黃通橫于非刀，此尚疑舊譜之誤。

公孫述稱帝於蜀，改元龍興，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重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漢貨，言天下當還并於漢。

按述錢既非五銖，恐仍莽貨泉大泉等文，故有黃牛白腹之謠。

晉涼州刺史張軌據河西，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幣之甚也。宜復用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後趙石勒鑄豐貨錢。洪志：此錢徑九分，重三銖，輪深好闊，曰豐貨，篆書，舊譜：世人謂之富錢，言收此錢令人豐富。

按文獻通考，以豐貨錢為男錢，疑文有脫誤。唐乾元中，史思明據東都，鑄得壹元寶，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壹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通寶。

張譜：得壹順天錢，並銷洛陽銅佛所鑄，賊平之後，無所用焉，還將鑄佛，今所餘伊洛間甚多。李譜：二錢大小如一，但順天重而得壹輕耳。洪志：得壹錢重十二銖六綮，順天錢重十三銖二綮。五代劉仁恭令燕人用埴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

陶岳貨泉錄：劉仁恭令境內以泥為錢，以膠泥固濟而鍛，大抵類燕，樣度蟲齒。仁恭子守光鑄錢，曰應天元寶，背文曰方。見前

宋趙元昊據西夏，傳五世，至仁孝，始置監鑄錢，曰天盛元寶。紹興二十八年，天盛十年又鑄乾佑元寶。乾道七年純祐立，鑄天慶元寶。紹興五年安全鑄應天元寶。開禧二年選項鑄光定元寶。嘉定四年

按西夏錢大者比宋折二錢，差小者與宋小平錢同。偽齊劉豫鑄阜昌元寶，阜昌重寶。紹興初

治平聖寶。按徐壽輝僭號天完，改元治平，相傳此錢是其所鑄，徑七分，重九分。天佑通寶。按張士誠僭號周，改元天祐，今錢文作天佑，佑與祐通，疑當時本號天佑耳，其錢徑一寸二分，重一錢四分。張廷濟曰：天祐錢曾見大小四種，背文分爲一或五字，肆字未見。

龍鳳通寶。按韓林兒僭號宋，改元龍鳳，此錢徑一寸，重一錢四分。大義通寶。按陳友諒僭號漢，改元大義，此錢徑九分，重一錢四分。

以上四錢，特以錢文與年號相符，別無他書可據，姑存以俟考。張廷濟曰：所見龍鳳大明崇禎十七年，流賊李自成陷京師，僭改元永昌，鑄錢曰永昌通寶。

錢幣考 卷下



按史言自成錢不成。然今見有水昌錢。大者徑一寸一分。重〇錢〇分。小者徑七分。重九分。流賊張獻忠借改元大順。錢大順通寶。按此錢徑八分。重一錢三分。

獻忠養子孫可望錢與朝通寶。

按此錢大者徑一寸五分。重六錢四分。背鑄壹分二字。小者徑八分。重一錢五分。

本朝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桂叛據雲南。偽鑄昭武通寶。三桂走死。其孫世璠至貴陽。僞鑄洪化通寶。按昭武錢大者徑一寸一分。重〇錢〇分。篆書背鑄壹分二字。小者重八分。洪化錢重一錢三分。

外國錢。朝鮮世奉正朔。安南昔隸職方。故彼四裔錢以二國冠之。若西域記所載諸錢。半屬無稽。今稍為別擇存焉。

高麗國錢規模與中國同。皆以海東通寶。海東重寶。三韓通寶為記。見孫復雅

洪志。高麗錢三種。皆有篆書真書二體。製作頗精。並徑九分。重三錢六分。林朝華

按文獻通考。高麗自宋崇寧後。始行鼓鑄。高麗圖經云。其錢鑄監在廣化門東南。今錢皆徑七分。重一錢以下。不如洪所說。

又有東國重寶。洪志。此錢徑寸。重二錢四糸。郭輪渾重。字畫坦計。高麗所鑄。

朝鮮國錢曰朝鮮通寶。按朝鮮自王氏以前。國號高麗。洪武初。李氏有國。始更朝鮮。則此錢明代所鑄也。徑七分。重一錢二分。銅質。字畫頗精。

交趾國有黎字錢。其文曰天鎮福寶。

李譜。此錢徑八分。重四錢六糸。按董譜作天福鎮寶。以為石晉所鑄。非是。交趾在唐屬安南都護府。錢文自應與中國同。五代時。政令未必及於彼矣。宋秘書丞朱正臣言。前通判廣州。見蕃商多往交州。買市。齋黎字錢至州。頗紊中國之法。則宋時。彼中尚行黎字錢。但未知其面文為中國年號否耳。今此錢存者。徑七分。重一錢。亦不如李所說。黎字或在上。或在下。

安南國自宣德二年。黎利改元順天。錢順天元寶。子麟立。錢紹平通寶。宣德八年。大寶通寶。宣德十二年。子溶立。錢

大和通寶。正統二年。延寧通寶。正統十年。弟瀛立。錢光順通寶。天順四年。洪德通寶。成化六年。子暉立。錢景統通寶。宏治十年

子瀛立。錢瑞慶通寶。宏治十年。瀛庶子暉立。錢洪順通寶。正德五年。至嘉靖六年。莫登庸廢其主。應自立。已而

禪位于子方瀛。錢大正通寶。嘉靖九年

按安南國錢。大小輕重與中國略同。

倭國錢曰延喜通寶。按唐咸亨中。倭更號日本。則此錢猶在唐以前也。日本國錢。有曰乾文大寶。曰和同開珎。曰神功開珎。曰萬年通寶。曰隆平永寶。

按此五錢。當在宋世。洪志並徑寸重五錢。其文隸書。文獻通考。雍熙元年。日本國僧爾然入貢。言其國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而洪志作乾文寶。其右闕一字。當是所見偶有漫滅耳。洪延濟曰。宋藏有和同開珎字。含八分及錢。開字與開

元通寶錢開字無異。又曰和同神功萬年。永平。已見封演錢譜。則此云當在宋世說。

又有慶長通寶。寬永通寶。按此二錢。並在明世。慶長元年。即萬曆二十三年。寬永元年。即天啓二年。乾隆丁卯。戊辰間。市上寬永錢驟多。由海禁弛而糴買于內地者衆也。其錢徑七分。重一錢一分。銅色純赤。字畫明澈。背或有文字。或有元字。

琉球國用日本寬永通寶。錢每百直銀一錢二分。封使至。則市中交易皆用小錢。一貫不及三四寸。重不

逾兩許。每千值銀二分二釐。稱爲鳩字錢。使返。則復其舊。見徐葆光中山傳信錄

按日本寬永錢。自天啓來始有之。萬曆中。蕭崇業。夏子陽。使琉球錄。皆云其國用黑銅錢。極輕小。千不

值。凡五貫折銀一錢。則小錢自其國所素用。今值又稍加贏耳。徐云。如細鐵絲。圍貫口。封一紙。扣鈴記之。散即不可用。是與古錢環無異矣。蓋洪武永樂間。皆嘗賜以制錢。天順二年。其王請照例給賜。禮部疑之。故其後遂用日本錢。封使至。則易小錢者。當是諱用他國錢也。

安息國以銀爲錢。文爲王面。幕文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錢。以下四條見洪書西域傳

按史記。但言錢如其王面。不言幕文。大月氏國錢。貨與安息同。

罽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烏弋山離國錢。貨與罽賓國同。文爲人頭。幕爲騎馬。

按二錢相類。何以別孰爲而孰爲幕耶。疑皆以騎馬爲幕也。大秦國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見後漢書西域傳

巴中有倭錢。寶錢。見後漢書南蠻傳

高昌國賦稅。計田輸銀錢。以下二條見後周書西域傳 波斯國賦稅。准地輸銀錢。

小月氏國以金銀錢爲貨。見北史西域傳 泥婆羅國以銅爲錢。而文爲人。皆文爲馬牛。不穿孔。見唐書西域傳



驃國。古朱波也。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以下二條見唐書南蠻傳 投和國以銀作錢。小如榆莢。

天竺國舊名身毒。市易用銅錢。有文漫圓。徑如中國之制。但質其中心。不穿貫耳。見三朝國史 亦有金錢銀錢。

見四。佛蒜國金銀錢。無孔。而鑿彌勒佛。背為國王名。以下二條見神宗國史 卅桓國錢。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銀加一分。禁私鑄。

龜茲國行五銖錢。以下八條見洪志所引徐氏說 踈勒國行五銖錢。

敦素曰。二國獨行五銖。昔涼張軌用之。此二國地接涼境。張氏之遺制也。

吐蕃國錢。以銅為之。徑寸重五銖。肉好精巧。不減中國。字不可識。背如開元錢。有甲文。

按洪志。其文上。下。左。右。左。右。

屋馱國錢。徑七分。厚薄肉好。不異中夏。字不可識。

按洪志。其文上。下。右。左。左。右。

何國錢。以銀為之。徑寸餘。不開孔。而為人面。背為草木狀。康國錢。以銀為之。徑九分。不開孔。背面皆作人面。口面文側而背文王面文。繞以連珠之狀。拔汗國錢。以金為之。徑七分半。無文字。又一種有三旋文。並不開孔。

碎葉鐵國錢。資鐵作之。形如兩環相連。各圍寸九分。徐氏曰。聖歷中御史封思業使西域。還得諸國錢。何國以下各種是也。

康居國有金錢。見章節西蕃記 未祿國用銀錢。見杜還經行記 條支國錢。文為人。暮為騎馬。以下四條見樂史太平寰宇記 杜薄國出金。以

金為錢。軒渠國作金幣。率象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婦人用王后之面。王死則更鑄。三童國金幣與軒渠同。

大食國出金最多。凡諸貿易。並使金錢。見廣州記

洪志。國朝會要云。大中祥符九年。大食國以金錢銀錢各千文入貢。其金錢。余至南海嘗見之。面文為象形。形製甚小。

三佛齊國用金銀銅錫合鑄為錢。以下三條見諸蕃風俗 佛泥國用銅鑄銀雜鑄為錢。開婆國以銅銀錫鐵鑄雜

鑄為錢。其錢六十四枚為一兩。

洪志。此錢甚小。而薄無穿孔。而文作。背形微斂。

阿香國屈支國。視貨邏國。梵衍那國。迦畢試國。俱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泥波羅國用赤銅錢。見西域記除不錄

龍涎國。每香一斤。易金錢一百九十二箇。值中國銅錢四萬九千文。見續文獻通考

烏斯藏鑄銀為錢。其重二銖。見謝世西北城記

因解國。晉太康中獻玉錢千緡。其形如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文。見王子年拾遺記

按拾遺記。傳會不可信。且係玉錢。故附於後。

史傳所載西北諸國多用銀錢。而東南諸國則用銅錢。其形製文字與中國相類。余所見銀錢二十餘種。其大者徑一寸四分。小至六分。其重自八錢以下至五分。一面刻作人面。或為全身。眉目冠服劍飾如生。一面為宮室器皿禽獸花草之類。亦有兩面皆為人形。亦有不刻人面者。緣邊皆有番字環之。其

為西域之錢無疑矣。然今商舶自東洋回者。亦往往攜有銀錢。製亦彷彿相似。意彼中固以銀錢與銅錢兼行也。亦有形如蟻鼻錢者。如碁子者。上鏤花紋。其重自三錢以下至五分。其銅錢梵字不可識者。亦有數種。其文上。下。左。右。左。右。已見洪志。則其來久矣。今不能定為何國錢。

不知年代錢。

凡史傳所不載而見于諸家之譜。與譜所未收而今現有者。類次如左。若半兩五銖之稍異者。與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之類。已附見前。不復列焉。

古文錢一。

敦素曰。徑一寸五分。重七銖。中穿正圓。內外並無輪郭。如半兩之狀。一面有字。點畫甚纖利。其文作。張廷濟曰。堪字即上神農氏。范金錄下所云大錢神字也。

李譜。此錢銅色純赤。流俗號為鑊子錢。以錢文類鑊形。舊譜謂之一文錢。董譜考古文此字為巨泉。按此錢文在穿下。又一種亦圓孔。式與此同。徑一寸四分。重六銖二桑。穿右有文作。其下稍偏作。古文錢二。

李譜。徑一寸一分。重十銖。肉好周郭皆夷漫。其文右作。左作。洪志。徑一寸。重四銖五桑。背文夷漫。而肉坦平。微有輪郭。其文右作。左作。張廷濟曰。此周寶貨。今世尚存洪志誤。

按此二錢源流似一。今又有一種。徑與李譜同。重與洪志同。肉好皆無郭。其文右作。左作。與二家所見。蓋亦彷彿相似。又一種徑六分。重。右作。左作。古文錢三。

洪志。徑一寸一分。重三銖三桑。而背肉好皆平無郭。製作簡古。其文右為。左為。下為。二。凡三字。按以上數種。形質字畫俱極古。疑當在秦漢以前。

平當五銖。洪志。徑九分。重三銖。肉好夷坦。或云漢代口所鑄。按今五銖有穿。下一平字。疑即平字倒書者。上一字不可辨。舊譜不言倒書。未敢遽定。

大泉五銖。按此錢見于願譜。今尚有存者。徑一寸七分。重一兩。篆書穿四決文。背有初月一星。



大泉二十。按此錢泉字在右。自隋以前。錢文四字左環讀者惟此。與大泉當千耳。

兩銖。顧譜劉氏泉志所載。原始未聞。

續銖。洪志形製頗類五銖。而文無好郭。

五金。洪志徑八分。重三銖六糸。字文明澈。製作甚精。

兩齒。效素曰。此錢徑一寸三分。重四銖。微有外輪。背面無好郭。篆書。右曰兩。左曰齒。形質似半兩。制作古異。洪志今所見者形質夷坦。字文著明。背面肉好皆無輪郭。徑一寸二分。重四銖三糸。齒字作非。

張廷濟曰。兩齒錢詳論。氏古泉錄攷作齒誤。

雙五錢。左右皆五字。

雙十錢。左右皆十字。

四五錢。穿四旁縱橫皆五字。按三錢並見顧譜。則其來久矣。今尚有之。形製類五銖。

千字錢。李譜徑一寸六分。重十銖。穿右有千字。

四曲文錢。洪志形製類半面。肉好無輪郭。面有四曲。□文外向有二字。右類文字。左不可識。

永光。徐氏曰。文右曰永。左曰光。篆書。

太元貨泉。李譜徑七分半。重四銖。大元真書。貨泉小篆。

按永光漢及前宋年號。太元吳晉年號。然此二錢自是後代所鑄。

通行泉寶。洪志徑八分半。重二銖七糸。銅質簡古。字含八分體。背文穿上有月形。

太平興寶。按此錢徑八分。重四銖。背有丁字。或在穿上。或在穿下。張譜左環讀之曰太興平寶。以為北燕馮宏所鑄。考北燕雖嘗改元太興。史不言鑄錢。且當元嘉時。尚在孝建之前。若首以年號入錢。文史不應沒而不書也。李譜作太興。蓋譜以為五代錢。皆誤。今定為太平興寶。

太平聖寶。按此錢徑七分半。重二銖。前代紀元用太平字者凡九。然此與太平興寶及下通寶錢。要只取太平意耳。無庸以年號為疑也。

太千通寶。洪志徑八分。重三銖六糸。通寶字倒置。千字疑當作平。歲久漫滅耳。背有丁字。在穿右。

按破千為平。極為有見。丁字義未詳。然緣此益信太興為太平矣。

大朝金合。李譜徑一寸五分。重十五銖。洪志或云是外國錢。

天成元寶。洪志此錢大小二種。字畫遒勁。疑外國所鑄。

天定元寶。按此錢大小二種。與宋世錢略同。字文明澈。考宋淳祐中。大理段興智改元天定。然段氏立國三百餘年。至天定二年亡。不應其前皆未鑄錢。至將亡始鑄。姑闕疑以俟考。

以下諸錢。舊譜未載。蓋又在南宋以後。

天符元寶。祥元通寶。大治通寶。大世通寶。聖通元寶。安法元寶。明定宋寶。永安大寶。

永安大寶。永壽通寶。永盛通寶。景興通寶。景興巨寶。治平聖寶。裕民通寶。利用通寶。

按諸錢俱未詳所由。前代以永安紀元者凡五。吳晉北涼北魏西夏也。永壽則漢年也。然此三錢質類近代所作。其與背有工字。其為近代無疑。裕民利用似錢局之名。形質字畫與昭武洪化相類。皆有大小二種。裕民錢大者背鑄一分字。利用錢鑄二蓋字。皆重一錢五分。或曰此二錢皆吳逆未僭號時所鑄也。

貳分錢。按此錢徑一寸。文曰貳分。背文八出。字體粗濁。疑亦僭竊所為。

厭勝錢。

厭勝之品。古以祓除不祥之義。而後世則以吉祥之語為文。其意一也。今取其近古者錄之。俚俗不經者。槩從芟棄。

古厭勝錢。舊說。漢有厭勝錢。狀如干盾。長且方而不圓。

按今所見有狀如懸牌者。身長三寸三分。廣一寸七分。厚一分。無銘。其中屈曲鑿空。兩面皆有乳。密布如錐末約千枚。紐高二寸。上繫組處為盤螭。中方廣寸許。刻一獸如鹿。並鏤空。重三兩二錢五分。此與所稱狀如干盾者雖不侔。然形質極古。疑為漢物。張廷濟曰。此詳宣和博古圖。

辟邪錢。舊說。面文上下若今楷福德字。中一字似符籙。不識。一獸如鹿。

按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有桃拔。孟康曰。似鹿。長尾一角者。為天鹿。兩角者為辟邪。急就篇。射魅辟邪。除羣凶。師古曰。射魅。辟邪。皆神獸名。魅。小兒鬼。射魅。言能射去魅鬼。辟邪。言能辟禦妖邪也。是錢獸文。辟邪也。雙孔。擗宜組。圓宜組。用繫小兒項。臂。祓災厭魅。又西京雜記云。宣帝被收。猶帶史良婦合采宛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大如八銖錢。蓋亦辟邪之意也。

辟兵錢。舊說。徑八分。重三銖。背面皆周郭。兩重。方穿之中。復有小穿。斜正安之。若八角。其文。一面曰去

殃除凶。一面曰辟兵。莫當。皆篆書。其間有八柱。郭外有小柄圓孔。張廷濟曰。曾手拓是錢。文曰除凶。去殃辟兵。莫當。篆書。其文周環。按此錢去字在左。倒書。凶字在上。向右。除字在右。殃字在下。辟字在下。兵字在右。莫字在上。當字在左。倒書。以字形推之。疑當讀作去凶除殃。讀則凶亦與當叶也。

以上二錢。其名最古。然未知其制果如此否。姑以前人所論釋之。

細心錢。舊譜。此錢方面。長上下玲瓏通缺。若編髮中破狀。無文。其上有鼻穿孔。凡四種。其一。長一寸一分。闊七分。重一兩三錢。其一。長一寸二分。闊九分。重一兩二錢。其一。長一寸三分。闊七分。重一兩二錢。其一。長一寸三分。闊三分。重二錢五分。

按此錢大小形製不一。今所見有長一寸八分。闊四分半。厚四分。重一兩四錢。有長一寸五分。闊三分。厚二分半。重七錢三分。有長一寸三分。闊三分半。厚二分。重五錢五分。有長一寸一分。闊四分。厚二



分半。有長一寸一分。闊四分半。厚二分。重俱五錢八分。以上俱有紐。高二三分許。圓孔。有長一寸闊七分。厚四分。重一兩。有長一寸。闊五分半。厚二分。重五錢一分。有長七分。闊二分半。厚一分半。重一錢六分。俱有孔無紐。有長四分。闊七分。中爲圓孔。其挺四面縱橫。又有長止二分。闊止一分半者。張氏謂曰。此錢甚多。其式異。

蟻鼻錢。舊譜。此錢上狹下廣。背平面凸起。長七分。下闊三分。上銳處可闊一分。重五錢。面有文如刻鏤。不類字。按此錢今亦有數種。大小約略相同。而有厚薄之別。其重自一錢二分至六分不等。文亦各殊。其末頗類平字。銳處俱有小孔。

以上二錢自昔不言其何用。疑有所鎮壓而爲之。蓋厭勝之流也。形質亦最古。張氏謂曰。安邑宋之山。深淳云。此錢河南出土最多。

鼎中錢。晉書載記後漢建德校尉王和掘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當萬。按洪志。此錢內分六出。字周環外向。

青溪宅錢。南齊書祥瑞志。世祖小時于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入形帶劍。按南北朝及南唐之錢。多有刻斗劍之形于背者。大率皆爲厭勝而作。據此則晉宋前已有之。疑始於新莽也。

太平百歲錢。南齊書世祖治益城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

男錢。徐氏曰。徑一寸。重四銖。文曰布泉。懸針書。俗云婦人佩之則生男。敦素曰。徑一寸一分。形製精巧。字體與貨泉略同。後周亦有布泉。字皆玉筋。與此殊不侔。李譜。徑九分。重五銖。背而肉好皆有周郭。董譜。此錢自梁以來有之。

按此錢。今所見者。徑八分。重不及四銖。亦謂之宜男錢。段成式詩。私帶男錢。腰繫低。蓋不獨佩之帶間。兼以耀首矣。張氏謂曰。此錢是齊錢。然漢食貨志于齊制未及此何也。

瑞錢。三國典略。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廣宗羣獻瑞錢。文曰歸元聖帝。

撒帳錢。舊譜。唐中宗景龍中。睿宗女荆山公主出降。鑄撒帳錢。徑一寸。重六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曰長命守富貴。勅近臣及脩文館學士拾錢。其銀錢則散貯緡中。金錢每十文。即繫一綵條。學士皆作却扇詩。其最近御座者所獲居多。董譜。唐撒帳錢。有長命富貴。金玉滿堂。忠孝傳家。五男二女。天下太平。封侯拜相之類。

按此等錢。世多有之。然公主撒帳錢。必以金銀爲之。今惟天下太平。有金錢。質大而重。亦恐非撒帳之用。餘未見有金銀者。

黃河錢。舊唐書元和元年。靈武李樂奏黃河岸場處得古錢三千三百。其錢形小。方孔。有三足。

應元保運錢。沈括筆談。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唐開元中。建元豐二年。道上發地得一瓶。封儲甚固。破之。得一銅錢。文曰應元寶運。後二年。忽有詔。進神號爲應元保運。其君本觀。乃以其錢表獻之。

按以上八種錢。見正史及諸傳記。略以時代次之。

五銖五斤。顧譜。徑四寸。重八兩。面文曰中王之錢。背文曰五銖七千。敦素曰。七當爲五。古萬字。此錢錢中最大。蓋謂一當五銖之千萬。固嘗讀其面文爲錢中之王。背文爲五銖千萬。於理爲勝。封譜。面爲隸書。背爲篆書。

按此錢。洪志所圖。錢字在上。之字在下。王字在右。中字在左。背爲重輪。卍字在上。千字在下。五銖如常。顧于面文四字。先左後右。次下。上讀之。固不如敦素右旋讀之爲長。然萬千二字。亦不應自下而上也。

日月錢。左爲日象。右爲初月象。

星月錢。左右皆爲初日月。各一星。

軒轅錢。徑一寸。重五銖。面文爲北斗軒轅之象。背文爲矛盾龍鳳之形。

柄文錢。穿上下各三星。

八星錢。穿四旁各二星。

井文錢。穿四旁界畫如井田。

羅紋錢。平地細紋如絲縷。

翅紋錢。穿旁有紋如雙翼。按以上九種錢。並見顧譜。蓋在六朝以前。

明月錢。徐氏曰。文曰明月。洪志。徑九分。重四銖。二象。形質簡古。外無論郭。

七夕錢。徑一寸四分。重十三銖。文爲牽牛織女相對。穿上爲花。下爲草製。甚古質。

四神錢。兩面皆作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狀。亦有一面者。大者徑寸八分。重三兩。

按此錢。小者有徑一寸。重三錢三分。

鯨文錢。張譜。面有雙魚宛轉之象。按洞冥記。所稱輕影錢。亦謂之鯨文。其說甚怪。今不取。

永安五男錢。徑二寸三分。厚一分。重十八銖。上下輪郭之間。皆作粟文四出。篆書曰永安五男。背作四神之狀。又有日月相對者。按此錢。今徑一寸六分。重八錢五分。

君宜侯王錢。徑一寸。重五銖。有肉郭而無好郭。篆書六字。曰君宜侯王五銖。

按此錢。君宜二字。橫勒穿上。向右。侯王二字。橫勒穿下。向左。

千金錢。徑八分。重三銖。一面曰長毋相忘。一面曰月八千金。篆書。穿四角有八柱。

福慶錢。徑一寸二分。重十銖。亦有徑一寸四分。重十八銖者。文曰五男二女。三公九卿。好郭。連珠文。外郭分爲八分。若箕形。



豐樂錢。徑八分。重二銖五釐。文曰天清豐樂。

長年錢。徑七分。文曰長年太寶。按以上十種錢並見洪志。所引舊譜在唐以前。

萬歲錢。李譜。徑一寸二分。重十三銖。面文繆篆曰皇帝萬歲。背文繆篆曰忠孝傳家。

按此錢有徑一寸一分。背文曰千秋萬歲。

千秋錢。李譜。徑一寸九分。重一兩。面文曰千秋萬歲。背文為龍鳳之象。董譜。又一種。徑三分。蓋遼國錢。

按此錢有徑一寸三分。輪闊中分八稜。一面曰千口秋萬歲長命富貴。一面曰福德長壽國泰人安。

忠孝傳家錢。按此錢徑一寸一分。

五男二女錢。李譜。徑七分。厚一分半。重十銖。背而有字。皆五男二女。

天下太平錢。李譜。此錢二種。大者徑一寸。重六銖。背為人持挺。旁有龍之狀。平地作水紋。小者徑八分。重五銖。背為五男二女之象。平地作毬路紋。洪志。此錢又有二種。一徑八分。重三銖六釐。背為四人持兵之象。平地作水紋。一徑八分。重二銖四釐。背為九子母之形。平地作毬路紋。按今所見又有數種。一為金錢。徑一寸八分。厚一分。重一兩四錢。鑄石為質。肉好輪郭平坦。皆以黃金。字亦與地平。金匡丹填。背繪五采花枝。一徑一寸九分。重一兩五錢。一徑一寸七分。重一兩三錢。四角起花。背刻十二生肖。一徑一寸四分。重□□□。內郭方面為圓孔。亦與此同。大穿四角決文。以上二錢其類甚多。不可悉記。

長命富貴錢。按此錢有徑二寸一分。穿四角決文。有徑一寸二分。背刻十二生肖。亦有作長壽富貴者。

四事錢。洪志。徑九分。重三銖六釐。而文二人相向。左坐右立。上有飛禽。下有走犬。背文夷漫。

龍鳳錢。李譜。徑一寸。重七銖。面有肉郭。背為龍鳳形。背夷漫。為雙鶴鸞盤舞之狀。洪志。一種如李所說。但面有雲彩。背起水波紋。一種徑九分。重三銖六釐。面文龍鳳。背為四人執兵之狀。隱起毬路紋。一種徑九分。重三銖九釐。背夷平。

雙鳳錢。洪志。徑一寸二分。重六銖。輪郭重厚。為雙鳳翔舞之狀。

兔犬錢。洪志。上兔下犬。形甚瑰麗。按以上十種錢並見宋人譜。

福壽延長錢。此錢徑一寸八分。外郭有圓孔。背為星月。

龜鶴齊壽錢。徑一寸九分。字壯勁。類大觀錢。

為善最樂錢。徑二寸一分。四字。右旋相對。背四字。左旋曰萬載。其兩字不可識。

宜爾子孫錢。徑一寸六分。而有水波紋。背為花枝。

驅邪辟惡錢。徑一寸六分。背為斗劍龜蛇。

風雲際會錢。徑一寸一分。圓孔起花。面文龍虎上。有四小字。曰風雲際會。背刻十二生肖。

星官錢。此錢大小形製不一。有徑一寸七分。面文兩神持劍相向。上為北斗。有二小字曰福神。下為元

武形。背為四人持旗節等物。下有二人對弈。有徑一寸八分。面文兩神相向。背之上為福字。下為一鹿。

有徑一寸五分。面為星官月兔。背為雙劍龜蛇。有徑二寸一分。面為星官龜鶴。背刻十二生肖。有徑一寸五分。有徑一寸。文俱同。有徑一寸四分。面文同。背為符篆。

五岳錢。此錢徑七分。無好。中央四方五字。類符篆。俗以為五岳真形者也。

八卦錢。此錢有徑一寸六分。中列卦名。外畫八卦。背刻十二生肖。有徑九分。面文如上。背有小字數行。漫滅。左右二字似符篆。有徑一寸一分。陽卦四。陰卦四。各為一錢。篆書。工。

九子母錢。此錢徑一寸八分。面為九子母形。背刻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錢。此錢大小不一。其類尤多。有徑二寸二分。為圓輪三重。中列十二辰。次為雲雷紋。外肖十二物。有徑二寸一分。亦圓輪三重。分為十二方。內刻雲彩。次列支辰。外為十二物。背刻小錢七枚。中一枚無文。六枚環列。內其文為長命富貴。壽如松柏之類。二錢皆圓孔。有徑二寸一分。方穿之外。起圓郭。二重。外郭亦重輪。其十二支右旋。背為花草。有徑一寸九分。輪闊厚。面背各為六物。無文。又有十二物各為一錢。大小如常錢。

梵字錢。此錢徑二寸三分。其形六出如菱花。好圓。徑六分。其文□□□□。內向。乃佛氏六字大明真。背文同。

方錢。此錢形如屏風。正方。廣一寸六分。上兩角稍殺。下為雲座。廣二二分。其高一寸七分。上下皆有圓孔。上大小不一。面有字。似符篆。一面為雲。日。姮娥。桂樹及龜鶴之狀。

長錢。此錢長二寸四分。廣六分。首圓末方。上有圓孔。徑三分。一面四字。蒙古書。一面十六字。作兩行。楷書。漫漶不可辨。

乘馬錢。此錢鏤空。為一人乘馬揚鞭之狀。蓋取春風得意語也。或謂做古策馬幣而作。不知古所謂乘馬。是以車駕馬。未有騎坐者。而古幣亦未嘗為乘馬之形也。

龍虎錢。此錢徑一寸八分。內郭圓輪二重。外郭圓輪三重。文為龍虎。相對鏤空。

象錢。大小如常錢。為象形。

馬錢。大小如常錢。凡數種。皆為馬形。文曰千里。曰汗血。曰驕驄。曰鹿耳。曰追風。曰德勝。曰濕注。曰命命。其文或在上下。或在左右。或在背。按此等錢不可知其原始。意者小兒佩之。取墮地千里之義耳。然非一時所作。其文曰班如者。蓋效製而失之。易乘馬班如。既為屯邈之象。又有泣血之文。此豈復吉祥語乎。其錢差小。而圓孔亦與上數錢異。今不取。命命未詳。

三雀錢。面為三雀。背為花枝。

雙魚錢。面為雙魚。背為水草。以上二十種。舊譜所未有。皆近代作。

金銀。周秦用黃金。而白金止為器飾。不為幣。兩漢時。民間尚多有黃金。近代則白金盛行。而黃金絕少。夫金



有三品。當互相流通。今惟有銀與銅錢二者而已。錢少則物必貴。而銀壅滯不行。則錢亦貴。此在理財者所宜留意也。今略考前世金銀之幣如左。

周制黃金方而重一斤。

按金元以前。金銀皆鑄成一定斤兩。史傳凡言百金乃百斤也。蓋其數多者用金銀。而零用則以銀。無若今之剪鑿而用者。

秦黃金鑄為名。

按金重一鎰。始于戰國。孟子王儷兼金一百。註以為百鎰是也。

漢初一黃金一斤。

顧寧人曰。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樂大。至齋金萬斤。衛青出塞。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萬餘斤。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筭。至有百筭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于史。

胡朏明曰。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錫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為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此固其一端矣。然摹畫宮闈。塗飾器服。有銷金泥。金貼金。金刷金。及為絲為線之類。名號非一。皆耗金之由也。草木子云。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故齊武帝禁不得以金銀為箔。宋世亦屢申銷金之禁。良有以也。

武帝元符四年。始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橋之。其文龜。直三百。元鼎二年。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

按舊譜。白選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又作雲霞之象。此是銀幣。恐未必有好。文獻通考云。一重八兩。則二重六兩。三重四兩。

新莽時。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

朱提音殊時。

胡朏明曰。黃金一斤。直萬錢。每兩直錢六百二十五。以五銖計之。為銅八斤。二兩有奇。銀一流。直千。每兩直百二十五。為銅一斤。十兩有奇。金一兩。抵銀五兩。則金視今頗賤。而銅一斤。十兩換銀一兩。則銅視今亦甚貴矣。自晉宋以降。金漸少。而價日昂。元至大中。金價十倍于銀。明初。直又減。洪武中。每金一兩。當銀四兩。或五兩。永樂中。當銀七八兩。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近制銅錢。每千約重八斤。有奇。直銀一兩。金一錢。則金之直銀。一倍于漢。銀之直銅。四倍于漢。金銀益貴。而銅乃極賤矣。

按漢書惠帝紀。顏師古注云。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則莽時金價與漢初等。漢用五銖。則萬錢

常重一百三十斤。三兩八銖。若莽時萬錢。價重二十六斤。六兩有奇。是金一兩。止易銅一斤。十兩。而武帝時。白金八兩。直三千。是銀一兩。乃易銅四斤。十四兩。不應懸絕若此。知古人原未嘗以金銀之價與銅錢之重相較。而平其直也。且武帝白金。其直以三千五百三百為差。而莽時小錢。直一重一銖。大泉五十。直重十二銖。則錢之輕重。不足以定金價之低昂。明矣。要之古者。金一斤。直萬錢。而今一兩。直萬錢。銀八兩。直千。而今一兩。直千。則貴賤之相懸。已較然耳。

梁陳之際。嶺南諸州。惟以金銀交易。俱不用錢。

按元稹奏狀。言自嶺以南。以金銀為貨幣。則交廣之用。金銀至唐猶然。

唐憲宗元和三年。詔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銅可資于口。鼓鑄銀。無益于生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他州。官更論罪。四年。詔復採五嶺銀坑。

宋仁宗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銀。福建二廣。易以銀。

按唐時。以銀為貨。而不以為賦。通典。貢銀之州三十有二。蓋亦用為器飾及備賜予之用而已。以銀輸賦。自此始。

金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為價亦隨低昂。章宗承安二年。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已而民間有私鑄寶貨者。難以銅錫。寢不能行。遂罷之。宣宗興定中。銀價日貴。鈔日賤。至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不復用鈔矣。

按此上下用銀之始。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錠重五十兩。文曰揚州元寶。後朝廷亦自鑄。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重四十八兩。二十三年。征遼東。以所得銀鑄遼陽元寶。見續文獻通考。

明太祖洪武八年初。造寶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交易。九年。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紗輸京師。英宗正統元年。命直隸蘇松等府。浙江江西湖廣三布政司。租稅折收金帛。二年。命二廣福建。常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自是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為常貨矣。見日知錄。

按明會典。言太祖時。黃金一兩。折米二十石。白金一兩。折米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為便。正統時。每米一石。亦折銀二錢五分。蓋當日折輸稅糧。本以甦民之困。故特輕其直。非金銀之貴也。然米價之賤。亦可見矣。

顧寧人曰。唐元和中。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于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于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又曰。宋元



祐中蘇轍爲戶部侍郎言善爲國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編今之布政司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繼矣天啓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由來矣

國家制錢以通百貨而民貴重之者以銅之爲質堅久而其直足與物相當也鈔則以楮爲錢上之人以爲費省而利博而不知民之用也有磨滅破損之弊有倒換出入之艱以舊易新折閱既多而一旦不用其爲棄物其不可行也決矣今特識其興廢之由云

鈔法之興蓋始于唐之飛錢憲宗元和初商賈至京師皆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之已而言者以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頓輕請許商人于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千緡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

宋太祖時許民入錢京師于諸州便換卽唐飛錢之法也而商旅先經三司授牒乃輸于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者諸務陳牒卽日登致左藏庫給以券仍勸諸州凡商人應發至當日給付不得住滯違者科罰

真宗時張詠爲蜀人患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謂之交子富農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貸稍長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仁宗時寇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官爲置務禁私造詔從之置交子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口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神宗熙寧元年立偽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二年以河東運鐵錢勞費公私苦之置路州交子務漕司以其法行則

鑄鑄不受有害入中糶草奏罷之四年復行於陝西文彦博言其不便尋罷徽宗崇寧四年始令錢引通行于京東西淮南諸路惟福建江浙湖廣不行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爲錢引先是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熙寧中交子給多而錢不足價遂大賤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飲一緡當錢十數以上見文獻通考

高宗紹興元年因婺州屯駐有司請權辦合用錢而舟楫不通錢重難致乃詔戶部造見錢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赴權貨務請錢有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于是州縣以關子充權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納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六年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浸失本意改爲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于是罷交子務令權貨務務格見錢印造關子二十九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准西湖廣關子各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三十年始造會子初止行于兩浙後又詔通行于兩淮湖北京

西除亭戶鹽本並用見錢外其不通水路處上供等錢許盡用會子解發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宅牛畜車船等如之或全用會子者聽孝宗隆興元年更造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會子是年湖廣餉臣王珪言襄陽鄧復等處大軍支請以錢銀品搭今措置于大軍庫堆垛見錢印造五百並一貫直使會子發赴軍前常見錢流轉于京西湖湖北路行便從之然所給止行本路而京南水陸要衝商賈輻湊頗不便于流通乾道二年從戶部侍郎林安宅言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于兩淮州縣行使其目前舊貫聽對換于是行在會子而外有川引淮交湖會之分時銅錢禁用于淮而易以鐵錢會子既用于淮而易以交子商賈不行淮民重困右司諫陳良祐言其不便乃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使淳熙五年臣僚言蜀中錢引已增至四千五百餘萬增而不已必至于不可行乞立定額無得增添從之寧宗開禧中用兵印造甚廣散而不收會子壅滯民不勝其苦至嘉定中會價日損川引每緡止直鐵錢五百有奇關外用銅錢引直百七十錢而已理宗景定五年賈似道當國以物貴原于楮輕楮輕原于楮多改造見錢銀關子每百七十七足以準會子三千銀關行物價益昂楮益賤矣

馬貴與曰錢以銅鐵鉛錫而成搬運重難是以歷代多卽坑冶附近之所置鑄錢以供用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荆湖所造朝廷本意欲暫用卽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錢所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亦是立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按唐之飛錢猶今之會票蓋執券引以取錢非卽以券引爲錢也自宋交子會子法行始直以楮爲錢矣然其始猶先計引數封樁本錢以待給領或給茶鹽口香礬鈔引如交子價減卽官用錢自買及以鈔引度牒等物換收謂之稱提其後引法濫壞以供糶本以給軍需增引日多稱提無策引價日賤小民至操楮四走無所易幸而得售不啻如有意外之獲諸州守臣多以稱提失職責降而官會之折閱亦多蓋其弊必至于此也

金廢主亮貞元二年戶部尚書葉松年請用鈔引法乃於中都置庫印造逐路交鈔擬見錢行使自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爲限納故易新有司言交鈔利于致遠公私俱便因有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令民得常用若歲久文字磨滅許于所在官庫納換每貫鈔工墨錢若干文交鈔字皆方換自此始而收斂無術出多入少民寢輕之章宗泰和六年令戶部印小鈔五等付各路同見錢用七年勸民間交易典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得用錢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例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與一緡十貫內與兩緡院務商稅諸名錢三分納大鈔一分惟遼東從便八年又令諸名錢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收鈔不拘貫例小鈔不限路分許得通用宣宗貞祐二年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又作二百貫至千貫例名曰貞祐寶券自泰和以來每更鈔法初雖重不數年卽輕而不行至是行纒數月又復廢滯其輕益甚三年河東宣撫使傅鼎言民間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直一錢會不及工墨之費宜權禁見錢令計司以軍需爲名益民力



徵斂。自是錢貨不用。富家窮困。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議者咎其失策。四年。平章高琪言。寶券寢輕。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為子母。而兼行之。漢王守純言。朝廷以小鈔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幣幣易壞。不若錢可久。于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惟恐破裂。而至于廢也。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出入循環。則彼知為必用之物。而自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又同于舊券也。既而陝西行省令史惠吉請更造。以貞祐通寶為名。自百至三十等之為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竟從其議。以貞祐通寶一貫當寶券十貫。與定五年。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做。造通寶救之。今其做又如寶券。初通寶四貫為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宜更造與定寶泉。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為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元光元年。行與定寶泉。二年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貫。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行之。未幾。民但以銀論價。寶泉幾于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為率。一分用錢。二分用寶泉。珍貨重寶。京師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即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令下。市肆盡閉。商旅不行。乃除其禁。哀宗天興二年。造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凡四等。同見銀流傳。

按錢引名鈔自金始。不限年為界。差善于宋。然百計流通而不能革弊者。史言官利于官用大鈔。而大鈔口出多。民益見輕。在民利于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二語足盡行鈔之弊。是以展轉更法。民益眩惑不信。欲重之而愈輕矣。

文獻通考引范成大攬轡錄。言金人不願留錢。河南乃于汴京造交鈔。而銅錢悉運而北。過河。即用錢不用鈔。以史考之。其鈔文首稱中都交鈔庫印造。而所行之地。自上山。山東。河北。河東。陝西等路俱用之。不測蓋未得其實。

元太宗時。有于元者。奏行交鈔。耶律楚材曰。金行交鈔。有司以出為利。以收為諱。謂之老鈔。至萬貫惟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為鑿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世祖中統元年。造中統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寸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又造中統元寶鈔。其等凡九。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至元十二年。添造益銀三等。曰二文。三文。五文。銀貨未及行。而益鈔以不便于民。尋罷。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更造至元寶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武宗至大二年。以鈔法大壞。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益。凡十有六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罷之。而專行中統至元鈔。順帝至正十年。丞相脫脫更定鈔法。立至正交鈔。以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鈔二貫。料既虛惡。易敗。難以倒換。公私所積皆不行。物價騰踊。至逾十倍。國用由是

大乏。以上見續文獻通考。

明太祖洪武八年。令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楨為料。其制高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為龍文花欄。橫起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中國錢貫。其下曰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其等有六。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又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並准錢文行使。每鈔一貫准銀一兩。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就以其物給賞。凡稅課。收銀十之三。鈔十之七。百文以下則用銅錢。十三年。令在京在外各置行用庫。凡軍民換鈔者。軍分衛所。民分坊廂。輪日收之。鈔必貫陌昏爛。方許倒換。並收工墨價。已而民以倒易昏鈔為苦。兩浙重錢輕鈔。至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閩廣江西亦然。物價翔貴。二十七年。令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有司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成祖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復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姦惡論。以所交易貨告者。五年。令各處稅糧課程賦。俱准折收鈔。宣宗宣德四年。令增市肆門攤稅。課加五倍。候鈔法通止。官民所有菜園果園。場房及舟車裝載物貨者。俱令輸鈔。鈔關之設。自此始。英宗正統十三年。復禁用銅錢。而市廛以錢貿易如故。每鈔一口。貫折銅錢二文。御史蔡應濟請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掠治十倍罰之。自永樂宣德以來。欲重鈔法。條禁煩苛。獄訟紛起。民益厭苦。而鈔亦益賤。至成化時。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于是鈔法不行。錢少而貴。益專用銀矣。天啓初。禮科惠世揚疏請行鈔。及崇禎末。有將臣者。復申其說。擢為戶部司務。終不可行而止。見會典及日知錄。

顧寧人曰。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乃以鈔之不利。而并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質。而行軟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于人情。而卒至于滯閉。後世與利之臣。慎無言此可矣。







也  
凡積數之法橫一分縱十分謂之寸若廣輪各一寸則百  
分矣橫一寸縱十寸謂之尺若廣輪各一尺則百寸矣凡  
度地之尺皆就廣輪各十寸言結一丈而方之者也一尺  
寬十尺長謂之丈半丈謂之步半步謂之跬然而司馬法  
言步六尺跬三尺者有說焉實曰何曰請有問

十寸右第二章

三尺為跬者九尺也橫一縱九結而方之則廣輪各三尺  
實曰今之跬二尺半何也曰今以五尺為步橫一而縱二  
百四十為畝析之則六千尺也周以六尺為步橫一而縱  
百為畝析之則三千六百尺也少今田二千四百尺夫周  
畝橫一縱百引而長之橫一跬縱一百步以今步考之寬  
三尺長二百四十步此秦制所由昉也實曰何曰請有問

三尺右第三章

六尺為步者三丈六尺也橫一尺縱三丈六尺結而方之  
則廣輪各六尺  
實曰秦孝公何以改一畝為二百四十步也曰周步六尺  
每畝橫跬而縱二百步秦步五尺每畝橫跬而縱二百四  
十步此則異而同者然周跬三尺秦跬二尺半秦田又較  
周田少六百尺矣奚以明其然耶戰國兵戈相尋損下以  
益上恆懼君子之議其後也因假古人為口實遂有殷九  
寸周八寸之說秦之變亂舊章為富國計耳使其長橫科  
一如今田翻較周制有加是為欲富乎

實曰尺丈具矣安用步曰步之長短無定參以尺寸而後  
詳步地便於農夫故聖王修而兼用之蓋農夫治田以廣  
輪各尺為一畝廣輪各步得六畝廣輪百步得六百畝  
實曰畝奈何曰田中溝以通水周禮註云壘中曰畝  
上曰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周語或在畝畝註云下曰畝  
高曰畝然則畝蓋兩離之中深處禾稼所植水之所注也  
且夫畝之制不一有一畝六畝者有一畝三畝者

古文尚書謂之畝距六尺為一畝蓋每畝之橫六尺故  
曰六畝畝之長終畝其縱六百畝也此黃帝以來之定制  
千古不易者

后稷作畝田廣尺深尺曰畝畝長竟畝一畝三剛一夫三  
百剛播種於畝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離草因墾其土附苗  
根故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  
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離盡剛平則根深故薿薿盛也  
按后稷畝田即漢之代田也漢志云趙過為搜粟都尉作  
代田一畝三剛歲代其處每耨必附根根深能備水旱一  
畝之收常過畹田一畝以上用力少而得穀多后稷遺法  
也夫每畝之橫六畝而后稷三之者併二畝為一畝歲歲  
更代以休息之

畹田者平田也田不為畹漫漫然故曰畹然非真不為畹  
也代田以二尺為一畹其溝深畹田則一尺一畹其溝淺  
以淺較深若無溝者實曰一畹之廣輪何曰請有問

六尺右第四章

步百為畝者橫一縱百引而長之則橫一尺縱三千六百  
尺結而方之則廣輪各六丈夫苟欲得其說自積步始  
積步之法廣輪各步累而上之橫六尺而縱六丈是為十  
步若廣輪各十步則百步矣累一畝而上之橫六丈而縱  
六百尺是為十畝若廣輪各十畝則百畝矣此結方之法  
也明此始可言畫界之法

畫界之法必以畝計就畝田論則一畝之廣輪三十畝  
之則九百畝也百畝廣輪三百畝析之則九萬畝也若就  
畹田論則一畹廣輪六十畝析之則三千六百也百畹廣  
輪六百畝析之則三十六萬也然畹田所以神其權畹田  
所以核其實考田制者以六畝之田為準  
凡畫界百畝之廣輪六百畝三分其地為九區每區廣輪  
二百畝也九區以井字為之界縱橫各二畫也每畫廣一  
尺深二尺以洩溝中之水而注之畹是曰遂又中分百畝

為四區每區廣輪三百畝也四區以十字為之界縱橫各  
一畫也每畫高一尺廣二尺以為入田之小道是謂遂上  
之徑奚以知其然耶夫二耨為耨一耨所耕其中深處曰  
畹其兩旁高處曰代即今所謂離脊也代高一尺蓋合兩  
畹之脊而平治之故知其高一而廣二也又按說文云田  
從口象四圍十阡陌之制也畹從田十久十四方也久聲  
也明此可與言一井之制矣

凡畫井三分其地為九區每區各百畝也其間以井字為  
之界縱橫各二畫也每畫廣四尺深四尺以通水脈所謂  
溝也溝非有加於遂之外也百畝之四圍各有二尺之遂  
繞之就每區分言之則各具一遂合四鄰公言之則共成  
一溝蓋溝者兩遂之合但深淺不同耳○又中分一井為  
四區以十字為之界縱橫各一畫也每畫各四尺以通入  
田之車道是謂溝上之畛畛非徑外有加也考工記云畹  
廣一尺田首倍之則二尺也徑也兩徑合斯為畛實曰畹  
間井之里數曰

一里者千八百尺也公羊傳註云古六尺為步三百步為  
里今之路程以三百六十步為里蓋古步六尺而今則五  
尺三百六十步猶是百八十八丈爾是故孟子曰方里而井  
按孟子所言方皆就廣輪言如方百里方七十五十皆謂  
縱橫各如是也司馬法考工記所云方皆就內圍積算如  
成方十同方百是也周禮於封建言方如男百里公五百  
等皆就外圍合四面言諸書之不同如此實曰敢問授田  
法曰  
授田之法廣輪二百畝其內圍則四萬也可養一口百畝  
三十六萬可養九口一井三百二十四萬可養八十一口  
除三十六萬為公賦餘二百八十八萬可養八十一口之  
九夏之貢法則以其地全授之民八口受畹三十六萬而  
以四萬貢之公般之助法則以百畝為公田餘為私田九  
口受畹三十六萬故孟子曰井九百畹其中為公田八家



皆私百畝八家者九口也又云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夫八口受賦三十二萬通公田計之則百畝也總之貢助兩法其任土定賦似異實同特一則較數畝之中一則計畝均分爾賓曰敢問計口法曰

計口之法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成名者于生三月父名之三十娶二十嫁者非謂至是始嫁娶也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孔子大聖也十九歲而娶二十而生子古者先冠後昏大約自成童成丁後皆得行之彼禮所云二十冠三十有室若曰極遲亦不過是則二十受田之說固亦有十五六即受者矣周禮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註人生齒而體備故以齒名其年又以年相次也韓詩外傳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齒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齒婦之爲言毀也配洗也毀洗故齒更生新齒繇此觀之井田任地有計口計夫之別凡人自十歲以下所食無幾可以父兄之田養之十歲以上雖未能躬自耕作而食量漸加父兄力不足於是計口而增地半成人焉所謂一口所謂十歲上所長十一上所強也若乃昏冠成人則謂之夫謂其能自耕作內以養父母外以備用公旬其受田較計口加倍然又云餘夫者卽周官之羨卒也如七口之家其父若兄年皆精壯則子若弟雖受成人之產尙未析居不行役故曰羨或曰析居家尙未滿三口亦免役尙書大傳所云不三口者不朋實曰貢助兩法授田奚若曰請有問

步百右第五章

一夫百畝指八口之家言非曰不論齒數之多寡也於一井總計之以此之羨補彼不足百畝所出可養八口始如諸侯之統稱百里爾是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般人

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又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次食五人夫苟欲得其說自餘夫始

夫以餘名前詳言已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按圭田在國中界內此項什一使自賦說申明貢法至鄉田二節始言助法朱註誤合爲一○貢法一口授田四萬五千畝除五千爲公賦實食四萬二口受九萬畝除一萬爲公賦實食八萬三口受十三萬五千畝除萬五千爲公賦實食十二萬四口受十八萬除二萬爲公賦實食十六萬○助法一口受四萬畝通公田計之仍四萬五千二口受八萬畝通公田計之仍九萬三口受十二萬畝通公田計之仍十三萬五千四口受六萬畝通公田計之仍十八萬

不滿三口不朋則二口固餘夫矣至三口者如夫一妻一子已成丁家長行役未則免四口者如父一母一已年邁一子一婦亦免役禮所謂一子不從征也若兄弟同居俱各有室則一人行役蓋制產之有家四口猶封建之有四命男不滿五十里者通謂之附庸則不滿五口通謂之餘夫賓曰敢問何爲以賦計也曰

制產以賦計者大致言之以賦計者核實言之四萬畝十一畝一分有奇也加五千則十二畝五分八萬畝二十二畝二分有奇也加萬畝則二十五畝也十二萬畝三十三畝三分有奇也加萬五千則三十七畝五分十六萬畝四十四畝四分有奇也加二萬則五十畝家四口者實食四十餘畝加公田則五十畝亦猶四十里之國加無賦地可得通稱五十里也賓曰食五人奈何曰

食五人者五口之家也○貢法受畝二十二萬五千厥田六十二畝五分也除公賦二萬五千畝○助法受畝二十萬則五十五畝加公田如貢之數  
食六人者六口之家也○貢法受畝二十七萬厥田七十

成周徹法演卷一

五二

五畝除公賦三萬畝○助法受畝二十四萬則六十六畝有奇加公田如貢之數

食七人者七口之家也○貢法受畝三十一萬五千厥田八十七畝五分除公賦三萬五千畝○助法受畝二十八萬則七十七畝有奇加公田如貢之數

食八人者八口之家也○貢法受畝三十六萬厥田百畝除公賦四萬畝○助法受畝三十二萬則八十八畝有奇加公田如貢之數

食九人者九口之家也○貢法受畝四十四萬五千厥田百十二畝有奇除公賦四萬五千畝○助法受畝三十六萬百畝也加公田如貢之數

賓曰口無加於九人者乎曰周官不易之田家百畝指八口者言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則十六口也再易之田家三百畝則二十四口易之云者猶周易之言變易交易互易如甲家齒減乙家齒增以羨補不足

賓曰何以食九人孟子謂之上農曰固也一家而受私田百畝盡乎一區之地再加公田十二畝有奇且溢乎一區之外孟子爲班祿言故以九爲斷又按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註謂百畝可食九人使止可食八何得強言食九此蓋先王忠信重祿特從上農至府史胥徒或從上或從次遞降遞殺故曰以是爲差

賓曰有徵乎曰周官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一井之田養民口七十二以九口計則八家以八口計則九夫爲制產言之其出役則以中農起數一井蓋十夫夫七人遂云上地者對五六而言猶孟子食九人遂爲上農也其云可任特辨其不可非皆任之故曰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得竭作其役法則以七口以人徵取食五人者或合二口之家出一人或合九口之家出二人食六人者合八口之家出二人食四人者合三口之家出一人傳



所謂施取其厚事畢其中敏從其薄者此矣

賓曰餘夫免役矣又出役也曰免者免其身出者在其賦  
甲家人少乙家人眾則乙家代役而甲家供費周禮不云  
乎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在  
之策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歲也又云  
登降皆五則六尺十五歲也古者以二歲半為一尺孟子  
言餘夫程子以十六歲當之則六尺四寸周官言八尺蓋  
畢其成數猶七尺止十七歲半亦可通稱二十爾蘇北觀  
之古人昏冠有遲早受田亦因之則二十行役固約略言  
之矣古人衰邁有遲早歸田亦因之則六十免役亦約略  
言之矣周官之於國野特互文對舉豈可以辭害且也力  
役之征不遺六尺又曷嘗不出役哉

賓曰請言三代名數之異曰井田用助蓋始黃帝夏后氏  
為計畝均分之繁而難紀也易而為貢名曰五十舉下農  
以賧上中也其末流有狼戾取盈之弊殷遂全用助法七  
十云者舉中農以賧上下周人修而兼用之微者通也百  
畝者舉成數也是夏亦可曰七十殷亦可曰百畝周亦可  
曰五十不然夏之溝洫殷塞之而改造周又平殷之溝洫  
而更創可乎且雅歌禹甸焉漢稱賦滄焉傳言一成焉其  
明驗也使夏而概授五十則地浮於人使周而概授百  
則人浮於地使殷而概授七十則一井除去公田八百畝  
何以均分吾恐三代盛時下戶有餘粟而上戶皆坐困貧  
富不均莫此為甚或者強為解曰夏時土曠人稀其畝特  
大殷周土漸闢人漸滋畝亦漸小又或謂夏時士大夫躬  
親稼穡受田人多成周在官者皆食祿受田惟農信斯言  
也王府關石和鈞不循彙黍之成規而許子並耕之說非  
無稽矣賓曰善敢問周之貢曰

周貢指近郊言之也近郊環王城地必膏沃而苑囿破池  
參錯其中不可以畫井人主春省耕秋省斂清問易周民  
莫不墾於上聞且民居郭內畫入田夕返都一不便午膳

成周徹法演

晨餐老弱餉餉二不便郭內地狹人稠各錫五畝之宅則

不足於是郭內田中分授廬舍各二畝半使民三時家於  
田秋秒返於都而無奔走之勞地不可畫井特行貢法後  
人見周行貢於不井之田遂疑夏田皆不井爾賓曰近郊  
之田何田也曰即周官宅田士田貢田亦井也但為木上  
有水之井而非井田之井或百畝為一區或四五十為一  
區大牙相錯其授田與夏制同  
賓曰無萊田與曰一圻五封除一封為城郭餘四封擇肥  
美者為正產其外皆萊田也但有破池苑囿之錯處故又  
特置官牛等田以給之  
賓曰國中園田萊田其地安在曰周官以場圃在園地入  
秋則為場三時則種蔬也韓詩外傳園子郭內之田四十  
畝莊子云郭內之園十畝則園田在郭內按韓傳皆雜集  
古書其說大約本之莊子四十者訛文也園子蓋五口之  
家受園十畝推之六口以上所受必更多矣爾雅云邑外  
曰郊郊外曰牧牧蓋近郊外遠郊內載師所謂官牛賞牧  
者是皆近郊之萊田也曰請言周之助曰

周助指遠郊與甸地言之也甸以內謂之國畿為天子出  
賦之田也此外稍也縣也都也三等采地各有城池封域  
其制同列國不然舊說以遠近郊行貢甸外行助豈王朝  
無助法侯國無貢法與鄉遠外地勢遠關盡井之餘其部  
屋田園各因形便或十室以名邑或百人而立社羣分類  
聚村外即田日出作日入息餼餉往還近在咫尺井田中  
無需廬舍故周特行助而民宅五畝皆於閑地乎取之  
賓曰周禮以官田牛田貢田牧田任遠郊地非遠郊之萊  
田與曰非也爾雅牧外為野野外為林林外為坳近郊之  
萊在牧則遠郊蓋在林矣以明其然耶載師於近郊言十  
一可知其為井地而行貢也於官牛等田言二十而三可  
知其為萊田也然皆膏沃地祿屬額外之加故其征特重  
賓曰鄉遂萊田矣若曰周官上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十

畝中地夫一厘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二  
百畝此遂人之職也專為行助言之上中下地豐磽不等  
即禹貢則三壤也萊之云者其地不可畫井其土性又或  
二歲一收三歲一熟禾稼少而草木多故酌量予之以濟  
助法之窮  
賓曰無圃乎曰四井為邑再加無井地九百畝除廬舍溝  
洫外閑地多矣而何圃之不足  
賓曰場安在曰圃即場也不然田宅相連刈禾之後平而  
治之田亦場也爾雅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其無  
賓曰舊說皆以十夫言鄉遂九夫言都鄙先生奚易曰試  
觀地官一篇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  
不易之地云云止言都鄙不言鄉遂小司徒之職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云云亦不言鄉遂至遂人亦如  
之甸下接凡治野夫間有遂云云夫司徒無所不統使遂  
人但言鄉遂豈六鄉皆鄉師治之六遂皆遂人遂師治之  
俱不蒞於司徒而司徒但掌都鄙乎且鄉師之上無鄉人  
遂師之上忽添遂人不幾為贅設乎蓋遂人者掌賦遂之  
官兼近郊遠郊甸稍縣都而治之者王畿千里畫為百封  
中四封王城居九里郭二十五里五十里為近郊行貢法  
百里為遠郊置六鄉郊外十二封為甸置六遂均行助通  
稱公邑是曰國畿甸外為三等采地通稱都鄙貢助兼行  
制類王朝遂人所掌與司徒互文見義且匠人所云賦遂  
溝洫滄皆田間水道其地界積至一都而止故曰專達於  
川都之外別為一都故小司徒所言亦至為都止此為行  
水言之遂人所云徑者一夫入田之小道眇則車道塗備  
往來開車道則行旅通塗路則驛傳旁午故曰以達於畿  
此為途徑言之舊說以遂人專言鄉遂匠人專言都鄙豈  
都鄙無人入田遂畿之途鄉遂無灑田之賦遂乎可知周官  
之遂人專掌畫井修途與考工記匠人相為表裏  
賓曰有因九一什一而謂貢輕於助者有謂助為十一中

成周徹法演



取其一反輕於責者非與日非也夏制皆私田而公賦仍百畝股制有公田而私家仍八百畝周之貢雖除虛舍二

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行而願聲作矣

賓曰善哉先生之言也曰未已也四者稱數也得一奇而成五五五而藉之先王以之居民即以之治兵入者稱數也得一奇而成九九九而積之先王以之養民即以之制

二三積之廣輪各三而成一井再積之廣輪各三而成九井再積之廣輪各九而成八十一井凡四通也其徑九里

Table with columns: 九邱, 甸里, 邱, 九井朋, 邑, 井鄰, 黃帝, 司馬法, 方田法, 封建. It details land measur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able with columns: 縣邑, 九甸, 都, 六縣, 三都, 四都, 五都, 五坊, 十坊, 百坊, 設官制祿譜, 王朝, 大國, 次國, 小國. It lists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land areas.



九夫爲井者廣輪各一里故孟子曰方里而井

夫三爲屋者三百畝三屋則九百畝可食八十一人除公

賦九則七十二所謂井一爲鄰者此所謂十夫有溝者亦

此十夫以七口計也此一井中或食九或食八或食七或

食六而食五又或爲食四食三食二之餘夫以羨補不足

而周流無滯賓曰善曰未已也九者陽也而虛公田以百

畝入者陰也而藏一夫於八家以之定賦則入口而百畝

以之役民則七口而一夫是故人安其居而家修其行兵

得其教而祿得其節賓曰請言居曰

周官比長鄰長各掌其治掌相利相受禮記家各有塾退

息之學也賓曰兵曰

管子人與人相曉家與家相曉世同居少同游夜戰聲相

聞可以不乘晝戰目相視可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是

故守則同固而戰則同強賓曰祿曰有圖

同庶士 下士 府 史 胥 徒

周官府掌書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教以治

敘徒掌官令以徵令孟子下士與庶人在官同祿同之云

者非不子田而子精也王朝上中下士之田在甸外所謂

家邑之田在稍地是也侯國亦然周制惟府史胥徒不受

田蓋其人初無品級可言計勞逸課勳情或豐或殺臨時

加減周禮所云官田卽精所自出也

侯國之下士食采一井賓曰似多日一井之公田祇百畝

賓曰又似少日三星所出之夫盡供一家之役昔者孔子

言之矣十室之邑

賓曰何曰指中下士之或二井或一井言也左傳杜註有

四井之邑不一井之邑是其驗矣賓曰四井何如曰請有

成周禮法演

九夫右第七章

四井爲邑者廣輪各二里加虛舍圍圃溝溝等閑地九百

畝則二里又四分里之一邑者言可成一村落也

井十爲通卽一邑也累五里而上之折其半以爲之徑則

二里半如以井爲十井則一通卽宜云十里何於一成始

云且文王侯國爾安所得千里之州乎此一邑也如共具

一太極析之則一井一太極賓曰請言居民曰

周官閭胥各掌閭之徵令歲時各數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

敬敏任恤者里宰掌其比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法其

政令以歲時合耦於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藉行其秩教以

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賓曰兵曰

周官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一呼召可

立集也賓曰祿曰有圖

此下大夫也上之鄉則專 卿 大夫 上士 中士 下士

孟子大夫倍上士上倍中中倍下卿則四三二大夫不等

周禮正掌官灋以治要師掌官成以治凡司掌官灋以治

目旅掌官常以治數旅之爲言衆也其上中下士乎司之

爲言職也其大夫乎師其卿乎孟子所謂大夫兼上中下

言卿亦然但卿有爵無位仍大夫攝之惟下大夫不與以

上皆可稱鄉周官所謂中大夫也

下士既受一井則中士受二井公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

上士受一邑公田四百畝食三十六人賓曰大夫奚受曰

請有問

四井右第八章

四邑爲邱者出粟地萬四千四百畝卽鄰三之朋也

賓曰鄰三非三井與曰廣輪各三井凡九井復成一井字

形如以鄰三爲三鄰則一里九井一邑四十五井一都四

百五十井一師四千五百井一州止四萬五千井黃帝之

州何其小二帝三王之州何其大且所云百里之國又安

在

通十爲成亦此也一通之徑二里半集二通而五集四通

而十故曰成方十里方之爲言集也集而計之內圍十里

有洫焉上有涂焉本百四十四夫而云百者不就十六井

言而就一里十夫約略言之十里合百夫舉成數也夫邱

者共一太極析之則各具一極賓曰請言民曰

周官族師各掌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

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餼亦如之以邦比之法帥四

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

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鄧

長各掌鄧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

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

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

稽其女功賓曰請言兵曰

司馬法一成出革車一乘蓋每邑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又

三分百六十夫爲三甲每甲四十八夫出役車一乘合一

邱則馬四牛十二役車三革車一革車每乘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於三甲中擇其精壯餘則驅車挽輦運輸

糧司馬法夏后謂羣曰余車殷日胡奴車周曰輦輦一

斧一斤一鑿一耜一耨周加二版二築夏輦二十人殷十

八周十五周官治其輦輦註輦駕馬輦人輦行以載任器

止以爲藩營詩云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則輦固駕牛者是

故春秋特書曰作邱甲

賓曰何曰一邱三甲定制也魯成公國用不足增爲六甲

出役車六革車二也如舊說甸出兵車一乘應言甸甲不

應言邱甲矣又書曰作田賦

賓曰何曰哀公用又不足增爲十二甲出長較十二革車

四也古者每井皆繞一溝一邑之溝貫通旋注是則爲田

成周禮法演卷二

五



一方故曰田田之為言四井也哀公一邑之賦視古一邱故名實曰祿曰

上士一邑則大夫二之畜馬乘家也周官孤乘夏象卿乘

夏稷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曲禮問士之富

以車數對又士三命賜車馬所謂士初試為大夫者下大

夫也其受二邑列國所同等而上之則異孟子所云大國

次國小國者是而此大次小又各不同有九命八命之國

焉有七命六命之國焉有五命四命再命一命之國焉孟

子所云大兼八九言次兼六七言小通五命以下者言諸

陳其國

國君受天子一命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白虎通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其君一命其臣則無命

但有位有祿而已

再命之國得設上大夫其君再命其上大夫受本國之命

凡侯國卿大夫受本國之命皆降於其君一等然

私命而行於本國不行於境外與天子之命有別

三命受天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再命之國再命卿大夫於其君指再命三命國言而兼通乎

四命之國也再命謂下卿之上有上大夫凡二等也皆命

其君謂上大夫受本國再命下卿一命下大夫則不命矣

蓋附庸國其臣皆不得受天子之命不達於天子附於諸

侯故也

命四命以上如四命之孤五命之孤皆無

命子君受天一命專爵仍上大夫兼之特命不同耳後準此

男子四命上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男子三命再命一命左為本國之命

王度記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三卿謂上卿上大夫下

卿凡三等也一卿命於天子其卿得受王朝一命也乃

王制通曰再卿皆命於其君者卿受本國三命例不應受

天子命然四命國亦可通稱五十里有為附庸者亦有列

於諸侯者列諸侯即自達於天子卿得從優受天子一命

命五命以上如五命之孤六命之孤皆無

命子君受天一命專爵仍上大夫兼之特命不同耳後準此

男子五命上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男子四命再命一命左為本國之命

周官子男之君五命則其上卿得受本國四命王制小國

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蓋歲時入聘上卿為賓上大夫為介

或上卿有故上大夫攝卿故上卿一命者定制上大夫亦

得從優同受天子之庭未有不受王爵而履者

賓曰上大夫也王制何下之曰對上卿而言也子男之上

大夫與七十里國之下大夫同級稱於鄰國皆士爾

實曰命何有天子本國之異曰天子之命天下同尊國君

之命尊於四境而已

實曰上大夫何官曰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實曰

上卿何官曰上大夫六人其上復有上卿三人皆一人而

兼二府如天子之有三孤書云圻父農父宏父傳云司徒

司馬司空但官不必備仍上大夫兼之總之古人言大夫

無定名自下大夫以上皆可通稱卿亦無定名自下卿以

上皆可通稱卿大夫之上下亦無定名下卿對下大夫言

則稱卿對上大夫言則為中大夫亦可稱下大夫附庸國

無上卿則上大夫亦可稱上卿侯伯子男國有上卿則上

大夫亦可稱下卿公牧國之上卿對孤而言亦可稱下卿

古人言三卿有指上中下三等者亦有指上卿三人者言

三命有指上中下三階者亦有指錫爵三次者如今之加

三級紀錄三次是也而所謂再卿一卿一命再命可類推

矣實曰善曰不審唯是古言小國有專指附庸者有專指

五命者有兼之者言次國有專指五命六命者有專指七

命者亦有兼之者言大國有專指七命者有指八命九命

者亦有兼之者會而通之是在善說經者

下大夫受二邑公田八百畝食七十二人中大夫則三邑

公田千二百畝食一百八人上大夫則一邱公田千六百

畝食百四十四人傳所謂一成一族也

實曰傳言夏后有田一成有衆一族族非五百人乎日以

七口一夫計則百餘人以三人可任計則一族

實曰卿行族從謂此乎曰彼指大國之上卿言此小國下

卿爾傳所謂受田一卒者是

實曰國語卿田視族大夫田視卒何說曰彼謂出奔者奔

臣受祿鄰國降於本國一等實曰卿美受曰請有問

四邑石第九章

四邱為甸者出粟地五萬七千六百畝其徑九里加開地

徑十里其外圍四十里

成十為終集一成而得十里累五而上之得五十里黃帝

謂之朋三為里者夫積四井而得一邑加開地得五井結

而方之四隅各缺一角每角十五畝六分有奇合之為六

十二畝五分此間餘也積至一甸得八十井間餘復得一

井故一朋九井三三而積之廣輪各二十七而成八十一

此一甸中共一太極也析之各一太極也實曰居民何若

曰

周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五月吉日而

讀邦誓以糾戒之春秋祭樂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

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

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凡黨之祭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

其禁戒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事歲終則會

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禮書其德行道藝以

歲時校比及大比亦如之鄭師各掌其師之政令祭祀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察其微惡而誅賞歲

終則會其師之政而致事禮記黨有庠孟子周曰庠庠者

養也實曰兵曰

周官五百人為族甸出馬十六匹牛四十八頭車四乘



役車十二乘

伯君受天 再命 一命 右為王朝之命  
上卿 上大夫 中大夫 下大夫 上士 中士 下士  
子六命 五命 四命 三命 再命 一命  
左為本國之命

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指六十里  
之伯子而兼通乎五十里者三卿謂卿有二等二卿謂上  
卿上大夫即周官所云卿再命大夫一命也一卿謂下卿  
周官云其士不命蓋下卿受本國三命在王朝則士爾古  
人多言子男五命侯伯七命而不言六命國六命之制有  
下同五十里者有上同七十里者舉五七而中可賅

命七 三命 再命 一命 右為王朝之命  
伯君受天 上卿 上大夫 中大夫 下大夫 上士 中士 下士  
侯子七命 六命 五命 四命 三命 再命 一命  
左為本國之命

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指七命侯伯而兼通乎公牧  
者三卿謂上卿上大夫中大夫凡三等皆命即周官所云  
卿三命大夫再命一命也士即中大夫

孟子小國卿祿二大夫再命三命之國上大夫受一邱較  
下大夫加一倍矣其上卿有受邱半者四命五命之國上  
卿受二邱公田三千二百畝食二百八十八人

次國卿祿三大夫六命七命之國上卿受三邱公田四千  
八百畝食四百三十二人

大國卿祿四大夫八命九命之國卿受一甸公田六千四  
畝食五百七十六人

賓曰有微乎曰左傳魯襄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享  
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入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  
先六邑子產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臣位在四請辭邑公  
固予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將知政矣讓不失禮註子產為  
元帥故享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入  
邑三十六井六邑二十四井子產位次當一邑以固子受  
三按子產位四其上固有三卿矣子展子西良霄皆上卿

成周微法演

子產則下大夫鄭固伯爵也襄十年子駟當國子國為司  
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賦殺子駟子國子耳於是子  
孔當國十九年鄭殺子孔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  
為卿據此則子駟等以上大夫而攝上卿所謂三卿也子  
孔但為上大夫及三卿見殺子孔以司徒而攝上卿執國  
政及見殺子展繼之子西聽政亦攝上卿是時良霄亦上  
卿左氏不言略也立子產卿由中大夫陞上大夫也上卿  
祿三邱子展方居攝田祿一邱加八邑則三邱矣上卿而  
亞於執政之二人加六邑成二邱半加四邑成二邱子產  
已受一邱終不致加四備二邱之數懸此思之上卿雖三  
邱亦必有別或二邱半或二邱凡三等推之大夫士皆然  
推之小國大國亦然他不贊

賓曰子展久當國何至是始受三命曰凡侯伯公牧之下  
卿雖得受王朝一命實不盡命以其不為攝相不達於天  
子也必有功始受若上大夫不過一命有功受再命上卿  
不過再命有功受三命王制云三公一命充若有加則賜  
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  
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按  
三公八命若有功加為九命上公後雖復有功但賜地而  
命不能再加於九之上次國五命有功加六命再有功加  
七命至七命則子升為伯後復有功以伯論不以子論  
日不過七命小國兼附庸言大國之卿云者侯伯國之君  
七命上卿有功不能加於三命上大夫不能加於再命  
上於大國言下卿於小國言下大夫蓋小國之下卿受本  
國再命雖通稱卿實並未得為大夫故謂其上大夫為下  
大夫傳所謂唯卿為大夫者此

賓曰詳哉先生言曰未已也鄭自子展卒良霄當國子西  
聽政子皮備三卿子產固上大夫也子西卒子皮代之駟  
帶備三卿良霄既死子皮當國而委政於子產子產此時  
已陞上卿但駟帶聽政子產猶未能子皮使攝行相事魯

襄公十年鄭使伯石為卿使為上大夫也駟帶卒子產代  
其位於是子羽代子產之位由上大夫進為上卿魯昭元  
年子產逐子南數其罪曰子哲上大夫汝嬖大夫而弗下  
之不尊貴也非明驗與  
賓曰已矣乎曰魯昭七年鄭罕朔有罪奔晉韓宣子問位  
於子產對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  
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人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  
其官馬師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註嬖大夫下  
大夫也朔本亞大夫但降一等不以罪降合前觀之可悟  
矣賓曰縣奚如曰請有問

四邱右第十章

終十為同一終之集五十里折其半以為之徑則二十五  
里也累四而上之得百里所謂同方百者五分一終以一  
成為徑則十里也較百里不加十倍與黃帝謂之里五為  
邑者積四邱而成里廣輪各十里四分之二每邱得五里五  
五而積之廣輪各二十五里夫以司馬法計算一縣四終  
廣輪二十里然積四同而成一封再加開地一同四折之  
則每同實五終而廣輪二十五里矣自古畫井分疆其地  
界莫之或易特先後聖算法不同爾一縣有澮澮上有道  
以授田計則二千三百有四方周禮言千夫者就一里十  
夫百里千夫約數之此如萬物共太極也析之則無數太  
極也賓曰請言居民曰

周官州長各掌州之教治政令正月之吉各屬州之民而  
讀禮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歲時祭  
祀州祀則屬民而讀禮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  
序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  
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  
則大考州里以贊卿大夫廢興縣正各掌縣之政令徵比

極也賓曰請言居民曰  
周官州長各掌州之教治政令正月之吉各屬州之民而  
讀禮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歲時祭  
祀州祀則屬民而讀禮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  
序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  
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  
則大考州里以贊卿大夫廢興縣正各掌縣之政令徵比

極也賓曰請言居民曰  
周官州長各掌州之教治政令正月之吉各屬州之民而  
讀禮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歲時祭  
祀州祀則屬民而讀禮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  
序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  
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  
則大考州里以贊卿大夫廢興縣正各掌縣之政令徵比



以頌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務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禮記州有序孟子般曰序序者射也按黨正言飲於序州長言射於序序州黨之學也若鄉則上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州長迎賓於序門之外鄉大夫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能行故知序為鄉學據此則黨似不可名序然儀禮鄉射註序無室故射序有室故飲酒夫州長職射而黨正職飲可知黨學必有室鄉學謂之上庠黨學必下序無疑大約黨學規模狹隘故序名下亦可通稱序鄉學局勢軒敞故序名上明乎鄉里之學莫大乎此也

實曰兵曰

周官二千五百人為師縣出馬六十四匹牛百九十二頭車十六役車四十八共六十四乘

右為王朝之命  
 三命 再命 一命  
 上卿 上大夫 中大夫 下大夫 士 中士 下士  
 六命 五命 四命 三命 再命 一命  
 左為本國之命

周官公之孤四命既小國之君不曰子男而曰小國指四命之附庸孤如天子之有三孤受本國七命故在本國得通稱孤

實曰孤何官曰無專官上卿而受王四命者實曰上卿何官曰亦無專官仍上大夫攝之

實曰三卿六卿何徵曰左傳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此三卿如天子之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公蓋以一人而兼二官也儒謂六卿之上無三卿則楚之太宰何以在司馬下宋之太宰何以在司空下謂列國無六卿則鄭之冢宰司徒司空俱有明徵莊十四年鄭原繁謂屬公曰先人典司宗祏非宗伯乎魯夏父弗忌何以為宗伯國語單伯過陳謂司寇蒞宗祝執祀即宗伯也論語陳司敗加陳字而太宰不繫何國陳公末年公子聿求為太宰則為魯卿明矣蓋太宰與司徒等六卿

其中有受天子三命本國六命者反出其上此侯伯公牧國所同也但七命國之上卿止受天子三命不得加四命稱孤

公牧之上大夫不過受天子一命有功然後加再命攝上卿其上卿不過再命有功加三命後有功加四命春秋之初魯有單伯費伯夷伯隱公如棠觀魚臧伯諫卒葬之加一等其生時蓋受本國六命死加七命故得通稱伯伯七命之通稱也厥後又有哀伯宣伯自三家專政叔孫孟孫氏間有稱伯者齊魯晉諸卿傳多稱子如范獻子甯武子季康子陳文子等蓋皆受本國六命五命得通稱子也魯閔時季友出奔春秋於其歸也書曰季子意齊桓因其賢特請諸王加賜五命故書爵與

實曰徵止乎曰惟同一上卿而有再命三命四命之殊故命多者為冢宰執國政次於冢宰者貳之所謂冢卿介卿也舊說侯國止有司徒司馬司空則季氏為司徒孟氏為司馬叔孫為司空季宜常當國矣何以三桓迭秉政乎成十三年朝京師此時季氏當國叔孫僑如聽政季氏守國宜伯宜為上介宜伯欲賜請先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成十五年已前聘齊聘晉皆宜伯而孟氏無聞焉十六年宣伯有罪嗣是出聘皆獻子而叔孫無聞焉襄五年季文子卒獻子秉政叔孫豹嗣之季武子位叔孫下及獻子卒豹秉政季孫宿嗣孟氏又在季孫下可知魯雖三卿而知政者止兩卿兩之中又分正亞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季平子克莒更受三命叔仲小曰三命踰父兄非禮平子曰然使昭子昭子曰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將與季氏訟季孫懼而謝罪夫使三桓常為上卿傳奚言再命為卿既加三命昭子位次在平子前於是昭子當國故昭二十一年傳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註叔孫以三命為國政定公

二十一年魯多盜時臧武仲為司寇與季武子相詰責使謂侯國無司寇皆司空兼之則季孫應與叔孫是問何以責臧氏臧紇如止為小司寇則季氏之屬僚何得相抗拒如謂魯於孔子特設大司寇以寵異之則僭越之職孔子豈受實曰孤何祿曰

孤受一縣公田二萬五千六百畝食二千三百有四人其下或三甸或二甸以次而差是故論語曰陳文子有馬十乘

實曰何曰一甸四乘齊州牧也然其封地百二十五里同上公則其孤固有受縣半者文差之或一縣或三甸陳文子蓋三甸者

實曰孤奚為者曰左傳齊侯送女於魯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上卿之上復有孤則孤稱上卿上卿亦可稱下卿實曰上公奈何曰請有問

四甸右第十一章

四縣為都者出粟地九十二萬二千六百畝凡千有二十四井萬有二百四十夫

同十為封一同之內圓百里積四同而得四百再加開地一百得五百折其半以為之徑則二百五十里四分一同以其一為徑則二十五里較二百五十不加十倍與有川焉川上有路焉賦溝洫皆人力為之其廣狹故可集而計也川則江河故曰導達都者聚眾之所聚成一都會故曰達於畿實曰善曰比鄰半井也閭里二十五家共一邑也邑夫三十六而云二十五者約略數之族鄰百家共一邱也黨鄰五百家共一甸也州縣二千五百家共一縣也鄉遂萬二千五百家共一都也實曰居法曰

周官鄉師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



賤疾馬牛之物大役則帥民徒而至大軍族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輩輩其犯命者大表用役則帥其民而至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澆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其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闡萬民之聽既以王命施惠歲終則致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闋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考教察辭稽器以詔誅賞鄉大夫之職掌鄉之致令正月之吉受教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谷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遂師各掌遂之政令刑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羣羣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軍族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序其事而賞罰遂大夫掌其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能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孟子夏曰校校者教也按校之爲言較也鄉學所以考較賢能而登進之亦謂之庠庠者詳也比較貴之精詳三禮稱鄉學皆曰上庠

成周徹法演

入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畢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按古者十五入大學此言小者十歲已下學於家塾已上出就外備八黨庠十五入州序序對黨庠家塾言則大對鄉校言則小此大學謂鄉校也禮記司徒修六禮以節性明七教以興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耆老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師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士之秀者而升之學

賓曰學何曰國之大學也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官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而達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

賓曰國民何學曰小學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蓋貢士天子自內以達於外也天子大學在國中小學在西郊蓋選士澤官由外以升於內也尚書大傳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三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小學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則國之小學即鄉之庠序也

賓曰六遂何學曰遂亦鄉爾周官教法詳於鄉而略於遂非略也互文見義焉即國中都鄙胥準此此古者士農不分而寓教於養也實曰兵曰







四都者十六縣出粟地三百六十八萬六千四百畝  
封十為圻一封之集五百里折其半以為之徑別二百五  
十里累四而上之得千里五分一封以一同為徑則百里  
較千里加十倍矣

邑十為都積五終而成邑廣輪各二十五里五分之則每  
終各十里十而積之則廣輪各百里實曰請言封建曰  
周官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兼八十者言之諸伯之地方三  
百里兼七十六十言也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兼五十四十  
言也諸男之地方百里兼三十二二十五言也而欲知其說

自十里始

十里一甸也王制州建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為附庸開田  
諸侯有功者取以祿之有削地歸之則十里之君非君也  
開田之宰爾

三陟

此命字即作陟字解 三命進為二十里  
一命再命三命如命 再命進為十五里  
之紀錄云一次二次 一命地稍賜以爵  
三次 一命地稍賜以爵

附中之命

庸此命如 二十里命 十五里命 十里命  
今之言一削地為一命一削地為一命  
三命 再削地為十五里 再削地為十  
里 再削地為五里 再削地為三  
里 再削地為二里 再削地為一里

二十里一縣也十五里九邱也二十里者受天子再命十  
五里者一命十里者無命凡三等十里者一陟加一命不  
進地再陟加地為十五里三陟加地為二十里為再命之  
附庸二十里者一黜削為一命不削地再黜削地為十五  
里並一命亦黜之矣三黜地盡為庶人十五里者一黜削  
其命再黜削地為十里三黜地盡為庶人凡十里者國小  
無官制言官制自十五里始

卿大夫

成周徹法演卷三

十五里者雖得建官至中大夫止所謂小國一卿也

再 上大夫 小司徒 下大夫以下等官視周禮  
上大夫 小宗伯 可知至官數之多寡則無微  
上大夫 中 下大夫 上士 中士 下士  
制 上大夫 小司徒 王制言列國之下大夫五  
官 上大夫 小司徒 人上士二十七人不足據  
制 上大夫 小司徒 人上士二十七人不足據  
二十里者即得設再卿其上大夫三人無專官仍中大夫  
攝之三十里者亦然

三陟

三命進地三十里為  
再命進地為二十里  
一命加再命

附庸

三十里三命 二十里再命 十五里壹命  
一削地為再命  
三黜地盡為庶人

附庸

三十里九甸也受天子三命十五里者一陟加再命不進  
地再陟進地二十里三陟進地三十里為三命之附庸三  
十里者一黜為再命不削地再黜削地為二十並削為一  
命三黜而爵地盡

三陟

三命進地四十里為  
再命進地為三十里  
一命進地為二十里  
加三命

附庸

四十里四命 三十里三命 二十里再命  
一削地為三命  
三黜地盡為庶人

附庸

四十里一都也本四十五里故可通曰五十受天子四命  
二十里者一陟加三命再陟進地三十里三陟進地四十  
里為四命附庸四十里者一黜為三命再黜削地為三十  
里並削為再命三黜爵地盡  
孟子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自四十里以下皆附庸也  
然古人言附庸恆自三十里而下蓋四十者得通稱五十

不盡附庸

三十里國始得加男爵四十里國始得加子爵而周官言  
諸子自四十言諸男自二十蓋四十者既得專達天子則  
二十者亦得通稱男也

三 上卿 大司徒 小司徒  
上卿 大司徒 小司徒  
上卿 大司徒 小司徒  
制 上卿 大司徒 小司徒  
官 上卿 大司徒 小司徒  
制 上卿 大司徒 小司徒  
四十里以上皆得設三卿仍上大夫兼之實曰三二十里  
晉爵為男猶為附庸乎曰列於諸侯之盟會矣未達王朝

三陟

三命 爵地全  
再命 進地為四十里  
一命 進男爵

附庸

五十里五命 四十里四命 三十里三命  
一削地為四命  
三黜地盡為庶人  
再削地為三命  
再削地為二命  
再削地為一命

附庸

五十里即五十五里六縣也男五命定制也下之有四十  
里男三十里男凡三等三十里附庸一陟如男爵再陟加  
地為四十里三陟進爵地為五十里男五十里男一黜削  
爵為四命男再黜削地為四十里三黜爵地盡降三十里  
附庸四十里男一黜削爵為三命男再黜削地為三十里  
三黜爵地盡降二十里附庸三十里男一黜削爵為附庸  
再黜削地為二十里三黜地盡降為十五里

三陟

三命 爵地全  
再命 進地為五十里  
一命 進子爵

附庸

六十里六命 五十里五命 四十里四命  
一削地為五命  
三黜地盡為庶人  
再削地為四命  
再削地為三命  
再削地為二命  
再削地為一命

附庸

六十里九縣也本六十六里有奇故可通稱七十子有三  
賓曰古奚云三削為寄公曰寄公即庶人無爵之稱也



等六十里定制也下之有五十里子四十里子四十里男  
 一陟進爵為子再陟加地為五十里三陟晉爵地為六十  
 里四十里子一黜削爵為四命男再黜削地為三十里男  
 三黜削地盡降二十里附庸五十里子一黜削爵為四命  
 子再黜削地為四十里子三黜削地盡降三十里男六十  
 里子一黜削爵為五命子再黜削地為五十里子三黜削  
 地盡降四十里男

三陟  
 三命爵地全  
 再命晉地六十里  
 一命晉爵為伯

伯  
 七十里七命  
 六十里六命  
 五十里五命

圖  
 一削爵地為六  
 一削爵地為五  
 一削爵地為四  
 三削爵地為三  
 三削爵地為二  
 三削爵地為一

七十里三都也其徑七十五里伯有三等七十者定制也  
 下之有六十里伯五十里伯五十里子一陟晉爵為伯再  
 陟加地為六十里三陟晉爵地為七十里七十里伯一黜  
 削為六命伯再黜削地為六十里伯三黜削地盡降五十  
 里子六十里伯一黜削為五命伯再黜削地為五十里伯  
 三黜削地盡降四十里子五十里伯一黜削為五命子再  
 黜削地為四十里子三黜削地盡降三十里男

三陟  
 三命爵地全  
 再命晉地七十里  
 一命晉爵為伯

侯  
 八十里八命  
 七十里七命  
 六十里六命

圖  
 一削爵地為七  
 一削爵地為六  
 一削爵地為五  
 三削爵地為四  
 三削爵地為三  
 三削爵地為二  
 三削爵地為一

八十里六十縣合無賦地計則百里故可通稱百里侯  
 八命定制下之有七十里侯六十里侯凡三等六十里伯  
 一陟晉侯爵再陟晉地為七十里侯三陟晉爵地為八十  
 里也八十里侯一黜削爵為七命侯再黜削地為七十里  
 侯三黜削地盡降六十里伯七十里侯一黜削爵為六命  
 侯再黜削地為六十里侯三黜削地盡降五十里伯六十

里侯一黜削爵為伯再黜削地為五十里伯三黜削地盡  
 降四十里子

賓曰八十里何侯曰亦八命但未為牧爾等而上之復有  
 三等賓曰何曰請有聞

四都右第十三章

五都者二十縣周官所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者諸公謂  
 公有三等古人通稱百里者此始符廣輪九甸之數封國  
 之大至此而止再有加賜則附庸也三四十里以下者受  
 天子爵列於會盟從列辟末班否則為諸侯之屬貳所謂  
 外臣也

諸  
 公 上公九命 三公八命 州牧八命

上公在內為官伯在外為侯伯九州諸侯之長也州牧則  
 一州之長也牧與三公同命伯有內外之別百里皆八命  
 但有為牧不為牧之分

三此即八十里 三陟 入為天  
 侯也前云八 三陟 子三公  
 十者核其實 百里侯八再陟 進地為  
 此云百里者 百里侯八再陟 進地為  
 皆通謂之百里 一陟 進爵為  
 侯

七十里伯一命加侯爵再命加地為百三命作牧百里侯  
 一命作牧再命加地為五都三命人為天子三公如其後  
 復有功則如九錫為上公凡八命已上皆得設孤

孤卿 大司徒 小司徒  
 孤卿 大司馬 小司馬  
 孤卿 大司空 小司空  
 孤卿 下大夫 士 士 士

孤加衛也自下而上以次兼攝故雖三卿之國下卿亦得  
 稱上大夫  
 賓曰諸侯附庸曷微曰春秋序列國位次有子在男下者  
 有伯在侯上者又有在男下者如滑伯反在許男下則爵  
 有升降大小可知

賓曰王命不行曷云升降曰杞侯爵也後降為伯勝侯爵  
 也後降為子邾與小邾皆附庸也後晉子爵且如陳侯蔡  
 侯有時在鄭伯上有時在下齊桓公伐楚許男卒於師傳  
 言葬之以侯禮也非爵有升降則孔子之文為無紀矣春  
 秋時王靈雖不振然三黜三陟猶循故例但諸侯縱恣未  
 肯一一奉行孔子特序而正之以辨名分此抑強扶弱翊  
 戴天朝之明效故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故曰  
 孔子為素王左氏為素臣不然孔子庶人也春秋尺子之  
 事也欲正人之情越而躬自蹈之可否

賓曰革車役車曷微曰左傳於列國用兵或言三百乘或  
 言二百乘獨城濮之戰晉車七百乘然皆不言甲車可知  
 古人出師非拘定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出車百六十六乘  
 之數狄滅衛傳言齊使無虧師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可  
 知非盡屬革車也晉有甲車四千乘韓氏羊舌氏長轂七  
 百乘則專言革車

賓曰曷知侯有七十六十日左傳杞侯朝魯欲因公請王  
 命以求成於齊註杞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又王使微公  
 命曲沃以一軍為晉侯則侯有三軍二軍一軍之異唐風  
 豈曰無衣六豈曰無衣七衣有六章七章侯必有六命七  
 命論語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賓曰曷知晉各三等曰晉不云乎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賓曰曷知齊魯宋衛為牧國曰毛詩註衛地五百里康誥  
 孟侯孟者長也諸侯之長堯邱詩序黎侯亡國其臣子譏  
 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

賓曰魯曰傳言士田陪敦詩歌士田附庸春秋書朝魯  
 者如滕侯薛侯鄆侯穀伯等指不勝屈季姬歸甯公怒  
 止之以節不朝也杞侯朝不敬公謀伐之曹世子射姑  
 朝公曹伯有疾故使其子則朝魯乃定例邾人滅任宿  
 須句于來奔成風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非牧何以  
 及此



實曰牧地五百孟子言魯封方百里也今方百里者五  
曰古方字有就四圍言者周官是也有就廣輪言者一圍  
之士截長補短結而方之魯之正封其外圍五百里與孟  
子自合

實曰禮易言成王封魯七百里曰魯桓時鄭以助易許  
在泰山側鄭伯從王巡狩之湯沐邑許田在鄭界魯公朝  
周之湯沐邑也正封而外加賜多矣即以附庸言之有如  
介葛盧耶黎末項須句小邾等

實曰宋曰周初封建至牧而止功大者加九命為上公是  
曰侯伯侯伯無世襲者二王之後封公其爵八命視王三  
公至受地不過六七十里不必百里也惟宋以公而兼牧  
從優加上公衛周官上公註王之三公有功德者加命為  
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

實曰宋之上公曷微曰祀公爵也春秋魯侯位在魯衛下  
可知國小而加入命衛爾宋衛稱公乃上公也書庸建爾  
於上公尹茲東夏其附庸之見於傳者如蕭皆是

實曰齊曰太公為侯伯召康公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賜履東至海西至河南穆陵北無棣春秋宋公皆序齊侯  
上桓公既霸則序其下魯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  
侯命註命為侯伯也前此猶攝職此方實授齊侯之會王  
使宰孔賜胙曰以伯舅魯老加勞賜一教無下拜非上公  
而能之乎迨桓沒嗣君仍為故又序宋公下

實曰晉曰殷帝之賜季歷圭瓊和璧命為牧師村以文王  
九侯鄂侯為三公文王獻洛西地賜弓矢鉄鉞使專征伐  
始為侯伯也踐土之會王使子虎策命晉文公為侯伯曰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殺四國利迷王愿春秋於是序晉  
在宋公上文公沒嗣君遂假不反矣抑或世世皆出於周  
命

實曰曷知附庸為侯外臣曰白虎通盛德之士亦封之所  
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必附庸三年然後晉地論

成周徹法演

語類與社稷之臣顧與即須句也晉滅偏陽以封向戌辭  
乃于宋公

實曰黜陟曷微曰白虎通云爵五等法五行也三等法二  
光也公者通正無私侯侯也侯逆順也王者之後稱公其  
餘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謂同也伯者白子者華也華  
華無已也男在也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為附庸  
大國以名通也諸侯考黜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尚書

三載考黜三考黜陟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  
賁鉄鉞弓矢秬鬯三考黜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  
土晉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土而賜之矣五十里不  
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大小  
行有進退也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  
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  
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為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為三公五  
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後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為  
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為侯尚書大傳諸侯賜弓矢

者得專征伐賜鉄鉞者得專殺賜圭瓊者得為秬鬯以祭  
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  
專殺之國不得圭瓊者資秬鬯於天子以祭古者圭必有  
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  
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諸侯執所受圭以  
朝天子瑞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  
者留其圭能改者復之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  
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爵地盡此謂諸侯之朝於天  
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古者諸侯三年一貢上天  
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  
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  
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  
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得專  
征伐鄰國臣殺其君華伐其宗弗請命征之而歸其地於

天子可也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不道謂  
過再不道謂之黜三不道謂之誅誅者黜之一黜少以爵  
再黜少以地三黜而爵地畢也古者巡狩以還廟之主出  
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  
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見諸侯  
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  
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削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黜  
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君流改制度衣服者為畔君討有  
功者賞之孟子亦云一不朝貶其爵再不朝削其地三不  
朝六師移之則是有功先晉晉次晉地無功先黜晉次黜  
地

實曰班氏三黜陟非乎曷道之曰彼蓋約略言之爾如所  
云百里侯一黜為七十里侯再黜為五十里伯與少以爵  
少以地之例既不合且再而削地已盡矣何待三也雖然  
猶幸其論列存七十里侯五十里伯三十里子男之說為  
稽古者梯航

實曰三削地盡曷歸曰二十里下者亡國其上降地各有  
差不滿五十為附庸是曰寄公寄者寓也國小不能自立  
而寄人之宇下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受封則有采地百里  
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  
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舉黜采地不黜使子孫賢者守之世  
世以祠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夫附庸有舉  
亦黜而此云不黜指開國勳臣言也韓詩外傳言五十里  
國受采地十里然則州牧受四十未為牧者三十七命二  
十六命十五五命十里也

實曰進地削地曷微曰魯隱十一年王取郕劉為邢之田  
于鄭而以蘇奮生之田溫原綈樊隰鄭橫茅向盟州陘  
懷十三邑與鄭偕十年狄人滅溫傳言蘇子叛王即狄又  
不能於狄狄伐王不救故滅夫經於奮生書于則子爵矣  
既與鄭即鄭臣後宜云叛鄭傳言叛王僖二十五年晉文

成周徹法演







位定而祿則爲下士周官一命受職職之爲言事始治職事也一命之附庸受地十五里下士從同

賈曰中士何曰再命受服註受元冕之服周禮王六冕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弁服皮弁服冠弁公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孤自希冕而下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士自皮弁而下此孤卿大夫士指侯國若王之中士同再命之附庸

賈曰上士何曰三命受位謂著位同三命男孟子言視子男略言也

周官以小都之田任縣地縣周乎稍之外凡二十八圻上大夫六十里中大夫五十里下大夫四十里

賈曰下大夫何曰四命受器謂祭器同四命之國夫四十里謂之家邑可謂之小都亦可蓋中方縣地之半半以內曰侯畿半以外曰甸畿

賈曰中大夫何曰五命賜則者禮也同五命之國

賈曰上大夫何曰六命賜官得自置官僚同六命之國

周官以大都之田任疆地疆周乎縣之外凡三十六圻孤以上受之

賈曰孤何曰七命賜國同七十里之君

賈曰公何曰八命作牧同百里侯尚書大傳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

賈曰司徒變夷清夏冠賦奸宄責司馬濟濟理邊水爲民害責司空註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皆舉下以爲稱

賈曰上公何曰九命作伯蓋內而三公統王一州加上公則四海皆所宜理矣外而九牧節制本州加上公則八州皆受約束矣上公亦三人內二傅所謂爲王官伯也外一傅所謂侯伯也外伯時有時無內伯常設舜時禹以司空兼伯揆皋陶副之四岳則十二牧之長也殷時湯爲阿衡

仲豈爲左相文王初以牧而入爲三公後晉侯伯周初周公位冢宰召公貳之公主陝東西之諸侯太公爲侯伯公沒而侯伯闕周公沒而召公爲冢宰仍主西方畢公主東方宣王時周召共理至受地則百二十五里止矣三孤管地不過百三公晉地不過百二十五上公再有加則爲賜不再定制內

白虎通公卿大夫內爵稱也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公者公正無私卿章善明理也大夫大扶進人者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士者事也任事之稱故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猶稱元士者士賤不得體君之尊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王制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內官不世國有功出封則如周官白虎通所云者若內封不過四十里以下是故虞虢公晉也其地幾何晉侯也春秋之初王命莊伯以一軍爲侯至獻公滅國十二而始大鄭子產曰天子地一圻列國一同今晉多數圻此列國謂稍縣都之內諸侯傳云鄭甸服也毛詩註宣王以成林之地封弟友爲采邑既曰采則非嗣國者鄭武莊世爲卿士平王命晉文侯爲牧故受地多

王制方伯來朝必有湯沐邑視元士又王之子弟皆有采地惟王太子受地百里餘以次降曰虎通王太子食采者儲君嗣主富有土以尊之與諸侯封同故禮云士大夫子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百里

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指近郊言也千里之內以爲御指甸地言也鄉遂者人主所食采故曰御猶云供御用

周禮國畿亦指甸內言之其外侯畿又其外甸畿指稍縣都言合之皆王畿也王畿外則爲男采衛蠻夷蠻蠻諸蠻矣

右按稍也縣也都也八十四圻出革車二萬餘乘內衛王畿聽司馬之徵發外攝強藩陰絕其負固不服之萌此王坐鎮中州而四海永甯也且夫一州共一太極也析之則

百僚各具一極而又精分脈注以環匝乎國畿實曰三代畫畿將無同乎曰不同實曰何曰請有問

周禮右第十六章

二十五圻者四百縣所謂都十爲師也積五封而成一圻每封五十里五五而積之廣輪各五百里師衆也言可爲京師京大也帝者所居故東大之夏殷同制

禹貢五服國畿五百里王城居中每面相距二百五十里由是五服之界各以二百五十爲準是國畿四分一州之地而有其一周則六分之且未克有其一也

賈曰皆稱千里何曰古二十五圻引而長之橫二百五十里縱千里周十五圻引而長之橫百五十里縱亦千里賈

賈曰敢問一州曰請有問

古畿右第十七章

百圻者四百都所謂師十爲州也每圻百里十積之廣輪各千里結九州而方之其徑二千里

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遠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遠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遠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

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計田之大較也

周禮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畿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其貢蠶物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其貢



貨物九州之外謂之海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事東  
 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  
 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民畜宜鳥獸其數  
 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數曰雲晉其川江  
 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  
 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數曰圃田其  
 川榮維其浸波澨其利漆絲象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  
 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數曰  
 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  
 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數  
 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  
 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  
 數曰茲瀆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  
 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其澤數曰獯養其川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  
 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  
 山其澤數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  
 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  
 山其澤數曰昭餘其川虜池滹夷其浸涿易其利布帛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凡邦國千里封  
 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  
 伯註七字誤當作十一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此畫  
 疆之大勢也侯服甸服俱王朝卿士采邑禮記諸侯世子  
 世國大夫不世爵此有一歲二歲之見指卿士有功德其  
 子孫以前爵受封者言

王制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  
 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  
 庸庸田諸侯有功者取於開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  
 開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

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開田九州千七百七  
 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千里之外設方伯  
 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二十國以為卒  
 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  
 百六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  
 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且夫分國之有屬連卒州猶居民之比閭族黨制軍之伍  
 兩卒族也黃帝審九州之形有似井字推而演之遂千變  
 萬化而不可詰無他易之道得焉耳賓曰州止百圻黃帝  
 奚得萬區曰上古建國不過縣都是曰一同大禹塗山之  
 會執玉帛者萬國九州為都三千六百為縣萬四千四百  
 軒史之言多乎哉賓曰其形維何曰請有圖

百圻右第十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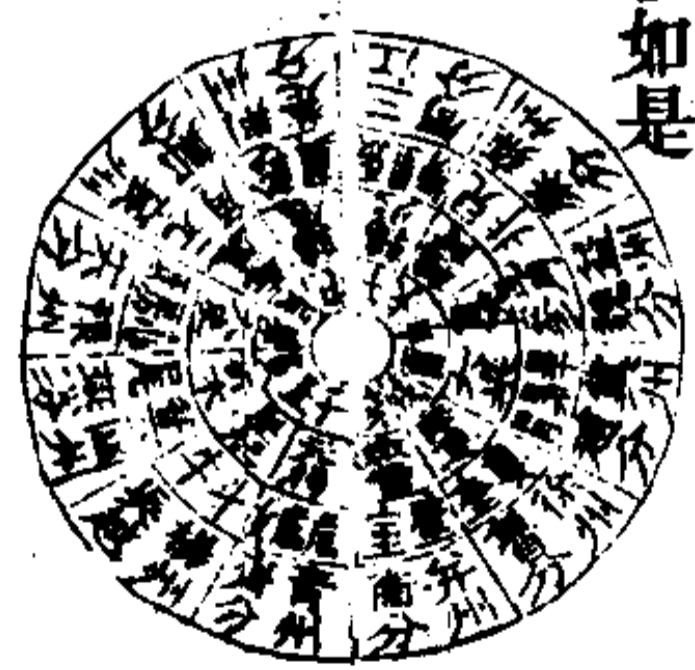
成周做法演卷三終

成周做法演卷四

東垣何詒需著

寓宙之大名山大州居其半而人得其半半之中城郭溝  
 池去一漆林園廬去一山川邱澤之凸凹幽瀆者又去一  
 則地之可井蓋十之五六矣周官所云邱井甸邑就出粟  
 地專言之也司馬法所云通成終同併無賦地合言之也  
 黃帝所云鄰朋里邑始專言之繼合言之也班氏未達古  
 人積畝之法疑邱之十六井不足當成方十里之數也而  
 謂一甸為成又以十里當百井甸井六十四仍不足滿其  
 數也遂謂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夫古亦天下今亦天下崇  
 山峻嶺之旁有一縣提封數百里而田賦祇數十里者豈  
 第三分損益而已乎且山川既不以封不以類矣而損益  
 之說又何以解古之制民產也計口而授田古之制官祿  
 也亦就出賦地計算至不可畫井之闕地通也成也五去其  
 一於終三去其一於同於封十去其四食采有多寡建國有  
 大小未有一概論者是故傳言晉人治杞田季氏以成子之  
 孟氏之守不可易之以桃解以無山與之萊祚蓋古之甚賴  
 乎有山也如是

九州分野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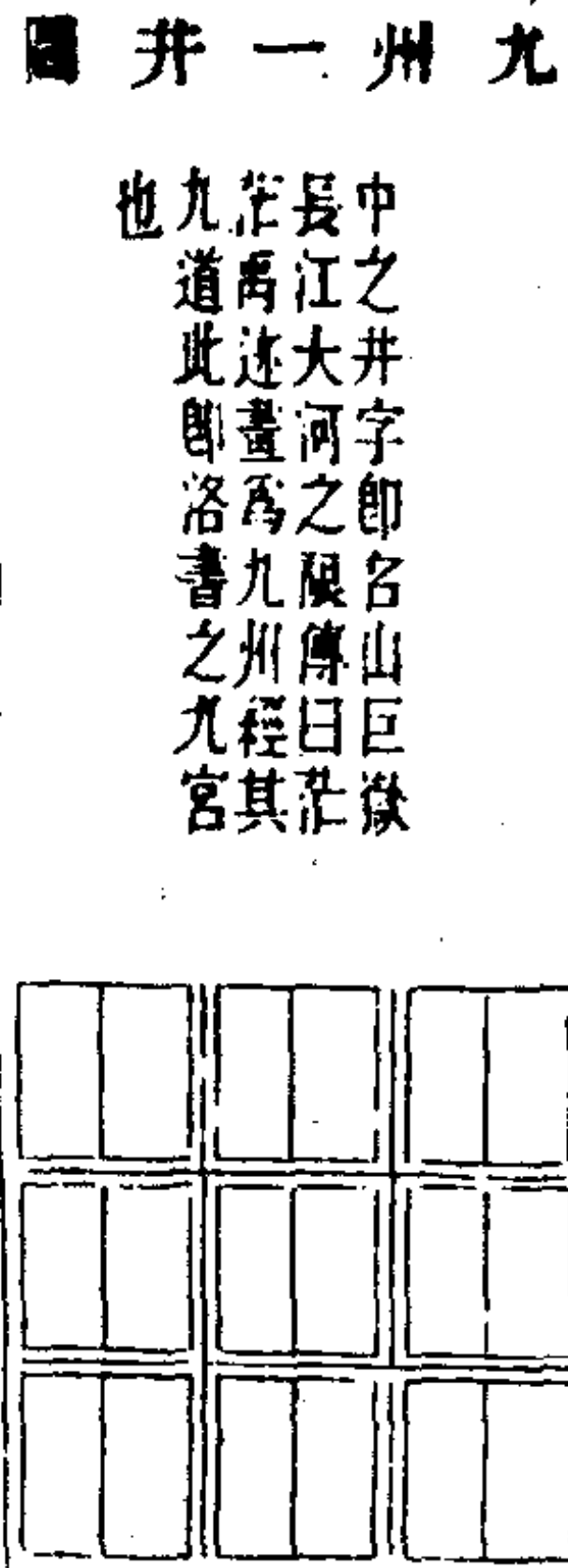
所會則每月移一次  
星次所屬分野應之

古者畫野上應天文唐一行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  
 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大華北抵常山又東  
 循塞外至於朝鮮是謂北紀南界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  
 陽東及大華南踰江漢又東循嶺表至於東甌閩中是謂  
 南紀河源自北紀之首北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涇渭  
 濟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南與地絡相會  
 分而東流與淮漢相為表裏謂之南河觀兩河之象與雲



漢之升沈而分野可知也所謂雲漢升沈者午月一陰生雲漢潛萌於天樞之下及未月得坤維之氣陰遂於地上而雲漢上開交於東井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鶴首為秦蜀得兩界山河之首申月雲漢達坤維之右而漸升交於觜參觜參直天關表在河之陰故實沈為酉月乃自河陰交於昂畢此河外國也故大梁為趙戊月進及降婁當河南之北故為徐州魯國亥月陰氣濟乾維雲漢交平微當當升降之中居水行正位故分野在中州河濟之間於國為衛于月一陽生雲漢漸降交於元枵當北河之南故為青徐負海之國丑月及艮維交星紀趨於下流百川歸焉故為揚州為吳越寅月踰艮維交析木歸於未派九河極焉故為幽州為燕卯月交大火雲漢潛沈於正東辰巳及午歷巽維而交鶉火則南界之地絡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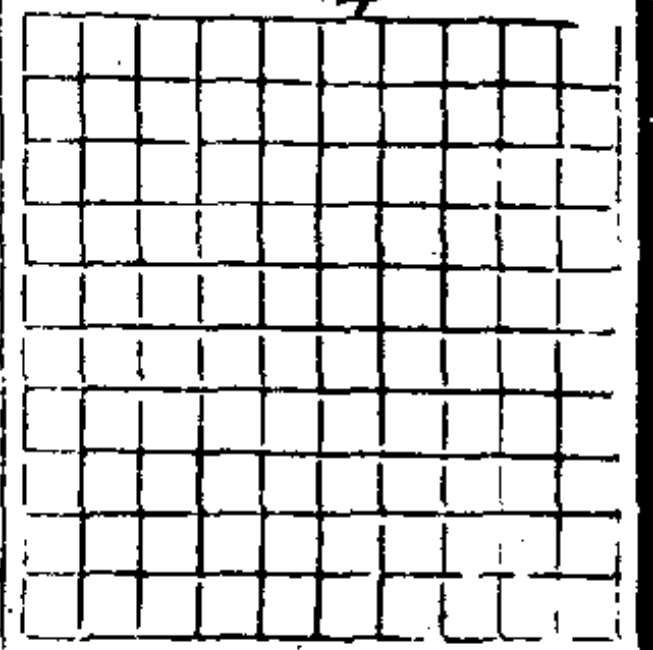
九州十二域有繫之北斗者雍主樞青兗主瓊揚徐主權荆主衡梁主開陽豫主搖尤有繫之五星者歲星主齊吳葵惑主楚越鎮星主中州太白主西方辰星主燕趙代有繫之二十八宿者此圖是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邵子曰圖者星也歷紀之法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蓋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也



成周徹法演

一州百圻圖

每一空為一圻每圻四部每部四縣廣輪各八十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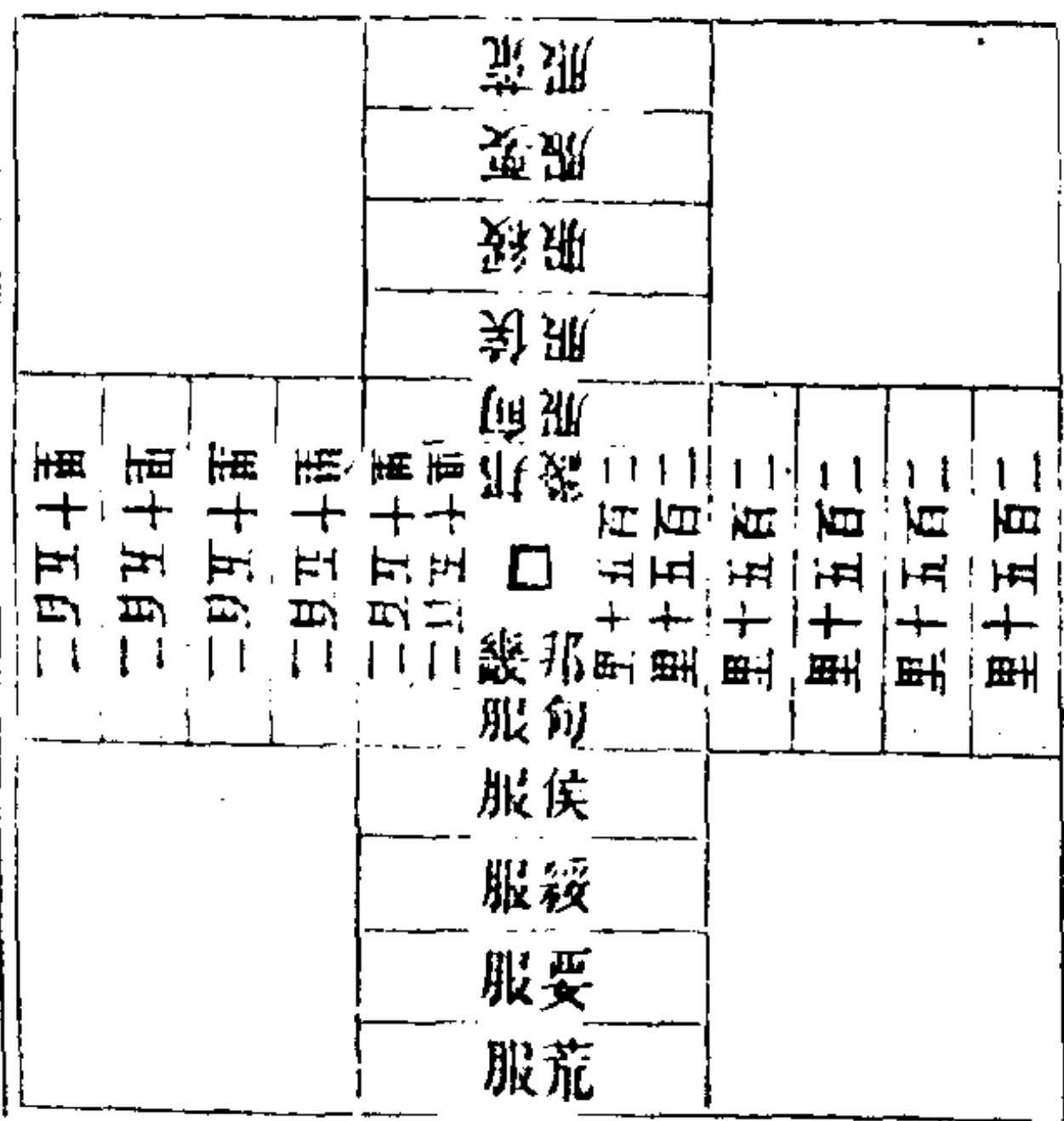


毛詩疏西周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六百里六六三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共千里也周禮每言王畿千里制禮設法據方圖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生所居東都賁賦所均不可並為一畿故通數之○一說洛邑故址四百里西周六百里

歷代分州圖右第十九章

夏殷五服圖

一州居中外其外為五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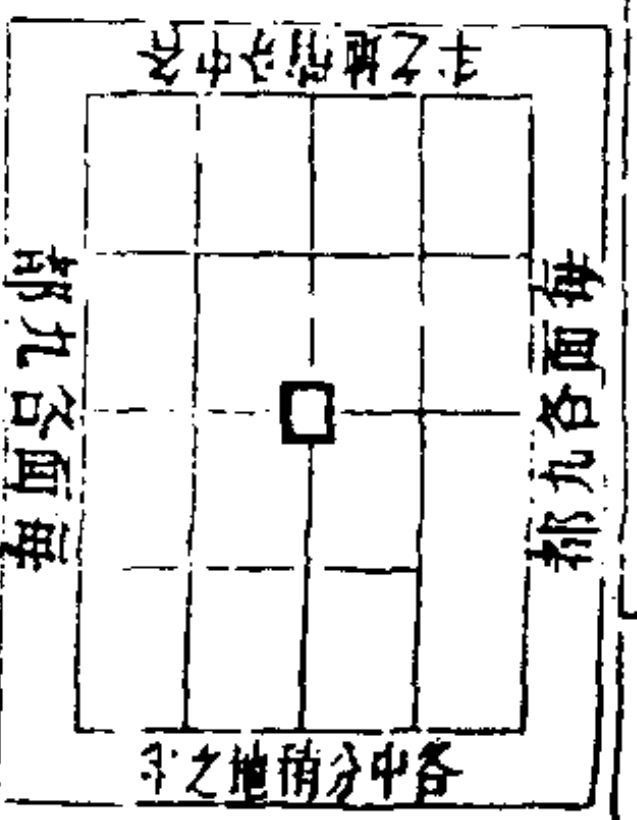


成周徹法演

五

夏殷邦畿圖

廣輪各五圻王城居中而以二十五折分而之每面各二百五十里各以此以畫五服各以二百五十里為五百里而其名一也



夏九州揚兗青徐雍豫梁荆冀舜分冀之東為并其東北為幽又分青之東北為營是日十二州夏復舊制殷則兩河間曰冀河南曰豫河西曰雍漢南曰荆江南曰揚濟河間曰兗濟東曰徐燕曰幽齊曰營夫軒帝分州二帝三王國之特名不同爾非能有所增損也一州居中八州環外廣輪各三千里廣書言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般亦言湯開地五千指五服言也考周官九畿圖畿在外大傅以都十為師言夏制則夏殷之五服亦在邦畿外九州之徑三千里王城居中每面各千五百里矣除二百五十里為邦畿餘千二百五十里矣以二百五十里為五百里五服為地二千五百里東西合則五千南北合亦五千除邦畿在外不論也

舊解百里采為卿大夫采邑非也此亦如周之采畿兩至采邑即是甸服納總云云蓋私家輪之天子所謂有賦無貢也此外則有貢無賦矣

上古畫畿圖右第二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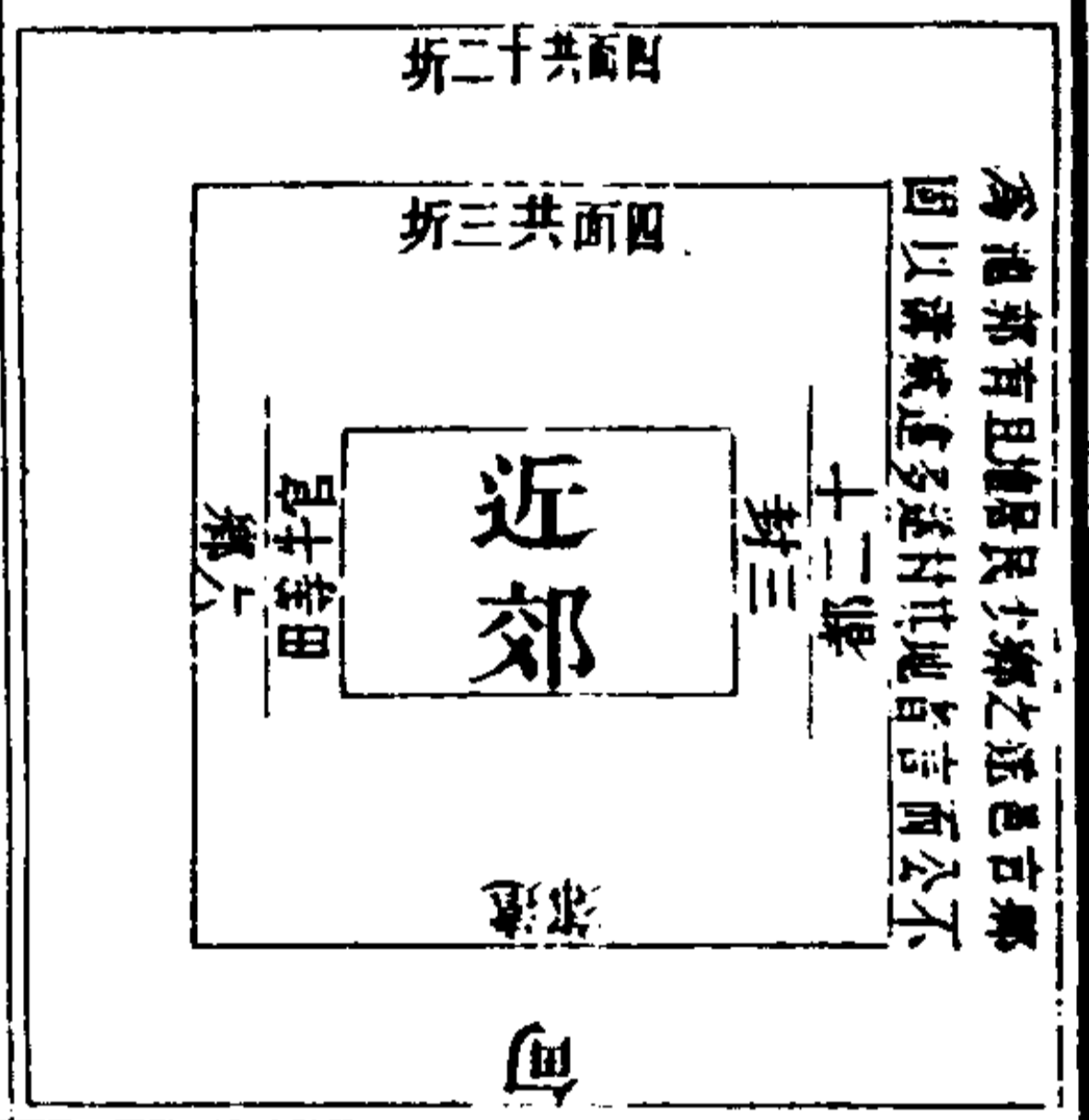
近郊置宅士等田孟子國中什一使自賦謂此

周官以宅田士田買田在近郊地註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云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任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買田在市買人所受田也魏氏云古者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朱子云上中下士是命士已有祿此士田蓋未受職者如管子士鄉十五是未命之士使民皆為士則無農故鄉十五亦受田但不多○諸說皆非也

古者每鄉必有里師即父師少師左師右師也皆士大夫致仕者為之各歸其鄉安得復田於近郊孔子從大夫之後且不可徒行況可塗體露足耶白虎通云七十致政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故王記曰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則宅田猶是公家之田特賦之所出王者以備養老之用禮記士升司徒者不征於鄉升學者不征於司徒周官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尚書大傳命士以上不用則士之未受職於公家者仍散處本鄉必無全家移徙之理朱子以管子解經未安鄭註謂士田為歸田亦誤士田者王者以其賦之所出養士諸侯之貢士與民之俊秀升於國者未經司馬論定書曰三有俊如今之庶常士國子監生員買田兼工不言省文也王者以其賦之所出養工商非使自耕作也即官賞等田皆然○此工商乃在官者與民間有別

成周禮法演

畿



為畿者百里之內也古者不田以養家也遠郊則田而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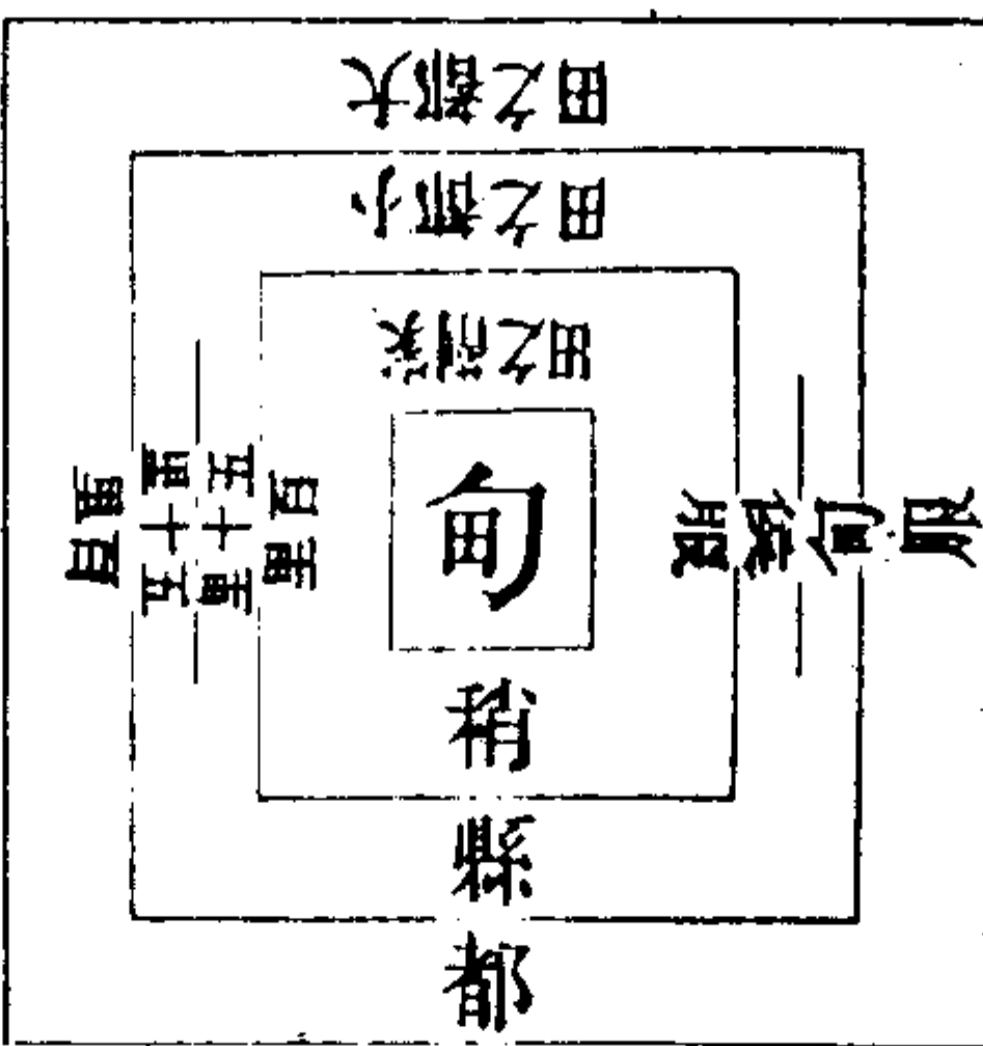
遠郊去王城百里共地四折除中一折為近郊餘三折凡十五封以三封置官牛等田十二都置六鄉

周官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地官田庶人在官者賞田即圭田王制圭田無征官賞諸田有稅無賦古者大夫不廉曰滿圭不飭田曰圭取潔白之義田之所出備公膳之資如今之官署公費錢舊說為祭田非也禮云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指采地而言孟子于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官署公膳以一口計不以官職大小計此先王體恤下僚之至意牛田牧田取其稅以為公家養牛養馬之需○鄉遂詳具前

自甸以內謂之國畿則禮云國畿方千里蓋除近郊外每面一百五十里為五百里南北合則千里東西合亦千里

三等采地

三等采地通曰甸服折之則內曰侯服外曰甸服再折之則曰甸服再折之則曰甸服再折之則曰甸服



周官以家邑之田任稱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廡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稅法非賦法故師專掌之



成周徹法演

國三里為近可爾或者天子之城十二里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此說未悉

天子之城蓋十里廣輪一甸地陳氏所謂中城也其外復有外城距中城十二里半一同也其外復有郭每面二十五里一封也

聘禮賓及郊註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此說與大傳異者彼據一面言此合兩面言之大傳文詞簡古故多省文如所論列三黜陟第擧大致然細析之等殺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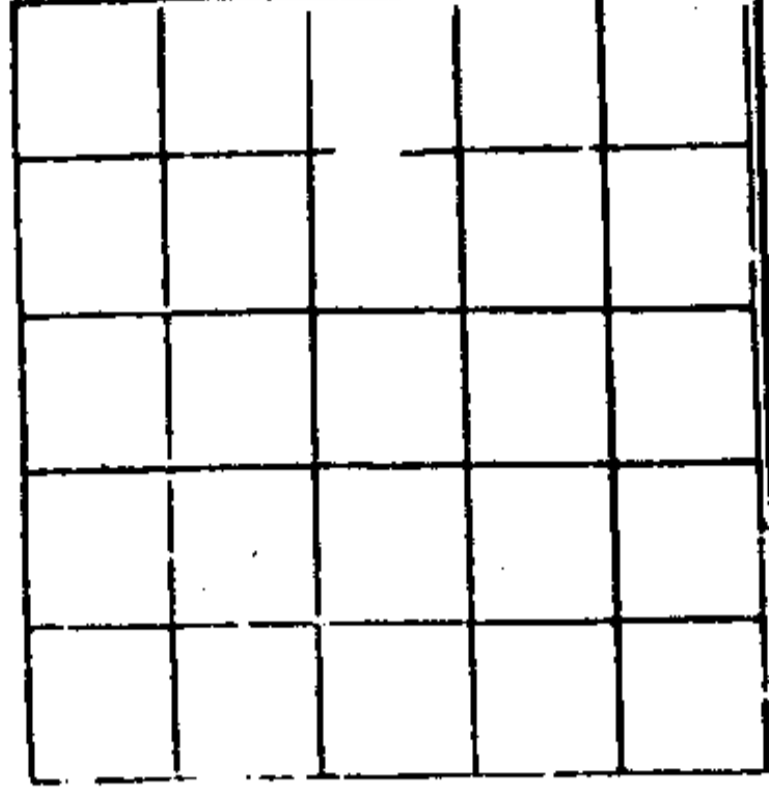
成周畫畿圖右第二十一章

文王全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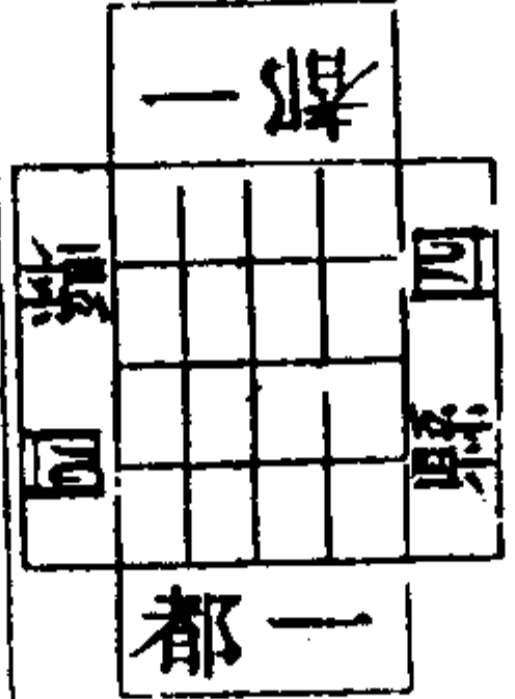
每一空為一封集五封而成折各五折而封州廣輪各五封凡二十五封

每一方空為一都廣輪各四都凡四都也外每面各加一都共一折也五折二十都

集封為州



集都為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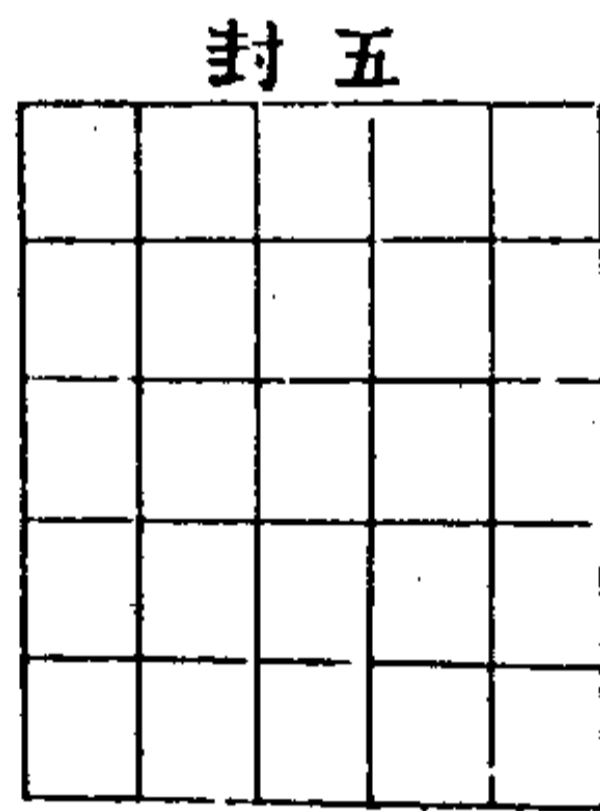


司馬法合無井地積算故一折五封一封四同一同五終一終四成一成五通方田法專就井地積算而無井地自在其中故以四起數謂言一折四封一封五同云云此變易之其實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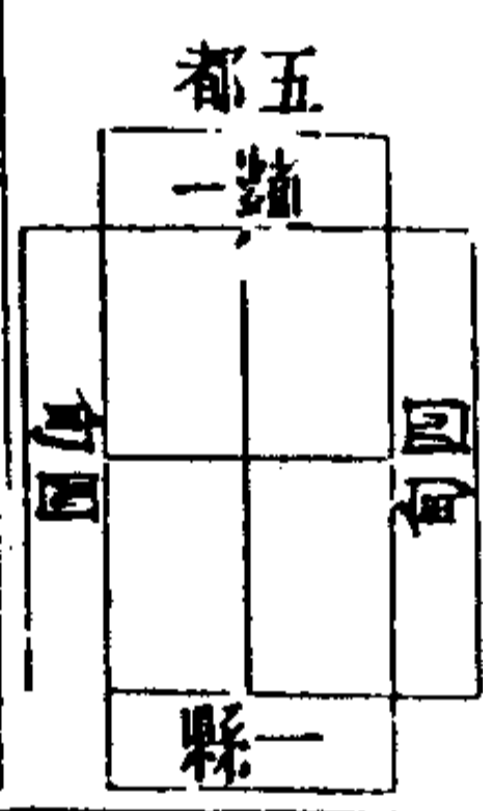
文王畫州圖右第二十二章

每一空為一同集五同而成封集四封而成折再加一封共為地二十五同廣輪各五同

二百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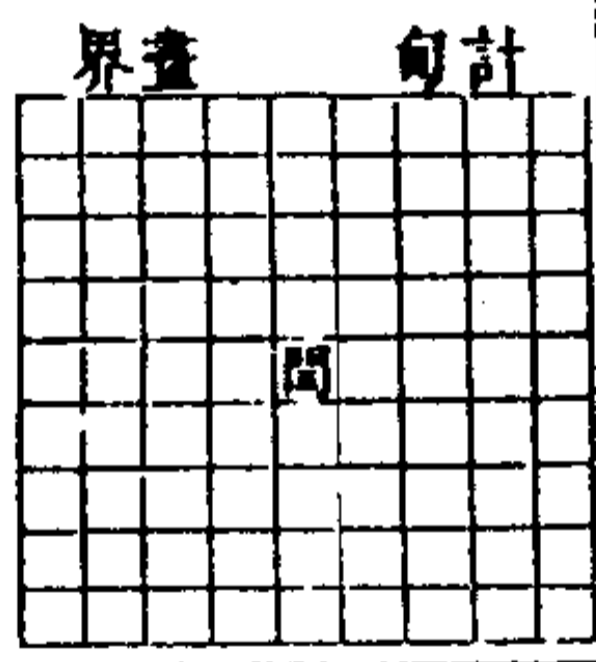


每一方空為一都內四都外每面各加一縣合都共地二十縣也四縣各開一角為四餘餘而或國於四餘取一甸以補八十一甸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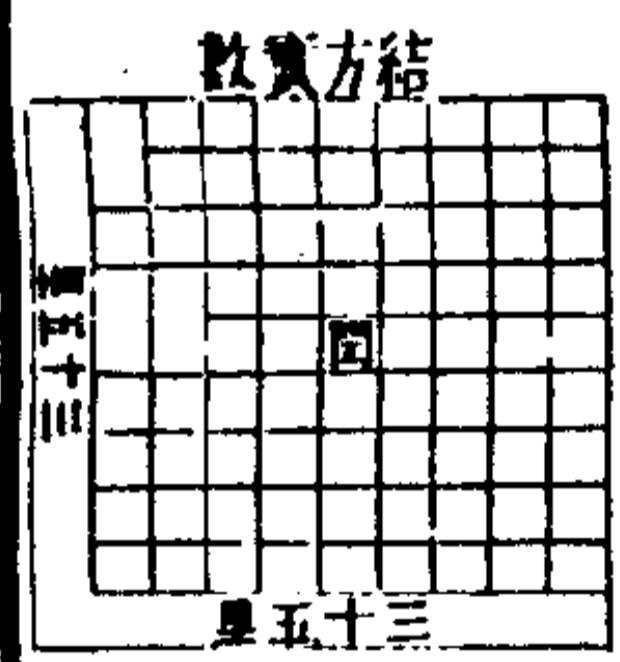
封國以十里為界一甸也每甸入里加無井地二里廣輪九甸者廣輪九十里也其外圍合四面言則每面有無井地十七里半就兩面言則每面有無井地三十五里

二百界



封國以十里為界一甸也每甸入里加無井地二里廣輪九甸者廣輪九十里也其外圍合四面言則每面有無井地十七里半就兩面言則每面有無井地三十五里

數每甸入里加無井地二里廣輪九甸者廣輪九十里也其外圍合四面言則每面有無井地十七里半就兩面言則每面有無井地三十五里



中城五里一通也外郭九里如垣陸蓋十里一終也近郊距城十里半其徑二十五遠郊距城二十五里其徑五十是國也長較三百二十乘聚則五都君所有也散則八十甸臣民共之也進退乘除臣身於上民易於下而太極之分合可悟也周官諸公之地封建方五百里其食者半食謂公所玉食是日千乘之國合役車九百六十乘統數之

實曰奚微曰大戴禮魯公問孔子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何如對曰君發禁宰行之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輔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若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司寇司秋以聽獄訟司司空冬以制度制地事此魯國千乘之証亦侯國六卿之証左傳季孫謂子路曰千乘之國不知子一言乃經議作三軍可知大國止二軍矣昭八年大蒐於紅自根年至商衛革車千乘此在邱甲既作後且蒐曰大蒐陪敦言也夾谷之會齊謂魯曰齊師出境必以三百乘從蓋欲竭魯也

實曰魯詩公車千乘曰詩不云革而云公兼役車之証不然公徒三萬兵車惡用千

實曰齊奚三軍曰管子變周制為軌里連鄉以二千人為族五族為軍每軍較前減二千五百故出其三軍實亦公徒三萬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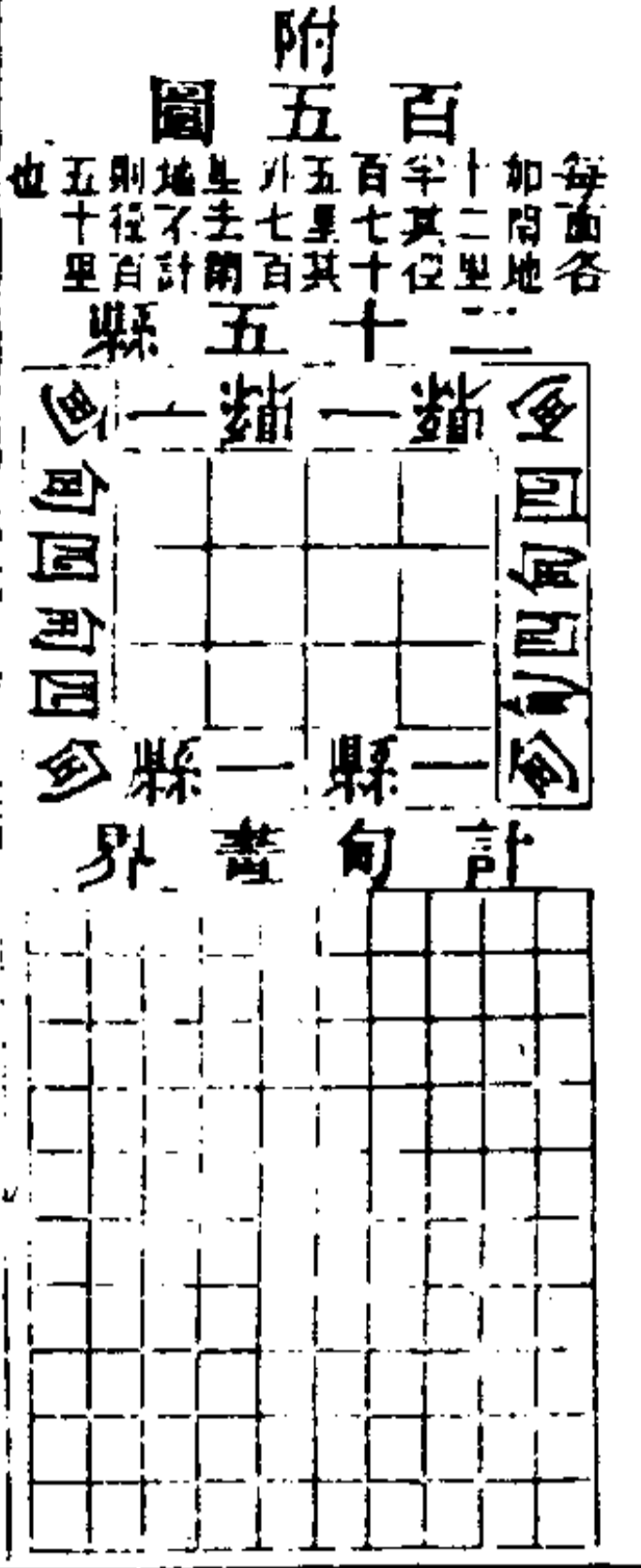
實曰隱五年衛以燕師伐鄭鄭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軍其後鄭伯爵也矣故曰此追胥竭作也抑鄭自桓公為司徒繼進執政死於戎難武公莊公世襲為卿正封之外必有加封如詩序所稱檟檟等其後王奪鄭伯政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討宋取鄭田鄭以王師後又以齊侯朝王此時雖不為政猶官司徒故其地不削莊公既沒鄭貢賴之

實曰國無大於百二者乎曰無矣周初惟魯受地多記言七百成王廣魯於天下也二十五縣所積結而方之其徑百五十里廣輪各十甸亦可通稱百里

實曰國無大於百二者乎曰無矣周初惟魯受地多記言七百成王廣魯於天下也二十五縣所積結而方之其徑百五十里廣輪各十甸亦可通稱百里

實曰國無大於百二者乎曰無矣周初惟魯受地多記言七百成王廣魯於天下也二十五縣所積結而方之其徑百五十里廣輪各十甸亦可通稱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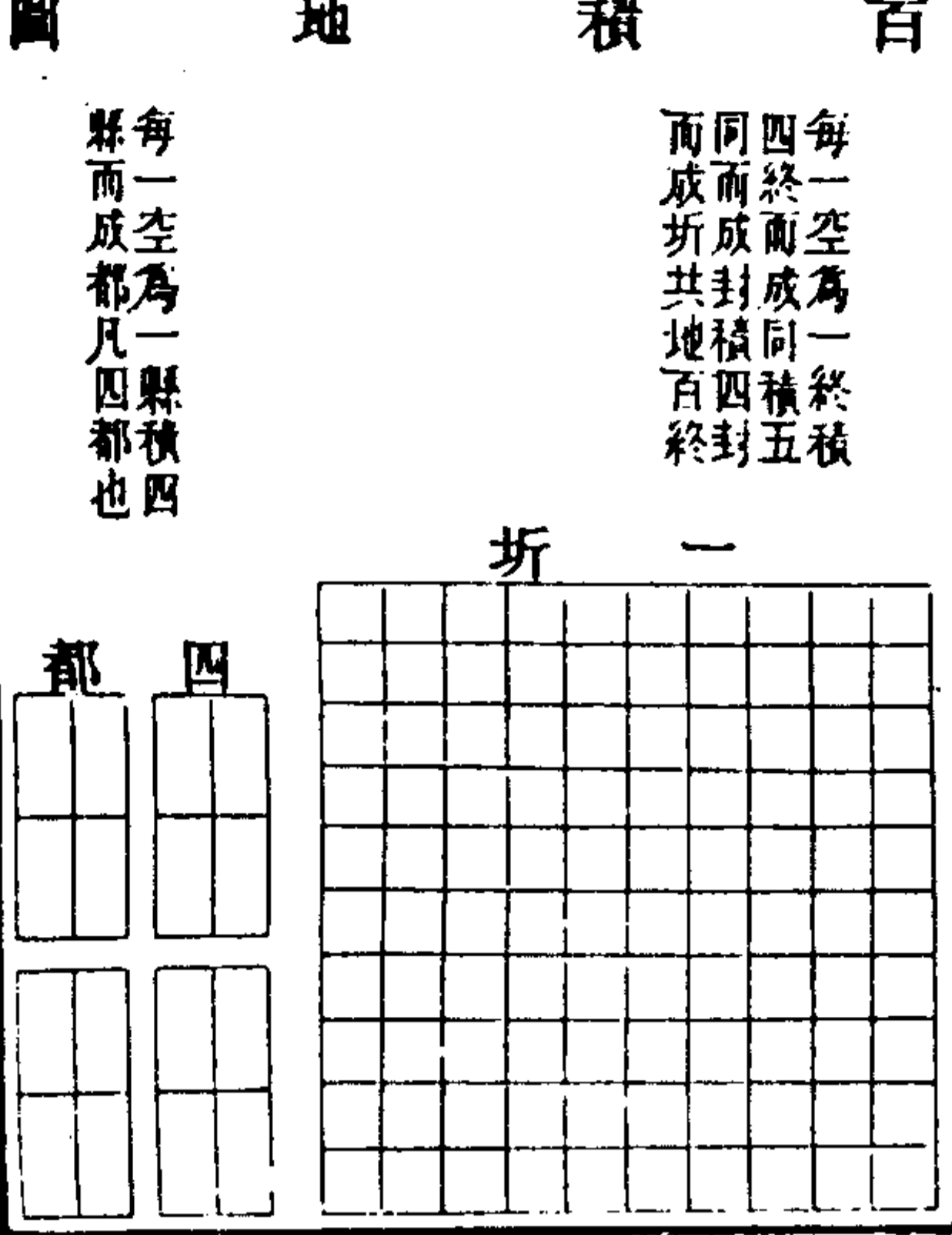


孟子齊魯之封方百里正封二十縣也外五縣乃加賜之附庸賓曰奚加曰孟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謂以其職貢附諸侯以達天子若加賜則諸侯得食其貢徵其賦

賓曰加矣故曰功大不應普地王者格外施恩是故謂之加是故謂之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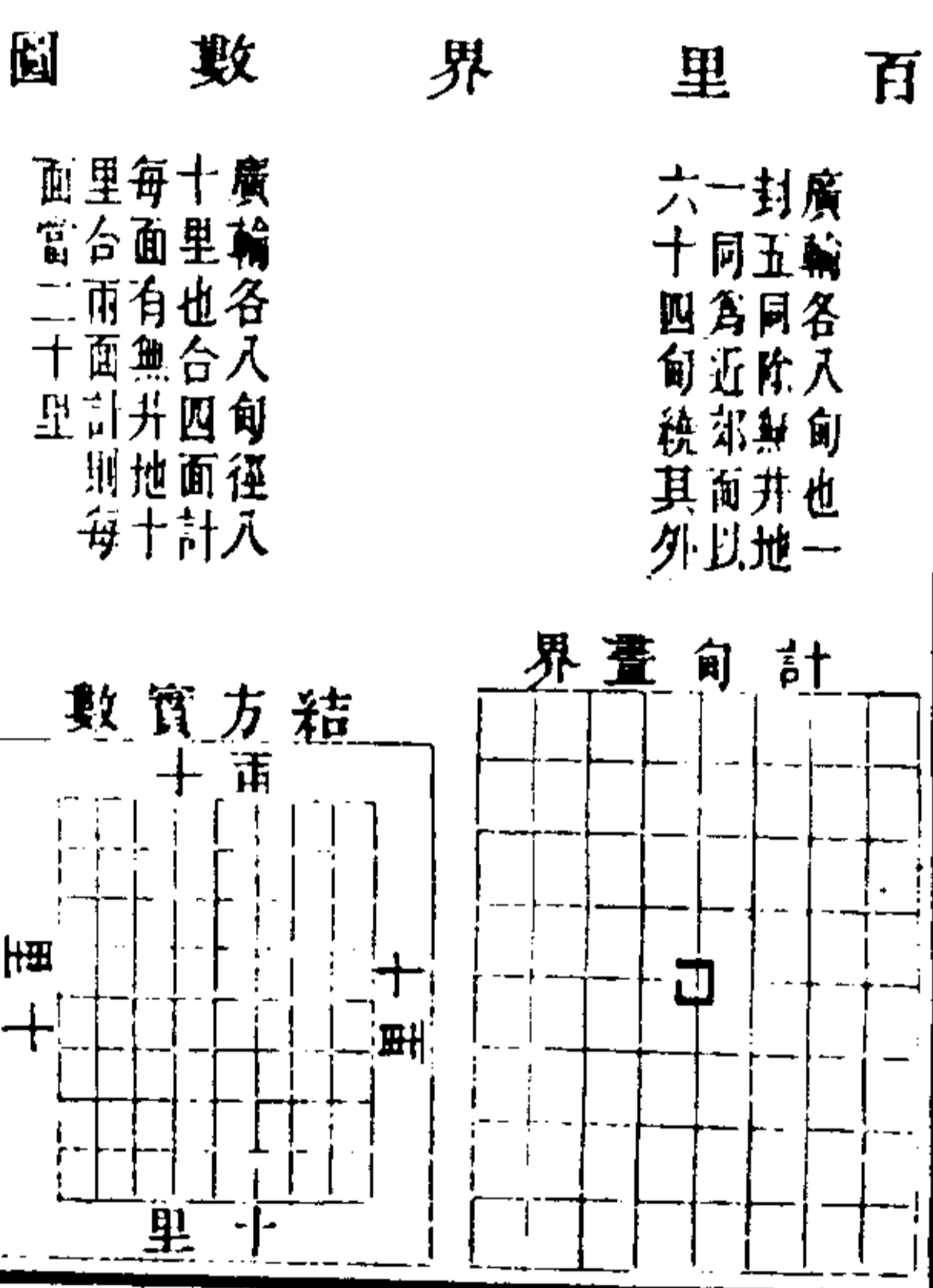
陳氏禮書云國語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而為元侯之所以怒之不可弗聽是魯為次國故春秋書作以示讓迨後舍之穀梁謂之復正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陳氏言天子六軍大國參之一小國半大國皆與周禮不合○陳氏見朝齊朝晉遂以魯為次國不知受封之初惟魯為大後列國吞并晉之甲車至四千乘魯遂小爾穀梁二軍一軍之說均有故

凡言大國三軍合四境革車計也二軍就鄉遂步卒計也一軍以鄉遂革車計也



成周徹法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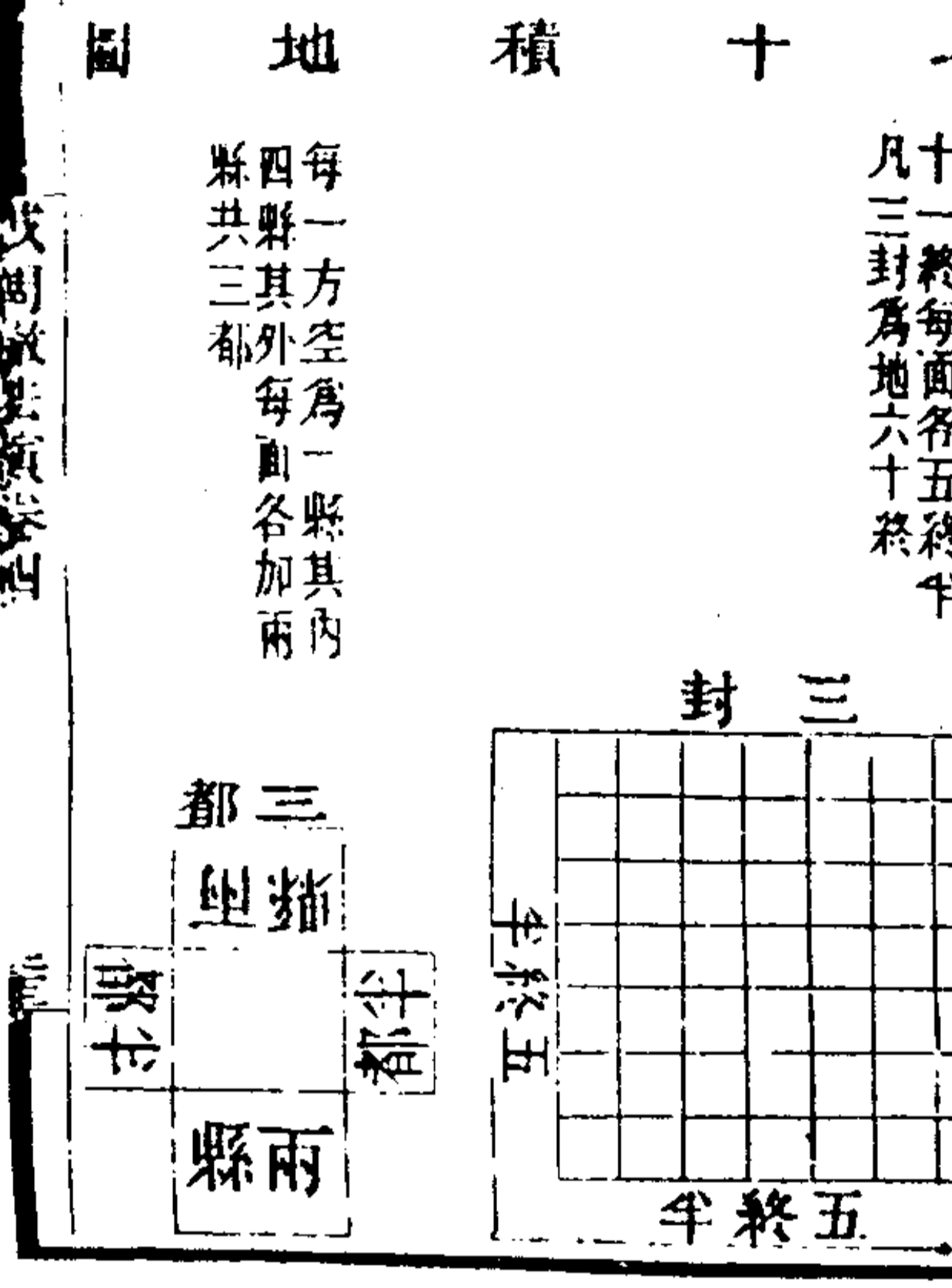
廣輪各八甸也一  
封五同除井地  
一四為近郊其外  
六十四甸統其外



城郭同百二十里之國○近郊距城十里其徑二十遠郊距城二十里其徑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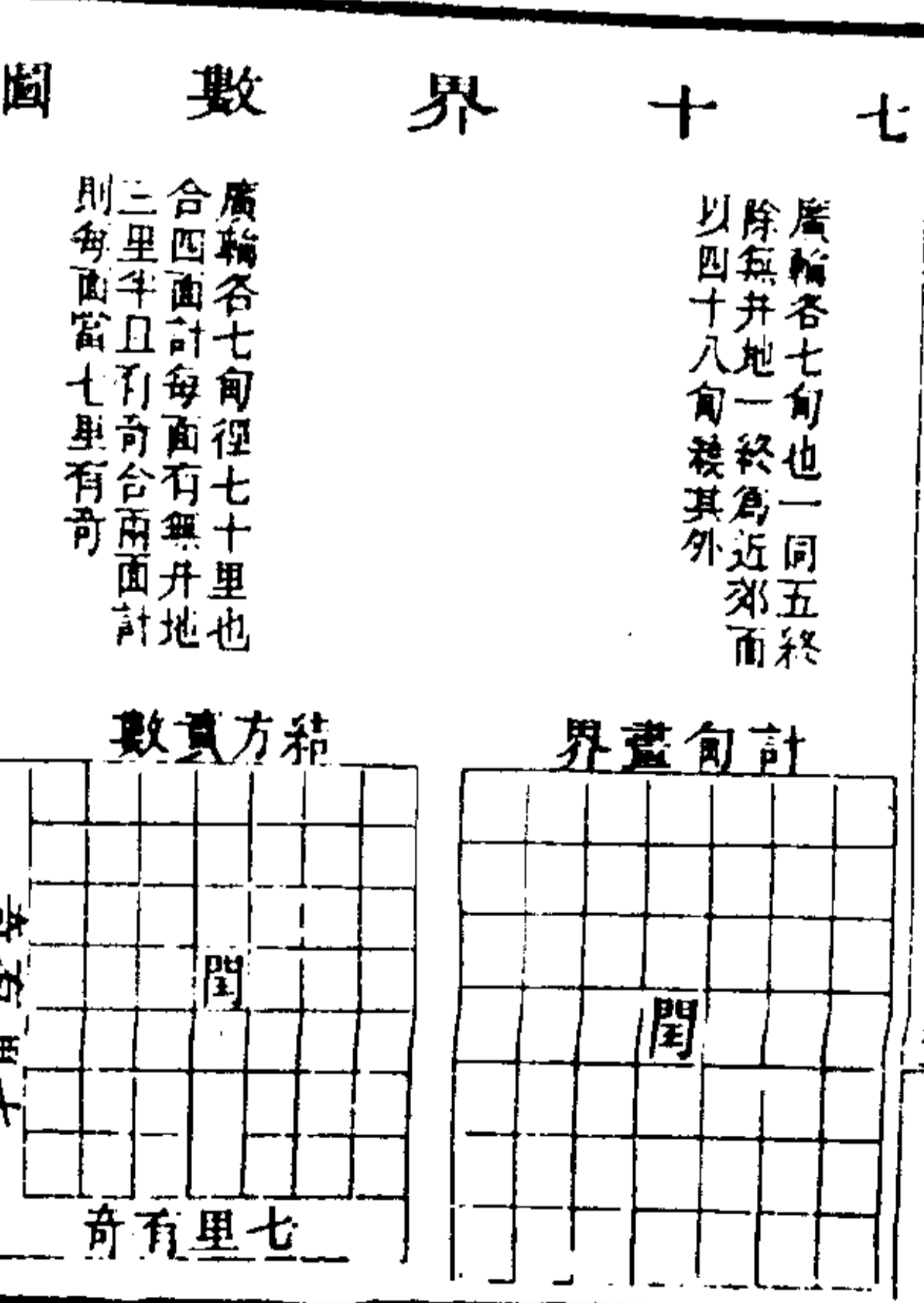
是國也長較二百五十六乘聚則四都君所有也散則六十四甸臣民共之也進退乘除臣易於上民易於下而太極之分合可悟也周官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參之一

惟百終也故曰百里惟徑八甸也故曰八十里上至百五十里皆得通稱百里國者後就出粟之地計此合無井之地計也城郭遠近同制而厚薄高下各別故周禮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之節各賦其命數



成周徹法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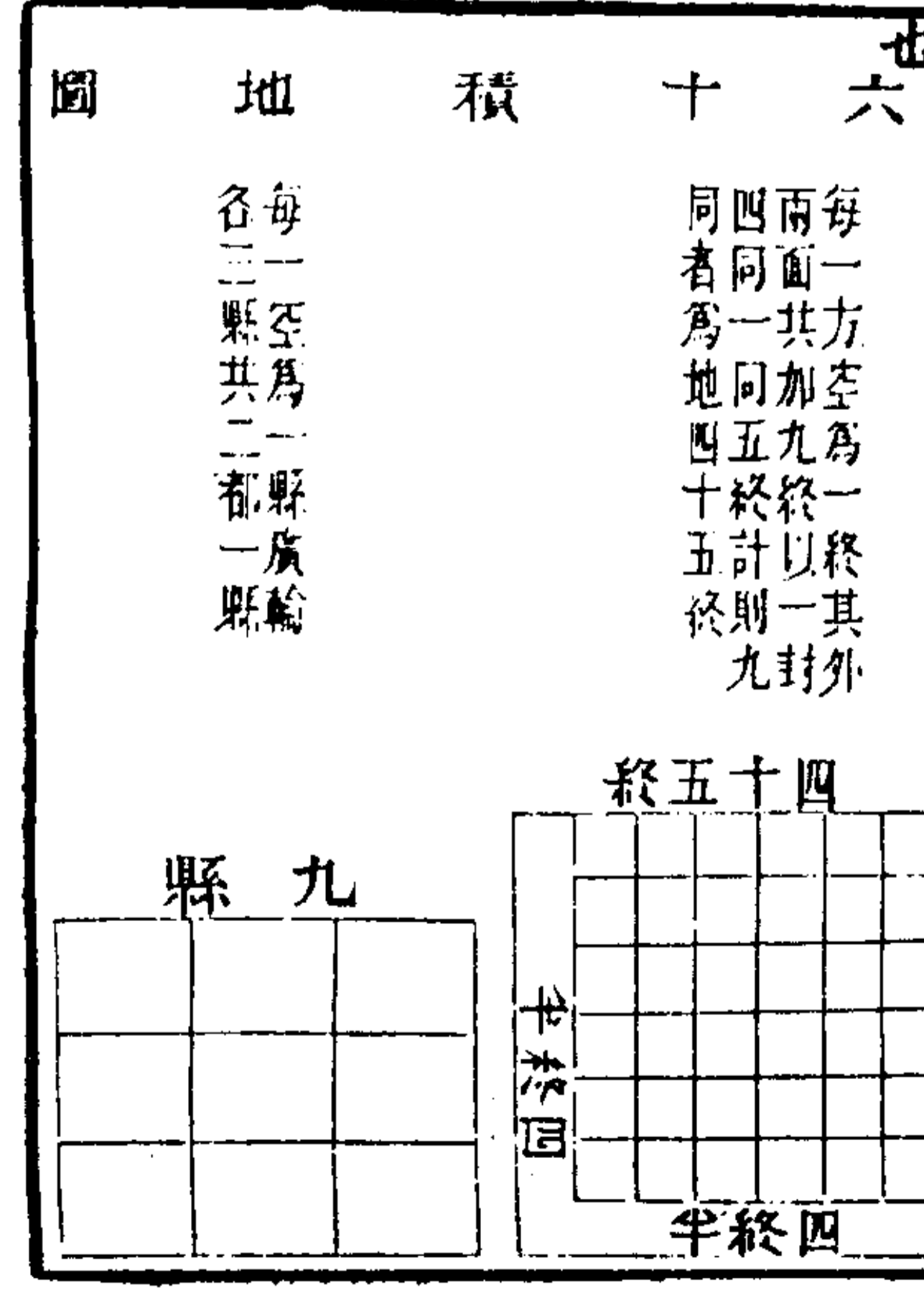
廣輪各七甸也一  
同五終  
除井地一終為近郊  
以四十八甸統其外



中城三里二通也外郭徑七里二成也近郊距城七里其半其徑十五近郊距城十七里半其徑三十五

是國也長較百九十二乘聚則三都君所有也散則四十八甸臣民共之也進退乘除臣易於上民易於下而太極之分合可悟也周官諸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其徑七十七里有奇而稱名不一曰七十里國就廣輪言而置其七里百奇不計也曰三百以外圍言其徑七十五里置二里有奇不計也皆舉成數也其稱公侯伯子男皆加諸字諸眾也每爵各三等故曰諸不一其公侯伯子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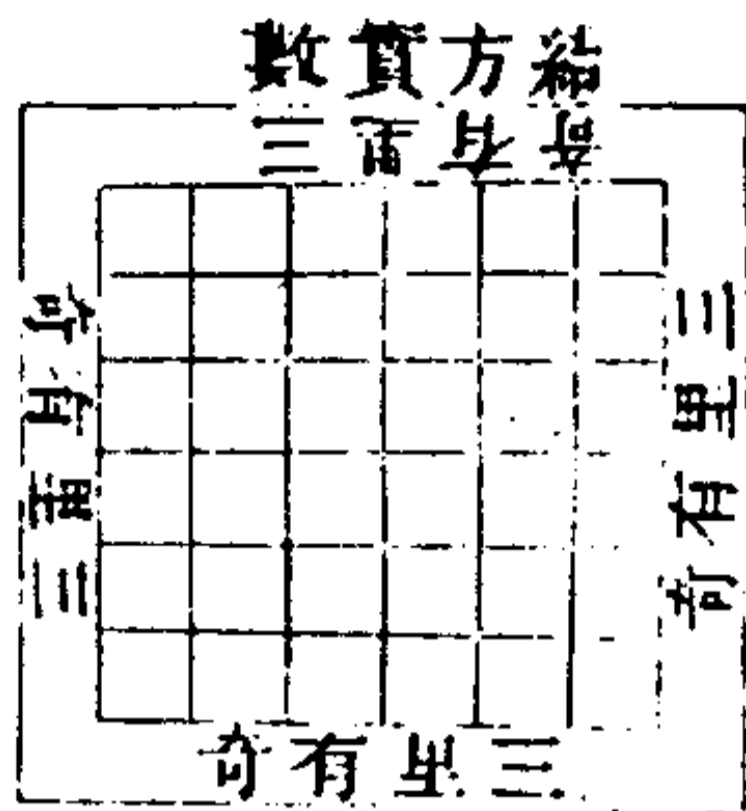
成周徹法演



廣輪各六旬也一旬五  
終除無井地一終為近  
郊而以十六旬後其外

六 十 界 數

廣輪各六旬徑六十里  
也合四面計每面有無  
井地三里奇合四面  
計則每面當六里有奇



界畫邑計

城郭同七十里之國○近郊距城七里半其徑十五遠郊  
距城十五里其徑三十

國出長較百四十乘聚則九縣皆君所有散則三十六旬  
一子一奪臣易於上一損一益民易於下而太極之說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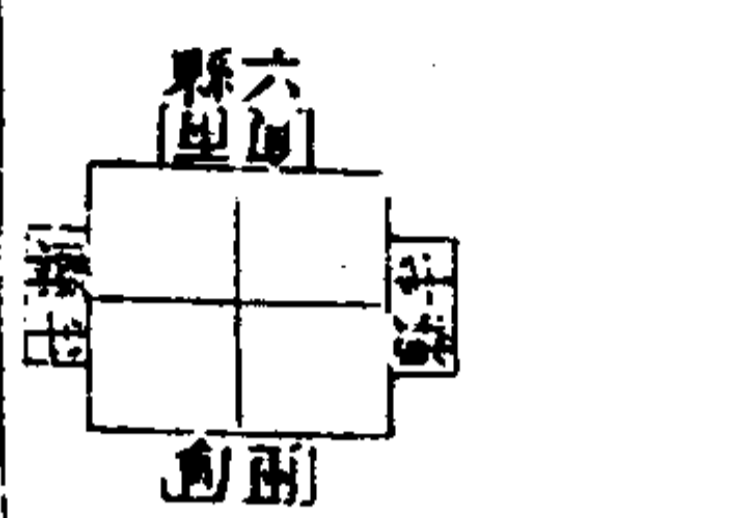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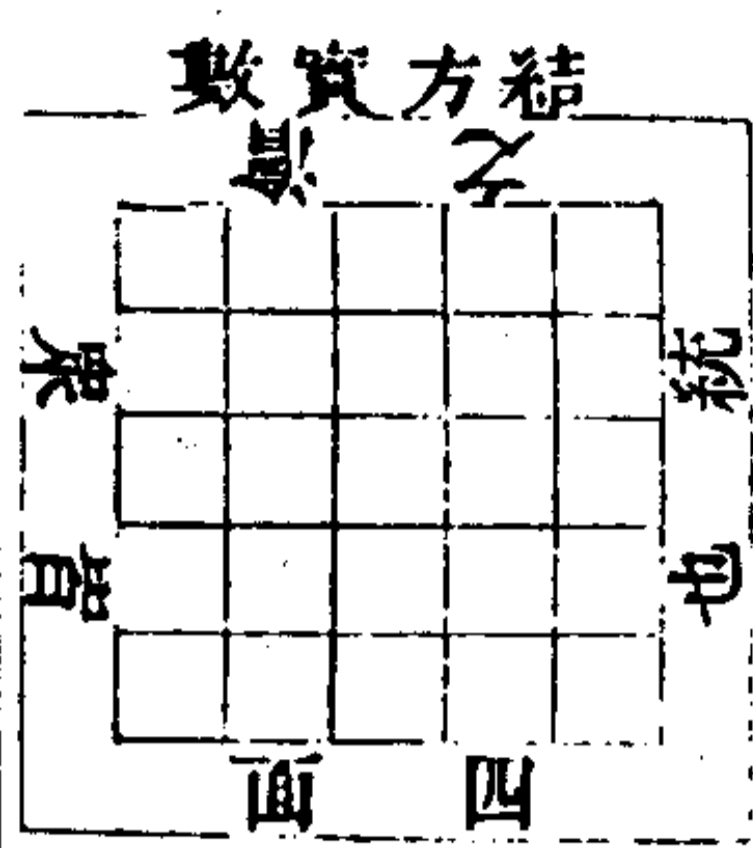
悟矣

六十里之國經傳罕言以可通稱七十也論語言六七十  
五六十里國可上附七可下比五故連言之

周官言諸伯方三百里此統舉之詞也曰諸伯不一其伯  
也外國三百其徑七十五於七十七里也則溢於六十六  
也則皆故統舉之

五 十 地 界

廣輪各五旬也六縣凡二十  
四旬加間餘一旬則二十五



界畫邑計

成周徹法演卷四

城徑二里半一通也郭徑五里一城也近郭距城五里其  
徑十里遠郊距城十二里半其徑二十五

國出長較九十六乘聚則六縣皆君所有散則二十四旬  
一子一奪臣易於上一損一益民易於下而太極之說可

悟矣

實曰城郊之數與大傳禮註各別彼皆非與曰皆見也彼  
約舉之多有文此細別之則等級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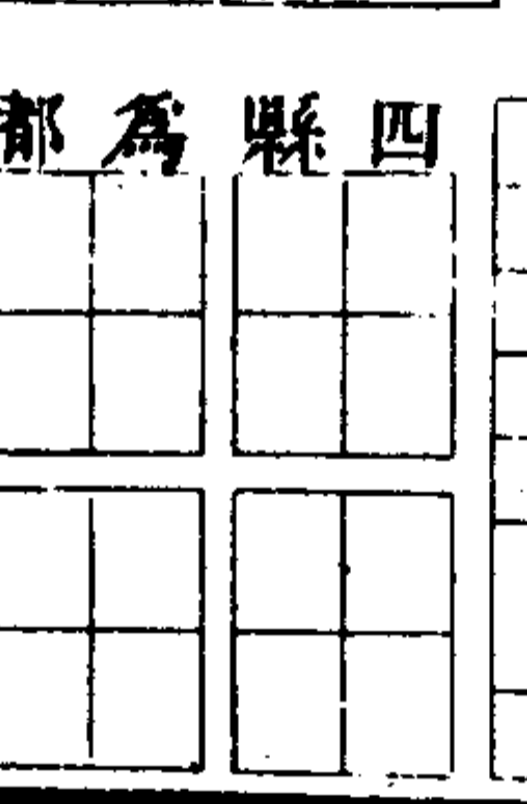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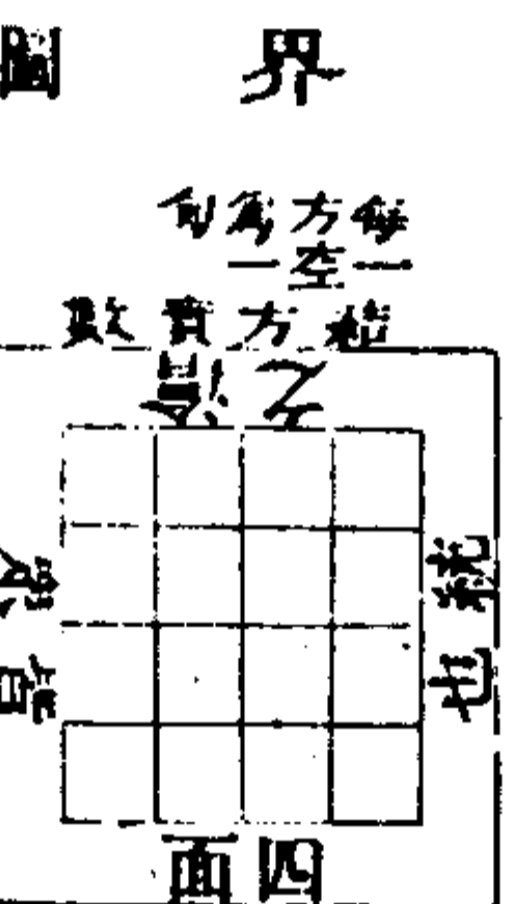
實曰鄉遂焉分曰三鄉三遂七十以上二鄉二遂四十  
里以上一鄉一遂三十里以下大小不同爾軍之多寡不

關於鄉遂之一再三也

每空為一邱廣輪  
八邱凡六十四邱○  
加論計則四十五里  
以司馬注計則五十  
里則官故云方三百



四 十 地 界



城郭同五十里之國○近郊距城五里徑十里遠郊距城  
十里其徑二十

國出長較六十四乘聚則十六旬皆君所有不易者也散  
則六十四邱臣工有功過而予奪分民齒有增減而損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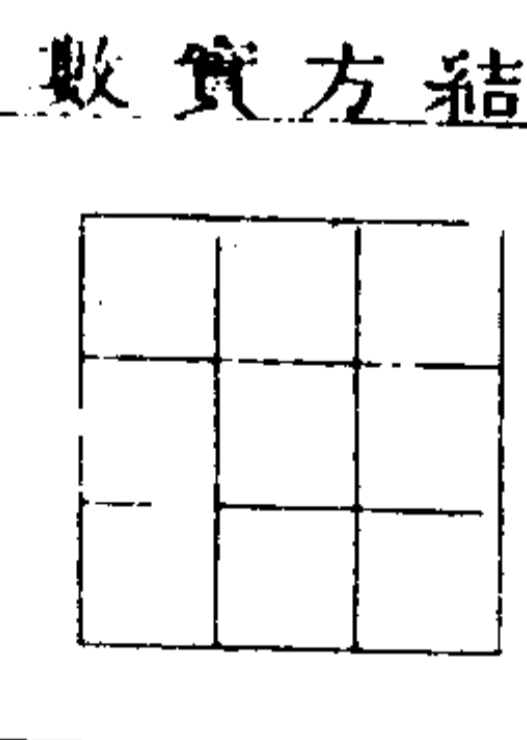
著展易者也周官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

一  
實曰軍何若曰就四境計雖再命之國漢卒竭作亦可備  
一軍就革軍計雖八命之國不滿三軍就出夫計七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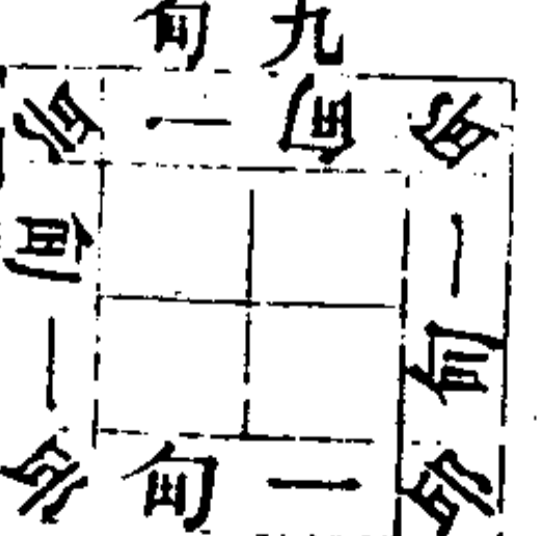
國可備三年六十里國二軍五十里國一軍四十里以下  
則師計族計而無軍故曰附庸也

有一居中五旬其外廣  
輪各六邱其地三十六邱

三 十 地 界



界畫邑計



城徑一里一井也郭徑二里半一通也近郊距城三里半  
徑七里遠郊距城七里半其徑十五

是九旬也長較三十六乘皆君所有不易者也散之則三  
十六邱臣以功過而分子奪民以生死而酌損益展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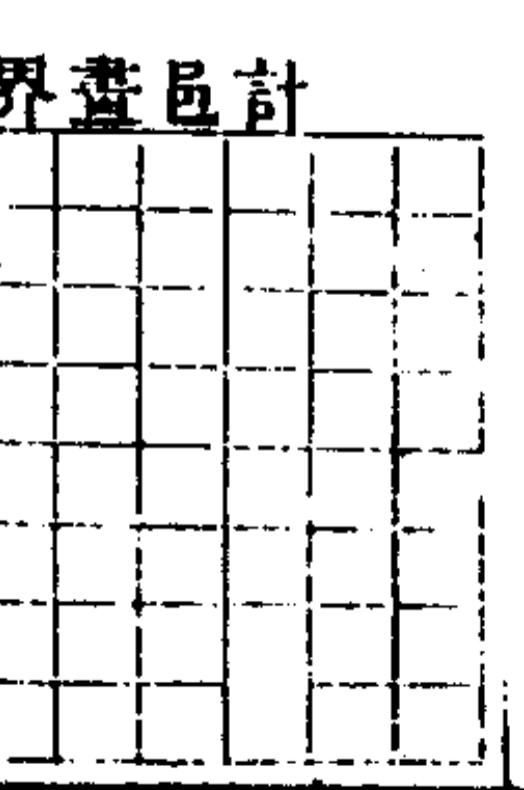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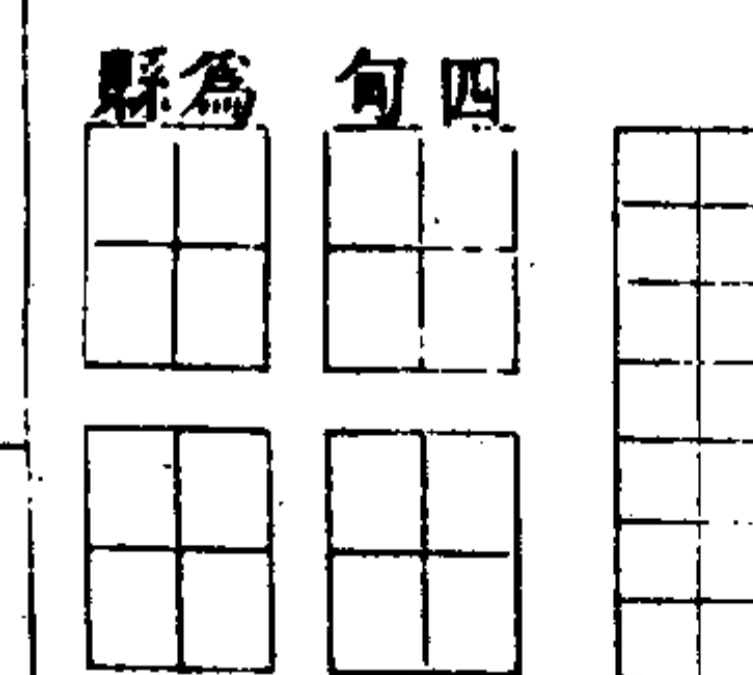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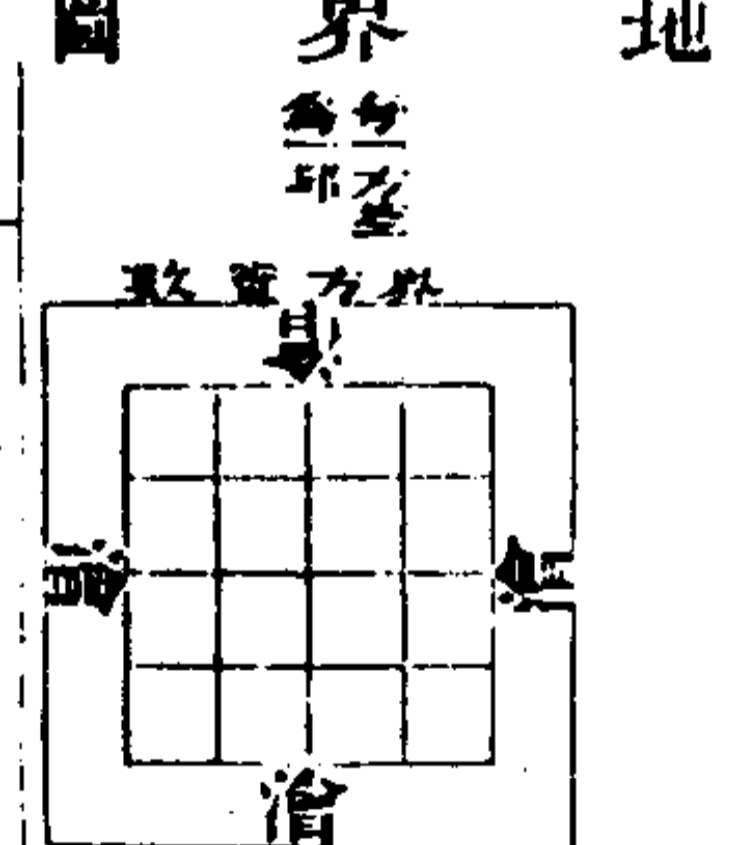
也展易而不易是故易有太極

孟子滕越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為善國將之為言不  
足之詞滕地大小蓋同四命國善國者畫土授田一切均

如周初王制之制曰猶可則三命國以下地勢所限不無  
簡略欲纖細備具不能也

二 十 地 界

四邑為邱四邱為甸  
十六旬凡六十四邑  
也自四十里以下皆  
以邱畫計自此以下  
則以邑畫計實二十  
五里言二十者舉成  
數且去無井地不計



成周徹法演卷四













箕田攷

韓百謙 著  
李家煥 義駁 輯

後漢書。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鮮。箕子教以禮法。田。水。注。朝。薄。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遂成禮俗。案箕子陳範。彼。其。一。五。行。曰。土。爰。稼。穡。三。八。政。則。首。先。以。食。宜。其。分。藩。東。土。亟。亟。以。農。事。為。重。則。所。謂。教。民。田。者。其。即。此。井。田。之。法。與。箕子。般。人。也。般。人。七。上。而。助。當。時。助。法。盡。廢。而。是。圖。尚。存。其。制。般。先。王。之。遺。澤。長。矣。攷。古。者。覽。是。圖。及。後。說。可。以。得。所。參。稽。焉。富。陽。董。文。恭。家。藏。有。朝。鮮。箕。田。攷。繫。本。因。假。得。影。鈔。而。重。刊。之。道。光。丁。酉。春。三。月。海。昌。蔣。光。煦。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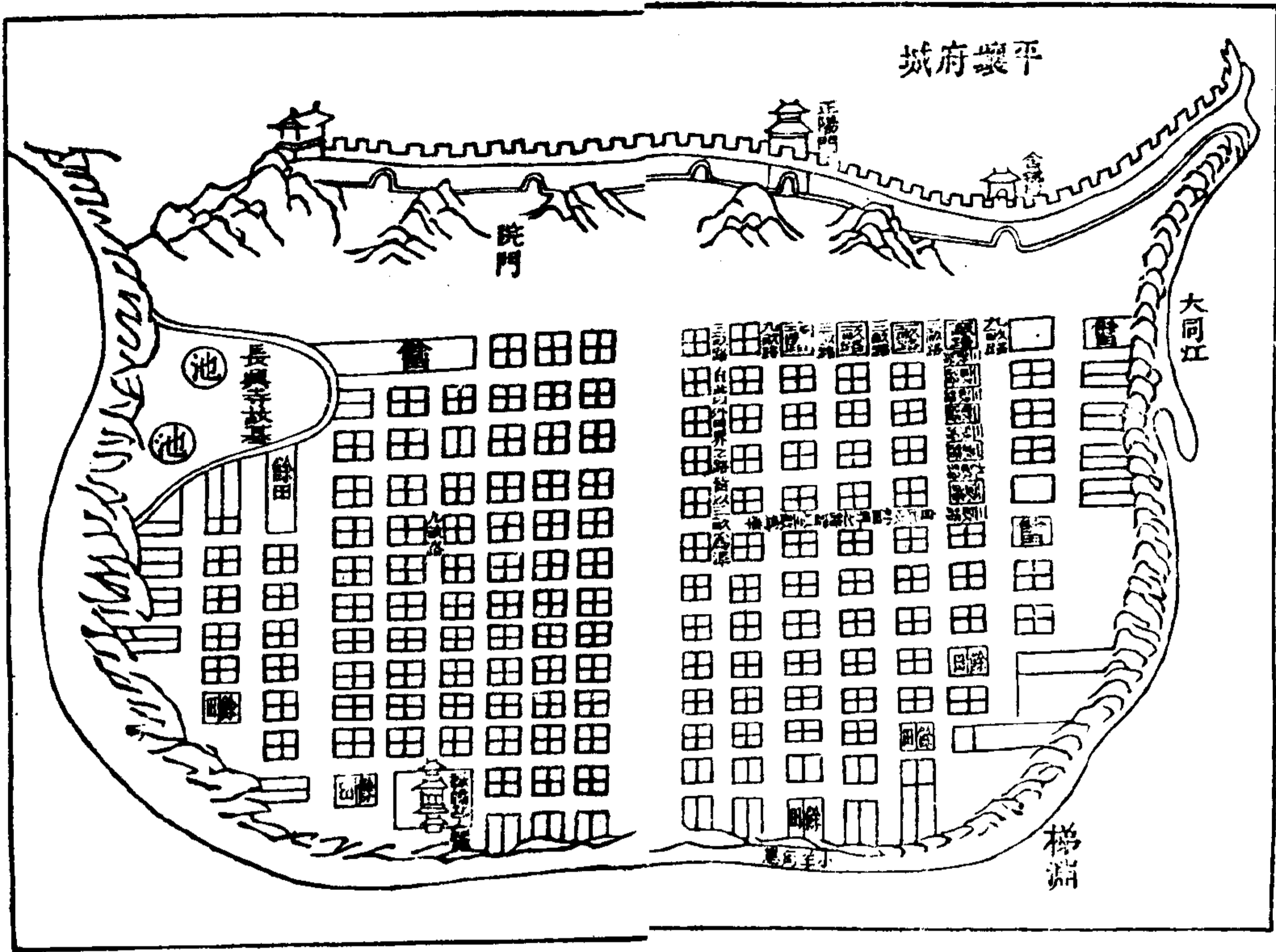
箕田攷

- 箕田圖
- 箕田說
- 箕田圖說後語
- 書箕田圖說後
- 箕田續說

高麗 久菴韓百謙著

驪江李家煥  
完山李義駁 輯





箕田說

箕田說

四

久菴韓百謙

井田之制。先儒論之詳矣。然其說皆以孟子爲宗。故特詳於周室之制。而於夏殷則有未徵焉。朱子之論助法。亦出於推測臆料。而未有參互考證之說。則其果悉合於當時制作之意。有不可得而知者。好古之士。蓋竊病焉。丁未秋。余到平壤。始見箕田遺制。阡陌皆存。整然不亂。古聖人經理區畫之意。猶可想見於千載之下。就其地諦審之。其田形畝法。與孟子所論井字之制。有不同者焉。其中含秬正陽兩門之閒。區畫最爲分明。其制皆爲田字形。田有四區。區皆七十畝。大路之內。橫計之。有四田。八區。豎計之。亦有四田。八區。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此蓋殷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七十畝。本殷人分田之制也。箕子殷人。其畫野分田。宜倣宗國。其與周制不同。蓋無疑矣。惟茲阡陌。數千年來。凡幾經變易。雖難保其不差尺寸。其大略畧以一畝之路。界田以三畝之路也。其三旁九畝大路。由城門達之。詠歸亭下。似是往來通衢。非專爲田閒阡陌而設。然其必以十六田六十四區畫爲一甸。則亦不無界限之意。自此以外。田界之路。或有侵耕失古處。則後人未知制作本意。必以三畝爲準而正之。頗失經界之舊。若其以七十畝爲一區。四區爲一田。兩兩相并。則盡一野皆同矣。按班史刑法志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有六十四井。其井邑邱甸之名。雖用周制。而以四起數。四四成方。與此略合。是必有所沿襲。而惜其典籍不完。未能盡得其制也。其尖斜較側不能成方處。或一二田。或二三區。隨其地勢而爲之。此則鄉人傳爲餘田。雖周家井田之制。其地難得如繩直準平。而其不成井處。又不可棄而不用。恐其制不得如此也。其公田廬舍之制。雖不可考。制田既非井字之形。則與孟子所謂中有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之制。已迥庭矣。意者殷之時。雖受田於野。而其廬舍未必在田旁。或皆聚居城邑之中。其公田亦都在一隅。未必介於私田之中。養糞耘耨之際。遠近不同。民有病者。且人文漸備。吉凶禮縟。七十畝有不足於養生送死之資。故姬周之有天下也。順天因人。增爲百畝。且制井田之法。八家同井。中置公田。春則出在田廬。冬則入聚邑宅。其制始大備。自質而文。其因革損益。勢有不容已也。或以朱子改治溝瀆。多費人力之說。有疑於孟子之言。此則恐未然。孟子曰。佚道使民。雖勞無怨。朱子亦嘗論革命易代。大而建正用數。小而書文車軌。并皆改作。以新一代耳。目云。則况此制民常產。實發政施仁之大者。豈可計其少費。不與俱變乎。以此推之。吾知朱子此說。或出於一時門人問答。而非平生之定論也。嗚呼。闕闕諸賢。俱以王佐之才。生丁叔季之時。慨然以挽回三代爲己任。收拾殘經。討論遺制。始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有懸空之歎。未得歸一之論。倘使當時足此地。目此制。則其說先王制作之意。想必如指諸掌矣。而惜乎其未見也。因記其所見。以求正於知者云。

箕田圖說後語

西桐柳根

箕田在於含秬正陽兩門之外者。區畫最分明。其爲制皆田字形。分爲四區。區皆七十畝。界區之路。其



廣一畝界田之路。其廣三畝。凡十六田。總六十四區。六十四區之三旁。又有九畝之路。由城門達之江上。其尖斜。故側不能成方處。或一二田。或二三區。隨其地勢而為之。鄉人至今傳之為餘田。亦皆七十畝。噫。古今人歷茲地。見斯田者。何限。獨公生晚好古。欲求古聖人分田制產之意。於千百載後。作為圖說。使人人曉然。知箕田一區為七十畝。即與孟子所稱。殷人七十之說。若合符節。豈非幸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蓋井字為形。便成九區。八家皆私八區之百畝。就公田百畝之區。以二十畝為廬舍。八夫居之。其所耕公田皆十畝。此周制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孟子論周人百畝之制。固為纖悉。至於殷人但稱七十而助。當時諸侯皆去周時之籍。况殷制。安保其猶有存者乎。朱夫子之生。去孟子之時。又遠矣。不得不因周制而推明之。釋之曰。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又曰。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朱夫子既未得考殷制。則以此度彼。其為制自當如此。昔韓退之賦石鼓。蓋歎孔子不到秦。不得見其文。若使朱夫子見此圖。當復以為何如。以今觀之。公田廬舍之制。未敢臆度。即此田形而見之。四區。四夫所受之田也。或以為箕城之田。稱之以井蓋久矣。井即九區也。今不可輕言為四區。是則不然。若論殷周田制之同。則八區八家所受之田也。推此以往。雖千百區皆然。就七十畝之中。以七畝為公田。如朱夫子之說。則亦不失為什一也。至於廬舍。則周時制度大備。猶就公田二十畝為八夫廬舍。是一夫之居。不過二畝半也。若就一夫所受之區。以七畝為公田。而出力助耕之。不復稅其六十三畝。則雖以一二畝為廬舍而居之。恐亦不害於什一之制也。其一夫所居。在於七十畝之內邪。或宅於邑而受田於野。來往耕治。邪。皆不可得而知也。若論殷周田制之不同。則七十畝百畝已不同矣。何必置疑於四區九區之同異哉。所貴乎同者。什一之制耳。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也。百世可知者。其不在於什一之制邪。去年曾隨詔使朱學士。梁給事中共觀箕田。恨未及知一區為七十畝。未得求正。遂書此以待後之覽者。

書箕田圖說後

岳麓許 跋

西京之南有田。相傳為箕子井田。丁未秋。西原韓久菴周覽故國形勝。遂及於所謂井田者。仍其經界。逐其阡陌。以畝法概之。乃七十畝之田也。夫七十而助。殷人之遺法也。是時周法未遽備。及於天下。箕子以殷人行殷法。乃其所以也。然則七十畝之田。豈非箕子之親傳法於我東者邪。其田之制。韓公作圖以記之。但其所謂公私田者。必有其制。而未有文字可考。就圖而推之。蓋九畝大路之內。為七十畝者。六十有四區。而方列焉。如易之先天方圖。八區為一行者。八。就其一行八區之中。出其一區為公田。其餘七區。七家各受一區而私之。其公田之中。七家各受三畝為廬舍。計除三七二十一。則所餘公田四十九畝。七家分之。則所助耕亦各七畝。通私田七十畝為什一。雖無明文。其制豈不然乎。且以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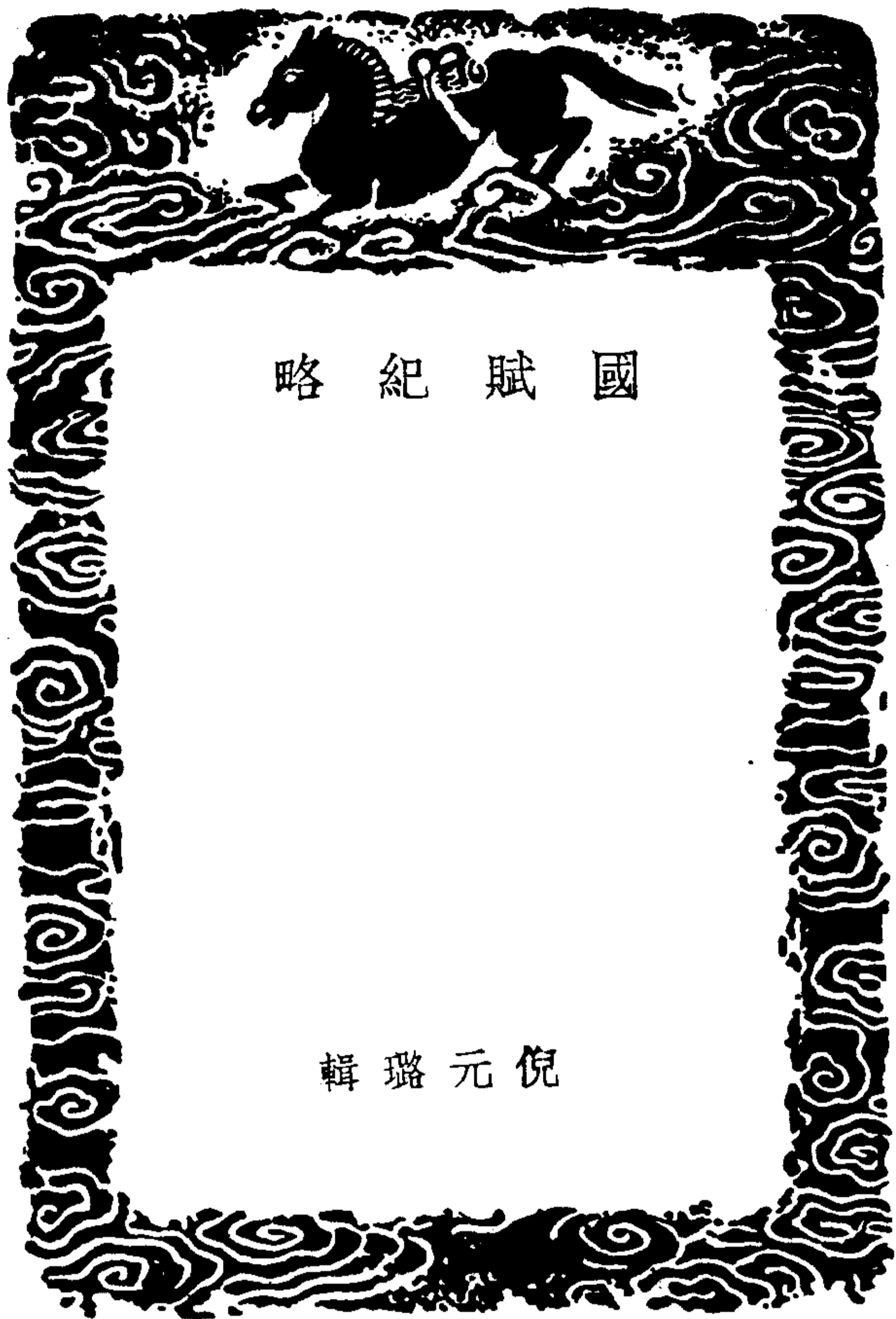
制言之。公田百畝。計除廬舍二十畝。其餘八十畝。八家分之。則各得十畝。通私田百畝。亦為什一。雖有多寡之不同。其為什一。若合符節。噫。今之去箕子凡幾千年。遺制之相傳不泯。已幸矣。而其發明為殷之制。則得吾友而始焉。亦一幸也。

箕田續說

星湖李 瀆

井地之法。朱子亦有未盡究者。故嘗言田制既定。溝涂畛域。一定而不可易。今乃易代更制。則其勞民擾衆。廢壞成法。煩擾甚矣。孟子未親見。只是傳聞。恐難信。此實朱子灼見王政之大體。而推知溝洫之必不可改也。若以孟子集註言之。徹法不除廬舍二十畝。而通計。則為九而取一。除廬舍二十畝。則為什一。而取一。助法亦然。若然。則孟子何以謂其實皆什一也。朱子什一之解。僅合於未有井之時。自有井以來。皆不成此數。今若不悖於皆什一之制。而又無廢壞成法之疑。則斯足信矣。即平壤府箕子井田是也。竊疑田字象形。古田必似之。今其田四區。同溝。皆如田字樣。是必古制。而惜乎朱子未之見也。蓋九百畝畫為一井。井有九田。田方百步。一田為四區。區方五十步。夏時一夫受此一區。以什一為貢。乃四夫同田。而井為三十六夫也。殷時田漫多。用漫廣。則不可不加授。故不易經界。而以一田為二夫之受。一夫所受。乃長百步。廣五十步。雖或長廣不齊。古人皆折補為方。未嘗言長幾廣幾。王制亦曰。斷長補短。勝之五十里。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亦其例也。今以長百步。廣五十步。開方。則得七十步。若千尺。大約不過七十畝。而以什一為公田。乃二夫同田。為十八夫也。周時田又漫多。用又漫廣。則又不可不加授。故又不易經界。而以一田為一夫之受。是則所謂百畝而井為九夫也。然則何以謂三代皆什一。蓋一井九百畝。而九十畝入於公家。則三代未嘗不同。夏時一夫五十畝。畝長五十步。乃周人之二十五畝。以五畝為貢。乃周人之二畝半。是合四夫之貢。當周人之十畝也。殷人一夫七十畝。有奇。畝長七十步。乃周人之五十畝。以七畝有奇為公田。乃周人之五畝。是合二夫之公田。當周人之十畝也。周人一夫百畝。畝長百步。以十畝入於公家。則未嘗易。故曰。其實皆什一也。或謂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三代同然。而所不同者。只在畝數耳。不可以長百廣五十為七十。此大不然。孟子於夏之五十。殷之七十。皆不下畝字。至周始曰百畝者。畝之長短不同。故恐人以夏殷之田。錯認以百步。故但以五十七十言其方而已。不加畝字。以別之。且五十七十云者。未必夏殷時成文。或者孟子推言其數。而以周制比類為說。故只道其方為幾何也。上焉夏后氏五十而貢。下焉周人方百而徹。獨殷其將曰。廣五十。長百而助乎。宜亦只下七十字。而其義自明矣。殷人欲以七十之數為授。則因夏之制。合二夫為一夫。正合七十之數。如是則經界無不定矣。井地無不均矣。而聖人乃反嫌其不方。不計勞民傷財。必欲改溝洫而方其田。無或近於膠柱而不通邪。余故曰。平壤之田。乃箕子因殷之舊。而特略變其制焉耳。





國賦紀略

輯元倪

國賦紀略

明 上虞倪元璠玉汝輯

黃冊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于版。唐武德七年。令天下戶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宋州縣有丁口版簿。大明會典曰。洪武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十年一造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惟丁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錄其孤獨不任役者。帶管于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一本進戶部。轉送南京。後湖收架。委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四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每五日一次。過湖瞭曬。

賦役

文獻通考曰。古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無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漢高祖初。為算賦。唐會要曰。武德六年。令天下戶量其產。定為三等。後又為九等。宋為五等。大明會典曰。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給上中下三等。人戶。仍開軍民。匠等籍。除排年里長。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

稅糧

春秋魯宣公稅畝。唐志曰。自開元後。租庸調法弊。代宗始以畝定稅。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大明會典曰。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

屯田

漢西域傳曰。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渠犂。又桑宏羊奏。遣屯田卒。益種五穀于張掖酒泉。大明會典曰。國初。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自後。徧于天下。大率衛所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一九四六半等例。皆隨地而異云。永樂五年。各按察司增僉事一員。盤糧屯種。正統二年。提督屯田。

水利

沿革曰。井田廢。溝洫墮。水利所以作也。通典曰。魏文侯使李悝作水利。大明會典曰。各處開墾陂池。引水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浚。

漕運

沿革曰。秦伐匈奴。令天下飛芻輓粟。此漕運之始也。國朝自永樂遷都于北。軍國之需。仰給東南。漕運之法。日益詳備。令于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穎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

農桑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用里布。注謂宅不種桑麻者。謂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國初。令天下農民。凡有五畝至十畝。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有司親視。不種桑麻。木棉者。使出絹麻。棉布。各一匹。每畝起科麻八兩。絲四兩。栽桑者。四年以後徵租。

草料

唐志曰。太宗正觀中。始稅草。以給諸閑。大明會典曰。凡各處倉場。收種草料。以備軍馬往來支用。草於本處。照田徵收。料于秋糧內折納。其後。官軍自採野草。加用。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迪命內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採打。置場收納。歲有常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

鹽課

呂東萊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法自管仲相桓公。始興鹽法。以奪民利。至漢武帝時。孔僅。桑宏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大明會典曰。凡天下辦鹽。去處。每鹽二百斤。為一引。每歲鹽課。各有定額。客商發賣。各照行鹽地方。其課專以供給邊方。糧餉。賑濟。水旱凶荒。故漢武以來。鹽法條件。因時漸密。

鹽鈔

瑣錄曰。國朝頒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頒。已數世矣。而民歲折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



茶課

唐會要曰德宗貞元九年張滂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要路定三等每十稅一大明會典曰官給茶引付座茶州縣凡商人買茶其數赴官納錢引每引納錢一千文照茶一百斤茶不給引者罰之略畧別置山帖付之又令陝西四川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文若無主者令軍人辦種官取八分有司收貯于西番易馬

魚課

五季僭偽之時江浙湖淮南廣南福建一應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大明會典曰各處河泊所辦納魚課米鈔及魚油折納黃麻并魚線膠翎毛

銀課

周官辨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授之唐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大明會典永樂以後令浙江福建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等處銀礦坑場煎辦銀課差御史內官或本處三司提督開閉不時

水銀

宋產水銀有秦鳳高階四川置治以官掌之大明景泰三年鑄除貴州思印江長官司原額水銀課其發川縣板坑水銀場局水銀如舊

禁課

五代以來創務置官吏宋制白鑿出晉汾州無為軍汾州之靈石縣綠鑿出慈隰州池州之銅陵縣各置官典令有鑿戶煮造入官市洪武三年令廬州府黃墩崑山及安慶府桐城縣歲納禁課二十二萬七

珠池

五代劉鋹于海門鎮募兵能探珠者二千人號眉川都凡探珠者必以索繫石破于體而沒為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後廢未幾復置容州海峽大明洪武三十五年差內官于廣東布政司起取贛戶探珠宏治七年差大監一員看守廣東廉州府楊梅青鸞平江三處珠池兼巡捕廉瓊二府并帶管永安珠池

竹木

唐德宗時趙贊請天下所販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之大明洪武初于龍江大勝港永樂六年于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俱設局照例抽分客商販竹木等項

柴炭

月令季秋乃令伐薪為炭大明會典曰國初供應柴炭悉于沿江廬州并龍江瓦屑二場取用及水樂遷都于北則白羊口黃花鎮紅螺山等處採辦宣德開始設易州山廠專官總理而派辦運納各有定例

商稅

國賦紀略

五

國賦紀略

七

國賦紀略

六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又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爾有賤丈夫焉必求壘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閤市利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蓋商賈之初有稅也

酒課

通典曰漢文帝時初榷酤沿革曰漢武帝始榷酒酤唐武宗置榷麴後唐明宗收麴稅大明令凡踏造酒麴貨賣者赴務投稅如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

榷醋

魏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利請停之苦酒蓋醋也醋之有榷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

常平倉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糶入貴則減價糶出名曰常平文獻通考曰古今言糶糶散之法始于齊管仲魏李悝仲兼主于富國悝專主于濟民後漢明帝欲置倉公卿多以爲便劉般曰外有利民之名而內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不便

義倉

通典曰隋文帝時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勸課當社共立義倉唐太宗時戴胄奏言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又韓仲良奏王公以下應舉田者畝納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凶年賑給百姓始爲義倉蓋其事自始也宋朝會要曰建隆四年詔諸州縣各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石輸一斗貯之以備凶險給與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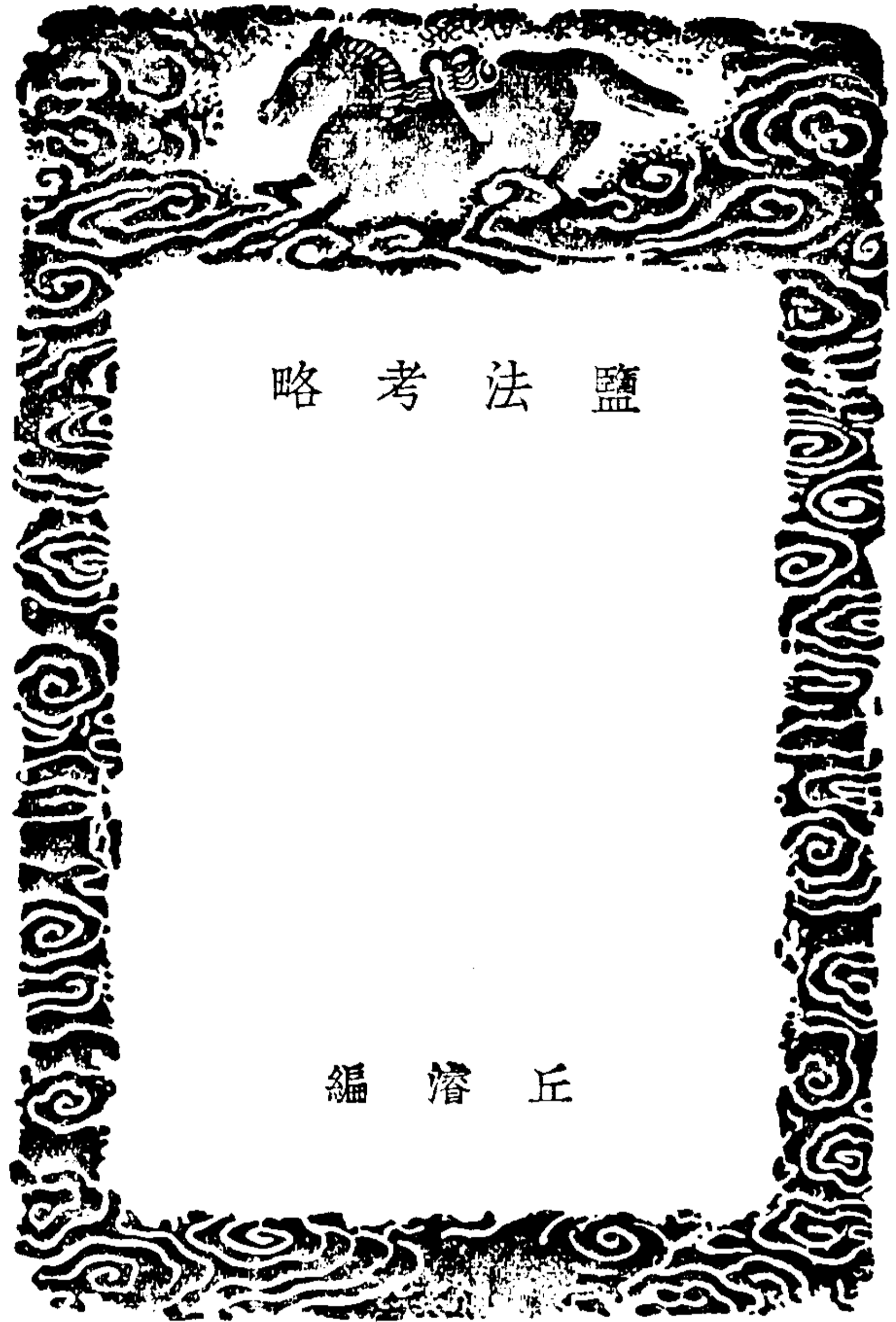




稅毋取餘價。宏治元年，御史陳瑤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司，上收客稅，近差御史主事往監其事，以括剋爲能，有傷國體。上命今後止許稱盤客貨，餘行李車兩毋得搜檢阻遏。九年，諸王府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堪，乃止。正德中，孫原貞言：商稅雖國課所資，而黷冒不可以無禁。都邑輳集，如張家灣宣課司巡關，徇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者有之；其峻勒卸車發餉搜檢，因而失所者，又多有之。而高估物貨，規多稅入，此其害非細。至廣濟橋復然，大明門亦然。是一貨而數征也。宜敕諸商賈，但于所在抽稅，其經籍地方不得攔阻。止大明門宣課司查驗之。正德間始差太監抽分，遂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擾。御史朱越極言：太監挾勅，詐取官銀諸不法事，得旨裁革。而以原遣部官領之。此世宗初登極新政也。嘉靖初，戶部尚書梁材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銀，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之處私取肥己，或傾煎時隱匿，或類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于州府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爲之貳，立號簿二，立收料文票。于所在官司編號，用印鈐記。惟鈔訖開收票付商，照收票存簿，將料銀封記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季冬差官類解，萬歷二十五年，以大工浩費，遂議開礦稅。命內臣出省而專理其事，于是所在搜括，興起稅課，利孔一熾，牢不可破。而所委者，又刑餘狙獍之流，凡所以詭悅取容者，日增歲益，不知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羣，奸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故諸使之害一，而參隨之害百，所引用之士棍，害且千萬。究皆椎剝百姓之膏脂耳。雖曰不忍加派，而害不更有甚者哉。至光宗登極，始詔蠲撤天下歲慶更生，而崇禎之季，中原寇起，道路阻塞，客商稀少，關權倍征，以足額商大困焉。

息關蔡氏曰：自周官有泉府之名，後世始藉口立法，以帝王而下同商賈之事。夫以其貨之滯于用也，而買之，以其貨之適于用而賣之，貨邊有無，以曲爲貧民地，何嘗有征利富國之心哉。卽斂散之權，始于管仲，亦以抑其逐末之途，禁商賈不得仕宦，始于漢高，正以遏其貪鄙之俗。奈何王莽立五均之官，宏羊立均輸之法，使商賈不得牟大利，然猶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也。迨王安石專務興利，襲王莽之跡，效宏羊之術，張官胥吏，勞人廢財，以下行黠商家貿易稱貸之事，而假周官泉府及國服爲息，以文其說，殃民悞國，千古不能爲之解矣。明興，市法雖寬，而關稅爲急，雖與古者禦暴之意相矛盾，而于奪彼與此，居貨待價之策遠矣。





鹽法考略

編潘丘

鹽法考略

明 古學邱 潘仲深編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絲。

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鹹。

呂祖謙曰。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之間。潤下之性。亦無所不在。其味作鹹。凝結為鹽。種類甚多。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種之外。又有出于地。出于山。出于木石者。大抵鹽乃生民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在也。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其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煮水為。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今或後及世子亦如之。

劉勰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于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于井而為者。有積于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出于自然。與夫元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取其治治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賓客共其形鹽。鹽為虎形。以其食嚼。示服猛也。又副之散鹽者。致遠物以懷諸侯也。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產于土中。其味甘焉。

管仲說齊桓公伐菹也。枯草。薪煮海水為鹽。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也。而煮鹽。

鹽法考略

鹽法考略

馬端臨曰。周禮所建山澤之官。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其征權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言曰。先王塞人之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又云。夫人子則喜。奪則怒。先王見去于之形。而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治于上也。其意不過巧為之法。蓋奪民利而盡取之。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呂祖謙曰。漢興。除山澤之利。至武帝時。孔僅。桑宏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權。奪民因官器。非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官。又桑宏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權不能廢。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可廢也。元帝雖暫罷。而用度不足。三年而復之。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權與古。今相為終始。考鹽名始于禹。然以為貢。非以為利也。至周始與民共利之。然亦未嘗有禁法。自管仲與鹽筴也。以奪民利。始開鹽禁。猶未設官也。漢武帝時。孔僅。桑宏羊之徒。始置鹽官。立權禁。然利止西北。未徧東南。唐至第五琦。劉晏。請明始盡。而天下之賦。鹽居其半。然猶官鬻。未始召商。宋至雍熙。令商人輸芻粟。塞下而給以鹽。鹽之開市。自宋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

甄琛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宜弛禁。與民共之。元龜音曰。聖人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共大官之用。胡寅折衷而言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皆未得中道也。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唐劉晏為鹽鐵使。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官鬻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劉晏雖善于理財。然知厚于取利。可以大得利也。按宋人召商中鹽。蓋以折中精草。以贖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情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誠實邊足用之良法也。我本朝于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每引以二百鈔為袋。帶耗五鈔。凡遇開中鹽。出榜日。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課謂之常設。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與。常股遂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欲救今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莫若行漢人官給半益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預令竈戶。先于該管官司。告知官給以券。然後舉火。每盆煮鹽。以一斤為則。其盆皆官為之。給引之時。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商賈買鹽之後。官給鈔引。俾于行鹽地方。發賣給鈔之際。每引取工墨錢百文。以為公費。所得鹽錢。貯于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追徵于竈戶也。不必中給于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煮也。以此先行于兩淮。俟其有驗。以漸行于兩浙。山東。河間。焉。若夫池東之池鹽。川濱之井鹽。福建之曬鹽。或仍其舊。或別為處置。又在隨時斟酌云。

鹽法考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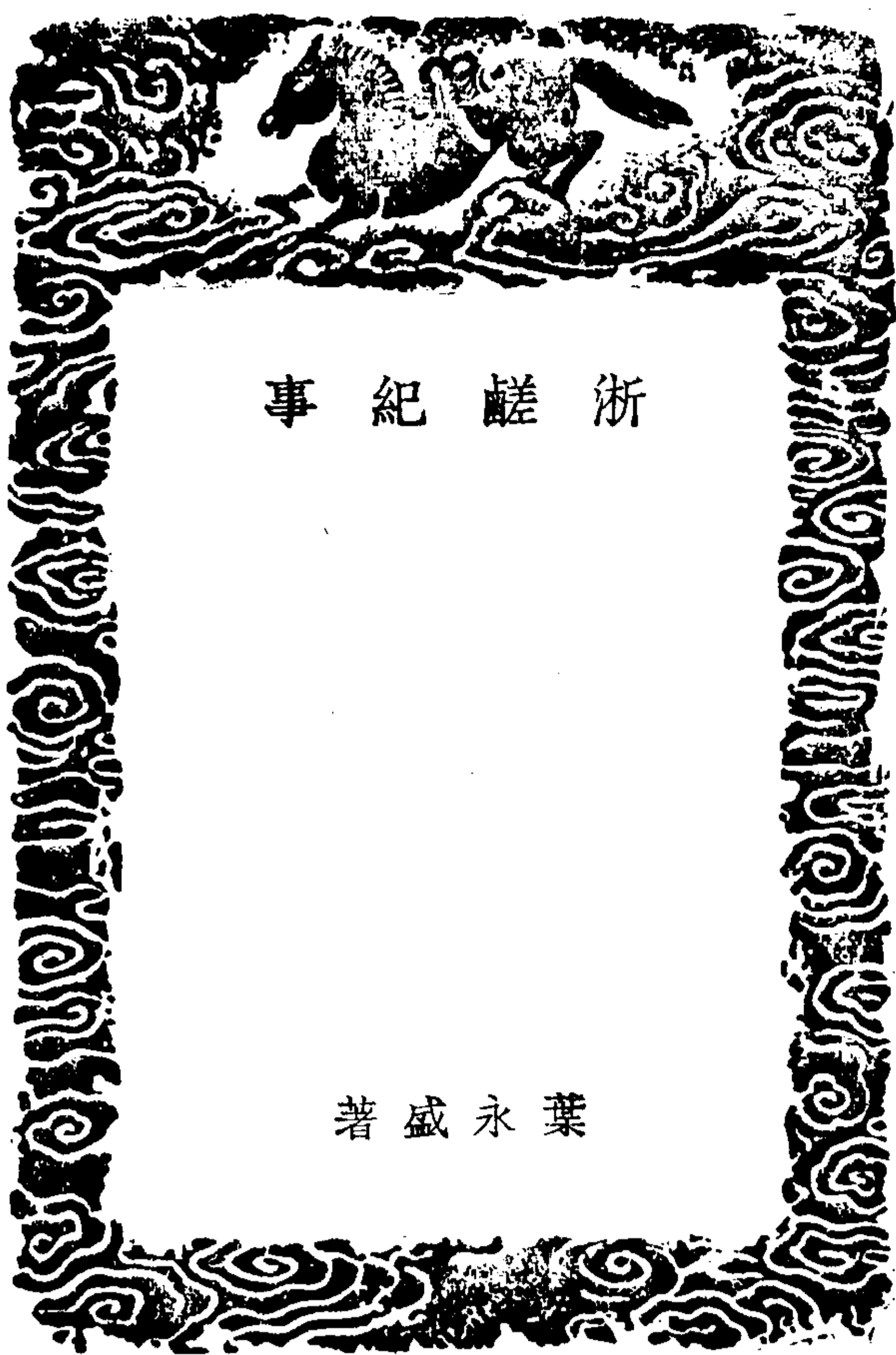
三



林嗣曰。宋朝鹽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爲便。彼之回船。得鹽爲利。

按今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今則一水可通。請行宋人轉船之法。此因欲行牢盆之法。慮前日之中納總支。遇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與官鹽。每引量與脚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爲建倉于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脚錢。少有虧損。卽與折算。如此。則官可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卽出榜定直。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與執照。給以見鹽。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息矣。





浙 齟 紀 事

葉 永 盛 著

浙 齟 紀 事

明 玉 城 葉 永 盛 著

予奉命督餉兩浙。值錢稅交急。弁寺橫肆之秋。浙稅屬之劉瑤。其人外和而中貪。又輕聽易惑。予見兩淮河東搜括餘鹽之議紛起。知且暮必有議及浙齟者。勢且并屬劉瑤。若先與水火。將來肯復聽吾曹節制哉。一見輒謬譽之曰。今天下不礦則稅。中貴人嚙命出者。無然如狼虎。民含毒入骨。爭欲割刃其腹。獨爾德在越。幸避公。公愛民。民亦愛公。此所謂身名俱榮而公私兼利也。加尋常萬等矣。劉瑤喜見于色。因張筵邀予。予亦酬之以餐。往來相得。意甚歡也。無何。予行部而東。越三月。至括蒼。得邸報閱之。則有奸弁高時夏及率棍數十輩。以浙福餘鹽三十萬奏矣。上果以屬劉瑤。授以制冊。勒限如數解進。予憮然。遠近商窺聞之。皆變震失色。洵洵然有離散意。予露章爭之。不能得。再上疏爭。曰。浙齟歲解部僅十四萬耳。而餘鹽幾至數十萬。此其為欺誑甚明。如以為臣言不足信。乞即勅奏弁及差瑤同往勘之。果如所奏。臣願伏斧鑕之誅。天子為之動容。有詔下撫按等官共議。劉瑤聞之。茫然懼事。且中止。即為條陳五事。大約欲行鈺廢之引。自改嘉秀等縣之引。鹽課者國家所以餉九邊而安中夏者也。今浙課不滿十四萬。足下願欲照冊取盈。勢必盡奪邊餉。萬一脫巾變起。將必追罪始禍者。弁棍不足惜。如是下何哉。足下其熟思長久之策。毋甘以其身為禍始。而徒以飽棍輩之窟壑為也。劉瑤默然而別。余宣言于衆曰。瑤欲使

浙 齟 紀 事

二

吾齟利耶。余誠無如上命。惟有時按其多寡聞之上。上即右瑤。終不肯以邊餉而充若輩窟壑。明矣。如此則分毫錙銖。皆內供也。彼與棍輩笑利焉。瑤聞之頗懼。居數日。復來謁予。予詰之曰。策將安決。將以屬僕處分乎。抑足下自為政也。如果自為政。請熟思所以取率奸者。不則利且悉歸若輩。瑤曰。吾且念之。別居數日。復來。予復詰曰。策果定乎。曰未也。如是者數回。予揣知其心。苦無策以取率棍。而且慮予之議其後也。因謂之曰。足下果無策乎。以僕計之。為若策者。不過曰。浙東西共三十六場。場設一人。盡指官鹽為餘鹽。而以足下票行之。如是而已。果爾。則大事去矣。何也。夫探礦者計人數而核礦。計礦數而核銀。或多或寡。歷歷如指掌。即有善欺者。亦僅匿十之二三止矣。稅商者計舟而核貨。計貨而核稅。足下與諸從者竝在。十日共視。弊何從匿。即有善匿。亦十之一二止矣。若鹽則非礦稅比也。散其三十六場。場在海濱。二千里。諸窺戶散布于二千里之內者。何啻百萬。此百萬之家。何家無鹽。此出鹽之地。何處無挾貨以買鹽者。海濱之間。溝洫交錯。舟楫如蟻。彼承委者挾足下之命。一呼而私販雲集。頃刻之間。千萬石之鹽立盡。數百金可立得。俄而販者鳥舉鯨奔。不可踪跡。而所買之銀。承委者悉以充私囊。足下欲計窺而核鹽。則鹽無定數。欲據鹽而核價。則價無實際。欲稍繩諸承委者以法。此輩如飛蓬浮梗。有掉臂而去。此策一行。將來鹽課盡飽奸窳。不獨邊餉不可得。且舉所謂三十萬者。盡屬烏有。異時上按制冊而取盈于足下。其何以應之。足下危矣。劉瑤深是予言。首肯嗟嘆者久之。因謂予曰。果若先生言。計將安出。予曰。僕誠有策。但恐足下不見信耳。人之意各有所主。予歲所解部者一十四萬。當事者以此考成。則予之意。必主于充十四萬也。今上以三十萬委足下。則足下之意。必主于三十萬也。若率棍之意。不論三十萬十四萬之有無。但欲自肥己囊耳。顧其意雖主于肥己囊。而其言則皆為足下。足下必以為忠而信之。信之而權入其手。利入其囊。而足下與僕之事。盡悞矣。足下若欲聞吾策。必先定厥志。一意善用吾策。斷不用率棍之言。而後可。不然。吾不能為若策也。劉瑤曰。吾意決矣。所不與足下同心奸言是聽者。有如日。子曰。果如是。請為公籌之。夫主上誠欲取盈三十萬。僕誠不能。今既以會議歸之我二人及撫按。是主上亦明知率棍之妄誕。邊儲之重大。而欲求至當畫一之議也。主上富有四海。譬之滄海。斗勺不加盈。足下縱竭浙課而進獻。主上亦不以為能。以為是故然耳。將來不繼。禍且不測。為今之計。莫如諒力所能辦。議定新課。倘此有餘。以充足下私費及額外進獻之用。如此則足下之用裕。皇上之歡心得。不佞之歲供辦。邊儲不虧。國課永足。一舉而五美集。善之善者也。可乎。不可乎。劉瑤深然予言。因筵日與撫按公會。是時原奏奸弁奉憲言挾率棍五十餘人。馳傳且至。劉瑤行且郊迎。省會官吏人民無不人人驚懼者。余慮奸黨至巧言簧鼓。勢不能無中變。又揣知劉瑤所親信諸人。原委管稅務者。聞率棍至。慮瑤且移寵。不無人宮見妬之念。因就瑤所說曰。浙課止有此數。不在公。則在私。今聞此來者五十餘人。人人有千金之想。非數萬不足滿其慾。此孰非仗足下之所有者。彼之裕也。僕聞君所委管稅務者。盡老成忠實。君則不盡以鹽課事委之。倘進獻外有餘。僕寧以輸諸從者。其北來諸棍。量留原奏有名數人。餘盡發回。如此則人少而利不分。盡去而害盡絕。地方安堵。商窳不驚。藉藉誦足下德不衰。名實兩利之道也。君謂何如。劉瑤首



肯是時諸親信者擁屏後而聽。俱歡呼踴躍。深以予言為然。予別後即環侍劉瑞。瑞于是決意欲逐諸棍。而又德其為已樹利。且憫其遠來之乏也。不能無猶豫。因謂予曰。諸人皆重我而來。不下數千金。今皆蕭然空囊。跪泣而訴。予欲聽先生而難于對諸人。將奈何。必欲逐去。當捐千金與之。予思暫廢而永寧。似無不可。立檄運司處五百金分贖之。于是奸黨盡散。僅三四子立。而勢遂孤矣。予然後定議議之日。撫按及劉瑞為客。予為主。撫院首發問曰。議內共幾何。予曰。此不勞煩言。有一定之例在。因袖出三揭。各送其一。而以一自覽。揭內大概開兩淮河東舊課若干。今進若干。浙課宜做兩處之例。瑞大不然之。謂爾書載十五萬。豈宜相懸如是。堅欲七萬。予笑而不答。瑞忿氣勃勃。予凝然不動。俟其稍平。予反復譬曉之。不應。相持自辰至酉。竟各拂袂別。次早瑞又邀撫按至余所再議。彼此相持議如昨。予一盒延之。撫按從中解。定課二萬六千。此外仍議舖墊等費。視課數三之一。予私計舖墊之說。不可聞于四方。且其數不載入會疏內。萬一彼此爭論。聞之于上。則予與瑞均蹈欺罔之罪矣。於是時皇上責各瑞額外進獻頗急。名曰孝順土宜。各瑞非此無以安其身。且每一進獻。左右嬖媚無不索賂者。所費頗侈。而各瑞又欲自慶所欲。予若止照疏內之數與之。彼諸費無所出。豈肯俯聽命。同心會奏哉。況主上方厭薄吾輩。百奏而百不驗。瑞疏朝上而夕報可。非得彼會奏。決不能免十五萬之加派。展轉思之。舖墊斷乎常與。但當自處于不欺之地耳。因先期一日預書二揭。內開一額進若干。一進獻孝順土宜若干。皆空白不填。後列余與撫院及該瑞官銜。比議定之日。予適謂撫院曰。議雖定。願空言無據。安知將來無食言者乎。似當藉重台札。撫院及該瑞皆以為然。因而索楮。予曰。業已具矣。遂出袖中揭共觀之。撫院亦喻予意。即于其下各填註議數。予又曰。數雖書定。似當加一押。撫院與該瑞皆曰。然。因各于員下各押。予與瑞因各執其一。以為券。揭內不書舖墊。而但書孝順土宜。則余既自處于不欺。倘他日該瑞稍有違言。予即可執此聞之于上。以核其所進之多寡。此縛虎降魔之策也。緣此舉出于卒然。故該瑞不及思。不覺墮吾彀中。及歸而與川事者議。始知其誤。而向予悔之。予已堅執不吐矣。渠以議既定。無可奈何。適陽為上疏。而陰為煽逼之計。竟持中不下。時諸奸中有胡國柱者。巨猾也。因說瑞曰。向固願使使者計。今幸明旨不下。此千載一時也。若藉口上意不決。以求多為辭。悉取諸富商坐以違律屯引。罰銀進獻。則旬日之間可得十萬。莫大之利也。君盍圖之。瑞是其策。乃陰訪富商五十餘人。誣以屯引。豺狼之符。四出而索。至則酷刑逼加。諸商懼立斃。俱俯首服。罰銀多寡惟命。數日至三四萬。而胡猾乘是恫嚇諸商。暮夜跪賄其門者如市。一時羣棍乘機蜂起。告許紛紛。各商股栗。如將蹈湯火。即省會富民。亦懼波及。晝夜驚惶不寧。且一日遣數十棍分道肆出。遍布諸關。不曰稅鹽。則曰稅舟。不曰擊私販。則曰盤夾帶。無不橫恣。如虎如狼。予既遠役京口。而撫按又以非其職。司即訴之不理。蓋會城鼎沸。法紀倒持。人以無天日矣。予聞之。負病反省。商寇跪而迎訴者夾道。哭聲震野。予亦惘然。揮涕淚而慰之。至則該瑞投刺來謁。予因平氣曲論之。該瑞因大言曰。居官者當為朝廷。奈何專為商。予正色折之曰。非商則國課何辦。為商正所以為朝廷也。足下乃剝商以為朝廷。竊恐率商一散。國計因之而虧。以此為朝廷。吾不知其解也。且責且笑。若將玩之者。譬曉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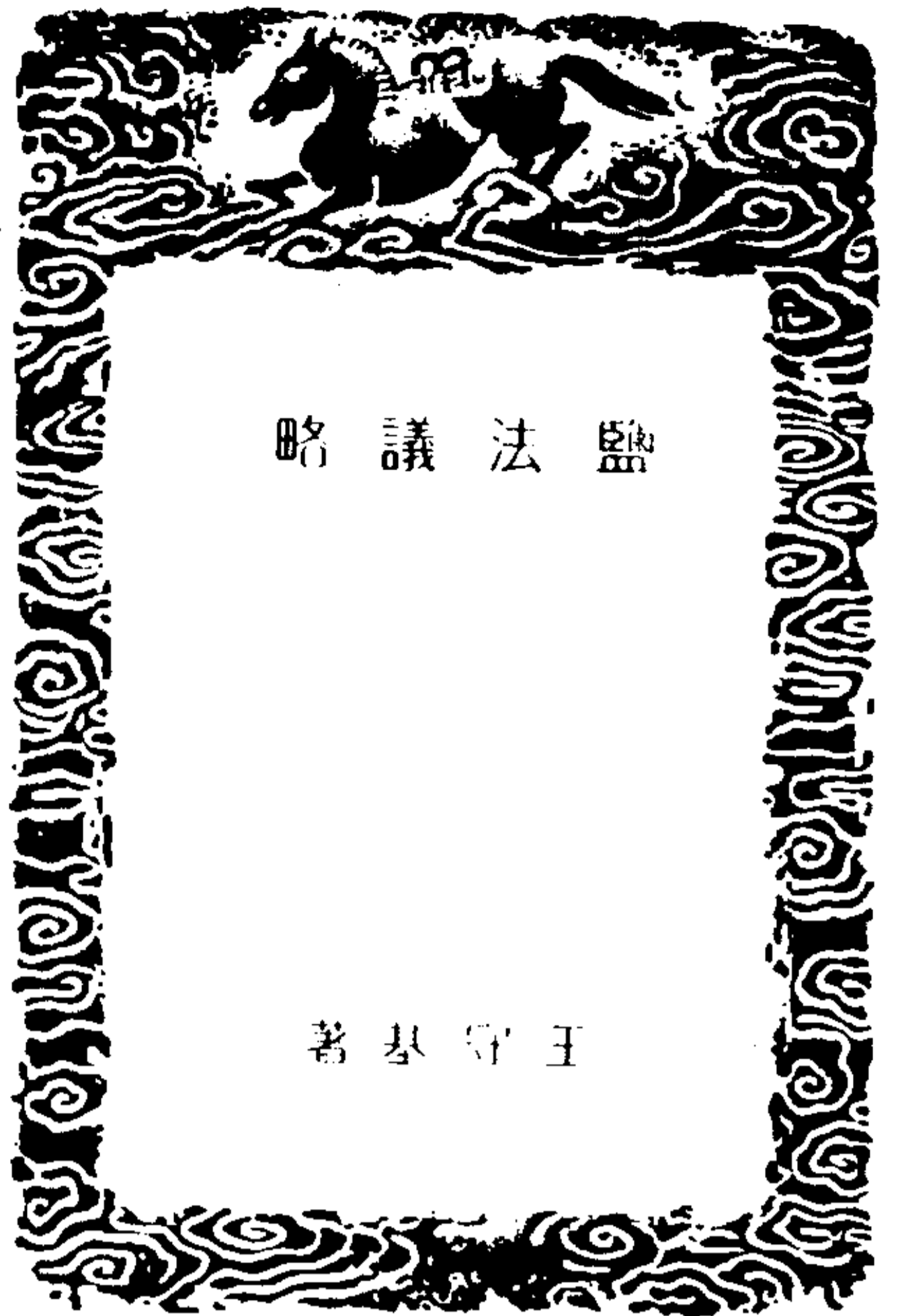
日。胡賊愈甚。余始知此輩不可以仁義說。又知發縱指示。全在諸棍。不一創之。禍未已也。乃進諸商而與語曰。棍輩所為蔑視我者。以我之重去其官。且懼主上有不測之加耳。一官如敵寇。棄之易足。七尺既貨于朝廷。非吾有也。且病骨去死。不能以寸。此江中之棄劍朽骨耳。死義死病等也。死何足懼。督杖殺棍徒數百。然後抗疏論劉瑞之奸。盡發其欺罔事。即主上怒而罪予。予含笑往。誓不悔也。爾等第安枕無懼。蓋是時劉瑞司權。所侵匿不下數萬。聞予抗疏發奸之說。不覺震恐喪魄。而羣棍亦凜凜冰立。余適下令曰。皇上雖有詔搜餘鹽。然旨內有會同撫院之說。未嘗專以屬該瑞也。今棍輩首屯引。首私鹽。首夾帶。首侵佔者。紛紛俱赴該瑞。竝無一字相問。豈以予為委裘乎。余雖臣也。雖乃專職。除一切關正引者。不許別訴外。即有餘鹽事宜。爾輩誠赴首瑞。亦須兼首本院。違者不論首之虛實。先以不遵明旨。擊責五十。審虛仍責一百。令既下。適有違者。其怨家狂而控予。予立撓五十。幾斃。無何又有狂者至。亦撓如初。諸奸股票。予弊言且暮且具疏。該瑞懼。求解于撫院。願盡收所遣之羣棍。且誓此後決不妄擊一人。因約撫院偕至予所。親書服罪之券。授予。予始笑而慰之。第告許雖止。諸棍雖收回。而嘉興四縣。小票必欲舉行。予曰。嘉興者。蘇松等處之藩籬也。爾若行小票。則奉行者藉此以行其私。名雖行于四縣。將來由四縣而達于四府。盡舉全吳行鹽之地而占之。是去鹽課之半也。審爾則爭如初矣。此萬萬不可力拒之。該瑞堅執欲行。且宣言曰。此事見阻。予洩忿于運司官。且暮且速入詔獄矣。司官聞之。急奔訴予。予曰。止此不難。彼所為欲行小票者。不過已入奸商數千之賂。無如其苦訴何。今若呼商震之以威。事立止矣。因悉查諸奸商主名。懸示而召之。面審諸奸商。求解于瑞。瑞求解于撫院。予姑免諸奸商之刑。各商乃始收匍匐而前。頓首謝罪。予責之曰。瑞所以堅欲行票者。以入爾輩重賂。無如爾之苦訴何。爾既恨于前。予姑寬爾。爾所賂賂。便可置度外。再不得以取償為念。爾若重賂爾費。必欲訴瑞行賄。則余即力縛爾。而置之死矣。諸商曰。諾。自此行票之議遂息。各商竊始安。然猶以明旨未下為慮。無何。上忽悟。有詔定課二萬六千。盡以其事屬有司。該瑞不許復與。奸弁及諸棍妄奏者悉撤回。報至。會城騷呼動地。皆稱天子萬歲。瑞始喪氣無一語。而諸弁亦抱頭鼠竄。惟是巨奸胡姓者。瑞尚篤信寵用之。予謂除惡務去本。不則復蔓。獨計胡方憑城而穴。無所施其法。將奈何。余因悉查其諸賍狀。付之瑞。令其自處。瑞堅不允。予因思一策。先是前院曾以寧波漁稅二千四百兩予瑞助解。予曰。前院所以予此者。以彼時餘鹽之議未起也。今鹽既加稅二萬餘矣。若復與此。是鹽重困也。予必不與。因行檄寧波。此後漁稅無得解瑞。瑞聞之甚急。干撫院潘泉諸公。百方懇予。予不允。如是者一月。予知瑞情迫矣。乃向三司言曰。予所以不與瑞此銀者。非負瑞也。以瑞負我耳。胡猾狐假肆毒。至受賄數千金。此大盜也。何利于瑞而寶之。必欲吾不負約。渠須立逐胡猾。不則吾不與也。瑞既愛胡。而尤戀于前銀。遂約于十日內逐出。予限以三日。且撤仁錢二縣。多差捕圍其居。胡窮窘鑿坏而逃。予檄縣追之不已。胡望門投止。情甚急。陰使所親求救于瑞。瑞亦慮搶胡則其體不雅。親詣謝罪。予陽應之。而陰索胡尤急。瑞求救于撫院。不允。求救于按院。亦不允。乃求救于孫司禮。余乃寬胡。蓋非胡則瑞不為惡。非孫則不能制瑞。故余去胡以絕禍源。而又市德于孫。以制瑞將來。是拔



本塞源之策也。是舉也。子殫一歲之力。窮日夜之思。前後疏凡五上。迺得安然。左挈右提。賴劉撫院。尤賴有孫司禮。諸秘密尙有不及書者。故得脫商窺之防。危救邊儲于既壞。歲省浙直稅十五萬。而子亦幸追于尸素之罪。然非得明詔一頒。子卽有籌安施而禍且炎炎未有艾也。天子聖明。子敢不稽首以拜揚。

玉城葉公兩浙鹽政五疏。正大光明。而勢璫奸弁皆束手而不敢逞。迄今西湖之上。商人祀之不衰。有當時石簀陶望齡。具區馮夢楨兩先生所作生祠碑記。生有正直之名。沒享俎豆之報。有以哉。此篇乃自敘其事之始末。最爲詳盡。後之人所當參攷之史。而知公之功有不可沒者也。按明史食貨志。百戶高時夏奏浙閩餘鹽變價。歲可得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勘奏皆妄。疏入不省。于是福建歲解萬三千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有奇。史以簡爲得體。故公之功不著。然始云三十萬。而所進祇三萬七千。則其中情事亦曲折而可思矣。第史云三萬七千。而此云二萬六千。意者璫既墮公穀中。遂以所議舖禁等費。視課數三分之一者。不敢復匿。而并進之耶。公時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而疏內及此篇所稱巡撫劉者。浙江巡撫劉一焜。史云金學曾者。或是閩巡撫也。嘉慶五年五月十四日。琴士趙紹祖識。





略議法監

著基守王

監法論九萬首長藤大山東大河東大兩淮次浙江次福建次廣東次四川次雲南約共五萬言河南密縣王君守承所著也君子少芳與陸同...

九月吳縣潘祖蔭序

長蘆鹽務總論

新縣王修撰

長蘆即滄州也滄州舊治去長蘆四十里後移於此入遂以爲滄州而真知長蘆之所在矣五季以來即於其地置鹽司故謂之鹽司以長蘆名...

長蘆鹽務續論

新縣王修撰

案不用附近居民舊欠便估修葺房屋康熙十六年部判行營居民情願輸租交前案以上各款皆謂鹽課惟地場屬官管應年升除不一...



劃分司或委員就近在場監製不赴津樓長... 張船行不利故舊制定為春秋兩開今則到... 各處沿河州縣就近商店其河運者北河則... 定縣張河口及清苑縣西河則運至衡水之... 白林丁曹及邯鄲縣河則運至大名之滄州... 河南州縣則由白水運至衛輝府及道口鎮... 府設立鹽廠引鹽入廠輸相每年共銀二千... 河南錢糧不在引課之內者也夫長應引課... 大引二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五道每引... 三共引七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五道每... 二錢六分五釐共課銀十九萬二千二百... 毫惟時順天永平正定河間四州縣多鄉... 自順治二年一律改引增引三萬五千四... 一百二十九兩零開封府屬之杞縣陳留通... 五年改食鹽增引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 八兩零十七年通查各屬丁口計丁加引... 萬六千九百四十二兩零二十四年復慶... 食鹽增引三萬七千二百五十一道課銀... 二十六六年陳州項城六處因推鹽不到... 四百十九道徵課銀九千五百二十兩零... 七十二道徵課銀四千四百七十八兩零... 五千三百三十三道徵課銀一萬六千四... 三萬道徵課銀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七兩... 銀六千三百五十六兩零此課之隨加引... 而正河謂之改引順治十三年題定正改... 而正河謂之改引順治十三年題定正改... 用兵加徵者也每引該銀七釐零兩商者... 每引該銀二分五釐商者領額課銀之火... 當初起科比照明制每引該銀一分三釐... 每引共銀四分八釐三毫零兩兵革未息... 大引一萬五千道猶今所謂引也亦引一... 年加引十二萬道共徵課銀五萬一千七... 承久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內每引約銀三分五釐查而改引不與舊... 稍輕故康熙十七年又增課銀正河課銀... 者也長區初制以二百二十五斤為一引... 制後康熙十六年除去別後之名每引加... 元年商課積欠九十餘萬兩設法調劑每... 百斤為一引嗣後商欠清完於乾隆六年... 約銀四分六釐六毫零此又加斤而增課... 也當計丁之加引也宜化府

鹽法議略

包課等處亦改引四千餘道兩因鹽課難行... 千五百九十四兩四錢三分二釐通計加... 道正引課銀五錢一分三釐零改引四錢... 萬四千五百二十五兩九分三釐此其... 道課銀僅徵銀若干夫則則則則則則... 購徵課銀三千一百兩陳州府引不在... 西輪和銀一百六十三兩兩廣府引不... 銀四百六十三兩兩廣府引不... 運仍徵課銀三百兩此非正課而皆入... 雜款則在銅斤水腳銀七千四百八十五... 五百三十九兩九錢二分商人於投具手... 銀九千二百五十四兩六錢四分五釐... 紅銀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八兩八錢四分... 五千一百七十七兩七錢三分撥解軍... 一節徵課銀一萬一千三百七十四兩... 三十兩三錢三分三釐他如領引配鹽時... 七千六百七十七兩四錢五分一釐則... 分六釐六毫零共銀二萬二千七百七... 徵銀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九兩三錢二... 二兩三錢六分四釐也灘池履運後得... 六錢五分兩廣府界之四釐口為東... 販徵課銀二千二百兩天津鹽池本... 鹽徵地租銀四千零二兩以上惟鹽池... 兩有奇此長灘灘課之定額也灘池... 其萬故應課者同京以後例有至以... 雍正初年始徵查出入嚴行裁革酌留... 而鹽法初詳亦為前代莫及矣津鹽出... 夾私在所不免連使孟公初因海河病... 關以浮虧之改引為鹽船之出入委員... 法也亦應以鹽船口有鹽無價鹽船不... 分預出資本以助煎鹽凡煎之鹽皆歸... 無餘鹽則淨淨私法也蓋煎鹽東商... 當銀准價價皆不為煎鹽東商煎鹽... 煎而處處與承平府接界最易流弊故... 不攤派先使官私價相等等然後使商... 法也各屬設有牌監准老幼殘廢負... 勾通此輩來往運鹽囤積積積積積... 散給費銀二十四文俾其負販則淨... 然而引地有肥瘠運道有遠近商力有... 未能一律平均也當初額引皆按丁分... 處則消滯年較不登則消滯近鄰私... 若拘泥成例者常苦不

足沛者常苦有餘惟惟以融消之法使... 於暢銷地方須融銷但須報官立案不得... 甘苦不均之患夫鹽本鹹水而成日... 忽而融銷則拋擲更多出不敷入成本... 之運道為加斤之多身河兩舟車再易... 每引加鹽十斤使額定斤重無損則... 矣長區引片影射一處者少惟大興宛... 引額大課重一人不能肩承常係多... 兩後將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 銷之例於是計無所施始復一引一... 釐所以皆有分認京引也惟京商共... 往往先登數額商反多創因定為輪... 商引分為十內城謂之內勾外城謂... 扶勾輪商委真委真委真委真委真... 製矣天津本衛地也其屯丁分對各... 劃附近村莊以隸之然戶口皆在各... 內居民及往來商船食鹽鹽價甚昂... 共口岸與商輪商以制制私私私私... 以便民而惟商且富 國家休養百... 裕公議完課之外每引指銀二錢約十... 名為泰課其餘地方公事一經經商... 定主顧亦有定價惟商商商商商商... 船一千二百隻以供商商商商商商... 手工食修船之費或補四萬餘金亦... 近京邑 巡幸所至首車駟行宮... 茲止情殷殷就供備備備備備備備... 或數百萬萬亦以百萬為其其其其... 內府亦備出數百萬金以資周轉故... 知或召對或賜宴實實實實實實實... 商商修之弊亦自此而深矣日用則... 州縣皆有化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 為奸如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製... 可謂慎重矣亦可謂通上下加重... 其短愈謀求而無厭浮費入成本價... 欠欠甲年欠課則展為乙年展為丙... 至於一年帶交之款浮於當年額交... 故承慶慶之引地二十州縣范范之... 六州縣皆一商任辦重課至百餘萬... 尤尤尤尤尤尤尤尤尤尤尤尤尤尤... 為官引地凡零星辦者按引出租共... 九萬餘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















此種生時也... 已於前年... 國朝順治六年... 一號就中界... 四段要傳... 用木扒編... 然則雖成... 細而芒... 夕東北風... 集時運... 其可引之... 然決稍池... 其後東... 并或五六... 設者謂其... 一料於高... 引領引必... 星每丁日... 二十引故... 兩五錢係... 錢三分零... 一錢課引... 極則按引... 之小錢係... 通身積成... 商人合其... 唯謂之餘... 案由官分... 生商無力... 二矣就通... 債引既生... 在坐號之... 有坐號之... 定此則中... 後入巨支...

一運使使... 故該數目... 商人持引... 道隨給生... 付平商收... 放行並領... 向之店交... 店於運城... 城內由商... 縣三三三... 州縣所屬... 州之數... 州等屬四... 土堡而第... 昨食土堡... 販納稅向... 八千七百... 八道配... 餘引者... 四十七道... 五十兩... 名目繁多... 百錢銀十... 百錢公務... 引應徵... 二千一百... 外有平... 部例有... 運每以... 條節商... 人公辦... 此官貯之... 充裕矣... 德慶工... 通網之... 不設法... 木先... 年以... 即耗... 賤之時... 引有... 一商或...

各該商... 下等... 岸商... 事者... 乾隆五... 東之... 商亦... 高辦... 劃出... 及所... 差其... 惟民... 銷山... 其... 運將... 則... 每斤... 愈... 淮北... 於長... 破... 可... 可... 河... 二... 分... 萬... 裁... 平... 肥... 為... 省... 年... 每... 活... 活... 急... 給...











錢四分五釐十六年科臣條奏革除名色每引加鹽二十五斤按各  
則加課三十八年豁免一半加課銀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九兩二錢六分  
三釐十七年戶部題准浙江引課銀一錢三分四釐應照舊所科則每  
引增銀三分增課銀二千二百八十四兩二錢七分六釐又計丁加引增  
課銀一萬一千五百四十六兩九錢四分五釐仁錢二兩加引增課銀一  
千四百六十七兩二錢一釐金華等三縣加引增課銀三百六十九兩九  
錢一分二釐三十五年浙省商人情願將下引一萬八千三百七十八  
道照中則一例起科課銀一千四百四十一兩三分五釐五十一一年溫  
州商人以地近場近山縣將額引割出七千九百四十八道改歸紹興  
所行銷課銀一千一百七十九兩七錢六分七釐乾隆二年因紹興兩  
所引歸併銷課銀一萬一千七百九十九兩四分六釐三十八年因諸暨嘉興  
鹽課銀一千七百九十九兩四分六釐三十八年因諸暨嘉興兩江  
引銷課銀三萬三千三百八十八兩四分六釐三十八年因諸暨嘉興兩江  
四分三釐浙江引課銀七百七十八兩八錢三分道光二十八年欽  
差查辦浙江鹽務杭嘉紹三所加增鹽斤但征課不征雜費加課銀二  
萬一千七百八十二兩七錢四分此浙江應征課銀三十一萬一千三百  
八十二兩六分之源委也浙江產鹽共三十二場其詳於兩浙分司指  
十在杭州曰仁利曰許村在紹興曰錢清曰三江曰東江曰蘭溪曰金山  
曰石塘在嘉興曰清湖曰清湖曰清湖曰清湖曰清湖曰清湖曰清湖曰清湖  
長寧曰黃巖曰杜塘在溫州曰長林曰雙龍曰東嘉其詳於兩浙分司指  
十二在杭州曰西塘曰黃巖曰嘉興曰雙龍曰東嘉其詳於兩浙分司指  
有溫州兩場一場乾陸一十八年復設鹽課無多不立場員令兩浙分司  
兼管各場之鹽出於故統謂之末鹽其法先於傍海近湖之處  
開闢地則去車板光平如鏡名曰曬場又謂之灰場分上下三節近  
海為下場以潮水時漲不難曬日曬也其中為中場以潮至則退而受日  
曬曬土也遠於海為上場以潮不至必俟水漲方曬曬也凡潮汛  
上半月以十三日為起水至十八日以下半月以二十七日為起水至初  
三日止潮各以此六日為滿故滿潮大之時三場皆及自初三十八以後  
潮勢日減先曬上場次曬中場最後曬下場故上中每月得曬兩天下場  
或僅得其一也次場者其土潤如也盛夏二日或三日秋冬四日曬  
力方足嚴冬則西北風尤勝日曬也俟地起白霜用鐵鏡收名為湖土  
所剩之土三月調乾花土六月調乾土九月調乾土伏土最鹹土南土  
次之傍築小塘廣四尺長八尺封塗於底覆以竹簾以淨淨下承以池  
實土二十四於塘內澆水及過時泥融水溢流入池中即成鹽池  
試澆之法採廣東石運用兩竹筒約長六七寸並縛於竹竿頭分置十  
餘於竹筒內口用竹絲隔定插入油井澆水澆淨三四次鹽味五五便  
淨尤重淨取其直若橫直相生則味薄澆淨於底則不能入煎矣煎鹽  
用盤盤以鐵板合底平如五尺四尺高一二尺其合縫處以油灰和灰  
一經凝結永無滲漏蓋四年詳定設立官廠徵繳引課不計私鑄煎  
於盤末即凝結將盤末和米糠攪混中頃刻成盤車角結鹽石

膏之結腐其色白但味稍淡不如淮鹽之為勝也前代課本係按  
丁征課以供商支用季改征銀兩商中引一道山庫債銀二錢一分  
八釐令其買鹽是為庫債商以外引銀九釐是為餘債惟浙江沿海之  
區地最廣不盡出海供商兼可以種花豆木棉鹽民交產往往混入民  
田故其名目不一有雜稅鹽商戶不請領鹽票而私運者折銀解司  
名曰折價有重丁不請領鹽票與民一體當差應納之銀均派於秋種  
餘米內征收名曰不領有名下得分地也人佃種地價名曰白鹽此外  
並有過失地課領無征皆於民戶秋種餘米內撥補完名曰包補統謂  
之庫債銀 國初按額征庫債銀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二兩四錢六分七釐  
征庫債銀二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一分順治十四年杭州紹興松  
汀等府又出新漲灘地及墾成地課銀二萬三千五百五十二兩一錢五  
分六釐溫台各場先因遷徙場不產鹽商人自航運鹽民食難艱康熙五  
年於溫之永嘉瑞安台之臨海黃巖界內灘沙起墾開墾課銀三百兩  
一錢一分又丈出餘地課銀五百九十五兩三分自康熙  
十六年起至六十一年止各場場丈出新漲灘地課銀二千七百  
四十九兩二錢三分五釐又溫台各場遷徙之後續墾復墾課銀四  
千三百二十一兩八錢二分六釐定海縣展墾課銀八百三十七兩六  
錢九分一釐又自雍正元年起至嘉慶四年止各縣場展墾新漲灘課  
銀五千八百四十四兩七錢一分一釐嘉慶初開墾出京臨海支鹽課  
銀戶完納將京費裁革課費充公征銀一百二十九兩四錢此浙江應  
征課銀十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四兩九錢九分一釐此外尚有入正  
額名為功績補稅李衛以按額課之可兵難免課銀平民願明私墾  
不敷於引和價項下撥補解功績銀六千九百一兩五錢七分五釐各  
縣場設秤手保商八保每保名納稅銀五錢計給秤牙方准充當秤牙  
稅銀八百七十五兩案明一層課海外且有鹽場難納商鹽按十三丁  
派一引共引二千八百五十六道即課銀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一兩  
四錢一分八釐又崇明之半洋等沙田課銀海一廳亦係按丁派引納包課  
下編崇明包課銀六十三兩九錢定海一廳亦係按丁派引納包課銀  
四十二兩一錢四分六釐各沙灘田有應征備荒銀兩原係以備賑款  
數節制經費報報即將此款作為承辦承辦承辦承辦承辦承辦承辦承辦  
八年課去充費前省備荒銀一千四百六十六兩八分五釐又節省各役  
工食銀三百九十四兩四錢前代相沿鹽課每兩多征銀一分名為  
海球解部充餉共征海球銀四千一百四十五兩二錢四分八釐以上各  
項商課課課此浙鹽每年入正課銀四十四萬三千七百二十二兩六  
分一釐之課表也其不入案納雜款則有展征公費銀十七萬七千一百  
三十一兩五錢浙江正引每引應納課銀一分八釐分林式分規  
銀七分共銀二錢五分雍正二年鹽政項爾泰奏明各官各商各廠各  
解京各衙門餉銀前經奏准統額課銀等項之用餘銀充餉河河餉銀一  
萬二千兩原係鹽政運使捐輸康熙三十八年奏明於引課場課內海兩  
加平三分鹽正額納在兩引二千八百四十七兩三錢三分八釐鹽課  
每兩征海球一分之外又征銀七釐以給解餉路費征銀銀二千四百

十六兩一錢八分八釐按每引三釐解部為刷辦鹽引張工食之需征  
引費銀八萬五千三百九十一兩五錢一分八釐原係甲商收為一切  
辦公應辦之需後經總督李衛以商人自收自用所費不費奏明裁去控  
歸庫庫征收充公課銀二萬六千兩雍正五年李衛奏明商人情願  
捐輸移解庫司充地方公用征課存程費銀一萬五千兩乾隆九年巡撫  
常安咨明抵解運司應捐銅斤水關商商輸銀九百五十兩引商輸銀  
萬四千五百兩征引日課銀五千六百兩鹽政將引日領出各商公繳  
歸價原係鹽政應得之項嗣經總督李衛奏明歸公征課規銀六千三百八  
十兩雍正四年李衛奏明酌與將軍軍餉等官鹽規銀五千七百六十兩  
餘銀六百二十兩為將軍軍餉下進京路費之用征課銀三萬兩京協各  
項例有加平餘平飯食等款統歸解部征收征課銀七千五百五十兩  
四錢八分原係場官私征隨解乾隆十年歸公由場解解解於五十九年  
改歸商輸正引征銀一分票引征銀五釐征課銀一千七百六十  
兩征課銀無定額惟此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均不入案考核執課之難征至至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屬場工處修修本三十四萬八千四百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  
本十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  
七百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  
應銀二千兩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所在府治東北長山門內凡仁和許村二場引鹽於此過單派行正引十  
一萬八千六百二十二道一曰紹興所在府治北六十里山陰縣白鶴地  
方凡錢清三江東江曹縣金山石塘等場清湖清湖清湖清湖清湖清湖  
場引鹽於此過單派行正引二十三萬九千五百六十八道一曰嘉興所  
在府治南善波門外五里即宋王宮舊宮遺址凡西路黃巖黃巖黃巖黃巖  
黃巖黃巖黃巖黃巖黃巖黃巖黃巖黃巖黃巖黃巖黃巖黃巖黃巖黃巖黃巖  
江所在府治西南二里環縣地方凡橫浦浦東浦浦浦浦浦浦浦浦浦浦浦  
於此過單派行正引五萬九千六百三十三道以上四所皆有批驗大使  
每年以夏冬二季課鹽五月報課季月報課鹽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  
州所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專製  
所不設批驗大使且海運風濤多阻不按月分隨運隨報由該府主之溫  
台二所之引額行納本府及附近該府數縣松所之引額行納本府太倉  
州及蘇屬之崑山新陽常熟昭文四縣其餘各州州縣則地偏浙東者分  
銷於所所所之引地偏浙西者分銷於所所所之引而十六州縣引不  
與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  
杭關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  
所運往浙西之鹽則過蘇州湖州兩關其餘若諸暨為紹所運銷諸暨三  
縣之要隘皆設有營弁隨捕專司盤驗以防漏私各所科則原省輕重不  
等制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  
等制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  
等制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











遂庫亦不動用其餘交存運庫作爲儲本於此商中... 人等司理在省城設立總局更按四而地... 中平六權中權設於三水北權設於韶州東權設於小... 梧州南權設於梧州平權設於平江口地各就近分... 請船亦交德商管理凡各場產鹽皆由德商運出... 南全家二舍分運各權埠商向各權運商先交價... 毫帶欠其各權銷鹽多寡由德商每月報明運司... 如處門禁泥履稅甲門四處飭令德商設立巡船... 日員弁查緝所有原設鹽運船之三水韶州兩... 未折積引令德商代爲折運以完課餉無違德... 積欠凡一切應完餉項皆由德商不與焉此所... 也德商雖司運理但各人並無應銷地未免又... 向德商定有定價則因用度告罄每包多收辛工... 彌補虧息每年不問正引折引否食銷餘鹽反... 船二百七十餘隻任令損壞不及時修理商... 赴場裝運且課餉指輪商之責所有稅項欠餉... 及稅用鹽本至解行之不十餘年雖正項年款... 餘萬之多雖經總商分限認完未幾復因商... 輪歷年始能彌補清楚而此十人者已... 七年經總商稟明總商在局經理德商... 商中之老練者選擇六人經理六地事務... 現行開銷仍定爲三年更換一次免其... 現在廣東運引配運成六權總商有... 水客運銷官不與焉爲此所謂改銷... 格然所辦羨銀向多與鹽運至西... 買餘鹽一萬包裝運銷按九折... 銷足爲土司鹽約五千餘兩海... 收買商運銷是爲花紅鹽約四千... 斤與省廣府屬成資粵鹽九萬... 交換謂之銅鹽互易及廣州駐防... 按包計數無定額蓋出不收鹽... 支經費故額引獨無雜課名目惟... 銀三兩三錢每引征紙銀一分二... 此外廣東黃江廣清遠韶連仙... 稅銀六釐或一分數釐不等約... 兩船銀一百四兩其本則八兩... 七十萬兩每年應完息八萬餘兩... 數自地稅稅未發分稅報完而... 歷四年之久則其積中約亦不... 關稅化廣初奏銷原係甲運乙... 銷限省河兩權運分爲兩局至... 國法議略

於省河因而迭次請展現在同治七年省河... 治元年今省河又請展十個月并引餉... 十萬九千一百五十二道征餉銀五十一萬三千... 引二十萬五千三百五十八道征餉銀十二萬九千... 勉強完然如此逐年推展伊於胡底亦... 部應運運五府三州廣西廣德一... 凡商人運鹽先報明運司投給照票... 斤者應從商便如告運一萬斤先... 四錢分稅銀一兩加餉銀六錢共銀... 繳納三錢每萬斤餉銀二十斤納... 銀七兩納餉銀十九兩小鹽銀一... 商之困敝久矣矣得聞鹽法... 之石也豈必待改而更張哉

四川鹽務議略

蜀古未有鹽也前代多以解鹽爲茶... 舊案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公私... 於是稍并長官諸鹽內附註云清... 每一畝取以前鹽宋初爲兩并... 始亦所產無幾不流及... 萬縣運銷行銷餉後蜀人... 屬之備州者五百三十三... 十一眼忠州直隸州者三十四... 慶府屬之南充西充達州者六十... 州府屬之富順者三百八十二... 百四十六眼富順府屬之... 者一千六百六眼富順府屬之... 者五千四百六眼富順府屬之... 黃州及所屬之井研仁壽內江... 者十四眼井之深者百餘丈... 築接寸而下之每畝一尺... 以數年計費以數萬計非... 以起人而卜者亦以太... 通商之氣可施工役有... 中如微

兩款始能連日工作各處情形... 以竹筒汲之於釜自然成鹽其... 之分花鹽者數種如雪水氣大... 水氣揮而少宜於山... 巴鹽三日夜煎一伏火得鹽五百... 巴鹽三日夜煎一伏火得鹽五百... 浸於草灰中另以井... 之信原定府之柴... 引之一井之火可供數十... 成豐年間曾有... 八十文故於江中... 窮賤或一井足供... 本數百金往往有... 或以并計或以... 六十九口皆分上... 銀十餘兩數兩不... 銀三四兩數兩不... 所請條者猶一... 千九百六十一... 九姓土司及湖北... 東鳳利川建始六... 義州南大定十一... 頌水引三萬一千... 於黔省而地少... 銷地者謂之計... 銀三四兩四錢... 一百斤省加... 一百三十三兩... 入黔省追報不... 鹽之正課也川... 羨餘者皆於... 運引水引征... 銀二分至五... 邊陲引征... 大前開縣行... 然需岸... 太富西陽州等... 計水陸每引... 每兩征耗... 國法議略











鹽法叢略

大東一銀皆正井新沙復即子井也然向來新井沙復井列於二十四井之中而復井不與者其出在後也後人所鑿之井多難經久故應即二子井辨先後應其生升新未及三年即噴重味苦無人買食復即等六井十數年後陸續報枯而復井亦於道光五年被淹成廢其山本最深挾沙帶石大東新沙復全被填塞岸橋房冲刷大半賑災工借給庫銀二千餘兩并身始皆修完後復井口僅損兩寸走矣因而封閉嗣後二十五年白井共四十一眼被水冲淹并身並身場借給庫銀一萬數千兩亦皆修復開煎未嘗廢一善老井雖經水冲沙壓源源自存不礙後擊者則不能也板水之案各井時有但未嘗如此之甚凡井被災者須令該縣預備銀兩俟年扣還課額井未稍虧非數年不能復元以應井之盛衰以後應年拖欠案本至八除兩惟待元元二子井出滿日轉與正井相均稅注茲始能復振故白二井為復井之精華元元二井又子井之精華也以外子井惟金泉尚

而始者然惟出於元與承清之附於井也國復井之廢并未另起正課每井年納銀八萬餘兩僅收入池鹽統計課課之數十三萬有奇千正課而地井不與者惟有所屬則有所歸者寧龍井也香二井恩耕井嘉慶二十五年以後出滿則形淡漸傳年秋煎二三分不等而安南新出二井尤甚其煎煎鹽二百八十餘萬斤後止能煎鹽七十餘萬斤定額課銀皆於鹽課內以補除補缺額外每年約餘盈課銀七八萬兩一半應歸部撥一半留為本省沿邊不時之需其正課向係煎煎課本未嘗解部所徵課銀則自經督以下州縣在賦凡煎煎課多寡亦出有核開具所屬關防節節設卡驗惟大照案捐銀三百斤一夫之力不能勝須分數包新步次私道光十八年將大照案捐一為三一票一包數較較易禁私煎神運省銷鹽地面則以杜私煎防土鹽為開鑿川鹽復廣以昭府府市煎之白水可鹽益州之英委等州州之易古宜咸州之可被四處為安口而界土鹽則自東之西皆有之東以安平之河口與河程給自石頭寨四汛為界而文山東自之鹽耗河口二處大之西以他

之里仙江口及承自之杉木和家化之裏為最要隘昔時小民成地方官派員役常川守禦而各井走私之地守備私兵更軍難禁布查不存私不能盡課也課賦以外尚有雜項鹽稅復井課兩款雜西在贛江府撫西北兩北界則蘇西接蘇西民雜處人食土鹽由通判徵解稅銀五十兩猛野舊有老井二眼日磨補井認納課銀一百三十兩日磨補井認納課銀八兩此本皆在正課額內更章之初接鹽課滿未核入因與課稅同趨入鹽課學則化文山借食與鹽皆餘鹽也并無引課稅利息仍應解後改食鹽課照舊列後每年約二千兩課之法以有餘補不足撥課不作正額常備地且民販無商之狀他州縣無有銷之考成更難規無因而起後能承運道行然日及終生亦或時有石磨補井之改歸通商道也放票學鹽多派家丁監視官管不能一至八而從中要索該井運鹽每百斤例加耗鹽三十斤私磨至七八十斤而官又勒令井民三十七戶每月多煎鹽數萬斤以供道署例外耗費井民力不能支道光十七年後溢課即常缺額皆責令井民墊充且備開地日久礦路愈濶以出礦灰泥帶沙煎煉更難至二十五年又值臨安元江疫傳染人多傷耗而猛野私井漸多自煎自食銷路大濶運年溢課虧缺大半歲比亦不足數井民債結始赴督轅控告查明或索贖現後加之溢課因商兩的減三成將迫督大使改為石磨補井大使駐扎井地專司稽查而通商二井即由咸遠同知督管其地法則歸鹽務准通商井產鹽本少道光十一年即將大使改歸州州知州兼管安鹽井與白井近在咫尺原設一提舉兩大使未免冗濫故咸豐二年將安鹽井大使議裁由白井大使兼管而通商井亦由州知州兼管至今可以無弊乃咸豐五年即值同治元年通商鹽務運鹽於地而通商井亦於咸豐八年奏請開辦矣蓋取之大通商之山空亦勢所必至也然就其山中運鹽曠設官自可謂即老井場收數十年通商亦必復生以煤煎之官不至於終成廢地惟地方未復無從從此同治元年通商奏派同辦通商井鹽務通商井亦於時勢耳其奏銷向係甲年之報奏至咸豐四年止按時而備年清年結從無拖欠一切既與原定無異惟各井煎鹽數目有盈無而無井白井未嘗少也但使同辦通商而強之官自易易矣通商年開辦通商之時通商行與地方辦通商各得鹽斤由通商通商多方開辦始起惟通商定章之後始知一以未嘗加通商利權派河工也然通商以引商把持亦



21101000172616